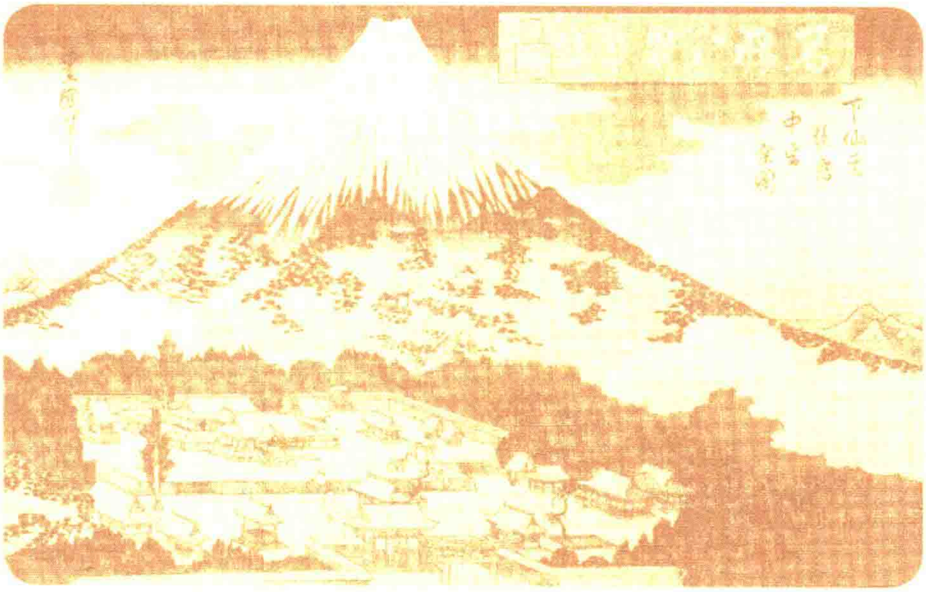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十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編年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689—6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8668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 圓(全四十二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二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20册）

第二册目録（總第2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2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2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24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25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26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27册）

第九册目録（總第28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29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30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31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32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33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3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3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3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3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3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3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4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4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4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43册）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44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45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4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4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4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4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50册）

第三十二册目録（總第51册）

第三十三冊目録（總第52冊）

第三十四冊目録（總第53冊）

第三十五冊目録（總第54冊）

第三十六冊目録（總第五十五冊）

第三十七冊目録（總第五十六冊）

第三十八册目録（總第57册）

第三十九册目録（總第58册）

第四十册目録（總第59册）

第四十一册目録（總第60册）

第四十二册目録（總第61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36册）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教通
左大臣藤師實
右大臣源師房
内大臣藤信長
延久元年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一 自延久元年至應德三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渡邊約郎　訓解

後三條天皇

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母陽明門院禎子、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延久、禪位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葬神楽岡、

己酉延久元年、夏四月、文章得業生藤爲定奏請、殊蒙宣旨、以左少辨正五位下文章博士藤正家爲課試之問題、曰、爲定謹撿舊風、茂才之時、以省官爲問頭、省官若有故障、以他儒代之、又本省之人雖有其理、同曹之時已非所問、乃繼菅江氏之門士、久分東西曹之學徒故也、爲定擽撑之期、自至揚庭之詔旱降、仍儔師匠於東庠、可推問頭於西序、謂其儒士在斯人、望請賜宣旨、以正家爲問頭博士、將遂獻策之業、勅聽之○六月、正四位下讚岐守藤兼房卒、兼房者道兼孫、兼隆子也、甚好倭歌、嘗謂恨不能與人麻呂同世、而見其面受其教也、一夕夢一叟齡可六旬、左持紙右執筆、在梅花下、告曰、我是柿本太夫也、以卿念慮親切、故來而相見焉、兼房寤而驚、不堪欽抃、翌朝招畫師、圖夢中所見之像、自之兼房歌名顯于世、兼房沒後、畫像傳其家、白川帝聞而見之、而納勝光明院寶藏、其後賜修理太夫藤顯季云、是年始建記録所、時々臨御、親聽

藤兼房卒
嘗夢見柿本人丸、自是歌名顯于世

始建記録所、帝親聽政決訟

政決訟、下情上達、万民皆喜、勅曰、五畿七道、荘園無宣旨官符、有私領之者、故國司之供給、苦其難辨、成者多、是累代攝籙之所爲也、朕今徵諸國文書、決其公私、而其私領之者、可納於官庫、乃遣勅使於宇治、告其趣于頼通、頼通謝曰、老臣無才無能、輔佐三朝、當國五十年、故唯奏行恩賜之賞、而有不及授文書者、是老臣之罪也、在今則臣之所領、無公文之地、悉納於公而可也、叡慮何憚之有、臣今雖老休、然元是可糺斷公私之身也、叡慮之及此、珍重惟幸、天皇聞其對、優恕之、殊詔記録所曰、諸國之文書、前太政大臣之所領者、莫督其有無、勅參議藤資仲、聚諸斗升、撿其中正、而新作之、號宣旨升、而御清涼殿、運穀倉院米於庭上、使藏人出納及小舍人等、手自量之、以石較之、定一斛之輕重、故官吏配分、不能容私、自是石字音斛、遂爲習俗、興福寺與大和國司相訴、天皇親聽之、關白藤教通奏曰、若氏寺所申不協叡慮、而以國司所申爲利、則老臣爲氏長者、可失面目、既而叡斷、將以國司所請爲是、教通變色起座而去、藤氏群卿低首閉口而恐屈、天皇不得已、枉許興福寺所請、詔曰、諸國司有依功勞請重任者、前朝往々許之、

宣旨升

興福寺與大和国守相訴

天皇逆鱗、却教通奏言

延久二年

然不公正、其敵至于私也、自今永停止之、遠近聞之
皆喜、教通奏曰、方今營南圓堂、其監事國司停重任、
則難就功、唯此一國司枉許重任、天皇逆鱗曰、累朝
先皇以外祖之親、故攝關、而其所言皆從之、朕之
於公非外祖、何可憚之哉、時龍鬚奮起、百官皆戰栗、
教通起座揚言曰、春日明神之靈威今日盡矣、藤氏
公卿仕朝無益、我既退朝、群卿皆從、衆皆退出、天皇
怒解、召教通姑許、所其請、而遂南圓堂修造之功、時
人相謂曰、嚴矣君王龍勢驤、確乎宰臣攀逆鱗、
庚戌二年、春三月、関白藤教通任太政大臣、按、太政大臣者

源基子產皇子實仁

延久三年

師範一人、儀刑四海、故無職掌、蓋其天皇尊重、於通實抑其椎乎、教通拜任之後、迄
宇治逢賴通、相喜相賀、古來攝關當職、非其父則不
往見、後來以是為異常之例、○十二月、正三位藤資
仲良基共叙從二位、依為陽明門院司也、既而改圓
明寺號圓宗寺、且鑄洪鐘、使江匡房為之銘、銘成而
以東大寺鐘無銘、故不刻而止、
辛亥三年、二月、源基子疾、天皇思服甚切、公卿雲客
無不往問之、中使屢至、聰子內親王勞問無絕、輿馬
塞街、洛人皆曰、雖攝関家之后宮疾時、不可過之、既
歷六日、產皇子實仁、天皇大悅、勅使源家賢到產所、

納左府師實女賢子於東宮

授劒於皇子、且其產養鳴弦等、經營殆准后宮、時人
皆謂、古者雖中少將之娘、採擇為女御、近世不然、非
大臣之娘、則輙難為女御、今基子恩寵拔群、雖為重
胤、然其父基平纔為參議、則為女御難矣、為更衣必
矣、及產纖畢、基子攜皇子入內、勅為女御、衆皆驚焉、
基子兄右兵衛佐源行宗、少將季宗、共許昇殿、○三
月、勅左大臣藤師實、納其娘賢子於東宮、賢子實權
中納言源顯房女、師實夫人者顯房妹也、故師實養
之、頃年賴通閑居宇治、甚畏天皇嚴明、常教諭師實
曰、宮中雖無事、朝夕參內勿懈、師實謹守其言、夙朝

藤師實恪勤

宵歸、天皇在燕寢、屢使侍臣問誰侍殿上、對奏曰、某
公某卿候焉、如此者累日、師實無不在其列、及暮問
之、則群臣皆罷、師實獨候焉、如此者累月、天皇甚感
其恪勤、一夕召師實於燕寢咫尺龍顏、顧問丁寧、而
詔曰、公有女子乎、對曰、有一養女、撫育之愛與所產
不異、詔曰、為國家珍重、今宵約婚、消吉可納東宮、天
顏快然、師實拜舞而退、歸第夜漸闌、乃俄整束帶命
車馬、列燭馳到宇治、前駈聲喧、賴通在小松亭、遙見
燭影驚曰、是必勅使來於此、不審京師有何事哉、少
焉聞前駈聲曰、是左府之來也、嗚呼家門有何事哉、

藤實綱應製作詩序
韻府、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圖籍、謂地圖戸籍

少爲師實至而具陳詔旨、賴通抃手感泣、大喜曰、天哉時哉、我家再興、逮是月、初重勅、促賢子入內、師實整成其儀、納於東宮、賢子歳十五、國色無雙、皇太子太寵之、與師實睦、頭房亦自是遂年家門繁榮○夏四月、御大極殿、召文人賜宴、開詩筵、藤實綱應製作序曰、寶曆延久之年、天子降綸綍、修復大極前殿、蓋擬黃帝之合宮也、聖上玄德覆載、洪化滂流、受四海之圖籍、取万邦之群黎、以還即施羲氏之仁、更命郢匠之妙、程巧之功、忽畢圓方之體、初成、於是促皇輿之臨幸、整群官之扈從、衆庶同悅、安燕之禮既修、羽

大厦成而燕雀來賀
雙栱、屋內重櫨也

族咸思賀雀之聲、自來于時樂懸間奏、杯觴屢巡、別詔儒臣云、新排宮殿、便奮篇章、遠則漢家之故事、邇亦日域之舊儀也、早綴詩句之詞、宜頌堂皇之美、應斯勅言、瞻其制作、雙栱重櫨、都非一幹之用、上棟下宇、猶有万楹之攢、至夫比之初帝居、望之宛神造、規矩象天、橫畫梁於雲霞之表、啓閉協節、列玉戸於日月之前者也、壯觀之奇、不可勝記、實綱入高閣、以抽短材、顧無用於櫟社之末、仰大厦、以慙小量、類不遠於荊楚之禽、謬採緑毫、未遑粉墨云爾、實綱及源經信、江匡房、藤李綱、藤敦基、藤敦宗、菅在良、藤知房、藤

藤實綱詩
源經信詩
明堂四面旁屋、謂之左个
江匡房詩
藤季綱詩

有信各獻詩、天顏欣然、藤實綱詩曰、大厦殊形經始成、一時初識百工營、于雲繡桷參差列、啓月金扉照耀明、周日靈臺宜比類、漢朝正殿欲相爭、倩思基趾堅於石、億万年間豈有傾、源經信詩曰、華堂復舊修明堂、料識是依帝德昌、左个右墀朱檻下、鳳巢鵷賀畫梁傍、漫揮越斧成風響、高鍵隋珠映日光、鐃見鸞輿臨飲宴、還期聖曆與天長、江匡房詩曰、大厦新排以落之、登降飲宴悉開眉、凌雲壯麗人輸節、不日新功君與時、雲雨半過生戸牖、虹霓繞及達梦楣、周年路寢漢前殿、舊製相同誰不思、藤季綱詩曰、初成大

藤敦基詩
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藤敦宗詩
菅在良詩

厦巧工磨、基擬明堂結四阿、雙鳳甍京當馬路、群龍楹列近星河、層軒納月瑩金璧、方井無波倒芰荷、壯觀如今興造速、我君厚化聽途歌、藤敦基詩曰、大厦新成壯麗開、便知聖化時相催、雲衢連牖衆星拱、鳥路當簷賀燕來、德宇高添輪奐美、皇基遥得棟梁材、翠華臨幸薰風洽、娛樂猶勝春上臺、藤敦宗詩曰、大厦初成布政辰、明堂法度欲因循、修營自叶皇基固、規矩偏隨德宇新、重戸抽雲霄漢近、高甍映日鳳凰馴、今望壯麗足相樂、黎庶子來悉仰仁、菅在良詩曰、初望大厦半天成、聖德彌緣木德明、雲構遥連清漢、

藤知房詩

璫檐頭也

藤有信詩

金鋪門上飾也

藤頼通納歌書四部於平等院

外風儀新寫紫微晴鳳凰縱致高巢思鳥雀如何不達情侍宴今尋先哲後此筵廊下獨傳名藤知房詩曰新成大厦接星躔製象紫微契万年四面壁璫高映月千尋畫桷半承天虹霓勢互翠梁聳燕雀賀來繍檻連壯麗何唯良匠力宏基便出我君賢藤有信詩曰今當聖運一千年老宅有侍展宴筵玉宇于雲遥漢外金鋪照地大陽前飛梁高聳棟桴麗賀燕新来基址堅経始黎民皆悦豫明王在上德無偏○九月前關白藤頼通納万葉集古今倭歌集後撰集拾遺集於平等院経藏使大學頭惟宗孝言記其事記

惟宗孝言作藤頼通藏歌書記

參辰二星名常出没不相見言離別如此星也

曰倭歌者不關八方十二之教文無載姫且孔父之典籍唯為日域之風俗宜抽艷流之綺語然猶男女芳談之間芝蘭結契之處初為遂配偶之志屡迷慇懃之懷後依變眤愛之交更遺參辰之恨徒飛虚誕花飾之言葉互栽輪廻生死之罪根謂其思風最足發露又壯年之者朝務之餘各闘数家之篇什自動六義之心情始從万葉集至于拾遺抄見其吟詠之人知彼比興之趣雖隔百年之往賢雖赴他界之前輩若感斯一言豈不憖三業加之時断外虚側聞内典麁言輭語遂慕中道之風妄想戯論皆混實相之

延久四年

月故以我朝倭歌集等納平等院経藏曾非加顯密法文之緗帙偏為讃歎佛乗之偈句也願以数篇風雲草木之興戀慕怨曠之詞翻為安養世界七菩提之文八正道之詠是以集中所載貴賤道俗被牽吾願忩併生一佛土誇宿住通依串習力無忘春華翫七寶莊嚴之行樹猶思秋月讃四知圓明之尊容今臨衰老發此淨心適有知我之者結成佛之縁

壬子四年春正月前關白藤頼通剃髪以権律師長宴為戒師改名寂覺既而遣使諭教通曰往年寂覺讓關白於足下今師實漸慣朝儀足下其不有意哉

外記奏紀国元恪勤上狀

寂覺齡踰八旬命在旦暮未瞑之間見師實為關白則没而無遺恨也教通報曰關白之授受非私之所為則竊間奏請之歷日報頼通曰雖奏請之無勅許也頼通謂是教通之矯詔也太恨之曰所謂假而不歸者也外記奏請正六位上内藏少屬紀國元有恪勤及成業之勞依先例遷任式部民部録上狀曰國元款狀曰凡歷問者生居諸司之輩不送幾年遷任式部民部録古今之例也是非賞當時之恪勤被優往日之研精也爰國元從問者生拜任當職有限公事未教闕怠就中功勞恪勤之輩依外記擧奏関臣

藤惟房上狀請依先例遷任

安倍時信上狀請遷任

班者例也早被擧奏符遂宿望者也今加覆審所申有實望請天恩因准先例依件勞以國元被遷任將令知奉公之貴從五位下藤惟房上狀請依先例任治部大藏少輔諸司長官曰惟房謹撿案内為散班之者拜此等官已為定准也爰惟房陽明門院后宮之時去長暦元年補侍所長多積上日已為一臈須依先例拜要官也然而朝恩難及年景空移因茲雖非宿望叙御給爵其後尚候太所彌竭勤節倩思勤勞盍蒙恩賞望請天恩因准先例被拜任此等官將慰沈吟正六位上彈正少疏安陪時信上狀依先例

伴延武上狀請被叙爵

請以成業并職勞遷任雅樂允大炊允曰諸道成業之輩為諸司主典之後遷任三分古今之例也近則惟宗保範自彈正疏任齋院判官安陪自刑部録任諸陵允等是也爰時信永承二年補問者生康平元年拜除當職先後之勞二十六年于茲今浴朝恩誰謂非據望請天恩依成業當職勞被遷任此官彌竭奉公之節正六位上修理大工伴延武上狀請准先例依造宮之賞被叙爵曰闕下有大造作并造勞之時修理木工共不論大小工以為第一之者被叙爵古今之例也是以造興福寺時多吉忠以修理小工

源隆俊奏裝潢先聖図像

被関榮爵是必依可被抽賞於第一者雖非大工以小工所被叙也爰延武為大工之上職已為第一可領榮爵尤當其任抑吉忠與延武大小工之間非無差別皇居與他所恩賞之處亦可懸隔重案事情木工者文室光任紀守武相比為五位修理者雖竭勤節已無叙爵職之大愁何以加之望請天恩依此賞復叙爵者為職為身将知勤節○三月権中納言源隆俊奏曰大學寮先聖先師九哲之像者元慶四年巨勢金岡以唐本所圖摸也爾降年代久積裝潢漸損望請加修補詔曰来月可擇吉日以修之○六月

藤経衡卒

源経信議源仲季射神狐罪源隆綱作定文

飲羽者称強弓之謂狐死正首丘死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本也

正四位下大和守藤経衡卒歳六十八（経衡者有国孫公業子也有文才歷藏人當任大守頭最達倭歌所謂六黨之一也）○十一月伊勢齋宮寮言寮畔有狐祠此狐現靈驗者数矣名曰白專女祭之為神頃日前大和守藤成資三男仲季遊祠前見狐射傷之乃是白專女也奉其祭者甚畏其成崇也望請議定仲季罪狀勅諸卿就陣座議之参議源経信議可龍之爲靈化魚出遊則何逃漁父之網哉縱其稱神亦中獵失則唯尋常之一狐耳参議源隆綱欣然乃自執筆作定文其中有雖聞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之句（許者曰狐貫矢而死或曰傷狐不死故云爾）天皇覽之感曰

藤隆方奉詔使令避藤實政於渡頭

朕未知隆綱作文之至於斯文章博士藤實政兼左中辨初天皇在儲實政以東宮學士為春日祭使艤舟於木津川勅使藤隆方後至揚言曰先詔使早欲渡川者誰哉乃抑實政舟而隆方先濟又賀茂祭實政為東宮使隆方在假閣見之曰頭既白髮欲期後榮者懶看懶看實政懟憤以白之東宮憲之及即位隆方為右中辨至是實政奏請直任左中辨詔曰汝雖有舊勞不歷少辨欲直任中辨此非所以知朝儀者之可請汝何妄言如此哉參議藤資仲在傍奏曰實政報木津之怨在今日陛下既忘之哉天皇莞爾

侍讀大江匡房直言犯宸慮

天皇感直言手親破其製文稿

乃使實政直任左中辨位隆方上密詔侍臣曰隆方其可蟄居乎翌日隆方當直夙朝其顏色自若勤配膳等之職退朝而辭辨官此後天皇欲獻宸筆宣命於伊勢大神宮親製其文召侍讀江匡房示其草曰汝讀之而朕行實若有違戾斯文則直言之而勿隱勿憚匡房乃於御前讀之至朕所行不覺有私之文閉口低頭詔曰汝以朕為有私哉匡房奏曰陛下遽擧實政加隆方之上則不可謂無私臣恐神明不享之天皇有慙色且曰朕嘗謂源隆綱年少官爵頻進者先朝之失而賴通之私也至見射狐之定文始知

中原師平上狀請關御賞

上皇討救朝憲之廢

朕所曾思之不公也乃御手親破裂其文草感匡房之直言正五位下大炊頭兼大外記博士備後介中原師平具陳勘濟公文且請關勸賞狀曰師平治曆三年二月六日拜任彼國莅境之後巡撿國內前司源朝臣經綱任終年遭兵亂旱魃之難民庶逃散田畝荒廢而招子來之民開發荒廢廻撫育之計興復國內調庸租稅逐年進濟即勘畢公文准之先輩可謂殊功望請天恩依所濟功關勸賞彌致勤王之節

○十二月上皇在昭陽舍歷日務關白藤教通二條第上皇英筭猶壯然常謂累朝天子避位則不預政

垂衣拱手謂無為也

僧成尋入宋謁神宗帝

以幼主託攝籙幼主雖成長之後政猶出自權門故天子垂拱無為朝憲之廢職此之由想夫父讓子受雖一家之輕其父棄之可不顧乎況於天下之重哉累朝之習弊不可不改之朕讓位而預聞國政永以為例則禮樂賞罰出於朝廷而權臣之家不得擅威故在位未久而讓位及此爾來國政不委攝家而風儀一變新帝即位于大極殿勅從一位藤教通關白如元

是年當宋神宗熙寧五年我國僧成尋到台州留天台國清寺州守次聞神宗召之到闕下成尋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

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實寺且賜同來僧紫方袍尋留宋遂不歸附商舶寄新譯經三百餘卷（見宋史日本傳及元亨釋書善隣国宝記）

執政
関白太政大臣　藤教通
関白左大臣　藤師實
太政大臣　藤信長
左大臣　源俊房
右大臣　源師房
藤俊家
源顕房
内大臣　藤能長
藤師道

白河天皇

（諱貞明後三條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贈太政大臣能信養女實権中納言公成女在位十五年改元四曰承保承暦永保応徳禅位皇太子後四十三年崩壽七十七火葬衣笠山東麓）

癸丑延久五年夏五月太上皇崩春秋四十一品聰子内親王前齋宮俊子内親王及女御源基子悲慕皆爲尼上東門院陽明門院哭慟自恨其長壽而憂多也凶問達宇治時頼通對膳投箸泣曰季世明主叡算不長嗚呼天道無知實是國運之衰薄也上皇常不滿於頼通動蒙勅譴然其哀惜如此聞者皆憫

後三條帝崩

之葬太上皇奉號後三條院上皇聰敏多智臆断萬機教通雖為老輔然不能自專若上東陽明二院雖禮敬之然其所請非理則未肯從之該通倭漢併學顕密唯不長管絃然往々吹笛聽絃歌之聲而敢不倦焉冷泉圓融二帝以来皇統二流交立及敦明太子不即帝位直蒙太上皇之號（小一條院）冷泉之統絶延久帝（後三條院）實圓融帝曾孫而冷泉帝外曾孫也故自謂併継二統之皇統欲開濟中興之帝運抑権家以強王室是以讓位之後猶断國政者其素志也然未半歳而登遐闔國皆哀慕之者（或記曰近江守源有佐延久帝之落胤官女

侍従内侍所産也帝不以為子而賜其母以為讃岐守顕綱子帝以有佐二字賜之且其容儀甚似帝故時人皆知其為皇子源俊房謂人曰毎遇有佐於途彼必下馬不堪憐惜焉有佐或作有清者誤也）

承保元年

棣々閑習兒

葬主棄私怨顕良臣

甲寅承保元年正月権大納言正二位源隆國致仕初隆國奉仕後冷泉帝勤労年久以無閑暇故朝東宮（後三條帝）幾希太弟卿之欲待即位中之既而臨祚隆國漸老故不忍加罪欲抑擯其諸子以散欝懐即位之日長子隆俊束帯行事威儀棣々帝謂豈以小怨捨一良臣哉季子俊明遭宮中火災之變立禁庭敺拂奴婢以清乗輿之道其勢氣不撓奔趨不疲帝謂是亦不可棄捐者也中子隆綱有微過則可罰之歳

前關白太政大臣藤頼通薨

餘覧射狐之定文、前輩見甚稱其才歎曰、隆國有子如此、實是朝家之寶也、自此父子兄弟四人、眷遇無比肩者、三子既顯達、故隆國家居、以朝構別業於宇治、時々遊息、屢訪頼通、乘短小馬直入其門、告曰、此是匪馬、唯吾脚之駄也、莫以無禮訶之、頼通微笑而已、至此蒙恩許、告老以隱宇治○二月、致仕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藤頼通入道寂覺薨於宇治別業、歳八十三、頼通自寛仁至治暦、為三朝之元老、執國政五十餘年、萬壽以前、道長猶存、長元以後、威權在掌、長暦寛徳之間、政務或出自叡心、或詢於藤實資、永

藤頼通富贍優於大織冠

承至治暦、天下唯知有宇治殿、不知有朝廷者、二十餘年、無貴無賤、無不立其下風、其在宇治、騎射蹴鞠之遊、詩歌管絃之興、無不任意、且傍疊画屏之山、前横翠帶之河、東望則橘小嶋、西顧則宇治長橋、春之花柳、秋之紅葉、梧桐之明月、松竹之晴雪、可以慰目、可以怡顔、加之四山鷹犬之獵、自見簾中、前水漁火之影、近遶簷端、又使村民並舟於中流、則鯉魚游泳、自入其中、俗称鯉網、又築堰連杭、以取白鮎、俗称網代、其飲食之奉、無不適口、擧世皆謂大織冠以來、兼福禄壽者、唯此公有焉、先皇後三條帝三朝、閑居致仕、禮佛讀經以送

皇子敦文誕辰

詩兄弟鬩墻外禦其侮

歳月、天皇即位、以賢子之寵、而師實威望稍顯、教通雖不相睦、然不及鬩墻、源師房不忘舊恩、有世智之親、故無朝譴之懼、得終天年、臨薨遺言、師實曰、老身今思平等院之不廢、又慮四條太后寛子、四條宮称之無頼而已、師實垂涙曰、小子幸在焉、院不可廢也、太后不可疎也、頼通頷曰、然則無遺恨、訃聞、天皇憐之、上東門院哀慟殊甚、教通以下親族及蒙眷遇者皆墮涙、乃至工商及宇治縣民等、悲慕者不為不多矣○十二月、中宮賢子産第一皇子敦文、天皇大喜、師實顯房、両戚里欣々然、初天皇欲賢子早産皇子、召園城

僧頼豪祈皇子早産有験

叡山建鼠祠

寺僧頼豪曰、汝法力可使朕有子乎、豪奏曰、陛下勅許園城寺建戒壇、則臣僧祈而有験者必矣、詔曰、有験則依請、至是頼豪請建壇之宣旨、勅許之、叡山僧徒成群到禁庭、嗷訴抑之、天皇不得已、使江匡房諭頼豪、豪者匡房族也停建壇之事曰、請僧正等僧綱可輙許之、頼豪大怒、閉戸不出、不剃髪、不剪爪、百日而張嗔恚之眼、以身焦爐壇之煙、誓曰、願為大魔惱玉體、滅山門、匡房再往諭之、豪睨視曰、皇子依我法力而誕、我所請不遂、則又以法力奪之、既而絶粒七日遂死、其後叡山八萬四千鼠生、其牙如鐵、房舍經卷為之

承保二年

式部省試擬文章生

藤仲實賦排律

被齒損殆盡山中訛言頼豪靈化鼠成祟台徒厭之建小祠祭之號鼠祠云

乙卯二年六月式部省試擬文章生以德配天地為題藤仲實紀宣輔江行職惟宗親時紀惟頼藤守貞橘則貞江家國藤宗仲藤親長賀茂定順橘仲俊高階師季藤雅俊藤資時高階順兼平祐俊紀有保等各賦排律仲實詩曰配于天地德尤淳治世料知靈聖人上下得宜調礼律乾坤協度正君臣堯雲高聳祥風起舜海忽澄惠澤均運載克諧黎庶頻覆燾不感叙彛倫普施雨露玄穹表遥息黎庶碧海濱土壤

順時生草木陰陽應節列星辰二儀交泰同洪化萬物裁成戴篤仁多日久雖遡泗水龍門浪冷立遊巡式部大輔藤實綱以輔藤成季與文章博士藤實政東宮學士江匡房文章博士藤正家大學頭藤有綱等議曰此粗得詩情既免瑕瑾專詠帝德之配天地述聖化之被華夷裕條所指處之下科且評中原忠遠藤孝任詩曰其篇章協題且久泥吹藜之學未遂折桂之望則優勤苦之勞雖為員外尋之往例可處及科（忠遠孝任詩不傳）○九月關白前太政大臣從一位藤教通薨歲八十歷仕數朝在台位五十五年（自後一條帝至

太政大臣藤教通薨

有家記号二東又有

澄池記

當今）雖不為家嫡居關白職以至相國而極人臣之榮世稱大二條關白其家記號二東又有澄池記其少時但馬守藤能通為家司扶翼之能通達禮式故其家法整齊時人稱之（能通者南家藤氏也實範者其子也）○冬十月詔左大臣藤師實為關白教通在職之間時々密奏請以關白讓其子内大臣藤信長天皇頷之未許薨後敵慮猶不定時論或曰父子授受者順也或曰左大臣者家嫡也誰可相爭哉一夕天皇入中宮悲淚沾襟天皇徑問之中宮抑淚奏曰左大臣於次弟為順若信長為關白則左大臣可剃髮左大臣捨世則大

納言（顯房）亦謂可出家也二父避朝則妾何面目奉巾櫛哉天皇大驚乃召職事賜宣旨於師實於是信長失望贈朱器臺盤於師實第（朱器臺盤者藤氏關白累世相傳之器也）關白藤師實上表辭左大將曰臣師實伏以近衛大將者國家之爪牙士卒之冠冕也振武威則千里竦懼兵擁則萬物伏應其選者可以率龍驤之衆當其任者可以統驍雄之群實是智勇之所任都非孱愚之可居臣謬因父祖之功績猥昇相將之榮班七德既缺何播名聲於邊柳之營六軍弗從猶偶謀慮於前茆之陳然而當王事之靡盬掌戎政而在公寵遇益

藤氏相傳朱器臺盤

關白藤師實上表辭左大將

龍騰虎変喻人之高談也

盬不攻緻也

悾欵懇誠也屏營怔忪也　藤通俊奏請撰拾遺集　屑通親好也

渥難歡霜鍔之横腰恐畏彌深不堪水尾之隨歩休退之思時月其徂況亦今月十五日蒙関白之詔命旁迷巨細之繁務難兼警巡之微節伏望洪慈曲賜允許早停禁衛之職將慰悚越之魄無任悾款屏營之至 藤實綱作 勅許之而賜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近衛四人爲隨身○十二月左少辨藤通俊奏請撰拾遺集以後倭歌勅許之通俊達倭歌自肩然當時源顕房源經信江匡房不屑通故欲以撰集擅名於一時天皇素有撰集之志幸其請以許之経信自謂當時歌人不知古風唯我知焉譬猶楚人皆醉屈原獨醒

承保三年　橘俊綱豊贍来客

匡房博識才該倭漢所詠秀逸也通俊忌之常與経信及匡房相互論難通俊謂匡房曰卿是文人之家也倭歌之道好之無益也匡房笑曰卿言固當自今不可詠歌経信揚言曰在納言 行平 野相公 篁 精漢學然不詠倭歌哉通俊默然不平如此者數矣至是通俊奉撰集之詔然妨於公務不遑考索以経數年○丙辰三年正月橘俊綱任内藏頭俊綱者故関白藤頼通子也養於橘俊遠仕伏見俊綱家富伏見境勝常有不速之客然庖厨不乏一日雲客二十餘輩俄至羅酒肴饗之厩有驪馬二十餘匹群客見而壯之

熱田大宮司富驕受辱於国司

既醉催歸俊綱毎客送之以鞍馬各一匹明日他雲客二十餘輩又來俊綱接遇如昨及歸又各騮馬 倭名栗毛 一匹副鞍送之聞者無不驚其豊贍嘗任尾張守時熱田大宮司富驕借神威以横國中雖國司新至未嘗往謁焉遇俊綱於道不下馬不脱笠俊綱怒曰彼無禮也前司不咎之故以我為常人乎乃急召之大宮司整衣冠隨勁卒三十餘人意氣揚々而来俊綱出見之未通一言呼家僕指大宮司曰此奴可禁糺以懲無禮家僕等摑官司兩手以曳之官司罵曰我神無靈否何使我遇辱如此哉俊綱肯不赦之錮

藤師實訪雪中橘俊綱

宮司令蟄居國中大畏之既而任畢歸洛任修理大夫師實謂俊綱雖在下位實我同胞也欲往見其幽居然関白之貴不妄適他者公式也想夫微行則無妨乎雪朝俄赴伏見播磨守師信唯獨隨之往叩其門稍久開門師信詰曰何遅留哉應門者曰惜踏雪故廻山之間勞客之佇立也既而俊綱聞師實枉駕遽迎謝之師信曰尊客適来宜營饗宴俊綱對曰不意陋室生光平生膳具者憚汚穢無奈之何師實微笑目師信頻促之於是俊綱使家衆二十餘人凌雪到山莊運出許多銀飾新器此間雲客職事辨官隨

藤師實再上表辭關白職

身等譍至、俊綱陳膳、治具周足、師信曰、倉卒之會、辦成不滞、足下豫費殿下之光臨乎、饗畢、師實欣然而歸、俊綱性好倭歌、故招客設筵、日々不斷、時人稱之曰伏見會、天皇愛其爲人、讓位之後、屢侍顧問、詔曰、洛邊絶境、以石田可爲第一、其次高陽院乎、平等院乎、鳥羽其爲第三乎、俊綱對曰、鳥羽殿亦勝地也、然臣之伏見、豈可落第三哉、聞者皆謂大膽也、晩年復性爲藤原、然遂不能昇卿位、後世談雲客潤屋、必稱俊綱○五月、藤師實再上表、辭關白職曰、臣師實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使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

睚眦怒皃

高祖膺籙受図　図籙図録也

中將兼丹波介藤原基忠至、傳勅命、抑臣苦請雖仰遥漢之彌高、未慰披陳之最功、臣聞、寸涔淺水、豈有容萬鱗之流、尺木短條、都無蔭千牛之影、寔知以孱愚之微躬、不能居顯赫之大任、昇崇班以低迷、未佩鵠山之靈花、荷重載以恐思、如凌鼇海之嶮浪、非據之任、心顏罔措、況復強仕之齡未盈、權貴之威既極、長女之備后妃也、專整敬令之芳儀、外孫之爲皇子也、頻開降誕之嘉運、倩憶家門之餘慶、苟繼父祖之遺蹤、榮顯之過分、雖驚人間之耳目、亢滿之招咎、難避鬼瞰之睚眦、方今陛下齎萬乘之圖籙、及五廻之星

黈纊見前纊也尤耳所以塞聰

藤師實辭關白第三表

霜俗反淳素栗陸之風、遠扇德侔羲黄、萊夷之塵自開、旁見朝野之肅清、豈資舟檝之利用哉、臣之讓退、蓋在斯時、昔范蠡之變名姓也、稱陶朱於五湖之波、陳仲之逃躬迎也、謝楚金於一園之月、微臣所請、異彼二子、非偏遂肥遯於先賢、唯欲弭謗訕於陋質、伏願乾鑑曲垂矜憐、早褰黈纊之神聰、更罷博陸之崇號、不耐荷懼屏營之至、謹拜表以聞（藤實紹作）不聽○六月、師實辭關白第三表曰、臣師實言、去五月十日、中使從四位上行左近衛權中將兼備前介藤原朝臣公實至、宣勅命、不許所請、龍渙難返、五雲之衢彌高、

簞盛五升

台鉉三公之職也

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

渭陽謂外戚

衮職帝業

鶴唳未休、九皐之聲欲竭、雖觸徑尺之鱗、何堪方寸之惑、臣聞以蠡測海、誰窮萬里之炯浪、令蚊負山、豈舉千峰之雲巖、物已有之、人亦宜然、臣德非周南、智異魏丙、謬入斗筲之小量、早昇台鉉之上班、榮分既足、久佩山玄之靈珍、寵冬吏臨、忽荷關白之重寄、厚恩所溺、不寤而沉、衆毀所歸、不塞而慄、臣謹訪故事、自貞觀以来、二百餘載、居攝籙之者十有三人、或朝之重臣、國之元老、維岳降神、或渭陽之親、海表之材、自天成德、故進補袞職、退叶民望、一人在昔賴其慶焉、四海于今受其賜矣、如臣者齡不及前賢、終積五

易門折豆覆公餗

澆醨以水澆薄酒也謂民俗離薄

七夏曆地非左戚遥隔深竇於漢朝覆餗之譏雖遁何調大羹之塩梅曲轅之材易沉豈堪巨川之舟檝方今陛下鍾千年昌運悛百王之澆醨化高黄炎吹筠之風謝響道被白水宿草之露讓名臣値聖朝文思之朝忝啓沃統理之任譬猶迎日月之清輝揚爝火之照對雲雨之渥澤施漫灌之功論無用豈然乎況亦比屋之名封賞可斯多士之代隠逸何絶張子房之去漢闕跡入赤松之風綺里季之帰商山賁垂蒼華之雪求而用之天下幸甚伏羨停非據之職更掄有識之倫上銷聖主妄授之名下免微臣亢満

天皇幸于大井河連泛詩歌管絃之三船

源経信兼三能

源師房作和歌序

之責不堪荷懼征營之至謹重奉表陳請以聞（江匡房作）不聽○冬十月天皇遊獵嵯峨野幸于大井河關白藤師實右大臣源師房内大臣藤信長以下百僚奉從焉連詩歌管絃之三船各隨其所長駕之以添御遊之興中納言源経信兼管絃之船且作詩獻歌天皇賞其兼三能殊勅右大臣作倭歌序曰金商告謝玄陰肇来風雲凝寒色林叢留秋榮聖上當令節之蕭索訪佳境之幽深命關白左丞相曰傳聞天下勝地者莫過大井河城中名區者未若嵯峨野暫秉一朝之餘暇欲專四面之眺臨雖有前鑑奈荒樂何勅

仙蹕天子行導也

命渉畢臣應飛觴黄軒洞庭之遊夏后會稽之會皆載典章誰言荒樂請占行宮於山邊艤方舟於河上今日良宴蓋有于期也夫鳳輦漸揺龍旗且進境近都城故無車馬費路經山野故有雉兎之遊況乎瑂館駐輿華舩移蹕青苔纈沙加絶綺席於洲渚紅葉瀉水如見濯錦於江波加以初泝上源而泛兮然後泌下流而容與傍奇巖仰崇岫鹿鳴混伶倫之曲棹迅瀨歃激湍漁火代官人之燈既而驚皇歡之無厭促華蓋而欲帰山嵐頻報入聞者萬歳之聲河水一清満眼者千秋之色山水嘉貺誠有以哉觴群秉酔

承曆元年

源師房上表辭職

各相語曰瑶池穆之昔策駿馬而無所休汾河漢之秋携佳人以不能忘豈如我君高追延長之舊則重開康保之新儀如臣者忝嘗明詔纔抽鄙懷所愧當時無采後代貽嗤遂因酒盃之蕩情正課筆硯而述志云

丁巳承曆元年二月源師房上表辭右大臣左大將皇太弟傅曰師房言老馬之疲泰山也税駕之思難休病鶴之戀遼海也乗軒之榮何益微禽猶然況於人倫乎臣名實共空勲徳並闕謬以宗室之餘慶累歴文武之清班昇龍宮而幾多日久仕五代之聖朝

懸車抽簪皆謂致仕也

佩鵜印而十二年已迫七旬之頽暮爰儀表非任駈驢之名徒馳燮理易違問牛之唇徒腐賢轍不忘溘懸車於廟門之風禮制惟存宜抽簪於家山之月方今旬月以来風水乖和遊冠難鎖上池之水失驗宿霧未霽南山之藤以功夫亢満者危亡之地也謙退者長生之藥也故将適重寄於象岳暫還東岱之塊擺榮名於濟川更繫黄泉之命矧亦近衛大将者警巡之職暁霜輝三軍之威皇太弟傅者輔導之官秋月添重輪之影非勇非賢本匪其器老也病也豈堪其任昔胡大尉之帰南陽也駐徂年於菊水之波表

歎誠也悾無智也

太政大臣源師房薨

称土御門右府

司徒之栖商洛也養餘生於芝澗之露臣所嘉尚盖在于斯伏羨陛下廻日月之餘光照壓心之誥請解此三亀之印授彼一鶏之林上以避亢龍之悔下以代懸地之療不堪歎悾之至謹拜表陳請以聞（江匡房作）奏覧之後勅使左少将藤有家返賜之而今藏人頭源俊實就其第傳宣任太政大臣拜謝之而剃髪不日而薨歳七十師房好學多識師藤國成以論文世稱土御門右府其旧乗號土右記源親房曰昔弘仁帝始賜源姓於皇子以来歷朝以為例至師房凡皇子皇孫賜姓列廷臣者百餘輩其中昇大臣者十人

清華之稱始于此

源隆国逝

有今昔物語宇治拾遺一帖等著書

所以鈎引上城者即階梯也

香椎廟災

許然累世至台位者幾希唯師房二男俊房顕房共為大臣子孫咸列三公繁榮亞攝關非他家之所及而清華之稱始於此（或人問江匡房曰師房俊房才能孰愈答曰師房者博識也俊房者有文才至倭歌則顕房達之）○秋七月前権大納言正二位兼太皇太后宮大夫源隆國逝於宇治別業歳七十四隆國致仕之後構茶店於別業畔呼聚往還之過客毎人勸鈎援而留之聽其所談或本朝故事或震旦天竺之雜話悉皆筆記之輯而成草子積至三十餘巻號今昔物語或稱宇治亞相物語又有宇治拾遺一帖共行于世是年筑前國香椎廟災廢朝五日（此時諸卿

或曰香椎者仲哀天皇廟也或曰神功皇后廟也権中納言源資綱引惟宗允亮説而決之以為祭仲哀天皇）

承暦二年

僧隆明上狀請罷職

愚谷謂已慧日謂帝

戊午二年春正月法印大和尚隆明上狀請罷法勝寺金堂供僧職曰當寺者聖上殊發弘願新所経始之仁祠也旁聚禪林之翹楚欲湛法水之源流隆明質是瘂羊恩出不翅謬以居緇襟之高位抽被補金堂之供僧須隨聖詔誠勵忠勤然而愚谷已暗不窺慧日之所照生涯漸頽動患積霧之相侵晋退失度陳讓在心伏冀玄鑑罷此清撰開養餘筭於荊溪之月猶祈寶位於華胥之國（隆明明或作命故中納言藤隆家子也住室戸侍太

中殿歌合之詔

江匡房作祭文

肥而起坐不便晝夜不離佛前門常閉而有剥啄則問其姓名而後迎接庭砌草深人跡太稀寝室不寛納衣半敝偶有来客會面寡言追脩法期則謝客入室天皇奇其行實以任僧正○三月詔曰来月追天德例可催中殿歌合之遊乃詔右大辨藤實政獻題實政時兼藏人頭仍爲左頭以左馬頭源俊實爲右頭依障辭之以修理大夫橘俊綱代之俊綱率右方二十餘輩禱於橘氏祖神梅宮倩江匡房作祭文其文曰維承暦二年歳次戊午三月十九日癸巳正四位下行修理大夫兼近江守橘朝臣俊綱等二十二人謹白梅宮大神寶前今月朔日詔分雲霄侍臣以爲左右賜十五題目而来月二十四日催倭歌合於是左右相挑雄雌将决俊綱等詞少春林之艶名列右方之人自非神道之眷顧爭致人間之褒譽就中倭歌者我國之風俗動天地感神明無過於斯乃願蒙冥助勝左方可在大神之廣助故是以擇吉日良辰獻禮代御幣仰冀大神照鑒施神之為神之風情發玄之又玄之露詞令我輩各詠秀謌勝敵方則神恵何以加之俊綱等敬白○夏四月中殿歌合左右方念人頭藤實政橘俊綱各率其徒参内勅左方集弘徽殿右方集麗景殿既而天皇臨御關白師實候焉左方歌左大辨藤伊房以金泥書之

承暦三年源頼義致仕男義家代之

藤實季上表辞職

李者法官之号總主征伐刑戮之事

司罷聽政棘木之下故称大理官曰大棘

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曰三尺法

右方歌藏人辨藤伊家書之左大将藤師通繫之松枝奏之少将隆宗傳之備天覽此時奏樂雙調席田左中将源師賢為左講師右中辨藤通俊為右講師殊勅權大納言源顯房為判者左方勝之念人頭藤實政降庭拜舞而退藤實季公實通宗顯季江匡房藤孝玄辨乳母等歌見後拾遺金葉續千載集傳称此歌合源経信所詠有伊勢神風之詞其餘所賦多詠神風或人夢神女祝曰天皇宝祚其増長

己未三年春正月前伊豫守源頼義致仕剃髪嫡男義家代之掌警衛事講武之暇屢就江匡房學問兵書解得其旨武名彌彰○三月權中納言藤實季上表辭撿非違使別當曰臣實季竊以撿非違使別當者司刑議獄之職防姦閑邪之備也非其人則不居唯惟賢之所任故皐陶為大理焉有虞之君彰德張釋為廷尉矣隆漢之民屬心先哲舊蹤往訓在眼臣謬以叢脞之質久帯李法之官暗聽断而寒心難决殘夢於左水之浪醉仁恩而赭面猶謝吉酒於東海之門然間春風七廻臨棘署而勤舊秋霜三尺行竹令而威輕上招蒼穹之譴下貽黄砂之謗休退忘久寒燠其徂方今庶民之仰聖明也誰觸殷帝一面之細微臣之継父祖也其忝呉君三代之塵恐令至消

義家奉勅、襲源国房、殺源重宗父子

之俗更謂妄授之時伏冀洪慈弭此顯職將致吐納
於龍作之任兼抽警巡於虎旅之陳不耐悾款之至
修状以聞敦基作之勅許之○八月源義家依勅宣馳到
美濃國襲源國房破之殺源重宗及其子重實国房者頼
光孫頼国六男也重宗者満政曾孫也故事談曰頼義年老致仕義家
代父守護京師頼義修佛事於華堂義家從往爲時
義家家士在美濃國爲國房被辱馳使告義家義家
在法席聞之而怒髮衝帽急馳歸家被甲乘馬頼義
使人抑之曰暫待修法之終且諭其使曰可鎖門取
鑰而歸使如其言義家懸轡於鎖子而曳之開門而

藤師實落法成寺雙塔并願文

馳事出不意從兵僅數騎到關山則逐從者十五騎
翌且到國房館則未至者十餘騎義家急攻國房放
火焚館國房臥而未起聞變周章不脱紅宿衣不遑
結其髻臂鷹逃入後山騎兵曰可追殺之義家曰辱
彼如此則既足矣我怒亦散若殺之則爲過也乃含
笑而歸其後經年義家及國房子光國共爲廷尉在
廳論事義家嘲曰我手段之捷我勇心之健汝父能
知之汝何不尋問之光國曰父爲父子爲子何可輕
侮我哉云々○冬十月關白藤師實造法成寺雙塔
以慶之車駕臨幸以准勅會師實願文曰大日本國

關白左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師實稽首和南三世
諸佛側聞造寺起塔者以大慈觀爲先導以菩提心
爲本根尋勝槪於異代則栖巖之基無朽憶功於往
刧亦聚沙之戯不空諸善之中莫先於斯矣夫法成
寺者祖父入道大相國爲志求佛道鎭護國家所草
創也誠是佛法中興香花不退之道也而去康平年
中忽有火孽悉爲煨燼是以先公大相國殊守前規
如舊造立其未復者釋迦堂十齋堂寶塔等也爾時
先公相議曰至于塔婆者新加一基宜立兩所旨意
所企誠有以矣叔父前大相國任彼遺訓營造瓦背

厚夜即長夜謂死也

三層寶塔二基不日之勤未終厚夜之駕忽從於是
弟子忝以百官之總已苟爲一門之長者重命巧匠
飾搆甫就露盤之在東西也旁曜朝日曉月之光風
鐸之分左右也自擬青龍白虎之相倩見半天高妙
之勢不異從地涌出之形乃以八相之舊造各安兩
塔之新壇又妙法蓮華經二十八品開結二經分其
大意毎柱圖繪丹青交功莊嚴盡美非唯復寺家之
舊儀又償父祖之宿志也又建立瓦背七間四面十
齋堂一宇即奉安置一丈六尺金色大日如來像一
體同丈六阿彌陀如來藥師如來釋迦如來普賢菩

槐門謂三公也、公侯伯子男位、冝樹棘以為位、取赤心而外刺

薩、大勢至菩薩、地藏菩薩、定光菩薩、觀世音菩薩、像各一體、又七間四面釋迦堂一宇、安置舊像之釋迦、即為常住之教主、六天十大弟子、八部衆等、間加彩色、列其脇侍、毎柱圖繪法華曼陀羅、毎扉圖繪十六羅漢、多聞持國天、十羅刹哥梨底母散脂鬼神、堅牢地神、迦楼羅神、又法華三昧堂一宇、奉安置舊像普賢菩薩一體、其圓光中新安置妙法蓮華經、其四柱間各圖繪法華曼陀羅、又圖四面之扉、以一乗之文、堂則先後畢功、佛又新古並像、方今巳未之歳、孟冬之月、特開支提之會、共耀供粮之誠、槐門棘路之恭

敬抽一心、而周行罐衿薛衲之圍繞、勤百餘之夏臈、更以一部之樂懸、將驚十方之佛界、呉桐越竹之沸天也、自代乾闥之妙曲、叢蘭籬菊之薫露也、如供西使之奇香、況彼公家之准齋會也、忽降鳳銜之勅命、皇后之臨睿筵也、暫移椒掖之尊儀、寔雖仁祠之光華、豈非家門之眉目乎、彼虎丘山之起金刹矣、調伎樂於漢表之雲、佛陀里之開寶龕焉、傳法味於江東之月、塔婆功能、不可思議者歟、仰願三寶界會、知見證明、功德上分、先資國家、以此勝因、增其寶祚、北辰之徳不爽、南薫之化遠覃、仙院禪宮福祐延長、后房

省試策文、内記藤敦基問詞

儲闈之期上壽也、筭過恆沙、皇子公主之為外孫也、齒比劫石、三公九卿、文武群僚、各趍朝闕、同遊福庭、重請答本願之厚意、飾父祖之菩提、然猶弟子久輔無為之聖代、遥誇太平之佳名、保長生於金石之質、伴久視於松羅之契、男女子孫、氏族群輩、一善之所及、壽命無量、乃至法界利益不限、藤實綱作之　○十二月、省試策以辨論漁獵為題、大内記藤敦基問曰、上古之時邈哉遠矣、蒸民益寛、禽獸甚多、燧人之宅海内也、教黎氓以漁、伏羲之王天下也、命兆衆以獵、寔是安不忘危、仁必有勇之故歟、然則草澤之為名區、可

藤廣綱對詞

春蒐、夏苗、秋狩、冬獮、四時獵名

容與、有態度也

詳歌嘯之客、石室之在樂野、欲聞栖居之人、晉文公之入大澤、辭賜者如何、齊宣王之遊社山、不拜者為誰、臺下垂釣、過何鱗族、車前奉旌、射何毛群、豫章之人見魚形躰之大小、宜辨楚國之士得鳥翺翔之高低、灘量既謂漁獵之才、可通蹤實之首、藤廣綱對曰、竊以巣居穴處之昔、三駈之威未施、春蒐夏苗以來、四時之禮無誤、隨天維之所推遷、岸柳倒影、紫雞游泳于千年之緑、浦挑瀉粧、綵鴛蕩颺于數片之紅、渚風朗月之夜、袁彦伯之詞動、塊陰雲重霧之天、盧思道之文驚、眼況乎垂釣容與、數點之漁火燒波、叩舷

㝹倩東方朔字

張翰因見秋風乃思呉中鱸魚而帰故里

泛遊一曲之商歌唱月交甫之得佩知神意於十歩之後虞舜之投珠施徳輝於萬代之間又弱柳春濃黄金瀬之水浸緑寒葉秋脆青草山之嵐浮錦季鷹憶鱸不忘滋味於素節八月之天㝹倩賣藥遂驗遐筭於金骨千齡之日誠是百谷之王群流之老者也我后徳四三皇仁六五帝挮山航海之遠賓貢琛於龍闕之下蘿帷蕙帯之逸客飛纓於鳳池之前瀛表咸浴恩波寰中皆誇恵澤之秋也彼李氷立祠彭門之戸易闢举樹廻岸盧山之岫何迷錢塘揮劔則波浪遄休桐枝叩舷亦音聲何秘春出夏没之石不藏

栫以柴木壅水也

太后望釣渭陽厳子陵隠富春山

緑水之底仙藥百種闕獺祭魚豺祭獣収地宜之所生育有山虞有水虞遂及王者公候率由斯道黎元庶類不失其時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宴賓客何況取魚忘筌周易之象太著獲麟絶筆魯史之文長傳栫澱成濙水泉池澤之賦非一籠山絡野狐兎麋鹿之獲區分復有楚王之好畋遊雲夢之鳥隨地虞氏之施洪徳雷澤之人譲居走角飛羽縦横于𥇥繳之間千介萬鱗踊躍于網罟之裏呂尚者周之賢才也厳光者漢之逸士也文王禮遇之時初出渭陽之月代祖躬迎之後遂帰富春之風魚者以水為淺穿穴

於其中鳥以林為短重巣於其上故釣者形俯弋者頭仰三閭獨醒空吟江濱之水二老忽見永隠野上之雲左慈引鱸之術曹公驚心西巴放麑之仁孟孫宥過者也彼草澤風閑鄧保之嘯可聴石室壂奮勾踐之跡足尋至于過晋文而辭賜對齊宣而不拜廉潔獨顕大澤之浪洗心姓名猶明社山之月照首臺下含釣矣白蛟之鱗甚鮮車前中射焉毛群之類何暗豫章人之見魚深望重淵之底蒲且子之得鳥不奈百似之高廣綱雖受儒林之累猶以智水之餘流欲思弓裘以鋭筆鋒猶畫虎而類狗将衒綵綸以

高麗国寄太宰府牒文

泝學海未知潜魚之為竜況乎長揚誦詞謝子雲而股戦落棠顧景望西日而塊摧謹對（廣綱者有国曾孫、正家子）

筑紫商民王則貞到高麗國及帰彼國禮賓省寄牒於太宰府其牒曰高麗國禮賓省牒大日本國太宰府實省伏奉聖旨訪聞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商客王則貞廻帰次仰因便通牒及於王則貞處説示風疾之縁由請依彼説處選擇上等醫人於来年早春發送到来理療風疾若見功効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華錦及大綾中綾各十一段麝香一十臍分付王則貞齎持将去知太宰府官員處且充信義到

承暦四年

可収領者、牒具如前、當省所奉聖旨備録、有前請貴府若有端的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遣前来、仍収領■段麝香、謹牒。牒未年月下、曰収卿林豎卿崔某卿鄭某連署

庚申四年三月、太宰府獻高麗國牒、上解状、請官裁、曰、商人往反高麗國、古今之例也、因茲去年當朝商人王則貞為交關向彼國之間、禮賓省牒一通、相副錦綾麝香等所送也、是則聞醫師經廻鎮西之由、牒送之旨、則貞所申也、異國之事、為掌裁定、未検知件錦綾麝香等、猶未請取、先相副彼牒状言上、如件、謹解、天皇覧高麗牒、令公卿就仗座議之、或曰、牒辭

江匡房奉勅作高麗國返牒

太宰府答高麗國牒文

無禮也、或曰、舊好可修、或曰、昔允恭天皇有痼疾、徴醫於新羅、有験、載在國史、今彼尋其例、求良醫於我、實是本朝之美談也、權中納言源經信議曰、高麗王死生於我國無損無益、何勞遣醫、由是決焉、乃奏之、制曰、経信言是也、乃却廻其方物、勅江匡房作返牒曰、日本國太宰府牒高麗國禮賓省、得彼省牒、偁、當省伏奉聖旨、仍収領足段麝香者、如牒者、貴國會盟之後、数逾千祀、和親之義長垂百王、方今犯霧露於蘂寢之中、求醫療於鼇波之外、望風懐想、能不依之、抑牒状之詞、頗睽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

丹波雅忠醫術通神

王可稱宅、遐阪而跨上邦、誠彝倫道斁、況亦託商人之旅艇、寄殊俗之單書、執圭之使不至、封函之禮既虧、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得入雞林之雲、凡厥方物皆從却廻、今以状牒、牒到唯収、故牒、傳稱、此時丹波雅忠醫術通神、稱倭過鵲、其名達異域、高麗王患瘡殆危、請招雅忠治之也、或曰、高麗王后有悪疾、其王量之、以請醫、按以宰府解文見之、則請西州良醫求、但此時雅忠偶在筑紫乎、未可知之、一説曰、匡房獻牒草、不協叡慮、改草三度而定矣、雙魚遍鵲二句、匡房自負之、時人亦許之、高麗人亦感之、有書諸紳者、傳達中華、為宋人被稱云、雅忠者康頼曾孫、忠明子也、歴仕後朱雀帝以来四朝、任典薬頭、施楽院使、兼右衛門佐、主税頭、丹波守、又任侍醫、聴昇殿、叙正四位下、家多方書、嘗夢康頼来告曰、汝将遭火災、我鎮護書庫、雅忠且驚且怪、且警且備、不日而屋舎回禄、唯書庫免火、雅忠甚悦、有常陸介實宗者、偶訪雅忠、

師實上表請解官職

須臾之間、病者出入頻繁、一人帰則一人来、雅忠或察其顔色、或聴其音声、不待病者之言、曰、此某證、彼者其因也、無不中焉、實宗傍聞而歎服其妙、達若有病者所言不明、且恥悪疾難細陳者、則雅忠察之、診脈施薬、挙世以為神醫、丹波氏世業、雅忠其尤也、○秋七月、関白左大臣藤師實上表、請解官職、罷隨身、勅答曰、勅左大臣、忽披表緘、具知意緒、公維岳降神、人可稱以風猷、朕代天授職、獨思以協時議、況亦舟航之渡巨海也、必假橈檝之功、鴻鶴之沖層雲也、猶因羽翮之用、王者治邦、又藉匡弼、方今百官務劇、早寄内外總己之権、一人慮軽、實慕左右小子之義、而託宿露之暫侵、引謙流以更絜、或欲辭鼎鉉之官、或欲遁関白之任、見来請旨、

藤道長諸孫、昇進列次

奈社稷何、昔丙亞相之纓疾、霍博陸之謝恩、遇寔候
而彰陰徳矣、後果有瘳、拜漢宣而帰朝政焉、上敢不
受者歟、公之宏器光彼二相、縦守休退於粉澤之篇
難改詔令於紫泥之草、又隨身兵仗之備、累跡賢相
之例也、既非新義、何付本府乎（藤敦基之草）〇八月、内大
臣藤信長任太政大臣、（傳右大將）權大納言藤俊家任右
大臣、藤能長任内大臣、兼皇太弟傅、權大納言源俊
房、藤忠家、共任大納言、源顕房兼右大將、師房薨後、
右大臣闕、俊家為大納言上首、且其女嫁師通、故有
任大臣之望、能長雖為俊家弟、以継能信家、故有挾

永保元年
叡山衆攻園城寺、寺院咸罹災

舊勲、欲超越之志、顕房以為中宮實父、故恨顕達之
遲、叡慮猶豫、経年至此、慰信長不得為關白之欝懷、
不歴左右大臣、直任相國、而俊家能長逐次昇槐、且
以俊房忠家在顕房上、故自權轉正、而顕房兼右大
將、以加威榮（按、師實信長俊家能家及忠家、共道長孫也、俊房顕房者道長外孫也、諸孫之昇進、各如其父存時之列次也）
辛酉、永保元年、六月、叡山衆發師向園城寺、寺衆嚴
兵而待之、山徒不交鋒而退、再發大兵入寺、寺衆不
支、山徒放火、宮院寺院九十四宇、経藏十五、鐘樓六、
神祠四、僧房六百二十餘、舎宅一千五百許罹災、経

永保二年
源頼義卒、葬河内国通法寺

曰、山徒再襲焚所餘之堂院二百餘宇、寺中佛経数
萬巻悉成灰、唯僧房十餘宇僅存（一説曰、山徒初度焚三井僧房而帰、山座主覺尋曰、欲被園城焚堂舎経藏而可散我憤、如僧房則其存亡不足論焉、由是山徒又来悉焚金堂以下諸宇及経藏、時源頼義弟為僧在園城、獨励勇氣突入山僧群隊、取出藏中経巻若干函云）
壬戌二年、五月、前鎮守府将軍従四位下源頼義卒、
歳八十八、臨終謂左右曰、奥州十二年之戰、斬首一
萬五千餘級、想夫有曰地獄者、則必可墮落、然凱旋
之後、專念佛法、則従前之罪可消乎、在今則入極樂
城之志、猶昔年欲陷衣川城之勢、言終而絶、葬河内
國通法寺（源氏家譜曰、頼義相模陸奥伊豫三州之外、歴任甲斐信濃伊豆武藏常陸上野出

捐館、謂死也

永保三年
勅答藤師實上表辭職

羽下野等国守）〇十二月、大納言源俊房任右大臣、及俊家
能長相次捐館、俊房有補其闕之志、然顕房謂以中
宮為娘、而既為皇子之外祖、若不補此闕、則可剃髪
也、天皇將許之、江匡房諫曰、以弟超兄、尤為不順、況
兄才能勝弟哉、天皇善之、先任俊房、
癸亥三年、春正月、關白藤師實上表辭左大臣、勅答
曰、勅披抗表、察意端、自古明君哲后、豈能獨理天下
乎、莫不藉左右之用、須股肱之良者也、故傅巖夜月、
高入段下之夢、曲洛春風、遠傳周南之詠、予末小子
盍求賢能、朕膚昧而膺萬乗、甚於朽索之馭駕、公徳

天皇御南殿覧月源経信彈琵琶有御感

采之及千里、掩乎明珠之照車、況亦登台衡以仕三代、秉政柄以總百官、予違汝弼、非公在誰、而濟川道悠、謙流性潔、遂厭東閤之塵、欲解左相之印、遜讓之禮更成、君臣之情難忤、許其渥丹之誠懇、從所請之旨、偏守子孟之前蹤、長翊宸極之洪化耳、藤敦基草之。○

秋七月、天皇御南殿覧月、大納言源経信候焉、召藏人盛長曰、取牧馬琵琶名来、盛長乃入寶庫、包之以錦囊而獻之、詔経信彈之、音調絶妙也、詔曰、牧馬孰與玄象、経信對曰、嘗聞一條帝徒信明彈玄象、信義彈牧馬、侍聽者皆謂牧馬勝之、帝訝之、更使信義彈玄

慶法勝寺九層塔

詔江匡房作咒願文

象、勝牧馬、然則二面無優劣、唯在彈者之巧拙而已、天皇乃取出玄象於寶庫、使経信彈之、則果與牧馬無勝劣、天皇感経信妙手、當時以琵琶得名者、経信及權中納言藤宗俊、并正長基綱僧院禪等八人、天皇時々召之、以催御遊、経信宗俊屢論調子、宗俊謂黄鐘者調子之本也、経信曰、不然、古来以壹越為母調子、則宜以是為本也、當時論調子無過一卿者○

冬十月、行幸法勝寺、慶九層塔、天台座主良真為導師、詔江匡房作咒願文、曰、塵點劫裏佛日希逢、恆沙界間法水難施、餘波微瀾適及蓬瀛、末光西留施被

扶木、是以聖上殊抽宸冲、建大伽藍、號法勝寺、房舎庖浴経藏鐘樓道場已就、支提獨闕、金堂南面、瑤池中心、更課馬鈞、新造雁塔、層級龕室、取法栖靈八角九重、齊度崇福、窮神盡妙、瑩玉鏤金、風鐸和鳴、露盤照耀、迢々擯俗、歩々乗空、仰同翔鵾、俯顧飛鳥、金剛界會五智如来、紫磨添光、百錬比影、中尊八尺、分座四方、自餘諸尊、各安四角、表別之裏藏金字経、八方之楹圓月輸佛、講堂之北更建一堂、七佛藥師、丈六金像、日月遍照、便在東西、相好端嚴、不能演説、又堂艮角造八面堂、三尺白檀愛染王像、十月一日、吉曜

玉鏡金輪言佛法之妙也

五徵雨暘燠寒風也

良辰、法駕忽臨、齋會爰設、藐姑廻蹕、揄翟移儀、百僚星羅、六宮影從、大長公主新輦錦車、將相王卿皆連紫綬、鷁舟亘浪、虎賁夾階、洛川雪廻、魚山雲遏、龍神八部、左右圍耀、百六十僧、前後晋退、始自今日、乃至未来、於諸尊前修供養法、運光玉鏡、道茂金輪、善根彌薫、傳樓至地、捧此功徳、先資一人、瑤圓長堅、斗獻久轉、三戒水潔、澌澀氷鎖、五蘊雲晴、晻曖頻盡、白業不朽、必備白毫、丹心惟深、将開丹菓、曽沙添慶、儲鉉擅榮、百穀用成、五徵時若、鯷川鶴國、石山劍林、急免昏衢、共到慧岸、此日藏人頭兼左中辨藤通俊叙正

源頼義義家滅貞任
清原武則挾乱

四位上行事之賞也洛邊諸寺往々有塔然此塔唯九層獨高○是年奥州亂初源頼義義家滅貞任帰洛之後清原武則任鎮守府将軍為陸奥出羽押領使両國群酋悉皆服従之武則長男曰荒川太郎武貞武貞長子曰真衡其次曰武衡康平之役藤経清伏誅其妻美艶武貞奪之甚愛之且撫育其孤藤清衡乃是経清子也既而清衡母生家衡於武貞之家武貞以其母之寵故遇清衡如實子武則沒而武貞嗣経年而沒真衡継而押領二州威猛超父祖遇武衡清衡及其属類如家僕故衆心不平然長而不形於

吉彦秀武
與清原真
衡相啣張
本

色真衡無子養海道小太郎成衡以為子欲為之求婚然謂両國之内無堪伉儷者聞常陸國士平宗基（号多氣權守）養頼義落胤娘以撫育之乃聘之以為婦真衡日々饗新婦課諸親族経營之且責徵金銀絹布鞍馬等運輸之吉彦秀武者本是武則外姪康平之役有軍功者也至此秀武年老然被促於真衡羅珍味若干櫃於門外而盛黄金于盤自捧而跪於庭前時真衡與僧對碁不顧左右秀武跪良久不堪疲勞大怒投金於庭散附珍味於群奴馳帰出羽國真衡畢碁聞之曰此不可不懲乃催六郡之兵秀武遣使

秀武使清
衡家衡紿
真衡

真衡迎労
源義家

於清衡家衡曰卿等甘為真衡家奴乎老夫今将為彼被殺卿等若悟唇亡歯寒之誡則彼發途之後乘其虚以襲彼本館擒其妻子則老夫白首塗血亦何悔之時不可失卿等熟察之清衡家衡謂真衡強暴今日殺秀武則明日必及我輩不如與秀武合從以相持也速發兵到膽澤郡白鳥村放火焚民屋四百餘宇以要真衡於途真衡聞變不能赴出羽而帰本館欲催集大兵併撃二冦然猶豫之間是年秋初源義家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将軍以到國府真衡暫闕私事迎労義家大設饗應三日毎日輸馬五十匹其

真衡妻嬌
兵防清衡
家衡

餘黄金鷲羽絹布等庭實成堆畢事帰館而留精兵守其館自率衆向出羽國撃秀武時清衡家衡合兵来襲真衡館真衡妻督留守兵防之時義家擒使兵藤大夫正経伴僚仗助兼巡郡縣真衡妻遣使曰我夫有故赴出羽清衡武衡窺間来襲之妾防之不乏兵唯闕将帥願両監使入此館指揮群卒且白軍事始末於國司正経助兼乃入視事其後真衡死武衡清衡及秀武皆来謁義家唯家衡不来既而義家到出羽國家衡拒之義家不能入而帰奥州（真衡死及家衡叛清衡秀武来順等件件其事闕而不傳故難連續）武衡聞義家不能入出羽乃

新羅三郎義光棄職潜赴奥州

發兵自陸奥國到出羽國沼柵謂家衡曰國司武勇如神闔國無雙然弟以孤軍拒之國司失利縱雖不能終勝然一日之勝實是兵家之眉目也匪啻弟之高武名而已我身名亦彰何喜加焉在今則我亦與弟同志曝屍於沙場耳家衡太悦黨類皆得力武衡謂家衡曰國司重來者必矣不可不擇要害守之沼柵者不如金澤之嶮不若去此而守彼家衡從之乃兄弟相共赴金澤柵清衡秀武從義家無貳義家共議軍事謀再舉義家弟新羅三郎義光時為左兵衛尉宿直禁門是年九月聞奥州亂奏辭官職而東下

許乃解弦囊於殿上潜馳赴奥州義光武事之暇好吹笙師豊原時元其所秘大食調入調曲譜悉傳受之時元既沒（按著聞集所記如此然見續世繼則時元仕堀河帝鳥羽帝兩朝蓋其彼此之內有誤字乎）其子時秋未傳之至此時秋聞義光東行俄追從及於近江國鏡驛義光恠問曰何到于此時秋曰願從軍中義光抑之不聽遂同行到相模國足柄山義光謂時秋曰交際之道既足矣此山有關不輙過焉我無勅許而潜行若関吏禦之則破關而透不得透則死耳思兄而發志不遂而死則實素志也汝是朝廷名藝之家也早去而可也時秋求強行於此

源義光傳豊原時秋秘曲譜

平景政不拔中眼矢殺射已者

義光衲恪時秋志乃下馬避從者剪柴造楯二枚與時秋並座其上自懷中出一卷示時秋乃是時元自筆秘曲譜也時秋出笙於袖義光悉傳授之曰我是武門之身今赴戰場再會不可期也汝是伶家之秀也可早歸京以繼世業時秋辭謝而別去義光歷日到奥州義家相見喜曰不意之會恰如先考之再生我幸得良副則得武衡家衡首不可疑焉即日發軍赴出羽國前陣既到金澤城下城兵發矢如雨府兵多傷相模國人平景政（号鎌倉權五郎）先登力戰歳僅十六勇冠軍中忽中一矢貫右眼餘勢透冑景政不及拔

平為繼救景政

義家賞伴助兼先登授薄金鎧

矢擊殺射已者而後呼曰景政被瘡然冠既復之呼畢墮馬而斃皆壯之（景政者良文之裔梶原長尾等祖也）同州人平為繼（号三浦平太郎）馳救景政欲蹈其顔拔其矢景政臥而拔刀欲斬為繼為繼曰權五郎不知我面哉景政罵曰何不知之哉勇士中矢而死者所期望也豈忍以汝足加我顔之恥哉汝無禮如此今我以汝為敵耳為繼歎曰噫真丈夫也我過矣乃屈膝而拔矢扇景政而歸營（為繼亦良文之裔三浦義明和田義盛等皆其後也）金澤城嶮岸高壁峙矢石亂發府兵辟易不能進伴助兼常為先魁義家賞之授家傳之薄金鎧助兼勇氣百倍進到岸畔

三十甲子
應徳元年
當宋神宗元豐七年

應徳二年

石弩連發助兼掉首撓身避之猶進弩果中胄而過助兼胄摧而身免義家察敵城不可輙陷而留精兵為之備而歸國府整兵聚粮不顧國務專營軍事按奥州之戰始於是年見東鑑及源家譜然武衡家衡之滅為寛治五年之事去此在九年之後由是見之則與俗所謂義家後三年合戰者不相合今唯據東鑑所謂永保三年九月義光赴奥州之文分明以是年為軍起之始

甲子應徳元年夏造園城寺金堂九月中宮藤原氏薨

乙丑二年冬十月太政大臣藤信長造九條堂作願文曰維應徳二年歲次乙丑十月朔吉日良辰大日

藤信長造九條堂願文

本國正二位守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信長謹啓帝釋天而白忝勲家之餘慶猥則闕之清班從一條院御宇之時始帶職位後朱雀院踐祚之昔高昇公卿先朝法皇脱屣之前超至内相之官今上陛下須扆之後兼大將之任非徳非勲坐加耆老之上無才無行誤交賢哲之中丹心之恐不休素飡之責難免因茲拜除之後謙退維深然王事無盬守愚謹號相從其間去庚申之歲建酉之月俄解相將之號推揆衆宰之任一人師範之職四海義刑之官已謂則闕何抽非器事出不慮忽成周章恩惟無涯還致楚痛旁恩

人謗以欲早退恐背勅命而有相忤寤寐之歎星辰漸積書不謂乎不受天之授還招其殃遲緩之間春秋其徂齡過六十身纏風露云公云私物怪符至就外憂想不靜寔以下愚之質高居上宰之任已不祥也就中去月發病受身地水乖違卜筮所告畏懼非一土公地神之恐疫鬼種々之祟旁所疑殆也加以往日以來立一堂安置丈六佛像之願矣去年孟冬卜一曲之閑地土木經營或拂荊棘或鏟窪隆雖避方角之禁忌定有愚昧之失錯事已出於善盍除其咎徵凡厥人謗鬼瞰之懼土木水神之祟本命曜宿

皇太弟薨

源季宗追慕東宮造佛願文

守国器謂為東宮

之厄理運非常之災遙攘上件等禍孽偏在帝釋天之冥助然則早應祈請永延壽命仍縮丹青而安尊像凝精誠而設壇場燒香散花辨備甘美真言法味清淨供養仰願尊像深住慈悲快垂納饗文章博士藤成季作之

○十一月皇太弟薨○十二月前東宮權大夫從三位源季宗實仁外舅追慕東宮造佛寫經其願文曰夫前際後際凡聖之跡雖殊上方下方生死之道惟一常理之中猶有離忍伏惟先皇太子天與岐嶷之姿世稱生知之量始在襁褓而守器不異周成之幼齡後學詩書而繼明自同漢荘之少日凡厥監撫十四

年間仁智光于古今徳恵聞方外一天之下月施重
輪之耀九城之中星彰必徹之名今茲孟冬之季寢
膳乖和問答徹於楚亀則十朋之兆告凶聽慰諭於
呉客亦七發之詞失効去月上旬遂以薨逝白日無
光夢歟非夢歟皇天不祐哀哉又哀哉訃仙箏以吞
恨寒燠綿及三五廻之霜戀尊體以摧魂涕泗徒灑
百千行之雨香牋彩筆之玩當甲帳兮空遺一日三
秋之思對畫堂兮難慰彼論談絶以無聞誰知長安
城之遠近賢俊去以不顧獨泣博望苑之荒蕪臣妾
陪仕之者悉悲歎況於公主撫育之親乎尊卑視聽

忽々不省事也

之倫猶傷嗟況於准后鍾愛之病乎於是忽々別方
東西難辨七々奠亡光陰欲盈不能投吾身而殉死
唯須祈九品之生々仍課毗首以刺佛像命張筋以
寫經典即於幽閑之故宮敬展禮供之齋席屈六十
餘僧之智徳仰冥現諸尊之證明抑昔年臘月八日

真如禅理

兼挑之禮新成今年仲冬八日藏舟之悲忽至情憶
時序之自然不堪憂喜之相變嗟乎在世日淺何犯
六根之重罪厚夜時来偏凝十念之善心定知帰真
如之本覺證菩提之妙行願以所生之善因重増法
身之相好少陽昔位翻改餘輝於満月之容春闈舊

儀便移徽號於花藏之界乃至六趣之道悉出四流
之波

応徳三年

丙寅三年六月圓徳院供養江匡房應制作願文曰

江匡房応制作願文

蓋聞摩尼妙覺之珠照一乗於前後醍醐圓頓之味
説万方於古今沖邈之道不可得稱者也伏惟先后
出於累葉鳳車之家備於繁華翬褕之位椒聊秋茂
猗蘭之月添慶龍光春暄飛鸞之風悲聲爰元年九
月蕭辰暮陰星軒之影早沒晨轀之駕不帰光沉薫

轀輬喪車

歇蘿闌之涙雖深露往霜来枌榆之烟屢改嗟呼伴
紅顔而幾日唯如影之隨形隔玉音而三恨亦似琴
之離瑟瓊户花玉梅雪昔不令他人先看池蓮夏宮
槐秋今亦與阿誰共翫抑先后即世之後明年周忌
之間自初陽天至季商月毎至二十二日造丈六彌
陀像紫磨照耀冶百錬之南金紺頂森羅擬九品於
西土便於法成寺中無量壽院敬就遺言各以開眼
方今恵業擇隣機縁遇境卜地於台岳之東脚建寺
於大湖之西頭重門高閣之甚幽嘲燕昭之築臺矣
山河水土之信美徧王粲之登樓焉去年晩冬初移
尊像今日良曜新開齋莚又書金字妙法蓮華經八
卷無量義観音阿彌陀般若心經等各一卷更裝瑜

參議藤通俊奏覽後拾遺集

秖之壇場、敬設胎藏之供粮、日珠月鏡列座者三十之群僧、金紫銀青從事者二八之公子、即置六口無漏之緇襟、長期萬代不朽之白業、或念佛以迎曉夕、或密法以修護摩、所生善根、併資先后、願莫引專夜之昔恩、以輪廻於巫嶺之両願、莫憶七夕之舊契、以悵望於驪山之雲、宜受鷄足金縷之衣、速登鷲頭白蓮之座、蒼海為田、東岱如砥、令此仁祠傳于千祀、彼漢武帝之傷李夫人也、遺芬之夢空覺、唐玄宗之戀楊皇后也、宿草之露猶霑、言而何為、唯須恃佛功德之餘、普覃幽顯○九月、參議藤通俊奏覽後拾遺倭

藤公任撰金玉集深窓秘抄

能因法師撰玄々集

新營離宮於鳥羽

歌集二十卷、凡所載千二百十八首（通俊字序謂、除拾遺集以上、及公任金玉集深窓秘抄五十番歌合能因法師玄々集所載、以撰拾遺集以後至當時秀逸者云々、或曰此月撰畢、十一月奏之、至寛治元年二月奉勅増補天暦以後之歌、此集載誹諧体、源継信謂誹諧体貫之之後無知之者、昔曾問諸公任、又謂未審之、公任猶然、通俊何知焉、以是其撰集之不宜可推知焉、乃作後拾遺推、中納言藤伊房者行成孫也、能書好歌、通俊請約清書、草成遣之、伊房先見載已歌幾多首、則僅一首而已、伊房大怒投返之、通俊姪隆源法師頗達翰墨、依通俊求而浄書之、隆源父曰通宗、通俊兄、亦以倭歌聞於世、先是既卒、通俊以才能蒙恩遇、其栄達超父兄）天皇有讓位之心、新營離宮於鳥羽、廣闢土地、建殿舍、鑿池築山、鳥羽在都外之南、時人稱之曰城南離宮、天皇自中宮賢子掩粧、有厭世之志、然推撿時勢、乃是皇太弟實

皇子受禪

以大江匡房文道重

嬀々汭水名

奉太上天皇尊号詔

仁存、則天皇猶未退位乎、實仁早世、然其母弟輔仁頴悟、皇子猶幼、故早讓位於皇子、以定國基也○冬十一月、正四位下式部大輔兼左中辨江匡房叙從三位、詔曰、朕是文王也、色縦雖無瞽古之才、重文道則可謂文王也、朕擢用匡房、非重文道哉、朕實是文王也○十二月、奉太上天皇尊號、詔曰、朕以幼冲濫臨神器、受亀圖於翠嬀之水、謬承時龍、兼駿命於黄軒之丘、如馭秋駕、慭從叡託之旨、未決童蒙之情、太上皇德侔蒼昊、仁浴黔黎、照六合於胸襟、置八荒於掌握、長垂有截之化、遂盛無窮之基、赫哉聖猷、冠於

萬古、爰比大統於纖芥、同寶籙於錙銖、不顧濟川之重浪、逐虚舟而皷橈、空指射山之片雲、異脱屣而尋跡、將聖之德、功成不居者歟、抑國扇玄風、道傳粉澤、宜率崇敬之舊章、用殊稱謂之新聽、謹上尊號、為太上天皇、布告遐邇、稱朕意焉、主者施行（大内記藤敦基草之）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一終

親政
攝政關白
太政大臣藤師實
太政大臣藤信長
關白內大臣藤師道
關白右大臣藤忠實
左大臣源俊房
右大臣源顯房
內大臣源雅實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二 自寛治元年至嘉承二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訓解

堀河天皇

諱善仁、白河帝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關白師實養女、實右大臣源顯房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曰寛治、嘉保、永長、承德、康和、長治、嘉承、崩壽二十九、火葬香隆寺、

丁卯、寛治元年、夏六月、藤師實上表、辭攝政、不聽、至再而不允○八月、藤師實第二表曰、臣師實言、秦璪假耀、何助魯陽三舍之明、燕玉韜奇、豈待趙璧連城

藤師實上表辭攝政

之價、涯今知足、中膽雖罄、於再露皐鳴不容、上章猶返、自五雲彌增悚越、盍重披陳、臣師實誠慌誠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莅赤縣之君、先擇賢佐而採嘉謀、撫蒼生之主、必薦良弼而容善政、君臣合體、不其然乎、臣德既無錙銖之可取、才亦非鍾鼎之所録、牛涔智淺、轉聖化而首尾共迷、鷦巢危多、理皇德而羽翼猶短、任之至重、情之可憖也、遠訪舊規於漢室、近尋政實於皇朝、雖左戚之元老、非姬旦之化者無居、雖右賢之重臣、非渭陽之寄者不任、賢戚相該、能安此擧、臣唯忝親戚之具名、更無賢德之被物、有何

一能搆斯萬機矣、高秩厚禄者、謗訕之端也、異賞殊私者、恐畏之基也、顧不肖而意惑、子瑕貽嘲於史魚焉、居重任而塊驚、葉公得畏於真龍矣、廻惶臨淵、進退惟谷、彼謝安石之狂高尚、逢子康之好肥遯、幽棲風暗、青溪雲埋跡、素意水清、北海之波傳聲、如臣者、敢不遁名於闕下、何必恣志於墻東、報國心堅、唯抽其節於貞松、奉君思苦、猶顧其榮而戰栗者也、抑起自臣一門、固有斯遺跡、忠仁昭宣之故事、人以謂協名望、天慶長和之先蹤、世以謂賞功勞、臣名望不高、功勞共淺、偏繼家之餘續、只浴國之重恩、欲退之思、

輔仁親王元服世称之曰三宮

寛治二年

誰謂飾讓、伏願陛下遥照匪石之懇志、早罷攝籙之重名、又內舎人近衛府、各以令從歸歟、不任悃款之至、謹重拜表以聞、藤正家作之、不聽○冬十月、輔仁親王元服於陽明門院、歳十五、初後三條帝遺言白河帝曰、東宮實仁即位、則同母弟輔仁可為東宮、以其母基子寵故、及此實仁早世、然輔仁不得為東宮、而堀河帝不及為太子、直登天位、至此輔仁元服於陽明門院、或謂可有冊立乎、然其事止矣、輔仁失望而閑居仁和寺、辺花園好詩歌、管絃以送歳月、世称之曰三宮、

戊辰、二年、春正月、天皇朝覲太上皇、上皇欣然、授横笛繫銀枝、琵琶紫檀甲繫銀枝、墨帖二卷、并筆納錦嚢、於天皇、內大臣藤師通、大納言藤實季、源經信捧之、攝政師

藤經信訪二條女院有與侍女贈答歌

實候焉是日行院司別當等賞從二位藤家忠叙正二位正三位源家賢藤公實共叙從二位從三位藤家忠藤通俊藤保實共叙從三位（以上院司）從三位藤經實江匡房共叙正三位行事賞也且賜爵於師實家司是年二條女院童子建堂於菩提樹院傍追薦後一條帝及故中宮威子乃移居于此時人皆哀憐之前皇后馨子甚羨之且戀之章子自幼卅於深宮至此避隔華洛幽閑山中大納言藤經信以時為後一條帝侍臣追慕舊恩奉訪女院侍女詠歌謂應是不忘故熊雲幽林尋處杳霞分經信答歌謂昔看深宮

寛治三年義家攻金澤柵

花百媚今聽幽谷鶯一聲此時太皇太后寛子在宇治皇太后歡子隱小野共造堂念佛讀經詠歌各給封戶奉養無闕

己巳三年春正月頃歳源義家義光有奥州每歳春夏休兵及秋冬則發兵到出羽攻金澤柵闕左八州群士逐年來屬義家（自永保三年至今年軍中之事闕而不傳）今秋義家自率數万騎赴羽州大貳大夫光任年八十不能從軍留國府屈腰附義家馬轡落涙曰哀哉我老矣憖生々不能陪節下麾皆憐之歷日大軍到金澤邊如雲如林時有一行斜鴈亂其陣列以分飛四方義家

義家見飛鴈亂行知有伏兵

曰我嘗聞江博士匡房之言伏兵在野飛鴈亂行即命兵士搜求野邊數澤果得伏兵三十餘騎皆射殺之是武衛之所為也義家曰我昔從先考謁宇治相國頼通以談十二年軍事時江博士在座退謂人曰彼壯夫也然惜未達兵法我聞之乃就博士習兵書若其不然則今日殆危群士皆感動乃進攻金澤柵武衛家衡能守城踰年

寛治四年藤師實再上表辭職奏復辟之事

庚午四年十二月藤師實再上表辭攝政奏復辟之事曰臣師實言山無蓋韻春風猶揚三呼之聲河有定期秋水暗表一清之色運命所開雖聖人而不謝

袧同袨好衣也

精誠所感雖上天而必通臣材無越群僚智不周万物既以推宜之略久居總己之任聲源本淺應若管晏而休性圓空蕪何至周郡乃止爰當成王昭帝之朝爰莫大殊常之寄今出緩々之門身補袞職之闕上導一人樂致君於堯舜下顧四海思返俗於黃炎然猶心事固養政道稀疎穿杤易漏豈雖懸懷氷先生之論走馬難却矣未符袧華大夫之詞任重責大塊驚胃迷是以歷方赤而抽志仰圓紫而祈恩松筆猶露過于三至于五芝泥無改涉日居涉月諸方今微臣彌迷暗昧似夜燭之遠去陛下方冒春秋如朝

陽之始昇玉體既長早備三加之儀玄徳惟新誰寄百里之命況亦進訪帝堯之瓊篇退撫臣家之竹簡年華五廻而還政便是永祚賢相之前塊也歳實一紀而臨期豈非寛仁聖主之舊貫哉躬事之初今其時也至彼儇才之待登庸隱士之在巖穴巖光出而早歸富春之雲山暗袁安臥而未仕汝南之雪門寒擧而用之百工自治伏願陛下曲役如綸之命弭此匪據之譏咸理庶績於冲襟將致盛化於垂衣臣竇子地親非不盡寒松之節風雲期至豈敢應温樹之言無堪戰汗征營之至謹重拜表陳讓以聞江匡作之

天皇幼冲、上皇聽政

院官院廳始置

始置北面士

勅許之改之稱關白詔曰宮中雜事叙位除目等儀猶可准摂政加宸筆御書於年月末上皇覧之甚動喜色初天皇登祚幼冲上皇聽政天皇已冠師實還政然叡筭僅十三雖為穎敏未能親萬機故天下之事無大小悉取上皇之處分其所施行謂之院宣其別當執事所奉行謂之院廳下文闔國畏從重於宣旨言符故別當執事之權強於大臣大將其餘年預殿上人藏人文殿武者所御隨身雜色等徒屬候院中者不可勝計世殆如一國有二帝也且擇堪武勇者始置北面士分其品以為上北面下北面上皇好男色故寵童年長則列北面士而兼撿非違使以嚴武備警衛仙院横行洛中外世皆謂後三條帝之素志至今上皇而遂矣上皇之志雖在抑攝家之權然師實謙退不忤故君臣友睦禮敬無變按院別當者納言参議被擧於上皇者兼之執事者雖四位依時宜補之北面不必辨其種品依其量用之文徳源氏譜曰坂戸康季者文徳帝十一代孫世住河内国坂戸因以為氏応徳年中仕白河帝近侍蒙恩寛治年中上皇初置北面士康季其最也叙従五位下補撿非違使子孫繁衍累朝候北面藤氏譜曰藤為俊者中納言兼輔玄孫也小名今犬丸自為童子被寵於白河上皇列北面許入寝殿直奏事為俊父曰出雲守章俊或曰非章俊實子依上皇之命養為子又曰藤盛重亦兼輔玄孫筑前守国仲子也生於周防国幼仕長門守高階経敏既而赴南都為東大寺別當敏覧侍童号千壽丸白河上皇幸南都偶見此童乃召之侍院中

源義家攻金澤柵、不拔、定甲乙座、分強怯

寵幸無雙歴年元服号近藤右衛門尉列北面衆為撿非違使叙従五位下盛重稟性勇幹驍捷群遊以其功労歴任信濃相摸肥後等守恩賚厚而有威望或曰盛重者周防国氏子也今按以為俊盛重並推之則其餘北面亦猶有如此者源義家累年攻金澤柵日々相戰義家毎日定甲乙座以分剛臆使剛者着甲座臆者着乙座故兵士相勵欲着甲座然着甲座者罕唯腰瀧口季方方一作賢未嘗一日着乙座季方者秀郷之裔勇而善射義光従士也義家軍中有臆者五人或人作歌曰紀七高七宮藤五其名闕腰瀧口末四郎腰瀧口者與季方同号別人末四郎者末割惟弘也吉彦秀武白義家曰城中堅固而我軍疲労盡力攻之以無益也不若罷戰以圍之

敵驍勇亀次並次與官軍戰次任鬼武搏擊

城中粮盡則彼自逃去義家曰然即退城下合圍之義家陣於二方義光陣於一方清衡源重宗陣於一方（今按重宗當作重遠重宗已為義家被殺而重遠者義家習也事見承暦三年）歴日武衡遣使於義家曰戰罷無事不堪最聞城中有曰亀次並次者共技擊之卒也試遣亀次於節下擇可敵對者義家曰諾既而亀次下城挾長刀而出義家使縣次任相搏亀次不支而却次任叱咤而追兩軍益相挑並次鬼武皆馳四士格闘而不決歴数刻亀次被斬而斃鬼武氣勢揚々軍中訇譆其聲動天城守勇士競出曰亀次首勿為敵憤然而進來義家兵要之大破之

千任譏詈義家

末割惟弘奮戰雪怯名

殺傷太多数日之後家衡乳夫千任登樓上罵曰義家謹聞我言汝父頼義久為貞任被困故捧名簿請援於故清将軍（則武）遂假其力幸滅貞任其厚恩何時報之然則汝是我君家傳之僕也汝何對主君行不義哉天罰難逃敗亡有近而已軍中聞之大怒欲發答詞義家曰彼哉彼哉黙而可也他日擒彼以散憤既而令軍中曰若有擒千任者則厚賞之末割惟弘自憖得膽名一日大食大飲勵氣揚言曰我今日雪平生之耻乃進入敵陣中矢傷頸而死所食之飯酒未入腹而自喉間流出見者或憐之或笑之既而及

寛治五年

大江匡房應製作序

冬大雪軍士不能攻城然不解圍而又踰年

辛未五年夏四月從三位藤忠實叙正三位行幸鳥羽殿催倭歌管絃以松樹臨池水為題参議江匡房應製作序曰鳳城之南帝畿之內有一仙洞蓋太上皇之離宮也千峰霞時桐栢山之雲讓萬頃水陸楊柳津之浪謝聲林園竹樹之春色秋光高臺低閣之向背屈曲不能勝計誰可得稱聖上屬機衡之餘閑迴鸞輿而拜覲臨時令而就辰遊迎四月而南幸九賓重而百司備若衆星之北共爰珠簾曉巻鞋韈晴褰梨園柳樹之奏妙音肄夏之風如舊詞江筆海

之應清選一日之澤惟新今朝之緯猗哉盛哉觀夫松樹成蓋池水滿科以彼森々之枝臨此瑟々之浪蓉葉繞岸玉殿之橋露濃夏軒枕流金舟之路煙晴至彼引蕭颯於潭面添清涼於沙痕王右軍之染筆憖鴈行於九級之蔭陶朱公之投綸縱魚樂於千年之色者也既而笙歌曲罷吟詠興酣魏西主之遊西河月落行宮之地唐二帝之宴前殿燈殘醉郷之莚臣謹奉綸言粗叙纔旨云爾○十二月正二位大納言兼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實季薨歳五十四（初實季少懶故昇進稍遲以上皇外舅故延久以來頻歴顯要以掌樞機至亞相仕道有任槐之望然未遂其志及上皇）

天皇賀關白藤師實五秩

書燮理陰陽三公之職也調和之謂

源義家陷金澤城

遜位兼院別當威重推大至此人皆歎其不幸子推中納言公實相次為院別當家門逐年繁榮天皇賀關白藤師實五十筭且賜調布五百端於侍從以祈其長壽令太政官作諷諫文參議式部大輔江匡房奉旨其文曰伏惟博陸侯殿下燮理功大早歷三台累祖之蹤寅亮德高專居百官總己之任朝野皆盛其庶績臺閣盡仰其茂勲於是五旬之齡今茲初満為祈松喬之仙筭敬驚華鐘之法音雖存舊慣殊祈精誠而已嗟乎棟梁之寄彌重久歡比閼之無搖舟楫之用相諸同見黄河之屢變是年源義家陷金澤城武衛家衛被圍已三年城中兵疲粮乏兒女

武衛乞降義光欲赴敵陣義家不聽

等相聚悲泣殆至群頭僵臥武衛遣使於義光乞降義家不聽武衛使价再至鼻言懇請義光曰願兵衛君義光枉駕於城中臣等從君出降則將軍義家怒雖不解豈不減死一等哉義光欲往義家止之曰振古大將及次將自赴敵陣者未可有之或其偶有之亦危計也卿若入城為彼被殺則我悔之亦無益招嘲於千里之外遺羞於万世之後而已義光不往焉武衛又請曰兵衛君果不可來乎然則賜一介使者願委曲我情以達高聞也義光群議撰其人僉曰無如腰瀧口季方者義光謂是也乃命季方遣之季方不敢

腰瀧口季方奉命入武衛營

季方却贈宝漫言

辭脱甲冑着赤狩衣無紋袴不携弓矢唯帶太刀疾馳到城衛卒開門唯納季方一人止其從者季方入門甲士精卒牆立弓箭刀戈羅列季方透其中不目逃不膚撓自若入營武衛迎接之季方前而並座家衛匿不相見武衛屈躬跪季方曰招足下於此無他唯蒙兵衛君之恵欲活窮鳥之死耳足下垂憐則為我善説兵衛君乃勸酒數巡而以黄金若干為使者之壽季方睨視曰城陷卿等死則満城之寶即皆我軍之物也卿之贈既愚我何屑之卿勿多言決而不可受之武衛亦一大箭曰此誰人所射哉中此箭則

無不立死季方曰此我所發也武衛驚焉既而季方欲去且座顧武衛曰卿欲害我則手自圖之若欲令衛門之卒挾撃殺之則非丈夫之所為也武衛曰足下何言之及此我豈有黒心哉足下善為我説兵衛君城中数千之命懸足下之一言必焉辭去季方握太刀柄歩群卒圍繞之中顔色自若莞爾出門歸節下其勇名赫者皆曰一以當千者季方之謂也一説曰義家使李方説武衛家衛曰汝等棄戎降軍門則赦之武衛家衛曰先是我家敬君家君臣之禮自今兩家接遇約同等之義而使武衛為陸奥守鎮守府將軍且使家衛為出羽守則雖降也足不然則何屈勝於人哉武衛示大箭於季方曰是將軍之箭乎季方曰我君所發者十五束也非五人之力則不能張

両條謂使武衡為陸奥守家衡為出羽守

其弓乃是先以武則康平之役試其勢力所而視也
卿豈不知之哉此箭僅十三束我為射御并発之也
武衡出若干重圍以投季方曰汝以所請而係善為
我說將軍季方翹足蹴重圍而出復命義家大怒進
兵環攻之義家進諸軍圍城四面時秋過而冬來軍中之
士皆不堪寒且愁且苦曰去冬大雪今年亦可然與
州之兵顧國府戀妻子遠方之兵望故鄉欲歸家武
賣馬解鎧以為粮料相泣曰與苦雪寒死寧逃而歸
舊里然畏令嚴而未果城中亦粮漸盡殆餓死於是
先試出童婢數輩於城外義家解圍許逃去城中童
婢望見之喜而囂出吉彥秀武說將軍曰此童婢等
悉斬之義家曰何謂也秀武曰赦此等則城中羸弱

義家縱逃去童婢急城中飢

計敵軍潰夜焚屯營

皆降然則城中唯精卒而已粮不減損今斬此等則
羸弱者留而不出城中人多則粮盡餓死在近若城
久不陷則我軍離散亦不可圖也義家曰善乃悉捕
囂出之童婢示城中無長少皆斬之由是固閉城門
無一人之出降歷日資粮悉盡武衡家衡議微服逃
匿之事義家侍童有曰藤資道者歲僅十三夙夜不
離其側一夜參半義家遽喚起資道曰今宵武衡家
衡逃出之時至我軍士暴露苦寒宜放火於屯營燎
手足溫肌膚而為追北之計也資道馳廻軍中以諭
號令諸軍或怪而未信之或曰將軍兵術如神不可

塗抹也乱曰塗長曰抹

武衡投池匿藻擒之併及千任

家衡射殺愛馬

疑焉且夫今年未雪故軍中免凍死天其助將軍之
運乎何不從令哉乃放火煖身以禦寒氣勵勢力時
寛治五年十一月十四夜比及曉城中火屋舍皆焚
兒女叫喚囂々呶々迷烟避熖東塗西抹者甚多軍
中果知將軍之言不違而二衡棄城逃去乃競馳入
城中追破之鏖殺之幸免者十之一耳武衡自投池
中沉身於水匿面於藻而跼蹐軍士追而尾之遂生
擒之併獲千任而獻之家衡有名馬號花柑子六郡
第一駿足也及避城顧馬曰我愛汝過妻兒今既如
窮鼠然猶恨以汝為敵有也乃繫之於樹自射殺之

而變形伴為奴隷而逃出城中婦女皆為軍士被刧
奪而見其夫之首刺於戈貫於刃嗚咽悲啼各被提
携而隨入其舍義家召武衡自責曰軍陣之道依時
勢假人力者常法也昔武則隨官符應先考之招而
加官軍然先頃汝僕千任誇說曰先考付名簿於武
則其然乎若然則汝傳之我欲觀之可速示之且武
則以匹夫之身辱鎮守府將軍之號是依先考之奏
請也既報功勞也何漫指我稱家僕哉如汝則無尺
寸之功為叛逆之長不可赦焉若有所陳說則早詳
辨之武衡俯首平伏不敢言而垂淚曰我過矣我過

義家罵叱千任截舌

矣、君願助我一日之命、言未畢、微伏大宅光房奉令
欲斬武衡、武衡仰首顧義光曰、兵衛君盍助我哉、義
光有不忍之心、告義家曰、彼降人也、降人不可殺也、
義家弾爪曰、其両軍相挑、自知戰可敗而速來軍門
謝罪者、謂之降人、如宗任是也、武衡不然、為我兵被
擒而臨死惜命、豈謂之降人乎、卿我弟也、未知此法
哉、遂斬武衡、義家召千任罵曰、呼奴樓上誇言、今猶
不忘之乎、千任俯伏不言、義家曰、斬彼舌、軍士源直
奮手欲抜其舌、義家叱曰、豈輙可容手於虎口哉、汝
愚也、早去矣、有一壯士、持鐵箸来、欲抜千任舌、千任

縣次任擧殺家衡

切歯不開、乃以鐵箸突破歯牙、抜出其舌截之、千任
未死、乃縛之於木上、引伸其両脚、近地置武衡首於
脚下、千任蹢足不蹈之必焉、千任氣疲精竭、不覺伸
脚則蹈武衡首、義家諭群士曰、三年欝懐今日初散、
猶恨見家衡首之遲也、於是義家凱歌入城、焚殘營、
悉獲所餘之人馬、然颯焉散卒不可勝計、有縣次任
者、奥州勇士也、（号十次郎）察城中敗亡者之多、自率兵遮
其前路、所殺獲若干級、乍見微服潜行者、窺之則家
衡假為賤奴者也、次任乃要之而撃殺之、先馳使者
獻其首於義家、使者近至營門、大呼曰、賊魁家衡首

義家滅二衡、獻国解、請蒙勧賞
巨猾、猶狡猾也

至、義家不堪歡抃、自問曰、誰人所為哉、使者貫家衡
首於戈鋒、旬曰、此是我縣君之手作也、（奥俗諺称十自所為曰手作也）
少焉次任至、義家手自取紅絹纒頭之、且良馬一
匹副鞍授之、諸軍士等各擇所斬之賊首四十八級、
並梟於營門前、奥羽二州悉平、義家獻國解奏曰、武
衡家衡勢氣超於貞任宗任、其叛亂之機已萌、若猶
豫則為朝家之巨猾、臣義家以私力悉誅滅之、獻賊
首願准朝敵賜官符梟賊首、蒙勧賞云々、朝議謂義
家以私怨克強敵、其勇猛可感焉、然非朝敵則不可
梟首於官獄、且非勅宣則其戰功不及賞之、義家使

藤為隆奏事不滞

者棄二衡首於路傍而東、既而義家義光歸洛、使藤
清衡留而鎮奥州、○冬十月、上皇使参議左大辨江
匡房奉幣伊勢、上皇尊崇大神宮、故恒例奉幣之外、
發遣公卿勅使、殆無間斷、至遷宮之期、天皇下東庭、
有遥拜之儀、天皇猶以上皇日聽萬機、右中辨藤爲
隆奏事不滞、屢獻諫言、或恃為隆數奏多端、條目累
陳、上皇倦勞形於色、為隆不敢退稍刻、上皇起座欲
入、為隆俯而不仰視、佯為不見龍顏而讀一件状曰、
祭主大中臣某謹言申請天裁事、上皇乃知是為大
神宮之事、而不能起、而復座聽之、為隆逮奏畢數件、

天皇寵愛作藤爲隆骨鯁謂直言也

根合之遊

江匡房藤通俊歌敵

勅詞

悉取敵斷爲隆一日參內奏事其中有大神宮司所訴天皇弄笛不答爲隆不悅而退參院奏曰天皇爲狂邪被侵上皇驚而召內侍問之內侍曰玉體安穩上皇顧爲隆曰汝何言哉爲隆對曰大神宮者百王祖宗也臣辱職事奏宗廟之事然敵心在笛不聽所奏則臣謂蔑宗廟也邪狂之甚何以加之上皇聽而感之乃告諭天皇天皇曰朕偶傳秘曲反之弄之千遍漸事僅餘數遍時爲隆奏事欲弄畢而聽之須臾之間爲隆不待而退然彼言正直可不懲哉　一書曰或人獻柑樹於禁中天皇命藏人栽之其坪甚慶之藏人等慮其枯死遣廟以蔭日障風雨爲隆見之曰豈爲一樹費工巧可如此哉乃召小舍人毀壞之不日而樹果枯天皇不咎之時人皆感天皇不拒諫且譽爲隆骨鯁之

癸酉七年五月端午郁芳門院媞子催菖蒲根合之遊左右競爭右方之根長五丈此根出備前國左方負焉其倭歌者藤通俊江匡房爲左右撰者侍從藤宗忠以將源能俊講之而右大臣源顯房判之此歌合惟宗孝言津守国基左右相挑罵匡房聽之退語人曰我素與通俊爲倭歌之敵然彼既雌伏嘗實書曰倭歌之道忠岑能宣猶可及也足下則不可及也其書見存故彼今於我不相挑　○冬十月藤師實上表辭關白職表文不傳勅曰忽看表翰之所陳更有沖襟之悚哉夫居王室者先掄棟梁之材體帝範者必

藤實政逝

實政詩序

踪與蹤同　卓踪超絶兒

唐進士有文叢會

專股肱之任故鳳紀之代良佐爲建官之羽儀龍圖之時輔相傳經國之翼贊往聖無獨理況於小子哉加之風呑淳朴俗受澆醨不遇公執柄之嘉謨豈期朕垂衣之宣化而或指仁祠而稱許言或仰靈崛而畏妖氣須俱致清裁之明法猶以避至誠之巨咎又至如莊周之釣濮水仲彥之遊汧嶺雖扇退旨於異域之風空僻懿親於戚里之地何退賢祖之居博陸徒進隱倫之在肅流尚追周姬之雅宜施齊民之德菅在良草之　是年前參議從二位藤實政逝於下野國歲七十五　實政者有國孫資業二男也少而勤敏頻歷儒官兼刺任越兄實綱列八座至二品晩年

貶謫不遺敕而歸實政屬文能歌管爲太宰大貳故稱藤前都督其子敦宗雖家業頻文辯戴戶部尚書亞相水閣賦松影浮池水序曰夫神泉苑東教業坊裏有一名區號是中書大二實府節令亦戶部亞相樂仁智之地泉石清冷春卿水之流更社軒瑠卓踪凉風亭之勢相同宴是施潤色於心源講營造於德宅者也勝之案之美無得而稱焉虎賁中郎將以其弼于當營衛之暇景今遊燕以説春古人所謂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誠哉斯言郎將性巧翰墨得大才於儀刑滑陽之孫謀志崇賢良慣朝言於喉舌門風之子細乃知邦国之雄花月之至也是以決其誇數者出青土而交實伴其詞饗者乘紫烟而來遊九今且之來諸散間然觀夫池頭有松水面浮影靈標驚流孫子前之机歌縛古盞鎖茂張伯英之筆深烟至如彼梢臨長瀬枝遮上瀬仙鶴屢翔叫高低之霜女離斜臨色動沈瀠之浪者蛾既而玉醉深瀛洲長生之味頻勸金鷄聲曙文喜歡會之與欲飄如僕者換竹書而多年雖殺偏漢南之遠輔對松蓋而半日猶悅忘君子之嘉艶論隨敎肯猥增厚顏云爾

嘉保元年
以藤師通為關白詔詞
於高陽院歌合之遊

甲戌、嘉保元年、三月勅内大臣藤師通為關白、詔曰、朕以眇靈虔承叡託、更委外祖之賢佐、自至小子之名、基而機揆之務謝退、自保縱智無獨理、況於庸昧哉、内大臣藤原朝臣者、為彼長男、朕之外舅也、久傳一門之餘慶、將被四海之澄清、非禮不行之故、仁義之圃尚昌、非法不服之故、道徳之城惟固、誠是國之棟梁、朝之藩衛也、宜繼子孟之蹤、以助寅亮之化、夫萬機巨細、百官總己、皆先關白於内大臣藤原朝臣、公其輔朕政、保此親戚、安其黎元、普告中外、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八月、前關白藤師實招群僚於高陽院、催歌合之遊、擇當時名歌官女康資王母、中納言女王、筑前、肥後、周防内侍等七人、為左方、以權中納言藤通俊、江匡房、及四位歌人五輩、為右方、源基綱、藤宗忠為講師、請大納言源經信為判者、權大納言源師忠記勝負、左方勝焉、此遊追頼通長元之遺塵、故殊於高陽院為之（後來攝關家歌合、追長元寛治例）○九月、前太政大臣從一位藤信長薨、歳七十三（教通非嫡子而任關白、信長繼任相國、以開二禁之榮、然此後式微、無顯達者）右大臣從一位源顯房薨、歳五十八、依為天皇外祖、廢朝五日、遏音奏、不稱警蹕、顯房最長倭歌、上皇催翫雪之宴、顯房豫掌扈從之命、及期而後、詔使頻至、漸而追從、詔曰、何晏、顯房獻倭歌以謝之、上皇莞爾以為優、顯房以兄俊房多才、故雖不能超之、然早兼大將、辭之讓長子雅實、與俊房並為左右大將、然俊房諸子猶未顯、故其朝恩之厚、擧世皆長嘆之、偶微行時、住還者若有知之、則無不避焉、世號六條右大臣（顯房少時、有相之者曰、皇家攝籙、共出自此人、既而賢子入内誕天皇、此後少女師子嫁忠實、産忠通、是以顯房子孫繁榮、非俊房一流之所及也）○冬十月、内裏火、右中辨藤宗忠入奏曰、劔璽笏何在哉、詔答曰、朕自藏之在輿中、宗忠傍御輿、具承珍寶之所在、而悉収之、得免災、衆皆謂宗忠臨急不動心者也（宗忠者、權大納言宗俊子也）

前太政大臣信長薨
右大臣源顯房薨、世号六條右大臣

内裏火
宗忠臨急不動心

嘉保二年
藤師通上表辭職

乙亥二年、二月藤師通上表、辭關白職、不許、至于再不允、其第三表曰、臣師通言、去八日、中使從四位上行左近衛權少將兼播磨權介藤原朝臣有家、降自紫宮之雲、賜以黄紙之草、奉宣勅命、抑臣苦請潘安仁成名之筆、既彼三廻、鍾士李遏思之詞、不啻五字、臣聞、君以求賢材為先、國以得良佐為本、殷丁夜夢傅野之草煙老、周文有狩渭濱之月波寒、臣材小春木之芼、身無秋毫之譽、生為世冑、未免譏於山上苗長、非國華、誰不謂之河中木、然猶佩戚里之末光、履

相門之遺塵過弱冠而二年早越水蒼之首先強仕而七歳忽忝關白之名恩波溺身渉呂梁而寒心喧燠入骨向律谷而流汗是以愁而少歡臥不能寐南都夜烏尚曉霜而何為東郡秋魚指冬日而難仕況復朝務少補風采未聞人之三危盡在陋質民之具瞻豈不恥心方今陛下明德動天聖化被世萍實無戯日官上壽瑞之奏浪華不起水府記泰平之祥臣屬堯雲舜日之朝當周旦漢霍之任譬猶策菓下之蹄追以万八千里之風塵矣望華表之頂跨於三十六峰之雲霧焉論其不及亦復如斯伏願陛下曲罷

源義綱殺叡山僧円応

源頼春禦山僧囂訴

此職令臣謝扶翼於万機之上令臣守止足於九井之西無堪戰汗征營之至謹重拜表陳乞以聞（江匡房作）之遂不聽○三月美濃守源義綱在國掠叡山新立莊殺山僧圓應山徒訴之師通素厭山僧囂訟不決之山僧憤怒與日吉社司相黨捧狀成群入洛師通嫉擅假神威大納言源師忠勸之使武士抑之山僧突衛欲入陣頭師通怒令中務權少輔源頼春（大和源氏頼親曾孫頼俊子春或作治）禦之頼春率兵放矢射殺八人傷十餘人社司山僧逃走山僧蜂起欲輿餘衆入洛直奏闕下師通遣撿非違使等於坂本邀擊之山僧移

天皇覲上皇觀相撲

勅侍臣遊嵯峨野捕蟲

日吉神輿於根本中堂（神輿動座始于此）群議讀經修法呪詛師通誓神曰願放神矢射殺關白山上擾々洛中嗷々師通剛強不屈○八月覲上皇覽相撲此時堀河皇居新成天皇移在焉又新造閑院上皇居焉兩宮接隣故運玉趾幸焉召伶人奏舞樂舞人狛光秀就中納言江匡房曰奏万歳樂者常也然在今日則奏賀殿則相協乎匡房奏之制曰可乃左方賀殿右方地文舞闋二聖欣然和樂（傳稱去年内裏火災南殿櫻枯新造之時所改栽櫻樹及順徳帝時久存）勅藏人頭源師頼（俊房子）源國信（顕房子）及殿上侍臣各賜寮馬遊嵯峨野捕蟲藏人辨平時

前栽合和歌遊豫

範馬上出野徑尋蟲題相共詠歌至野外皆下馬吟歩使僮僕等求蟲併折萩女郎花盛之籠而歸獻之賜酒於殿上朗詠數巡勅遣蟲籠及倭歌於中宮自簾中亦賜倭歌上皇幸鳥羽殿催前栽合倭歌遊豫分左右以權中納言藤基忠為左頭以参議中將藤宗通為右頭而卿二人雲客十餘人及藏人等或左或右分屬焉及期上皇南面而坐郁芳門院媞子亦窺視之前關白藤師實關白藤師通左大將藤忠實候左方左大臣源俊房中宮大夫源師忠民部卿源俊明候右方右衛門督藤公實中納言江匡房列左

源行宗、與匡房公實為番首勝

當時匡房之歌、義家之勇、為文武之冠

左衛門督源俊實、治部卿藤通俊列右、既而右方獻燈臺、以銀飾之、捧前栽櫃（並栽萩、女郎花、薄、荊、苧、草花、）五合、各二人舁之、毎櫃造假花、煥丹青、左方亦獻燈臺、而其前栽櫃上搆埒、以錦覆之、左右共獻倭歌、詔右中辨藤宗忠為左講師、左少將源能俊為右講師、左大臣俊房為判者、講歌之間、右方獻蟲籠二箇、各結繫倭歌、啾々之聲、琅々之吟、交加互響、上皇感變之移刻、判畢、右方勝焉、左方退矣、右方留侍、詠觴興闌、（一書曰、此會源行宗歌二首、其一與江匡房為番、其一與藤公實為番、共勝之、後日輔仁親王聞之、戲曰、詠歌勝匡房、猶打義家之面乎、難哉、此時匡房之歌、義家之勇、為文武之冠、故云爾、）是月、中秋、太宰帥

源經信旅館翫月伐樹枝

源義家獻弓鎮疫鬼

源經信宿筑前國筵田驛、翫明月、旅館有槻樹、枝長葉茂、障月、經信使從僕伐其樹、終夜彈琵琶、澄心遣興、天明直赴宰府、○十一月、天皇不豫、初天皇為邪氣被侵、藥治不驗、祈禱不愈、源義家應詔、帶甲冑、挾弓箭、立禁庭、及邪氣發、鳴弦一囬、睨空高呼曰、我皇兼百王之正統、撫燮四海之群黎、縱雖惡靈疫鬼、何惱玉體哉、前陸奥守八幡太郎源義家奉警衛焉、可早避去、其聲響殿上、聞者毛豎膽寒、未幾尊恙復初、又曰、上皇嘗病、使義家厭攘之、義家獻白櫃弓、置御枕側、邪氣忽止、上皇曰、是弓與州之戰所持乎、義家

僧正隆命加持而愈天皇患癰

永長元年

大江匡房作曲水宴賦

奏曰、偶忘之、上皇感其不誇勇、（釋書曰、今年八月、天皇患癰、僧正隆命加持有驗、勅賜封戶、十一月再發、命又加持而愈、賜御車云、或曰、義家鳴弦者、寛治末年之事也、未知孰是、）

丙子永長元年、三月、藤師通行曲水宴於六條第、通長行之以來、又絶、至此興之、使惟宗孝言作序、（序不傳、續文粹載江匡房羽觴隨波賦、曰、昔周公之卜城也、瞻彼東洛、建我西周、開翠鑄于岸上、濫羽觴於波頭、臨翫有心、水牲可游、雜織會飲、無等、酒亦足除百憂、原夫豫遊擇地、徵宴傳風、其說聞于氏、其義起自姬公、潭月纔浮、手拳纖彩之白、岸華漫落、口吹輕能之紅、於是潔其心、去其卜、酌下若之餘味、臨中流而求福、浮魚泛躍、似轉三雅於遠近、浴鳥和鳴、疑吟四字於遲速、兩乃洞乎、頻勸陶然自樂、誠置酒之如淮、遂取醉於曲洛沙頭、快飲一默、任令援手、風烟潭迥、漫傾豈待賓主之酬酢、既而一周爰始、二漢相因、尋勝趣于吉日、傳芳躅于嘉辰、水是無情、誰論淺深之戶、浪其不定、誰知次第之巡、況復十分頻酌、三滲無休、始

藤師通催詩宴、藤敦基作序

流、指於泓澄之蕙渚、終開眉於瀺蕩之芳洲、頻兮已配尊紅桃之曉色、心不及亂、只杌翔塵之春流、国家恩波遠蕩、惠景高泛、人皆得醉、德而熙々、義何必流盃之汎々、馨香其治、咲鄭俗之採蘭、珍怍其佯、嘲秦人之捧錄、則知神器惟新、聖曆可及、配靈瑞於天地、詢往事於左右、叡智生知、非獨同類於晉武之風、齊澤適施、非獨傳美於秦昭之酒者也、）藤師通春日招文人、催詩宴、以花下多軒騎為題、藤敦基作序、曰、夫鳳凰之主衆禽者、以羽翼之生文彩也、虎豹之長百獸者、以爪牙之備武威也、飛走絶群、取喩可識、內相府尊閣、再鉉掌器、揔端揆之風、遠傳帷帳運籌、柳中千里之煙猶靜、誠為將相之楷模、能致朝野之肅穆、況亦稟仁智而樂山水、進賢良而崇詩書、簪纓滿座、盡整進德之冠、

肴核四陳、更盞合歡之酒、煕々乎薫々乎、不悟喜之逼身而已、方今林間春暖、花下日遲、忽延賓友於其處、多集軒騎於此場、流水載觴、漫漸帷裳於杝浦之波、的皪頻斷、旁耀衔響於杏園之月、至夫枝條拔萃于列樹、軌躅卓犖於曩塵、車丞相之遇厚禮也、還後末于道德之林、馬將軍之擅英威也、競前驅于仁義之圃者歟、暨期門之士、迎夜頻警高蓋之駕、待星欲歸者德之、冀酣悅、謂曰、呂尚之維姬朝、時人稱其出自漁釣、周勃之安漢室、天子鑒以不好文才、如我相府者、聖帝之外舅、宰臣之長焉、於天下而不賤、社稷

中殿歌宴
江匡房応制作序

之良弼、翰墨之俊傑矣、於大閒而少儔、希代之重寄、不亦光古乎、敦基陪縦容而頭蓬、秉軒之鶴漸、白仰囬顧而踊泥、陟岡之馬正、黄猥記大概於春木、難攀斥善於秋毫云爾（此ノ會不記其年、仍附于此）中殿設宴、以花契千年為題、各賦倭歌、中納言江匡房應制作序曰、三年三月燕於正寢、前大相國博陸丞相、以下二八之臣、綺羅之客、勅喚非廣、盖賞良辰也、於是花開仙洞粧、契千年、春秋無限、風香萬機之間、日月不傾、霞暖九重之裏時也、曲水過而幾日、桃顏猶紅、宮漏轉而殘更、竹肉方静、象外之樂、不可得稱、請課習俗於扶桑

田楽俳優経歴洛中

長傳和歌於來葉（匡房ノ歌見續文粹）○夏四月、田樂俳優經歷洛中、貴賤共無不觀之○秋七月、勅殿上侍臣三十餘人、學田樂之形勢、各着異様服、或着笠為田主、或擊鼓吹笛、或把銅拍子、或翹趾舞蹈戲樂、因幡守藤長實、周防守藤經忠、尤甚其能、叡覽終日、秉燭繼晷而至夜闌、是日藏人頭左中辨源師頼稱病不朝歷、上皇亦使其殿上人習田樂舞、而到內裏以慰天皇、權中納言藤基忠、治部卿藤通俊、参議源雅俊、藤宗通、四卿着直衣、持高扇監之、自是諸宮諸院及關白父子以下公卿無不召之、曰樂等有暇則設諸

郁芳門院媞子薨世称六條御堂

承德元年

大納言源経信逝

神社、洛中士庶群聚觀之○八月、郁芳門院媞子薨、歲二十一、廢朝三日、上皇不堪悲慕、忽至落飾、葬運臺寺、上皇愛媞子過常、故天皇以母禮事之、而稱女院（皇女不備后宮、有女院之号、始于此）、上皇就媞子所居之跡、造堂寄封戶、使其侍女等供佛、猶事媞子之時、世稱六條御堂（俗傳、郁芳門院為天狗被捉而薨）項年、陸奥出羽押領使藤清衡言、江刺郡豐田館移磐井郡平泉館、家族滋蔓、兩國皆屬其指揮

丁丑、承德元年、春正月、閏月、大納言正二位兼太宰權帥源經信於宰府逝、歲八十、經信多才多藝、最達

源經信過菅廟不下馬事

倭歌得古體、自謂貫之躬恒可庶幾也、作詩屬文、遷痕鮮麗、又長管絃、而郢曲調子亦習熟、且能蹴鞠、通其法式、其為人也、梗直不屈、弱冠名著、叙四品之後、過北野廟、不下馬、或人恠問之、答曰、四品不拜二品者古礼也、菅相存時不過二品、沒而為神、何享非礼哉、若下馬則神以為不知礼乎、其度量如此、時人憚之、歷仕六朝、自後一條帝至當今、官爵超遷、至特進亞相、制義朝政多所決斷、迫八旬、赴宰府、任再閱歳、而終、按經信赴七旬而西、想其非榮達、蓋夫貶謫乎、然勅責之事不聞、且任帥之詔、降留京轄、筆而發途、則非謫責之急、又無可詳考之、然非無疑者也、經信長男基綱傳受郢曲琵琶、次男

蠱事也

源經信説月鬼来唱一聯

源經信聯句數首

光或作元

俊頼、長倭歌、有幹蠱之譽、經信宇多帝玄孫也、一書曰、經信宅在八條、辺幕秋之夕、翫月朗吟、月送雁影、遥聽砧声、甚感閑寂、時有物唱一聯曰、北斗星前横旅雁、南樓月下擣寒衣、唯聽其声、不見其人、經信怪驚望見、庭隅則頭髪逆生、其長一丈餘者、如影如幻、須臾不見、蓋其朱雀門鬼来現乎云、按此一說、從都良香故事說出来、藤定家評曰、經信一歌、如卿高樓廣庭水石之砌、雙鶴飛下遠蘆汀之時、有一老卿着直衣推簾倚柱、觀庭前景象、經信閑中納涼之聯曰、愛眠独臥清風簟、多暇誰妨避暑盃、羅月開袗臨晩水、樹陰移獨掃螢苔、秋月一聯曰、寂矣応望眸外雪、攪之不滿手中霜、暮秋即事一聯曰、秋霧横岭消雁陣、夕陽落瀬斂漁簑、冬日遊遍照寺二聯曰、馬辞華洛嘶紅葉、人入松門歩緑錢、初喜幽閑随素意、漸知運命在蒼天、○五月、權大納言正二位兼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宗俊逝、歳五十二、宗俊連營絃究秘奥、學笙於豐原時光、然未傳太食調入調、宗俊強求之、時光諾、未果、經年、一夕時光冒雨而来、宗俊怪問之、時光曰、雨天可

豊原時光傳藤宗俊秘曲事

舷一作吉

法皇追悼郁芳門院手書願文

撫来客、授君秘曲、待其時以至今宵、宗俊悦、既而時光曰、恐君之從者隔壁聽之、君若欲實受之、則今宵月前唯独到大極殿、我從行以授之、宗俊曰、所願年久、唯汝言之從、乃與時光着蓑笠同行、時光問抑從者、唯一人、到大極殿、將授之時、光自把火遍廻殿畔、則見一人着蓑隱柱間、時光問曰、誰哉、答曰、侍人武能也、時光謂宗俊曰、言之易漏如此、今宵亦不能授之、宗俊歸、其後固請、遂傳之、武能亦自候時光庭、懇請為其門人、時光遂不許焉、宗俊妹全子為関白師通夫人、産忠實、其弟參議宗通為法皇近臣、又有二弟、曰基俊、曰基頼、基俊以詩歌鳴世、基頼昇武官、宗俊子宗忠宗輔、遂年昇進、世稱道長之裔多英、攝家嫡流之外、頼宗後胤繁榮、超諸家、○冬十月、法皇追悼郁芳門院、行六條堂供養、欲其封戸不永絶、手自血書、永劫護法、願文曰、世漸及澆季、雖屬末法、不可改我此願、遠可期三會曉、我速證九品者、以天眼鑒之、我暫留三有

永長二年

白河法皇御手印

藤友實奉策試、江在良問辭

者以怨念罰之、何世聖君非我後裔、誰家賢臣非我舊僕、一事一言違之、背之、國主皇帝殊可加炳誡矣、

丁丑二年、十月十四日、自留手痕而表信、內鑿血於掌、貼年月傍、故曰御手印、且寄附近江國田井郷、是年、從五位下勘解由次官藤友實卒、歳三十六、實範孫、李綱子也、友實嘗奉策試、以野澤任趣為題、大內記菅在良問曰、野者邦國之所配也、疆場立分、澤者水草之所錯也、灌潤成功、是以九有折土之君、焉廻推轂於牧外、五行釋名之家、矣混濫觴於川源、地儀之道、不其然乎、若夫丹丘變形之石、其器如何、黄池賜飲之公、其非不

奮學謳謠而忘歸之聲、爲履霜爲廻雪、因曰、獵而致
祭之獲文狸歟、白雀歟、一角之畜、令何人至何處紅
眼之水、數幾女投幾姿、窈冥守氣至道之精難分、幽
玄託心眞府之驗可辨、友實對曰、竊以九野未寔以
往、二耀混明、八澤相闢以降、三材異品、故玄王桓撥
之軌、群禽蹄一面之化、伯禹菲食之背、衆庶營三辰
之勤、孔父之遇西狩也、獲麟之筆遺文、高祖之迷前
途也、斬虵之劒成業、然而戎車三百乘、至周牧而決
凶、獵徒千萬騎、幸楚夢而稱獲、復有明王施仁遺賢
無暫留之跡、哲后理政祥獸有數出之蹄、精兵挑戰

之軍、遂爭汗馬之勞、虞人列次之職、各守法象之官、
然猶素商秋暮、歸燕之翅雙飛、碧漢夜深、鳴鶴之聲
高達、横野將軍之居、揄塞也、武略雖聞、彭澤先生之
占柳門也、賢名猶彰、方今煙草蔓々、鉅鹿縣之露夏
深、雲鴈喤々、彭蠡湖之浪秋冷、殷帝道夢傳巖之月
光清、呂氏傳詞、芒碭之雲色紫生、而繁茂嘉穀表、劉
漢之祥吐、而玲瓏明珠、發清越之響、甲子設禮之時、
結金蘭而思契、路氏嗜學之昔、截青蒲而成功者歟、
復夫丹丘爲器之石、甘露之瑞得其名、黄池訪兆之
公、流霞之色傳、其味學謳謠於秦妓、遏雲之響長留、

承德二年
源雅俊夢舞採桑老

尋田獵於周王、長月之性高晴、但垂神聖而時出之
魚詞海廣兮難辨、化女子而冬温之水、智泉淺而無
知、窈冥守氣、已聞崆峒之山、幽玄託心、自在學校之
材、友實竹帛功跡、縱恥鄙野之至性矣、蓬瀛境異、猶
仰皇澤之重覃焉、春風雖和、凝氷結兮難解、西日欲
暮、愚谷晴兮易迷、謹對、
戊寅二年、十二月、右兵衛督源雅俊遷右衛門督、參
議源師頼兼右兵衛督、師頼嘗夢舞採桑老、覺後談
之某人、戯曰、採桑與宰相音響相通、君其至宰相而
老、師頼不悦、其人早世、師頼任參議、後久不超遷、唯

康和元年
皇子出家後親王宣下始于此
倔強猶踈梁梗炭免
關白內大臣藤師通薨

敍位兼官、
己卯、康和元年、春正月、皇弟仁和寺僧覺行冊親王、
皇子出家之後、親王宣下始于此、俗曰法親王、關白
藤師通謂非例之事也、師通執柄已五年、爲人倔強、
常憤法皇脱屣猶聽國政、非我國舊式、而揚言曰、降
居帝門不可立車、故其行事不憚法皇、不詢師實者
多、法皇不悦、師實廣宇治別業、搆泉臺等、遊慰往還
如、頼通之時、法皇偶枉御駕、其日有所忌避而止宿、
還洛、○六月、關白內大臣從一位藤師通薨、歳三十
八、師通天性嚴重、有大臣之度量、今上即位、時師通

藤有信卒

為内辨江匡房讃歎曰好箇男子實是我國大臣也唯惜不洽外國客見此威儀也且有才能長翰墨好詩歌又通管絃嘗蒙勅彈玄象琵琶體貌肥澤長大故此琵琶雖大見之猶尋常小面任槐十七年執柄五年稱後二條關白師通薨後朝政悉決於院中俗傳師通依日吉神祟惠惡瘡而終又曰師通瞑目其体腫脹難入棺師實通拜春日神祈曰息男師通為日吉神亡命然天也命也老臣無奈之何所憑唯是祖神而已死者不歸常也臣何恨神也神若猶憐裔孫則願護將來仰頭悲泣既而腫減歔欷得入棺云

○九月正四位下右中辨藤有信卒歲六十一實綱三男也對策及第歷任儒官又任和泉守有信嘗陪釋奠聽講論語賦智者樂

有信詩序

扁署門戶之文也

輠車盛膏器也炙輠齊淳于髡故事

詩作序曰仲秋上丁有事孔廟蓋所以尊聖師崇経典也祠官之助威儀也籩豆有楚伶人之諧律呂也絲竹調高爰享礼已畢講肆初就令彼君子之碩儒說以論語之奧理尚席列座偏仰風德於魯川之秋款闕開扁何待雞鳴於函谷之曉學校之感誠有以哉夫智者之為性也思其道樂其心上以匡邦國下以利人倫聞一知十之半素業願志挈瓶炙輠之辯丹襟鎖憂何唯高皇帝之擊筑催醉於沛郡之風榮啓期之鼓琴通詞於泰山之月而已哉國家懷遠以德修外以仁梯山航海之賓慕聖化而來貢戴文復

有信作置酒對殘菊詩序

武之烏呈佳瑞而廻翔既而古酒礼薦玄碧之盃頻巡東膠宴闌石澤之燈将盡有信夜學勞心讀月之功雖積洲量謝器樂水之詞易迷謬為唱首猥抽鄙懷云爾又有冬日陪内相府書閣置酒對殘菊詩序曰夫義之大者利人利人者莫先於文智之盛者立身者莫先於學古人之言不其然哉内相府尊閣遥輸啓沃之忠謨退察文學之功用在戚里以熙帝載朝野慕其風規掄士林以擢群材庠序仰其藻鑒故月卿星位伴鳳文而同志儒吏生徒泳麟筆而優遊應嘉招而爭名價者皆是荊楚之松也陪雍容

而擅風流者豈非益州之柳哉昔陳丞相之讀書術也獨抽身於貝郭之塵馬将軍之通経傳也獨垂翅於田谿之月居文武之二府兼榮貴於一門未如我相府矣今之良宴誠有以哉觀者九卉稍盡真菊尚殘對此延齡之叢酌以忘憂之酒置金罍而助其粧不畏凋年之寒景引桂醑而助其氣如留重陽之秋風至于勁節迎冬兮難變雜蕊帶霜兮初衰就東籬以酣暢焉地迷醉郷國之境逐晩岸以倒載矣人[illegible]高陽池之習者也既而漏更屢轉芳淡之影挑燈[illegible]詠瀾閑幽蘭之才在座但有含毫屏營對花悵望之

孟浪、鄙野之語也

有信二聯句

大江匡房在西府作詩千言

荏苒展轉也

毆古驅

士歷孟浪而詞疎文章空謝睢溪之水隔榮路而步嶮進退跡疲邯鄲之雲心之憂矣竊待恩私云爾（序侍関白内大臣藤師通宴而作也）嘗有三月盡詩其二聯曰人事未能留壯日老心何耐送殘春百花彫落葉陰薄兩鬢變衰雪片新其餘詠吟見階賞詞業是年江匡房在西府作詩千言曰白首六旬儒蒼波萬里途揚鞭辭北闕奉節別東都澤國曳熊戟邊城剖虎符経過多嶮岨淹滞疊江湖往白出京兆行年老海隅土卑深竹葦地濕飽泥塗卜泊量潮汐飛帆接舳艫人民皆淡泊山海悉崎嶇荏苒嶮昇壁艱難忽渡瀘洪溟来隻鴈渤澥視雙鳧境僻應西極田肥是上腴家々窮月稅戶々疊年租豐稔宜忌耗調和不食茶八蠶歡嬾婦九穗樂農夫獄罷併離械鬪休豈得毆燧抛休戎客拆忘慰征徒反俗遥過夏観風近憶吳浪人共感德土俗鎮逢鋪挾纊約重繭飲河軼百觚罷兵歡治世鎮境樂見邪城固疑索帶國安喩覆盂岐山栖鸑鷟溟海逐鷲鵰壯士降夷虜驍軍獻狄俘寺僧懲跋扈神應責睢盱露罪何嬰鉞霜科詎仗鈇賢才非一鶚黎庶是群鶵五府被犀甲六軍彎象弧江南追蚳蟈海北引駒駼農熟将窮力變成未忘劬仙方盡

以氣曰煦以体曰嫗皆温也揄樂也

錬石、仙人之事

屬鏤、劍名楚王賜子胥以死者

魏太公以元瑜為司軍謀祭酒軍國書檄多瑜所作

絶纓在楚莊王賜群臣酒之時

沆瀣佛教貴醍醐玄化覃千險德輝被八區仁心存宿鳥勇力蹈飛狐含曲覺龜從嘉謀識鬼觀一人長壽耇萬姓悉嫗揄聖德豈應盡英雄誰得迂股肱朝契稷賢聖咲唐虞旦夕慎王命春秋感帝圖代天齊鳥紀錬石省蛇軀象岳國禎幹濟川世楷模陰陽誠作炭天地本為鑪周日早尊妣軒年共貴嫫率軍惶兕虎變括褊鼯鼬山麓求康伯湘潭懇女須雅琴譏北里醇酒置中衢節士無翻爾忠臣固確乎陣成連鶴翼旗建靡魚須綠野括彫箭清流淬屬鏤淳風允淡泊習俗寂攣拘詎覺君心聖肯分衆口揶揄涙成綵燭錢亦蓄青蚨長短涅隨印方圓水在盂兵謀宗仲達書檄祖元瑜傾邑吳人劍照隣和氏珠冨来齊鄭白耆去引韓盧傳野草空合商山雲正孤中原抽玉藻上北用瓊敷沙漠空甌脫邯鄲弃轆轤表顏慙臨白拙性類丹朱事后磨遅鈍顧身策蹇駑朝恩常感激暮齒更煩紆辨惠謝鸜鵒彭聃哀蟪蛄凋零迷柳杞淮落到桑榆油素從舒豊陳紅欲委輸風情鶩耿從露膽謂虛無櫛沐闕蒼鬢簪冠倍素鬚携琴爰帳望酌酒只嘔喩思洛飛青鳥在場識白駒冠蟬擕善友絶纓愛壯姝俸剩絶資客祿餘半養孥艶情栽

青蒲紙也

紫莽初學截青蒲紙扇裁紈素賁珠混珷玞捘瑩差傾弊庠序獨踟蹰風野放鷹隼霜林貿鷓鴣布將重白越飯蓋食彫胡遥謝淵雲智長憾霜露葦指柔調趙瑟耳熟促齊竽郢曲飄歌雪眢遊歸舞雲短翛訪楚尹三五同商瞿賦出虎賁府詩開光禄厨排門編竹户營寺闢金樞發域將排帳緯蕭只織絢蟬鳴春死寂鳥下漢庭無及舊鏤青鐵鏃新冶碧弩纖々攜素手皓々愛鮮膚菊長待黄艶蓮蓑零絳趺星浮珠彩潔芽綻錦窠鋪七夕月成眺三秋日欲晡備先供水菽當後譬薪蒭坦步家僮從微行門客扶蕊歸知

康和二年

菅是綱上状請拜式部大輔

墊土鴈至可御蘆漢月看秋兔林炬落曉纏牛生雖繼後羊民欲聆呱靈藥期仙砌長生憶五壺厩前堆緑草竈裹潰芳菰血脉訪玄女灸針向赤烏漏闕望斗極嵐卷蹈椅梧華輦何時反金闕幾旦趁短毫曾添管長笛曉吹瓠指點黄香挽徵招朱亥屠簫牆閑無事豈敢畏顯吏

庚辰二年秋七月前常陸介従四位上菅是綱上状請拜式部大輔曰是綱謹撿案内大學頭者或尋重代之者或依修理之功拜任古今之例也弘仁以來為件頭者五十餘人之中至無過十年之輩是則神鑒已明礼奠有畏之故也是綱拜任之間經十七年所修造廟堂并都堂誠廳盛殿北廟藏院西北二面築垣寮西北築垣等也此外北廟藏一宇新以造營撿之朝典曾無比類抑文章院者始祖左京大夫清公卿遣唐歸朝之後申請公家初立東西之曹司各分菅江之內從而去康平年中屋舍顛倒之後二季釋奠為合住學生纔立五間假屋其後宴會之席已倚礼儀之卿長忌仍件十七間內以為要須充分七間所申請也又式部權大輔者依獻策之次第所被拜任也是綱業傳七代齡迫八旬當時申件官之輩

皆是綱獻策之下臘也望請天恩因依先例拜任件官彌誇重華之德將傳累業之蹤

康和三年

法皇修法祭北斗文

辛巳三年春正月法皇修法祭北斗其文曰大日本國太上法皇敬白今年重厄可慎運命多畏雖遁俗果難入佛道觀念不明戒律難全于朝于暮以慙以懼仍為懺悔罪障保全壽命專抽精誠恭敬供養側聞北斗七皇者囊括七曜照臨八方上耀於天神下亙于人間又司善惡以分禍福群星之所朝宗萬靈之所俯仰若有人作曼陀羅如法供養礼拜北斗歡表方致擁護佛院在上玄鑒豈疑乎仰願北斗七星

主氷司上凌室氷目録

江匡房開内宴於菅廟詩序

遍念慈悲成就所願依百日之薫修彌增百年之壽筭答一心之懇祈永致一天之安寧智々之光耀旁朗消天孽於無形昭々之明鑒遍施除不祥於未兆國家安穩人庶康和明德惟馨星宿尚饗主氷司上凌室氷其目録曰德岡室六合靈巖室十合鵜原西室十合東室十合栂原西室十合中室十合東室十合松崎北室九合南室九合大和國都介室六合河内國讃良室三合丹波國神吉室八合都十二所（按都介、盖其日本紀所謂鬪鷄、字與都介訓通）是月江匡房詣安樂寺開内宴於菅廟以春来悅者多為題與府官賦詩匡房自作

李徽李白元微之

序曰夫安樂寺者菅大相國之聖廟也形勝冠絶於四海靈驗皷動於一天於是芳年華月上陽下旬張樂懸而奏歌舞為詩席而供文章玉管吹月満座者是李徽之後身瓊篇嘲風連袂者共楊雄之再誕補之内宴弗敢失墜覩夫春色初改悅者寔多孟酌比屋酒樽之露未晞筵歌連甍琴臺之雲自駐朝野静謐上下歡娯杏花欲綻暗待九穗於秋天桑葉新萠先期八蠶於夏月者歟既而夜宴既闌令遊欲罷於戲水石草樹之信美也其奈蓬莱洞之万里何柳樹皆閣之太幽也安用花蕚樓之百見為彼華陽月沈

藤師實薨號京極関白

洞裏之青松徒老維嶺雲斷山下之碧桃空開未若我聖廟風月本主社稷昔臣儇才拔俗早極將相之班靈粹反真長配祖宗之廟道入希夷辭離言語匡房累葉廊下之末弟也昇黄門而宰西府祿在其中陪廟庭而備威儀禮治其外樹頤於松壖之風蒲伏於苔砌之露仰望神眷顧動卿心云爾○二月前関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師實薨於宇治別業歳六十（師實貌莊心寛仕四代朝位百司上極官職之貴兼外戚之親以其第在京極故號京極関白讓職於師通老於宇治故號後宇治相国以前有賴通故云爾且高陽院堀河東二條等甲第皆併領之常啗倭歌時々設詩宴且好蹴鞠其權威雖不及道長賴通然為世被推重至此嫡孫右大臣忠實及次男權大納

江匡房作詩序

言家忠三男中納言經實四男權中納言能實五男參議忠教共解官其餘男子十餘人為僧或任叡山座主或掌園城寺或補興福寺別當或居仁和寺共昇僧綱）○三月上巳江匡房詣安樂寺濫觴於池擬曲水宴以縈流惕勝遊為題各賦詩匡房作序曰曲水之時義遠矣哉起自姫旦之東洛及於我朝之西海本源早闢二千年之春風餘波長傳百萬里之曉月方今錦車聯門黎祠之儀如舊羅幕張砌花水之觀惟新今日之宴誰敢間然原夫縈流云成勝遊自叶羽觴頻嵇氏之玉宮懸揮園客之絲青由椀之味酌岸色桃顔方紅南山操之曲混灘聲竹肉更静至彼風宵含毫雪膚赴節潘江

中原廣宗請讓其職於男廣忠表文

陸海、玄之又玄也、暗引巴字之水、洛妃漢女、夢而非夢也、自動魏年之塵者也、於是柳谷景斜、華塘燈爍、蘋蘩之葉、可以羞黍稷惟馨、豈其吐昔堯女廣荒、眷竹淚一掬之涙、徐君墓古、秋松懸三尺之霜、雖垂異代之名、皆非同日之論、既而右軍既酣蘭亭之席、稍卷左驂頻顧桃浦之駕、欲歸言酢之成、泯忘詞之鍼石云爾○夏四月、正五位下大學助教中原廣宗、請准傍例、以所帶職、讓其男從五位下豐前介廣忠、曰、讓官於子、古今之例也、近則中原師平分憂之日、停博士以男師遠申任直講、而廣忠先逢此闕、雖成其

大江匡房夢菅神行祭詩序

望、下禱信俊超以拜任、廣宗年齡已老、前途之榮難期、父子運拙、後群之愁無盡、是以偏停父職、將省子歎、望請天恩、因准傍例、停所帶職、以男廣忠被拜任直講○八月、江匡房夢菅神、乃詣安樂寺、初行菅神祭、其儀奉神輿遊淨妙寺、留座三日還輿、府僚及社司騎馬護送到安樂寺、安神輿於頓宮、以祭、翌日行後宴、日暮率府中才子、設竟宴之會、以神德契遐年為題、匡房自作序曰、夫涉獵於泗水漆園之遺、歷覽於玉牒石記之文、神仙聖賢之蹤、不若我聖廟、聖廟昔是万乘之賢相、今則四海之尊神也、明遍日域、增

光耀於二百年之間、德亞月氏、分應化於三千界之裏、方今垂靈蹤於五夜之夢、創佳會於八月之風、廻翠華而幾地、宮懸四張、排蒼栢而二朝、榮覲千品、飲宴獻酬之禮司存、區分澗谿沼沚之毛、神其尚饗、於是轉法輪牛車之論、皆廻施於一實之大乘、復揚詞浪河漢之才、自流入於六度之巨海、盛集之興、復非稍事、觀夫神德無疆、遐年是契、設此如在之奠、為彼不朽之勤、桑田縱變、日祭月禮之儀長傳、芥城縱空、配天掃地之信無絕、況亦崐崘萬歲三實之桃矣、便充扮揄之珍羞、崆峒四劫一熟之瓜焉、更代蘋蘩之

洛中妖狐行怪狐大饗

源隆康參加茂齋院誑於妖狐

綺饌者也、既而洞月方傾、山雲欲曙、陪座之徒、各相語曰、社稷之臣、政化雖高、朝闕萬機、未必光姬霍風月之主、才名雖富、夜臺一掩、未必類祖宗、彼蕭々暮雨花書巫女之瑩、嫋々秋風木下伍子之廟、古今相隔、幽玄惟同、匡房五稔之秩已滿、待春漸艤江湖之舟、再覲之期難知、何日復列廟門之籍、但願神恩必垂冥助云爾、是年洛中妖狐行怪、或記曰、康和三年、洛陽大有狐媚之妖、其異非一、初於朱雀門前儲羞饌、遺以馬通為飯、以牛骨為菜、次設於式部省後、及王公卿士門前、世謂之狐大饗、圖書助源隆康參賀茂齋院、車在門外、入夜少年雲客兩三、推駕其車、兼有偶女、乘月行々經鴨

輿轍通

増珍律師被誑妖狐

川到七條川原右兵衛尉中原家季相逢於途中見其車中紅衣皎然入夜有色獨怪之牛童不堪其苦平伏道間雲客給一張紅扇倏忽而去車前轍上有狐脚跡牛童歸家明日見之扇是甕栗骨也其後受病数日而死其主大恐欲焚其車夢有神人来曰請莫焚之将以有報明年八月任圖書助主上有避方忌之行幸忽有何人騎馬扈従擧左右袖自掩其面其後有垂纓小舍人藏人大學助藤重隆怪而問之不答子細馳入於朱雀門皆爾不見増珍律師説法宗匠也有一老嫗来曰無頼婦人欲修法會忝並光臨師許諾臨其日夕嫗重来屈律師赴請到於六條朱雀大路人家堂上莊嚴如常雖設僧供無役送人簾中拍手偶出酒盃律師怪之敢不就饌先登講座打鐘一聲燈色忽青所儲之饌亦是糞穢之類也事々違例心神迷惑半死遁去後日尋之拂地無宅有人買七條京極宅其後壞此屋到鳥部野為葬禮之具其所渡輿之直本是金銀絲縮也後日見之皆是弊鞋舊履瓦礫骨角也嗟呼狐媚變異多載史籍殷之妲己為九尾狐任氏為人妻到於馬嵬為犬被獲或破鄭生業或讀古家書或為紫衣翁到縣請其女

偶儻猶非常也

康和四年

賀法皇五旬試楽

宗能宗重兄

冕事在偶儻未必信伏今於我朝正見其妖雖及李葉怪異如古偉哉傳稱此記匡房作也然今冬猶在宰府蓋其後日傳聞記之乎若其別人所作乎

壬午四年二月天皇欲賀法皇五十筭先試舞樂左大臣源俊房右大臣藤忠實内大臣源雅實以下朝参先奏賀王恩而万歳楽地久間奏次春鶯囀忠實弾箏左大辨源基綱軋琵琶参議中将藤忠教弄笛右大辨藤宗忠吹笙次古鳥蘇次雅實子雅定齡僅九歳舞胡飲酒追雅實治暦三年童舞之例也天皇感其曲節不違而賜御衣於雅定雅實拜之右手執御衣懸於肩左手持笏降庭舞蹈而授御衣於雅定雅定捧之復舞而入雅實拜御前而復座次宗忠次男宗重奏陵王次納蘇利次輪臺頭辨藤重資頭中将源顕雅等為坦代右衛門督藤宗通吹笛宗忠吹笙左京権大夫源俊頼篳篥備後介源有賢及左近将監狛光季唱詠右兵衛佐藤通季左兵衛佐藤宗能舞青海波次散手次太平楽皇仁次賀殿林歌奏長度子而罷於是召忠實宗通基綱有賢俊頼及源顕仲藤宗輔藤家保催管絃遊既而擇吉日行幸鳥羽殿行御賀之儀法皇宴楽欣然或列船楽或観舞楽天皇奏笛其餘糸竹及唱歌各公卿勤之叡覧竟舞雅定胡飲酒如試楽之時車駕駐蹕三日極歡還宮今般行院司之賞従二位藤季仲叙正二位正三位藤仲實源国信共叙従二位従三位源能俊叙正三位且授正二位於従二位藤能實賞行事之労

顕仲雅實弟宗輔宗重弟

江匡房造甲乙船

澆醨以水澆薄酒也

江匡房任満帰洛贊宰府時造船二艘分甲乙而在任之間以公道所得之具載甲船以所私納之具載乙船而浮海及入洛問之則甲船没水乙船漕達匡房歎曰天道無知乎世道澆漓乎公者損而私者全天道猶如此況於世道哉古来正人得罪邪人得幸者亦如此乎以是不可怨天

天皇最好管絃

笙師豊原時元被遇（元或作光）

僧明暹賜管名般若丸

又不可尤人、唯自戒自慎而可也。○三月、奏臨時樂。天皇最好管絃、既受笛於源政長、有賢傳其秘曲。藤宗輔能吹笛、屢夜直、不覺天明。其餘侍臣堪其能者、則賜勅書賞之、以傳為世業。又召笙師豊原時元習受之、甚厚遇焉。時元方暑候御厨子所、或賜氷㨾、或賜御扇、以慰苦熱之勤。南都僧明暹（藤明衡子）達笛、妙肯。嘗與群僧讀大般若於宮中。聽天皇弄笛、遣以讀誦之響與御笛調子相合而入叡聰。勅召之、暹跪庭上。勅聽昇簀子、乃賜御笛。暹奏万歳樂、叡感殊甚、遂賜其笛於暹。（此笛名管也、暹号之曰般若丸。）天皇嘗在御寝、大息不止、

皇太后藤歡子薨

内大臣源雅實奏曰、陛下所數何事。詔曰、朕聞神樂秘曲及胡飲酒採桑老、此是三事伶工失傳殆絶。朕甚憂之。雅實荅曰、臣少時伶官達者猶存、臣悉傳受神樂及胡飲酒、如採桑老則天王寺舞人幸傳之。勿勞叡心。天皇甚悦、乃勅雅實授神樂於伶人多助忠、而後召助忠於禁庭習之、悉得其趣。凡絲竹之藝至此御宇多興其廢者。○八月、皇太后藤歡子崩於小野。幽居歡子自承保元年避洛以來、殆三十年、供佛施齋讀經之外無他。嘗當寫經、忽雷震、侍女皆失色。歡子把筆自若。聞者皆奇之。上皇亦感之。或時上皇

上皇雪中訪皇太后於小野

雪中欲幸逍遥北山、有一隨身信定者、素出入小野、此日從駕、謂上皇若訪皇太后、而密馳使於小野告之、太后不及設治具、唯禁奴婢往還門外、為慮屐痕碎雪也。侍女請營饗饌、太后曰、否、唯設酒盞以待之。少焉上皇到小野、暫駐駕於太后門前、觀雪堆如鋪瑶、不有人歩之印、而太動喜色、曰、清景唯極於此。太后使童兒二人着簑笠、其一盛酒於銀銚、其一置金盞於盤。其傍陳大柑數顆、相並而出。陪従雲客取而獻之。上皇欣然、乃不入門而歸。侍女白太后曰、上皇若入門、則無此經營、可為雲客被笑也。其早聞駕者、

藤忠實戀法皇寵姫、因成病、其母奏之以得勅許

麗子顯房妹

實太后之幸也。太后曰、上皇素非訪老寡尼、唯是為觀雪於山家耳。何豫營饗饌、期望貴臨哉。翌日上皇遣使寄加美濃國内若干莊、以為閑居之資。太后召信定、附新加之莊、以掌鹽務、而報告御幸之志。太后崩後、其陳跡久存。（文治年中、後白河法皇訪建礼門院於小原時、眺望小野皇太后宮舊跡者是也。）○九月、授從三位於藤忠實夫人源師子。同日、正四位下藤家政叙從三位。頃間天皇在高陽院、將還内裏、行家賞也。（師子者、故右大臣顯房女、故中宮賢子妹也。賢子存時、師子寵入宮。法皇見師子悦之、竊召幸之、生皇子覚法親王。其後忠實以姻戚故赴顯房第、逢師子、願聘甚切、帰家戀々不止、遂成病。祖母麗子懇問之、忠實以實告。曰、若奏聞之、則蒙勅責。縦蒙勅責、遂志、則不及死。）

藤忠實上表辭右大臣

也此志不遂則死在近也若垂天憐許相逢則何喜加烏麗子亦謂若聲崇勅貴賜嫡孫之命則幸甚乃密奏之得業勅許而師子出宮嫁忠實初忠實娶俊房女無子而師子産忠通遂為內子○冬十月藤忠實上表辭右大臣再不許其第三表曰臣忠實言去月十七日中使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少將源朝臣師時出自彼蒼不許所請如履薄氷而待炎曰同舉朽枝而凌勁風臣伏撿家譜曩祖忠仁公以來累祖一族先昇丞相之職纘為輔佐之臣唯寛仁大相國初在納言早執機務著功名於鐘鼎傳徽行於家門臣德謝能寡任重位尊謬荷殊異之寵頻浴褒崇之恩居亞相而理政纘適繼希代之蹤超晉

德而列台司猶持周衛之節止足知分月照九井之西重載畏危浪倒三峽之裏更乗之責寧所克堪方今屬休明之聖朝託菲薄之陋質螢爝光微群增日月之照耀牛涔水淺難添溟渤之波濤何勵昏蒙之性強裨時雍之仁抑上有黃炎之主下得風力之臣振鷺充庭誰非六翮之翹楚鳴騶入櫪豈無八駿之逸材譬猶岱陰之麓衡陽之林掄良林而無盡鍾山之玉泗濱之石採奇寶而不稀多士之朝於茲為盛伏望陛下曲垂乾鑒闢四門以廣招賢之路整六典以弭曠官之訕不勝荷懼征營之至謹重奉表陳讓

藤忠實上狀辭職

以聞藤敦基作之不聽○十一月藤忠實上狀請罷左大將曰竊以近衛大將者王之爪牙國之心膂也戎政被世之者可振威化於百蠻兵略軼人之者足全守禦於万里庸劣之輩不得暫居臣去寛治八年三月任右近衛大將康和元年八月掌內外章奏同二年七月任右大臣謬以壯齡之愚質猥兼不翅之聖恩忝領謝名爭致羽翼於鳳闕驚怯懸性寧契風雲於龍姿濡公孫樹下之塵賢跡難繼李將軍單中之名善射未傳有何勲績忝此官班況亦庶務惟忙猶增悚越於黃閤六軍區別動緩嚴衛於丹墀休罷之恩

藤敦基詩序

豈非斯時哉伏願天睠曲許皐鳴早退武職於虎賁唯守台位於象岳不勝悾款屏營之至謹修狀以聞敦基作之許之而特賜左右近衛各四人府生各一人為隨身聽帶劍法皇召文人於鳥羽離宮賦白雪満樓臺詩使藤敦基作序其序曰歲在玄黓月次黃鐘俗當豐年之有穗人誇治世之無事九州真獻之任土焉遥仰聖日於中國四郊學校之成林矣高戴文星於上天泰平之化不可得稱何況太上皇受天縱之將聖韜神速之叡情軒丘之月雖明猶脱万乘於德車之下舜河之波雖潤遂樂虛舟於性水之中爰排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氷雪

輪奐謂屋稼高美也

殿居後也最居前也

離宮以摸藐姑射之仙居、置秘府以寫國子監之群籍、羽客㷀飛、更駐鶴駕之新跡、鳳人雲集、無忘龍尾之舊儀、命歡遊於此處、我道逢遇之秋也、原夫歲將暮時既昏、望雨雲之霏微、淵樓臺之壯麗、盈尺呈瑞、百尺之勢添高、成瑩拖輝、重璧之飾易混、至如彼顧輪奐於輕質之間、辨殿寂於寒色之底、漢武帝之製井幹也、豈爭光采於德宇、楚襄王之遊雲夢也、空謝照輝於皇基者歟、既而虬漏聲滴、燕席與闌、長生之盃頻轉、斟玉酒於瀛洲之東、真仙之菓屢羞、得青梨於瀚海之北、敦基撫鵠髮而齡傾、眼疲于孫窓之雪、

隔駿骨而材朽、情繫于槐臺之風、偷慕朝奨、彌增寒心、

康和五年

女御藤苡子薨

源季仲同僚嘲曰黒頭

癸未五年、春正月、女御藤苡子産皇子宗仁鳥羽帝而苡子薨○六月、太宰權帥源季仲赴任、季仲面色太黒、嘗為藏人頭時、同僚戲嘲之曰黒頭、或人謠曰、黒哉頭兮漆之咨、疇至此又呼之曰黒帥、又謠曰、嗚呼黒帥誰塗漆○七月、法皇與大納言源俊明、及修理權大夫藤為房等議立太子事、使為房披覧外記勘文五十卷、以清和帝誕生歲立坊為吉例、為房屢參內奏事、而議已定矣、乃遣奉幣使於石清水、賀茂、平

以頭隆夜關白称

野、春日、祇園、日吉、且使僧綱修法、以祈立坊之事、時此俊明掌院中之事、為房近侍拔群、為房子頭隆晝夜咫尺法皇、奏事不滯、時人目頭隆称夜關白○八月、戊申朔、勅右大臣藤忠實修造高陽院、依可為立坊之所也、群臣或曰、可以內大臣源雅實土御門第為立坊之所、法皇不聽、乃奏之、詔曰、唯法皇命之從、法皇即日幸高陽院、召左大臣源俊房、大納言藤公實、中納言江匡房等、議定立坊之式、使陰陽師賀茂道言勘進立太子之日時、而使頭辨源重資參內、奏之、法皇命修理大夫藤顯季、使東寺、東大寺、延曆寺、園城寺、興福寺、圓宗寺、法勝寺、尊勝寺祈立坊之

皇子宗仁為皇太子

日無風雨之變也、顯季亦法皇倖臣、時為院宮年預法皇夙遣藤顯季、藤為房於高陽院、視事、及巳刻、法皇携皇子入高陽院、源俊明、藤公實等奉從焉、大夫尉源光國、及院北面、士、帶弓箭警衛之、左大臣俊房、右大臣忠實為後乘、撿非違使藤盛重護關外、未刻、忠實到伏座、令頭辨源重資傳宣冊立之事於中外諸司、既而天皇御南殿、詔俊房為內辨行事、以中納言源俊實為宣命使、以到高陽院、立皇子宗仁為皇太子、時一歲礼畢、俊房奉勅召藏人藤為隆、行坊官除目之事、右大臣藤忠實兼東宮傅、右少辨藤俊信正家子為學士、權大納

言藤公實兼大夫権中納言源雅俊兼権大夫修理大夫藤顕季為亮左少将藤實隆為権亮左少辨藤顯隆兼大進其餘権大進少進大少屬主膳主殿主馬各擇其人置之且定殿上人并藏人〇十二月右大将源雅實轉左権大納言藤家忠兼右大将忠實辭左大将後未補其闕権中納言藤宗通為法皇近臣兼撿非違使別當威望稍高法皇有補大将之意然慮時議猶豫踰月家忠竊聞之不悦謂忠實曰我雖不肖然故關白師實子而為足下之族父既辱亞相之任官職云門地云若為宗通被超則何面目而立

法皇寵進藤家忠

朝哉忠實曰固如叔父之言然院宣忽降則我力亦所不及也若密達諸中宮于時以觸叡聴則天皇英断無私其或免耻辱乎家忠曰善哉公之言乃欵請中宮以陳其素望也既而一日法皇召頭辨藤宗忠曰汝参内言宗通自幼弱侍老父故愛憐不謝今大将闕焉欲令彼補之不知叡慮謂何若其無所障而有勅許則老父之願也宗忠入而具奏之勅答曰朕猶弱也万機悉聴尊訓無大無小何不從詔哉然往日忝嚴訓有言曰大臣大将以下至微小之官任叙其慎之善擇而勿妄授之可慮群議可憚輿論朕竊謂

長治元年

至哉昌言謹銘于心不敢忘焉今補大将闕者其族其官家忠為富且宗通才能亦與家忠同等然則庶族難超博陸之子下臈難凌上首之人乎微意如此然任太上之慮今汝為朕善白之宗忠復命法皇默念良久曰勅答至矣盡矣老父何復言哉即日雅實轉左大将家忠任右

甲申長治元年春正月從三位源基綱藤忠教共叙正三位正四位下藤顕季叙從三位顕季者魚名裔隆經子也母藤親子為法皇乳母法皇自在祚時親子恩賚殊厚顕季亦被親近大納言藤實季以親子為妻乃養顕季以為子顕季最達倭歌法皇善遇之出入内外而任修理大夫叙正四位下兼春宮亮為院別當博士藤

藤顕季與源義光論諍采地

雖何責問也

法皇懇遇顕季

敦光謂顕季曰以君之寵兼君之才何列八座之遲顕季亦自以為然嘗侍法皇從容語之法皇曰汝拙翰墨何不留之哉顕季汗顔而退顕季與源義光論評采地訴於官廳不決乃奏法皇法皇亦未果顕季有不平之色一夕侍法皇法皇詔曰汝恨朕識断之遅乎顕季對曰所論之地我是彼非昭然臣唯恠斷決之滯耳法皇曰朕非不辨是非然為汝有所慮故猶豫焉汝雖棄一小邑猶有他采地彼若棄此邑則殆至窮乏然則怨汝乎彼勇猛輕命者也汝為彼被怨則有所不安於心者必矣汝其熟慮之顕季垂涙而退乃招義光附與所諍之地義光悦曰其必報此恩其後顕季夜行遲帰從僕少而畏不虞之変顧其後則有甲士五六輩顕季怪問曰誰何甲士答曰刑部丞源義光每聴君之出常使某等護從顕季謂法皇之詔果無所違也若不棄一邑而為彼被怨則我豈可容易出行哉法皇懇遇顕季如此然至此漸叙三位遂不任参議以其門地數世不顕達也

前上野介正四位下藤敦基上狀陳儒學并奉上之勞且援傍例請任刑部卿彈正大

藤敦基上状陳儒学并奉上之労請任

彌式部権大輔等闕其一條曰敦基幼童之昔讀經史學詩篇弱冠之年舉秀才遂儒業補侍中而拜吏部郎中任柱下而任京兆貞外尋兼翰林學士再為芸閣覆勘遷一州刺史登四品崇班凢志學之後五十餘年勤王之間幾千萬許恒例宴會臨時詩莚朗風哢月迎春送秋況亦守廣正以報國施慈仁以撫民萊蕪之塵生甑焉遥継范史雲之遺跡蓬蒿之露濕摳矣更同張仲尉之幽栖幸達智人之聖鑑專仰

第二上状

拜官之皇恩耳其二曰先太上皇主器之昔今太上皇在藩之時敦基初以弱齡久陪邸第常憶近龍顏

而羽化附鳳翼而雄飛矣其後頭戴堯帝之聖日心祝封人之古風若尋功効何無哀務彼高帝之重故郷寘沛中之父老光武之憐舊里更賞汝南之吏

第三上状

人曲垂聖聽可為老幸矣其三曰太上皇御宇之時兼保四年正月以敦基被任大内記儷俛從事夙夜在公黄紙紫泥之草書㴱筆端餘二巻左事右言之節操記柱下送十年不遷頭職無賜兼官儀當萬乗脱屣之時空預四品加級之列追憶舊勅猶仰洪慈

第四上状

而已其四曰太上皇院號之後去寛治五年四月以敦基被直文殿其後寒来暑往十有四廻然間儒家後進文殿淺蔫之輩頻浴玄渙多昇青雲論年齒宛如父子謂功勞多隔星霜雖耻掄材之用不堪積薪之愁就中院中別當殿上侍臣藏人所武者所或依座次或尋恪勤每有叙位除目之儀必浴加階拜官之恩文殿一所何背傍例乎敦基已為第一之籍元當最先之任漢天雲隔老鶴之唳雖早胡城月明行鴈之陣不亂之故也以前條々之理甄録如右望請

誇如越

天恩依儒學并奉公勞被拜任件等闕且誇教學之為先且知勞績之不墜矣○八月奉為皇妃藤賢子

講宸書法業於宮中江匡房作願文

講宸書法業於宮中勅江匡房作願文曰夫玄之又

玄者重玄之門也揚日月而着皎々妙之至妙者十妙之道也披雲霧而覩蒼々一乗之宗誰測邊際伏惟明王以孝治天下政化非孝不可立先太后挺挑夭芣苢之德正長秋昭陽之居陰麗華之居東観也懃種族於齊楚之鳳趙飛燕之專後房也謝継嗣於宗社之日朕昔鍾幼稚之年早侍晨昏於宮掖令亞八九之王空望烟霞於山陵將借牟尼之力以報摩耶之恩仍課五絶之匠工新奉造立三尺五寸七寶多寶塔一基不倩千里之面目手奉書寫紺紙金泥妙法蓮華經八巻便以經巻奉安塔婆頗梨之壁瑠

璃之扉晉臣端月紫磨之字青苔之紙唐帝傳壁涙與筆下花覓於春木之露焉心匪石歌蓮臨於天池之波矣方今講玄言於紫宸之畔弘徽添裝遂素誠於白露之初大法畫禮四日八座供粮演說引羅襟而為華席梵衆交三銖之裾調鳳音而奏鸞吟樂工飄八佾之袖蓮花三昧之敎泥水澄而揚波藥草一味之文山雲合而致雨於是王卿從事中外肅儀唐虞之二八列星位於白楡之天綺羅之三十鷲雲齊於青浦之地于時一葉影落林園之色知秋千花粧成蘭蕙之香送夜視聽所觸莫不感心仰願以此功

源師賴賀其父俊房七秩

德奉資先后解脫床高先定祥草之座化導機熟更受迦葉之衣一明餘之製誰謂小猶備妙相於法身兩足尊之說未為空如迎聖體於果位嗟乎初是堯門之母同體一人後亦賢劫之尊定隨千佛源局歡帳歌堂舞閣之基時移事去延喜天曆長保治曆之跡引古及今講筵合掌如拜平生之顏華法味深層似飲慈悲之亂海乃至法界平等利益參議源師賴及其弟左少將師重右少將師時賀其父大臣俊房七十筭內大臣藤雅實等親族悉會招僧誦經禰祈其壽江匡房代師賴作文賀之且召伶人奏樂左右

大江匡房賀源俊房壽文

父者子之所天

互舞雅定吹笙音調清朗以添遊興匡房文曰歡之至深莫深自人親壽考而顧子之歡賀之尤切莫切自人子成長而報親之賀恩愛之道不其然乎伏惟所天左丞相尊閣以周南召南之德歷山西山東之任中階之影常明既過三七於星霜大宰之嚮遂擢初滿七十於寒暑龍虎韜景自固呂望入兆之年賢良擅名未到孫弘開閣之日師賴等不可不知一喜一懼仰罔極於昊天與黃雀而相樂感無疆於壽域先青鸞而來舞將依鳳王之冥助彌介君子景福圖繪藥師如來之像一鋪書寫金字金剛壽命陀羅尼

勅藤公實江匡房等詠百首和歌

經七卷墨字同經七十卷元年晚冬下旬五日排蓮府展華筵屈七僧祈萬歲槐風棘露之為技葉共期大椿之春秋玉食綺膳之施佛僧欲代上藥之氣味于時籬竹長而千竿雪拂紫筝之色窗梅開而五出風傳白華之香仰願以此功德奉資尊閣象岳之上山引三呼之嵐濟川之中水俟一清之浪佛法潜德匪啻于茲借定力於邊際比仙筭於老彭於戲嗟哉飲水之壽何益年華恒河微塵之算必添歲實悉重千鈞講金字而慕上壽精超百錬禮鏡智而求長生是年勅正二位權大納言兼東宮大夫藤公實權中

堀河院百首成

納言江匡房、源國信、參議正三位行右兵衛督兼備中權守源師頼、從三位修理大夫藤顯季、散位正四位下左京大夫源顯仲、越前守兼中宮權大進藤仲實、從四位上木工頭源俊頼、右近衛權少將備中權介源師時、散位從四位下左兵衛佐藤顯仲、散位從五位上前左衛門佐藤基俊、及權少僧都永縁、阿闍梨傳燈大法師澄源、官女肥後、紀伊、河内、各詠百首倭歌、春秋題各二十、夏冬題各十五、戀題十、雜題二十、總百首、作者十六人、總計千六百首、世稱之曰堀河院百首、凡倭歌詠百首題者始于此、此百首遍行于世、為歌林楷模、然不詳其年月、唯目録詳記作者官位兼官、今考公卿補任、則公實去秋兼東宮大夫、今春顯季初叙從三位、師頼兼備中權守、故知

天皇最好和歌、時艶歌行、曰之艶書合

可為今年、乃記于此、但補任源顯仲已為從三位、此百首目録曰正四位下、可疑焉、公實、匡房、國信、師頼、顯季、源顯仲世系事跡歷見於前、後藤仲實、宇合之裔、贈三品義忠孫、能成子也、其詠歌見金葉詞華二集、此時有權中納言藤仲實者、實季子、公實弟也、同時而顯仲異姓、兩仲實姓亦同、故辨之、藤顯仲、實資曾孫、資仲子也、其詠歌見金葉千載等集、永縁者藤永相子、号興福寺僧正、釋書有傳、其歌載金葉詞花等集、或曰、堀河帝召縁聽唯識論、隆源者藤通俊姪也、事見前、其歌載金葉詞花等集、肥後者肥後守定成女、為二條太皇太后章子侍女、又候京極関白師實家、其歌見金葉詞花等集、紀伊者平經方女、紀伊守重經妻也、候祐子内親王家、其歌見後拾遺金葉等集、河内者綾子内親王侍女也、時人称之曰百合花、或曰僧永縁妹也、其歌見金葉千載等集、天皇最好倭歌、嘗使藤公實、源國信、源基綱、藤忠教、源俊實、源俊頼、藤俊忠、源師時、藤顯仲等、與官女周防、内侍、筑前、大進、河内、紀伊、

紫式部著源氏物語

肥後、甲斐、上總、安藝、小大進等詠艶歌、互贈答、以添逸興、號曰艶書合、是亦不詳年月、故併記于此、中宮亦好倭歌、花晨月夕詠吟粗聞、凡觸物感時、無不遣叡情、方今則築雪山於禁庭、以催玉吟、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語、當此御宇廣行于世、又曾欲幸嵯峨野、遊大井河、以徴兼保之例、而白法皇、答諭曰、兼保之代、有如源師房者、官爵才能兼備、故倭歌序一篇、足為後世之美談、今亦有若人哉否、天皇謂、今亦有俊房在、然答諭云爾、則朕何再白之哉

長治二年

乙酉二年、二月、源義家定置多田院、院有仲滿廟、別當導

源義家定置多田院

藤有家上狀辭官

中殿和歌御遊源俊房作序

師、此狀未義家加判、今在攝津多田院、右少將藤有家上狀辭官、曰、有家去兼保二年、任近衛次將、警巡之勤三十餘廻、身非勳賢、性以才行、横雄劔而力倦、雖勵誠節於羽儀、戴歌冠而齡傾、獨懸愁吟於鵷退、方今旬日之際、霧露相侵、唯携醫療於私廬、空忘武倆於巖伏、仍將守謙流、以避賢路、休退之思已非飾讓、望請天慈、被罷件職、偏仰洪恩、誠全餘喘、不堪悃款之至〇三月、中殿倭歌御遊、以竹不改色為題、有御製、侍臣各獻歌、左大臣源俊房奉勅作序、曰、夫今月者、是聖上令好客獻和歌、寄詠吟求諷誦之良宴也、煙霞風月得處、

八埏　八方也

大僧正增譽聽牛車

公卿侍臣逢時叡慮之深應樂應悅覩夫禁庭洗竹賞不改色蒙籠烟葉萬春之陰彌鮮蕭條風枝千年之翠無變者也方今春與頻催時感與盡有花有鳥有管有絃有叟在座白鬢颯然遍訪樵路聊聞王道吾君德載八埏高繼黃帝帝堯之跡詞兼六義自叶赤人人丸之流衆庶所知重播雅頌○六月大僧正增譽聽牛車（增譽者大納言藤經輔子也号一乘寺僧正與大僧正隆命有叔姪之親共為園城龍象而為朝廷被歸依亦相敵隆命唯封附寂增譽甚好浮誇慶攀齋金峰山自称以修驗之力降伏龍蛇平生所行甚隆每日喚田樂猿樂寺門內外成群好聚武器有良劍華鞍則不問價以求之故商賈來成市又愛童兒見其歌舞則以為逸與增譽補園城長吏總補十三箇寺別當兼熊野三山撿校初建）

背叡慮者三鴨河水雙陸賽叡山法師

嘉承元年

藤季仲配所之詩

炎旱人民疫死江匡房奏言

聖護院至今台宗修驗者皆隷聖護院者始於增譽○十二月貶前太宰權帥藤季仲於周防國（自法皇在祚至院中聽政台徒數訴數度法皇甚厭之嘗歎曰不隨朕意者三鴨河之水雙陸之賽叡山法師台徒亦誇說曰桓武天皇創平安城傳教大師開我山以比叡運故山本名日枝改称比叡者以佛法對王法也是以山門之所訴縱非亦強以為理云々歷朝因循姑息不能禁之）

丙戌嘉承元年二月改周防國流人藤季仲遷謫常陸國（季仲在東三年後想像京師寄詩於江匡房曰三年塵土面長安萬里月華西遂不逢赦而於貶所逝歲六十二）○六月炎旱人民疫死江匡房奏曰旱魃成災天下燋爛宜傾玄冕減玉食盡叡誠動宸衷祈於天而已昔殷湯責六事鄧后錄囚徒未歸宮闕雨已滂沱若不致誠則雖修法祈之不可有其驗○

藤敦基卒

藤敦基譽兒癖

江匡房祭文

秋七月正四位下文章博士藤敦基卒歲六十二（敦基明衡子也其履歷作文往々見前且能作詩有詠菊三十韻其中多佳句其餘或惜春送秋或詠節物以述志或遊佳境寫情景或題畫障而使無声者有声共見階實詞葉人好聯句其戯言亦為對語敦基有五男曰令明曰敦兼曰實信曰茂明曰周光性有譽兒之癖一日携令明茂明謁藤忠實以自肩二子之才忠實戯曰愚息称賢息敦基応声對曰令明與茂明忠實莞爾敦基歷仕四朝自後冷泉帝至當今以文才雖著名然其昇進不過儒官故所作詩句寓不過之意敦基既没弟敦光才能不劣敦基以為一家文宗）○八月江匡房病不能赴宰府自作祭文祈平復於日吉社祭文略曰匡房九代傳儒業之道五朝為帝王之師（自後三條至當今）即出槐市之陋巷早昇棘路之

顧愷之發早白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

關白藤忠實上表辭職

崇班加以再浴朝恩重宰都府散木之才踰分悚栗之心無聊然間霧露相侵腹心苦辛七旬齡仄累月病重蒲柳之質欲敗旦暮之命難繫仍致請祈於上天為除宿痾於不日殊趣無貳之誠謹仰得一之靈故以某姓名為使奉獻金銀幣并馬一匹云々伏請大神早廻玄鑑必照丹襟昔飲醴泉者皆愈痼疾挹菊水家猶得上壽況於匡房久仰神道哉云々○九月關白藤忠實再上表辭職曰臣忠實言去七月二十九日仰魏宮而祈恩翹陳章而抽款即日中使正四位下行左近衛權中將兼備中介藤原朝臣俊忠

西京賦巨灵贔屓注壯大作力皃巨灵大龜也

至奉宣叡旨返臣上疏覊屓無力蓬海之山在背焉兢惕鎖魂莒國之石乖欹矣臣聞上天至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故九臣司職唐堯正德化之冠四友居官周文踐紀仁之履治也要道以人為基伏惟陛下在蒼々之上雍煕有序成巍々之業實撰無私而今所以不嫌愚円之陋簣授此關白之重寄者偏唯謂家慶之積善將疑有器用之餘風也然而臣無才可取無行可觀憶智於列祖同高天之不可階責功於匪躬似厚地之不可捴自知非攄誰謂當任且夫君子忌盈居謙貞臣揣分就列金

日磾之助主也猶逃公候之封右丞相之請君也將避賢者之路皆擺寵光於既盛慎咎悔於方来者也況於庸頑寧無危慮乎休退之念寤寐在斯縱雖羅總己臣何改夙夜在公之節縦雖避大名臣豈忘忠諫傳家之誠若有一言之利於行則披腹心而應陳若有一事之叶於宜亦竭肝膽而欲達陛下以理世為宗須行善政以善政為恩早擇隱才彼秋霜八旬商洛山之月眉老暁波一道傳厳澗之水聲寒殊有聘迎何無賢哲伏望天慈停臣妄授持滿者心所懼也請守知足而先全身裝勤者性所兼也請還徽班

藤行家卒

藤行家小詩序

源師忠上表辭官

而永奉國無勝悚廻屏營之至（藤敦宗作之）○十一月弾正大弼藤行家卒歳七十八有國曾孫正家弟也嘗對策任文章博士出任阿波讃岐守入補左衛門佐為藤師實師通二代家司師通薨後致仕終於家行家（曾陪朱雀院倭歌席賦聞鶯遅帰題且作小序曰到處何處朱雀院之中庭會人誰人金鸞殿之上客于時依花未開聞鶯遅帰清謌一声伴梅心而佇立好哢瀲曲對柳眼而逗留云々其餘詩文不聞）○十二月大納言正二位源師忠上表辭官曰師忠誤以愚先賢猥以少超老天譴有畏鬼瞰難避加之病逐日其倍耄迎年其及欲避之懐露徂霜来徒唯眠私廬久不趍天闕不若擺此喉舌之職試全壽命之

嘉承二年

彌留疾危彌甚而留連

期伏乞皇鑒早垂哀憐不堪屏營之至修状以聞詔曰依請参議源師頼稱病不朝師頼以俊房長子為一家之嫡且達倭歌好文學師江匡房習受漢書門地云才能云自謂可顕達然雅實雖為庶流以外戚之親頻昇進至大臣師頼任参議九年不敢超遷今年源顕通藤宗忠源基綱自下臈超師頼任中納言師頼不平乃託病蟄居

丁亥二年秋七月天皇不豫彌留法皇患其不復本且慮若不諱則太子幼冲委任忠實則摂家又陵躬親欲重祚則蒼華既剃難御宸位故叡心両端入輿

鎖戸不輒出焉、東宮大夫藤公實密奏曰、陛下者法皇臣叔母子所奉誕也、皇太子者臣妹子所奉誕也、臣家廔為二代之外戚、且臣與忠實同出自九條右丞相師輔、種類惟一、門地何隔、臣亦荷天恩至亞相、忠實則仕攝、陛下願委臣執柄、則謹調護太子以保邦國、陛下何猶豫哉、法皇曰、兼家以来彼家相兼執柄、至忠實既六世、百官皆立其下風、卿祖公季雖任相國、不預機務、實成以来至卿四世、唯是尋常之卿相而已、朕雖不疎外戚、唯恐百官不服從、雖然卿所請亦難黙、朕熟圖之、卿暫待焉、公實固請再三、猶未肯

天皇大漸、議太子踐祚之事

許焉、天皇大漸、議太子踐祚之事、法皇在奥不出、故公卿群議、無所取決、一朝大納言源俊明入朝法皇、侍臣等止之曰、法皇憂天皇困篤、而在深室、無詔則不許妄入、俊明瞋目曰、國家大事在今日也、汝等避焉、若有勅責、則罪在俊明耳、即自徹鎖排闥而入、法皇聞其聲曰、誰哉、對曰、俊明也、直進奏曰、至尊不諱在近、皇位不可曠日、陛下唯憂至尊晏駕、何不顧天位之日嗣哉、法皇曰、儲君素定、不可動也、唯擇攝籙耳、抑其可為如元乎、其言未畢、俊明對曰、珍重無他、乃趨而出、法皇曰、暫待之、有所議、俊明佯為不聞者、

皇太子宗仁踐位

源俊明宣詔

天皇崩於堀河院、葬香隆寺

而直列忠實第、宣法皇詔曰、皇太子可踐祚、輔佐可如初、由是事定、公實失望、百官皆歎俊明斷大事、讓位於皇太子宗仁、時五歲 皇太子踐祚於大炊御門東洞院第、上卿大納言兼民部卿源俊明宣法皇詔曰、關白左大臣藤原朝臣忠實輔導年久、為朝重臣、見其誠心、寄託幼主、然則皇太子兼傅、夫日嗣未親萬機之間、保輔幼主、攝行政事、一如忠仁公故事、天皇崩於堀河院、時七月十九日、踐祚同日也、或曰、崩御而後准如在行踐祚儀、春秋二十九、天皇治世二十一年、天性英敏、仁嚴兼備、常詔侍臣曰、率土皆朕民也、遠近何有親疎、可普施仁惠、

青蚨可還錢

天皇賚一貧士

然如所不知、所不聞、則無奈之何、曾有藏人所一士身貧、不足養妻子、欲避世入山林、然平生勤仕、未有一日之怠、偶達叡聞、甚憐而欲賑給之、然慮同僚謂有偏頗之私、而命僧正良真、可修法、先賜青蚨五萬匹、歷日不修法、真奏請修何法、詔曰、先日有所念、故命之、今已無所念、不及修法、真奏返納官料、詔曰、聞有一貧士、其僧正其以彼修法料施與彼、何可納于官哉、真感泣曰、陛下德及于此、雖修何等秘法、豈以加之、推廣之則四海之内、誰漏皇恩哉、至祝萬福、真乃退而喚彼貧士、授五万匹、貧士感悦垂涙、傳聞者

清房墮馬死、天皇甚憫之
沛艾、馬疾行皃
天皇厳明、詰侍臣闕儺會

皆賀曰、我華再逢延喜天暦之朝也、有御随身清房
者、照官馬試騎禁庭、其馬沛艾、清房乍墮而死、天皇
甚憫之、聞其老父猶存彌憚之、乃賜一邑以為葬料、
且充老父之養、其仁恵之深如此、嘗有侍臣不参進
儺會、而賀元朝者、詰責之曰、昨夜汝朝否、朕不見汝
也、其臣拜謝曰、昨病而今愈、詔曰、豈有病之隔一夜
而愈哉、汝以追儺為輕不朝、以元朝為重而朝、何以
私意軽重朝儀哉、且託病以欺朕、朕早知汝懶而佯
陳、其臣縮然而退、公卿以下無不戰栗、其威厳之明
如此、皆謂英傑之主也、屢覲法皇、孝道不虧、與中宮

有僧夢天皇化龍、追慕投海
輔仁親王唱詠

睦、閨門相楽、至此遠近聞登遐者、無不追慕、葬香隆
寺、奉號堀河天皇、或記曰、堀河帝御宇、国平民安、皆謂其英断庶幾後三條帝、而其仁
愛洽焉、有一下士、蔵人所常歎曰、如其無才無能、無望於官職、唯幸生於太平之代、寄微躬於禁闕之
下、何幸加焉、及宮車晏駕、而悲歎為僧、歴年夢天皇化大龍在西海、覺後不堪追慕、乃赴筑紫、待逆風之
起、自棹扁舟、而浮海、不知其所終、或曰、願没水以到大龍之所在、法皇以新主幼冲
不安其心、移居於陣座之傍、以断機務、命源光信、源
義忠等撿非違使、而厳警衛、若有行幸御輿、則令源
義家義綱従御輿之傍、備不虞之變、此時輔仁親王
避世、雖在花園、才能兼備、多屬心者、法皇忌之、且憚
之、輔仁從容唱曰、有花有鳥山中友、無喜無憂世上

藤忠實獻表賀朔旦冬至

情、仁和寺覺行同席、語曰、親王何謂無憂哉、為先皇
後三條帝寵子、且有文才、為人被重、然屈於三朝白河堀河當
今之間、未得九五之位、何謂無憂哉、蓋欲激法皇之
怒也、聞者皆嘲覺行利口 ○十一月朔旦冬至、藤忠
實等獻表賀曰、臣忠實等言、知機其神、先見先古之
符命、膺録為后、必受希代之休徴、彼蒼之貺、不其悦
乎、臣某等誠歓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皇帝
陛下、名高二具、徳被三才、王澤如春、桃李施不言之
化矣、帝道似歳寒暑迎能調之氣、馬放葉山、周年
之草烟老、鳳巣阿閣、堯日之竹露暄、臣謹案暦日、十

垂衣冕裳、言無為而在位也

一月壬子朔旦冬至、誠是経列聖而難値、鍾治世而
偶来者也、景纓著上、推歩履端、黄軒曰瑞、顓長生於
少昊之子、炎漢無祥、顓上壽於太宗之孫、測玄至於
霜露之所均、一陰一陽、在璿璣於宿耀之不惑、如珠
如璧、朕且粛儀圜丘之暁、雲雖隔翼日受禮、止邪之
昔風猶聞、況亦日官感暦数之自殊、天臺奏陰曀之
有慶扶桑之添耀也、何損於明、葵藿之傾心也、無虧
其影、李家五色、求同類於斯、栗社數周、徧異時於彼、
出雲膚合枝木、何損於明、維雨聲寒、若華無虧其影、
龍圖鳳暦之初、吉兆非一、垂衣冕裳之後、福應相重、

考槃、謂歡樂也、猶曰擊壤
朔旦冬至詔詞

臣等幸逢有截之昌期、近觀莫大之盛事、春秋帷富、如望日之升、月之暉、朝野為樂、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山玄水蒼、率雲官而來賀、星矛電戟、排霜仗而歡呼、不堪欣感、謹奉表以聞、江匡房作之、續文粹收此表、為匡房作、則此時猶未赴宰府也、詔曰、珠緯連輝、明王受迎祚之祥、銅管正律、哲后顯履長之慶、是以圜丘迎日、賀南至於一隅、靈臺觀雲、懷子來於萬國、誠是上協天符、下從人望者也、朕以小量嗣求大統、齡在幼年、遥謝徇齊之德、政姿姬旦、更思成周之風、迺者公卿奏言、謹案曆日、十一月、壬子朔旦冬至、經列聖而難遇、鍾治世而偶來、又或

暫翼日之舊儀、或議陰噎之新瑞、童蒙之心、少未有識、庸昧之質、獨何當仁、豈非祖宗靈睠、臣佐保持之所致乎、抑孝行存誼、禮制難踰、縦停餘宴於慇々之誠、何忘福應於蒼々之貺、須與兆庶享斯休徵、自嘉承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輕重、咸從原免、但八虐、故殺、強竊二盗、私鑄錢、常赦所不免、及闕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功臣末葉、及才効著聞、將加榮貴以穆朝章、又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并天下高年者、

藤公實薨
贈位藤實季詔詞

宜量賜物、庶感中黃之達萌陽、以答上玄之降嘉祉、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年月日下加御諱、藤敦光草之、權大納言正二位藤公實薨、歲五十五、公實不遂執柄之望、未幾而終、蓋其為鬱滯之病、予公實子孫繁榮、多綴稱曰閑院流、清華三流之其一也、○十二月、贈外祖故大納言藤實季太政大臣正一位、詔曰、酬德賞功、列代之茂典、斯着倬往、追遠明時之勝躅、長傳朕外祖父故正二位行大納言藤原朝臣、嶽瀆吐精、珪璋挺耀、致獻替於帷扆、盡忠勤於闕庭、謂其氣韻、則如蘭芬之遊秋風、論其節操、亦似竹筠之負寒雪、於是降年不永、徂暮難留、未見選納於宮掖、早斷德音

驛鈴印、盖分兵馬之符也、給傳馬亦用之
勅平正盛討源義親

於朝端、前事在耳、朕甚慟焉、今當皇運之昌期、盍得人位之高極、懷舊心深、縱隔拜覲於溫樹之露、飾終禮備、宜增榮輝於宿草之煙、贈以太政大臣正一位、普布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且勅使從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從源時俊宣命告贈官贈位其塋、勅因幡守平正盛討源義親、召正盛於內裏、賜驛鈴印、正盛退而謁忠實、餞之以良馬、正盛裝軍旅、先向義親洛宅、三發鏑矢而赴出雲國、正盛者貞盛玄孫也、貞盛子維衡、維衡子正度、叙從四位下、歷任越前常陸出羽守、正度子正衡、任出羽守、補檢非違使、叙從四

伊勢平氏

位下正盛其子也自維衡以来移家族於伊勢國故號伊勢平氏為縉紳之徒被輕侮至正盛有武勇之名與法皇寵妾有舊縁故常候法皇宮頗蒙眷遇歷任備前伊勢讃岐等守且任兵庫頭遷右馬頭叙従四位上任洛東六波羅至此應將帥之選正盛子曰忠盛近侍法皇而家門漸榮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二終

執政
摂政関白太政大臣 藤忠実
関白左大臣 藤忠通
太政大臣 源雅実
左大臣 源俊房
右大臣 藤家忠
内大臣 源有仁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三十三 自天仁元年至保安四年

春斎林恕 撰
斎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訓解
男 渡邉約郎

鳥羽天皇

諱宗仁、堀河天皇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権大納言実季女、在位十七年、改元五、曰天仁、天永、永久、元永、保安、禅位皇太子、後三十三年崩、寿五十四、葬安楽寿院塔。

戊子、天仁元年、春正月、平正盛討源義親於出雲国、誅之、以義親及其党四人首、凱旋、徇義親首於市、梟獄門。（按義親自康和年中、在雲州暴逆、累年世擾攘、朝敵以義親与将門純友併称之、則其事可推知、然闕而不伝、或記曰、藤忠通弱年、欲見義親首、忠実不肯曰、嘗聞康平之役、乃祖師実欲見貞任首、然曽祖頼通諭曰、罪人之首不可近、曽祖訓如此、汝其念茲、忠通乃止、一説曰、義親首非実、此時潜逃不死）

平正盛誅源義親
盗殺源義忠
源義光使鹿島三郎殺源義忠

○二月、盗殺従五位左衛門大尉源義忠（時歳二十六）、此時義家已老于家、義忠代之警衛朝廷、為一族之長、叔父義光忌其声価、密使力士鹿島三郎窺其間刺殺義忠、鹿島復報義光、義光諭鹿島曰、汝速逃園城寺快誉房（快誉者義光弟、為園城寺僧）、乃授一封書遣之、鹿島蹢躅夜入快誉房、誉披封、乃誘鹿島陥坑中、圧之埋殺之、以塞口、故無知之者、既而洛中流言、義忠暴死、其仲父源義綱所為也、官使勘責義綱、義綱陳謝、不得免冤、

源為義討源義綱三子皆死

乃怒、携其子義弘、義仲、義範、義俊、出奔近江国、保甲賀山、三男義明病不能従、留洛、匿乳夫腰滝口季方宅、於是法皇詔源為義討義綱、為義率軍攻甲賀山、義綱防之、不克、為義乗勝急撃之、義綱曰、我無罪、不如降而雪虚名、乃剃髪降為義軍、義弘以父為怯、外喬木顧父、勧其自殺、而投身於嶮谷死、於是義俊継陥深崖、義仲投火中、義範自刄、皆死、為義以義綱帰洛、義綱対官司陳状、旁端宥死罪一等、流佐渡国、既而洛中又怪義忠之死、義綱不知之、其子義明与季方謀而為之、乃勅大夫判官源重時率大兵囲季方

源義明滝口季方被誅
源義家卒

宅、義明季方開門待官兵、発矢如雨、官兵辟易、死傷者殆二百人、義明季方矢尽気疲自殺、然後兵革止、而洛中無為也、義家以為義為嫡嗣、以伝累代名鎧等、為義時歳十四、義綱種類殆尽、季子義公義直猶存、義仲有子、曰盛宗、是石橋氏祖也、（按季方寛治金沢之役、従義家義光、勇功超群、至此為義明殞命、想其金沢凱旋之後、娶義明乳母、属義綱也、又按清和源氏狭湖居始于此）○八月、前陸奥守鎮守将軍正四位下源義家卒、歳六十八、初頼義壮時、詣石清水、終夜候神前、夢神賜霊剣、未幾其室平氏（直方女）有娠、弥月生義家、小名源太、生而二歳、頼義為義家新製良甲、號源太

義家豪膽以降人宗任為僕從

産衣此甲、源家累代之寶稍長勇武多力、彎強弓、善騎馬、自永承至康平奥州十二年之戰、破堅挫銳、用兵如神、以軍功任出羽守事詳見前凱旋在洛之間、以降人安部宗任為僕從、或使彼在後、而獨先行、或脫其刀使彼持之、不敢顧焉、宗任亦屈服其威、不能挾害心、時人無不驚其大膽、其後永保寬治出羽國數年之戰、屠彼巢穴、戮其渠魁、闔左豪士、皆屬其指揮、塞垣草木亦知其威名、既而還洛、以陸奥前司為朝廷之爪牙、又出外任、為國家之藩屛、其出行、時不率群僕、然有事變則士卒不期聚會、屢詣源左府俊房觀闉碁、唯小

有盜走入左府俊房宅、會義家在、盜懼就縛

舍人一兩輩從焉、偶有盜為官吏被追、拔刀走入俊房庭、家内驚駭、義家徽音曰、前陸奥守義家在焉、盜佯為不聞而過、義家曰、小雜色下士之稱雜色告盜曰、八幡太郎義家在焉、汝未知之乎、盜膽寒足蹶、不能進步、乃自棄刀就縛、小雜色即擬之、時甲士四五十輩、已集門前、聞盜被捕而去、凡闔國言兵者、無一人出其右、推之為無雙猛將、俗稱之曰八幡殿、臨終遺言、葬河内國通法寺源氏譜曰、義家歷任伊与、河内、武藏、相模、下野、信濃等守、未詳与其任、出羽陸奥、熟為前後、又歷補右衛門尉、左近將監、治部少輔、兵部大輔、右馬權頭、共不詳其年月、一說、以義家卒為長治二年八月、或曰嘉承元年七月、依病剃髮、二年卒、然義家有讓家宝於為義、則其卒在義忠亡後者為是、義家一男義宗早世、無後、其次義親反逆伏誅、然其子孫猶多、弟三男曰義国、是新田足利祖也、以為義擬四男、為嫡嗣、弟五男曰義時、住河内国石川郡、弟六男義隆号森冠者、共有子孫、凡清和源氏、皆出自六孫王經基、而滿仲頼光多子分派百氏千家、不可枚擧、然頼信頼義義家三世名將、故為武門棟梁、且後來掌握天下、悉是義家之裔也○冬十月、藤忠實再上表曰、

藤忠實上表辭職

臣忠實言、去八月十三日、中使從二位行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宗忠至、宣以日敕、返臣上表、烏暉難照彼蒼、仰而弥高、龍光頻加、方赤惑而失據、再三顧已、迴惶無聊、臣聞、天不能自言、立聖君而施教令、君不能獨理、待賢臣而經邦家、譬夫形物者鏡、鏡明而照四隣、制車者軸、軸滑而馳千里、輔弼之奉國、其用如斯、

握符、言人君得大宝

文王夢天帝曰、賜汝望、々釣於河、得玉璜、太公望也

焉、而臣無智能之助化、非聖謨之被時、先朝馭治之時、猥忝総已之機要、當今握符之日、枉登攝籙之榮班、唯以累祖元功之末塵、空荷過分非據之重任、誠於朝廷未有補益、且夫良佐未必為勲績累葉之胤嗣、聖弼未必出權豪一門之道流、釣玉璜而助姫文、即是田溪之賤老也、負鼎俎而說王道、寧非有莘之媵臣哉、皆出於巖穴、有益於政途者也、方今應萬代之嘉期、當千載之昌運、聖日新霽、始薰仁壽之風、皇澤旁流、能阜富庶之俗、縱無良弼、可致雍熙、然而西施自鑒井中、不憑其美、而事洗浴、唐堯自鑒天下、不

昇當征陳也

勅答右大臣書

憑其賢而事輔佐安而不忘危先哲炯誡而已然則
猶求賢才彌施治化況乎負扆者文武之備也何兼
多藝於一愚無名者尊崇之儀也爭假大名於小量
臣之愚蒙不如早退伏冀天慈停此攝籙優無隱之
誠容不飾之請不勝悾款屛營之至謹重奉表陳讓
以聞藤敦宗作之 勅答右大臣上表重至中悃具之公
岳瀆降精淵泉在慮傳芳績於累祖寄重萬機繼規
謨於前賢勤劇三握是以大麓秋雨風雲之契弥深
巨川曉波舟楫之用惟備億兆所帰曾無與二而忽
疑履謙之詞更謝斧依之任其奈宗廟何其奈社稷

天仁二年

藤忠實上表辭職

何夫賢佐之行吾違汝弼童蒙之求非公誰從執沖
施衡敢難允容宜守渙汗於龍章猶致輔翼於鴻業
凡厥攝行一如前詔公其悉之聞作者
己丑二年春正月朔大雪連日高積叡覽添興謠曰
降兮降兮粉雪積也積也粉雪○二月右大臣藤忠
實辭攝政第三表曰臣忠實言去年十月九日中使
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兼美作權介源朝臣師
重忽奉宣叡旨不許所請又同月十五日敕命賜內
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府生以下各六人爲臣隨身兵
仗者寵章重至驚惶弥深臣某誠兢誠惕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攝政上班者稱代重任也訪之周朝
則起於成王叔父姬公旦尋之日域亦始於微臣曩
祖忠仁公彼皆乃神乃聖輔幼主而安一天多藝多
才固皇基而傳萬代而臣猥以短姱之陋質忝此非
分之崇名唯是依綸命之一言理機密之繁務而已
詎公闕而抽愚謹偏俟我后之成人退私廬而顧短
才自慭微躬之不肖進退迷方四照之花未佩暗昧
稟性五明之珠無光賜禁兵而流汗似苫刺之在背
焉當肩衮而銷魂類巖墻之壓已矣誠以小量方納
大麓旁謂非據誠其不堪譬猶擬鳳凰之羽毛空崇

魯門之烏書麒麟之皮角覆唐室之驢器用與職相
戾儀序觸類難諸復夫亢滿者傾落之根元歸休者
長生之秘術故范蠡之避浮榮乗扁舟於湖上之月
許詢之逃重祿得仙樂於山中之雲是則好肥遯而
謝名樂閑放而送性者歟如微臣者旨意事殊無慕
幽隱非秘行能耻過分之歡以懼超涯之惠澤也皇
恩横頭猶百身以應報國家訓猶在耳一心以欲奉
公縱罷高秩崇班匪石之心不轉縱居卑位賤職指
河之誓何悛伏冀陛下停此攝籙又內舍人左右近
衛各付本府令勤警巡不勝悃款之至謹重拜表以

仁和寺僧寛助上狀請追謚祖師寛朝

環序四序也、涼燠如暑寒

聞○十二月、仁和寺僧寛助等上狀、請追謚其祖師法務大僧正法印寛朝曰、竊聞善惡之典、姬公制謚法、而徵君臣筆削之文、孔聖著春秋、以斷褒貶、祖師大僧正寛朝者、寛平法皇之孫、天祿賢主之師也、金剛秉以窮源、瑠璃輪以正位、偏圖寫之求玄珠焉、磨袖珠於五智之水、譏范蠡之聚南金矣、得真金於三密之山、誠是為我宗之棟梁也、施其譽於西京者也、龍猛龍智疑於再誕、三部五部越於前修、方今松柏老而百廻、墳草早乾、驪軒遷而十代、歲華徒改、門弟等歎環序之積、涼燠恐碑文之妨、稱謂言徵、不言

孔子母名徵在

天永元年

天永二年

在、雖知二名之非偏諱、尚道則尚人、猶思紫泥之照黃泉、謹撿濡貫、隨遺弟之數言、加先師之謚號、古今之際、兼跡多存、不論日月之遠近、雨露之有無、伏願圖穹曲照、方寸依此苦請、賜彼榮名、上以戴明王之恩、下不冒祖師之號、仍勒事狀、謹請處分、（此狀見朝野群載、然寛朝謚号不聞）位祿定如例、左大臣源俊房率諸卿議之、庚寅、天永元年、秋閏七月、放僧明圓、（信静淵實明四三件藤忠親済兼記華星動例引之不記其所由益其滿實及二僧同黨謀逆乎）○是年冬、權中納言大江匡房甍、匡房為三朝帝師、有器識、辛卯二年、春正月、左中將藤通季、右中辨藤實行、相

先皇堀河帝

唐突衝也、又卒遽也、同撃撞

藤敦宗卒

共為藏人頭、（共公實子、通季為弟、實行為兄、此時超上﨟十人、共任頭、中右記曰、新任諸卿各拜賀、其中參議為房以其男右中辨為隆、左中辨顯隆、右衛門權佐重隆、進士朝隆、孫出雲守顯頼、顯隆子修理亮憲隆、為隆子為前驅、一家之繁衍、千歲之勝事也、又曰、源師頼以弟一座參議不及昇進、頭季以修理大夫兼太宰大貳、未聞其例云々、為房者高藤之裔、寛弘朝中納言為輔玄孫也、曾祖宣孝、祖隆光、父隆方、三世終於雲客、為房勤労累年、以法皇之恩遇再興家門）○秋七月、修先皇國忌於尊勝寺、撿非違使別當源能俊參鳥羽、路遇騎士、不下馬、咎其無禮、騎士僕從揮刀、唐突能俊、從者逃散、撿非違使有定搦捕唐突者、騎士不争而去、騎士者播磨守藤長實也、時人壓頞曰、朝權衰矣、○九月、正四位下大學頭藤敦宗卒、歲七十一、故太

敦宗詩序

謂兩人相對校書、有如仇讐也

宰大貳實政長男也、歷仕後三條帝以来四朝、博識文才頗超等倫、曽陪鳥羽殿、同賦仙洞多松竹詩、序曰、天下佳境、雍州為最、就州言之、城南為甲、是以太上法皇撮奇捜勝、開一名都、光塵積兮為山、玉石鞱荊岫之耀、惠澤廣兮湛水、魚鱉通河津之波、月觀花堂之瑩日、褊唐室萬歲之臺、士林民草之靡風、類周文百里之囿、況乎龍顏頻臨、忝廻鑾輿於萬年、鳳銜屢下、旁加爵祿於仙官、見此言士之勝概、可謂皇天之令然也、於是置典籍之府、徵讐校之才、毎屬美景良辰、必有賞心之事、今日諷詠是其一也、觀夫洞傳

藤忠實會文人

大江匡房逝

神仙地多松竹列瓊樹而傾蓋咲封賞於五株之雨統金捘而成林鄙幽居於七賢之風至如彼隨聖教以勁節不變當叡覽以堅貞方彰棲鳳之離俗象猶慣嘉瑞於阿閣之昔日宿鶴之伴羽客共獻遐筭於壽域之向前者也于時更漏閑轉飲宴将闌侍座之輩各相語曰我后逃大名於乾府澄素念於空觀建道德而為室宗焉遊情性於浩然之境張儀適而為惟幕矣樂仁智於無何之郷書契所傳未有比類而已敦宗疲學路而恨積空耻墮累祖之蹤歸舊里而齡衰猶慕列長生之籍叨陳鄙懷不能一二云爾○

冬十月藤忠實會文人於東三條第請大藏卿江匡房以松漏月竒為題中納言藤宗忠治部卿源基綱參議藤為房及藏人頭藤實行藏人辨源雅兼等雲客菅在良藤敦光江匡時菅時登藤顯業等儒者及文章生非成業數輩（非家業不応試而嘗文筆得名者称非成業）皆應其招（卿三人着直衣其餘衣冠）令在良作序忠實嫡男中納言忠通歲十五初作絕句其墨痕技俗宗忠歎曰文道中興在此郎君乎滿座皆稱讃之右衛門權佐藤重隆懷其詩入法皇之御覽○十一月正二位大藏卿前中納言大江匡房逝歲七十六匡房者音人八世維時

匡房神童

匡房歲十六作閑居賦藤明衡感称焉

藉甚盛也

匡房書懷詩

六世匡衡曾孫舉周孫成衡子也初誕時曾祖母赤染贈産衣副倭歌以祝之四歲初讀書八歲通史漢十一歲賦詩（一日成衡携之謁右大臣源師房）啓曰此児既言詩右府不信之誠示雪裏見松貞題匡房把筆立賦之右府感賞之江時棟亦在座奇之都下傳稱呼之曰神童自是師房屢汲引之薦守治相國賴通然遇之猶老成人相匡房曰此童履地踰人必至大位肥前守中原長國（匡衡門人）在任傳見匡房詩呈書賀之其後師侍讀平定親受經學文十六歲作秋日閑居賦其中有言曰李廣漢室之飛将也卜宅於隴山范蠡越國之賢相也避身於湖水大學頭藤明衡稱之曰詞鋒森然定知必敵者落葉埋泉石詩一聯曰羊子碑文嵐裡隱淮南葉色浪中深明衡見之曰漸入詩境文章博士菅定義謂定親曰江茂才近須所作可謂日新也其後詩文益進聲名藉甚肥後守源時綱伊賀守惟宗孝言掃部頭江佐國式部大輔藤實綱等皆服其才或曰此是後進之領袖也或曰殆近曾祖吏部（匡衡）文章或至垂淚感泣大納言源經信太重其才屢薦舉於賴通然後冷泉帝治世之間未登庸嘗書懷吟曰黃花移影瑠璃水紅葉散光

匡房蒙後三條帝寵

匡房補成朗詠集之詩

錦繡林、會舍壁穿音似玉、台山賦鄭響如金馬相如、室文君、昇揚貴妃、官才子、簪不藝于今無分職、豈妨鞭驥故山尋識者謂江秀才將遁世也。後三條帝在東宮、聞其名惜其才、乃召之為侍讀、日論文章。及即位甚被親近、兼保登祚以来、逐年昇進、遂列八座、昇黄門再任都督位至特進。江家官爵維時之後、唯以匡房為榮達也。法皇惜藤公任朗詠集不載全文、勅匡房以補成之。匡房博考倭漢文集遺稿、悉足之、以為四韻。就中千峰鳥路含梅雨、五月蟬聲送麥秋一聯、傳稱唐李嘉祐句也。匡房遍捜不得其前後、或人

匡房論和歌體制

偶考索之以獻焉、自屓知匡房所未知也。匡房曰、句拙疑其偽作也。歴年見仁和寺舊藏墨帖、寫嘉祐全詩、乃知或人所獻者果妄也。匡房素達倭歌、闡國推之以為宗匠。及晩年有天下無雙之稱。嘗倣試策體假設倭歌博士紀貫盛問倭歌得業生花園赤恒對詳論倭歌體制。此問對策文載續文粹、然不記其作者。朝野群載以為匡房作。按貫盛者分摘貫之兼盛也、赤恒者分摘赤人躬恒也。貫盛或作貫成、花園或作花囿、皆恐非也。後世歌人寓名曰栫朴躬貫之類、倣匡房例也。匡房匪啻為倭漢才人、在朝之間有所輔導、有所諷諫。群僚皆謂良臣也。法皇亦重之、且憚之。然公卿群議不決、則無不咨詢焉。匡房善相人、

匡房作江家次第

匡房作暮年記及詩境記

其識鑑多驗。凡自音人至匡房八代、與菅家相並為天下儒宗、且熟習朝廷官儀。至匡房博覽延喜式、西宮記、北山抄等舊說、刪繁取要類聚之、以編二十餘卷。所謂江家次第是也。家富藏書、造文庫於二條高倉。或人諭之曰、洛中繁贍、火災之變不可測也。不若藏於山林、以為貽厥之謀。匡房曰、我家與朝廷盛衰、朝廷其盛則我文庫長存、朝廷衰則我文書亦滅耳。我唯任天運、何畏火災哉。傳稱仁平年中、江家庫比回祿。其後朝廷式微云。及嘉承、匡房老病、故不能赴宰府之再任。著聞集謂匡房再赴宰府。今據中古記云爾。辭中納言、以大藏卿保養於家、朝參少

匡房文之燈燭

藤敦光過匡房舊宅詩

矣。作落葉賦見續文粹以自歎焉。且作暮年記、哀昔時才人既往、而身獨存焉。又作詩境記此等數篇共見續文粹以論倭漢風體。暇日召諸孫及門人等、談故事、論詩文。侍座者筆記之、號江談抄。今春知暮齡既迫、作白頭詩并序、自述焉。中納言藤宗忠聞訃歎曰、斯人八代儒家、三代侍讀、朝之簡要、文之燈燭也。國家失良臣、天下亡明鏡、可惜之深、可歎之甚、何以加焉。他後藤敦光過其舊宅、作詩曰、往事渺茫誰共語、閑庭唯有言花。世稱匡房曰江都督、或曰江師、又号江大府卿。長子隆兼先卒。二男匡時応試對策及第、從敘、名維順。其弟曰有元、共登儒官。隆兼有二子、曰匡周、曰匡隆。唯雖順子孫相續、然之共才。續文粹載匡房、蔭孫

天永三年
藤知房卒
知房聯句
勸学院奏状

匡輔文一篇、然江家譜無匡輔、或其匡周匡隆改名者乎、階貫詞藻載匡房詩二十餘首、其文粗見續文粹、其歌見後拾遺以下歷朝撰集、後來藤定家評匡房歌曰、如浪花細白、自深山送出、其流欲絕不盡也、

壬辰三年二月、従四位下美濃守藤知房卒、歲六十七、越中守源良宗子也、太政大臣藤信長養之為子、知房好詩歌、與大江匡房女善子或習花月、或遊古寺、以遣幽興、其九月十三夜、一聯曰、泳庭一夜蹈寒影、銀漢三更望冷光、斜入幽窓疑畏雪、轉侵衰鬢似添霜、其餘詩句猶有可見者、藤伊家嘗褒知房歌、知房不悅曰、我作詩則彼不能開口、至倭歌則彼以為同等也、故知此為被褒則於我為耻、不若止詠吟也、自是棄倭歌、唯翫詩章、○勸學院奏請曰、勸學院者閑院贈太政大臣冬嗣建立也、其後三百餘歲、于茲貧而樂道之士、微而志學之人、攀文華於廟內之春露、拾義實於

伐同闕謂功勞也

詞林之秋風、累代之高材猶出此處、當時之碩學且在箇中、爰為支其衣食、為資其燈燭、更割諸國所領之莊園、以充多士研精之依怙、是聖廟之故事、非院家之新伐、其所在之田地、各帶前代之省符、然近代國司不存此旨、而不收公式、以致滅亡、濫吹之甚職而所由也、抑當院領者、無充課後、其趣見前代宣旨、望請天裁、任先例、止充課而修造之、復舊基學徒之繼古跡、當時向後保貢廟家、仍勒事狀、併請處分、○十一月、藤忠實上表、辭右大臣、曰、臣忠實言、三翼利涉之舟不能棹砥柱之重嶮、八駿騁逸之馬爭得鞭

鹽梅調和味也、言宰相調和政化、鼎鉉三公之職
宰相燮理陰陽

呂梁之懸流、非據之任、取喩可知、陛下登祚之初、微臣攝籙以降、鹽梅少功、自知鼎鉉之匪用、經緯多誤、還迷絲綸之難分、剋復爵踰德、貴恩過涯、深履垂石、而負重、如怠赴熱、公子之詞、列維岳而登高、秋厭居冷、先生之跡、是以天譴鬼瞰、春秋於黃閣之前、謗客譏夫、旦夕於白屋之下、進欲掌朝務、則不堪獨爾之懸千鈞、退欲就私盧、亦難乖皇澤之重萬鍾、夫寵榮者招災之府也、寵盛災競至、謙遜者開福之門也、謙專福訪來、何趁招災之府、空嫌開福之門乎、方今計燮理於陰陽、既過二六之歲華、思智略於父祖、遥謝

永久元年
僧行尊參內過奢

家門之風譽、恐猶分砦庭之禁兵、猥令直槐路之衛卒、彼夏里驚躬之車、徒留商洛之月、子陵逃名之釣長垂孤高之波、求而用之、庶績咸熙、伏願聖慈、從臣所請、早罷兩箇之大名、宜省三危之厚累、然則君開進賢之路、掄其材於鄧林焉、臣表退愚之誠、防其畏於連山矣、不勝懇款憂懼之至、謹拜表陳讓以聞、在菅良作之、

癸巳永久元年二月、僧行尊自法眼轉法印、法皇賜馬四匹、忠實贈車以慶之、行尊參內拜賀、童子二十人騎馬前驅、其粧壯麗、天皇御覽之、行尊者小一條上皇之孫、源基平

法皇修孔雀経法

法皇祭北辰以祈長寿詞

子也、入園城寺為僧、延久御宇以其妹女御基子寵、故業叡思尊崇其宗旨、且能倭歌、甚為法皇被帰依、故其徴者如此、○法皇修孔雀経法、僧寛助為導師、以助任僧正、法皇賜馬十匹、忠実贈車副之、以舎人六人助留二人、返其餘、及参内、前駆二十人、以驚耳目、助者参議源資通孫、左少辨師賢子也、入仁和寺為性信法親王弟子、以極密宗旨、少時謙退、不貪僧綱、性信大親愛之、性信没後、太為法皇被帰依、屢預顧問、咫尺龍顔、時人称之曰法関白、○法皇祭北辰以祈長寿、其文曰、日本国太上皇謹白、伏惟北辰者為七曜九執之至尊、掌千帝万王之暦数、正位紫微、主天下

之興滅、施光玄宮、照人生之善悪、是以自羇俗之昔、至遁世之今、就内就外、捧粢稷以供北極、多日多年、凝精誠以抽赤心、齢過六旬、是依尊星之冥助、命期億載、猶祈餘年之長存、爰諸道之勘文、命寿可慎、司暦之所奏、日月有蝕、中丹之祈請、上宜照鑒、仍飾壇場、謹設禮奠、奇香散気、自代惟馨之明徳、矣圓鏡拂塵、早垂写影之玄應、焉汾水虚舟之遊波、隆一清之色、射山脱屣之跡、嵐報万歳之聲、凢厭天羅地網、厭魅呪詛、夢相怪異、宿曜禄命等之厄、却妖祥於未萌、授長生之上寿、此書式、参議藤為房奉宣与大外記中原師遠、陰陽道安倍泰長相議師

横山氏殺内記太郎

上皇感賞平忠盛之勇

興福寺僧徒嗷訴於勧学院

遠献勘文、以法皇為俗称、故書太上皇、○三月、武蔵国士横山氏殺内記太郎、事聞京師、左大臣源俊房奉勅、賜宣旨於常陸、相模、上野、下野、上総、五国司、討之、此一件、拠永久旧記、残編記之、此記太郎不審為何者、横山者、武州七党之其一也、小野氏、盗某大夫匿洛中、掠人穿壁、屢竊官物、左衛門志中原兼明認其所匿、馳赴焉、盗逃到桂川、明兼追討之、盗拒之、明兼従卒傷而退、盗匿松尾山、左衛門尉平忠盛往討捕得之、法皇大感之、即日叙従五位下、忠盛者正盛長子也、自幼常候法皇、眷遇稍厚、時歳十八、智勇兼備、逐年頻預叡賞、○興福寺僧徒及春日社、日吉神氏都五千人、

入洛、到勧学院嗷訴曰、清水寺者興福寺別院也、古来本寺僧侶任別当例也、中葉仏師定朝補之、彼元来於清水寺為僧、則無妨、今円勢是於延暦寺剃髪、乃是台徒也、清水寺豈為台徒可被奪哉、不若改補之宜、則不敢帰寺、留洛三日、法皇不得已而停円勢、以僧都永縁兼清水寺別当、南僧喜而帰寺、永縁時為興福寺権別当、帯大安法隆金勝三寺、至此又兼清水、而併管五箇寺、叡山僧徒怒勅許興福寺所訴、而率大衆襲清水寺、毀破房舎、○夏四月、辛亥朔、叡山大衆及日吉神人都二千餘人、舁祇園神輿乱入

叡山大衆乱入洛中与源為義闘

洛中到法皇院門訴放流興福寺権少僧都實覺法
皇召忠實等公卿俾議僉言實覺無罪難處流刑乃
勅座主仁豪止其嗷訴衆徒不聽突入院門揚聲大
叫撿非違使出羽守源光國丹後守平正盛左衞門
少尉源為義守門防之山徒稍退又競來與為義互
交兵刃既而大藏卿藤為房奉院宣諭山徒曰實覺
雖無罪依衆僧所請可放流之然他後興福寺若請
貶謫叡山僧綱則山徒不可發言云々山僧解圍而
歸洛氏安堵藤氏公卿皆雖黨興福寺然叡山之勢
太熾故所議不決唯為房固執決之或謂能斷一時

南都僧奏進三箇條

之事或謂不慮他後之變興福寺聞叡山嗷訴大怒
聚大衆及春日神民催大和群郷兵士議入洛燒祇
園驚朝廷與叡山挑戰京中震恐歎曰昔天慶大亂
東西騷動然皇都無變今南都北嶺之爭豈唯天台
法相兩宗之興亡而已哉佛界忽變修羅道洛中亦
混兵革之塵而神道王道亦滅於此時乎悲哉識者
或曰呂相凶徒擅假神威輕侮朝廷實是國賊之魁
也雖武人等稱有蒙神罰之畏唯以防禦為要憚殺
凶賊故朝権彌輕僧賊益強王威之衰無奈之何○
丙辰南僧就藤忠實奏進三箇條其一曰叡山惡僧

擅破清水寺是山座主仁豪及法性寺座主寛慶
實所為也請處此兩僧於流罪其二曰権少僧都實
覺可被赦流罪其三曰祇園元是興福別院也近世
台徒奪之請移其神體於我寺忠實奏之法皇法皇
曰紀斷破清水者赦實覺流罪依請唯祇園神體不
可妄動也朕意如此然不及賜官符興福者藤家氏
寺也公其遣長者宣而可也（藤氏長者所施行謂之長者宣）忠實辟
諭如詔然南僧猶不解憤而遣使徇洛中曰適日可
大擧入洛藤氏公卿應詔命乎背祖神乎熟慮焉由
是京師不靜武士戰甲兵台徒亦聞之議會祇園以

藤惟信奉勅諭興福寺
興福寺牒石清水

待南衆之至挑戰南衆又牒東大寺及南京七大寺
議合其徒舁八幡神輿（謂東大寺鎭守八幡）與春日神輿同入
洛於是源氏公卿亦畏憚之北徒聞其多群有不敵
之慮欲詣闕拒詔命抑止之壬戌賜宣旨於興福寺
延暦寺止其蜂起不從忠實遣藤惟信於興福寺諭
之僧徒數千人圍繞惟信叫喚囂々惟信逃歸興福
寺牒石清水請捧神輿同入洛其意謂石清水願主
僧行教南京大安寺僧也然則石清水亦不可不合
力於南都云々石清水返牒謂當宮者百王鎭護之
靈社也依他社之訴不可妄動靈輿云々由是南京

藤忠實上表辭職

鼠性多疑行則一前一却故持両端者謂之首鼠両端

圓紫謂握瑞圖登紫壇皆為帝王之度也

七大寺亦首鼠両端唯金峯山悪僧郷民等張臂調兵以從焉○甲子藤忠實辭太政大臣第三表曰臣忠實言苦凝方赤之悃誠頻仰圓紫之明鑒照膽念名縱陳恩輝於秦鏡納聽有跡喜達叡聽於夏鐘自二至三欲罷不能臣伏惟掄才審官者往哲之嘉訓也論功授職者累聖之恒規也是以唐堯撫民四獄助経律之化周成継暦三少弘社稷之基固雖明王明主之代尚委至忠至直之臣如臣者齢近四旬身無一藝非文非武爭全重載於揚丹少智少謀誰期負乗於竹馬前後三百餘之諫訪魏徵而敢無進其一焉臣細五十九之非追蘧氏而兼可加共數矣世之所榮者身之所懼人以為幸者身以為憂故寵遇難謝謬澤之恩湛々屢進退知眷惟谷之歩戰々欲陳風績於三年則謀事不至欲齊星陛於七政亦納麓易迷譬猶蓄珠玉而無瑩飾磁砆於金闕種芷蕙而無採疏蕿蘋於蘭臺君若優賢相之後裔臣傳家門之塵君若抽儲闈之舊功臣立羽翼之勞彼伯禽者撰錄之後也未負衮於東海之雲黄公者在潘之舊也空逃名於西漢之日乃知三台之班不可安居萬機之寄不可輙託矧復隱逸在野英俊満朝若耶

南僧大挙向洛

溪之春風鶴板未及維陽山之秋月羊裘猶存求而用之天下幸甚伏冀陛下鑒此微意罷其儀刑乾照可畏雖避禄秩於晝一之蹤霞慈難忘将專輔導於通三之德不任懇懼之至謹重奉表以聞（菅在良作之）聽之乙亥聞南僧率其黨一萬人向洛詔遣丹後守平正盛及其子忠盛源重時等於宇治坂殊勅源為義遣栗子（子一作栖）山共抑南僧而令出羽守源光國及大夫尉藤盛重向西坂本備北徒之變（南徒從僧二人潜登北嶺欲放火延暦寺司捕之附盛重欲禁獄之盛重憚之奏法皇且白忠實猶豫不斷之）南僧大擧向洛其衆號數萬洛中震動公卿悉候法皇院官兵護

源平官軍決南都僧戰

内裏比々源為義禦南衆於栗栖山郤之（為義時歳十九從士皆任他郷而從者僅十餘騎）辛巳晦南衆舁神輿競到宇治源平官軍禦之光國盛重等引兵来會両陣相互合戰僧徒死者三十餘人神民郷士死者十餘人傷者數十人官兵死者甚少南僧等棄神輿神寳於道路逃走是日台徒會祇園讀大般若而自稱祈朝家無為然實備南衆之亂入也南衆陳曰素不敵官兵欲入洛與北嶺決戰而到宇治為官兵被抑然猶未敢交兵欲聞前日所請之天裁可否而退歸也（時有一鹿来官兵射之僧徒謂是春日神使也見其矢之小而恐懼周章其間金峯山唯羊等不遑交乃官兵放矢如雨故僧徒北）

推僧正寛助上狀
捕誅僧雅覺隆觀詛法皇也

陽皆傷官兵彼唖羊所為也我兵甚多然不戰而早退者非挑闘之怯唯畏朝家之威也藤氏公卿聞而感之曰我祖神之霊威猶可畏也若不有此處之來則官軍僧侶之勝敗不可図而国家之大變可立而待焉○五月朔勅撿非違使別當藤宗忠令其家司返納春日神輿及神寶赦昨日俘囚興福寺奏請謫天台座主仁豪且罪戰日射鹿者不許寺僧怒咒詛法皇○六月勅大和國捕金峯山郷兵傷官軍者又勅忠實捕詛法皇之惡僧雅覺隆觀等誅之勅清水寺追放催南衆蜂起者其餘寺僧安堵如元勅叡山追放破清水寺之惡僧奉幣春日謝傷神民損神寶○九月推僧正寛助上狀奏請行結縁灌頂於東寺其

上下相敵曰抗
叡山僧徒嗷訴請將追部之
放僧仁寛於伊豆

阿闍梨准天台三會講師任僧綱許之此時依台徒請而尊勝寺結縁灌頂永附天台寛助為東寺長者欲以密宗抗台宗故固請以得其志（其狀載朝野群載秀才藤資光所作也）窮徒喜之獻賀表（表文藤資光作之又見朝野群載）叡山僧徒成群會祇園訴改補天台座主欲舁神輿向陣頭法皇令藤盛重源重時平忠盛源宗實等追部之山僧分散下宣旨曰惡僧等歸山則山司糺責之匿在京則撿非違使搜索之逃諸國者其國司可捕而獻之○冬十月放僧仁寛於伊豆國（寛者醍醐寺僧也出入輔仁親王宮帝願親王得大宝頃間有人投匿名書於二條太后宮宮人披見而得其趣藏為其戒果見一童醍宮中

醍醐寺童千手丸就擒
藤為房奏言停寛仁親戚骨肉連坐
永久二年
藤敦光薦藤資光

乃捕之鞠問童款曰我是醍醐寺童千手丸也為僧仁寛被募情而至犯帝座或混侍童或伴為官女無夜無晝出入宮中然遂不得間而就擒聞者大驚法皇大怒命撿非違使藤盛重馳到醍醐乃以仁寛來公卿相議僉言罪當斬然減一等流仁寛於伊豆国千手丸於佐渡国法皇欲罪寛等親族参議藤為房奏曰大虐大惡無甚於此雖親戚骨肉豈可預知哉諸卿僉曰固然法皇從焉故無連坐者而輔仁親王幸得無他時人歎曰古不云乎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為房子孫其榮乎）

甲午二年春正月文章博士藤敦光薦得業生藤資光曰資光言康和五年給學問料天永元年補文章得業生給料劳七年秀才劳五年抑諸道得業生歷五箇年可課試之由被下綸言之後守彼年限赴其試場者濟々多士継踵無絶爰資光儒林四代之塵

藤敦光擧問題

祖風猶熾學窓三餘之業孫雪久寒既瑩撑林於晚成宜待揚歷於明詔望請天恩被下宣旨令課試資光將令継儒業者既而左少辨源雅兼傳宣權中納言藤家忠奉勅依請於是敦光擧郷國土俗題問曰方策既識九州為聖皇之藩籬秘籙長傳十洞作州貢之窟宅郷國之土俗若異黎民之貢賦不均誠是會同有禮如衆星之拱北辰朝宗分儀類細流之赴東海者也然則孝義立號莫秘明主於五常之中廣延著名可稱善舞於二人之除壅塞何處甘雨之澍氣未晴來遊幾方吉雲之境風彌暗丈賓之居大丘

藤實光對策

月令、季春之月、具曲植籧筐、養蠶器也

共業不審景公之臨少海其詞如何千秋一會之語、交友在誰一日千里之行壽筭難量了神仙引籍藐姑射之雲通蹤才德含輝鄭公卿之月照地既習宏辨於縣河宜披蒙昧之嚮邑資光對曰竊以氣象肇啓未辨清濁之名形質既萌漸定玄黃之位自爾郡縣村邑之區分馬齒取喻林藪原隰之各異龍鱗着名一萬二千家街衢綿聯五萬四千里山川綺錯莫不施風教於華夷識土俗於鄉土者也軒轅膺籙之時雞犬之音相聞營丘割封之後魚鹽之利自通禹貢所輸州民差賦斂之籩筐周禮攸制地官掌戶口、

若下、酒名地、以其所出之地言之

疏廣前漢人、為師傅、辭官帰、公卿等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之圖籍養鄉養國之惠、君命惟嚴杖國杖鄉之儀、臣節無撓燕昭王之築隗臺也、四方之賢俊子來漢高祖之歸沛郡也、一座之老父酣悅獻酬頻催若下之霞湯酔面調高和郢中之雪唱歌至如彼舊里退身遐陬持節疏太傅之出東都矣、陳祖席於門閭張博望之入西域焉、轉仙香於河漢秦呉境遙遊子行千里之月劉阮跡僻遺孫隔七世之塵復有老子往兮古廟長留九井之春花片々范蠡去兮扁舟何在五湖之曉波茫々會稽太守之錦俶裝寧非思故鄉哉延陵季子之劔、未解於為使上國也、胡地秋深馬

舜臣有八元八凱、皆賢人也

嘶柳塞之風遼城日暮鶴警華表之露固知縿光當篇義標奇絶而已、我后一六合以稱尊四三皇以居大逾汎軼漢之貢縣、府無虛月、異畝同穎之嘉瑞、國屢豐年而賢才充朝皆元凱其行隱逸出野誰箕潁其心者乎、夫以明主之達孝義惠澤之仁厚施善舞之辭廣延游波之體軽訪壅塞於荊州陽縣境勝撿來遊於漢曰東方地幽文賓之業孜々不遑、景公之詞堂々猶美千秋之會就有道以可知一日之行指壽域以易悟謹對式部大輔菅在良以輔江有光及菅淳中藤實光藤永實評議之以處于丁科〇九月、

前大納言源師忠薨

法皇慶白河阿弥陀堂

大納言源俊明薨

俊明梗直、却藤清衡之贈

前大納言正二位兼中宮大夫源師忠薨、歳六十一師忠母右大臣頼宗女、與俊房顕房異母也、然倈歌世称廣澤大納言有五男、曰師隆曰師親曰師俊、曰師長其一人為僧曰寛遍、其一女嫁輔仁親王生有仁〇十一月、法皇慶白河阿弥陀堂車駕臨幸、従三位藤為房叙正三位、賞為院別當之勤勞頃年法皇嘗離宮於白河或居洛中、或遊鳥羽而以白河定為老休之所凡称法皇上皇之宮総曰仙洞曰院御所〇十二月、大納言正二位兼民部卿源俊明薨、歳七十一俊明以隆国李子故自微官積功勞逐次昇進後三條帝奇其才幹自法皇在祚甚被親近譲位之後専預国政熟習朝議応時従宜天性梗直能断大事身為亜相上首而威権稍高群像憚之曽造佛像藤清衡在與州聞之贈沙金若于両以請為薄泥之料俊明不受之附使者返之或人問其故俊明曰彼者夷酋也、押領王地挟謀叛之志其事発覚則我亦可預

三善為康與諸博士祭先聖影

永久三年

菅原有隣請復本姓以遷任

箕乃父業也

金科玉條謂刑法

藤能實作故中宮小祥忌之願文

征伐之議、不可不豫慎也、其子權中納言俊、依夜、解官、○是月、箕博士三善為康與諸博士率諸生、會江某〔關其名、疑是匡房孫匡周か〕文亭、祭先聖影、聊擬釋奠、為康作祝文曰、永久二年、窮冬暮天、敢昭告先聖文宣王、學海之津、源出孔泉、智水之浪、流赴洙川、明如日月、萬代猶圓、德被尊卑、門科是全、更改犧牲、薦以蔬粢、殊備黍稷、屬以豆籩、博士初獻、傾冕周施、諸生後供、摳衣聯翩、所奠何因、為重書篇、所禱何事、欲遇文田、夫子一聖、顏氏十賢、達者七十、門徒三千、謹請尚饗、冀垂矜憐、

乙未三年、春正月、正六位上内膳典膳菅有隣、請復本姓惟宗、遷任左衛門志、嘗撿非違使宣旨曰、有隣謹撿案内、出法曹、居諸司者、遷金吾、至廷尉、載在竹帛、不遑羅縷、又改氏姓、遷任志者、明法博士資清是也、有隣嬰孩之日、外祖父有真收養、為子、仍入彼户、為菅原氏、傳兩祖之風、苟繼箕裘、嘗二章之道、已及強仕、金科玉條、披文道之遺草、而可探勘問之糺彈、以有真之庭訓、不可失也、望請天恩、因准先例、改菅原氏、賜本姓惟宗、遷任件官職、將知儒胤之異他矣

○冬十月、前中宮權大夫藤能實、值故中宮篤子小祥忌、圖佛寫經、作願文曰、夫去年今日者、禪定先后

褕狄、皇后衣

支提、佛寺也、即支那招提、感傾宝節用攜支提

寂滅為樂之夕也、褕漢轉光、羲和之職相換、葭灰吹律、周閱之期云致、是以聊掃蘭條之荒砌、敬展香花之齋筵、佛則兩部界會之真容、丹葉脣鮮、絳亦一乘圖頓之寶典、綫華文妙、今就此寂尊寂上之密教、奉資其得道得果之良緣、抑追憶全盛之時、更觀既往之事、先后早連仙蕚於帝女之樹、高並德彩於軒曜之星、清涼弘徽之接檐也、伴皇觀於花月之遊、呉娃趙女之侍座也、施陰教於綺羅之色、然間褕翟之正位年久、關雎之芳譽日新、臣妾抽節、遐邇仰仁、自彼梧岫之靈駕不還、椒房之長襟無盡、以來疑素念兮歸佛焉、脱華簪於勝鬘之首、剃鬒髮兮作尼矣、擲木乂於支提之蹤、宮鶯戲花之朝、想像色界妙法之轉、商風拂松之暮、庶幾寶刹常樂之音、況安金姿於燕寢之傍、坐臥瞻仰、讀蓮偈於翠屏之裏、晝夜勤修、誠是宿殖德本之勝因、無量廣作佛事之惠業、難測、嗟乎生滅者十界之所不免也、盛衰者萬物之所不逃也、忽告閻浮無常之悲、空從法身不住之理、故宮秋暮兮傷心、朧月臨檻、掖庭夜長兮罷睡、暗雨打窓、蒼苔黄葉之地、嵐代啓令之聲、老菊衰蘭之叢、露泣趨拜之跡、視聽所觸、涕淚無從者也、伏願毗盧舎那諸如

永久四年

源顯仲等奉勅詠百首和歌

式部省奏請大江匡周補任

來遍周法界大薩埵各運五智之妙力必導九品之寶臺昔韋提者印土之夫人也覺華熏心獨孤者隋朝之皇后也彩雲忝扶前聞在斯偏憑彌陀引接之誓往行宜慕何疑安養託生之望凡厥自惡想天至捺落迦皆開善根悉證妙果（藤敦光作之）

丙申四年冬十一月勅從三位行左京大夫源顯仲前越前守正四位下藤仲實前木工頭從四位上源俊頼從五位下源忠房從五位下行皇后宮少進源兼昌及宮女常陸大進各詠百首倭歌（春題十八首、夏題十二首、秋題十八首、冬題十二首、戀十首、雜三十首、作者七人、總計七百首）以追前皇（帝堀河）勅撰百首之跡（俗稱此集曰次郎、擬太郎也、蓋以前集、而集俱行于世）顯仲仲實俊頼俱前百首之作者也（忠房者顯仲子也、其歌載金葉詞華等、後改名忠季、兼昌者宇多源氏大納言時中女孫、攝津守俊輔子也、其歌金葉詞華以下集載焉、常陸者肥後守定成女、乃前百首所謂肥後、改名者也、大進者肥後妹也）◯十二月式部省奏請蔭孫正六位上大江匡周補文章得業生曰給料學生補茂才者只依宣旨之次第敢無超越之先例匡周給燈燭料卜年于茲然間去々年者被超越去年者被逗留今度之茂才匡周當其任爰匡周傳門業而欲十代替古年深隔庭訓而競寸陰研精日久苟為江家之餘裔忝列泗水之末流朝恩之處誰謂非據

三善為康撰朝野群載

藤敦光作漏刻銘

望請天恩因准先例被補顯業獻策替者將知勸學之不空者（顯業者藤俊信子、其獻策年月不詳）勅正三位權中納言源重資賜大政官符於省依其請也算博士三善為康撰朝野群載三十卷自為小序曰予曾無拾芥之智唯有守株之愚多集温故之體以為知新之師部類成三十卷號曰朝野群載可謂不昇青雲高見紫宮之月不出一室遥知萬邦之風但慙耄及拙編次性慵疎渉獵以指後昆宜補前闕于時永久之曆丙申之年善家算儒為康序此書遍行于世以為後學替古之用（按永久四年以後事亦見朝野群載、蓋為康序之後猶增補之乎、若夫後人追加之乎）

◯藤敦光作蓋天十二支漏刻銘漏刻者叡山僧某巧術造之自誇說曰去嘉保二年正月夢中按得其方成之敦光叙其事其略曰其器圓也象圓蓋之遍轉其基方也類方輿之不搖天盤則縱横三尺表三才也地盤則方各四尺辨四序也南中央有一孔穴竪二寸法二儀横四寸分四點也禽獸居中隨十二時而形現童子立上向方角位而指點一動行一刻八動成一時每有動轉必有音韻不登臺以觀天文不出戸以知時刻唯此靈器深以秘藏然而出處行藏隨時應機更遇忘言之友忽勵起予之心雖加潤色

永久五年

平永基以源義親之故被譴責

享帚自珍、不敢慕崐玉之褒、只思免海石之嗤云々
丁酉五年五月、是月流言、罪人源義親未死而剃髮
變形、匿東北國之間、勅撿非違使廳譴責越後國士
平永基曰、義親者去嘉承年中、依虐叛科追討畢、
而近来如風聞者、浮浪法師一人、自號義親從陸奥
國越渡當境之後、経廻永基之所云々、因之可召進
由先日附國司被下知之處、初申可召進之狀、後稱
可捉搦之旨、前後之詞非無相違、奸詐之甚、何以加
之、早附使者可召進正身之處、稱病死梟其首者、真
偽難知歟、尚遁事於左右致遲引者、永基參洛與使

藤尹経對試秀才詩

者共可言上子細、依別當宣如件、然事出於院宣不
得敢延怠○冬十一月、藤璋子入内為女御、璋子者
故大納言公實女也、法皇養之、至此置家司職、以法
皇寵之故、雖公卿之子不厭為其職司（一説云法皇欲以忠實女泰子為女御而使璋子配忠通然忠實辭而不肯故璋子入内乃是法皇多年之素志也）○式部
省試秀才、以班萬玉為題、正六位上藤尹経詩曰、陶
虞継體政方寛、萬玉班来民各安、執得不趨皆守體、
捧持致敬豫勝連城、待價應磨貨、列國爭功欲受
賈、令徳比光常任用、齎珍藏色遂無殘、冬々氷生濕望
猶潔、夜月臨流影式團、河伯圖明浮五朱、山靈文朗

藤憲光對試秀才詩

八埏八方也

賜群官、廻周施暎冕冠徹、清越有聲環珮寒、幸遇我
君崇學代、龍門砌上屢盤桓、藤憲光詩曰、我君莅政
理温寒、萬玉班来仰徳寛、照耀光清盈列國、玲瓏色
潔賜群官、藍田傳美常為用、荊岫韜奇遂不殘、雲落
沙庭空誤屑、露凝竹葉自疑貫、浮筠影潔非無信、垂
棘規圓豈有端、雍伯種生唯得貨、水蒼文朗恐勝歡、
平々治道氣新見、琢々學山功尚難、再遇唐堯明化
日、八埏九土各寧安、於是式部大輔菅在良、少輔藤
行盛、與大學頭藤敦光、文章博士藤永實、評議之許
及第

元永元年

僧在殷與從兄巌實爭戰

僧覚勝始行櫻會

戊戌元永元年春正月、菅氏長者式部大輔在良子
僧在殷、與其從兄巌實（是綱子）濫望安樂寺別當樹黨
相爭、在良怒奏請下官符、其符曰、背父命者非子道、
背氏擧者非氏人、然則在殷不可為在良子也、巌實
不可為氏人、祖神起請有限、任氏擧次第所補任也、
今背氏擧起大衆之輩、公家特禁之、氏人等可義絶
者也○三月、醍醐僧勝覺造清瀧神殿於山下（俗曰下醍醐）始行櫻會（勝覺者左大臣源俊房子也、就範俊義範受密宗秘旨、屢祈雨有験、名顯當時、醍醐寺派於覺為盛、任僧正、号三宝院、兼補十箇寺別當焉、自醍醐赴京時、常使扈從僧唯一兩人、一日遇天台座主行玄於路、玄乗車從者前後成群、覺櫬等微笑而過、玄謂其徒曰、如勝覺者真沙門也、我今

僧行玄過途於覺勝自恥傲奢

公隆奏請為公衡補大神宮司状

日出京過彼、蒙一世之恥、悔之不可及焉○夏四月、勅遣中納言源顯通於伊勢大神宮奉幣、獻宸筆宣命如例、（昔聞候此行顯通遺宣命於驛店、覓之遂不得之、改書之間誤支干、其父右大臣雅實嘆曰、彼為我長子、然不能嗣家、後果然）○戊月従五位下大中臣公隆請、替同族公衡以補大神宮司、曰、大神宮司者、尋成功次第被補任定例也、爰去兼暦年中、造進齋宮寮内中外并三箇院、數十宇殿舎、且依別宣旨恒例員數之外、造進數十宇舎屋、依件功可被補前宮司宣孝秩滿替之由、去長治元年具注事状経奏聞之處、被下依請宣旨既畢、然則當時成其望輩之中、公隆已為成功之第一、採擇

之處、誰敢比肩、倩撿先例、前伊勢守親仲、前壹岐守敦清、宮司定祐等、各造進一箇院、皆以浴朝恩、加以上総介永實造進中院一所、兼白關殊賞、而公隆既募造進三箇院之大功、徒被超一兩輩之下、鶴大神宮事以道理為先、是則神不享非禮之故也、今量成功第一、横成競望之條、豈以可然乎、仍勒斯旨、去年雖奏聞、鶴唳難達、鴻慈未覃、然間日月推移、裁報在道、抱其理與訴非道、僉議之處、唯任神鑒、望請天恩、因准先例、依彼成功、被補任大神宮司、公衡秩滿替者、將知倫理之不空者、右大臣源雅實宣、奉勅依請

藤顯季始修人丸供

藤敦光作人丸図讃并詩序

○是月、正三位修理大夫藤顯季招歌人等、始修人麻呂供、其畫像者、藤兼房夢中所見之肖影傳在顯季手、孫請藤敦光為之讃并序、其序曰、大夫姓柿下、名人麻呂、蓋上世之歌人也、仕持統文武之聖朝、遇新田部高市之皇子、吉野山之春風、従仙駕而獻壽、明石浦之秋霧、思扁舟而瀝詞、誠是六義之秀逸、萬代之美談者歟、方今為重幽玄之古篇、聊傳後素之新様、因有所感、乃作讃焉、其辭曰、倭謌之仙、禀性于天、其才卓爾、其鋒森然、三十一字、詞華露鮮、四百餘歳、来葉風傳、斯道宗匠、我朝先賢、涅而無緇、鑽之彌堅、

鳳毛少彙、麟角猶專、既謂獨歩、誰敢比肩、使前左兵衛佐藤顯仲淨書序并讃於像上、及斯安影像於案上、供酒菓、且假作魚鳥之形而奠之、敦光又作序并倭歌、其序曰、我朝風俗、和歌為本、生於志、形於言、記一事詠一物、誠為諷諭之端、長著君臣之美、是以將作大匠、每屬觀天之餘閑、凝詞露於六義、叶賞心者、花鳥草蟲之逸興、應嘉招者、香衫細馬之群英、今日會遇、只是一揆、方今流水當夏兮冷、涼風迎晩兮来、蘆葉戦以凄々、渚煙漸暗、杉標動以颯々、沙月初明、情感不盡、聊而詠吟、其餘朗唫多、衆客欣然、以為千

有仁親王賜源姓

宋徽宗帝使孫俊明等献書

歳之風流六義之雅興也○八月皇孫有仁賜源姓叙従三位任右中将有仁者後三條帝孫輔仁親王子也法皇視之猶子常不離左右出則同輿有仁姿儀美麗時人皆曰若實有新光源氏者則若此之人乎蓋父親王之風嘗詩歌好管絃法皇雖不満於輔仁之愛有仁為人以養之擬皇子至此始列人臣時年十七皇子皇孫賜姓直叙三位弘仁帝子源定之後未聞焉○十二月是年當宋徽宗重和元年宋國商客孫俊明鄭清等傳宋帝書其書中有言曰東蕃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主崇譲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産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来王之義遭逢熙旦宜敢事大之誠云々法皇見之不喜命諸家曰此書恊舊例否式部大輔菅在良勘隋唐以来

元永二年

冊皇子顕仁為親王

獻本朝書例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於倭國書曰皇帝問倭皇云々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来聘書曰大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々元豊三年宋人孫忠所獻牒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法皇見勘例而以今般来書之無禮故不答

己亥二年六月冊皇子顕仁為親王以伊豫守藤長實播磨守藤基隆頭辨藤顕隆但馬守藤家保右衛門権佐藤顕頼為親王家司此五人共法皇近臣右中辨藤伊通左少将藤忠宗中宮権亮藤實能共為職事右兵

誂々衆多皃

白河法皇甚愛璋子

恂子或作朕子

鳥羽帝以皇子顕仁為小叔父

衛尉平忠正忠盛弟為監其餘職司猶多中宮以為法皇養子故内外皆畏敬之及誕皇子彌添繁榮産養期過而入内天寵日厚逐年益斯誂續世繼謂璋子入内之後屢到白河院與法皇並臥留宿累日其間雖近臣不然奏事法皇愛寵幾實皇女無以加焉之既而冊中宮頻誕皇子皇女第一皇子顕仁者崇徳帝是也第二皇子通仁貴而早世第三皇子君仁有脚疾第四皇子雅仁乃是後白河帝也第五皇子本仁入仁和寺宮覚性法親王是也皇女禧子内親王者為賀茂斎院恂子内親王亦為斎院云々古事談謂璋子自幼養於法皇猶長有麗貌法皇愛之乃私焉及入内配天皇亦屢赴法皇院寵愛如初既而皇子顕仁生法王甚悦得嫡曽孫但天皇中心不平戯左右侍女曰顕仁其朕子乎或其朕小叔父乎朕亦不審然法皇不肯陽言之是以法皇待璋子寵栄無雙生皇子皇女許多及法皇崩而璋子被疎云按併此二説見之則鳥羽崇徳父子之不和根于此遂為保元

官女讃岐發狂

無品親王輔仁薨

嫡庶相争之端○八月官女讃岐前典侍有狂疾自稱先朝堀河帝尊靈託妾身而屢出入宮中多言囂々或説人之密事或説未来之事先是説中宮可娠又言降誕皇子必男也其言偶中故宮女崇敬之至此揚言曰妾児前和泉守藤道経宜任近江守是先朝之詔令妾言之也法皇怒謂是阿黨惑人也乃停道経朝参○十一月無品親王輔仁薨年四十七輔仁多才有人望為法皇被忌故閑居北山花園以朝参唯詠歌賦詩説絲竹以消日月擧世謂兼明具平之後唯此親王特秀也偶招朝士文人則雖繁務者無敢拒之

輔仁親王作排律

者皆曰、此君不幸而不為儲君、可嘆可惜、其邂逅之召、豈不参謁哉、由是法皇彌憚之、故齢超強仕、唯終于無品、娶源師忠女、生有仁及守子女王、幸外舅大蔵卿源行宗女、生怡子女王、備中守源政長女、陸奥守源義家女、亦侍枕席、生男子、倶為僧、守子門斎宮、怡子為斎院、有仁先是為法皇養子、至此法皇謂有仁曰、汝是朕子也、不可為輔仁着喪服、歴年法皇憐輔仁終于無品、而贈三品、或曰、追賜源姓、贈三位中将、輔仁曽招文人倶翫九月十三夜月、作排律一篇曰、四年九月十三夜、月下涤毫断寸腸、雲歛初望千里雪、蘆衰空襲両辺霜、心情先動瓊章客、容色半消錦帳郎、塞上馬疲秋露瞼、江干舟去曙烟長、五株柳悴空籠影、仙架菊寒被照、

輔仁親王賦八韻

又秋日遊池宴詩

先皇謂後三條帝

平清盛生

雖疑睇漸知群竊盡、秋山秋水只茫々、春日迹懐勤、八韻曰、二月仲春景漸暄、玄談久感聖人言、黄鸝語底臨鈎援、伯労聲中入杏園、作友只看書積案、待賓且對酒盈樽、河陽天暖花初綻、漆北地寒草未繁、堂上楽餘同李老、床頭醉着調桐孫、望山暫動煙霞興、在世応知虎鼠論、宿習猶催排学牖、朝眠遅足座閑軒、宜哉斯處詩懐苦、座客皆惟出骨門、秋日遊池宴詩曰、池辺佳會何因縁、爽気好時秋景初、紅蓼緑蒲皆家宴、江楓岸柳共稀疎、虚舟論性身猶繫、古壁題詩手自書、筠簟風清閑偶詠、水軒月白久端居、逡巡側影昇階客、遊泛任性戯浪魚、花席一開多感遇、誰人座右作相如、曽独耽琴弾琵琶、其餘吟詠往々有佳句、常思慕先皇、諒山宗素見御手所栽花木、詠倭歌、以表孝情、伝聞者皆感嘆之、其存時法皇雖疎之、及泯後則哀情之、此後源俊頼奏覧金葉倭歌集、載輔仁所歌、題其名曰輔仁親王、法皇曰、是先皇愛子、朕異母弟也、豈忍與尋常親王齊記其諱哉、乃勅政記曰三宮、由是後世猶称三宮、以不混他親王、○十二月、平清盛生、桓武天皇十二代裔、平貞盛七世

白河法皇夜幸祇園

法皇賜平忠盛寵妾

正盛孫、忠盛嫡子也、永久年中、白河法皇寵妾在祇園、法皇幸于此、留宿者數矣、時人謂此女恩寵倖、女御喚之、称祇園女御、忠盛従駕屢候之、一夕大雨、有妖物現光、法皇懼焉、侍臣失色、命忠盛曰、可擬之、其射與斬、任汝意、忠盛奉命而退、謂此物雖怪、定是狐狸之類而已、乃進欲而生擒之、其光忽消、燃火見之、則老法師、頭被麥藁、以代笠子、而左手持油瓶、右手持燈盞、而到佛前也、法皇感忠盛曰、若殺之、則有悔、使朕兎不仁之謗者、汝慮之深也、可謂勇智兼備也、乃賜寵妾於忠盛曰、以此賞汝、忠盛携之帰家、既有

保安元年

藤原信通為冠被殺

娠、歴月生男、乃是清盛也、忠盛憚為法皇落胤、密奏之、法皇曰、永以為汝子、後来其意清、則其家亦盛矣、故名曰清盛、鳥羽帝亦知之、謂諸卿曰、清盛實華族也、卿等以為伊勢平氏子、而勿軽侮焉

庚子、保安元年、冬十月、参議従三位藤信通為冠被殺、歳二十九、信通能吹笛、得妙手之名、威儀桓々似武夫容、法皇嘗使雲客等試着戎衣、信通着滋目結水干、負胡籙而出、其粃超群、観者皆謂信通似大将、同僚如士卒、至此居父喪、罹不幸之変、或曰、患瘡而終、信通有二男、曰行通、曰信経、行通仕至正四位下

法皇以泰子入内之事停関白忠實哉

藤原敦光作願文

左中將任伊豫守信經亦為伊豫守○法皇至自熊野聞忠實營泰子入内之事大怒曰朕往年欲使彼女入内然辭而不肯今朕他適之間營成此事天皇年弱豈及于此哉皆是忠實之所為也軽朕如此朕豈可忍之哉逆鱗日甚由是入内之事止○十一月法皇遣左大臣源俊房譴責関白藤忠實停内覧太政官文書之事中外大驚忠實去洛蟄居宇治詠無品輔仁親王母前女御源基子遺親王小祥忌造佛寫經以修追福請藤敦光作願文曰夫憂悲若満虚空則満而有餘涕涙若灑法界亦灑而不盡既云一

子之鍾愛專仰三寶之鑒心伏惟故禅定大王銀漢分流瓊樹列枝謂其才行便是人倫之周孔論其文章寧非鱗羽之龍鳳乎性寂樂善故四方之英俊曳裾志深好學之故六藝之珍駕並轡何啻蘭坂秋風振遺芬以猶在桂山夜月施餘輝以長懸而已哉妾追談先朝之故事倩顧往日之舊儀金環入手以兼恩王篚墮卯以啓慶然間由朝陵之松忽傷幼海之波空咽以來新入菩提之道偏希解脱之門観人間之沫泡雖厭此身憶生前之依怙只在我大王是以日々所観者晨昏温清定省年々絲竹管絃觴

詠之音爰大王去歲今月擣藥營劇含玉期祿永化一片之烟雲自送二廻之涼燠繼嶺之笙歌早斷舊栽之仙桃秘霞梁苑之軒蓋悉歸背携之母竹泣露青嵐索々兮有聲矣曉猿哀孤巖之阿白雪紛々兮無意焉寒鴈下故池之浪愁之萬緒觸類多端今當周忌之齋莚聊修隨分之恵業奉造立皆金色一丈六尺阿彌陀如來像一體奉書寫金字紺紙妙法蓮華経一部無量義観普賢阿彌陀般若心経等各一巻墨字色紙妙法蓮華経一部無量義観普賢阿彌陀般若心経各一巻此経典者右親衛納言仁有依白

華之至孝染赤管以所書也信心堅固文々皆是祈成正覺之縁誠意精勤句々莫不資證菩提之果奉書寫色紙大日経教王経各一部奉摸寫素紙妙法蓮華経十四部無量義観普賢阿彌陀般若心経等各十四巻洒掃左街崇仁坊之曲観安置西方極樂界之尊容便就秘密之印敬整供養之儀抑大王尊閤在世之日歸真乗沈痾之間為佛子定知玉毫朗照光出天人之表青蓮上品随極願往生但恨尊儀縦遊真如宮老妾獨守娑婆之故宮尊儀縦住寂光土老妾徒留閻浮之舊上戀慕之思哽咽吞詞伏請

保安二年

源俊房上表辞職

大聖照見寸心、凡厥非有想非無想、同洗六塵、共到十地。○十二月、権中納言源有仁任権大納言。（此時藤能実・藤雅通・藤宗忠・源能俊・藤忠教・源重資・藤実隆共為中納言、在有仁上、且其齢皆四十以上也、有仁年十八、自第八中納言超上臈七人而転任亜相、時人皆謂皇種之貴、雖不推他、然実是法皇愛寵之私也）

辛丑二年、春正月、勅関白藤忠実内覧如元、不日而上表辞関白、乃許之。是日権大納言源雅俊宣奉勅曰、太政官中上下文書、宜先触内大臣藤忠通奉行之。乃有除目、忠通自執筆行之。左大臣従一位源俊房老病、上表辞官、不允、再上表曰、臣俊房言、今月十日、中使正四位下行左近衛権中将兼美作介藤原

朝臣宗輔奉宣勅旨、還臣表章。寒谷迎暖、雖喜恩煦之及身、病樹遇春、更驚栄分之加。項精爽飛越、憂惶無聊。臣謹按六典書、三公者論道経邦之職也、寅亮天地、燮理陰陽、非道徳賢良則不備其位、非深慮遠図亦無任其官。是以通殷夢於澗水、龍尾之星夜明、訪周卜於海濱、鶴髪之霜暁冷、誠是君臣合契、風雲得時者也。臣謬出相門、叨塞賢路、居台司而齢衰、謝千秋丞相之多智、飽皇恩而顔酔、如三日僕射之不醒。聰患彌隔、聞遐之草未尋、機務易迷、招揺之華何在。況去年窮臘、宿霧迷暗、雖改葭管之律、無離薬鑪

懸冠、謂致仕也

法皇従藤顕隆議、以藤忠通為関白

之傍。彼瑚籠之鳥、待慰翅於芳林、玉巾之亀、欲反身於緑水。当今早聴之難達、猶有下愚之不移。伏冀玄鑒容此血誠。臣老也病也、何敢泛舟於湖上之波、寤思寐思、唯須懸冠於墻東之月。不堪悾欵之至、謹重抗表陳乞以聞。（藤敦光作之）許之。○三月、勅内大臣藤忠通為関白、（歳二十五）乃為氏長者。忠通辞左大将、勅賜随身兵仗、聴牛車。（愚管抄謂、法皇譴責忠実、震怒不解、忠実遷於宇治荘謝客。法皇擇執柄者、謂大納言右大将藤家忠者、師実仲子、而官職既高、是其人也。右大弁藤顕隆諫曰、家忠曾与藤顕季・藤家保等観稲荷祭、飲酒於仮閣、不憚傍観、以至泥酔、以貴種之家卿将之身、非所以可為者、其軽慓如此、豈為百僚之長哉、陛下其熟図焉。法皇曰、然則内大臣忠通、威儀才貌兼備、其父雖忤朕、然累祖勲労不可棄

忠通任職、忠孝両全

藤忠通催歌合之遊

俊頼基俊和歌之流為二派

焉。顕隆曰、幸甚。法皇乃召忠通命之。忠通奏曰、臣家世々秉執柄之事、故有家例譲附之式、是以詔降之夕、受父之譲、而後拝賀、而後居職。臣今雖奉明詔、然父觸雷霆、而未見霽、則雖父子之親、不得私相覿也。陛下若許臣得一日之恩免、令老父開門、則臣到宇治相見、随家例行譲受儀、而後応詔耳。若不然、則父被譴責、子乃顕栄、何面目而預万機之務哉。父者子之天也、違天則神亦棄之、天棄之、神棄之、則人亦棄之、何以可事君哉。法皇感其志、聴焉。由是忠通詣宇治、忠実開門相見曰、我不意触逆鱗、閉蟄逾年、幸有斯子、而蠖屈得伸。乃譲附朱器臺盤、且授家伝法式、以為氏長者、其儀皆如旧例。於是忠通特賀而仕職。法皇屡召忠通、咨詢政事、其応対無滞、大悦以為得人也。然忠実不聴朝参、忠実心僻不平、乃忌忠通得時、而父子不睦）○九月、関白藤忠通催歌合之遊、左衛門佐藤基俊為判者。此時木工頭源俊頼為倭歌宗匠、挙世推之、称無双、唯基俊挾敵対之心。俊頼者経信

菅原在良卒

源俊房薨善翰墨熟練朝儀作水左記

関白藤忠通上表辞職

子基俊者頼宗孫也、各有所傳、由是倭歌之流分為二派。○冬十月、従四位上式部大輔菅在良卒、歳八十一。在良少而對策、歴文章博士大内記、至式部大輔、為今上侍讀、兼御書所別當、補菅氏長者、詩文超群、且好倭歌、子孫瀰蔓。○十一月、前左大臣従一位源俊房薨、歳八十七。俊房歴仕数朝、多才多能、善翰墨、且熟練朝儀、為国家所重、挙世推重之、家族畏敬之、手抄日録、号水左記、世称俊房曰堀河左府、長男参議師頼、隠居年久、次男師時、三男師俊等、男女子凡十九人、為僧者過半。権大納言正二位源顕通逝、號久我大納言。雅俊顕通叔姪同月下世、時人謂此家亦遭盈則虧之変乎。○五月、藤忠通上表辭関白、其文曰、臣忠通言、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中使正四位下行左近衛中将兼美作介藤原朝臣

宗輔出自紫闈、奉宣綸言、尭曦傾心、専俟宸光之曲照、陳露瀝墨、更驚温喩之適深。臣聞、天地者運寒暑以成功、君王者因輔佐以致治。隆周當統、旦奭作四域之維、大漢受圖、蕭曹為百司之冠。寔知簡賢授才、則上下具瞻、履義執忠、亦中外是頼者也。伏披國典、偸検家譜、掌樞機之巨細者、多朝廷之元老焉。雖云太早、猶及壮年、但曾祖父康平大相國、少而摂帝籙、尚以過臣齢、況徳叶辰象、著徽行、氣盪風雲、垂佳猷於方策、臣庸瑣而居鼎鉉之任、幼弱而兼柱石之基、譬猶窺大虚於寸管、辨以九野之分、託重載於尺舟、

藤基頼卒

周防国島神有蛇蚑出三百頭

渉其三峡之危、器之乖用、不亦然乎。彼陳蕃一挙、驅使徒馳于徐孺子之門、魏文十徴、鶴書空飛于管幼安之巷。斯皆高尚養性、肥遯楽情。如臣者、職備台衮、非無補闕之誠、身飽皇恩、長有報國之志。唯是尸禄之謗不免、翼賛之勤難抽而已。伏願陛下殊鑒微衷、請辨博陸之名、将守亢満之誠。不堪懇款慙懼之至。謹重奉表陳乞以聞。藤敦光作之。不聴。鎮守府将軍正五位下藤基頼卒。右大臣俊家三男、基俊弟、大納言宗通兄也。周防守藤基隆言、州有島神、神職者私刈神田、時有蛇三百頭、自社内蚑出、其中二大蛇生角、衆皆怪之、少焉群蛇皆去。

藤敦光献状請補職闕

又欲刈神田、有鳥萬餘群来、啄稲穂而並葺社屋上。雖邊鄙之神、其靈威可畏也。大学頭藤敦光献状於関白藤忠通直廬、請補式部大輔闕。曰、此官不慮之外、忽有其闕、以愚庸質、自然為位階第一儒士。但當如此之道理、且是天運之令然也。雖不可盡其理、下臈儒士等、旁致濫望云々。仍所欝望也。式部大輔偏被用儒士之後、不論才学之浅深、不謂本官之優劣、只抽上臈所補任也。今當其運、其理一也。敦光六位之時、任式部丞、五位之後、拝式部少輔。省底故實、皆所知案内也。此外大学頭、文章博士、大内記、皆是

儒官之規模也各任其官久竭忠勤至于大輔之任何被棄置哉其理二也皇子皇女御名御願寺御願文呪願文皆是儒宗之所勤仕也敦光未至大輔以前年来頻致其勤何被用其藝不被任其官哉其理三也諸道之人以蒙院宣為光而敦光五品淺臈之時草進法勝寺百座呪願文之後連々蒙詔所作獻御願文呪願文祭文告文勘文其数不可勝計當時所在紀傳博士十七人也敦光之外十六人雖當其才未蒙一度之詔作一紙之文全無敵對暗以可察其理四也立后之後八社奉幣并鹿嶋奉幣告文者

先例大内記所作也而上東院時式部大輔匡衡朝臣作之准擬彼例中宮立后之時敦光所作獻也其後皇子誕生告文可有感應之由涂鉛筆祈蘂祠皇女降誕之時百座仁王會呪願文同載其由靈驗掲焉豈非文之感乎中宮今度塔供養御願文又致其勤了自餘之儒誰有此功哉其理五也儒者之最以讀書為先而敦光所讀者周易左傳毛詩禮記論語孝経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悉受師説是以天下貴賤受其訓者濟々焉其理六也儒者之業文章為宗敦光家風相傳箕裘嗜業上始國主仙院下至緇

藤敦光奏請補中辨闕狀

素男女每日每時所制作之文筆種々遍身須臾不休他人之功不及十分之一其理七也省官之選專勤考課而敦光殊奉綸言所問秀才六人也行盛、時登、有業、實光、顯業、国能競望之輩無問一人又評定文章生試詩七箇度也他人未及其数其理八也然間知此之道理不可有相違之由深存愚意之處或云敦光才學既淺文章惟踈不可當其仁或云不歷頭官不陪殿上者不可應其撰者倩廻愚案淺才拙文其可然但古来任此官者皆是高才之鴻儒也敢不可及只以位階上臈成望耳至于閑官地下者古今之間其例誰

人乎甚多不遑毛擧抑五位儒士超上臈之例誰人乎竹帛所載敢無所見如云々説者橘廣相仁和年中以五位儒拜任云々彼時全無一人之上臈全不可謂超越之例敦光縦雖非恩有元朝臣者耆老之儒維順朝臣者重代之人也超彼両人猶以非擬况於敦光策勞上臈隔二階之先達乎非同日之論歟又奏請補中辨闕曰尚書之選儒士為先或三四人或二三人同時相兼者古今之例也敦光為大内記時任先例請任少辨頻遇其闕無遂其望徒遷他官空叙四品其後顧運之至拙懃才之惟踈年来之間不

珥耳飾、蟬冠飾、以黄金附蟬、謂搢紳家也

獻申文也、敦光若被用者、不可有其恨、既用才能徒以淹沉愁中之愁、歎中之歎也、先例雖下姓者被用才藝多任尚書、況敦光者、重代珥蟬之家、延久聖主侍讀之男也、豈混凡流哉、就中當今第一親王降誕之時、勤御書役、先例勤此役者、必任顯要之官、又當時儒士、可為侍讀者、勞思古例、更論文學、誰為敦光之右乎、若遇文王之畋、必為渭濱之老、登用之處、似有便宜、抑諸道第一者、浴無涯之恩、施過分之榮、敦光獨守閑素之儒職、已隔榮分也、後進若見敦光之登用者、誰無勵學之志、群英若見敦光之昇進者、誰

保安四年

無奉君之忠、昔虞舜擧八凱、則四方賓從、燕昭崇郭隗、亦千里子來、自古有之、聖代之佳徵也、若被抽任者、天下幸甚、所謂賞一人者千萬人悅、如此之謂歟、此兩箇所望、皆拘道理、一一令洩奏者、所羨可足、敦光殘涯已暮、餘喘不幾、今度除書、必可被拜任之由、可令達天聽也、今生之願、在此兩官、慮外漏其恩者、有何面目、一日経廻世間哉、用與不用、在此一擧而已、且可令垂賢察也（菅在良卒、後式部大輔闕、諸儒競望之、然忠通見此状、乃奏之、敦光任式部大輔、）

癸卯四年、天皇自內裏幸大極殿、豫令官女飾小安

天皇即位

殿（在大極殿內）右大臣藤家忠為即位內辨、着礼服視事（先是、法皇議可為內辨人、其心欲令源雅實攝之、然以太政大臣不可攝公事之例、故諸卿頻言之、故加此）及期天皇乘輿、母后藤璋子抱扶之、陰陽師候反閉、時左右大將（家忠 有仁）立南階東西、諸卿北面列立、攝政忠通、及右大臣藤家忠、內大臣源有仁、騎馬後從、諸卿百官諸司悉皆奉隨焉、諸衛武官、或帶弓箭、或執纛旗、或持甲鉾、奉警衛之、其餘調度無不辨備、法皇上皇微行、陽明門窺見而欣々然、既而天皇到大極殿、內辨家忠入庭上幄、召有司、行事、大納言藤能實、權大納言源能俊、中納言藤俊忠、藤實隆、參議藤

保元之乱根萌于此

宗輔等為外辨（各着礼服）其餘左右大將代中少將代、典儀等有司、各擇其人、庭儀已定、天皇整禮服（即位日君臣共用袞衣冠例也）御高御座、即位（壽五歲）母后在其傍、內侍捧劒璽、納於御帳內、攝政忠通奉輔佐焉、執翳女孺九人褰帳、藏人頭藤忠宗、源雅兼立左右、執帳高捧之、殿上階下悉拜宸儀、權中納言源雅定為宣命使、讀畢下御帳、典儀少納言公章唱禮畢、天皇入寢殿（凡歷朝即位式、大概如此、然此年舊記偶存、故粗記其要於此○傳稱、白河法皇面視曾孫即位、其長壽之幸、歷朝未曾有焉、鳥羽帝攬權踰弱冠、倦萬機、早脫屣、然此時禪受、不可出於鳥羽帝意、蓋法皇愛曾孫之過、且欲令璋子極尊重之故乎、併賴未見之、則保元之乱根萌于此）○秋七月、中納言

藤俊忠逝、為俊成父

藤顕季逝、以和歌為一流之祖

従三位兼太宰権帥藤俊忠逝、歳五十三、俊忠祖父大納言長家、達倭歌、俊忠追其遺風、長家以来以御子左為家號、至俊忠、住二條、俊忠生男十八人、女九人、其四男俊成（初名顕廣）師藤基俊、受得倭歌秘説、故事談曰、俊忠拙於翰墨、藤伊通嘲之、曰、不善書而昇卿位、蓋始於俊忠、○九月、正三位藤顕季逝、歳六十九、（致仕）先是顕季以倭歌為一流之祖、長實二男家保不達其道、三男顕輔不墜家聲、故以所藏之人麻呂畫像傳附顕輔、又曾摸臨貫之自筆古今集、其後元本在小野皇太后歓子所、罹火災、故擧世以顕季所寫擬正本、顕季甚秘之、自誓書卷尾曰、不堪倭歌則雖愛子不可傳之、不可寫之、嘗建一堂、號善勝寺、子孫傳領之、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三十三　終

執政
攝政關白
太政大臣　藤原忠通
左大臣　藤原家忠
源有仁
右大臣　藤原宗忠
內大臣　藤原賴長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四 自天治元年至永治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崇德天皇

諱顯仁、鳥羽帝長子、母中宮藤原氏、大納言公實女、在位十五年、改元六、曰天治、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禪位皇太弟、後二十三年、崩于讃岐、壽四十六、葬白峯、

甲辰天治元年、春正月、參議源師賴兼備前權守、師賴不朝參者、殆二十年、至此有恩任、然猶蟄居、正六位上行少判事中原範光上狀、請准先例任明法博

中原範光上狀請兼任
青藜杖、漢劉向之故事、漢賜赤管筆於有司
法皇觀花於白河

士兼補檢非違使、曰、範光謹考舊貫、件兩官者、皆取博士高才者所補來也、高才之中、抽成業者、成業之中、抽譜第者、相兼之輩、上古獨布也、範光隨父祖二十年、久傳諒誨、繼箕裘三代、早遂大成、李門之春風、吹研精於青藜之杖、棘署之秋霜、辨聽斷於丹管之筆、儒官廳衙、總諸務之旨歸、兼布代之採用、然而宿運難抜、朝恩未覃、空競三餘之陰、漸垂五旬之暮歲月、其徂齒髮先衰、若漏當時之清撰、何于向後之榮祿、望請天恩、因准先例、遷拜件官、彌誇明時之無偏、將慰多年之沈憂、○閏二月、法皇上皇同車、觀花於白河、諸卿雲客各着狩衣、其彩紋壯麗、御隨身各着錦繡、太政大臣源雅實衣冠直衣騎馬扈從、中宮璋子亦行啓、其車飾金銀、纏彩絹、彫刻龜鶴、車中積綾羅、而深紅衣十襲、其裾垂車外、官女四十人、乘車十兩、各競美極妍、紅紫之色、花鳥之紋、如珠玉之連、如雲霞之簇、攝政忠通乘車爲後從、其隨身等共刷其粧、洛人謂希代之大觀也、先到法勝寺、駐御駕於花下、以極遊賞、既而入白河仙洞、賜饗宴於公卿、中將藤忠宗獻御盞、雅實賜之、先飲以擬忠通、而後諸卿巡行獻酬、各淵酩、上皇有御製倭歌、雅實忠通內大臣源

內大臣源有仁奉命作詩序
攝政藤原忠通上表辭職

有仁以下、群臣及中宮官女、各詠吟之歌成、命有仁作序、全文不傳、其發題曰、海內父安之日、洛外花開之時云々、又有折低枝捧持、則紅蠟之色在手、踏落花行立、則紫麝之氣薰衣之句、序成、雅實爲讀師、中納言藤實行講御製、其餘頭辨源雅兼爲講師、著聞集載御製及雅實忠通有仁歌、此日法勝寺櫻花爛熳如雪、且豫折他所花以散之、鋪之滿地白堆、車埋軌、牛沒蹄、枝頭樹下、一色一樣、群僚皆謂、移銀世界於此、而白河之流彌清、玉殿之光增明、○六月、攝政藤忠通上表辭職、且請停隨身、曰、臣忠通言、去年八月二十二日、中使從四位上行左近衛權中將兼近江介藤原朝臣宗能、忽至臣第、

一不許所請又同月二十五日勅命賜内舎人二人左右近衛府生以下各六人以爲隨身兵仗者聞勅音以流汗増輿賞以銷塊臣某誠兢誠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以上有明主下得良佐殷室之舟不借人矣朝忙夕忙唐家之鏡无鑒貌焉照今照古寔是擇賢薦之遂則營求於野量能擧之近則登庸於朝輔弼之寄皆如斯臣謦隅二南任忝總己扶帝道而飽寵祿身招懸組之刺昇台司而迷調和偸慙問牛之詞方今當堯心之逃皇圖委魯愚以託幼主姫公且之立戸牖也遺塵傳蹤霍子孟之賜畫圖也舊儀

反脣訕也

側目言惡之甚也

掛冠抽簪並致仕而帰也

在眼官秩彌渥驚遽无聊訪之國典銜君命以掌庶務者雖多撿之家譜乃臣齡以攝萬機者甚少百寮為之側目衆人為之反脣況復才乖於用恩踰於渥譬猶緘石為珍衒以連城之價雕氷作器容以中衢之醪取喩諸物不亦然乎至變字姓兮行志抱名爵兮退身蘭陵地幽春雲埋范蠡之跡松江波冷秋風動張翰之心如彼二子性好高尚於此微臣思在忠勤暁来倒衣先拜我君日新之明徳夜分忘寝更仰我君天縱之聖容豈敢掛冠抽簪擺策於雙闕之月何必叩舵鼓棹晦跡於五湖之烟唯弭曠官之責欲

鳥羽上皇幸高野山

駐蹕於長坂観競馬

全報國之議而已伏願陛下停茲摂籙又内舎人左右近衛各付本官令勤其職不堪荷載征營之至重拜表陳乞以聞（藤敦光作之）不聽大原僧良忍初唱融通念佛謂一人勤行為衆人功徳也洛中洛外及遠方傳聞者麕至記載名於簿牒者凡三千二百八十二人○冬十月上皇幸高野山追寛治二年法皇登山之例先到中院（僧明算僧房）而後入奥院修法命僧徒以可營西塔之事既而回轅駐蹕於長坂觀競馬三番其一番者左兵衛督藤實能（勝左）摧右中辨藤顯頼（負右）二番修理大夫藤長實（勝左）左近将曹公種（負右）三番美

源俊頼撰金葉集

天治二年

僧永縁寂

作守藤顯輔左近府生秦兼信（勝左　負右）（無）天覧添興而還京此行法皇中使問安絡繹不絶是年法皇命木工頭源俊頼撰金葉倭歌集

乙巳二年夏四月興福寺僧永縁寂縁九歳喪父其母携之赴南都憩柞森于時興福寺僧都慈善受維摩講師詔赴賀于洛儀衛甚盛母曰我欲使此孤兒投南寺何時得如此僧都哉兒勉哉我老矣不能見焉言畢撫髪泫然既而入興福寺習學顯名應徳元年稟維摩講詔時年三十七母没而久矣縁赴洛陳賀到柞森忽念母昔訓法而不進僕促行縁曰汝等

上皇詣熊野建小寳塔

藤敦光奉詔作願文

不知昔我九齡、伴母氏息此地、先妣誨勵、能成我也、林木如舊、昔人非、我豈可堪哉、宜哉遲々吾行也、僕等皆反袂、緣逐年受朝恩、勾當七大寺、且暇日好倭歌、得聲價○十一月、上皇詣熊野山、建小寳塔、安金泥小字法華経、又寫金字法華経、無量義、觀普賢経、且添宸筆藥師経、金剛経、般若心経、以納焉、詔藤敦光作願文、其文曰、蓋聞聖化外施、則海神來三冬之雪、精誠中動、則山祇報萬出之風、威之相通、昔猶如此、信之至篤、今亦宜然、夫熊野山者、名稱聞于殊俗、靈驗勝于我朝、諸佛之所遊化也、摸峻極於靈

堯時蓂莢生庭

黄帝將見大隗於具茨山、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焉、

鷲之頭、列仙之所窟宅也、任肩載於巨鼇之背、和光誓深、便是妙覺等覺之地位也、利生願大、寧非現世當世之津梁哉、允厥威神之力、不可得稱、伏惟謬以庸瑣、早握皇圖、德薄以懋蒼々之心、功成以守玄々之誡、忽謝瑞蓂之庭、閑尋具茨之嶺、方今一為消霜露之衆罪、一為保金石之遐齡、寒月問路、運緩歩於重嶮、曉水洗心、持齋戒於八關、扈從者蘭省錦帳之近臣、將迎者蕙帶葛巾之逸客、于時倚石壁而側身、猶類玉宸之古意、驚巖溜而破夢、自疑宮漏之夜聲、覽所觸物色、太幽當于斯時也、鏤七寳以建支提之

僧家有三衣、曰僧伽梨、拔多羅、安陀會、佛家紀歳以臘、

殊製、瑩兼金以寫大乘之真文、便就仁祠以供養之、敬展梵席以演說之、於是修練之侶寔繁有徒、或占洞壑以久住、或離鄉國以遥來、山厨日高之朝、一鉢屢空、岫幌嵐烈之暮、三衣易敗、仍贈摩牙於羊腸之絶頂、分布金於夏臈之龍窟、衲衣什物、聊以施與彼軒皇之稱土德焉、熊山之風南暖、夏后之相地宜矣、龍門之月西低、未為攘客塵以到清淨之砌、殖善根以成功德之林、仰願十方諸尊、三所權現、照以寸心之不退、授以萬壽之無疆、五智淬鋒、專作却邪之劒、一乘轉軌、必為避惡之車、重請禪定法皇寳筭更增、

勅天下放生

加藤成家犯殺生禁斷

女御法皇寵妾

國母仙院、陰教克調、君臨之運彌長、后華影茂、天倫之義旁睦、帝葉粧鮮、庶績咸熙、福應尤盛、普覆惠雲於元二之間、悉灑甘露於大千之界、稽首和南、是冬法皇勅天下放生、此時有加藤成家者、平忠盛家僕也、不拘殺生禁斷之嚴制、毎日放鷹於洛外、取鳥、法皇聞之大怒、使撿非違使召之、成家率從者二人、共臂鷹到院門、法皇令侍臣問之曰、汝何犯官禁哉、可謂朝敵也、成家白曰、僕是忠盛奴隷也、忠盛毎日以鮮禽二翼充女御厨料、忠盛令曰、若不得二禽而有怠闕、則可處重科也、源氏平氏武臣、常誇曰、重科者謂刎頭也、僕惜微躬、故毎日獵禽、猶恐有怠而被刎頭也、若其勅責、則重則流罪、輕則禁獄而已、是僕所以不畏官禁而畏武命也、法皇笑而赦之、此時亦有一僧、養老母、母無魚肉則不能食、僧患之、乃謂縱犯官禁遭死刑、豈坐忍見母之不能食哉、即到桂川、結袈裟為手網、而入川撈魚、官使見而捕之、到院門責曰、僧而捕魚、其破戒之罪不輕、況

有僧爲詐養犯殺生、法皇感其孝志免之

大治元年

犯殺生禁断之令哉、僧陳曰、處刑者可期也、一命不足惜焉、唯顧蒙大慈贈遺所捕之魚於老母、而聞其快食一味而死、則何患加之、官使憐而奏之法皇、皇甚感其孝志、赦其束縛、給保養之料遣之、是年、令三浦介平義明撿断相摸國雑事、先是千葉介平常重掌下總國撿非違使、二士者坂東武人之豪、所謂八平氏其二也、義明出自良文子忠通、忠通子曰爲通、初號三浦、爲通子爲継、寛治之役、從源義家討武衡、（其事見前）爲継子曰義継、其子乃義明也、常重亦出自良文子忠頼、忠頼子曰忠常、（長元叛者）忠常子常将、初號千葉、其子曰常兼、乃是常重父也、常重子曰常胤、

丙午、大治元年、春正月、改天治三年、爲大治元年、依

藤敦光応制作和歌序

露棘大理衙門即聴訟處、雲莱、蓬莱洲

貴賤患疱瘡也○三月、法皇上皇及女院遊白河殿、翫花、各詠倭詞、以遂年花盛爲題、式部大輔藤敦光應制作序曰、禁闕東南不経幾里、有一勝境、曰三神山、太上両皇移宸遊於斯處、國母仙院施陰教於其場、方今殿前殖樹、簾外翫花、連蕚遂年、以彌盛繁艶隨日以更鮮、挑源浪暖、萬春之美景幾廻、茅洞霞濃、三月之佳期無極、于時露棘群卿、雲莱羽客、當曲水之良辰、詠難波之嘉什、蓋是我朝之習俗也、然後調瑤琴而奏治世之音、鸎語暗和、酌緑醑而獻長生之壽、燕飲漸酣、花下忘歸、染翰記事○冬十一月、朔旦

攝政忠通上朔旦冬至賀表

冬至、攝政藤忠通率百官上賀表曰、臣忠通等言、珠壁連耀、測日景於周臺、笙鏞奏聲、迎時律於漢室、哲后撫運、暗協禎符者也、臣忠通等誠歓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皇帝陛下、踐巽承基、欽象均徳、奉順天地之道、富有春秋之齢、零餘正時、八九之節候不惑、寒暑成歳、十千之稼穡斯豊、況今月壬辰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撿之方策、則列辟稀逢、尋之彝章、亦群僚稱賀、猗哉、同幼年於軒年、大椿之陰更盛、比聖日於堯日、若華之光初昇、臣等値此有慶之昌期、獻以無疆之上壽、高望鋒闕之雲、共雙鳳而

陸羽押領使藤清衡卒

枝或作継

清衡盛造佛寺始修逆善

来儀、新撃黄鐘之石、蛽百獸而率舞、凢在庶品、孰不傾心、非無欣躍之至、謹拜表以聞、（藤敦光作之）頃年陸奥出羽押領使藤清衡卒於平泉舘、（清衡自寛治末領奥羽三十餘年、州在東僻、朝政亦不多及、雖国司交任、然庸末燥而秩満則去、故清衡毎歳僅貢献土宜、而自領膽澤、和賀、江刺、稗枝、志波、磐手六郡、而指揮五十四郡、奥州十二郡、出羽一万有餘村、家留族盛、當建立関山中導寺、造寺塔四十餘宇、禅房三百餘宇、自白河関至外濱、行程二十餘日之間、毎一町建卒部婆、又造多宝寺釋迦堂於国中山頂、開閑路為行旅之道、又造層堂、高五丈、其中安佛長三丈、左右脇持佛者丈六也、俗称二階大堂、又造金色堂、安阿弥陀三像、勧請日吉白山神、以為鎮守、又求宋本一切経、建藏納之、更錯招請東大、與福、延暦、園城、及名山大寺僧綱、屡修法會、毎寺施僧各千口、且自初修逆善、豫修没後佛事、曰逆善也、其年果卒、其子基衡嗣、傳領六州、威福彌熾、傳称清衡所造経藏并佛閣塔婆、鳥羽上皇奇

大治二年

太政大臣源雅實薨

才量兼備顯達於三朝

雅實清華一流祖久我家号始于此

其志、賜封戶、準定額寺、

丁未二年二月、致仕太政大臣源雅實薨、歲六十九、雅實才量兼備、好倭歌、善翰墨、最達管絃傳舞曲、以中宮賢子同胞故、顯達於三朝、白河堀河鳥羽三帝極則闕官、位百官之上、為華族之甲、生而貴重、不屑細事、故不知絹帛段匹之長短、其為人篤實且豪強、父顯房侍推所行動違禮式、常對雅實、則有慚色、法皇亦憚之、有重事必先相識焉、初顯房薨時、雅實年既壯、然能敬事伯父左大臣俊房、問故實習禮式、故預朝儀、勤公事、為當世模範、世稱久我相國、久我家號始於此、

雅實度量不屈於至尊

又有中院稱號、子孫繁榮、為清華一流之祖、雅實曾與忠實侍法皇宴、賜酒、忠實傾二盃、雅實傾三盃、時法皇曰、公等罷宴、忠實欲退、雅實侍坐自若、曰臣等辱濟台司、今憖賜宴、猶未闌而有早罷之詔、是似侮狼戲郎也、雖太上之尊、豈遇大臣無禮可如此哉、法皇微咲、而又勸酒、忠實再飲二盃、雅實飲五盃、既酔而出、忠實自謂其度量不可及焉、及中宮璋子入內、法皇遣近臣議盛重、請雅實季娘為侍女上﨟、雅實辭不肯焉、法皇亦不能強請之、雅實曾患瘧、法皇使僧正行尊加持之、雅實雖不欲之、然不及拒焉、既而愈、雅實贈馬一疋於行尊、以為布施之物、見之則駑劣之殊甚者也、蓋示其加持不出於己心也、法皇聞之戲曰、朕遺行尊、則朕亦可得布施、使盛重往語之、雅實獻奥州小弓弦既損者、曰何物可無官庫哉、唯如此之舊物、或其法可見乎、盛重不能止之、乃入天覽、法皇咲曰、實是珍物也、乃為之二領焉、曾勤公事渇欲水、小吏擇土器新淨者、盛水捧之、雅實曰、汝知欲大臣、可謂奇也、然當急遽之時、則不拘器之新舊、唯早辦備為宜耳、○夏五月、大宰府

肥前国献鯨珠

中原師遠博識為白河法皇所親近

言、管內肥前國神崎浦、鯨魚漂死浦畔、民割分之、其腹內有珠、乃獻上之云々、法皇奇之、召大外記中原師遠問之、師遠引符瑞瑞應圖五行志等、就平忠盛獻勘文、詔曰、明珠為珍、然不有如師遠者、則何以知為珍哉、即以鯨珠示師遠、見之則其大如小柑、其色如水精、師遠奏曰、實是明珠也、詔曰、見汝勘文而知為至寶、自今以為朕護身物、師遠退而語人曰、今日厳感亦是稽古之力、研精之漸也、師遠仕三朝、為大外記、勤事不怠、且明経家業彰聞、法皇優賞甚厚、其子師安亦被親近、法皇曾謂師遠曰、神武天皇以来、

法皇詔中原師遠大幸三件

七十餘朝、其福祐未聞如朕者、凡人無貴賤、所以為大幸者、無過於子孫之良、方今新院謂鳥羽上皇也容貌美麗、且整衣冠、則其威儀之正、可以仰瞻焉、其座遊宴則三弄之笛、可以傾耳也、其齡雖未及壯年、既為今上之父、則天下之事可任其心、然以朕慫遺之故、讓遜無為、實是孝孫也、是朕大幸之第一也、朕擇忠通攝政、其才量匪啻超其父忠實而已、雖曾祖師實不可及焉、遍覩群卿、未有比肩於忠通者、是亦朕大幸之二也、且夫汝勤職年久、然未闕公事、常聞譽汝者、未曾聞毀汝者、汝掌大政官文書、其職不輕、然其心公而

中原師遠傳諭勅訓於兒孫

師遠誡子孫訓誥

無私為國家珍重是亦朕大幸之三也所諭件々雖
似自讚皆是實事也師遠感恩抑涙而退歸家聚兒
孫等談勅諭之趣且自歎曰振古雖俊才得名之人
至其子孫有墜家聲辱所生者況於師遠下愚哉然
師遠雖不及父祖苟継其遺塵得任三代之大外記
守三代明經大儒之業官帶七龜命及六旬事君四
十年既無一失我法皇在祚以來聽政殆六十年其
間不遺逆鱗者幾稀如師遠屢蒙恩言之感未見天
顏之不快蓋是父祖之陰德乎抑又積善之餘慶乎
又誡子孫曰乃祖安藝守師任每年所得之穀萬石

白河法皇名師遠問貴重珠如何

乃父師平歷任淡路土佐肥後守食三萬石其餘雜
種稱焉家僮百人車馬滿門至師遠唯勤官事不得
受領故用度甚乏唯任天運況夫居富貴者必有所
畏則曳尾於泥中而可也近世如田夫野叟者得時
承恩有振轄横蒼海生翼上青天之勢官列公卿富
侔王室者非所羨也我今雖老螢雪之勤夜以継晝
汝等勉哉○六月法皇在待賢門院再召中原師遠
曰往年僧正範俊獻如意寶珠傳稱是弘法所藏在
藤頼通宇治藏僧都成典偸之以授範俊俊臨歿曰
可獻公家朕得之以納寶庫其後又得法勝寺執行

平経僧都所秘之小玉故修理大夫藤顯季自言雷
雨時有如飛礫物而墜笠上見之則小玉也乃是天
之賜也以為家珍朕求見而得之不敢返焉朕以此
二小玉佩於身先是朕所居免火災者或其佩玉之
力乎然此二珠二玉者朕皆得諸人則非朕德之致
瑞也今西海所出之鯨珠甚以為奇然謂世及澆季
不可出瑞珠因汝勘文初信為至寶故暫繫於頸而
後韜之以錦囊而置座右汝以為如何師遠對曰夫
財與主進退期數有限今瑞珠之出由帝德之盛則
非自然之瑞物哉然則在御座之傍亦何妨有焉法

法皇開法勝寺西道

青龍朱雀玄武白虎並言天子之儀衛

藤憲清詠歌愜叡慮賜御劍

皇曰善○秋七月法皇開法勝寺西道通牛馬於神
樂岡先是法皇詔中原師遠曰法勝寺之為地東有
河恊左蒼龍南有池恊前朱雀北有神樂岡恊後玄
武欲廣西道而輪蹄相連以應右白虎如何師遠對
曰四神相具之地其主必繁昌法皇喜而乃勅法橋
信縁掌開路之事○冬十月上皇幸鳥羽殿此殿乃
法皇所營之城南離宮也頃年法皇以白河殿為遊
息之所上皇脫屣之後乃改造鳥羽殿以屢遊豫焉
至此設丹青於障子圖山水及四時景召藤基俊及
北面士佐藤憲清詠倭歌使能書者藤定信平時信

法皇上皇同登高野山藤敦光作願文

寫之憲清所詠十首甚協叡慮乃令頭辨源雅兼賜御劔号卸日丸納錦衾於憲清女院璋子亦聞之授御衣十五襲於憲清擧世榮之○法皇上皇同行登高野山上皇建東塔令藤敦光作願文曰蓋聞恵日高照總持之欄楯捵天密雲遍憐太慈之龕室峙地塔婆之基其義邈矣伏惟弘法大師延暦聖代御縁綸以忽入李唐大同皇朝賚綸綍以欲歸華夏孤帆未飛蒼波之上三鈷遥投白雲之中照著幾程紀州高野之靈嶽計會何日慈氏出世之佳期就其奥區座于定室之後往歳之比大塔之西起九丈之實塔安五智之尊

輪謂輪囷高大奐謂奐爛衆多也

璧璫以金璧飾椽頭也

容而梁柱早壞基趾絶存弟子脱屣之時先詣此山專依願念之内勤既有言約之外宜課魯般之功修以賜塔憑衛璀之力祈以鶴齡因玆土圭測景棟甍之勢仍舊璧璫含暉繡綸奐之美惟新其中奉安置金色八尺大日如來像五尺阿閦寶生無量壽不空成就等像各一體奉書寫金字紺紙妙法蓮華經一部八巻無量義觀普賢般若心経各一巻奉模寫色紙妙法蓮華経二十部無量義觀普賢各一巻丁未之年建子之月促幸臨於其砌致敬礼於其庭於是禪定法皇同廻仙駕䕃松栢而代鳳蓋闇浮樹之風移

儀藉莓苔而設龍床吉祥草之露比跡晨昏于坐禪之前追隨于經行之下當山長吏法務権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勝覺為唱導之師結秘密之印谿深兮啼鳥兩三聲鐘磬和韻寺靜兮高僧二十口薜蘿摟襟梵唄讃歎供養演説彼周穆王之會靈山也緑耳之駿馬唯有八焉隋高祖之達華塔也葛衣之異僧常贈一矣在今憶古旨趣自同者歟弟子幼而受圖少而未識馭俗之化惟踈遜位之思云遂初當萬邦之有辜雖引徳於耻身更任一念之不退猶運志於真際仰願周遍法身擁護庸筭寺是金剛之道場宜授

赤松子仙名

正覚佛道之妙也

源義光卒、佐竹山本、柏木逸見、武田小笠原平賀大内等鼻祖

金剛不壊之身慶又南山之靈崛定保南山無窮之壽況十善者往古之勝因也罪障何妨三會者當来之宿望也値遇豈疑重請聖主之為長嫡北辰位穩國母之為正妃陰教徳昌云云藩王云云公主或如玉或如金紫芝蓋味赤松讓齡朝野歓娯上下凱樂凡厥蠢動幼居法界衆類皆驚邪犯之眠悉取正覺之路從四位下刑部少輔源義光卒義光出則歴任甲斐伊豆常陸相模信濃等守入則補授左兵衛左衛門尉右馬允兵庫助民部刑部等長子義業為常州佐竹及江州山本柏木等之祖次男義清為甲州逸見

源俊頼撰金葉集

源顯仲撰良玉集以嘲俊頼

武田、信州小笠原等之祖、三男盛義者為平賀、大内之祖、其餘枝葉連綿、分處群國者繁々多々（傳稱、源家所傳騎射禮式、自貞純親王至義家嫡々授受、及義家為武將、不以藝法繫於心、故以騎射之式悉附義光、其子孫義清就中小笠原家專以是為家業）是年前木工頭源俊頼奏金葉倭歌集十卷、所擇載倭歌都六百五十餘首（春夏秋冬各一卷、賀一卷、別一卷、戀雜各十卷、併連歌）此集法皇屢考之、以損益、凡歷三奏而成、神祇伯源顯仲見此集、不愜於意、時撰良玉集、以嘲俊頼、然金葉集專行于世、大判事坂上明兼、自屓倭歌、然不入此集、以為遺恨、自到俊頼宅曰、足下自少年好倭歌、然不入後拾遺之撰、今奉撰集

坂上明兼因歌撰恐源俊頼

御幸在延久五年

源経信著山木集新撰髓腦無名抄

源俊惠著歌撰合歌苑抄

之勅而解昔日之嘲、就想思明兼雖不入此集、然後世有撰倭歌之人、則不棄明兼、詠我在泉下、雪今日之恥耳（明兼養中原家、故常稱中原、然每有撰集、復坂上姓、以坂上祖有是則、而中原無歌人、及是則也、此後撰詞花集時、明兼歌一首被揀載、俊頼以倭歌為當時宗匠、其少時侍父經信、經信曰、我父所詠住吉御幸倭歌、與古今集所載躬恒住吉之歌為同等乎、恐躬恒避一頭、俊頼所答不愜父之心、故頗有不平之色、然俊頼固執不改其言、經信沒後、倭歌之名彌著、歷任右少將、左京大夫、木工頭、叙從四位上、所著有山木集、新撰髓腦、無名抄等、皆行于世、藤定家評俊頼歌曰、如宮中玉砌之高、明月之映花影、又如雲客兩三輩皆開窓捲簾、叩扇微吟、俊頼有三男五女、長子俊重叙從五位上、任式部大夫、好歌能書、其次俊惠、從盛共為南都僧、後還俗、皆善倭歌、其五女亦詠倭歌、俊惠曾住洛南久世邑福田寺、一旦出寺巡行諸国、到處衆與詠吟、歷年歸寺、所著有歌撰合、歌苑抄）先是有良暹法

主計頭重經相中原師遠有驗

大治三年

師者、後冷泉帝朝以倭歌鳴、未詳其出自、曾為祇園別當、後避世隱大原、而卒、源俊頼景慕其為人、且嘉其遺詠、故每經良暹舊房、必下馬而過焉（良暹事不見前、故併記于此）○天皇始讀書（中原師遠記曰、是年可有御書始之事、古者明經博士為帝王之師、然近代紀傳博士應徵辟、明經之徒不能被擢、以紀傳家多鴻儒也、此般若用明經之徒、則師遠為當然、鬻才可難堪乎、故先招善相者主計頭重經問曰、有昇殿之相否、重經曰、足下有超倫之相、早望請則可聽昇殿、且有長壽之相、珍重自愛、師遠又戲問曰、貧富如何、重經曰、富者雖下品者或偶有之、然於相法言之、則冝爵超群者、乃是富貴相具也、師遠曰、然、師遠記如此、然未審天皇讀何書、誰人侍讀、且師遠聽昇殿否）

戊申三年秋八月、佐渡守藤親賢上狀曰、謹撿案内、

藤親賢上表

廨署、国司廳衙也

依尊大成功之勞、拜宸少凋弊之國、即召在京之雜掌、粗訪彼國之形勢、種々所陳一々難治、就中先年配流人源明國貶謫以後、吏務多煩、駈仕課役之民偏為奴婢僕從、耕作公領之田、無辨調庸租稅、逐年滋多、隨日倍增、近来國司為憚彼武威、不上奏其趣、廨署箝口、縣邑仄目、今就申狀伏尋先蹤、下野國流人藤原基宗有妨國務之由、守惟宗忠重進解狀之時、永保三年七月、早賜官符、移遣陸奥國、是則下州部狹、奥州堺廣之故也、倩以佐渡比量下野、一嶋所治、可及一郡、彼已不堪、是又何為雜掌所申、兼被推

前漢龔遂為渤海太守盗悉平民安土

大治四年

藤原顯隆逝号葉室中納言

察凡流人致亂可更犯罪者徒役相加罪科彌重憲條明文法律所指也昔遷三苗於三危天下最泰平今遣明國於他國境内定靜謐望請天恩因准先例被移流人於他國者試廻龔遂之治術將贍虗白之編戸○冬十月法皇奉納一切經五千三百十二卷於石清水八幡宮慶讚之勅令藤敦光作願文（文闕）

己酉四年春正月權中納言正三位兼陸奥出羽按察使藤顯隆薨歳五十八顯隆才幹能斷事自少頻歷顯要為法皇所登用威望拔群雖公卿畏憚焉凡院中之事無不預焉時々獻諫言法皇常奇其才量

廷臣遷替之順序

平忠盛捕山陽南海賊

唯惜其不能作詩世稱葉室中納言顯隆與其父為房其兄為隆同管機務顯隆子顯頼亦親近法皇以揚家聲凡叙廷臣等品如此之輩總稱名家（職原抄曰稱名家者大藏卿為房餘胤両流號勸修寺葉室参議有国子孫又有両流號大徳寺日野中納言親宗子孫平氏等是也經歷侍中辨官昇大中納言多執院中之推有騰揚之恩然累代出身之初為執柄家司不免名家之歸其外家式家菅江之儒昇進之時准名家凡摂家華族歷羽林以至卿相名家歷辨官以列卿相故廷臣履歷有羽林家辨方之品）○是月勅備前守平忠盛捕山陽南海賊且法皇詔撿非違使移兩道國衙曰奉院宣曰如聞者頃日海路之間凶賊滋蔓乗數十艘之船浮百萬里之波或殴略往返之旅客或刼奪公私

藤忠通上表辭攝政

之勝載積惡放長宿暴日成寔惟諸國司等各憚驍勇無心捉搦之所致也宜令忠盛朝臣搦進彼賊徒之狀依別當宣移進如件○六月忠通上表辭攝政曰臣忠通言竊是若驚誰怠五千字之遺訓言不盡意難寫三百句之雅德顧亢滿而揣分於己抱危懼而方寸自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造父者善御也不能馳駑蹇為逐日之蹄歐冶者良工也不能淬鈆錫衝仰斗之氣君雖將聖守抽凡用之臣世雖至治未擧不材之士國之須賢賢之輔國譬猶厦屋之有柱石路車之有輪轅者也臣器慙

瓶筲職歷與鉉太上握符之際奉詔命以統理衆官陛下受圖之初託獻肯以攝行庶務扶萬機而半日不堪況於及二代乎入大麓而一時易惑況於至七年乎遂擢暗昧之庸軀猥授師範之高秩唯招譏於世豈更取喩於國寇懊墨之思推赤俟仁方今夏曆始修我君導首飾之舊典春禮惟原微臣供面柄之新儀皤々元老指南山獻壽言雍々列卿登東塗而頌朝政百辟仰就日之德九賓傾嚮風之心是以頻抗讓章請逃重寄雖罷上衮之官尚帯攝籙之任倩計復辟之年華同成周之勝躅宜躬馭俗之政李决

徇齊之聖襟誠是彝倫所叙物議所歸而已殘暑流汗嫌赴勢公子之貪浮名秋露瀝詞慕居冷先生之養至性伏望乾慈察此匪躬弭其所職陛下若華之光新昇微臣寒松之節未撓何必栖野雲之幽深何必掉湖水之僻遠既有選納之義君恩豈无出入之許禁掖臣孳々以守爵位時々欲拜龍顏臣之願也臣之忠也不勝挹滿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藤敦光作之）勅答改摂政為関白

白河法皇崩　脱屣後聽政四十三年

○秋七月太上法皇（法諱融觀）崩初自為皇孫在東宮邸頴悟有度豊好倭歌暇日學射射池鳥無不中焉既而為皇太子而後即位時二十

一歲親決萬機治世十四年脱屣後歷先帝（堀河）上皇（鳥羽）至今上聽政四十三年至此登遐壽七十七中葉以来未有福祐之如此者也奉號白河法皇（或曰法皇崩時故右大臣源顯房奉相之曰聖筭及八十至此果然云）

上皇修白河法皇追福

○八月上皇修法皇追福召佛工造佛令僧綱誦經頃年佛工圓勢專掌造像之事今般院覺初應召勢造阿彌陀覺造普賢（助昭小伶　定朝覺助院助院覺五代相續称大佛師其餘称小佛師昔定朝逢藤道長之推挙造法成寺諸佛且鉡之面赤朝造之覺助所造亦不劣於朝拨定朝以来佛工叙僧位然有子孫世業則可為妻帶）○九月洛中訛言對馬守源義親嘉承之役逃出雲國戰場久匿坂東今密到洛居一條北邊関白藤忠通聞而驚焉乃奏上皇（是亦見師時記蓋其一時浮言乎）詔曰今茲初商七夕法皇登遐以来銀漢之景頻轉鼎湖之駕不歸非唯故宮之幽閑方憐別舘之蕭索城南秋深池苑寂兮悲風起洛東氣冷樓閣重々兮愁雲横是以排白河之禪窓禮金仙之尊像所請者一乘之妙典所叩者三下之供鐘華藏八葉之風以西方為勝蓮臺九級之露以上品為先伏望聖靈陛下速得往生其中者

鼎湖之駕不返謂崩御也

藤敦光作諷誦文

○待賢門院璋子為法皇追善造佛寫經令藤敦光作諷誦文曰蓋聞理智法身雖住不住之境圓頓正路自入難入之門佛教深奥邈矣大哉伏惟

禪定法皇因乾坤以致化洽動植以施仁聖日普照如金輪王之臨四天德風遥期似銅馬帝之撫諸夏然問逃黄屋而詣無何有之郷叩玄関而歸空假中之道水月其意凉燠幾廻於是鳳闕高排三代厚孝順之禮鸞輿屢幸每春整拜賀之儀常憶聖筭萬歳之期歡呼無極豈圖初秋七夕之候哀痛忽催中陰早過犬恩未報蓋遠望覇陵則晩嵐哽兮松柏徒陰近見衰城亦寒露泣兮莓苔漸班秋庭不掃霜葉之紅雨乾曉爐猶熏月支之香煙細近臣戀遺德高倡唱法音而已弟子始自襁褓之比賜撫育之恩至于

綺羅齡進以選納之幸序燕寢以事君王若彙綸以備后妃專依法皇之遍愛得忝國母之尊名况復宮闕辭位崑閬遂蹤以来晨昏于定惠之窓陪侍于慈悲之室茅君洞尋花之春筵動錦車而追仙蹕華子崗翫雪之冬宴近綺席以從光儀加以天子皇子降誕之時靈佛靈社祈請之日只慕蚌胎之共全頻煩鷲頭之禪念每憶斯事慨然傷心側聞恒順寢生之一願王誘引無際直至道場之一佛乘運載不遑仍奉造立白檀三尺普賢菩薩像一体奉書寫妙法蓮華経一部二十八品無量義観経普賢経阿彌陀般

若心経等各一卷兹經者太上天皇皇后宮職准后公主両法親王及弟子等殊抽白華之至孝奉寫寶蓮之妙文又博陸前大相國以下公卿侍臣在昔護持之緇襟多年近習之乳質各鏤七珍分書一品字是閻浮檀金之微妙軸亦摩尼寶珠之清瑩便於城東平日之禪居敬屈江左臥雲之碩德五日十座開示演説殘菊色々旁混曼陀曼珠之粧暮鳥聲々更和念佛念法之唱辦説如流智侶之浪沸騰論談遮决理窟之霧卷盡惠業多少奉為聖靈修成正覺耳仰願大聖牟尼両足尊新来此處普現色身六牙衆

女院奉為法皇営一堂中原師遠勘奏

忽向其場左手提金剛之印右手摩烏瑟之頂逮奉引道九品臺令證得入三摩地凡厥盡法界虚空界所有含生普皆廻向稽首和南　女院奉為法皇新營一堂於仁和寺邊文德帝天安寺舊跡令中原師遠勘天安寺事師遠奏曰天安寺本名雙岡寺右大臣清原夏野別莊也仁明帝屢幸于此夏野薨後其地為寺文德帝崩而其山陵在焉故就其年號改稱天安寺群議謂天安寺為文德帝跡則今就其地營新堂非無憚也或曰天安寺者文德帝崩後所建也不可謂帝跡則今新營何憚焉群議不决然女院遂建

大治五年　藤敦光上状請任国司

語仰之弥高鑽之弥堅言勤学也

伽藍於其地由是待賢門院或稱仁和寺女院

庚戌五年春正月從四位上式部大輔藤敦光援先例陳儒學奉公之勞請任紀伊國司闕曰敦光謹捡案内依式部丞巡每年拜任受領吏者朝家不易之恒典也爰敦光儒林之孤枝詞苑之凡卉也唯嗜文學而為立身之計將抽忠勤而表事君之誠研精無倦久垂董生之帷誦讀不休自入崔氏之室白河帝御宇之時優其鑽仰功給以學問料堀河帝儕齡之間被舉茂才對策及第雖有雲霄之志已無吹嘘之人當于彼時持柱石之官如無其人忽拜式部丞尋任

介子推從晉侯之亡。而祿弗及。因隱而死。

崦嵫日所入山也。

前漢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大内記製作之勤。旁深起居之勞。匪懈帶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太上天皇受圖之始。猶任内史。嘉承冬日。草即位之宣命。天永春朝。作元服之恩詔。况行幸節會之供奉。神社山陵之告文。詔勅宣命。不遑記錄。纔遷大學頭。拜式部大輔。當誕生浴殿之閒。敦光以四位博士。讀御注孝經。五位博士實光朝臣。讀五帝本紀。師遠讀毛詩禮記。皆是致君於堯舜。祝壽於老彭。漸當登極之時。各為在藩之舊。而實光朝臣早聽殿上。叙從上。增正四位下。為御侍讀。師遠明經博士兼主殿頭。敦光徒及八年。未關一賞。我君守文馭寓内焉。早鍾一千年之聖運。以等治天下矣。專鑒十八章之微言。道之將興。豈非此時哉。而敦光空墜龍亢之跡。獨抱介子之愁。稱讀書功。望昇殿。依嫌窮老之陋質。無聽昇殿。慕大輔勞。申加階。依漏外記之勘文。無預加階。當吏部郎巡期受領。則闕國少而二年無補。儀列射山仙籍。致拜趨。亦功臣多而十人有超越。晨吟低屋。宿露滋蓬蒿之徑。暮顧殘漏。斜日薄崦嵫之峰。嗟乎。歷六代兮競陰功。積輊尺璧於多年。向七旬兮養停齡衰。待寸祿於幾日。縱賜青紫於夏候之詞。偷恩錦繡於買臣之衣。無一於期。學而何益。望請

藤爲隆逝。作永昌記。

上皇依陰陽道奏。特擧師頼。

天恩。依式部丞巡第一。被兼任件國守。戴恩喚於寒谷。灑皇澤於枯池。○九月。參議正三位兼左大辨勘解由長官藤爲隆逝。歲六十一。爲隆仕三朝。歷小官。勤勞不懈。有才堪事。屢獻諷諫。逐年昇進。遂列八座。依父爲房遺言。雖被超於頭。隆然不敢怨。爲隆頗有文才。作日錄。號永昌記。有六男六女。其第三男光房。子孫繁榮。分為數流。所謂勸修寺。甘露寺。中御門。清閑寺。萬里小路。吉田。海住山等也。○冬十月。參議源師頼。藤長實。藤宗輔。源師時共任權中納言。師頼自嘉承元年。蟄居二十餘年。陰陽道密奏曰。頃間天變頻現。蓋其良才沈淪之路徵也。上皇謂師頼爲俊房嫡子。兼備倭漢之才。久不朝參。想夫良才沈淪者是乎。於是特選擧之參議藤

藤伊通憤不遷替。自燒檳榔毛車。

源光信被放。

天承元年

伊通與長實師時宗輔為同列。然三人共任中納言。而伊通獨如元。太患之。且憤之。乃併辭參議右兵衞督中宮權大夫。不許之。伊通彌怒。自燒檳榔毛車。白晝着褐衣水干布袴。騎馬赴神崎。與遊女相戲。不憚傍觀。先是。權中納言源雅定有蒔繪弓。伊通借之。甚愛之。歷八年不返。至此返之。副倭歌。述鬱懷。雅定答歌以慰之。期共後榮。　放出羽守源光信於土佐國。頼光玄孫國房子也。源氏譜曰。光信流罪之後。遂赦歸京。蒙鳥羽上皇寵遇。列北面。兼撿非違使。號土佐判官。上皇有親近之士四名。稱四天王。光信其一也。

辛亥。天承元年。春正月。從四位上式部大輔藤敦光

藤敦光上狀奏請叙一階

上狀奏請援先例依當職并儒學之勞叙一階曰敦光謹撿案內古来為式部大輔者或參議三位以上或正上正下四位多所拜任也為從上四位者大輔滋野良幹朝臣権大輔菅原文時卿大江擧周朝臣一謂大輔之勞一謂臨時之恩共浴鴻慈所增爵級也此外兩三之儒雖為從上之位年限来至之輩永濟公文之人也爰敦光官勞叙勞過于良幹各二年也兩年縱雖墜前蹤今春何不浴新化乎抑紀傳道者卓躒於諸道式部省者冠絕於八省其中功倣勝他者敦光一人也敦光齡在幼日憶継儒風專慕移

孝為忠之義深勵嗜學立身之心夙興晏寢眼徒疲篇章㒵暑凌寒手不釋書卷尋函丈之禮則始入翟璜之室謂射策之業亦早附李膺之門所歷者大著作郎吏部少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私竹之節無撓所草者詔誥教令表奏牋記書誓符檄箴辞引序陶匏之品不同况聖體誕生之時參浴殿而讀孝經親王宣旨之日搜書林而擇御諱伏撿先例勤此兩事者其君若踐祚其臣必預賞者矣彼介子推龍蛇之詞在今自恥東方朔虎鼠之論引古猶迷又大治二年聽仙院殿上籍以来頻超位階輩十餘人也大治

藤忠宗行尚齒會座次如左三善為康藤基俊中原廣俊會主忠宗藤敦光藤實光菅時登

三年當式部新叙巡之後不牽專城之愁四箇年也前途歩窮餘子匍匐于邯鄲之路殘涯齡暮須景廻薄于崦嵫之峰塡夜壓不知何日誇朝恩可期幾春用捨之間只在此時而已望請天恩因准先例依當職并儒學奉公之勞被叙一階遍浴恵澤於一清之黄河欲戴聖日於七旬之白首○三月権大納言藤宗忠等七叟會宗忠白河山莊行尚齒會追尋貞觀十九年三月南淵年名小野山莊安和二年三月藤在衡粟田山莊兩會芳躅也七叟各以齒為座次不拘官次上首算博士三善為康歳八十三其次前左

藤基俊作詩

衛門佐藤基俊七十六其次前日向守中原廣俊歳七十其次會主大納言宗忠歳七十其次式部大輔藤敦光歳六十九其次右大辨藤實光歳六十三其次式部少輔菅時登歳六十二各賦詩述志基俊俄有病不能来作詩寄之座中以為遺恨也貞觀會菅是善作序安和會菅文時為序者故依其例令時登作序中納言源師時歳五十五不能列席而在垣下其餘文人等来窺者猶多詩成披講之敦光實光朗詠貞觀安和序文并其會中詩句滿座各乗興既醉弄絲竹而罷　基俊詩曰尚齒嘉猷風義舊傳来萬

藤敦光作詩
藤實光有詩

里認圖負勝遊宜擬香山跡往事追尋履道塵野酌
瀕巡唯任醉鳴絃一曲懶調春流年無返花前涙再
會爭期夢裡身鬢雪寒黃綺客桑榆日薄素綸人
緩歌緩舞老情足不許洞雲早達晨　敦光詩曰適
尋尚歯舊儀賒朱紫會遊同白家地勢銚溪春水樹
天時履道昔煙霞燕毛成禮交猶淡鶯舌混歌韻暗
加孫子扶持空倚杖官班羈束未懸車光来衰鬢留
殘雪醉後閑行蹈落花七十暮年絶闕一論齡西嶺
夕陽斜　實光詩曰主賓尚歯得相從新賞山亭風
物濃行爵數巡須快飲燕毛七叟定難逢鳥吟花舞

菅原時登有詩
藤顕業有詩

笛歌静心耄力衰冠帯慵塵世纒牽霜満首生涯潦
倒涙霑胸昵親舊友不如鶴甲子同僚唯有松六十
老翁人莫厭愁遺幸見白家蹤　時登詩曰賓主皤
々皆秀眉箇中最弟豈為誰衰無氣力弱春柳老變
皮膚同凍梨時是青陽霞散綺人猶白髮雪垂絲胡
司馬歯尤雖尚衛尉卿年亦足期浮命七旬流水急
芳遊一日古風遺星々霜鬢星霜積每顧殘涯涙獨
滋（右四首見諸黄詞業為康廣俊宗忠師時詩不傳）此外藤顕業詩曰七叟
皤々高宴開號之尚歯義優哉起於履道塵遥及傳
自安和春幾廻花以知時零未盡鳥如談舊老猶來

藤宗光詩
藤實行上状辭職

人間此會雖稀有有偶未交給感催　藤宗光詩曰
賓主連襟遊敖辰只歡結外許交親漸臨暮歯頭為
雪閑憶餘年後幾春垣下競來風骨客花前會飲燕
毛人斯筵今古相逢少引歩慇懃客老身（顕業者俊信子與實
光同族宗光者實光弟也此日在垣下列作詩乎）○夏五月中納言藤實行
上状辭檢非違使別當曰臣實行伏惟龍躍鳳翔先
任鱗翼之力宣風導俗必俟皐呂之臣誠是國之器
用資于賢良者也臣去保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任
權中納言同二十二日兼右衛門督補檢非違使別
當天治四年十月九日轉左衛門督前後仁恩夙夜

戰慄揣分於己方寸失圖苟重陰德之嘉績謬昇月
卿之崇班編削少功何分枝條於三尺之竹進退易
迷未佩芬芳於四照之花謹撿家譜曩祖貞信公始
為大理卿以来累祖相継行此職者都盧六人也或
三四年或六七年各上讓章早遁執法雖至遷者无
過十稔昔郭氏七代之遺風隆漢稱其美今微臣七
代之餘烈謂膺招其訕況辨論難振誰吐攝君卿之
詞兢惕自深偷慕羞孝威之志既多世哲之継跡宜
避時髦之差肩伏冀乾慈曲垂宸照紫庭夜月継抽
獻替警衛之勤棘署曉霜將避聽断糺彈之職不勝

補撿非違使別當者宜備七德事

得長壽院成

荷懼之至、修狀以聞。藤敦光作之。聽之。○擢中納言源雅定兼撿非違使別當、傳稱、鳥羽上皇曰、補撿非違使別當之人、宜備七德、曰譜第、曰器量、曰才幹、曰有職、曰近習、曰容儀、曰富有、是也云々、蓋其論雅定之詔乎。○十一月、洛東得長壽院成、先是備前守平忠盛奉上皇勅、新建之、其長三十三間、安一千一體佛、忠盛監視盡力、以早終斧斤之功、上皇感賞之、賜但馬國於忠盛、是月欲行供養、卜日三度、每及期、或雷雨、或雨氷、故延及來年三月、豫勅僧綱祈晴、或以是為來年二月事、今從長州本平家物語。○十二月、忠實密謁上皇、上皇相見相

長承元年

關白忠實復職抑忠通之權

喜、賜御衣、歷日參內、拜謝、賜隨身兵仗、事忠實自保安元年、蟄居十二年、至此初入洛、拜禮畢、又歸宇治。壬子、長承元年、春正月、關白藤忠通、左大臣藤家忠、右大臣源有仁、內大臣藤宗忠、以下百官朝賀、前關白藤忠實奏請參朝、少子賴長從焉、忠實趨過時、百官皆拜、唯有仁微笑一揖而已、忠實進着忠通上、自以為榮、既而稱脚疾、不拘列立、獨先拜、忠通起座扶之、忠實拜畢乃退、然後忠通以下列立、守次而拜、忠實蟄居十餘年、忌忠通當權、至是自喜伸多年鬱屈、衆皆以異之、正四位下式部大輔藤敦光奏請補參議、

藤原敦光上表奏請補參議闕

懸車謂致仕也

書紳欲不忘也

闕上狀曰、敦光今年滿七十、蓋是人臣懸車之齡也、須逃名於朝市之塵、以晦跡於林壑之霧然、而依群籍之說、自有一言之書紳人之官學者、所以上昇卿相下為州牧之故也、無一於此、何益於身、敦光所涉者萬里之學路、難於呂梁、所攀者千仞之文峰、嶮於蜀坂、唯以稽古之力、欲表事君之誠、敦光承德二年、依獻策勞、任式部丞、桑樞家貧、而送三十五年、大治三年當新叙巡期、受領吏竹符運晚、而及五箇年撿之、先代未聞如此之淹沉者矣、古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者恥也、縱令無用之質、已仕有道之邦、苟謂官

中殿花宴

學、盍免賤貧、是以訪故事於朱買、則披錦繡於何時、信前言於夏侯、亦取青紫於幾日、謹案舊貫、為式部大輔者拜任參議者、朝家之恒規也、古今之間、聯綿無絕、方今去年之冬、藏人頭二人、大辨近衛中將等、非幾年勞、各參朝議、敦光早居此職、七廻于茲矣、凡材而隅築臺之跡、駿骨惟謝俗流而漏昇殿之籍、鶴唳空疲、嗟乎頹景既傾、餘喘不幾、驥其八座之列、可在一瞬之間、伏冀天恩、依當職勞、被兼任彼闕、將知明時之不棄愚老矣、不聽。○二月、中殿花宴、關白忠通以下束帶而朝、以松樹久綠為題、或曰、松契遐年、御製及

藤原忠實上表辭隨身兵仗

忠通等侍臣各詠倭歌勅権大納言源師頼作序序文
侍参議左大辨藤實光為講師既而御遊關白忠通
彈筝右大臣有仁軋琵琶中納言源雅定吹笙右衛
門佐藤季兼俄聽昇殿勤篳篥内大臣宗忠拍子参
議藤成通及藤實衡弄笛季成倭琴絲竹合奏以極
歡樂而罷天皇自幼好倭歌朝暮詠吟或與侍臣探
題或刻燭一寸或擊金一聲以試成否屢催倭歌内
宴御製時秀逸故今初公行之傳見御製者無不感
賞焉○秋七月藤忠實上表辭隨身兵仗曰臣忠實
言伏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勅命賜左右近衛府

鳧鴨啄藻草言其得所也

楚鳳楚之辰　原齊管仲伐孤竹返時失路乃放老馬而隨之

生各一人近衛各四人以為隨身兵仗者德溢身涯
雖知鳧藻之樂恩出意表不堪寵樹之榮臣伏惟暑
往寒来者天之道也功成身退者臣之節也雨露之
潤木也猶有再實之厄江湖之泛舟也非無重戴之
懼事君之義取喩如斯臣楚鳳招嘲齊馬謝智謬為
三朝之元老早攬庶績之繁機殘雪點頭耳順之齡
漸近宿霧結氣脚弱之病易侵當彼壯年褫袞衣而
避賢路矣臨此暮齒安韋帶而畏鬼瞰焉於是博陸
前相國者微臣之長男也忝萬機攝籙之寄歷一人
師範之官倩憶父子之異賞旁極人臣之崇班謹撿

蕭曹蕭何曹參　姬霍周公旦霍光

寛仁之故實俯尋嘉保之舊規才併蕭曹一代未並
上台之高各功繼姬霍同時無守復辟之嘉禮以古
撿今晨兢夕惕况復臣苟為皇后之祖幸見啓令之
儀蘭殿秋風擅芥芳於門戸金屋曉月生光彩於家
園昔姜氏者呂尚父之女也長難傳戚里繁昌之風
和熹者鄧太傅之孫也既不逢掖庭冊立之日臣之
満盈曽少比類者歟臣性好幽閑志在山水尋先祖
遊覽之地為退老歸休之居釣潭北湛浪洗嚴子之
心樵路南攅嵐拂鄭公之跡霜伏之威縱重無益于
馳松巖月弓之勢縱巖有煩于用苔徑宜深蕪茀以

鵲扁鵲　藤忠通招集翫月作四韻　阮籍阮咸竹林七賢之二　藤敦光賦六韻

擎白疏或罷衛卒令警紫庭又諮詢無絶馳問屢臻
蹣使徒疲于往還之程龍滚自滯于宣行之際允厥
朝務為之晳留伏冀天慈曲許臣請隨身兵仗令付
本府矣加鵲療於山厨伴龜導於池館然則和菜羹
携藤杖而恣閑行何必引仁義為扶不勝方寸悚迫
之至奉表陳乞以聞藤敦光作之勅許之○關白藤忠通
招文人翫月忠通勒韻作四韻曰李商月下思尤誠
醉襄放遊似阮咸遠近蒼茫臨萬頃高低洞朗照千
巖虞人樹光霜初代雉氏草衰雪欲芟詣闕應驚氷
易履披書還悔石空緘藤敦光侍坐賦六韻曰翫月

五節舞會殿上侍臣議辱平忠盛

終宵四望清瓊筵含華接群英洛城十二衢中曉泰
甸一千里外晴高仰軒宮光更潔唯歡合室影彌明
蓬壺秋宴蹤空隔（自註曰聖主誕生洛殿讀書博士餞作之初必聽昇殿敦光雖致其勤役送八年未聽仙殿故獻此句）藻鏡昔譽眼自驚（自註曰古来為式部大輔者不過十年多昇八座己有舊跡偷仰新化故獻此句）松竹凌霜三代節鬢眉添
雪七旬晴懸車期近身將隱縱戴聖恩是幾程（敦光當時為儒臣之先然藤實光拔群任參議敦光不平故今春上奏狀今又呈此詩於忠通然遂不能列八座蓋其非其文才優劣唯其門地先例所以不及實光乎）○十一月五節舞如例今
夜刑部卿平忠盛豫預昇殿之列殿上侍臣等密議
曰彼數世為邊鄙之武士以上皇恩眷張鷹揚之勢

忠盛帶木刀參內

平家貞入南庭護忠盛

豈與我輩同翔青雲哉請暗中打之以辱之而快鬱
懷衆皆同之以待獻五節之夜忠盛密聞之曰避而
不昇殿則似怯強昇殿則被辱者必矣不若深慮以
免耻全身不汚武種之名乃抹銀薄飾木刀漆其鞘
及期束帶橫此刀於腰參內人皆不知其為木刀有
左兵衛尉平家貞者與忠盛同出自而為家僕者也
聞忠盛當厄戎衣攜其子家長（或曰其弟家房）入南庭平伏
窺殿上其心謂忠盛若逢變則拔刀登殿可以報仇
頭辨源師俊怪之使藏人判官平時信責之曰汝何
者哉恣着戎衣以候禁庭不早退則處嚴科家貞曰

忠盛揮木刀藤季成見閃光而倒

某是平忠盛家僕也聞侍臣群僚忌忠盛蒙天恩而
今夜欲打暗中以辱焉僕為救其難不憚非禮候焉
縱處嚴科何厭之僕不敢退侍中君（指時信）勿再言焉
時信畏而去既而節會將始忠盛密至幽燈下拔所
帶木刀揮之侍臣等不知為銀薄之光以為真白刃
皆變色而懼東宮亮藤季成瞋眩而倒藤經房扶起
嘲之曰臆病如此豈企大事哉宴闌奏舞之間忠盛
倚殿隅握刀柄如睡而坐無敢近之者宴舞罷忠盛
脫刀附主殿司而出家貞喜其無恙從忠盛歸家翌
日侍臣等奏上皇曰昨夜忠盛躬自横刀昇殿且其

上皇召忠盛詰問感堪其事

僕從帶兵器以入南庭其犯上違禮之罪不可逃焉
早不削官爵則何以懲他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忠盛
陳謝曰頃日同僚等憎臣欲辱之臣為免耻全身而
盡微忠於陛下以横假刀而防禦之其刀在主殿司
許其真偽可立而知焉僕從戎衣臣亦不知焉想夫
為救忠盛之難忘犯憲章乎其罪狀可在聖斷奏畢
平伏待詔上皇勅主殿司求見其刀則果銀抹木刀
也上皇曰汝所慮免一時之厄憚後日之責宜哉生
于武夫之家列于文官之籍以堪其事而揚其名朕
甚感之何問其罪哉家僕戎衣亦是兵士之業當然

源顕雅寄書藤宗忠請轉任

何可咎之哉、自是忠盛彌被親近、遂執院中權〇十二月、中納言源顕雅寄書於内大臣藤宗忠、請任大納言曰、公卿轉任者、依任日之次第、與位階之高下、或賞先朝之舊老、或賞當時之奉公、爰其謂任日為第一、謂位階為上﨟、為先朝舊老之臣、為當時奉公之人四箇之理、一身兼之、加之堀河先帝登假之昔、忝奉仕御骨之役、奉仕此役之人、先例多蒙其賞、寛治則雅俊卿、越上﨟二人、更亂雁行、天治又長實卿、為新任八座、忽昇龍宮、皆非其巡、共浴彼賞也、某無上﨟之可愁、何期超越於先蹤、無下﨟之有功、不論

長承二年

關白忠實女泰子為女御

叡覽相撲

昇晉於後輩、唯當理運之巡、欲浴殊功之賞、然而去年之冬、多年之下﨟越任大納言、雖存宿運之有限、猶愁天恩之味臻、今又遇此顧臣、已當其任、誰人敢比肩、何輩更論功、早奏此等趣、令達心之鬱、書不盡事、只任賢察而已

癸丑二年夏六月、上皇納前關白忠實女泰子、為女御、叙從四位下、泰子忠通姉也、時歳四十〇秋七月、相撲如例、叡覽畢後、小熊伊遠娉其子伊成、謂中納言藤長實飲酒、既而弘光至、此等共相撲人也、弘光醉狂、謂長實曰、古之相撲、決勝負、故堪其能者、分明

小熊伊成與弘光角力三合皆勝

上皇責忠實私命角力

揚名、今之相撲、不必然、唯體貌長大者、應選預恩賞、伊遠怒曰、彼所言、其斥伊成乎、然則何不決勝負哉、弘光曰、此所願也、伊成乃降庭、與弘光角力、伊成揮右手、把弘光手、投倒之、弘光起而罵曰、勝負何限一番哉、請再決之、伊成乃又降庭、攫弘光、強曳之、弘光伏倒、又起而請相挑、伊成乃進衝弘光、仰倒之、伊成形體壯健、膂力抜群、時人呼之、號鬼王、弘光忌其得名、雖角力三合、皆負焉、知不能敵對、而刷衣升階、流涕告別於長實而去、未幾剃髮遁世、上皇聞焉、責長實曰、既為相撲長、則在禁庭、亦不命勝負、為不令見

保延元年

藤敦光上状請轉任

其恥也、長實私未角力、非無罪也、長實自是不協叡慮〇八月、關白藤忠通與書於前左衛門佐藤基俊曰、為我撰本朝詩歌、其趣以詩為左、以歌為右、擇其透逸為之對偶、而摸相撲列立之體、以為冊子、當時該通詩歌者、唯卿而已、故勞編輯、基俊年老、且臥病、然不能辭之

保延元年二月、右大將源有仁轉左、權大納言藤賴長兼右大將、賴長時歳十六〇六月、式部大輔藤敦光上状、依例陳勞、請任陸奥守、曰、敦光謹案禮典、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又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旁見優老之禮、先用養學之儀、便知老與學兼之者、世所重也、君所賞也、是以周文王之崇呂尚父也、旁致庶民之子來、漢武帝之抽公孫弘也、久保八旬之仙筭、典籍所載、率由舊章、方今伏見去四月二十七日詔書、或驚乾坤變動之異、或憐黎民荒飢之愁、老人百歲以下、七十以上給穀有差、是則降養老之恩、為攘災之計也、敦光學疲三餘、縱雖為都儒、齒近八十、孰不稱國老、況復當春

官之巡、八年竹符運晚、隔夕郎之望、萬里蓬壺路遠、學山崔嵬、變玄黃於阪岡之馬、窮巷寂寞、失進退於觸藩之羊、仰問蒼天、遠々色難答、俯摧丹地、寸々腸空、廻曉水冷於顏、飄身衰、則何羞其飲、暮爐絕於壘突、氣憊亦不堪其憂、生涯將盡、恩澤難期、至于陸奧守者、既為邊要之國、誰謂過分、國若浴兼帶之殊恩、將慰心緒之不絕、抑故人有言曰、飡其食之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若有用其藝者、何弃其身乎、若有弃其身者、何用其藝乎、是非之間、只任時議而已、望請天恩、依為當者、丞巡第一、被兼任彼國

勅問變異疾疫飢盜等事於諸博士

藤敦光奉獻勘文

平忠盛捕獲海賊有賞

守、闕依儒學并奉公勞、被兼任件々職闕、將戴聖日於白首之上、不聽○秋七月、勅問變異疾疫飢饉盜賊等事於諸博士、式部大輔藤敦光獻天地變異、人民疾疫勘文、略曰、天文志曰、天文圖籍昭々可知、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故政失於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云云○八月、平忠盛捕獲海賊、上皇欲賞之、忠盛奏請讓長男清盛、清盛先是叙從五位下、歷非藏人、任左兵衛佐、既而歷從五位上、叙正五位下、至此授從四

平忠盛捕鈴鹿山賊

伊藤景綱擒賊魁有感賞

保延二年

上皇建勝光明院於鳥羽

藤敦光作願文

位下、忠盛又曾奉勅捕鈴鹿山群盜、武名彌彰、傳稱、忠盛討鈴鹿山賊時、伊勢国士故市伊藤武者景綱、生擒賊魁小野七郎、朝廷感賞之、授副將軍之號云々、景綱有二弟、曰忠清、曰忠直、忠清初名伊藤五、後称上總介、忠直號伊藤六、忠清有三子、曰忠綱、曰忠光、曰景清

丙辰二年、三月、上皇建勝光明院於鳥羽、催天皇臨幸以慶之、六官百司皆預會焉、以天台座主忠尋為導師、僧覺猷為咒願師、造佛若干軀、又圖菩薩等寫佛経數百卷、而勅藤敦光作願文、曰、九重城南、平淡之地、築山以擬姑射、貯水以摸昆明、蓋是往日経始之離宮、今時廷覽之勝境也、東方十洲之深洞、縮風

佛言我有大風輪轉旋世界恵業非法所施也七宝即花林謂佛寺也

流於其中西伯百里之芳園積道徳於其處弟子傳至斯地歳月久焉林泉之景色雖舊春秋之叡賞惟新但遜讓之後幽閑為先燕宋蔡鄭之音不欲聽魚龍爵鳥之玩不欲觀以讚佛乘為多年之精勤以轉法輪為累日之恵業方今就其勝絶之名區起以壯麗之梵宇彌陀尊佛座于中央菩薩聖象侍于左右七寶嚴飾五彩彌彰況復前池泓澄以遶砌重閣穹隆以臨崕繍甍高聳半天之勢挿雲瓊户斜排満月之容瀉水碧潭倒軒檻之影素瀨變金玉之輝遂使浴禽翩翻忽假定恵之翅潜鱗游鰭暗動出離之心

可謂仁風被于品物恵澤洽于昆蟲者歟彼夏禹卑宮之奏非不慕只繫望於真如之寶宮焉漢文罷臺之儉非不知偏寄思於安養之金臺矣專仰佛力無頼民勞爰壽星之歳鑯陽之天勾曲列仙之會五日既過祇樹説法之儀一時相同殊擇良辰或設齋會鸞輿從臨幸之宸駕虎戟移警巡之嚴威寧非孝之至哉國母太后之鸞華輦般若心水之引珠琚便是禮之加也博陸三台九卿庶尹煌々焉景從濟々焉響應唱梵唄而賢聖競來其衆百餘口鸞部樂而鳥獸率舞其曲千万聲旁感冲襟追憶前事膺籙之間

膺籙謂即位脱屣謂遜位

箠杖也楚荊木也以毆刑人

十六年脱屣之後十四歳或懃菲薄之徳賞罰易迷或扶幼冲之君諮詢無絶百姓之過引咎於朕身万邦之辜招責於庸質矧乎俗謝淳朴政隔成康雖綫獻納之法非無楚箠之刑懺悔之思寤寐不休夫衆罪者霜露也恵日消之善根者華莖也法雨養之就中始自少年深歸妙道屢辭汾陽之楼居頻詣海南之靈崛曉登松磴九巖山之雪埋蹤暮入石門七里灘之浪洗意既有十善之功徳且企八度之修行徃生淨利何無所憑更営此伽藍重抽其心棘禮拜彌陀大慈大悲之尊顔欣求極樂上品上土之妙果若

白毫光即佛之玉毫光也

上皇為皇妣斎會藤敦光作願文

是長生之齡有涯来世之期遂至則彼土化生與今日新佛申金色臂而摩我頂放白毫光而照我身遞作前導必往西方七里樹間風奏常樂之韻四色蓮上露薫妙覺之匂重諸國主皇帝北辰之徳無揺聖母仙院内則之響彌盛椒房皆穏棣萼長鮮寰海之中外静謐洲閭之遠近豊穰乃至三界六趣一切衆生可以脱昏衢之嶮難可以免苦海之沉溺同嘗法味共遊覺花是日從二位源雅定藤實能共叙正二位供養行事之賞也○六月上皇為皇妣藤贈太后苡子慶讃五部大乘経令藤敦光作願文曰蓋聞聖哲

之所尚者孝也徳行莫大於孝仁智之所事者親也
愛敬莫先於親自古有之誰忽其義者乎伏惟我贈
皇太后嬀汭飾禮塗山比基受懐日之嘉祐呈繞電
之休祥然間辭寵榮於魏闕之花春風傷意留光輝
於尭門之月夜壑閟蹤聞之故舊憶陟屺兮膽望求
之虚無悲遊岱兮嗚咽至于鶴鑰主器之日鳳暦正
位之時齢在襁褓不知母徳之所酬政劇機衡欲祈
佛果而以暇遜讓以来志願未遂思而渉多歳延而
及今朝夫年尼者雖為子而世雄也摩耶者雖為母
而人倫也釋氏宮中告別於誕生七日之裏忉利天

大乗小乗皆佛道也

上報恩於安居九旬之間嗟乎大聖之尊猶有翊厚
徳於覺路小量之質何無訪幽儀於慈門因茲慕優
填國王之往行課毗首羯摩之巧心奉造立皆金色
三尺釋迦如来像一體卜吉曜於三伏之節候擬舊
儀於一夏之薫修機縁相感不亦悦乎又究竟大乗
無過華嚴大集大品法華涅槃矣仍沿黄金摘紺紙
書五部大乗之経典資萬徳圓滿之勝因方今帝都
之南仙洞之裏林池幽深之地堂閣壮麗之居啞天
台座主法務僧正大和尚位為大導師演大法義一
花一香供養之開眼開題稱揚之其後展五日朝夕

権大納言顕雅逝

之齋筵招十口龍象之碩學各為講師遍致難問善
哉空寂圓融之妙理觸耳似月離雲乳酪醍醐之遺
味深唇如子得母彼漢明帝之慶陰后也添涙於甘
露之瑞唐太宗之報竇氏也寄思於凱風之篇仰請
四知之鏡照心一乗之車促駕早極芳魂於朽宅令
證正覺於華臺昔昭陽殿恩愛已断徒失顧復於三
十餘廻之際今安養界託生忽催恨隔晨昏於十万
億土之西縦無拜慈顔唯願證佛果功徳有隣利益
不限○冬十月権大納言正二位源顕雅逝歳六十
三右大臣顕房季子也

顕雅無才無能拙運筆僅知俗用字堀河帝不棄其外舅

楊梅洛中地名

保延三年

之好常被近侍以得昇進曽陪管絃御遊帝詔公卿
曰糸竹妙音匪啻悦人心而已草木為之感動僉曰
實如明詔顕雅素不知音怪詔旨之及此以群臣對
為諂乃進奏曰草木之動因風之吹也糸竹何預其
帝微笑憐之衆皆嘲其鄙野顕雅平生好飾車其彩
文爛々或雕刻花鳥草木或寫金剛弘高古画之模
様以鏤之其性急遽所言多誤嘗過風雨虧損其車
喚僕揚言曰雨車可牽雨入屋内僕笑曰天若雨車
可畏可畏其餘如此者多帝召顕雅誡曰其無才者
不可遽数之其言行之謬者慎之則可止焉何試不
祈神明時有亂出走顕雅奏曰臣不才令辭繕之益
以為亂亦神也帝為之顰其不肖如此然以勤仕
不懈故昇進無滞世聯揚梅大納言中納言藤伊通
嘲曰無才而昇卿相者以顕雅為始在顕雅則為幸
任官位則
為汚也

丁巳三年春正月朝覲行幸如例御覧舞楽伶人雅
楽属藤井清方左近将曹豊原時秋争輪臺坦代笙

藤井清古、豊原時秋争音頭

笙師時光與用光圍碁不応勅喚上皇憐而褒誉之

音頭樂行事中將藤経宗不能決之告關白忠通忠通奏上皇上皇猶豫不言左大臣源有仁謂忠通曰先例不拘官次唯用譜第者清古時秋其能優劣不齊若用清古則為笙可惜焉忠通乃命経宗令時秋為音頭大納言源雅定等侍座之輩皆悦清古石清水神職子非譜第者時秋時元子世業而精笙者也雅定等學於時秋故喜其勤事也上皇素嗜絲竹故屢有管絃之遊極音樂通神樂常弄笛教授藤公教公能伊實成通等嘗召笙師豊原時光（光或作元）時元與同僚和邇部用光（用一作茂）圍碁手敵石子口唱畏頭樂

清盛以高平太被嘲又夢兩眼拔出

不應勅喚使者且嘲且怒復奏之上皇不誡之剩有褒譽之詔曰彼等唱歌乘興無他念而不顧譴責朕今恨居尊位行不容易故不能自視其專心之逸興也其好歌樂如此（或次為堀河帝時事）中務大輔平清盛兼肥後守清盛少字平太先是為朝士被陵侮屢出入藤家成門以求薦擧無車無馬白晝着屐以來往見者嘲之曰高平太清盛恥之以扇掩鼻而過焉見者名之曰鼻平太清盛禱神求福一夕夢兩眼拔出寤而甚不平問占夢者答曰俗諺謂吉事曰目出今舊眼拔而新眼入是神力也君今微賤此後富貴者必矣

藤敦光上狀請賜学問料

清盛大悦其後候禁庭射怪鳥（俗謂之鵺）獲之自是聲價稍彰又嘗獵蓮臺野見奔狐欲射之有所慮而免之狐忽化人告曰我是稲荷神使也幸遇恩免必厚報之清盛自負以悦既而叙爵尋叙四品至此依造熊野大宮之賞得任受領○夏六月式部大輔藤敦光上狀請賜學門料於其男正六位上成光曰敦光謹撿舊貫禮樂之興以儒為本是以漢章帝之擧賢良也無撫浮華唐太宗之崇文學也專騰茂實國之利用以材為先之故也我朝或抽儒家之子孫或掄詞林之翹楚給以燈燭料期以櫲樟業其中雖為譜第

之人未必誇才能雖為材能之士未必受譜第兼此二者麒麟之有一角鳳凰之稱九苞者也伏惟成光者敦光第四之男也誦習勵志縱不及崔氏五千卷之書研精積功自有類甯越十五年之學何況列御書所之生徒為勧學院之學頭論其勞績旁軼等倫就中敦光身老風月之莚久疲儒學名通雲霄之籍屢侍宸遊凢厯多年之間自所著述詔誥敕令之作表奏牋記之例朝暮腐筆座臥凝思於是耄雖及成光助綴文之心性雖慵成光加起予之力教授年舊陶淬日新彼玄成者韋賢之少子文彩過父慈明者

上皇再呈書請停尊號

荀氏之一龍也名譽絶群共抽篤學之身同得純儒之選古既如此今亦宜然抑當時諸儒各言其子者若謂優父功誰人爭春宮八句之愚老哉若謂賞子藝何士競南曹諸生之學頭哉推薦之處誰敢間然望請天慈被給學問料於成光將勸三餘之學業以繼累代之儒風不堪悃款之至許之○秋七月上皇請停尊號天皇不肯上皇呈書再辭之其書曰先命呈至讓拒彌深夫亢龍之誡易象垂文頻𢤱冲挹之旨請罷上皇之名今披尺牘之無許更有寸心之不移彼唐堯之遊汾陽也未聞稱謂之舊典劉氏之歸

豐邑漢高祖所長生漢有天下而復其民

佐藤憲清剃髮号西行

對謂伉儷也

豐邑也始傳太上之新儀縱雖聞變代之勝躅寧忝尊號於微躬方今乾坤屢呈變動之異州縣不休虛耗之愁非啻厄會之可惶義傷凋殘之難救況乎詭林泉於洛外之地尋烟嵐於壺中之天閑適者養生之樂也何必收雲稼於民烟仁義者却邪之兵也何必耀霜仗於仙洞然則封戸之租早停來貢期門之士莫分嚴威(藤敦光作之)○八月上皇北面士佐藤憲清剃髮改名圓位又號西行經歷諸國到處詠歌○是年上皇寵妃藤得子產暲子內親王得子故中納言長實女也生而有麗質長實擇對不輕許嘗長實逝

披、披猶擅即後宮

府諺一帝治世三后繼

上皇流源仲宗名其妻為女御

而得子為孤無賴上皇聞其美色寄召之得子入宮恩寵無雙也自白河法皇登假而後待賢門院稍被疏皇后泰子挾權家之勢雖為貴重然無寵無子得子專披先是既誕叡子內親王泰子收養以為子至此又誕暲子上皇自鞠育之授從三位於得子以為女御上皇以得子生二皇女猶謂不幸遍禱神佛願生皇子也得子遂日貴重有立后之漸時諺曰一帝治世三后繼(或記曰鳥羽上皇聞源仲宗妻有美色召之仙洞而流仲宗於隱岐國此妻亦号祇園女御白河法皇時已有祇園女御蓋其異也而其所舍同者乎先是江口神崎多遊女淫人無貴賤往來于此以為好色之戲其後有遊女綵君若君之徒為淫偏之戲衒色惑人村女樵婦相倣往々唱

白拍子始于此

保延四年

藤敦光作祭唐白樂天文

歌於街衢而競嬌風及鳥羽上皇時有妓女島千歲和歌前者能歌舞或着水干被烏帽子帶白鞘刀以学俳優之態時人呼之曰男舞或脱烏帽子除佩刀唯着水干故名之曰白拍子自是白拍子舞女遍於都鄙凡遊宴之席白拍子無不預焉其弊遂為傾国之禍)

戊午四年春二月藤敦光代藤顯長作祭唐白居易文曰維保延四年歲次戊子二月丁巳朔十日丙寅兵部大輔正五位下兼行三河守藤原朝臣顯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大唐贈右僕射白樂天之靈惟公天地淳粹嶽瀆精神德輝之照世也臺彩早入孕詞華之軼人也風騷更比高誠是一代之詩伯万葉之文匠也夫合志則殊方之客自親慕義則異

主天子物曰尚饗食也謂掌食

藤原實行祭泰山府君文

代之交、死隔幽玄之境、遥雖閑、蹤後素之功、新以圖像、縦遊大原之故郷、縦往靈山之浄土、塊而有靈、享斯薄奠、嗟乎昔在平生詞人才子、竊其華藻、今臨祭奠末學頑質、慕其文章、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伏乞鑒此露膽之佳趣、授以風骨之英材、尚饗○三月、権大納言藤實行望為大臣、祭泰山府君、其文曰、伏惟丞相者、寅亮天地、燮理陰陽、誠是賢能之所任、敢非愚庸之可居、本朝異域之例、戚里外家之人、超上﨟所拜任也、就中内大臣職、昔曩祖大織冠廻深圖而全邦國、運上策而安社稷、初授此職、永貽其例、自爾以

後、贈太政大臣高藤公、昌泰三年、任内大臣、依為帝之外祖父也、次忠義公、天禄三年、不歴大納言、自中納言、任内大臣、次關白道隆公、永延三年、任内大臣、次關白道兼公、正暦二年、任内大臣、此三人者帝之外舅后之連枝也、次先祖仁義公、長徳三年、任内大臣、又是帝之外戚也、其後任此職者、受渭陽之餘流、超數輩之上﨟、其中故太政大臣雅實公、超任官位階上﨟大納言師忠卿、任内大臣、偏是外戚之故也、爰實行才行雖疎、勤賢雖闕、今上陛下之外舅、太上天皇之親戚、國母仙院舍兄、於天下不賤者歟、況驚

藐姑射山名唐堯得道之處也

禁鐘而詣鳳闕、咫尺天顏、聞街鼓而趨鸞臺、纒牽朝務、藐姑射之春華、唯喜徳馨之及、家園堯母門之秋月、更仰恩光之照、户牖方今有右大臣其闕在若有轉任事、則可任内大臣也、既謂左戚之老、旁當内相之仁、縱云愚暗偏憑神明、又祖父贈太政大臣、只以親舅之寄多、超宿老之人、任中納言、轉大納言、憶其舊規、盍浴新化、夫泰山府君者、冠五獄之首、視三公之秩、知壽命之脩短、掌禄位之通塞、是以虔資金幣銀錢花酒雙馬、奠敬獻天子五道泰山府君命禄之神、伏乞尊神必垂欽享、東方之長也、宜追東閣之文

藤基俊剃髪号覺舜兼倫和漢才解新撰朗詠

藤茂明賀三善為康九十壽詩

蹤、天帝之孫也、牽闕天官之清撰、重請益筭延年、轉禍為福、尚饗（藤敦光作之）○夏四月、従五位上前左衛門佐藤基俊剃髪、改名覺舜、歳八十三、基俊生於甲族、家而其兄宗俊、其弟宗通榮達、基俊不得昇進、然以博覧鳴世、兼備倭漢才、其歌道為當時之宗、以古今集及倭歌秘奥悉以傳授藤俊成、常慕藤公任之遺芳、別撰定歌仙三十六人、又撫公任所漏而編新撰朗詠二卷、共行于世、筭博士三善為康、歳九十、諸博士等各作詩賀之、為康老晩學佛教、口唱偈、身持戒禁酒色及葷羶、藤茂明寄詩賀其壽、曰、嗜道何唯才

保延五年
大学頭菅時登卒
藤敦頼訴辱馬部等罷官仕

是賢君為仁者保天年長生加筭人誦壽却老得方地上仙心慕善因歸戒乘口嘗妙味斷葷羶誦経日々薫修積定識遂開西土蓮（茂明者敦基子）

己未五年春二月從四位上大學頭菅時登卒歲七十（時登少而及第父在良没後繼家業兼儒官為氏長者其子公賢登宣輝懐相兼其餘三男為僧）○夏四月賀茂祭如例祭畢齋院怡子內親王歸院左馬助藤敦頼送之而乘車歸家先是馬部奴隷等與敦頼有宿怨此日馬部數十人遮其歸路突其車搦敦頼倒之敦頼欲再乘車馬部等又捕之掠奪其衣服冠轍敦頼裸裎逃入傍舍時馬部數人犯敦頼

藤頼長得時元秘譜於源雅定

本宅欲奪其厩馬其隣按察使大納言藤實行第也其家僕等来救敦頼捕馬部二人既而撿非違使源季範譴責馬部等又搦二人而返其車於敦頼時人斥敦頼曰裸馬助敦頼頗好倭歌至此恥為賤奴被辱罷官仕薙髪改名道因専以詠歌為業敦頼者高藤之裔大貮惟憲玄孫也○是月藤頼長受習平調入調太食調子於笙師豊原時秋而告其趣於権大納言源雅定雅定裁回簡副之以故左近將監時元（時秋父）自筆譜二通贈之其譜乃平調太食及黄鐘之調子秘説也頼長大悦○秋七月皇后藤泰子停宮

体仁親王立為皇太子
源師頼逝博覧多才達和歌

號掌院號稱高陽女院皇后宮大夫藤顕頼權大夫藤家成皆罷其職○八月立體仁親王為皇太子內大臣藤頼長兼傅大納言源師頼兼東宮大夫勅授帯劔権中納言藤家成兼権大夫初師頼妹嫁藤長實産得子家成父家保者得子叔父也故師頼家成共與皇太子有外家之親○十二月大納言正二位兼東宮大夫源師頼逝歲七十（師頼為人梗直不曲有過人之量博覧多才最達倭歌以時依官女之求得百題一夜之間悉詠之畢皆服其神速其身雖為一家之嫡以蟄居年久滯昇進而不顕名位時人惜焉所周覧之群書不必其中漢書熟覧雖諸博士不能及焉有六男三女長子師能傳受漢書次男師教三男師光共能倭歌四男曰師綱其名不彰其餘二人為僧三女共嫁卿相）

雅仁親王元服
藤頼長悼亡師不奏音

○雅仁親王元服於三條殿此殿待賢門院所居也此日上皇亦臨焉令左大臣有仁加冠各奏絲竹賀之内大臣頼長豫兼吹笙之命當期稱病辭之或問其故頼長曰故東宮大夫（師頼）我師也損館未踰月豈忍侍宴弄音哉聞者皆感之頼長今年覧文選以增學才初頼長母（陸奥守源信雅女）微賤也故忠實不愛之漸長誦習九経嗜好五音不飲酒不事遊戯忠實大悦謂此兒我家之寶也故昇進挍群頼長拙詩歌忠通專好詩歌且能書頼長常嘲曰詩歌翰墨無益於政務唯通経史博覧群書則為輔國之用其餘所行與

（群僚服忠通之寛、憚頼長之嚴）（保延六年）（叡山上狀訴請止園城寺僧受戒於南都）

忠通相乖不知也。忠通為人敦厚。頼長自負才氣、故群僚服忠通之寛、憚頼長之嚴。

庚申六年、三月、叡山上狀訴曰、園城寺泳彌等、不登叡山受戒、赴南都受戒、宜禁止之。且請禁同寺僧帶兵仗。乃勅治部大輔藤行隆賜宣旨於園城寺以諭之。寺僧對勅使曰、先是當寺群僧晉議鳴鐘誓曰、為智證門流者、長不可受山門戒。若違此誓者、不可為智證之徒云々。今從勅詔則違誓言也。守誓言則違勅詔也。二者不可得而兼之。不若群僧出寺離散也。南都僧徒聞之、上狀奏請曰、叡山開基最澄、初為南都

（本仁親王祝髪改名覺性善書）（鄭重頻煩也）

所司僧、仁秀門弟也。第二世義真為我寺堂衆延修童子、且義真建叡山戒壇時、請取我寺戒壇四角之土、以為礎基。然則山門、南都末寺也。為末寺者不可妄傳法。願止山門開戒壇。狀奏、無勅報。○六月、上皇第五皇子本仁親王入仁和寺室、祝髪改名覺性（謂之仁和寺五宮）。覺性好倭歌、長翰墨、自寫一切經。覺性之師覺法法親王（白河法皇第四子）甚好管絃、寺多寵童。其中曰常任、曰三河者、大被愛幸。此時藤孝博彈箏琵琶、有妳子之聞。覺法招之、為之造宅於鳴瀧（在仁和寺後）、廩給鄭重。令常在習琵琶、三河學箏。孝博授之、曰、不遺秘

曲、悉教之。藤忠實聞之、請聽三河箏。覺法大悦、乃遣三河於宇治。忠實聽其所彈、非知秘曲者、甚疑怪焉。三河退後、忠實召孝博問之。其所對不明。忠實悟孝博欺覺法、稱妄授秘曲、而責孝博曰、我與汝共存之時、不正此偽、則必誤後生也。孝博言屈而退。忠實乃告覺法。覺法怒、逐郤孝博（覺法所謂高野御室者也）。○秋七月朔、藤忠實上表、請停准三宮之號。不許。忠實重上表曰、臣忠實言、今月三日、中使從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右衛門督中宮權大夫藤原朝臣宗能至、賜以勅命、抑厥欵誠、雖仰黈聽之可、褰更歎綸誥之不許。臣其誠

（天子出行謂之移仗）（割錦、調和政理也。非才而執政、自謙曰操刀傷錦）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陶唐至治之時、稷契侍仁義之仗、隆漢昇平之日、蕭曹整文武之冠。信迺侯國器、以導俗、開世鑒、以取民者也。臣小量而入大麓之路、下愚而登上台之階。万機者昔之務也、割錦之用早休。貳膳者今之齡也、和美之味如忘。謹披勅書、俯奏叡旨。寵臣之親、皇后之祖、隆邦家之褒賞、叶兆民之仰望。三宮之儀、一門之擬、渙汗之命、慙愧于情。撿舊風於寛仁、則不及前賢百万里。尋故實於治暦、又猶以曾祖十餘年。有何微獻、継彼勝躅。況復長女之備后妃也、締翬輣而占芝砌。以子之帶將相

前関白藤忠實雉髪号曰理

也、閤電戟而列槐庭、臣非材非藝、少功少勲、経四代之明時、為一朝之台老、高秩厚禮者、君之恵屋焉、嘉遁逸遊者、臣之願定矣、方今容姿差變、診候屢加、攝塵累於城闕、驗谷神於林泉、松軒秋風、傳山中宰相之遺愛、藥欄暁露、訪淮南道士之秘方、伏羨陛下参天之徳、専容鄙懐、雨曜之明、曲察野牘、前表所請、皆從停廢、至于巌阿逃名、郊端養性、帝郷不遠、伴白雲而廻往来之駕、撫径為隣、逐青嵐而恣閑放之心、既断羈束、寧叨寵榮、不耐荷懼之至、重抗表陳乞以聞、藤敦光作之許之○冬十月、前関白藤忠實雉髮、法諱曰理、於

上皇観忠實経藏信頼奸佞不與入

宇治別業、忠實致仕之後、彌愛頼長、與忠通稍疏、忠實常居冨家第、故世人稱之曰冨家殿、時々呼台徒聽天台止観、先是上皇嘗幸宇治、訪忠實而開経藏観之、此藏自頼通創建以来、不許尋常底人入焉、此時倖臣藤家成欲奉従而入藏中、忠實為忤上皇之意、不拒之、藤信頼亦寵臣也、自謂如入藏之列、然忠通憎其奸佞而除之、上皇亦不及召之、信頼甚不平、設詞侮慢同僚、始為遊賞之妨○十二月、権大納言源雅定兼左大将、上皇於雅定恩眷殊厚、以其被超於實能為遺恨、藤頼長今春辭左大将者、為雅定避之也、上皇喜謂雅定必補其闕、然踰月遅滯、上皇為之請天皇、由是十月已賜兼任大将之宣旨於雅定、然未及拝任之儀、上皇之意、欲令雅定直任左大将在實能上也、天皇謂令實能轉左、而雅定代實能為右大将也、且實行密奏曰、臣為大納言上首、既超於實能、今又雅定先任、則直蒙辱、有何面目立朝哉、彼此猶豫、宸断不決、上皇憤曰、主上未曾拒老父所請、今何俄至如此哉、此事不任我意、則他後我有焉可若無也、一夜幸内裏、駐駕於陣頭、固請曰、老父為雅定求左大将、主上何猶豫哉、不聽決断、則不敢還漸、

永治元年

藤宗忠薨号中御門右府撰作文大体

官府

及天明、天皇不得已而雅定任左、加實能上、而實行再失望

辛酉、永治元年夏四月、前右大臣従一位藤宗忠薨、歳八十、號中御門右府、宗忠蒙白河法皇恩遇、預聽政務、以昇台位、宗忠達神樂催馬樂、以極其妙、又有文才、好作詩、撰作文大體、以評論本朝古来詩文、行于世、其日記號中右記、後来採用之、今闕失而殘編僅存○六月、太政官符、依右京菅氏奏請、下太宰府、停止濫望安樂寺別當、曰、右得彼寺在京氏人等去二月十九日解狀、偁、去大治年中、進納北野靈廟起

綷同載事也、徵咎徵也

請文偶可停止稱氏僧背氏人以貴所威濫望安樂寺別當職事、右件寺者、天滿天神終焉之地也、桑梓松栢、尚可以崇、氏舉寺官、誰以相妨、至于別當職、氏僧中推其器量、擇其性、以六年為一任、次第舉補、其來尚矣、而世及澆末、人多貪婪、在々禪侶、面々濫望、貪號望者、性情惡逆、行能共闕之輩也、以早自衒之故焉、直號待者、法器相備、年臈老大之人也、寺以不營之故耳、謂彼云此、如舊如前、偏隨氏之舉奏者、宜叶神之素意也、何啻貪一旦之名利、忝可贖累祖之廟謨哉、所謂獅子心中虫、如食獅子歟、就中去大治年

中、僧定祐盜巧謀計、橫致濫望、雖背權貴之命、慭得薦舉之狀、不能固辭、偏仰廟榮之處、二難未墜、吾氏無絶、定祐忽以入滅、信永猶在寺務、當于彼時也、皆觸事觸境、多凶多怪、是則綷雖出意表、徵獨蒙身上歟、亭屋忽為灰燼、身體久沉病痾、倩思此事、偏感彼咎、伏願靈廟明垂冥察、自今以後、有茂爾氏人之許否、暗以豪貴之權威、不測涯分、若致濫望之輩者、高振靈威、立與冥罰、內則天神必加呵責之誡、外亦氏人永斷親族之義、然則遂大業之人、宜守此狀、企濫望之輩、莫致其舉、縱令受末族、縱登崇班、自非儒者、

源師俊逝

皇太弟體仁受禪

不可知掌事、明誡炳焉、于今不朽、請以一言之呈信、將為萬代之炳誡、仍起請如件者、望請天裁、任件起請文、早被下宣旨、將仰敬神之政令、俾斷非據之濫望者、權中納言藤原朝臣成通宣、奉勅、依請者、府宜兼知、依宣行之、○致仕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師俊逝、歳五十六、師俊與兄師頼、有文才、能詩歌、為世被稱、時人歎美曰、延喜天曆兩朝之英、文章兼襲、以至具平、師房俊房兩公齊名、師頼師俊、難弟難兄、君臣六代、誰家抗衡、○法皇令天皇讓位於皇太弟體仁、（時二歲）乃行受禪儀、關白藤忠通攝政、右中將正四位上

藤頼長讀三礼及春秋三傳諸史

藤敦光作日光山記

藤忠雅、藤清隆、共補藏人頭、以左大臣源有仁為受禪上卿、且兼內辨、權中納言藤公教為宣命使、新帝即位於土御門殿、御照陽舍、尊舊主號太上皇、而稱親院、上皇在祚、不能親政、強而讓位、甚不平、○是年藤頼長讀周禮、儀礼、禮記、春秋三傳、孟子、爾雅、及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唐書、太平御覽、（按頼長自記如此、然非一年間所可周覽、蓋其是年初開卷、歷年終編乎、或其唯電覽大概、而不能見全編乎、）○式部大輔藤敦光作下野國日光山記、曰、日光山滿願寺者、稱德天皇御宇、神護景雲年中、當國芳賀郡人沙門勝道、勤求佛道、攀躋靈崛、為鎮護國家、為利益衆生、勧

請神祇、造寫佛經、始卜此山、新起道場、其山中央有嶽、其高不知幾千仭、其嶽半腹有伽藍、號中禪寺、安置丈六千手觀音像、其傍建立靈祠、奉崇權現、又妙法蓮華經一千部、并大般若六百軸、納之於箱底、寘之於堂中、毎歳四月二十二三日、两朝之間、有修大會、前日講般若經、次日講法華經、辨備三十三杯御膳、奉供觀自在尊、辨備百八十杯御膳、奉供權現王子、件會、住僧等守次第、勤行之已為規摸、敢不失墜、爾後碩學相續勤来、講匠嚴重之儀、不違具記、自敵寺至于山頂二百四十町、肴香界地也、五種相分、四神

具足、其寺前頭有大湖、揚五色浪、如八功德池、湖之南涯有別所、稱歌濱、彌勒大士、妙吉祥天、靈驗之場也、湖坤有一梵宮、號日輪寺、安置不動降三世軍荼利大威德、金剛夜叉等尊像、蓋是本願勝道上人修練之砌也、其前有小島、彼上人止住此島、禮拜之次、奉祈聖朝、柏原天皇遙聞此事、深成叡感、令補上野講師、仍號上野島、湖西岸有十六丈千手觀音石像、曰千手崎、山門題額、書補陀洛山發心壇門、是則依為山勢相似觀音利生之砌也、件額弘法大師手書也、其明六字、蓋是充六度也、化道無限、遍被遐邇之

鄉、功德有隣、旁及幽頭之境、上自一人、下至衆庶、孰不欣仰、誰不歸依哉、其地之為體、神嶽峨々、送千嶺高、崎靈湖渺々、瀉四濵遥廻、凡厥峻極之状、勝絶之美、具于弘法大師所作勝道歷山水碑文序、今之實録、粗舉大概而已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三十四　終

執政
攝政關白 太政大臣 藤忠通
太政大臣 藤實行
左大臣 源有仁
藤賴長
右大臣 藤雅定
内大臣 藤實能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五 自康治元年至久壽三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訓解
男　渡邊約郎

近衛天皇

諱體仁、鳥羽帝第八子、母美福門院、藤原氏、中納言長實女、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康治、天養、久安、仁平、久壽、崩壽十七、火葬船岡山西野

壬戌、康治元年、春正月、乙未朔、百官朝賀、己亥、正四位上藤清隆 但馬守隆時子 叙正三位、正四位下藤忠基、平實親、藤公行、正四位上藤忠雅 忠宗次男 共叙從三位、從

因法橋信朝於廷尉廳
法皇駕船幸宇治
改元康治

四位上藤季通叙正四位下、季通加階、而往謁内大臣藤頼長、頼長憐之、曰、汝非故亞相宗通三男哉、汝弟成通重通已任黃門、汝未列非参議、吁不幸、不可言也 癸丑、因法橋信朝於廷尉廳、放盛行及其妻嶋子於上總國、信朝者待賢女院乳母子也、盛行者女院侍官也、相謀呪詛国母皇后得子、而朝匿日吉社、盛行遣島子與廣田社巫女朱雀共搆巫蠱之事、或密奏法皇、詔使検非違使親康捜索廣田宝殿、得一銀筥、筥中有秘物、則無知者、於是信朝下獄、盛行島子及朱雀放流、由是待賢門院避洛、入仁和寺堂、堂其嘗所建也 壬辰、法皇携高陽女院 子泰 自鳥羽駕樓船、遊宇治、船中雷電殊甚、藤賴長候焉、口誦孝經十五遍、而天晴、御船幸宇治、此後法皇屢遊宇治、與忠實睦、頼長常扈從、頼長有官暇、則往省忠實者数矣、偶見贄者於途、停輿而過焉、曰、行古礼也 ○夏四月、甲子朔、辛卯、改永治

源重時卒

二年、為康治元年、藤頼長不預其議、乃難之、曰、穀梁傳曰、穀不升謂之康、且康治二字皆從水、則招水災饑饉之變乎 ○八月丁卯、攝政忠通令頭辨藤資信説頼長曰、其養女多子 實權中納言藤公能女也 可為御禊女御代、頼長答曰、主上成長之時、令多子入内、則可従命也、若唯為今般女御代而已、則可被恩許、忠通曰、此非余所可決、乃奏法皇、法皇許之、頼長大悦、乃考舊記、營其事、謂、如長元例、則侍女六十餘人、童女八人、甚為過也、天仁例、則侍女二十人、童女四人也、今可倣其例、從五位下左衛門大尉源重時卒、滿政玄孫

康治二年

也 重時列白河法皇北面、兼検非違使、頗蒙恩遇、四天王其一也、白河天皇崩後、継仕鳥羽法皇、漸老鬚髪自落、時人呼之号無髪判官
癸亥二年、春正月、己丑朔、日蝕、廢務、停四方拜、今日之蝕、雖暦道所奏、依天陰微雪、不能決蝕否、前日向守藤通憲詼通諸道、知天文占候、然曰、今朝不蝕、文章得業生藤友業成佐共曰、日出時少蝕、衆人所見所言不一、大内記藤令明與友業議曰、可有四方拜、成佐獨曰、可止之、右大將藤實能以成佐議為是、諸卿同之、藤頼長私議曰、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不舉者、不舉盛饌也、伐鼓者、責群陰也、然

源成雅藤頼輔相搏于殿上

則日蝕時不當其光則四方拜何憚之哉博士等不及擧此以證之偶忘之乎若其後来日蝕時則可有四方拜者也是日轉讀藥師経於法成寺依日蝕也蝕期已過百官拜賀而後各拜本院（称鳥羽法皇曰本院又称一院）皇后宮（得子）新院（崇德上皇）及摂政第且至皇太后（聖子）高陽女院（泰子）以賀歳初庚子法皇幸鳥羽殿右少将源成雅與前山城守藤頼輔争論互攫髻相打成雅拔劔傷頼輔面血流灑地頼輔揚拳打成雅損其面而抱成雅欲擲之遂共倒溝中法皇勅内大臣頼長議二人罪頼長問大外記中原師安有先例否師安曰成

法皇上皇詣熊野山

藤頼長招諸博士拜先聖肖影

雅罪重考古亦未曾有之乃解成雅両官（右少将兼尾張守）○閏月法皇上皇詣熊野山留御之間那智山有一小僧拜謁自称宋人也十一歳来朝今年十九云々在宋時習論語孝経乃侍御座誦之其唔咿乃唐音也上皇奇之令其自記其履歴其文鄙劣○秋七月丙辰朔丁丑内大臣藤頼長招諸博士等束帯拜先聖先師肖影令得業生藤成佐講左傳第一巻講畢設二問其第一問者前山城守源實長也（問荘公二十二年経夏五之事）第二問者前能登権守藤孝能也（問襄公三十年夾字六身之事）成佐辨答之事畢開詩宴其書式用江家説（源師頼嘗

藤通憲奏請法皇欲剃髪

受江家説傳頼長）頼長與諸博士約曰庚子者文宣王誕日也自今以此日為例式可更講三傳三禮詩書易論語孝経○八月乙酉朔戊子前日向守藤通憲奏請法皇欲剃髪致仕通憲南家儒胤實兼子也博學多才然少而養於高階経敏既而雖復藤氏然不能任儒官雖兼知諸道不能歴顕要故有避世之請法皇善其出家之志将許之民部卿藤顕頼諫曰當時才子無出彼右者故猶豫不決藤頼長聞之曰雖貴佛法不可廢朝政朝政不可廢則才子亦不可棄也乃遣前山城守實長説通憲曰足下欲遁世而歸佛為

藤令明卒

足下則可有益乎在朝廷則為耻也以足下之才不能居顕官朝廷不貴才之故也噫天喪我邦之文乎歴日通憲自至頼長第謝曰僕以薄命不帯一職已有遁世之志於一身則無遺恨唯恐世人之彌可廢學也閣下其益黽勉勿怠頼長垂涙曰諾既而法皇以通憲為少納言○戊申従五位下大内記藤令明卒歳七十敦基長子也少而對策及第其後歴仕文章博士式部大輔兼上野上総介継家業勤儒職其為人也正直不飾藤頼長師之習孝経文選眷遇甚厚令明屢應其招嘗與頼長對話時有賤奴趨過令

明叱曰、閣下在焉、汝避之、奴佯為不聞、而翻焉、令明垂涙不止、頼長怪問之、令明曰、尊兄（忠通）少時、僕侍讀書、如賤奴者、則不能妄過眼前、如今則雖止之、猶不用之、乃知風俗澆漓而上下禮廢、故不能抑涙、頼長善其質朴、至此對客談畢、改衣俄瞑、頼長聞訃、太悼之、弔詞懇篤、遏音五句、歎曰、當時紀傳儒、除敦光成佐而無若令明才者、令明長男曰遠明、次曰敦任、其次曰敦綱、共任儒官、敦任善居喪、一期之間、断房事、不食魚、皆謂為孝子也、令明弟茂明、周光共達詩文、茂明以儒官顕於時、周光僅任大監物、不歴儒業、閑

茂明懐春偶吟四聯
同冬夜言志二聯
同山家二聯
周光夏日遊林亭詩

居洛東雙林寺、時々應忠通招、以為詩伴、嘗有西海行、到處賦詩、遂以隱士終焉、有子曰有亮、曰資之、共以微官終、令明子敦周、敦経等、皆経儒官、（茂明懐春偶吟四聯曰、碧水浪清魚跳刺、青天雲霽鶴翱翔、才蹤追謝鮑明遠、詞拙更慙陳孔璋、披巻朝々排紙閣、撫琴夜々臥藜床、紅桃花落和風光、黄鳥声馴晩日長、冬夜言志二聯曰、庭前月色當空冷、雲外雁声落枕寒、晴而打寒天未曙、孤燈背壁一曉猶殘、又詠月二聯曰、遶城有雪三千里、仙洞無雲十二樓、詩酒家々応惜曉、縱歌處々不堪秋、山家二聯曰、繞架浦花仙々洞、兼滿樽竹葉野村醪、龍駒七日成雲雨、鶴子千年刷羽毛、其餘或花宮言志、或祝兒述継業、或遊洛畔古寺、或題精舍別業、以述情、遣與或感節序、翫花月、愛琴酒、生々有佳句、又有時賦長篇、其押韻對語、亦有可見者、至七旬餘、猶不廢筆硯、以壽終、周光夏日遊林亭詩曰、養性自然消俗慮、逃客何必卜山居、醉中不次雄飛蓋、老後等閑未廢書、世路嶮難争謝遣、生涯壑

藤周光春日言志詩
同言志詩
同歎不遇詩二首
同述懐詩
藤頼長博窮

剩欲何如昔辭棘署、思休退、今臥蓬衡忘毀誉、又有春日言志詩、曰、射山多歳倦微官、詞苑今朝慙下愚、緇素交遊追日有、煙霞壯思毎春無、又有言志詩曰、閑適由来所甘、松房寂處接女談、手茶散悶功猶舊、少宿醸破愁醉半酣、素意久栖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我斯倦道一居士、官学無成適可懸、又歎不遇詩曰、隠几徒眠蓬戸雨、枕書獨臥竹窓嵐、性慵遮莫萬緑勇、其奈愁康七不堪、又曰、若去唯慙題鳳字、夜長閑聽飯牛歌、運將栄路遙雖隔、齢自校郷幾許過、愁顧生涯流似水、眠思世路嶮於波、閑居述懐律詩曰、世務塵縁絶不侵、寥々空宇抵山林、變行杖雨来掘涙、方寸成灰蒋逕心、群羽還来窮鳥老、千帆行盡破船沉、生涯遮莫欲長去、夜夢頻驚風樹音、自註曰、八旬母在堂、故云爾、其餘応忠通招遊其別墅、或進遊洛畔蘭若、或花晨月夕對客訪友、無不吟詠、有僧逍遙者、與周光友善、詩筒相通、禪亦逃世之士也、周光與禪遊西海而葺屋室、積泊田島、湊門司関壇浦等勝地、悉經歴而拜香椎廟、詣安楽寺、各無不留題）焉、○是月、藤頼長點檢頃年所見書目、經家三百六

源雅兼逝

十二巻、史家三百二十六巻、雑家三百四十二巻、自保延三年至康治元年、都一千三十巻、今年又再覧左傳禮記等、皆謂當時不足言之、中古以来亦可稀也、藤通憲謂、其必有誇才侮人之疾、故時々諷諫之、頼長雖嗜經史、然於釋教亦信之、或修法、或寫經、亦無間断、其参内及法皇上皇后宮之拜趨、亦不懈、有官暇則赴宇治、省忠實及其嫡母師子、（師子在京、）或其祖母（師通室、忠實母也、時歳八十餘）、亦不厭其勞、唯與忠通不睦、然在官事則不敢違其命、在中心則未必服焉、○十一月、癸丑朔庚申、致仕中納言治部卿源雅兼逝、歳六十

藤頼長令安陪泰親祭泰山府君

五右大臣顯房季子也雅兼有才幹能勤公事為時被称法皇甚重之有政事則咨詢之以多病故不能極高位頗好詩歌時々吟詠叡山僧琳賢結房於大原其庭有瀑布左大臣有仁偶過其房賢詠倭歌皆以為秀逸雅兼亦聞而奇之其後賢有訴請詣雅兼雅兼未接一語先曰汝大原瀑布歌可讀可喜賢抃躍曰蒙君褒譽於生涯為足何有他求哉乃不陳其訴而去為時被畏敬如此雅兼有六男其中雅頼定房最顯○十二月己丑日藤頼長臨河邊令天文博士安陪泰親祭泰山府君先是藤成佐告頼長曰明年甲子當革命之運公其可預其議請願學之頼長曰可學何書成佐曰周易有革卦公其熟讀之頼長曰國俗皆謂必而學易則有凶故曰五十以學易我未及壯年違國俗則偏也然苟列台司議公

藤成佐作祭文

塩梅云々、言無調和政理

田延年謂霍光曰将事為国柱石也

事不可不知其根源也一心兩般宜祈神以決之於是行此祭乃令成佐作祭文其文曰日本國内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頼長謹啓泰山府君冥道諸神等夫府君者十二冥道之尊長也司命司禄耀光於上天白籍黒籍記事於東岳禍福唯依信與不信壽大又在斯若致精誠垂感應者歟其謬在弱冠之齡早忝補袞之職器量疎兮備台鼎塩梅之味無調材幹短兮居星階柱石之用難協纔受餘慶於累祖之蹤争鍇積毀於衆人之口夫忠孝之道披典籍以乃見焉礼讓之儀待文章以後顯矣古典云君子若欲

九経為天下國家之法見中庸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蓋此之謂也是以為收曠官之責為勵奉公之誠專志於九経竭力於六藝性縦愚魯學道思齊而已俗諺云易多忌諱學者之信可畏也又云五十以後可學此書而明年甲子當革命雖為瑣才之身可闕群議之席革命之起出自周易若不窺此書者何以陳其趣若又披此書者恐不免其譏然而俗人之譏未識所由始學以事君父則天須與善嗜道以辨禮對則神盍幸譏從幼學之齒縦讀此書則知命之年將究其理何必待五旬之算從可抛一経之勤斯知

藤為隆為業頼業共剃髮隱大原

人必誠非書凶但難知者陰陽之方也易迷者寂然之境也不如索冥道之加護破癘階於未然加之明年之曆相當重厄彌致謹慎將拂禍患是敬專如在之禮聊設惟馨之奠苟有明信神其捨諸縦有妖怪之可來飜為福祐縦有運命之可致却使壽筭伏乞玄鑑必容丹祈祭畢自翌日讀周易與成佐等講論無倦又暇日招諸生講禮記○是年從五位上長門守藤爲隆剃髮隱大原先是其兄從五位下伊賀守爲業壹岐守頼業共薙髮在大原爲業改名寂信（信或作念）頼業改名寂然爲隆改寂超共好倭歌頗嗜文字

大原三寂

為隆作世繼物語

世人稱之曰大原三寂寂信能倭語託名設世繼翁夏山繁樹問答記文德天皇以来歷朝天子后宮及攝家大臣嫡庶相續次第至後一條帝萬壽年中而載藤道長榮華於其末卷名曰世繼物語一名大鏡行于世寂然自號唯心房有倭歌家集此等皆中納言長良苗裔為忠子也○攝政忠道嫡子基實生初忠通夫人藤宗子生皇太后聖子之後無子忠通置側室生二男子宗子嫉之嬖妾畏憚而不能擧之故二男皆為僧所謂南都惠信園城寺覺忠也二僧漸長宗子憎之自若而不能近忠通故中納言源國信

源氏外孫

藤家尊

天養元年三十一甲子當宋高宗紹興十四年

大威儀師寬救寂

女信子及其妹國子共在忠通側室屢被寵嬖今年信子生基實時宗子自知其己不可生子而不妬信子不退基實故得為忠通嫡子此後國子生基房其餘愛妾生兼實兼房及僧慈圓等（按頼長與忠通有父子之約故中心雖不睦未及凌嫡長又基實生而為家嫡頼長失望而遇其父之愛自負其才生奪嫡之志乎）昔道長娶源倫子生頼通教通而後師實忠實皆娶源氏女至此基實基房共源氏女所産也故諺曰源氏外孫藤家尊

甲子天養元年五月己卯大威儀師寬救寂救頗知筮法藤頼長召之胥語稍睦頃日救患瘡頼長憐之屢問之且為彼筮焉遇臨之復其繇辭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八月者今六月也頼長知其不免然遣醫丹波實康診之實康曰死不過十日也又令醫成世候之請見其瘡救曰我死決矣雖扁鵲何益之有豈令職物見人哉其後救令其子玄救書筮法秘説加押以呈頼長歷五日而終頼長曰實康壬申日診救脈曰不過十日也至今月己卯猶餘二日彼可謂名醫也今日已入六月節乃知我筮與實康言果如神也先是藤通憲病頼長令安倍泰親占之又令寬救筮之僉曰吉也頼長又自筮焉遇兌之坤頼長謂少女

藤通憲剃髪改名信西

通憲書懐詩

遇女有悦之象也匪啻病之愈其必享福禄也救曰而通憲平復依此等事頼長彌信易占且自負其才歷日贈馬於實康以感賞之實康雅忠曾孫也○秋七月庚戌朔辛未少納言藤通憲辭官剃髪改名信西號少納言入道通憲負其才有大志然沉下官歎不樂發憤棄官然有召則出法皇未棄之忠通亦善遇之頼長師弟之交彌睦通憲娶藤兼永女朝子是亦南家之裔延喜朝大納言道明七世孫也朝子為雅仁親王乳母故親王於通憲太親愛之通憲已不得志乃題紙障曰寸禄斗儲求豈得生涯本自任

同遊河陽賦漁父詩

同會友對秋月詩二首

浮沉顧身遂識榮枯分在世猶慵遊官心晋柱當初難入手呉桐何日遇知音一篇狂句一壺酒箇裏時々足酔吟嘗遊河陽賦漁父自託曰煙波深裏有漁父高唱棹歌足斷腸唯憶一竿投曉浪不知兩鬢變秋霜餘年生計菰蒲利後日孫謀風水鄉呂太公賢誰得識釣人何必渭濵陽又會友對秋月詩曰凉風八月月明夜逢友等閑開口談樵父歌幽秋嶺上牧童笛冷曉村南酒斟玉盞纔盡一詩復白珪欲及三陋巷容身人識否浮榮本自我無貪又曰營々朝市心何懶偏以千金欲買閑近友交淡須似水逃客放

陳遵放縱不拘嘗酒會有客取客車轄投井中

源頼長依例招博士講論尚書

散不如山茫々世界萬緑裏落々生涯一夢間追憶陳遵留客術井中投轄暫忘還其餘或感節序或遊梵宇或詠牡丹或賦瞿麥託物遣興以待知己者○八月庚子源頼長依例招博士學徒等講論尚書頼長曰今日二十一日庚子偶當文宣王降誕日可謂大幸也乃就春秋竪義講論以雅樂助藤成佐為探題一問藤友業二問頼長三問藤孝能四問源實長五問菅登宣不依年齒官位以才優劣定次第以中原師元為註記事畢頼長告衆曰自今毎年八月二十一日為竪義式日不可拘于支或問何以知今日

為孔子生辰頼長示勘文曰公羊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曰十月庚子孔子生按之周十月即夏八月也兩傳日同月異也然経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自庚辰計之則二十一日當庚子也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但若十月有閏則十一月可有庚子乎然杜預長暦曰八月有閏則十月可無閏然則穀梁説可為是所考如此知今八月二十一日為聖誕辰也○冬十月甲辰宇治大夫人源師子詣高陽女院（泰子）忠通頼長豫往俟砌下頼長感忠通之孝曰兄攝天子之政成地下之拜所謂毋以

藤敦光卒

子貴春秋傳之義誠哉既超京極先蹤（謂師實嫡母隆姫也）殆如鷹司故事（謂頼通母倫子也）師子者泰子及忠通母頼長嫡母也致仕前式部大輔正四位下藤敦光卒歳八十二敦光以文才彰名於五朝（自白河天皇至當今）功勞久積然遂不能列八座叙三品其作文下筆不休詔勅表状記序等各應其所求無不為之擧世皆服其達平生好作詩且聯句常置酒於座右自酌以樂焉屢陪藤忠通雅莚蒙眷遇藤頼長初讀書時以敦光為師其後令明成佐等諸博士親近敦光稍疎然推重不衰至此聞其訃遏音七日弔慰其家且歎曰敦光雖

敦光詠菊二聯
同秋日山荘二聯
同述懐五聯
叡子内親王初参内

非鴻儒之器然雜筆縱横當時無雙也為文道式徴深情之敦光賦菊二聯曰秋籬空訝梁園雪曉岸忽疑頽水星遅咲蘆花千片白更嘲松樹一株青又賦山水一聯曰雲埋名姓採薪客浪洗毀誉垂釣人暮春一聯曰草深野馬迎時乱花落林鶯告老啼秋日山荘二聯曰人依栄楽地長貫秋有閑餘天未寒山酌朝薹林下路野絃巻韻石間灘述懐五聯曰開弾数曲箏移柱暫慰百憂酒満鍾霜後貞心松蓋光雨中潤色柳陰繁蛍窓倦学貪風月蝉冕隔蹤愧子孫情憶荘周齊物理獨慚呂氏發生論淹沈何異魚留織栄分不同鶴在軒其餘佳句可讀者猶多而敦光嘗聞文学之士博奕之徒各争才藝共論利害而鬱憤之餘作述懐詩百韻見續文粋先輩有言曰纘文粋作者敦光為最未敦光之後本朝官家文章不多聞而朝廷亦陵夷乃知文章與時盛衰矣○十一月乙亥叡子内親王初参内皇后得子所生而天皇好也高陽院泰子養之前驪右京権大夫源顕親聴昇殿皇后亦行啓

政所舎人信里與出納松丘闘乱
久安元年

内裏公卿等雖不召各来従之唯皇太后大夫藤宗能不来時人謂宗能不媚権勢不愛其身也是日政所舎人信里與出納松丘闘乱信里抜刀傷松丘頼長召撿非違使兼成捕信里斬其右手○十二月甲辰藤忠通上表辭内舎人隨身勅停内舎人不停府生上表者式部大輔藤顕業作之勅答者文章博士藤永範草之此日忠通令顕業勘其嫡児所適之名字曰忠経曰基実曰兼長乃招頼長及藤宗能議之而定為基実既而頼長請忠通以忠経為其子嵩渉丸名他日忠実聞之不悦曰我朝叛臣有忠常経常訓同可忌之攝政専心於風月内府唯讀経史故不詳本朝故事其弊如此即改名兼長

乙丑久安元年二月壬午遣権大納言兼左大将源

源雅定敬神至慎
藤頼長康攘彗星之変意見辞

雅定於伊勢奉幣大神宮雅定平生好戯言然未奉幣時寡言語至帰途如常時人感其敬神之慎也頼長聞之曰儀若思者左大将有焉○夏四月丙申彗星没戊戌又見長数丈指東庚午法皇令蔵人木工頭平範家問左大臣源有仁内大臣藤頼長権大納言藤実行源雅定藤伊通権中納言藤宗能前中納言藤顕頼参議藤顕業等曰行何等善政可攘彗星之變各宜陳意見頼長独頓首辭曰臣自弱冠列三公夙興夜寐莫不危懼至朝夕趨拝之勤者暫無所怠矣至朝議則非古老非賢才何考古今例哉不能

覚法々親王祈消星変無験
藤頼長疾於病牀談礼記

應詔無所避罪唯願陛下恐宥之○五月丙午朔戊申仁和寺覚法々親王修孔雀経法七日祈消星變今日行賞然星現自若時人謂之星出賞而嘲法皇之私乙丑勅天台座主行玄修熾盛光法祈消彗星然無験時人竊歎曰王法衰而佛法亦衰朝廷無人而顕密二門亦無人○六月丙子頼長疾令僧讀経以祈之招藤成佐等於病床談禮記一日藤信西訪之占曰可歴旬日而愈因論卜與筮孰為前後信西曰先卜頼長曰先筮信西不服頼長以禮儀正義為證信西以左傳杜註為證乃考見両本而併讀則頼

改元久安

待賢門女院崩

長言合本文信西謝曰僕誤矣頼長大悦信西諷諭曰公才不恥於古在當時則為過也唯想才過人者所可深懼也危哉危哉公自今無學経典則可免禍乎戒之戒之頼長不答而中心以勝信西為學問之榮自負之氣勢彌壯法皇令大僧都定信讀仁王経於禁中此時彗星偶不見時人或以為幸或以為有驗僧然彗星之見既踰两月故不及行賞頼長戯語曰孔雀無驗而有賞仁王有驗而與賞猶丁公見戮雍齒得封乎○秋七月丙午改天養二年為久安元年依彗星現也○八月乙未待賢門女院藤璋子崩

三條西園寺徳大寺総称閑院

太政官召使国貞為廳奴所殺

法皇召僧修法

於三條烏丸第上皇屢侍其疾臨終法皇亦幸焉丙申葬仁和寺三昧堂璋子生上皇及皇子皇女若干以極繁榮及得子被寵上皇脱屣閑居以終閑院一流累世顕達者依璋子庇蔭也（三條西園寺徳大寺総称閑院）法皇上皇喪服有差右大将實能以同胞故即着服大納言實行其異母兄也不着服法皇謂失於薄也實行聞而俄成服時人謂不知禮也○冬十月乙未太政官召使國貞為廳奴被殺國貞能熟習大外記之事頼長及官長等皆憐惜之○十二月辛丑朔法皇召僧修法依疾病也藤忠實在宇治聞之曰自白河法

行非常赦

頼長嫉悪正法

皇實天後今法皇臨朝十七年政多無道上違天心下背人望欲以佛法全身恐其難免乎甲辰天皇行幸賀茂忠通以法皇疾故自詣鳥羽請延行幸法皇不聽時有浮言曰法皇愛得子疎待賢門院黜上皇立今上故白河帝之靈化鬼為祟令陰陽師安倍泰親禱之無驗藤頼長與信西筮之曰自今以来政行正道其或免乎丁巳行非常赦前日殺國貞廳奴亦得出獄頼長怒曰國貞久忠勤無懈不幸被殺然其賊免死非廷尉之平乃遣左近府生秦公春潜殺之揚言曰國貞子殺之報之報讐也而自言代天誅之

久安二年

源為義奏請拜任陸奥守

丙寅二年春正月是月源為義任左衛門大尉為撿非違使為義望請曰頼義義家相継為陸奥守臣為其家嫡願拜任此國濟三代之美朝議謂頼義守陸奥有貞任之叛義家在任時有武衡家衡之亂則不為吉例令若許為義所請則必可與藤基衡生干戈之變不若任他國為義不悦曰陸奥國者祖先之所任也故仰其遺塵其他國非所望乃不請之唯稱六條判官以老於家不預官事若有召則遣嫡子義朝等勤警衛追捕之事為義多子男女凡四十餘人○二月庚子朔朝覲行幸如式時法皇在小六條院此

平清盛祈栄於厳島神、鳥羽法皇改造高野大塔

奉幣伊勢宣命

日正三位藤季成、叙従二位、従四位上平清盛叙正四位下、翌日清盛任安藝守、兼中務大輔、如元、時歳二十九（傳称、清盛為安藝守時、屢祈厳島神以求繁栄、在任之間、奉鳥羽法皇勅改造高野大塔、時厳島神来現、説其極貴重、清盛奏請修営厳島社、由是甚尊崇、此神常自伊勢国阿野津舟行登熊野山、有大鱸飛入其舟、卿導者曰、是白魚入武王舟之祥也、大言珍重、乃知熊野神亦景福也、清盛喜而祭之於神而食其鱸、由是又敬熊野神）甲辰、發遣勅使奉幣伊勢、其宣命謂、天皇謹告天照皇大神曰、朕以眇身謬統洪基、莅民既雖五廻、施徳未洽、四海頃年天變地妖之怪屢呈、風雅露頌之聲無聞、故為謝其災孽、且有所思念、自去年十二月、豫點日時、欲發公卿使、然有障而延

及両度、神慮難測、冲襟無聊、猶仰靈鑑、重發使者、如心、如思而令果遂、就中今年之暦、相當三合、其慎不輕、有司所勘也、誠是世及澆季、政化難施、故咎徵如此、畏懼無限、縦雖理運厄會臨時變興、然消除之於未兆、而保護寶祚、宜在皇大神之厚恤廣助也、爰擇定吉日良辰、乃命王散位従五位下資長王、中臣祭主従三位行神祇大輔大中臣清親、及忌部従五位下行神祇大祐齋部明友、懸大繈於弱肩、捧禮代御幣而發遣之、仰願皇大神宮聞知此状、而垂冥助、協疑念、感應掲焉、無夜無晝、幸蒙加護、寶位無動、華夷

頼業患疫、頼長使敦任問之事

久安三年

静謐、恐懼敬白、（大内記藤長光草之、長光者、敦光之子）○夏四月、是月疾疫、清原頼業罹此患、頼長使藤敦任問之、敦任曰、俗忌疫病傳移、何可妄訪哉、若問之則可擇日也、頼長曰、彼有才、不慁可惜、可憐豈混他哉、何可拘俗忌、敦任遂往問之、傳頼長言曰、天未喪斯文、疫神其如汝何、歴日頼業幸而生、頼長欲周覧儀禮疏、然以公事頻繁、難終功、故二月以来、稱有所慎戒、罷朝參、至此月讀了全部、

丁卯三年、春正月、壬午賭弓、宗輔為上卿、右大將藤實能稱病不朝、入夜定春日行幸之儀、實能參内、行

藤頼長剛直無忌憚

源有仁薨、殊妙笙琵琶、又精翰墨

上卿之事、頼長聞之攢眉曰、賭弓者大將所掌也、然稱病先例勤行幸之行事者、必有加階之賞、彼人入夜參内者、貪此賞也、非忠非禮、失臣道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豈可不耻哉（按實能者頼長婦翁也、然掲其悪不憚、其餘可准知）乙酉、勅頼長為春日行幸之行事、頼長辭曰、臣家有犬死穢、憚於勤神事者、大將實能其時同居觸穢、則宜令他卿勤之、忠通乃令宗輔代之、頼長謂實能有貪加階之意、然不意觸穢、夫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故不與福也○二月丁未、左大臣従一位源有仁薨、年四十五、號花園大臣、無子家絶、其疾時藤頼

延久、鳥羽天皇朝之年号

長屢訪之、聞其訃歎曰、噫命也、乃叙其履歴曰、左大
臣源有仁公、延久聖主孫、輔仁親王子、中宮大夫源
師忠外孫也、白河法皇養以為子、今法皇未有繼嗣
時、有意于欲立以為嗣、然後今上皇生焉、於是賜姓
源、即日叙従三位、任右近衛権中将、凡諸臣不直叙
四位、然直叙三位之例、未嘗聞也、法皇傷時無英雄
之臣、為此異政耳、大臣為人、容貌壮麗、而進退有度
長絲竹之道、習入木之様、又巧于倭歌、詳習我朝禮
儀、少失禮也、訪之上古之大臣、何耻之有矣、當世之
大臣、無比肩者、唯恨少文而已、十年以來、患疾不能

藤頼長謂有仁曰、誦壽命經而不壽、命有定分

花園百大夫

夙夜事君、識者以為大臣之疾、朝廷之患也、朝廷既
如無人、國家之失良臣、豈不悲乎、適者彗星之孛見、
若見此凶祥、歟天之不幸、于日域嗚呼哀哉、頼長語
人曰、左相常願長生、而日誦壽命經、然未至五十、而
薨、所謂命有定分、不得増減、誠哉 續世繼曰有仁如 而能倭歌其詠庭
櫻謂不顧王人殊哀情者風領花逐狼籍輔仁不堪
感賞莞爾曰我猶存焉既称花主實是我兒也稍長
達管絃殊妙於琵琶且有文才又精翰墨或詩歌序
或堂舎額屡応其選及兼大將昇大臣而兼一上總
官事預朝政毎有節會慎威儀慣故實挙世称其才
藝暇日集雲客等専詠倭歌其中秀逸不為不多其
弟在冷泉東洞院其別業在仁和寺遊花園其境幽
而有山有邑朝士来遊者日々成群時人称之曰花
園百大夫其家亦多風流雅士善歌侍女所謂伊賀
大夫六條大夫越後乳母小大進之属與来客相互

有仁遺艶書於朝

高陽女院賀前關白忠實七旬

頼長作賀記

贈酬詠歌連歌無間斷焉有仁姿色美麗且着心於
衣服刷其樣繊其縫見者目之以為玉人之現
故官女處女無不願其顧眄雖后妃之貴無不窺其
手彩有仁亦不免好色之癖是以艶書之什花鳥之
使比々續々滿袖盈襟背遺一書於朝鳥羽法皇拾
之自讀之有仁赧然法皇不及咎之有仁無男子唯
有一女能弾琵琶候 前斎院禎子内親王 ○三月庚寅、高陽女院泰子及
攝政藤忠通設饗宴、賀前關白忠實七十、筭此儀忠
通豫與頼長等議其次第、旁勘舊例、経營丁寧、儀状
儼飾、於高陽院行之、頼長作賀記、獻忠實、且書其後
曰、夫入道前大相國者、故京極前大相國之孫、故後
二條關白之嫡長子、故大宮右大臣外孫也、自在襁
褓、其祖前大相國養以為子、二十有二、兼大政官文

書可内覽之詔、其明年任右大臣、二十有八、兼關白
萬機之詔、三十、兼幼主未親政事之間可攝代之詔
三十有五、任太政大臣、其明年辭太政大臣、致政、於
帝六十有三、兼准三宮之詔、即年出家入道、其長男
再攝天子之政、其少男居三台之任、其長女同體於
天王、其孫女已為國母、論其榮貴、未嘗有焉、時年七
十、爰長男長女具賀其筭、禪閣心懷謙退、固辭賀禮
女院攝政以重孝強而請之、不得止憖受禮、當時之
壯觀、後裔之美談、豈有如之者乎、古来攝籙之臣、至
七旬者四人、貞信公七十、清慎公七十一、宇治入道前大

凡攝關致仕剃髮者曰禪閤

源賴朝生

藤賴長奉幣北野寫管公真筆

相國八十二條關白十等也、而此四人者不得見攝籙之臣於其子、然則古而比于彼、榮過于彼、古者稱榮貴者、唯稱法成寺入道前大相國而已、見禪閤之榮既比于彼、彼六十有二、卽逝、此既至七十、論榮惟同、論壽既過、是以當併榮班壽考者、唯稱禪閤而已
○夏四月辛丑、源賴朝生、為義孫、義朝三男、母熱田大宮司藤季範女也○六月甲辰、藤賴長奉幣北野、觀稱管神真筆者、大外記中原師安從往而寫之、曰、真跡似小野道風墨痕、藤定信曰、是乃管相化神之後御筆乎、與生存時筆跡不為似也、師安曰、傳稱管

古傳管公弘法後身、道風管公後身

藤定信手寫一切經

叡山僧徒訴清盛處流罪

神者弘法後身、道風者管神後身也、定信曰、傳聞此、定信問答甚怪、賴長令師安奉納、初、定信者行成玄孫也、行成子參議行經、行經子中納言伊房、伊房子少將定實、定實子定信、累世有能書之名、定信手自寫一切經、終其功云、丁未、祇園會如例、今夕平忠盛僕從與祇園所司鬪諍、平清盛自六波羅馳來擊之、所司被傷、矢中神殿○庚申、叡山衆徒蜂起、挾神輿向洛、訴曰、平氏徒屬放矢於祇園神殿、其罪不輕、望請忠盛清盛處流罪、法皇謂過言也、乃勅撿非違使禦之、山僧嚚々不退、法皇詔諭曰、三日之間相議、而可許所請、衆徒

藤賴長議忠盛清盛罪言辭正壯

乃歸山、壬戌、法皇召忠通賴長及群卿、議忠盛清盛有罪否、群議不決、賴長奏曰、試以春秋趙盾弑君例准之、則清盛雖不自往、猶可有罪、况於到其場哉、然臣未學法律、故難定輕重、請宣下明法道決之、群卿阿法皇之意、不能強言、於是上皇賜手詔於賴長曰、忠盛罪不為重、公其宥恕之、可令無事、賴長對曰、於私事則豈可不隨詔諭哉、於公事則不能強枉焉、何以一寵臣換社稷之重哉、然兩皇猶豫不果○秋七月丙戌、攝政忠通等參法皇院、請定清盛罪、法皇曰、令贖銅而可也○八月甲辰、叡山僧徒譴座主行玄

藤賴長衣冠講儀禮

壞無動寺房、以不貶流忠盛清盛為遺恨、而憤行玄不能強訴也○戊午、權中納言藤家成參新院、奉饗上皇、群臣歌舞、賴長聞之歎曰、是月是待賢門院忌月也、忌月奏歌舞、未曾有焉、唯非失禮之戒、又有不孝之譏、嗚呼哀哉○是月、自二十一日壬子、至二十七日戊午、藤賴長朝夕自講儀禮、畢每席衣冠拜聖像、而着圓座、講畢、藤成佐、源俊通、中原廣季、清原賴業、菅登宣、藤敦任、藤孝能等相互問答、權中納言藤公能亦預聽之、二十九日庚辰、行竟宴之儀、參議藤顯業依賴長講、以禮儀有序為題、各賦詩、大內記藤

藤頼長賦陪文宣王影前講儀礼之詩

長光為序、請公能為讀師、令式部權少輔菅在良為講師、頼長詩曰、下賤上尊今禮篇、威儀有序本三千、少牢筵日既終後、大射張侯未行先、主客升降全不失、君臣面位敢無愆、庸才講匠迷彼答、執卷慙陪聖影前（藤公能、及藤公通、藤永範、源師能、藤光頼、藤茂明、藤長光、藤孝能、菅在長、中原廣季、藤成佐、藤俊憲、菅登宣等各有詩、皆不傳）頼長問諸儒曰、我自講経、然猶可書聽字乎、文章博士藤永範曰、往年當時攝政閣下、讀史記賦詠史詩、閣下唯書讀史記、文人等書聽講史記、准彼例則可也、頼長曰善、由是頼長詩、端書仲秋陪文宣王影前講儀禮畢同賦禮儀有序一首、公

叡山僧拒法皇命捕所司

紀氏累世掌石清水宮杜務

久安四年

能以下詩、端書仲秋陪文宣王影前聽講儀禮同賦禮儀有序詩、中原廣季雖為明経道、好詩章、故列講席、且預詩筵○冬十月丁未、法皇令延暦寺所司率兵登山、捕先度壞座主房之惡僧、山徒大怒、逆撃之、捕所司悉破其兵、且壞所司房、時人歎曰、王威既盡、己酉、法皇拜石清水宮、落飾之後、始有此儀、中納言公能、及侍臣束帶奉從、勅以別當法印任清任權大僧都（貞觀年中、僧行敎、始崇八幡大神於石清水、以行敎為武内之裔、故此宮杜務職、累世紀氏相續、称別當、雖補僧官、有妻有子、而不混他姓）戊辰四年春正月丁亥、從五位下藤成佐任式部權

頼長奏法皇推挙成佐

法皇勅答

藤頼長為成佐献告文於聖影

少輔、超上﨟十二人、依藤頼長推挙也、初頼長為成佐奏法皇曰、成佐才超群輩、何不超上﨟哉、近代無以才能任官者、如成佐之儒、不超則雖人勵学哉、加之微臣奉記名姓者、皆是成佐之力也、臣大臣之労十三年、以臣勤王之功、枉被賞成佐者、法皇使藏人平範家答頼長曰、丞相推挙懇切、然如先例何、宜請攝政而可也、乃告忠通、未報、頼長令大外記中原師安詣大学寮献告文、曰、維久安四年歳次戊辰正月二十六日乙酉吉日良辰、大日本国内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頼長、恐懼謹告文宣王廟前曰、甲斐権守従五位下藤原成佐者、微臣之師匠也、臣總記名姓者、偏成佐之力也、夙夜求報其恩、今依式部権少輔闕、且賞成佐之高才、且報微臣之功労、而欲令成佐超上﨟数人補其闕、而既奏聞公家、夫重師之道、礼経之所説、仰願文宣王必垂厚恵、所請平安、補任無滞、恐懼謹告、既而範家到頼長第、曰、攝政奏成佐事於法皇曰、成佐才名抜群、雖被超越有何難哉、詔曰、聖代内相推挙如此、誰敢問然、因是成佐超越得遂其志、頼長太悦、謝法皇及攝政、而賞師安○六

藤頼長六箇字夢

月、丙戌朔、甲辰、頼長奉使於伊勢大神宮、躬自束帶、遥拜大神宮、且拜石清水、賀茂、春日、大原野、梅宮、日吉、又向大學寮、拜先聖先師、以天皇漸長、故祈其養女多子入内無滞也、先是頼長夢女立定宗廣輔六字、自圓之曰、女立者我女入内立為后也、定宗者我外孫定為天下宗也、廣輔者輔佐之美廣覃也、由是彌自負、曰、凡請神願佛、無不極其心○秋七月癸丑、忠通與書於頼長曰、天皇元服、同月女子入内之例、可勘進吉例、是法皇命也、頼長驚曰、此事已定、何及問例哉、若無例則可變約乎、乃與右大將實能議之

賜藤幸子及多子位記之詔詞、位記任授之符也

實能曰、急到宇治告禪閤（禪閤、忠實也。凡攝関致任剃髮者曰禪閤）頼長往語之。忠實曰、是法皇柔弱、忠通不明之所致也。老父在焉、何可變約哉。汝勿驚懼。頼長歸家修法祈之。令安倍泰親占之。泰親曰、此事有妨、雖驚遂成。慶頼長曰、為妨者其攝政乎。既而令中原師安勘清和帝以来至堀河帝吉例、而呈攝政奏法皇。法皇答曰、為男女求福故問吉例、非敢變約也。於是頼長安心賞泰親及修法者。○九月、依頼長奏請、賜位記於藤幸子曰、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幸子、可從三位。中務柔儀内昭、淑聞外彰、貞潔之操、晩節推極。宜加榮班、用光朝

頼長祈福其祖神

一部奕世之亀鑑

章。又賜多子曰、無位藤原朝臣多子、可從三位。中務徳教已備、芳徽夙彰、黄閤露裹、養婉順之姿、紅閨風前、克整淑範之道。宜授爵級、式昭寵章。頼長又奏法皇、課多子入内料於諸國、而分配侍女衣服於私領。尾張守藤親隆、先納綾綃各百匹。其餘准之。既而令多子詣春日社、以禱其福也。頼長密奏法皇曰、永久太治女御入内、其侍女乘車者各着紅衣八領。然頃年禁華奢、則隨法制、用儉約乎。據先例、盡華美乎。法皇曰、居上違法、則在下者何用令哉。宜止華麗以正風俗、用王法以示民也。○十一月乙酉朔、乙未、春日

藤忠通兼長以叙任無次兄弟相閲

祭如例、右中將藤兼長為奉幣使。兼長昇進之速、不出於忠通之心、忠實屢請法皇推任之。忠通謂其毋源師子曰、某往年依禪閤之旨、以兼長准養子。然其叙任之次違我意、則自今而後彼昇進我不預知焉。師子患昆弟相閲、請皇太后聖子為頼長説忠通乞和陳謝。忠通意不解。至此忠實請令兼長叙裝於忠通近衛第、忠通不聽。故兼長自頼長大炊第發途。忠實怒而不滿于忠通。

久安五年

己巳五年、秋七月、内大臣藤頼長任左大臣、叙從一位。權大納言藤實行任右大臣、源雅定任内大臣。（左大

將如元）權大納言藤實能、藤宗輔共轉正。（實能右大將如元）權中納言藤宗能、藤成通共任權大納言。（成通兼侍從如元）權中納言藤公教、藤家成、藤重通共轉真。參議藤清隆、藤忠基共任權中納言。藏人頭藤經宗（經實四男）、藤資信（顯實子）、左大辨源俊雅（能俊次男）共任參議。○九月、特勅權大納言藤宗輔兼淳和院別當。奨學淳和両院者、自古源氏公卿上首相代為別當。傳至源雅定為両院別當、先例納言時兼両院、任大臣則領奨學而讓淳和於源氏第二臈。故雅定及任内府、唯帶奨學院辭淳和院。此時雅定之外、更無源氏為公卿者。故令宗

賜藤宗子勅書

藤忠實行大法會、令大江維順作願文

輔帶淳和院、皆謂藤氏領此院稱例也○冬十月、勅攝政忠通夫人從一位藤宗子准三宮、賜勅書曰、位由德昇、天給之典無朽、封尊功進、漢策之文長存、從一位藤原朝臣者、攝籙之嫡室、皇后之母儀也、訓導克宣、施榮輝於掖庭之月、節撿凤標、傳佳譽於曲阜之風、况朕義同祖母、礼如順孫、撫養之恩惟深、報酬之思最切、是以請詔芳躅於倭漢、將准徽號於宮闈、宜授本封外邑土三百户、年爵并内外官三分、主者施行（大内記藤長光草之）是日、藤忠實行大法會於新造堂、堂在宇治成樂院西、為故夫人源師子所建也、令大學

頭江維順作願文、宮内大輔藤定信浄書之、願文略曰、伏惟幽靈禪定大夫人、出彼蓮府之深窓、入此象岳而繼室、玉琴瑤瑟、互讓相和之聲、碧蘿青松、久假偕老之契、五十餘廻、輔陽之化克調、四德六行、象陰之教無違、是以嫡嗣之再佐幼主、重攝機務於翹材館之秋月、長女之幸儷上皇、遂繼榮名於上東門之春華、是依柔範之被世、誠有後蔭之遇時、然間臨弟子閑房之朞、有夫人別床之義、桃李之粧、春空闌蕙之質秋漸衰、歸螺髮之尊、而早除蒼華之飾、慕紫摩之相、而永却金翠之粧、年々歳々行六度、而朗難

久安六年

天皇元服

足之衣、朝々暮々誦一乘、而代龍女之珠、遂及去年之窮冬、忽赴下泉之冥路、遺芬深心、戀々之腸易斷、芳儀在眼、啼哭之涙無乾、倩思事理、歎而何爲、須立伽藍、祈其登蓮云々

庚午六年、春正月、壬午、天皇元服於東三條院、（歳十二）殿上儀飾、攝政太政大臣藤忠通乘唐車、（法皇賜之）參内、權大納言藤伊通、藤宗能、中納言藤重通、權中納言藤季成、藤忠雅、藤忠基、參議藤經定、藤經宗、藤資信扈從、雲客等前驅、既而左大臣藤頼長、右大臣藤實行、内大臣源雅定等、百官悉束帶、候禁庭、法皇豫詔

加冠式

藤忠通奉祝事

實行為内辨、作元服式、忠通謂頼長曰、勘先例未聞一身再加冠於天皇之盛事、今日威儀進退、尓可不慎焉、乃相議本朝舊式及唐礼、有所取捨焉、已亥、天皇座南殿北廂、權右中辨藤光頼參進、奉仕御髻、（謂之能冠）忠通自軒廊進步、頼長在其後、忠通跪於階下、而進、升内侍持筥侍御前、忠通周旋練步、膝行向御前、開筥取御冠、起而少退、磬折祝曰、盛哉美哉、玉貌成長之威儀備矣、天神地祇相悦、共護得其福、得其祿、寶位無動、壽筭長久、唱畢膝行、咫尺龍顔、奉加御冠、而退立簀子、此時頼長升、忠通揖之、頼長不揖、（忠通勤事）

藤忠通奉祝言

（畢、故揖之、頼長未勤來、故不揖之）頼長進至御前、理左右御額、（理髮謂之）畢事、而退揖忠通、共降自東西階、此際外辨公卿及親王卿相四位五位之諸王諸臣、列立南庭標下、版位、其丈尺有差、於是天皇入北廂、光頼參屏内、理御鬢少焉、天皇着朝服、南面而座、忠通頼長等公卿皆盥而守次、升殿、賜醴酒、忠通受醴、北面祝曰、御酒惟厚、御肴惟嘉、敬祭諸神、則諸神悦歆、嘗遺味、守御體而天地日月共受保之、御世遠久、万民尊戴云々、唱畢而奉勸杯於天皇、天皇受杯、時頼長進取一有獻之天皇先祭而後嚌之、授頼長、於是忠通頼長共再

拜、王卿以下皆拜舞、佳儀已畢、忠通退朝、到門乘車、頼長褰其簾、忠通辭、令藏人頭藤為通褰之、而忠通頼長及諸卿共參法皇院賀之、忠通立中門、頼長以下諸卿跪地、法皇令美作守家長召之、忠通等升殿、賜馬於忠通、既而各詣美福女院、女院不堪欣歡、召忠通頼長等於簾中、相見相賀、此夕天皇覲法皇及美福門院、而還本殿、々上童及勸學院學生等數輩元服、有絲竹盃酌之遊、賜祿於忠通頼長等公卿、此一（段據頼長記、實行式、摘其大槩、蓋累朝元服之式亦如此乎、若其忠通頼長共詳知儀禮、故實、故殊委曲執行之乎）○二月甲寅、頼長聞權大納言藤伊通女呈子

可入内、乃奏法皇、請早立多子為皇后、法皇曰、宜任太政大臣之處分、頼長乃就忠通、望請之、忠通曰、奏法皇決之、既而忠通白法皇曰、可勘先例行之、頼長令安倍泰親占之、泰親曰、吉也、事其成乎、頼長喜而未安心、戊午、忠通迎呈子於其第、以為養女、議入内之事、（呈子初養於美福門院、以為忠通夫人宗子姪女、故至此為忠通女、法皇及美福門、共欲呈子為皇后、然唯對頼長曰、是忠通之所為也、頼長窺之甚嫉甚憂之、呈子為忠通女入内、則多子立其下者必矣、故寄奏法皇曰、唯願多子早蒙立后之宣、宣下之後、雖誰人之女入内、非敢所憂也、即勘進上東門院、待賢門院入内不歷日而立后之例、法皇賜手書於頼長曰、太政大臣有言、朱雀天皇以来、非攝関女則不得為后、朕無奈之何、頼長歎息殊甚、法皇近臣私語頼長曰、不假禅閤之力、則不能遂之、頼長乃就）

藤忠實上書、願賜立后宣旨於多子

（忠實愛妾猶豫懇請之、忠實即日出京、在高陽院、伴女院有疾、故来焉）庚申、忠實上書、法皇曰、願今日賜立后宣旨於多子、聽宣下、則老臣歸宇治、書奏、未有報、忠實與頭辨藤朝隆懇告忠通、忠通乃令朝隆奏法皇曰、願任老父所請、然猶未決、忠實謂頼長曰、事甚切也、可憑美福門院乎、頼長曰、尊閤未嘗請事於美福門院、當事之急、依頼之、則似諂諛乎、忠實曰、既有國母之尊、何可為諂哉、即獻書請之、既而法皇及美福答書至、皆謂任攝政之處分、朝隆來告忠實曰、法皇諭攝政曰、宜勘先例、輙不可宣下、忠實曰、御書之旨、與詔諭忠通之旨不同、今強

藤忠實上書法皇請立君

法皇勅答書

奏請之則似無禮也他日復白之乃歸宇治癸亥忠
通養女藤呈子叙從三位頼長彌不安密告忠實曰
多子若無立后之宣則臣解官可以避世忠實垂涙
答曰老父為汝祈請春日賀茂屢見吉夢汝其安心
頼長罷朝參而祈請石清水賀茂春日稲荷梅宮大
原野吉田熊野及石山寺六角堂青蓮寺醍醐山等
且遣使於先祖頼通墓共願立后事成庚午藤忠實
上書法皇請立后其詞甚切也且奏事不成則左大
臣決遯世之志齡踰七旬欲失貴息不堪愁苦何不
垂憐哉又獻美福門院書其趣相同法皇答曰太政

大臣勘先例未得之朕亦不知所裁老公勿訝焉忠
實夜詣法皇院泣奏曰頼長以非攝關故不得立后
則朝廷棄一大臣老父失一貴息縱無先例枉許老
父所請法皇不得已而令朝隆告忠通不聽其報而
幸鳥羽忠通告朝隆曰法皇不拘先例許可之則我
何妨之速可議宜下之事朝隆歸院則法皇已行朝
隆直到鳥羽奏之法皇曰入道（忠實）強請不止則可許
之朝隆又復命忠通而事決朝隆馳告忠實而達頼
長頼長大悦與中納言公能（多子實父）共到高陽院謝忠
實忠實又獻書於法皇拜命之辱時衆方既白○夏

藤頼長奏状

四月戊午左大臣藤頼長奏請法皇曰願辭己官令
右大將藤實能任大臣法皇賜手書曰實能大將之
勞數年且為第一大納言則任槐固當然公辭官則
欲不預朝參乎若然則為公為私不宜若有前官大
臣預政之例則可勸進之頼長令中原師安勘先例
唯有寛平九年正月致仕左大臣良世奉太政官符
事如前官納言朝參則粗有焉法皇不聽之忠實亦
不悦頼長解官故止丙寅攝政忠通養女入内之事
決頼長呈書問其期曰若有下問之事則兼吉候焉
忠通所答不詳頼長曰攝政謂余含憤乎歷朝並置

枝梧不承受也

藤實行上状奉謝任相国書

二宮之例不為少其産皇子依恩寵何拘他女有無
哉○是月癸酉法皇謂頼長推擧實行者欲實能任
槐也乃密諭實行令辭右大臣實行奏請曰賤息公
教代實能兼大將則臣辭右大臣法皇召頼長告之
頼長曰大將闕則愚息兼長雖弱非無望也法皇默
而不答實能聞之曰群議枝梧如此所以老夫滯於
任槐○五月丙寅法皇依頼長屢請許實行任相國
其子公教任亞相實行聞之上狀曰實行極人臣之
官公教昇亞相之任彼此悦而有餘然左相才超衆
人家稟累代且象岳之任已過十年則非無超越之

畏然出於左相之意則不可辭之乎況實能亦可遂素望一家之面目何以加之欲進取於身則多畏欲退守其分則背左相之意進退惟谷唯任叡慮法皇遣其狀於宇治示忠實忠實奉報曰速可被行之丁卯有立后之儀頃日頼長稱疾在宇治忠通慮其不来豫約右大臣藤實行行事及期頼長来會忠通罷實行令頼長行事藏人平範家奉勅来陣座曰女御從三位藤原朝臣宜為中宮頼長問其名謂何答曰呈子頼長召大内記藤長光作宣命右大臣以下百官皆立標下頼長令權中納言藤忠雅為宣命使遍告

平忠盛源重成両家僕從闘諍

伶人狛則康光親於蓮華會爭論相擊

中外事畢諸卿詣東三條院賀之多子既為皇后故稱呈子曰中宮中納言藤重通兼大夫参議藤為通兼權大夫頭辨藤朝隆為亮頭中將藤伊實為權亮其餘大進以下各置之有差頼長稱有齋戒赴宇治是日播磨守平忠盛式部大輔源重成両家僕從闘諍○是月伶人左兵衛尉狛則康與其同族左近將曹光親（親或作近）則助府生行時等共赴奈良蓮華會二日會光親旅亭飲酒則康醉狂與光親爭論相打同族等匿其座右兵器則康光親互取枕相投順髪蹈胸則康倒而又起破光親諸具既而出待同族等追

藤實行奏狀

俗擇軍人之壯怯謂之沙汰即是非於物也

之以歸則康醒而甚耻之忽剃髪為僧時歳二十九壬子右大臣正二位藤實行密奏法皇曰若如先詔令微臣任相國則願兼叙從一位不然臣雖任相國左府既為一位而依任次以列左府下似辱相國官乎幸任相國而列左府上則所願也若不然則止此沙汰法皇以實行狀示頼長頼長報曰臣列實行下者所兼知也況夫任相國則雖為二位列一位左府之上者當然之理也宣下之後臣必列其下勿勞叡慮且勘先例則天禄二年伊尹任相國日兼叙正二位然則今右大臣拜相國兼一位又何為非義哉法

皇意決乃遣頭辨藤朝隆於實行第告兼宣旨實行迎朝隆授禄拜謝法皇是日頼長夫人幸子叙從二位○九月甲戌朔丁丑頃間頼長依忠實召赴宇治忠實曰我為汝欲成所願奏請法皇法皇屢諭忠通忠通亦不能拒詔旨且連夜見三夢皆為汝吉兆也其成在近也頼長祈願不止其使者歸告吉事則賞之其餘或僧徒或巫覡之所言信之喜之且令人徘徊堀河橋邊試徃還人語撿其吉凶謂之辻占（辻者四達街衢也）既而忠實奏請法皇曰老父頻責忠通未露其中心願詔諭彼決其讓否法皇曰諾乃召忠通切問

藤忠通奏言

之、忠通泣奏曰、哀哉臣不幸也、家弟頼長之為人也、陛下亦可知焉、今兼此觳問而心迷口吃、然不能不陳愚對、頼長慾有才而驕慢侮人、臣誤冠百僚為一家宗、然彼挾陵辱之志、負老父之愛、謀奪臣威權、若得其志則必危國家、故老父屢言之、臣未答、既隔不孝之罪、今亦以實奏之、老父傳聞之彌益忿怒、若不顧國家之存亡而從老父所請則不免不忠之罪、實是所難處也、令彼摂幼主之政者在天裁而已、臣縱雖被收官封不能讓附之臣之運命窮於此、伏願鑒察、垂涙而退、法皇猶豫、忠實頻促告報、戊戌法皇告

藤忠實與子忠通絶父子之義

忠通對旨於忠實、忠實大怒、夜中發宇治向洛、時頼長亦在宇治、乃同途、己亥昧爽、忠實頼長入洛、直到東三條第、先遣使於高陽女院曰、先是入洛直參女院、此度有病、故暫休而可參、女院怪驚、既而忠實召左衛門尉源為義、率兵警衛、於是忠實揚言曰、忠通不孝年久、老父忍而忍之、今為彼屈從、請讓摂政於頼長、既及十度、彼匪啻不許諾、且有不順之詞、我不能忍焉、自今而後、絶父子之義、摂政者官家所授、我不能私奪之、氏長者我所讓而不及勅宣、其授奪在我而已、何憚之有、乃以頼長為氏長者、頼長一謙一

辭、忠實不聽、乃奏法皇、其事定矣、頼長大悦、忠實召頼賢〔為義子有頼賢、其人乎、別人乎、未詳之〕等曰、速到長者官倉取朱器臺盤權衡等來、頼賢曰、鑰在摂政家司宅、無鑰則難開倉、忠實作色曰、破倉取來少焉、頼賢得舊鑰開倉取得朱器來、忠實悦曰、得舊鑰者是天授也、以遞授頼長、頼長快然、法皇遺書於忠實曰、摂政不孝不足言、老公所行宜哉云々、天皇雖幼聞之、憐忠通而厭頼長、庚子、上皇令參議藤教長賀頼長為氏長者、實行雅定令使者慶之、大納言藤宗輔自往賀之、其餘雲客等來集成群、然中心多不服者、街説曰、今年

安倍泰親奏言

藤頼長上書法皇、法皇勅報

勸學院藤不華頃間麋鹿入法性寺第、破屏障、又白晝狐入同第、逐之不去、又多武峰廟木主自裂、昨夜安倍泰親密奏曰、月入大微中犯太白、是國政不行、貴人失權之象也、至此人皆知為此大變之兆也、頼長上書法皇曰、今般之事、恐喜相交、善惡未辨、法皇報曰、摂政不義、公之所為有理、唯是可意、初忠實頼長謂忠通失氏長者、必可蟄居、不幾摂政亦可自得之、然此後忠通參朝自若、頼長嘲之謂厚顏而不知恥也、此時源光宗嬖幸於法皇、頼長豫賂光宗、其餘盡心以媚諂法皇、故法皇與頼長太睦、與忠通日疎、

美福門院供養於法勝寺金堂

行非常赦

忠實密請法皇許賴長賜內覽宣旨法皇曰明春可議之○冬十月癸卯朔旬節會公卿候宜陽殿如例賴長為氏長者之後初參朝行事然天皇不御甲辰美福門院供養金泥一切經於法勝寺金堂法皇女院美福自昨夜在寺今曉忠實赴焉天皇行幸忠通不參太政大臣藤實行列賴長上然以太政大臣不預公事之例賴長行事兼法皇詔行非常赦但觸伊勢八幡春日熊野社訴者非赦限狛光時舞地久多近方舞歸德各加一階秉燭事畢天皇謁法皇有行賞之事從三位藤兼長叙正三位從三位藤家子帝乳母

准三宮藤全子薨

藤賴長見奇夢

叙從二位其餘院司院給有差○十一月丁丑從一位准三宮藤全子薨歲九十一忠實歲七十三遭母喪皆謂希有之事也全子賴宗孫俊家女也昔嫁師通生忠實而子孫團圞臘記故事至老猶未忘之賴長嘗夢到大極殿逢一大臣其人廣才談倭漢之事寤而奇之到宇治語之全子全子問其面貌賴長詳陳其所夢之趣全子曰老婦幼時逢土御門右大臣源師房公今聽所說面貌則如再見其人汝多才其靈來現乎忠實謂衆曰家有凶事避長子哀月不避次男哀日是例也先是行喪事則唯避忠通哀日然今忠通非我子唯可避賴長哀月也賴長觸祖母穢不參朝忠通雖不能預其喪事然有觸穢之憚故朝議稍闕有事則辨官職事等就二公問之賴長自往年所定講經式自未嘗絶之然任長者多事務故唯令学生等勤之不能自臨其所此度喪中亦不廢講式唯停詩筵壬寅晦藤季通弔賴

藤伊通孝友廉直

長喪談曰昔先父大納言宗通臨終分附其采地田園於諸子令長子信通次男伊通書之連署以藏之其中肥後國三重屋莊丹波國今林莊讓信通也然信通命諸弟曰老母存間勿恣分配既而信通早世其子行通猶幼今年九月老母沒矣遺言曰三重屋莊伊通可領之今林莊重通伊通弟可領之重通曰可從命也伊通曰此兩莊先考所讓亡兄信通分明也亡兄雖沒幸有嫡孫行通豈從母命背父言哉上可耻於天下可耻於人乃以兩莊授行通賴長聞之曰伊通可謂備孝友廉直者也○十二月庚申藤賴長梳東

藤忠通私基實元服饗料被嘲

河除祖母服乃到宇治謁忠實不登堂而退猶避其穢也此時藤成佐疾不能食唯欲喫著蕷粥賴長屢命厨司贈之欲自往訪之然非忠實許諾則不能出行既而疾篤賴長請忠實曰成佐雖然我師也願一往問之忠實怒不許丁卯天皇始覽文書依忠通復政也太政大臣實行等公卿候焉是日忠通嫡男基實歲八元服於近衛第次男基房六歲着袴忠通自加冠於基實其冠服御之物也權大納言藤宗能新中納言藤經定賀之其餘公卿不會焉上皇及皇嘉門院先期臨幸禮畢回駕賴長記曰初忠通謂基實元服日行大饗而充課其料於諸国然依被停氏長者止之時人嘲之忠通詠怨歌○是年上皇與忠通議揭百首題上皇御製倭歌且詔中納

上皇詔諸卿侍女詠百首和哥曰久安百首

藤俊成久安百首跋并讀人姓名

言右衛門督藤公能、参議左中將藤教長、左京大夫藤顕輔、前備前守藤季通、藤隆季、尾張守藤親隆、右馬權頭藤實清、丹後守藤顕廣(後改俊成)散位藤清輔、及官女堀河(常侍待賢門院)兵衛(侍上西門院)安藝(常侍待賢門院)小大進(初爲有仁公侍女、後侍法皇、)各詠百首、所謂久安百首是也(顕廣跋曰、康治年中、各賜題、久安六年奏之、仁平三年九月再奉敕分類、獻之、八雲抄謂、源俊頼没後、歌道稍衰、崇德上皇遠倭歌、關白忠通專好斯道、有久安百首、此時俊成、清輔及西行等並出、倭歌再與、隆季中納言家成子、後至卿相、親隆爲房子、朝隆弟也、實清中納言保實曽孫、左京大夫公信子也、清輔顕輔子也、堀河、安藝共源顕仲女、兵衛不詳其世系、小大進菅在良女也、小大進常在宮中、得盗衣之虚名、乃詣北野社詠倭歌、祈神請洗冤、未幾盗衣者発覚、小大進得雪恥、於是法皇再召之、小大進辭之、閑居仁和寺)

本朝通鑑　卷之三十五　近衛　三十九　何不成舍藏

法皇詔信西修實録

源義國燒藤實能第、謫下野國足利

仁平元年

法皇賜藤頼長書

法皇密詔藤信西、勘國史、修宇多帝以來至堀河帝實録(此書未終編乎、既成而没於平治乱乎、今不傳)式部丞源義國、遇内大臣藤實能於路、失禮而爲隨身等被辱、義國歸宅、率兵燒實能第、法皇怒而放逐之、義國逃到下野國足利、蟄居、義國者義家三男也

辛未、仁平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法皇賜書於左大臣頼長曰、改年慶賀珍重至祝、毎事協心、超過於長德、寛仁之政、所期猶不可測焉、頼長藏之以爲家珍(長德道長初執政之時也、寛仁頼通當國之始也)及晩百官各詣法皇院、太政大臣藤實行以年老(時七十二)一拜而座、頼長以下再拜、次拜上皇、畢而参内、向殿上小朝拜、而後節會、天皇不御、頼長謂、歳初節會非忌月、則無不御焉、然不臨御頻似禁忌、法皇亦怪之、天皇令藏人告法皇曰、朕不欲見頼長面、故不臨今日宴會也、明日欲朝覲、然頼長可参候、則朕不能行覲禮、法皇大怒曰、皆是關白之所覲主上也、是日頼長第節供、初用朱器臺盤

甲戌、及暮天皇覲法皇、關白忠通先候焉、頼長陪法皇側、催絲竹之遊、右大臣源雅定吹笙、大納言藤宗輔(歳七十五)弄笛、人皆憐其老而不失曲節、既而從四位下藤師長越階叙正四位下、其餘行賞有差、戊寅叙

本朝通鑑　卷之三十五　近衛　四十　何不成舍藏

位、關白忠通候簾中、稱勅詔令右大臣源雅定執筆、然以法皇旨召左大臣藤頼長、天皇不悦、詔藏人平範家曰、是不出朕心、宜命右大臣、法皇聞而怒、賜書於忠實、速召頼長遂行事、今夜正五位下藤基實叙從四位下、其餘叙位有差、右大臣雅定内大臣實能雖不掌事、與頼長列座、其餘納言参議皆候焉、中納言藤忠雅曰、近年叙位、不見三丞相列座、實爲稀例

己卯、白馬節會如例、太政大臣實行、左大臣頼長等以下皆朝、忠通入夜参朝、公卿勞待、退去者半、然天皇不御、忠通勸之、不敢聽焉、及深更内侍出曰、天皇

法皇賜忠實書

法皇名源雅定曰令藤頼長內覽太政官文書

御焉實垂帳稱御其中耳既而公卿皆退翌日法皇
賜書於忠實曰元日主上不御甚為禁忌雖天子之
尊何不憚老父母之所思哉關白不能訓導之今悔
去年不停內覽近日可附左大臣耳忠實悅報奏曰
十日壬午吉日也必待天裁壬午法皇與忠實議召
右大臣源雅定曰自今令左大臣內覽太政官文書
凡宮中雜事先觸左大臣可奉行者雅定乃奏之稱
宜旨施行之中外大驚法皇諭大納言公教曰左大
臣內覽之事非入道（忠實）所奏請出於朕心所以者何
關白教天皇以不孝朕甚憎之故下此宜旨宣以是

頼長四授

法皇賜書於忠實

告太政大臣之（實行年老致不及召之而告公教以達　頼長上書於法皇以奉謝兼內覽）
宣旨事法皇答曰方今世上狼籍自今待政教之正
珍重可悅頼長謂衆曰今日之宣雖依法皇之推擧
然神佛之助也三四年間屢見吉夢且辻占鶴占皆
有吉兆然則天授之神佛授之君授之人授之者乎
甲申法皇賜書於忠實曰以內覽附頼長則忠通怒
而可蟄居然宜下之後唯曰天裁既下何立異論然
則每事不可相違戊子頼長始內覽文書於私第自
是職事辨官大外記等日就其第問政事忠實亦在
京輔成之法皇中使往還頻繁爆世稱頼長曰執政
戊戌內大臣實能大饗頼長雅定共應其招故為両
尊者饗畢頼長及雅定實能率諸卿參內太政大臣

改元仁平

改元詔書

實行亦扶老而朝共着陣座議改元之事諸卿皆曰
近来未見四公相並着伏座可謂希有者也於是藏
人平範家呈博士所獻勘文有三年號曰久壽曰萬
安曰仁平諸卿以次陳其可否頼長難曰久壽亙樞
萬安亙瞞瞞者魏曹操之一名也共難用之實行曰
平有孫順之義乃令範家書關白以奏法皇詔改久
安七年為仁平元年大內記藤長光有疾令右少辨
藤資長草詔書草成令外記呈關白忠通曰我不及
內覽乃奏法皇而後令少內記藤孝佐淨書之而奏
天皇加御畫施行之詔曰朕謬膺陰陽之熙運忝受

琁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在察也

天地之寶命琁璣不在遙隔德煙於勲華之世社稷
未和難取澆俗於李葉之風乾象為之相誡變異日
呈就中去年國逢暴風之難人有洪水之困朕之不
逮各及黎民夕惕之思寒心無聊抑驚譴責以改曆
舊史氏之遺文兼傳弘惠化而退邪古先帝之芳躅
不朽宜易視聽於率土以解寃結於囹圄其改久安
七年為仁平元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
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皆赦
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
免者不在赦限者老人及僧尼百歲以上賜穀四斛

忠通閑居遣興二聯

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庶施渥澤於三春之初、將禳妖祥於一天之下、布告遐邇、明俾聞知、主者施行、甲子除目、頼長奏曰、近例除目夜半行之、甚為遲滯、請自申刻始之、法皇曰善、故公卿早參陣、至亥刻畢事、諸卿皆曰、近代未見如此者、是日藏人等誤不設關白座、衆皆知有頼長、不知有忠通也、頼長威權日震、關白有而若無焉、忠通閑居賦詩詠歌以遣情、一日遊桂別業賦四韻、其二聯曰、松杉山暗陰雲底、鳥雀林喧落日前、官祿餘身雖照世、素閑兼性不爭權、傳見者無不感歎焉、

内裏火藤原邦綱捧鳳輿有御感

詞華和歌集成

續世繼載未一聯、以為忠通失時之作、又春日遊山吟曰、猿叫雨深溪霧底、鳥聲日暮嶺霞中、世間栄祿春花脆、俗界壓勞夜夢空、又曰、世路嶮難千里浪、人間栄耀一時夢、又曰、浮生難隱秋嵐露、衆罪椎離晚日霜、此等亦同時所作乎、○六月、四條内裏火、天皇御南殿、欲避火、事起倉卒、而近衛司未參、有一下臈捧腰輿至、奏曰、事急也、豈可催鳳駕哉、天皇乃御腰輿、幸關白第、途中有勅問曰、汝下臈為誰、謹奏曰、藏人所雜色藤原邦綱者也、詔曰、汝捷於事、可謂有智也、及至忠通第、乃以是語之、忠通太感之、自是推擧之、是年、正三位左京大夫藤顯輔奏覽詞華倭歌集十卷於上皇、自天養元年奉勅屢有評議、至此定矣、其

忠通春日游山詩及述懐二聯

源為朝被逐鎮西

立類同金葉集、其所採用倭歌總四百九十首、成時人皆謂詞華之名於倭歌為的當、或人難之曰、詞華二字其交有邪字響、以是為名者撰者之失也、非無遺恨、源為義逐其子為朝於鎮西、為朝為義第八男也、今年十三、心剛力強、左臂長於右四寸、善彎大弓、發中殊精、豪氣勇猛、傍若無人、動有凌諸兄之勢、為義謂彼在京師則必犯國禁、禍及其身、不然則有骨肉矛楯之變、乃稱不孝之子、放逐於筑紫、為朝西往住豐後國、其乳母子尾張權守家遠伴之、為朝天性大膽、有并呑九州之志、先赴肥後國阿蘇、娶大宮司平忠國女、自稱鎮西八郎、頗振猛威、九州群士、微弱

為朝豪胆自称鎮西八郎

仁平二年

修最勝講於宮中

者畏從焉、然如菊池原田豪勢者、未敢服焉、構城固守、以歷年、

壬申二年、春正月壬戌、左大臣藤頼長行歳初大饗於東三條第、其饗具用朱器、遍勘先例、倣永保三年正月京極關白師實朱器初度大饗之儀、及期諸卿雲客來會、少納言源師國、左中將源成雅為掌客使、○三月、天皇行幸石清水、此時左大臣頼長私奉幣、藏人判官藤範貞列拜人、逢頼長於階畔、無禮敬之色、頼長怪之、問曰、汝不知我面哉、範貞答曰、未知為何人、頼長黙然而過焉、傳聞者皆謂、列藏人之員、豈可不知内覽左大臣哉、彼所為奇哉、可驚、範貞式部大輔永範子也、○夏五月、修最勝講於宮中、藏人左衛門佐藤忠親奉行、

執拗、固執而戾也

仁平三年

平忠盛卒　嘗崇徳上皇以重仁親王屬之

之五箇日結願（此時左大臣頼長來視之改其法席座式頼長帰第勘舊記則職事之所為者正而頼長所改者僻説也頼長甚悔之自陳其失遺書於職事謝焉聞者歎曰左相雖執拗然不憚改過者也）

癸酉三年春正月刑部卿播磨守平忠盛卒歳五十八忠盛以武頭名且嗜倭歌白河鳥羽両法皇眷遇甚厚官爵超父祖遂執院中權上皇（崇徳帝）亦善待之以重仁親王附屬之以為養君忠盛有六男其嫡子安藝守清盛継家居六波羅（清盛母事見前）忠盛娶修理大夫藤宗兼（隆家玄孫）女生家盛頼盛家盛早卒其母甚哀慕之又以陸奥守源信雅女為妾生経盛又娶大宮

忠盛遊明石浦翫月以和歌奉答法皇問

權大夫藤家隆女生教盛又通官女生忠度又有三女各擇人嫁之清盛逐年繁榮群弟皆顯達（忠盛顯達之後不忘伊勢舊請官暇赴焉遊阿漕浦浦人每日網鮮魚以饗之時得大魚三喉頭如人口似猴全身不異常魚二人擔之其尾猶曳地人近見之則高叫流涙其声似人乃献之忠盛忠盛奇之留其二喉迸其一喉於浦人浦人截割食之味美無毒衆皆曰蓋人魚云者是為播磨守赴任時遊明石浦翫月及帰洛法皇問曰明石浦景如何忠盛献倭歌形容之時人以為風流也）○夏四月天皇下豫宮人僉言每夜丑刻黒雲自東三條深林簇起覆宮殿時主上驚悸苦惱詔僧綱等修法無驗公卿相議曰是必妖物惱玉體也追寛治帝令源義家鎮妖物之例宜擇武士善射者宿衛宮中則妖物平夷右

源三位頼政奉命射雲中怪物

少辨源雅頼進曰兵庫頭源頼政者頼光五世孫射藝通神實當其撰乃召頼政命之頼政辭曰武臣列朝者為射逆臣未聞射雲中物此物目不能見則何以施發中之功哉然不能違詔乃握弓挾両箭以候南殿大牀而家僕遠州人猪早太横刀持弓負箭蹲踞庭上頼政謂此是源少辨饒舌之所為也若發一箭不獲妖物則第二箭則射殺彼辨而我亦自殺而已及期黒雲果蔽殿上尊恙乍發宮中周章頼政弦箭睨視空中則雲間現怪姿頼政謂此物可射也乃發箭於雲間有物落庭上猪早太進趨捉之拔刀刺

頼長歎頼政善射有吟頼政応声對吟

頼政依射怪物別賜菖蒲前

官女玉藻前化白狐匿下野那須野

貫九囲衆皆燃火見之則頭如猿身如狸手足如虎尾如蛇鳴聲如鵺殊有叡感勅左大臣頼長賜御劔（号獅子王）於頼政時杜鵑啼過頼長顧頼政吟曰鵑揚名雲上頼政應聲對曰任弦月之射既而乗妖物於窾木船放棄之玉體稍快頼政射藝之名彌彰（一説曰賞頼政射妖物之功賜官女菖蒲前或曰賜菖蒲者鳥羽法皇感頼政詠歌賜之乃是仲綱母也俗称近衛帝時有官女号玉藻前宮中觸妖魅多罹疾病勅令安倍泰親占之曰是妖狐之所為也時玉藻前化白狐逃去匿下野国那須野勅上総介三浦介毆之而人先追走犬以試射騎是犬追物始也既而毆狐狐化成石石有殺氣鳥獸觸之必斃号曰殺生石）○九月丁亥朔乙未重陽頼長不飲菊酒或人問其故答曰多年執政之願已足

安倍泰親奏星斗変

乙齒、猶褻食

何求延齡之術哉。丙子、安倍泰親密奏曰、六日戌時月犯斗第五星、七日酉時、太白犯心前星、九日犯火星。如占文者、太白犯心、國王慎之、又國有大喪。頼長問曰、法皇可慎之乎。對曰、謂國有大喪者、院宮大臣皆可慎之。謂國王慎之者、繫天子也。頃間天皇亦不和、且患眼、寢膳不常、法皇亦牀茵不安。又鳥羽池蓮、一莖二華、占家謂是亦可慎、病之兆也。勅仁和寺覺法修法。先是宮中稱中宮呈子姙身、忠通悅、頼長不平。然及期不産、乃是壬癸之滯也。頼長嘲曰、昔一條帝御宇、兼香殿女御元子（左大臣顯光女）稱懷姙、遂不産子、而

藤頼長增奥州貢物基衡不聽

唯産水。時人異之。然元子猶産水、今中宮水猶不能産。疑是飾虛聲、欲誇威勢乎。○藤頼長令藤基衡增奥州貢物。初久安四年、忠實以其領地在奥州者讓頼長。其明年頼長遣使者源國光於奥州、增其所貢黄金段布及馬鷲羽之員。基衡不肯聽。國光徒歸。頼長再遣使者藤延貞責之。及久安六年、基衡少增其數、附延貞而還。頼長不受而卻之。其時藤成佐猶存。諫頼長曰、昔匈奴南越不服、漢威動侵中國地。文帝時以德懷之、則匈奴和親、南越稱臣。今君欲以威果其事。然基衡勢強、未可從焉。藤成隆、源俊通曰、基衡

頼長獻春日社告文

畏君威、必增其數。今不受之、則又必增之。君其勿和親。成佐曰、彼若拒所令、則將失威於東上、遺嘲於後昆。君熟察焉。頼長不聽、再遣延貞責催之。今秋基衡又增其數。頼長曰、我從成隆俊通言、而遂志得利。惜令成佐不存于今也。厚賞延貞。○冬十月、頼長豫期以今月朔日詣春日社、競馬、然有障不果。頼長其月十日、獻春日社告文曰、維仁平三年、歲次癸酉、九月丁亥朔十日丙申、吉日良辰、從一位行左大臣藤原朝臣頼長敬告春日大明神廣前曰、爰受至愚之性、雖謝不肖之身、職備三公位、忝一品、況乎依家之餘慶、為氏之長者、且內覽宮中內外所奏、所下文書、而後宣行、今存累世之遺美、猶知稀代之勝賞、偏是冥助之令然、靈睠之所致、晝夜欣戴無極、寤寢欽仰彌深、是以十月一日、為致報賽、凝誠丹、整幣帛、具左右競馬二十匹、率子息及御士大夫數輩、可參當社。臨彼期、及其日、無風雨之難、無上下之障、令遂宿願、可在大神之廣助厚恤。仍差遣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時政、捧白妙御幣、仰願大明神照鑒此狀、除厄災於未萌、而身体安穩、子孫繁昌、栄祿彌增、福祐無限。幸請神之護、恐懼謹言。

仁和寺法親王覺法寂

覺性鳥羽法皇第五子

源義賢赴東國平重隆迎以為主君

○十二月、仁和寺法親王覺法寂。法初名真行、改行真、又称覺法。其母源師子、幸於白河帝、有身而出、為藤忠實夫人、而後彌月産法。帝不信之、其後収為皇子。入仁和寺、為僧師僧正寬助受密法、習學有名。法屡往來高野、故称高野御室。法沒、覺性嗣領仁和寺、称御室。　是年、源義賢赴東國。義賢為義次男也。天皇在東宮時、義賢為帶刀長、故稱帶刀先生。其後為藤頼長門客。既而忤旨絶交。歷年和解、接遇如初、出入臥內。至此辭洛東行、赴上野國、住多胡郡、稱多胡先生。武藏國士平重隆（号秩父太夫）

源為頼逝
平筑紫時
歳十五

重其為将種而迎之為主君移比企郡東國群士多
歸服者○頃年源為朝在鎮西欲領九州菊池原田
等未服為朝怒以阿蘇忠國為卿導攻之所向皆勝
自仁平元年三月至今年十月攻城野戰二十餘回
悉平筑紫自稱九國総追捕使時歳十五掠地劫人
横行為暴人皆厭之然畏其威不能敵之為義長男
下野守義朝勇猛則兵事頃間在洛為禁衛兵士之
長中古以来源平両家為朝廷之爪牙頼光頼信頼
義義家相継為名将故平氏不能及源氏之雄偉自
正盛討義親以来忠盛清盛相継榮達故平氏威盛

久壽元年

源国信女
熟練官事

源雅定剃
髪為熟朝
儀所惜

源氏不能僑焉義朝壯強常切齒於平氏
甲戌久壽元年春正月戊午行叙位儀懸簾於南殿
關白候簾外或曰實天皇不御唯設御座官女在簾
中見所奏而可留者留之可返者返之更無一失故
衆僉謂天皇御焉事畢頼長問頭辨藤光頼曰侍簾
中官女為誰哉答曰某亦未知之疑是故中納言源
國信女乎頼長嘆其熟練官事也按國信女二人共忠通娶之各生子
未詳此官女為孰也○五月庚戌右大臣源雅定薙髪雅定熟
練朝儀故忠實頼長共諭止之然不聽欲奏法皇止
之未果既落髪頼長嘆曰當時知故實唯此公耳忽

藤家成逝
號中御門
中納言

為遁世之人為官家可惜焉辛巳中納言正二位藤
家成逝歳四十八自法皇在祚時家成近侍逐年登
庸以起家門時人稱之曰天下無雙之幸人也中納
言藤忠雅少而孤家成以其女妻之而忠雅昇進無
滯平清盛微時屢依頼家成而得顯達凡院中之事
家成無不預之故人皆憚之長子隆季次男家明三
男成親等皆擢用家成住東洞院中御門故號中御
門中納言家成富贍家多良馬其中有驪馬駿逸舍人下野武正頻求之不止家成曰我惜之
亦知汝欲之武正默而退然猶不忘於懷一朝雪降家成得客武正聞之放鷹得鳥擎技以献家成然未
膝相面家成問左右者曰武正着何様服哉騎何馬哉對曰其服美也其馬瘦也家成曰彼今朝之志

下野武正
得駿馬於
家成[illegible]
多奇

藤頼長上
書請藤宗
輔任大臣
闕

不可不報焉乃授驪馬武正悦遂其志乃騎而歸武
正常候關白忠通第一嘗洛中大風暴雨屋舎多壞武
正自着簑笠以索為帯且繫翦於笠上結于領下徒
歩到忠通近衛第奔走庭中以俟風雨忠通曰颼飀
滂沱之間高會者誰侍者對曰舎人下野武正也忠
通奇之自出見之感其健捷授馬以労之其餘武正
行實類此○秋七月丁卯左大臣頼長上書奏法皇曰大
納言兼民部卿藤宗輔齡近八旬為第一亞相勤勞
之久無比肩者今有大臣闕望請登庸此人且微臣
與宗輔殊有懇情當此之時将報舊好若有可超宗
輔而昇丞相之人則當辭臣職補任二人然則於公
有益於臣得所願必許所請法皇賜手書答曰宗輔
任攙固當無可超越者然大臣闕来歴年月輙不可

藤公教奉勅勸進皇女名字
勸学院行重陽宴
行赦詔書

議補其闕公其待之○八月已亥法皇皇女掌內親王宣豫勅大納言藤公教使式部大輔藤永範勘進名字而稱壽子頼長難曰衛宣公子壽子有故被殺事見左傳可忌之乃改曰姝子此日侍從大納言藤成通為內親王別當已未勸學院行重陽宴此日勅左大臣頼長改去月行赦詔書其詔書有觸大神宮訴者不在赦限之言故先是觸日吉社訴者光家遇赦出獄叡山僧徒大怒援保延三年依石清水訴改詔書之例請改詔文復下光家於獄法皇不許山僧強訴之不止直詣鳥羽院頻請之法皇不得止而許

諸公卿議改元事

之頼長謂非理之甚未曾有之然法皇既從其請則無奈之何乃加書觸日吉社訴者不在赦限之趣○冬十月丁未議改元事頭辨藤光頼豫諭法皇密詔於頼長曰今般諸儒所勘進年號字許多詳評議而決之然不可用治字頼長曰所以者何光頼曰白河法皇以大治四年崩今法皇春秋漸高蓋忌之乎頼長頷焉於是太政大臣藤實行左大臣頼長大納言伊通宗能成通中納言公能參議公通朝隆等預其選而會陣座其餘諸卿來加焉朝隆讀諸儒勘文而遂次公卿各議之頼長先難天壽曰是隋宇文化及

竊位之年號也不足論焉次難兼實曰兼無止字義止實位者不吉也次難應曆曰見勘文則曰聖皇應曆數似在位年號朝隆曰聖皇應曆數者豈其不吉哉頼長曰似待新帝可為當今忌之又難天保曰漢朝舊難既言一大人只十則不可用焉次出平治字勘文曰禹平治天下頼長默不言參議師長難曰是禹平治洪水也不如無洪水次出久壽諸卿皆曰無難頼長曰久壽反柩諸卿曰舊年號不避反音於是使光頼奏法皇乃改仁平四年號久壽元年而行非常赦但觸神社訴者不在赦限大內記藤遠明草詔

師長朝隆諸卿之最

源為義以為朝濫行解官

書先獻法皇而後奏之天皇患眼關白忠通畫日施行頼長退語人曰諸卿之中只師長朝隆有才而已○十一月辛酉參議藤師長任中納言（頼長素與參議藤教長相睦故密語曰欲任中納言則可抑師長而舉足下教長辭曰家貧供給不足無納言之望頼長憐之告忠實乃削其食封授教長而師長昇納言凡除目任三人以上然此日唯任師長一人頼長悦曰去年兼長任黄門今年兼大將而師長又有此賞乃知我家門光華逐年而盛也誠是雖皇恩所及亦是禅閤推舉也師長詣諸院宮謝昇進而後以大相国實行加冠於己故往慶拜于階下實行老而不能荅拜牽馬於庭上賀之師長手把其轡而出忠實自宇治來東三條第賀師長昇進內大臣實能亦贈馬既而師長參內拜賀四位五位六位前驅者二十七人觀者壯之）已亥解撿非違使左衛門尉源為義官依其子為朝於鎮西濫行也（為朝既押領九）

久壽二年

法眼真譽寂鳥羽法皇子也

州横行郡縣掠神社奴人民奪權官神人来洛訴之朝議勅中納言藤公能下宣旨於筑紫曰源為朝久住宰府忽諸朝憲咸背綸言梟悪頻聞恨籍尤甚早可令禁進其身猶慮其不順以譴責為義

乙亥二年二月正三位左京大夫藤顕輔以年老臥病譲家傳柿本人麻呂影像於其男清輔且以花下言志為題賦倭歌謂生平逢春幾今已隅于花顕輔多子然擇清輔有倭歌之才授之○三月法眼真譽寂於筑前國小野山中西行記曰筑前国有一僧不知何處人也容枯顔衰常唱念佛而雙眼浮涙飲食不多毎見漁獵者愛心形於色屡戒諭之其体貧窶其言不凡人皆怪之既而入州之小野山中久不出村里其相識者憐之謂此僧既死也乃入山中尋之不見其人有一草菴其傍有板書文字就讀之則曰昔為天台山徒望為三千貫首今住小野山中以待彌陀来迎其次有倭歌一首

實行疾篤頼長遣諭書

其末曰久壽二年三月九日青蓮院法眼真譽記於是初知其名而過尋山中又見深山刊樹書倭歌其墨痕鮮麗遂不逢其人其所書與倭歌傳到京師眞譽者鳥羽法皇第八皇子也母伏見修理大夫橘俊綱女号藤壷女御七歳喪母登叡山為僧入青蓮院室為座主行玄弟子而有智行之聞叙法眼追十八歳厭叡山多事潜逃避世山中甚密乃奏之法皇詔諸国尋索之然不知其所在至此見其自記墨痕知頭陀行脚而終於筑紫云按西行所記如此然帝王系譜不載眞譽○夏四月庚戌太政大臣實行疾篤頼長遣書問之且諭曰法住寺太政大臣為光閑院太政大臣公季不辭職薨於官故有賜謚號之榮也公雖疾篤必勿辭讓焉公若不諱則薨逝之後其准恒徳仁義二公之例也實行報曰齡過七旬身受重病命在旦暮所論所庶幾也嗚呼

頼長上表辭官

當今改正諸博士之失者公與我而已我今將瞑唯公獨存耳欽哉嗚呼哀哉歷日實行快復○癸卯頼長上表辭左大臣及内覧兵仗曰臣頼長言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之量繩墨克正不可経以曲直之規臣無飾讓誰稱奸謀臣頼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臣保延之曆任内大臣久安之年轉左丞相謂前後勞覃二十載況掌鸞臺内外之文書賜羽林左右之武備旁訪列祖之蹤謬繼稀代之例戴殊恩而任重如冠千鈞之石增峻秩而危多似棹三峡之波晉退失歩周章消魂就中今茲厄會可慎

不能顯言故以目也猶曰目擊也

是臣所恐也近曾變異盈満之箴徒招衆庶之訕我君縱優臣愚而垂偏私若奈街衢之反脣微臣縱依君恵而忝榮貴若奈道路之以目為何有益貴己獨憂伏乞皇鑑曲照来請避相位於台司返兵仗於本府又改前勅令罷内覧安閑養性雖迎衡門之風愚謹竭誠將趨鳳闕之月不堪靦面怵迫之思謹上表以聞文章博士藤茂明作之不許之頼長将上表豫令安倍泰親勘日時令藤茂明勘申印并櫃盤板等製而新造之其印以銅鑄之及期大納言宗輔中納言公能季成兼長参議朝隆衣冠来會家司藤親隆等束帶候焉頼長衣冠見群客既而茂明呈表草頼長招公能朝隆共見之頼長難之曰辭三事之表有将趨鳳闕之月之句似不相応如何茂明曰先例有之頼長授禄於茂明而令宮内権少輔

伊行定信子

源為朝聞父為義解官歸洛

從為朝勇士之姓名

藤伊行淨書之。伊行誤落一字、附其傍。賴長難之。伊行陳曰、先祖行成以來、家法有一二字落、則附其傍。至三字以上、則改書之。賴長不及責之、乃押印入函加蓋、以白絹結之、載於臺、令家司等獻之附中務省、而違內侍所。令掌侍房子奏覽之、而勅頭辨藤光賴備法皇一覽、而令少內記江成周寫表、而光賴取本表置臺盤上、令中使左少將源俊通到東三條、返賜之。賴長束帶迎之、俊通述無勅許之旨。賴長令兼長取祿勞中使。中使受之而還。按上表式、每度可如此乎。

○是月、源為朝在鎮西、聞父為義解官、歎曰、老父之蒙勅責、依我不歸洛也。縱遭斧鉞之所不辭也。乃發途西州、群士多請從者。為朝曰、身已為罪人、而率衆以入洛、則似蔑朝威也。唯携精兵二十八士、到京師、為義赦其不孝、為父子如初。二十八士者、須藤家季・有箭先拂之称・悪七別當・有窺間之御手・取與次・及與三郎・紀平次大

藤定家評藤顯之歌詞

藤賴長三上表辭左大臣

惝怳、失志不悦皃

夫・有三町礫之称・大矢新三郎・越矢源太・松浦二郎・左中次・吉田兵衛・打手紀八・高間三郎・及四郎等十三人、皆勇猛而善射者也。此外十五人名不傳。○五月、正三位左京大夫藤顯輔逝。歳六十六。自顯季以倭歌彰、顯輔揚家聲傳清輔、三世為一流之宗。藤定家評顯輔歌曰、如望朝雪霏々於山杉之際、而少焉雲晴也。

丙辰、藤賴長三上表、辭左大臣曰、臣賴長言。頻披底裏以致苦請、驟擎上表以候恩容。龍渙忽降、雖停虎賁之備、丹祈難遂、猶居緑綬之班。惝怳失方、心顏罔措。臣賴長誠兢誠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邦進賢而感君、以忠而安。軒皇在五帝之先、便依擧力牧以治民也。伯禹稱三王之祖、寧非得咎繇以授政

哉。寔乃明主委良佐而播徳、良佐遇明主而彰名者歟。臣受瑣筲之小量、無纖芥之微功。丁壯而超耆老、愚昧而裨皇猷。天子恵澤曲覃、忝相位於台階之左、雲母之屏風爰披、揖賢俊於朝座之傍。非分之榮、胸慓心悸。欲避之思、日久歳廻。而見勅命之趣、垂温諭之詞、在強健好謙讓、如臣之者、所未聞也。謹就國典之遺文、粗考家譜之近例、謝職不必臨暮年之期、退身偏是任宿慮之懇。永保聖代、曾祖解左僕射之印、天永明時、厳親罷右丞相之官。或餘四十之年、仕君非全衰之身、或及五七之齡、挍臣為一年之弟。指彼

天皇崩

比擬、豈不可乎。抑股肱之寄者、何限疇官之人。登用之選者、無嫌隱才之士。褐衣入夢、求傅説於版野之月、筮揲協兆、迎呂尚於渭渚之風。古以如此、今亦宜然。伏羨陛下留漏刻之聽容、襟抱之旨、縱辭槐門之秩、令弭曠職之譏。唯視蘭臺之奏章、專勵勤王之節。不勝荷懼屏營之至。謹重拜表以聞。藤茂明作之。藤伊行書之。不答。○六月、天皇大漸。美福女院悲泣退宮。戊辰、天皇崩於近衛内裏。春秋僅十七。天皇玉貌美麗、仁恵愛人。好賦倭歌、又誦法華。有二十八品御製頌。歳以玉體不安、銀海裹明、故不能臨朝。遂以實天法皇女院

藤忠實採無據之言

悲慕殊甚頼長率兼長師長在朝然不能預事忠實
聞登霞發宇治到鳥羽奉弔法皇而入洛在高陽院
此時雅仁親王在上皇宮忠通率百官奉授劒璽迎
之入東三條高松殿○八月辛丑有人到高陽院詭
忠實曰春日大神託我曰頃日法皇憎禪閤(忠實)及左
大臣然禪閤多年敬我故為之加護將令左大臣為
關白然其壽不過四十有一二其後忠通子孫不得
執柄而頼長子孫為朝家之輔在傍者問曰左大臣
多子誰其當之曰其人未明知之又問曰何以解法
皇之怒曰可修千座仁王講頼長曰其言雖不可信

美福女院聞巫言慟天

之試可修之壬寅有一巫流言曰先帝靈託我曰朕
為人被詛詛者打釘於愛宕山天狗像目自是朕眼
不明遂殂落法皇聞之大驚遣使者於愛宕見之則
彼像有釘召山僧問之對曰五六年前夜中人來密
打之美福女院慟哭曰是其忠實頼長之所為乎可
怨可痛何日忘之法皇聞之彌憎忠實頼長事無大
小與忠通議決之藤親隆藤成隆告頼長頼長大畏
歎曰我父子唯聞愛宕有天狗未知有其像蒼天在
上白日照地何以詛玉體哉○九月辛亥藤忠實上
書法皇請令頼長掌內覽宜不答又令高陽女院奏

法皇賜書忠實

忠實祈請春日社得好夢

法皇曰聞通日將立皇太子然則願令頼長為傅壬
子法皇報忠實曰當今第一皇子者美福女院養育
之宜為太子二三年來頼長無礼於美福想朕百歲
之後頼長不利於太子及美福朕以太子附屬美福
豈以無禮之人可為傅哉所望太不當忠實頼長大
畏奉幣春日社祈之丙辰法皇賜書於忠實曰朕多
年憐入道(忠實)厚左大臣今何為怠慢而所望違禮哉
抑夫入道耄任之所致乎然則其所祈所願大神宮
不可受之嗚呼先帝早世及美福悲歎難堪果是誰
之所為哉忠實頼長恐懼唯每日遙拜春日社耳忠

藤宗子薨

皇子守仁立為皇太子

天皇即位

服而臥展轉之間或夢參內行事或夢內覽文書覺
則又拜春日奉幣東三條隼神己未關白夫人准后
從一位藤宗子薨勅忠通不觸穢移居九條第視事
頼長嘲曰自古未聞如此事○丁卯冊一皇子守仁
為親王即日立為皇太子到鳥羽南殿謁法皇關白
忠通候傍是日內大臣藤實能為皇太子傅權大納
言藤宗能為東宮大夫參議藤経宗為權大夫藤親
隆為亮源定房為權亮藤惟方為大進其餘坊官有
差但未置學士庚子天皇即位於大極殿特勅太政
大臣藤實行為內辨行事天皇齡壯而親政關白忠

藤信西以妻故頻擢用

大僧正行玄寂

源頼賢赴信濃見故義賢孤駒王

通預萬機然於重事則取法皇之處分少納言入道藤信西以為天皇乳母藤朝子夫被擢用信西逢時得志欲興廢繼絶以復古道朝野殆改觀○十一月己酉天台座主青蓮院法務大僧正行玄寂歳五十九玄学行無闕山徒重焉法皇師之受戒以為忠實叔父故為僧中之豪先是歳未滿五旬早聽牛車以為希例為座主十七年且併領桂林院法性寺法成寺宝荘厳院又嘗帯法勝寺常壽院別當以極法中之栄此時圓城寺長吏行慶為白河帝子住圓満院與玄齊名○是月前左衛門尉源頼賢潜出京師赴信濃國頼賢嘗與兄義賢有父子之約聞其為義平被殺有復讐之志先赴信濃見彼孤兒駒王欲聚兵到武藏國留滯之間侵法皇

使源義朝討頼賢於信濃

宮莊○十二月己卯皇太子自鳥羽南殿行啓田中殿謁上皇丁亥信濃國言源頼賢為暴法皇怒勅下野守源義朝發兵赴信濃討頼賢頼長聞而嘲之曰令兄誅弟未聞先例唯有周公誅管蔡季友酖叔牙而已今預政者知之否不審義朝為周公之聖季友之賢乎○是月頼長遥拜石清水賀茂稻荷春日日吉梅宮北野川合七日祈嘗内覽宣特祈北野川合曰誣告詛先帝者露顯而洗己寃也且曰内覽宣降則携競馬者自詣石清水賀茂春日三社賽之北野川合両社可獻神寶神馬及金銀幣又自詣東三條

法皇詣熊野神託来歳凶変

法皇逢宋僧於那智山

信西與宋僧問答

隼神七日懇祈之○是冬法皇詣熊野諸卿及少納言入道信西奉從俗説曰法皇拜本宮證誠殿黙禱座睡夢有一童子自殿内出其手叉掌数回法皇驚覚召修験者問之不能對之乃召山巫問之巫祈念降神既而称神託揚言曰明年秋法皇必崩其後世乱反覆猶叉掌法皇驚降御座拜而請曰何以延頽齢神曰運命有限我力亦不及於是巫曰神既昇還應從者皆拜法皇甚憂曰朕登此山既二十一回豈圖此行之後不再来乎垂涙而還又曰此行法皇逢宋僧於那智山中其名称沙海沙門法皇召之問其来意言語不通信西在傍問曰禅寂此法沒除浄精而来乎僧答曰弘誓破戒沒除太精而来僧素聞信西多才欲識之而問曰天竺舎那大城距長安城幾里哉信西答曰十萬餘里又問曰遣愛寺在何地哉答曰在天台山西七百里白居易避世于此僧又問曰扁鵲門有何草哉答曰栽延命草人見之則招善避惡以延其壽又問曰汝陽門有何樹哉答曰生一樹名乱樹歴三十年其片枝生花片枝結實其味似王母桃食之則如酔酒者百餘日僧

源義国卒於足利別業

義重為新田氏鼻祖義康為足利氏鼻祖

又問曰長良国在何處哉答曰在天竺都城巽二百里其地連瑪瑙塔釋迦剃髪於此其餘所問佛説件々信西不假譯語悉答釋之僧服其強記且問通宋音而問曰卿是中華之産而来日域学問者乎答曰我是本朝藤氏南家儒胤兼学佛説及諸道應奉使於異域習得震旦天竺及三韓語学者也僧驚拜信西云

○五月丁未朔戊申法皇携美福女院詣得長壽院修觀音講○六月源義國卒於下野國足利別業初義家長男義宗早世次男義親叛亡義國雖三男然義家以四男義忠為嗣義忠死後為義相續故義國不得志嘗任帯刀長叙五位下兼加賀介補式部丞號式部大夫東謫之後任足利七年而終有三男長曰義重住上野國新田次曰義康以足利為家號

義国為清和源氏嫡祖

惡源太義平與叔父義賢鬪

義賢及秩父重隆戰死

宿直禁門、任判官。季曰、季邦任判官代。新田足利氏族彌延蔓、子孫繁榮。故推義國為清和源氏嫡祖。○八月、東國乱。惡源太義平發鎌倉、到武藏國、與叔父源義賢戰於大藏野。畠山重能捧白旗先登、呼曰、昔奥州役、源公頼義賜此旗於我祖武綱、進先鋒。傅至重能、可謂佳例也。義平時歳十五、勇剛善戰、無敢當者。義賢敗走、入大藏館。義平進攻之。義賢及秩父重隆共戰死。重能獲義賢幼兒駒王。既而幸免、隨母逃匿信濃國木曾山。（駒王後號義仲）駒王異母兄仲家在京師。兵庫頭源頼政收養之、以為子。（捷義平殺義賢、不詳其趣。蓋東国士悉義

畠山重能武州之豪

藤忠實獻春日社告文

朝所指揮也。然義賢為重隆被推戴、東兵多皈之。義朝在京忌之。義平雖以為家嫡、與義賢争威作戰予。又挾秩父。畠山同族平氏也。武綱子曰重綱、重綱有子曰重弘。是重隆兄、重能父也。然則重隆重能亦叔姪相争。重隆死後、重能併領秩父、為一族之長、而為武州之豪。）先是洛人唯聞為義嫡孫義朝長男在鎌倉、未知其名。至此其勇名初彰、凡談剛猛者、必稱鎮西八郎、惡源太也。新田大炊助義重、源家一流之嫡也。義平娶其女、住鎌倉東、士悉立其下風。○九月乙巳朔、壬申、頼長遣使於春日社奉幣獻馬。先是忠實召安倍泰親、占頼長蒙内覽宜否。泰親占曰、祖神成伐社樹之崇、祈之則至十月有驗乎。不然來年正月其事決。故遣此使、且獻告文、

曰、維久壽二年、歳次乙亥、九月乙巳朔、二十八日壬申、吉日良辰、從一位藤原朝臣頼長恐懼謹告於春日大明神廣前曰、謬以庸昧之陋質、苟為氏族之長者、登台階年久、執政柄日積。是則宗社之靈貺、累祖之餘慶所延及也。方今聖上新踐祚、僚官各禀鸞而奏請宣行、依舊之事、雖可降綸旨、然紫詔停滯、丹心鬱陶、奉公則輔弼無怠、顧身則忠勤無貳。若是不慮之外咎祟之所致乎。乃令卜占求之處、依神事違例而氏大神成祟、又有伐社樹之祟。故驚恐遍尋問之、則庶人濫伐取御笠山樹木。早加禁制、速從停止。件々之趣、畏懼多端。故是以差遣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憲忠、獻白妙御幣、副善馬一匹。仰願大明神聞此狀、而欣慮和解、愚心散憤、柱石之基不動、金玉之質彌堅、家門繁榮。伏乞加護。恐懼謹言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五　終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六（自保元元年至同三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訓解

男　渡邊約郎

執政
關白　藤忠通
太政大臣　藤實行
藤宗輔
左大臣　藤賴長
藤實能
藤伊通
右大臣　藤基實
內大臣　藤公教

後白河天皇

諱雅仁、崇徳帝同母弟、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保元、禪位皇太子、後三十四年崩、壽六十七、葬蓮華王院法華堂。

丙子、保元元年、春二月、勅返左大臣藤賴長去年五月辭表、曰、左大臣宜如元、但內覽文書奏請宣行之事罷之、朝権悉委忠通、少納言入道信西專掌機務、

初賴長欲辭大臣、讓大納言藤宗輔者、其本志也、屈內覽者、非素意、於是聽詔、旨甚不平、屡侍上皇、夾翼戴重仁親王之志、然未發於言。○五月、法皇不豫、彌留、舉世皆謂、法皇若不諱、則兵革可立而待也、大納言藤宗能深憂之、自謂身雖非近臣、豈可黙哉、乃密獻封事曰、太上今日晏駕、則明日國家乱、君其欲如宗廟何、伏請、叡慮熟圖、而示遺詔、上皇素忌天皇以庶踰嫡、與賴長密議事、賴長亦欲立重仁親王、已摂政唯憚法皇耳、及法皇崩、上皇密詔賴長曰、昔古天智帝者、舒明帝之太子也、孝徳帝雖多皇子、然以其

白河法皇不豫

崇徳上皇忌天皇以庶踰嫡

保元乱根於此

正嫡、隔世即位、仁明帝者、嵯峨帝第二子也、亦以其嫡裔、嗣淳和帝即位、花山帝傳一條帝、三條帝讓後一條帝、皆然、今朕雖不徳、實是先皇之太子、而既受萬乘之禪、則重仁可以爲嗣也、如雅仁、則以庶踰嫡、何居帝位哉、朕父子沈淪年久者、以有法皇在也、今既晏駕、朕有欲謀天下之志、誰得沮之乎、神慮可以助之、人望不可以背之、賴長喜其與己心合、奉命曰、陛下之慮固然、臣請謹謀之、於是上皇欲自鳥羽田中殿移居白河殿、世雖未知此密謀、洛中紛囂、或聚甲兵張弓矢、或移射具閑門戸、或奏朝廷、謂賴長受

崇徳上皇與藤賴長謀欲子重仁為帝

上皇移居白河殿

上皇旨密聚士卒於東三條、或登山上、或倚樹頭、伺見高松殿、天皇驚爲之備、勅下野守源義朝（為義嫡子）到東三條、捕賴長黨少監物藤光貞等、按撿之（為十月三日之）、事召源義朝及陸奥新判官源義康（義家孫、義国子）、安藝判官平基盛（清盛次男）、周防判官源季實、隠岐判官平維繁（繁或作重）、判官平實俊、新藤資経、使少納言入道藤信西宣詔曰、法皇晏駕、不日逆黨紛擾、汝等撿非違使可逮捕之、乃使義朝義康守朝廷、遣基盛於宇治路、季實於淀路、惟繁於粟田口、實俊於久々目路、資経於大江山、各守關門戒嚴、命關白藤忠通、大納言藤伊

勅源義朝捕藤光貞按撿之

天皇部署諸将戒嚴

命藤忠通議逆黨逮捕之事

平基盛遇源親治於途而戰

通等議逆黨逮捕流放之事。大納言藤宗能稱病不朝。（右二件為五日之事）平基盛赴宇治路、遇歩騎二十餘人於法性寺一橋畔、使人問之、答曰、近邦之兵也、聞洛中紛擾、將往備不虞。基盛躬進諭曰、法皇晏駕之後、逆黨滿街、基盛奉勅守關、若朝參之人則入矣、不然則去矣。有一人進曰、汝不知乎、身是大和守源賴親裔孫親治也。（号宇野、住大和国）身雖不肖、既奉上皇之命、欲赴綠洞。不仕二君者、士之常也、況生源氏之家、豈可辱家風乎。縱雖詔旨、不能應之也。直馳。基盛使百餘騎圍之、親治射斃數人、其歩騎亦各挑戰、基盛之兵不

基盛獲親治

藤賴長使僧咒詛帝

能防之、退於法性寺北。天皇聞基盛與逆黨鬪、使援兵救之。基盛登岡怒呼、命伊賀伊勢之士曰、吾兵多、逆黨少、盍縱擊悉捕之乎。伊藤齋藤等馳突獲親治及其黨十六人。遂禁親治於獄、詔基盛敘正五位下、以賞其功。而又赴宇治路。基盛時年十七。（為六日之事）或奏曰、賴長使僧咒詛帝。即勅義朝按捕之。義朝到東三條第、搜索之、門閉矣、敲之不開、使從卒破小扉而入、見角振隼社畔有一僧（圓城寺勝尊）設壇於千卷泉頭者、捕之、乃以僧歸而到闕、按檢而得賴長所寄之書。勅藏人治部大夫藤雅賴等詰問之僧、曰、以關白左

關白忠通左大臣賴長兄弟不和

行法皇佛事于鳥羽殿

上皇議入帝都實能驚諫不聽

府兄弟不和、故祈其平睦。然以賴長之書有謀逆之趣、事遂發覺。賴長叛志決矣。（藤忠通、及大納言藤伊通、藤宗能等、奏賴長之罪當貶謫也）彗星出東方。將軍塚鳴動。（俗称桓武帝埋鐵甲士偶人之處、為將軍塚。其地在東山）勅大夫史小槻師經、行法皇佛事于鳥羽田中殿。時上皇雖同在鳥羽、不臨其席、而議入帝都。左京大夫藤教長諫曰、法皇晏駕不日、而仙蹕入都、則世可以怪之、且奈神明何乎。上皇不聽。教長不知所以為之、私告内大臣藤實能。實能大驚、使教長再諫曰、臣聞嘗仄聞賴長勧密謀於太上、臣以為訛言、故不信之。今聞教長之言、臣心惑矣。伏顧天子在位

賴長結黨於平忠正源賴憲

者、天之所命、宗廟之所助、而非所以私得者也。吾國雖小、然為神國、故七千餘座、三十番神之靈守吾朝廷。謹考歷朝、弟姪而超位者、不為不多、然則皇運在天、果夫所私得乎哉。況夫法皇晏駕未踰旬、而將入帝都、後悔不及。臣太畏之。故不可不犯顏。教長歸以告上皇。上皇曰、舅氏之言可矣。然有内告者、謂朕居此宮則必有難矣。朕唯將避其難、豈有他志乎。遂不聽。天皇聞賴長將叛、結黨於右馬助平忠正（清盛叔父）、藏人源賴憲（美濃前司源家憲子）、詔治部太夫藤雅賴、使大夫史師經召忠正賴憲二人。二人共在賴長宇治第、而不

上皇致天皇書

燕巢幕上謂危也

天皇答書

上皇夜密幸白河殿

應召。〔右四件為八月之事〕上皇使武者所多近尚〔方子伶人近〕致書
於天皇曰、法皇晏駕之後、抛擲事務、盡諒闇之孝志、
興起陵廢、恩政道之舊儀可也、然頃日畿内嗷々而
戰鬭、街陌紛々而爭競、恐是燕巢幕上也、早致太平
於萬機、施德化於群黎、無為無事、則社稷之謀也、何
不思之哉、答書曰、屢示諭、尋事之濫觴、是佞人稱惡
之為也、古云、德尊則治、乱則佞者用、以為如何、非筆
可宜、上皇以答書示頼長、今夜上皇自田中殿密幸
白河殿、〔前斎院舘〕藤教長、右馬権頭藤實清、山城前司藤
頼輔、左衛門大夫平家弘、及子光弘從焉、〔右二件為九日之事〕

上皇使藤教長召為義、為義對言

上皇馳使於頼長宇治第、召忠正頼憲、上皇欲召源
為義為軍將、先是有朝廷之召、為義不奉其旨、故上
皇屢召不肯之、於是上皇使藤教長赴為義六條宅
促之、為義曰、臣為義受義家之嗣、而為朝家之鎮、上
皇之欲倚頼者固宜矣、雖然臣年已老、不利兵爭、往
昔義綱之叛、於甲賀山、臣十四而兼詔討之、而其黨
皆平、其後南都僧徒之叛、臣十八而奉命往、及栗栖
山禦之、而凶徒皆散、爾後有兵事之小、則命児輩鎮
之、故未有超群之戰功、且年近七旬、既不成筋骨之
用、頃日雖有朝廷之召、稱疾不奉其詔、且臣往夢家

源氏家傳之八甲

所傳之鎧有八襲、曰日數、曰月數、曰源太産衣、曰八
龍、曰澤瀉、曰薄金、曰無楯、曰膝丸、〔膝丸者綴千牛之膝皮製之、故名膝
丸、此鎧有靈、庸人不得漫着之、拂拭則奇瑞出之、曰為家珍云〕忽遭暴風吹散、而驚
覺、心太怪之、加焉臣心多忌憚之事、故不得應命、教
長曰、佛家所謂如夢幻泡影者、譬事之無景迹、况在
将師之任、其言不剛果、吾不能奏之、為義曰、然則臣
多男、任之乎、嫡子義朝長於坂東、勇而有謀、且狎兵
事、強士鍊卒、多屬於彼、然既應朝廷之詔、其餘子碌
々、不有可委大事者也、唯八男為朝驕悍多力、敢誨
難制、向者逐之西海、頃日自悔來居焉、無此則可任

為義率六男詣白河殿、賜鵜丸劍

於彼乎、教長曰、豈有坐而奉旨者乎、宜自詣上言之、
為義不能峻拒、而與教長詣白河殿、其男頼賢、頼仲、
為宗、為成、為朝、為仲皆從焉、上皇大悦、即使能登守
家長宣旨、賜近江國伊庭荘、美濃國青柳荘於為義、
且補判官代、候上北面、賜鵜丸劍、〔白河上皇遊幸神泉苑、觀漁者于池、
放鵜捕魚、有一鵜啣物而出、其長三尺許、落之水中、又啣而出、如此四五廻、遂啣而出、人々怪見之、則劔
也、乃獻上皇、上皇奇之、以為宝、号鵜丸、傳之鳥羽帝、帝再傳至崇德帝〕為義拜以榮之、
遂從上皇之召、以為是戰必死之秋也、源太産衣、膝
丸者、我家嫡長之所相傳也、義朝雖應朝廷之命、不
能不授之、乃使人贈之、為義自着薄金、其餘授之頼

頼長率源重綱等入白河殿

白河法皇之遺誡

賢等五男為朝者、長大殊他、不得着尋常之鎧、故別製着之、愚管抄曰、為義義朝父子素不睦、故相離為、又按頼長記、則為義頼賢既為頼長門士者久矣　頼長自宇治密参白河殿、経醍醐路、夜半過平基盛営畔、使山城前司源重綱、管登宣登或作業乗其所常乗之車、藤盛憲顕憲子、弟経憲、泰助安等従焉、頼長藍輿而入白河殿、重綱登宣戦慄而下車曰、我等幸得出虎口、愚管抄曰、朝廷聞頼長自宇治欲到白河、遣武官平信兼要於路殺之、然信兼後期頼長既入白河殿時七月十日夜半也　天皇遣左大将藤公教、参議藤光頼等於八条美福門女院、使権右少弁藤惟方請受法皇之遺誡、其遺誡所謂若有逆党、則可使勇将

天皇詔義朝為将率

清盛帥子弟候高松殿

上皇部署諸将

守朝廷、其人則源義朝、源義康、源頼政、源季実、源重成、平維繁、平実俊、藤資経、平信兼、源光信等宜任之、公教等奏遺誡之旨、於是詔義朝等為将帥、安芸守平清盛者、雖為巨室、然以忠盛曽養育重仁親王、故不載遺誡、然女院称遺誡召之、清盛乃帥子弟及属兵以候高松殿、関白忠通及内大臣藤実能、左衛門督藤基実、参議中将源師仲等、及諸国宰史、諸衛官人、六府判官、各参朝廷、頼長奏上皇而移居於北殿、在白河殿北河原東、故号北殿参議藤教長、源成雅近江中将藤成隆四位少納言源頼資山城前司泰成美濃前司藤俊通備後権守中原師光

平忠正、源頼憲守東門、為義帥子頼賢守西門、家弘帥子弟守北門、為朝

皇后宮権大夫藤実清右馬権頭藤盛憲式部大輔藤経憲蔵人大夫藤憲親皇后宮亮家長能登守藤行通信濃守宗康左衛門佐藤助憲勘解由次官源頼綱蔵人平正弘下野判官代其子家弘左衛門大夫及其子弟頼弘右衛門大夫度弘大炊助時弘右兵衛尉安弘文章生光弘中宮侍長盛弘左衛門尉平忠正、其子長盛院蔵人忠綱皇后宮侍長正綱左大臣勾当通政、源基国村上判官代源為義、其子頼賢、為朝等六人、各帥騎卒候焉、都千余騎、大炊御門東西有二門、命平忠正及其男等与源頼憲守東門、為義帥子頼賢等五人守西門、家弘帥子弟守春日小路北門、為朝曰、我何必属父兄、唯守所難守禦

独守西河原門

魁梧壮大貌、猶魁岸也

為朝献軍籌

之門耳、縦然鉄騎千万、我放一矢能破之、故独守西河原門、上皇召為朝、為朝身長七尺、眼有雙稜、魁梧奇偉、着大鎧、挟大弓、参于殿前、人各異其為人、頼長問軍籌於為朝、対曰、臣久在西海、攻伐数千戦而九州皆平伏、顧攻城解囲、莫如夜戦、今乗夜急攻高松殿、放火三方、而一方撃之、則欲避火者、不可逃矢、欲逃矢者、火何得免乎、況其将帥無可畏憚者、僅有臣兄義朝而已、雖彼突出挑戦、然一矢斃之、如其余清盛等弱弓細矢、以臣鎧袖払去之耳、火熾則乗輿出矣、射其従者、則従者捨乗輿悉奔散、臣遷乗輿於此、

藤頼長議戰策

官而使上皇即位、唯在臣壹發再發之間耳、其易如反手也、頼長曰、為朝之謀太踈放、若夫夜戰則汝等游俠少年私相闘争之為也、方今上皇與帝争位、源平英雄皆分相敵、何輕率而然哉、且召南都僧侶之豪強千餘騎、及曉來候之、待彼等而可合兵而攻之、夜明則召公卿百官、若不應召者斬之、然則誰不歸服哉、其戰未晩矣、為朝不言而退、艴然謂人曰、倭漢之先蹤、朝廷之禮節者、槐閣之職也、如軍旅之事、宜委將帥、豈槐閣之所得論乎、義朝者能熟軍事者也、今夜必襲來乎、遷延及明日、雖南都僧侶之衆兵、待

為義奏軍策

之何益乎、吾謀之不用者何乎、不幸也、嗚呼命哉、愚管抄曰、為義到白河殿奏曰、臣既老而致仕、故兵士之精者皆從義朝在高松殿、非頼賢為朝等可敵也、坐守護此殿、以待官軍而戰、則敗者必矣、臣願速奉護太上皇到宇治、斷橋而守禦之、則或其有利乎、若不然則暫幸近江国、背甲賀山、招坂東之兵、兵早来則足禦洛軍、兵若遅則直遷御馬於関東、塞足柄山、擁八州之兵、関左武士猶不忘義家餘威、則悉属臣指揮、然則帝都不足憚也、不踰年而天下悉帰太上之一統者必矣、若猶不許之、臣願急侵高松殿、而勝敗死生任運耳、頼長不肯之曰、今雖兵少、然大和国士檜垣冠者応太上之詔、已催吉野兵、発途其来不可移刻、汝暫待焉、勿急遽而作危計也、為義退歎曰、異我之所思、我衆少、忠正、頼憲、正弘、家弘所率亦不卒、急則誰當官軍哉、佇立南庭、忽怒形於色

藤公教光頼顕時候鳥羽殯宮語時事

法皇舊臣權大納言藤公教、参議藤光頼、右大辨藤顕時、候鳥羽殯宮、相語曰、頃日彗星出、將軍塚鳴、考之

藤光頼説時事

天文占書、其變不輕、且聞頼長要上皇聚甲兵而傳宣曰、廷臣不應命則罪當斬、為朝謂放火朝廷發矢急攻、若乗輿出則射之云、然則國家安危既可知之、法皇晏駕不日、朝廷及上皇宜居諒闇、豈有他哉、嗚呼、斯日何日乎、竊思宗廟之靈、王者之迹已熄矣、誰可不悲之乎、光頼曰、夫吾國者神國也、御裳濯川之流不絶、既七十四世、昔崇神帝創建天社國社、所以祝國家之長久也、桓武帝遷都平安城、而為百王不易之地、貽厥孫謀、弘仁之世、平城閤臣之亂、雖欲復舊都事不成矣、爾後雖平將門、藤純友之亂、安部貞

天皇行幸東三條殿

任宗任之叛、不得入帝都、遂消滅矣、王化之基、誰得移之乎、況夫南有男山、北有賀茂北野、西東有稲荷祇園松尾大原野、神明赫々、為朝廷之鎮護、則逆臣奸黨何亂國都乎、天皇以高松殿狹不便事、携劒璽於乗輿之中、行幸東三條殿、忠通及藤實能、左衛門督藤基實、右衛門督藤公能、藏人頭中將藤公親、左中將藤光忠、藏人少將藤忠親、藏人右少辨藤資長、右中將藤實宣、少納言藤信西、春宮學士藤俊憲、治部大輔源雅頼、大外記中原師季等、及清盛義朝等諸將帥奉從焉、天皇為祈兵革早平、納宸筆願書於日吉社、天皇召源義

天皇召源義朝問軍策

藤信西宣詔

朝、問軍事。對曰、夫戰攻之術多機變矣、出奇兵而必勝者、夜攻可也、且聞南都僧侶帥衆屬於逆黨、今夜既在宇治、明朝入洛、然則敵兵多矣、不如唯乗夜急攻之、使清盛守朝廷、而臣往伐之、是必勝之計也、藤信西奉詔曰、義朝之謀可也、禮樂者文階之所論也、兵術者汝等之任也、古所謂先則制人、後則為人制、夜攻之謀固善、清盛亦不可留守也、為將帥之任者、悉往討凶黨、而可速致大功、汝平日所願昇殿之事、則待其成功賞之、義朝進請曰、臨戰者唯死耳、今既聽此詔、則與勅許齊、何待復命之時哉、乃進昇殿階、

官軍候禁進義朝陳軍機

義朝清盛攻白河殿

信西制之、不聽、帝笑、於是官軍皆發、時七月十日之曉也、愚管抄曰、官軍皆戎衣、候禁庭、義朝擲頭啓忠通曰、公等有何策而猶豫哉、軍旅之事不可緩也、微臣幸辱將帥之任、則唯欲速襲白河殿、着策鞭而戕散叛臣等、老父群弟候白河、臣既応天詔、則棄骨肉之親、不可抱貳心、為朝勇驍、未足為臣敵、勿畏勿疑、忠通及實能等默然、倚而不離、忠通傍然未発言、唯仰窺玉簾、及曉許義朝所請、義朝跨馬揚画紅且翁意氣奮發、曰、我臨戰者數矣、然皆私事也、雖快勝猶悍朝寇有伏罪之懼、今蒙征討使之詔、吻禁谿逆、快々欣々、如涼風拂暑塵、翌朝十一日未明、源義朝、平清盛、攻白河殿、東州之兵騎三百屬義朝、常陸守平頼盛、淡路守教盛、大夫経盛共清盛弟中務少輔重盛清盛嫡男安藝判官基盛清盛次男等帥六百餘騎從清盛、兵庫頭源頼政督渡邊氏等二百餘騎、陸

舊時之鎮西八郎而足矣

奥判官源義康、式部大輔源重成重實子出羽判官源光政、周防判官源季實、隱岐判官平惟繁、判官平實俊、藤資経、右衛門尉平信兼、各帥其部屬、為別將、頼長未知官軍來襲、使聞者親久往窺東三條殿、親久速歸曰、敵兵已至、上皇大驚、源為朝怒曰、果如吾言、上皇命頼長、欲以為朝任藏人、而悦彼心、為朝叱曰、敵兵急至、宜有分兵防敵之命、然及任官之事、何太緩乎、為朝為今日之藏人而無益、不如舊時之鎮西八郎而足也、源義朝攻大炊御門之西、源為義等各出其所守之門而戰、為朝與兄頼賢爭先登、為朝以

為朝頼賢爭先登

為朝射貫伊藤景綱弟二人

為我自幼有侵凌兄長之志、故久遭父之怒、我悔之、頃日父意解矣、今又以犯長之言、宜奈再犯顔、何於是謝頼賢曰、阿兄先之、若有難防之敵、則讓我、我必破之、頼賢馳馬於西河畔、射殺騎兵二人、頼賢亦為敵矢傷首而退、義朝怒、將自突戰、鎌田正清扣馬曰、若騎兵既盡、則將帥可自戰、今兵刄未交、豈將帥之所自挑乎、義朝不聽而馳矣、正清帥歩卒而從之、平清盛進兵於二條河之東堤、清盛家臣伊藤景綱等突出呼曰、守此門者為誰乎、為朝聞之、以大矢射貫彼弟二人、一人斃矣、一人拔矢告清盛曰、為朝大矢

清盛畏為朝重盛奮馳突

山田伊行戰死

鏃大如鑿刀

非尋常之比也清盛見其矢大畏曰我非必奉攻此
門之命不如唯攻東門諸將亦畏皆謂曰東門太近
是亦為朝之所守乎不如攻北門清盛可之將引軍
而退重盛時年十九進令軍士曰今奉勅命攻之豈畏強
敵而退乎帥精卒而馳突清盛命從騎曰為朝之矢
固可畏之若中彼矢則奈何乎追留之從騎數人馳
擁重盛而遂向北門清盛從士山田伊行見軍退謂
曰豈畏一矢而退乎縦雖鎮西八郎之矢不能破吾
鎧馳呼放矢為朝射斃之伊行之馬逸入義朝之陳
鎌田正清見其鞍碎灑血而鏃貫鞍大如鑿刀正清

鎌田正清畏為朝有雷霆百里語

義朝與為朝戰

以為是鎮西八郎之所射也而獻於義朝義朝曰為
朝年未壯筋力未固何得放此鏃乎唯畏人而然耳
汝往繋之正清帥衆大呼為朝聞之曰汝我家之臣
僕也宜退去正清射之中其頭為朝大怒拔矢捨之
帥勁卒數人遂之正清走為朝亦不追及之而退正
清慄然告義朝曰臣於坂東挑戰多矣未有如此之
可畏也雷霆百里者比之則小聲也義朝曰豈其然
乎汝聞彼名畏之耳使須藤俊通等二百餘騎追之
為朝又挑戰義朝進呼曰我今奉勅討逆黨汝是我
一家也可速退矣為朝答曰乃翁奉上皇之旨為軍

孰與放矢於兄長敵歟

將故命為朝督軍義朝曰汝為庶弟不可放矢於兄
長也况我為奉勅之將哉汝若知禮則早脫弦而降
為朝答曰放矢於兄長之罪固不可逃焉然則敵父
之罪謂何乎義朝默止縦衆競攻之為朝不能拒而
退入門義朝追之為朝欲射義朝而引未發有慮於
心謂今乃翁屬上皇長兄屬帝或密相約汝敗則我
請之免汝命我敗則賴汝免罪亦未可知遂不發而
止義朝之兵急接為朝謂其從者須藤家末曰敵兵
多矣我兵縦使一騎敵百騎遂不克勝乎乃聞坂東
之兵不畏戰死敵軍必不可退唯示我矢勢於元帥

為朝放矢碎寺門柱

為朝射殺深巣清國傷大庭景能

金子家忠斬高間兄弟

則退乃放矢矢拂義朝之鍪頭餘勢碎其傍寺門之
柱義朝笑曰聞汝射能必中今所射者汝手未熟也
為朝答曰我於兄長憚之故然矣今聞命請再發之
時義朝從騎深巣清國突出為朝射斃之大庭景能
弟景親並馳為朝放大鏑矢射之矢勢大鳴傷景能
之膝貫其馬腹馬斃景親扶負景能而退為朝從騎
惡七為齋藤實盛被害且高間三郎弟四郎與金子
家忠挑戰家忠一舉獲兄弟之首級須藤家末欲射
家忠為朝止之曰彼無雙銳卒也我勝則彼為我用
不忍殺之家忠幸免以揚勇名彼此會戰東西軍士

源頼政攻大炊東門平忠正源頼憲防之

義朝火攻白河殿

相互死傷勝敗未決為為朝射殺者太多義朝不敢退群騎競進為朝驍士亦死義朝乗勝而進為朝力戰不辟易源頼政率渡邊族等攻大炊東門平忠正源頼憲禦之義康重成各率其族進馳為義及頼賢守西門自挑戰義朝察難遂勝之而令軍吏奏曰乗夜欲鏖敵敵強禦之黎明未得破之唯所利者無若火攻然法勝寺太近新成未幾恐其罹災也藤信西奉勅報曰奇哉汝之上言也早誅逆黨可矣法勝寺之災不可憚之於是義朝隨風放火火及白河殿妃嬪老弱號呼奔走軍遂敗潰○平家弘光弘入春日

頼長中飛矢墮馬

上皇逃如意山

小路北門奏上皇曰火及宮中敵兵急迫仙輿可速避難上皇大驚頼長逡巡而懼源為義平忠正平家弘等候御馬藏人信兼奉抱上皇同馬護之頼長亦騎馬中將藤成隆乗其鞍後抱之出東門過北白河飛矢中頼長之頸而墮馬將死藤盛憲経憲等扶負之直赴嵯峨上皇逃登如意山巖路嶮阻不便乗馬徒歩凌巖路玉趾血流不能進歩困篤欲絶為義忠正家弘等侍坐焉日既昏矣上皇稍息曰侍者誰乎日既昏否為義等各自喚名曰某等在斯上皇求飲水侍者皆馳求而不得之有一山僧携瓶過者家弘

上皇分散諸臣欲逃難於東国

請求以献之僉曰敵兵將追及可速避之上皇曰心太苦汝等可逃去朕不能行獨留休焉若兵追至則請敵免命為義等僉曰臣等委身致命何逃去乎雖幸何地豈不從乎哉暫休玉趾而避難東國可也上皇曰是朕之所慮者也今體疲身困無由遂志汝等不去而兵至則朕命危矣為義等再三請留侍不許遂皆分散獨家弘光弘抱負上皇下谷暫憩及昏竊到東光寺邊（法勝寺北）家弘借輿於舊知者救乗上皇與光弘肩之夜到阿波局或到藤教長宅皆避難閉戸漸到知足院畔入一小寺乞湯献之於是上皇落飾

焚烏丸宮及頼長第没叛黨之家

藤忠實逃往南都聚僧兵

家弘等同剃髮家弘請曰雖在此寺不可逃難不知何至乎上皇曰到仁和寺彼縱拒之可強入焉家弘等納輿於仁和寺而相別皆逃源義朝平清盛奏白河殿既敗上皇及頼長逃去其逆黨皆奔散帝勅藏人右少辨藤資長賞其戰功之速矣勅源季實焚上皇烏丸之宮遣藤資経等撿非違使焚頼長第沒其叛黨之家（前相國藤忠實年耄在宇治聞上皇及頼長敗迹断橋帥兼長師長隆長逃往南都命源頼憲聚僧侶之兵欲防官軍且謀殺其孫興福寺僧忠信忠信逃入洛南都紛擾）○勅源季實守守治橋今夜勅忠通復氏長者安藝守平清盛轉播磨守下野守源義朝任右馬頭源義康任藏

藤賴長薨傷逃終於舟中

人皆昇殿、義朝不悅曰、臣以詔旨棄親戚、討逆黨、其功垂其賞輕、何哉、乃改左馬頭藤隆季轉左京大夫、以義朝為左馬頭○賴長在嵯峨、猶未絕、藤盛憲等欲護送南都、逢忠實而赴桂河、積柴野舩匿之、其底漸到木津、使人告忠實、忠實哀慟、然惹狂而不逢之、賴長遂薨、年三十七愚管抄曰、賴長在白河殿、行事、流矢中其耳、藏人大夫經憲扶之載車、逃到桂河、移之於飼鵜舟、而渡木津河入南京、遣使告忠實、忠實自若曰、是所豫期也、不及相見、翌日賴長終於舟中、火葬於般若寺傍　上皇在仁和寺覚性法親王房、然憚朝廷、而遷之於法務寛遍房、而奏之、勅源重成守之、賴長叛黨、或逃海外、或隱山中、搜索不得之、藤

藤教長・成隆・實清・源成雅皆出降

鞫問藤盛憲

囚重仁親王

信西稱詔曰、其人謫其國、彼輩遷彼方、叛黨聞之、以為幸可免命、於是藤教長・源成雅・藤成隆・藤實清等、叛黨為僧而出、皆捕之、藤盛憲兄弟泰・助安、以賴長之外戚故、勅藏人右少辨藤資長・權右少辨藤惟方、大外記中原師業等、鞫問賴長之叛、及呪詛事、重仁親王欲為僧、而乘車密赴仁和寺、途遇平實俊、實俊奏之、乃囚於東洞院、使實俊守之、勅清盛搜索為義及其諸子、清盛率兵踰如意山、到園城寺・東坂本、索之、然未獲之、誤掠叡山采地、山徒怒、禦官兵、捕兩三人、清盛退而分兵、到大津浦、為義潛居直河、聞官軍

為義逸罹疾太篤剃髮

欲為義倚義朝謝罪為朝曰不可

至、欲逃避東國、罹疾太篤、賴賢等扶之上馬、而赴簑浦、欲乘舟時、官軍追至、賴賢等防卻之、至是其從兵悉散、賴賢等不能赴東國、及夜潛上山門、直到黒谷、使為義剃髮、改名義法、時七月十七日病間謂賴賢等曰、我身未死、將倚賴義朝謝罪、彼雖為敵、然父子之親不可廢焉、豈不換功賞以免我命哉、若不得免則天也、我年既老、非惜命、欲使汝等免死耳、汝等潛身而待矣、為朝曰、不可、竊意上皇者帝之兄也、左府者關白之弟也、然相敵、不忍也、義朝縱雖固請、上意不解、遂未由而已、不如唯奉匕茵赴東國、因三浦義明・畠山

清盛誅叔父忠正併及長盛・忠綱・正綱・通政

重能等、都督東八州、若官軍來攻、則為朝等致死防之、為義曰、今敗亡之餘、身既垂死、不得到東國、不如唯早降也、乃出山、賴賢等相從而行、為義曰、天已明矣、汝等早逃去、賴賢等躊躇、父子執手、歔泣、既而相離、為義到糺森、使僕告義朝、及夜、義朝密遣輿迎之、勅撿非違使能景、按捕源賴憲宅、賴憲部屬拒之、多殺能景之兵、而皆自殺、平忠正聞源為義降、引四子憑其姪清盛、而降、清盛與忠正舊不相善、以為我誅叔父、則義朝不得不誅其父、故奏誅之、併殺其子長盛・忠綱・正綱・通政、時七月十九日源義康捕平家弘及其子

源義康捕平家弘父子斬之

徇勅則弑父、違勅則背君

義朝使鎌田正清殺父為義

安弘、賴弘、光弘於大江山斬之、度弘亦誅（按平氏譜、平維衡次男正濟、其子曰貞弘、敍從五位下、任出羽守、貞弘子曰正弘、正弘子曰家弘）○勅源義朝誅為義、義朝叩頭請免其死、帝不許、曰、平清盛既誅其叔父、彼雖汝父、而為逆黨之最、不可不誅之、汝固辭之、則命他將戮之耳、義朝以勅命之重、遂不得救之、謂鎌田正清曰、今勅命太重、徇勅則弑父之罪不可逭也、違勅則背君之罪當誅矣、柰之何、正清曰、君命則雖父、不可不誅之、況既與逆黨乎、尊公謝之雖及幾囘、遂不免其罪、不若早徇勅旨、而厚其葬以薦冥福也、義朝泣而肯、然則汝其圖之、正清誘為義曰、

義朝奉勅殺弟賴賢等九人

當時平氏勢強、我君暫欲避之而東、命正清奉老公先行、為義遙拜石清水、乘輿而出、到七條朱雀、正清以實告之、為義怒曰、汝以我為嬾死乎、何為不速告之、義朝實欲活我、則雖以身代父、不為過焉、佛說曰、父母常念子、子不念父母、匪啻義朝而已、不足怨之、遂被刎頸、歲六十三、官使撿其首、而後賜義朝、乃令正清葬之、重勅義朝搜索其弟賴賢等誅之、義朝遣兵捕賴賢、賴仲、為宗、為仲、及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童等、庶弟九人、悉斬之於船岡山下、為朝聞兵至逃去、鶴若（時九歲）臨誅謂乙若（時十三歲）曰、嗚呼頭公誅諸弟、猶

我輩四人不死、則勝從軍百騎

天王童乳父平太政遠殉死

乙若等母皆沒水死

為不足、而及幼狹哉、我輩四人不死、則勝從軍百騎乎、我欲告之頭公、如何、乙若曰、汝言何及、此頭公忍人也、父之老病猶殺之、況我輩乎、父既沒、今苟生而何益矣、義朝家臣秦延景在傍、乙若顧謂曰、清盛有陰計、使阿兄悉殺諸弟、而後欲圖之、阿兄不聖得之、嗚呼悲哉、阿兄終為豎子被賣耳、汝等他日必知我言之不違、既而皆被誅、天王童乳父內記平太政遠不堪哀慕殉死（政遠父曰行遠、弟曰平三真遠、其姊乃乙若母也、妹曰大炊、住美濃青墓驛、與義朝睦）乙若等母悲其子皆誅、自沈於水、時人憐之（為義多婢妾、其所生男女、都四十二人、此時被誅者九人、其三男義廣逃在常陸國、十郎義盛匿熊野、其

勅議叛臣之罪、源雅定、藤伊通等寬之、藤信西密奏嚴之

勅掘賴長屍而棄之

遷崇德上皇於讚岐

淪蹈潛居者猶多、如女子則或為官奴、或嫁熊野別當、或養於住吉社司）○勅議叛臣之罪、前左大臣源雅定、大納言藤伊通、藤宗能等上言、昔嵯峨帝誅藤仲成以來、死刑久不行、故藤伊周、及其弟隆家、射花山法皇、猶減死罪一等、今叛黨死刑太過、況在諒陰、則宥死罪一等可也、藤信西密奏曰、雅定等所奏不可、古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今宥逆徒、則不日又叛矣、恐悔不及、於是源平之黨當誅者七十餘人（已上為七月十九日之事）勅左史生中原師信及瀧口士、到大和國添上郡、掘賴長屍、按撿而棄之、詔藏人左少辨藤資長、使源重成奉上皇遷於讚岐國松

重仁親王為僧

山上皇乘車出仁和寺。時七月十三日。過鳥羽時請拜先皇
墓。重成曰無勅許則不能也。上皇既乘舟。唯寵女兵
衛佐等二三人從焉。護送者鎖其寢戶。雖海人浦民
之賤。望見之無不垂涙。歴日到松山。國司造宮於直
嶋而守衛嚴密。以禁出入。遣重仁親王於花藏院。僧
正寬曉房為僧。洛中妖言。平清盛源義朝搆怨挑兵。
清盛義朝部屬相互競驅。公卿百官悉驚而參朝。勅
召清盛義朝問其故。皆謝奏為訛言。勅出納和兼按
撿上皇東洞院宮藏書庫。有所密封一函。獻之帝。開
封覽之。則上皇御手筆記。而多是重祚之密計也○

詔流頼長子兼長師長隆長僧範長

源惟守送師長傳惟守琵琶秘曲

藤忠實以子忠通故宥罪

八月。詔權中納言藤忠雅流賴長長子右大將兼長
於出雲國。次男中納言師長於土佐國。三男隆長於
伊豆國。四男僧範長於安藝國。源惟守習琵琶於師
長。至是送到大物浦。將別師長終宵彈琵琶秘曲。傳
青海波曲於惟守。惟守潸然而去。藤教長謫常陸國。
源成雅藤盛憲平正弘等十餘人皆貶遠國。或曰正弘既與家弘同時被誅
藤忠實在南京。奏請歸宇治居富家殿。不許。
且勅曰。忠實欲聚惡黨圖不軌。雖耄不可赦其罪。乃
議貶謫之事。令信西告忠通。忠通對曰。老父貶謫。為
子者豈可居重職哉。信西奏之。詔曰。關白云爾則優

流源為朝於伊豆国大島

源重貞獲為朝獻折其臂流之

宥而可也。忠實聞之喜曰。忠通思我至此乎。於今則
太悔慮之以不孝也。於是獻誓書於朝廷謝罪。忠通
猶慮在南京為暴。遣使者迎之入洛。忠實懼而猶豫。
忠通遣長男中納言基實迎之。忠實不得已而入京。
蟄居知足院○九月。流源為朝於伊豆國大嶋。頃日
為朝潛居近江國輪田。晝入深山。夜出村閭。使其僕
乞食。欲間行逃筑紫。遇疾遲留。一日浴于市中。時撿
非違使源重貞重實三男。為左兵衛尉。号山田先生。尋求捕之。為朝出
浴桯。提大木揞殺數人。官兵圍之。遂獲而獻之。將誅。
以為絶代勇士。故減死一等。折其臂放流之。爾後臂

猿臂喩善射者臂似猿也

藤信西執事思復古道

造營諸官省

長彌能射。俗稱猿臂將。勅重貞任筑後守。賞其功也。
○十一月。勅議大内造營之事。以參議藤忠能為造宮
使。白河帝御宇以來。大内荒廢。今秋兵革收後。信西
執事。思復古道。至是奏請勘舊制。以搆新營。並速宮
殿官省寮司。立十二都門。開九條街路。且慮民役之
營。省無用之費。故群國不苦。王城改觀○是年。隨延
久之例。造記録所決斷政事。勅左大將藤公教為上
卿。定置辨三人開闔寄人等。並預其事。是亦信西所
奏行也。時人謂寬和之昔。藤義懷及藤惟成預政三
年。有善治之聞。今信西才量超彼二人。則延喜天暦

保元二年
僧都覚英寂
西行訪覚英松林庵、英既寂、潸然去
源義康卒
季範女頼朝母妹也
藤實能薨称大徳寺

之盛亦庶幾乎

丁丑二年春二月前権少僧都覚英寂於奥州信夫郡傳称覚英藤忠實弟也出家為僧任少僧都忽厭轂下擲筆遁世行脚到奥州信夫郡構小庵於高岡松林中住焉臨終刊松樹自書曰昔為応理円實之学徒列於公家梵筵今為諸国流浪之乞食終于奥州松林其末遺倭歌一首而又書曰保元二年二月十七日申刻権少僧都覚英寂来歴数日藤西行巡歴東国偶入其松林見庵中有竹筴麻衣然怪無庵主既而見其墨痕甚歎以責撫而脱世塵垂涙而去

○五月藏人判官源義康卒義康有三子長曰義清次曰義兼季曰義長清随父於白河戦而有功授判官代聴昇殿号矢田判官代義兼母熱田大宮司藤季範女義康立之以為嫡嗣足利家發長為上西門院藏人

○九月前左大臣藤實能薨年六十二實能容麗心優衆皆懐之謂為人勝於見實行常好倭歌長艶詞又通音律唯乏文才當

大内裏成
藤忠通奉勅書諸門匾額

自超實行兼大將實行亦昇進昆弟共任大臣而家門増栄雖與頼長結婚然以天皇外舅不預逆謀故徐被賢齋孫女忻子冊為中宮而弥添光彩号大炊御門大臣又称徳大寺以為清華一家之祖○

冬十月大内裡成勅関白藤忠通書宮門殿舎之匾額藤定家記謂此時忠通書諸門額雖不書藻壁門額以壁字不決也帝在清涼殿或御飛香舎統子内親王及妃嬪居弘徽殿登華殿中宮藤忻子居承香殿女御藤琮子公教女居凝花舎皇太子居淑景舎東宮妃妹子内親王居昭陽舎以宣耀殿為関白侍直之所其餘大極殿豊楽院大學寮及諸省廳悉成諸國司預経營之事者七十餘人皆叙位行賞愚管抄曰白河鳥羽両法皇治世之間群僚皆以不驚大内為遺恨藤忠通當

源頼行處流途死
保元三年
内宴信西勘舊例行之藤俊憲作序

国有再興之志奏鳥羽法皇法皇不聴曰公生于今有復古之心乎世既迨澆季朕方不能及焉忠通不然固請而止至今上即位信西執事而成大営之功自換簿帳而夜闌猶閲其寝室有計算之聲是

年從五位下藏人源頼行坐陰謀事處流到西七條自殺頼行長男宗頼任左兵衛尉後任越後国小子孫繁多次男政光為美福門院藏人三男仲時為建春門院判官代四男政綱為皇嘉門院判官代五男兼綱養於伯父頼政六男光實為七條院判官代有女号丹後善倭哥侯宜秋門院

戊寅三年春正月天皇御仁壽殿行内宴長元以来此宴停廢既百餘年信西奏請勘舊例行之以春生聖化中為題関白忠通前相國實行等公卿百司各獻詩勅藏人左少辨兼東宮學士藤俊憲作序信西

藤實行藤周光並高齢参内獻詩

自又作一篇懐之謂俊憲所作不穏則以己文代之既而見俊憲草喜曰與所已作不有優劣乃以俊憲序備叡覧講之實行時歳七十九幸逢此宴歓興老病参朝其子内大臣公教止之曰家厳年老脚弱不堪侍宴實行不平與前右大臣源雅定議曰老父欲侍宴献詩然家児止之奈何雅定曰公官至太師而帝之舅也不可不預焉實行喜而入朝献詩其孫實長状之人皆感之羨之又大監物藤周光歳八十餘参内献詩不能升階大藏卿藤長成東宮権大進藤朝方嘗以為其弟子相扶周光升階世以為稽古之

藤義通與義朝有隙出奔

榮奏詩畢實行退朝○十一月、権中納言藤光頼兼右衛門督、参議藤惟方兼左兵衛督、信頼其先出自関白道隆、然家門中微、其祖基隆、其父忠隆有寵於白河法皇、聲名稍彰、信頼有寵於上皇、故頻歴官階、信西憎信頼佞姦、信頼亦厭忌信西、欲中傷之、信西毎見信頼、謂何當斬此佞臣、除國家巨害、然以無雙寵臣故、猶豫未果、信頼亦謂我蒙上皇恩顧、無不協意、唯結怨於我者、一老法師耳、若幸除彼、則朝権悉入我手、嗚呼與誰成奇策遂我志○是年、藤義通自京師出奔相模國、住波

藤基衡卒

宗形師綱巡撿奥州李春拒之

多野郷（義通者秀郷裔也、其高祖経範属源頼義、戦没於奥州陣、其子経秀、経秀子秀遠、秀遠子遠義、相継在洛、共叙従五位下、義通若遠義子也、源義朝娶義通妹、生次男朝長、故義通属義朝、至此有隙、避難東行、子孫蔓於相州、所謂波多野、松田、河村、皆其種類也）○陸奥出羽押領使藤基衡卒、基衡代清衡、指揮両國三十三年、富榮超父、貢献不滯、若雖有闕、不必加譴責、有宗形師綱者、嘗拜陸奥國司、欲抑基衡威、奏請賜宣旨、點撿國中公田、基衡密與其部屬信夫郡大荘司藤李春（李或作秀）議曰、此郡基衡累世私領、而雖官使不能入焉、汝其勿示弱以損我威、既而師綱巡撿諸郡、至信夫郡、李春拒而不納之、國司怒曰、宣旨在焉、縦雖邊鄙之

藤李春以死贖基衡之罪於国司師綱

夷、豈背宣旨哉、乃督兵士入焉、李春放矢射官兵、遂接戰、官兵多傷、師綱怒而退歸府、基衡召李春曰、依汝力雖不損我威、然捍國司射官兵、難逃天罰、悔之無益、奈之何、違勅之罪、何以贖之、李春曰、違勅之罪、所兼期也、然君既命臣、臣唯知有君、不知有朝廷、故射傷官兵、而不損君之威、則足矣、臣已以身奉君、何辭死哉、君其佯為不知者、而斬臣首以獻國司、則聊贖違勅之罪乎、臣心無他、君其勿狐疑、基衡垂涙曰、我亦不知所以贖之、不得已而從汝所言耳、乃献使於國司曰、家奴憨知無舊例、不知宣旨之嚴重、其罪

李春妻献金贖夫死師綱不聽

基衡盛興国中於堂塔禅房

不可逭焉、此非基衡所知也、國司其宥恕之、家奴既捕之、賜撿使斬彼首、師綱乃遣撿使、其來往之間、基衡畀黄金一萬両於李春妻、而啼泣詣國司、策献金贖夫死、師綱不受而返之、李春及其屬五人遂伏誅、基衡太憚師綱剛毅、師綱任満之後、交替國司柔懦、基衡威福如初、三十餘年間、建堂塔四十餘宇、禅房五百餘宇、其中圓隆寺鏤金銀、接紫檀、飾萬寳、安丈六藥師佛、并十二神將、以玉為佛眼、始于此、又並立講堂、常行堂、二階層門、鐘樓、経藏、其額請九條関白（忠通）墨痕懸之、又請參議藤教長書色紙若干、貼於堂

基衡大賚佛工雲慶

鳥羽法皇見佛像太莊嚴停之

中其佛令佛士雲慶造之駄黄金百両鷲羽百束水豹皮六十枚馬五十匹絹千匹細布二千段白布三千端信夫毛地摺千端達京師附雲慶且積生美絹於船三艘寄之雲慶喜而戯使者曰所賜者唯練絹而已基衡聞之運送練絹三艘三年而雲慶造佛畢其間基衡贈恵山海土宜無間断也鳥羽法皇聞之見其佛像曰是莊嚴無雙不可出洛外況於東奥遼鄙哉基衡太憂依頼九條関白固請而得勅許而傳達焉其餘所作吉祥堂安観音千手堂鎮守社皆極華美晚年建嘉勝寺畫法華二十八品大意於壁扉基

関白忠通書奥州禅房扁額後悔取之

衡妻者安倍宗任女也建寺安阿彌陀銀壇金欄光彩相煥號觀自在王院畫洛陽靈地名區於四壁基衡已卒其子秀衡嗣為奥羽押領使部屬彌盛按宗形師綱事據故事談抄記于此藤氏譜曰左大臣師尹七世之孫師綱叙正四位下任陸奥守兼鎮守将軍又歷任大膳大夫宮内卿永安二年卒故事談亦称宗形宮内卿入道則蓋此人也其所以称宗形未詳又按續世継曰仁和寺僧求扁額於関白忠通乃書以授之後聞奥州藤基衡之所請賊其東奥遣一舎人往奥州而取之基衡不肯其妻曰不返納則其憚不少基衡不得已而附舎人舎人摧其額板而帰云々然東鑑曰九條関白染扁額則忠通墨痕猶存於奥州乎後世称九條関白者藤兼實也然基衡存時兼實猶幼則東鑑所謂九條関白可為忠通也

平治元年

崇徳上皇在適所手書五部大乗經

二條天皇 諱守仁、後白河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大納言經實女、在位八年、改元五、曰平治、永暦、応保、長寛、永萬、禅位皇太子而崩、壽二十三、火葬香隆寺 自平治元年至長寛二年

己卯、平治元年春正月内宴、忠通等群臣陪焉、有管絃、帝自彈玄象琵琶、内大臣藤公教拍子、藤重通吹笙、藤季行吹篳篥、右中将藤俊通奏筝、藤重國吹笛、又以花下催歌舞為題、各獻詩、命式部大輔藤永範為序、舞姫奏曲、去歳無舞姫、藤信西豫使舞姫習舞曲○二月、前上皇在讃岐國、初居直嶋、於是移在於廳、又造幽宮於鼓岡居之、自悔其過、悄然經日、手書

崇徳上皇寄藏大乗經之詞

忠通為奏請宥前上皇罪信西不可

五部大乗經、依仁和寺覺性法親王、欲藏於鳥羽安樂壽院、添書寄之、其詞曰、昔奉宗廟、覃思於禮樂之道、今住離宮、碎身於浮沈之波、夜嵐拂松、難結獨筵之孤夢、行露混苔、爭得聖筵之再遊、日出東山、追想龍楼竹園之朝宴、月傾西海、不忘鳳城朱宮之曉吟、早止微躬茅衡之悲涙、將昇三佛菩提之妙位、書懐歌一首於其後、而託悲聲於濱千鳥之跡、覺性附送、御書及大乗經於前関白忠通、奏之、忠通固請其被宥、帝問藤信西、信西奏曰、不可也、故遂不許、還送其御手大乗經、前上皇怒曰、朕悔一旦之過、以謝其

僧三如奉訪上皇於幽宮

蓮如訪前上皇離宮欲奉事夜吹笛告志

罪、縱然不赦其身、手書之經、豈其拒之哉、匪生前之恨、且身後之寃也、自嚙其舌、血書誓狀于卷後曰、朕自所寫之五部經、抛之三惡道、今以此大乘之功德、為本邦之魔王、亂天下、惱國家、遂報朕怨、何願不成乎、諸佛證知證誡、顕仁敬白、於是沈其經於海底、而不剃髮、不斷爪、着柹衣、披長巾、沈憂憤悶、時有小河侍從藤隆憲者、遁塵世隱山林、前上皇在位之日、曽勤官事、雖非其近侍、深抱義心、不仕、當今剃髮改名蓮如、常悲前上皇之拘留、密到讃岐國、徘徊離宮之畔、窺使欲奏之、衛士太嚴、故不得入宮、及夜乘月吹

前上皇隔墻語蓮如贈答悲歌

笛達宮墻之外、逮曉會一宮人之出、相共入戶、草徑露深、松門風冷、庭絶人跡、柴扉猶閑、隆憲垂淚曰、悲夫、昔在萬乘之寶位、撫四海之黎民、今困幽憂之中、無人来往、使其宮人奏之、上皇感其厚志、然為玉體之非常、故不召之、隆憲獻倭歌、以述哀情、上皇即贈答歌、隆憲辱其恩、藏之笈中、抑淚而去、按、盛衰記所載如此、然長州本平家物語謂、隆憲到直嶋、欲謁上皇、衛士不納焉、隆憲曰、我適世而既為桑門之安、雖拜龍顏何咎之有、衛士不許之、隆憲不堪哀慕、遶幽宮、吹笛欲令上皇知其遠来也、上皇傾耳語曰、朕謫居以来、未聞笛聲、不審何者所弄哉、既而知其聲律曰、是小河侍從之笛也、乃起隔墻問曰、嗟汝隆憲、何為而来哉、隆憲奏曰、為拜龍顏、凌風浪而至、然幸聴玉音、不能見玉貌、悲哉、乃吟悲哥一首、上皇且感且泣、涙宸筆詠

寂然初名頼業到松山幽居献和歌

信西献安祿山圖非信頼

天子出于外曰蒙塵

答哥、手自投於墻外、隆憲拜戴、号泣及曉、奏曰、臣生而不能拜龍顏、没後必奉會極樂淨土、陛下早棄人間界之苦、可遂成佛之願也、上皇為之垂淚、隆憲躊躇泣而去、上皇感動彼言、有寫經之志云々、風雅倭哥集載、大原隱士藤寂然到讃岐国献倭哥於松山幽宮、寂然亦嘗時蒙恩者之人乎、○三月、信頼特恩誇寵、請任大將、上皇問藤信西、信西諫曰、近衛大將者重職也、非譜第之華族、則不任之、如信頼等、豈得瀆其職乎、若任之、則驕奢彌加、凢佞幸居貴者、國之蠧也、陛下深慮之、上皇猶豫不決、信頼猶有寵、信西懼其亂邦家、献安祿山圖三卷於上皇、而諷諫之、跋其圖曰、唐玄宗者、一世之賢主也、然而慎其始、凶其終、有泰岳之封禪、不免蜀都之蒙塵、今引

改元平治

藤信頼與源師仲謀図信西

數家之唐書及唐曆唐記楊妃內傳、勘其穢事、彰於畫圖、伏望後代聖帝明王、披此圖、慎政教之得失、又明穢土厭離之志、必見此繪、富貴不滯、榮樂如夢、以之可知歟、○夏四月、改保元四年、為平治元年、或謂、平治平氏聲韻相通、平氏繁榮之兆也、左大臣藤伊通戲言、平治亦與平地通、無山無河而平地、則上下尊卑之禮、何以別之、信頼聞信西之譏己、與源師仲密議殺之、且将謀叛、稱疾不朝、唯騎射角力、聚甲兵、練士卒、常講武事、為其子信親、與平清盛約婿、欲假其力、既而自謂、彼蒙朝家之恩、不有異志、源義朝恚

信西結清盛、信頼結義朝、各為一朋

藤経宗惟方成親等為信頼之黨

保元之功重於平氏、而其賞劣於平氏、不如結交於義朝矣、於是毎與義朝通信、義朝悦其懇遇、愚管抄曰、信頼以上皇恩寵、自雲客頻擢用、而昇納言、有敗宦之寒、信西多才、執権、其諸子皆歴顕要、且長子俊憲文選群、既列参議、此時源義朝欲憑信西起其家、請以其女嫁信西子是憲、信西不許之、曰我子学生也、與武夫婿則非其耦也、義朝不悦、既而信西為其子成憲與清盛約婿、義朝大怒、含怨於信西、而與信頼睦、欲図信西、或人密謂眤友曰、以信西之智、不悟義朝之怨、危哉、童謡曰、飛禽飛禽奮翼雲林、不知不知野鷹之窺

大納言藤経宗、参議藤惟方、中将藤成親・隆季、弟為信頼之黨、與共議密事、愚管抄曰、藤忠実老於知足院、門設雀羅、人跡殆絶、唯藤経宗屢訪之、習問故実、時人謂経宗為当今外舅、故以基実為弱、而有執柄之志、我忠通不悦云々、由是観之、則経宗黨信頼、亦有以也

○冬十月、前中納言正二位藤朝

藤朝隆逝、朕書與教長齊名

藤成通多藝蹴鞠殊妙

隆逝、歳六十三、朝隆能書、通藤行成之筆意、時人得其書珍之、與藤教長齊名、教長能倣藤佐理之書法、藤頼長曽問教長朝隆之書優劣於藤時忠、時忠曰、各得其妙、又屢問藤定信、答曰、而卿之書似肌骨之相異、世所称賞如此、号冷泉中納言、朝隆自以久居弁官、熟朝儀、知故実、嘗書年中行事作之説、名曰雲図抄、其日録号冷朝記、又曰中朝記

○前大納言正二位藤成通剃髪、歳六十三、號棲蓮、成通多藝、能詩歌、或吹笛、尤妙唱曲、又能蹴鞠、習之至千日、身軽能馳馬、仕白河法皇有寵、頻歴顕要、法皇曽幸白河、成通奉従之、其所乗之馬伏于水中、成通立鞍上、不濡衣裳、或着木履歩高欄之上、或踊超車之前後、其軽捷如此、性有泣癖、悲歓皆感泣、法皇観射禮、寵口行兼為射列

成通祭鞠、見鞠精

其兄公兼立的、成通見之、感其同胞相睦、下涙、中納言藤長実笑曰、弟射而兄立的、其儀然矣、豈可悲泣之哉、鳥羽法皇亦善遇之、常近侍、至納言、猶兼侍従、故世称之號侍従大納言、無子、養姪孫泰通、伊通孫、為通子、為嗣、著聞集曰、成通蹴鞠絶倫極妙、其自記曰、余昔習鞠之初、立庭七十日、其間二十日無闕、有疾則臥加鞠於足、雨天則到大極殿内蹴之、至満千日蹴之比、及三百回、而鞠未落手、自祭鞠、其儀擬二棚、安鞠於一棚、置供物於一棚、而奉幣拝之、着座設饗、勧盃授禄於座客、事畢、挑燈記其事、忽見三児與鞠黨棚下、児可三四歳、人面猿身、余怪而問之、三児答曰、共是鞠精也、振古未有好鞠之如君者、且預余賜饗、何喜加焉、故来現謝之、君若欲知我輩名、則見之、乃各揚髪露額、額上有金字、其一曰春揚花、其一曰夏安林、其一曰秋園、余問曰、汝等常住何處、答曰、有游庭之會、則不離鞠、無其會、則在柳陰清獻、且夫好

浴杯晴擬　夏

鞠則無疾而寿、有福而無禍、余問曰、無疾而寿者、其然、有福而無禍者、過也、皆曰、不然、凡一日之間、念慮之萌、未必善、而生悪念、悪念生則禍害忽至、唯是游庭之人、一心在鞠、不在他、無悪念之可生、然則禍害不至而福寿自来、君夫念茲、言畢三児失、而不見云々、此後成通蹴鞠、則唱青揚花、或唱夏安林、或唱秋園、共呼鞠精之名也、成通或時在朝立大盤上、着履蹴小鞠、在傍者唯聞鞠声、而不聞履声、或時令八人並立、辨過其肩、蹴鞠、其中一人有無髪者、乃自前人肩[illegible]頭、後人肩一而四、而鞠亦不落、乃自取之而[illegible]首、曰[illegible]肩時如臂[illegible]、無髪者曰、如頂戴笠、予[illegible]詣熊野、依僧望請、而背面挙趾、蹴鞠東西周旋[illegible]、又連数車、各超轅逐次蹴之、不墜其鞠、其餘如此者猶多、其鞠高揚超常、其勢如飛鳥翔雲中、[illegible]蝴蝶随風翻翅、依其技熟練、其身軽捷自在也、或[illegible]檣、或攀籠、如猿如鳥、宗通禁之不聴、鳥羽上皇面諭戒之曰、卿軽捷有何益哉、成通對曰、臣冒雨参朝、隻手揚袴、隻手揚簾、超轅乗車、不損衣裳、不假僮僕、是奉上第一之用、何為無益哉、上皇咲之、續世継曰、成通容貌麗、威儀整、好刷衣裳、自負其軽捷、常通宮

成通私源有賢妾踰牆来去

平清盛詣熊野信頼時其亡與義朝謀起事

内卿源有賢家妾微服往宿者数矣彼家奴不知為何者而一夕相議欲待其晨出而撻辱之妾知之太懼且悲密告成通成通曰汝勿憂焉乃踰牆而去妾得安心少選成通手提一嚢踰牆又至妾太怪焉及晨家奴等閉門戸各持杖圍妾局詰曰何處男子不早出哉成通開嚢被烏帽着直衣及纖紋指貫而練歩而出奴等驚見為其貴人皆畏避焉既而有賢来見則成通也有賢謝曰不意今日枉高趾何以贖無状之罪成通咲曰得妾則足矣有賢曰唯命之従成通携妾而帰成通達倭歌殊憲哥秀逸也又就傅士藤頭業資得作詩之趣〇十二月太宰大貳平清盛與子重盛詣熊野信頼時其不在洛而密語源義朝曰信西以紀伊二位之尼恣國家之権佞辨口給動譖信頼彼久在朝則禍害生矣上皇欲斥之未得其便彼與清盛為姻婭謀陷源氏之人我匪啻自苦之且為足下

藤信西視星変潜避洛

危之如何足下熟計之義朝曰我累葉為朝家之鎮然保元之亂親族多誅唯身獨存清盛與其子弟皆受恩榮然彼所憚者在我耳彼之謀我者固然矣我亦既與頼政光基季實等同姓相言者然也今聞命矣請謀之閣下其莫憂之信頼大悦贈駿馬二匹鎧五十襲於義朝歴日信頼招頼政等告以隠謀僉曰一家之長既従閣下之言我輩何不應哉白虹貫日藤信西窺視之以為朝廷有大變之象欲奏之詣三條殿會上皇飲宴不得聞密告官女帰謂其妻朝子曰天變示異急奏之艱難将及我身故避之潜赴南

信頼義朝襲三條殿焚之

大江家仲平康忠戰死

都時十二月九日也今夜信頼義朝等帥兵襲三條殿信頼呼曰陛下信佞臣之譖信頼當誅故逃欲赴東國上皇大驚源師仲保護上皇及上西門院秉車而出信頼等擁之入大内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使源重成源季實護之而放火於三條殿官僚嬪婢逃走或焚或殺多入井溺死左兵衛尉大江家仲右衛門尉平康忠戰死之遣兵焚信西家而索之然不獲之信頼自為大臣兼大将以源義朝為播磨守叙従四位下源重成為信濃守源頼範為摂津守源兼經為左衛門尉康忠為右衛門尉且登庸足立遠元為

悪源太義平至自東国

藤伊通能滑稽

右馬允鎌田正清為兵衛尉改名政家皆稱有功而賞之義朝長子義平号悪源太在東州聞洛中將亂馳而来信頼喜曰今當討清盛信西等汝早至官階汝之所請義平嘲曰未有功而行賞何遽然乎不若授兵于我要清盛於安部野襲之其虜掠必矣然後滅信西則爵録可以受之信頼曰義平之言輕率徒不可贏兵於外及彼入洛圖繋之太容易也而不従源朝長任中宮大夫進頼朝任右兵衛佐朝長義平之弟頼朝之兄左大臣藤伊通能滑稽毎侍宴催一座之歓笑聞信頼恣行賞軍士戯諷曰今軍士任官抑何功乎若殺人之多者任官則三條殿井多殺人宜功第一何不授爵乎信西之南都路見星變以為

信西自埋土窖

師清或作兼光

信西有懸劍之相

強者弱、弱者強、而忠臣代君命之兆也。今君弱臣強、奸邪專柄、我抱忠誠、宜代君命。使從者鑿穴山中、自治埋於其中。此時從信西者四人、曰左衛門尉藤師光、曰右衛門尉藤成景、曰武者所田口師清、曰修理進藤清實、皆蒙信西懇遇、從於其難。至是師光說信西曰、宜逃而往宋国。信西不從焉。乃令此寺鑿穴、自入其中。四人剃髮、請求改名。信西乃改師光為西光、改成景為西景、改師清為西清。既而掩土架蓋。四人垂淚歸洛。其後西光・西景共近侍上皇。初信西仕鳥羽上皇、為日向守時、自相其面曰、有懸刃之兆。其後善相者見信西曰、足下談博多識、然有寸首懸劔之相、可深慎之。信西曰、我自既相之。亦然若何得免乎。相者曰、剃髮則可暫免之、及老遂不可免之。乃奏請任少納言、而後為円頂。愚管抄曰、信西挾短刀入穴、而令師光昇樹窺敵之來、曰我氣息未絶之間、寇至則可逃告之。平清盛・重盛未至熊野、途中聞洛中之變、而廻駕。清盛在旅亭聞洛中之變。

宗盛時歲十三

湯浅宗重熊野別當湛快共援清盛

信賴掘出信西梟其首

信賴幽帝專政

時次男基盛、三男宗盛相從、及護衛之兵僅十五騎。欲直赴筑紫聚軍士。紀伊国主湯浅宗重率三十七騎來、勸清盛早歸京。熊野別當藤湛快贈鎧七十襲及弓矢。清盛乃遣使者奉幣熊野、而馳向京。〇信賴命出雲前司源光泰搜信西、過木幡山、獲其從者拷問、到其自窆之處、掘出斬之而歸。信賴與藤惟方同車到光泰之宅、自按檢其首梟之。愚管抄曰、信賴義朝憤信西見機早逃、窺之未獲。或人謁告其活埋處於光泰。光泰夜中連炬率兵赴焉。師光在樹上、遥見炬火而驚、且聞兵馬之声、乃下樹、傾耳於穴、則猶有念佛之声、乃叩穴告曰、寇至。少焉光泰至、發壊見之、則信西既貫刀而死。乃斬其首、歸示信賴。信賴幽帝於黑戸御所、移內侍所於溫明殿、斂璽於內寢、而自居朝餉御所專政、日夜縱酒荒淫無度、暴逆日甚、矯詔召公卿百官、令曰、不朝

藤光賴剛直挫信賴之暴逆

者當誅。頃日權中納言藤光賴患信賴之姦惡而不朝。聞其矯詔、強入朝、諭其從者桂範能曰、入朝若有變、則汝速斬我。我命不足惜、唯愧觸凶豎之刃耳。既而升殿見之、信賴在座上、其冠服如天子、諸卿百官皆列其下。光賴以為、彼暴逆果如此。我為左衛門督、彼為右衛門督、而何在彼下位哉。升階揖諸卿、進座信賴之上、而鋪其衣裔。信賴失色。光賴儼然執笏曰、今日之朝會、衛府督為座首、位次何不正乎。聞不朝者誅、故朝。詔旨如何。信賴憚而默然。諸卿百官無肯答之。少焉光賴立席、從容而去。人皆服其剛直。光賴

光賴詰弟惟方

立殿傍、詰弟惟方曰、信賴縱暴無君、頃聞閣彼矯稱旨、不朝者則將誅之。其人皆當職之英俊也。光賴亦在其列。雖死可謂幸也。汝與信賴同乎、共往撿信西之首、身在重職而阿諛佞臣、陪其車後、況自撿死首、而不顧深恥乎。惟方赧然曰、依勅然矣。光賴曰、縱雖詔旨、何不辭謝之乎。方今奸惡專權、汝為之脅肩。吾家累代抱寸丹之忠、而不結暴逆之黨。唯愧汝汚父祖之業也。平清盛詣熊野、路聞信賴之叛、而帥軍馳至、則信賴凶徒勢不相敵。朝廷平安者必矣。然彼若放火大內、則帝座其危矣。汝宜謀宸位之安。惟方汗

時人戲言光頼剛強類頼政信頼柔懦不肖頼信

顔光頼問帝及上皇之所在內侍所劒璽之所藏惟方詳言之光頼曰朝餉御所有人是誰乎惟方曰信頼之所居也光頼切齒曰悲乎奸臣竊帝之位上下顛覆吁何世哉我將洗耳目之穢耳下淚而退惟方震慄人皆感光頼忠義之切時官兵滿禁庭感光頼剛毅曰斯人生縉紳之家其揚言如此若以斯人任將帥則何敵不破何戰不勝一士戲曰倒轉頼光以名之則其剛強不亦宜乎在傍者曰信頼亦倒轉頼信何為柔懦之甚在列者皆笑信頼稱詔欲誅信西子俊憲等召前太政大臣忠通關白藤基實太政大

流信西子俊憲等五人及僧淨憲等七人

臣藤宗輔左大臣藤伊通議之伊通奏請減死一等貶俊憲於出雲國成憲播磨中將於下野國貞憲右中將於隠岐國長憲美濃少將於阿波國惟憲信濃守惟憲或作是於安房國僧淨憲於丹波國寛敏於上總國勝憲於安藝國澄憲於信濃國憲曜於陸奧國覺憲於伊豫國明遍於越後國成憲以與清盛有舅胥之約故逃在六波羅信頼矯詔頻召之留守者不得已而遣之重成在途聞之太悔焉

清盛入洛

清盛歸洛此行途中甲兵之備筑後守平家貞携兜鍪弓矢数十函以備不虞各着之帶之折杉枝挿頭而馳入六波羅義朝聞清盛既歸欲襲

清盛使人護送信親於信頼宅

之然猶待東國之兵至清盛亦慮彼擁天皇而不能出軍相互戒嚴不發洛中貴賤不敢安心歳既欲暮唯備不虞之變無迎春之營信頼子信親亦與清盛有舅胥之約此時猶在六波羅清盛使難波経宗館貞安右馬允平盛信伊藤景綱護送信親於信頼宅信頼悦義朝見四士骨相曰皆有一以當千之勢彼歸則告清盛謂官兵不足敵乎信頼遣使者於清盛清盛令其老臣平家貞誘告信頼曰在今則雖清盛不可違閣下之旨信頼喜而挑戰之意稍緩

帝着女服夜潜出宮

藤経宗藤惟方等相議奉帝出帝着女子服與中宮同車経

下離言離間也

清盛使藤尹明勧惟方離黨歸忠

清盛授尹明出帝之策

宗惟方奉從夜潜出藻辟門監門之凶徒金子家忠平山季重抑止之惟方紿曰官女之車也初惟方黨信頼不離大內二卿不離則玉座難動時有非藏人藤尹明者故學士知通子也近衛帝為東宮時知通為學士惟方知通胥也令尹明説惟方則事可成乎乃告尹明以密策尹明有才辯聽之而喜潛參內勧惟方令離黨歸忠惟方許諾経宗師仲亦與惟方同心於是尹明到六波羅約期時二十五日夜也清盛謂尹明曰明夜遣車於禁門而放火於洛中衛卒等驚而可馳以滅火卿窺其間而圖之勿懈尹明曰善乃朝參與惟方

伊豫內侍傳啓信頼參欺之

議之惟方到一品御書所密啓諸法皇法皇領焉入夜二條大宮邊火衞士等周章馳行尹明自鋪莚二枚於南殿廻廊王趾透其一枚則取之又鋪其前面漸々遂次二枚交鋪之得至禁門伊豫內侍少輔內侍有才女之名惟方素知之故豫告之辭歛璽納門外所設之車而後至尊安穩得入六波羅上皇亦脱厄赴仁和寺少選火滅信頼入朝令藏人憑伊豫內侍奏曰火災既定勿勞叡慮內侍答曰奏之詔曰珍重信頼不知車駕之出而退尹明又来令諸內侍等出宮納累朝重器於長櫃数合令歩卒舁之運六波

關白携基實朝六波羅行宮

羅衞士呵責留之尹明曰我是進士藏人藤尹明也奉詔護官物而出勿怪勿疑衞士以為尋常之物而不及開櫃而透之夜既黎明也（故事談曰源師仲竊奉內侍所到妙小路東洞院私第淨掃其地鋪新薦一枚奉安其上翌日舁內侍一人守之使女官及博士等候焉）翌朝內大臣藤公教誘公卿百官朝六波羅行宮上西美福門女院皆會於六波羅關白基實夫人者信頼妹也忠通聞車駕入六波羅而携基實詣行在所公教慮清盛可疑之而問清盛曰關白不顧姻族之睦而朝參如之何清盛答曰既蘇至重臣何輕議之唯想縱雖不来焉不可不召也况於聚龍取之所在哉

為國家幸甚也列座諸卿皆歎曰善哉大貳之言也討賊之功成者必矣（此一件平治物語脱之愚管抄補之）信頼沈醉未知帝及上皇之出藤成親遽告之信頼曰不然我懇諭經宗惟方護之既而往見則早如成親之言信頼跳躍大怒曰為児輩被紿矣義平聞帝之出告義朝義朝曰未知其實否然為士者臨危豈可變約乎聚其黨于大內源頼政源光泰光基憚為朝敵違約不至皆向六波羅之皇居帝詔平清盛曰今逆黨蜂集大內狼籍禁掖王事無盬其滅不日然宮殿經營新成未歷年矣唯恐或罹災乎誘出凶徒于街路而

清盛率族討叛黨於大內

義朝罵信頼曰卿我邦無双騃愚者

使官兵守大內而誅滅凶豎而可也汝熟計之清盛跪奏曰誅賊太易金闕免災固難然臣何不運幄籌乎清盛留守皇居命重盛頼盛教盛等率平家貞其子貞能平盛國（判官主馬）其子盛俊等三千餘騎渡鴨河進討逆黨於大內重盛徇于軍中曰咨汝群士謹聞吾言年號平治我是平氏况其帝都為平安城三者相應逆賊可平勳功可成勗哉群士勗哉群士（時二十七日也）信頼及信親基成（信頼兄）信俊（信頼弟）源師仲藤成親等屯兵于左近櫻之下（愚管抄曰信頼與源師仲及義朝在南殿惘然不知所為知蚋目之拔義朝罵曰卿共我邦無双騃愚者也企知此之大事而唯欲假我力而已乎憾我知之）

咄、叱也、又叱咄之聲
義平与重盛七匝櫻橘樹而戰

之遅、信頼不答、立紫宸殿、大林着鎧、懸宝器櫃之鑰於陣刀、時師仲藏神鏡於懐、欲得其櫃之鑰、謂信頼曰、今兵及、欲援懸鑰於刀、何益之有、早授與我也、信頼乃投之、師仲収之、曰、我雖臨危、不離足下、信頼未悟師仲既有貳心、義朝與子義平年十九、朝長年十六、頼朝年十三、各着家傳之鎧、頼朝着源太産衣、佩鬚切、此二物者嫡長所傳者也、今頼朝雖庶子受之、守日華門、頼朝進曰、乗敵未至、先往襲六波羅而可乎、人皆感其頴悟、既而官軍果至、信頼聞官兵之関聲、變色、墮馬傷鼻、血流、義朝罵曰、卿何太怯乎、嗚呼、謀遂不成矣、言未畢、重盛將五百餘騎急攻入待賢門、信頼畏之、不戰而走、義朝怒曰、咄、箇臆者早敗矣、嘻、惡源太撃卻之、義平應聲曰、唯、義平等十七

平景安新藤家泰共戰死
源氏十七驍騎

驍騎、與重盛之衆七匝櫻橘之間力戰、重盛不克而退、再率精兵而進、義平又競撃之、官軍敗走、重盛後義平與鎌田政家追之、及堀河、義平之馬斃伏、政家隔河射重盛、重盛所着之堅甲曰唐皮、矢不能穿之、而砕政家射其馬、馬斃、重盛墮地、義平政家渉河上岸、重盛既危、重盛従騎平景安、新藤家泰戰死之、重盛得免、鎌田兵衛政家、後藤兵衛真基、佐々木源三秀義、波多野次郎義通、三浦荒次郎義澄、須藤刑部俊通、長井斎藤別當實盛、岡部六弥太忠澄、猪俣小平太則綱、熊谷次郎直實、平山武者所季重、金子十郎家忠、足立右馬允遠光、上總介八郎廣常、關八郎、片桐小八郎大夫景重、加義平為十七騎、義平謂重盛與我両家嫡子、可謂好敵手也、故其志専在擒重盛、重盛善拒之、不挑、平家貞襃重盛曰、君其

平將軍再生
善走八町次郎
平家抜丸刀傳記

曩祖平將軍貞盛再生乎、義朝感義平奮進、曰、壯哉、惡源太、實是我子也、頼盛與義朝戰于郁芳門、不克而敗走、政家従者号八町次郎、善走、追及、以鉤戈俗曰熊手引頼盛之甃、頼盛揮抜丸刀、在昔伊勢国鈴鹿山有貧民、屢請大神宮祈福、一日夢神告曰、汝以獵為恒産則有福矣、於是貧民日獵深山、無獲則不能得食、貧民苦之、偶得一佩刀於山中、及此無日不有獲也、貧民大喜、奇之、以為神感、日夜佩之、夜獵假寐山中、掛刀于喬木、其木一夜而枯、貧民奇之、名曰木枯、後平忠盛為伊勢守、聞獵人之得刀、召見之、而大奇之、以真栗莊歳貢三千石賜之、自是貧民家累千金、忠盛歸洛、愛其刀、常佩之、一日枕刀寢于池殿、有巨蛇之出、欲害忠盛、忠盛不覺、刀自抜向蛇、蛇逃去、忠盛覺而奇之、改号抜丸、以為家珍、授之頼盛云、斷其戈柄、逃、而両軍相挑、源兵勢疾、官兵僞退、義朝乗勝追之、大内無守兵、清盛遣將卒於大内、守其諸門、

源頼政見機於両端遂屬平軍
須藤俊綱撃頼政而死

義朝不得還入大内、而向六波羅、齋藤實盛、後藤真基真或作實等皆獲首級、信頼惴慄未止、及義朝出大内、従兵後軍行纔数十歩、直逃去、義朝従者金王童欲追之、義朝嘲曰、如彼鼠輩者、何足沮之乎、源頼政見機於両端、未決其心、屯于六條河畔、遂欲到六波羅、義朝呼曰、汝在源家之族、捨其類而屬平氏、唯恨汝之懷二心、墜其家聲耳、頼政曰、我豈墜家聲哉、我為卿恥其與凶徒為朝敵也、義平怒違其約、撃之、須藤俊綱先登而死、義平急接頼政、敗、遂入六波羅、義平與平軍屢戰屢勝、義平進入六波羅門、清盛驚懼倒

須藤俊通鬪死

義朝軍敗逃東國

着兜鍪出命重盛等使群隊相更禦之義平奮發力戰數回力盡而退義朝馳馬欲自戰鎌田政家曰今日之戰敵在前又在後兵疲矢盡縱然以一敵十遂不能勝唯違難潛身赴東國起大兵而可也豈可輕致死乎義朝不聽政家擁其爲而退源軍遂潰義朝過三條河畔官軍追至平賀義信（或作宣義光之裔盛義子）佐々木秀義井澤宣景力戰須藤俊通鬪死義朝得脫（俊通者秀卿裔父曰義通）義朝有推女政家育之於是遣政家刺之女年十四從容曰我生不為男子而不得從父之後自愁為敵被辱今有此命幸也乃就死義朝赴小原

信頼逃追義朝義朝怒撻之

叡山僧徒欲奪其兵甲引衆攔路齋藤實盛脫甲亂髮詐曰信頼義朝及其部將今朝悉戰死卒等幸免向東州逃走也兵甲可以授之唯請免死而投其甲于地僧徒爭奪之義朝等三十二騎連轡馳突而過僧徒追之實盛返射僧徒不敢進欲義朝過八瀬松林有呼於後者顧之則信頼也招義朝曰子嚮有言軍敗逃東國則伴我也而今捨我者何乎義朝大怒曰豎子誘我企大事臨戰不如婦女匍匐而逃使我隔身於塗炭今何面目而至此乎乃揚鞭歐信頼頰信頼震慄頻撫頰而退其從者罵義朝曰卿等稱削

横川僧徒遮龍華越

毛利義隆中矢死

常磐携三子隱逃

何不得克乎義朝欲殺之鎌田政家曰追兵將至可亟去焉莫被拘留於小愈也及龍華越横川僧徒横大木於山蹊塞之各穿而馳僧徒連射毛利義隆中矢死（義隆者義朝叔父）朝長亦傷股義朝怒縱擊多殺僧徒其餘黨皆散義朝入山麓少休謂後藤真基曰曾附汝以小女如何對曰既使臣妻奉養之無恙義朝曰然則汝歸京師而潛身使彼成長是吾所願也真基悵然而別歸洛委身輔養其女（後為藤能保妻）又遣金王童於妾常磐之許曰吾軍敗而逃若得平安宜迎汝等暫携幼子隱身山林竢焉金王童馳告之常磐泣曰

信頼伏誅基成信俊共處流源季實季守皆誅

藤成親為重盛所救

頭公在何處金王童曰已赴東國臣又尾而適從焉君遠去常磐所生三子曰今若時七歲曰乙若時五歲曰牛若今年生（牛若後號源九郎義經今若者後登醍醐為僧號全濟稱之惡禪師乙若者為八條宮坊官號円濟）○信頼被義朝毆而其從騎皆亡有一從者擁之詣仁和寺信頼叩頭謝罪源師仲藤成親亦至乞罪上皇憐之遣使謝帝使未還勅平頼盛教盛等捕之信頼啼叫伏誅流基成於陸奥國信俊於越後國源季實季守及其餘逆黨皆誅藤成親將誅重盛憐之屢乞赦其死故赦死而削其官源師仲陳謝曰臣不為信頼之黨唯畏彼權威阿附之者臣

反接、縛手于後也
斬信頼於六條河原
勅賞諸将軍功

罪耳、信頼欲移内侍所于東國、臣竊奉之移于坊門局、是臣之功也、其黨而然乎、勅宥之。愚管抄曰、清盛以六波羅為行宮、故假寓清水寺邊、時士卒反接信頼成親而至、信頼泣請曰、我無罪、唯恃者誤我也、清盛掉頭不答、士卒等引信頼斬之六條河原、成親罪軽故赦之、信頼既誅、身首殊處、観者如堵、有一老翁年可七十、離群而進、以杖撻信頼體曰、汝以逆威奪我食邑、令我妻子苦飢寒、我怨汝徹骨、然忍包歴年、幸生而撻汝、雪恥快哉。俊憲等兄弟十二人、未到貶所、藤経宗、藤惟方恐其結逆黨之發覺、固奏貶之、及信頼被誅、而舉世知信西有先見之明、故無不憐俊憲等之寃、俊憲等兄弟皆有才能、臨別各賦詩詠歌赴東西、及経宗惟方被罪而皆赦帰洛。勅賞諸将軍功、左衛門佐平重盛兼伊豫守、三河守頼盛轉尾張守、大

義朝葬毛利義隆首於水中
義朝到堅田別三浦義澄齋藤實盛等

和守教盛清盛弟轉越中守、大夫判官基盛任大和守、宗盛清盛三男任遠江守、宗盛在任以池田驛妓湯谷為妾其部屬伊藤景綱補伊勢守○義朝到堅田浦、葬義隆之首於水中、謂從騎曰、今亡人而多從者、不便逃行、汝等各去、可聚兵會東國、波多野義通、三浦義澄、齋藤實盛、岡邊忠澄、猪俣則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足立遠光、金子家忠、平廣常号上総介等二十餘人、請從而不許、各相別去、東鑑謂波多野義通與義朝不快、保元年中避洛東行、平治物語謂義通從義朝至此而去、未知孰是、今併載之。義平、朝長、頼朝、重成、義信及鎌田政家、金王丸相從、僅八騎、過篠原堤、夜深路黒、頼朝體氣倦、

頼朝途上疲睡後義朝
森山驛吏留頼朝過

疲、暫睡馬上、既後義朝呼從者曰、兒輩不後乎、僉曰、唯唯、以頼朝無答、而知其後、遣政家尋之、政家廻馬行喚、不得之、頼朝睡覺、暗中獨馳過森山驛、驛吏相謂曰、今夜聞馬蹄多、過知是亡人也乎、宜留之、有一吏提戈見頼朝而欲留之、頼朝拔刀斬之、又有一吏来扣其馬、亦斬之、到安河原而逢政家、相共馳及義朝、義朝大悦、行向不破關、以其有戍兵之固、故避赴小関之路、時雨雪漫々、馬蹄不前、各脱鐙而歩、頼朝年弱身羸、不能歩、遂後、義朝漸到美濃國青墓驛亭媼大炊之女、延壽者、義朝之妾也、曾生一女、曰夜叉

義朝留青墓驛延壽家
義平赴飛驒募兵朝長赴信濃途痛瘡而帰
重成自殺脱父義朝

娘、義朝入媼之亭、媼喜厚遇之、義朝謂二子曰、義平直赴飛驒國聚兵、可自山道入京師、朝長到信濃國可促甲斐信濃之親族、於是義平傍山麓向飛驒國、朝長欲向信濃國、然痛瘡不得歩而帰、義朝曰、汝何怯乎、惜不使頼朝在焉、朝長請曰、朝長瘡留此則為敵被捕、不如唯伏大人之刄也、義朝曰、汝言不怯真我子也、即密刺殺之、義朝将去、謂亭媼曰、此亭在驛、不可淹留也、朝長疾篤、請汝懇遇之、時驛吏聞義朝在、帥数百人来襲、重成曰、我以死可免此難也、乃乗驛馬、入子安森、射殺数人、呼曰、我左馬頭源義朝

朝長自殺

鷲津玄光衆義朝於小舟到野間忠宗處

頼朝後父兄迷雪過一老翁被扶

也削其面皮自殺義朝得脱亭孀到朝長之寢所而見之既死孀驚以為彼所謂可懇遇者想其欲葬之也瘞於後園竹林之中義朝謂平賀義信曰汝亦去聚兵待我再舉義信曰公將向何處曰行尾張國野間邑而依長田忠宗義信曰忠宗性貪佞非亡人之可倚頼也曰彼政家之婦翁也豈有二心乎義信辭去（後仕頼朝号武藏守）義朝謂政家曰海道多関戍之固直欲到野間邑如何政家曰有鷲棲玄光（初名平真遠）者青墓亭孀之弟也勇悍有力使彼為卿導而告玄光玄光喜及夜衆義朝於小舟自棹而行津吏將留而詰問之答曰玄光也津吏曰何乘夜行舟曰歳聿暮矣産業太忙日夜不得休矣津吏笑不沮之既而到野間忠宗之許時二十九日也○頼朝後父兄迷山蹊之雪入小平里黎明倚一柴門暫休屋背有人言曰今夜深雪若亡人至則捕之而受賞耳頼朝隔牆聞之避行淺井北郡途遇一老嫗憐頼朝携帰其家與其翁共慰勞之頼朝留於此踰年（一説曰頼朝從義朝赴美濃國時歳破膚白雪埋路不堪行歩而後有定康者憐之欲脱其厄乃匿頼朝於己氏寺大吉堂天井令僧阿願率其徒護之歴日招請於其宅盡心勤勞而至明春其後平氏没收定康家至文治三年定康到鎌倉頼朝賞之按平治物語所謂老翁嫗者蓋定康父母）

本朝通鑑　卷之三十六　二條　四十七　何不成舍藏

永暦元年

長田忠宗刺殺源義朝及鎌田政家

政家妻自殺

鷲棲玄光金王童復讐不果惜哉

庚辰永暦元年春正月朔止小朝拜依去歳之亂随天慶之例源義朝自舊臘潜居尾張國野間内海長田忠宗之家忠宗與子景宗密議使力士三人刺殺義朝于浴室鎌田政家與忠宗飲酒聞變而起景宗在其後斬其首義朝政家共歳三十八政家之妻曰我於君與夫無貳心抱政家屍而自殺金王童入浴室殺力士三人而與鷲棲玄光欲殺忠宗景宗而復雖不得而殺数人上馬而去（時正月三日也）忠宗與景宗持義朝及政家之首入洛獻之玄光帰鷲棲金王童到常磐之家告義朝被害而薙髮為僧（長田忠宗補壹岐守景宗任兵

忠宗貪賞幾欲陥罪

改元永暦

難波經遠捕源義平不獲

衛尉忠宗海其賞頻請厚賞平家貞告清盛曰忠宗殺其君併殺其婿而託詞于誅逆黨卑心于厚賞其貪忠不可免誅者也清盛曰吾所思者亦然矣然今凶徒多逃亾而未獲者若刑罰彼則他捕凶徒者或狐疑之故賞其功而不誅矣彼猶為不足而雖屡請不可容之重盛亦以為彼之貪縦宜陥其罪忠宗景宗恐逃帰其国忠宗者上総介良兼之裔左衛門尉致経曾孫也）改平治二年為永暦元年源義平潜居三條烏丸清盛命難波經遠捕之義平抜刀突出殺兵数人而躍上屋檐逃去初義平別義朝直到飛騨國聚兵部黨多屬之聞義朝死屬兵皆散義平欲自殺而謂我與徒死不如為父報仇密入洛到六波羅伺清盛父子時義朝舊僕志内景澄為平氏之吏寄食舊識之舍路遇義平景澄喜

本朝通鑑　卷之三十六　二條　四十八　何不成舍藏

志内景澄匿隱義平

難波経房捕義平

曰臣身仄微無人知之者故仕平氏全身而待源家之再興今得謁公者幸也導入烏丸之寓居義平變身為景澄之奴隷従之出入於六波羅竊伺復讐之便景澄常飯不使人来見而以所供我之膳献義平自食奴隷之飯舍主怪之私窺墻間見景澄食其奴之飯謂頃聞此人源氏之家臣也想是隱悪源太而伺平氏也乃往告六波羅故及此難波経房従者捕源義平於石山寺邊清盛命経房誅之義平臨誅謂経房曰我欲報仇於清盛或御人馬或捧人饌而不遂志今運盡身囚命也去歳清盛詣熊野我欲帥兵

義平在囚追悔不逆撃清盛還自熊野

頼朝脱剣女服到青墓

逆撃于安部野為信頼被沮故今受耻遺恨在斯我於清盛可謂強敵也速誅者宜矣汝能斬我首若誤不得斬則可嚙殺汝経房曰何言之狂乎就死者豈得噬人乎義平笑曰非謂真嚙汝死為雷撃殺耳乃顧睨之既而梟其首時歳二十〇二月源頼朝在浅井山中老翁之家積雪已消謝翁嫗而出迷蹊徘徊溪上有漁父之放鵜捕魚見頼朝曰貴公亡人也何人哉欲赴何處乎僕奉送之請莫勞心頼朝告其姓名漁父使頼朝脱劔着女服先歩而以薦包劔従于其後到青墓老嫗之所延壽相見而悦頼朝欲逃於

平宗清捜獲頼朝併献朝長屍

延壽憐頼朝之囚投水死

東國附髭切丸劔於老嫗而去過不破関之原遭尾張守平頼盛家臣平宗清入隸頼朝避隱竹林之中宗清捜獲之宿青墓老嫗之亭宗清偶見後園有新墳詰問老嫗不得止告曰是藏朝長之屍也宗清喜乃發之得朝長首而以頼朝併献之六波羅延壽悲頼朝之囚赴水而死清盛梟義平朝長之首而欲害頼朝暫囚於宗清家頼盛使藤國弘譲之宗清憐頼朝私告曰卿欲免命乎頼朝曰保元之亂祖叔皆死去歳軍起父兄皆被害唯願為僧行喪故我命太惜之宗清曰然則其謀之尾張守母曰池尼多慈愛之心頃日問卿

池尼乞清盛以赦宥頼朝

樸樕小木也

于某對曰其幼悟儀貌甚似故右馬助公池尼亡子家盛也尼君聞之憐卿遭害今若請尼君則萬一得免乎頼朝曰我雖願之憑誰得請乎宗清曰然則其為卿請之於是詣尼之所告曰頼朝聞尼君之多慈欲依頼尼君免死加何尼彌憐之使重盛固請清盛清盛不許尼使重盛頼盛再言曰若不赦頼朝則尼亦不可存生矣清盛猶豫頼朝幽於宗清之家悲考妣太切一日乞樸樕與寸刀於藤國弘國弘詰曰卿今在幽憂何戯為乎頼朝悵然曰天下之抱愁者不有多於頼朝者也去歳之春喪母今年訣父及于兄然在拘

頼朝在拘幽中請修佛事

頼朝含垢忍恥、他日起兵石橋山之計畧在于此

清盛使人捜索常磐

幽之中、為之不得修佛事、故自造小塔婆、將擬喪儀也、國弘傷之、告宗清、宗清為頼朝多造小塔婆、附一僧而供養之、尼亦聞悲嘆之、屢請清盛、清盛遂不得拒之、赦頼朝、減死一等、時人謂頼朝其父兄被害不得自殺、匍匐請罪於老尼、徒惜命屢生、何益乎、或聞之曰、不然、昔重耳奔翟而後覇晋、勾踐嘗糞而遂滅呉、頼朝雖受拘幽之恥、其身存則後來可畏也、為頼朝起兵於伊豆國張本清盛使人捜索常磐所在之三子、常磐密携三子逃潜大和國宇多郡、清盛捕其老母鞫問之、常磐聞老母之厄苦、而携三子詣上西門院請曰、妾

清盛宥常磐為妾

藤経宗惟方遭上皇逆鱗被貶謫

避難抱三子逃去、聞老母被拷問、將害、太悲之、故携三子來也、女院感其孝心、乗常磐及三子於車、送於六波羅、清盛赦其老母而召常磐、常磐抱三子泣謝曰、今老母已免、妾心安矣、妾不忍見三子之誅、請許妾身先死、清盛顧眄其艶容而赦之、僉諌曰、三子皆存、則國家之難再起矣、不如悉誅之、清盛曰、頼朝雖已長、以尼君之固請宥之、其長猶然、況幼弱乎、遂納常磐為妾、○上皇在藤顕長之家、架棚望見街陌之行人、藤経宗・藤惟方相議、稱詔遣吏鎖其棚、上皇怒勅清盛曰、今帝尚少、経宗・惟方專柄搆惡、宜誅之、清

謫源頼朝於蛭小島

盛遣兵圍経宗・惟方家、経宗家士二人戰死、而二卿共被捕、將誅、前関白忠通奏請宥死、改解其官、貶経宗於阿波國、惟方於長門國、惟方剃髪改名寂信、愚管抄曰、経宗・惟方阿黨二條帝、專權嫌上皇之預政務、而謂上皇登假閣見往還者、且聽其耦語、雖鄙夫賤婦之言、故時率無巨細聽之、知之恐不利於我輩、於是掩板於閣窓打釘鎖之、上皇大怒召清盛曰、二臣存則朕生而與死等、二臣死則朕幸生而安穩、朕有無在二臣而已、汝為我誅之、此時忠通奏為然、不發一言、清盛勸上皇幸陣頭而遣家士捕経宗・惟方而献車前、責之降之、殆至號泣而快上皇之心、而後貶謫之○三月、源頼朝謫於伊豆國蛭小嶋、頼朝既免死、決流罪、於是舊好者僉曰、貴公幸免、請剃髪於平家之人、而使其心安可也、頼朝黙止、有纐纈盛安者、耳語

頼朝訣別池尼

頼朝曰、今貴公之所免者、祖神之冥助也、家臣等縦然勸剃髪、莫從其言、頼朝又不答之、將行、詣池尼之所告別、且謝其恩、尼下涙戒之曰、卿之免死者、尼之所以深歎也、何者、往年尼有子、曰家盛、威儀容貌殊絶於人、不幸短命、無日而忘之、今見卿之形、太相似矣、我愛卿如子、卿在謫處、勿爭弓矢漁獵、唯為考妣可讀経念佛耳、若有告卿猶不忘武事者、而再得罪、則尼之愁不可奈之何、汝往欽哉、頼朝泣曰、僕離父母而無可怙恃、今受尼君之厚庇、何以得報之哉、相對悵然而別、及發途、從者三四人、盛安送到勢多橋

盛安卜夢、祝頼朝之興兆

欲別去。頼朝留之宿武部明神社畔。盛安私告曰、臣所謂貴公不可剃髮者、以有奇夢故然矣。今貴公從者甚少。臣欲從之。雖然有老母。既及八十。不能廢寢食之養。以為遺憾。盛安語頼朝曰、臣夢貴公詣八幡宮、座靈上。臣等相從陪之。時有神童抱弓箙立殿前。奏曰、收義朝之弓箙來。箙中神語曰、宜籠藏之。他日授之頼朝。神童抱去。既而捧一盤出。神又語曰、使頼朝食之。神童置盤于公之前。見其盤上有乳餅六十六箇。公啣之大嚼、而後投其餘于臣。臣受啖之。而覚。臣卜之、以為、公傳家之弓箙神殿藏之。公遂賜之者、天命遂可及公乎。嚼乾餅六十六首者、公并呑六十六州乎。固吉夢也。頼朝黙焉。熟田大宮司藤祐範者、頼朝外舅也。使家士一人送頼朝到豆州。自是毎月遣使問其安否。頼朝乳母勧其夫掃部允藤某東行、到武藏国比企郡、慰問頼朝年々不絶。掃部允子曰比企能員。近江國士佐々木源三秀義者、宇多

佐々木秀義畠山重国通志於頼朝

平基盛家人打関白基實随身者、是平氏專横之始

帝之裔源成頼玄孫也。自成頼住佐々木荘、世以武事為業。秀義十三入京。源為義養之、有父子之約。保元平治之亂、秀義從義朝於軍中。至此秀義畏平氏屠其家屋、而携家與從者數輩逃京師、避難於東方、將赴奥州、依其姨夫藤秀衡。滞留相模國時、渋谷荘司平重國素聞秀義勇敢、援止之。秀義許之、遂住焉。遣四子、晏徃蛭島侍頼朝。既而重國以其女妻秀義、生義清。東国武士皆與源氏有舊縁。故留通志於頼朝者不少矣。○五月、右中將藤實房公教三男補藏人頭。平基盛掛車于禁門。會關白基實入朝。前驅隨身者警蹕。車夫不避之。隨身歐之。

内大臣藤公教薨。度量才能兼備。号高倉大臣

藤伊實薨

基盛家人等拔刀打其隨身者。朝市紛擾。是平氏專横之始也。○秋七月、藤宗輔上表辭太政大臣。内大臣正二位藤公教依病辭左大將。尋薨。年五十六。公教母修理大夫藤顯季女也。善倭歌。公教容麗心慶必而列雲客、常抹百和香於掌、握扇參朝。揚扇則風薰宮女寄心。以為風流。侍御遊則預吹笛之選。及壯雖不望昇進、頻被登用。昇納言、兼大將、而列台位。度量才能兼備、熟朝儀、行政務、有賢相之聞。先其父相国而捐館。人皆惜焉。号三條内府、又号高倉大臣。娶中納言藤清隆女、生三男。實国、實綱、實房。實房立為嫡嗣。其女琮子為上皇女御、在梅壷。其妹嫁藤基房。○九月、中宮妹子内親王依病剃髮。中納言正三位藤伊實薨。年三十七。稱鵜飼中納言。伊實與兄為通以笛被並稱。且好競馬相撲。不好学問。父伊通禁其相撲。不聽。此時有強力者。以相撲鳴。常扶放牛之腹倒之。仍以

伊實與多力腹扶相撲而勝

納太皇太后藤多子於後宮。是曰二代后

腹扶為名。伊通為懲伊實、一日喚伊實及腹扶、而先命腹扶曰、汝勝伊實則可昇禄。負則殺之。又謂伊實曰、汝勝腹扶則我不禁汝角力。負則永止之。伊實攫惑而辞。伊通不聽。既而相撲庭上。彼果進扶伊實腹。伊實自若、而掌彼頭以倒之。彼起而逃走曰、我頭殆拔。幸免而已。伊通拍手驚其多力。自是不能禁之。伊實兄為通既逝。伊實亦早世。伊通以伊實子伊輔為嗣。○十一月、勅納太皇太后藤多子近衛帝后於後宮。初近衛帝崩。而后閑居近衛河畔。號太皇太后。至此歳二十餘。天皇聞其美色、密贈詔書挑之。后不答。天皇不堪戀情、勅其父右大臣藤公能強召之。公能固辭。再三群臣僉言不可也。上皇聽之、屡止之。天皇不悦曰、天子無父母。然國政之大、可任上皇之處分。此是朕家一事耳。此不任朕意

応保元年、平清盛營別業於福原

則居尊位、而何益之有、頻責公能促之、公能謂詔旨
不可違焉、況其誕皇子、則家門之榮何以加之哉、乃
勧后之入内、后猶未聽、公能固請曰、太后再入宮、蒙
天寵、則必有熊夢之祥、然則老父辱外祖之名、聞枯
楊之花、太后雖有守貞節之心、豈無省老父之孝哉、
后不得止、而遂入宮、居麗景殿、后再浴恩澤之新、然
猶催懷舊之悲、世稱之曰二代后、自是上皇與天皇
不快、
辛巳、應保元年二月、平清盛始築攝州兵庫島、且營
別業於福原、傳称、曰清盛謂二家遂年繁栄、依安藝嚴島神護之力、故欲毎月詣嚴島以賽

平清盛月詣嚴島神

天皇不豫夜深天有怪異

之益、祈威福、毎月末、自福原到嚴島奉幣信宿焉、末
月朔、又奉幣而帰京、而後隔月到福原、而參拜嚴島、
是以一年之間、往還六四而十二度之數満、所謂嚴
島月詣是也、先是福原嚴島海路遠矣、清盛鑿山扶
海以通新路、築島之役、匪啻清盛往還之便、凡西海
運漕者、無不得其利、謂之兵庫築島、或曰兵庫福原
者、海陸之要樞、而京師亦近、清盛有大志、故經營
福原、欲竊京師塞西海、指揮天下之勢始于此、○
五月、天皇不豫、諸醫獻藥無効、頃日毎夜深有黒雲、
自東三條深林簇來覆南殿之上、雲間有怪鳥聲、當
是時、玉體震慄、將絶、上皇驚懼、使公卿議之、或謂命
巫覡僧侶禱之、右大臣藤公能曰、無形而有怪、則禱
之可也、臣聞、昔寛治帝不豫、勅源義家鳴弓弦、帝病
遂愈、今斯怪鳥其形稍著、宜勅衛士能射者射之、於

源頼政射鵺賜賞

藤重通逝

句兵部卿薫大將

右大臣藤公能薨達管絃通音律

是召大和國士石川秀廉詔之、秀廉以年老體羸辭
之、故依仁平先例、又詔兵庫頭源頼政射之、頼政奉
勅、暗中窺南殿之上、放矢獲怪鳥捕撃、見之則鵺也、
詔公能賜御衣一襲於頼政以賞之、帝病尋平復、秀
廉坐其違勅命流放之、○六月、以權大納言源雅通
為淳和院別當、前大納言正二位藤重通逝、歳六十
三、重通美姿儀、與兄成通並稱、時人謂句兵部卿、薫大將之髯鬚也、頗吹笙弾琵琶、無他才能、常睦藤忠通、其沒後、忠通猶慕之、其家号曰高倉、又称六角、句兵部卿薫大將見源氏物語、其寓言而實無其人也、
○秋八月、右大臣右大將正二位藤公能薨、歳四
十七、公能幼頴悟、達管絃、通音律、聞其郢曲朗詠者、皆無不傾耳、且有文才、好作詩、常與諸博士會、

公能所唱句即江匡房所作

平時忠頼盛謀不軌免官

北野社賦野径只青草詩、宴聞時唱管相所作羅綺
為重衣句、座客皆歎賞之、又侍皇嘉門院宴、時忠通
在座、公能為雲客之引、相代朗詠、公能唱太公望之
遇周文句、其妙声超群、可謂歌喉串珠、餘音遶梁、聞
者皆以為優矣也、其後歷藏人頭、任参議、猶帯中將、
奏請兼右大辨、又加補侍從、所歷官路、共協其能、以
為態頼長姻族、故彼講筵雅席、時々預聴焉、公能有
三女、少女多子再備后宮、長女忻子又入椒房、父實
能謂公能曰、人間之栄既極矣、與念中女配人臣、不
如入佛道、故中女年弱為尼、長子實定等皆顯達、世
称公能曰徳大寺右府、凡昇進之次、至参議、或兼中
將、或兼大辨者例也、公能一時併兼之、以文武之能
相備也、
○九月、上皇欲以右少辨平時忠為五位藏人、
少納言平信範為右少辨、時時忠與平頼盛密議、欲
立憲仁為太子、事覺、詔曰、天子無父母、自今不可從
上皇之命、乃免頼盛時忠官、以藤重方為五位藏人、

平清盛奏止上皇聽政

美福門院藤得子崩

応保二年

藤宗輔薨 管通樂律為管絃譜又有好蜂之癖世呼曰蜂飼大臣

藤長方為右少辨。平清盛奏止上皇聽政。清盛妻平時子、時忠妹也。故以滋子產皇子為自家之榮、雖有翼戴之意、然懼天皇示不黨時忠、而所奏如此。天皇悅。○十一月、美福門院藤得子崩。詔備前守平時通送骨于高野山。得子蒙鳥羽法皇寵以極寵榮得威棲殆三十年然乱皇統之嫡庶致国家之騒動而王道陵夷武臣強梁之禍始於此女院

壬午二年、正月、前太政大臣藤宗輔致仕、剃髮、尋薨。年八十六。宗輔能屬文、性温厚朴古、不知家財之有無。能通樂律、最極笛秘曲。曾奉鳥羽上皇詔、為管絃譜。其序曰、或曰藤敦光代作之夫樂者德之華也、非聽其鏗鏘

殿課居後最課居前也最課而被挙謂之挙最如歳課有甲科乙科

而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正律呂、以辨四序、順陰陽、以和五聲、雅頌之道繇之興焉。太上天皇取俗之時、媯管謝韻、虞琴讓薰。雖遜尊位於防水之陽、猶傳德音於咸池之曲。玉楼春宴、妙管調落梅之風、綺閣秋游、繁絃撫幽蘭之露。於是聽覽之餘、勅臣而曰、世之所傳絲竹譜等、或師傳廢、以徒存其名、或秘説継以多失其操。興廢継絶、非汝誰乎。宜抄衆本、勒為一家。小臣敬奉叡旨、殊罄愚忠、考殿最於錙銖之間、通且忘寝、決是非於毫氂之末、涉年竟功。彼祭祀饗射之礼、行幸飲讌之儀、専奏音樂、必關供奉之者、定彼從

管窺以管窺天言智識狹小也

此悉皆抄出。凡厥篇目、具載于左矣。大唐本朝高麗林邑樂譜等也。上可以動天地、感神祇、下可以厚人倫、道風俗、邦國之用、蓋在於斯者歟。臣平常辱任、即將備員職、同蔡邕久持陛戟之節、少異吳札、更惑官懸之音。敢課管窺、略挙綱領云爾。宗輔愛種花能培牡丹菊肥大献諸院宮又好蜂片紙塗蜜携之出国中則群蜂飛集命之以脚高角懲尸斑等名而称某麻呂呼之則応声至其入朝群飛於車簾呼即留簾笛宗輔嘗侍鳥羽殿有蜂巣随於欄外飛散御簾之前侍臣長嘗其毒尾避之宜走宗輔把盤上枇杷一枝捧之群蜂皆集使従者棄之上皇感之歴朝登庸至大納言与藤頼長睦愛請任愧然未果頼長甍後登台位遂至相国為一時之胥吏及其漸老家無嫡室常抱小児女憙愛之皆懐其恩臨終歎曰死者人之終也雖有寿夭之異然遂不能免者今古定理也我齢踰八旬位極

藤教長赦帰洛好和歌能翰墨

源雅定薨乃楽律与豊原時元弄名

人臣則無遺念然唯難忍者不能再弄笛也世称京極太政大臣又呼之曰蜂飼大臣○三月、流人前参議藤教長赦帰洛。教長好倭歌、能翰墨、寺社門閣匾額色紙處々有之、得其墨痕者珍藏之。自少信佛法、及貶謫而雉髮、赦後入高野山。○五月、從三位藤顕時叙正三位。前右大臣源雅定薨、歳六十九。雅定自少有才名、父雅實愛之、傳管絃舞曲之秘、最習得胡飲酒舞。此舞一絶、由雅實雅定知之、傳于世。又最善吹笙。伶工豊原時元無雙妙手也、雅定所奏與時元無優劣。故傳得交丸名管。擇漢竹倣竹相交製之故曰交丸交丸有二管其一時元作之傳雅定其一時元兄時忠作之傳源義光義光東行時返附時忠而其子

時秀傳之。又好和歌、妙艶詞。歴数朝被登用、鳥羽上皇眷遇特厚、遂兼將相、熟達朝儀、為時被重。然慮久在台位而稱病致仕、衆謂清廉也。初雅定為右府、時藤實能為内府、而二公兼左右大將。雅定致仕之後、實能任左府。既而罹病致仕。雅定自往訪之、實能令其子公能謝之曰、辱枉高軒、雖在病床、欲接芝眉、所固願也。然公太健、而余命在旦暮、愧以衰容對清容。若幸免而延命、則詣閣下、以謝今日之光賁。雅定歸、公能及其弟公保、送之於門外。踰月實能薨。時人聞之曰、昔二公在官之時、實能以外戚之権、超越雅定、以鳥

羽法皇之眷遇、雅定又超實能、至此雅定不挾舊怨、而問之、實能不面、則猶含遺恨乎。以是知二公之為人也。世稱中院右府。故事談曰、雅定與其從弟左馬頭顯定、親睦居常相會談、互不兩心。雅定約曰、沒後亦並墓、語泉下。雅定薨後、顯定沒矣。遂於雅定墓傍、好事者曰、雨夜深更二墓下、猶聞笑語之声。又曰、雅定多能、其所自負者六、雙陸亦其一也。○六月、致仕前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忠實薨。歳八十五。忠實為攝家之嫡、久執國權、致仕之後、威重蓋世、憎長愛少、遂致大變、耄就屈蟄、而終世稱富家相國、又號知足院。入道自少至老、以管絃得名、故弄絲竹者、皆倣其流、其孫中納言師長受傳之。忠實妾攜磨、不堪追慕、猶居知足

雅定不挾舊怨實能所不如處

顯定雅俊子

雅定顯定相睦沒後並墓語泉下

藤忠實薨世称富家相國妙管絃

院。畫忠實壯年像、供其所自愛箏一張於像前云。傳拾芥攜磨年老、以知足院傳附忠實曾孫基通、女亦共時箏猶存、如聞妙音云。傳称忠實嘗在法性寺、時有棄嬰兒於門前、君忠實憐之、拾養以為子、漸長名曰頼實、昇進任中将、常住滋賀、世人称之曰滋賀中将。一夕老僧来請見、呈一巻状、不言而去。頼實驚怪、披状見之、状曰、我是君之父也。君生時、我貧窮不能収養、與君之母議而棄之。既棄而悔之。然君幸栄達、我夫妻聞而喜。然以貧賤之身、不可汚栄顯之人、故相思雖切、不通音信。夫妻亦免飢渇送年。頃間妻死、而我獨存。君若不顧亡母之不幸、而不忘在胎之恩、則為母修追補。故告之。一見清容則足矣、更無附託老身之望。頼實悲慕不止、母既永訣、父猶存、豈給老父貧窶、而身獨可安樂哉。乃不及告別於其妻子、而行脚尋父、遂不逢之、到泉河、自剃髪入興福寺為僧、号良縁、遍歴諸国、為父母修冥薦、後任僧正。○秋七月、前太政大臣藤實行薨。歳八十四。實行自少好學多才、且善倭歌、然沈淪不

顯。父公實憐之曰、汝才能威儀兼備、何為榮達之晩。實行至孝、侍公實疾、不離其側、不脱衣帶。公實逝後、實行歴中辨補藏人頭。實行追慕公實、嘆曰、先考常苦我為淺薄、恨令存于今、而不見其快笑。歴仕数朝之間、而官位壽域共至其極、稱三條相國、世々榮顯、為清華之一流。

癸未、長寛元年。勅平清盛使阿波民部田成良或作重能再築兵庫嶋。或人奏曰、無非常之事、則大營不成、請以人為柱、而障海瀾、而可也。諸卿議曰、築嶋元是為便運漕也、豈可殺人哉。不如寫一切經於石面、築之

棄兒藤頼實行脚尋父

藤實行薨称三條相國

長寛元年

勅平清盛築兵庫嶋

洮汰亦作淘汰猶洗濯也

則可也勅許之故名之曰経嶋此嶋初在海中距陸三十六町船行其間歷年沙礫崇聚淘汰於風浪而水減洲生土人浦民等捜石覆土漸々填之築之数年間嶋陸連續而為津湊往還之船繫于此浦民建屋舎行旅之人宿于此朝則旭日出自海隅夕則明月映于漁船渺茫蒼波自在眺望之中境致之勝始與須磨明石齊名洛客来遊妓女歌舞遂為四海之壯観挙世知清盛度量之大○夏四月洮汰甲斐守藤忠重并目代右馬允中原清弘在廳官人三枝守政罪初鳥羽上皇以甲斐國八代莊寄附熊野神社

藤忠重奪熊野神領被鞫問

中原業倫奉命勘處刑文

請儒家奉詔勘伊勢熊野同体否文

水停國郡之妨忠重等在任抜棄榜示奪取年貢熊野所司等上状奏請罪忠重等勅召清弘鞫問之清弘陳状多端忠重亦上状陳謝之至此勅明法博士中原業倫勘其罪業倫勘文略曰熊野権現者伊勢大神宮同體也忠重掠祖神封戸違太上天皇之詔其罪可處絞刑無減贖之法無疑焉天皇聽業倫所奏乃詔諸儒家勘伊勢熊野同體否従三位刑部卿藤範兼式部大輔藤永範文章博士藤長光大外記中原師光助教清原頼業等獻勘文其所援日本紀延喜式天書舊事紀古事記及歷朝諸家日記等也

長寛二年

関白太政大臣藤忠通薨著作年中行事説定神事潔齋式

或謂熊野神者伊弉冊尊也與天照大神不同體或謂冊尊為大神宮尊母則稱同體亦何妨哉朝廷敬熊野宜齊伊勢實是祖神也忠重盗掠之罪不可赦之然伊勢神宮等嫌其尊崇可齊而獻状陳伊勢及熊野不可混同事遂不決

甲申二年二月前関白太政大臣従一位藤忠通薨歳六十八忠通少而為白河法皇被登用自鳥羽帝治世之末至保元三年四朝之間或摂政或関白総四十餘年其繁栄之久古来無比之者再仁相国亦始于此最熟朝儀常作年中行事説又定神事潔齋式善倭歌好詩文長管絃其翰墨之精卓絶一世皆謂髣髴道風佐理行成無貴賤無都鄙無不珍之天性和順敦厚不動於物栄辱升沉不介其意暇日召藤基俊源師俊及藤敦光等賦詩詠歌以

礼夏凊冬温朝省夜定孝子之事也

頼長嘲忠通曰好詩歌書跡不如讀経史

忠通詠月詩

遣情及被老没太哀惜之久安之初為忠實被忌嫌然問安不懈一日省定宇治忠實欲試其翰墨俄出四曲屏風請書太子忠通手自磨墨揮毫立書之忠實驚感曰幸得家珍乃納宝藏頼長常嘲忠通曰詩歌者閑中之一樂非朝家用墨痕者遊藝之一與非宰官之可好不如唯讀経史忠通聞之曰彼及我所好然我弄絲竹彼亦嗜之何哉久安之末為頼長被奪氏長者威権忽移忠通唯存関白之名耳然朝参如常時々招藤周光藤永範等諸博士遊法性寺及桂別業悠々然送日歷七年保元乱後復氏長者以散其憤及當今即位致仕以終世号法性寺殿有家集數巻九月十三夜詩曰閑窓寂々月相臨従属窮秋望巨禁潘室昔蹤凌雪訪蔣家舊徑踏霜來十三夜影勝於古數百年光不若今獨倚前軒回首見清明此夕價千金按忠通長男基實近衛祖也歷四葉分出鷹司流基實弟基房号松殿其弟兼實号九條又四傳分出二條一條而流松殿絶後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称五摂家共出自忠通其枝孫之蕃無加焉然忠通薨後摂家衰而唯存名○源資賢免罪帰自信濃國乃拜

資賢免罪、歸京、上皇感其音曲之妙
崇徳上皇崩、葬于白峯
藤光頼剃髮、隱桂里、以才量被

上皇、上皇喜、勸謡今様、資賢唱信濃在之木曾路川云々、上皇感其音曲之妙、資賢邂逅師長、問曰、謫處有何事、師長乃詠曰、愁康獨往之棲、花藥如舊、范蠡扁舟之泊、烟波惟新、（江澄明山水策文）資賢聞之垂涙、（師長弟隆長、僧範長、共卒於謫所、）○秋七月、前上皇崩于讚岐國志戸、年四十六、葬白峯、世曰讚岐院、侍女兵衛佐等皆歸京、先是上皇遣平康頼、（康或作泰）窺前上皇起居、康頼歸奏曰、着袴衣、被長巾、頭髮手足爪共長、昔所拜之龍顏、今既為天狗姿、可畏可畏、　前大納言藤光頼、剃髮、（改名光顯）隱於桂里、光頼少而為藏人、以才量被稱、屢往

稱
頼長有侮人之癖、於光頼也多感

復院宮攝関之間、傳詔而宣之、聽所奏而聞之、其事不滯、嘗奉鳥羽法皇之旨、往藤頼長第宣諭之、條件繁多、頼長援筆硯記其目、光頼乃把筆錄之、無思慮之色、而其旨分明也、頼長太感之、終事而出、頼長歎曰、光頼者、好職事也、朝有斯人、實國之寶也、頼長有侮人之癖、然其感賞如此、勤勞歷年而列卿相、平治之亂、不屈信頼、而脱乗輿於難、天皇感其功、奇其量、欲專委朝政、然固辭致仕、時歳四十一、擧世惜焉、光頼雖有清尚之樂、然挾起家門之志、故勤勞盡力、得至亞相、揚父祖之名、至此知足而退、自曾祖為房、歷

三浦義宗死、號杉本太郎、和田義盛父也
関白藤基實上状辭職
藤伊通戲談滑稽

顯隆顯頼、雖居顯職、勤數奏、葉室家拜任亞相、始於光頼、罷官之後、不變其志、　是秋、東國有兵革、三浦義明長子義宗到安房國長挾城、業瘡歸三浦而死、歳二十九、（義宗號杉本太郎、有子曰和田義盛、）○冬閏十月、関白藤基實上表辭左大臣、藤宗能辭内大臣、以右大臣藤基房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經宗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兼實為内大臣、中納言藤兼長、藤實定、並為權大納言、經宗以帝外舅免罪、未幾而列三公、藤伊通戲曰、昔聞有黍大臣、（黍訓與大臣吉備通）今見粟大臣、（粟訓與阿波通、經宗謫阿波国、故云爾）後世必有稗大臣、聞者皆含咲、既而經宗

永萬元年
太政大臣藤伊通薨、好賦詩、且能書

行大饗、請招伊通為尊者、伊通對使者曰、粟大臣旅糧、伊通不得食焉、能為我謝之、

乙酉永萬元年、二月、太政大臣正二位藤伊通薨、歳七十三、（伊通好作詩、且戲書、性多言而戲談滑稽、嘗歷官至參議、超於同列、辞我輩居不出見時人之諂佞、戲之曰、我不愁、愁居然見世人之過時者多貌、肩替頛側其帽、頭束髮於後頭、我不在其列可羨之也、其後任中納言、昇擢位遂至上、合二男為通伊實皆先卒、其女呈子有美色、養於藤忠通為近衛帝中宮、世称伊通号九條太政大臣、又称大宮相国、初宗通有五男、長子信通官至參議早世、伊通為次男、最貴重也、四男成通、五男重通共至亞相、唯三男季通僅至四位少將、先是兩亞相既逝、至此伊通又薨、季通獨存、季通善相人、其子少納言伊長傳其法、世称相少納言、）○源為朝謫在伊豆大嶋、虐暴通人、偶遊海邊、見青白鷺雙飛海上、曰

源為朝渡鬼界嶋

吾聞飛鷲一搏十里、若此鳥飛不過一二里、意者滄海一二里之外有嶋、於是帥從者棹扁舟隨鷺之飛處、日已暮矣、乗月而行、黎明遥見一嶋、浪高巌嶮、不得着岸、遶嶋見之、則有一河流、自此上船於岸、有人長一丈餘、髪倒生、遍身黒毛如牛、佩刀、其所着之布衣如網、相謂曰、日本人来此嶋者、皆被風也、怒浪舟碎、此嶋無舟無糧、遂不得生帰于郷、宜早帰本國也、其言語不通、推慮其所言、與容貌而知之、從者憂懼、為朝謂從者曰、若繫舟岸下、則可被波碎、引置之岸上可也、於是從者引上之、為朝問嶋人曰、我遶嶋上

見之、無田圃菓食、無衣服絺絮、汝等衣食者何乎、嶋人曰、食禽魚、衣鹿布、為朝曰、不見網羅弋釣之具、何以捕禽魚乎、答曰、魚則得浪沙之所淘而拾之、禽則各鑿一窟隠身於其中、學鳥語呼之、則鳥群飛入窟中、因捕之、為朝見其鳥如鴨、放大鏑矢射落之者多矣、嶋人振慄、為朝曰、汝等不須戒、命則如此鳥耳、嶋人皆拜伏、各携鹿布獻之、為朝問曰、此島名奈何、對曰、鬼島是也、為朝曰、汝所祖者鬼乎、曰、然矣、曰、然則有家珍之異器乎、曰、臣等祖者昔為真鬼也、隠簑隠笠及劔浮履皆貯之、故無舡能行他邦、捕人食之、今

為朝併得七嶋附于八丈嶋

捕鵺禁獄

其珍器悉遺失之、形亦為人、故不得行他邦也、為朝見岸下多葦、改名葦嶋、巡視海邊、併得七嶋、而附于八丈嶋、令曰、運送貢税、諸嶋人等請曰、無舡若之何、為朝曰、毎歳可遣一舡迎之、為朝居数日、携大僮一人而帰、大嶋初為朝發船、経日不帰、伊豆嶋民皆悦曰、為朝暴酷、遂為海神被害也、及其帰民皆愁曰、為朝匪啻全其身而帰、携一鬼童来、恐殘殺人也、民彌懼之、○五月、杜鵑群飛洛中、人々怪之、曰、杜鵑者深山之鳥也、今群飛輦下、何乎、時有二鵺飛落于殿上、占者奏謂、野鳥入室、主人将去之兆也、将宸儀乖和

天皇病革、順仁親王受禪

新上皇崩、即二條帝

上皇、後白河帝也

踰月聞其文忌之、乃捕二鵺禁獄、○六月、天皇病革、立順仁親王為皇太子、受禪于大炊御門高倉帝弟、時二歳、関白藤基實摂政、左大臣藤基房為上卿、行内辨之事、権中納言藤實國為宣命使、右中将藤家通藤宗家為劔璽使、○七月、新上皇崩、歳二十三、中外大驚、近臣悲嘆、少将藤公房前中納言雅教子、遁世入高野山、中宮育子撫育天皇、在内裹尊之曰国母、藤多子薙髪閑居北山、其餘妃嬪多離散者、恩寵女督君寄寓於某卿之家、不免有穢聞、山城守藤敦方女亦有恩寵、依晏駕退宮帰家、藤成親喪耦鰥居、聞其有美色、迎之以為継室、太親愛之、上皇知之、謂不可然、然以成親為寵臣、故不禁之而動喜色、○八月、葬大行上皇於舟岡山陵、右大臣藤経宗、権大納言藤實長、権中

延暦寺僧徒攻清水寺

納言藤公保、藤實國、參議藤隆季、藤資長、源雅頼、平親範等、衣冠徒歩、奉送之、左中將藤頼定懸御胄、納香隆寺、凢天子之葬禮、南都北嶺之衆僧、各左右相別、掲額于陵畔、東大寺以聖武帝之經營、為其一、興福寺、延暦寺、園城寺、各守其次、以為舊例、此夜延暦寺僧掲額于興福寺之上、興福寺僧徒怒、擊其額於上頭、觀音坊勢至坊二人、揮陣力剪破延暦寺之額、扳踴躍舞蹈而去、觀音坊後号土佐坊昌俊延暦寺僧徒無答、延暦寺僧徒帥衆、攻清水寺、寺僧雖防之、以敵兵多、遂敗、延暦寺衆入寺門、放火、洛中紛䦧、清水寺者、為興

清盛信訛言怨上皇

重盛諫解父憤

福寺別院、故擬雪前夜之恥云、上皇詔源頼政、源重貞、遣兵于切堤、上守之、洛中妖言、上皇命山門之衆僧、誅平清盛、清盛聞之、大驚、聚兵于六波羅、親戚部屬悉會集、重盛以為是流言也、故欲窺其叡慮、參上皇之宮、路逢車駕、藤公光、藤光隆奉從之、重盛再拜、問其故、公光等答曰、上皇為解巷說、幸於清盛之宅也、重盛驚謝、奉車駕入六波羅、清盛稱病、不奉迎之、上皇空還宮、重盛奉送而歸、清盛艴然曰、想其此事非巷說、故上皇枉駕於焉、以欲解也、果夫真乎、雖車駕至、何可奉迎之哉、重盛諫曰、自保元平治討逆黨、

藤雅教剃髮入高野山

我家無不忠之心、何有討我族之旨哉、今若尊公言、則惡言彌至、不如猶仕君抱忠義之心、撫民施慈愛之恩、所宜深慎者也　前中納言正三位藤雅教致仕、剃髮、歲五十三、雅教多才、自永久以來、歷仕五朝、頗有博覧之名、然不遇時、長寛初、既辭官、閑居、嚮其子公房遁世、而退隱、雅教至此、避洛、尋公房、入高野山、時人論曰、良峯宗貞追慕仁明帝、源顕基戀寛仁帝、不堪君臣之永訣也、藤高光隱於多武峯、源時叙老於大原、源成信、藤重家入園城寺、皆脫栄爵羅網者也、藤義懷、藤惟成棄人世者、遭事變而不期後栄也、此等高操古賢聞焉、近世寥々如公房、則有宗貞、顕基之節義、兼高光、時叙等尚者也、又聞源成房、兼顕基共入飯室者、子倣父之蹤也、今雅教追公房同隱高野者、子導父之志也、其卓遠之見解、可謂希世之士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六終

執政
摂政関白藤原基實
藤原基房太政大臣
平清盛
藤原忠雅左大臣
藤経宗右大臣
藤兼實内大臣
源雅通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三十七（自仁安元年至同二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六條天皇

（諱順仁、二條帝第二子、母伊岐氏、大藏少輔兼盛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仁安、禅位皇太子後、八年崩、年十三、葬清閑寺）

丙戌仁安元年、秋七月、摂政正二位藤基實薨、歳二十四、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廢朝三日、基實姿儀美、達翰墨、有父之風、挙世悼其早世、曰博陸追隨鼎湖遊、去年今歳再悲、秋、基實娶従三位藤忠隆女、生基通、又納左京大夫藤顕輔女、生忠良、及通子娘、又有三男共為僧、後娶清盛女、未有子、世称基實曰六條摂政、又曰中殿、号梅津、詔左大臣藤基房摂政、為藤氏長者、傳朱器大盤、天皇幼冲、平清盛以為基實婦翁、故欲恣國權、遭基實早世、而基通猶幼、上皇令基房執柄、清盛不悦、参議藤邦綱密説清盛曰、僕曾候法性寺殿下、得聞摂家故實、凡摂家所領寺院荘園、元是氏族分領之、及知足院殿下、悉統領之、傳法性寺殿、至故摂政（基實）不幸早世、郎君（基通）幼冲、故松殿（基房）以庶代嫡、遺恨殊甚、郎君雖非北政所（清女）所生、然養育之恩、不與實母異、則閤

藤基實薨、称六條摂政、妙翰墨

佐々木秀綱謁頼朝於蛭島

下外孫也、僕雖不肖、謹保護北政所、推戴郎君、公其加力、豈以家領悉附松殿哉、清盛大喜曰、足下善図焉、邦綱假清盛之勢、乃以興福寺法成寺平等院勧學院及荘園若干、為基房所領、而東三條第鴨居殿累代日記家傳之寶、及鎮西諸國郡采地、悉為基通處分、於是造新第於北白河、奉基通及北政所移居焉、邦綱専其家事、而身為巨富、與清盛甚睦、一説曰（基實薨而基通幼、基房悉領家傳舊記、而兼實就基房習得之、於近衛家之有識之人、至基通始称近衛殿）○十二月、是冬、佐々木秀義三男秀綱自相模國到伊豆蛭嶋、謁源頼朝、頼朝令安達盛長加首服、改名盛綱、頼朝手折蒲花、燃火代燭、以立其傍、盛綱時十六歳（佐々木家譜曰、頼朝在蛭島時、夙夜近侍者、盛綱・盛長二人而已、然諸他書則小野盛綱、安達藤九郎盛長、従頼朝於謫所、有両盛綱、事跡混雑難辨、別者或曰、佐盛綱往還豆相、野盛綱不離蛭島）○丁亥二年、夏四月、権大納言藤師長遽捨其夫人而出宅、不知其所往、及夜兵士二十餘人、車十両許来、師長之宅、収載其家藏之書冊琵琶等而去、或曰、清盛欲以其娘為太后藤多子養女、而嫁師長、故竊刼師長擁去而居之于平経盛之宅（或説曰、清盛憐故摂政基實室寡居而欲嫁師長、然不遂而止）○秋七月丙申朔、丁未、正四位下左少将源通家頓卒、歳三十五（通家参議資賢長子也、資賢継家業、達郢曲、倭

小野盛綱号野三刑部
仁安二年
藤師長逃亡
源通家頓卒

西行奉訪崇德上皇於讃所

僧重源入宋

僧昌俊脱禁錮到伊豆侍頼朝

（琴、箏、笛、及賦鞠、且能騎馬、通家悉能傳之其子曰雅賢、資賢、養之為嗣、有晋埼并佐々木小野家号）○冬十月、藤原西行巡行西南諸國、欲趨讚州奉訪天治上皇遷幸之幽居、先是逆旅風聞其晏駕、至此知為其實、而悲涙潸襟、松山者其御座之地也、往窺之、而無膚容之可仰、乃登白峰、恭拜靈墳、涙墨濺為三十一字、構昇屋于州之善通寺側、寓居歷年○十二月、僧重源航海入宋、（源号俊乗房）興福寺僧昌俊（初号観音房、改称土佐房）襲殺針莊吏小河遠忠、自領莊務、寺僧訴諸官、乃召之詰京、時相模國士土肥實平宿衛大内、奉官命禁錮昌俊、既而實平東歸、以俊而赴相州、踰月稍

清盛疾篤剃髮改名淨海

睦、實平通志於源頼朝、故俊亦屬到伊豆侍頼朝、頼朝知其有勇氣而善遇之、

戊子、三年、正月乙未、前太政大臣平清盛疾、累日增重殆危、剃髮改名淨海、（時歳五十一）戊申、上皇幸六波羅、問淨海病、上皇太愛東宮、淨海妻平時子（時忠姊）者女御滋子姊也、故淨海亦推戴皇太叔、是以上皇慮淨海不起、而欲早假彼威力以行讓位之事、而自枉駕託問病、而議成之、基房等公卿猶未知焉、翌日中外稍知之○二月、壬子、皇太叔自東宮行啓閑院、恭覲勤、反閑、右大臣藤兼實褰車簾、基房參內行事、夜半

皇太叔受禪、是曰高倉天皇

天皇上尊号於先帝、辞

左中将藤頼定、右中将藤實宗、捧劒璽赴閑院、基房率百官詣閑院、乃有受禪之儀、左大臣藤経宗為内辨、中納言藤實國宣命、基房摂政如元、平時家（時忠男）補藏人、而勅授左大臣経宗、右大臣兼實、大納言源雅通、藤師長、權大納言源定房帶劒如元、百官各奏慶拜舞、藤信範、平教盛為藏人頭、遣固三關使、基房詣七條殿、奏受禪之事於上皇、乙卯、新主遣奉幣使於伊勢、告可即位之由、上太上天皇尊號於先帝、其辞曰、朕以幼冲忝叡託、皇圖之寄不輕、雖委朝政於賢佐、童蒙之心未決、何怠夕陽於耿身、上叙祖宗、下

先帝五歳、新主八歳

懋黎元、太上天皇德法三才、道光四表、諸夏皆致就日之望、率土旁通嚮風之跡、而忽抽脱屣之思、更謝守文之尊、辞宸居於帝宮、富春秋而養志、訪仙遊於姑射、尋水石而開心、至矣、将聖之道纖芥大統者歟、抑禮有恒法、國存舊規、列代彝範、何不率由、宜上尊號為太上天皇、布告遐迩、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大内記藤光範草之）摂政基房加畫遍告天下、（先帝五歳、新主八歳、幼姪讓幼叔、且未加元服、而蒙太上皇号、古来未曾有之也、自是朝廷衰、摂家失威、而国権入平氏之掌）○三月、丙子、罷皇太后宮職、稱藤呈子為九條院、左大臣藤経宗為上卿、以中納言藤宗家為院司、給年官年爵如

尊皇母平滋子為皇太后
後白河上皇聽政
浄海時忠阿黨握政權

元、壬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是日尊皇母女御平滋子為皇太后、大納言源雅通兼大夫、參議平宗盛兼權大夫、平氏女、棠后号始于此 太上皇後白河帝聽政、參議平時忠受上皇之旨、假浄海之權、專朝政、時人稱平關白、按平氏譜、葛原親王有二男、曰高棟王、曰高見王、高棟賜平姓、位至三品、官為大納言、子孫世仕朝廷、列卿相、乃是時忠祖也、高見早世、未賜官位、子高望賜平姓、僅敍五品、傳至国香・貞盛、世為武臣、乃是浄海祖也、然則浄海與時忠、雖同出自其胚、屬既盡、唯為同姓耳、至是時忠以為滋子及時子同胞、故浄海睦時忠、擅国權、時忠憑浄海而執朝政、彼此阿黨者、我王慶 ○八月、天皇觀法住寺殿、拜上皇及皇太后、基房率百官奉従焉、拜覲之儀如式、是日、正四位下藤家通・藤實綱・藤朝方・藤信隆信輔子

僧栄西重源共歸自宋
平氏豪奢極于此

藤定隆清隆子並敍従三位、○九月、僧栄西與僧重源共歸自宋、初栄西入宋、發四明、赴丹丘、適與本国僧重源相伴登台嶺、及歸以所得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六十巻呈座主明雲、明雲見疏加嘆、栄西又以宋地台宗酬酢之言及彼地名僧書文與明雲、後又跋大志欲再入宋、平頼盛與栄西厚、聞其西遊、屢遏之、故未果 ○是年、平浄海病愈以来僭驕日甚、公卿百官為之諂佞、烏帽衣服皆有時世粧、稱曰六波羅様、其親戚爵禄盛冨、而皆事豪奢、平時忠常謂人曰、生今之世、不為平氏之族者非人也、無貴賤皆競親昵之、無忤其意者、浄海聚禿童三百人、各被繡衣褐袴、右携梅楉、左臂一烏、其翅間着赤符金鈴、日々巡視京内、徘徊於街巷門

天皇幼冲
上皇聽政
基房摂政
浄海握權

戸而側耳、若有非浄海者、則密告之、故為之得罪者多、人皆緘口識之以目、或路遇此童者、無不脅肩折腰、輿馬亦避之、其畏怖如避鳳駕者、世稱浄海曰六波羅太政入道、又曰入道相國、浄海又構新第於西八條、為老休之所、此時天皇幼冲、上皇聽政、基房摂政、然國家之威權悉歸浄海、浄或作静 初浄海娶右近将監高階基章女、生重盛、後娶平時信女時子、生宗盛等、及男女数輩、清盛漸老、重盛・宗盛既榮達、且頼盛・教盛等居顕要、其餘氏族姻戚、及家従等繁蔓、天下無比肩者

執政
摂政關白
太政大臣
藤基房
太政大臣
藤忠雅
藤師長
關白内大臣
藤基通
左大臣
藤経宗
右大臣
藤兼實
内大臣
源雅通
平重盛
嘉応元年

高倉天皇 自嘉応元年至治承三年

諱憲仁、後白河帝第五子、母建春門院平氏、贈左大臣時信女、在位十三年、改元四、曰嘉応・承安・安元・治承、禅位皇太子、明年崩、年二十一、火葬東山清閑寺

己丑嘉應元年、三月、清原頼業校左氏傳、終編跋其末曰、此経篇巻多、正義必経文義例、雖挙大意於平常之人、考孔祭酒所釋、絶十之二三而已、故先進右賢訓詁頗疎、家々秘本非無疑殆、鄙生年齢十四、初志學業、二十年来浮沈此道、諸経之中、殊嗜此文、早雖傳先考之説、未能散當時之疑、徂背之後、無使繋蒙、然間去文安六年窮冬、適拜儒官、耽思弘道、仍或

清原頼業挾左傳跋文

難波経房震死終義平當誅時怒罵之言

據古本或據正義粗加愚案頗改舊誤就中無正義釋之處尋勘本末聊加粉黛来哲後昆莫加嘲矣頼業者頼隆曾孫祐隆子也係延五年正月頼業年十七就祐隆受左傳翌年二月終功其本流傳在金沢文庫頼業自筆跋之然則頼業自弱歳潜心於左傳至是頼業四十七歳再考功成加跋於家本○秋七月平浄海遊摂津國見布引瀧其親戚部屬各相從焉時迅雷倏起其從者難波経房震死浄海太怒徹宴而帰或説往年浄海命経房誅源義平義平當誅怒罵謂吾魂為雷蹴殺汝等云々今経房震死者義平之靈也経房曾夢之云一説曰経房與安藝守触盛越中前司盛俊自福原並書赴京途中迅雷経房震死二人無恙○十一月戊寅摂政基房遊宇治別莊會刑部卿藤重家散位源兼雅近江介源俊光中

摂政基房雅會藤兼光作詩序

宮亮藤季経藤清輔藤経家源顯信藤光長藤兼光等詞客且宮中官女亦應其招以河水久清為題各詠倭歌重家為讀師光長為講師兼光作序其詞曰聖代嘉應歳天下無為也我摂籙尊閤當玄冬白雪之令節催雍州宇縣之観遊酒徒歌伴之棹華舩也酌新豊以唱長樂青娥扮態之透珠簾也樂雲霄以翫風流遂感朝野之旁洽各詠河水之久清斜漢年添猗潭之流瀉色長堤風静蓬瀛之浪傳聲者歟既而魚梁日沉牛漢星轉興味之餘愉相語曰處則累業豪貴之勝地花月水冨生只二代摂行之重臣材

藤清輔歌林之長者

叡山僧徒捧日吉神輿嗷訴

藝其兼人地相須不其然乎請記水郷之幽趣将帰城闕為美談云爾時座客歌既成矣清輔苦吟其首句未成座客以為遅然以歌林之長者皆待之小焉清輔得首句猶未寫足細書其句人皆感其秀逸○十二月甲午朔甲辰叡山僧徒捧日吉神輿入洛初権中納言藤成親為美濃國司其目代政友俗謂国司下吏代曰目為監赴國宿株瀬河與責葛者論價相爭政友侮罵而刄傷之責葛者延暦寺領比良野荘神民也神民等怒訴于延暦寺僧侶就座主奏之請流成親誅政友不許山徒大怒成群舁神輿参内入建礼門

嗷訴之揚言叩鼓召武士平経正源重定等守禁門公卿悉参内中納言藤邦綱平時忠藏人頭平信範聞衆徒所言以奏之奉法皇詔而諭衆徒然不肯法皇召座主明雲諭衆徒曰天皇幼冲有所訴則可参法住寺何猥嗷々於禁中哉衆徒不聽曰如此之事自古愁訴于禁庭例也明雲就信範奏曰山徒嗷訴不始于今唯願枉許其所乞若裁断猶豫則不虞之變不可測焉法皇怒勅平重盛曰早可追卻山徒重盛奏曰日已暮矣倉卒率兵追之則彼頑僧恐放火于禁庭乎然則有噬臍之悔可待明曉而拂之公卿

政友下獄

流平時忠於出雲平信範於備後

内大臣藤能宗薨號中御門内府

等群議奏請暫許山徒所乞而止禁庭騷擾法皇不
得已而解成親官謫備中國下政友於獄台徒喜捧
神輿帰山丙午法皇譴責天台座主明雲依與山徒
成黨也己酉法皇赦成親罪不出洛外而帰復本官
法皇責平時忠平信範曰汝等奏山徒所訴而以陥
成親為幸其所言不實也乃解其官流時忠於出雲
國信範於備後國
庚寅二年二月壬辰前内大臣正二位藤宗能薨年
八十六宗能自少勤労馴朝儀達故實能辨衣裳之紋品且長郢曲共音優妙歴仕数朝雖不列近臣然常以国家之憂為己憂時々奏諫言年老而任槐致仕而終于家此時朝無老成人唯宗能獨存

源為朝在配所而反

至是皆謂高齢無遺恨唯惜時無耆老世号中御門内府○三月伊豆國狩野茂
光来奏大島流人源為朝驕悍縦暴侵邑虐民到海
外之鬼島携鬼僮来将叛法皇驚詔茂光討之茂光
帰國傳詔旨于當國及武藏相模之兵士○夏四月
狩野茂光與伊藤祐親北條時政宇佐美祐茂加藤
景員及弟景廉新田忠常天野遠景等帥兵五百餘
騎艤戰艦二十餘艘襲大島為朝之館為朝聞海上
之群聲使従者見之従者走帰曰戰艦多来為朝曰
是官兵討我也縦令幾百萬以我一箭破之容易然
我嘗違勅得罪遂不得免矣西海東州之兵無不知

源為朝自殺或云渡琉球

藤秀衡任鎮守府将軍

我勇以難免之身多殺人無益也不如放一矢而自
殺於是命僕等各帰家獨出浦上見之敵兵舳艫相
連而来為朝放大矢矢飛破船敵兵多溺死餘衆皆
懼為朝走帰入館刺殺其子為頼遂自殺時年三十
二少焉茂光等兵進到館外各畏其勇威不得入其
中加藤景廉窺見其既自殺提戈突進猶狐疑而狙
撃之獲其首○五月狩野茂光献為朝之首法皇懸
車駕于陌上覧之洛中之民観者如堵或曰官兵不能殺為朝為
朝逃徙于八丈島往鬼界島渡琉球諸島至今立社而祭之曰島神勅陸奥出羽押領
使藤秀衡任鎮守府将軍藤兼實攅眉曰與夷預将

法皇修法華八講會

摂政基房遂上與平資盛有事

帥之賞恐是招亂之基也○秋七月辛巳法皇幸法
勝寺修法華八講會摂政基房陪之日之夕矣基房
退去時平資盛重盛次子年十三習笛調於式部大輔雅
盛之家駕女車而帰路過摂政之車資盛及従騎不
礼摂政之従者詰之引下資盛等於車前殴撃之資
盛逃帰告重盛重盛戒曰汝雖年弱何不知礼乎礼
以有敬為本政以無横為基人有上下之品官有淺
深之法同班猶能敬而可也況逢摂政之人何無礼
乎基房帰家聞資盛被殴大驚捕牛飼廐舎人等三
人送重盛之許而使右少辨藤兼光往謝之重盛答

繫、因繫也

重盛諫父曰以徳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

謝曰兒輩無礼然辱殿下之命何若斯乎還所因之僕基房猶憚之因繫其僕從十餘人淨海聞之問資盛資盛告之淨海大怒曰縱令攝政使我孫受恥不可不雪也重盛諫曰資盛無礼於殿下然聞事闕有報怨之命果實否重盛大懼之夫以徳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若有縱暴雖為小事然恐為天下之乱階古謂天下難事必起於易天下大事必始於細所以可深慎也若為同列兵士所侮則報怨而可也何以彼之無礼可仇國之宰衡哉○冬十月藤道因法師敦頼（初名）誘歌人等詣住吉社分題詠歌前大納言

藤實定秀歌感動神明

道因法師詣廣田社催和歌會

淨海使人捕攝政基房前驅以辱

藤實定聞之求得杜頭月題詠之贈焉謂古矣松言則問着昔如斯耶住吉月歷日藤俊成判此會倭歌甚感實定之詠既而道因詣廣田社催倭歌會又請俊成判之著聞集曰實定采地在筑紫頃開積祖税於船而赴洛海上遇暴風船將覆没時有一翁来現護之而無恙舟子怪問曰翁何人哉翁荅曰我是住吉邊者也感松言則問之秀歌而来于此言畢而不見時人皆曰倭歌實感動神明也又曰或人夢廣田神隔海遙赴住吉社有倭歌會既而同夢者而三人道因聞之催廣田社倭歌會丁卯法皇詔群臣議天皇元服之事攝政基房入朝時難波經遠瀬尾兼康等隨淨海之命帥衆伺之於堀河猪熊之邊及其車至經遠兼康喧呼捕其前驅等毆之悉断其髻戈矛弓矢衝

重盛遂子資盛

兼安元年

挨車簾其從者安藝権守高範護之不離車前經遠揮刀當轍高範奪而推踣之突其頰經遠之僕引高範之足高範倒矣經遠断高範之髻相訇曰是則非辱汝等辱殿下也而猶濫掠不已從者逃散車亦破摧基房不得朝而逃帰經遠兼康等馳告淨海淨海抃躍而悦重盛聞之大驚嘆息罵資盛曰以汝之故使入道致惡聲汝不孝之為也乃逐之資盛蟄居于伊勢國

辛卯兼安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弓場殿火源頼政遂撲滅之授正四位下賞之其部屬源與任右馬允者與

源頼政賦和歌而聴昇殿

藤成範昆弟修父信西佛事

渡邊綱之後九渡邊黨屬頼政者多矣一説曰頼政守護大内有年然権為五位賦述懷倭歌而聴昇殿叙四位○是月正三位左兵衛督藤成範等昆弟修七父信西十三年忌佛事信西子為僧者多曰靜憲曰澄憲曰勝覺曰覺憲曰明遍親族相議以勝覺為啓白師以遍為散道師然遍常厭緇徒貪官榮故深隱高野山至是諸兄遣使與之遍對使者曰我已逃世隱約此地雖追孝不堪出也使者復命諸兄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也故胥議為散師也今言逃世之人不與法孝豈遁世之士忘孝思乎重使使者徵詰促帰遍又曰我非忘孝也只怕入諸兄之隊耳

藤明遍真遁世

夫遯世者、吾棄世、世又棄吾、然而衆人不齒、是其遯之全者也、而世棄我、我不棄世者、汚人也、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二者未為真遯也、諸兄咸南北二部之高德也、我厠其間、劾薄伎、慣狐鳴、已失隱約之素也、又朝廷聞吾出、召我、我無他辭矣、我非忘孝思也、便以友慧智代法事、入京、輦下相傳、為真遯之美談焉（遍遂終于高野山、其庵跡存焉、清稱野山廻国之僧者、多是適從、稱末流也）

承安二年藤清輔開尚齒會

壬辰、承安二年、三月、丁亥、太皇太后宮大進藤清輔、開倭歌尚齒會於寶莊嚴院、會者七叟、其上首散位藤敦頼（八十四）、衣冠曳鳩杖而至、神祇伯顯廣王（八十七）、

清輔為和歌一流之宗、著書多

日吉禰宜成仲（七十四）、式部大輔藤永範（七十一）、右京權大夫源頼政（六十九）、主人清輔（六十九）、前式部少輔大江維光（六十三）、清輔弟從三位太宰大貳藤重家、及藤季經、源仲綱（頼政子）等好倭歌者、列坐下、成仲為講師、頼政為讀師、清輔作倭字序、竟日觴詠盡歡而罷（先是尚齒會皆賦詩、詠倭歌始于此）、清輔繼顯季顯輔家業、為倭歌一流之宗、然不能顯達而在下位、所著有倭歌初學集、袋草子、一字抄、今撰集、牧笛集、及題林百二十卷之撰、奥義抄、託名稱倭歌所得業生撰、本綱撰共為歌林、被採用、重家有倭漢才、雖昇三品、然甚敬清輔、清輔以

僧顯昭博覽、著和歌色葉集袖中抄

家傳人麻呂影像、傳重家、子經家以倭歌文書傳、已孫季經、清輔弟有僧顯昭、叙法橋、能倭歌、且博覽倭漢之書、嘗作古今倭歌集註、其所引用頗為詳實、又作倭歌色葉集三卷、又纂倭歌古事、號袖中抄、凡二十卷、抄本人麻呂時代官爵古来傳說多端、顯昭博攷之、以作勘文一帖、其餘著述并倭詠共行于世（傳稱清輔經歴大和國、聞石上杜畔柿本寺有人麻呂墓、而往尋之、則寺既亡而礎存焉、唯見田中有小墳、高可四尺、其墳上生薄草、乃知為人麻呂墓、其地幽僻荒廢、人跡絶而不可尋得焉、清輔不堪感懷、慮後世泯滅而立石為標、題曰柿本朝臣人麻呂墓、而詠倭歌而歸）

源師仲逝、稱伏見源中納言

○五月、癸未、前中納言從二位源師仲逝、歲五十七（師仲自稱知反魂術、其說出自四條大納言藤公任、而傳之、隱士藤西行曾在高野山、聚死骨作人形、而入洛謁師仲、請受反魂術、師仲曰、我以時不意、傳此術、然既昇卿相、則不肯出於口、然汝懇求、則非可秘焉、乃悉語之、西行既傳之、謂既知之則足矣、行之而無益、其後止聚骨作人之事、師仲住伏見、故世稱之、曰伏見源中納言）

伊豆国嚴島異船漂着

○秋七月、戊辰朔、丙子、伊豆國言、當國嚴嶋有一船之着岸、以紫檀赤木造之、船中有異人、其面赤黑、眼如猿、身不着服、綴蒲纓腰、島民恐不近之、漸而問其由来、語言不通、島民勸以粟酒、異人飲食如馬牛、而請島民所携之弓矢、不與之、異人怒拔其所佩之白木戟、殺島民数人、島民放矢射之、異人不怖、各白其腋下出火、放島中、田圃黍稷皆燒、異人皆上船而去、南海還不

宋明州刺史寄使舶

得逐之國司源仲綱達其趣於其父頼政而就藏人右少辨平親宗奏之朝議謂蓋其蠻夷漂来者乎聞著集曰伊豆奥島濱有漂船一隻乗者八人其面如鬼毎人繫縄於海中石而下船入海至岸而上陸然不能言島人與衆酒鬼啖之如馬其長可八九尺髪如夜叉眼圓如猿膚赤黒探形而編蒲纏腰各持杖有島人帯弓矢者鬼請求之島人不與鬼揮杖打殺五人傷四人而鬼自両腋放火島人取所納神社之弓矢防之鬼懼而入海乗已船而去不知其所之乃献鬼等所遺之帯朝廷奇之藏其帯於蓮華王院宝庫

○九月宋明州刺史寄使舶稱天子之使贈法皇之物則書曰賜日本國王云々又特寄入道相國平淨海曰送日本國太政大臣云々官議以為其書無札乃矯託天子之使者乎清原頼業密謂兼實曰昔朱雀帝時大唐贈物於公家及左大臣忠平右大臣仲平両公各遣返状贈公家之物返之贈私之物留納之一条帝時亦異国献物其書中犯忌時人猶譏之今般所献非国王使而明州刺史所私贈而其状無礼奇怪物無可納之理然朝議容易被留納之唯恐彼刺史謂吾邦無人乎兼實聞之擯眉悲歎頃年公事兼實夙為上卿頼業久為大外記事無巨細無不預焉是以常候兼實兼實亦重其宿儒以諮詢焉

僧覚阿帰自宋其名顕両朝

覚阿在宋所作三偈得兎忘蹄得魚忘筌謂得意忘言入妙契也

○是歳比叡山僧覺阿帰自宋覚阿在宋到抗都時佛海遠禅師霊隠阿至其室遠問我国風阿未通語音使書曰国主無姓氏一種系授来有移革云々既而遊金陵抵長蘆江返霊隠述三偈其一曰航海来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脱蹄筌諸方参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二曰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霊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三曰掃消葛藤與知見信手拈来全体現脳後円光徹大虚千機萬機一時轉海称善至是阿帰朝之後安元之初附船便通信于佛海贈水晶数珠絲扇等貯以宝函佛海喜受之寄永元年復通書海既寂云々帝聞阿禅行召問宗要阿横笛一吹之應制時機未捴

承安三年

藤光頼逝称桂大納言

蓋棺易簀皆謂死也

法皇賜物於宋国使

君臣莫測云々按覚阿傳載普燈録五燈會元及師錬釋書其頭名於両朝者非尋常所及

癸巳三年春正月致仕前大納言従二位藤光頼逝歳五十五光頼家多著記悉傳於其弟参議成頼光頼在朝時有日録曰月中記又曰亜記退隠之後不遂其志而終身於桂別業故称桂大納言時人惜之其父中納言顕頼以正月五日蓋棺至是光頼以同月同日易簀挙世以奇之○三月乙巳法皇賜贈物於宋國使者蒔繪厨子一納色革三十枚手箱一納砂金百両詔平浄海遣返牒式部大輔藤永範作之前参議教長浄書之然教長保元乱後遭放既追赦世以有能書名故応此撰乎浄海私贈劍并兵器此事自去歳議有報牒否至是及此然依来書失札唯記両國贈酬之舊例答之既而未使帰

僧文覚捧疏犯宮闈捕下獄

棹平浄海於福原修護摩法而不逢宋使宋使大怒而帰○夏四月辛卯法皇設管絃之宴時有僧文覺者登高雄山憂神護寺之荒廢竭力於修營乃作化蹤普乞諸檀之施財於是詣法皇之宮奏事殿上宴闌絲竹迭起群臣歌舞不遑以聞覺嫉門終日覺性勁戾恚其無報以為侍臣阻沮也便突入宮闈捧疏呼喚其聲甚大絃歌錯亂法皇大怒命囚之覺揮首叫殿庭武者所安藤右宗捕之下廷尉之獄文覚初名遠藤盛遠渡邊之族也父曰左近將監盛光盛遠性狂暴勇悍継父之業候上西門院北面其同族源渡妻容麗盛遠盻之而無道劫其婦之母為媒径母呼而告之婦以為不聽則殺母不孝也聽則壽夫不義也意不

遠藤盛遠誤殺源渡妻

鳥羽戀塚

流僧文覺於伊豆

恐唯怒見

承安四年

若不義則吾生而不若死。欲以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可以從也。妾計之。及夕在閨新沐而臥者、即是矣。妾開戶而待之。盛遠從相約去。婦還設酒與夫飲酬。使臥於奧。婦自沐臥閨。夜闌盛遠竊入閨、果斷頭持去。黎明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就渡自首請死。渡曰、殺汝而死者不再生、則無益也。盛遠変形即為僧、改名文覺。其後在高雄、適望埋婦之處、名曰鳥羽戀塚。文覺入山修行勤苦。或炎天裸臥竹藪、使蜂螫蚊蚋螫其肌膚。或厳冬入熊野那智瀑下、坐氷雪之中數十日、頭髮皆凍、遂不死。經歷諸国深山巖谷之間、修行或百日、或五十日。文覺下獄之事、盛衰記、平家物語并書為治承年中。今據兼實記。

○五月癸未、流僧文覺於伊豆國。官吏載覺於船、歷南海而發、過遠江、因天能灘時、遇暴風、船將覆。覺神色不変、恐唯呵龍王。既南風定。在舟中二旬、其間断粒、然不死而至伊豆云。

甲午四年、三月、鞍馬寺源童子牛若潜出奔于東國。

源牛若九與商人吉次赴奥州

牛若者義朝之季子。初義朝之死時、牛若生經一歲。其母常盤為清盛所獲、遂寵產一女。故牛若得免。常盤寵衰、嫁于大藏卿藤長成。附牛若於鞍馬寺僧蓮忍。号東光坊。時年十一。念母之所告、偶見源氏家譜、而知為義家之裔、義朝之子。切齒以為平氏者不共戴天之仇也。我遂報之耳。竊學擊劔、習兵法。性頴悟、勇悍輕捷邁人。蓮忍勸其為僧。牛若不肯曰、阿兄二人為僧、吾常耻之。吾有所深慮、豈安可剃髪乎。復我則刺殺汝矣。蓮忍若之。其継父長成及常盤亦懼平氏之聞。時下野人深栖頼重者、與陸奥商人吉次、詣鞍馬

牛若主佐藤元治得嗣信忠信

寺。牛若與彼等相約、同途赴東關。及此牛若年十六、與頼重等潜出、到近江鏡驛。自元服、改名源九郎義經。從頼重到下野、居數月、按捕凶徒賊黨、非常人之比。邑人皆稱其勇。義經憚平氏之聞、赴伊豆、謁其兄頼朝。直到陸奥信夫郡主佐藤莊司元治之家。有老嫗、本源家之僕大窪氏之女也。嘗在京師、厭嫁平氏、逃帰佐藤。故喜義經之至、慰勞之、止宿累日。嫗謂義経曰、我有二子。長曰嗣信、弟曰忠信。雖不肖、勇且信。使之從以義。經喜。既而到平泉、以商人吉次為介、依藤原秀衡。秀衡遇之太篤。按小説曰、牛若一名遮那王。在鞍馬署佛經時、有錄

僧聲聞坊告牛若叛計

東光房恐牛若勇悍

田政清子三郎致親、貴潜在洛之四條、為僧、号声聞房。常恚平氏之繁栄、而希源氏餘孼之起。聞牛若在鞍馬、往謁之、密告其叛計。牛若歳十五、自是不業佛經、欲学劔。然憚僧徒、不公言之。鞍馬山後曰僧正谷。谷中有貴船社。依国家離乱、巫覡皆廢、宮殿荒而多魑魅、故無来詣者。牛若佩偉家之鏤金刀、日夜竊詣貴船社、祈源家之興、而伐社邊之群木、名之称平氏之兵。以巨木而株称清盛重盛、抜刀奔之、或剪之、或倒之、而出両毬於袖中、懸之樹頭、自祝曰、獲清盛重盛之首如之。東光房怪牛若屡入山中、使人候之、見其所為而大驚、促其剃髪。牛若大怒欲殺之。恐其勇悍、無復言之者。其明年、日諸昆沙門堂、偶遇奥州鉅商吉次、聞其説秀衡之事。牛若悦、剋日相約到奥州。及期竄出鞍馬、會吉次於大津、相伴向奥州。及鏡宿、吉次宿邑長之舍。邑長見牛若怪之、問吉次。吉次曰、我親戚之子也。邑長垂涙曰、故左馬頭義朝二男朝長、往年宿此。鳴呼斯郎太似朝長。我有懷舊之心。吉次曰、不然。彼者我親戚也。非汝之所説者。然邑長猶未信之、供酒饌、厚遇之。吉次既酔而臥。牛若猶不寝。時有出羽人由利太郎、越後人藤澤入道者、依天

牛若宿鏡驛斬盜由利藤澤

伊勢能盛從牛若入奧州

秀衡迎義經厚遇之

下飢饉多集凶徒為盜竊聞吉次在鏡宿率其黨數人欲盜其財乘夜來襲之吉次驚逃去牛若自屏間突出立斬由利藤澤其餘皆走吉次亦振刀與牛若共逼而斃數人於是過青墓訪朝長塚誦經祭之啼哭而去行到熱田謁大宮司大宮司以為其姻戚故留之牛若詣熱田社自元服而改名源九郎義經及美濃謁同母兄阿野禪師全成相歡共談舊事而依全成傳書於賴朝既而到下野以諸陵助深栖賴重有舊約訪之賴重憚平氏之權不應之義經怒放火其家而去到上野国板鼻其鄉長伊勢能盛豪強軍遇義經遂從義經入奧州先使吉次諭秀衡秀衡大悅謂曰頃日夢黄鶯入館我以為貴客之兆也果然矣命其子国衡泰衡等率數百騎迎之為義經築新館厚禮之吉次又為其家人改名堀景光俗說義經殺強盜熊坂長般及其從數人於赤坂蓋與由利藤澤之事相謬傳者乎

○五月丁亥，大旱河流井水皆竭，勅修最勝講五日，當第三日，延曆寺少僧都澄憲作祈雨願文，其詞曰，夫御願者起

大旱勅修最勝經澄憲作祈雨願文

自寬弘之聖朝，至于承安之寶曆，法會雖舊，道儀彌新，時代雖重，興隆更珍，九禁之裏，專盛人事之美麗，三宗之間，殊選才辨之英傑，演説連珠，問難爭鋒，五日開講，法性淵底悉顯，十問奉疑，玄宗秘賾無殘，聖皇自捧香爐，烟昇三十三天之雲，群臣各列法筵，蓋合金字金光之輝，天人光龍神影，降上昇下，陽臺雲穎川星，内凝外聚，寔是鎮護國家，攘災招福者也，伏顧我聖朝金光最勝之會，迎春夏而無怠，歸佛信法之願，送歲月而猶盛，然比年有旱魃之憂，了知如何，就中今年當日在井宿之月，天晴拂雲，時降微雨之

候，地乾揚塵，農夫拱手，民業廢功，非唯高年之忘舞，恐有神龍之為嗔歟，夫君以民為力，民以食為天，百穀悉枯盡，兆民併失計，責歸一人，恨殘諸天，夫當天然之紀運，至災孼之萌起者，聖代有之，治世非無，所謂堯九年之洪水，湯七年之炎旱也，本朝貞觀旱，永祚風，承平烟塵，正曆疾疫，朝有善政，代多賢臣，天然之災，實不能遁，當今代及澆季，時屬末法，一人之政雖無違天，萬民之為或有犯上，可以恐之，可以謝之，仰冀斯言遥達上天之聞，速除下土之憂，不經時日，急降沛澤，則春稼秋熟，國保九年之蓄，雨順風調，民誇五袴之慶，於是陰雲忽起，驟雨頻至，三日不止，人皆稱澄憲之功，詔任権大僧都以賞之，平淨海聞之笑曰，春旱及今，當迎梅之候而雨，然囂々誇説澄憲之明驗者，乃若病將愈時，藥有効而為醫之神功耶

澄憲嘗應法皇之召為法住寺講座之導師説法如懸河法皇感之將以戲言試澄憲以澄憲為紀二位尼之子故使俳優唱曰天降天尼陰訓共稱阿繫澄憲尼下座戲舞曰三百人法皇猶使俳優唱之曰三百人何哉澄憲揚言曰裨販女御百人公卿伊勢平氏百人乱行驗者百人総三百人世上之人生自母腹澄憲獨天降而舞蹈退一座皆大笑大納言平重盛在座黙止從容而退謂諸卿曰重盛以父祖之軍功親戚時浴天恩人々皆側目無奈之何今澄憲所戲者然矣我得詰問伊勢平氏公卿之嘲然以勅願之導師故黙然重盛毎惠父淨海視聽即嗔今又聞之則必嗔我欲往諌之而出諸卿相謂曰使重盛患者

以上輕好戯也、重盛直諂淨海、淨海悦然謂重盛曰、卿在講筵為澄憲被傲、而何黙乎、重盛曰、澄憲以法皇之命為一時之戯言、何可詰之乎、若再言之則雖戯乃制之耳、淨海怒解、然與澄憲不和、故以此宿憾不感澄憲所以不効

安元元年
藤兼實對勅諭書

乙未、安元元年五月壬辰、右大臣兼實辭大神宮上卿、法皇遣左少辨藤兼光諭曰、猶宜如元勤之、兼實對曰、朝家大事、莫過於神宮、故先代之上卿皆是國之重臣也、爰微臣齡未及二毛、職已帶三台、亢滿之恐、寤寐無聊、何況奉行重事哉、伏撿先蹤、更不因官職之高貴、唯撰器量之堪否者也、抑先年承行此事之時、再三雖遁避、可應其撰之人、或觸穢、或服暇、故

左右大臣議改元之事

障無疑、因之暫可奉行之由、聖訓重疊、不能止焉、憖以掌行、至于今度者、先々上卿皆悉無障、被仰彼人々、為公為世可謂上計、就中事雖似私、女院（謂皇嘉門院）中事、大小巨細、莫不口入、其間雜務多、與神事混、今此神事之條、非無事之恐、而奉此神事之人、出佛經於郭外、禁僧居於家中、進世之輩神事之體、其法如不異祠官、倩按此等之子細、專不耐愚臣之所役、敢非憚君命、深以恐神慮而已、然遂不許、〇六月丁未、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及諸卿十餘輩、議改元之事、見博士勘文、相互論難之、彈正大弼兼文章

改元詔詞

博士藤敦周所勘者二（長治、大兼）、文章博士藤光範所勘者三（長觀安、貞治和）、右少辨藤俊經所勘者二（大應、安元）、公卿所議不決、然漢書曰、除民害安元々、是俊經所據也、兼實謂實是也、權大納言藤隆季難曰、元者首也、安者止也、止首之義如何、兼實曰、元者首、則是始字義也、非頭首之義、經宗難曰、安字在上者、安和之例不吉、兼實曰、寬和長和康和既三用和字、不憚安和例乎、經宗又難曰、所引本文有除害之字、似不宜乎、隆季曰、除則何為不吉哉、乃就藏人藤孝雅奏之、詔曰、今春以來、疱瘡流行、則除民害安元々、實好、宜定為安

唐詩、執契靜三邊、持衡臨萬姓、握契提衡君道也

元、乃令大内記藤業實草詔書、而入関白基房内覽、而後施行之、詔曰、建元者聖代之芳猷也、芸緗垂露、革故者明時之尋典也、竹簡經霜、是以握契提衡之君、繼體守文之主、無不因祥瑞以開基、謝變異以改號、朕以庸昧、忝受丕圖、雖以四海為家、滂流之化不遍、雖以萬民如子、撫育之恩難施、仁風未扇、八年于茲、今春以來、天下不靜、疱瘡流行、老幼沈困、恥身之不德也、黔首何休哉、宜易赤縣之聽、以除蒼生之憂、其改承安五年、為安元元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皆

源頼朝通伊東祐親女挙男千鶴

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及觸神社詐之輩不在赦限又復天下今年半徭老人及僧尼年百歲已上給穀人別四斛九十已上三斛八十已上二斛七十已上一斛庶施惠化於金商之初時期凱樂於華夏之際普告遐通俾知朕意主者施行○是歲前右兵衛佐源頼朝在伊豆謫居通國士伊東祐親女生男名千鶴（祐親長女嫁三浦義澄次嫁土肥遠平千鶴之母其季也）祐親者源家之舊臣也時應平氏之徵宿直于洛及還見千鶴遊于花圃怪問其乳母不答而去詰其妻々曰是三娘通人而所產也祐親艴

祐親沈殺千鶴於白瀧

頼朝寄北條時政私其女政子

然曰其所通為誰曰兵衛佐君也祐親大怒曰吁若奔于商人農夫之家縱進四立之壁無害也頼朝者流人也若嫁之則奈平氏之所咎何哉遂命家僕捕千鶴沈之白瀧而嫁其女于他人頼朝恚怨之欲報祐親數回既而謂我志在大事何以小怨失斯身哉遂止祐親猶恐平氏之聞欲殺頼朝祐親季子祐清（祐清或作祐兼）密告之頼朝謝祐清而逃到北條時政之所野三盛綱藤盛長二人從之時政在洛未還頼朝寓居月餘又密通時政之女政子時政既與前撿非違使平兼隆約婚比及還國兼隆同途時政道聞頼朝通

藤盛長獻吉夢於頼朝

大庭景義解夢

其女然為不知者嫁之兼隆然政子之志在頼朝頼朝避居于伊豆山中政子夜亾奔頼朝兼隆怒之以彼山中群僧屬心于頼朝其勢難敵不得奪之時政知頼朝有非常之量外怒内恃故不深索之頼朝亦知時政之足與謀大事密依頼焉大庭景義在懷嶋（懷或作壞）馳詣頼朝之居衛護之一日藤盛長夢朝々踞足柄矢倉嶽左脚蹈外濱右脚蹈鬼界嶋日月連璧于兩腋一品房昌寛擎金瓶盛綱擎銀臺金盞盛長把瓶子酌酒獻頼朝頼朝三飲之盛長覺語頼朝景義侍座解曰是瑞夢也臣聞天子象日上皇象月兩

源頼朝與北條時政結婚

義經在奥候頼朝興隆之日

腋日月者公遂為征夷大將軍而擁護帝及上皇之兆也然則東自外濱西迄鬼界嶋皆服麾下酒是一旦成醉者也不出三年平治天下如酒醒然矣斯夢之應如指掌耳頼朝喜初自頼義々家以來東國之士皆屬其指揮故頼朝雖貶謫而不忘舊好者多至此時致已結婚時政平直方五代之裔其祖時家居伊豆國北條為州之豪族昔直方女嫁頼義生義家等是以聞頼朝時政結婚姻者僉以為任例祐親藤氏之族為憲裔也在伊豆與北條相並為巨室自是北條日相睦祐親日相惡矣源義經留在奥州日俟

源義經請鬼一法眼見陰符价者部介也

義經通鬼一法眼女密讀陰符

按小説義經謝秀衡潜行到信濃

兄頼朝興起之期、謂木曾義仲相約叛計而入洛、陰相寛平氏之形勢、寓居山科、時有鬼一法眼者、為陰陽師、在一條堀河、家藏兵法之陰符、秘不教人、義經聞之、欲受其書、然紙价者、一日到鬼一之家、請見鬼一不許、屡請之、鬼一不得已、見義經、太傲、情義經心不悦、然欲受其書、詐拝曰、其邊鄙之一冠者也、聞先生有陰符、伏冀許竜矚則小子大幸也、鬼一悦、然不答、義經強請事之、留数日、遂不再見、義經辞去、猶欲見其書、鬼一有女、義經請其姆通艶詞、数矣、女以其情深、密遇義經、義經来往数日、両情既睦、於是請陰符於其女、女留聞鑰、使義經見之、金函数重、緘巾十襲、義經讀之、則六韜兵法也、義經大悦、日夜通讀、遂請之、而還其書於女、女藏之、鬼一知義經與女通、大怒、且聞源義朝之子也、欲殺之、而献平相国、然以其相勇猛悍之、鬼一有弟子湛海者、膂力過人、亦請受陰符、既有年矣、鬼一不許、及此以為使彼殺義經、故招湛海諭曰、我家有一冠者、不知何人、其相勇猛、有害于我、汝若為我殺之、授汝所請之書、如何、湛海喜曰、先生若許所願、雖死地不辭矣、況一冠者乎、我挫之

鬼一使弟子湛海伴殺義經不果湛海死

易於壓卵也、鬼一大悦曰、然則我誘冠者、往五條天神杜、汝窺殺之、湛海諾、約期而去、鬼一召義經見之、厚為礼、而謂曰、仄聞卿八名家之子也、且來往我家而有恩願、伏請、使女執箕帚則幸也、義經謝之、鬼一曰、我既與卿親、想不捨我也、我有讎湛海者、欲為殺之久矣、彼驕悍也、故未遂我志、見卿之相、不凡、請匪我殺之、聞彼及暁往五條杜、卿要而殺之、然則我嘗喜得佳胥、而失我舊讐者大快也、義經心疑之、然不得辞、而許諾之、義經以鬼一之言告女、女既知之、而謂、悲哉、告之則不孝也、不告則不貞也、然我不告之、則夫死矣、告之則我身死、而無害於父耳、於是潸泣告義經曰、嗚呼湛海者、非真讐、是謀殺之良人也、良人去矣、妾代就死耳、義經曰、我知之、然辞之、則非勇、故諾之、我奚為彼被害乎、勿憂之、而詣五條杜、湛海未来、義經伏身於樹間、俟之少焉、湛海伴従者数人来、而問其邊人曰、一冠者來于此乎、邊人曰、既去、湛海不悦而帰、義經伺間走進、與湛海、湛海応声揮刀、義經羅趍斬之、其從並馳、義經立斃三人、其餘皆走去、義經提湛海首、帰鬼一之家、夜未明、門閉、義經超牆而入、伺鬼一之寝、鬼一挑燈、独坐嘆曰、嗚呼冠者

安元二年

白河法皇五旬賀筵

欲強見我陰符、而未見一字、阻其命矣、可憐之、言訖終、義經告帰、鬼一大驚見之、義經擲湛海首與之、鬼一献然辞謝之、義經入室告女、而相別去、其女惜別臥病、遂死、鬼一悔之不及、既而義經去赴奥州、

丙申二年、三月己酉、上皇行幸法住寺、賀法皇五十之筭、関白基房、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内大臣藤師長、大納言源定房、平重盛等、以下月卿雲客候焉、御園林樹、皆飾以綵花繍禽、中宮及建春門院、上西門院、各設綺羅之帷、飾繍花推、大納言藤隆季為上卿、行事、帝御寝殿、拝法皇賀之、既而楽行、事参議實家、實守、率左右舞人楽人、各入楽屋、乱聲、伶人等乗龍頭鷁首官船、奏楽於池上、而共入楽屋、於是

天皇在法住寺御遊

奏舞、左万歳楽、（藤頼實、平維盛、平清經、藤公時、藤成宗）右地久、（藤隆房、源雅賢、平時家、藤公時）左大平楽、（頼實等四人除公時）右新鳥蘇、（雅賢一人）左陵王、（藤宗国一人）右納蘇利、（源雅行一人）左右楽器各雲客堪其能者勤之、舞畢、御遊、天皇御于吹笛、右大臣兼實弾琵琶、内大臣師長弾箏、其餘笙篳篥、納言参議勤之、宴酣、賜禄公卿、庚戌、天皇在法住寺、召公卿、催御遊、官女飾船三艘浮蘂池、（船者平重盛、平教盛奉勅豫進而献之）服飾裙帯綴以金玉、各競其粧、帝及法皇御寝殿、基房候焉、中宮及両院、皆垂簾見之、兼實、師長、及隆季等、公卿雲客亦乗三船、各奏絲竹、遶池、繫船釣殿之前、各昇殿、

関白基房奏請天皇問建春門院不豫

及伶人奏舞楽艤舟六艘右大臣兼實内大臣師長以下数人各乗之奏雙調之楽遶池繋舟釣殿之前各昇殿命藤定能藤親信藤泰親藤有房平維盛原雅賢藤頼輔等蹴鞠及夜宴罷群臣各退辛亥御賀後宴関白公卿各朝法住寺法皇御簾中天皇亦臨焉二位中将藤兼房参議右中将藤實守候剱璽関白刷御裾守覚法親王持二衣筥侍法皇管絃遊略焉○六月丙申関白基房奏請宜行幸建春門院問其不豫天皇曰是朕志也車駕将出前太政大臣藤忠雅奏曰女院貴體衰悴若陛下臨視則彌悩叡情

且聞女院患瘡則在至尊而雖所生之親非無忌憚焉天皇不聽猶催臨幸忠雅強請曰老臣所奏陛下若不用之則不可再拜龍顔天皇泣而猶豫右大臣兼實不知之参朝憑官女奏曰國母乖和恐不能起陛下何臨問之遅官女對曰関白所奏云爾叡慮之趣云爾前相國強請云爾兼實蹙眉歎曰礼之至無過於孝雖天子之貴豈忌憚問親之病哉相國以井蛙之智毀至孝之礼風易時變季世之衰如此悲哉居上之人如此何以率而正之我兄忝関白職阿侫臣之言不能固奏而使陛下陥不孝之罪則関白亦

工藤祐経使人射殺河津祐泰

不忠之臣也垂涙而退朝往侍建春門院聴諸醫所言而悵然○冬十月是月伊豆國士河津祐泰猟州之深山中流矢而死其仇工藤祐経密遣家僕窺而射之也祐泰祐経元是同族出自遠江守藤為憲（大織冠一代維幾子）為憲玄孫維職為伊豆國押領使其子定経（一作祐高一作家次）任木工助故號工藤又居狩野郷號狩野四郎大夫後移葛見荘剃髪號寂心（心或作進）譲狩野於其男茂光而伊藤河津宇佐美三邑隷葛見荘寂心男祐家早世其孤曰祐親歴年寂心臨終譲伊藤於少子祐継分授河津於孫祐親祐親恨已不得伊藤

祐親食言因與祐経矛盾

與祐継不和遂訴於官祐親不能勝齟々送年祐継病将死祐経其子也猶幼祐親往侍祐継病慰之曰祐親存則勿以後事労病心某謹能護領邑而祐経長則恐返焉神明在焉敢以勿疑祐継喜而以祐経託祐親而死祐親併領伊藤以其女妻祐経外示相親之色中心忌嫌之遂遣祐経於洛仕平重盛祐経年已長然祐親不肯返其地祐経屢請之不聽祐経怒訴於官祐親赴洛賂官司故相訴而祐親勝焉自是祐親恣領伊藤剃髪號伊藤入道譲河津於其子祐泰家門繁栄與北條氏齊名為伊豆國豪士祐経

俣野景久與祐泰相撲而勝焉

大納言平重盛抛捨砂金於宋育王山

遂年窮之潛使其家僕八幡氏文見氏殺祐親而欲報怨狙之不得焉於是伏祐泰獵歸之間道射殺之先是相摸國士俣野景久（久一作尚）以相撲揚名無敢敵者祐泰膂力絕倫與景久相撲而勝焉景久恥焉故祐經訛言曰殺祐泰者景久為之勿必疑我也然人皆知祐經之所為也祐泰有二子兄曰一萬（時五歲）弟曰筥王（時三歲）既而祐泰妻適相州人曾我祐信故一萬筥王共處於曾我氏（為建久四年祐成時宗復父讎起本）○是年大納言平重盛附商船之便遙抛捨砂金三千兩於宋之育王山別與五百兩於船長鎮西人妙典（傳妙典至宋）

（以砂金附育王山僧德光德光奏之於宋帝而專獻砂金帝以為重盛寄田祖於育王山永為重盛追福之料云未知然否）

安元三年

丁酉三年春正月癸丑行除目乙卯內大臣藤師長辭左大將大納言右大將平重盛轉左大將平宗盛再任權中納言兼右大將中納言藤邦綱任權大納言權中納言平時忠兼左衛門督藤忠親兼右衛門督補撿非違使別當參議藤實宗兼備前權守藤長方兼備後權守從三位右中將藤隆忠兼近江權守從三位平經盛叙正三位正四位下藤親房（信輔四男）平知盛並叙從三位（此時參議藤實家從二位藤兼房及知盛共為左中將參議藤實守

平氏繁榮於是為盛

新大納言藤成親僭奢

雷震殿後若宮罹災

藤實宗從二位藤基通從三位藤隆忠共為右中將以卿相兼羽林同時七人未曾有此例也重盛宗盛兄弟相並為大將非擇家則無此例且賴盛教盛經盛昆弟三人既列卿位而知盛又加焉平氏繁榮於是為盛）先是權大納言藤實定權中納言藤兼雅以為華族故望請為大將以待其闕至是重盛宗盛並任二卿失望新大納言藤成親（同列最末任者加新字以列之）為法皇近臣而僭奢屢奏請為大將且禱諸社使僧徒祈八幡宮時高良明神之祠前山鳩飛集二橋樹相食斃地而死寺僧怪奏之乃勅神祇官占之奏曰斯怪者下臣之變也成親猶未懼又使両僧請賀茂社修法是日風雨忽至雷震寢殿之後杉樹皆燒若宮罹災

成親招多田行綱謀滅平氏

社人捕其僧逐之及宗盛兼大將成親憤吾願之不遂曰被超於實定兼雅則可期後榮也被超淨海次男而有何面目哉密有欲滅平氏之志私招多田行綱（賴光七代之裔行盛子）勸酒授鍍金刀耳語曰方今平氏恣朝恩亂國務兇惡日甚法皇密賜院宣于成親謀滅之吾雖不肖豈得違勅乎足下者源家之裔武門之雄也委任而可也若滅平氏則宜補日本國大將軍行綱秉醉受其命法勝寺執行僧都俊寛藤西光判官平康頼源蓮浄（元近江中將成雅）皆與成親結黨東山鹿谷者俊寛所領之地也以其要害識構城壘聚甲兵

成親宴多田行綱僧俊寛等于鹿谷
白河法皇微幸鹿谷

俊寛者仁和寺寛雅子京極大納言源雅俊孫成親欲結謀于俊寛屢招俊寛使侍女松前鶴前行酒俊寛私鶴前産一女於是通誠太篤一日成親大宴多田行綱僧俊寛等于鹿谷法皇將幸告僧靜憲諫曰夫治天下不可濫以兵事動人吾國者宗廟神明之裔縱有逆臣自蒙天罰不須動兵事所謂日月不為一物暗其光明王不為一人曲其法令以成親之所奏豈為萬民之惱乎法皇然其言而止他日法皇微幸鹿谷成親饗其黨及宴闌而置白布五十段于行綱之前以為贈時嵐起傘蓋悉颺群馬驚蹈座客倉卒倒瓶子成親喜曰斯會也瓶子之踣可以為吉兆瓶子倭音與平氏通康頼

鹿谷會掛瓶子于柱上梟之
白山僧徒訴師高于法皇

歌舞曰近代瓶子太多大人皆醉之俊寛進曰奈之何西光立提瓶子頭曰不如唯取頭梟之掛瓶子于柱上法皇莞爾座客大笑靜憲亦侍焉攅眉曰是招亂之階也○白山僧徒自去歲訴師高之事于叡山未報僧徒奉白山神輿赴山門叡山寄牒停之不聽勅諭停之又不應而遂登山門於是山徒各同其意共訴之法皇憐師高勅座主明雲告諭僧徒皆不從其命師高亦以西光恩顧故為法皇被恤○辛亥法皇欲停藤兼實大神宮上卿附太政大臣師長與閑白基房議之既而勅兼實勤之如故兼實多病以朝

藤兼實與藤頼業藤清輔談論古今
流藤師經於備後国
叡山僧奉神輿入洛

唯有重事則參朝勤之屢招請頼業語故事與藤清輔評倭歌常稱頼業曰其才如神通今古達天下家之棟梁國之鴻寶也稱清輔曰於歌道則貫之公任始可庶幾頃聞受貞觀政要於藤長光長光雖耄猶無遺忘其餘小槻隆職等才能之輩無不依頼兼實○已巳議定流加賀目代藤師經於備後國依山僧訴也山僧之意在欲流師高下師經於獄故猶不解怒辛巳叡山衆徒數千人捧神輿入洛勅左大將平重盛守陽明待賢郁芳三門右大將平宗盛及頼盛教盛經盛知盛重衡等守西南之門兵庫頭源頼政

源頼政誘郤僧徒

守達智門衆徒見頼政兵之不多欲自達智門入頼政下馬脫冑挾弓拜神輿所部士卒皆拜而使渡邊唱言曰夫源平兩氏者武門之棟梁而國家之干城近來源家已衰頼政纔存偶蒙綸言守此門頼政平生崇仰醫王山王之神故憚向神輿放矢然不拒則違天旨拒則畏神明二者不得措之今以衆徒之多破頼政之少誰以為勇猛哉左大將重盛帥大兵守陽明門衆徒自彼門得入則人以為大勇若期言無用而強入此門縱雖神明豈得違綸言乎唯曝尸於神輿之前耳衆徒感其言惜其才藝而捧神輿向陽

明門重盛之兵拒之殺神民矢傷神輿衆徒猶喧呼不止遂捨神輿於門外去於是勅左少辨藤兼光隨保安之例使権大僧都澄憲送神輿于祇園社癸未洛中宣言山徒群来内大臣平重盛及維盛奉乗輿幸法住寺殿而議移神鏡於法住寺公卿皆曰未聞神鏡出洛外故止殊勅正三位平経盛左少辨藤兼光留閑院皇居護内侍所法皇召公卿議山僧之事其言不决既而勅権中納言藤忠親傳宣曰宜解加賀守藤師高官貶于尾張國且放矢神輿者六人禁獄但待賀茂祭之過而行之乃使大納言平時忠告

解僧正明雲見任禁之依西光讒也

之山門山門衆徒怒呼曰時忠来則捕之沈于湖底時忠不驚出紙筆於懐中示衆曰衆徒致濫悪魔縁之所行明王加制止善逝之加護也而告勅諭之旨衆徒美其言聞其旨各帰房甲辰解天台座主法務僧正明雲見任停其職掌西光法師憤師高師経遭罪密讒明雲於法皇曰山門衆徒剽掠都皆是明雲之所為也法皇大怒勅撿非違使等捕明雲于白河之房而附使廳禁錮甚嚴山徒大怒蜂起○五月庚戌法皇命法家撿前座主明雲之罪法家奉勘文而當配流勅太政大臣藤師長以下諸臣議之皆憚

配流明雲于伊豆国

山徒強奪明雲於路帰山

不言参議左大臣藤長方進曰今見法家之勘文前座主明雲宥死一等當還俗配流臣伏顧明雲者兼学顯密而淨行持律之僧也且法皇御戒之師也宜被宥配流乎公卿各同其議法皇不從遂命撿非違使改明雲之名為大納言大夫藤原松枝流于伊豆國遣撿非違使平兼隆護送之明雲所領寺院悉没収之雲在使廳之際絶飲食西光欲奏法皇當死然依群臣諫而免死一等壬戌明雲出洛比及勢多叡山僧徒作群要明雲於路欲擁之帰山明雲諭曰我既為違勅之身衆徒何可憐我哉若強而登山則我

藤成親奉勅為攻叡山而謀平氏

罪彌重大衆不聽怒叫而強奪而帰山法皇逆鱗特甚台役詩說曰雲霞至近江衆識曰雲公無罪只是西光之讒耳人豈非吾貽台嶽之恥乎我等赴湖濱嘗奢而帰台衆恐事不就語山王神祠告志且曰神若容議願見感異時一童子狂呼曰我是明神也我又恵雲師之賢嘉大衆之義耳於是乎皆宿五百餘人郷所持念珠于神前曰若所託不虛還珠於各主童子使撰散珠一一付之不有差誤因此台衆遂至栗津故官吏不然敵焉台僧踊躍迎明雲輿意氣揚々帰山一説曰源頼政領伊豆国法皇聞山僧奪明雲讒責頼政曰彼何防護之緩哉頼政謝曰若有可惰山僧之爰之諭則臣可嚴防護以到伊豆唯聞為違勅之一罪人而已故遣一而僕從而不為之備是匪臣之緩而傳語人之緩也○戊辰法皇勅権大納言藤成親召近江美濃越前三州武士議守東西坂本而攻叡山且遣僧綱等登山告可捕明雲獻之山徒不肯成親

源行綱告隱謀於淨海

淨海捕西光法師

兼旨掌軍事、故其私謀姑舍是、然其中心欲託攻劇山、來其勢圍平氏、多田行綱慮平氏勢強不可敵、而夜密赴西八條第、告隱謀於淨海、（一說曰、行綱至福原告之、淨海驚駭、東西八條第）是日淨海參法住寺、謁法皇、不平而出、命肥後守平貞能・飛騨守平景家、捕西光等、（愚管抄曰、法皇幸蓮華王院、執行靜賢山莊、與成親等密議滅平氏、而賜宇治布三十端於行綱、以為旌旗料、行綱携其布赴福原、告密謀於淨海、淨海怒、布於庭上而急入洛）○六月己巳朔、淨海命撿非違使安倍資成請法住寺、使侍臣奏法皇曰、方今陛下近臣謗朝恩、結凶黨、欲亂國家、故按撿之、法皇無答、資成歸告淨海、淨海曰、行綱之言然矣、法皇無答

淨海怒罵西光於庭上

西光下士過分之辨

則果夫其所命也乎、淨海縛西光居之庭上、怒罵曰、凶豎汝下士而居顯位、可謂過分也、然誇恩恃寵、依汝讒訴天台座主無罪而配流、今結凶黨欲滅我家族者何乎、西光張目仰首答曰、密謀之事我不知之、身歷厄窮命也、無奈之何、今足下謂我下士過分、我在武門為撿非違使、何謂過分哉、足下雖稱帝之苗裔、上世之事不可知之、足下之父忠盛聽昇殿、人皆嫌為之伍、故足下不能敘爵、為播磨守藤家成執鞭之士、材衣繩屐往來朝市、人皆笑之、我目視之、今極官職到太政大臣、可謂之下士過分、足下豈得爭之

淨海命松浦高俊割西光之吻

淨海禁藤成親併捕僧蓮淨俊寬等

乎、淨海大怒、踊躍下階、蹴西光之頰、西光言猶不止、我手足不繫則報之耳、淨海命松浦高俊曰、按撿彼之密謀、後割其吻、高俊縛西光于柱本、拷問之、初曰、我不知之、後自謂、縱我不言遂發覺、不如唯言之、而乞紙筆書事之始末、與高俊、高俊割西光之吻、繫之獄、淨海佯稱有可議事、而遣使召藤成親、成親至、乃令難波經遠・妹尾（妹或作瀨）兼康禁錮成親、既而成親黨近江中將入道蓮淨・法勝寺執行俊寬僧都・山城守基兼・式部大輔正綱・平判官康賴・宗判官信房・新平判官資行、皆被捕而來、淨海自出、大怒睨成親罵曰、

淨海使經遠兼康鞫問藤成親

往歲平治之亂、卿黨逆徒、其罪當誅、然以重盛屢請故宥之、後封國邑、誇恩榮、有何不贍、忽斯厚恩欲滅吾族、吾有何咎乎、卿所何恨乎、卿之凶黨等皆捕之、卿有宿恨則細言之、成親仰首答曰、不佞何有所恨乎、密謀之事、想是人之所讒乎、淨海呼侍士曰、攜西光自陳之狀來、侍士呈一卷、淨海開卷讀過二遍曰、卿聞此狀、何得爭之哉、以卷打成親之面、而入紙障之中、淨海怒猶未止、命難波經遠・妹尾兼康笞成親、經遠・兼康出成親于庭上、淨海隔壁聞之、經遠・兼康憚重盛後聞、而密耳語成親曰、某等以笞擊地、則

重盛憐成親之囚

公叱經遠等擊地成親叫曰曾平治之後以平氏之厚恩而爵祿餘身豈忘其恩爲逆謀哉淨海隔壁言曰其言妄矣猶咎之經遠等又擊地成親大叫曰痛哉請暫緩之於是命置之囚所此時宗盛以下子弟及家僕等皆被鐵衣成列淨海亦自着烏帽横槊而座內大臣重盛聞淨海聚兵而乘車從容到西八條第見成親之囚憐之成親濺淚密請重盛曰某不知何罪而遭斯咎命薄且着平治之役得免死以有公之在也今亦冀被公之厚庇重盛曰我要須以死請之然老爺怒猶熾則未可知之淨海聞重盛來脱烏

平重盛開諭其父請有藤成親罪

帽鐵衣改服素絹重盛入謁跪曰成親中尊公之怒今夜既當斬其心惑矣成親家世奉公時爲寵遇近臣然非詔勅而誅之則世以爲私唯放流之若其讒訴則有後悔昔菅右相遭藤時平之讒忌流西海之波西宮大臣依多田滿仲之嫉惡埋山陽之霧後世爲延喜安和二帝之誤今倉卒行罰噬臍不及既囚之則雖不誅殺何所憂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宜深慮淨海不從重盛申請曰某今固請以死爭者非以與成親有姻親之故所以爲世爲家有遠慮也自嵯峨帝之世誅藤仲成以來止大辟之刑年已尚

重盛戒諸士

矣保元之亂藤信西專權暴誅平氏源氏之族發頼長之屍故平治之亂被鑿自窆之身其惡出乎己即又反乎己所謂行善則休徵報之行惡則咎徵隨之成親非朝敵而暴誅之世以爲縱惡某甚懼其應報之不可測也尊公豈以自快其心爲榮乎貽厥孫謀而可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不可不慎焉淨海默不言暫止成親之誅重盛出戒諸士曰老公怒未解君雖使汝等害成親勿妄隨其命若有卒爾之變汝等之罪也向者經遠兼康何剽掠之甚乎諸士皆服其言成親子成經者參議

平教盛請援婿成經之罪

平教盛之婿也淨海遣使教盛宅呼之成經宿直于法住寺殿未知成親之囚教盛馳使告成經招之成經大驚奏法皇曰成親既爲平氏被捕臣亦將罹縲絏而流淚去法皇潸然御于簾外目送之成親妻及家屬逃匿洛外成經到教盛宅成經之妻既娠聞之將絶教盛悲之淨海之使頻至教盛不得止而與成經同車詣西八條兵士族門留成經護之教盛入淨海稱疾不見教盛使源季貞請曰教盛曾與成經結婚今甚悔之無奈之何成經之妻娠若成經陥罪則未産將失命教盛不堪悲悶伏乞罪狀未決之間禁

錮成經于教盛宅何疑之有李貞告之淨海淨海艴然少焉報教盛曰成親謀滅吾族亂國家事發覺成經彼嫡也雖與卿所親不得宥罪若成親遂事則卿曹亦不免滅身縱然壻娘之所愛豈以卿身換之哉卿不思之乎李貞出告教盛教盛申請曰今再三者雖犯老公之顏所思者不可不言之成經縱雖罪狀已定甚以姻戚請之則赦宥者未為過也況罪狀未定之間請居之私第者亦不決則疑我乎曾保元平治之役委身挑戰若今有國家之難自思為一方之鎮教盛雖老通盛教經業盛等在矣然以不二心之

淨海與教盛時暫許居成經於教盛宅

身蒙老公之疑何面目為家族之烈不如唯置身于清谿而已李貞又入告淨海淨海聞之曰拙哉教盛愛壻之甚李貞曰門脇殿欲捨身之心既切尊公熟計之淨海遂使李貞言曰我慮家門之無難欲罪成經等然卿以捨身固請之然則暫許囚之卿家教盛大悅出門謂成經曰教盛頻請而得許使卿暫居我宅成經曰得一日之命是公之恩也父大納言之囚奈何教盛曰我為卿壹志請之不知其他成經低淚曰惜我生者為父之故也父若不在則我何苟生乎倒地號泣教盛曰李貞語予曰大納言之事內府請之太

淨海流平資行囚平康頼僧俊寬

誅西光流子師高師平師親隨謀殺之師經死于獄

淨海詣嚴島社夢得手戟

切想其未遺害乎成經拜首而悅教盛又乘成經于車後歸（淨海有毅教盛太睦淨海常曰一日不見教盛思之無止故移其第于六波羅之門邊時號門脇殿）淨海命諸士流成親黨平資行于佐渡國蓮淨于常陸國而平康頼僧俊寬等數人皆囚之既而命松浦高俊誅西光西光子師高師平師親皆謫在尾張國小熊郡司惟長（長或作李）受命討之師高等戰死于蚊野惟長懸梟之又誅師經于獄淨海怒未解着黒鐵攢手戟（博物淨海曾参嚴島社有奇夢得銀飾手戟常置之座右或稱小長刀）飛聲呼平貞能曰我於官途可謂過分也雖然非無其例昔坂上田村麻呂者苅田麻呂子而其官雖不貴

淨海父忠盛不奉崇德上皇之命

重仁者上皇子

依征東夷之功兼右近衞大將依大功升高位者本朝異域猶多豈淨海一人而已乎法皇豈可咎哉想我奉忠於朝家者不知幾許曾保元之役重仁親王者忠盛所奉養而雖難違其命以鳥羽法皇之遺詔捨之而參內裏且雖忠正等之親戚先登討凶徒平治之亂輕身委命滅逆賊其餘盡功策勳不可枚擧縱有佞臣之讒嫉豈被捨淨海之忠乎然信成親之讒有平氏誅滅之密詔無行綱之告則吾族皆脂塗炭他後猶有讒者若賜院宣則我為朝敵悔不及也不如遷法皇于他邦然則北面衞士或放矢不可不

淨海暴擧欲遷法皇於西海

拒之汝等聚催甲兵我已絶心于法皇之仕宮於是宗盛以下諸族皆被鎧冑衆將各張旗秣馬列隊門廊淨海馳使告重盛曰有事可急來重盛未至主馬判官平盛國馳告重盛曰入道門下既被鎧一門之卿士皆戎衣而令諸士曰可奉迎法皇于西八條第實欲遷之西海也重盛大驚烏帽直衣而至從者皆不着鎧冑重盛入門宗盛迎言曰大事起矣老公着鎧冑然公常服而來未知老公謂何重盛曰卿何謂大事哉朝家有難可謂之大事如此者私事也老公之過卿等何不得諫之夫近衛大將者重職也重盛

平重盛諫言確乎不拔宜人臣為龜鑑

在此職何叨有被堅乎似不知禮今甲兵數千備矣重盛一人雖不被堅何恐之有若夷賊凶徒之亂朝家而官軍將敗則設在丞相之位自拒戰耳今無敵何以為戰乎宗盛默退重盛入謁淨海見其常服而自愧怩表素絹于鐵衣出見曰頃日拷問西光匪啻成親之逆謀是皆法皇之命也近来佞臣多寵屢勸逆謀欲亂國家我欲暫遷幸法皇於畿外以平內亂將與卿議而決焉故馳使卿來何晚矣重盛垂淚無言淨海默然宗盛以下諸族及騎將兵士皆低頭少焉重盛改容拭淚諫曰今仰尊容小子有懼我國雖

以知四恩為人倫

偏以天照大神之苗裔為國主天兒屋根尊之末葉掌政以降太政大臣之貴叨着鎧冑者未聞之可謂無礼且變容入佛門之後又脫法衣帶弓箭者恐是犯破戒之罪乎佛家所謂四恩者一則天地二則國土三則父母四則衆生以知之為人倫以不知之為鬼畜而朝恩者其尤重者也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無非王臣如彼潁川洗耳首陽採薇之逸民猶有王命之難背乎想我家祖貞盛以誅將門之大功然不超受領之賞源賴義滅貞任宗任未聞有踰等之爵若我家雖出桓武帝之裔中葉官階太卑不

厩戸皇子遺誡言

得下國之受領至故刑部公僅許昇殿人皆歆羨然老公既歷高位至補闕之官是先祖所未曾有也況若小子不肖居遵府摠門之尊加之國郡半為我族之所領固非布世之朝恩乎今忘此恩欲傾朝家者深畏背宗廟之神明夫本朝者神國也神不享非礼伏顧君之所以有憤者我家世平朝敵而收四海之逆浪似無雙之功然親族各窮爵祿誇恩賞者傍若無人厩戸皇子有云人皆有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誰能可定相共賢愚如環無端是以彼人雖嗔還恐我失宜

跋扈猶強梁也言跳羅貌

平君之有憤也今老公以天運不盡成親等既罹囚可謂幸也今行成親等於所當之刑而後懇懃陳謝跋扈之罪仕君盡忠誠撫人致仁愛則有宗廟神明之冥助而君之憤解矣若濫掠法皇則重盛不得從之所謂不以父命辭王命以王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君臣之義何有親疎之分奉君命者忠臣之法也是非之辨孰不隨其是乎況於君之所憤是乎不可不隨之神明赫々冥感忽應則逆臣亡滅凶徒退散八埏風和四海浪靜其逸如反掌重盛初叙六位今列三公於家無例於身過分論

重盛諫父以不忠孝兩全

其恩重起千顆萬顆之珠譬其色深勝一入再入之紅重盛唯奉護法皇之宮門耳曾保元之役源義朝守禁門與父為義拒戰遂奉勅誅為義嘗想義朝雖依勅命其誅父之罪不可勝言今己及重盛之身悲哉痛哉欲盡忠于君不免為不孝之子欲致孝于父不免為不忠之臣語曰雖君不為君不可臣以不為臣雖父不為父不可子以不為子念彼念此進退惟谷重盛不幸無所容尺寸之身老公不納小子之言而猶有無君之心則唯願先命一士刎重盛之頸然則不可守法皇之宮不可隨老公逆謀之命幸免不

重盛正論止父之逆暴

忠不孝之罪矣重盛死後定有後悔凡人將運盡必搆暴惡功成名遂而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振古然矣如漢蕭何稱功第一劔履上殿遂下廷尉之獄今老公富貴之樂已極而哀將生凡富貴之家祿位重疊喩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所謂邦無道富且貴恥也不若唯速誅小子不忍見家禍之及滿座之親族感其言皆沾巾淨海聞之不悅且畏重盛之正言曰我年已逼桑楡非為身計之唯謀子孫安全耳然若為違天意背人望則事々皆可隨卿意自今而後我已不可預國政不可企院參之謀不可罪禁錮之凶

重盛以奇計抑父邪心

徒而入室重盛出令諸將士曰汝等聞重盛之言乎老公院參之謀猶不止則重盛誅矣重盛存則不可妄從老公之命重盛既死則可從老公之令也言畢而歸小松第重盛慮淨海之惡猶未可止欲以奇計暫懲之而抑其邪心使平盛國下令曰重盛將企天下之大事有諸將兵士欲從我者可急來平家貞及子貞能難波經遠妹尾兼康等聞之曰內府公召兵非倉卒之事盍往乎盍從乎相率遽至於是諸將兵士及洛邊邑民悉荷戈負粮來會于小松殿留西八條第者唯老尼兒女耳淨海失色脫鐵衣着素絹弄

念珠唱佛名逍遥長廊慨然嘆曰內府聚兵不知何故老夫若背內府之意奈之何重盛命家貞貞能諳西八條窺之淨海見家貞等喜曰內府聚兵北第衛士皆去何故其然乎家貞以豫與重盛相議故託言曰尊公院參之謀發覺法皇大驚與內府計之制曰淨海以軍功爵祿超于先例然忘朝恩將亂國家重盛雖為汝父既為朝敵則宜討之於是內府召兵命家貞等言重盛吓告老公不可向父引弓雖然重盛居大官難背敕命老公若聞之萬一自盡則無奈之何汝等徃奉護之法皇縱怒未解重盛換賞請罪淨

海愕然曰汝等之言虛實未知之料知重盛儆予之謀也家貞等曰內府公何有倉卒之言淨海憂嘆曰我耄矣既讓世務于內府自今以後不可預政事法皇宜旨宜為我慇懃陳謝事々皆無違內府之言也家貞曰內府公命臣等以奉護之事伏想使他人報之淨海曰我獨逃何處乎汝等遽徃謝之家貞貞能歸小松殿告重盛重盛頷之淚下數行謂家貞貞能曰我設雖奉敕何犯無父之罪哉今將懲老公之過而止天下之亂是權道也嗚呼悲哉身遭大變而以兵諫之擧翅父而受其陳謝也家貞貞能亦泣重盛

勤松彰於歲寒貞心見於同危

賜藤兼實橘氏是定宣旨

令軍士曰今朝有事而召兵汝等慫遽來會其勤王事若可矣今朝之事訛言也汝等各歸去他後若下令設雖無事不可遲怠王事無盬欽哉於是軍士解嚴洛中靜矣法皇聞之垂淚曰重盛忠誠何以謝之唯耻朕以彼為怨而彼以恩報之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者重盛之謂乎固朕之股肱羽翼之臣也唯願宗廟社稷之神明先于小松內府奪朕之命

○敕右大臣藤兼實賜橘氏是定宣旨管梅官而行彼氏爵之事（兼實勘例曰寬和年中道隆初掌此宣旨以來永延則道兼長德則道長長和則頼通寬仁則教通長久則頼宗治曆則師實承保則源師房藤信長永保則源俊房天治則源有仁久

安則頼長保元則基實平治則今関白基房至是奏請讓兼實）丙戌解推大納言藤成親及左少將尾張守盛頼右少將丹波守成經越後守親實官成親不棠敕責淨海私放流之然朝議不能違彼意遂及此（盛頼成親弟親實成經弟）○秋七月淨海徙成經于硫黃嶋流平康頼于五嶋棄僧俊寬于白石嶋使難波經遠密殺成親于備前（初成親在謫所其妻潛住洛之北山悲其罹囚使從者源信俊窺通音書信俊到其謫所成親不堪悲歎信俊歸成親臥疾及此淨海密命經遠縛蒺藜于崖下投成親于其上殺之其妻聞哀之薙髮于雲林院）辛未改安元三年為治承元年詔曰朕以昧菲嗣握乾符馭俗道疎遥隔三五之步驟世慮日淺未致四海之肅清爰榆躍之變荐至

淨海流藤成經平康頼殺成親于備前

改元治承

改元詔書大内記藤業實草之

大赦天下

梓慎之奏寔繁況鍾於中呂律火于大極殿百辟朝享之舊基灰燼空積一人夕惕之疑念丹府無聊政季之訛也上懼祖宗之靈德華之薄也下愍民庶之聽每顧其治惻隱于懷方今式考帝載旁訪皇猷依咎徵以建元驚厄會以革故是皆克己復禮與物更始之義也其改安元三年為治承元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及僧俗未得解由者皆悉赦除各加教督令得自新但犯八虐殺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又承安二年以往調庸未進在

治承元年

民身者同以免除之又天下老人百歲以上賜穀三石九十以上二石八十以上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各量給物庶失蒼蠅告市之聲將來彩鳳巢閣之翅布告遐邇明俾聞知主者施行大内記藤業實作之

丁酉治承元年十一月天皇失御笏數日而得之御笏者出納者所護也其妻嫉妬之餘欲令其夫得罪而竊入出納所竊御笏而密棄大納言藤實定第之燒跡守者拾而獻之雖為細事自古未曾有之故頗禁忌之然不及罪出納者○十二月壬辰大納言藤實定兼左大將自平宗盛任右大將以來實定憤其

藤實定欲補大將闕與重兼謀詣嚴島而遂志

為彼被超而欲退居山林而剃髮法皇聞憐之然不能違淨海意一夕實定開南窓嘯月獨座其從者藤重兼來候實定曰夜已深矣汝何來乎重兼曰今夜月澄景靜故欲慰尊公之寂寞實定喜談閑實定曰今見平氏之誇榮重盛宗盛兄弟並為左右大將重盛既辭職然無補其闕者定知知盛維盛可遂次任之然則他家既不可為大將如我欲為僧晦迹於山谷之間耳重兼垂淚曰尊公若剃髮則從者皆躅天踏地無奈之何重兼伏想安藝嚴嶋者平氏之所崇也若詣此社祈之則有遂願乎社有舞姬號內侍彼

等若問所祈之事予細語之而伴內侍一兩人歸洛則內侍到西八條第告之淨海性喜怒太急若聞之則喜者必矣尊公之任職有所議乎實定曰善即潔齋數日詣嚴嶋祈任大將內侍日夜陪焉實定亦厚遇之或奏神樂或歌催馬樂內侍絃管歌舞實定留七日而歸內侍十餘人送之中路將歸實定惜別懇留之相携入洛贈品物於內侍還之內侍徑到西八條第謁淨海淨海問其來由內侍曰大納言藤實定為祈任大將詣嚴嶋遇妾輩慇懃及其還相送來此淨海欣然曰洛中靈社太多而特致丹悃於嚴嶋可

特論謂愚哉成親滅其身善哉實定得家慶

治承二年

藤實定詩

法皇慈寢閒閣住吉神問詠

甚憐之。於是實定大將之志願遂矣。重兼一本作範 春或作兼衛府 佐藤訥宗 藤兼實喜。實定拜任曰、此卿才能兼備、家譜不凡。然沈淪年久、今遇此榮賞。乃知天道無私、而君王不棄人也。時論謂、愚哉藤成親不知其分、滅其身。善哉藤實定能擇所祈、得家慶。

戊戌二年二月丙寅朔、丁卯、釋奠。權中納言藤成範、參議藤長方為上卿。著聞集曰、今春釋奠、左大將藤實定侍宴作詩曰、豈圖再拜杏壇宴、衣錦遂歸四十春。式部大輔藤永範讀之垂淚。〇三月乙未朔、丁酉、法皇憂憤世事、廢桃花宴。上巳日、法皇御慈寢殿、有朗詠者曰、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既而殿傍有笛聲、奏黃鐘調、又聞彈南薰之琵琶、奏赤白桃李花、少焉聲止。法皇怪問、今所詠曲、奏絲竹者何人乎。答曰、宿直者也。上曰、誰乎。答曰、源太夫住吉也云々。既而覺、法皇自怪住吉神之現夢中者乎。

藤兼實催百首會請輔及俊友俊成

天皇召詞臣賦詩賜御製于藤永範等

藤兼實屢招歌人、催百首會。兼實自清輔沒、悵無師友。藤俊成致仕家居。令藤隆信語兼實曰、若欲談歌道、則雖老可應佳招。兼實喜、自是與俊成睦。

〇五月癸亥晦、帝召詞臣權中納言藤成範、宮內卿藤永範、左大辨藤俊經等十餘人、以詩境多脩所為題、賦詩、賜御製詩於永範。俊經曰、豈忘一字勝金億、可慰白頭萬卷師。永範、俊經拜其恩顧、舞蹈而退。永範 俊經嘗為侍讀。故及此。或曰、天皇將行中殿會、故先密設此宴。〇六月癸酉、關白藤基房男師家任左少將。先是元服、叙正五位下、至是

實房實国共公教子

兼雅忠雅子

廷臣推藤忠雅兼雅称推門

奉幣嚴島社祈中宮產㝃平安宣命

始任官、越階叙從四位下。時纔七歲。初基房娶內大臣藤公教女、生隆忠。故實房、實国二卿常候基房、執家人禮、有嚴憚。則或寒卑箴、或取其聽。是以基房感重、殆如忠通執柄之時。及娶前相国藤忠雅女、生師家、而依外祖之貴立之為嫡子。實房、實国等不喜、每有朝會、不近基房。或謂權中納言兼雅曰、向者實房、實国致關白禮、如家人。今足下為關白姻族、則混禮之、如實房恭。兼雅笑曰、實房等謙損、以自取恥者也。我則不為之。此時忠雅、兼雅睦於關白、親於淨海。故廷臣推之、以稱推門。先是攝關之子、先任侍從、而昇少將。然有直任少將之例。基房少時亦然。故今追其例。且不歷右而任左。是亦有例云。

庚辰、勅中宮大夫藤隆季、使中宮亮平重衡奉幣于嚴島社、祈中宮產㝃之平安。宣命曰、夫大神者、拓杜壇於海邊、施靈威於天下。列代聖君皆憑鎮護。況庸昧忝守洪基、今翹欽仰之誠、將致叡俗之

天皇開詩筵、召諸大臣、有御製

化。因茲近年殊仰神德、冥感潛通、宿念相恢、彌所祈願、可恤助。是以擇吉日良辰、差遣勅使、捧禮代御幣、仰冀大神明聽此狀、椒房月閣、蘭殿風穩、彌誕月之期、開懷日之慶、而朝廷無動、晝夜護堅、國家安穩、人民快樂。大內記藤業實草之 是夕、天皇開詩筵、召太政大臣藤師長、大納言藤實定、權大納言藤隆季、藤實國、中納言藤宗家、權中納言藤資長、藤實綱、參議藤家通、藤實守、式部大輔藤永範、左大辨藤俊經等于清涼殿、各賦詩、以禁庭催勝遊為題。有御製。又有管絃。帝自吹笛。帝好賦詩、先是屢召詞臣于禁寢、以詠吟。及此

御製詩

藤長方漏勅與称病蟄居

淨海命天下行非常大赦

初有中殿之御會、著聞集曰、天皇追延久跡、行中殿御會、式部大輔藤永範獻題、御製曰、禁庭月下勝遊成、有管有絃有頌声、宴席愁追延久跡、詞花猶異昔風情、讀師左大將藤實定、講師式部大輔藤永範也、太政大臣藤師長進懷御製而復座、朗吟數遍、今夕獻詩者、師長、實定、中宮大夫藤隆季、中納言藤資長、權中納言藤實綱、參議中將藤實守、式部大輔藤永範、左大辨藤俊經、中將源雅長、源通親、權右中辨平親宗、藏人左少辨藤兼光、藏人勘解由次官藤基親、藏人右衛門佐藤家實也、凡十四人、隆季第二句、基親落句、偶同御製、遂改作之、師長以下詩、兼光講之、參議右大辨藤長方有文才、然漏勅與、称病蟄居、山槐記曰、藤資長、其子兼光、其孫家實、共列此筵、皆謂希世美談也、又曰、延久三年、十二月、中殿會賦脩竹雪中、採今夕儀式悉追其例、淨海命天下行非常之大赦、參議平教盛到重盛之第請曰、中宮御産有祈神佛及大赦之事、方今藤成經等放流沈憂、若赦斯罪則

重盛叔父教盛妻其子於成經

重盛請宥成經之罪

皇子之誕生亦無所疑乎、重盛曰、思子之情夫人然矣、叔父勿苦之、吾往請耳、重盛詣入道之所告曰、教盛悲成經之罹罪、屢請其宥、今為祈中宮御産有大赦、成經亦被赦則何祈加焉、消人之憂則御産之事有天之福乎、所謂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夫親之患子所以推其心肝也、教盛之請固可以憐之、縱雖胡越之人、當是時宜垂仁愛、況骨肉之親抱愁乎、何不宥之乎、淨海首肯曰、俊寛康頼如何、重盛曰、彼等亦同在配所、宥之可乎、淨海曰、俊寛特蒙吾恩、然欲結凶黨而城鹿谷、何忘恩如此乎、俊寛不

伴武道被流

淨海遣人赦藤成經平康頼之罪

可赦之、重盛出語教盛曰、成經宥罪之事、老公既諾、想有所議之、教盛拜謝大悦○閏月癸巳朔、丁酉、齋院宮側有斃狐、按撿之衛士前瀧口源競從者伴武道之所射也、乃流武道于佐渡國○八月、勅遣大納言藤邦綱奉幣伊勢太神宮○九月、淨海命左衛門尉丹基安遣薩摩國硫黄島赦成經康頼之罪、基安經月到硫黄島、時成經康頼詣島中熊野社既數十日、下嶮路出浦邊、萬里澄霽、遥見海上小舟之泛々、成經曰、何物海上来乎、康頼曰、島民採硫黄而帰也、舟既近岸、聞其人語謂、是亦如我輩貶謫人乎、固可

基安呈成經赦状

憐之、今我輩形容枯槁、不忍面接、二人倶隱林間見之、基安著岸問成經等之所在、二人倶出遇之、俊寛不伴二人之熊野詣、日々悲啼羸痩臥于岩間、聞京華之使遽進而来、基安呈赦状于成經、成經使康頼讀之、其状曰、依中宮御産之祈被行非常之大赦、薩摩國硫黄島流人少将藤成經判官平康頼法師可帰京師、成經康頼且拜且喜、俊寛怪状中無名、把状巻舒再三、倒地啼血曰、三人同罪倶謫此島、然我獨何不被赦乎、今若二人帰洛一人留此、我不可得全身、吁我不知有他罪、想是書者之脱也、我不可獨留

成経康頼訣俊寛於硫黄島

硫黄島中有夷三郎祠名鷲岳

唯願卿等携我若我犯命而再謫此嶋何恨之有成経康頼曰足下所悲者固然矣今不見於赦状而相伴則官命可以懼之三人同罪何咎之軽重若非書者之誤則平氏之怠也乎我輩已帰郷之後告之官則足下之帰不日矣唯能飲食保生而可也於是成経贈衾康頼贈仏像梵経各艤舟而去俊寛不堪哀別攀舷追走入海潮已及脣遂帰臥沙洲按足號泣既而成経歴日到肥前鹿瀬荘（一作味木荘）以為教盛之領地暫留居焉初成経康頼俊寛之貶康頼剃髪自号性照三人手自撫樵蘇穀之谷及島民語曰島中去数里有高山名之鷲岳此山有稜三郎祠号巌殿山頭常有火木石焼砕成経曰可怪

康頼成経祈帰洛於岩殿神

康頼帰洛之夢兆

郎小島亦有神祠康頼曰我有熊野参詣三十三度之願今将請巌殿而遂其志願且欲祈帰洛之事卿等如何成経従之俊寛不肯曰日本者神国也大小神祇三千七百餘所者多是知来大悲闡提菩薩也所謂硫黄島巌殿之神者神名慣未見之其真偽不可料焉吾儕之所願唯念仏誦経而是可也於是康頼与成経潔斎拝巌殿擬之熊野参詣祈帰洛之事既結願之日康頼剪竹束草為幣作祭文読之成経康頼再拝尽敬時山風下起山鳴谷応木葉墜下有蠧文之葉落康頼之座見之有帰雁之二字成経之座亦有一葉雖二之一字二人驚其葉相言曰今按帰雁二之字二人帰洛之吉兆也吾輩所祈之丹誠霊神之感応者乎又有一大葉飛来康頼之膝上把見之熊野之梛葉也葉上有倭歌謂汝祷神之志深宜早帰京師云二人大悦相共終夕坐壇上或舞或歌及暁仮寝康頼夢小舟白帆来自海上宮女紅袴者三人来之鼓舞歌曰万仏之願兮無勝千手之誓草木之枯兮花可開実可綴康頼問何人女曰卿等将帰洛故惜別而来遂入海不知其所康頼寛語成経相歎康頼以為熊野三社之中有龍神之社疑

康頼在配所思母彫歌于卒都婆浮海

湯浅宗重攻叡山堂衆不克

皇子言仁誕生

是龍女之現也康頼有老母在洛紫野思之不止作朴卒都婆千本書倭歌二首自彫刻名字乗西風浮之波上一本流着安藝国厳島之岸社人怪取置之社邊偶有一僧詣厳島者康頼旧族也見其卒都婆且悲且喜携之帰洛贈康頼之母母及妻子見悲之法皇聞之召覧之憐而嗟歎重盛候御前見之奏于浄海浄海亦憐之○冬十月辛卯朔甲午叡山堂衆城東坂本学生等不能攻之奏乞救帝勅浄海使紀州士湯浅宗重帥軍与学生合兵焚大津人家攻早尾賊不克軍敗績学生等皆離散山門堂塔悉破寺院不鎖

○十一月辛未皇子言仁生于六波羅池殿中宮臨産大艱浄海及二位時子大驚関白基房以下群臣及平氏一族各会集唯右大将宗盛居妻喪不会帝

平時子患中宮御産艱為橋占

勅近臣数人更相馳駆問其安否内大臣平重盛率維盛資盛清経等参候為献神馬十二匹砂金千両南鐐百御剣七御衣二十以為祷神之資即献神馬于伊勢石清水厳嶋諸社且懇祈御産平安于神社四十一仏寺七十四時子愁御産之未成停車于一條戻橋為橋占有小童十二人東奔歌曰榻何榻国王榻八重潮路波寄榻時子帰語弟平時忠時忠曰波寄榻者未知其解国王榻者皇子之吉兆也（後人謂波寄榻者安徳帝沈没壇浦之兆乎）御産猶艱浄海大懼帝勅諸僧綱法務各設霊壇祈之振鈴之声護摩之煙充溢殿宇

安部泰親通神
録吉凶之占辞也
中后御産後有可忌可感可怪遺恨捧腹之五凶

典薬寮陰陽寮盡其妙術皆未効驗関白基房自録
囚徒行赦巫覡僉曰御産之滞者成親西光俊寛等
怨塊之所致也急禳之可乎時法皇幸于六波羅坐
中宮之帳外讀千手經鳴念珠祝曰老法師在矣雖
邪鬼何得為祟乎朕聞阿遮一睨之窻凶鬼束手乞
降多齢三吸之床群魔掉頭求逃況今所為祟之靈
者嘗朕之恩顧者也縦然不得報大恩豈勿為邪祟
乎於是御産既成左馬頭平重衡時兼中宮亮而候
簾中既而出曰御産平安皇子誕生浄海時子聞之
不堪欣抃而啼泣不止人以為凶兆関白太政大臣

以下群臣及平氏一族諸将衛士入賀歎呼囂々平
重盛束帯参中宮獻金銭九十九于皇子之枕前祝
曰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徳保宗廟社稷壽期紀元章
部而命衛士以桑弧蓬矢射鎮四方勅使中宮權亮
平維盛賜御劔於皇子博士藤光範藤親經勤浴殿
讀書之事初御産未成勅陰陽寮占之頭助以下各
奏其蹤或曰御産時未至或曰皇女誕生陰陽頭安
部泰親獨奏皇儲誕生脱胎亦不移刻而成矣時人
稱其通神時人謂中宮御産之後有可忌者有可感者有可怪者有遺恨者有捧腹者入道相
国與二位時子相泣是可忌者也小松内府之礼容感儀異他是可感者也凡皇子之誕自屋上投甑于
南庭例也然是且初誤投于北庭是可怪者也宗盛
依喪籠居是可遺恨者也陰陽師安倍時晴勤千度
之御祓而捧幣来時百官来賀者済々僕従車馬満
門時晴過其中為僕従所推落失冠脱雙履而献幣
于御前満坐大笑
是可捧腹者也
勅推中納言平時忠妻為皇子之
乳母稱帥典侍初宗盛妻既當斯選而卒故以時忠之妻代之浄海悦御
産之平安奉謝状于法皇獻砂金千両富士綿千純
謝其厚祈御産時法皇詣新熊野侍臣呈浄海之贈
法皇投謝状笑曰朕為加持驗者亦生計足矣癸酉
御産三夜之賀関白公卿候中宮賜饗宴乙亥五夜
之宴奏管絃賜祿公卿等是日浄海帰福原丁丑七
夜之産養賜饗公卿己卯九夜之宴賜饗奏舞太政

安倍時晴奏言五星変

大臣藤師長及中納言源資賢朗詠丁亥法皇與関
白基房議曰新誕皇子宜立坊然二三歳先例下吉
今年冊立則如何基房對曰一歳三歳實為凶例然
待四歳則緩也事雖倉卒今年行之則可也浄海聞
之喜入洛主税介安倍時晴奏是月壬申十三日月犯
畢大星賢臣死女后執政火災兵革之兆也甲戌月
與鎮星同度君弱臣強之兆也丁丑月犯軒轅右角
星大臣有憂不出二年而有逆亂之兆也庚辰月犯
大微右執法星君政不行天下大亂之兆也戊子熒
惑犯亢星五穀傷敗乱臣在朝之兆也〇十二月甲

立言仁親王為皇太子

辰立言仁親王為皇太子。関白基房及權大納言藤隆季・權中納言平時忠等行事。前相國藤忠雅亦預焉。初法皇欲行立坊之儀於三條烏丸之宮（法皇御所）。然淨海不聽。故法皇幸六波羅，命基房及忠雅・經宗等行之。大内記藤業實草宣命。（是日左大臣藤經宗為東宮傅、文章博士藤光範・宮内權少輔藤親經共兼東宮學士。且置坊官。以權大納言平宗盛為大夫、權中納言藤兼雅為權大夫、右馬頭平重衡為亮、右少將平維盛為權亮，其餘大進等官屬各々差。）○癸丑，正四位下源頼政叙從三位。初頼政屢有軍功，而不預賞爵。

源頼政詠歌寓意，上憐而授三位

絶為五位，衛護禁門。嘗詠倭歌述其情，謂我守大内山，無人知之，唯見樹陰之月耳。帝感其風流，既而以

淨海一言忽得三品

防火災之功，叙四位。其後久在四位，嘆其年老，又詠歌託言曰：身不得升喬木，僅拾椎實于樹下，已乎（四位與椎音訓相通）。帝憐之，未果。於是淨海奏請曰：源氏平氏，我國之護也。而平氏者朝恩普一族，盛咸滿四海，是依勲功也。源氏者多與逆賊併，當族罰，唯頼政獨其性正直，勇略被世，未昇三品，已餘七旬，尤可哀憐。況近頃身沈重病，哉不赴黄泉之前，特授紫綬之恩。乃勅許之。藤兼實聞而嘆曰：淨海一言忽得三品，可謂至重也。然此一事，在當時則第一善政也，可以驚耳目。（頼政時歳七十五）丁巳，皇太子初參内（用輦車）。右少將平維盛

兼實嘆言

叙正四位下。先是前相國藤忠雅奏請，令関白夫人（忠雅女也）候太子車中。然無勅許，而御乳母平時忠妻帥典侍奉抱之。兼實聞而嘆曰：古来未聞執柄之室為乳母之例。豈可阿權勢，汚家門哉。幸其事之不遂，蓋其春日大神未棄子孫之効乎。

治承三年

己亥三年二月戊戌，藤成經與平康頼，自去歳在肥前鹿瀬荘。及此歸洛，路過備前児島，尋父成親之配所。見題壁之墨痕，痛哭不止。康頼亦泣。於是問其墓，立卒都婆盧其傍，七日而去，到鳥羽洲濵殿（成親舊別墅）。

成經歸洛，路見父成親之墨痕而痛哭

教盛歡迎于門脇第。淨海聞成經還，招之，教盛相携

源康頼歸洛，慟妣不止，隠居著寶物集

僧俊寛死于配所，娘哀慟為尼

僮有王訪俊寛於硫黄島

平重盛以死祈悟其父驕暴于熊野神

至淨海門，問鬼界嶋事，以勞之。康頼入洛，與成經別，直到東山雙林寺舊荘。老母已沒，不堪哀慟，遂隠其山荘，閉戸不出，著寶物集。流人俊寛死于硫黄嶋。（成經、康頼歸洛，俊寛獨留在硫黄島。有有王者，俊寛之舊僮也。聞俊寛獨留，欲問其安否，請俊寛娘于南都，得其書。到西海，借蛮船之便，到硫黄嶋。有王徘徊島上，問俊寛于島民，言語不通。時有一瘦人，頭白面黒，脚赤跛，鈎具自海邊来。有王問之，不答。少焉曰：我是俊寛也。有王呈其娘之書，且語其妻其児皆死。俊寛啼哭臥疾，尋死。有王悲之，葬于山上，歸洛告之其娘。娘哀慟，遂為尼。有王亦為僧，入高野山。）○夏四月己酉，賀茂祭如例。近衛勅使并東宮使亮平維盛共競華美。○五月，前内大臣平重盛携其諸子詣熊野社，祈請曰：老父耄荒驕泰，動則欲犯上。小子重盛數

重盛祈請還自熊野路有凶兆

准三宮平盛子逝

諫以身不肖遂不納之夫以德勝者猶懼其失況驕泰乎大難將及若何得傳後榮小子謀已窮矣伏請神明若使之貽孫謀而世奉朝家則改老父暴逆之過不然速奪小子之命盡敬而去到岩田川納凉維盛以下諸子水嬉水灑淨衣透所襯之青絺色似喪服乎貞能侍側心忌之請改其服重盛聞之曰勿改我有祈神之旨我願驗矣命從者奉幣賽之而歸皆怪之○六月從三位准三宮平盛子逝年二十四平淨海女而故攝政基實夫人也嘗有養天皇之稱而蒙准三宮宣旨基實薨後號攝家嫡室領藤氏所傳

重盛疾革未服藥父淨海勸之醫療

居白河為時被重而稱白河准后又曰白河殿勅諸博士獻勘文而公卿議之廢朝五日天皇服錫紵三日既而盛子所營藤氏家領及資財悉以附官家或說曰初淨海夢賀茂神賜一宝山既而春日神使來曰此山暫所與汝覺而怪之未幾盛子嫁基實又不數年而基實薨基通幼故盛子領其家而淨海營之乃知前夢之合也至是藤兼實聞之而謂基通既長且為淨海婿則可兼襲之夢中暫字非無心乎然朝議不返基通而納於官兼實歎曰藤氏自是弥微悲乎○秋七月重盛疾革未服藥淨海在福原聞之遣越中前司平盛俊于小松殿言曰今卿疾篤然不服藥不祈神者何乎先親終命使父悔憂可謂不孝我已老矣命在旦夕卿能保養勿使我憂頃聞有名醫來

重盛病床召盛俊告父淨海之言辭

自宋使彼診察重盛強被扶起烏帽子直衣召盛俊曰治療之事謹聞命矣汝宜奉告之雖然我有所慮居我語汝我所以不療疾者非無故也間嘗詣熊野社而有所禱神感之應固明著凡老少所相先後者唯命矣亦非所恨夫人有定命唯天也誰得私之乎昔漢高祖病呂后迎良醫醫曰病可治高祖罵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大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而罷重盛保元平治之役悉身挑戰遂不傷矢及方今位在三后皆命也然則身將終而治療萬萬奈命與天何乎雖有

左傳三折肱知為良醫

平重盛薨

三島或作春日

十全之功三折之良何以致術且又逢異邦之醫設得効驗幸免則本朝似無醫若無効驗則逢之何益重盛身雖不肖職列三公叨遇異邦之遊客國之恥也縱失斯命不思國恥乎汝宜告之老公盛俊垂涙拜退歸報之淨海淨海憮然曰輕身而思國恥之大臣本朝之古猶昧之聞況季世乎彼果不起矣乃命駕入洛甲申二十八日前內大臣正二位平重盛薨年四十三或曰法名淨蓮重盛性忠直朝廷依頼焉且才藝絕人百官朝士及九族皆懷其德服其量至此舉世哀惜曰內府既薨淨海暴逆彌甚噫初重盛未病一夕夢三嶋明神社前見梟首

重盛罹疾賜維盛以無紋太刀

人之首傍有人謂平氏入道相国暴逆無道故然矣重盛驚覚汗流満身姝尾兼康亦夢之晨来密告重盛重盛戒兼康曰凢夢者心想之妄也汝勿漏言兼康去重盛心懼吾族将滅於是呼維盛維盛将朝先至重盛命平貞能行酒賜錦嚢太刀于維盛曰汝生貲殊他兒懋哉維盛喜而謂是我家所傳之小烏太刀也開嚢見之無紋太刀也維盛大驚詰貞能重盛垂涙曰非貞能之誤凢大臣之葬其子佩而随謂之無紋太刀背想相国公百歳之後吾佩之今吾命逼矣故授之汝維盛深憂不朝及此果然矣初浄海祝髮之後或在西八條或在福原重盛代之居六波羅執国家之権其第称小松殿故世称之曰小松内府

○冬十月丙午従三位藤師家叙正三位藤兼實嘆曰師家未満十歳昇進太高為勧明年春日祭上卿也叔父兼房正二位左中将従兄基通従二位右中将兄隆忠正三位右中将及良通共被超越然良通今度叙正三位則無遺

浄海率兵入洛関白基房恐被貶奏言

恨唯恐基通為浄海婿則可含憤乎○十一月戊辰浄海帥兵騎数千自福原来入洛上下皆懼或謂可報宿怨以犯朝家或謂流公卿以下諸臣関白基房聞之密奏法皇曰聞浄海入洛為貶臣等也曩時彼孫資盛与基房途値相觸有事浄海大怒怨之以重盛之諫故止今重盛既死無諌其暴悪者猶結舊恨於基房故然耳基房若被貶海外斯身何悲乎唯恨無罪不得侍帝闕法皇下涙曰公等何罪朕身未可知之基房潜然而退洛中騒動士民皆率妻子而運匿資財巷説街談皆謂白河准后家備不附基通又

法皇遣僧静憲勅浄海

重盛封國越前不賜維盛共収於官此二條所以浄海怨法皇也師家幼而任中納言未曽有例且超家嫡基通所以浄海咎基房也浄海既入洛令其子重衡密奏天皇曰法皇与関白阿黨欲乱國家老臣既蒙罪則悔而無益不若早賜告身而隠於西海然則可奉東宮中宮行啓鎮西今夜先欲両宮枉駕於西八條私第天皇大驚曰事無可不可悉可任叟之言何可催両宮之西遊哉此間法皇遣僧静憲于西八條第勅浄海曰近歳朝廷不静人心不和朕甚患之叟為朕股肱天下之事既以附叟然洛中囂々流言

跼天蹐地言危懼也

叟有恨朕而帥兵士来不知何謂若有所恨則速奏之不然宜鎮士卒之紛擾静憲使源季貞傳勅旨自朝及日旰無報静憲将出使季貞促其報少選浄海使知盛出報曰勅旨聞命然臣年老矣政事既忘院中奉仕無益耳而不及他静憲大懼出門颺言曰賢相明徳跼天蹐地者何言乎而去浄海速出内門命家僕呼還静憲静憲往者豫聞成親之事故震慄不能升階浄海艴然曰成親謀反宴於鹿谷法皇将幸然足下一諌之我有感足下故今吐露情實所以我謂院中奉仕無益者我非不知上下之義然所深恨

淨海報院使靜憲所深恨之四條

有四我嘗勤保元平治之役捨身先登遂屬天下于
君然君忘臣之勲勞信佞臣之譖而欲滅吾族我運
未盡成親等伏罪是所以恨者一也重盛死未踰幾
旬有八幡御幸及御遊我顧中華本朝明君憐臣者
太多唐太宗悲魏徵賜碑文曰昔殷宗夢中得良弼
今朕夢後失賢臣我朝冷泉帝憐源賴俊之死役賜
震筆之壙誌加焉近世堀河帝以隨身清房沒慰其
老父之悲賜之食邑鳥羽帝愍藤顯賴之逝止八幡
之御幸若彼微臣猶蒙恩顧況重盛身雖不肖位列
三台忠盡方丹固為國之功臣豈無一顧之恩乎今

君緞忘重盛之忠不憐愚老之哀慟乎何故父子同
有違叡旨乎是所恨之二也重盛封于越前國勅子
孫永領彼地然身沒後國除重盛生無缺忠義不知
死後有何罪乎是所恨之三也二位中將藤基通依
賴愚老望請任官愚老奏之再三不許以他執奏之
多基房之子師家遂超基通任中納言基通者上臈
而家嫡也其所望請固當矣況愚老之屢奏乎然不
許之愚老年逾且暮而失望何面目向朝家乎是所
恨之四也淨海何罪屢違上旨動欲被刑不知何故
凡老失子者譬諸朽木無枝暴惡不才之子猶慈愛

靜憲答淨海辭

之情難堪其悲況若重盛精忠至孝人望才藝外治
礼儀内抱貞操乎一訣不可再見悲嘆徹骨愚老之
哀何不垂恩憐乎是所謂院中奉仕無益者也淨海
之失重盛也一家之運將盡我已及七旬餘齡不幾
設我委身心猶不愜叡旨不如唯隨意過生涯耳且
恐且怯靜憲聞之大懼束手答曰公奉上之勲勞不
淺所恨者非無其理特可悲歎者訣内府之情也吾
聞父子親愛之道者若彼老牛舐犢牝虎含子禽獸
且知所其親愛況人乎内有者令德賢才之人而朝
家之重臣也公之所深悲者宜哉而拭涙不止少焉

仙源雖澄鳥浴濁流

靜憲改容拜伏曰某雖不肖將報言唯恐違旨然法
皇無過而公有所恨者想是訛言之所致乎古謂仙
源雖澄鳥浴濁流法皇之政德如仙源之澄想是有
濁下流者而訛言乎何恨之有今欲止院中之奉仕
公宜深慮之法皇明通三才政在萬機豈有私乎然
智者千慮有一失則若君偶有過屢陳諫所以無罪
者忠臣之法也所謂君雖不君臣以不可不臣何在
下恨上乎然有犯上之意天地神明之罰不可得逃
豈有居位食祿而不仕者乎某能知法皇之無過何
者所以有八幡宮之御幸者以重盛之故也詔曰朕

失重盛非予一人之悲嘆公卿百官無不哀惜朕聞重盛臨終不失礼節九品蓮臺之往生亦無所疑死生有命雖慕無益往生極樂所以難得也重盛曾詣熊野有懇祈故不治其病者以此一大事也朕大義之熊野路遠不可詣也詣八幡宮清浄之地祈朕往生極樂及重盛之冥福故宿七日因重盛身後之榮而公亦非戴天恩者乎宜拜謝之何有恨乎源澄流濁之譬豈不然乎唯懲怒悔過而謝則神明有助家門有榮是天一長久之計也浄海聞之啼哭不止静憲曰所以有八幡宮之御遊者為祈國家也頃日八

幡宮有怪異別當奏之法皇憂懼三日奏神樂以願洛中貴賤五畿七道之平安也所以謂越前國除者某未知之即以聞答之所以請二位中將之任官者凡叙位除目者関白之職也他人不得論之何所深愼乎小松殿及前右大將之任官雖超上臈數輩以公之令子上不拒之縱然有君所過豈可逆之哉況君無過佞臣間之然公隨其浮言將違朝恩彼蒼上天冥罰不可測臣下逆上者豈人臣之心乎哉公深慮之今公之言某可仔細奏之而静憲出浄海送之高呼命諸士曰院宣之天使也汝等礼之諸士八十

浄海奏請免藤基房藤師家職藤基通関白萬機為氏長者

餘人皆列拜于庭下静憲答拜而去獨笑而謂甚哉浄海喜怒之輕率也今跪泣之哀送礼之厚不似往時迎接之逆鱗晤語之忿戾吾得排之浄海家臣平貞能等稱美之曰静憲雄辯實堪專對老公之欝結十之七八已解矣如凡輩遭老公之怒則俯眉面諛耳然丁寧告戒之院宣之使選與固當可謂静憲能專對者也浄海強而奏請天皇不得已而遂許其所請於是権中納言源雅頼為上卿免関白藤基房職解権中納言藤師家官而從二位中將藤基通直任内大臣即叙正二位関白萬機為氏長者且勅曰宜

藤基通超遷詔詞　元凱舜賢臣八元八凱也

列左大臣上詔曰朕以眇身之沖昧謬受聖人之大寶臨衆海而涇渭難辨只任利涉於元凱之舟理政道而安危易迷宜憑扶持於聖賢之杖内大臣藤原朝臣苗緒于功臣藻鑑于衆庶姬旦曲阜之風遺韻傳家漢霍博陸之月餘輝照一熙帝之載非公在誰夫萬機巨細百官總已皆先関白於内大臣然後奏下一如舊典庶叶元二之聖永施舍一之徳布告遐通俾知朕意（藤兼光草之）基房執柄十九年基通孤立年纔弱冠一廢一興繋浄海一言中外大驚庚午正三位修理大夫藤信隆逝年五十四（信隆者中納言隆家六世孫左京大）

藤信隆逝

淨海強奏解太政大臣藤師長以下四十餘人官職

（夫信輔子也、信隆多子、曰信定、曰信清、曰長經、曰親輔、其女殖子、初侍法皇、既而奉仕天皇、為典侍、被寵幸、生皇子尊成、後鳥羽帝、信隆又娶淨海女、生男隆清等、信隆宅在七條、故為家號、又有坊門之称）辛未、淨海強奏、解太政大臣藤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權中納言藤兼雅・平頼盛・藤實綱・三位中將藤隆忠・參議藤定能・藤光能・藤親信・大藏卿高階泰經・藏人右少辨藤基親・右近權少將源雅賢等以下四十餘人官職、（按、兼雅者為淨海贅然子、基房有姻家之親、故被解官、頼盛解官未詳其故、蓋平生與淨海不睦乎）是日、權中納言藤忠親兼東宮大夫、藤實家兼右衛門督、參議藤家通兼右兵衛督、正三位藤基家任右京大夫、平經盛兼修理大夫、正三位藤良通

淨海強奏下詔貶關白基房等

叙從二位、正四位下藤頼實（經宗子）叙從三位、壬申、淨海又強奏、下詔遷前關白基房于太宰權帥、基房臨行沈憂剃髮、淨海聞之、故遷于備前國湯迫、又遷前太政大臣師長于尾張國井戸田、前權大納言源資賢者、法皇之寵臣也、淨海嫉之、與其孫右少將雅賢・庶子資時共逐之、遂貶信濃國、癸酉、權大納言藤隆季兼太宰帥、右中將藤良通任權中納言、兼右大將、正三位藤基家任右京大夫、是日、平經政任但馬守、（經盛嫡子）平經俊任若狹守、（經盛季子）平師盛任備中守、（重盛季子）平教經任能登守、（教盛次男）源光長・藤友實補撿非違使、

淨海登庸藤行隆時人謂枯楊生稊

止撿非違使左衛門少志中原清重・右衛門志中原重成・右衛門府生安倍久忠及伊勢守大中臣忠清官、皆淨海之意也、（無實聞、藤隆季任太宰帥、笑曰、古例非親王、則不任帥、謝言以上雖知府務、任權帥、參議以下任大貳耳、今前關白左降權帥、而隆季兼正帥、未曾有之事也、未知隆季當親王宣否、嗚呼悲哉、朝廷之衰矣）前左少辨藤行隆復本官、補藏人、（行隆近侍二條帝、為職事、帝崩後、解官籠居十餘年、資用窮乏、殆不忍飢寒、頃日淨海遣使招之、行隆驚謂、我杜門謝事、不知何罪而遭譴責、然依使者之促、借車於人而赴西八條、妻女皆泣而惜別、既而淨海見行隆曰、卿父中納言顯時昔我舊識而睦、故憐卿之蟄居、然法皇行政、我無奈之何、自今而後、我加力、可以登庸、行隆拜謝而歸、室中皆謂死者幸蘇、既而淨海令判官源季貞收莊園若干、且贈車馬并牛童装色、及米穀、不日而拜任參朝、以掌事、行隆時歲五十一、時人皆謂枯楊生稊）○淨海使

淨海幽鳥羽法皇

法皇遷幸唯力者金行兵衛尉業忠扈從

兵騎數萬圍法住寺殿、命宗盛幽法皇于鳥羽殿、法皇追慕重盛、謂甚哉宗盛劣於其兄、重盛猶存、則朕豈至此哉、公卿百官無從之者、唯尼紀伊二位（或曰、別是一尼、上西門院之舊監、而一生不犯之女也、非紀伊二位）力者金行從之耳、兵衛尉業忠（或云、大膳大夫信成）年十六、齎至倍侍法皇、嘆曰、朕今夜為凶徒遭害乎、朕將沐浴、艱厄之中、不得其便、奈之何、業忠愁之、自没水、毀籬折柱為薪、以獻浴湯、法皇浴罷讀經、時僧靜憲到西八條、請淨海曰、今奉遷法皇于鳥羽殿、何所尤而然乎、公之所怒未解乎、聞無近

浄海斬有舊怨者投河

臣之侍某太愁之将適従之浄海曰静憲也汝者不害二事而許之静憲直詣鳥羽殿法皇讀経未了顧静憲垂涙無詔静憲拜曰上今暫遇厄何所深悲嘆乎伏顧平氏専権天下犯君虐民驕奢暴逆豈能久乎入道性戻可謂天魔之所行也不三年而天刑至矣所謂災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上悔舊悪而施恵下民刷寳廟神明豈無冥助乎凶族冰解泡消國家乂安法皇悦○浄海帰福原令宗盛居六波羅以変國且命群士率兵襲攻頼盛第既而収其鎮地頼盛事其始末不詳浄海繫舩于木津河中両岸炬火如晝召

浄海斬前大舎人頭兼盛又召大江遠業不往自殺

帝與法皇贈答之書

上報浄海詔詞

其有舊怨者若干斬之投河又召撿非違使江遠業放火於己宅自殺遠業者基房家士也業一作成又斬前大舎人頭兼盛兼盛依法皇命守白河准后寳庫者也○帝深愁法皇之遷居寝食不常毎夜御于清京殿石灰壇拜天照大神祈法皇之事寄勅書于法皇曰今君歎厄朕在位無益不如遯世而去法皇報曰我雖身遭囚以上在位心有依頼上若棄位我奈之何乎帝覧斯報不堪悲嘆矣浄海使宗盛奏曰天下之事一任陛下之意帝以為彼欲復政於朕則不拘法皇彼以后宮之故欲左右朕耳詔報曰天下之事宗盛與閔

藤成頼平親範藤俊経皆先幾遁世不遇禍乱

白相議朕不可行之頃年前参議藤成頼遁世在高野山至是聞法皇厄於鳥羽宮嘆曰我曽経保元平治之変亂悲王道之墜地今又聞此變而壊亂極矣唯喜我早避世塵幸不見其難後来之事亦可推知之我猶深入丘壑而已平親範亦隠跡大原之霞閉戸不出藤俊経閑居仁和寺之畔三卿皆當朝之才士頗有前見之識而先幾避其身歴年俊経出而仕官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三十七 終

執政　攝政内大臣　藤基通
藤師家　左大臣
藤経宗　右大臣
藤兼實　内大臣
平宗盛
藤實定
治承四年

據記

本朝通鑑巻第三十八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訓解

安徳天皇一

諱言仁、高倉帝第一子、母建禮門院、平氏太政大臣清盛女、在位四年、改元二、曰養和、壽永、後二年、崩于西海、年八歳○二月、高倉帝譲位、安徳帝即位、按即位年改元、則其年繫於新帝、不改元、則繫於先帝例也、是年不改元、則可繫於先帝、然是年多事、今為上中下、以中下巻不繫於高倉帝、故上巻亦併繫於安徳帝、而為変例、

庚子、治承四年、春正月、甲寅朔、天皇高倉帝在閑院殿、

上高倉帝太上天皇之尊号詔辞

囚法皇於鳥羽離宮、太政入道平淨海在攝州福原、前右大将平宗盛護京師、居六波羅○二月己酉、上太上天皇之尊號詔曰、朕以童蒙、辱纂皇基、兼觳命以傳玉鏡、似臨春冰、在幼冲以撫龍圖、如馭秋駕、太上天皇澤覃四海、化被八埏、窺聖智於胸襟之底、鑒帝圖於掌握之中、撝謙無撓、謝明徳于禁闈之月、遜譲惟深、伴浮遊于汾水之波、大矣哉、后功成身退者、抑礼有尋、則國有舊常、列代所照、可以來由、謹上尊號、爲太上天皇、普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大内記藤業實草之、淨海挾幼主、猶欲專權勢、故使天皇譲位、時人以嗣主太幼識之、平時忠聞之憤曰、古昔周成

高倉上皇報天皇之詔辞

王、晋穆帝、皆幼而正冕旒、或攝政負之、以即位、或母后懷之、以臨朝、後漢殤帝、生僅百餘日、而踐祚、我朝近衛帝三歳、六條帝二歳、皆即天子之位、非無其例、不知前蹤、漫譏之耳、時朝士聞時忠之言、密相謂曰、世事可畏、緘口勿言、其所引之例、多其凶也、豈其吉乎、於是淨海及時子、以外祖父外祖母故、蒙准三后之宣旨、其從者皆賜官爵、其行事如上皇及后宮、○三月、甲寅朔丙辰、上皇幸五條宮、使藤實國、報天皇之詔、辞曰、伏見去月二十七日詔書、尊號為太上天皇者、忽被綸誥、已非素懷、外乖傳國之榮命、内為當時之羈興、夫謝漢庭而揖尊、唯樂汾水之洗心、逐白雲而為伴、何有紫泥之驚眼、孝子善述父志、新主豈違我言、請照畀讖、早停崇號、勘解由長官藤俊経草之、是日行坊官除目、是夕上皇修七

上皇幸厳嶌禱脱法皇之厄難
経正経盛子

瀬祓、庚申、行女官除目、戊辰、上皇欲幸厳嶋社、此社以淨海之所信、故為禱脱法皇之厄難也、洛中流言、延暦寺僧謂凡天子譲位、先幸于八幡賀茂両社、白河帝幸熊野、今法皇幸日吉、宜随舊例、何有厳嶌之幸哉、然則将捧神輿入洛、又流言、興福寺延暦寺園城寺僧等衆議、欲奉迎法皇且擁上皇、御駕宗盛驚遣源季貞於福原告之、淨海聞之大驚、宗盛及中宮亮通盛、但馬守経正等衛護法皇于鳥羽之宮、左兵衛督知盛護上皇之宮、洛中擾乱、厳嶋之幸暫止云、辛未、上皇幸厳嶋、權大納言藤隆季、藤邦綱、藤實國、前右大将平宗盛、参議源通親等奉従之、皆着淨衣、車駕先到淨海八條第、避山門僧徒之訴也、上皇悵然、密語宗盛曰、發途之路過鳥羽宮、将謁法皇、不告淨海則不也、宗盛曰、何妨之有、

上皇過鳥羽宮両皇相泣而別

上皇喜於是可乘暁幸鳥羽法皇且驚且喜相泣不言少焉法皇曰在何構遠詣嚴嶋乎上皇答曰小子有深請于神何勞海外之遠乎乃垂涙法皇亦泣對語未了日既之後上皇惜別潜然辞去御船解纜舳艫相屬到水濱奉幣八幡社及晡到寺江入邦綱新營行宮淨海新製華船使華人棹之請上皇乘之壬申車駕向福原過廣田社上皇拜庭上奉幣淨海奉迎于福原山海珍味不知其數使嚴嶋内侍八人着華女之裙佩舞庭癸酉上皇發福原淨海乘華船從之是夕宿室津行宮奉幣室明神社(此津曾為賀茂明神御對後立社祭之)

甲戌泊備前國児嶋淨海新造行宮庭立楽懸内侍飾錦繍廻雷之抉及暮淨海帰其舍返照映波烟景于般上皇臨眺浦邊問其勝境侍臣奏曰彼岑蔚之外淨海之所舍也上皇聞之悵然色作侍臣亦有憂色此國有八幡若宮命侍臣奉幣乙亥宿備中瀬見丙子御船着安藝國馬嶋之岸丁丑上皇到蟻浦先拜嚴嶋之宮淨海豫作行宮于嶋上為長廊與海岸通潮満則為繋船之處上皇禊于海邊而使神官奉白幣又勅藤隆季奉金幣上皇拜畢賜神官及内侍社僧等禄或叙位各有差戊寅上皇廻宮内侍

神降内侍之如者

安徳天皇即位

等奏舞楽是日諸國守各獻物羅之殿庭事畢頒賜一官司神人等日既昏矣上皇通夜在神前(或云是夜神降于内侍之如着託神之書跡又云神女之影移社前之紙障)己卯淨海失蛍漁于浦邊上皇乘御船觀之庚辰又幸于社前勅内侍等作惜別之倭歌侍臣各以三月盡為題賦詩辛巳御船發蟻浦上皇覧藤花縈岸松勅侍臣採之長官中原康定乗小船上岸折松枝懸花而献之上皇感其風流勅作倭歌康定献倭歌(一説隆季献倭歌)○夏四月甲辰天皇(安徳帝)即位于紫宸殿摂政基通奉抱行事其儀如式(古来即位之礼於大極殿行之例也唯陽成帝即位於豊楽院依大極殿災也冷泉帝即位於紫宸殿依不豫也後三條帝即位於太政官廳依大極殿災紫宸殿未營也今般勅公卿議行礼之處或曰紫宸殿或曰官廳群議多端遂用紫宸殿此以後遂不營大極殿故紫宸殿為恒例)

源頼政詣高倉宮謀滅浄海

○是月從三位入道源頼政詣高倉宮密謀誅淨海高倉宮名以仁王法皇第二皇子母者大納言藤季成女頴悟有文才然以不悦于建春門院沉淪經年人惜其不在位頼政深夜詣宮密告曰閣下為上皇之兄宜即帝位然齢既三十而親王之宣旨猶不許之閣下不含憤乎今淨海偏振権威之勢忽忘君臣之礼不恐萬乘尊高之君不憚三台重任之臣愛憎任心恣猥刑所悪者滅三族所好者先五宗逞思於一身

頼政教擧諸國源氏之尤者

之心腑懸毀於萬人之脣吻天譴已至人望早背法皇既為彼所犯閣下之安危亦未可知矣夫量時制文之道也秉間討敵兵之術也頼政依非其器以逑其術然家稟武略身傳兵法伏顧兵有五者敵加於已不得止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謂之忿兵利土地求貨寶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謂之驕兵是皆背義背礼必敗必亡救乱誅暴謂之義兵是協道協法百戰百勝上應天時下得地利今擧義兵討逆臣奉慰法皇之幽憂被釋群臣之怨望俱在此時不可經日早下令旨被召諸國源氏等

則皆喜會集矣試枚擧其尤者則都下有伊賀守光基（出羽守光信子）出羽藏人光重冠者光義（光基弟）熊野有十郎義盛（為義庶子）平治之役逃居新宮今來在都下攝津有行綱（号多田頼盛子頼綱玄孫）嘗為藤成親之黨而變心以其密謀告平氏其為人雖不足恃而其弟有知實高頼（号椎瀬又称豊島冠者）又有頼基（号大田太郎頼国裔雉頼子或曰頼親裔頼資子）大和有宇野有治（親治子頼親裔）清治業治義治（治弟）共有河内有義兼（号石川武藏権守義基子義家曾孫義時孫）近江有義弘（号山本加賀守義経子新羅三郎義光玄孫）義兼（号柏本）義高（号錦織義弘弟共）美濃尾張有重遠（号浦野佐渡源太重實子滿政裔）重直（号河邊重遠嫡子）重頼（号葦敷）重

藤惟長相高倉王曰王踐帝位

高倉王命仲綱下令旨滅平氏于諸道

房（号小河重直弟）共重満（号泉重直嫡子）重助重高（共重頼子）重長（号太田重實子）重國（号開田重長子）忠輔（或作斉助）時清（共重成子）甲斐有清光（号逸見冠者又称黒源太）信義（号武田清光嫡子）遠光（号加々美）義定（号安田信義弟共）忠頼（号一條信義嫡子）兼信（号板垣）有義（号武田）信光（号伊澤忠頼弟共）長清（号小笠原遠光次男）信濃有親義（号岡田信濃宗佐竹昌義庶子義光裔）重義（親義子）義信（号平賀義元曾孫盛義子也）義仲（号木曾）伊豆有前右兵衛權佐頼朝常陸有義憲（一作義廣号信太）忠義（号佐竹昌義嫡子）隆義義宗義季（共忠義弟）陸奥有九郎義經皆六條王之後裔而頼光義家之末葉也昔源平兩家共為朝廷之兵衛今平氏專權源族皆沉淪其屬亦流離今賜令旨諸國源氏競起則平氏之滅無日矣法皇憂憤亦釋則閣下至孝也然後閣下即位源氏永為朝家之守衛昇平可計日竢焉以仁默然先是有少納言藤惟長（季通子）能相人時稱相少納言一日相王曰閣下遂可踐帝位及聞頼政之言心喜之於是命仲綱下令旨於東山東海北陸三道諸軍士其辞曰前伊豆守源仲綱宣奉最勝王勅抑平淨海宗盛等專驕威蔑王室起凶徒亡國家惱乱百官萬民掠領五畿七道閉幽皇院放逐臣公断命流身盜財領國官授職無功恣許賞非罪猥行刑方今大起義兵誅

義盛鈴懸麻衣爲修驗者笈令旨而出

滅凶賊三道諸國源家族藤氏氏人各奉令旨可追討賊臣浄海汝等不從令則與賊臣并誅之若乃策勲致忠則即位之後爵賞隨其功業頼朝以源家嫡長特賜令旨爲大將軍王問之頼政曰堪使節者爲誰答曰十郎義盛在都下委任之可也召義盛義盛曰臣自平治之軍敗且暮慷慨以報讐雪耻爲意今幸奉命何不勵節乎頼政白于王以義盛補藏人改名行家行家即鈴懸麻衣變形爲修驗者收令旨于藤笈之中乘夜而出頼政所以勸以仁王者仲綱與宗盛有隙之故也初内大臣重盛朝于仁壽殿侍中

平重盛宮中袖蛇棄之

源仲綱以良馬故與宗盛有隙

宮之簾前有一蛇遶座入重盛之膝下重盛憚侍嬪之驚怖密携之袖中而出呼六位仲綱時爲藏人受之而授小舍人小舍人皆恐掉首去仲綱使其從者渡邊競捨之翌日重盛遺書仲綱贈一劔一良馬曰昨日殿上捨蛇其從容似還城樂仲綱拜謝服其恩顧及是仲綱有良馬其毛班白曰星鹿毛仲綱深愛之漫不使人看之改號木下宗盛聞乞見之仲綱報曰馬自遠方來蹄傷故放養于郊坰或告宗盛曰仲綱之馬猶在其厩或洗之或馳之宗盛嫉其惜而乞之仲綱不報又乞之數矣仲綱愁之詠倭歌辞之

宗盛會客以仲綱呼馬戲之

頼政聞之謂仲綱曰人之所固請豈深惜乎縱使金銀鑄其馬不可不贈之仲綱不得拒父命遂送于宗盛宗盛見愛其良飼之内厩他日仲綱請其還之宗盛報之以南鐐亦良馬也以其太白名馬宗盛猶嫉仲綱之惜而會客觀其馬宗盛呼馬曰勒其伊豆而來策其仲綱而馳以侮之以辱之座客大笑仲綱聞之大怒告頼政曰源平両家曾無甲乙今平氏誇一朝之榮官爵過度僕往日拒宗盛之請非惜一馬恚其豪奢無禮而固拒之然以尊公之命贈之頃聞每會客以小子之名呼馬相戲遂爲都下笑僕雖不肖

源行家傳令旨於諸源氏

源頼朝齎令旨於北條時政傳諭諸道之軍士

鳥羽離宮大赤鼬踴躍于簾前

何面目與朝士伍乎唯不與彼倶生焉頼政亦耻且怒於是有謀滅平氏之意行家到美濃尾張傳令旨於諸源氏而到伊豆北條授令旨於頼朝頼朝曰賜平氏誅伐令旨固是我家之幸也宜謹報命然某貶謫之身而不得帥軍士若殊賜令旨而辱元帥之任則謹奉其命行家別出令旨授之頼朝欣然盥漱拜之招其舅平時政四郎号北條見之而密齎令旨二篇副之以檄文傳諭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之軍士約其會期〇五月壬子朔辛酉浄海自福原來于洛癸亥法皇猶在鳥羽離宮大赤鼬踴躍于御簾前法皇以爲妖

安倍泰親占怪奉勘文於法皇

以仁王謀發覺

熊野湛增嫉新宮部屬奉令旨相戰

怪大愁之時有藏人源仲兼悲法皇鎖于離宮朝士無詣者而密往侍焉法皇悅而語其怪曰朕以為不祥也善哉汝之來也汝往安倍泰親家占之仲兼馳到泰親泰親奉勘文曰三日之吉三日之凶仲兼還奏之法皇驚曰拘幽日久則三日之吉可以喜之不審三日之凶何事乙丑法皇還宮依宗盛深請淨海也（泰親所謂三日之吉是也未幾以仁王之事發覺三日之凶是也）丙寅洛中騷動初行家出洛使家僕密告那智新宮部屬本宮大江法眼者常受平家之恩顧聞行家賜高倉宮之令旨傳命于東國軍士即發兵攻新宮諸新宮僧鳥井高坊

熊野別當湛增告以仁王謀於淨海

淨海改以仁王姓名將流土佐王佯為女粧而逃

等卒宇井鈴木水屋龜井之諸士戰于新宮湍大江等敗走（大江法眼平家物語作別當湛增今從盛衰記）於是大江法眼馳使於京告曰以仁王賜令旨于行家召諸國源氏淨海大驚曰我悔曾不殺賴朝等也是夜詔撿非違使源兼綱（賴政二男）出羽判官源光長博士判官兼成等改以仁王姓名為源以光流土佐國平族未知賴政勸密謀於以仁王故發遣兼綱兼綱告賴政賴政密馳使於高倉宮以仁王大驚佯為女粧逃到園城寺藤宗信從之有兵衛尉長谷部信連留在宮中兼綱光長兼成等帥兵士乘曉向高倉宮宮門不開兼綱猶豫

淨海使撿非違使捕以仁王

長谷部信連留守王宮拒朝使而不屈

不入光長兼成等破門乘馬而入呼曰王之謀反發覺其等奉勅迎王王可速出就囚信連答曰今高篤在他兼成令曰王可何之乎宜搜索之群卒入宮信連大怒力戰斃數十人遂被捕矣群卒毀壁穿屋遍索王不獲兼成等欲縛信連信連罵曰我雖位卑祿薄苟列鞠員之任豈可受面縛之恥哉汝等不知其故也我誨之汝凡天子在位以三神器為傳寶象神鏡之背粧製弦袋特賜衛府之官故左右衛門帶藍皮袋左右兵衛帶赤皮袋各為其符以分其品戒不虞然則我重任之士也為匹夫受縛哉縱雖不縛我

宗盛詰罵信連

信連答言暗以官使比盜豪膽勇辯

不逃去往陳我無罪而已兼成等不能縛之以到六波羅宗盛踞床詰罵之信連笑曰信連居職雖微同列朝士公何甚不知禮乎今所詰問者我欲不言則設被刻碎肌骨然不言矣況無罪狀之可勝言也乎項日王之他信連獨留守宮中今都下多盜或稱宣旨或稱官使虜掠財資信連每夜不寢衛之時官使倉卒而入信連以為盜賊之託言而來故任手擊殺若夫撿非違使等子細述旨則信連何叨敵之乎且為信連一人被追逃散數回官使何怯乎信連若被堅執銳則恐令官使群卒不遺一人況信連雖不肖

碌々、猶衆也、又曰庸人

以仁王逃入園城寺

官在鞠冥彼等卒爾欲縛又何不辨礼法乎與其使碌々之輩叨汚寵禄不若雖一人賜勇士之為愈也宗盛大怒命侍士曰速誅之信連從容曰某非惜命厭死請一言而死公其聽焉假令閣下不意有甲兵乘夜託為宣旨之使来掠者其時守衛之士追撃之則以為過而戮之乎此非信連之罪唯其任耳宗盛默然侍士僉曰彼者真勇士也固非其罪若今甲兵来過于閣下縱雖稱官使臣輩豈不追撃之乎如此之士就戮者惜哉宗盛聞之減死一等流信連于伯耆國以仁王逃入園城寺衆圓坊慶秀修定坊定海

敵将至備兵謂之戒嚴

平頼盛通三位局取以仁王子

園城寺圓恵法親王援以仁王

等大悦而奉王以法輪院為假宮令衆僧鑿池築柵戒嚴丁卯以仁王之子養於八條女院其母號三位局宗盛使権中納言頼盛捜求之女院匿之不出頼盛強求之時纔八歳告女院曰以小子之故宮中有難宜速出女院聞之大悲遂不得止附頼盛頼盛以帰而請浄海免之薙髪為仁和寺守覺法親王之弟子名曰道尊戊辰園城寺圓恵法親王（上皇子）馳使告平宗盛時忠等曰以仁逃在寺中或云可出洛謝罪宗盛遣兵士迎之門闔時忠遣官使詰圓恵圓恵報曰衆僧心變我奈之何乎宗盛等疑曰圓恵亦有貳

叡山僧受財於平氏與園城寺違約

心遣官使捕之圓恵叱曰我何被汝等搦乎於是僧徒等来逐官使悉逃散僧徒相議寄牒于延暦寺興福寺求援兵皆應之時京師言延暦寺合兵于園城寺上総介平忠清謂宗盛曰聞山門徒各黨于園城寺三寺合兵入洛則官兵防之經日矣其間諸國源氏襲来恐是國家之危悔之不及今早勅座主賜賄于山門則山徒耽財而不敵矣於是詔座主明雲賜米絹于山門諭之山徒大悦而皆議遣報牒于園城寺責其来書之夸僭而不同其謀園城寺恐山門之受賂違約作書識之興福寺返牒同園城寺（興福寺返牒最）

興福寺報園城寺牒

司寇聽政棘木之下故称大理曰大棘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也

衆坊信救作之其辭曰今月二十日牒状披讀之有悲喜相交何者玉泉玉花雖立両箇之宗義金章金句同出一代之教文南京北京倶以為如来之弟子貴寺他寺互可防調達之魔障凡緇林之詮甲乙者則是究竟之諍也白衣之蔑佛法者寧非寬軍之侵乎抑本朝自古賞軍功其職位之尊重者群矣天平之世大野東人雖斬西海之魁首僅預八座之次弘仁帝御宇坂上將軍遠攘奥州之狡猾近鎮平城之烟塵唯加九卿不昇三公爰清盛入道者平氏之糟糠武家之塵芥也祖正盛仕五位藏人之家執諸国受領之鞭父忠盛雖刷青雲之翅世人猶輕白屋之種孫清盛討平治信頼之叛太上天皇感一戦之功行不次之賞自尓以降高升相国特賜兵仗男子或陞台階或列羽林女子或備中宮之職或崇准后之宣兄弟孫甥皆歩棘路各割竹符加之統領九州不辞封家百司皆為奴婢僕従一毛違心則雖王侯猶之片言乗忌則雖公卿辱之萬乗之主尚成而展之婿累代之家選致膝行之礼云々去冬囚法皇于行宮流博陸于海外叛逆之甚誠絶古今是年又専兵推囲法皇第二親王之宮然王幸得免倚頼貴寺情

平宗盛帥衆攻園城寺

賴政父子馳園城寺

盜猶起凶器、欲攻貴寺、既已聞之、將往相援、今兼狀旨數日、歸念一時解散、彼唐宋清涼一山之淡尚敵武宗之官兵、況倭邦南北兩門之衆校、盡賑逆臣之群類哉、後清盛見斯牒狀大怒、欲捕信救、信救逃到北國、改名大夫坊覺明、仕于木曾義仲○壬申、詔平宗盛及賴盛、教盛、經盛、知盛、維盛、資盛、清經、重衡、源賴政等、攻園城寺。是夜賴政放火其館、帥其子仲綱、兼綱、賴兼及六條藏人仲家義賢ノ子、木曾義仲ノ兄等五十騎餘、到園城寺。賴政部屬渡邊之族有瀧口源競者、多勇略雄偉過人、其宅在六波羅畔。及賴政入園城寺、其族欲告之、賴政止之。宗盛聞賴政入寺大驚、始知為其勸以仁王之首謀、遣摘友實于競家見之。競尚在家、宗盛召競問曰、

渡邊競欺宗盛、乘其所賜馬馳園城寺

汝何不從賴政乎。對曰、臣頃日遭三品賴政之怒、因不候焉。故有間心、宜乎其不告也。況今為朝家之敵、何適從乎。宗盛曰、我平日欲臣汝、屢請賴政、不許。今幸得之、祿俸宜從汝之請耳。競詐答曰、臣背舊主之命而有欲奉仕明公之志、然憚人之嘲誚而未果矣。今聞命、冀為執鞭、則臣之大幸也。宗盛大悅、即賜其所愛之小糟毛遠山、二良馬、鎧一領。競拜謝而還。既而宗盛馳使問競之安否數矣。大有寵。競在家獨座、悵然謂、源公謀此大事、捨我為恨。然今雖屢兼宗盛之恩顧、亦遂不仕之想、夫源公實不捨我也。居隣六波

羅。故憚其事之漏者也。我速往從源公于園城寺耳。於是被甲、乘小糟毛、使侍童乘遠山、夜向園城寺、停馬于宗盛之門、大呼曰、競雖不肖、辱受閣下之恩、欲仕以報之。然頻思舊主、故赴園城寺、而馳馬邀過宗盛。聞之大怒、侍士請追之。宗盛曰、競者善射也。小糟毛者駿足也。追不可及。如彼狂豎、何勞追乎。競到園城寺、恨群僚曰、當明公謀此大事、卿等何不告乎。僉曰、往欲告之而問明公、明公止之。曰、競家隣于六波羅、若告之而僕從奔馳、妻孥悲泣、恐平氏知之。彼於我有忠誠、且多智。今雖不告之、然其來必矣。故無告

渡邊競謁賴政、語欺宗盛事

賴政會園城寺僧徒議事

耳。競悅、入謁賴政曰、臣留在家、詐請仕于宗盛。宗盛大喜、遺臣以良馬堅甲。臣欲為明公從軍之用、受之。宗盛尚愛臣、數問慰臣家。呼宗盛以臣為可仕二君者、而措赤心于臣腹、太拙哉。一座皆笑。仲綱請小糟毛于競、薙其鬣、燒印平宗盛入道之字、放之于洛、而為木下之報。小糟毛不忘其舊櫪、奔逸入宗盛之家。廄吏驚告曰、所賜競之馬来也。宗盛見其燒印、怒曰、我悔不早誅狂豎、而為彼被詐也。今攻園城寺之軍士等、有生捕競者、特為功耳。癸酉、帝行幸于上皇西八條宮。賴政會園城寺僧徒相議曰、聞平氏来攻山

一如坊真海為平氏謀議

門既背約、南都之兵未来、以敵多伐我寡、雖防禦之、難得勝利、今乗夜入洛、隨風放火、則平氏周章矣、乃鼓譟急襲撃、則浄海宗盛等可悉虜矣、衆僧皆然之、三院大衆鳴鐘吹螺、會于金堂之前、有一如坊真海者、為平氏之所師、進曰、抑王法佛法、助君守世、文官武官、治國鎮乱、就中源平両氏、久任朝家之衞護、近来源衰平盛、故五畿七道、不背其命、百官萬民皆從其威、如川朝海、如草靡風、僅以一寺之微、沙門之力、難當強大之族、多士之群、況今暮夜倉卒出軍者、取敗之道也、不如唯待東西兵衆之會、熟謀伐之、無不

乗圓坊慶秀建夜襲必勝之議

利矣、是必勝之謀也、我非為平氏止之、乃所以計寺門之安危也、談論移時不止、慶秀曰、凡兵有正奇、以寡敵衆、無若出奇、今異計移時、坐待援兵、乃敵来襲、則噬臍無益矣、唯慶秀帥門徒先登耳、圓満院源覺按劔怒曰、衆議多端、夜既欲曙、宜急出兵也、於是仲綱與渡邉族帥法輪院・圓満院・金光院・常喜院・南勝院堂衆等七百餘騎、向山科路、頼政率帥法印乗智、弟子義寶・禪永・乗圓坊慶秀・律浄坊日胤等千餘人、向如意峰、既到半塗昧爽、仲綱曰、乗夜襲攻而可也、天已明、雖攻必敗矣、遂還、而路之軍衆僧皆惡真海

以仁王珎翫蟬折小枝二笛

源頼政断宇治橋防禦

之坊、軍期毀其坊掠之、真海逃至六波羅訟之平氏、亦狐疑不諒其言、真海耻退、（淨海使座主明雲再諭山門僧徒攻園城寺僧徒皆応命）丙子、頼政奉以仁王、逃向南都、仲綱兼綱等帥部屬及僧徒三百餘騎從之、（初王逃、携蟬折小枝二笛、其所珍玩也、及出寺座金堂、吹蟬折奏千秋樂、藏之于壇上、挾小枝於腰、潜然而出、慶秀年七十餘、惜別于王、垂涙曰、臣僧齡既老矣、筋骨衰羸、不能奉駕致遠也、其弟子有俊秀者、須藤俊通之子也、平治之役、俊通戰死、俊秀為孤、其鞠育之、及長雄勇有志操、宜委命者也、今使彼奉王駕、閤下使役之、若臣僧則幸矣、王悅感其志、既而王乘馬過逢坂、歷醍醐路、到宇治、王不習乘馬、且數日無安寢、身心疲倦、山路嶮難、纔三里餘而墮馬數矣、頼政等相議、奉王入平等院而暫休、而断宇治橋之板、屯于河上衛護焉）丁丑、平氏聞以仁王逃入南都、奏之即稱詔、遣左兵衞督平知盛

平氏諸将向南都至宇治河

筒井浄妙房明春先登一来法師軽捷如奔兎

人頭重衡為追討使、帥通盛・忠度・行盛・清房及上総介伊藤忠清・其子忠綱・摂津判官平盛澄・高橋長綱・河内判官源季國・飛騨守藤景家・景高等二萬餘騎、向南都、到宇治河、見敵之屯西岸、而陣于東岸、頼政命僧秀定・源清等放矢、時天未明、河上霧昏、平氏軍士鼓譟而進、不知橋断、前陣二百餘騎、皆墮岸溺水、黎明、筒井浄妙房明春先登、渉橋桁之上、挑戰、軍士堂衆無從之者、有一来法師者、年十七、踵明春而進、橋桁狭容、不得渡、攀明春之冑、躍越其肩、如奔兎之投、見者皆驚、一来入敵軍、縱横力戰、後中院（後中一作五）智

渡邊譜省有五男曰学授與競頼

僧明禪拔刀拂矢而進

隠鏡鋑大房時稱雷房

但馬明禪筑土佐鏡鋑鬼佐渡金剛院大天狗金拳
玄永等数人皆馳頼政令渡邊族救明春一来之戰
於是源省及連至學授與競唱列配阜清進等三十
餘人渡橋桁而戰忠清先陣之兵敗走知盛令曰播
上軍急汝等往擊之兵士皆攻進圓滿院源覺失功
明禪拒之矢集如雨源覺揮戈矢散不及身明禪拔
刀切落其矢上者縮背避之下者踴躍超之敵軍見
畏其輕捷頼政之族西岸揚扇喧呼笑敵兵躊躇不
得渡河僧鏡鋑聲響数里時稱雷房升喬松之梢大
叫曰凡人皆畏死然於義軽之况戰陣乎今平氏之

足利忠綱先馳済宇治川

兵扣轡不進者將之怯也何不速渡河乎知盛聞之
曰敵寡我多而受其侮者我軍以不渡橋桁而得進
也今衆連騎筏之濟擊則虜之必矣忠清曰此河流
急無底強濟則兵多溺無益矣分兵塞淀路河内路
遮敵之前途野州人足利忠綱年十七進曰凡兵之利
在乗勝不破而退不祥也以橋斷河險捨所向之敵
而移剌則南都芳野烏合兵漸可聚来豈河橋之險
而已乎武藏上野之境有利根川險於此河曽秩父
與足利相戰馳馬陵流然無溺者若此河者流雖急
而不深石雖高而多瀨何難之有而帥其部族三百

忠綱將済川令其部属戒言

仲綱兼綱

餘騎先驅忠綱令曰此河逆湍卷波流石太峻凡馳
馬于急流絶岸之法唯在鐙轡之磬控騎衆皆可並
肩執手勿相前後其後者使之攀弰強馬以連于上
流弱馬以並于下流其蹄在淺則揚轡歩之在深則
弛轡泳之常可倚前鐙水超馬頭可靠後鐙陵波則
盡力乗馬則軽身執轡可堅勿過于堅恐殭其馬望
敵可俯仰勿過于俯仰恐被射其項額鎧袖掩頭而
可防矢勿以吾馬弱倚他之強在水中而勿彎弓彎
弓則馬疲而溺勿直渡而陵隨流而渡於是衆人各
同心合聲遂上西岸餘衆二萬餘騎見之皆渡源軍

等善拒遂軍潰頼政奉王逃于南都

伊藤忠綱射殺源兼綱渡邊省抱其頭投于河

退陣于平等院忠綱等急襲之頼政拒之仲綱兼綱
等善射挑戰平軍数萬競進源軍敗潰頼政奉王逃
于南都上総判官伊藤忠綱忠清子追逼兼綱接戰忠
綱射中其頸兼綱死之渡邊省抱兼綱頭投于河頼
政聞兼綱之死告王曰老臣将奉王逃南都然敵急
且聞子死方寸乱矣王可速入南都而依僧徒臣留
戰矣王泣惜別頼政廻馬忠清景家景高等急擊頼
政射斃数人矢盡身傷渡邊唱渡邊副下河邊清恒
恒或作視等扶頼政入平等院謂唱等曰我身仕六朝齢
及八旬官位已超列祖功業不慙等倫今擧義兵事

源頼政詠和歌自殺渡辺唱投河而死

頼政能相劔甞禁殿試劔斷石

不成者天也雖亡命於此時留名於後世勇士之所庶幾而武門之幸也汝等暫往防敵吾自殺耳於是衆皆出戰頼政鋪扇于芝上安座釣殿之前從容詠倭歌題其柱遂自殺年七十七唱取其首與石併擊之而投于河底或曰清恒為之頼政者頼光玄孫仲政子也有勇略能射曽藤信頼跋巵禁殿階上有怪人信頼詰之忽然而去遺一劔信頼以為宝劔也然則山石亦可碎拔之擊階下之石其劔屈曲信頼曰此劔太鈍何足為天下之宝乎捨于温明殿之背時會頼政之朝信頼謂頼政曰足下相劔乎頼政曰身在武林能相劔信頼使人取其所捨之曲劔示之頼政撫而劔直如初信頼怪之頼政相劔曰此大宝也昔天照大神鑄五劔令備三種之神器者第二劔也此則第三劔也其所以知此劔者昨夜有奇夢天呈一劔于朝廷備乱世之不虞今見此劔固是朝家之宝也信頼異之使頼政試

仲綱仲家仲光皆自殺

其劔頼政辞謝然不許頼政拔其劔又擊階下之石石断衛士皆感之信頼大驚畏之然帝不信之納于温明殿頼政過倭歌之道時人重之藤俊成常謂頼政不會倭歌之席似無雅興其歌載在勅撰之集有家集二巻有六男長仲綱次国次称山縣三郎養於族父国直而在美濃国山縣次頼兼次廣綱次僧頼尊次僧散尊有三女長讃岐局仕于二條帝能倭歌次為藤隆保妻次為中務大輔経業妻頼政卒于平等院以鋪扇于芝上時人呼曰扇芝頼政墓在美濃国山縣郡蓮華寺傳称渡邊族窃齎頼政之首瘞于此蓋国次等采地也又曰墳墓在下野国古河疑是清恒之所葬乎仲綱及仲家仲光等皆自殺于平等院下河邊清恒取仲綱頭埋院壁下仲綱母者故出羽守源親頼孫女也或曰菖蒲前也初菖蒲前在鳥羽上皇之後宮艶麗絶倫上皇太寵以頼政咏倭歌賜菖蒲為頼政之妻云々仲家者其父義賢死後頼政挙育之為仲家感其恩與其子仲光死之渡邊族或戰死或自殺渡邊省戰疲不退及

渡邊省使其兒依頼頼朝而自殺

頼政仲綱皆死乃欲自殺省二子扶父逃到栗子山省謂二子曰汝等欲脱我於厄其孝志既知焉然我不從舊主之死則不免恥我且年既老矣何日雪恥不若死焉汝等年少足健微服間行逃到伊豆依頼頼朝可以期後榮二子曰乃翁以不從舊主為恥我輩棄老父而去求生亦大恥也翁逃則我亦逃翁死則我亦死省曰我不忍見汝等之死故暫逃至此我何求暫時之生哉我戰疲甚渇欲水暫休而從汝等之言二子乃下深谷求水良久得水而至省既自殺二子抱骸慟哭追懐父之遺言收父首於袖中而東

渡辺競自刎死以仁王為追兵被射薨藤宗信逃免時人嘲笑

南都僧日胤戰死頼朝德之附葬祭地

行平氏之兵欲捕競競知之左廻右繞擊殺数十人遂自刎以仁王漸到光明山景高追之王中流矢薨其所愛之笛猶挾於腰藤宗信逃匿池畔而免聞者嘲之笑之王常閑居不朝参故少知其面者平氏欲辨其首之真偽聞典薬頭定成嘗治其病召問之又求愛妾而示之妾見而泣由是而定矣以仁王有四男一女長曰真性号書寫宮次道尊号安井宮為東寺長者次法円号櫻井円満院次号木曽宮王家臣重秀挙之逃在北国木曽義仲立之居越中宮崎也称還俗宮後在嵯峨号今室殿次女号野依宮日胤俊秀等力戰日胤死之俊秀逃往南都日胤者千葉介常胤子而頼朝之所師也嘗為頼朝祈禱七百日夢神賜金鎧覚喜之即赴伊豆告頼朝後頼朝憐其死王事以賜伊賀国山田郷于律浄坊為日胤葬祭之地南都衆僧等三萬餘人迎王既到木津川聞王

足利忠綱依渡菟河功賜殊賞

左右大臣等議討伐園城寺南都之事

竸退入南都忠清景家等獲首級帰洛先是宗盛聞宇治之戰未決勝敗加騎卒於重衡維盛等以為之援路遇忠清等共帰獻其首級忠清告足利忠綱渡河之功於浄海浄海悦大其功依忠綱之請為上野大介授新田莊其族嫉忠綱之殊賞訟曰此役之功彼豈獨身之所為也乎故忠綱即罷大介（忠綱者俊綱之子藤秀郷之裔）南都擾乱摂政基通遣使屡鎮之僧徒笞其使逐之○戊寅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權大納言藤隆季等各議征討園城寺南都之事隆季曰園城寺僧徒既多逃走其魁帥就虜拷問之則余黨皆

浄海奉至尊迁都於福原

伏罪耳興福寺背關白之命侵掠官使其罪猶重早制之可也興福寺者古来多凶僧屡起甲兵今乗兵徒未集之時速攻則無難矣兼實曰興福寺僧其罪不可勝言然今速討之則寺門滅亡而後國家之大難起矣不如先下宣旨喩之若僧徒不従宣旨則宜討之群議未決辛巳詔以宇治之捷為宗盛之功其嫡子従四位上平清宗叙従三位時年十二飛騨景高上総忠綱叙従五位下其餘有差○六月壬子朔癸未浄海奉帝及法皇上皇中宮徳子迁都福原浄海乗屋轎為前導關白基通左大臣經宗等百官各

籠御所

興福寺請和於平氏

詔藤實定等議福原新都造營之事

從之宗盛乗輿為後拒諸衛士連騎護大路之左右洛中士民紛擾無所措手足（右大臣兼實以下不隷平氏者留在舊都）浄海以頼盛第為帝居法皇之居者板屋開一户命佐原種益衛之時人號籠御所頃間依宗盛之請法皇得出鳥羽之離宮及迁都以高倉宮之事再沉憂乙酉帝迁居于浄海別莊上皇移御頼盛第正三位平頼盛超従三位藤忠親藤良通直叙正二位戊子興福寺僧徒請和於平氏縛首魁数人獻之庚寅詔左大將藤實定参議藤通親藏人頭藤經房左少辨藤行隆等議福原新都之内裏造營之事按撿昆陽野

藤兼實建一議

印南野之地其境狭窄絶上五條群臣各奏其地不便通親曰古者漢都開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斯土既有五條何不足之有哉議未決歴日右大臣兼實到福原經房問迁都之事且議大嘗會之事兼實曰左右京條里量其地形之長短廣狭修宮室分街陌而可也宜隨其便平安城都者既久矣不如唯無迁都大嘗會者天下之大祭也人民事務既煩迁都雖然即位之年不可不行之造營大祭共行之則人民多煩而恐其功之不遂矣若有大嘗會則造宮未為急務經房曰外記勘文云七月以前即位之主

藤隆季夢神不受遷都之事

嵯峨隱君子說遷都關国之安危之事

其明年行大嘗會之例者大同弘仁既有之矣造營之議未決今離宮假加舍屋而行之如何兼實曰大同弘仁之世未有定式則不可為例離宮行大祭者縱有古例亦不可用之藤隆季夢新都有大殿其庭墻之外聞一女之哭隆季怪問之女曰遷都之事天照大神之所不受也故哭之隆季驚覺朝會語夢于邦綱邦綱時忠等淨海聞不信之又夢上皇還幸舊都邦綱重衡奉從焉隆季怪之然憚淨海不言之清原賴業告兼實曰延曆以來未有遷都之事嘗聞之貞觀之朝大極殿有火時人或謂凡宮都經八十年可遷之是古例也自延曆既八十年其期既至詔群臣議之嵯峨隱君子聞之曰桓武帝曾鑑此地新營都焉東有嚴神謂賀茂西有猛靈謂松尾南開北塞永可為帝都之地也於是議罷云々今有遷都国之安否未可知之況法皇上皇共沉憂遷都之事皆不出於叡慮世事可悲嘆者多矣○是月淨海議滅諸源族

三善康信告平氏密謀於賴朝

三浦義澄千葉胤賴謁賴朝図平氏

遑忩遽也

三善康信密遣其子康清于伊豆國北條告賴朝賴朝驚即日命藤盛長（称足立）小中太光家等招集東州群士而謀討平氏應者甚多康信之母者賴朝乳母之妹也平義澄（三浦義明子）平胤賴（千葉介常胤六男）終宿衛自洛歸東直赴北條謁賴朝曰臣等戍役在洛既終期然依宇治之戰暫為官兵所拘留久不陪閤下積欝盈懷賴朝執手相歡終日談密事既而義澄歸相摸胤賴歸下總

秋七月上皇不豫上皇憂法皇白河入皇幽鬱厭淨海專横且宇治之戰遷都之遑無不惱叡情寢膳違

法皇賜院宣於源賴朝

介侶介也

賴朝始訪僧文覺

常宸儀憔悴中外皆懼○是月法皇密賜院宣于前右兵衛佐源賴朝誅伐平族初僧文覺謫在伊豆住奈古屋寺自稱熊相人里民群集信之賴朝之居隣之聞其為異僧且以其為鄉人故欲遇之果一日介其弟子到奈古屋寺文覺不言揭裳周旋賴朝之左右及四五廻俄而入紙障之中自障出頭或張目或半顚或俯或仰而開障卒尔跪敬大笑曰公是故下野守之令嗣也平治之役以年既長遭此咎也固可憐矣而泣賴朝見其狂怪大驚文覺少爲曰我巡行諸國謁六孫王之裔孫者數人或和而不威或猛不

僧文覺勸賴朝図平氏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文覺所說語

慍未見如公寬仁大度其貴不可言矣賴朝懼言之泄而謝還於是時々相會已熟矣文覺詣賴朝之所語曰凡源平兩家久為闔國之鎮護近来平氏誇一旦之榮暴逆無道小松内府之賢既薨矣是平氏之運盡也今六十餘州之間為昇平之主者非公誰歟天運至矣急起義兵滅平族除國之姦雪父之寃者在此時也古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不可緩之賴朝心竊喜然憚狂僧之言猶豫謝曰我是朝家之罪人也且嘗以池尼之憐愛得免死則平氏之恩不可忘也何有異圖哉文覺出懷裏

僧文覚呈義朝遺骸於頼朝

之一布囊示頼朝曰是故下野守之遺骸也某曾在獄密乞獄吏得之平日唱佛吊之及謫此州欲呈之公頼朝雖不信之以稱其父之名敬受之奉布囊于膝上而啼哭頼朝感文覺之志深自此日相親昵文覺再謂頼朝曰我久有神護寺造營之志請勸進于法皇故得罪謫此島今謁公亦是吾願之成也早討平氏報讐而使吾願遂之頼朝曰吾貶謫之身也如何其然乎文覺曰公意决則我往請法皇之宣旨頼朝曰乃得討平族之勅則誰不唱義乎然上人亦貶謫之身也何以得之文覺曰公勿憂之於是寺邊作

文覺七日入定往来福原

白河法皇授討平氏院宣於僧文覺

方丈之室諭里人曰七日入定里人男女遠近皆群集文覺入室結跏趺兀坐繩床瞑目里人皆拜即鎖室四面及夜穿地間道而出人無知之然後晝夜兼行僅歴三日入福原前參議藤光能與文覺為姻家之族使光能密奏法皇曰伊豆流人源頼朝志陛下之在幽宮頼朝身雖有拘囚東國勇士多是其舊臣也心皆内附焉若賜院宣則帥東八州之群士討平氏而解陛下之憂法皇喜乃賜院宣光能授文覺文覺悦藏之懐而三日帰伊豆入自間道入室中及出定之期里人皆集侍僧振鈴而戸闢文覺兀坐繩床

渇仰言崇敬之切也

髪垂面黜里人警首渇仰之文覺直詣頼朝懐院宣而先談曰我往新都奏請院宣既勅許之宜速催軍士勿猶豫頼朝曰縦令院宣在手我貶謫之身而從指麾者不多矣況未拜院宣則誰有来從者乎我恐以上人之故更加重刑也文覺曰公今雖疑後必信之我既固約法皇之詔我再勞萬里之山川則公疑解矣公之進退在我蹻足之間耳我嘗得罪依神護寺造營之事今為公請院宣欲遂我造營之志也公若謀遂則附采邑于高雄乎頼朝笑曰我無尺寸之地何物附之哉文覺曰隨我之計而速附之頼朝曰

源頼朝拜戴院宣

怨諸軽慢也

我若得志并呑六十餘州則雖封國從其請耳文覺曰公今之言雖如此既得則必惜之封國之大非吾願也唯十餘邑矣即呈紙筆請丹波播磨土佐等之邑十三頼朝戯作封邑状與之文覺莞尓曰嗚呼公之大度也未得其所有而如分手中之物嗚呼公之大度也遂為天下之主耳於是出懐裏之院宣示頼朝頼朝愕然盥嗽拜之其辭曰夫君子不直則令民成愁姦臣在朝則賢哲不進平清盛法師一族者匪啻忽諸朝家失神威與佛法既為佛神之怨敵亦為朝家之逆賊仍勅前右兵衛権佐源頼朝宜討彼輩

法皇賜院宣於頼朝為今月九日之事

頼朝使僧覚淵祈討平氏

頼朝使僧聞性祈軍事於諸社

頼朝召時政密議軍事

早除兇悪奉安宸襟矣及此頼朝志已决矣於是頼朝密喚走湯山僧覺淵讀經祈討平氏盛衰記云頼朝喚伊豆山僧聞性曰我有心祈欲讀法華經一部既讀過八百猶餘二百項日賜討平氏之院宣恐事之不遂也聞性曰公今既及八百部可謂吉兆也凡公之僴閲自六孫王既八世而其嫡則八幡宮之氏人而八幡太郎之後也今公之所謫在東八州之間則可造鴻業於此地文覺請院宣来往八日而帰其数皆吉也出師先可撃滅八牧判官平兼隆其餘二百部某聞其命代讀足千之数矣頼朝悦於是使聞性祈軍事於諸社而以八種之物賜聞性其八種者米八石絹八四綻机八具薬八嚢砂金八両擅紙八束布八端綿八也頼朝召北條時政告院宣密議軍事時政曰東八州士林雄豪皆是源家之部属也今外雖服平氏之威内皆懐舊恩之義誰有不從者乎就中上總介

平廣常千葉介平常胤三浦介平義明等其尤也藤忠清嘗謫上總國廣常盡志愛憐之後忠清被赦帰洛忘舊好譖廣常於平氏欲奪其所管子能常入洛奏其無罪得免然廣常猶抱恨今公厚礼召之即応矣常胤義明者忠義之士也其族大多共為之長何背舊主與逆賊乎土肥實平土屋宗遠岡崎義實之輩既奉命矣廣常常胤義明等皆應則其餘不有不服者也東八州既從麾下則北陸西海亦来服者必矣相模國平景親号大場或作庭者雖累代之家臣然蒙平氏之厚恩其部族蔓延又武藏國畠山莊司平重

頼朝遣安達盛長傳院宣于東国軍士

大庭景能独挺奉宣旨

能小山田別當平有重宿衛京都其子重忠重成等在國其部卒不減景親今可不從命者彼輩也頼朝遣安達盛長傳院宣于東國軍士特作教書喩之盛長奉使先往波多野義常大庭景能之所義常不報景能謂弟景親曰武衛奉院宣討平氏汝等亦可盡忠勲也景親曰源家固累代之主也雖然某曽為囚以平氏之恩顧免命矣且受其封而為東州之監皆平家之鴻恩也不可違之景能不悦携弟豊田景俊到蛭島盛長傳命于須藤経俊経俊對奕不礼盛長與其弟俊宗嘲曰今武衛側微欲奪平家可謂與士

須藤経俊違教書有似嶽窺猫之語

三浦義明父子欣然拝教書

峰方其高恰似癡嶽窺猫額之物誰有黨斯人者平盛長艴然而出直到三浦喩平義明義明臥疾聞頼朝之使至欣然強扶而出遇盛長而盥嗽讀教書垂涙曰我常患故典廐之乏貽孽矣獨武衛幸免而今揚義兵我年超八旬聞源家之勃興不堪歡抃即聚兒孫示教書曰汝等宜拝此命我年老身病命在旦暮今聞此旨老身之大幸也想夫源家衰既二十一年矣平氏專権暴逆源家再興之期至武衛功業之成如指掌耳若其功不果則汝等宜駢頭致死義澄等皆唯々義明贈馭馬于盛長労之且祝之盛長到

平廣常奉命

釋奠

上総示教于千葉常胤。常胤曰、與上総介相議而報之。盛長出會胤正（常胤嫡子）獵野而帰。胤正問其来由。盛長答以其實。胤正悦而與盛長共帰、請父曰、武衛蒙院宣而下教書。何狐疑之有。設令廣常不從命、老公不可違令。豈待與彼胥議哉。常胤喜色溢眉曰、善哉汝之言也。謹從教令。盛長赴上総到平廣常之家告之。廣常曰、某身存而奉此厳命。豈不幸乎。盡誠致忠之秋也。○八月辛巳朔。丁亥、釋奠於舊都太政官廳行之。権中納言藤忠親為上卿。以孝經聽講為題。文章博士藤光範作發願文（文闕）。壬辰、詔左大臣藤經宗、

詔藤經宗等議遷都大嘗會之事

大納言藤實定・藤隆季・平時忠・権中納言藤忠親・藏人頭藤經房等、再議遷都大嘗會之事。經房曰、延暦遷都、雖無方角之禁忌、然公事皆在新都。今其不同者三。畿境未盡、宮門未修、倉卒遷幸而不豫遷都之儀者一也。遷幸之後、其地猶未決之。皇居屢移、可謂之離宮。不可謂帝都二也。其士第民屋未全移之。公事猶在舊都三也。今此數事不同、而豈唯用方忌一事之例乎。忠親曰、方角之事、陰陽博士等既議之。大祀者離宮行之、既有舊例。宜隨之。實定・隆季皆曰、是朝家之大事也。臣等豈輕容喙哉。唯任勅詔而定之。

上皇不豫、令隆季・時忠與淨海議還都之事。淨海不可

多子、實定之妹也

藤實定詣太后宮有懐舊之吟

經宗曰、大祀次第神事忽々行之、恐有違法式者乎。唯宜待来年耳。制曰、可。今年大祀遂罷。方角之事者季弘之議、稱淨海之意遂用之。時人惡季弘之面諛。頃間上皇不豫。関白基通亦病。上皇有欲還舊都之意、令藤隆季・平時忠與淨海議之。淨海曰、唯任叡慮然。如光法師則不可違從。二卿畏而退。（頃日新都卿相雲客、或遊）住江・難波、或禊須磨・明石、或弱浦・玉津島、或淡路島、或高砂濱、各任志之所之、翫明月、嘯清風、以逍遙、以流戀。獨左大將藤實定告暇帰舊都、經歷洛迎、悲宮闕紫麟。一夕詣太皇太后藤多子近衛河原宮、談往事。太后洒懐舊之涙。實定吟曰、霜草欲枯虫思苦、風枝未定鳥棲難。既而太后自弾琵琶、實定吹笛、侍女小侍從弾箏。實定謡曰、来見舊都浅茅原蕪、月光無歴、秋風傷身。太后悵然。夜闌而退。侍從素與實定通、

侍宵小侍從・優藏人

頼朝與時政挙兵、先攻平兼隆

花鳥之情、痛別離於侍從。能倭歌。其所詠有待宵之詞。故世称之曰待宵小侍從。至此實定亦不堪戀、而到半途、還從者藏人、帰述其情。藏人詠倭歌而與、口諭侍從答歌。此藏人亦好事者也。世称之曰優藏人。

○是月、頼朝謂時政曰、平兼隆曽依父信兼之所訴、配于山木郷（山木、八牧訓同、相通用）。今以平氏之族耀威于郡郷。且我有舊恨。先可誅彼也。於是密遣洛陽遊客邦道於山木、圖其山川村里而帰。頼朝與時政開其圖、共議軍士之進退險易。即召工藤茂光（狩野介）・土肥實平・岡崎義實（三浦義明弟）・宇佐美祐茂・天野遠景・佐々木盛綱・加藤景廉等、告討兼隆。剋時日而相約之（為是月六日之事）。○福原流言、源仲綱遺子在関東、謀叛。淨海使

浄海使大庭景親為軍將

佐々木秀義男太郎定綱次郎經高三郎盛綱皆應頼朝四郎高綱馳告急蛭島

大庭景親為軍將討之景親自福原歸國知稱仲綱子起者詐言而聞頼朝起兵招佐々木秀義語曰我嘗在洛之日上総忠清謂頃日長田忠宗寄書告北條時政立源頼朝為主將謀反入道相國以有宇治之役故欲殲諸源族今有此告宜早圖之我受平氏之恩故先欲襲武衛卿等可來會秀義黙而歸家命其子定綱密告頼朝頼朝悦秀義自永暦之變久居相模國依渋谷重國（事見永暦記）至是其男太郎定綱次郎經高三郎盛綱皆重舊好以應頼朝四郎高綱曾留在洛亦不仕平氏食其姨家及此聞頼朝起兵即

佐々木兄弟擐甲疲馬以會

悦赴伊豆路會市人引馬而過乃誘殺之奪而乘之馳到蛭島頼朝感其義五郎義清（其母者重国女也）為大庭景親之聟故不從頼朝頼朝使時政聚兵佐々木兄弟過期未来頼朝疑黨于重國悔告密事少焉定綱經高騎疲馬盛綱高綱歩而至謝曰臣等欲速来積雨河漲故違其期頼朝憐其窮困於是命時政為軍帥相議曰我今討山木將量生涯之吉凶敵敗則速可擧火時政率兵士乘暁向山木路過肥田原時政謂定綱曰兼隆家臣堤信遠者勇士也其居在島與兼隆同時不誅之則為後患卿兄弟可暫留誅信遠

佐々木定綱兄弟誅堤信遠

八牧判官平兼隆被誅為十七日之事

定綱即帥經高高綱入信遠宅後經高進於前庭先發矢是頼朝征平氏第一箭也信遠防之定綱等縦擊敗之遂誅信遠此間時政既與兼隆相攻擊定綱等亦至戰未決頼朝臨階使一舎人升樹望烟火景廉盛綱堀親家宿衛左右頼朝待烟火之擧命景廉盛綱等救時政特賜陣刀于景廉曰汝宜以此鋒貫兼隆之首景廉盛綱馳入山木之舘放火遂誅兼隆時政引兵而歸献首級（盛衰記曰時政帥其子宗時義時及佐々木定綱經高盛綱高綱土肥實平大庭景能等八十五騎餘衆夜攻山木之舘定綱經高等競入挑戰獲堤信遠之首時政指麾急攻之兼隆從者關屋八郎放矢多斃士卒城堅難救勝負不決故未有擧火之報時加藤景廉

頼朝賜鎧及陣刀於加藤景廉以励戰

故典厩即源義朝也

景廉結梯為桟渡隍入城

業頼朝之擧故不知斯擧而在家矣景廉聞国中紛擾携其從者洲前二郎到頼朝之舘頼朝杖陣刀立增上見景廉曰往日以仁王賜討平氏之令旨未幾王敗故不挙兵頃聞法皇又賜院宣將誅平氏故先命時政定綱等討兼隆將告汝而有猶豫之事故不告之善哉汝之来也我約時政等以擧火之報未見其烟我恐彼輩之戰不克矣景廉曰臣恨公不告此大挙臣不来則不知之而已矣麾下多士皆各致忠然如夜戰不可無景廉也臣既委命于公往献兼隆之首耳即出頼朝壮其言呼景廉賜鎧且授其所杖之陣刀此是故典厩之所珍也我傳得之此役我討平氏之初軍也我祝之夜戰者無若長兵汝携之宜誅兼隆也景廉拜命而馳向山木時政見景廉曰子乃違武衛公之命今来何乎景廉曰衛公急召賜陣刀謂汝往誅兼隆卿等既可知敵営之要害我欲聞之此非私戰卿勿訝之時政告曰城門之外有櫓敵多放矢櫓下有深隍不能渡之士卒多中矢故暫退休矣景廉乞梯于時政以強結梯連之為桟渡隍入城攀上之兵軍疲矢盡多皆逃散景廉排門而入命從者焚門關屋八郎猶在櫓上呼曰入城者何人乎

關屋八郎狙射景廉洲前八郎代死之

三浦義澄和田義盛率黨與會源軍

已上二件為十九日之事

義盛義宗子義行義明弟義久義澄弟義連義久弟重春義春子

我有殘矢而乃放之景廉殆危其從者洲前代死之景廉進斬關屋而入館兼隆在寢景廉急擊殺兼隆貫其首于陣刀放火而出山木逆濟頼朝望見其烟喜曰景廉既誅兼隆也小鳥時政等引兵還皆称景廉之戰功頼朝大悦景廉者景貞之子兄曰光貞景貞曾為撿非違使住于伊勢國與平氏部屬伊藤之族上有舊惡遂殺之遁入東國扶父千葉等憚平氏不容之行到伊豆依于工藤茂光茂光吞之為壻景貞者加賀介景道之子以源家有舊功故屢到蛭島兼隆族吏大夫知親領州之蒲屋御厨暴虐不法土民困之頼朝下令沒收其所領此關東下令之始也源頼朝率兵到土肥鄉東州部屬軍士來會其室平政子（時政女）移居于走湯山覺淵之房邦道昌長等從之（三浦義澄和田義盛郎筑井義行大多和義久佐原義連義望弟義茂義茂弟義實多々良重春重春弟明宗義久子義成等發三浦赴土肥鄉為二十日之事）

源頼朝屯軍石橋山

大庭景親攻石橋山河村渋谷曾我伊東諸族将兵応景親

頼朝帥時政定綱盛長茂光實平等三百騎屯于石橋山結院宣於旗頭使大中臣惟重捧之惟重父頼隆挟白幣於前候焉大庭景親及弟景久（号俣野）率河村義秀渋谷重國糟屋盛久海老名季貞曾我祐信佐々木義清須藤經俊稲毛重成毛利景行長尾為宗原景房熊谷直實岡部忠澄等三千餘騎欲攻石橋山伊東祐親（伊東與伊藤並用）率三百餘騎列軍于山後以應景親稲毛重成謂景親曰日已及暮山路昏黒不便夜戰俟明日攻之可也景親曰若俟明日則敵軍多至不如唯急攻之也三浦義澄等宿丸子

真田與市與俣野五郎搏戰為長尾定景所斬

河燒景親黨部之家景親望見烟火曰是三浦之族來也彼輩襲來則両面受敵恐難制乎而令群士攻石橋山景親馳馬大呼曰方今平相國為朝家之衛護天下無不服其威然漫聚烏合之衆謀叛者誰何景親奉討逆之命早降則赦其死耳時政責曰源大將軍奉院宣討逆賊然汝為源家累代之舊臣而阿諛平氏之逆賊向將軍之屯營騎馬夸説其罪不可勝言汝以一時之慾忘舊主黨凶徒後悔不及速乞降斯可也景親等進攻平義忠（義實子号佐那田與一）與俣野景久戰相抱接墜于海岸景久將危而叫長尾為宗

義忠從者豊三家安共死之

頼朝軍敗逃入杉山

頼朝手射殺荻野季重澤宗家拒追兵死為二十三日之事

定景應聲下谷欲扶景久暗夜不分探其鎧甲義忠蹴之而卻焉為宗譲展轉其弟定景遂獲義忠之首義忠從者豊三家安共戰死之景親乘勝及曉頼朝軍敗逃赴杉山景親追之頼朝自放矢斃荻野季重等加藤景廉宇佐美祐茂澤宗家等挑戰宗家闘死有飯田家能者在景親之陣素通志頼朝而未能從之及此分兵為頼朝拒景親追兵不進頼朝遂入杉山大庭景親之兵猶競追加藤景貞光貞景廉大見政光實政佐々木定綱高綱天野遠景堀親家助政土屋宗遠等拒之頼朝亦自射斃數人景廉執頼朝之

高綱詐為頼朝留戰

轡逃于峰後景親急追上坂高綱曰追兵逼矣請假公之名當之如何頼朝許之於是高綱詐称為頼朝詐敵留戰景親猶進山路嶮窄高綱射其前騎之馬馬斃塞路而不能進景親等棄馬其間頼朝深隱山中定綱高綱力戰景親等不得上坂而退時政及二子戰疲不能夌嶮景員親家實政等請從之時政使景員等尋頼朝頼朝立臥木之上實平侍之頼朝見景員等喜之飯田家能亦来實平曰各死戰幸免而来固可相喜然數人猶在同處則為敵易知而計難遂矣如我君一身則雖渉旬月以臣之計足全之而

加藤景員疲労不能歩使子光員等尋將軍之所在

土屋宗遠乗夜越甲斐途遇能清于山中相歡謀再挙

已景員等猶請侍衛頼朝將許之實平諫曰今離索者後之大幸也此儕各運籌于外聚兵圖敵盡雪今日之耻乎豈以一旦之歡可廢洪業之基哉頼朝諾景員等各垂淚而去加藤景員及子光員景廉共隱管根山中盛衰記曰三日絶糧景員老疲不能進歩謂二子曰吾年老矣無日於開悲屬汝等捨我遠去則尋將軍之所在光員等悲之扶父到走湯山景員雖幾光員等共逃匿于冨士山麓土屋宗遠欲逃甲斐聞足柄関戍太厳夜窺戍士之睡而過下坂路半里許有一士人之來宗遠以為戍士之要我也依巖下按劔而立士人亦不進少焉宗遠詐曰源氏謀叛故置関戍方今來過者誰乎士人曰自不稱名而問人何乎宗遠聞其声則其子能清也能清亦知宗遠之声共相歡喜語宗遠曰汝何故而來乎能清垂淚對曰小子久仕平氏頃聞武衛擧義兵公亦從之故竊出奔半途聞石橋軍敗武衛及義實義忠

北條宗時遭岡祐親之兵而死

工藤茂光体肥不能越險而自殺

皆死小子悲之欲歸国問之今邂逅公者天之助我也宗遠曰善哉汝之來也抑武衛之失命者何人之言乎石橋之役千葉三浦輩來會晩矣故以其勢弱赴甲斐国義實從之獨汝兄義忠戰死其餘北條佐々木輩皆存矣宗遠亦乗夜赴甲斐国汝可從之於是相伴向甲斐宗遠着土肥實平之弟能清者岡崎義實之二男宗遠之甥也養為子宗遠猶慮能清有異心而猶隱頼朝之所在及到甲州以實告之而論甲州諸源族以待頼朝之再挙時政義時赴筥根湯坂欲到甲斐國宗時下山經桒原到早河伊東祐親之兵圍之宗時防之遂為紀久重被射殺工藤茂光年老體肥不得歩嶮路而自殺景親帥兵登山捜索頼朝于嶺溪之間景親之族梶原景時見頼朝之所在然憐之謂景親曰此山無人跡而曳其手去故得免及夕時政入

函根別當僧行實送餉于頼朝

己上為二十四日之事

田代信綱独升樹放矢拒

頼朝散去諸士独隱岩下

杉山筥根別當僧行實與源家有舊縁故使弟僧永實竊送餉于頼朝路遇時政問頼朝之所在時政詐曰源將軍既敗亡矣永實曰我為將軍致誠公勿疑之將軍既亡則公等豈能存乎時政欣然相伴至頼朝及從者得餉以療其饑頼朝多行實之懇篤大悦實平曰將軍功遂則可使永實任筥根別當職頼朝諾於是頼朝逃隱于永實之坊盛衰記曰頼朝隱土肥杉山北條時政土肥實平子土肥遠平岡崎義實大庭景能安達盛長等從之景親等帥三千餘騎追之田代信綱升于樹上放矢拒之頼朝逃入鵐窟有一枯樹臥于巖下其傍有大窠可容數人暫休焉時政等各從来頼朝曰我隱身于此數人猶在則敵兵來襲者易知其所也卿等皆可逃散我得出山則赴安房上総而相會耳

梶原景時捜頼朝於窟中憐之不顧景親大疑之

時政等皆請留時頼朝不許時政直赴甲斐国實平遠平義實盛長新開忠氏土屋宗遠從頼朝猶在山中共七人也盛長曰曾聞頼義東征官軍敗矣僅七騎而逃入山後遂滅逆賊今逃者七騎固吉兆也頼朝悦而入窟盛長等皆歡信綱防禦独在樹上大書夕窮逃于谷中亦入窟獲頼朝項刻景親等襲來過捜窟山中景親登臥木之上命曰此窟中可捜也其族弟梶原景時挾弓而入頼朝欲自殺景時憐之不顧之而出蛛絲羅于弓甲景時立窟口誘景親曰我探窟中不見蝼蟻况人乎唯蝙蝠驚飛耳景親猶豫欲自捜之景時怒曰廣敵而欲奪功者我與卿何異我既捜之若有人則蛛絲何以可羅弓甲乎然疑之則以我為抱二心者乎我何面目與卿等伍乎景親不得強入猶疑之以弓探窟中偶有雙鳩飛出而景親之疑暫解矣然猶欲以斧破之俄而大雨驟至於是倒大石塞窟口而去頼朝衆聞轉石逃出經小道向真鶴崎實平等亦從之雨歇景親又到臥木之畔見迹所塞窟之大石展轉景親意為景時所詐尾頼朝之跡又追之太急實平引頼朝逃入路畔地藏堂堂有一僧實平請僧曰源將軍石橋之軍敗避難而來

真鶴崎一僧匿頼朝

追兵逼毛上人冝使將軍隱于壇下僧憐之隱頼朝及實平等七人壇底之岩窟景親等來問僧僧不答景親詰其不言僧謝曰我坐禪入定故黙景親曰逃亡之人不過門乎僧曰我坐禪內慮不萌外声不入故無知之景親大怒笞僧鞫問之僧曰我不知也猶笞之遂氣絶景親曰僧固不知也其死可憐之而去日既暮矣頼朝引實平之袂偶語曰昏鐘報耳堂無人声寇既去乎汝出見之實平匍匐出窟堂中無人頼朝亦出見僧死于庭頼朝使僧枕膝悲曰於乎汝為我殞命矣少焉僧息出而蘇頼朝喜僧曰公等得免幸也我遭難何苦之乎賊寇復來無奈之何公等冝乗夜速去頼朝曰上人救我于危恩不可忘矣深謝而去景親連日大索之頼朝猶隱在山中絶糧實平之妻及聞之竊使一僧送餉地藏堂僧亦夜々訪之

三浦義澄屯于丸子川水漲不得渡石橋山軍敗三浦族大沼氏逃来遇義澄等至語之曰石橋之敗義忠既死武衛亦不得逃去義盛等大驚曰將軍

三浦義澄判断將軍存亡而帰三浦

猶在則百騎雖為一騎可挑戰也今將軍不在景親祐親之黨在前畠山重忠之衆塞于後路受此前後之敵則不可當之縱然破得一面遂為朝敵奈之何乎不如唯自殺也義澄問大沼曰汝自見將軍之戰死乎答曰否唯聞之而已義澄曰然則不可信之想是敵之詐言也將軍多智不徒死矣乃石橋山背連衆峯之深邃濵萬里之溟渤將軍可隱身于岩谷之間不然則乗舟可逃于安房上總若遇其近侍之人而事既實則向景親重忠等之軍戰死耳將軍之存亡未決而我儕之死亦未晩矣於是帥衆帰于三浦

三浦義澄與畠山重忠會于小坪

重忠從騎本田近恒與三浦氏講和

三浦族多々良重春戰死

會重忠屯于小坪義澄令士卒曰結鳴鑾卷鎧袖可馳潮波春撞之間勿使敵知之義盛義連等謂見敵而間行則無勇也非夫也喧呼而過重忠追之義盛將戰重忠從騎本田近恒半澤成清進兩軍之間講和曰三浦貴族與畠山姻婭也且無私讐然重親有重在洛勤仕平氏今所以追之者暫憚平氏耳親戚之間豈漫可鬪爭哉唯相和親而可也義盛止戰而帰義茂後不知其既和親而突重忠之軍義盛招之義茂以為其招之乃促急攻而猶馳重忠亦謂彼詐和親而挑戰義盛亦回軍多々良重春等戰死重忠

和田義茂擊殺綴太郎父子
為二十四日之事
工藤景光等擊敗股野景久於志太山

部屬綴太郎者力士也義茂擊之併殺其兄弟及子重忠軍敗其從者多死重忠欲自戰近恒成清等又請和親於是兩軍遂止景親為索頼朝分軍士戍衛諸郷之街巷俣野景久率駿河國目代橘遠茂之兵為襲武田一條等源氏赴甲斐國宿富士北麓鼠嚙斷百餘弓之弦景久大驚時源義定（号安田）工藤景光市川行房等欲帥兵會石橋遇景久於志太山急擊之景久以弓弦之斷戰不利遂逃去頼朝匿在筥根巖谷之間冦起將襲之行實告之頼朝與實平等逃赴土肥郷時政為催武田一條之源氏赴甲斐國半

右二件為二十五日之事
全成頼朝弟
佐々木定綱兄弟伴全成竊到澁谷匿重国隠諸庫中食之

途而歸（盛衰記曰佐々木定綱盛綱高綱等及石橋山之敗匿在筥根之深山偶逢醍醐禪師全成自洛來及夜定綱等伴全成竊到重国之澁谷館重国喜然憚世之聞隱于庫中食之重国問曰經高死乎定綱等曰吾儕誘引之而不來重国曰經高背久住我家頃參武衛我止之故今臨軍敗而恥之不來乎即命從者尋之時景親來于重国之館詰曰佐々木兄弟四人屬武衛射平家之軍其罪不可宥之未獲之間可囚其妻子重国曰彼等以有姻戚之故久寄食于我頃日重舊好而屬源家我不得強留之乃我從卿之催兵率外孫義清攻石橋今卿不思其功而責以可囚定綱等之妻子者何乎景親不能荅而去）義澄義盛歸于三浦語小坪軍事于義明義明大悅而命子孫等曰明日敵可來攻汝等寄衣笠城可防之義盛曰衣笠城者無險要之固恐其難守也奴田城二面巖嶮入馬不可通馬開其一面而禦敵則

三浦義明父子守衣笠據金田頼次援之

則雖千萬人可以防之凡戰者依險全身使敵勞苦斯可也雖守衣笠未幾而敗則無益矣義明怒曰衣笠者名地也奴田者僻陋而人不知之今闔國皆平氏之令也吾受天下之敵雖險要何為乎凡戰法在謀不在險縱在荒野之中以寡敵衆亦能謀則可克矣況以必死之身捨斯名城依彼僻地不免後來之譏汝欲全身則束手力戰我雖耄枕城耳遂引子孫等守衣笠城上總介廣常弟金田頼次者義明之壻也帥七十餘騎來援之畠山重忠恚小坪之敗率其部黨河越重頼中山重實江戸重長金子村山等三

畠山軍攻衣笠城不利退金子家忠力戰義盛射斃之

千餘騎襲衣笠城義盛令義澄等而城門一面盡斷水田作一細路纔可通一騎門傍築柵藏伏兵各持戈矛杖笞選能射者上櫓以待焉重忠等競攻之城兵多射敵馬馬驚騎者墮水田伏兵即起擊殺太多敵軍皆退獨有金子家忠猶力戰不止義明在城樓見之感其勇猛使一力送酒家忠立飲而報謝曰賜飲蒙恵氣息既休我即可破此城也卿等能防之於是家忠單騎而進既將入城門義明命義盛曰彼勇無敵固可惜矣然寇也汝射之義盛射倒之其弟親範扶家忠而退三浦與一追之親範相戰獲其首義

三浦義明喜遭武衛創基之日、悲我年耄

澄令曰、敵多吾寡、勿追敵殞命、敵来則放矢拒之、唯守城可也、義明聞之曰、汝等之軍、唯児戯耳、今就死地、何願全身乎、連騎突出、縦兵逆撃、所以快意也、義澄等猶不出戦、義明叱曰、汝等軍法、不出、吾年雖及九旬、猶能戦耳、乃鞭馬而馳、義澄扣馬留之、日既夕矣、兵亦疲矣、義明復座、呼義澄等、垂涙語曰、我為源氏累代之家臣、幸遭武衛創基之日、固可喜之、今軍羸力窮、城将陥、唯留守死耳、汝等逃去、可尋武衛之存亡、武衛有智、想夫猶隠身在安房上総之間乎、東國之士、悉源家之世臣也、今雖憚平氏之權、遂皆屬

三浦義明留死、使子義澄逃輔頼朝

武衛之麾下、老馬不忘舊路、杜燕不忘故巣、況人乎、汝等全身而往輔之、能致忠誠、使武衛為日本國大将軍、汝等各策勲受封、得致祖先墳廟之祭、則可謂忠孝雙全也、我耄不能歩趨、汝等捨我而去、若不忍捨我而扶我去、則汝等亦不能逃矣、莫使老身受道路之恥、若乃悲我而共死、則徒死耳、何益於君哉、莫以小義破大義、我死無恨矣、汝等懋哉、義澄等啼哭躊躇而不去、義明或怒或喩促之、義澄等不得止而去、（為二十六日之事、）明旦城陥、義明遂死之、年八十九、（畠山重能者、義明之胥也、重忠於義明祖孫之親也、且重忠素有源家之舊好、然以重能在平家、故有小坪衣笠之戦、）

右二件為二十七日之事

實平等隠頼朝于船底、渡安房、會三浦族來謁

義澄等泛舟向安房、遇時政義實近藤國平等于海中、義澄喜、相共到安房國、景親率兵騎數千攻三浦、會義澄等既去、景親引軍而還、（盛衰記曰、頼朝與實平義實等七人、自真鶴崎駕蜑船、向安房国、伊藤祐親聞之、追来、船已發而不及、遂得免矣、而風浪太悪、舟危漂海上、偶着一岸、實平起見之、則相模早川也、景親之兵屯于岸上、頼朝大驚、會風止、急解纜而去、時三浦族等頼朝行舟于安房上總之浦、而船相逢、共疑敵来、實平等相識、隠頼朝于船底、積柴掩之、三浦族見義實喜、進迎問之、義實曰、我輩亦尋將軍之存亡、初思可在三浦、今不然、為之如何、義澄等嘆曰、吁、我儕及衣笠之敗、捨親而逃者、以將軍之故也、今將軍不在矣、我悔不與父同死也、頼朝聞之、出自船底、義澄等各大悦曰、將軍在矣、老父之言不違也、於是義澄説父義明之守城、義實語嫡子義忠之死戦、相啼泣、義盛進曰、凡人之死有限也、臨軍、誰不思必死乎、今當此時、悲嘆往事、則猶孝哀慕而何益焉、不若唯奉君共

軍士班列之衛、謂之侍所、其長謂別當

祐親火攻土肥、實平見之在祝頼朝歌

土肥實平妻寄書其夫、説將軍隠山不便

一其志、誅滅平氏、而策勲、則宜各可議其封賞、將軍亦速可分賜諸国之郡縣、然則臣請任日本国侍所別當也、頼朝笑曰、異哉義盛之大早計、可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弾而思鴞炙者也、吾若得遂基、則可塞汝之需、豈食言哉、）頼朝在土肥山中、時伊藤祐親等焼土肥之人家、實平自山上見之、祝頼朝、舞而歌曰、遥望土肥兮有瑞氣之三光、八幡護君兮神威赫々之光、君滅平賊兮徳照四海之光、忠臣戴恩兮子孫繁榮之光、杉山欝兮緑千章兮、我星有火兮吾心何傷、月斧雲斤有村之良輪兮奐兮、大厦高堂建、斯鴻基國多棟梁、于嗟三光是君之祥、從者大笑、頼朝曰、善哉土肥之辯也、時實平之妻寄書曰、頃聞三浦族帥兵到酒

為二十九日之事

實平命大太郎製烏帽

匂宿以石橋軍敗而帰路與畠山重忠戰破之重忠率大軍襲衣笠城義明雖防之不克遂戰死義澄等逃去尋将軍之所在赴安房也今将軍隠山不便從者不多唯速可逃安房上總之間實平告之頼朝稱善（為二十八日之事）及暁下真鶴崎乘小舟到安房國獮島時政義澄等奉迎之数日鬱憂即解（盛衰記曰頼朝出杉山下真鶴崎欲乘舟謂實平曰往石橋軍敗皆捨兜鍪以此乱髮逃去則觀者易知為亡人恐有難乎如何實平曰此畔有賣烏帽者謂大太郎使彼製烏帽各冠之頼朝與實平到大太郎之家實平命太郎製七八人之帽太郎欲迎即製帽先示實平等各冠之皆右折也別製左折之帽呈頼朝頼朝悦曰我祖義家着左折帽故我家累代為将軍者皆着之彼何以知之今我亡人而得此帽可謂吉兆也於是使藤盛長謝太郎曰頼朝成太功則賞汝以石和之田百町民三口太郎拝謝入語其妻嘲曰此亡人僅免死猶何以得至施百町之封于人乎妻曰彼人之運吾儕之福後来不可知之乎平氏滅亡之後頼朝以甲斐石和田百町民三口賜大太郎云）○九月庚戌朔大庭景能馳使于福原告曰源頼朝謀叛襲殺山木兼隆屯于石橋山景親擊走之三浦族為頼朝之黨畠山重忠擊其族于衣笠城殺義明淨海聞之大驚即詣上皇之宮奏曰平治之役義朝梟首其子頼朝年未長然以叛黨之子欲誅之依池尼之固請而不忍誅之流于伊豆國頃日頼朝叛虜掠東國謀滅吾族乃是朝家之賊也請賜宣旨討之上皇曰朕未聞之然夷虜烏合之衆何苦

大庭景能馳使告関東擾乱於平氏

淨海請下討頼朝宣旨

熊野別當湛増応源氏

安西景益小山朝政下河辺行平共応源氏

長狹常伴欲襲頼朝義澄撃破之

之乎叟宜奏法皇也淨海曰今帝幼宜奏政事于陛下何趣及法皇乎想是以躇源氏故不許之也上皇微笑曰叟之言何然矣朕今非叟而可依誰人乎何拒叟之所請哉壬子熊野権別當藤湛増叛應源氏其弟湛覺不從昆弟相爭増攻拔覺城癸丑頼朝在安房國安西景益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朝政者政光之子行平者行義之子倶是藤秀郷之裔也）豐嶋清光葛西清重等皆應之頼朝将赴上總廣常之所路會長狹常伴起兵襲頼朝之旅館三浦義澄等擊破之常伴敗走安西景益率其部屬来于旅館告頼朝曰今将移居于廣常家恐是如常伴者猶満衢乎先遣使戒其来迎斯可也於是頼朝暫在景益之宅而遣和田義盛藤盛長諭廣常常胤告其来迎義盛到廣常之家告頼朝之命廣常報曰與常胤相議可参侍也盛長往諭常胤常胤默然如眠其子胤正胤頼在側僉曰武衛興虎牙之跡討狼戻之徒誰不服其召乎可速報其命常胤曰我心何有二心乎唯喜源家之再興懐舊之涙遮眼故然矣因報曰今駐馬之地不便於要害也相模國鎌倉者祖先之舊領而可建洪基之地也宜開元帥府於彼則根本堅矣臣亦不経日而詣幕下耳甲寅

和田義盛藤盛長奉使諭廣常常胤

頼朝追討之官符

浄海奏請以嫡孫維盛為征東追討使薩摩守忠度（浄海弟）参河守知度副之勅左大將藤實定為上卿賜官符其辭曰伊豆國流人源頼朝欲相語凶徒虜掠東國叛逆之罪不可不誅焉宜令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薩摩守忠度参河守知度等追討頼朝及與力輩然則東海東山兩道堪武勇者可從征討使之催其中有殊功者可加不次之賞

源義仲起兵木曾山

丙辰源義仲起兵于信濃國木曾山初久壽年中義仲父義賢為悪源太義平所破沒于武藏國大倉舘義仲僅三歲曰駒王義平赴洛命畠山重能曰尋駒王獲之則殺矣重能

獲之憐其幼不忍殺之時齋藤眞盛（眞一作實）赴武藏重能使其母抱駒王附于眞盛育之眞盛憚東國多義平之部屬送駒王及母于信濃木曾山使　權頭兼遠養之兼遠謂此兒雖孤八幡太郎之裔也後榮不可知之我奉之為北陸道將軍矣義仲自幼常恚保元平治以来源氏皆湮滅而馳馬習射以討平氏為念矣其性勇猛能騎射及長元服號木曾冠者義仲嘗語兼遠曰我孤蒙卿撫育之恩年既長矣聞吾族為平氏所芟夷我雖無頼之身為源家之遺孽豈不恚之乎如何兼遠欣然曰某宿意在此公勿憚之

平頼直欲襲義仲敗逃越後

自是義仲密入洛伺便數同未遂其謀是年賜以仁王之令旨既而聞頼朝起伊豆義仲亦應之其國有平頼直者為平氏之徒聞義仲之密謀欲襲之義仲部黨村上義直栗田寺別當僧範覺等逆擊之不克義仲聞之率大兵討頼直頼直畏之逃于越後國依城長茂於是義仲勢壓信州威振北陸丁巳頼朝遣北條時政於甲斐國諭諸源氏且促軍士令曰順者懷之畔者誅之

武田一條等襲菅冠者殺之

己未甲斐國武田信義一條忠頼等聞石橋軍敗率兵向駿河國尋頼朝之所在路過信濃國襲平氏之黨菅冠者于伊那郡冠者不戰自殺

信義忠頼等屯于根上河原擊國中平氏之部黨而還甲斐（信義忠頼等宿諏訪庵澤之迎有一女來于忠頼之営告曰我大祝篤光之妻也夢一騎士西馳是吉光也篤光猶在社中故使妾告之及営冠者敗死忠頼等以為諏訪神之冥助也相議寄田圃附平出宮所于上宮龍市岡仁谷于下宮）壬戌頼朝到上總國其從者三百騎廣常未會

千葉常胤滅千田莊主親政

千葉常胤率親族欲會命子胤頼孫成胤（胤正子）等擊其國目代某滅之千田莊主親政（浄海妹夫）聞之起兵欲滅常胤之家成胤逆擊囚親政

北條時政與武田信義一條忠頼會

甲子北條時政會武田信義一條忠頼等於甲斐國逸見山丙寅頼朝疑廣常之来遅引軍士赴下總國府常胤帥其子胤正師常（号相馬）胤成（号武石）胤信（号大須賀）嫡

頼朝以千葉介准父

常胤献毛利義隆子頼隆于頼朝

孫成胤等三百騎餘来會以親政献之頼朝歡迎常胤於座曰自今以後可以司馬准我父常胤拜謝且伴一弱冠謁頼朝曰是毛利義隆子也曰頼隆自如老臣育之以為今日之贈也頼朝喜引頼隆居常胤之上義隆者平治之役從義朝戰死于龍華越時頼隆初生平氏按捕之附常胤配下總國（按職原抄介称別駕為司馬此称千葉介為司馬蓋當時称謂乎）常胤議曰張大幕百餘為營立白旗七十于其上則東國之兵多至矣頼朝從其議来會者果多戊辰上總介平廣常帥周准夷灊廳南廳北之軍士二萬騎會頼朝于隅田川畔頼朝疑其

頼朝怒廣常遅参廣常服其大度

頼朝與時政信義約出軍駿河

遅参瞋曰汝来何晏乎暫在後陣可俟我令也廣常嘆曰我帥大衆會于麾下衆以為公太感悦今至此怒我遅参公之大度不可得而言固人主之器也自是竭抱忠心（或謂廣常初抱二心不會矣聞東国之士多集于頼朝麾下帥衆而至自謂今卒土無非平氏之管領武衛為流人而軽揚義兵若有将軍之量則可属麾下矣不然則虜之可以献平家也及頼朝瞋其遅参廣常遂服其威）己巳頼朝聞福原兵東遣土屋宗遠于甲斐國喩時政信義曰平氏軍士将向東関我帥安房上總下總上野下野武藏六州之兵到于駿河國欲逆撃平氏信義等以時政為先軍可會于黄瀬河庚午上皇幸于嚴島杜淨海及宗盛藤邦綱

上皇詣嚴島淨海要賜盟詞

権大納言藤實國参議源通親等從之東國追討使下宣之後淨海詣上皇之宮上皇曰東國叛虜権頼朝一人也討虜之軍士等至則其滅不日矣叟勿憂之朕到嚴島欲祈虜之平奈何淨海太悦即從車駕到嚴島上皇未詣社前淨海與宗盛密強奏曰討虜之宜既下矣老臣無猶豫之心伏請陛下賜盟詞于老臣亦無意於源家則致忠于陛下不然臣等捨車駕于斯孤島耳上皇曰朕年来不背叟之言何疑朕乎盟詞可依其請也淨海使宗盛奉硯上皇即賜盟詞淨海大悦懐盟詞而出侍臣怪問之淨海不答唯

上皇詣杜自書願文献之

欣々含笑而已於是上皇詣杜献神馬自書願文其辞曰蓋聞法性山静十四十五之月高晴権化地深一陰一陽之風旁扇方便力用不可測量者歟夫嚴嶋者名稱普聞之場効驗無雙之砌也遥嶺之廻社壇也自顕大悲之高峙巨海之及祠宇也暗表弘誓之深湛仰之明德在頂現當之望必滿歸之咎既随心鏡谷之應惟新也凢率土之濵靡然向風伏惟朕以庸昧之身忝蹈皇王之位握乾符兮顧微分鎮迷南面之理政望四海兮耻薄德更無萬民之威仁仍守謙遜於勵卿之訓楽閑放於射山之居而後偸抽

斗藪頭陀也斗藪煩惱以取正真也

一心之精誠先詣孤島之幽邃纖感純熟欽仰彌切
是宿善之所致也豈非深信之令然乎況瑞籬之下
凝懇念而流汗寶宮之裏垂靈託而銘肝就中殊指
怖畏謹慎之期專當李夏初秋之候病痾忽侵彌思
神威之不空萍桂頻轉猶無醫術之施驗雖求祈禱
難散霧露不如抽心府之志重欲企斗藪之行因茲
白藏已闌之律玄英漸逝之天殊專齋肅遂以豫參
漠々寒嵐之底臥旅泊而破夢凄々微陽之前望遠
路而極目遂就扮揄之砌敬展清淨之筵奉書寫色
紙墨字妙法蓮華經一部八卷開結般若心阿彌陀

等經各一卷手自奉書寫金泥提婆品一卷亦文之
盡懇精正施紫磨於瑠界字々之隅妙跡未豐碧波
於瑤池中襟之至世盡哀愍于時蒼松蒼柏之陰共
添善利之種潮去潮來之響晴和梵唄之聲法會得
處隨喜雙催抑弟子辭北闕之雲八箇日矣雖無京
輿之多廻凌西海之浪二箇度爲誠知機緣之不淺
歸依之思此故增進渇仰之志因茲堅固神而有知
莫棄我願殊以白業奉祈紫宮一日萬機之化廣被
龍圖鳳扆之運惟夫弟子病患忽散傳淮南道士之
方壽筭無疆抑當社者混俗世而濟生利人界而振

平惟盛忠度知度等率大軍向關東

德或三公九卿之臣或鴛鷺臺隷之輩朝祈之容匪
一暮賽之者爲群但尊貴之歸敬雖多院宮之往來
未有之禪定法皇初貽其儀弟子恥身徐運其志彼
嵩高山之月前漢武未拜和光之影蓬萊洞之雲底
天仙空隔垂跡之塵如當社者曾無比類仰願大明
神伏乞一乘經新照丹祈忽彰玄應敬白然後上皇
號泣心祈請曰神若免法皇于難使朕命代之而無
恨矣 著聞集曰此願文上皇自草之攝政基通淨書之 辛未東關追討使大
將軍平維盛副將軍忠度知度等帥藤忠清等五萬
騎餘以齊藤真盛爲先軍發福原維盛之出追其祖

源義重有自立之志菊池原田叛平氏

先正盛討源義親之例召于禁庭授之傳印鈴印攝
政基通賜馬是亦正盛討義親時忠實賜馬之例也
丁丑賴朝遣使武藏國召江户重長重長嘗爲景親
之黨畏其罪不來矣即命葛西清重欲討之又遣使
佐那田義忠之母褒石橋戰死之功且諭曰其遺子
尚幼恐是景親之黨害之早可送來于麾下也己卯
源義重 號新田 以義家嫡孫有自立之志賴朝寄書不
報聚兵于上野寺尾城 義重者義国之子 是月菊池原田等
叛于筑紫淨海命筑後守平貞能發兵討之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八終

禪師全成来謁頼朝
頼朝入武藏國豊島清光葛西清重来迎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九 自治承四年至寿永二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挍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安德天皇二

庚子、治承四年、冬十月庚辰朔、駿河目代橘遠茂聞甲斐源氏至、帥駿河遠江兩國軍士、屯于澳津、是日石橋之役逃散軍士来聚、頼朝到鷺沼之館、禪師全成来、謁頼朝、辛巳、頼朝使常胤・廣常艤舟濟大井隅田兩河、入武藏國、豊嶋清光・葛西清重来迎之、下野大

寒河尼携宗朝来謁頼朝
畠山重忠来降謝罪于頼朝
義賢木曽義仲父

掾藤政光、号小山、妻八田宗綱之女、曾為頼朝之乳母、時已雉髪、号寒河尼、携其稚子来、頼朝引之座、談往事、且呼其稚子、自加首服、名之曰宗朝、後改朝光、時年十四、癸未、畠山重忠率五萬餘騎、揚白旗来降于長井渡、謝罪于頼朝、頼朝詰曰、汝父重能在洛、想汝不必從我也、且攻三浦之族、其罪不可勝言、汝今揚白旗、亦似犯凌我、太有疑焉、重忠陳謝曰、小坪之戰、非臣素志、故再三問答止軍、不舍逆意于麾下、三浦族可知之、且又所以揚白旗者、往昔八幡殿征武衡、吾祖先秩父武綱早参幕下、時賜白旗、在先陣滅敵、又惡源太殿攻義賢、父重能揚

河越重頼江戸重長皆謝罪来候焉
上皇與源通親謂浄海之專横

此旗從之、其城遂陷、此旗者源家吉例、而吾累代所傳也、故今祝君之鴻基而捧来、頼朝問實平・常胤等、僉曰、彼所陳謝良有以也、其為人有軍將之量、不可罪之、若罪彼、則武藏相摸之士皆不至矣、於是頼朝命重忠曰、汝所謝者良有以也、我鎮日本國之間、以汝為先軍、然其旗與我旗相同、難以識別焉、乃可綴此革、而賜藍皮一片、重忠之旗綴小藍皮以此故也、河越重頼・江戸重長聞重忠之降、皆謝罪来候焉、頼朝喩義澄・義盛等曰、重忠・重頼・重長等為汝家之敵、雖然皆東國之尤也、謀天下之大事、則不可含私恨、義澄等告其

乞索壓状
頼朝到鎌倉拜八幡宮

無異心、己酉、上皇自嚴嶋還幸、源通親侍坐之間、跪問曰、上在嚴嶋海岸多景、足慰天顔、然所賜浄海抑其何等、御製乎、上皇垂涙曰、是盟書也、彼迫請謂朕不書之則捨朕于嶋、朕不得止與之、嗚呼朕意惡彼而佯授盟詞、則内外相乖、恐有神明之罰也乎、不然遂為浄海被強殺耳、通親對曰、凡人之所把持、強而奪之、人之所不信、強而盟之、俗謂之乞索壓状、政道不出之、鬼神不受之、今浄海之犯上、禍必遠彼身、上何苦之乎、丙戌、頼朝赴相摸國、畠山重忠為先軍、千葉常胤為後軍、既到鎌倉、拜鶴岡八幡、而歷覽義朝

命大庭景義營新第

武田信義北條時政等梟橘遠茂長田二子于富士野

亀谷之舊蹤、閔左、群士來從如雲、戊子、頼朝命大庭景義新營鎌倉之第、（頼朝繼頼義義家之志、遷鶴岡八幡宮于小林郷北山、假修宮廟以致禮、莫命起湯山僧良暹、暫為別當職、頼義所勸請之宮、在由比郷、謂之下若宮、）壬辰、平維盛等入駿河手越驛、癸巳、甲斐國武田信義・忠頼・兼頼（頼或作信）・有義・信光、安田義定、逸見光長、河内義長及北條時政・義時、加藤光員・景廉等、赴駿河國、越富士北麓、到鉢田、會橘遠茂及長田入道二子、襲甲斐國、路嶮難進、信光・光員・景廉等先登、防之、遠茂等敗走、信義之兵追虜之、而梟遠茂及長田二子于富士野、乙未、頼朝師二十萬餘騎、為防福原兵、赴駿河國、

波多野義常自殺

大庭景親路會源氏大軍狼狽

平氏軍屯于富士川

維盛問東軍形勢于真盛

丙申、頼朝命下河邊行平擊波多野義常、赴相州松田郷、未至、義常自殺、丁酉、大庭景親率千餘騎、欲屬福原兵、越足柄山、會頼朝大軍至、景親狼狽逃于河村山、頼朝到黃瀨川、時政以甲斐・信濃源氏等、率二萬餘騎來會、謁頼朝、述戮同之軍事、頼朝感其功、荻野俊重・曾我祐信來降、源長清（長清號加々美、仕知盛在福原、託母疾帰于甲斐、聞其族既到黃瀨川、長清亦來屬、）平維盛屯于富士川西岸、問齋藤真盛曰、汝是東國産也、頼朝軍中能騎射如汝者幾人乎、真盛曰、凡東國之兵、如臣者豈謂能之乎、其俗多是引數石之弓、挾數尺之矢、放之則數重鐵甲無

養由基射柳葉於百歩外

烏合謂乍聚乍散

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

不貫之、百歩柳葉、無不中之、若斯者一部之中不知幾百人也、其馬則自郊坰之中擇而養之、皆逸足也、常以田獵為業、而能習之、若斯者、每一人各畜五匹十匹也、且坂東之士、其為性也、父斃而子不退、子斃而父猶進、戰而不知死、進而不知退、豈如臣等之比乎哉、若乃吾軍、皆畿内近國烏合之聚也、父傷則其族皆從而退、主死則其從者皆逃走、所騎者皆羸駑之馬也、致遠而已虺隤、其人其馬比之彼、則吾兵十騎難當東國之一騎、今源兵二十萬騎也、吾軍纔五萬騎、設雖騎數相同、其強弱難敵矣、況其四分之一

齋藤實盛患軍令不行而帰京

乎、彼兵能諳斯土之山野險易、吾兵旅人也、纔知帰路耳、唯恐此戰不利矣、臣向謂、速下令武藏相摸之士、急攻敵、則必克、今兩州之兵、亦皆屬源氏、噬臍無益矣、然戰者不論兵之多少、唯在將軍之策也、維盛黙、士卒皆聞之大怯、維盛令曰、明日可出師、是夜士卒見海上之漁火、亦為源氏之軍士、無不畏焉、相語曰、源軍太多、吾兵不利、然猶不為之備、各閉營脱甲、招妓飲酒、真盛見之患、曰、軍令不行、士卒太懈、雖戰必敗、於是率其黨千餘騎、而帰京、維盛聞之、艴然曰、彼之去者可乎、雖無真盛、豈戰不戌乎、壬戌、伊

天野遠景虜伊東祐親献頼朝

伊東祐兼義辭時人称香之

平氏軍夜驚水鳥群飛而逃帰

東祐親欲屬維盛浮船于伊豆鯉名泊天野遠景虜之献頼朝三浦義澄為之胥故請罪状未定之間暫囚之于其家頼朝許之（祐親曽將殺頼朝其庶子祐兼告之得免及此頼朝召祐兼欲賞其舊恩祐兼謝曰父既怨敵為囚其子何賞乎今得赦死則往属平氏耳頼朝感曰宜任汝意也時人義祐兼之言以為美談）己亥頼朝帥二十萬騎到富士川張陣于東岸及夜武田信義欲襲平氏之後營帥輕卒向富士沼中宿鳥群飛平氏驚鳥聲謂源軍襲來而遽譟而走忠清等相謂曰東國之士多属頼朝吾兵在中途難遁圍耳不如帰京而熟計攻之維盛諾不待天曙悉引兵逃去頼朝之兵乗暁而濟平氏之營

飯田家能獲伊藤次郎家能子太郎戦死

義澄謁頼朝

無人甲兵狼籍満野皆笑平氏之怯拾収其所捨之甲兵旗幕來告曰平氏之營不見蠅蚋之飛況人乎頼朝笑即命武田信義守駿河國安田義定守遠江國而旋師飯田家能及子太郎等猶進追平氏之北與伊藤次郎戦太郎死家能猶力戦遂獲次郎之首而献之頼朝曰汝無雙勇士也石橋之役脱我于難今此役又有此功也庚子頼朝欲追撃平氏千葉常胤三浦義澄上總廣常等謀曰常陸國佐竹之族未服東夷既平而可征西其追撃未晩矣頼朝諾乃引兵帰于黄瀬河（時有一弱冠來于頼朝營請謁實平等怪而不告頼朝聞之曰是奥州九

忠信者元治于秀衡同族

頼朝行賞于群士

梟大遅景親囚長尾為定定景錮須藤經俊

郎也而迎接之果義經也頼朝喜相談往事垂涙且謂曰昔八幡殿征奥州義光辭京到奥州今汝之來宜為吾亦是吾家之佳例也先是義經在奥州聞頼朝之起請秀衡欲會于頼朝秀衡留之義經竊逃出而西秀衡使佐藤嗣信及忠信等追従之而至于此）既入鎌倉行賞于群士（北條時政武田信義安田義定千葉常胤三浦義澄上總廣常和田義盛土肥實平足立盛長土屋宗遠岡崎義實工藤親光佐々木定綱經高盛綱高綱大庭景能大野遠景工藤景光市川行房加藤景員宇佐美祐茂實政大見家秀飯田家能以下皆復其舊領或新授采邑以義澄為三浦介藤行平亦復下河邊荘司）丙午頼朝率兵發鎌倉向常陸國撃佐竹秀義大庭景親降即禁錮于廣常之家因河村義秀于景能之家既而梟景親俣野景久奔京師属平氏長尾為定宗景使義實義澄囚之須藤經俊錮于實平之家○

浄海恚維盛忠清

軍士逃帰而受爵賞時人怪之

十一月己酉朔庚戌平維盛知度等還福原忠清直赴伊勢國浄海大怒曰追討之官兵不戦而逃帰古未聞之彼等何怯乎維盛可流矣上總介可誅矣平氏群士相議諫曰上總介之罪不可誅之主馬判官平盛國進曰忠清元不怯也彼曽捕鳥羽殿之盗時人服其勇猛今不戦而帰者非彼等之怯平家欲衰之凶兆也慎之可也既而維盛任右近衛中將軍士皆受爵賞時人怪之（一説曰維盛知度僅免勢多従者不満百騎憚浄海之怒不能到福原先遣使者告之浄海睨視使者罵曰夫征討使發遣以來委命於君上者常也戦不勝則盍曝尸於敵軍其敗衂者似恥非恥軍敗生而帰者恥也況於不戦而逃哉何面目而可再見我哉不及帰洛宜

賴朝率兵到常陸佐竹秀義等拒之

廣常誘佐竹義政殺之

直、嗟呼痛哉、子不堪其任、遺我家之恥、然維盛竊入洛、匿於伊藤忠綱家、知度在淨海西八條家、既而或人曰、維盛無逃歸之意、忠清早察勝敗之機、勸維盛欲全軍而還、議再爭、條佐皆謂然也、遂班軍、聞淨海甚怒忠清、暫蟄居伊勢國、維盛敗歸之後、平氏軍勢衰弱、半逃離散、淨海或議遣救盛、經盛等於東國、或謂令宗盛爲大將軍東征、然聞遠江以東悉屬賴朝、猶草木之靡風、而猶豫不果、壬子、賴朝率兵到常陸國、佐竹秀義及義政構兵防之、佐竹之族出自新羅三郎義光子義業、世常陸國爲豪士、熾震兵威、賴朝以廣常爲佐竹之姻族、故遣使諭歸降之事、義政肯之、秀義以其父隆義在京師、故不應命、入金砂城固守之、義政就廣常來降、到大矢橋、廣常誘之、忽誅之、其兵或降或散、於是賴朝命下河邊行平、氏義、和田義盛、土肥實平、土

廣常賂金砂城秀義奔奧州花園城

賴朝沒收秀義所領地以賞軍士

屋宗遠、佐々木定綱、盛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等、救十攻之、城險不陷、賴朝苦之、廣常曰、彼叔父有藏人者、多智且慾饒、賂謀之、則城破矣、於是使廣常賂于藏人、而約其賞、藏人悅、導廣常于城後、襲之而焚城、秀義大敗、逃于奧州花園城、廣常歸告賴朝、且謂直實、季重特有戰功、多得首級、賴朝稱美之、藏人請候麾下、亦許之、是日、源義廣義廣、或作義憲、又作義教、爲義三男、号志太三郎先生行家來謁賴朝、義廣久在常州、行家經歷東國、共會焉丙辰、賴朝沒收秀義所領太田、糟谷、酒出等七鄉、以賞軍士、廣常義盛等、捕義政從者十餘人獻之、中有一人垂頭而泣、賴

義政屬士岩瀨與一莊言不屈賴朝義之

和田義盛補侍所別當

朝使人問其故、對曰、我先主無罪被殺、不堪悲歎、賴朝詰曰、當彼被誅、汝盍致命乎、對曰、臣等往不能從之故、逃欲報仇、今不幸被獲也、閣下不謀平氏之冦敵、先滅無罪之族、類其族猶然矣、況非族乎、臣恐諸軍士皆挾狐疑之志也、賴朝以爲義士也、廣常曰、彼有叛心、可速誅之、賴朝曰、不可、遂赦之、以列隊伍、號岩瀨與一、是日賴朝廻駕鎌倉、和田義盛補侍所別當、依往日之約、超宿將補之、曾我祐信被赦、復其舊領、初叡山不悅遷都之事、捧狀奏請還舊都、屢勅公卿議之、淨海及平時忠不聽、故未決、戊辰、詔淨海及

淨海公卿會議奏兩都之勝劣

群臣議定都之事、淨海曰、凡舊都者、南都北嶺太近、僧徒神人動奉靈輿戴神木入都下、以驚朝廷、若新都則江山之固、遠阻其境、老臣奏營新都者、以是故也、方今山門衆徒、頻奏還都、然其地形勝劣、只在人望、群卿宜議之、莫遺其深衷、公卿僉曰、福原新都地形無雙、北則生田、廣田、西宮、神明垂跡、其在松原者、添千歲之綠陰、布引瀑者、漲九天之銀漢、前則蒼海漫々、後則翠嶺欝々、須磨明石之月、淡路葦屋之景、四顧滿眼、其境爲勝、天下無善於此、豈以勝劣論之乎、淨海悅、藏人頭藤經房正色進曰、臣顧舊都者四

藤經房正議決還都

藤長方直言両京是非立定矣

神相應而百王不易之地也五畿七道遠近育便白姓士民往来無煩比之新都勝劣懸隔山門所奏状豈不信之乎不如唯速復舊都浄海艴然而起諸卿皆怖然浄海不答經房而還都之事決矣盛衰記以進為脩修寺宰相宗房之言盖誤經房為宗房也續故事談曰浄海議新舊両都之優劣諸卿阿諛浄海余曰新都優也獨参議藤長方賤新褒舊列座皆戰慄既而浄海奉車駕還舊都時人皆謂長方一言而両京是非定矣或人問長方曰浄海之暴挙世所知也卿直言太過也其不觸彼之怒者幸也若觸其怒則危於遁虎尾卿何不憚之哉長方答曰不然諸卿雖阿不合彼心我雖逆忤彼心我知其所以可然故一云爾何則凡暴悪之性憚改過故其心雖悔日不發言是小人之所為也彼若不悔遷都則豈可及群議哉既悔心雖萌猶欠其過欲待群議而亦不得已之趣於衆人也我早察之知其悔彼心則何憚災之可及哉聞人

浄海從還都之議四條

服其才量癸酉車駕還于舊都居五條内裏法皇上皇亦還幸六波羅法皇遷御于泉殿重盛故第上皇于池殿頼盛第公卿百官從之皆移其居其舊宅破壊者盧舍於洛外藤兼實嘆曰凡福原遷都忽然起神不降福人皆称禍水旱風蝗之損神社靈崗之恠東関西海之乱致此災者職此之由今又俄而復舊都四海八荒王公卿相緇素貴賤道俗男女老少都鄙悉無不歡抃誠是散衆庶之怨慰萬民之望者也抑浄海狂悖禁囚法皇致罪大臣其暴悪不可勝言假名物宣恣任我意遷都于辺鄙狭小之地犯上之心惕甚四海唱義之兵其不得不起矣浄海一旦變心從還都之議其所以然者有四東関之乱以浄海備上之咎遷都之暴也今復都者使於東兵侵掠之防者其一也台嶽之衆徒頻上奏状各致欝念其言有理其辞難拒者其二也上皇不豫強有辺土之行還都之宜已及再三不得黙止者其三也浄海忽悔積悪戦慄於天人之災恐怖于神明之罰者其四也其悔悪

改過既晩矣天下擾乱既極矣雖復舊都遂無益而已誰不悲之乎須藤經俊宅母頼朝乳母聞經俊欲誅来請頼朝曰昔資通仕八幡殿以来累代竭忠就中彼祖俊通父俊綱共死平治之役經俊憚平氏屬景親其罪不可逃矣然以父祖之功被宥死一等則媼之大幸也頼朝不答出石橋所着之我衣示之其袖有所穿之箭其箆刻經俊之名頼朝自讀之媼不能對嗚咽而去頼朝斃之時土肥實平請曰經俊之罪雖可誅之然其父祖舊勲不可誅之縦使彼生其不為人無可叛之量逐之可也頼朝許之實平還家以頼朝之恩赦諭經俊断其髪放逐之

上皇召藤隆季等議東国逆乱之事

宗盛使人捕源雅頼從者親能不獲

後經俊免死列武臣戊寅上皇召權大納言藤隆季藤宗家左大辨藤長方等議東國逆乱之事長方正色曰若欲鎮乱則可行仁政今法皇雖脱板宮之囚然不預萬機前博陸無罪流於邊鄙皆是復舊則天下之心安矣諸卿憚浄海無與言者藤兼實聞之嘆曰長方之言公也不諛時勢能直言可謂諫諍之良臣也著聞集長方作經房此時長方以参議兼左大辨經房為頭辨故相誤歟今從兼實記○十二月甲申平宗盛夜遣少将平時實率士卒入權中納言源雅頼之家虜掠其家人雅頼驚問時實時實曰卿從者親能曾通頼朝故捕之雅頼曰彼已出奔時實使

鎌倉府第成

藤家重逝

新田義重請于鎌倉

士卒搜索其家不獲之庚寅鎌倉府第成頼朝徙居之晝街陌分村閭士第民屋並軒連戸東國諸將群士三百餘人来賀之別當和田義盛参侍所指揮之皆推尊頼朝稱鎌倉主命北條時政土肥實平等使武藏國諸將復其領職（称頼朝号鎌倉殿始於此）丙申淨海奏請法皇宜聽政如元法皇辞之淨海請之再三法皇遂許之乃献讃岐美濃両國已亥前太宰大貳從三位藤家重逝歳五十三（家重能倭歌亞兄清輔而爲讃才達管弦法皇善遇之故清輔在下位重家列卿位藤原實相睦至此聞訃嘆曰是有志之士也豈啻其才而已哉）庚子新田義重請于鎌倉頼朝使盛長詰其聚兵于上野寺

頼朝詰其聚兵

里見義成来奔于鎌倉

平重衡討南都僧徒作大毬以比清盛首

尾義重陳謝曰是為防他寇也豈挾異心於闕下哉頼朝怒解是日義重孫義成（里見）来奔鎌倉義成告頼朝曰臣久仕平氏徃者聞公起伊豆而欲来侍未果石橋敗後平氏譏瀸源族臣詐稱襲鎌倉而来也頼朝悦壬寅木曽義仲帰于信濃初義仲有自立之志赴上野居父義賢多胡荘之舊館及頼朝輝威於東國避上州而退癸卯淨海遣藏人頭平重衡率兵討南都南都僧徒防之官軍不利時命平經盛救之（防淨海為鎮南都命妹尾兼康為大和国檢非違使率五百騎向南都僧徒饒起襲擊大破之而梟其首實於猿澤池上兼康逃帰僧徒惡淨海作一大毬号清盛法師之首或笞之或蹴之淨海聞之大怒而乃此）丙午南都僧徒構壘于奈良坂般若坂防官兵重衡使越中盛継上總忠光景清海老盛賢等挑戰及夜福井俊方燒民屋火及伽藍東大興福大佛殿七大寺等之諸院房舍悉為焦土官兵乗勝撃之僧徒皆敗走僧尼老少避火入大佛殿火熾燒死者千餘人僅免者匿於三笠山重衡大獲首虜梟之而還洛淨海悦藤氏公卿驚悲○是月淨海命土佐國蓮池清常平田俊遠等殺流人福田冠者源希義有夜須行家者與希義相好聞希義之困率族援之希義既被殺而帰清常等遣使欲誘殺之行家斬其使艤舟

南都僧徒拒官兵不利諸院焚罹兵燹

淨海使人殺流人源希義

夜須行家援希義不及殺官使而奔

養和元年

依東国兵乱南都兵燹廢朝拝

奔于紀伊國（希義者義朝之四男與頼朝同胞也平治役軍敗之後謫土佐介良荘）淨海奏請詔奥州藤秀衡任陸奥守討頼朝越後人平資長（号城太郎）任越後守討甲斐信濃源氏然秀衡以義經徃者在奥州故稱可應詔而未果資長乃議先擊木曽義仲而聚整兵馬（資長者餘五將軍維茂之裔祖父永家号奥山太郎父資国号城鬼九郎世為北国之豪常聚清原武衡女生資長云）辛丑養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天皇在五條内裏廢朝拜依東國兵革南都兵燹也吉野國栖腹赤魚不貢藤氏公卿以氏寺之災皆不朝所行節會者平氏之官族四五人耳法皇歎曰四代之帝為朕之子為

藤忠綱襲殺平將江四郎

頼朝殺平井紀六梟於早河登庸梶原景時

朕之孫也、不預萬機、嗚呼朝政之衰、何如此哉。按、上皇為法皇子、然以治世次第言之、則四代也、故云爾 平氏聞東國源氏謀廻南海而襲洛、使軍士警衛畿外之浦々、命江四郎衛志摩國、熊野僧徒進兵于菜切島、應源氏、襲江四郎、破之、四郎逃于宇治岡、藤忠綱義通二男、号波多野義定忠綱姪、義通孫等襲擊殺之。忠綱者繼義通之家、住伊勢国、通志於源家、兄義常在東関叛、頼朝伏誅、忠綱等猶不忘舊好、故及此然矣 癸丑、工藤景光搜索平井紀六、獲之獻、頼朝、彼殺北條宗時于早河者也、故殺之梟於早河。土肥實平勧梶原景時於頼朝、頼朝登庸之、又以濱時懌有舊勞、為雜色長。○辛酉、上皇崩于六波羅池

高倉上皇崩葬東山清閑寺

園丁燒煖酒上皇賞之以風流

殿、歳二十一。上皇其性仁孝、有陰德、初在位時年十餘、愛紅葉、禁門之西築假山栽之、及秋每賞之、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獻楓樝二株、其葉太紅、帝特愛之、而栽盆中、附大勝大夫信成、晝則置之御座前、夜則信成搆園護養之、一夕信成之他、時園丁為禦寒相集飲酒、折其枝、燒其葉煖酒酣醉、信成歸見之驚、問園丁、答之以實、於是繫園丁于縫殿陣、而奏之、帝不咎、信成大懼、少焉帝從容曰、汝莫苦之、昔白居易以琴詩酒為三友、其詩曰、秋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拂綠苔、若斯鄙夫亦自學風流、何罪之乎、漸長好學、召

上皇聞時人之言退寵女葵前

清原頼業於階下講經、潛心習之、又嗜詩歌、弄文章、甚愛管絃、最長於笛、初帝幼而最為法皇被寵愛、故登大寶、在位之間盡孝心於法皇、然淨海屢困法皇、上皇憂悶不豫、遂捨群臣、法皇不堪悲歎、侍臣皆哀慕之、遺言葬東山清閑寺、奉號高倉院天皇。安元之初、有中宮侍女之婢、曰葵前、帝幸之、時人聞之曰、彼婢蒙寵、後栄可期之、帝聞之、止寵不御、関白基房欲養獻之、帝不肯之、曰、朕在帝位、豈納賎婢於後宮乎、朕不思遺後世之譏也、基房服其德、其年冬、帝行幸在外、又曉有人哭陣上、帝使侍臣問之、命衛士尋之、衛曰、後宮之婢為其主捧官衣而歸、路有盜掠奪之、故泣、上聞憫然憐之、使人請中宮、授官衣于彼婢、婢拜而去、治承之初、推中納言藤成範之女、曰小督局、容太美、藤隆房見之、投書將挑之、未幾入後宮有寵、淨海聞之怒曰、我女為妃、然上唯寵彼、隆房婿也、彼女

上皇寵幸小督局

仲国或作高恭

藏人源仲国奉言訪小督局幽居

誑之、則彼女不可不罪也、小督聞而愁之、一夕密出後宮逃去、上驚而求之不得、憂日積、御床不安、淨海聞之大怒、招中宮於六波羅、戒内官曰、上意之深在小督耳、軍莫使後宮進御一女、聞者側目、然憚其威、推而不言之、上不諳之、唯思小督而不止、聞小督在嵯峨、召藏人源仲国、密授御書求之、仲国賜馬、秉夜到于嵯峨村閭門巷、適問無知之者、時已中秋、叢虫啾々、野鹿呦々、有一柴門、月下彈箏者、隔牆聞之、想夫戀曲也、仲国知為小督之居、排戸而入、有一嫗之迎問之、嫗曰、其人我不知之、仲国常侍御宴、知其音、操故不信嫗言、而強入室、呈御書于簾中曰、上思夫人、寝食將絶、臣奉使而來、小督開御書而欷歔、即作報奏、使侍婢示仲国、仲国前跪請曰、已有報奏、上意不疑矣、然臣嘗侍宴、咫尺御簾、則非不謁夫人之身、若得口授之報、猶驗於上耳、小督捲簾面而告曰、妾頃聞淨海恨帝以妾之故也、妾存則妨於至尊、不如亡跡、明日而逃、欲赴大原、故汝主婦之請、情刷彈箏、將為卿被知此居、仲国答曰、無君王之許、則不可讓變其容、宜待再命、而留舍人衛之、遂歸奏之、天已欲曙、帝猶在南殿而待之、仲国遽進、而

淨海見小督引美挑之

平氏以義仲之共詰責中原兼遠

奏之。帝悅感小督之志、使仲国迎之、再在寵、生一皇女（號坊門院）。淨海聞之而怒、強入後宮、欲逐小督。小督俯而不仰。海把小督之鬢、見其顏、俄然驚曰、此女信美而艷、宜乎帝之深思也。於是耳語曰、汝為我妾則可赦罪也。小督正色曰、叟之言何狂且狂乎。日月未墜地、叟其奈我何。古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叟不知之乎。淨海彌怒、遂斷其鬢、刑剃而放之。後小督在清閑寺而卒。自此而帝心震悼、憂憤不快於淨海。

○平氏聞源義仲之兵盛、招中原兼遠語曰、汝以義仲謀叛、欲乱天下。其罪不可勝言。若擒義仲獻之則赦、不然則誅之。兼遠陳謝曰、義仲嘗幼時、父義賢為義平被殺、其母抱義仲来于信濃、啼泣請救。臣憐其幼而育之、謀叛之事想是人之誣也。臣速帰國、率兒輩而虜獻之。平氏責曰、汝欲帰則可獻盟書。不

中原兼遠滋野行親立義仲為軍將

下諸司宣旨罷固関緩民事

然則馳使命子弟、而得虜之、許汝之帰。兼遠謂、我年来之志不可廢矣。縦然身亡、我何辭之乎。遂作盟書、伴為之信。於是平氏不疑兼遠、許帰國。兼遠帰信濃、語滋野行親（號根井）曰、我欲立義仲而滅平氏。平氏逼我、以乞索盟書。然我可不果其素志乎。今附卿以義仲、我兒輩皆宜從之。行親諾。於是立義仲於木曾山、為軍將。上野國足利之族亦屬之。○二月甲申、罷固関、以緩民事。詔左大臣藤經宗、令左右京職檢非違使等下宣旨曰、頃年以来諸國不靜、災異荐至、兵革旁起。思其指帰、魔縁之所為乎。非祈神佛、何以安民。

平將源季貞等討源義基子姪皆戰死弟義資義廣被誅

菊池隆直緒方惟義叛臼杵戶槻松浦応之原田種直為平氏擊之

庶宜令神社佛寺及五畿七道諸國家、寫尊勝院羅尼戶圖不動明王像、只任其力之堪否、勿定其数之多少。遂供養於諸院、攘厄難於未兆。丙戌、梟源義基之首。初義基起兵于河內國、應頼朝。平氏遣源季貞、平盛澄、妹尾兼康等討之。義基及子義兼（號石川判官代）、姪義久（號九條院判官代）、義遠、義明皆戰死。弟義資、義廣（號紺戶判官代）被獲下獄、遂誅（義基者義家之孫、義時之子。敘從五位下、任武藏下総権守）。庚寅、筑紫宇佐大宮司公通奏、肥前國菊池隆直、豐後國緒方惟義等叛、臼杵、戶槻、松浦之黨應之、起兵燒太宰府、置関氏、塞海陸之往還。原田種直為平氏催其

梟近江美濃源氏黨之首

河野通信攻殺額高信復父讎

黨、以擊隆直等、相戰。宗盛大驚曰、東國既叛、欲召西海之兵討之。今西海亦叛、為之如何。肥後守平貞能曰、西海之士者皆閣下之恩臣也。不可謀叛。恐是流言。若乃彼輩謀叛、臣奉命至則悉鎮之。閣下莫苦之。癸巳、梟近江美濃源氏之黨十人首（兵衛尉小河重清、蒲義明、上田重康、其子神地康信、冷泉頼興、葦敷重義、伊達家忠、重親、遠後二郎、平重家、五郎重信等也）。或曰、今當諒闇、既梟義基、又梟此數人、何不思天下之大喪乎。公卿相議、嘉承之世、在諒闇梟源義親、非無舊例。於是不止。○伊豫國奏、河野通信襲殺額高信。去歲高信攻通清殺之。其子通信逃走于安藝國。高信

四国群士悉通志於頼朝

河野通清頼西寂爲仇讐始末

猶留鎮四國一日携妓水嬉通信艤軍船三十艘詐爲漁者伺撃之虜高信泉于高繩城新井武智之族皆屬之自是四國群士悉通志於頼朝長州本平家物語曰初通清聚兵於高繩城頼西寂攻之城不下西寂之姪伊重突陣入城與通清挑戰遂被獲矣通清之弟通経來勝進撃西寂西寂恚其姪被獲而力戰虜通経西寂遣使請通清曰卿所虜者我姪也我所獲者卿弟也共還其虜而唯救軍籌之優劣如何通清報曰在軍被獲者其拙也雖弟姪何用者遂誅伊重以視其使使帰報之西寂欲誅通経通経請曰狂兄棄我於敵我太恨之今暫免我則往殺通清謝之西寂救之及夜通経以西寂之軍攻高繩城後之竹林急襲之城陥通清戰死通信逃于安藝国沼田郷西寂悦賞通経之功西寂留鎮四国有出雲坊宗厳者自称平忠盛之孽子也通清嘗養爲子努力勝人時在他邦聞通清之敗尋通信到安藝来往于伊豫伺西寂之便欲報讐一日西寂伴群妓泛舟遊宴通信時甘泛之

藤兼實受黄石公書於中原師景

泛兵討通経宗厳佯爲釣者棹小舟遶西寂之舟于時宴闌其從士皆酔嬉戯水中西寂獨在舟宗厳進棹乗間跳入其舟捕西寂縛之断纜以西寂而去其從士不能追之偶會通信擒通経而帰相喜倶入高繩城以鋸断西寂之首梟之以徇於国四国之士多屬之通信賞宗厳以十八邑而号之曰来原氏豫章紀曰通清過江州西坂本有一蒼龍聞嬰児之啼見之以錦繡裹之上書平宇通清拾得鞠之既長而雄偉絶倫通清遂爲己子号宗厳又曰通信縛西寂徇之遶通清之墓西寂大怒而溺其墓通清遂溺之

○右大臣藤兼實受黄石公素書於中原師景師景曰竊聞張良遇黄石公於下邳圯上受兵法一編後人謂六韜也或曰三略也按六韜者太公兵法也三略者張良之所自述今黄石公之書者即此素書也張良得之作三略世人不知之江匡房嘗曰張良末

張良末裔張修理帰化家藏素書

藤兼盛作和字諫言抄

和氣定成作合薬抄

丹波憲基作病源抄

丹波頼基作薬師功能抄

裔来本朝其名曰張修理家藏素書源資綱受之其子家賢献白河帝帝賜我祖師遠家傳秘之今依公之請授之兼實正衣冠手自寫之既而見其書端則有右大臣藤實資授源顕基之状兼實謂顕基者資綱父也實資既有其傳則豈啻張修理而已乎兼實屢称病少朝参專嗜讀書其子良通良経頗有文才故暇日招諸博士賦詩聯句兼實時々交其席藤長光齢及八旬屢来侍焉學生藤光盛爲兼實被薦者也兼實使彼聚古語作倭字諫言抄四巻而令侍女等讀之既而別以漢字改作之且依其身多病屢招當時良醫論療方之事頃聞典薬頭和氣定成作合薬方前施薬院使丹波憲基作病源抄施薬院使丹波頼基作薬種功能抄前主税頭丹波知康作灸穴抄主税頭和氣定長作療治方共応兼實之求也

○是月越後守城資長出兵

城資長撃木曽義仲途而暴死

太政大臣平清盛入道浄海殂

撃木曽義仲及途暴死傳称資長既到半途疾雷驟雨空中有声呼曰資長黨逆賊浄海罪不赦資長戰栗遂疫一日而死

○閏月丁未朔浄海病彌留筑後守平貞能欲發鎮西依浄海病而止頃日前大納言藤邦綱亦疾病邦綱平生甚睦浄海至是同時罹病人以異之庚戌前太政大臣平清盛入道浄海殂於西八條第年六十四臥病以来其身熱如燎入其坐者如近火浄海大困汲叡山之泉浴之水沸爲湯二位時子及宗盛等大驚愁之或祈神社佛寺或招巫醫療之然不驗洛中貴賤車馬紛擾時人或謂彼暴惡累歳其病將死者可喜唯惜不見源氏攻殺之

淨海遺言
夫人時子

平淨海使
僧圓實奏
法皇而薨

及其疾革時子悲之近其枕告曰今公疾急且祈療萬方不能請聞遺命淨海沈吟大息曰我自平治以来握朝家之權官升太政大臣為萬衆之帝祖天下之事無不隨我意寒垣草木無不服我威樂既極矣凡人無不死者我獨愛之乎唯恨不誅頼朝而終命我沒後堂塔不可造佛経不可供粮子弟群士能勤軍事討凶賊頼朝懸其首于我墓前則開眉於地下耳於是使僧圓實奏法皇曰臣沒後天下之事宜勅宗盛議之法皇不答圓實報之淨海有怒色遂展轉悶叫而死矣遺言圓實火葬于福原納骨於播磨國

清盛長女
妙丹青所
画之竹鳳
作声

當時名世
四琴手

淨海五子
衣通姫祇
夫基通作
文

山田法華堂淨海有八男長重盛次基盛宗盛知盛重衡雖俊知度清房有九女長女當嫁櫻町中納言藤成範及成範之譴改適花山院中納言藤兼雅容妍多藝殊妙丹青紫宸殿障子畫伊勢物語其中有貞員親王産室竹鳳図生氣如神或曰聞殿上笙笛之声寫之則畫鳳之鳴也時人奇之次女盛子者六條前攝政藤基實之室善琵琶時有藤經信之裔治部尼琵琶妙手也盛子習其秘曲流泉啄木無不通之為高倉帝之准母而賜准三后宜旨号白河殿三女徳子者帝之母后也四女嫁冷泉中將藤隆房有文才善琴好白居易之詩誦之無彈琴詠随分管絃還自足等閑篇詠被知人之句時有名琴曰秋風曰鈴虫曰唐琴曰黒波世以宝之時有名手曰西園寺名主曰閑院少將曰當麻寺紅葉曰堀川侍從皆名于世淨海常呼之彈其宝琴然無其応一日使山女弾村雲琴其曲闋片雲滿室見者驚奇之五子完子者今摂政藤基通夫人其姿艶麗玉肌透衣如白紗裹水精淨海每呼曰衣通姫夫人亦自応之基通亦常呼之然矣觖倭歌一夕有朝會召基通基通謂夫人曰朝會召我聞倭歌之會也頭辨密示五題我性不敏臨席不能作歌請為我賦之夫人曰唯言未訖夫人援筆立作文不加點基通奇其才敏六女嫁修理大夫藤信隆體貌太娟能倭歌又長連歌信隆逝後通釋氏之道諳法華経且演佛説七女妍姿起人納法皇之后宮為更衣蚤卒其母嚴島内侍後嫁越中前司平盛俊盛俊死一谷之役而後為土肥實平之妻八女嫁防門藤有房容止閑雅仁恵善繪又巧剪綵有文才賦詩聯句且通書法画李嶠百詠于障子而書其詩法皇覧之感其才妙時人奇之九女美而艶善倭琴又能書時妙倭字世皆競需其書綵成滿架如曝綿繍乃從其姉作兼雅家被愛而生一女号三條殿稱卿御方

平氏多怪
有鼠巣馬
尾

福原遷都之後淨海家多怪異相模國大庭景親呈東國輩一良馬于淨海其馬黒額白淨海愛之号望月一夜而鼠巣其尾淨海驚使安倍泰親占之泰親曰不吉淨海遂送其馬於泰親泰親密語人曰鼠巣馬尾者

淨海寵幸
妓王妓女

平家亡滅之兆也淨海之甍在近耳子北方也午南方也凡馬不可為鼠所犯今小犯大恐是北方之夷向南侵来則平氏遂破矣後果如其言又髑髏數十展轉淨海之庭上淨海立軒睨之髑髏凝為一大頭開一大眼睨淨海頃刻悉消如雪霜又有淨海所愛之松一夜而枯落淨海所使令之禿童三百人天狗雜其中時々有聲如倒大木淨海使兵士數十人日夜巡衛射蟇目之矢天狗或笑或止或拋石于簾中及淨海疾怪異猶多淨海剃髪之後雖漸老猶有好色之癖有舞妓閑女者生二娘姉曰妓王妹曰妓女妓或作祇容色美麗歌舞無雙洛中貴賤無不注目淨海聞之召妓王妓女於西八條無晝無

淨海大悅佛娘有國色

妓王妓女共竃衆為尼佛娘亦感之自薙染相共念佛以終身

夜觀其歌舞以悅耳目寵幸日盛而母閉女亦蒙恩賚歷年加賀國有佛娘者年十六容貌絕倫而妙歌舞為所其色来在洛中為衆人被愛迎送無暇佛娘謂妾雖顯名於洛中未見太政入道則歌舞之藝拙而無益一日詣西八條求謁淨海怒曰彼何者也不違而來可早逐之妓王聞而憐之説淨海曰彼亦吾儕之流匹也顧老公一見則足矣海許之召佛娘曰汝不違而來我不欲見之然依妓王之請而許一面而已然既一面則可觀歌舞佛娘乃哥而起舞海大悅而召納之佛娘辭曰妾既不許一顧豈遽近就席哉海曰汝憚妓王哉乃遽使逐妓王妓女而愛佛娘有專夜之寵踰年淨海召妓王辭曰不王使者頻至責之曰不來則處罪閉女泣勸之妓王携妓女而往海曰佛娘無伴汝等歌舞可以慰寂寥妓王一歌舞而歸甚耻之忽薙髮入嵯峨深山妓女亦変形閉女及之為尼母子三人同居以送日佛娘聞之歎曰相因喜怒不常又有新人則我亦為妓王而已與其遣耻不若早遁世也一朝自薙染而尋妓王之所在演其來由妓王且驚且感之閉女歲四十五妓王歲二十一妓女歲十九佛娘歲十七相共念佛以終身

平宗盛奏請討伐之事且陳謝其罪

法皇使諸臣議宗盛之奏請

淨海愛憎之僻餘事亦如此○壬子平宗盛奏法皇曰故入道淨海所行雖不稱臣意然不能諫爭固臣之罪也伏請陛下親萬機之政方今東関征討之軍士衰粮既盡不便出師淨海曾以為西海北陸之運貢可供軍士不知如何陛下若欲宥源氏之輩則不可謀之不然則加兵討之謹待下宣法皇召左大臣藤經宗權大納言藤隆季藤實房藤實國藤宗家權中納言藤忠親藤朝方藤實家参議藤家通藤實守等議之僉曰方今天下饑饉東関西海猶多叛賊不易平夷早下院宣暫宥恕而可乎於是使僧静憲勅諭宗盛宗盛

宗盛報奏

矛盾猶言齟齬也

報奏曰重衡可討東國貞能可鎮西海東國之士既皆屬頼朝伏想不從重衡之令若特賜追討院宣則捨彼隨此者多矣静憲曰公卿議既決矣今所請者縦然下院宣恐無益耳況與往所奏其言矛盾如何宗盛曰然則可與頼盛教盛等議之藤兼實竊嘆曰宗盛之奏太詐欲宥東関之叛黨非朝家之謀何其意哉叛黨亦豈和平乎欲征伐之則東関勢強不言容易乃知平氏者内乱之逆臣也天誅遂至矣方今四海麋沸群國瓦裂其家太危及此欲復政朝家然其罪竟不可逃若實欲復政致仕而可也法皇亦不

法皇令諸国追討源頼朝移文

可一旦而許之猶委大任於彼則坐而自斃矣然倉卒許之恐有後悔天下之事渾皆如之誰不欲之乎○法皇命式部大輔藤俊經作令東國之諸司及陸奥國藤秀衡越後國城資茂（或作助用）等移文其詞曰東國諸士等應早令追討流人前右兵衛權佐源頼朝頼朝永暦元年坐配流伊豆國須悔身過然侮陵國宰之使或侵奪土民之財宜東山東海國除伊賀伊勢飛騨出羽陸奥之外皆赴其勸誘之詞憑隨彼布略之詔因玆遣官軍殊欲令防禦之然近江美濃両國之反者即敗績尾張三河以東之賊衆尚固守抑

藤邦綱逝

源氏等皆恣可被誅戮之由、依有風聞一姓之輩共發惡心、此事尤虛説也、於頼政法師者、依為顯然之罪科忽所被加刑罸也、其餘源氏無可罪之科、何故被誅、各守帝狀抽臣忠、自今以後莫信浮説、兼存此旨早可歸皇化、諸國宜承知依宣行之、敢不可違失、之秀衡上報狀曰、廻籌策於魚麗之陣、拂賊徒於鳥塞之邊云々、然遂無討頼朝之意矣、已已前權大納言正二位藤邦綱逝、年六十、號五條大納言、人稱土御門、〔邦綱其性寬厚、愛人、凡人有憂患、則不論親疎貴賤而救之、因茲有人望、其家富累千金、祿食群邑、官至顯要、時人稱曰大福長者、浄海養其子清邦以為子、而以重衡為之聟、世皆憚之〕志田

志田義廣發兵向鎌倉勸誘足利忠綱

小山朝政佯降義廣

義廣率三萬餘騎、向鎌倉、至下野國、勸誘足利忠綱、初忠綱與小山親族相惡、及諸源氏奉高倉宮之命、小山屬之、忠綱不從其令、屬平氏、攻宇治河、滅頼政、故不受頼朝之令、且欲併小山之地、及此屬義廣、義廣又馳使於小山朝政促之、時朝政父政光在洛警衛帝居、部屬皆從之、故軍士太脇、然朝政懷忠於頼朝、欲禦之、老士等議曰、敵衆我寡、不可相當、先佯屬之而後可謀之、於是朝政報曰可應之、義廣悅來朝政之館、朝政出陣于野木宮、分兵於登々呂木澤地獄谷、使兵卒升林梢、相與呼叱、義廣至宮畔、俄而軍

小山宗政射殪多和山七太

足利有綱太田行朝應朝政

聲閧然、山鳴谷應、義廣以為敵多、而辟易、朝政率軍突出襲之、義廣射中朝政、朝政墜馬、忍創力戰、時宗政自鎌倉至、聞朝政傷、馳襲義廣、義廣從士多和山七太禦之、宗政射殪七太、義廣敗走、陣于野木宮後、朝政宗政等追攻之、暴風忽起、塵氛散浸、人馬皆迷、義廣之兵多死、地獄谷義廣收散卒、而奔下河邊行平及弟政義出兵於古我〔我或作河〕高野之渡口、擒其散兵、足利有綱〔俊綱弟〕及子基綱〔号佐野〕廣綱〔号阿曾沼〕信綱〔号大村〕太田行朝等向小手差原、應朝政、遮義廣、八田知家、下妻清氏、小野寺道綱、小栗重成、宇都宮信房、鎌

八田下妻小野寺小栗宇都宮鎌田湊河諸士追義廣源範頼來會

頼朝奉幣若宮祈軍事之就

田為成、湊河景澄等合兵於朝政、追之、蒲冠者源範頼來會之、範頼者頼朝弟、生遠江國蒲生御厨、號蒲冠者、〔義廣敗後、足利忠綱逃山上鄉龍與、而招從者桐生六郎潜居、爲從六郎之諫、経山陰道赴西海、忠綱其性勇猛、有三絶、力敵百人、声響十里、歯長一寸、時人稱之〕癸酉、頼朝奉幣若宮、祈東國之軍事、小山朝光候之、頼朝跪神壇前曰、義廣之叛如何、朝光時十五歲、卒爾曰、朝政可既破之、頼朝顧曰、小童何知乎、想是神之託也、言未畢、行平、朝政馳使曰、義廣已敗奔、不知其所行、朝政獻其所獲之首級、頼朝大喜、命三浦義澄、比企能員等梟其首于腰越、○三月壬午、伊勢國大中臣能親寄書、

熊野湛増之黨浸掠伊勢神宮

三善康信密告討鎌倉之敕下於頼朝

武田信義陳謝于頼朝

於中臣維平、告頼朝曰、孟春熊野湛増之黨、闌入伊勢宮、破神殿、奪靈寶、且入山田宇治両郷、燒人屋、掠資財、天照太神鎮座以降千百餘歳、皇御孫尊垂跡之後六百餘年、未有如此例、方今源家再興之世也、尤可有謹慎、頼朝驚懼、使能親祈神謝之、前中宮大夫屬三善康信密馳書告頼朝曰、頃日法皇使公卿僉議下移文於東國諸司、勅討鎌倉武田信義等亦預斯命、頼朝因茲疑信義、信義聞之、自駿河國到鎌倉、脱腰刀謁頼朝、陳謝曰、聞閣下疑臣、臣往歳以來屢竭忠勲、豈有異心乎、且未聞追討使之宣旨、縱然

州股川戰争源軍敗僧義圓死

命下、不可奉之、且献盟書、顯其丹衷、於是頼朝疑解矣○丙戌、平重衡・維盛等到尾張國、屯於墨俣河畔、源行家率其子光家及源重光(号泉太郎)等、總督尾張三河之兵、軍於東岸、先是頼朝聞重衡等至、使弟僧義圓率千餘騎、為行家之援兵、義圓欲先登、乗曉單騎而濟、待明、駐馬於東岸之下、時平氏戍士警夜而過、怪詰之、答曰、麾下之士、今飲馬來此、戍士問其名、義圓進馬於岸上、呼曰、我是頼朝弟僧義圓也、而馳馬入敵、立斃數人、敵軍圍攻之、義圓戰死、(歳二十七)行家馳使義圓之陣、窺之、聞義圓既出、行家率兵而濟、平氏

源行家敗走光家等被擒

藤景家藤忠清平盛俊高橋長綱重衡維盛合兵繼撃源軍

軍士逆撃大破之、行家敗走、光家・重光及弟重久(号高田)率七百餘騎、連筏而濟、平軍競撃戰于筏上、光家・重光・重久等皆被虜、筏破溺死者多、行家退陣於小熊、飛驒守藤景家・上總介藤忠清・越中前司平盛俊・判官高橋長綱等皆濟攻行家、行家軍士連射景家等不能進、重衡・維盛率二千餘騎合兵継撃、行家遂敗走尾張國折戸、平軍乗勝追之、行家退入熱田宮、壞民屋為柵防之、終不克、走参河國、陣於矢矧河東岸、平軍又追臨西岸、行家使老僕三人行装負糧伴為旅客、過平軍之營、平氏軍士問曰、源軍敗走、其阻

幾里、其騎卒幾隊、答曰、河東之兵不知幾多也、敗走者纔四五百騎、大將軍在其中、相距未遠、又問曰、東関援兵來否、答曰、援兵大多、先軍在菊河、後軍在橋本、其兵騎如雲、見付・高志等之諸邑山野皆無不旌旗、平氏聞之大懼、僉曰、東関之衆襲來、恐難防矣、引軍遂去、行家飛檄令尾張・美濃之兵塞其前路、平氏匍匐遁走還洛、行家軍敗自作奏文、椅伊勢大神宮獻神馬三・銀劔一・弓矢二、義圓者義經同母兄也、平治之役、隨母常磐遁大和國、後薙髮為八條宮坊官、號今禪師卿公、(一説曰、行家出兵欲襲平軍、重衡舍人金石丸洗馬於河辺、見行家之兵、)

平重衡維盛等襲撃行家而敗之

安田義定告浅羽相良等不順令

而走。帰告之。於是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知度来攻守高田盛綱・左兵衛尉盛久等。襲撃其不意。行家敗走。或入河溺死。或蒙瘡殞命者。総六百九十餘人。

己丑。安田義定在遠江國。使武藤五告頼朝曰。浅羽宗信・相良三郎等不順令。且致狼戾。似有叛心。故其族多属平氏。刑之而可也。頼朝報曰。彼輩觸義定之怒。而然矣。豈以小過。濫罪之乎。武藤五對曰。訴彼輩罪科之事。既普告國中。如不許。而空帰。則義定之威名有缺乎。今臣奉使閣下。何不信之乎。若彼輩無罪。而義定之誣。則使臣伏誅耳。頼朝許其所請。○前大政太臣藤師長。還自尾張。法皇召之。談舊事。且弾琵琶。師長奏還城樂。寫還都

藤師長還自謫所能通音律水神唱歌合奏

之意。師長能通音律。號妙音院。往者師長謫在熱田。詣社祈帰京。深樹夜静。玉垣月清。師長坐壇。弾琵琶。奏流泉啄木揚真操三曲。風濤傳響。宿鳥驚夢。邑老村女漁人野叟皆来集聞之。低首解頤。曲終。師長胡詠曰。普合調中花會紛發之氣。流泉曲間月挙清明之光。而後収撥繋綺。少焉。又奏上玄石象之秘曲。其調太妙。俄而霊殿動。珠簾鳴。師長閣琵琶。拝神感。後又初冬。師長遊宮路山。飄霜樹。行数百歩。既入深邃。紅葉埋蹊。白霧隔谷。鳥声幽。人跡少。松嶺峨峨。翠嵐眼冷。苔石巖巖。珠瀑耳清。師長杳然。遂出處。巖下有一古潭。冷冷澈底。師長坐皐丸。弾紫藤琵琶。奏上玄曲。曲将半。有異人。面色青黒。出自水底。拍膝踊躍。唱歌合奏。師長心驚。然讀繊自若。曲既闋。異人拝跪曰。吾水神也。久住潭底。未聞如此之妙曲。公是天下之絶音也。今幸得聞之。公帰洛。必不日矣。遂去。不知其所之。師長欣然。未幾有詔召還京師。○夏四月。東州人来洛說曰。坂東諸國悉属頼朝。秀衡亦議約誓。然未決。唯佐竹之黨三千餘騎。

頼朝命實平景能營鶴岡若宮

頼朝游三浦坐間義實廣常相閧

未平而已。頼朝令群士曰。素不叛朝廷。唯討朝敵也。平族再稱追討使而東。則急撃破之。可乘其勢長驅而入京。宗盛等聞之。且懼且備。○五月戊子。頼朝命土肥實平・大庭景能等。營鶴岡若宮。移神輿于假殿。召武藏國浅草之工匠。造之。○六月甲子。頼朝遊三浦。納涼。義澄設宴。奉迎之。命上総廣常使兵士警衛。酒闌。頼朝賜水干岡崎義實。廣常醉誇言曰。如此麗服何賜彼老乎。如廣常等賜之宜也。義實嗔曰。廣常誇一時尺寸之功。豈得與吾輩勞苦者伍乎。既欲闘争。頼朝不言。義連趨進。譴曰。義實老狂乎。方今此宴

城長茂帥大軍與義仲戦筑摩河

西廣助獲平將富部家俊

何濫争之為哉。廣常亦無禮也。有所恚則他後言之而可矣。罵然妨宴何乎。於是争罷。頼朝感賞義連。經宿而帰。義澄献鎧馬謝之。其馬号不換。義澄毎戦乗之。常愛之。及是献頼朝。○是月。越後國平長茂資長弟。号城四郎。兼實記作資職。宗盛表記資職。後改資長。資茂後改長茂。帥六萬餘騎。攻木曽義仲。張陣於筑摩河。河上。号横田河原。義仲率信濃上野之兵二千餘騎。度河。逆撃長茂。破之。引軍屯于白鳥河原。長茂遣使笠原乞平頼直之援兵。挾戰而破之。長茂大喜。有西廣助者。或作佐竹弘資。恚高山之破。進攻長茂。長茂部黨信濃人富部家俊。平家弘孫。惟俊子。拒之。廣助遂獲家俊首。家俊之臣

折渕重光刺殺廣助奮戰而死

折渕重光後單騎而至、哀主既死、追廣助而立刺殺之、奪其主首、奉之哭泣、於是與廣助首同携之馳馬呼敵曰、在軍報主讐者如此、而可也、汝等欲何逃乎、廣助從軍數十騎廻馬圍之、重光力戰斃二十餘騎、其弟亦多創、遂抱主首伏劍而死、人皆感其忠惜之、義仲嘆曰、無雙之義勇也、我得如彼者數十騎、雖敵幾萬所向皆靡之耳、於是兩軍戰疲而共退、義仲之族光盛 号井々九郎頼信之裔 在後隊、請進兵於義仲、義仲諾、光盛率從騎而進、皆着赤旗、義仲疑光盛屬敵詰之、光盛曰、我豈屓公乎、我有所謀、公坐見之、而馳向長

義仲之族光盛欺以赤旗襲城長茂

義仲大勝於長茂

頼朝宥長尾定景之罪

茂之後營、義仲亦進、長茂遥見赤旗之至、以為我後隊也、遣使令曰、今前隊既疲、汝等可進襲敵、光盛許諾、廻馬而僞以白旗換赤旗、鼓譟而進、急襲長茂之營、義仲亦至、長茂驚其不意遽走、義仲光盛合軍追之、長茂敗績、逃入越後國府、義仲猶追到越後國中、軍士多屬義仲、長茂遂逃于奥之會津、義仲下令國中、收衆歸信濃、於是加賀能登越中群士皆屬義仲、義仲各賜馬為之信、義仲之勢壓北陸、有入京之志、乃築燧城於越前、以備平氏之來攻、〇秋七月乙亥朔己卯、頼朝宥長尾定景兄弟之罪、定景石橋之役、殺義忠、後頼朝捕之、以其子之實賜岡崎義實、定景在囚誦法華經、義實憐定景之執死地、称有靈夢、請頼朝而免其誅、

法皇詔右大臣藤兼實咨政理

兼實報奏

丁亥、法皇詔右大臣藤兼實曰、頃年炎旱饑饉、諸國群賊競起、天變怪異頻至、何以鎭其災乎、朕既惑焉、卿等宜料時宜、兼實對曰、臣伏顧凡民為國之本、故先王不違農時、軍旅之事、土木之役、不妄起之、方今炎旱亘年、災異示變、天下餓者滿野、困者滿市、群賊縱惡、四民廢業、當此時而東關追討之軍糧、南都造營之役、勞其費幾巨萬乎、豊年猶民可勞矣、况凶年飢歳乎、國危民窮、則雖誅賊造寺、何益矣、然則除百姓之憂、從萬人之望、而純德化於下土、救窮於塗

詩泯之黄々敎厚皃

改元養和

法皇勅平宗盛詢并宗盛報奏

炭、是撫民之道也、且又郊祀宗廟、致祭山川、而祈神明之福、大赦天下、修法佛寺、而隨蚩氓之願、是消災之術也、縱然行大赦、如逆賊叛黨、不可宥之、命將軍等可謀討之、若軍糧猶計民之給而供之可也、百千之略、唯在休衆庶之怨氣耳、臣依閭閻積善之餘慶、雖昇高位、以昏昧至愚之短慮、難測重事、伏請普勅群臣、各宜献其讜言、戊子、改治承五年、為養和元年、鎌倉猶用治承五年、法皇使藏人藤光長勅平宗盛曰、今天下離亂、炎旱致饑、客星視變、宜大赦天下、宗盛奏曰、大赦之政誠可也、臣惟諸寺惡僧既已禁獄、若赦之、則

藤兼實奏

頼朝営鶴岡若宮

長狹六郎之臣常澄狙頼朝被捕

其所捕獻之僧徒有怨乎如何於是又問藤兼實兼實對曰大赦之事昨日己奏之凡僧徒之囚或有罪者或有無罪者往者詔彼寺僧等而按捕之其師各恥其姦惡恐其譴責不撿所犯之實而濫捕之故多無罪而繫獄者也人己誦之今拷問罪魁而其餘皆赦之則誰怨之乎○甲子鎌倉鶴岡若宮新殿成頼朝命大庭景能等召一位娘行遷宮之事頼朝使義経及畠山重忠佐貫廣綱等賜馬於工匠及頼朝之歸有一士長七尺餘列從者之間頼朝怪之下河邊行平捕之其髻結小榜題曰安房國長狹六郎之臣

宗盛權威日衰

頼朝奏言並置源平両家事

左中太常澄行平按問之常澄曰去冬吾主被誅我欲報讐寤寐不忘故頃日窺之未得其便今偶得便不幸被捕命也遂命和田義盛天野光家等誅之頃間宗盛權威逐日衰滅諸國兵士不應招宗盛奪廷臣采地領與武士以慰之頼朝密奏法皇曰臣素無謀叛之意爭海屢惱宸襟故揚義兵耳然陛下猶若憐平氏則並置源平両家宜復古乎然源氏鎮東國平氏鎮西海而國郡拜任可在上裁如此則東西之乱忽止矣然後試両家何為忠何為逆則可乎法皇以是告宗盛宗盛報曰此議實善然淨海遺言曰我

宗盛以父淨海遺言郤奏

平通盛與根井行親戰敗績

子孫縱有一人之存亦可死於頼朝軍前其言猶在耳雖違詔詞與頼朝並肩於朝廷臣不敢○八月勅藤秀衡重任陸奥守叙従五位上平親房任越前守平長茂任越後守各賜宣旨討東北源氏時人論曰秀衡累世押領奥羽縱賜勅任不足變彼意長茂一戰而敗雖有勤王之志然無功受賞若有功則猶加重賞乎且通盛任越前守而又任親房何哉宗盛所奏行皆誤矣○九月甲戌朔丁丑平通盛等向越前國與義仲前軍根井行親戰通盛敗績逃入敦賀城庚辰足利俊綱背頼朝頼朝命和田義茂為軍將擊

足利俊綱叛其從者桐生六郎殺之献首

桐生六郎被誅

伊勢奉幣使大中臣定隆塗而死

之義茂未至俊綱從者桐生六郎殺俊綱及義茂之至遣使告之（俊綱者秀郷之後裔也世領下野足利荘為郡内之長仁安年中依人之讒免領職小松内府賜其領於新田義重俊綱甚之入洛陳謝無罪之旨得復其舊領叛與其子忠綱属平氏遂及此）己丑桐生六郎獻俊綱首于鎌倉頼朝命下河邊政義梟之六郎憑梶原景時請為臣頼朝曰彼為我殺俊綱欲受勲賞然弑逆之賊也不可不誅也景時遂捕六郎亦梟之而命義茂鎮其地○癸亥詔神祇少副大中臣定隆奉幣於伊勢大神宮而隨天慶之例献鐡甲到半塗而卒時人怪之初定隆奉勅之日大神宮正殿蜂巣棟上雀産小蛇神人以為國家

法皇命諸法親王行調伏法
僧實源行大元法

之災而後權禰宜度會光倫馳書告賴朝曰方今凶臣輕朝權危國家神宮示怪異凶臣將亡之兆也賴朝猶凝丹祈獻薪御廚○是月法皇詔神祇官祈東關之軍事又命園城寺圓惠法親王仁和寺守覺法親王前大僧正房覺前權僧正昌雲權大僧都覺譽前大僧正公顯僧正澄憲等行調伏法阿闍梨覺等亦修法在壇上而暴死安祥寺僧實源應詔行大元法既畢獻其願書披見之則被平家滅亡也法皇大驚詰之實源陳謝曰詔命謂朝敵調伏而不書其名字臣僧伏惟今為朝敵者平氏也凡南都園城悉為

平宗盛問清原頼業時事
法皇詔諸臣詞

氏燼一天四海皆墜塗炭無君無民破滅佛法狗是平氏之暴逆也非朝敵而何乎故致平氏調伏之祈耳宗盛等聞之大怒奏請貶實源而未果（洛中流言熒惑犯大星或曰春日山有光物大明神將歸鹿島之變也又或曰高野山黨源氏或曰東国源氏競到參河尾張或謂宗盛遣貞能於筑紫催鎮為西寄之備也宗盛密召大外記清原頼業問曰天下兵革競起我武略衰而籌策極矣將行大神宮臨時祭且造八萬四千塔假神佛之力鎮之如何卿博識猶有善政之可行者則可告之頼業答曰祈神之事可問祭主宮司建塔之事可在公之意耳其唯退愛今之政令民庶無訟則為德善政乎其餘某所不知也）○冬十月甲辰朔乙巳法皇詔群臣曰今天下乱逆率土將危德政難化干戈難鎮治安之術既惑矣朕欲自詣伊勢大神宮祈之如何僉

皇嘉門院藤聖子殂

曰今天子在諒闇如公卿之勅使亦無例況臨幸乎且又民苦勞役驛鄉不便恐其不可也遂止○十一月癸酉朔丁丑賴朝使源義兼義經及土肥實平土屋宗遠和田義盛等向遠江國欲拒維盛佐々木秀義諫曰平軍不能速至行家既在尾張今雖不發兵然無害耳遂止○十二月丁未皇嘉門院藤聖子殂歲六十一一生之間遭火災七度然官司與兼實議而改造其宮聖子信佛法每宮成營堂安佛像無不修齋會且頗好倭歌其官女治部卿（兵部少輔信綱女）出雲（大內記藤令明女）別當（大宮權亮俊隆女）尾張（刑部少輔定基女）皆有聞秀

壽永元年
平時家執謁頼朝
法皇詰宗盛宗盛不屈罵院使

之名至此兼實主喪葬之事（初聖子入崇德帝宮冊之為中宮時人皆為慊忠通之意賀曰聖字下有王乃是王子在胎之兆既見於御諱或咨難曰王字少誤則為土字土者水也為流產亦不可知之歷年胎王子然臨產而流傳不育其後遂不能共衛局被寵幸產重仁由是兩宮不睦崇德南狩以來閑居二十餘年雖不被重於時然女院之号如元封爵年給無闕且恩實甚厚兼實皆其異母弟而不失其禮兼實殊睦敬之如母）

壬寅壽永元年春正月甲午伯耆守平時家執謁賴朝時家者權中納言平時忠之子也先是依繼母之讒為時忠被訴配上總國廣常喜其貴族為婿以賴朝愛洛陽之容故招之到鎌倉○三月壬午法皇遣頭辨平親宗詰宗盛以兵革之不止宗盛罵親宗曰

賀茂神主重保行和歌尚歯會　頼朝遊江嶋　僧文覚勧請辨才天於江島祈頼朝之福　頼朝使群士射牛追物　鳥羽法皇幸日吉社洛中妖言平氏戒嚴　叡山僧永雲及顯真共被流

天下乱由法皇之政不善也偏卿等近臣之罪也淨海有怨於上則頸言而不隱焉宗盛忍而不言之天下之事何必宗盛獨與之哉今兼此詰問而宗盛失面目非無怨於法皇親宗懼而不能答閉門蟄居是春賀茂神主重保行倭歌尚歯會其七叟者日吉祝成仲歳八十四勝命法師歳七十一俊恵法師歳七十片岡祢宜家能歳六十五祐盛法師歳六十五重保歳六十四藤敦仲歳六十二勝命作倭字序時人異七叟之中有僧徒○夏四月辛丑朔乙巳頼朝赴腰越遊江嶋足利義兼北條時政等從焉項日僧文覚勧請辨才天於江島祈頼朝之福及此行供養法頼朝立華表于島上特命文覚咒詛鎮守府將軍藤秀衡文覚断食三七日而祈之頼朝及帰路經金澤驛使群士射牛追物上下河辺行平和田義盛小山田重成愛甲季隆等依發中多負各賜色皮紬絹甲寅法皇幸日吉社頭日命前權少僧都顯真請社轉讀法華經一萬部貴賤皆来集洛中妖言山門僧徒挾法皇欲討平氏群士聞之来會六波羅都下紛囂平宗盛使重衡率三千餘騎奉迎法皇于日吉僧徒以為平氏攻山門各相集張甲兵于坂本法皇大驚失色於是重衡至奉法皇之車駕而還僧徒亦罷兵戊子藏人少辨藤光長奉勅流叡山僧永雲于薩摩國顯真于土佐國去歳高倉宮之敗永雲顯真等潜養高倉宮之庶子及仲綱之子于其房匿之木曾義仲發覺坐其事辛卯法皇詔曰今天下疾疫宜改元群臣議曰上即位之

兼實詳奏改元之事　改元壽永　新田義重以其女之故違頼朝之命　牧宗親以政子之命破壞廣綱之家　頼朝手断牧宗親之髻逐之　時政恚頼朝逐宗親而退於伊豆

後或有遷都之事或有諒闇之憂未行大嘗會而再改元者未聞其例法皇使藤光長問右大臣兼實兼實對曰今改元而厄難可除則雖三四回可也豈拘古例乎然改元而消災者臣未知其理施仁救民則雖不改元而災自消耳法皇弗聽改養和二年為壽永元年鎌倉猶用治承六年○秋七月己巳朔壬午新田義重違頼朝之命蟄居義重女嘗嫁悪源太義平自平治役在義重之家頃日頼朝見其容美密通書而不報頼朝請義重義重憚政子之恚不從其言嫁之師六郎故頼朝不悅○十一月戊辰朔丁丑頼朝寵妾龜前在伏見冠者廣綱飯嶋家頼朝屢到焉政子継母号牧御方告政子政子大怒命牧宗親破廣綱之家辱之廣綱伴龜前漸而得逃出到大多和義久鐙摺家頼朝稱遊鐙摺到義久家召廣綱及宗親按問之廣綱告以其實宗親不能對頼朝怒手自断宗親之髻詰曰汝何不告於我而辱彼至此乎遂逐之其夕頼朝宿義久家辛巳北條時政恚逐宗親不告暇而退於伊豆頼朝怒召梶原景季曰時政何倉卒帰國想其義時不從之乎汝往諭之景季告義時義時来謝頼朝曰宗親背我旨故逐之然時政挿不義之根何其戾乎汝察我意而不從之可以美之義時戰汗而退○十二月丁酉朔度會

度會生倫馳書于鎌倉

壽永二年

藤實國逝　達管絃殊能笛

伯母者仕鳥羽法皇養實快法親王為子若也

生倫馳書于鎌倉曰頃日朝廷責二宮禰宜等通意關東想其平氏之謗也只恐祠官被罪頼朝報曰縱雖有平氏之謗而神不享非禮遂不可有其咎莫苦之

癸卯二年春正月戊辰權大納言正二位藤實國逝歳四十三（實國達管絃殊能笛為先帝之師自諸冬罹疾然強勤清暑堂神楽拍子其二子在傍扶之而得畢事帰家病篤其伯母来問之實國整衣冠起謝之且謂曰實國不任大臣大将則官位雖不及先考公数然先考忘清暑堂神楽拍子之撰者一度耳實國雖不肯勤之四度幸有一藝之愈於父則足矣不言其他弟實房為三條嫡流實國家号曰滋野井子孫連綿）○三月丙寅朔己卯法皇議發遣公卿勅使於伊勢追長寬年中清

藤兼實歎矣

藤俊成歌道之標準

頼朝與義仲有隙

盛為勅使之例選平氏公卿中納言頼盛權中納言教盛新中納言知盛參議經盛皆辭而不肯法皇遣藏人藤親經與右大臣兼實議之兼實奏曰方今東北兵革起以征討之事可命平氏如神勅使則雖何姓公卿擇之可也若夫驛家之勞雜事之費平氏與他姓何分之但不審叡慮所何事欲發勅使哉（兼實厭國家之乱称疾不朝故有重事則官使就問者数矣病間則或招清頼業等談故事請頼業加點於群書治要或令良通良經催集博士等賦詩聯句或喚藤俊成談倭歌嘆曰三位入道入數島佳境實是斯道棟梁也）頃間頼朝與木曾義仲有隙初行家進屯尾州欲早入京師以誇戰功然墨俣戰敗後兵勢不振退留

範頼寄頼朝書作頼朝之報書

源行家不得志於頼朝憤恚而附義仲

參遠之間既而又退到相模國在松田亭寄書頼朝曰其與平氏戰數矣児輩從者多死我無采地不能為死者藉祭伏請賜一國賞之則幸也頼朝報曰我獨身勃起平東関而服從者既十州矣義仲擅行北陸道西所屬之國居多叔父亦盍振兵威自取之乎且頼朝未蒙勅許故不能私封國行家見其報恚之去而屬義仲義仲時在越後頼朝聞之謂方今源平割據行家若恨我而勸義仲與平氏和而襲我則恐其難拒不如唯出兵襲擊之時武田信義告頼朝曰義仲破越後振威於北陸道既無從公之意頃聞欲

源頼朝出師攻義仲

與平氏結婚圖鎌倉彼稱攻平氏皆其偽也公莫為彼所欺頼朝曰義仲之所謀者行家之為也即日將出兵僉諫曰時當凶日不可出師頼朝曰昔頼義之討貞任當往亡日而遂滅之今何避之乎而自督十萬餘騎向信濃既及碓日坂（碓日或作臼井）義仲出師于信濃善光寺命中原兼平（号今井四郎）兼光（号樋口二郎兼光兼平倶兼遠之子也）構富部城欲拒頼朝義仲謂我族父子相攻親戚相拒者多世皆識之今我前受平氏之敵後與同姓之寇則所以彌添世嘲而辱祖先也不如唯遜而請和遂引軍到越後頼朝亦謂義仲既自悛而和親我豈

義仲寄檄于頼朝

頼朝使人報告義仲之辞

乘勝乎而退陣于青鳥野義仲寄檄于頼朝曰閣下為我家之嫡義仲列其末庶而屬麾下故為閣下專心欲圖平氏固無他慮不知今所何尤而罪我以于戈乎若夫所親相敵則我家之悲而遂為平氏之歡乎義仲深感矣頼朝見檄猶狐疑故不報義仲再作書稱臣誓以祖廟頼朝大驚始信義仲之不偽於是遣天野遠景岡崎義實于越後告之曰凡平氏外為王家之賊内為吾族之讐今頼朝恭兼院宣討彼凶徒此天降恩澤豈非家門之榮乎卿輩亦重君命而不辱祖先者可謂忠孝之志也頃聞卿怨親族而結

義仲使根井行親小室忠兼議和

讐世敵之賊我將察其可否故自來而聞之今告以盟信想是行家之間也若果然則送行家于鎌倉以為之信不然以嫡子義高可質於我我養為子斯二者共不從則不日進師矣遠景義實臨行頼朝使足立清經監之遠景等到越後説義仲義仲黙然退而召根井行親小室忠兼等議之僉曰伏惟我邦六十餘今源氏所領纔二十國其餘皆平氏之所左右也其勢猶強措彼取此則不可也閣下既請和今背之則無信也况夫東國衆北陸寡恐難相敵然善戰善謀則或其克乎縦克亦兵士皆殲矣竟難圖平氏也

帶刀公義賢義仲父

樋口兼平献異議

郄與隙同

兩虎相闘而偕斃則平氏坐有卞莊子之術不如唯使藏人（行家）帰而可也若憐藏人則郎君不得不為質焉兼平進曰臣顧曽帶刀公為義平被害其寃恨猶未解閣下今雖和親必有郄矣不如唯早圖之郎君猶幼質之以為信遂為頼朝被害則噬臍不及閣下熟計之義仲謂兼平議快也然根井小室等部屬之魁也而善謀之若不從彼議則或其離矣彼輩離則事難成也遂從之召義高喩之曰頼朝請我欲養汝以為子汝為我長子我不忍別且近歳自中矢石舉大事亦以汝之在也然頼朝之求不可不塞之汝莫

義仲質子義高於鎌倉結和

以離我為患徃事頼朝如事我若背彼命則被害耳欽哉嗚呼人之禍福在天汝不離我膝下亦無禍則窮矣雖之他邦亦有福則達矣皆命也汝莫苦之義高低首而唯退謂其母曰小子以父命質于鎌倉再會難期何者頼朝忍人也小子聞頼朝為大人之親族然起兵攻之設辞逼之以其不仁也小子遂戹刀鋸耳唯悲復不陪慈闈也予而自射笠懸（以笠為的射之號曰笠懸本朝射議之一也）以視之其母憐幼而頴悟且惜別泣於是義仲附義高於遠景義實而報曰行家者閣下之叔父也於義仲亦然矣今力窮而依義仲豈忍棄之

義仲喩屬士之妻等以義高為質

乎其有無不堪言之故錯而不論矣義高者子也豈以其愛憐私之乎故今侍閣下伏請待此兒如義仲之在北陸也為麾下一方之鎮護豈有背心乎遠景等諾義仲贈帛綿良馬於遠景義實使義高共到鎌倉其同甲子海野幸氏從焉遠景等以義高來及此頼朝引軍歸鎌倉義高時十一歳號清水冠者（清或作志其妻者兼平之妹也）頼朝以其子妻之義高到鎌倉之後義仲召其屬士三十餘人之婦而喩之曰義高依頼朝之請為質是償汝等夫之命也若不送質子頼朝來攻矣然則汝等夫皆隕命耳

武田信義以女之故怨義仲

平氏大舉北方擊義仲

義高雖我嫡子我忍別而質之豈非償諸士之死乎其婦各稽顙泣曰善哉我君之謀鴻恩之渥誰不戴之乎郎等他日從軍設令顧妻孥逃來亦妾等不可之也相見也皆作盟辭獻之（信義曾欲嫁其女於義高遣使義仲請之義仲拒曰卿以同族之故云爾乎為仇讎則不然也若女則納之為義高箕箒之妾耳信義怒故託辭間義仲於頼朝）

○夏四月平族相議頼朝義仲孰可先討皆謂先北征而可也於是大舉北方擊義仲從三位右中將維盛從三位越前守通盛為大將軍薩摩守忠度左馬頭行盛參河守知度但馬守經正淡路守清房為副將軍越中前司平盛俊及子盛綱盛嗣上總介藤忠

平宗盛召集諸国兵於京師

清及子忠綱忠光景清飛騨守藤景家及子景高河內判官源季國高橋判官長綱武藏左衛門尉有國等為隊將而督群國之兵向北陸道齋藤實盛伊東祐兼俣野景久亦從焉騎兵總十萬自辛亥（十七日）至丁巳（二十三日）七日之間諸將逐次發京師赤旗映空干戈啓行左祖平氏者皆謂義仲不足言之頼朝亦不可敵焉或攢眉曰諺曰盡流而漁明年無魚焚林而狩來歲無獸今源氏兵精若其一敗則無再舉之兵拙哉宗盛無遠慮必其有近憂乎（初宗盛假勅命召集群国兵於京師遠江信濃以東越前以北無應令者山城大和和泉河內攝津伊賀伊勢尾張參河近江美濃飛

平氏軍兵自海陸會越前

義仲諸將守越前燧城

騨若狹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豐前豐後筑前筑後大隅薩摩之兵皆至留滯累日或苅奪洛外田畝或奪取人家資財勅權中納言藤實宗禁之不聽往訴宗盛不能止之狼藉殊甚人皆恨宗盛之懦）平氏官兵陸行者自片山歷能美山虎杖崩舟行者自大津堅田浦歷敦賀津越木邊山俱會于還山木曾義仲聞之先命信濃人仁科守弘加賀人林光明倉光成澄疋田俊平等守越前國燧城以拒之平泉寺長吏齊明率僧徒千餘隨義仲之令入燧城城之四面絕壁高聳湖水隔境北陸第一之險也還山之麓西曰經尾東曰皷岡日野河流環廻其間倒木疊石堰其下流水漫而周滉瀁如

備齊明城中射箭書以内應平軍

林光平戰死燧城陷

湖平氏之兵不能濟陣于巖神山齊明以為此城雖險守兵不多敵進大軍攻之則必陷而自為囚虜者必矣不如唯密為平氏之内間於是封小簡於蟇目箭中而射於城外平氏之兵怪其不鳴開封見之得齊明之書也其詞曰齊明志屬麾下然被義仲催強在城中此城不險水之涸者以塞其下流也使輕卒破堰流即竭矣而後來攻則某亦内應之平族悦之夜使輕卒破堰水忽涸盡於是平氏進軍急攻燧城齊明分千餘騎應於内林光明等拒之其子光平與齋藤實盛戰而死城陷光明等退陣于加賀國篠原

北軍築寨于安宅渡拒平氏軍

平氏遂定越前休兵於長畝城越中人石黒光弘及弟高楯光延等相議曰燧城既陷今無援兵我輩欲到越後然不戰而往何以為功乎其徒五百餘騎進向長畝城○五月甲子朔乙丑平氏軍以齊明為前導向加賀國林光明富樫家經等與石黒光弘等合兵築寨于安宅渡設數百弩越中前司平盛俊先渡光弘等逆擊戰于水中盛俊射光弘源兵敗走平氏乘勝追之所向拔城其洛海與沼相接源兵遏險井家範方殿拒平氏於振上松原兵遂得免逃陣于大野莊平氏遂定加賀齊明告維盛曰越前加賀既定

大將維盛副將忠度率隊將向栗殻山軍七萬餘騎

大將通盛副將知度率隊將盛俊等向志雄山軍三萬餘騎

義仲在越後聞之則可出師越中越後之境有寒原之險義仲超險入越中則恐難圖矣速進兵于寒原則越中亦定維盛曰北地之事汝能識之從汝所計而命盛俊超俱梨伽羅山進兵于般若野林富樫等請援兵于越後義仲大驚使今井兼平超寒原渡四十八瀨障于越中御服山平氏將盛俊等與今井兼平戰于般若野盛俊敗退歸加賀平氏相議分十萬餘騎為兩軍大將軍維盛副將軍行盛忠度率隊將藤忠綱河内李國高橋長綱越中範高等七萬餘騎向俱梨伽羅山大將軍通盛副將軍知度率隊將藤

義仲發甲兵五萬騎合越加能三國之士陣礪浪山

義仲使覺明祈戰捷於白山社

宮崎安高獻策

忠清藤景家平盛俊等三萬餘騎向志雄山木曾義仲聞之發甲兵五萬餘騎入越中及此越前加賀能登之屬士皆來會甲戌義仲陣礪浪山（一作礪並）召大夫坊覺明（初名藤道廣為勸学院文章博士又為藏人後剃髮在興福寺號信救遭淨海之怒將捕信救自漆身佯為癩人潜遁屬行家于參河及行家依義仲從到越後而仕義仲改名覺明）曰我今進軍白山之麓欲獻願書於權現之社汝書之覺明遂作詞奉之義仲遥拜其社越中人宮崎安高安宅之戰傷首創既半愈而到義仲之麾下義仲勞之曰汝忍創而來善哉我兵寡於敵請汝等竭力且汝等慣風土熟計之安高曰此山有三道北黒坂中黒

北軍七隊将

義仲陣于埴生莊

坂南黒坂平氏軍陣中黒坂之谷中分兵前後撃其不意可悉虜矣義仲稱善即分兵為七隊命行家足利義清楯親忠等率一萬餘騎向志雄山根井行親率二千餘騎以蝌谷二郎為前導歷鷲岳向彌勤山今井兼平率二千餘騎以石黒光弘為前導向松永樋口兼光率三千餘騎以林光明富樫家經為前導向竹橋依田圖子諏訪小林小室等率三千餘騎以宮崎尚由為前導向北黒坂巴女率千餘騎以水巻為前導向鷲嶽之下巴女者中原兼遠女兼平妹也為義仲之妾膂力絶人其性豪强敢騎射義仲嘗與城長茂戰于横田川時巴女力戰多獲首級義仲用之為隊將義仲自率

平軍越底浪山望白旗之飜

義仲獻埴生八幡社願書

三萬餘騎陣于埴生莊隱從軍于柳原平氏帥兵超底浪山見白宮林白旗之飜知源氏之軍相議曰此山四面皆險敵不能來攻西有能登路志雄山我兵守之所拒者唯東有一路耳使敵勞險路而逆擊則必敗矣於是下倶梨伽羅欲構陣營於猿場塔橋義仲待暮不戰山上有一祠義仲遥望之問土人土人曰埴生新八幡社也義仲大悦命覺明艸願書覺明出矢箙所貯之紙筆書之義仲密獻之於社上時有白鳩群飛繞義仲之旗義仲曰此靈瑞也我今欲戰社邊而得此冥應我軍必有利矣既而義仲出揹兵

參及也

義仲牛頭束葦繫炬火於其角放敵中平軍大敗

衆殺谷戰

爭

十五騎發鏑矢平氏亦出十五騎同射不接兵又而共退義仲亦出二十騎如初平氏亦然矣如此四五回至五十騎共不挑戰及昏猶不攻平氏以為戰在明日而暫休軍士夜參半樋口兼光自竹橋進鼓譟而起義仲以牛四五百頭束葦繫炬火於其角放之伐而七隊各擊鼓吹螺放蟇目四面縱擊山鳴谷應響如百萬雷霆牛驚其聲奔入敵軍平氏之軍士遽然驚走顛倒匍匐東西失路人馬共斃或被蹂躪或自觸刃将卒皆逃迸凡死者殆七萬人逃而幸存者僅二千人骸積成堆岩穴血流矣義仲大克駐馬臨

平知度館貞康皆戰死

義仲聚騎過攻平氏軍于安宅渡

倶梨伽羅谷谷中有光義仲怪使人見之有一宮號金劒宮義仲下馬拜而獻神馬寄横江莊為神領金劒宮者白山之末社也義仲追平氏之北下谷行家在志雄山與平氏戰將敗義仲進救之及此知度館貞康皆戰死平氏之兵遂大敗逃到于加賀國陣于佐良山下義仲亦屯于平岡野平氏捕源氏芻蕘之卒問義仲陣中之事答曰今夜議乘風雨而急擊宜備之平氏聞之大恐夜逃至安宅夜毀橋構柵〇六月甲午朔義仲聚五萬餘騎到安宅渡霖雨水漲不能濟義仲召林光明問曰汝州人也可知水之深淺為前導光明放數馬十餘足於水中水不過鐙義仲令曰水太淺矣宜濟

林光明收鞍馬討水源平軍將畠山重能早知之

從軍皆濟鞍馬馳入平軍平氏見之曰鞍馬遂來是源兵之逃去也而競奪騎之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曰馬之來也非源氏之逃想夫試水之深淺也而馳至果見義仲之軍隊重能馳使告平氏曰敵既濟矣重能等先登而進義仲使樋口兼光當之暫戰而共退藤忠清繼進今井兼平當之暫戰而共退藤景家次之楯親忠當之暫戰而共退平盛俊進馳落合兼行當之暫戰而共退平盛嗣藤忠光(號上總五郎兵衛)繼進石黒光弘林光明富樫家経等當之暫戰而共退藤景高繼進根井行親當之暫相戰其兵數百騎皆共

倉光盛澄獲妹尾兼康岡本成時獲齊明

金刺光盛刺齋藤實盛

死景高行親單騎相挑行親遂斬景高於是維盛通盛等合兵率三萬餘騎共進義仲自當之倉光盛澄獲妹尾兼康岡本成時獲齊明共獻之義仲即囚齊明人善安家與高橋長綱戰安家誅之而獲其首平氏遂敗走義仲追之到篠原平氏回馬而戰又敗走齊藤實盛謂我年七十餘齡不幾豈苟生乎而獨停馬與金刺光盛(號手塚太郎)戰光盛從竊隔之實盛提而斬之光盛進刺實盛實盛臨死光盛問姓名實盛遂不名曰我既疲為汝被獲矣我首者義仲所能知也汝往償我首遂死光盛而獻首級於義仲曰臣獲一

本朝通鑑　卷之三十九　安德二　四十七　何不成舍藏

兼光是實盛之首級憶彼前言而潸然

老士之首問其名遂不名其被錦衣似將軍然無從騎其面似老者然鬚髮皆黒以為兩州之人則其語東聲也不知何人義仲見之曰想是宗盛也我幼為彼被抱護時其髮既斑白至今可謂皤々然其面老髮黒者何乎兼光曾與實盛有舊好可使彼見之召兼光兼光來一見而涙數行下少焉曰吁是實盛也彼曾謂我及老在軍則可染鬢髮何者老則為少壯被侮若臨戰與壯者爭鋒則為狂不如作染髮改老貌與壯者並馳也今臨死然矣彼果不違前言也而兼光自捧其首洗之鬢髮忽白義仲謂然嘆曰嗚呼斯

難波經遠俣野景久等皆戰死

根井行親獲伊東祐兼

老往昔育我數日使我脱刀鋸其恩不可忘之而命從者葬之(初實盛出洛請宗盛曰臣嚮者到東国不發一矢而歸老以為恥今向北陸道臣雖老先登而死臣嘗賜武藏長井之領雖在其地而越前者故郷也臣祖利仁長子在越前故其族類蔓延北陸古人以還郷為錦繍伏冀許臣着錦衣而石打征矢則還郷之栄孰加之者而已宗盛憐之投其所着錦衣及石打征矢實盛以為幸而至死着之)義仲猶追平氏而到並松難波經遠越中範高盛綱州濱高能藤忠綱浮巣重親俣野景久間下重直等皆戰死武藏有國提陣刀多殺敵遂中矢死伊東祐兼率二萬騎而進根井行親破之而獲祐兼之首(一説曰齋藤實盛浮巣重親俣野景久伊藤祐兼間下重直皆源家之舊臣也然隨平氏從此役在軍中置酒實盛謂曰今見吾軍其勢太弱遂為源氏被滅期月)

本朝通鑑　卷之三十九　安德二　四十八　何不成舍藏

實盛軍中置酒欺同僚以避危而共約同死

義仲梟所獲之首級三千七百餘

居此危不如早降全生矣卿等如何皆曰善明日又置酒實盛再問同僚曰昨日之言卿等猶然乎皆諾景久曰我夜來思之今降敵生何面目而見舊僚乎我唯死此役矣實盛笑曰我前言試卿等耳我決洛時既誓祖不生而再還也故請命於内府公且一戰之思不可不報之況受平氏之鴻恩年久矣空為降虜不堪辱斯身也卿等念茲皆曰善於是共約同死果然矣實盛歳七十三 義仲所獲首級三千七百六十餘人結竿貫其首梟于安宅篠原邊戊戌平氏殘兵五千騎逃歸洛中震動戰死者母妻哭泣不止宗盛等失色忠清景家盛俊等皆棄甲兵破笠亂髮幾免命耳忠清景家共悲其子之死且恥軍之不利發疾尋卒或曰忠清剃髮而猶存焉蓋實記曰北征諸將不聽盛俊忠清景家爭推所言不相合故至敗走 義仲既定北陸道率兵入越前

烏羽法皇召諸大臣議防禦北軍之事

藤長方議奏

國府軍勢大振將入京師平族大懼竊議西逃之事洛中不靜廷臣及四民皆迷是日法皇驚東國北陸追討使之敗亡召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内大臣藤實定權大納言藤實房藤忠親權中納言藤長方等議之兼實忠親稱疾不朝經宗奏曰凶徒之兵雖難防禦而命衛士戍関長方進曰諸源氏稱起義兵而逆徒強大官軍敗績本朝古來更無可比之跡伏惟昔匈奴稱僭號而侵漢之邊境漢家以匈奴之難禦與之和親今東國北陸之凶徒亦然早遣廳使而使彼輩和親可也縦雖邊夷蚩々之徒豈不奉

藤兼實抗奏

天詔乎官軍既敗朝家之釁武將之恥不可得言焉縡既敝矣謀既晩矣然有非和親則天下兵事何以治之乎諸公卿皆從其議法皇使高泰經問兼實強起謁之泰經傳宣曰北陸官軍引兵空歸天下之事其若之何兼實對曰乱既極矣臣迷其計唯待天下歸一宜行仁政而救民窮苦欲再征討則使將帥善謀之將帥以其士卒之疲辭之則特下令伊勢近江兩國各置邊將可守邦畿今神社佛寺及諸省之領地或寄事武威而漫奪之或備刀權勢而恣掠之民庶之苦不可勝言當此時則德化於下或其除此憂

平族連署請援于延暦寺書

乎而奉願書于伊勢大神宮祈海内之和平且又奉幣二十一社而盡丹誠則豈無冥應乎且又勅諸僧修顯密之秘法則豈無明驗乎凡國家之廢興唯在政教之理乱耳○秋七月癸亥朔法皇幸賀茂社丙寅藏人頭正四位下平資盛叙従三位左中辨藤兼光資長子補藏人頭丁卯宗盛及權大納言頼盛中納言教盛知盛参議經盛右衛門督清宗正三位左中將重衡従三位右中將維盛資盛通盛等連署贈書于延暦寺請共拒源氏其詞曰當家一族之輩殊有祈請之趣何者叡山者桓武天皇御宇傳教大師入唐歸朝之後弘圓頓教法於斯處傳舍那大戒於其中以來專為佛法繁昌之霊

義仲使僧覚明寄書於延暦寺以説利害

堀久備国家鎮護之道場方今伊豆国流人前右兵衛権佐源頼朝不悔身過選朝憲加之與謀叛義仲行家以下結黨有数隣境遠境抄掠数国年貢土貢押領庶物因茲且追累代勲功之跡且任当時弓馬之藝速追討賊徒可降伏凶黨之由苟奉勅命頻企征伐爰魚鱗鶴翼之陣官軍不得利星旗電戟之威逆類似乗勝若非佛神之感応争鎮叛逆之凶乱是以特帰天台之佛法仰日吉之神恩而已伏惟臣等曩祖可謂本願余裔弥可崇重弥可恭敬自今已後山門有慶為一門之慶社家有憂為一家之憂各偉子孫永不遺失藤氏者以春日社興福寺為氏社氏寺久帰依法相大乗之宗平家者以日吉社延暦寺如氏社氏寺新値遇円実頓悟之教彼者昔遺跡也為家思栄華是者今祈誓也為君請追罰仰願山王七社照無二之丹誠垂唯一之玄応然則邪謀逆心之賊速平黨於軍門暴悪残害之徒必伝首於京都我等之苦請佛神其捨諸於是附近江国佐々木荘于山門義仲在越前胥議曰今平氏依頼延暦寺之僧徒比及我軍進僧徒出兵

于坂本衆之恐難進矣若何覚明対曰臣曽在洛熟知山門僧徒之意設今平氏附土地遺賄賂三千之衆或有不順先寄牒促之可乎義仲然其言而命覚明作書送之其詞曰平治以来平家誇張恣進止帝傍掠諸国或壓権門勢家或捕月卿雲客治衆三年之冬移法皇於南宮遷博陸於西海加之積功者国奪抽忠者官解其恭逆不可勝計衆人不言道路以目治承四年夏放兵甲於高倉宮源頼政勤王軍祖左而脱其囲迎仙駕於園城寺凶敵追北猶逼其後義仲之兄仲家不忘旧恩以列息徒爾後青烏飛来令旨密通義仲奉厳命欲護前軍然平氏因義仲乳父中原兼遠詰之故部属或背秘策即遣其事未果矣頼政等謀出倉卒軍之隊伍奉王于南都故城拒警于宇治長橋兵敗身死其厥雄理竜門原上之草名既流感城都下之芳悲哉厳命忽空覩眠永訣義仲於平氏豈不雪公私之恥乎義仲与前右兵衛権佐頼朝猶守令旨屢破平族不異

北軍之書達山門僧徒議之

秋風破芭蕉相同冬霜枯薫猶東海北陸二十余国靡然而服今我軍討平賊者東山道前軍既到尾張墨俣河北陸道前軍既入越前国府抑貴山従親王之善謀嫩與平氏之悪逆嫩若乃樹黨拒我軍則我輩為不期之戦耳若乃忍辱之衣更表甲冑蔵之心撥事戦争則是佛法破滅之基也遂変平氏値遇之議宜修源家安穏之祈若不従斯言則山門之滅亡不旋踵而至後悔不及我今告之者非畏勇驕之衆徒唯尊常住之三宝耳曽聞佛法護王法王法崇佛法由是興福園城之両寺奉親王之命遂為平氏被銷滅東大寺金銅毘盧遮那像烏瑟忽帰華王之本土紺宇空傾蒼海之波濤八万相好秋月隠四重之雲三千世界暁星漂十悪之風聞者誰不悲之乎俗士猶然矣況僧徒乎今既三井之跡半竭四明之洞孤闕豈不懐此愁哉早追先規上祈百王無為之世下運万民豊饒之謀則七社権現之威光増熾三塔衆徒之願力弥新義仲雖不肖盡丹誠伏旋明験此趣内達三千之衆徒外聞九重之貴賤者義仲之心衷也書達山門僧徒議之或曰此山者桓武帝之所

義仲使僧幸明説降山門僧徒

草創也平氏者帝之苗裔而今有官族逮署之請何不憐其懇祈乎或曰浄海之暴悪既積其家餘妖及其子孫想夫佛神之擁護既絶矣源家比年屢得其勝利七道諸国皆帰之其家将興我山何独扶臨危之平氏来将興之源家乎議不決義仲出越前国府超觸美山師于近江国蒲生郡時有山僧幸明者蹄白井法橋覚明之旧知也曽有罪而放逐及此尋覚明到義仲之陣覚明使幸明謁義仲義仲謂幸明曰我寄書于山門未報子昔山門人也竊登山而為我説僧徒僧徒皆従即山上挙燧報之我望見其光則率軍

延暦寺僧徒報義仲書

烏羽法皇願文畧

登山合兵共討平氏如何幸明即登山從寛覺珍慶等而集衆僧于大講堂議之皆從於是擧燧義仲望之大悦而燒燧于河邊應之山門僧徒報書于義仲其書曰性者學書凡平氏背朝章起兵亂輕皇威好謀叛今公爲源家之雄不討其惡誰討之彼輩背祢寺僧之貢物侵末社之神輿吾徒恚之聞公等之起欲訴之幸得來書自今以後絶交平氏之家疑思源族之基耳是則所以歎朝威之陵遲悲佛法之歴滅也夫漢家貞元之暦四宗與隆本朝延暦之天一乘弘宣桓武天皇營平安城親崇一代五時之佛法傳教大師開天台山永祈百王無為之聖運若乃守金輪護玉体偏在三千之丹心翻天變拂地妖唯是一山之明驗也因茲代々賢王皆仰蘿洞之精誠世々重臣悉恃台岳之信心一條帝詔曰朕是右丞相之末葉何背慈覺大師之門跡乎且又藤師輔藤道長共有願文謂雖居黄閣之重臣願爲白衣之弟子加稱烏羽法皇願文曰昔崇九五之尊位今列三千之

平貞能平西州

平知盛重衡為大將軍自山科路資盛貞能自宇治路共向北軍

禅徒代想感疾難施随喜尤深数百回之星霜三十代之帝運天朝久保十善之位徳化普施四海之民誠是国家鎮護之道場也運送本寺之貢物改作末社之神輿則一山合掌祈玉体于東海之日諸院揚声傾挑賊于西山之月凶徒屈身来詣怨敵束手乞降十乘床上更扇五日之風三密窓前猶帶千秋之雪○庚辰肥後守平貞能平西州振旅帰京師先是貞能隔年在西州圍菊池隆直之城連月至是隆直糧盡而降原田臼杵戸槻等之黨族皆降貞能以隆直等入洛癸未勅權中納言平知盛三位左中將重衡為大將軍率三千餘騎自山科路從三位右中將資盛率平貞能等二千餘騎自宇治路共向近江國比夕法皇幸法住寺告平族曰若有急變則可擁帝

宗盛會一族議車將遷都於西州

知盛建言諫宗盛

座於此故予先避洛中實為與平族離索也源義清（義康子号足利矢田判官代）入丹波國也兵塞大江山勅薩摩守平忠度攻之宗盛會一族於六波羅議曰今西州既平然東海北陸源氏近逼京師官軍屢敗不能拒之京師既危我輩奉帝及法皇建車駕遷都於西州如何知盛進諫曰凡我族皇祖桓武帝始都平安城以来二十餘代且其苗裔貞盛威武耀世至今家既八世為武臣之魁皇祖之所都也勇将之所世家也豈去此都而胡黨之乎縱然到西州終不可逃也以不可逃之身遷不可去之都何益矣家滅身死為世被嘲

比叡山僧徒屬義仲

源行家陣于宇多郡

多田行綱横行攝津

者臣不能也不若唯拒敵不成則我族類首斯丘陵耳教盛經盛僉曰凡有始者必有終盛者必衰古今一致也若乃運不盡則雖壞復興運盡則雖有堅甲利兵其若之何今守此都拒敵兵散矢盡則各放火其家而共死矣不待他計一座親戚部屬皆然之宗盛默而有不悦之色○甲申義仲見山門之報牒以覺明為郷導率前隊五百餘騎登比叡山幸明寛覺珍慶聚三塔九院之大衆屬義仲以總持院為城郭源行家分兵歴伊勢路入大和國陣于宇多郡吉野僧屬之多田行綱横行攝津河内而塞河尻資盛貞

太田兼定倉光成澄林富經等與知盛戰于粟田

鳥羽法皇潜幸叡山

能等不入近江而留守治備行家重衡聞義仲之登山以其難敵自山科歸忠度亦為義清之多兵自大江山歸知盛猶在粟津欲引兵而歸時加賀人太田兼定倉光成澄等為属其族林富經率五百餘騎欲向東坂本夜過粟津知盛使人問之曰方今逼平氏之陣者誰歟二將曰吾儕源氏属士請來交鋒駐馬於勢多橋而斷橋板陣其東岸知盛追至橋斷不能濟自粟津掉舟入勢多杜燒民屋襲之兼定成澄等拒之知盛遂敗歸京〇平家物語曰通盛及弟教經守宇治行盛忠度等守淀云〇

丁亥法皇登叡山参議藤定能密往從之源義仲及

宗盛與大納言時忠相議奉帝及太后而赴西海

僧徒大悦以東塔南谷暫為皇居平氏從者橘李康宿衛于法住寺殿聞法皇不在驚馳告宗盛宗盛怪之到法住寺殿詰官女官女皆曰不知其所在而啼泣宗盛愕然於是與大納言平時忠相議奉帝及太后而捧神鏡神璽寶劔赴西海時忠立禁庭指揮之曰内庫所在之寶器悉可攜之莫遺失焉然官司紛擾所遺者多御座劔猶在内庫車駕既出時忠及子時實内藏頭平信基(信範子)衣冠而從之宗盛及權中納言教盛知盛修理大夫經盛右衛門督清宗從三位左中將重衡通盛皇后宫亮經正薩摩守忠度左

維盛與其妻及子六代訣別相泣躊躇

馬頭行盛能登守教經武藏守知章若狹守經俊淡路守清房等及撿非違使衛府諸士總百六十餘人皆甲兵衛護前後既出各留人燒其家六波羅以下甲第皆為灰燼從三位右中將維盛將出其妻(藤成親女)及子六代惜別啼哭維盛亦垂涙躊躇維盛弟右中將資盛清經少將有盛備中守師盛侍從忠房來促之於是出矣維盛命齋藤宗貞及弟宗光(實盛子称齋藤五齋藤六)曰汝等年未長人無知之者我兒女猶幼汝等有之宗貞宗光等請從然不許宗盛疑維盛之不來嘆曰此行也我族皆不可不從然頼盛維盛皆不至頼

頼盛及鳥羽放其幟廻駕而還

盛於頼朝有舊恩想夫然矣維盛之不來何乎知盛艴然曰某所先言果是也何怪之乎我族既窮雖到何地豈得逃乎唯恨不致身於都下也少焉維盛等至宗盛大悦頼盛率其子保盛仲盛光盛等其兵百騎餘既燒池殿而踵至及鳥羽暫休頼盛謂從軍曰帝之東輿既隔敵近在後進退難逃我族皆從乘輿去京師無所守之士我獨欲廻駕唯悔燒池殿我族遂亾矣進而無益不如唯歸若何從軍皆曰敵既可入洛今依何處乎頼盛不肯使軍士各投赤幟廻駕而還人皆怪之〇愚管抄曰頼盛陣于山科宗盛下及六波羅而逃出頼盛聞之遣其子為盛

頼盛依法皇之詔赴八條女院而請留洛

追馳到鳥羽逢宗盛請其處分宗盛周章不禮為盛為盛不平而帰此時資盛寵於法皇不堪暗悲欲拝龍顔而告別自半途帰到法住寺會頼盛於途相携入法住寺然法皇既登叡山乃献使奏其趣資盛不聴其報而去入一族之列頼盛留待法皇之報既而使帰詔曰汝可赴八條女院云々　頼盛以其妻之所縁（頼盛之妻曰宰相曽仕在八條女院）直到八條院常葉殿請曰衆輿既出洛臣族類亦皆従之世事如夢臣亦同焼家而去偶思臣獨留洛侍簾下欲剃髪而祈冥福故廻駕而来女院使侍婢言曰源氏欲入洛者為滅平氏也源氏既来而聞卿在此院則恐有難乎當今時難許其所請頼盛再請曰源氏来襲則臣可速去不及院中之難女院曰源氏所最者頼朝也頼朝

平盛嗣欲廻駕襲頼盛宗盛止焉

進藤高範使摂政基通回車

若至則卿於彼有舊恩則其免矣頼盛曰臣非惜命以身之流落為恥耳故欲侍此宮而来頼朝曽為臣母池尼被赦罪故頼朝屢寄書述其懇情今収懐中然則雖源氏来襲無害耳時平盛嗣告宗盛曰頼盛卿留洛違其親族何然乎臣等廻駕襲之如何宗盛曰豎子忘恩違族雖来何用焉豈漫労兵卒乎遂止摂政藤基通聞帝之出欲従之馳車到七條而聞法皇之不遷幸猶豫其従者左衛門尉進藤高範告曰今法皇在山門平氏之族不従者多不如唯回車基通曰我受平氏之恩久矣況其車駕西我豈不従之

平經正告別守覚法親王奉還青山琵琶

平忠度回車托藤原俊成以其歌稿

乎高範不肯自執御回車平盛嗣藤景清等見之怒追之高範拒之宗盛呼盛嗣等曰彼人忘恩不従何勞追乎於是盛嗣等罷帰基通遂逃到知足院經正自少年在仁和寺及此行竊至詣守覚法親王告別曰某髫童侍視状寵恩難忘一旦随俗縁而為仕官之身今一族運盡欲赴西海既無帰期往昔所賜之青山琵琶常珍之毎想一生不離於身然身将沈西海不忍名器之朽於波底故今携来還呈之而弾翰臺青海波蘇合萬壽楽之数曲収琵琶於錦嚢而泣法親王亦愴然共唱酬倭歌相別而去忠度列淀河之畔夜半廻駕到藤俊成之宅敲門不開俊成聞忠度之至開門謁之忠度出倭歌一巻於懐中而請曰某族頼将盡逃徂西海今亡人而来雖有所憚我有所深志故来我暇日作百首之歌聞卿蒙勅撰之宜肯某雖才拙辭短若入其所撰之中縦雖流西海之波底而身後之栄莫加之者而已俊成把巻潸然曰今當此時誰有此雅趣乎固是遺世之珍也勅撰之中

忠度與俊成惜別馬上吟

平行盛寄歌稿于藤定家以謀不朽

宗盛将出解宇都宮朝綱畠山重能之禁錮而去

何忘其志乎忠度深謝而去俊成情別立門而望忠度与上高唱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暁涙俊成聞之歎曰忠度之風流固是可憐之以期遠改期無亦使人不覚涙下也後俊成奉勅撰千載集閲彼巻中而掲故郷花忌意倭歌二首載之然以逆勅之人不顕其姓名云々行盛亦嗜倭歌自幼從藤定家学之及赴西海寄書于定家贈詠草一巻添以倭歌一首定家憐之謂告有勅撰可載之定家晩年承後堀河帝之命著新勅撰集載其歌定家常以父俊成不着忠度之姓名為遺恨故及載此歌曰行盛亦雖逆勅之人而既隔三朝則何必憚之乃書其官姓名曰左馬頭平行盛　宇都宮朝綱畠山重能及弟有重（號小山田）以其子弟家族皆属頼朝故禁錮在洛及宗盛出京師欲誅之知盛諫曰今我家運窮則雖誅如彼等者幾百人何益焉其妻子族類皆在故郷可悲之唯赦之帰東國而可

平貞能諫宗盛以廻駕保護帝都

也宗盛乃赦之朝綱重能等猶請從之宗盛曰汝等身雖赴西州塊既到東関携如蛻之者然無用矣早可帰東國朝綱重能等猶惜別躊躇先是肥後守平貞能為討多田行綱向河尻無事而帰洛遇宗盛奉乗輿赴西海貞能大驚下馬慍見而諫曰嗚呼是何行乎賊然敵逼在京衛之可也若衛而敗則命也今雖赴西海而既窮之運何為得逃乎若乃稱亡人為敵被虜而曝屍於路傍為後世之嘲耳臣太悲之唯速廻駕保護帝都宗盛曰昨日源氏登天台山其兵士満巌谷之間法皇既有潜幸汝可未知之然非我

貞能百方説宗盛回駕拒敵之理

輩之惜命帝猶幼皇太后二位殿女子之身也我不忍見其悲嘆暫使其心安且又欲拜故相國之墓故然矣貞能曰敵縦在山門而其兵多我軍皆守宗則敵豈易入乎凡士無断制者多是為妻子被拘束遂失武門之名何憐兒女之悲嘆而見敵不一戰空退乎且又法皇之潜幸公何幾乎公欲奉其高駕則其前日何不自往侍衛乎秀康等雖衛之何信乎秀康之妻為内侍恐其間諜也内侍嬪御豈不知其處乎不可不拷問之唯速可廻駕臣等力戰拒敵則敵不得容易而侵矣況夫離累世之居逃何地乎宗盛不

平貞能發重盛墓以其枯骨去

聴貞能曰今帝都無留守之人臣獨帰京向敵致死若無敵之可拒則来從耳而獨入洛到法住寺畔平族之甲第皆焼敵亦未至貞能無由容身於是詣重盛之墓及夜貞能揮涙再拜謂曰悲哉今貴族之家運既盡尊靈先知之而嘗請死於熊野之神也嗚呼尊靈在世之日公卿百官皆稱其賢唯恨今無地下開眉之日也神若有靈為一族之冥助而乗輿再入洛臣等所深願也其言誠敬周尊如對生者終夜坐墓邊哭泣不止貞能懼敵或發此墓穿坏土而納重盛之枯骨於嚢中懐之及天明到福原

後貞能及平氏敗于西海遁到宇都宮依朝綱朝綱在洛蒙貞能之案貞能憐之厚遇故朝綱報其舊恩盡懇情于貞能者云一説貞能察宗盛難成事自洛直伴朝綱東行焉然實記此後載貞能在西海則前説為是

本朝通鑑卷第三十九　畢

壽永二年 法皇幸南谷圓融房諸大臣皆至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　壽永二年七月至三月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安德天皇三

癸卯壽永二年秋七月戊子法皇在比叡山自西塔移東塔南谷圓融房前関白藤基房攝政藤基通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内大臣藤實定以下大中納言參議三位四位五位殿上人皆登叡山到法皇之居洛中無主公卿以下至庶人不知所適從無所措手足源氏將帥猶未入洛從類歩卒擄

帝在福原

平太后及時子宗盛詣淨海之墓祈冥助

時子諭貞能盛俊等之詞

行城外狼藉殊甚帝在福原時忠抱帝御于雪御所平太后及時子宗盛等皆詣淨海之墓墳土就荒宿草芊々僧圓實之所書法華石經或頹壞太后垂涙自拾收之時子向墓嗚咽曰公生則威風振天下今然命未幾萬事瓦裂而至此悲哉帝及太后皆在于此公有靈則可有冥助伏而哭慟宗盛等皆泣知盛進曰今軍士之心似有變宜下令以固衆心何啻啼哭盡哀哉於是時子召平貞能平盛俊等諭曰積善餘慶既盡於家積惡餘殃遂及于身故今離帝都為旅泊流落之人想夫汝等心無所藉耳雖然倚一樹之陰前世

之契不淺況一河之流他生之緣猶深何況汝等非一旦寄附之部屬固是累祖相傳之世臣也或有親暱異他者或有重代浴恩者我家繁榮汝等亦繁榮我家衰弊汝等亦衰弊今樂極哀來汝等何不運其籌一其心而救之哉況夫奉十善之天子挾三種之神器乎宗廟之威靈何棄我王乎由是念茲帝運猶不盡汝等竭忠致身再使乘輿入洛而德超前古名垂後世則縱然海山之外水火之中豈不從之乎貞能盛俊等群士三百餘人皆低首霑襟曰所謂身為恩仕命依義輕鳥獸猶知酬恩報德況人而豈有二

法皇咨問帝及神器之歸洛於兼實

法皇命義仲行家鎮洛中討平氏

心乎臣等既委身何特有斯命乎縱雖到海外之異域誰有不從者乎時子悦○己丑法皇命藤定長使主典代景宗寄書於平時忠請帝及神器之歸洛而問右大臣兼實兼實曰不可也縱然書至車駕遂不歸也欲致劔璽別以奇計而誘之可也不然無還耳是日法皇歸洛錦織義廣率兵揚白旗清其前道車駕入蓮華王院源義仲自勢多源行家自宇治率甲斐信濃美濃尾張源氏及北陸群士自兩道入洛士卒掠奪市鄽之貲財洛中士民苦之庚寅法皇使撿非違使別當藤實家藏人頭藤兼光召義仲行家于蓮華王院詔曰鎮洛中狼籍而可討平氏義仲行家拜命而退兩將出入相並不敢先後爭權之

法皇召諸大臣議行戰功賞

藤長方議奏

意既顯既而奏請居處即勅各賜第宅義仲在六條西洞院警衛大內行家在法住寺萱御所警衛東山壬辰法皇召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大納言藤實房權大納言藤忠親權中納言藤長方等詔曰今源氏揚義兵者始自賴朝成功在義仲行家若賞此則彼有恨焉待彼入洛則此不悅焉如之何長方進曰賴朝為謀主義仲有戰功昔漢誅諸呂立文帝陳平雖為謀主周勃以有功其賞既超陳平則義仲之賞可不劣賴朝歟然我朝承平之世討將門藤秀鄉有平定之忠平貞盛數有戰功朝廷論其功秀鄉

藤兼實答奏

長方議奏

之賞既超貞盛然則賴朝先唱義而振威于東國其平定者在彼想夫賴朝之賞可勝義仲也經宗兼實等僉曰斯議可也總論其功賴朝為最義仲亞之行家又其次也然則賴朝雖未入洛三人同賞之則彼此無恨耳法皇問曰今未有即位之帝除目之議如何藤兼實對曰上在綠洞而行除目則有後譏乎陣座行之而可也不然則先有口宣而待新帝之即位行除目之儀乎長方等亦曰圓融法皇幸大井河源時中任參議後行除目於陣座堀河帝崩新主未即位白河法皇詔忠實為攝政據此兩例有其儀乎法

法皇勅問

平宗盛挾帝艤舟發福原

經盛授其秘曲于藤能方而訣別

能方長方于

皇又問曰都下苦士卒之掠奪然欲滅其士卒則無不虞之備其掠奪者以乏軍糧也矣為止之僉曰伏顧賊徒之餘黨既不多矣今雖滅士卒何懼之有其軍糧乏則義仲行家各可賜封國兼實曰賞功任國之外更不可封國無止則以一國可分賜之不然授沒官之邑歟法皇諾宗盛挾帝艤舟發福原臨其發宗盛等詣淨海墓各自奏樂詠歌而告別遂燒福原之行宮甲第而去經盛妙于樂律能吹笛賡通其秘曲法皇曾召僧綱於法住寺行郢息講奏舞樂平忠房舞陵王菜序經盛吹笛其曲太妙入皆称之法皇太感之賜御衣一稱左京大夫藤能方學笛於經盛窮其秘曲猶未習二曲及此能方独從經盛到福原經盛感其深哀皆授之臨發福原

削平氏諸族之官爵

能方猶請從經盛制之能方惜別而去○八月癸巳朔法皇以義仲之所奏使撿非違使別當藤實家詔源光長源有綱仲綱子源行家高田重家泉重忠重光弟安田義定村上信國爲國子母藤信西女華敷重澄山本義恒恒元作經甲賀成覺仁科盛家等警衛東西京乙未法皇下宣削平氏諸族百八十人之官爵先是法皇使侍臣寄書于平時忠告帝携神鏡劔璽還幸書未報故時忠及其三子不在解官之列戊戌法皇召群臣下宣曰今帝在西海既遣使而請其還洛書未報猶待之乎且又雖無劔璽而立新帝可乎朕意未決故卜之吉凶相半朕惑

藤兼實答奏

法皇召群臣議嗣王之事

之如何藤兼實對曰凡天下之事有所疑則君慮之慮而不得則與群臣議之議而不決則問之蓍龜今未豫議而先卜之豈背其蹤哉宜隨之臣伏惟今京畿無主故士卒之掠奪不止平族既挾帝及三神器在西海今雖有討虜之命而未有新帝之立議者惑之皆是依踐祚之遲也然今雖無劍璽先有新帝之踐祚他日若劍璽還洛而行即位之禮則無妨乎陛下不可緩之法皇曰善法皇議嗣王之事初高倉帝皇子守貞（母藤信隆女号二宮）既為平氏所挾而准儲君到四海其弟惟明（時五歲母平義範女号三宮）尊成（時四歲号四宮守貞同母弟也）留

平時忠報奏于京師

藤兼實聞時忠之報而有歎

在洛法皇召二皇孫欲抱之惟明啼而不近尊成見法皇含笑到其膝上法皇大喜撫其頂曰汝非骨肉則對老法師豈能近馴乎固朕之真孫也嗚呼太似故上皇之幼顏也朕何相見之晚乎而垂淚於是有欲立尊成為帝之心壬寅平時忠報曰今京師未靜若定則可有還幸如劍璽則臣不得左右之別勅宗盛而可也（藤兼實嘆曰時忠之報似乖法皇之命且聞平族在備前児嶋連軍船百餘艘又西海諸国郡縣皆置宰吏其勢稍大今東有頼朝洛中有義仲行家西有平族而帝缺不有神器四海鼎峙萬邦糜沸嗚呼何世乎當此時朝家踐祚之議未決百官有司專心於闕国荘園而以貪諂為務若得其志則歡抃不止而無知天下之弊亡国家之傾危悲哉）是日法皇召群臣議親

木曾義仲強奏非立皇子尊成

王宣旨藤兼實曰昔光仁帝雖無親王之宣直升帝位宜從之群臣皆從其議法皇御南殿以源義仲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兼越後守源行家叙從五位下任備後守行家恚勲功在義仲之下不朝丙午法皇欲立皇子尊成為帝問之義仲義仲奏曰帝為平賊被掠遠在西邊何待廻駕哉以仁王之子流落在信濃臣保護之今在加賀國立此皇孫而可也高倉帝為淨海被抑不救陛下之難以仁王為陛下盡孝委身欲誅姦賊臣族兼其令旨遂以策功凡臣等揚義兵者皆在王之一擧陛下何捨其孝誠而忍立他王

藤兼實正論抑義仲奏議

賜將士軍功之賞

子乎法皇使僧正俊堯諭之義仲猶奏不止法皇患之問藤兼實兼實對曰踐祚之事天下之鴻基也人臣豈得計之哉臣竊聞曾近衛帝崩而陛下即位鳥羽法皇與忠通議之忠通以人臣非所計屢辞之以是見之朝之重臣國之元老猶然矣如義仲區々武臣不可計之況夫軍旅之事彼之任也朝廷之議彼豈預之乎彼若強奏則諭之可以宗廟神明之所計也陛下豈恚之乎戊申法皇下宣以越後守源義仲改為伊豫守備後守源行家改為備前守安田義定為遠江守其餘諸源氏皆為靫負尉兵衛尉以充軍

義仲強奏立北陸宮、諸大臣為不可、卜以決之

功之賞、義仲振威京師、庚戌、義仲猶奏迎立以仁王之子、法皇召前関白藤基房、摂政藤基通、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問之、僉曰、不可也、基通經宗曰、武臣所強奏、不可黙止、宜卜之、法皇即命神祇官陰陽寮卜之、皆奏曰、四宮（尊成）即位吉也、三宮（惟明）次之、北陸宮不吉、法皇以其繇告義仲、義仲猶不肯従、詔兼實嘆曰、凢卜筮者神明之事也、初卜之而既决矣、何疑之乎、然再卜之者何乎、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神明之事豈可瀆之乎、嗚呼近世萬機之政、總不一决、可以悲之、○己酉、平族奉帝入筑前太宰府、令菊池隆

法皇宣命立皇子尊成為帝、自是京西為両帝

藤俊經勘進御諱字

直、原田種直、臼杵、戸槻、松浦等新營行宮、宗盛與其諸族詣安樂寺、各作倭歌祈歸京師、（平家物語曰、菊池隆直從平氏、不自洛歸國而拠大津関、入肥後國、據其城、召之不至、於是九州二島之軍士、皆不從平氏之召、今独原田種直奉其命、故以種直宅為皇居云、）○壬子、法皇宣命、立尊成為帝、以准皇后亮子内親王為皇太后、奉養帝於宮中、（自是東西有二帝、今以先帝新帝分之、）豫就式部大輔藤俊經、擇御諱字、俊經勘進之、其一曰永仁、其二曰尊成、法皇與兼實議之、兼實奏曰、近代御名、多用仁字、中古以來不必然、後三條帝諱尊仁、天暦聖主諱成明、追慕二帝、以用之、則新帝中興之盛業、可庶幾也、由是定矣、詔従

收沒平族之采邑、分賞義仲行家等之功

一位藤基通摂政如元、（前関白基房窃請法皇、令其子師家為摂政、不許、挙世皆謂右大臣兼實才量兼備、輔佐幼主之任、固當然、法皇素愛基通、且以告平族之密謀、法皇得避其難、故及此、）左中將藤隆房、左中辨藤兼光、共補藏人頭、置五位藏人三人、六位藏人五人、定殿上人二十人、以官女美作伊豫共為勾當内侍、丁巳、前權中納言藤師家任權大納言、正二位左中將藤兼房任權中納言、正三位藤親信任参議、法皇分平族之采邑、賜義仲行家等之諸源氏、（平氏之采邑凡五百餘所、其百四十所賜之義仲、九十所賜之行家、其餘皆分賞諸源氏之功、行家曰、諸源氏皆非我臣屬、豈私分之乎、我輩奏之、而以詔旨分賜之、則皆可拜朝恩耳、義仲曰、不可也、軍功之大小、若非朝家之所知焉、義仲等冝分授之、行家不悦、）義仲振

義仲暴虐、上下撻首待頼朝入洛

頼朝蒙復爵之宣、以院宣使中原泰定奏状

威洛中、暴虐日甚、武士等掠神社佛閣、劫人家奪資財、工商農民逃匿山林田舍、雖公卿不能安居、時人嘆曰、南海山陽西海平氏不滅、則未能朝貢、北陸山陰義仲押領之、官司不能行、令東山東海頼朝不入洛、則王化不能及焉、方今平氏逃而義仲入、以暴易暴、法皇不能行善政、唯以嗜欲招禍乱、上下皆撻首、待頼朝入洛、頼朝屢言可入朝而未果、○是月、法皇遣左史生中原泰定于鎌倉、復頼朝従五位下、頼朝拜命、而謂泰定曰、今平氏畏頼朝之威、不能容膝于都下、逃入西海、京師渾無敵矣、雖兒女不勞其入也、

源賴朝上法皇書

然義仲行家等自以為功而數爵賞之恩猶為不足恣擇國改封貪多不止彼等何豪奢僭上乎若義仲有罪則使行家制之行家有罪則使義仲討之矣且又藤秀衡任陸奥守平長茂任越後守源秀義任常陸介皆背賴朝之賊也何受天恩如此乎伏請時賜院宣而討之泰定曰可謹奏之及歸賴朝上書於法皇其詞曰伏惟平氏之逆黨數年來掠奪神社佛寺之領地巫覡僧侶皆乏祭祀薫修之資加之王子皇孫妃嬪媵妾及關白以下百官皆失其采地離其食邑者均是平氏之暴虐也其冥罰之所致怨氣之所鍾豈不為其家之禍乎早分賜其領地而降聖日之明詔拂愁雲之餘氣攘災招福之計何事如之乎臣所領者亦多侵地隨詔奏之耳且又平氏之諸族部黨或有留洛者縱雖有罪過而宥之可也何者臣

陰陽頭安倍泰親卒世稱曰指神子

先帝在太宰府使菊池原田氏營行宮

昔獲罪於闕下被宥死一等而全身今為朝家撲平賊昔以臣之生也後來豈無此事乎唯減死一等而刑法可隨其罪之輕重是亦不虞之備乎○九月癸亥朔甲子法皇使參議藤脩範詣伊勢太神宮祈討平族之事乙丑新帝政始行女官除目壬申陰陽頭安倍泰親卒歲七十四晴明以來六世不墜家聲至泰親殊達占術舉世稱之曰指神子其所指言不違恰如神明故云爾或曰神子與巫覡訓同先帝在太宰府平宗盛命菊池原田等群士營行宮鎮西稍服項日宗盛聞新帝之踐祚曰我悔不携三宮四宮而到此矣或曰縱携三四宮共到此然義仲伴以仁王之子入洛帝位在彼皇孫耳平時忠聞之笑曰初

法皇詔藤賴輔攻太宰府

臼杵戶槻松浦皆背平氏屬惟義

薙髮之人即帝位者固非無例昔聞唐則天皇后為尼而後即位我國天武帝孝謙帝亦如斯雖然如以仁之子豈為其例哉法皇詔豐後國司藤賴輔使其國之軍士攻平氏賴輔子賴經在豐後而奉其命使州之豪士緒方惟義攻太宰府惟義以院宣下令九州二島集兵於是臼杵戶槻松浦之族皆背平氏從惟義平氏聞之大驚知盛議曰惟義曾受小松內府之恩試使資盛等往諭之則叛心解乎於是資盛或作清經有盛率平貞能等六十餘騎往諭惟義惟義報曰臣有國司之令而兼法皇之宣今不得從斯命公子

緒方惟義攻太宰府平氏不支敗走

等可早歸去盜盛等不能拒之歸太宰府惟義使其子惟村号野尻二郎告平氏曰臣久蒙麾下之恩今雖不可背之而有法皇之命不可使公等居九州之間速可去此地矣權大納言平時忠出見而設辭諭之且罵之惟村歸國告惟義曰某詣府有一官人出答我言其辭太長皆朝廷之語也某不悟之僅記其一二耳冠袍之人多在側其容貌懦弱如婦女皆無勇猛之相其人雖多我不足畏焉於是惟義催發大兵到博多津平氏命貞能帥菊池隆直原田種直等拒之難敵惟義之兵勢平氏遂敗宗盛等奉乘輿逃到箱

菊池原田背平氏

緒方惟義之祖出自姥嶽明神

崎津。時有藤秀遠者、率兵迎之。宗盛以秀遠為前導、乘輿入山鹿城。【或作山賀、在筑前、且秀遠所領也。】及此、隆直・種直・志屬秀遠之指揮、遂背平氏、各還其邑。惟義進欲攻山鹿城。【傳稱、豐後國和田村有赤雁大夫者、有一娘。太愛之、擇壻未嫁。一夕有冠者、密通其娘。曁日有孕。父母堅詰之、娘不得默、告以其實曰、不知何人。母諭之曰、汝以針綴冠者之衣、而窺其所去。娘唯々。一夕冠者又來、娘如其言。翌日其父伴娘、率諸族、隨縱索之。其縱引入姥嶽之巖洞。洞中有呻聲、聞者懼之。父使娘入洞中。有一巨蛇、矯首害喉、針貫其喉。娘脱而還。其首而拔針、蛇害遂死。於是知冠者其蛇所化也。娘生子。及其長、魁岸奇偉、勇猛勝人、好獵山野。其足皸發、邑人呼稱皸童。其五世孫惟義、脊有蛇尾之紋。故云尾形。一作緒方。其蛇是姥嶽明神之所現云。】其平氏聞惟義欲來襲、而奉乘輿、職商船、逃到豐前國柳浦。先帝詣宇佐宮、以

左中將清經憂悶投海死

宗盛奉先帝到屋島

田成重集兵警衛屋嶋

大宮司公通宅為行宮。勅授從三位於公通。宗盛時忠從之、祈還幸京師。既而御船到柳浦。經盛・忠度・經正對十三夜之月、詠歌懷舊。一夕左中將清經憂事不遂、立舷朗詠、吹笛、自投海死。長門目代紀光秀獻大船百餘艘于平族。【長門國平知盛之所領也。】於是宗盛奉先帝、到讚岐屋島。平貞能剃髮、留在九州。阿波民部大夫田成良【一作重能】見海上多船、謂部屬曰、今海上之船、不知何人也。源氏出洛、我未聞之。想夫平氏諸公、為九州之士不容而逃來也。我往迎之。若源氏來襲、則我戰死耳。而乘小舟浮海。喜見平氏之船、而進謁宗盛

平時忠捕院宣使、燒印其額、逐之

曰、臣曾謂九州之士不必奉從。果然矣。公等暫駐輿於此浦。宗盛諾。於是成良造行宮于屋島。先帝即賞成良、為阿波守。成良集兵警衛屋島。兵威稍強。四國之士皆來屬之。猶河野通信不從。癸未、法皇以新帝即位在近、而三種神器在西海也、屢祈諸社、而召公卿議之。僉曰、下宣於平時忠、諭之而可也。於是遣使昰嶋、賜院宣于時忠。使至、時忠大怒、投院宣于地、捕使、燒印其額、逐之。法皇召左馬頭源義仲、勅曰、頃日天下不靜。平氏橫行西海。若之何。義仲曰、臣等可征伐之。法皇悦、即賜劍於義仲曰、汝可與行家合兵

義仲奉命向西海

行家奏請拒平軍

源義廣屬義仲

源頼朝奏狀

瞠若直視皃

討之。懲哉、義仲曰、行家雖勇、而不幸也。出軍必敗。臣獨討之耳。而拜退。於是不告行家、遠向西海。【先是、備前守源行家奏曰、平教盛・田成良等、以軍船五百餘艘、掠諸國之商船、而來襲備前國。臣弟姪等雖非之、不能矣。伏請臣往討之。不許之。】源義廣聞行家來洛、屬義仲。頼朝聞而不悦。○冬十月壬辰朔、己亥、源頼朝馳使奏曰、仄聞、朝家許義仲欲討臣。不知何罪也。法皇驚、命高階泰經寄書諭之。頼朝又奏曰、臣欲入朝以討暴而安帝都。然率大軍入洛、則畿內粮食可難支乎。且藤秀衡・佐竹隆義等瞠若於後。臣出鎌倉、則二寇入欲亂關東。是以猶豫。且義仲在播磨國、竊議謂頼朝入洛則我

法皇益封義仲且諭賴朝令和平

義仲歸洛奏法皇状

避之歸北陸若猶不入洛則可討平氏增我兵威甲寅法皇詔義仲曰以上野信濃益封汝自今而後不可押領北陸道且諭賴朝以兩國賜義仲相互和平不可爭亂而先日賴朝所奏請不及勅許藤兼實聞而嘆曰法皇所行如此國家殆危果而賴朝不肯密謂其家臣曰天下之亂法皇為之也丙子義仲引兵歸洛先是義仲出洛使樋口兼光留守至此兼光馳使告義仲曰公不在洛行家專權且聞賴朝之兵欲入京師義仲患之故馳駕速歸義仲奏法皇曰平氏雖橫行四國然一朝之勢耳豈足畏乎山陰道之軍

義仲強娶関白基房女

義仲勸法皇西幸

士在備中國為之防禦頃聞賴朝使其弟率大兵欲來襲洛臣請特奉詔逆擊之不許義仲彌專橫聞前関白藤基房女太美強請為婚基房不能辭之以女妻之而欲假彼威以執朝政義仲入洛行家不能抗衡義仲所懼唯賴朝耳或告義仲曰法皇欲東依賴朝義仲聞而疑之於是義仲欲奉法皇赴播磨其意謂與東兵戰而敗則可與平氏和親若東兵急入洛護法皇則已無所依賴而東西敵不能拒之故豫移法皇於西欲避東兵之來乃密奏法皇法皇不許藤基房左祖義仲故勸法皇西幸然未果法皇近臣藤

藤範季贊成西幸語意見于藤兼實

範季語藤兼實曰義仲有怨君之事想是疑賴朝可奉迎法皇于鎌倉也故弃平氏而速歸今弃之則平氏猶橫行西州而海上之運送殆塞矣法皇從義仲之意而臨幸播磨國則西南之諸國皆服王化義仲之疑亦解矣某為上圖之高階泰經僧靜憲皆從之公謂何乎兼實曰今卿等所計似有其理然彼有背賴朝之意故以私制公者也我惟賴朝有平定天下之量遂執權者賴朝也今從義仲則賴朝離矣唯論義仲猶討平氏遣使告賴朝而能奉宗廟社稷行仁政于天下救民之患難則衆災自消矣然則萬民歸

義仲奏請討賴朝院宣不許

義仲怨法皇二條

德帝基可得而修也武臣勇威亦不足畏耳豈倉卒幸於西海乎範季默止法皇幸叡山或人謂法皇欲赴西州藤兼實聞之嘆曰今此之也範季等之所計也小人誤君恐乎王家之禍自此起時義仲與源行家源光長議奉法皇到西海指揮西鎮誅戮平氏行家光長等不肯義仲不悅行家即奏法皇法皇大驚於是義仲與行家有隙 ○ 源義仲復奏請曰賴朝跋扈東國且欲進兵于洛往者既請拒之不許伏希厚賜院宣不然命一監軍與義仲同討之法皇不許辛巳法皇聞義仲有怨使僧靜憲諭之曰汝未見敵而欲赴東関不知何故頃聞有怨朕之事朕惑之其状如何義仲曰臣非無所怨陛下召賴朝者數矣臣沮之然猶復召之其所怨之

義仲逐藤基家

源頼朝以院宣令諸道

一也往日下宣于東海東山北陸曰若不從勅者可使頼朝討之臣等侍衛闕下何無此命乎是所怨之二也此二者臣所恚也今聞頼朝令其弟以數萬兵向洛然則臣豈不拒之乎臣聞倭入寄奏臣奉上欲赴西海是讒臣者之言也上莫信之壬午義仲逐參議藤基家於洛外依為平頼盛壻也頼朝與頼盛睦義仲與頼朝矛盾故及此（往日平頼盛依頼朝之招密出洛到鎌倉）癸未源頼朝使軍士以院宣令東海東山之諸道伊勢國民惡義仲從者為暴虐託事于頼朝之令塞鈴鹿山襲義仲行家等之部屬義仲遣兵鎮之或謂義仲欲

遷法皇于北陸義仲聞之詣法住寺殿依僧靜憲等陳謝曰頃日小人之所流言臣太懼之想是臣同姓凶徒（煩行）所讒也伏請問其人糺臣之疑且又今平民無追討使都下之人疑其徒之擅行收資財匿妻子而皆謂平氏可襲洛也是豈然乎平氏不難制然為解人民之疑特勅源義廣討平氏可也法皇曰世之所流言者非汝同姓之所奏也人民浮辞豈信之乎靜憲告之義仲言不及義廣義仲不悅而去（於是義仲又詣法住寺殿強奏賜備後國於義仲以其國兵討平氏法皇謂義廣實與頼朝有隙今用彼則頼朝抱恨故使侍臣諭義仲曰義廣者其兵弱其心怯朕恐其軍不利故不從汝請然汝固執為有便則不及強

興福僧正信圓奉命備義仲為變

源頼朝出師虞秀衡而還

範頼義經為軍將出師

止之義仲無對而退去）丁亥義仲以兵寡請興福寺僧徒之兵欲拒頼朝僧徒不報法皇召興福寺僧正信圓託言詔曰頃日平氏強梁宜聚衆徒及大和國之兵士以備不虞實慮義仲為變也信圓以院宣下令於大和國（信圓者無實崇兼領一乘院大乘院）○是月源頼朝率東海東山南海北陸之兵數萬騎欲討義仲既出師于遠江國時東國言藤秀衡出兵白河關頼朝狐疑會平頼盛及藤能保（頼朝姊之夫也）之至相伴歸鎌倉於是以範頼（號蒲冠者）義經（號九郎）為軍將屯兵于尾張熱田居大宮司之家（大宮司者頼朝之外祖家也）既而義經率數百騎追到近江國前

中原親能先入洛窺其形勢

齋院次官中原親能副之獻使於法皇曰東関二三年來不納貢税是以頼朝令臣等謹獻之暫留於此可待召入洛實為窺洛中之形勢也（洛中巷説或謂東兵數萬在尾張為討義仲且征平氏也或謂義經為獻貢使而來在近江耳）○十一月辛卯朔法皇詔義仲行家等討平氏（頃間法皇近行家疏義仲義仲不悅）戊戌備前守源行家發兵向播磨國義仲留洛行家臨發辭兼實遣使曰三種神器者本朝傳國至寶也足下其全之而歸則可為大功我不睦足下然是朝家大事也故不能不言之行家所率騎兵不滿三百衆皆以為不能敵平氏（按平家物語盛衰記皆謂行家聞義仲自播磨歸洛避之出奔丹波國而

義仲暴虐士卒掠奪人民

義仲饗猫間中納言光隆之話

到猶爾與平氏戰今攷無實記己亥源光家子行家補藏人任左衛門
少尉蒙撿非違使宣義仲彌暴虐其士卒亂掠洛中
之人民每家擎白旗到其門放逐主人毀府庫悉掠
其資財或有食者則奪其飯或有負擔者則剽取其
物神社佛寺權門勢家所領之地恣刈其青苗以秣
馬或破塔婆以為薪都下多苦之義仲長于邊鄙性悍而麤暴一日猫
間中納言藤光隆訪義仲之家義仲從者根井行親
告之義仲義仲怒曰猫何故來癡在旅中屋舍無可
捕之鼠何為用猫乎行親出詰光隆之雜色雜色大
驚笑而答曰七條壬生有邑号猫間有南北我主住
北猫間取之邑名故稱猫間殿如以信濃木曽稱木
曽殿非捕鼠之猫也行親詰告義仲於是義仲引光
隆于座共語義仲呼從者曰既及食時速可進客羞
有無塩平茸可薦之光隆汗顏而強坐少焉盛羞飯

俗稱魚鮮而不塩漬者曰無塩蔬菜之類不然

信濃鄙俗以餐曰飼

義仲不慣乘車怒牛飼失範斬之

畢樊於大椀堆盛供之椀盤半破光隆譏之義仲揚
箸放飯流歠満盤皆盡而勧光隆曰平箪非部下之
產卿何不飼之乎光隆不得止而佯食置箸義仲大
笑曰猫殿食何少乎光隆變色辞謝而去先是義仲
任官衣冠乘車而朝牛飼其者宗盛之舊僕也牛飼
以為此人是我主之讐也我恨為此人執御於是義
仲開車左右放肆四顧牛飼告曰乘車之礼不然也
義仲曰我偶乘車人見我我亦見人而可也我居此
窋何苦心而屈乎或笑或罵牛飼心不悦蓄牛而駛
義仲展轉車中衣冠共傾袖張足揚如蝶開羽而大
呼曰牛使児牛使児何不留之乎牛飼佯為不聞而
猶馳從者走來詰牛飼牛飼陳謝曰牛鼻太強故然
矣牛飼告義仲曰車有手形公可攀之義仲攀之既
而到法住寺殿義仲下車入門兒女皆畏掩扇闚見
之義仲飄々歩于𡐦上俯仰曰其障乃猫也其戶乃
鄙也放言不憚宮中人皆竊捧腹義仲尋遂斬牛飼
義仲之所為如此者太多庚子法皇使僧澄憲諭義仲曰頼朝之
使近在近江許之而可入洛乎義仲艴然曰彼無軍

平資盛寄藤知康書

頼朝奏問賜秀衡院宣之真偽

藤原俊憲先見明識之譚

裝則無害乎然中心不肯或揚言曰可速東而破頼
朝之兵或曰可西發破平氏然依兵勢日減唯横行
洛中耳壬寅平資盛密寄書於法皇近臣壹岐判官
藤知康朝泰一作曰臣出洛之後旦暮無不戀君唯願暫
歸輦下再拜龍顏然衆之所疑不能遂志也〇癸卯
頼朝就廳官中原泰定奏曰聞藤秀衡賜院宣可討
頼朝想是不出於叡慮疑其義仲所偽作而贈秀衡
乎其院宣轉寫而至關東乃寫之呈叡覧法皇大驚
兼實記曰清原頼業竊謂兼實曰某少時見藤信西
與其子俊憲睦時今法皇在位俊憲諫曰今上者暗
君也無治国之量猶晋惠帝為八王被挾而兵乱不
止乎爾来朝權移換不任人主之意果如俊憲之言

法皇問兼實以和平氏還神器

誰不感先見之明識哉〇甲辰法皇遣藏人頭藤兼光問藤兼
實曰前頃平宗盛上書曰臣素無犯上之意為逃急
難從車駕之蒙塵在今則偏可任法皇詔云々然則
暫與彼和親可令三神器歸復乎但比來平氏兵威
稍振而今議此事則似屈于彼乎如何兼實對曰此
事已遅唯須早擇専對者議和而得神器復洛則朝
家洪慶何以加焉義仲士卒乱掠都下未止法皇使
壹岐判官平知康諭之義仲對之無禮前関白藤基
房聞之戒義仲曰今都下士卒或濫殺人或放火為
盗雖從前平氏之驕暴未聞如此之甚也卿宜鎮之

平氏大軍與源行家戰播磨行家敗

源有重重行皆戰死

平氏勇士紀七紀八紀九皆死

義仲唯々然加賀人井上師方誘其乱惡故義仲不下令都下皆苦之○平氏以知盛重衡為大將率兵二萬屯于播州室山平家長（号伊賀平内左衛門）為一陣（従兵千騎）平盛嗣（号越中次郎兵衛）為二陣（従兵二千）藤忠光（号上總五郎兵衛）景清（号惡七兵衛忠光弟）為三陣（従兵三千）重衡為四陣（従兵四千）知盛為五陣（従兵一萬）源行家不量衆寡欲立戰功自督突騎五百急撃之平氏欲利而誘之自一陣至四陣兵及暫接靡開行家乗勝入知盛之陣平氏五陣悉合圍撃之行家力戰不勝其屬源有重（伊賀人号招六郎）源重行（美濃人号職戸六郎）戰死平氏勇士紀七紀八紀九共為行家被殺然行家戰疲僅脱圍率殘兵三千騎到高砂濱乗船逃保河内國長野城於是備前播磨之軍士皆屬平氏平軍大振進入摂津國法皇又使平知康告義仲曰汝嘗入洛放逐逆徒其功固大然頃聞平氏横行播備之間而行家敗走且又都下乱盗人民愁之汝可速鎮之義仲對曰行家敗于室山以其兵怯也縦使平氏暫横行豈有復興之勢乎陛下勿苦之都下乱盗者臣未察何人之為也臣麾下多卒其濫惡亦未可知之或有平氏流落之士卒猶留者或有狗盗鼠竊者想此輩所為乎臣耳目所觸豈不制其侵

使平知康促義仲討平氏軍

義仲報奏

義仲罵鼓判官平知康

掠哉自今而後若有號義仲之卒而犯罪者則可使官吏縛送臣即誅之知康還奏後數日群盜猶未止法皇復使知康告義仲曰汝令未行猶多剽盜宜日夜黽勉致天下於太平義仲不答而有愠色睨罵知康曰世皆呼汝稱鼓判官（知康善撃鼓以其技鳴世故称鼓判官）為人被毆撃得此名乎往諭汝對奏未有縛送之罪人而詰以群盜之不止汝何不奏我言乎知康悵然告歸義仲詰曰汝歸欲奏以何事乎知康曰我將奏言義仲犯上無禮臣賜兵士誅之矣義仲大怒知康逃歸奏法皇義仲逆不禁士卒之乱掠於是群盜燒神社佛寺作乱乎知康奏請討義仲而鎮群盜法皇許之而命知康構城隍于法住寺聚兵摂津河内近江信濃諸源氏等多背義仲来衞其四門權中納言藤長方注諫法皇不聽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等皆朝諫之共不聽時勅延暦園城之兩寺召兵座主明雲僧正長吏圓恵法親王各率其衆徒来會法皇命知康為大將軍皆挾青松葉於鎧冑為幟義仲聞之大怒曰我出師北陸入洛拂平氏之逆清帝都之塵以盡奉上之忠誠我何咎伏罪於闕下乎方今東西路塞運貢不通士卒既饑殆欲仆地故奪富人之

鼓判官知康奏請討義仲

知康為大將軍明雲僧正圓恵法親王率衆徒來會

兼光兼平共諫義仲宜詣闕陳謝

積粟刈邊地之青苗以為人馬之糧我承衛護朝家之命而坐待人馬之斃乎不得止而然矣法皇何罪之是皷奴（指知康）之讒也我非敵法皇唯擊破皷奴耳樋口兼光今井兼平諫曰今公向朝家進兵則犯上之罪難遁矣臣等懼之唯詣闕陳謝無罪可也如知康制之太易豈以私讐敵朝家乎義仲曰我生來出師數矣未有不擒敵者雖國王何徒乞降乎若降則為皷奴誅矣後悔不及汝等以國王為敵則是亦耀武門之名也遂不聽丁未法皇遣使於義仲宅諭曰向命汝西征平氏然不果狼藉洛中其叛心已著若

藤兼實諫擊義仲之不利

義仲報奏

義仲襲法皇之宮

又欲禦頼朝之部將乎既背院宣不及奉詔可速東行不西不東横行洛中動惱叡慮其罪不輕汝何以陳之藤兼實依藤定能諫法皇曰義仲兵減然其勇氣拔群非宮兵之可敵陛下為小臣被誤欲招大變唯願深慮之戊申義仲報奏曰臣無敵君之心然忽於西征者欲待東兵之入發一箭耳陛下若降詔抑東兵以使彼等歸國則臣速可西征也比日召畿内近國之兵警衛殊嚴抑是何事乃知欲討義仲故臣亦不可不備己酉義仲率兵千餘騎襲法皇之宮平知康為軍將掛著佛像於宮之四垣自以四天王畫

像貼於冑上左提鉾右振金剛鈴而令軍士其氣如狂義仲令今井兼平等攻東門兼平見垣上佛像人笑曰此宮似丐僧之居知康罵曰汝等以十善之天子為敵其罪不可勝論吾聞王車無敵故以詔書示之則或枯木開花或涸池水漲或鬼神伏隱昔嘗有焉今邊鄙之民以暴背君天刑何得逃乎汝等速降矣義仲笑之而令曰狂豎放口早射殺之莫使彼讒言騎士皆連射知康即逃入垣下於是義仲放火民家烈風吹熾火及宮殿義仲之兵縱擊攻之官軍多走商賈野人之徒也故皆手戰足慄肢迷其出處非

官軍源光長源保行等戰死

明雲僧正圓惠法親王中矢死

者唯延暦園城之僧徒與諸源氏之兵耳楯親忠進兵入西門知康懼而逃去伯耆守源光長及子左衛門尉光經陸奥守源保行及弟左兵衛尉信雅戰死之村上基國父子七人多田行綱及子行定豊嶋冠者等皆敗走明雲僧正圓惠法親王中矢而死法皇乘輿逃出南門義仲兵士逼之近侍公卿皆散獨少將藤宗長擁輿呼曰是法皇之幸也勿誤之義仲聞之命根井行親矢嶋行重（楯親忠弟）奉乘輿到五條内裏護之太宰大貳藤實清侍從藤信清紀伊守範光奉新帝棹小舟從禁池兵士放矢信清抱帝伏於舟底

右馬允安藤右京独廻轡突敵

源雅賢弟資時為楯親忠所擒藤信行清原近業中矢死

大呼曰天子在此汝等退矣兵士皆畏避及夜實清等奉輿潜行幸於閑院殿大藏卿高階泰經者法皇之近臣也是日法皇聞官兵已敗使泰經出門閲之泰經見諸士之逃大呼曰汝等何怯之至斯哉然無敢顧者獨右馬允安藤右宗廻轡入敵陣奮曰右宗今獻身於至尊為士者臨危豈可惜命乎衆皆壯之河内守源光資及弟藏人仲兼戰于南門錦織義廣出門謂光資等曰新帝及法皇之東與既出何不逃乎而去光資越東山到醍醐路仲兼向南去上兎坂義仲之兵塞路走馬突陣斬及木曾會基政基通馳車逃去仲兼護送於宇治殿而歸河内国公卿百官皆逃匿于洛外中將源雅賢及弟資時為楯親忠所擒中納言藤兼房藤顯實為武士被辱幸免越前守藤信行主水正清原近業中矢死近業者大外記頼業之子也藤兼實遣使頼業吊其子頼業拜謝曰兒罹禍命也不足愁之唯悲朝家已傾危耳兼實感其忠誠○庚戌義仲率千餘騎兵出六條河原按撿其所斬獲之

義仲於六條河原梟所斬獲之首

藤信西相明雲僧正之話

首三百四十餘結竹竿懸之而後各使馬首向東歡呼而去老幼子女親戚作群匍匐竿下哭泣之聲滿街不絶明雲圓惠之首亦懸在竿上八條宮坊官行清見之哭慟及夜竊奪之直登高野山葬之明雲曾使藤信西相其形信西曰僧正者三千貫首一天明師豈特相術乎明雲曰我有兵刃之相乎信西曰僧正出世俗之家入慈悲之室何畏災妖乎今所問者太怪是則兵刃之相也又有一陰陽師謂曰僧正為一山之長而傳頭密之法燈固是僧家之棟梁也然其名太誤上有日月下有雲日月之照為雲被掩僧正遂不免災矣 法皇在五條宮義仲命兵士衛護太厳侍臣不許詣宮中獨許前関白藤基房之至耳義仲以為基房之智敢推擧之議政事左京大夫藤脩範悲其不

我為天子乎為仙洞乎義仲之漫言

今井兼平諫義仲

得即雉髪為僧請衛士而詣五條宮謁法皇法皇感其志大悦法皇問戰場所死之人脩範子細奏之法皇嗚咽悲嘆不止義仲驕暴殊甚召樋口兼光今井兼平語曰我既鏖官軍而四海之間不有長於我者也我為天子乎為仙洞乎從我之所欲汝等官職為公乎為卿乎宜從其望請皆許之耳然我既欲為天子則我非少童欲為仙洞則亦非老法師我惑之唯為攝政專天下之權威如何兼平進諫曰異本作究明凡古来非大織冠之裔則不能為攝政稱九條殿近衛殿者皆藤氏之人也公是源家之最也何得掌藤氏

義仲自為院厩別當強詔黜陟諸大臣

之重職乎其言之春日之神詔固可懼之義仲曰然則為判官代乎兼平等曰此卑官也何求之乎義仲少焉撫掌歎笑曰我慮之而得好官職也我唯為院厩別當而随意乗其良馬而已於是自強稱院御厩別當辛亥義仲強詔停藤基通攝政氏長者之職義仲與前関白藤基房既結婚故暫借藤實定内大臣之官薦擢大納言藤師家年十三任内大臣攝政而為氏長者此時左右内大臣共備無闕故有借大臣之事擧世皆譏基房行非例也或人嘲曰昔有輕大臣今又有借大臣輕借倚訓相近也己未義仲没收權大納言

藤兼雅之所領傳其朝參權中納言藤朝方參議藤基家平親宗太宰大貳藤實淸大藏卿高階泰經右中將源雅賢右馬頭源資時肥前守源康綱伊豆守源光遠兵庫頭藤章綱越中守平親家出雲守藤朝經壹岐守平知親（知康父也）能登守高階隆經若狹守源政家備中守源資定左衛門尉平知康等四十九人皆罷其官職平氏聞之笑曰曾京師君臣上下及山門南都之僧徒皆欲以源氏伐我族今源氏入京其所為如此而為善乎初法皇勅公卿議即位之日在此月然遇大變不能行之及此法皇使藏人藤親經

法皇問踰年即位例於外記外記部奏

橘公朝告院宣之旨於範頼義經

問踰年即位例於外記外記奏曰天武帝陽成帝既有踰年之例今即位之禮在明年而可也左大臣藤經宗右大臣藤兼實權大納言藤忠親權中納言藤長方等僉曰踰年即位既有舊例明年即位之議宜隨之況今年用度不便乎前關白基房獨奏請今年可有即位之禮法皇不從橘公朝在法住寺之戰僕從皆逃散故以其子公茂為僕馳馬到尾張熱田入源範頼源義經等屯營告院宣之旨義經曰臣等為頼朝奉貢之使然義仲使從者兼平等塞鈴鹿不破之二關臣等欲進兵破關入洛以非頼朝之所命馳

橘公朝謁頼朝傳宣頼朝報奏

平知康請謁頼朝不許

使問之鎌倉未報故屯軍於此今卿等奉法皇之使而來臣等何可議之乎卿可直到鎌倉告之於是公朝直到鎌倉謁頼朝傳宣法皇之命頼朝大驚曰義仲逆暴宜命臣等誅之法皇何親動兵事乎凡小人國之蠹也如知康者近幸則他後亦然矣彼以私怨亂朝家及院宮之災其罪不可勝言焉是陛下所以可愼也臣謹奉命速誅義仲而安上意耳公朝還洛奏之法皇悅源頼朝令家臣曰平知康來自洛雖請謁莫許之時知康逃到鎌倉請謁頼朝不許之每詣群士第縣行拜跪請之皆無答者知康強到鎌倉

知康依頼家之望擊鼓

平氏屯軍于播广義仲請和

殿侍焉不去數日頼家幼在簾中聞彼善擊鼓且妙弄彈丸授手鼓及砂金數包請見其技知康拜喜即懷砂金下階掬庭上之石回旋上下揚聲弄石而後擊鼓踊躍侍臣皆妙其手鼓頼朝亦奇之於是許知康在鎌倉〇十二月辛酉朔癸亥源義仲領食封八十六邑平氏有水嶋之勝以来兵威稍熾美作以西靡服者多於是屯軍于播磨室津兵勢頗盛南海山陽皆屬之義仲懼鎌倉兵之来襲遣使平氏請和平宗盛大悅曰義仲之請和固是祈神之驗也而欲許之知盛諫曰我族流落之身而還鄉固可開眉然往

知度議與義仲講和之不理

頼朝寄牒于叡山山徒属之

藤基房戒諭義仲之詞

日為義仲被破而逃于外都以辱祖先為天下被嘲也今與之和則為頼朝被笑耳天子在此三種神器在此彼可脱甲偃戈而来降乞罪則和睦耳豈屈彼指揮哉諸平族皆然之於是宗盛報義仲如知盛之言使婦告義仲義仲怒曰彼言我来降乎源平之兵爭古来多矣今我獨乞降而辱祖業乎遂不従源頼朝寄牒于叡山僧徒祈討義仲之事僧徒属之藤基房戒諭義仲詞曰凡在下犯上未有禍不及其身者也平清盛常敬神礼佛強為善然以悩朝家天誅遂至子孫将亡卿何不鑑前車之覆乎夫惟国王者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之裔而六十餘州大小神祇日夜守之諸寺諸山顕密僧侶朝夕祈之故賀君之徒遂蒙其罰卿深思之義仲従其言罷衛

六條宮大膳大夫業忠之第

義仲托言行幸欲擁法皇赴西海

藤長方諫使義仲止八幡御幸

頼朝與景時謀殺平廣常後悔之

護之士使法皇移于六條宮而散所禁錮之卿上　戊辰義仲欲討平氏疑法皇在洛而叡山僧徒作乱奏請法皇幸八幡宮然實欲直奉車駕赴西海也法皇卜之不吉密咨詢群臣左大臣藤経宗権大納言藤忠親等僉曰卜筮縦然不吉義仲所請豈可拒之乎権中納言藤長方戒義仲曰頃日都下有譏當此時有八幡之幸太不可也神明不可不懼於是義仲止八幡之御幸時人感長方之善謀也○是月或人告頼朝曰上総介平廣常謀叛頼朝詐召廣常於營中使梶原景時對奕遂殺之既而悟其有功而無罪悔之廣常被殺在東鑑闕寿之間故其事始末

執政

摂政

藤師家

摂政関白

藤基家

摂政関白

太政大臣

藤兼實

太政大臣

藤兼房

左大臣

藤経宗

藤兼定

藤實房

藤兼雅

右大臣

藤頼實

藤良通

藤忠親

藤良経

不聞惟愚管抄謂廣常輕侮頼朝矣頼朝察其有驕心密與景時議對奕廣常拥乜之間景時俄起刺殺之

○是年當宋康熙十年西鄙民七十三人漂到宋秀州華亭縣得賑給而歸

安德天皇三

後鳥羽天皇一

諱尊成高倉帝第三子母七條院藤殖子修理大夫信隆女在位十五年改元三曰元暦文治建久治承四年七月十五日生壽永二年八月踐祚時年四歳都鄙有二帝政権在武臣後四十一年四條帝延応元年崩于隠岐壽六十火葬苅田山中

甲辰　壽永二年　元暦元年　春正月丙申頼朝聞義仲暴虐發遣軍士數萬令曰以範頼義經為両大将汝等可徑到

頼朝発進大軍討義仲

頼朝賜磨墨於梶原景季

尾張従両将入洛戮義仲直西征平氏且召諸士於待所諭曰洛外在大河之險若宇治勢多則敵可断其橋凡在軍涉險無如良馬皆擇馬之善者可也於是諸将競擇良馬頼朝有所愛之馬號生喫産奥州七戸其性大強或食馬或食人故号生喫　其最也次曰磨墨産奥州三戸秀衡子本吉冠者高衡献之其馬太黒故号磨黒　梶原景季請生喫于頼朝頼朝曰汝所請者欲畀之然此馬多為諸将所請皆不畀範頼亦數求之又不畀之今源平相挑軍事未止我如自出師欲乗此馬我非惜之別有磨墨不為劣此馬畀汝耳景季悦拝其賜而向洛時佐々木高綱在近江

頼朝賜良馬生唼於佐々木高綱

國聞頼朝出師速到鎌倉謁頼朝頼朝曰汝在近江可直入洛而務軍事何来此乎高綱曰凡従軍則生死不可知之臣若戰死再不拝閣下故速馳馬三日而来馬既疲矣不能従軍頼朝曰善於是賜生唼于高綱而諭曰汝速向洛来此馬可先登諸将多請此馬我不畀之曽石橋之役汝死戰救我於難我於今不忘之故今授之以報其功高綱拝其賜且辱其恩顧謝曰臣賜此馬必先登耳若不然則不生帰矣而向洛頃日富士河水漲涵岸群士不能濟諸将皆曰可濟土肥實平曰前有宇治勢多之險今未向敵何

土肥實平量富士川淺深

景季恚高綱賜生唼欲刺高綱而自殺

徒濟而羸人馬乎此河者富士之雪浪也待水落則久矣使水練者（能游泳者曰水練）量其淺深而濟馬於是諸将皆陣于岸上梶原景季受所賜之馬登高處秣之而遍見諸将之馬以無超磨墨者自負其恩寵佐々木高綱使歩卒六人引生唼過景季之陣景季怪使人問之卒曰高綱之馬也景季恚恨頼朝欲刺高綱而自殺待高綱之来少焉高綱来景季馳馬塞其路謂高綱曰卿賜生唼乎高綱佯笑曰我自去歳在近江頃日聞出軍之事速馳詣鎌倉而謁佐公馬疲不能従軍欲請廐中之馬聞卿既賜磨墨如生唼則卿

義仲請和于平氏

行家與石川義兼背義仲義仲攻之

義仲自號旭将軍

雖固請然不許卿猶然況我輩請之何得乎我以為此役者君之大事也故不慮後之蒙罪竊與廐司謀竊此馬来我太懼後坐其事然則我因卿謝罪卿莫弃我景季聞之怒既解而笑曰卿能竊之我悔不竊之歴日東軍進而會同於尾州己亥義仲又請和于平氏新鑄一尺鏡其背摸刻八幡神像而銘誓辭為之信平氏許之與義仲約欲入洛也行家在河内國長野城與石川義兼合兵背義仲義仲命樋口兼光率五百餘騎攻之庚子法皇懼義仲為虐特授征夷大将軍義仲意氣揚々自號朝日将軍（或曰信越之間有朝日山

平氏與義仲絶

範頼義經率大軍攻義仲

故云爾朝日一作旭本朝任将軍蒙鎮守府之宣者七十度至征夷使則坂上田村麿藤忠文而已爾来歴二十二朝二百四十五年義仲補任焉可謂希代之朝恩也）辛丑義仲欲奉法皇到近江直入北陸平氏以間諜聞之於是遣使責其違約又與義仲絶故平氏不入洛○丙午源範頼率武田信義一條忠頼加々見遠光（信義弟）小笠原長清（遠光子）伊澤信光板垣兼信逸見義清及隊将小山朝政稲毛重成榛谷重朝森行重千葉常胤等三萬餘騎歴東海道向勢多橋源義經率遠江守安田義定大内維義（義信弟）田代信綱及隊将畠山重忠河越重頼土肥實平梶原景時及子景季佐々木高綱等二

今井兼平防於勢多根井行親防於宇治義仲護法皇宮

萬五千餘騎歷伊勢路到鈴鹿關義經駐馬于新居河原問邑人曰自是向宇治路奚近乎邑人曰有二路一則越西岡歷頭落瀧太近一則到長田里過射手明神社前傍笠置山而行亦不遠義經曰頭落瀧者行軍可譏之射手明神者戰之所利也於是過長田里請射手明神祈軍事經甕原向宇治己酉義仲聞源範賴源義經来于勢多宇治以其兵寡大駭命志田義廣為軍將以今井兼平防於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等防於宇治義仲率那和弘澄等剛士二十人護法皇之六條宮庚戌源範賴屯于勢多源義經

義經坐櫓上令軍士筆記其勳功

屯于宇治義經見河上比屋其路太隘為不便屯軍諭村民使步卒運送其資財而燒村家臨河構櫓義經坐其上令軍士曰汝等各可抽精忠而先登我筆記之歟鎌倉軍士皆競進嗷々乱耳義經把平等院之巨鼓頻擊之喧聲即止於是大呼令曰敵既臨岸橋板皆断汝等何不度橋桁泳河流而破敵乎平山季重聞之進步先登度橋桁佐々木定綱渋谷重助糟屋有季熊谷直實及子直家皆從進直家時十六歳直實憐之戒曰汝雖心強而歳猶弱筋骸未固與臨此危窄從衆力濟矣我心不安暫待焉直家莞爾

熊谷直實父子相呼度橋桁

曰拔仁之固與不固直實之謂也武人之子齡超成童者豈其然乎縱雖未固見父之向死地不從之乎乃翁常謂年漸衰而眼暈膝振小子太懼之不可須臾離也直實悦携之度桁直實數顧直家曰汝莫誤步而陷直家曰小子危翁之故目而陷而相呼度直實季重等既度放矢多斃敵畠山重忠進請義經曰此河琶湖之末流而千山萬谷雪解水漲雖佇立費日而水不落然不濟則難破敵佐公既有此命諸将皆擇馬而先濟矣而率五百餘騎馳馬穿流時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並馳出撟小島高綱乗生唼景季

高綱景季競渡宇治川

重忠獲長瀬重綱

乗磨墨競渡高綱後謂景季曰卿所乗之馬腹帶太緩何不結束乎湍急鞍危中流而溺為敵被笑如何景季諾即暫駐馬緊腹帶高綱乗間而前景季怒其被紿謂高綱曰此河底多是張縄横木卿唯以進為心我悲卿馬繫縄高綱即拔刀斬断河底之縄故不後於是登岸大呼曰今日先登者佐々木四郎也景季亦踵進而呼矣畠山重忠既及中流根井行親射之矢中馬首馬斃重忠泳水底而行大串重親亦濟溺流將危攀重忠之冑請救重忠提其鐙帶擲之岸上重忠既登岸五百餘騎皆濟與行親等戰破之獲

根井行親強力觝拒

長瀨重綱行親力戰暫慰長坂武藏人河口源三駿河人船越小次郎逼之行親揚手當之河口船越挾其左右欲捕行親行親左手提船越擲之水田右手推倒河口河口與馬共斃于泥中從軍見之畏其膂力不進行親遂退義經率其諸將軍士濟河根井行親楯親忠仁科某高梨忠直等拒之遂敗走義仲聞

義仲敗來立於庭下按劔勸遷幸

之大驚遣使六條宮曰東國凶徒既逼都下可遠幸於醍醐臣保護而遷御駕於北陸法皇不答義仲怒自詣六條宮立於庭下按劔勸法皇之幸法皇大懼公卿百官皆失色時義仲之諸將馳使曰東兵既入

愴惶失意免

伏見義仲愴惶而出法皇幸免而喜乃命少將藤成經鎖宮門守之義仲直歸五條對新妻

義仲與新妻惜別

女基房惜別不出中原能景來勸曰敵既逼矣公何遲留乎義仲猶不出能景怒曰凡傾國之色人之所可戒也將軍天運既窮人事既絕矣其為君可先而伏又自死義仲出嘆曰能景勸我以死我豈不恥乎於是自率百餘騎向六條河原會根井行親楯親忠敗歸即併其兵令曰我既窮矣汝等將去者便去莫臨戰苟走行親親忠等曰今臨危誰不竢命乎於是東兵進攻之義

義仲力戰行親親忠忠直皆戰死

仲自力戰行親親忠忠直等皆戰死義仲敗走義經

義經率畠山澁谷河越佐々木梶原等而詣宮奏捷

追之義仲詣法皇宮宮門閉矣義經之兵逼之義仲不及開門而又走義經率畠山重忠澁谷重助河越重賴及子重房佐々木高綱梶原景季六騎詣法皇之宮門大膳大夫業忠上壁望之即奏之法皇以為義仲廻馬來而大懼義經高呼奏曰賴朝使範賴向勢多未至小臣義經向宇治早破義仲來護此宮也業忠即奏之法皇大悅勅業忠開門使義經等入法皇使藤定長勞之且召見之壯其戎容問其姓名乃勅義經守宮門源範賴向勢多以橋斷不能濟屯其東岸稲毛重成榛谷重朝相議濟供御瀨範賴大軍

今井兼平拒範賴于勢多而敗走錦織義弘死之

皆濟今井兼平拒之錦織義弘戰死（或曰逃去）兼平兵寡遂敗走範賴及一條忠賴等進入洛義仲率數十騎

鹽谷太郎與長瀨某河中相擊遂斬長瀨

逃過四條河原義經之兵追之鹽谷太郎與長瀨某相擊河底流水忽赤鹽谷提長瀨之首而出義仲及那和弘澄多故家包等與横山三浦之族力戰根井行直進親直放矢拒之乘間義仲逃從者僅十二騎時畠山重忠侍衛于六條宮慮義仲之逃去馳馬過

畠山重忠捉巴女鎧袖即斷

三條見義仲之逃重忠追逼之有一女騎返馬多獲首級者重忠怪問半澤成清曰彼何為者對曰義仲妾巴女也彼與今井樋口同胞而膂力勝人重忠曰

巴女與内田家吉相搏獲其首

我試與彼戰而馳馬追巴女義仲數隅之重忠伺隙把巴女之鎧袖巴女策馬鎧袖即斷（巴女所騎馬号春風）之重忠不追顧謂成清曰彼勇強拔群不似女子我與女子戰而若誤創則恐隕家聲也而引軍不進義仲之兵至此僅七騎馳向粟津巴女被鬒髮戴白笠挾弓為前騎一條忠賴等追之其騎將内田家吉多力進與巴女戰家吉握巴女之髮揚刀欲斷其頭巴女揮拳撲家吉之肘刀墮于地巴女遂獲家吉之首其從軍懼巴女而走義仲歔欷曰我聞彼東閧勇士也為汝所殺固命也我亦功名蓋世天運既盡嗚呼未知

巴女與夫君義仲訣別

鼎峙謂西海北陸鎌倉

為何人被害矣我終不可免之我不忍以女子為從軍之最而醜身後之嘲也汝去矣巴女請曰妾自幼仕將軍厚受寵恩妾既委命將軍之言何至于此乎義仲喻曰汝殉我無益不如逃還郷而以我死告之家族則足報我耳巴女不得止嗚咽而別歷山路歸信濃後遂為尼隱于越後赤杉邑今井兼平軍敗引三百餘騎之兵退欲入洛及粟津原與義仲遇義仲曰我軍敗欲死於都下然為再見汝而逃來兼平曰凡軍將者適難求勝避危雪恥今平氏在西海將軍若得遁北陸則天下鼎峙而勝敗之決豈容易哉將

北軍大敗三河賴重手塚光盛皆戰死多胡家包所獲

軍可速遁於越前臣留拒敵於是源範賴及一條忠賴板垣兼信帥數萬騎圍義仲義仲數戰出圍三河賴重手塚光盛等皆戰死多胡家包為東兵所獲義仲與兼平僅為二騎義仲杖弓謂兼平曰我起北陸被甲跨馬戰勝者數矣未覺勞軍事鐵衣之重亦如輕裘今我初覺薄金之重也（薄金者義仲家傳之鎧也）兼平曰將軍猶壯何苦鐵衣之重乎今衆盡勞窮將軍心怯故覺其重耳臣猶未死將軍勿苦可以臣一人當千萬人何懼之有凡臨死不變士之常也況將軍乎臣暫拒敵耳將軍入松林可自殺莫觸鄙卒之刃義仲與

石田為久獲義仲之首

今井兼平自殺

兼平別馳馬向松林兼平單騎拒敵力戰相模人石田為久追義仲義仲放矢為久之馬斃不進義仲馳欲渡水田之氷氷碎而陷泥及馬首進退惟谷義仲頻揚鞭而顧望兼平時為久進馬放矢中義仲之額即斃于馬背時年三十七（七或作一）為久馳獲義仲之首而大呼兼平聞之奮激馳入敵軍敵畏兼平之猛威無敢近者兼平放矢立斃數人大呼敵曰汝等見勇士之自殺而含鋒墮馬自貫而死（傳称粟津邑中有二墓乃是埋義仲兼平骸之跡也粟津今名膳所）源範賴一條忠賴等率軍入洛獻義仲之首法皇大悅（先是義仲謂東軍競來不能勝之則可燒洛中北走然事急遁而逝）

義仲執權六十日間比信頼則久矣

樋口兼光依兒玉氏之諭而降

莊三郎忠家獲兄莊四郎高家義經義忠家之言赦之

茅野光弘其父光家弟光重共死義

時論

法皇問政刑於藤兼實

就戮而洛中幸全上下歡抃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義仲執洛中之權至此六十日時人猶言比信頼則其亡為晩辛亥樋口兼光攻長野城行家逃於紀伊國名草兼光追攻之聞洛中之變回馬而還路聞義仲敗死放其虜而令軍士曰我入洛欲戰死卿等宜還鄉行及淀渡兵士多散兼光僅數十騎義經出兵逆擊之兼光與兒玉氏曾為婚家故兒玉族率部屬圍兼光喩之兼光降兒玉黨有莊四郎高家者從兼光自河内歸高家兄曰莊三郎忠家在義經之麾下遣使高家勸其來降再三不荅高家遂報曰某既仕義仲無二心今臨其敗亡豈忍乞降哉若從阿兄之言而失忠士之義則所以殖家声也亦非降阿兄乎其唯先登死戰耳忠家壯之而以為彼不違其言卿使他人嘗之不如我自當之及戰高家為兼光之前騎果如其言忠家進馬與高家戰相抱墮馬遂與從騎共捕之而斬請義經義經感其志擢赦之茅野光弘者兼光之姪也在信濃聞頼朝討義仲單騎入洛會義仲死於是光弘從兼光力戰射原高綱斃之而與其父光家弟光重共戰死○壬子免攝政內大臣藤師家令藤基通再攝政復氏長者藤實定復內大臣時論皆謂基通平氏姻家師家睦義仲則攝新帝政者右大臣兼實固當然基通再任出於法皇心先是先帝之西時基房謂基通可罷職師家猶弱應兼實攝政密諭義仲行家曰藤氏當職嫡男有故則次男代之常也三男不能為攝関是家法也兼實聞而笑曰異哉阿兄之言也忠平兼家道長非嫡非次男阿兄倘忘之乎既而師家攝政基房遂志至此基通再任兼實曰世乱政不正當此時則浮榮非所願也不如奉仕伊勢大神春日大神以終此身是日法皇遣藤定長問兼實曰平氏可討否義仲首可梟否頼朝可賞否可令上洛否新帝皇居何宮為吉否兼實

兼實荅奏

法皇又召公卿議之

義經梟義仲行親兼平兼光等首

藤兼實密奏除私復正之論

法皇賜源頼朝詔

對曰三神器未歸洛則不可急討平氏唯諭頼朝成安全之謀則可乎義仲首梟與不梟可任叡慮賞頼朝可依彼所請唯速合入洛而可也皇居以八條院為是法皇又召公卿議之其對大概同兼實但左大臣經宗內大臣實定謂三神器雖重然平氏之罪不可不討焉藤長方曰義仲首不及梟焉賞頼朝者傚藤藏下麻呂討惠美押勝之例叙三品而可也丙辰源義經自到六條河原附義仲及根井行親今井兼平樋口兼光等首於撿非違使徇於洛中而梟東獄門觀者如堵徃義經依兒玉族之請奏法皇欲宥樋口兼光死一等法皇不許兼光妻市

○是日法皇議遣法印靜憲於平氏陣止征討還神器既而又征討之事決矣而猶欲遣靜憲靜憲辭之兼實嘆曰不議和親則神器不還靜憲辭讓宜哉法皇近臣藤朝方藤親信平親宗皆小人而以阿諛為要不知神器為傳國之寶悲哉平氏之罪誰不憎哉然不知神器之重者豈無遠慮哉兼實密奏曰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後所行之叙位除目新主幼攝政弱而賊臣義仲所為也當此時預任叙者皆諛賊得幸者也請悉解停之法皇不聽法皇使左大臣藤經宗藏人頭藤光雅賜源頼朝詔曰平宗盛之黨類近年乱國家之政而横行西方掠領山陽山陰南海西海之諸道盜奪包貢汝頼

義経部兵探平氏謀使誤掠小槻氏家

朝欽選軍籌宜誅賊曹且又源義仲之殘黨猶満都鄙偏命兵士悉芟夷其餘類以安宸襟戊午平氏諜使密入京源義経令士卒搜索之誤掠左大史小槻隆職家狼藉殊甚官務文書紛失隆職献使藤兼實言之兼實驚曰官中文書古来無別本此文書之亡乃朝家之滅也悲哉乃遣使於義経及齋院次官中原親能諭戒之義経親能大驚謝曰是歩卒等誤其人也我輩未曾知之由是隆職幸免然文書半亡親能者廣季子也先是仕官任齋院次官頃間其兄廣元応頼朝之招而東親能同行廣元有文才頼朝委任政事親義亦剔敵實被尋遇此時従義経監軍事在洛兼實素識之於義経則未有舊好故令親能言之

義経範頼帥大軍討西平氏軍

○己未法皇詔源範頼源義経曰本朝古来有璽劔鏡是王家所傳之神器也今平氏挾先帝携此三種而背朝家汝等討逆賊且使三種神器無遺失義経進對曰臣等恭兼天詔討平氏而全神器者如奪小児手中之物耳法皇大悦曰嘻壮哉是日範頼帥武田信義加々美遠光等及隊将梶原景時稲毛重成千葉常胤等五萬餘騎向播磨路屯于昆陽野義経帥安田義定田代信綱大内惟義等及隊将土肥實平齋院次官親能畠山重忠三浦族等一萬餘騎向丹波路屯十三草山下小野原里義経私従佐藤嗣

景時與義経矛盾去属範頼重忠忌景時讒去属義経

釋天羽直胤相馬常清之囚

信及弟忠信伊勢能盛片岡為春鈴木重家亀井重清堀親弘熊井忠元江田弘基武藏坊辨慶皆勇士也共列行伍初頼朝以土肥實平為範頼之監軍以梶原景時為義経之監軍義経與景時相詩猜故入洛而景時帥五百餘騎属範頼實平以範頼軍令不行属義経畠山重忠渡宇治川在義経之麾下及入洛為範頼之従軍景時假頼朝之威離多誇群士而恣其指麾重忠恚之且厭範頼軍法之不明故及討平氏帥部兵五百餘騎復属義経○是月源頼朝釋平廣常弟天羽直胤相馬常清之囚初廣常被誅直胤常清等坐事禁錮時上総国一宮神官告曰廣常献鎧一領於神庫頼朝命藤邦通等使神官出其鎧覧之鎧袖結一状祈頼朝之後栄於是頼朝知廣常之無罪悔誅之故其親族皆被赦平宗盛等自去冬構城於摂津國一谷南有滄海北有高山以為海内之險生

先帝詔召山陽山陰九州四國之兵

田爽為東門鵯越之麓為西門須磨福原兵庫明石高砂連軍艦数萬伊賀伊勢及南海北陸之散兵皆来集詔阿波民部大輔成良作檄召山陽山陰九州四國之兵播磨人津田高基美作人江見豊田之族備前人難波之族備中人古賀建部新見之族備後人額之族伯耆人小鴨基康村尾成威日野義行出雲人鹽屋多久等安藝人源頼房周防人石國維道等石見人横河等長門人豊東郡司秀平豊西大夫義親九州人菊池隆直原田種直松浦高俊郡司真平佐伯維康坂維良山鹿秀遠坂井種遠皆属之唯

平通盛教經拒讃岐廳官等赴屬源氏敗之

平通盛教經攻淡路冠者義久加茂冠者

豊後人緒方惟義伊豫人河野通信不從又令春先帝自屋島幸高宗盛居福原令諸將守一谷城讃岐國廳官等發軍艦欲屬源氏中納言平教盛在備中下道郡命其子越前三位通盛能登守教經發兵塞其前路拒之廳官等敗奔淡路國時源為義庶子淡路冠者義久(或作為重)賀茂冠者義嗣(或作為信)在福良邑(拠系図為義庶子淡路冠者為家加賀冠者頼定無義久義嗣未知孰是盛衰記以淡路冠者為源頼賢子以掃部冠者為掃部助源頼仲子今從平家物語)邑人立義久義嗣為軍將廳官等併兵屬之通盛教經追攻大破之殺兩冠者献首虜百三十二人於福原而通盛教經分兵欲攻伊

義嗣殺之

教盛陥安藝奴田城河野通信逃走

教經攻紀伊園部重茂又攻河野緒方等於今木城

豫國河野通信通盛屯于阿波花園城教經屯于讃岐屋嶋通信聞之奔安藝國與其外舅奴田太郎(或作沼田)併兵教經追至圍奴田城城不能守遂陥奴田太郎降通信率從騎六人逃去教經從者平為員追之射斃六人通信大怒踴躍立殺為員而自棹小舟逃帰伊豫國教經虜奴田太郎引兵帰福原淡路冠者敗後邑人安摩宗益欲屬源氏艤舟赴洛教經率兵遮射之宗益直奔于和泉吹飯浦(宗益平家物語作忠景)紀伊人園部重茂(或作重光又作忠康)欲與宗益併兵教經聞之進兵攻園部館重茂敗走河野通信緒方維義海田宗

教盛六箇度合戰

美徳山弱冠童起兵伯耆

親日枡維高等聚兵于備前今木城教經攻之告福原曰彼等強敵也福原援兵響至通信維義力戰不克皆逃帰其國教經勝敵六箇度(俗謂之六箇度合戰)逞威入福原宗盛大感賞之至此平族軍士總十萬議來月十三日奉車駕向洛然聞範頼義經既發洛因守而待之皆謂源氏雖勇不能勝焉○二月庚申朔停春日祭辛酉美作國使者來拜法皇(先是伯耆国美徳山有弱冠童初称藤成親子而在大和国其後到伯耆国大山而移美徳山頃聞自語曰我是實法皇子也母使官資隆女也幼而養於九條女院其後在外祖家十五歳出洛而流落到于此州之士立之為主擧兵伯耆半国進到美作併取数邑云其使者奏請加兵軍討平氏洛人不信)壬戌源行家依法皇之

宗盛称先帝之詔行叙位除目

維盛與資盛密詣住吉社祈還京師

召入洛侍衛頃間行家請和於頼朝頼朝許之範頼義經相約剋癸亥之日欲以攻一谷城聞為故入道平淨海之忌日不忍發兵甲子西塞乙丑道虚日故以丙寅為之期癸亥平宗盛在福原以淨海之忌日大作佛事於是稱先帝之詔行叙位除目從二位中納言平教盛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教盛悲家族之衰弊作哀歌而不受職位以周防守中原師澄(師直子)為大外記以兵部少輔藤尹明為五位藏人(平維盛與資盛密詣住吉社祈還京師維盛之妻在京師數寄書於維盛請通從維盛以族類遂難免不許之故宗盛每疑維盛有異心不共議軍事一説維盛有病留屋島不來一谷宗盛疑之)宗盛命權中納

平忠度倫軍間遊名山勝水記其勝遊

平資盛等守三草山

言平知盛為大将軍左中将平重衡為副将軍率五萬餘騎守生田森薩摩守平忠度但馬守平経正若狭守平経俊帥平貞能平家長等四萬餘騎守一谷平忠度以源族誅來攻衆間遊攝津播磨之名山勝水或詠倭歌或記其勝遊聞義経屯三草山下命右中将平資盛為大将軍少将平有盛侍従平忠房備中守平師盛為副将軍平清家海老盛方為隊将守三草山義経問土肥實平曰敵在山上乗夜撃之乎俟明日乎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平氏謂我進軍可為明日而偃戈脱甲而幾矣今乗夜襲之則不戦而敗矣我軍萬騎敵僅不過數千騎何孤

義経夜襲資盛等軍於三草山敗之

疑之有實平稱善義経曰我意已決于夜戦然不可不與卿等議之今衆心已決宜早進軍而馳馬衆軍皆従馬山路太暗且険軍士難行義経召武蔵坊辨慶曰汝可發炬火群士疑之辨慶即馳放火山村路明如晝衆軍不迷遂登三草山時夜参半平軍皆休義経鼓躁急襲資盛等之軍平軍大驚捨甲兜兵遽走資盛恥其軍敗直奔于讃岐屋島城師盛清家等逃帰一谷告宗盛宗盛即特命越中前司平盛俊守之猶欲加兵而遣使諸族勧為軍将諸族皆懼其地険敵強辞之宗盛不悦諭能登守平教経曰生田森

教経奮起守三草山

通盛召妾營中而臥

一谷既使知盛貞能等守之我心安矣三草山之守兵為義経被破故急遣盛俊守之猶恐路険兵寡欲加兵諭諸族為将諸族皆難之我太憂之我所憂者諸族之憂也諸族何辞之哉卿往拒乎如何教経報曰今東西相争我軍敗則族類何得免乎當此時避険嫌強保兵惜命而各異心則恐事不成矣凡臨軍避死地不如唯拱手不戦諸族所避嫌者我可使教経拒守之雖幾百回不辞之宗盛壮其言即使教経将兵守三草山通盛在教経之営通盛之妾小宰相在舟中通盛招之脱甲臥于帳中夜既参半教経聞之使侍女戒之曰此地山険敵強若敵急襲不暇著甲援弓阿兄何與女子相對而臥如

義経使土肥實平攻一谷自向鵯越

別府忠澄獻宜使老馬先導之策

此和通盛不得止送其妾於舟中○源義経既破資盛等進兵向一谷謂安田義定田代信綱曰卿與土肥實平等可攻一谷我率精鋭者歴鵯越之険撃敵之不意二面而攻則破之必矣義定信綱實平等帥七千餘騎即向一谷義経帥畠山重忠佐原義連後藤真基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及佐藤嗣信忠信伊勢能盛片岡為春源廣綱武蔵坊辨慶等精兵三千餘騎向鵯越登鉢伏峰到蠟戸日既暮矣山路険隘殘雪埋谷軍士迷而不進義経問軍士曰有知此山郷導者乎皆不答武蔵人別府忠澄年十八對曰臣嘗聞之老父謂若

平山李重誇言臨鵯越之險

入深山失道則可使老馬先導義經曰汝言是也吾聞齊桓公伐孤竹迷路管仲曰老馬知道遂得出路平山李重進曰臣知此路熊谷直實等詰曰卿東國人而與我儕何異卿非飛仙始入此山何以得知之乎李重曰凡狐鹿之竄獵人知之鳧雁之集鷹師知之魚鰕之多漁父知之賢哲之隱帝者知之吉野之花深山特美龍田之紅葉幽蹊特鮮里民不知之好事之客能知之今向敵之路是勇者所知也某為先導而揚鞭直實等笑李重之誇言共進馬而行義經令曰鬼窟鳥道前路難辨恐陷人馬雖進無益汝等

辨慶求得鷲尾經春

軍將義經見經春

暫俟焉而使辨慶尋求山人之知路者辨慶下谷見火之幽隨行得人家有翁嫗圍爐而坐辨慶曰鎌倉武衛公承詔討平氏源九郎為軍將攻一谷城之後今在山上汝來為鄉導翁曰某少年常來往攝津丹波之深山以獵為業山中之事無不諳之今衰老脚痿不能行某有一男能知此山可使彼為鄉導即呼之附辨慶辨慶相伴而上山告義經義經名之男着搗色之衣袴挾弓矢而來其形魁岸奇偉義經問曰汝年幾何汝所居有何號乎男對曰臣年十七臣所居之前山形似鷲故號鷲尾義經名之曰鷲尾三郎

鷲尾經春系譜

經春而賜鍛馬鎧冑以為先導（經春之父攝津国源氏也為難波經遠掠其所領逃在山中平家物語曰其父号鷲尾莊司武久故義經賜名号義久又一說義經破平氏於三草山多虜之或殺之或縛之以其虜一人為鄉導虜自謂某是播磨国安田莊下司多賀菅六久利也為越中前司平盛俊掠其所領逃於山中為獵人此役從源軍欲復其所領故義經賜崩為所領之信云）義經問經春曰此山人馬之路通乎經春曰鵯越太險其下者攝津播磨之境而第一之谷也故號一谷絕岸如屏有二級上數十丈則礌磯混沙草木不生馬難留蹄下十餘丈則石壁如削人跡不通非人馬所可行也義經曰麋鹿亦不來往乎經春曰鹿之來往太多春初播磨之鹿越於丹波秋末丹波之鹿越於

熊谷直實與子直家謀為先登

師南野義經曰鹿之所步馬亦可進蹄也豈可難之乎使經春先驅下谷登岩遂到鵯越時夜未明暫休人馬於山上熊谷直實密謂直家曰我出東関志在先登宇治之役先度橋桁然以佐々木高綱賜生唼渡河而先登故不遂其志今臨此險軍將精銳自可先登矣我儕何得進乎不如密赴實平等所向之西門而先登耳直家曰然矣李重亦意氣揚々有先登之志勿為彼後於是直實使從者伺平山李重從者還報曰李重使僕秣馬既將發直實聞之與直家共向一谷西門將出會義經警夜邏軍中義經詰之直

成田家正紿平山季重謀其先登

實謝曰臣聞公警夜故從之義經曰善及義經歸營直實父子竊馳馬下谷山蹊昏黒速不得路直實欲廻馬直家曰小子嘗聞諸古老謂入山迷路就泉流而下則必有人家直實然之即就泉而下果得播磨大路直實大悦與直家及捧旗者三騎驅到城門直實大呼曰武藏人熊谷直實及子直家為一谷之先登守城之人何不出戰乎城門不開渾無答者唯連射耳直實直家暫停馬而休平山季重亦歷山蹊向西門路遇成田家正之先行家正馬弱恐為季重之後紿曰今衆軍未進我儕縦雖先登而無人知則何

熊谷父子先至一谷城門平山季重踵至

益矣暫止而俟衆軍則可乎如何季重然其言停馬家正衆間急馳而先季重怒其所紿揚鞭而及之家正馬弱不能並馳謝季重曰卿乘駿馬我意不能先卿故託言紿卿卿可罪我我馬太駑我志雖進馬蹄難行伏請卑我以卿之副馬使我志遂則幸焉季重不顧而過然憐家正志壯而乞罪繫副馬於路傍之樹而馳及西門直實在城門之畔聞馬蹄而與直家語曰是季重之來也城門開則莫為彼後言未畢季重至互呼其名季重曰我夜半竊出鵯越路遇成田家正為彼所紿故後矣家正継至数里見路傍之馬

平軍上総忠光飛騨景經後藤定綱等先開城而突出

以為季重之與我也而乘之行獨言曰彼惠之則何不佯我乎遂到西門於是直實季重家正等並轡相語待天明聞城中有絃歌聲直實咲其風流丙寅（七日）天已明矣越中盛嗣等在城中相識曰夜来熊谷誇言於城外我儕守此城門豈坐聞之乎敵之後軍未至虜彼太容易也而與上総忠光及弟景清飛騨景經後藤定綱等二十三騎開城門而突出季重與従者即馳入門大呼曰平山季重先登城中人以為敵軍多矣即成隊拒之櫓上軍士呼曰敵二騎也莫誤我軍而連射季重季重馳馬如鳥飛不能射之盛嗣

越中盛嗣拒直實

熊谷平山一二駈

等初唯聞直實之呼而不知季重之来到此大驚廻馬入門拒之直實直家進入盛嗣等拒之季重又馳如此三四回盛嗣退謂曰我儕可虜軍将何勞與汝戰乎直實怒曰汝等猶不能敵我儕如軍将何乎盛嗣不答而退景清将戰盛嗣把鎧袂戒曰卿止矣為君致命豈此役而已乎莫為狂奴徒死焉景清然其言而不進直實季重猶戰未上櫓上連射直實馬斃直家見之進入城垣而飛矢傷肘季重亦入其捧旗者中矢死季重奮激立殺其射者提其首與直實直家等相呼出谷（時人称之曰熊谷平山一二駈）成田家正及村上基國

源範頼進軍生田森

眞鍋助光射殺河原高直盛直藤田行安等

梶原景時景季景高等入門平知盛重衡等拒之

亦入戰於是源兵競進與平軍大戰○源範頼乘曉
連炬火而進兵與平軍戰於生田森梶原景高先馳
衆軍皆進到城之東門其城構長垣自山北連海南
積巨木穿深溝而僅通一門兵士連櫓而射其勢難
近範頼麾下有武藏人私黨河原高直及弟盛直者
先登入城門讃岐人眞鍋助光放矢斃高直盛直扶
之而退助光又射兄弟共斃藤田行安亦進助光又
射殺之後頼閑召河原藤田等之子分賜生田莊於是梶原景時率景季
景高等五百餘騎使輕卒仆巨木而入門中納言平
知盛及子武藏守知章左中將平重衡以二千餘騎

梶原景季挾梅花於箙而戦

梶原二度駆

景季獲菊池高望首

拒之景時引兵退景季力戰不止挾梅花於矢箙出
圍則卷旗入圍則捧旗馳驅周旋花飛薫于陣中敵
軍感其風流景時已出門而失景季問從者從者曰
猶戰於城中從騎不多殆危矣景時又廻馬入東門
敵兵連隊拒之景時大呼破隊而入景季爲群兵被
圍脱冑乱髪猶戰於絶崖之下既欲危景時進兵救
之斃敵数人扶景季而出時人称之謂梶原二度駆盛衰記云景季與菊池高望戦遂獲其首而馳出門遇景時之入云々又云此役景時扶梅花而戦未知何是景時再戦
而出範頼率群士而進知盛重衡拒之接戰数回両
軍死傷不可勝計也義經既登鵯越黎明臨崖下果

義經逐馬試一谷之險

臨險走馬之四術

如鷲尾之言石壁萬仞眼迷肝冷義經令曰鹿所來
往馬之坦途也皆舉聲勵力而可下軍士皆進然躊
躇無欲下者義經即逐群馬而下崖試其嶮難其馬
墮於平盛俊營後或展轉而斃或踴躍而立義經臨
崖令曰衆士用心擁轡而下則無毀傷乎凡臨若斯
之險走馬有四術一曰心二曰手綱三曰鞭四曰鐙
唯其安在心我先下矣汝等倣我而擁轡屈馬之後
蹄推轉沙石而下数十丈衆軍皆從暫停馬岩級而
俯臨則石壁十餘丈如削刀劍茅塞苔滑衆軍不得
下復不能上崖進退惟谷衆軍皆變色大懼佐原義

佐原義連挺下崖

先騎之冑在後騎之鐙傍

畠山重忠負鞍馬下險崖

連進曰臣自少年在三浦日獵於深山而趁一兎逐
一鳥皆來往險路今如此險比彼則易於馬場即倒
馬急馳轉崖義經亦下於是畠山重忠等之群士皆
魚貫而進先騎之冑在後騎之鐙傍三千餘騎皆下
崖而無傷着傳称畠山重忠曰臨戦爲馬所扶今未戦豈勞馬乎而負鞍馬縁崖而下義
經大悦連馬於盛俊之營後即捧白旗大呼山鳴谷
應如百萬之軍聲平軍驚迷自相擊義經命辨慶放
火於敵營海風暴怒火熾及城平軍大乱皆逃於海
濱競乘船船多没海底逃者猶競乘舟中令曰非將
帥則不可許乘之故船吏揮鋒不容之士卒多傷仆

平氏軍敗狽乗舟而逃

平盛俊強力相搏猪股範綱範綱佯而殺之

海岸軍士遂惑或溺或赴火或自刎多死平教經不遑臨戰馳馬逃到淡路岩屋（熱實紀曰一谷之戰始于辰刻終及巳刻而城陥又曰多田行綱為軍士之先陵險而進行綱攝州人也故義經以是為郷導乎）○平盛俊以為事遂不成不如唯速死焉獨停馬力戰與猪股範綱（範或作則）爭鋒遂相抱墮馬盛俊多力押範綱不使之動範綱矯請曰今平軍既傾危卿雖殺我遂不可免若不殺我則我代軍功使卿及其親戚得免盛俊怒曰汝之言何乎我祖先平氏之親族而久受官恩家之興廢與宗俱之不欲依頼源氏而提刀欲刎頸範綱又陳謝曰我既為降虜卿何忍殺乎盛俊以其

岡部忠澄獲薩广守平忠度

乞降扶起之而二人共踞水田之畔相語時塩屋惟廣（平家物語作人見四郎）馳馬而來盛俊屬目範綱詐曰卿勿疑之彼者我族塩屋惟廣也盛俊猶熟視之範綱伺間推倒盛俊于水田泥中盛俊不能振起遂為範綱所殺範綱提其首大呼而去（傳称盛俊力能盪大舟範綱亦多力能手擘鹿角）薩摩守平忠度傍渚而逃岡部忠澄追之忠度陳曰源氏之兵也卿莫追焉忠澄伺見之以為平氏之官族也而急逼忠度忠度不得逃廻馬與忠澄相抱墮馬欲刺之忠澄既危其從者斷忠度之右手忠度左手提忠澄抛之將自殺忠澄展轉而起旋來問其

平通盛為木村俊綱所獲死

平業盛與泥屋四郎相抱墮于古井遂被獲

通盛妾小宰相没海而死

名忠度曰我雖為汝不言而汝獲我首賭源氏之功績忠澄進斷其首而後脫其鎧見之挾一卷於矢箙有旅宿花之歌題名曰忠度於是知為薩摩守（忠度時歳四十一後頼朝賞先登之軍功賜忠度所領之五邑）越前三位平通盛與教經共逃為敵兵所隔而後遂為木村俊綱（佐々木族木村成綱子）所獲死於湊河通盛弟業盛年十七單騎過渚常陸人泥屋四郎吉安追及之業盛與吉安相抱展轉墮于古井業盛多力押吉安弟五郎重行引業盛之胄欲刺之業盛掉頭重行顛倒即振起獲業盛之首通盛之妾小宰相在舟中聞通盛之死不堪哀慟即投

景時射中衡馬斃其家臣後藤守長乗副馬而走

平知盛被逼敵知章遮闘而遁

海而死生田森東門既陥左中将平重衡乗駿馬（童子鹿毛）使家臣後藤守長乗副馬逃過海濱梶原景時率景季及莊家長等追之放矢中重衡之馬馬斃守長懼重衡之乗副馬揚鞭而逃重衡招之曰汝忘我恩何棄我走乎守長不顧而去重衡坐海濱欲自殺景時下馬抵戈諭之遂捕重衡（守長者重衡乳母之子也時人聞守長不忠太悪之後竄熊野仕光尼之家其尼有訴京師守長從之入洛市人皆嘲笑之）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数知盛初為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闘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

知盛指放河越黑

平知盛悔愧目見子知章死而逃

平經正清貞清房經俊家長皆戰死

平師盛舟覆而死

馬首顧放之馬泳遶船三匝不去阿波成良欲射殺之知盛曰此馬救我于難不得容于船固可憐之何忍殺乎馬遂被波瀾隔而上海岸數嘶而去（知盛曾領武藏國得此馬於河越大駿故號河越黑愛之後親經獲之歸洛獻法皇在院御厩云）知盛語宗盛嘆曰知章救我致命賴賢亦死某悔目見子死而逃若乃他人而然則某嘲其怯耳悲哉斯身愁遺而有恥色嗚咽不已宗盛聞之顧視清宗泣謂知盛曰卿所悲因然矣清宗與知章同甲子彼之生涯亦未可圖焉嗚呼知章絕髫年而代父死可謂孝子也況其勇有將軍之量哉可深惜之但馬守平經正單騎

逃于大藏谷莊高家急逼之經正自殺高家進獲其首（高家平家物語作河越重房）尾張守平清貞淡路守平清房若狹守平經俊伊賀左衛門尉平家長皆戰死（一說佐木高綱殺經正梶原景季殺經俊河越重房殺清房金子家忠殺清貞不知何是）備中守平師盛年十四棹小舟而逃忠度從者豐島實治招舟請救師盛憐之命水手（俗號舟子曰水手）廻舟水手曰舟中人多恐危矣師盛不聽而廻舟實治喜臨岸躍下踏舷舟即覆舟中人皆溺死畠山重忠從者本田親經（或作伊勢觸盛）以鉄搭掛其屍獲師盛之首平敦盛欲乘宗盛之船馳馬渡海數百步熊谷直實過遭見之大呼曰

熊谷直實見敦盛閑雅不堪加刃遂斬其首

直實見敦盛四時長歌嗚咽不止

我是日本第一之勇士熊谷次郎也渡海之人非平氏之軍將歟何故怯而逃乎敦盛聞之廻馬上岸直實即進相抱墮馬欲刎之見其顏麗妍年可十六七直實憐之問其名敦盛曰速斬我何為問名乎直實曰某東夷鄙人也君嫌言名固然矣然某有深意君言之敦盛以為彼強問名者欲為軍功之賞也彼雖為讐報之以恩矣而謂曰我是經盛庶子敦盛也年十六直實聞之垂淚以為公子與我子年相同凡父母悲子之情夫人而均矣我想以愚不肖之子猶然況此君容止閑雅而不怯乎我縱雖蒙罪何以忍加

刃於此君乎而猶豫未決少焉諭敦盛曰某不忍敵君哉欲救君之命然左右皆我軍也君遂不可免之某強賜君之首必厚後葬祭誓不食言君莫遺恨而閉目斷其首於是解其鎧見之其腰間挾一笛又自所詠四時長歌一卷直實開卷讀之則初言洛陽四時之景象述離鄉之恨終之以寓身萬里之浪埋骨一谷之苔之趣其詞悽愴激切直實嗚咽不止自是偃戈不戰而去（初經盛得宋舶之信來竹一枝製笛號小枝又曰青葉授之敦盛敦盛死後至今在須磨寺一說此笛者鳥羽帝賜忠盛傳至經盛及敦盛）平氏軍士或逃紀伊國或到讚岐屋島殘兵僅三千範賴義經按撿所

義經帰平重衡于洛
範頼義經固請梟平族之首
義經梟平族之首於八條河原

斬獲之首。○戊辰、源義經以平重衡帰洛、献首虜千餘級。法皇大悦、勅禁錮重衡於土肥實平之家。範頼、義經請梟平族之首。法皇勅群臣議之。僉曰、自先朝位至公卿者、無梟之。況平氏者外戚之臣族也。不可梟之。範頼義經固請曰、平氏者朝家之賊、而臣等累世之讐也。今不梟之、則臣等再難奉王命。法皇不得止而許之。士申、義經在六條室町亭、按撿通盛・忠度・經正・敦盛・知章・經俊・業盛・師盛・清貞・清房及盛俊等之首、而梟之八條河原。長鎗結赤簡、各題其名、而載重衡于檻車、徇于市。觀者如堵。按東鑑、能登守教經亦在梟首之中。然永

經盛妻藤氏使宗貞探問夫君之安不

實記謂是閭巷之説、教經猶見存焉。今考平家物語・盛衰記、教經死于檀浦之敗、蓋是時以佗首誤為教經者乎。

○平經盛妻藤氏及子六代潜居于大覺寺。藤氏聞平族敗於一谷、三位中將被虜、其族多死、而悲之。召齋藤宗貞曰、一谷之囚稱三位中將者、恐是我良人也乎。宗貞曰、臣既聞之。人謂重衡卿也。藤氏曰、然則在梟首之中乎。汝往見之。宗貞微服觀之市、不覺濺涙。恐人疑之、馳帰大覺寺、告其所題之名於藤氏。藤氏嗚咽嘆曰、良人何不從此役乎。今雖得免而逆如其輩而已。宗貞曰、其傍有一谷之亡人。臣問之。答謂、維盛於此役有河魚之疾、故在屋島。藤氏曰、

維盛在屋島、與妻藤氏贈答書
熊谷直實贈敦盛頭于經盛
法皇推問重衡

良人憂悶累日、故為疾乎。嗚呼、我不從之、無奈之何。維盛在屋島、罹疾、思卿之心切、使其從者寄書於其妻子、問之安否。其妻藤氏報書、述相思之懷。熊谷直實乞敦盛頭於獄吏、遣使於經盛、作書贈之、副以敦盛所帶之馬鞍鐙冑弓矢及甘竹笛・倭歌一巻等之遺物。使載小舟向屋島。時平氏猶在舟中。直實之使至、舟中之人怪為源氏進兵、而大驚、欲拒之。知盛令從者問之。直實之使、即呈其所贈之物。經盛見敦盛頭及遺物、不堪慟哭、且感直實之深意、而作報書謝之。癸酉、法皇勅右衛門權佐藤定長召一谷囚虜平重衡於八條堀川堂、推問之。土肥實平以重衡

重衡對奏

來。定長宣詔旨、且諭曰、汝馳書使三種神器入洛、則命頼朝宥汝罪、而可帰西州也。重衡曰、臣祖先貞盛奉勅滅東夷、曾策其功、而後至父清盛、累世為王畿之衛護。清盛没後、子孫皆為君被捨、浮沈西海。且臣族類多死於一谷、臣不幸為囚、辱於郷里。今何面目以帰西州為榮、而向親戚乎。親戚亦見臣、如犬馬而已。今雖馳書、不可有報之者也。況夫先帝不有還幸、則神器何得入洛乎。然恭兼院宣不可背之。先遣臣從者諭之、試其萬一耳。而言畢、低頭嗚咽。定長亦憐之。還奏法皇。法皇即勅大膳大夫業忠傳院宣於平、

法皇脩院宣於平時忠

宮中門謂之闕宮中巷謂之壼

重衡寄宗盛之書

時忠以召次花方為使其詞曰一人聖帝出北闕九重之壼而遥幸九州三種神器徙南海四國之境而再換四序可謂朝家之嘆亡國之基也彼重衡者曾燒東大寺之罪不可免死刑也今獨別親族既為囚虜籠鳥戀雲之思遠通千里歸雁失群之情定向九州若乃使神器得入洛則速宥其罪放還西海云々於是重衡命其從者左衛門尉平重國與花方奉院宣而寄書於宗盛時忠諭神器之事且自為書呈其母二位尼曰小子不幸為俘命在旦暮遂不得侍膝下若欲再見小子則固請内府公使神器入洛於是

法皇使左大臣藤經宗勅頼朝書

勅藤忠親下令五畿七道

花方重國到讃岐屋島〇乙亥法皇使齋院次官中原親能歸於鎌倉諭頼朝曰聞卿今夏來于洛若不然則朕往鎌倉耳辛巳法皇使左大臣藤經宗藏人頭藤光雅等勅頼朝曰近年以降武士等不憚皇憲叨擢私威專令諸國七道或押驥諸社之神供或奪取諸寺之佛物況院宮諸司所領乎天譴遂露民憂無伸前事既在彼輩可慎汝掌天下之事務宜製禁之又勅權大納言藤忠親下令五畿七道曰治承以來平氏黨類詐作院宣掠奪兵粮恣令五畿七道之甚階稱一日萬機之政世上之衰微民之凋弊職此之由

命乎果夫為畿宮軍之心有此奇謀乎恐數迷惑未散胸霧臣輩非怠奉車駕者以武士之侵凌故逡巡未果臣等即欲奉書奏和平今得詔者不堪歡抃猶再蒙分明之院宣而車駕還幸于京師則所以攘天下之災除萬民之患也臣等嘗夙夜侍於仙洞洪恩未得報謝毫髮之効無忘寸衷豈有不忠之心叉逆之謀乎凡西海行幸非驚賊徒之入洛法皇忽然登山不知其故帝叉太后之安否非法皇之恩顧而可依頼誰人乎臣等倉卒周章奉車駕逃于西州爾後源氏等稱院宣數來襲帝之行宮官軍唯為免一旦

盛衰記載宗盛報藤定長書

之命故拒之固非宿謀明矣凡原氏與平氏本無舊讐平治之役信頼謀反臣等賜院宣討之義朝偶罹其禍非臣等之本謀必矣今頼朝與平氏為讐豈有此理乎王家既有和親之儀則源平臣子皆無宿惡耳數年來帝畿内外不靜諸道乱離武士唯事弓矢于戈之利農夫皆廢耕耨種播之業都鄙損亡上下飢饉仰冀猶有和平而天下之民皆呼萬歳代竢明察

盛衰記載宗盛報藤定長書曰臣宗盛等頓首言伏顧通盛以下數輩死於一谷既被誅戮何以重衡一人可蒙恩宥之院宣乎抑我君者親受於高倉帝之讓在位僅四年東夷結黨北狄成群侵掠帝畿幼帝太后悲嘆尤深外戚内臣憤恚不淺一旦辭北闕之花臺幸西海之藏屋今暴詔旨若乃無舊都之

詔源頼朝誅義仲

平宗盛對案

又別作書報於藤定長

矣。源義仲猶不改其悪、益行其暴。特詔散位源朝臣頼朝、既誅義仲、而不日滅盡西賊耳。然則于戈永斂、宇宙靜謐。汝諸國司等、各勤其職、宜兼知之。丙戌、重衡從者平重國、與召次花方帰洛、奏宗盛對其状。曰、恭兼天詔、帝太后及三種神器可使清宗奉從而還幸。臣宗盛犯罪有懼、伏斧鑕於闕下。若有恩宥、曼乞蒙赦厚、賜讃岐國而就國、得安斯身、則速從勅旨。又別作書報於藤定長。其詞曰、往歳七月、帝行幸西海。時有院宣、而停龍舟於備中下津井。既欲還御、聞畿内未靜、故不果矣。神事政務、超月皆怠。其後風聞、

洛中既穏、及十月、車駕出西州。源義仲稱院宣来于備中水島、率千艘之軍士、非萬衆之還御。然官軍乘勝、誅伐凶賊、而奉車駕到讃岐屋島。忽焉隔歳。去月二十六日、解纜幸于摂州、奏事于法皇。六日修理權大夫親信馳書告曰、既有和平之議。八日從勅使可来朝。且既禁関東武士之侵陵官軍。亦早可下知令云々。官軍常無欲戦之心、拱手候院使之来。於是関東武士急襲帝居。然依院宣之有約期、官軍不進。武士等猶乘勝。故官軍不得止而拒之。將士多死于此。伏願不審院宣之約期、不令武士等乎。武士不随官

平時忠捕召次花方焼印其額

源頼朝奏状

還幸、則三種神器争得離玉體哉。夫臣者以君為體、君者以臣為體。君安則臣不苦、君憂則臣不楽。欲想夫曩祖貞盛兼将軍之宣旨、討夷賊将門、西鎮東州。自爾以降、臣家世衛護禁闕。就中臣父清盛祇保元、平治之役、重命軽身、屢策功勲。若彼頼朝者、其父義朝謀叛之後、清盛奉詔其罪、既當大辟、清盛起慈心、請罪、宥死一等。然頼朝忘曩時之恩、而以賊謫之身、濫結凶悪之黨、天譴難免。臣等豈不発憤乎。若乃陛下不忘亡父数同之勲労、則早有御幸于西海、而臣等奉院宣、擁車駕、計日還舊都矣。然則四国九国多士雲集、西海南海六軍霞随、悉誅凶賊、而致天下於太平。當斯時、捧三種之神器、率九重之鳳闕耳。若不然、則當人皇八十一代之御宇、朝家之宝器引波随風、放棄於新羅高麗百済契丹、而雖為異邦之宝、終無帰洛之期歟云々。於是以此報附之重國、而平時忠捕召次花方、焼印浪方両字於其額、罵曰、是豈非辱汝而已哉。切断其髪遣之。是月、頼朝奏、凡朝務守其先規、而可被施仁政矣。近歳東北両道諸國、皆苦戍役、人民

法皇遣使譴責関白基房

離散。今春來亡人多帰郷里。至秋任諸國司、可使之行吏務。若畿内諸國之武人、則皆随義経之令、可討平氏。其有功勲者、臣謹議其賞耳。諸社諸寺之所領、皆復其舊可也。比年諸寺僧徒、皆講武事、為凶悪、而無勤其業。自今以後、有僧家之貯兵器、則悉奪之、而可賜官兵云々。法皇遣使責前関白基房曰、去年基通罷職時、卿不挙右府兼實、令十二歳童子師家當職領數百荘園。其軽朝家、営私家之意既顕、且阿黨義仲、勧朕西幸。若西則朕豈難免哉。基房不能陳解。先是廷臣聞平軍到摂州、兵勢又振、密有内應者。又一谷

頼朝依頼藤兼實

不才如基通童稚如師家

頼朝下令諸國郡司諭擊平氏

之敗通志者皆懼唯右大臣兼實不通平氏不黨義仲故頼朝聞其為人謂中原親能曰欲正朝政則可令右府當職親能在洛時語前中納言源雅頼雅頼曰果其頼朝之意則何不奏之乎親能曰可待其咨詢而奏達之雅頼至兼實第密告之兼實素有當職之望然不幸不被登庸而不才如基通童稚如師家既超越及聞雅頼談心甚悦未形於色○三月庚寅朔頼朝下令九州及土佐國之諸郡司諭擊平族辛卯頼朝馳書于京師使板垣兼信及土肥實平等略西州實平告義經移重衡於六條亭義經所居義經依頼

義經使景時以重衡到鎌倉

實經後改廣經

板垣兼信訴土肥實平專威於西州

朝之命使梶原景時以重衡到鎌倉己亥頼朝復因幡人長田實經之舊領初實經仕平氏頼朝曾為流人實經父資經使其族資家送頼朝於伊豆故謝其舊恩尾張人原高春賜其舊領初高春為平忠度之外舅治承四年奔東國從頼朝與廣常相嫌及廣常之誅沒收其邑於是頼朝憐廣常無罪而賜死多赦其族之罪故減高春之舊邑復其邑丁未頼朝狩于伊豆頼朝使七內惟義守伊賀大井實春往伊勢擊不順者甲寅土肥實平監備中國命諸郡司行吏務廳官藤資親等數輩曾為平族被沒收其邑及是皆復其舊領板垣兼信馳使訴頼朝曰實平專威於西州與臣等不相圖而恣行令兼信苟列源族之末恥從彼指揮願閣下

頼朝叙位越五階倣藤秀郷討將門之例

令我為上首頼朝罵曰實平者忠識有智故我以西州之事皆任于彼若兼信勤兵事致死而足矣何為訴實平乎兼信之使大懼而去乙卯法皇幸北野贈從三位於菅定義祠丙辰新帝以參議藤親信兼備前權守藤泰通讚岐權守藤隆房加賀權守藤兼光近江權守藤實清還太宰大貳高階泰經復大藏卿正四位下平親宗叙從三位特勅從五位下源頼朝叙正四位下賞誅義仲倣藤秀郷討將門自六位直叙從四位下之例越五階梶原景時以重衡到伊豆國府時頼朝遊獵在北條景時告之頼朝招重衡於

頼朝見囚虜重衡

重衡答頼朝辭

北條而謂曰頼朝秉法皇之詔欲安宸襟且將雪父之舊恥自出師於石橋以降嘗想虜貴家之族如指掌矣然不意謁卿如此之速也即知前內府宗盛之來降亦不日矣重衡答曰源平累世為天下之鎮護頃年我族獨握國家之權而浴官職之恩露者八十餘人顧其繁榮既二十餘年而今一家之運已窮矣我初想埋骨一谷而誤為囚虜凡臨戰者為敵所虜何特為耻乎我往年聞足下之困厄以憐之不思遂及我身矣足下若不忘故入道相國之舊恩則早斬我首而莫使我久困於是頼朝命狩野介藤宗茂禁錮

景時讒義経

平維盛潜出屋島登高野山

維盛邂逅僧阿浄

重衡于其家梶原景時密告頼朝譖義経擅威於洛頼朝初有疑義経之心○是月平維盛與其從者兵衛尉平重景石童丸相謀使舍人武里棹小舟潜出屋嶋之旅館而到紀伊國入粉川寺偶會僧源空之来説法維盛密相語而後欲帰洛然憚世之知直登高野山先是維盛舊臣瀧口齊藤時頼為僧号阿浄遁于山中住寶幢寺邂逅維盛相驚相泣共談舊事阿浄跪曰曽聞貴族悉赴西海臣竊嘆世之變華而榮辱易地欲抜身從公于西海然愧身之為僧而止矣不意今得拜清容低頭嗚咽時頼者左衛門大夫齊藤茂頼之子

官女横笛恨時頼薄情自投河死

也時頼初仕小松内府家有皇后宮官女横笛者時頼與之通茂頼聞之屡戒時頼時頼大耻之剃髪為僧号阿浄遁于嵯峨法輪寺與横笛絶横笛恨之尋時頼到嵯峨徘徊法輪寺聞時頼念佛之声使侍女告之時頼使人言曰所問之人不在此矣横笛頻請而不答横笛猶恨其薄情而帰遂逃宮中自投大井河死時頼到河邊見之驚嘆厚葬之直入高野山維盛曰我曽出洛不忍妻子之悲暫留惜別而後於諸族諸族疑之以為如頼盛之有二心我既到西海思郷之心猶切而愁色形於外諸族不了我意猶疑之如政務軍事皆不使我知之我常悔不致死于都下欝々過歳故頃日猶不堪思郷之情潜出屋嶋而欲帰洛我顧重衡之為虜實我族之耻也我亦若斯則奈之何乎故帰洛之情

已絶矣想夫我家之衰窮遂不可興也我已無意於斯世唯為僧而詣熊野投海而死耳阿浄聞之垂涙曰夢幻之世暫時之事也唯祈冥福可也於是維盛與阿浄相共詣奥院宿阿浄之房而欲薙髪諭重景石童曰我亡人之身而不得帰洛我死後汝等帰洛扶持児輩則所以使我開眉於地下也二人皆泣重景曰臣雖不肖累世之家奴也何得離散乎臣父景康從故内府公於平治之役死于二條堀川時臣僅二歳故内府公養臣于膝下因小松殿之名呼曰松王及公之冠臣亦辱賜名字號重景故内府公之薨

維盛為僧号浄圓重景石童皆剃髪

維盛使武里送唐皮鎧小烏劔于資盛

既棄世事率無遺言唯附公以臣耳臣蒙斯鴻恩未得報之公逃西海常想公若臨危則先以死報之今當斯時公何有此言乎而自断其髻石童亦薙髪於是維盛感其志既而維盛為僧號浄圓召舍人武里附唐皮鎧小烏劔昔桓武帝得虎皮所製之鎧号唐皮一日御南殿有靈烏啣一劔而来墮之前殿因号小烏為御庫之宝後平貞盛以帝之命賜劔鎧而以為家傳之珎云而喩曰汝帰屋島可告我死於諸族今所附之鎧劔者我累世傳家之珎也授之資盛若萬一我家再興則可傳之六代児於是維盛與阿浄等相伴詣熊野過千里濱會騎士七八人之来維盛以為敵之捕我也而欲

維盛投那智海死。重景石童丸殉之死

自殺。時騎士皆下馬拜趨而過。維盛赧然而走。騎士者熊野湯淺宗光也。子宗重。宗光從者怪問之。宗光曰。是故小松内府之嫡子三品羽林公也。我聞頃年在屋島。今如何來此乎。我曾侍内府之閣下。蒙厚恩。我欲近謁之。然見羽林公有憚世之色。故止矣。嗚呼世之變衰可以悲之。而停馬垂涙。從者聞之。皆沾巾。維盛漸至岩田川。修禊而有懷舊之感。於是詣熊野本宮宿于社中。及明歷那智瀑而到濱宮。棹舟浮海。停舟於金嶋。題名籍及倭歌于松樹。而作寄妻子書。授之武里。遂投海死。時年二十七。重景石童皆殉之。沒

舍人武里逢藤氏使。授之維盛之書

於阿淨。武里哭慟于舟中而去。武里負所附之鎧劔。歸屋島。獻鎧劔於資盛。而告其訃。資盛大驚。啼哭曰。我恨兄之不使我知之。而不得從之。初維盛出屋島之後。諸族以爲歸洛降源氏。故資盛亦爲之所疑矣。及此宗盛等疑解。而相共悲嘆之。後頼朝聞之。嘆曰。昔池尼救我命。重盛爲之請宥盛。我不忘重盛之恩。維盛若來降。則我何害之乎。況其爲僧乎。維盛妻藤氏在洛。怪無西海之風信。密馳使屋島。問維盛之安否。舍人武里遇其使。告之以入水之事。且授之其書。使歸洛告藤氏。藤氏聞之慟哭。將絶迷。爲尼。一説曰。那智之僧徒憐維盛而爲之築室于山。潜居焉。其子孫不絶。毎年以香一荷貢于那智。故名其村号香嚊。其裔永存云。

本朝通鑑巻第四十　終

頼朝奏請復頼盛官爵
三善康信移家于鎌倉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一 寿永三年四月至十二月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安德天皇四

後鳥羽天皇二

甲辰 寿永三年元暦元年 夏四月己巳朔頼朝自伊豆歸鎌倉遣使京師奏請法皇復平頼盛官爵且授其舊領三十餘莊中宮大夫屬三善康信 判官改名善信 依頼朝之招移家於鎌倉頼朝咨詢政事甲申新帝改壽永三年

新帝改元元暦
重衡囚中奏樂妓女千手賛之
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

為元暦元年詔命參議藤俊經藤兼光及藤光範等献勘文公卿僉議用光範所勘之字識者或謂新帝未行即位之礼而改元非礼工藤宗茂以重衡到鎌倉頼朝命藤邦通工藤祐經及妓女千手前擧酒閒慰之重衡與邦通祐經等行酒祐經擊鼓而歌千手彈琵琶奏五常樂重衡乘興吹笛合樂曲終重衡曰五常樂者今於我為後生樂而後吹皇麞急謂曰我自促往生急耳酒闌夜風入窓燭下消矣重衡唱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人皆感其風流邦通歸告頼朝頼朝嘆且憐之又使千手贈衣衾以

頼朝密謀殺婿義高
藤光澄殺義高其妻悲慟絶水漿

侍重衡己丑頼朝密謀殺義仲子義高其妻告之義高而使義高為女粧束夜命侍女數人擁出之義高好雙陸常與其從者海野幸氏對至此幸氏入其寢擁衾出髻為義高之臥及明日闌幸氏坐義高之燕寢獨弄塞大呼五白猶如義高之在事迭覺頼朝大怒捕幸氏繫之而命堀親家等捜索義高義高之妻愁之 義高妻者頼朝女也 親家從者藤光澄殺義高于入間河原頼朝恐其女悲之不使秘而知之然女已聞之哭泣不止而絶水漿政子愁之丁酉頼朝命齋院次官中原親能入京使神祇伯仲資王寄淡路國廣田莊

頼朝招平頼盛于鎌倉宗清辞不至

於廣田社祈西海平定之事且使親能命土肥實平梶原景時等艤軍舩備文覺到京詣法皇宮述頼朝密旨曰起右大臣兼實令攝政則為朝為國為幸且文覺放言囂々無所憚焉時人稱文覺曰荒上人○五月戊子朔庚寅頼朝献武藏國飯倉邑安房國東條邑于伊勢西宮為御厨附之神官荒木田成長會度生倫以祈軍事也頼朝招平頼盛于鎌倉頼盛到鎌倉先是頼朝請頼盛招其從者左衛門尉平宗清將謝舊恩頼盛出洛時諭宗清宗清辞曰今貴族危於西海臣心不安何以頼朝之招為幸哉頼盛有耻

宗清義志、不肯隨賴盛之鎌倉

色而謝曰、我離諸族留在都下、我心亦何安乎、我曾憐妻子、不從諸族、今猶恥之、汝以往日之留為非、則汝何嘗不諫我乎、宗清正色曰、凡人可惜者命也、賴朝有昔日之免、而有今日之榮也、臣非不屑公之留矣、臣曾奉故尼公之命、送賴朝於篠原、聞賴朝不忘之、臣今若從公至、則遇之厚耳、然不忘西海同僚之嘲也、如公則不可背賴朝、是時勢也、如微臣則不行何害之有、公若臨戰、則臣先馳致命、如今之行、則臣不從何患乎、賴朝若問臣、則公謝可以臣疾也、而遂不往、聞者感其義志、為之濺涙、賴盛亦不得強促之、

賴盛父子復舊官

及賴盛到鎌倉、賴朝先問宗清、賴盛謝以其疾、賴朝豫書宗清領邑之狀、且設斂馬衣帛等之贈而待之、及此以其不至為遺恨、賴盛出洛後、宗清到屋島屬平氏、辛卯、志本三郎源義廣竄在伊勢國波多野義定、大井實春、須藤經俊〈俊通子〉及大内惟義之從者捜索之、而與義廣戰羽取山、遂獲其首、獻之鎌倉、賴朝大悦、〈一說中原親能入洛、捕義廣于雙林寺〉○六月戊午朔、壬戌、勅許平賴盛復權大納言、平光盛〈賴盛子〉復侍從、平保業〈賴盛孫〉任河内守、藤能保任讚岐守、源範賴任參河守、源廣綱〈賴政子〉任駿河守、源義信〈号平賀ト又號大内四郎〉任武藏守、

賴朝誘招一條忠賴享之、因殺焉、從者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皆奮鬪而死

賴朝戮堀親家從者、梟之

依賴朝之奏請也、源義經請任官、賴朝不許、癸酉、賴朝誘招一條忠賴、饗之、而命天野遠景殺之、賴朝入寢、忠賴從者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揮刀上殿、多傷群士、平太與一欲進入賴朝之寢、稲毛重成捺谷重朝結城朝光等立誅之、山村欲刺遠景、遠景抛魚板〈割魚之俎、俗曰魚板〉而中、山村斃于堵下、遠景從者殺之、〈初忠賴擊義仲有功、帰東関自負、張威、賴朝聞有拊叛之志、遂殺之〉甲戌、法皇微幸蒔繪工家、見諸具相戲而還、時人謂陽成花山之顛狂亦不及此、甲申、賴朝殺堀親家從者、梟之、坐戮義高之事、〈初義高之死、其妻哀哭之、遂得疾、政子怒恚、上之、賴朝不得止而殺親家從者、慰之、人皆笑〉

平族攻備後、與遠平戰、又與板垣兼信戰、平軍稍振

藤兼實異議

之、○是月、土肥實平及遠平屯于備後國、梶原景時屯于播磨國、備平族、平族帥兵攻備後國、與遠平戰、破之、景時聞之、進救之、平族乗間燒播磨室津民家、屯陣而屢侵源兵、板垣兼信與平族舟師戰于備後、平族敗走、然南海四海多通志者、故平軍稍振、法皇患平族等滅神器不還、而欲行新帝即位之禮、右大臣兼實謂、不可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不得已而踐祚、至即位無璽鏡、則不可行之、本朝帝位之重以傳三器也、若其無三器有即位、則後世賊臣以是為口實、而逆乱争攘彌甚、然衆議謂神器在賊臣之

鑄東大寺大佛

命大内惟義伐其國平氏之餘類

手待其選而大札未行若其神器失於外都則即位果不可行乎然則可招萬世之嘲法皇嘉焉兼實固執不變法皇不悅兼實稱病不朝頃年右中辨藤行隆監鑄東大寺大佛督役畢賴朝施黃金千兩藤秀衡加五十兩僧重源入吉野山求得良材以為造寺之料行隆賞為淨海被登庸故待平氏再興常與人談亦稱平氏強源氏弱奉幣二十二社祈神器平安帰都大旱○秋七月丁亥朔壬寅賴朝遣使於伊賀國命大内惟義加藤景員須藤經俊等伐其國中平氏之餘類先是平氏從者前出羽守平信兼及子兼衡信衡兼時富田家助及家能家清平田

家繼筑後守平貞能兄平田家繼入近江佐々木秀義死之惟義義清等獲家繼等梟之

三日平氏

家繼等起兵據伊賀伊勢平田家繼等進入近江國時佐々木秀義老在近江聞之促國中之兵率其子義清出陣于大原荘與大内惟義併兵與家繼等戰秀義中矢死時年七十三惟義及義清等進攻大破之獲家繼家助家能家清等梟之信兼忠清等逃于鈴鹿山中時人嘲其亡之速曰三日平氏兼實記東鑑皆謂此時藤忠清亦與家繼等起兵敗軍之後與信兼逃山中然按平家物語則壽永二年平軍敗於北越忠清憂其子戰死而病歿未知孰是庚戌新帝以正三位藤實宗敘從二位從三位藤忠良敘正三位正四位下藤兼光敘從三位兼光者為法皇寵女丹後局之壻故超藤隆房敘位隆房

源平部黨戰于安藝平軍屢勝

亦為近臣高階泰經之壻泰經愁之啼泣於是即勅隆房敘從三位位兼光之上藤兼實在家聞之嘆曰嬖男嬖女兩壻相爭榮辱忽變朝位日輕甲寅新帝即位于太政官正廳其儀用治曆例自大内行幸官廳行之彈正清道兵部率隼人繼之左衛門左兵衛警護之攝政大將卿相扈從左大臣藤經宗為内辨大納言源定房權中納言藤兼房藤實宗參議中將源通親左大辨藤經房右大辨藤公時稱警蹕少納言菅賴房典儀其餘儀如式是月源平部黨戰於安藝國六回平氏皆勝故鎮西多應平氏○八月丁巳

太政官正廳釋奠

賴朝疑義經而罷西海征討使

朔太政官正廳釋奠參議源通親行上卿之事以子庶民為題各賦詩先是清原賴業議曰去月官廳行即位之議高御座猶在廳中今為廟以行釋奠不可不諱之唯以西廳為廟堂無怪焉之可也中原師尚等皆不從遂有事於正廳是夜新帝自大内移閑院壬戌金星與歲星相犯新帝勅右衛門督藤家通以源義經任左衛門少尉為檢非違使賞一谷之軍功義經馳使鎌倉告任官於賴朝而謝曰臣雖固辭任官而不許故不得止任之賴朝聞之不悅猶疑義經而罷西海征討使鎮衛京師甲子賴朝命參河守源

源範頼為大將軍討平族

範頼為大將軍、討平族。範頼帥千餘騎出大倉。北條義時、足利義兼、武田有義、千葉常胤、境常秀、三浦義澄及子義村、八田知家、葛西清重、長沼宗政、結城朝光、藤朝宗、比企能員、阿曾沼廣綱、和田義盛、大多和義成、安西景益、大河戸廣行、中條家長、工藤祐經、天野遠景、小野寺道綱、一品房昌寛、土左房昌俊等從之。頼朝招範頼、義兼及有義、常胤等、饗之、餞之以馬。特加鎧於範頼。臨發、戎容堂々、行粧濟々。頼朝構假閣於稲瀬川觀之。○是月、藤實守依病辭權中納言。左兵衛督法皇與左大臣經宗議、欲分洛邊官邑寄

兼實歎言

頼朝使義經沙汰平族餘黨之舊領

大神宮以下宗廟靈社。大外記清原頼業往告右大臣兼實。兼實歎曰、割華洛之地、施入神社、未聞其例。國之衰微、朝之陵夷、所令然也。左相今之耆老、國之重臣、法皇委任之。然其所謀如此。悲哉。洛中風聞、頼朝發鎌倉、到駿河黄瀬河、將入洛。法皇議以攝政為頼朝壻、待其入洛為婚礼。基通喜、修營五條第、移焉。然範頼入洛、頼朝不來。○九月丁亥朔乙未、頼朝使源義經沙汰平信兼及平族餘黨之舊領、特命河越重頼、以其女妻義經。甲辰、權中納言藤實家辭撿非違使別當、以藤家通代之。藤朝方復權中納言、參議

鎌倉公文所成置別當寄人等職

義經聽院内昇殿

藤定能、藤經房任權中納言。藤基家、平親宗並復參議。是日、安藝介中原廣元任因幡守、左衛門少尉源義經叙從五位下、而叙留兼撿非違使如元。左右衛門大少尉兼撿非違使、稱之判官、或曰廷尉。六位者任之、叙五位則免判官。故義經叙五位猶兼判官、故号大夫判官。凡加階猶不免舊官者、稱叙留、是通稱也。○是月、鎌倉公文所成。頼朝自到其所、始見告書、以沙汰政事。擇士來侍、而各獻野劔良馬賀之。特令因幡守中原廣元為別當、齋院次官中原親能、主計允藤行政、右馬允足立遠光、大中臣秋家、藤邦通等為寄人、諸士相會議其事者、号寄人。以議政、而使邦通作告書。告書猶公書也。丙寅、源義經聽院内昇殿。

平教盛知盛出兵于門司關

禁中、上皇併稱院内。駕八葉車、參内、衛府二人、騎士二十人從之。義經舞蹈庭上、撥劔笏、參殿上。職原抄曰、昇殿、廷尉殊恩之最也。頼朝聞之不平。庚辰、新帝有大嘗會之御禊、内大臣藤實定勤節下之儀。權中納言藤家通為御禊御前長官、參議藤隆房為御後長官、權中納言藤經房為装束司長官、左衛門少尉源義經警衛之。義仲鎮京師時、僕候朝儀則鄙僻不堪其事、人皆嘲之。至此義經進退猶優、洛人相語曰、源廷尉威儀比義仲則太優、猶未及平氏之下。○是月、平教盛、平知盛等出兵于長門國門司關、又字或作關。擊源兵、破之。既而平族建軍艦六百餘艘、到淡路嶋。知盛築彦嶋壘、遣兵略安藝周防。源範頼進

行五節

大嘗會豐明宴

頼朝遣使賜西國采地于宇都宮朝綱野三盛綱等

兵到長門赤間関船少粮乏士卒困窮○十一月丙戌朔辛丑行五節右大將藤良通權中納言藤頼實參議平親宗獻舞姬癸卯御覧童女乙巳奏神樂於清暑堂丙午大嘗會豊明宴從二位藤家通叙正二位正三位藤隆忠叙從二位正三位丹波守藤頼實叙從二位從三位近江守藤經房叙正三位依為悠紀主基祠司也祭主從四位上大中臣親俊親定孫親康子叙從三位勅授權中納言藤定能帶劔○是月頼朝遣使命義經賜西國采地于左衛門尉宇都宮朝綱刑部丞野三盛綱世小野成任子曽從頼朝於伊豆等數人頼朝聞範役權守

頼朝詰平俊兼奢以刀斷其袖裳

頼朝以範頼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

平俊兼好華麗事豪奢召之俊兼服衣十餘襲其袖裳飾以綵繡頼朝即拔俊兼之佩刀自断其袖裳而戒罵曰汝富文才何驕而不儉乎如常胤實平等其富與所領十倍於汝然不好華美汝何不知資財之貴乎俊兼汗顔陳謝之侍臣皆懼土肥實平屯軍于備前國罹疾平氏屢侵之實平遣使于洛乞援兵于義經曰頃日平賊相踵來侵臣年老疾篤疲於拒賊請使兵士救之○頼朝以範頼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頼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道聞平行盛軍兒嶋赴攻陣藤戸阻海水望敵敵招之挑戰我

佐々木盛綱敗平行盛軍

兵不能渡佐々木盛綱潜問土人以津土人曰彼聲高者其淺也於是盛綱使土人為先導潜行入海量其淺深果如土人之言其深不過沾鬣盛綱喜賜佩刀衣裳於土人謝之而喩曰汝為我立澪柱立竿於水中表其淺深俗曰澪柱而標其淺深土人多其餽物即伐竹箭標于海中而去黎明平氏人招促之盛綱率其從騎志賀熊谷高山與野摘三摘五等六騎馳馬随澪柱渡海攻行盛之營行盛之軍初以為源兵無舟而不能渡之至此大驚拒之盛綱力戰急攻擊大破平軍行盛敗走頼朝聞之感盛綱之軍功賜之兒島而手書

頼朝以手書賞盛綱軍功

作狀褒之曰自古雖有渡河之人未聞以馬陵海浪之例盛綱之勇捷命世之勝事也時人榮之或謂人曰昔備前有海佐介者勇士也時西戎作乱朝廷命官軍征之佐介從軍官士皆乘船攻賊唯佐介馳馬渡海有功賊破後又渡海歸國路過大魚觸突其馬傷矣馬不斃及岸馬死佐介即葬其馬號馬塚爾後乘馬渡海者未聞如盛綱者也辛未攝政基通詣春日社月卿十人扈從其餘雲客三十人兩局大外記清原頼業大夫史小槻隆職及撿非違使諸大夫舞人隨身等扈從皆如先例法皇至平頼盛閣觀其行粧庚辰頼朝令鹿

洛中多盜、藤兼實上疏

鴇神主中臣親廣祠司良景管領其封戸停止地頭之非法而除其雜課乙亥正二位平賴盛辭權大納言奏請其男侍從光盛任左少將甲申正二位藤兼雅辭權大納言（此時兼雅實房以父祖之例有任大將之望藤兼房隆忠以攝關之子覬望之然實定良通左右大將見任不辭故不果）洛中多盜或入禁中奪女兒之衣或放火公第民屋掠其資財右大臣藤兼實憂之上疏曰當今天下騷乱海内不靜五畿七道海陸路塞調庸租税納貢已空適往反之境災難猶不免或依災旱之愁悲為亡損之地或恐武士之妨敢無子來之民如之山門岩冗未聞安全之栖社内寺邊

諫而不納、言而無聽者、所不恥也

併為合戰之場如此之間貴賤忽失安堵之計緇素各懷危困之歎國士之凋弊逐年雖增朝家之大營因茲無減富者虚倉廩以保存命貧者無衣食以難忍飢寒何况近曾以来放火間起盗賊横行不嫌月日無絶非啻奪資財殆又及死傷萬人之歎只在此事而已逆黨之征伐既雖運籌策盗賊之嚴制不遑行刑法乎鎮乱之計自邇及遐可也早命有司并武士等宜禁之（頃聞兼實宿痾未愈法皇諫之故兼實附此状於大藏卿高階泰經自陳曰以疎遠之身奏進諫状非無憚焉然諫而不納言而無聽者所不恥也微忠之言非可黙止泰經答曰可謹奏之然兼勅答初基通之攝政無不咨詢兼實然慮兼實為攝政令其殊睦者讒兼實於頼朝頼朝素聞兼實有才量故不信其讒且聞基房多識則朝儀密諭兼實問故實於基房故朝家之儀悉傳兼實云）

壽永四年

源範頼獻書頼朝乞軍粮

頼朝報範頼書

乙巳（壽永四年 文治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庚寅源範頼使价到鎌倉（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發周防国）獻書頼朝乞粮曰西海飢饉船少粮乏軍士皆挾東帰之心又乗馬太少不便軍事伏請速賜軍粮乗馬頼朝命雜色宗遠信方宗光以為使者報書範頼曰凡紫陽軍士不可不平定卿覃思覃精與諸将相議論莫作倉卒之事當今屋島先帝太后及二位時子善謀皆可奉迎之而莫令軍士誤有不意之變矣卿不目見義仲之敗乎彼專兵權

而逼法皇殺圓恵法親王及座主明雲故天誅遂不得免之平氏亦弑以仁王而將赤其族天之刑惡不可不懼之今乃無倉卒之事而其所合平穏則聞達平氏而将子奉帝太后而来降必矣卿能撫育東関諸将使各一其心而能安筑紫群士之心使之親附以東関之士為羽翼以筑紫之士為先鋒攻之則平氏之事不足以為憂也凡将之心驕必受害以敵寡莫侮之唯從容熟計而莫使敵士漏脱且四國九州之士若或有来降者宜能遇之乃令豊後之諸将艤舟而沿海攻屋島則雖馬不多何若之乎今若送東

頼朝下令九国諸將軍士

閑之馬則想夫平氏塞路掠奪之故不應卿之需千葉常胤老且習事屢有軍功卿可厚遇之如信光長清及小山等亦可能憐之如軍粮則及仲春發東國之舟耳唯使西鎮辦則平氏易圖耳卿其勿怠於是以西海道軍事委範頼南海道軍事委義經令群士聽其進止作状下令九州之諸將軍士曰頼朝辱兼院宣旨討朝敵故命參河守源範頼鎮九州九郎判官源義經鎮四國縱然平氏雖在四國而汝等各隨範頼之令同心相扶可以討賊其賞從功勲之所策耳甲午源義經詣法皇之宮就大藏卿高階泰經奏

源義經將出師于九国奏言

大内維隆獻軍船於範頼木上遠隆餽軍粮

曰平氏違君命而為社稷神明所捨沈淪西海然未殲盡既三年矣横行四國九州而塞西海之朝貢今臣等出師討之則縱然到高麗契丹之海外不滅平族則不敢還帝都法皇大悦壯其言義經歸家召東國之軍士令曰義經辱蒙院宣而兼佐公之命將向西海討平氏陸則馬蹄之所通海則棹櫓之所及不追滅之則不惜矣若不用斯言則不及西而可還東諸士皆曰唯命之從庚戌大内維隆維義等獻軍船八十二艘於範頼又周防人木上遠隆餽軍粮以賑其急範頼悦即率北條義時足利義兼小山朝政武

行平粮盡無資財脱鎧以換舟

田有義中原親能千葉常胤等諸將群士發船到豊後國常胤衰老加藤景廉罹病皆強從之下河邊行平粮盡無資財即脱鎧冑換之小舟先諸軍士之船而棹之或怪問曰卿不着鎧冑而從軍乃臨戰何得全身立功乎行平曰我命不足惜之今雖不着鎧冑而乗小船進退随意以欲先登矣及諸軍發船範頼問常胤曰周防國者西隣寄府東通洛陽結營此地傳信於京師而可問軍略於東関是佐公之所命也今諸部之兵皆發不可無留守諸將之中誰有堪奮任者乎常胤曰三浦義澄勇悍多部兵宜任之範頼

畠山重国射殺原田賀摩下河辺行平獲救種首

伊澤信光馳書鎌倉乞軍粮

頼朝報信光書

即附屬義澄以留守之事義澄辭謝請從軍再三不許故義澄留護周防國○二月乙卯朔範頼入豊後國北條義時下河邊行平澁谷重國先渡到葦屋浦會太宰大貳大藏種直子賀摩兵衛尉救種等率兵而來行平重國等進戰賀摩非之遂為重國所射殺行平獲救種首伊澤信光在長門國馳書于鎌倉告曰臣欲討平氏進到長門國然遣饑饉又欲攻九州無舟不能渡故欲退兵于安藝國如何頼朝報曰九國者未可攻之進兵四國可與平氏戰先是頼朝命範頼曰卿與土肥實平梶原景時等晉議可召兵于

頼朝報範頼乞粮書

義經將攻屋島艤舩于神崎

法皇使高階泰經詔義經

九州群将来降則可入九州若不服則可攻四國之平氏攻西鎮者沫晩矣範頼再馳使乞軍粮頼朝報曰東西運漕太遼軍士等暫忍之可待運舩如平氏者以天下為敵而猶能辛苦勵軍士况今卿等為追討使何不堪艱難乎若不得誅滅平氏空帰則何面目向郷里乎○庚午源義經率兵發洛自為先陣到摂津國渡邊安田義定大内惟義田代信綱畠山重忠佐々木高綱梶原景時平山季重三浦義連等皆来會艤舟于神崎欲攻屋島法皇使大藏卿高階泰經到渡邊詔義經曰今京師無衛護汝可暫留義經

義經與景時論逆櫓之便不

陳謝不従泰經謂義經曰我不知兵法然竊謂為大将軍者不可軽競一陣先可使隊将為前鋒答曰卿之言亦然矣但如義經則有所思故先登快死耳泰經曰壯哉可謂驍将也義經率諸軍士出大物浦使江忠俊按撿軍舩諸将僉曰我儕長於東國不習舟戰如何梶原景時進曰此役皆可設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乎對曰設櫓于舳而逆行舟謂之逆櫓陸戰則有馮進退随人如水戰則乗舟順而進者可矣臨急若逆退則回轉其舟不可速之今設逆櫓則順而可進逆亦易退太有便義經曰凡戰者将軍鳴皷進

猪武者我不知之我唯以克敵為快

兵然臨其険厄則兵卒難進况今未戰而先為引兵之設則是教之以退走也可忌之甚非勇士之所取也景時不悦而正色曰臣聞将大軍者能運謀全身而滅敵是良師也不顧前後唯以所向疾撃為意者謂之猪武者所以取危也今公年弱未熟軍事故云爾乎義經大笑曰猪武者我不知之我唯以克敵為快全身惜命以退為備者我不能也汝欲之則可設千百之逆櫓在我舟則不為之不如唯順櫓而進勝之為賢也諸将皆憚景時之猛威雖不開口嘲之以目景時汗顔而退自是景時銜恚義經義經将發舩

義經冒暴風發舩

舟子畏誅發帆

時南風暴怒軍舩皆砕故暫留即命工修舩辛未南風乍歇諸軍将發北風急起抜木揚砂驟雨恐浪諸軍猶未能發獨義經将發舟子僉曰當此大風發舩則舩必破矣待風定而發可也義經曰風雖急而順風也何害乎若風定波静則敵為我備之今乗狂風急雨撃敵之不意其敗必矣宜速發舩諸軍皆不従之舟子亦曰此風雨而發是死地也而不應令義經怒曰舟子等不従将軍之令可斬矣佐藤嗣信伊勢能盛等欲誅舟子舟子大懼即艤舩義經率嗣信忠信能[illegible]武藏房辨慶等發舩田代信綱金子家忠及

泳馬于船後、以船為楯

弟近則（近則作觀範）後藤真基及子基清、船監江忠俊等各艤船、與義經之船唯五艘相連而發。時天未明。義經令曰、五船皆焼篝、則使敵知兵之多少。獨吾所乘之船焼篝、而餘船皆可從其光來。進矣。自神崎至阿波海路三日程也。時順風太急、帆檣如飛、食頃到尼子浦。義經令曰、船中之馬為波所泳、若着岸馳馬、四蹄難進而為敵被連射。然則皆艤矣。未及岸而早使馬泳波、可以船為楯也。既而近者皆泳馬于船後而及岸。其從軍百五十餘士各騎而馳。義經先進上岸。平氏屯戍在岸頭、見源兵之來、退走。義經暫休軍士、

義經捕敵士以為鄉導

義經乘平氏攻河野通信、屋島虛而攻之

而謂能盛曰、汝到敵軍捕一人來、以彼為鄉導而進矣。能盛馳入敵軍大呼、其部長一人偃戈弛弓來降。能盛以之而歸告義經。義經問曰、汝何為者。對曰、臣者國人近藤親家也。臣意既在源家、然為平氏所逼。今會將軍至者臣之幸也。義經曰、善。今平氏之衆兵幾何。對曰、頃日平氏召伊豫人河野通信而不服。故使田成直（民部大輔成良子、一作教能）為將、率三千餘騎攻通信。又分諸軍士於阿波讃岐之諸浦、為屯戍。意屋島之餘兵不多矣。義經曰、此地與屋島行程幾何、其路有戍營乎。對曰、二日程也。路有戍營。成良弟櫻庭介田

近藤親家為鄉導攻田良遠之營

辨慶上壇讀講式

良遠守之。壬申、義經使親家為鄉導、攻良遠之營。良遠敗走。義經即焼其營、而問親家曰、此地名如何。對曰、號勝浦。義經笑曰、汝諂我以勝辨之乎。對曰、不然。昔官軍與夷賊戰于此地而有勝利、故名勝浦。義經欣然顧軍士曰、我出師而初攻敵到勝浦、是吉兆也。我攻屋島而必有利矣。於是義經帥軍通夜馳馬、過中山。黎明到中山北麓（此地有觀音堂、号金仙寺。土民皆集酒饌羅列、為觀音講會、而論其酒饌之事、薄相争喧嘩。義經謂軍士曰、是敵兵也。喧呼而入、土民驚走。義經入寺上講座、顧從騎笑曰、軍士罷行饑乏、幸得此酒饌者、天之賜也。卿等亦可就講座。諸士皆就座。義經戲曰、不讀講式、則不可嘗。辨慶不厭、我欲即起上壇讀講式。義經笑曰、今日請師和尚其服太奇。從士大笑、各飲酒嘗饌、

甲與講知音相似

義經路捕攝政基通使、給聞其命言

而出。皆曰、善哉、今日之講會也。義經曰、吾聞曽祖八幡太郎討東奥、分剛座臆座、使軍士就座。其居剛座之人必有軍功。今卿等皆就講座、我軍必勝矣。）暫休、又馳馬過引田邑。路逢官使齎封書者。義經問曰、卿者何人之使。蹴使辭、不言。義經開破子（軍行破樋裏飯、便於携點、俗曰破子）食之、且勞其行、而給曰、我阿波士人也。依平内府之召、兵朝屋島之帝居。頃聞源氏之將九郎判官連軍船于攝津、一二日之間攻屋島。卿來自京師、則見之乎。其兵多少幾何乎。使見從兵之寡、不知為義經、故以實告之曰、某者六條攝政基通室家之使也。義經問曰、何使乎。對曰、封中之言、者我儕何知之。所命之言、我兼之。曰、源氏之

將九郎既發京師，風波定則可渡四國也。去歲九郎入洛而義仲即滅矣。其為勇猛也，人畏之如鬼神。早修城聚兵，可為之備也。想夫封書亦然矣。我過淀河見其軍船，其兵太多。我聞參河守九郎判官兄弟之兵六萬餘騎，今分其兵挾攻壘島，其來不日矣。而從義經行。又問曰：卿初來此地乎。使對曰：攝政室宗與內府為昆弟，故愁貴族之厄，西海要通洛陽之信，我常為之使也。義經曰：然則屋島之形勢卿知之。聞其城險利而所難攻，則我輩須守其堅而立功膺賞也。使曰：人言城太險也。我能知之。其城下之汀潮生則

田内成直陷河野城

帝及太后、太夫人皆御船逃

非船不能濟，潮乾則其淺如平地，衆之來攻恐難防矣。義經行，聞之，及近屋島，捕其使，縛路傍之樹，奪其封書，大悅曰：是天之與也。義經既到牟札高松，悉燒村屋。時田成直攻河野城，陷之，通信敗走，成直未歸。遣使獻斬獲百六十級于壘島。平族按撿之。宗盛遣使教盛曰：聞源九郎既出兵，將來襲彼。勇而神速，可不避風雨。叔父宜為之備。言未畢，牟札高松有火，田腋良曰：今有火者，意源氏之來襲也。帝及太后、太夫人可早御于船中。如兵士則可防之。於是帝、太后及二位局、子以下官女、公卿、百官皆泛舟于總門、渚。宗

越中盛嗣與伊勢能盛相罵挑戰

盛又乘船，清宗欲臨戰，宗盛把其手，相携入船，而使諸將守城。義經率從騎急馳，渡渚，馬穿波浪，沫高揚。平族以為其兵太多，皆懼。義經進攻之。宗盛在船見源兵之寡，悔急遽乘船，而曰：九郎之勢不足畏之。可速擊走之。平氏隊將越中盛嗣大呼問曰：源氏之將為誰。伊勢能盛答曰：大夫判官源義經也。盛嗣嘲曰：彼嘗為商人之僕也，何有為乎。能盛怒曰：汝是北陸敗軍之時，非乞食於道路者哉。盛嗣又罵曰：豎子忘昔日之盜竊哉。相罵不止。金子近則放矢射盛嗣傷之。盛嗣退，源兵獵進。越中盛嗣及上總忠光等力

平軍使官女玉虫挾紅画扇于船上為的

源軍那須與市射墜画扇

戰。平教經放矢多傷源兵。後藤真基、其子基清及佐藤嗣信、忠信等放火燒行宮及宗盛營，黑煙漫天，白日蔽光。平氏之守兵譟走，競乘船逃于海上。義經勒兵暫休。平氏使官女玉虫挾紅畫扇于船上為的（蓋扇者高倉帝幸于嚴島新製畫扇三十柄畫紅日于其面背納之神庫後平族挾帝逃于西海詣嚴島神人佐伯景廣獻其扇于安德帝帝悅之曰此扇者故帝之所納而明神之器也帝持之則可防敵矢也玉虫者官女美色殊絶時年十九）使源兵射之試軍之吉凶。義經望見之，問後藤真基曰：當時有可射者。對曰：那須與一宗高年十七，能射如飛鳥走獸，無射不中。義經即命宗高射之。宗高固辭讓之，不許。宗高進馬于渚，平氏之軍

那須宗高放矢斃平家貞

藤原景清握美尾屋冑錣断

士連舩見之時海風揚波舟揺颻々不定宗高握弓閉目黙祷少焉風定波静宗高放鏑矢射之矢鳴中扇即砕飛浮沈波間如紅葉點水平軍皆叢舷揚聲感其射藝之精源兵各扣鞍大悦平氏軍士平家貞平内左衛門尉宗長之弟感宗高之射乗興揮戈舞于船上伊勢能盛進馬使宗高射之宗高又放矢斃家貞義経喜宗高之能射賜馬賞之平氏即命悪七兵衛藤景清拒源兵景清等乗小舟向渚武蔵人美尾屋十郎上野人丹生四郎等進馬相戦景清提陌刀欲撃美尾屋美尾屋走景清追及之握其冑錣相互強曳錣断

越中盛嗣把鉄搭欲鉤義経之冑

而美尾屋逃去人皆稱其多力義経率田代信綱後藤真基金子家忠等軍士縦撃之平氏精兵百餘人遂敗走皆乗舩義経猶進馳馬於水中戦平軍拒之越中盛嗣把鉄搭欲鉤義経之冑義経誤墮弓於波間提鞭欲把之義経従騎皆呼曰将軍太危可捨其弓盛嗣乗間鉤義経之冑引之義経揮刀断鉄搭遂把弓帰陣従騎僉曰将軍何惜一弓軽趨死地乎義経曰不然我何惜之也乎我弓太強則可使敵得而畏之我弓弱矣恐敵之嘲而侮我然則墮軍将之威也故投身把之従騎皆感義経之勇猛平教経恚平

平教経欲射義経佐藤嗣信禦之死

教経侍童菊王為忠信所射斃

軍之敗泛舩近渚欲射義経伺其便義経従騎擁馬前禦之教経遂不得其便頻彎強弓乱發如雨注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経中矢洞其胸斃教経侍童菊王其性多力初仕通盛通盛死于一谷之役従教経奔進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馳馬射斃菊王教経悪敵之獲其首上渚擲菊王于舟中而去忠信扶負嗣信哭泣帰其営義経悲之自往問嗣信之傷嗣信仰頭大息謝義経曰臣従公于軍自出奥州為公委命然則今暴骸于屋島之渚沙者臣之素志也惟恨不見公之凱旋而息絶義経慟哭即贈所愛之良馬此馬曽在法皇御厩義経為新帝行幸之警衛法皇

宗盛奉先帝太后逃志度浦義経急攻之

河野通信、熊野湛増、皆来属源氏

伊勢能盛謀降田成直

賜之義経叙五位時此馬亦受五位之貫号大夫黒為賻附一僧葬之牟礼松林時人稱義経撫戦士之厚以為美談乙亥宗盛等奉先帝太后逃舩逃志度浦義経帥八十餘騎追之平軍拒之志度道場義経急攻破之平軍乗舩而逃去義経在志度浦按撿平氏之斬獲河野通信聞義経破平氏帥三十艘之軍舩来属之熊野別當湛増連二百餘艘属源軍平族不能敵之奉先帝而漂于西海於是南海道悉平義経遣伊勢能盛于伊豫捕田成直能盛帥十五騎到伊豫軍士嘲曰聞成直之兵三千餘騎能盛何得當之乎能盛不使従騎着

民部大輔成良田內成直父也

甲而命一卒被簑笠荷簀詐為旅客使之先言平氏
敗兵時成直破河野賊焚之以所獲之虜而歸屋島
路遇其荷簀者成直問曰汝到何地乎卒詐曰某自
屋島向伊豫成直曰屋島有事乎對曰平氏諸將按
撿伊豫首虜之日源九郎判官者帥衆軍急襲燒屋
島之帝居平軍皆乘船源氏急擊之內府公父子以
下皆為俘囚諸將壯士或戰死或被虜先是櫻庭介
敗于勝浦為虜民部大輔亦軍破而降唯能登守教
矢多殺源氏之兵然不能拒之遂赴水死源氏獲兵
猶多熊野別當河野四郎連數百艘皆屬源氏故四

平教經射殺佐藤嗣信

國九州之兵多來會議滅平氏之餘類其他則某不
知之而過成直聞之嘆曰我恨到伊豫不預其軍也
民部公之降者以我在故乎然部人之說未可信之
而進馬到琴造宮畔會能盛之至能盛馳使告之曰
卿是田內左衛門尉乎我是源判官之家臣伊勢能
盛也有欲喻卿之事如何成直即進馬能盛謂曰平
氏既敗于屋島內府父子及族類皆為虜卿父民部
大輔來降櫻庭良遠亦被捕于勝浦比父弟命我禁
錮之卿君降則我可請父弟之宥免能登守之戰功
太多佐藤三郎等多為之被射殺而後遂投海固是

田內成良得子成直之書通志于源氏

加藤景廉在役罹病致父景員書

勇猛之將也卿父成良以卿在也因在我營終夜嘆
息卿之不知也我不堪聞其言欲使卿知之故來迎
之降與不降在卿之意耳成直以不違荷簀者之言
即脫冑弛弓而降能盛喻成直使其從軍者各放還
鄉里以成直到志度浦告義經義經大悅稱美能盛
而使能盛禁錮成直遂喻成直寄書於成良而誘之
自是成良通志于源氏加藤景廉在西海罹病殆危
致書於其父景員曰小子常思不離君公之左右然
以此役為勝敗之機故秉病身於一葉之舟渺乎萬
里之浪然不幸垂死唯恨不能再陪麾下永違慈顏

賴朝憐景廉之罹疾許歸賜馬

範賴遣書于鎌倉乞軍粮

小子志在戰死縱其病死准沒軍則於臣為幸景員
献其書於賴朝而泣賴朝憐之許景廉東歸且贈良
馬○三月甲申朔丙戌新帝詔神祇官加爵一級於
諸國明神以祈軍事之平安庚寅賴朝贈米一萬石
沙金一千兩絹一千匹于東大寺命僧重源猶務修
寺造佛之事且禁畿內武士狼藉辛卯源義經馳使
到鎌倉告屋島之事源範賴在豊後因乏遣書于鎌
倉乞粮曰臣先到豊後民庶逃亡兵士無粮和田義
盛工藤祐經等將歸鄉里強留之各渡海頃聞熊野
湛增依義經之推擧蒙追討使之詔到讚岐國欲入

賴朝報範賴書

義經向壇浦義澄為先鋒平族將赴鎮西範賴要其前路

九州初公命臣掌九州義經掌四國今義經湛增等入九州則臣何面目而撫軍士乎賴朝報曰湛增兼詔之事恐是街説巷談也卿唯能撫東閑之上可愛之以恩也而別與書於北條義時千葉常胤小山朝政等十二人勞其軍務於是命平俊兼艤運船三十二艘發伊豆之鵜鶴網代兩津送粮於西海甲辰義經進兵於部井津周防人船所正利贈數十船義經寄書謝之乙巳義經艤戰艦向壇浦三浦義澄在周防率手兵會義經于大島義經以義澄為先鋒平族聞之逃到田浦門司關欲赴鎮西範賴在豊後要其

景時詰義經以宜先登讓軍士義經不可

前路故宗盛知盛軍船五百餘艘共會於壇浦赤間關以御船擬行宮丙午義經連軍艦八百餘艘到赤間關梶原景時語義經曰此役先登者公宜讓軍士義經曰我不在則然矣何為讓之乎對曰公元帥也何與從軍爭先乎義經曰元帥是佐公也我唯兼其命為監軍耳何與卿等異乎去歲一谷之役賊險敵衆不易攻之我捨命下鵯越而須刻破之如屋島亦諸將皆畏風浪不能濟之我僅帥五艘之軍侵狂風凌怒浪而忽陷敵城今此軍殲盡平氏必矣我猶先登而為佐公盡忠耳景時無答作色謂曰嗚呼此將

義經師艦兵攻平氏於壇浦

義不得指麾軍士義經聞之大怒曰豎子汝之所言可謂罪之魁也景時起座曰我仕鎌倉公豈有他君乎義經按劍欲誅之景時亦提刀忠信能盛辨慶等皆進義經之前景季景高及其從者護景時之左右既欲相鬭三浦義澄土肥實平進塞其間垂泣切諫義經義經抑怒而止景時亦退丁未黎明義經師艦兵攻平氏於壇浦平族拒之大戰其艦隨潮急進源氏之船向潮不便進梶原景時停船窺敵艦之逼以鉄捻鈎之與從者數十人移乗敵船縦撃多傷敵兵而進向知盛之船中原親能亦先景時之船進兵景

中原親能與景時相詈

平知盛下令諸軍士

上總景清誇言

時問曰誰歟親能從軍罵曰東國兵士不知我主中公之旗幟乎景時嘲曰親能者唯把筆墨可也我未知其取弓矢之事也而大笑親能恚之平知盛令諸軍士曰我軍勝敗特在此役汝等死戰勿退自古軍敗窮則雖名將勇士或為路人行客被囚是以苟免必死之地多皆辱其身汝等輕命於一時垂名於千歲可也苟免而勿為東士被嘲唯各一其心投敵將九郎于海中則於我無遺恨矣隊將飛驒景經曰諸軍士皆能聞將軍之命上總景清進曰坂東之士唯習馬戰不習水戰而今臨之如魚登木耳必失寸

義經長面短身色白反齒

民部大輔田内成良

宗盛詰責成良

歩不使進尺兵臣等投之海太容易矣越中盛嗣曰臣曾聞義經之為將而問其識之者謂長面短身色白反齒毎臨軍屢易鐵衣故見之不似軍將之服諸士皆以之為意僉曰義經之短小捉之入海何難之有於是知盛入謂宗盛曰今日之戰兵士皆有氣勢獨田成良有欲叛之色可斬宗盛曰彼有功勞其叛未覺誅之不晩知盛數諫曰叛已覺則悔之不及矣今未覺而誅之則可也不然則變餓生而必有悔也宗盛不聽而召成良曰汝畏敵懾何汝衆不動乎速使四國之兵能戰矣成良對曰何可畏乎而起座知

菊池原田山賀松浦族與源兵戰

義盛與紀宗長競射

盛按釼欲誅之以目宗盛宗盛不許遂止於是菊池隆直原田種直山賀秀遠及松浦族進艦與源兵戰源兵將破時有宋商船來于筑紫宗盛留之載軍士阿波人紀行俊頻擊鼙鼓而進義經立舳上令軍士厲之源兵力戰勝敗未決和田義盛獨不乘船驟馬放矢多傷平軍一矢遠及知盛之船相距三歩知盛把其矢見之有義盛刻其名于箆義盛自負其矢勢擧扇招之知盛使紀宗長一作親清射還之宗長即射斃義盛之後騎義經見其矢以義盛劣宗長之矢勢為耻即命淺利與一源義成射之義成隔平軍之船五

田成良降源軍

二位尼時子嘆言

町餘射之宗長斃于檣下義盛恚矢勢之劣乘小船逼平軍射殺者多田成良叛平氏馳使告義經曰平軍所設之巨舶皆輕卒也先帝太后及平族所乘艨艟義經聞之令軍士急擊平族所乘之船成良亦應之平軍敗績知盛乘小艇到帝之船走舳艫自掃除其中官女皆問曰軍事如何知盛笑曰無他唯貴輩初見吾妻男耳官女啼哭二位尼時子歎曰嗚呼家運已窮矣唯愧宗盛性怯不能自殺遂為敵被辱矣彼者非故入道相國之子又非我子也我曾娠入道謂凡武人之子不若生男既而彌月我所產者女也

二位尼時子抱帝投海建禮門院亦自投入海

故密使人索生男者而得之清水坂賣油翁者之家以換所生之子而告入道入道大悅彼以鄙人之子故其性太怯我遂未語人今悔為渠被汚平氏之家名也源軍乘勝而進矢集先帝之船於是二位尼時子向群士曰老寡婦雖不為丈夫豈為敵被辱哉乃奉帝欲入海帝怪問曰汝使朕行何地乎尼抑涙對曰凶徒之矢又多逼帝船故奉帝到海底之都帝諾尼佩寶劍挾神璽抱帝投於海時帝八歳建禮門院太后見帝沒海不堪哀戀自投入海源氏之兵渡邊昵即以鐵捨鉤御衣牽之入舟中知為其太后奉送

片岡經春拯神璽于海上

教盛資盛投海有盛行盛力戰死

能登守教經力戰逼義經

義經之舟大納言典侍重衡妻奉神鏡之櫃將入海流矢至而貫其裾于舷而倒矣兵士奪其櫃欲開之而眼眩心迷乎時忠生擒而在傍戒曰內侍所之櫃也汝等勿開之義經聞之使時忠結束其櫃奉置之舟中少馬神璽浮海片岡經春拯之官女皆欲投海兵士留之悉送義經之舟前權中納言教盛修理大夫經盛三位中將資盛皆負鐵錨重其身而投海或云自投又云經盛乘小舟迯山中遂自殺少將有盛猶放矢拒敵左馬頭行盛立舷讀法華經既而竟卷投弓矢於水中與有盛共並鋒力戰而死能登守教經或射或斬力戰不止矢既盡兵既折故奪敵之兵及傷殺者太多冑脫鎧破亂髮蹈踊電如奔雷如擊所向者投擲之所逃者追踏倒之畏其猛威無近之者義經見之嘆曰嗚呼勇哉臨寵猶不撓惜乎知盛謂教經曰卿何徒為輕卒勞力乎盍伺敵將乎於是教經遶舷伺義經偶命義經之舟即悅而翹足而乘之義經拔陣刀隱身軍士之間與教經不遇教經進而急逼義經將危義經輕捷挾陣刀躍入他舟其隔丈餘教經不能追及奮然大呼曰源氏之兵何不捕我賜功賞乎然辟易無敢近者有安藝實光者其弟季光及從者皆多力實

教經[illegible]挾實光弟季光二人投海死

能盛捕虜宗盛清宗於海飛驒景經拒之而斃

知盛投海死其從者既視知盛之沒處而自投死

光謂其弟曰能登守之勇雖然如雷如虎我等三人何不捕之乎而三人即並進教經先蹴一人投之海中謂曰汝等為能登守之殉矣而挾二人於兩腋躍入海底時年二十六人皆惜其驍勇宗盛與子右衛門督清宗臨舷四顧躕躇失色不能投海從兵皆以為怯而誤為衝觸之者推入海中清宗見之即相踵入然共相顧左游右泳猶不能沈沒伊勢能盛進舟以鐵搭鉤清宗捕之宗盛亦泳到其處遂為虜飛驒景經見之大怒躍入能盛之船罵曰汝何虜我主乎能盛從者隔之景經立投之猶揮又奮擊能盛將危堀親弘射中景經景經將斃猶進擊能盛親弘捨弓進引景經倒之景經死之知盛明宗盛清宗被虜景經戰死大息遂自服鐵衣二領投海有一壯士携弓矢立舷睨視知盛之沒處意氣奮揚少焉擲弓矢於波間自投死源軍怪且惜之或人謂曰彼壯士者想是知盛之從者也知盛有智以宗盛被虜為恥而臨其自沒約從者謂我身若不沈則可射殺之嗚呼惜乎使斯人為平氏之嗣雖然其家運盡不有辱其身之事矣皇子守貞及僧徒官女并源季貞平盛澄等平氏族類家僕二十餘輩皆為降虜其餘殘兵或自

義經奉獲神鏡璽凱旋

殺或投海鎧冑旗幟皆泯沒滿海為之赤平忠房逃中盛嗣上總忠光及弟景清等僅免遁去九州人菊地隆直原田種直等皆降源氏於是平氏悉殲而西海皆平義經即使水練者尋索寶劔而不得矣〇夏四月甲寅朔戊午法皇詔大夫尉藤信盛遣于長門國賞義經之軍功且勞之梶原景時上書於頼朝記戰場之禎祥且告義經專兵權輕將士戊寅義經奉護神鏡神璽而以建礼門女院守貞親王及宗盛時忠以下平族妻妾婣子僧徒等俘囚振旅歸京己卯義經使土肥實平及伊勢能盛等以宗盛清宗時忠

徇宗盛清宗時忠于洛市

重遠源重成兄

頼朝賜左兵衛局領地

乗檻車使諸虜從之徇洛市而悉禁錮於義經六條第壬午頼朝馳書於田代信綱令曰義經依我命為副將軍然專兵權而有自立之志我曽以九州之軍事命範頼頃聞平氏敗後義經恃其功恣指揮九州若東士有小過即不宥之隨意罪之早令軍士有志於鎌倉勿從彼命（姓近江人前出羽守源重遠年八十餘詣鎌倉告頼朝曰平治以来臣不從平氏今以公之開洪基日夜喜之頃日東國之士在京師將軍擬譴責職外之氏臣等亦為之所殺聞平氏之暴政未曾有如此之苛法臣為閣下召之伏請下令諸士救人民之憂厄臣等亦浴其恩澤頼安食也頼朝憐之善其言）〇五月癸未朔頼朝寄書左兵衛局以備中國妹尾鄉為崇德院法華堂之領地左兵衛

頼朝賜義仲妹菊娘美濃木曽邑

斬狂女房

頼朝沒收原田領邑分賜軍士

局若崇德帝之寵姬而為頼朝之親戚頼朝賜美濃國建山莊中一村於菊娘以為湯沐邑菊娘者木曽義仲之妹也初北條氏政子養菊娘猶子其後菊娘在洛姦侫之徒多從之假其威名押領郡邑人皆苦之號曰物狂女房頼朝聞之招菊娘於鎌倉娘陳謝曰某是女子之身也為姦徒所給故所以押領者妾所不肯知也頼朝憐之而賜邑命信濃人小諸光兼等保護之信濃人多是有義仲之舊恩也庚寅頼朝使中原廣元三善善信等沙汰鎭西之事務而馳書範頼沒收原田之領邑分賜軍士各賞其功時軍士

加藤光員捕上總忠清

義經以宗盛清宗到鎌倉頼朝不見

伊勢義盛僕與後藤基清僕闘毆撃于酒匂

義經作腰越状寄頼朝

從戎役於西海者多恣歸東國故命和田義盛記其名籍而止之加藤光員捕上總忠清於志摩國麻生浦送之京師義經命從者梟之義經以宗盛清宗及其從者十餘人到鎌倉義經先馳使告之頼朝遣北條時政到酒匂驛以宗盛清宗等歸鎌倉而留義經于腰越驛（先馬頭條然係到鎌倉謁頼朝縁係與義經同道其從者後藤基清之僕與伊勢義盛之僕毆撃于酒匂驛蹴殺射基清之僕基清怒欲與義盛相闘能保戒基清而馳使於義經戒義盛頼朝聞之怒耗盛之騎采）義經在腰越快々歴日作状（俗稱腰越中状）就廣元呈頼朝初述平治之後沈淪沫落潜身於山野而中言兼頼朝之命策勲於西海而終陳謝[illegible]

盗入禁中竊御劔

平氏囚虜源宗季以妙作矢復其舊領

頼朝問可謁宗盛於廣元

罪而求許謁見又不答庚子盗入禁中竊御劔謂晝御座劔源頼兼從者久實捕誅之頼朝傳聞之感其勇使頼兼賜劔於捕盗者賞之〇六月甲寅朔丙辰頼朝以阿波國三野田保加石清水之神領平氏囚虜源季貞于宗季欲見父之存亡到鎌倉頼朝聞宗季能御且妙作矢命與弘長使宗季作矢宗季製野箭一腰献之頼朝以為巧即復其舊領後為逸見光長猶子改名宗長頼朝問中原廣元曰我欲使宗盛還洛而誅之我往謁重衡彼者中将也於我已然矣况宗盛者内府也我不可不謁之如何廣元曰今議不似

頼朝見囚虜宗盛清宗

前日之事閣下之位既叙二品如宗盛雖前内府而既削官為朝敵囚虜之身今謁之則有輕率之謗乎於是頼朝召宗盛清宗於殿前隔簾見之平賀義信比企時政源廣綱源義兼及廣元平俊兼足立遠光等群士候於簾前頼朝使比企能員謂宗盛曰我與公族非有宿怨辱兼天詔發追討使故不意公等有邊鄙之行於公則有跋涉之勞在我則為弓馬之榮能員跪告宗盛宗盛聳肩屈膝屢揖能員不言他唯謝罪請減死罪雖髮為僧觀者笑之嘲之清宗在傍作色曰我家世為朝廷之衛護屢鎮賊徒之凶悪故

按利刀於魚俎上示宗盛

頼朝收義經采邑

依其功昇高位贖大官今雖無身之誤漫蒙朝敵之咎人皆所知也何特為恥乎唯可速刎首頼朝使侍士按利刀於魚俎之上置宗盛之前促其自刎宗盛不能自殺矣遂使義經以宗盛清宗送洛特命橋公長等壮士數人衛護之義經遂不得入鎌倉鬱悒還京師臨其發腰越誇言曰我有恨阿兄若有結怨於鎌倉者則悉屬我矣（或告頼朝曰義經有謀逆之志而誇言於腰越頼朝大怒曰彼以軍功自負為誇言如此我曾令諸国軍士使彼等為將不有衆兵之相救則彼何以為戰乎然獨誇其功而忽諸我者何乎即令中原廣元平俊兼收義經采地二十四邑）頼朝使源頼兼以重衡赴奈良重衡自去歳囚于狩野宗茂之家奈

頼朝迎對馬守藤親光于高麗

玉井助重暴悪頼朝使人責問

良僧徒以重衡曾為軍將燒南都伽藍為大罪屢訴頼朝請誅重衡及此應其請乙丑範頼書到鎌倉曰對馬守藤親光至自高麗國先是頼朝命範頼迎親光於高麗範頼即使對馬人河内義長遣使船於高麗親光還于對馬（初親光避于高麗伴其妻妻孕月滿故結壁于曠野而産子時虎来伺之親光射殺之高麗王聞之感其勇猛封之三国以為臣及頼朝迎之高麗王惜別而餞珍宝戝之且使貢船三艘送之對馬）丁卯頼朝聞尾張人玉井助重暴悪邦民苦之又有違勅之罪命巡検使中原久經近藤國平遣使召而不應令平俊兼責助重曰汝已違綸言之旨不可住日域又乖鎌倉之命何得来東関乎而放

義經斬宗盛清宗于近江篠原宿

梟重衡于奈良

文治元年

右大臣兼實奏宜奉先帝諡號

逐之。壬申，義經到近江篠原宿，令橘公長堀景光斬平宗盛及子清宗，傳首京師，梟之。源頼兼到奈良，斬平重衡，送其首於僧徒，梟之法華寺前。（平家物語曰，重衡妻大納言典侍者，故權中納言藤伊實之女也。藤邦綱養為子，後為先帝乳母。壇浦之役被虜，時在日野。重衡過醍醐，請頼兼，与其妻別，哭慟。重衡死後，其妻請首于南都僧徒，葬之，遂薙髮為尼。）

後鳥羽天皇二

乙巳文治元年秋七月壬午朔，甲申，右大臣兼實奏曰，先帝被擁賊黨，蒙塵西海，非幼稚叡念之令然。竊勘先例，淡路帝久外戚長亂國之君，亦有贈諡，以慰怨靈。先帝者今上之懿親，何不奉諡號哉。且建一堂

宇都宮朝綱請宥平貞能之罪

菊池隆直被誅原田坂井山鹿皆沒收其領邑

於長門國，祭其幽魂，而可也。庚寅，京師地大震。宇都宮朝綱請頼朝曰，前筑前守平貞能不從平族于屋嶋，逃在山林。頃日來降東閑，依臣請罪，將薙髮為僧。頼朝不許。朝綱強請曰，臣等往年為平氏禁錮六波羅，以貞能之言得解，還東閑。貞能匪啻憐臣等，曾是有為閣下之志，何不許之乎。他日若有貞能之叛心，臣家被族耳。頼朝不得止，禁錮貞能于朝綱之家，赦其死。筑紫人菊地隆直、原田種直、坂井種遠、山鹿秀遠等坐黨平氏，沒收其領邑。隆直以罪重遂被誅。（秋月系譜曰，原田種直沒收領邑，唯許賜筑前國秋月邑。）甲子，改元曆二年為文治

改元文治

源義經為伊豫守兼院厩別當

下河邊行平歸鎌倉頼朝詰其獻壺酒良弓

元年。丙寅，詔以源義範（号山名，新田義重子）為伊豆守，源惟義（号大內）為相模守，源義兼（号足利）為上總，以源遠光（号加々美）為信濃守，源義資（安田義定子）為越後守，源義經為伊豫守兼院厩別當，特勅義經衛京師。（平家物語、盛衰記以義範為志太義憲，誤矣。）甲戌，下河邊行平依頼朝之命，歸鎌倉，獻壺酒及弓一張，曰，是九州第一之良弓也。頼朝詰曰，鎮西軍士以其無粮不從軍將之令，悉歸關東，汝之采邑在東國，與諸軍士何異矣。然汝全馬而歸，猶有所疑，況如壺酒良弓乎。不受賄賂，何以得之乎。行平陳曰，臣在西海之日，無儋石之儲，故沽從軍之甲兵，為

之粮矣。去歲渡豊後之海，諸軍士皆棄參州之舩。臣脫所著之鎧，換小舟而先登。是諸將之所見知也。臣家命將東歸，耻無獻物，聞有藏此良弓者，分所著之二衣乞之，同僚者皆知之。臣既欲入鎌倉，留守下總之從者載酒迎之，故以此二物舉之閣下。臣何為貪貨賂乎。頼朝聞之感，其寸衷擊節嘆賞曰，汝是日本無雙之射士也。知良弓者不有過汝之眼者也。我以為珍玩耳。而賜卮酒，問行平曰，汝適見西國，今將封一國賞汝軍功，可依其所請，如何。行平拜謝曰，臣有何功可受賞哉。然若得恩賜，則播磨乎為其地也。有

法皇使江公朝贈源義朝之首于鎌倉

須磨明石之勝景、有書寫山之靈境、臣之所布也、賴朝感其風流。○是月、法皇勅判官江公朝、尋索故左馬頭源義朝之首于東獄、使公朝贈之鎌倉、僧太覺亦從之、使其弟子擁其首、與公朝到鎌倉、賴朝素服、自迎于稻瀨河而納之靈輿、使武藏守源義信・陸奧冠者源賴隆舁之、（義信身自嘗平治之難、賴隆、父義隆戰死、故尋舊功、擇二人、）賴朝率群士護之、葬于南堂、（鎌田政清之首亦同自京師獄來、葬之于南堂之傍、）命慧源・房專・光房為佛事、而厚遺金帛于公朝、謝之、賴朝常以早喪義朝、不盡孝養為恨、嘗在伊豆、日讀法華經、祈其冥福、（平家物語曰、義朝舊吏紆播男乞其首于獄司、收之東山、文覺聞之、

賴朝使景季等到洛奏、令平氏黨早到謫所、且命義經殺行家

使其吏携之到鎌倉、今考東鑑、疑平家物語之說謬歟、）初、文覺勸賴朝起兵時、盛一髑髏於囊、以稱義朝之首者、偽也、至此、出自獄下之士者、為真、然平治以來、殆三十年、是亦可疑焉、或其枯骨之纔存乎。○九月辛巳朔、壬午、賴朝聞義經與行家為黨、而婚時忠、欲赦其罪、遣梶原景季・義勝房成等於洛、稱招南堂供養之導師、且奏曰、平族之黨、其罪狀已定、臣聞有未到謫處者也、若非勅免者、則早放流之可也、時使景季命義經、可搜索行家殺之、且見其形勢、（初、平時忠有簿書一櫃、皆記平氏之密事、壇浦之役、為義經所收、而大懼、謂其子時實曰、賴朝見此簿書、則我罪不免、死矣、加何、時實曰、義經好色、請以一娘嫁之、而請則可

義經娶平時忠女、欲赦其罪、賴朝奏流之、自是兄弟有郄

賴朝奏言

建礼門院聞時忠所謫太悲

源範賴朝法皇而獻鵜丸劍

乎、時忠垂涕曰、嘗謂我娘可納皇后宮、今何與鄙夫為婿乎、時實強請、以一娘嫁義經、義經遂其妻河越氏於他家、而以時忠女為妾、甚愛之、時實使其娘密請義經、義經許之、即還櫃於時忠、時忠大悅、焚其簿書、於是義經留時忠而未赴其謫處、及景季等入洛奏事、法皇即勅撿非違使藤信盛、放流之、義經恨賴朝、謂鏖敵平國、皆我功也、今海內之半賞之、不為過也、若附南海一道、則為足乎、僅得伊豫一國、而有何面目哉、欲與行家結好、以相互為援、執彌增[illegible]朝之怨、）戊戌、賴朝奏曰、新中納言藤經房、廉直貞臣也、故臣常通交願、登庸斯人、則益於朝家乎、癸卯、平時忠出洛赴能登配所、建禮門院嚮聞宗盛・重衡所梟悲之、今又聞時忠所謫、傷嘆不止、遂自吉田移居大原寂光院、丁未、源範賴自西海入京師、朝于法皇之宮、獻鵜丸劍及錦千端、綾羅

大江公朝獻吠丸・蒔鵃二劍于法皇

教真、湛增父、或号湛快

梶原景季還自京師、讒義經

百十端、南鐐三十、墨漆盞具二十、筵五十、皆宋國之物也、且以米千石・牛十頭副之、鵜丸・吠丸二劍者、法皇所寶也、平族赴于西海、清經竊之而去、平氏滅後、範賴搜索之、得鵜丸、至此獻之、項聞江公朝求吠丸・蒔鵃二劍、獻之法皇、吠丸者源家傳世之寶也、賴朝以其家寶再供朝家之護為榮、寄書公朝謝之、（吠丸者為義所名也、源家傳家之劍有二、曰髭切、曰膝丸、後改髭切曰鬼切、改膝丸曰蜘蛛切、為義珍藏之、夜聞二劍有聲、如吠、為義改鬼切獅子、取諸其吠声之似、改蜘蛛切吠丸、後為義授吠丸於其聟熊野別當教真、教真納之熊野社、）乙卯、梶原景季還自京師、反命賴朝曰、臣奉使詣豫州之第、會其病、故不謁之、後一日、又往謁

頼朝命義經韓行家義經以病辭景時以為偽

之形容憔悴其病太篤隱几而坐臣進寄傳閤下之命豫州報曰僕病不詐如卿所見僕想行家者六孫王之裔而匪直之人輙難降之今僕病不能自往如穿窬之徒亦不自按撿則僕意不安況勇士乎病愈之後可速圖之頼朝曰彼果黨于行家而詐稱病也乎梶原景時在傍進曰閤下之言然矣凡一日不食一夜不眠則其體必悴其詐病灸矣其反心既著閤下勿疑之初範頼義經為両將範頼者率無巨細皆馳書告頼朝如義經則不然矣頼朝常疑之梶原景時東韓告頼朝曰今西海既平六十餘州之間不有

頼朝試三弟之勇進令把以熱盥

敵閤下者也獨豫州君其志不可知之何者豫州攻一谷屋島不避嶮岨風波之難一擧即破之故諸軍士就之如日畏之如雷通於閤下之威權故臣懼之頼朝諾及景季之歸頼朝欲戮義經之心決矣於是會和田義盛梶原景時佐々木盛綱千葉常胤畠山重忠等諸將謂曰我既平闔國之乱意天下無敵矣我所疑者獨義經也我曾欲任征西之督軍而試三弟之勇盛熱湯於提鑼使範頼全成義經把之而盥漱初命範頼範頼進把之以其熱故措之退矣全成亦然義經即進把之其顔色不變至乎既燒黑而不

咨訪問也　疇誰也　景時辭遣豫州討伐之命

言其熱我於是知其膽大命之為副將軍今西海之平皆彼之勇也然自以為功而屢誇言於我且不受我命而請奏法皇強為五位尉是以自驕無上也我振起沈淪之身一旦悉平賊徒猶曾未蒙升殿之勅然彼以尺寸之功濫受官職以昇青雲由是觀之則彼遂叛耳卿等咨疇可能誅彼乎諸將皆緘口頼朝怒顧景時曰可誅彼者景時也汝往伐之景時心駭即起帶膝行進頼朝之座傍擁袂拜跪密陳謝曰臣奉閤下之命則雖東夷西戎之外而不辞矣以討豫州命臣者則不可也臣為豫州遐棄而屢觸其怒天

土佐房昌俊詳弥諸七大寺図義經

下皆所知也人謂以臣與豫州相惡請閤下而討之乎然則為豫州被逆擊而死耳臣何以惜命辭閤下乎唯患閤下之計疎為世被謗耳凡不傷人而亡敵者善計也若潜使輕騎誘襲殺之則不難矣頼朝消肯即密命土佐房昌俊曰我欲誅九郎然發大軍則洛中騷動不若遣輕騎不意誘殺之也汝往圖之昌俊嘗為南都之僧故稱諸七大寺率其弟三上家季等八十餘騎向洛昌俊臨發請頼朝曰臣委身受命不生還必矣臣有老母幼兒在下野國臣死則母兒飢寒臣唯思之而已更無他遺念矣頼朝曰汝為我

景時忌昌俊故挙以充撃義経之使

藤経房廉直不阿諛時勢

源義経請法皇奏請討頼朝宣旨

赴死地、我何不憐汝之母兒乎、即賜下野中泉莊、於昌俊、昌俊大悦、一説曰、景時譖義經、而其言被聽、昌俊為人剛、常不屈景時、景時忌之、故推擧之以充撃義經之使、其意謂彼必為義經所殺、然則義經罪重而遂不免、一擧而殺敵、小敵共滅、而我高枕而臥而已、庚申、権中納言藤經房兼大宰權帥、經房其性質直、不阿諛時勢、平氏滅後、公卿百官皆遣使鎌倉賀頼朝、且諂之、經房獨自若、嘗平氏專權時、亦然矣、擧世稱其鯁直、頼朝聞之、感其志操、毎有上言之事、皆就經房奏之、而屢推擧之、壬戌、源義經請法皇奏曰、前備前守源行家與頼朝有隙、頼朝圖殺行家、行家聞之、以為有何罪濫殺叔父乎、故結恨謀叛、

義經強奏

法皇詔公卿議義經奏請之事

臣屢諫止之、不聽、臣亦為頼朝所疑、不知其罪為何故也、臣平西海而策大功、頼朝忘其功賞、剥沒收領邑、且欲殺臣、無所遁難、故結黨行家、欲攻鎌倉、伏冀賜討頼朝之官符、若不許、則臣與行家共自刑、塗血於闕下而已、法皇曰、汝何為親族兄弟相爭乎、汝能可宥行家之憤、義經屢請不止、強奏曰、臣諭行家不聽、臣亦既同謀、則不可變之、且聞東兵既發、則徃待之美濃墨股之邊、抜一箭而死耳、高階泰經具陳之、法皇驚而制止之、丙寅、法皇詔公卿議義經奏請之事、未決、使高階泰經問右大臣藤兼實、兼實對曰、凡

藤兼實奏議

追討宣旨者、若有罪犯八虐、敵於朝家之人、則賜兵士誅之、頼朝若有罪、則何特議之乎、若無罪而討之、臣不知其理也、曽平氏及義仲皆強請宣旨而賜之、自是而後、天下亂逆大起、今為避當時之難、被許其請者、唯在聖斷耳、臣等何叨議之、泰經曰、頼朝之罪過、義經之奏請、皆上之所不知者也、今公若有此議奏之、則上以公為扶持頼朝者乎、且徃歳西国賜討頼朝之宣旨、然頼朝至今不怨之、何慮之有、公熟思之、兼實曰、僕議朝家之大事、未嘗有挾私意者也、僕雖不肖、常以忠誠為勤、短慮所及、不憚時譏、吐露情

實、伏其理之所在耳、僕何為挾彼害此、而置私意於其間乎、伏顧當初義經奏請之時、暫喩戒之、而按問頼朝、而若乃義經無罪、依讒被戮、則可憐之、義經固有罪、召彼於鎌倉、可議定其刑、然頼朝濫殺義經於都下、不憚朝憲、則彼之過也、以此言喩頼朝、而頼朝猶有違勅之事、速下官符討之可也、今沬辨彼是之罪状、而若討無罪、則僕何同其議乎、義經奏請數矣、此討已晩、如今之詔旨、暫為避彼等之暴亂、可下宣旨、則僕何論之乎、故謂此議唯在聖慮也、卿以徃歳宣旨為一例、僕之所慮者不然矣、僕今倉卒議之、則

兼實嘆頼朝兄弟相鬩滅天倫

義經詰問昌俊

後来朝家之難未可知矣故不能奏定議泰經唯々而去兼實嘆曰凡今之朝議多皆如此不論理之正邪唯從時勢耳天下大經大法何得立乎如頼朝忽義經之大功將濫殺之況他無功子弟乎頼朝之忍可知矣義經亦強請追討宣旨欲殺其兄俱是失其人理滅其天倫嗚呼国難容言焉是日土佐房昌俊潜入京師義經輕之遣使召昌俊昌俊報曰某欲詣七大寺齋居故不拜公事也竟事之後往謁矣而不往義經怒使武藏房辨慶召之辨慶即往強以昌俊歸義經詰昌俊曰汝之来也非詣七大寺乃圖殺我也昌俊陳謝曰何有其事乎臣曾住南都數年来軍事無暇今遭大平之日故為詣七大寺暫来京師齋居及歸欲拜

昌俊襲義經

公事故不詣也義經曰汝言皆偽我豈信之乎昌俊謝曰不然公回疑之則請献盟辭而即書誓神之辭七篇燒其一篇和水飲之以為之盟義經雖不信之而以献其盟辭放還之昌俊歸寓居以為今我雖書盟辭百篇豈違二品公之命乎即與從士謀攻義經夜闌昌俊襲義經六條堀川之第今夜義經家士無宿直者義經既卧而心驚即起謂其妾静曰我心驚不寐我意是必任僧昌俊襲攻我也彼雖書盟辭我不信之静即出鎧冑着義經而與起士卒以抹馬未果昌俊率數十騎来襲之義經跨馬開門突出罵曰

賜義經討頼朝之官符

今日本國中不論晝軍夜戰孰有敵義經者乎而放矢立斃數人少焉佐藤忠信伊勢能盛源廣綱辨慶等聞變馳来力戰行家亦来救之昌俊遂敗走義經從士追之不及義經即朝法皇之宮奏之且請官符若不賜之則欲赴西海其意氣揚々太猛法皇大懼丁卯法皇召左大臣藤經宗内大臣藤實定等議義經之奏大藏卿高階泰經尊左祖義經群議未決經宗曰今都下警衛之士獨有義經若彼以無勅許為怨而暴亂都下誰拒之乎先賜宣旨使彼心安而馳使陳謝頼朝可也於是勅藏人頭藤光雅賜討頼朝

能保時在鎌倉

頼朝落慶南堂

義經殺僧昌俊

頼朝發鎌倉土肥實平為先鋒

之官符於義經右馬頭藤能保留守者馳使鎌倉告昌俊為義經所破且賜宣旨於義經之事又伊勢守須藤經俊馳旅告曰義經促近国之兵攻經俊之館其勢難拒之癸酉頼朝落慶南堂號勝長壽院以僧正公顯為導師供養之乙亥義經從士搜索士佐房昌俊獲之鞍馬山義經自按問昌俊其詞不屈義經感其志欲赦之昌俊曰某既委命二品其事不遂何蒙赦乎義經遂殺之昌俊曽敗伊豆通志於頼朝及頼朝之起賜雁文旗為部將戊寅頼朝發鎌倉士肥實平為先鋒千葉常胤為後拒令曰東海道群士可從麾下東山北陸兩道武士可来會美濃近江之間兼實記曰洛中巷説紛々或曰東国武士有怨於頼朝者適志於義經行家奥州秀衡亦以舊好為義經

法皇遣藤泰經與兼實議時変之事

援勢、法皇亦忌頼朝之權威、有倚賴義經之意、高泰經勧成之、行家遣其子僧慶俊說近江群士、法皇諭行家勢滅、密賜甲冑、然江州兵不應焉、或曰、平氏雖滅、頼朝苛酷過於泰始皇、故含恨者不少、洛人恟々皆謂、今般天下悉陷塗炭、而逃匿山林、運藏資財、或曰、義經從士勸義經曰、宜挾法皇赴鎭西、義經密奏其趣、法皇不許、或曰、義經謂、事急則可奉法皇且悉率洛中貴賤而西奔、因是上下不敢安心、又曰、法皇遣泰經與兼實議曰、既賜宣旨於義經・行家、暫安洛中之變、然此事可有後難、欲遣使陳謝頼朝、然義經等知之、則變逆起乎、如何、兼實曰、事既晩矣、已賜宣旨、則頼朝不可信之、兼實問曰、抑賜宣旨於義經誰人之所決哉、泰經曰、左大臣經宗為之、兼實嘆息不止、泰經密語曰、法皇即位、有保元之乱、爾來兵乱不止、法皇且歎且恥、謂天下之事無大小不可預聽焉、兼實曰、法皇不聽政、則誰人代幼主治国家、法皇猶云爾、則群臣豈願預乱世之政哉、泰經曰、唯願閣下不可棄朝廷、然則国家安穩可待耳、○

十一月庚辰朔、頼朝到駿河、留滯黄瀬河、義經行家

法皇以義經為九国地頭、行家為四国地頭

義經獻使奏言而出洛

等揚言、稱可奉法皇而赴西海、而下令畿外諸國聚兵、士皆不服、故請賜院廳下文、指揮南海四海之軍士、法皇不得止、以義經為九州地頭、行家為四國地頭、賜廳宣義經等命、判官藤知實賚冊、壬午、義經行家獻使者奏法皇曰、臣義經等平定逆賊、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頼朝忘臣大功、欲討臣等、臣等憚王城之騷動、不忍苦都下之人民、故避東兵不戰而赴西海、身既着戎衣、不及詣闕辭見、於是義經行家出洛、前中將平時實・侍從藤良成、良成或作九條、大藏卿長成子、義經同母弟、右衛門尉源有綱、伊豆守仲綱子、為義經之壻、堀景光・佐藤忠信・片岡

伊勢義盛帰郷急襲須藤經俊、逆敗死

多田行綱豊島高頼等聞義經亡、抗塞其前途

為春・辨慶等二百餘騎從之、先是、伊勢義盛告暇於義經曰、臣有故將帰郷、聊下向西海之役、臣亦不日而往、待耳、於是到伊勢国、聚兵、急襲須藤經俊之館、經俊令国中之士卒拒之、然義盛敗、入鈴鹿山、經俊追擊之、然盛遂自殺、按、盛衰記、伊勢盛姓大江、伊勢国人也、曾坐殺其姑夫被誅、後挑微逃行東国、住上野、甲申、攝津人多田行綱及豊島高頼・大田頼基聞義經行家之逃西海、出兵千滿抗塞其前途、義經等襲擊破之、乙酉、義經行家等到大物濱、高頼及藤範資率兵追之、義經等乘舟欲向豊後、時疾風遽起、檣傾楫碎、軍士多沒、義經乘小舟到住吉浦、而與行家相離、從兵皆逃散、有綱・景光・辨慶及靜女四人從義經、今夜義經潛身於天王寺、遣藤範資、着範季

黜藤經房、削義經行家官

于罪、為南家儒胤、頗好武勇、且與源範頼為姻戚、故此時範頼家士有留京師者、範實擁之、催兵應高頼、不及告範季、追義經、欲以立戰功、一說曰、義經及與頼朝有隙、偕方惟義偶在京、義經密招之請為己援、惟義請曰、豬池隆直、我宿讐也、斬之則隨命、義經乃召隆直梟首、惟義悦、屬義經、義經欲假彼勢赴豊後、以平九州、故惟義與義經、逮船於大物浦、遭暴風而離散、詔、權中納言藤經房削義經・行家官、而下院宣於畿内近國諸司、搜索義經行家、洛人逃匿邊鄙者皆帰家、丙戌、頼朝在黄瀬河、聞法皇賜院宣於義經・行家、以義經為九州總督、行家為四國總督、恚之、使大和守源重弘・一品房昌寛入洛、恐法皇、法皇大驚、己丑、頼朝聞義經行家等遁洛、自黄瀬河帰鎌倉、庚寅、法皇聞頼朝憤陶、大懼、詔

皇威之衰朝憲之廢莫加此時矣

頼朝沒收河越頼重領邑

中原廣元使頼朝奏請國衙莊園置守護地頭

權中納言藤經房賜院宣於畿內近國國司討義經行家（洛人謂曰昨日賜官宣於兩將以討頼朝今日賜院宣於頼朝以誅兩將朝替暮變恰如浮雲聚散嗚呼皇威之衰朝憲之廢矣舉世皆嘆右大臣兼實先日意見頼朝亦傳聞之嘆實殊甚法皇平生不滿於兼實至此每事依頼兼實攝政基通不悅）辛卯頼朝沒收河越重頼及其壻下河邊政義領邑以連坐義經之事也而以重頼所領之伊勢香取郡賜大井實春其餘領邑使重頼之老母食之因幡前司中原廣元告頼朝曰世既澆季凶惡得秋叛逆之輩更不可斷屢發東軍則民煩國費不可勝計早奏請令武士補國衙莊園之守護地頭職則群國各有兵鎮不及發東士天下之

高階泰經遣使鎌倉呈狀陳謝

頼朝指泰經爲天魔

事定矣頼朝曰善甲午高階泰經畏黨義經得罪於頼朝遣使於鎌倉呈狀陳謝使者懼而不到營先入藤能保寓居呈狀頼朝曰義經行家之謀叛偏是天魔之邪祟也彼等強請宣旨欲有朝家之難故法皇不得已固是非叡慮之與也非微臣左袒彼也閣下幸察焉頼朝報曰凡天魔者爲佛法之妨致人倫之煩頼朝曾降伏之而復政務於辟今非叡慮而漫賜官宣於凶徒彼輩未被捕則諸國衰弊人民滅亡乎所謂日本第一大天魔者非足下而誰哉丙申義經逃入吉野山僧徒聞之搜索山林而獲一女于藤尾

義經逃入吉野靜女被獲于山僧

坂僧徒詰之答曰義經之妾靜女也義經自大物濱逃入此山聞僧徒之起微服潛行以所裹之金銀授妾使一卒從之而別去彼卒奪金銀捨我山中而去於是僧徒捕之而猶搜索義經義經凌山路之深雪逃入多武峰匿藤室十字房十字房厚遇之而謂義經曰此地寺院不廣住侶不多恐有後難十津河者山深路險人馬不通有便潛身乎義經悅之而逃十津河十字房使惡僧八人送之曰道德行德拾悟拾惲樂達樂圓文妙文實（一說曰佐藤忠信從義經于吉野山僧徒起兵急逼義經欲自殺忠信諫止之曰屋島之役臣兄嗣信委命于君臣請賜君鎧冑留拒僧徒戰死耳君乘其間宜逃去義

佐藤忠信獨留拒僧兵義經得間逃走

捕平時實

豐明宴源雅行藤定家鬪諍

經感其志曰我豈捨汝去乎忠信強請之義經不得止脫鎧冑分其從兵授之忠信而微服逃深山忠信獨留自稱義經放矢多斃僧徒僧徒不能進其矢既盡忠信與從兵並鋒進與僧徒戰從兵皆死忠信登岡呼曰九郎判官既去矣我是其從者佐藤忠信也汝等見勇士之死矣而脫鎧冑拔刀佯爲自殺跳入深谷起嶺逃之京師僧徒怒追之不及）已亥捕讃岐中將平時實時實不赴配所潛在京從義經而西遭風離散至此獲之甲辰北條時政帥兵入洛守京師搜索義經行家等且捕平氏餘類是日賜宣旨於頼朝捕義經行家今夜豐明宴少將源雅行侍從藤定家鬪諍雅行嘲定家定家怒投脂燭打雅行面勅除定家籍（傳稱定家被勅責蟄居俊成獻倭歌悲之由是蒙息免）丙午時政就權中納言藤經房奏

時政奏請諸国置守護地頭

守護地頭職掌之解

頼朝奏請按撿義經行家之黨且奏公卿改官之事

法皇請五畿七道諸國置守護地頭而不論權門勢家之所領課兵粮米法皇以其所請過分而無先例猶豫不決時政奏曰我朝古来多朝敵未聞如清盛者也然以頼朝之大功悉平之而復政務於陛下豈非忠勤乎今為守護國邑安撫人民故請此兩職何無詔許乎法皇不得止遂許之（按国衙荘園有国司領家頼朝奏請初置守護地頭掌国衙者曰国司領護之者曰守護領荘園者曰領家巡按之者曰地頭據後漢書所謂地頭錢雖有此名自是国司領家日弱守護地頭日強天下悉為武家之有）戊申時政以詔許之旨告頼朝頼朝即使雜色令東海道置郵傳（洛日之傳馬）定驛路之法而不論權門勢家之所領課徃来之兵粮（吉野僧從送静女于京師告北條時政時政按問之）〇十二月庚戌朔乙卯頼朝奏法皇請按撿義經行家之黨且奏公卿以下改官之事曰右大臣藤兼實可賜内覽宣旨但於氏長者則暫可如元而兼實宜與内大臣藤實定權大納言藤實房藤宗家藤忠親權中納言藤實家藤通親藤經房參議藤雅長藤兼光等議奏朝務藤光雅小槻隆職預追討宣旨之事今當草創之世不吉也以藤光長藤兼忠為職事以小槻廣房為左大史可也可以權中納言藤朝方復院厩別當藤宗頼任大藏卿藤親經為辨官藤公佐任右馬頭而可使

頼朝奏請解平宗親高階泰經等十一人官爵

頼朝寄右大臣藤兼實書

右大臣領伊豫國内大臣領越前國藤定家領石見國藤光隆領越中國藤實家領美作國藤通親領因幡國藤雅長領近江國藤光長領和泉國藤兼忠領陸奥國而豊後國者可賜臣頼朝何者豊後國司及國人等與行家義經結黨者多臣請領國務而可按撿凶徒平親宗高階泰經藤經仲藤光雅藤頼經藤業忠小槻隆職及撿非違使信盛信實時成章綱等皆與凶徒可削官爵其餘闕官可擇其器量而被任之又寄書于右大臣藤兼實曰數年来平氏凶徒不服君命縱致暴惡世人之所見知也頼朝曾為伊豆國之流人雖不得請闕下而竊以朝家之難為憂聚蜂起之兵討梟惡之黨帝運不窮勲功不空悉平定之素懷既遂朝野交歡然畿外十ヶ國之軍士猶剽掠民庶西鎮四國平氏之餘孽亦未盡矣故遣巡撿使久經國平二人鎮之猶恐有私令皆奏請院宣剽掠遂止若乃種直隆直種遠秀遠之所領者以為沒官之地猶私不沙汰之況其餘不有不奉院宣者也聞嘗有詔任義經於九州任行家於四國未辨其来由頼朝有何尤乎彼輩各自憑其柄企狂悖之謀天譴難遁風浪覆舩黨類皆亡誠非人力之所及是受

神明之罰者也彼二人苟免齋所逃隱未捜索之間諸國紛擾土民或値遇凶徒或寓事于斯動謀作亂不為之備悔無益矣故今頼朝奏請諸國莊園置守護地頭職然正税國役本家雜事皆不可違先例若地頭等有對捍驕惰之事則可從法罪之頼朝非敢為利財用專國務唯覃思於國家之治平而已即寄奏議於權中納言藤經房使之傳奏頼朝伏顧方今天下草創之時也公為股肱之任宜總裁國家之事由道因理被究行淵源伏請勿猶豫壬戌守佐奉幣使散位和氣想家到播磨國明石驛為武士被刧而

頼朝使後藤基清誅平忠房

詔削高階泰經中原信康等五人官爵

棄神寶逃歸洛者未曾有如此之事癸亥頼朝獻絹八十匹布十端馬二十匹於法皇衆皆謂甚輕薄也其意侮法皇也丙寅頼朝使後藤基清誅平忠房於近江野路初忠房逃潜浦到熊野潜居湯浅宗重家別當湛増聞之起兵欲捕忠房宗重擁城拒之城險不陷湛増告頼朝頼朝使人喩宗重曰頼朝曾受小松内府之恩願而被宥死罪故其諸子降者皆宥之不降者誅之今我藏忠房于家而以天下為敵縦然守城歴一二年而遂可陥耳何早不喩忠房使之降乎宗重從之即納忠房送之鎌倉頼朝詐語忠房述舊恩之事而使之帰洛遂殺之於此丁卯詔削大藏卿高階泰經右馬頭高階經仲侍從藤能成越前守高階高經少内記中原信康之官爵丙子右大臣藤兼實寄書於權中納言藤經房示頼

藤兼實復藤經房奏頼朝之状

朝權分為二禍亂之原

朝之状使之奏法皇曰聞頼朝上奏議所寄兼實之書其事相同我甚惑之今雖未下詔而欲就卿謝之凡此議不可者三兼實以不肖之身當重職之任不知何由有斯擧也頼朝所謂方今天下草創可究政道之淵源然則鎮亂致治而可也伏顧如頼朝之所奏以内覧之職為二人恐其階之招禍想夫醍醐帝者中古之聖主也然以菅右相之事為失朝權分為二之故也鳥羽法皇者近代之明君也以宇治左府為寵臣亦有兩權保元以來之亂逆自是始矣由是觀之則今以内覧為二人欲致治而求乱者也譬猶

加薪求焰滅攪水期流清

加薪求焰滅攪水期流清乎是其一也凡王政者酌古量今繼絶興廢而以塞禍亂之源為末世人皆忌延喜仁平之例今又以其例遺後代則繼踵不絶可謂亾國之基也是其二也且夫天子之文書先使委任大臣覧焉謂之内覧若乃幼主而輔翼之臣代君南面攝天子之政別置内覧之臣則使攝政之文書覧之是攝政與内覧之人殆似有君臣之禮加之叙位除目官奏者於攝政直廬行之若内覧二人相分則又是行之其直廬乎故自古未有此例縦雖無例而當理合禮則其法可行之今不當理不合禮而恣

後代之禍亂行無例之新儀乎是其三也今以三可者豈為臣一人榮乎凡頃年武士奏請之事多是不論其是非而行之後必有悔唯喩賴朝以臣所以固辭則何害之有經房見其書告兼實曰賴朝所奏之賞罰悉不可稱歡慮然不被狂行之則賴朝猶有憤乎今以公之所辭奏達之則詔旨亦然矣如何兼實曰此事若宥刑抑賞可違奏請之旨蒙恩者自辭之何可煩上乎若賴朝挾欝恨者在愚臣耳經房奏之法皇曰此儀何論先例之有無乎武臣在東閫恣行任官解官亦有先例歟不得容一言於其間唯從彼

勅藤兼實賜內覽宣旨

奏請可也攝政基通見賴朝之奏議密奏法皇曰此奏議以兼實為內覽之職臣雖在攝政之任而不可行此宣旨之事陛下直傳宣上卿而可也法皇曰如彼奏則以內覽為二人卿莫疑之於是法皇謂賴朝推薦兼實如義仲於基房故疑兼實戊寅勅右大臣藤兼實賜內覽宣旨大外記清原賴業等捧宣旨來於兼實第示之曰昨夜下宣兼實不受曰某有所辭且去歲上辭官表未有詔許何拜受此宣旨乎若強賜之則在明年可也賴業等退（先是藤兼實欲辭謝內覽之事請法皇之宮欲奏之法皇誡近臣曰兼實來則勿傳其奏故侍從諸臣皆避不遇兼實聊厭少焉會藤定長之朝

兼實辭奏

兼實使之奏定長奏之出而傳宣曰賴朝之所請不可違之既命五位職事下宣之足下何言之乎兼實重奏曰臣伏顧非詔旨而受重職者臣豈敢乎唯恐陛下以愚臣為通信東關內求權臣之媚外表謙退之詞為疑乎臣深懸之臣雖不肖而未曾有私計公事者也定長又奏之法皇篤定長不伏之言兼實大濯而謁法皇寵妾丹後局語曰治承三年以來武權倫奪君威恣行朝務由是天下之貴賤唯恐其權不屑君命小臣獨守朝憲不媚權威今叨依詔臣之言偏被顧衣倚之從進而懼之退則恥之有情之人耳察臣心乎天道神明乎當時一旦之詐謗何受之有是夜藏人少輔藤親經依法皇之命傳宣兼實曰任官解官之事詔攝政基通行之然辞之卿其行之兼實陳謝曰今有攝政之人臣何行之乎若為上卿可候陳座歟然臣曾上表辞官未有下詔疑是傳宣之誤乎臣恐之）參議平親宗左大史小槻隆職刑部卿藤賴經左衛門少尉藤知康撿非違使藤信盛中原信貞左馬權頭平業忠兵庫頭

平親宗小槻隆職藤賴經藤知康藤信盛中原信貞

平業忠藤範綱等坐黨義經削官

藤範綱等坐黨義經行家之事削官貶高階泰綱于伊豆藤賴經于安房藏人頭源雅賢任參議右中辨藤行隆轉右大辨右大辨藤光雅止藏人頭權右中辨藤光長（為隆之猶光房子也）轉左中辨權右中辨源兼忠（雅頼次男）轉右中辨並補藏人頭左少辨平基親轉權右中辨右少辨藤定長轉左少辨藏人藤親經任右少辨日向守小槻廣房任左大史前伯耆守藤宗賴任大藏卿侍從藤公佐任右馬頭藤長房（光長子）任和泉守藤業宗（雅頼）任陸奥守藤雅經（雅長子）任近江守藤家隆（光隆子）任越中守源通具（通親子）任因幡守源季長（兼實

時政按捕宗盛遺孽并女子及維盛子六代又捕平盛久

役者任伊豫守藤公明實宗任美作守此任国皆從朝之所奏請然公卿不兼任国皆以其子代之唯兼實以家司任之○是月時政在洛按捕平氏之遺孽而獲宗盛幼子二人通盛子一人誅之又捕主馬判官平盛久於清水坂維盛子六代歲十三從其母潜在大覺寺北菖蒲谷時政聞之行捜索之有一僧房聞兒女之聲時政使人窺其牆見揪呼弄狗兒時政以為六代之所居使騎兵圍之命一吏告曰聞故平羽林之令嗣在此鎌倉公使北條時政迎之其母聞之大驚齎藤宗貞及弟宗光欲使六代及其母逃去以圍難解不能脫矣時政屢促之宗貞等不

僧文覺請宥六代死

得已遂奉六代而出從時政到六波羅其母慟哭不及焉六代乳母悲其別欲狂或人告曰高雄僧文覺者頼朝之所善也頃日欲以名家之子為其弟子汝盍與之計乎乳母喜到高雄哭泣乞文覺文覺憐之往時政家問曰卿獲維盛之子乎時政答曰某奉鎌倉公命捜索平氏遺族特命曰六代者平氏正嫡也宜速索之故頃日按捕不得之偶有来告者獲之文覺請見之時政開房戸見之六代俛首垂涙其容貌大麗文覺深憐之請時政曰此子可憐也我令弟子之鎌倉欲請源二品宥其死卿為我剋二十日待之我

文覺使弟子之鎌倉請赦六代畢

往年為二品入福原密請院宣渡富士大井之河流將溺死超宇都高志之險將餓倒不避如此之辛艱令二品之指揮天下者非我力乎故曾約我所請者不背之二品無違我言則何不許之乎二品若違約則我斷食死而為祟耳宗貞宗光等侍六代之側聞文覺之因請而大悅留到大覺寺告六代之母々喜曰我曾祈長谷寺産此子故常念觀音祈其福唯願佛力之猶有驗文覺到菖蒲谷爭彼乳母相約曰我若得請六代之罪則必為我弟子耳乳母深謝之文覺即令弟子之鎌倉請頼朝曰維盛令嗣六代者某

時政令監吏携六代出洛

曾約為弟子其族雖誅矣彼亦不可免然年猶幼雖不誅之而何害之有且又公往年受彼祖内府之渥恩何無其報乎頼朝曰彼為平氏嫡子今雖年幼奈後患何使僧屢請不已二十日之期約既過故時政令監吏携六代出洛其母及乳母聞之哀慕猶深宗貞宗光滂泣從六代既到駿河國千本松原監吏謂宗貞等曰鎌倉既近卿等帰去矣宗貞宗光泣曰我君果可被誅於此地乎慟哭吞聲少焉對曰維盛遺命託孤於臣等故未嘗一日離其傍今臨終不侍之乎伏請許之監吏曰時政依二品之命獲貴族遺孽

文覺使僧以宥六代狀疾馳到刑所

即日誅之今如此君以有文覺之請待其使之歸約期既過未有音信時政雖不忍害此君鎌倉之嚴命無監卿等能喩之使其臨終六代聞其言點頭就席監吏猶憐之躊躇未果從士亦垂涙惜之無取刄者時頼朝依文覺使僧之固請不能塞之作宥六代死狀賜文覺使僧速使一奴先馳馬到洛其奴及駿河有土人相語曰悲哉六代既被誅於千本松原奴聞之急馳馬望松原遥見騎士之聚而以馬蹄之疾尚為遲頻招之猶慮不達把笠招之監吏見之以為文覺之使也言未畢奴馳馬來以頼朝之狀呈監吏監吏

披之示從士有喜色使僧繼來大悅即携六代歸洛監吏贈鞍馬於宗貞宗光賀之宗貞等欣然謝其恩過從六代而去六代直到大覺寺之舊居門閉無所曾弄之狗掉尾迎之六代怪而超牆入室尋其母室中無人六代泣謂宗貞等曰我幸免歸者以有母之故也此居無人我想母之不堪悲而墮命也乎若然則我何以免為幸乎宗貞等驚馳問土人土人曰其夫人詣長谷寺宗光即到長谷寺夫人及乳母在堂上宗光告之夫人馳歸見六代相歡相泣曰我祈佛之心遂矣既而六代入高雄山文覺憐愛之後祝髮

髑髏丘

號妙覺（長門平家物語曰平經正有遺子其母者鵜飼中納言伊實女也潛在仁和寺邊時政聞之按捕其兒殺之其母不堪悲為尼抱兒骸於懷中為丐人來往難波土人問之不答唯念佛名故不知何人叫只獨髑尼逆投海邊播下而死按盛衰記謂是直衡遺子而其母者藤成範女也未知何是）故小松內府平重盛庶子宗實為左大臣藤經宗之猶子經宗遣使於鎌倉請宥其死罪頼朝許之是年頼朝選勇士分監西海二十六州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一　終

文治二年
持遠文覺同族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二 自文治二年至同四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糸山觀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後鳥羽天皇三

丙午文治二年（去年先帝沒於海、驍壘皈洛、東西一無實、代基通攝政、然軍國重事悉出自鐮倉、朝廷僅存耳）春正月壬午、從二位源賴朝詣鶴岡八幡宮。是日賴朝令千葉胤賴與父常胤相對。常胤六位、胤賴為五品故也。（胤賴曾筮仕洛陽、不諛平氏之權、依遠藤持遠之推挙、仕上西門院、叙從五位下。文覺配伊豆、以下胤賴與持遠相善、故胤賴伴文覺到蛭島、及賴朝起兵、胤賴先屬賴朝、賴朝以為大功。）甲申、不行叙位。基通以兼實業內覽、宣故獨不能行之於直廬、兼實不攝政、故不能斷叙位之儀、是以其儀止。

賴朝與左大臣經宗和睦
經宗陳謝於賴朝詞

丙申、賴朝與左大臣藤經宗和睦。去冬義經行家賜討賴朝之宣者、高泰經奏之、經宗成之、故賴朝憤之。然以為貴臣、故唯罪泰經耳。經宗懼而不安、上表辭官、且遣使於鎌倉陳謝曰、凶徒無為出洛、帝闕安穩、故許其所請、唯是一時奇計耳、不敢阿黨彼、何為坐不義之罪哉。賴朝不答、使者留鎌倉踰年、至此賴朝怒解、令使者皈洛、經宗官職如元。○二月庚戌、賴朝上書曰、前對馬守藤親

賴朝上書推挙諸功臣
賴朝感中原廣元有知計賜賞之
賴朝推挙藤兼實於攝政長

光西海之役、謹奉詔旨、不從平氏、且經營八幡宮以下六千餘社、祈天下之太平、匪啻有志於關東、乃是朝家之功臣也。宜被還任其國。散位源邦業宜任下總國司。太郎藤季光者、太宰權帥季仲孫、而心操平穩、宜任豐後國司。臣從者在遠國、多任顯官者、臣太有懼、皆可止其官。就中納言藤經房奏之。乙卯、賴朝賜肥後國山本莊於因幡前司中原廣元、議義經行家叛逆之事、其所言始終符合、賴朝感其有知計賞之。丙子、賴朝上書、推挙藤兼實於攝政職、且依諸國領家之請、命時政下令、五畿七道諸國莊園免

賴朝為六十六州總追捕使
武田信義病死
賴朝上書

除兵粮米。○三月己卯朔、詔賴朝為六十六州總追捕使、而諸國各置地頭職。北條時政任七州地頭職。時政憂庶民久遭離亂廢農業、而屢辭之。丁亥、武田信義病死、年五十九。（信義依子忠賴之叛、為賴朝被責而憂悒在家、於是病死。）賴朝上書曰、自治承四年至文治元年、天下離亂、諸國士民皆從官兵之役、怠農業之勤、東關特甚。臣所領之相摸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諸國、去歲以往貢稅悉赦之、而自今年隨各國之土宜、不可使怠於其賦稅。豈啻九國乎、諸國皆宜賜此宣旨。制曰可。辛丑、北條時政奏請歸東關、法皇不許、

時政廉直、法皇賞之、不許帰関東

頼朝附延朗上人篠村莊

藤能保繼時政而守京師

曰汝帰東関、以都下之事欲属何人乎、時政憑權中納言藤經房奏曰、二品頼朝所議奏皆有勅許、小臣欲早皈而反命、以天王寺御幸及都下守衛故、多留武士、且又左馬頭能保、宜指揮之、〔時政在洛踰年、公平無私、法皇賞其廉直、都人皆称美之〕甲辰、頼朝以丹波國篠村莊附谷堂延朗上人、〔延朗者、對馬守源義親孫而義信子也、先是義經強之、不得已而受、然不課税、先免三年租、後或有以輸者、朗曰、吾民之中若唱一萬佛名、免一石之租、以故民家殷富、戴朗恩恵、及義經既没、朗辞之、頼朝以其親族故、授之如故〕乙巳、北條時政皈鎌倉、留傔仗北條時定等、群士三十餘人、属藤能保守京師、能保威權稍盛 ○夏四月戊申朔、辛亥、前

頼朝以長信連為以仁王盡忠賜賞

藤頼輔逝、善蹴鞠

頼朝與政子詣鶴岡、令静女唱曲

右兵衛尉長信連来鎌倉、頼朝聞信連嘗為以仁王盡忠、感其勇功、諭土肥實平、賜安藝國撿非違使領、又授能登大屋莊、〔頼朝以由利氏之寡婦妻信連、俗伝信連之後裔称長氏、今猶在能登国〕壬子、從三位藤頼輔逝、〔頼輔蹴鞠之藝獨歩當時、其子頼經亦為上足、頼經長子宗長號難波、次男雅經號飛鳥井、両流累世傳蹴鞠之藝、雅經兼能倭歌、頼輔鼻太高、嘗為豊後国司、世人称之曰鼻豊後〕乙卯、頼朝與平夫人政子詣鶴岡、夫人聞静女舞曲之藝為天下妙手、請見之、頼朝屢召之、静女固辞、以沈憂而不從、夫人頻勧之、静女不得止、舞於宮前、工藤祐經撃鼓、畠山重忠打銅拍子、静女唱曲曰、芳野山深、飛雪片々、良人不皈、憂心戀々、彼

繰賤婦緒環可轉、吁今匪昔、如何可變、其歌舞三疊、人皆以為壮観、頼朝怒曰、彼今歌舞於靈宮之庭、可祝関東之萬歳、不憚吾所聞、而何以慕逆徒義經為曲乎、夫人為説頼朝曰、閤下曾為流人在豆州、妾不從父心、跋険路、凌夜雨、從君於山中、後石橋之厄、妾獨留伊豆山、不知君之存亡、日夜銷魂、想其静女之愁亦然矣、彼若忘豫州多年之恩、不慕之、則非貞女之操也、今託形外之風情、吐動中之露膽、閤下宜賞之、何怒之乎、頼朝憤解矣、而纏頭静賞之、庚申、北條時政皈鎌倉、告京畿形勢、其中數件、有摂籙家領之

北條時政告京師形勢及摂籙家領之事

法皇密幸小原、訪建禮門院

事曰、初仁安年中、基實薨、基通幼、基房摂政、然淨海令基通継母平盛子〔淨海女、称白河殿是也〕押領藤氏采邑、唯附氏寺社領於基房、及基通長而受盛子譲、傳領之、故兼實雖摂政、不能得家領、基通以為私領云云、頼朝聴之曰、是成於平氏邪謀、不可為定例、乃遺書於藤經房曰、攝家累代領地、可為新攝政〔兼實〕沙汰、而分忠實附属高陽女院之五十餘莊、可為前攝政〔基通〕領也、經房奏之、基通不肯、法皇猶憐基通、故猶豫未決、法皇密幸小原、訪建禮門女院、内太臣藤實定、權大納言藤兼雅等從之、及小原柴門鎖矣、法皇使人叩

薩纏敝衣也

老尼答天部其書太有由

之有一老尼著藍縷衣出開門法皇問曰女院何在尼對曰山中採薪法皇曰無侍婢之役事乎果何至此乎尼曰佛説有過去現在未来故所謂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将来由是觀之女院曽依過去修福之功生為天下之國母然以持戒不勤遂沈此憂女院能悟此業縁自往山中摘供佛之花汲閼伽之水日夜無怠不以為煩想未来之因縁何為賎役乎法皇聞老尼之言以其體憔悴太陋而其辭有由怪之問曰汝何為者而有斯言乎尼俯伏不對法皇屢問之尼泣曰嗚呼衰哉今頻有天詔不得不

女院携花一尼提束薪帰自山

法皇問清原深養父舊蹤

言也賎尼者故少納言入道藤信西女阿波内侍（法皇乳母紀伊二位所生也一説信西孫而貞憲女也）昔日侍御前今形容枯槁而至比法皇聞之大驚垂涙於是法皇入室少焉法皇見一尼携花籠一尼提束薪下山逶迤不進而問老尼尼對曰携花者女院也提薪者藤邦綱之女平重衡之妾也法皇慨嘆老尼即起座上山把女院所携之籠扶之而下女院謁法皇嗚咽不已共談往事日已暮矣法皇還宮是日法皇略過補陀落寺問清原深養父舊蹤（長門平家物語曰初女院移居小原其所役之尼五人曰輔内侍曰大納言局曰平時忠季女曰藤伊實女曰阿波内侍）頼朝寄書於陸奥守藤秀衡

頼朝寄陸奥守藤秀衡書

頼朝呈議奏公卿書

曰卿者為奥州六郡之長我者東海道之總管也路遠地隔通信不易卿所獻朝廷之貢馬貢金我可傳進之是詔旨也卿莫訝焉秀衡報書順其旨　丁丑頼朝作書呈摂政兼實及内大臣藤實定等議奏公卿曰凡天下政道依群卿之議奏各無私無諱宜辨心衷以忖度之頼朝為武臣唯以軍旅之事為業未習萬機之政况又非其任乎群卿各不相隠審議朝務可也縦然有勅宣院宣不便政事則宜覆奏之若乃思而不言非忠臣之禮况頼朝所奏乎唯可辨折正理而裁成之　○　五月戊寅朔庚辰頼朝止出雲國杵

畿中群盗蜂起命頼朝而消之

命藤經房報頼朝書

築大社總撿校職出雲則房以出雲資忠代之（杵築社家傳曰大社總撿校職自古累世出雲氏為國造者補之至出雲孝房相續不闕有中原資忠者頗有武功偽稱出雲姓到鎌倉請頼朝代孝房得補撿校職云々又曰文治元年十一月應宜以出雲孝房為國造云々東鑑所謂則房當作孝房自是國造與總撿校職暫分為兩家）　丁亥洛中群盗蜂起法皇詔權中納言藤經房寄書頼朝而鎖之洛中流言前摂政藤基通憤止其職密與義經行家等凶徒謀使群盗夜襲摂政兼實之家法皇召左馬頭藤能保詔曰基通者朕素所懇遇也今遭流言恐蒙無實之罪也汝能諭頼朝而莫使彼辱其身又令經房報書頼朝曰摂籙家領之事基通既罷職且分其

搜捕義經不獲、獲其母常盤、搆問之

足利義兼和田義盛背本所之令不貢賦税

勸學院衆賀兼實拜攝政職

家領、則不堪憫惻。基房在職時、亦不過氏長者領。而累代所領者、基通管之。況其新攝政受皇嘉門院領、則用度亦不乏。非基房之比。然猶有所思、則不憚叡慮、可重啟之。己丑、左馬頭藤能保遣北條時定、常陸房昌明於和泉國、搜索源行家。行家潛匿州之小木鄉、在日向權守清實家。聞時定昌明兵至、逃入後山。升氏家層階。時定昌明合圍之。行家從士皆被捕、而獲行家首。翌日擊殺行家子光家、而送行家首於鎌倉。○六月、頃間洛中流言、義經匿在鞍馬寺。藤能保命部士按捕之、不獲、而獲其母常盤及其妹於一條河崎。能保搆問之、皆曰義經在鞍馬。能保又遣部士於鞍馬搜索之、不得之。或曰義經匿石倉、或曰密詣伊勢大神宮、或曰潛伏叡山。遂不獲。廷議改義經為義行、避諱藤良經之名也。（良與義訓同、故又以此以兼實攝政為其子嫌。）熊野別當所領上總國畔蒜莊、足利義兼、和田義盛為地頭職。義兼、義盛等背本所（謂國司領家、俗曰本所。）之令、不貢賦稅。（考東鑑、頼朝所命之地頭職、如此之輩猶多、無年敗者略不載之、後傚此。）頼朝聞之、使主計允藤行政戒義兼、義盛。丙寅、勸學院衆賀兼實拜攝政職。兼實依先例豫設其儀、家司大藏卿藤定頼司事、設酒饌於堂。兼實在簾中、諸卿及文章生

頼朝奏言

法皇密詔于頼朝、頼朝報奏

來會。兼實自揭簾、皆拜之。而權大納言藤宗家、藤良通起座勸盃。一獻、左衛門權佐藤親雅、勘解由次官藤定經捧瓶從之。權中納言藤隆忠、藤定能勸盃。二獻、紀伊守藤範光、侍從藤定家捧瓶。參議藤雅長、左中將藤良經勸盃。三獻、侍從藤高通、少納言藤頼房捧瓶。於是諸學生朗詠嘉辰令月。三疊、式部大輔藤光範、文章博士藤業實。四獻、左少將藤兼定、右少將伊輔。五獻、皆職事捧瓶、而事畢。丁卯、頼朝遣中原廣元於洛、奏曰、先是為搜索義經、行家、畿內諸國置守護地頭之職。然其輩寄事兵粮、譴責累日、萬民抱憂。諸國為之凋弊。今雖未誅捕義經、而停守護地頭之武士、可使民心安。但於近國沒官之地、則凶徒餘類猶多、不可無守護。宜被下官宣、而糺定武士亂掠。甲戌、兼實始置文殿、藏人右少辨藤親經兼別當。招掃部頭中原廣季、明經博士中原師直、大學助教中原師綱、算博士三善行衡、明法博士中原章貞、中原明基、勸酒祝之。○秋七月丙子朔、撿非違使江公朝皈京師。先是法皇遣公朝于鎌倉、有密詔之事。議令基通復職。頼朝報奏曰、萬機之事、非陛下之總裁、誰議定之乎。兼實攝政者、非彼人之望請、又非臣推薦之世

参河国獻犬頭絲

人皆謂前摂政不便於萬機之事宜任重職者獨兼實也臣於兼實無舊縁唯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奏之既有勅許如今所詔者臣不能是非之唯在叡慮耳且其家領者宜分賜之丁亥参河國獻犬頭絲藏人基定示摂政兼實兼實曰近年無此色貢今年始見之想夫豊年之兆也源隆国記曰世傳昔参河国有一郡司使一妻一妾異其室殺蠶妻所養者皆先而其繭不成郡司悪之不入其室故妻貧乏偶見桑葉中餘一蠶妻喜養之既而蠶太長吃桑葉屢空然不吐絲妻以為無益猶不忍棄而見其餐葉以愛玩之家有白犬来食蠶妻恐欲殺犬以為徴得一蠶又失之我貧窮若天也豈以一蠶之故絶犬之命乎而向犬涕泣餓而犬鼻出絲妻怪之引其兩端綿綿不斷纏之得四五十兩纏盡犬斃妻以為神助也而埋之桑下郡司偶過其門謁妻貪而獨居訪之見其絲之多色白如雪非尋常之比大驚詰之妻語以前事郡司悔初嫉之且奇其事移居妻家見所埋犬之桑樹技上成繭引絲不盡郡司猶奇之而奏朝廷自是参河国貢犬頭絲之藏人所為織御衣之絲云

北條時定賜賞

頼朝宥昌明法師罪行賞

平盛国卒

摂政兼實上表辞職

甲午以北條時定為左兵衛尉賞誅行家有綱之功長門平家物語謂昌明以殺行家自謂得賞頼朝不然而流昌明於常陸国歴年謂左右曰殺行家之法師猶存否曰未死乃召之昌明至頼朝曰汝有功被罪恐我乎想汝微賤手双將師其必有神罰乎故慮罪以贖神之怒今年既隔神之怒亦止行賞之時至乃賜摂津国土室荘但馬国大田荘庚子平氏家臣前伊勢守入道平盛國卒初平氏敗後盛国被囚禁錮岡崎義實之家旦夜無言項日断食而不起時歳七十四頼朝聞之感其義志盛国庶子盛久為囚在土屋宗遠之家頼朝欲誅之平夫人称有奇夢請宥其罪故遂被赦復其舊領壬寅摂政兼實上表辞其職詞曰臣兼實言蒙去年十二

詩狼跋其胡胡頷下懸内也謂其進退不自如也

月二十八日勅官中雜事先命臣可奉行今年三月十二日詔書曰依為累代元功之胤新授萬機摂行之任又同十六日勅加賜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以為隨身兵仗前後之賞渥渙已溢為寵為光歳去歳来伏惟肇自貞觀之聖代逮于我君之明時摂行萬機有臣一門或帝之外祖親舅也於天下不賤或朝之元老賢才也為海内所皈故能平章蠢民潤色鴻業者也如臣者無材無藝非老非親只以先賢之胤推當輔佐之任負鳳扆於明堂之位紫心惟短扶龍圖於天關之居狼跋無聊帝媯代堯而行政之齡臣

左思魏都賦愧墨而謝

易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猶少十二年姬公相周而當朝之德臣猶遠百萬里何無纖芥之所取猥受負荷之重寄強顔之至愧墨而已若夫慣小人而好進貪大名而忌退則維鵜在梁之刺三百五篇可聞亢龍知晋之誡六十四卦在眼請適朝端只守禮之端罷執政柄專保德之柄伏願陛下早停臣擁籙隨身兵仗令付本府上無妄授之謬下無謗居之咎為君為臣不任懇懼屏營之至初兼實摂政不出自法皇之意一夕密勅近臣藤定長曰汝兄光長有學才有人望摂政善遇之賞與摂政幾視朕欲厭朕預政既與頼朝通其謀果其然乎定長驚告光長以達兼實兼實詔定長曰詔旨知如此則殆為朝敵無罪歸逆鱗素無私心則不知所以謝焉不若早辞職退居也定長奏之法皇悔其妄

攝政兼實在職猜衷釋使君解嫌疑

法皇憐基通擬自詣熊野祈其福

以草野永平不從平氏復任

出言曰、我愆光長耳、何令攝政聽之哉、歷日兼實謂法皇叩頭陳謝之、且識朝政竭精衷、法皇稍感其忠言、自是君臣嫌疑解散、然法皇猶憐基通失職、基通元是平氏姻戚、既被疎頼朝、故罷職以來閉門蟄居懼可遣咎、法皇諭兼實、兼實奏曰、攝籙之次第、非清盛頼朝力之所及、唯是在祖神之冥助耳、臣與前攝政叔姪之親、何可嫌忌之哉、法皇以告基通、而閉門先詣法皇宮、而後參內、於是叔姪外面相和、然中心未平、法皇懇諭兼實曰、国家之事、悉是委任之、朕身亦依頼之、兼實垂涙而感悅、其後法皇微示基通、第密謀其復職、且曰、朕自詣熊野、可為卿祈福、○閏月丁未、頼朝以筑後人草野永平嘗不從平氏、為功奏之、復任筑後在國司押領使而職（在其国為国司曰在国司）義經猶潛在比叡山、僧徒之中有與之者、藤能保聞之奏請、欲攻山門、朝廷議之、恐為兵乱、命能保罷兵、而召座主僧綱等按撿之、

捕山門僧俊章兼意等拷問之

平康頼嘗詈辱義朝墓及此賜賞

静女忘工藤祐經梶原景茂等無狀恥退之

義經逃去不見、而捕其小舍人童、捜獲其黨僧俊章兼意仲教等、使能保禁錮且拷問之、十日（義經至六月二十日在叡山、其後亡跡）丁卯、頼朝賜阿波麻殖保於平康頼法師（康頼曾守尾張、到野間莊、見義朝墓在荊棘之間、憐之、使人掃之、建小堂於其傍、附田數畝、及此頼朝聞之、謝其志）○是月、義經妾静女產男子、頼朝使人殺之、以静女及其母磯禪師放還京師、（静女在鎌倉之間、工藤祐經・梶原景茂・千葉常秀等數人携酒訪静女之寓居、飲宴聞其歌曲、酒酣景茂辭挑静女、静女垂涙怒曰、我豫州之妾也、汝等何無禮乎、景茂恥退）法皇勅左少辨藤定長、諭中納言藤經房、告頼朝曰、依義經之事、欲攻叡山、然懼為台宗滅亡之基、故與群臣議之、勅座主全玄等索之、獲其黨與

頼朝見西行欸話終宵賜銀猫

兩三人、以附使廳、然未獲義經、故下宣旨於近江國并北陸道、捜索之、募以重賞、依一人晦跡、都鄙不静、甚惱叡慮、猶任所請可按撿之、○八月、頼朝詣鶴岡、見一老叟徘徊社邊、使梶原景季問之、叟曰、舊兵衛尉佐藤憲清也、今號西行、頼朝嘗知彼倭歌之名、大悅、引座叩之、以倭歌弓馬之事、西行謝曰、往昔叟家傳弓馬之業、仕在衛府、及蛻世塵、秀鄉以來九代傳家兵法之書悉燒之、既亡矣、倭歌者、吟風月、弄花鳥、唯叙情耳、然不知其微旨、與義不足演説也、頼朝懇問而不措、西行不得止、談射御之法、頼朝喜、使平俊

梶原朝景捕賊魁平莊司

藤邦通獻菊於頼朝

兼書記之、而與西行欸話終宵、留之而宿、及明、西行告罷、頼朝頻援止之、而不敢從、臨其餞、賜銀猫、西行受而不却、既出營門、附與群遊之稚童而去、（西行與陸奥守藤秀衡同族也、依僧重源之約、為請東大寺料金、勸進於秀衡赴奥州、故路過鶴岡）京師盜起、藤能保分兵士捕之、刑部丞梶原朝景捕賊魁平莊司、是丹波國盜也、先是既被捕下獄、其黨競來破獄戶而逃去、撿非違使別當藤家通令諸廷尉捜索之、不獲、至此為朝景被擒而禁獄、○九月壬子重陽、藤邦通獻菊花數根於頼朝、賦一絶結其枝、頼朝愛其風流、栽之園庭、而報曰、每秋必可寄此花、乙丑、稍屋

糟屋有季虜堀景光

佐藤忠信潜匿洛、為有季所殺

頼朝按撿藤範季、乃削其官

有季在京、虜義經家人堀景光、北條時定鞫問景光、景光曰、豫州潜在南都勸修坊聖弘之家、密有問藤範季之事、屢使其通信、時定告之藤能保、能保奏詔、使比企朝宗等五百餘騎捜索義經於南都、而不獲、有季又聞佐藤忠信潜居東洞院、率兵襲之、忠信力戰遂自殺、（初忠信從義經流落、竄外到宇治相別、既入洛寄書舊識之妾、欲寓居、其妾既嫁人、妾語之其夫、夫告有季、故遂為有季所殺）○冬十月辛丑、頼朝馳使、令藤能保按撿木工頭藤範季、範季陳曰、不黨義經、然過堀景光一兩回、乃削其官、兼實奏曰、昔大納言二人、中納言三人也、而中古以來、大納言三人、中納言五

兼實奏請定公卿員

頼朝奏可捜索黨義經者

人、自後冷泉帝時、大納言五人、中納言八人、為定數、及平氏擅權、大納言及七八人、中納言亦十人、其員過參議、其理不然、請定公卿員、而臨時任之者、不可為定數、○十一月甲辰朔、戊申、頼朝就藤經房奏曰、都下黨義經者、範季之外猶多、側聞仁和寺法親王亦通志、非無疑焉、聞南都北嶺共黨義經、想夫猶竭蹤其間乎、以官讒之緣、故未捕其身也、於今則發數萬軍士、登山捜寺、可遍索之乎、然輦下騷動、宮寺滅亡、非無慮也、朝議下宣旨於群國寺社、可被捜索之乎、待此勅答耳、朝廷大驚、先遣左少辨藤定長於仁

天野遠景為西鎮九州奉行

法皇誓神委任國事于兼實

和寺問之、法親王懼謝焉、辛酉、法皇召兼實及議奏公卿、沙汰義經事、下官符於群國諸山諸寺、募重賞索之、且詔、縱雖骨肉之親、黨與之輩、捕義經獻之、則赦其罪、授厚賜、於是改義行、號義顯、取顯露而易捕之義、○十二月癸未、頼朝以天野遠景為西鎮九州之奉行、（司事總鎮、俗曰奉行、按土肥實平在備前國、又掌西國之事、至此遠景代實平勤）藤兼實密奏法皇曰、願行德政、令風俗淳素、法皇喜曰、公任職之初、朕有疑之、然新知其忠直、自今以後、治國之事、可庶幾焉、朕委任無疑焉、指伊勢熊野誓之、兼實懼謝焉

文治三年

新田忠常病、其妻祈三島社、以身代之

先帝安德天皇

義經經北陸道赴奧州

丁未三年正月乙丑、新田忠常病將死、頼朝自往問之、其妻悲忠常病急、詣三島社捧願書、祈以身代之、忠常病愈、其妻賽三島、歸路過江島、渡舟覆而死、時人謂以祈代忠常之命故然矣、皆感其貞操、○二月癸酉朔、頼朝遣使問建禮門院之幽居、而以攝津兩莊為湯沐邑、己卯、天皇讀漢書孝文本紀、式部大輔藤光範為侍讀、而補御書所別當、（光範者、先帝侍讀、故天皇之讀書始、忌其例而以兼光為侍讀、依兼光任納言、以光範為宿儒代之）○是月、義經經北陸道赴奧州、初義經流落、伊勢美濃、或潜居洛外、及此與武藏房辨慶等相議曰、聞諸道有令而索我、恐不免

義經與辨慶相議伴為修驗者

辨慶進曰臣想佯為修驗者之行裝則有免乎義經
曰過北陸道則多修驗者所祈之神越前有氣比杜
平泉寺加賀有白山越中有雄神出羽有羽黑山若
有問修驗之業者如何對曰貴公曾在鞍馬熟讀佛
經常陸房戒存在園城寺可知修驗臣亦在西塔略
通一乘菩提何難之乎越後國者為北陸道之中路
故直江以內則可稱自熊野歸羽黑直江以外則可
稱熊野修驗者詣羽黑臣曾與羽黑僧為舊識見臣
曰羽黑有荒讚岐者能似臣形今臣改名可稱荒讚
岐貴公及從者皆改名可也義經從之即為修驗者

片岡為春亀井重清熊井忠元鷲尾經春皆負笈從義經

義經有一妾為童形携之

之裝稱大和房片岡為春亀井重清熊井忠元鷲尾
經春等皆從之各被柿衣戴頭巾製十笈負之一笈
藏鈴獨鈷及佛像其餘皆藏弓矢鎧胄烏帽直垂等
以辨慶戒存為先導携金剛杖纒鈴懸佩螺貝臨發
義經潸然曰我於京師無遺念唯有一妾以我不告
別為恨耳我曾有約不可不告之辨慶諫不聽遂訪
其家辨慶從之到一條今出河妾歡迎之義經告別
妾請從而不許妾泣曰公之薄情何至此乎我聞賴
朝忍人也公若不幸則我就囚被辱不如唯自殺義
經不得已詢於辨慶辨慶曰孺人有義志宜伴之臣

義經到三口關關吏留之辨慶佯陳以得過

有一計凡見修驗者之行携童者多以孺人為童形
伴之無難乎義經告之妾喜即斷髮為童形其老衛
士十郎權守兼房亦從之義經既出而自大津乘商
船到海津浦登荒乳山妾倦羸足流血日既暮矣各
宿山中及明下山過三口關越前人敦賀兵衛尉加
賀人井上左衛門尉使兵上守之且以鎌倉之命豫
下令曰聞義經為修驗者逃去可捕之故關吏見
義經之至各提戈上之義經陳曰是羽黑行者也吏
曰豫州也何行者乎答曰此關總督誰歟曰敦賀井
上也皆在其國義經作色曰卿等盍上修驗者而莫

為主之禍辨慶引袂曰大和房汝黄口而不習事義
經退辨慶進請曰我羽黑山讚岐房者也去歲詣熊
野今歸故山聞官吏既捕豫州于美濃卿等未知之
乎何拒我儕至此乎關吏猶嚇々不止有一吏曰今
相爭無益唯留斯行者可告鎌倉辨慶佯歡曰此金
剛童子之冥助也東闊來往之間賜官糧而休矣而
各入關舍脫笈列坐關吏怪之辨慶語吏曰此童者
出羽國坂田氏之子也號金王從我儕詣熊野隔年
思卿之心切故不待山徑雪消而赴鄉里我輩憂之
今依關禁暫休於此可以喜之於是皆脫鞋濯足或

荒乳即愛發 木邊疑木芽峠 義經過越前平泉寺為僧徒所圍殆難免

臥或休關吏以為非義經也遂罷矣不禁之於是皆從容而去義經辨慶猶在關舍辨慶請關吏曰所伴之童猶弱二三日無糧不食伏願賜糧為卿等祈福關吏笑與之粟一器辨慶謝之顧大和房曰汝携之義經進受粟辨慶吹螺貝佯高唱咒曰伏願日本國神明使豫州過此道荒乳關吏獲之則讃岐房之祈有明驗也義經得脫關而到敦賀津欲乘船直向出羽暴風波悪故超木邊山到越前國府留三日過平泉寺既暮各上其堂僧徒見之告長吏相議曰聞鎌倉下令禁修驗者按捕豫州今見此輩有可疑者宜

留之於是僧徒大起圍之義經驚曰此難不可免也汝等拒之我自殺耳辨慶曰臣請試往伴謝之若不得謝則叱之以臣怒聲為期自殺未晚矣僧徒來詰曰行者奚自辨慶答曰羽黑山讃岐阿闍利也曰所伴之艶童何人曰坂田氏之子名金王僧徒退告長吏曰此輩非豫州也能知羽黑之事傳聞金王者羽黑第一之艶童也長吏往問讃岐房曰我聞金王久矣其所學如何辨慶答曰頴悟多識麗容無雙能吹横笙（官人呼笛曰横笙）有一僧密告長吏曰我輩所疑者其童似女然彼謂吹横笙横笙非女之事宜試之長吏

関吏試修驗者曲調

即請之辨慶以其偽故心動然從容唯々馳歸告義經曰臣言既玷不可為也如何義經謂妾曰辨慶之言過而難辭辭則有難子雖不習曲而塞其責矣妾憂之僧徒使人屢請之義經不得已相携而出長吏為之設席金王携笛斂襟就座義經以為若有難則刺之自殺故近在其傍辨慶退謂長吏曰此童之笛可謂日本無雙然此童在羽黑日夜專心曲調常怠學業師戒之不聽故去歲出羽黑其師召童於神壇擊金使之盟曰今詣熊野來往勤業之間不可弄笛伏請為童許之乎有大和房者能奏笛此童常習其

義經途逢関長吏井上左衛門

曲調使之代乎如何長吏嘆曰嗚呼師於弟子猶親教子何使違其盟乎宜使某人代之辨慶心悦而召大和房命之義經進就座長吏出箏琵笙笛而請其合樂大和房先奏笛長吏侍童二人調笙彈琵金王操箏繹如以成長吏大悦而帰贈酒勞之辨慶以禁戒謝還之黎明而去及金津會一士人前驅後從塞路辨慶使人問其從卒卒曰井上左衛門到三口関也義經按刀傾笠時風急落笠井上見之下馬謝曰修驗者禮士人也何如此厚乎而過義經大悦告從者曰彼能知我然憐我至此乎唯恨我不再榮而謝

辨慶欺富樫介免難過加賀

彼也既而到加賀國辨慶聞富樫以亦下令索義經請窺其館義經不許辨慶曰彼若聞我輩之至起兵追之如之何乎臣往試之義經諾辨慶到富樫家時富樫會其親族管絃遊劇辨慶大呼勸進吏罵之辨慶猶未去吏怒數人來推出之辨慶振拳毆之吏或倒或轉詈々紛爭富樫聞之出問之辨慶謝曰東大寺勸進之修驗者也富樫即畀之米絹辨慶曰歸路賜之而去後義經數里到倶利伽羅山下及之義經過平氏之古戰場誦經弔之而宿八幡社翌日下山到如意渡津吏留之曰越中國司之令也辨慶怒曰

義經到如意渡辨慶佯怒笞義經

到越後直江津津吏開見笈

汝等何言乎北陸道誰不知羽黒讃岐房乎櫂郎顧謂曰然也往歳賜神符之人乎辨慶悦曰善哉汝視之不忘也津吏罵櫂郎而指舟中曰拔烏紋衣者太可怪也辨慶作色曰彼自白山伴來豎子屢為人被怪妨於行而罵之甚切義經伏不答辨慶猶佯怒以杖笞義經於沙上津吏憐之謂若其義經則何被撻辱哉遂不留既而到越後直江津片岡為春辨慶等乞糧村閭義經在花園觀音堂津吏怪之帥卒群來義經佯陳相爭論辨慶馳歸曰其笈中有羽黒神體汝等以不淨之身莫汚之汚則難洗穢壟津吏曰聞

豫州微服向奥州我國司在鎌倉故使吾儕守之若欲免則開其笈示之信矣辨慶曰不淨之人觸神體者我恐之然汝疑之則罰在汝耳而任手授一笈是義經所負也津吏見笈中有鏡櫛紅袴華鬟詰之辨慶曰鏡櫛者童子之粧具也又袴鬟者某姑為巫故欲贈之津吏詰而又授一笈為春所負也中有兵器津吏欲開之辨慶心懼佯驚曰其笈神體也汝等勿近津吏動之笈中鏗鏘而鳴津吏變色謝曰眞神體也卿藏之辨慶不悅曰我既不言之乎哉我既不言之乎哉嗚呼既汚矣不可漫被之非我力之所及也

辨慶以義經為隷過念珠關

亀要即亀割

詣羽黒而帥衆徒來奉迎耳津吏叩頭謝之贈神馬及米絹請被辨慶改容向兵器之笈禮拜念咒謂津吏曰我法然矣故請祈料卿附便風送之於是得免義經濟津而往有一虛舟為春喜饑之使義經乘之隨風過九十九里濱到念種關辨慶聞戒禁太嚴使義經負而笈先行辨慶把金剛杖屢打罵之曰隷不力也何行之遅乎關吏見而相笑曰行者何呵責之甚乎而不禁之既入出羽國辨慶叩頭流血謝罪曰嗚呼悲哉為救君之窮厄屢為不臣之事恐難免天罰義經泣曰我之無幸遂不能報汝等之深衷及亀

出羽山中義經妾臨産挙男名曰龜鶴

義經到平泉館秀衡迎之居衣川館

毀山日暮雨灑義經妾臨産臥疾義經憂之鋪皮茵於山中樹陰積笈為屏義經與兼房扶視妾將絶義經悲泣辨慶携瓶求水疊巌深谷徑滑且暗不聞溪聲下谷數百歩得泉即汲之而帰義經喜瀉水妾而辨慶扶抱之息出而産男辨慶使其誕兒浴於瓶中以鈴懸為襁褓抱之祝曰榮可如伯父頼朝壽可如此山之龜齡膂力者如鄙臣而足矣名曰龜鶴而入之笈中黎明下山既近奥州義經先遣亀井重清於平泉館告秀衡秀衡大悦強病而起勞重清即使其子泰衡卒百餘騎迎之而使義經居藤基成衣河館寄

義經召嗣信忠信兒加元服賜卮酒

呈駿馬百蹄鎧曽五十弓矢五十箇且以玉造志太遠田桃生牡鹿五郡為采地其從者皆各授食邑使泰衡等衛護其館而命陸奥出羽両州之豪傑日々獻椀飯基成者藤信頼兄坐事謫奥州秀衡娶其女而使基成居衣河館及此移之他家義經請秀衡弔嗣信忠信厚作佛事而召其児輩加元服名嗣信子曰義信忠信子曰義忠賜卮酒於二子垂泣告之曰汝等之父各為我隕命世皆知其精忠汝等亦莫墜之名秀衡大悦佐藤元治妻者秀衡之妹而嗣信忠信者其甥也

○三月癸卯朔前攝政藤基通再賜隨身兵仗基通自去歳閉戸不朝故及此然猶不朝丙午法皇勅攝政兼實使左大臣藤經宗内大臣藤良通大納言藤

法皇使左大臣諸納言參議等直言極諫議朝廷諸務詔旨

實房等諸納言參議及大外記清原頼業中原師尚大夫史小槻廣房等直言極諫議朝廷諸務而下詔曰朕早雖適帝位猶諮詢朝政天下泰平靡日不思而七八年来干戈屢起人皆苦軍旅民悉忘農業因茲諸國呰課没神事佛事多闕乏誠知諸神鎮國之誓雖不疎諸佛利生之願雖無惰祭祀疎而答貺遲陀供闕而効驗猶空衰亂之漸職之此因何况連々變異天譴荐臻往年之秋地大震動毎顧畏途之遯分彌思政道之克治方今四海雖似無事萬機未遑修德化俗之道經國之術不能獨治宜憑衆智堯

詔諸大臣問朝政意見

鼓納諫舜旌進善豈其不仰慕哉我朝弘仁貞觀之聖代延喜天暦之明將猶據明明久被雍熙古何為淳今何為薄只依政教之得失實有國家之理亂者也在官奉公之人盍盡諫諍之情宜廻嘉謨奏進諫言兼又當時政務之中若有不利於國者同勒條貫以備聽覽縦雖可觸犯勿有所隱謀國之安不在茲乎藤親經草之且詔致仕老臣前相國藤忠雅藤師長前權中納言藤資長藤長方前參議藤成頼前式部大輔藤俊經等問朝政意見丁未頼朝聞陸奥守藤秀衡挾輔義經而謀叛馳使京師使藤能保奏之頼

頼朝按問南都僧聖佛

朝曾捕南都僧聖佛禁錮小山朝光之家及茲召之自按問曰義經者欲亂邦國之凶徒也有詔大捜諸國山澤而欲誅之天下皆背彼然上人獨為彼祈請且為諷詞何與之乎聖佛對曰豫州為閣下之督軍征平氏使某祈其治平某年来抽丹誠將豫州掌關東之譴責沈淪海外偶来南都其以師檀之好戒之曰卿不可背關東之命縦有譴責暫逃而謝罪可也於是使人送之伊賀國爾来不通音信謂祈請者非祈謀叛謂諷詞者和其逆心也何與之乎伏顧西海平定東關艾安者非豫州之功乎然閣下信讒人之

頼朝直聖佛之言任官職

夜須行宗與梶原景時相訴

言而停其賞辱其身遂至沈沒誰能堪之宜哉豫州有退隱之心仰冀閣下懲忿害憐宥其罪而恰々如故也某言非為豫州計之唯是天下治安之道也乎頼朝直聖佛之言即命之為勝長壽院供僧職壬子土佐人夜須行宗與梶原景時相訴頼朝自决之初行宗從壇浦之役虜平氏家屬岩國兼秀及其弟兼末頼朝欲賞之景時讒曰曾在軍中未聞稱夜須者兼秀等来降者也彼何虜之乎及今彼以賄募賞也乎頼朝詰行宗行宗曰臣於其役與春日部兵衛尉同舟彼能知之頼朝問春日部對曰行宗之言不僞

藤成範逝太宰愛櫻詔曰櫻待中納言

使藤兼實示公卿等意見状議其臧否

頼朝賞行宗賜釆邑且課景時讒訴之罪作鎌倉街陌之道路正二位前權中納言民部卿藤成範逝成範博識屬文曾謫室八洲歸洛後居樋口町移芳野櫻栽其居之四面愛之時人呼曰櫻町春去則太惜之常待春来以為遅帝愛其風流詔曰櫻待中納言花明則坐樹下自朝至夕猶為不足終夜乗月賞之又称櫻下黄門毎春惜花之落祭太山府君且祈諸神請引花之齡詠倭歌祝之故其花比他種則開早而落遲云甲子法皇遣藏人辨藤親經於兼實第示公卿等意見十七通議其臧否兼實對曰古者獻封事則於陣座議定之天永元年白河法皇召左大臣源俊房及江匡房沙汰之比及永久猶施行之保延永萬之間獻意見三度然不及議定今般為興政道豫問意

命嚴島神主景弘捜求宝劍于海底

見於群臣則其所獻之條件可准今上勅於陳座决之乎於殿上定之乎但為法皇之問則可於緑洞沙汰之乎不然則可令職事到諸公卿第議之乎親經復命法皇重勅曰攝政細覧之擇其功於政務者可作目録奉之朕雖為不才在昔故相國忠通及通憲法師所談粗記聽之今就公之所擇之中用捨之則聊有小補乎庚午權右中辨藤定長代右大辨藤行隆補造東大寺長官○六月辛未朔壬申大雨滂沱衆皆免旱魃之患癸酉嚴島神主安藝介景弘自往年奉勅經歷西海令蜑子入水求寶劍遂不得之然

頼朝行鶴岡放生會

以諏訪盛澄射藝精赦其罪

未解其事。勅諭頼朝、課西海地頭、賜粮米於景弘。○八月癸未、頼朝初行鶴岡放生會、諸族群士從之、使善射者為流鏑馬。（馳馬放鏑射的曰流鏑馬、本朝射禮之一也）長江義景、伊澤信光、下河邊行平、小山千法師、三浦義村、逐次射之。野三盛綱、河勾政頼、勅使河原有直、淺羽行光、横地長重立的、皆無不中。有諏訪盛澄者、平氏之士也。為囚在鎌倉。頼朝欲誅之、能知流鏑馬之法、故惜其法之絶、暫宥其死。及此、試其射藝。命乘沛艾之馬。盛澄馳驅、左右射的、皆貫。頼朝挾小土器三於五寸之串、（挿的以竿曰串）射之、盛澄射碎之。又使之射其餘串、盛

熊谷直實辭的立之命被收所領之半

頼朝遣使責藤秀衡

澄心懼而矯矢、轉鏃射斷其串。人皆為壯觀。頼朝賞其藝精、赦其罪。（頼朝欲觀鶴岡流鏑馬、豫命諸士以熊谷直實為的立。直實恚之辭曰、射者為騎、的立者為歩、均是同僚、何有優劣。頼朝喩曰、的立者非卑賤、選其度量用之、豈有優劣乎。直實猶不從命。頼朝怒戒之、收其所領之半）○是月、洛中群盜蜂起、或入院宮、或濫掠公卿家、城市不靜。頼朝命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到京師鎭之。行平先入京師、夜使人伺群盜、悉捕誅之。於是盜竊早平。法皇詔賞常胤、行平。○九月已亥朔、壬寅、頼朝遣使奥州、責藤秀衡、且候其起居。秀衡謝無異志。然猶謀兵事。頼朝奏之京師。丁未、重陽。頼朝携其夫人政子、遊比企尼家、翫白菊、設宴。丙

佐々木定綱家人殺延暦寺所司

命天野遠景率兵攻鬼界島

辰、伊勢齋主潔子禊葛野河、赴大神宮。於官廳行啓行之儀如式。權中納言藤通親、左少辨藤親雅等為長送使。依修造勢多橋、乘船渡湖。佐々木定綱使家人等奉護之。延暦寺所司等過齋主船于湖上、放逸、定綱家人戒之、相鬪爭、殺所司等。延暦寺僧徒訴朝廷。詔座主全玄喩之。庚申、頼朝遣宇都宮所司藤信房（後改名頼綱）於西鎭、命天野遠景率兵攻鬼界島。宗義經黨徒薩摩人阿多忠景違勅逃鬼界島。平氏使平家貞攻之、風波漂船、不能到島。去歳河邊通綱亦逃彼島。故頼朝疑之。壬戌、參議藤隆房補撿非違使

藤隆房侍女被男面每夜出而盜物時人謂昔鈴鹿山有女盜今大理家有賊魁

沒收畠山重忠之所領依其眼代

別當。（著聞集曰、隆房為撿非違使別當時、群盜夜入白河人家、掠取若干物。或家有一士、勇健拒而傷之。盜逃出。士混盜中同行。盜謂其黨而不咎之。到朱雀門辺、群盜分所取之物。其中有一男、著緋袴、歲可二十四五、手承長刀、指揮群盜、衆皆從其令。士乃知為賊魁、而不違其所言、共受其所分之物。既而離散。士尾賊魁之所往、欲知其所入、作過隆房門、不見其人。士怪之、謂是今大理第也、不審賊魁入焉。乃歸、而明朝又往見之、則門牆外有血流入牆内。士竊知其無疑、詳告其主人。主人素識於隆房、故馳啓之。隆房大驚、遍搜家中、不獲其盜。既而見流血在侍女局外、乃召其女。女稱疾不出。強而召之、鞫問之、留之、而遣人撿察其局中、則有塗血之衣。而穿鋪板見之、則有若干物。適索之、則見一男面形及緋袴。於是知彼女被男而每夜出而盜物也。隆房大怒、縛其女、白晝徇市而禁獄。洛人皆謂、昔聞鈴鹿山有女盜、今見大理家亦有賊魁）伊勢神人訴畠山重忠之眼代（家人代主監其領地者曰眼代）姦曲。頼朝囚重忠於千葉胤正家、而沒收其所領。

代衰曲也

法皇詔頼朝令秀衡貢三萬金

秀衡報奏

沼田御厨授吉見頼綱○是月熊野別當湛増叙法師遣使者於鎌倉献綾三十端頼朝怒曰此等物我可畀彼也何受彼物哉我從前納物於堂社所以敬神佛也何贍神主別當哉彼今所獻者欲報從前奉納之物乎乃附其使返之○頃間法皇遣使者詔藤秀衡召貢金不應詔且往歳法皇近臣藤基兼謫奥州先是遇赦然秀衡拘留基兼法皇乃詔頼朝曰東大寺佛滅金料不足可令秀衡貢三萬両頼朝副状於院使責秀衡秀衡報曰貢金先例不過千両至三萬両之多則不容易也如基兼則殊可加憐愍然不許

頼朝觀牛追物

藤定長菅為長會文人於北野廟

其歸洛頼朝見其報而奏曰彼居邊鄙不應叡慮宜重遣御使責催之○十月戊辰朔己巳頼朝觀牛追物於由井濱辛未盜入法皇宮竊御劔撿非違使捕盜獲之千葉胤正告頼朝曰重忠絶寢食既七日臣雖諭之而不言形色漸變頼朝大驚赦之重忠耻其家人之不廉恥歸武藏采邑癸酉權右中辨藤定長秀才菅為長會文人於北野廟以廟庭歳月長為題作文賦詩權中納言源通親新中納言藤兼光亦列其席大内記菅長守作序兼光及式部大輔藤光範大學頭菅在茂文章博士藤光輔朗詠先是為長夢

陸奥守藤秀衡卒遺言泰衡使衛護義經

定長於菅廟開臨時文會定長時監北野事為長夢覺而謂神之所告乃語定長定長奇之以催成之○丙申從五位上鎮守府將軍陸奥守藤秀衡入道卒於平泉館初秀衡欲以後妻之子泰衡為嫡故泰衡異母兄國衡(號西木戸)與泰衡等鬩牆秀衡臨終以泰衡之母妻國衡使之和親而召泰衡國衡及其弟忠衡(號泉)三郎隆衡(號本吉冠者)等遺言曰豫州公依頼我遠來寓此我恨早死不見其再榮也豫州亦如暗夜失燈乎大憂之我没則頼朝下令謂可殺豫州也汝等不可從其命使至則斬之再有來使則塞念珠白河兩關而

泰衡等刺血書誓神文盟受父之遺言

秀衡官祿榮耀超父祖大創建社寺

可使國衡拒之以豫州為大將軍汝等各同心衛護可勤仕之若背我言而不勵精忠則我死後千載之恨也泰衡等垂涙各刺血書誓神文盟受其言義經聞秀衡之病革不俟駕行矣未至而秀衡息絶義經倚其簀哭慟曰我二歳喪父雖有母而在平氏不相狎雖多兄弟而離群索居不相睦況為鎌倉公被擯而沈淪四海我於入道如慈父之恩故嘗險阻艱難而遠來依頼之今又不幸喪之嗚呼我運窮矣自是泰衡等屢詣衣河館翼戴義經○秀衡繼基衡領奥羽三十年官祿榮耀超越父祖其間建新堂號無量光院其壯嚴摸宇治平等院又建二重塔其堂内四壁圖觀經大意又自繪

院北館号平泉常居処号加羅楽国衡家号西木戸泉屋俗称泉城

閑院皇居成

梶原景時譖畠山重忠

其狩猟之形勢、而其東拝日吉白山両社、南擁祇園并王子諸社、西崇北野金峯山、北営新熊野稲荷祠、中央建総社、其制度悉倣本社、毎歳開法会、聚僧講経、又置舞者楽工各三十六人、而無量光院北構館、因人称之曰御館、又東門開一郭為常居、泰衡受継之、西有国衡家、隆衡宅相並之、今忠衡居泉屋之東、自清衡至秀衡三葉、歴九十六年、地広家富、兵馬強大、以与義経有旧好、故雖不従平氏、然与頼朝中心不善、故推戴義経互為援勢、頼朝雖欲撃之、然不漫加兵、又秀衡卒而有図奥羽之志。○十一月戊戌朔、庚戌、閑院皇居成、天皇行幸、依頼朝修造之功、有詔欲賞之、頼朝豫使中原広元辞之、故止。壬子、梶原景時譖畠山重忠曰、有人告臣、謂重忠悪非重罪而為囚、謀叛、今其族皆在国、不如早除之、無使滋蔓、蔓難図也。頼朝大喜、召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

頼朝命下河原行平問重忠叛状有無

小山朝光、三浦義澄、和田義盛、謀征之、朝光進曰、重忠其性忠直、心有明断、彼為囚者、以讒人之訴也、豈有恨閣下乎、臣願不謀叛矣、先遣使者詰之可乎、頼朝即命行平曰、汝与彼善、往問之、彼無叛状則可偕来也、行平馳到武蔵国而問重忠、重忠艴然曰、我何恨而為逆乎、二位公能知重忠之心不疑之想、就讒者之言、佯使卿誅我也、我不幸為讒者被辱矣、而欲自殺、行平執其手曰、卿毎言知誠不知偽、行平仕君而誠亦不与卿異、若実誅卿、則豈為偽度乎、二位公以我与卿善、問之、是知卿不有叛心也、重忠莞爾相

頼朝召山口家任赦罪復旧領

伴詣鎌倉、重忠憑景時、謝無叛状、景時曰、卿無叛則可献盟辭、重忠曰、某雖不肖、而仕在勇士之列、若以盗財貪貨受虚名、則為恥耳、以兵事遭流言、則勇士不恥矣、但源家勃興之後、重忠雖不挟二心、今遇此殃者命也、凡盟辭者為姦佞、諱之、重忠自陞地為男以来、未嘗有心与言違、是二位公之所能知也、卿早傳告之、景時有恥色、而告頼朝、頼朝引重忠行平於座次、然共談世事、遂不問前事、重忠悦、於是時賜劔於行平、賞其功。壬戌、頼朝赦但馬人山口家任、家任曽仕木曽義仲、時人謂義仲敗後仕義経、故及義経

文治四年

僧昌尊為義経従兵所掠

流落為囚、頼朝召家任詰其事、両主家任陳謝曰、臣者源家之世臣也、父家脩仕故六條廷尉公為義賜領邑、後為平氏被囚、義仲赦之、故為其臣、遂沈淪都下、屬豫州者、恐是流言也、頼朝問曰、六條公封邑之状今在否、家任即呈之、頼朝盥嗽見之、遂赦其罪、復旧邑。

戊申四年二月丁卯朔、権大納言藤兼房啓攝政兼実曰、其遣僧昌尊於出羽國、為源義經従兵被掠、殆死、幸免、直到鎌倉訴之、頼朝曰、宜奏法皇云々、兼実驚、朝法皇奏之、与群卿議之、欲賜宣旨於頼朝討義

内大臣藤良通薨

藤兼實述良通行實詞

經時賴朝使者野三刑部丞盛綱入洛就藤能保奏曰義經匿奥州事實然賴朝今年為亡母追福營五重塔且當重厄禁斷殺生則雖奉討賊之宜在今年則可辭之若被來襲鎌倉則誅之太容易也請先賜院宣於泰衡等可誅義經也泰衡等應詔則不黨義經也若黨彼不應詔則可併誅之兼實與能保相議其事丙戌内大臣左大將正二位藤良通薨攝政兼實不堪慟哭記其行實述彼忠孝之志其詞曰良通其性温仁志在至孝一事一言不違父母之命終年終日無怠晨昏之禮況奉公之節當時拔群年十七

初勤白馬節會之内辨其儀不誡人賞其優美自幼覃志學術倭漢典籍無不涉獵文章是得天骨詩句多在人口加之受歌曲於藤宗家習笛調於伶人宗賢皆窮其奥邃不殘纖芥又能倭歌及預政事深慕古淳之風屢嘆舊禮之廢倭漢之書或寫或抄其卷盈數箱愚父常喜國家棟梁末代重臣也不謂年僅二十二先我而終嗚呼我家運之盡也惜哉哀哉言緒不可盡筆端不可記若我無一德無片善無才無智唯以積善之餘慶愁居攝籙之重任兒輩亦在高位誠過分之榮望餘身之重載也天譴鬼瞰非無其

藤良通作漢皇世系

下討義經宣旨於藤泰衡

理吁何其殃不及父而及子乎不幸短生是為天運悲而有餘屠肝摧魂何世消此恨何時休此嘆哉嗚呼命哉（良通好賦詩與中納言藤兼光相議作百首之題使人各賦之其沒後數月弟中將良経夢良通賦六韻使良経和之良経覚後記夢中一句曰春月羽林悲自秋良経不堪悲嘆作六韻詩其末句曰再會夢中談往事遺文詩上識春秋云々兼實記自良通之生以来其事跡皆載之其官位昇進既見各年其暇日好学受尚書左傳詩於清原頼業又讀史漢作漢皇世系頼業嘆賞之又習律令於中原明基其詩文與藤長光及其子孝為師友挙世以為多才也至是早世人皆惜焉兼實居喪不朝然以當職故有司就問之則抑涙截断之）○是月壬辰詔權中納言藤兼光遣官史生國光院廳官景弘於奥州下討義經之宣旨於藤泰衡其詞曰義顯忽圖逆節猥乖憲條故神

漢祖封功臣剖符作誓毀符當毀棄之符也

漢制詔書用五色紙竒于木鳳而頒行

明垂鑑賊徒敗奔仍令五畿七道之諸國大搜之義顯無所容身逃于奥州抱先年之毀符稱當時之詔命相語邊民欲企野戰彼符者綍不出歛襟故既下綸旨而毀破之何以其狀令欲遵行哉斯討之趣責而有餘頃日出羽守藤保房上言前民部少輔藤基成及秀衡法師子泰衡等與彼梟惡既背鳳詔掠陸奥出羽之兩州遂國衙莊家之諸監普天之下寰海之内何非王土誰非王民爭存違勅可同暴虐而隱凶徒謀叛逆乎汝泰衡等不與彼則早捕彼而可謝無逆意若違朝章爭免天遣哉不日遣官軍同可征

天野遠景上書鎌倉

攝政兼實寄賴朝書

藤信房上鎌倉書

伐也、汝等速變容隱之思、宜抽勲功之節、彼云邊胡、
更莫違越、且副之以院廳下文○是月、天野遠景上
書鎌倉曰、去冬使兵士窺鬼界嶋之形勢、非難征之、
故催西鎮之軍士、皆不應、今可早下移文而命之、先
是攝政兼實聞賴朝欲征鬼界嶋、寄書曰、昔征三韓
者、上古之事、而非人力所覃、聞鬼界嶋者、其疆或太
遠、滄海難測、征之何利、不征何害、不如唯止之、莫為
民煩、故賴朝報遠景止之、辛丑、藤信房上書鎌倉、告
鬼界嶋之易征、且獻其地圖、賴朝覽其圖、謂如此則
雖征而不為民煩、時令遠景擊之、辛亥、梶原景時行

武田有義不肯為賴朝持劍而被逐

武將用御教書、袖判、奉書之式

法會於鶴岡道場、賴朝刷行粧臨之、令武田有義持
劍、辭而不肯、賴朝怒曰、汝曾持小松内府之劍、遺源
氏之耻、今我為一族棟梁、何可嫌之哉、乃以小山朝
光代之、而逐有義○五月壬子、賴朝令曰、自今教書
當急劇之時、則不可及押判、可用掃部頭中原親能
之判、親能有障、則平盛時可代之、（武將自加判於書尾、謂之御教書、或判在書端、曰袖判、家臣押判、謂之奉書者例式也、蓋其准朝廷上卿辨、准及外記左太史等乎）丙辰、
勅賴朝補八田朝家從者以下使廳、先是賴朝分遣
群士家僕、勤大内之番、朝家從者幾行夜、故及此、（朝家、宇都宮同族、常陸国之豪士也、八田、昔其家号也、一曰小田、朝家或作知家、其家譜曰、義朝落胤、賴朝庶

天野遠景擊鬼界嶋降之

藤泰衡貢馬金絲等品

源賴家始着鎧

兒也、可疑焉）○是月、天野遠景自鎮西遣兵擊鬼界島、降
之、殊賞藤信房之功、復近江國舊領、（或説曰、天野遠景受賴朝之命、
擊高麗国、蓋降鬼界嶋而進入高麗境乎）乙亥、陸奧押領使藤泰衡貢馬、
貢金、桑絲等、到相州大磯驛、三浦義澄請留之、賴朝
曰、其身雖與逆徒、而何留其包貢乎、而達之京師○
秋七月乙未朔、甲辰、賴家始着鎧、（時七歳、号萬壽）賴朝出前
殿南面、北條義時揚簾、源義信、比企能員扶賴家而
出、（義信乳母夫、能員乳母兄）賴朝令小山朝政先着直垂於賴家、
而令千葉常胤着鎧、梶原景季、三浦義連献劍、下河
邊行平献弓、佐々木盛綱献矢、八田朝家献鞍馬、三

賴朝召城長茂赦其罪

浦義澄、畠山重忠、和田義盛扶賴家乘馬、小山朝光、
葛西清重執轡、行南庭三回、足立遠光抱之下馬、於
是義信献馬、設饗宴○九月、熊野僧定任到鎌倉、請
赦平長茂、（城四郎）罪、初長茂屬平氏、平氏敗、後為囚禁
錮、梶原景時之家、及此賴朝依定任之請、許之、為家
人、於是賴朝在簾中、召長茂、畠山重忠為南座上首、
梶原景時為北座上首、群士守次列居、長茂入焉、其
長七尺、不憚左右、進着中央座、背簾而居、景時曰、二
品座簾中、何無禮之甚也、長茂曰、我不知之、而出定
任赧然而退○冬十月癸亥朔、丁亥、再賜宣旨於奥

賜奥州藤泰衡宣旨

州曰、前伊豫守源義經挿姦心、出上都、巧僞言、赴奥州、乃既命前民部少輔藤基成及泰衡討之、然不恐皇命、猥述于細、普天之下、豈以可然哉、風聞義經避出國中、然既送數月、何不捜索之哉、其與野心輕朝威者明矣、泰衡繼祖跡於四代、施己威於一國、境内誰不隨須、故重命彼泰衡等、不日令捕義經、猶於有同意之思者、定遺噬臍之恨歟、專守國衡之旨、不同梟惡之誘、則隨其勳功賜以恩賞、若從凶徒、猶圖逆意、則遣官軍令征伐、王事無盬、敢勿遅越、○十二月、

再下院宣於藤泰衡以討義經

法皇再下院宣於奥州藤泰衡等、以擊義經、中原親

能、男能直依頼朝奏請、直任左近將監、能直小名一法師、為頼朝寵童、能直實近藤左近將監能威子也、為親能猶養而仕頼朝、至是繼實父官、此後復藤原姓、號大友氏（註、能直者秀郷七世之後也）

文治五年

源頼家為風流會

己酉五年、春正月、壬辰朔、庚戌、頼朝使頼家為風流會、擬之大臣饗禮、藤邦通司事（此會擬近衛司、預其之製者、平氏四人、武藤資頼能知其故事、二浦義澄言之、頼朝肯之、而使資頼製之）○二月、辛

泰衡議與國衡及諸弟等圖義經

酉朔、藤泰衡密告國衡及諸弟曰、我家世領奥州、指揮諸郡司、於斯邦未嘗立他人之下風、今義經以流落之身、待我輩如其麾下之士、是我家之恥也、卿等

藤泰衡殺泉屋館忠衡及其妻共戰死

與謀殺之、而莫絶祖宗之祀、況今有宣旨及鎌倉公之命乎、如何、國衡等皆從之、忠衡獨不從、進陳曰、先考有遺言、公等同盟受其言、既銘心肝、今何變之乎、泰衡不悦、忠衡正色曰、兄等繼不用此言、而背之、然易父之遺命者、小子不為矣、而起座去、泰衡等謀曰、彼既不從我言、若事違義經、則有難、不如唯早殺彼矣、即遣兵士襲忠衡之泉屋館、忠衡力戰遂自殺、其妻亦戰死之（傳稱、忠衡妻者、忠信之妹也）國衡、高衡、及其族橋爪俊衡等聞之、猶豫不從、義經亦憚泰衡疎之、義經以泰衡有異謀、其心不安、遣雜色駿河清重於西海、移

駿河清重受義經命殺擲於西海

擲筑紫群士（清重藏擲於笑中、潜行赴西海、路過片瀬川、會梶原景季、擲歸景季、景季怪按問之、清重不能佯謝、登網負笑而與景季之從士相闘、遂自殺）○夏四月、辛酉朔、戊寅、

頼朝使時房加元服

頼朝令北條時政髻童加元服、時政及駿河守源廣綱、遠江守安田義定、參河守源範頼、北條義時等、群士候焉、頼朝命三浦義連加冠、義連以座多長者、退讓辭之、頼朝曰、汝莫辭、我曾遊三浦、義實與廣常欲闘諍、汝能鎮之、我感其勇、故以斯子附汝矣、義連即加冠、而名北條童曰時連（後改時房）○辛卯、

勅頼朝造大内

勅頼朝造大内、

法皇詔頼朝使赦平信基時實藤尹明資定僧全真等罪

甲辰、法皇詔頼朝、使赦平氏族平信基、平時實、藤尹明、藤資定、僧全真、能圓、忠快、行明等罪、辛亥、權大納

藤宗家逝
曾祖宗俊
著業林祖
父宗忠著
愚林

藤泰衡襲
義經於衣
河館義經
自刎

重春重清
為春辨慶
皆戦死

言正二位藤宗家逝、歳五十一、宗家傳、曾祖宗俊、業通音律、傳得神楽催馬楽、宗俊有日記、号業林、祖父右大臣宗忠日記、号愚林、宗家共受傳之、以便於朝儀、按宗忠中右記、行于世、未詳與愚林同耶異、己未晦、陸奥押領使藤泰衡遣兵襲義經於衣河館、義經従士鈴木重春春或作家、亀井重清、片岡為春、武蔵房辨慶等拒之、其餘従士皆逃去、重春、重清、為春皆戦死、義經在館不及出戦、辨慶入告曰、我軍敗矣、重春等皆死、辞既窮矣、公可自殺、而又出力戦、流矢貫鎧如簑、辨慶杖陣刀直立而死、士卒畏其勇猛、無近之者、東間義經刺殺其妻及幼子、遂自刎、時年三十一、兼房亦自殺、初泰衡謀殺義經、藤基

鈴木重春
亀井重清
記傳

西塔武蔵
坊辨慶傳

成知之陰告義經曰、保元之役、卿父義朝為我弟信頼隕命、故我不可疎卿、頃聞我外孫泰衡等欲謀卿、早去矣、不然則難至矣、義經謝其厚情、然遂不逃去、或曰、衣河之役義經不死、逃到蝦夷島、其遺種存于今云、俗傳、鈴木亀井共熊野士也、重春為兄、重清為弟、兄弟共従義經於西海、有戦功、及平族之滅、重春帰熊野、重清啓隨義經、嘗艱難赴奥州、今春重春思義經舊恩、且為問重清安否、密出熊野、間行到奥州、先逢重清、重清曰、泰衡有二心、我君之命在旦暮、我可死節、兄者遠境之人也、可早去也、重春曰、我項戍雖索居、何忘舊恩哉、且其棄汝、豈苟生而包耻哉、義經聞之、労其志、感其義、而勧其帰去、重春不肯、固請而留、厥明難起、而兄弟共戦死之、或曰、重春同族某與重春共赴奥州、途中罹疾不能行、而留参河国、故参州有鈴木氏、傳称辨慶者、熊野別當辨暁子也、或曰、藤邦綱子也、其母孕十八月而産、初生時歯

天狗奪刀

長刀、鉞、棒、
鐵、鉄搭、矛、
鎌、推、謂之
辨慶七具

牙悉長、鬢髪垂肩、色黒、人怪之、辨暁忌其異形棄之、其姑拾養之、数歳魁岸奇偉、膂力超人、姑名之曰鬼若、而為比叡山櫻本僧正弟子、習台教、鬼若頗悟勤学、然以有其膂力、好與人闘争、或拳撃之、或壓倒之、衆僧悪其狂暴、訴僧正而逐放之、鬼若出山薙髪、自号曰西塔武蔵房辨慶、一日謂九人富者数其品物誇之、聞奥州秀衡有千駿馬、千鎧冑、筑紫松浦大夫有良弓千矢箙千、人皆羨其潤屋、我亦奪掠人之刀、満千則以為家珍、於是毎夜来往都下、強奪行人之刀、既得九百餘、時人怪之、皆謂天狗奪刀、時源義経在洛、佩金鏤刀、夜過清水坂、辨慶進請其刀、義経不答而過、辨慶怒揮陣刀欲斬義経、義経躍避之、辨慶数不及矣、而独言曰、如失手中物也、猶進斬之、義経抜刀撃之、遂傷辨慶股而推倒、奪其陣刀、責曰、汝何暴乎、若従我仕則赦、不然則殺、辨慶匍匐謝罪、遂仕之、為其腹心、至此而死之、及其戦殺、被瘡而猶欲再戦、渡衣河、提陣刀立水中石、其勢如金剛力士、敵謂之立死、名其石曰辨慶石、永存至後世、辨慶多力、常負七武器於背、毎戦殺傷太多、辨慶没後、好事者或図其貌、或造其像、黒面大眼、負七武器、以逐邪気止

泰衡告殺
義経之事
于鎌倉

頼朝欲征
泰衡下令
軍士
千葉常胤
隨将軍頼
義之法献
白旗

児啼、其像傳到蝦夷韃靼、而與鍾馗並行云、○五月庚申朔、辛巳、泰衡使到鎌倉、告殺義經之事、頼朝及奏報京師、藤兼實聞之曰、天下大慶也、嗚呼頼朝武運應天意乎、假神助乎、非人力之所及也、○六月己丑朔、丙申、法皇令中納言藤経房告頼朝曰、義經伏誅、則四海静謐、須赦泰衡罪、偃武以致太平、然頼朝圖奥州之意決、癸丑、頼朝奏撃奥州、乙卯、頼朝欲自征泰衡、命侍所別當和田義盛、所司梶原景時、令軍士、以千葉常胤知舊式、命之製旗、小山朝政以其祖秀郷有征朝敵之功、使之献絹、常胤隨将軍頼義之法、製白旗献之、旗為両幅

頼朝以大庭景能對言有法賜焉

（一丈二尺以白絲纈伊勢八幡神名及雙鳩）頼朝使三浦義澄命別當圓曉供其旗於鶴岡神壇祝之而特命下河邊行平製鎧冑行平献之頼朝見結其笠標（小幡題名曰笠標）於冑後問曰常式結之鎧袖如何行平曰九士者以先登為功故先登者呼名使敵知之是常式也今結笠標於冑後使我軍知先登者也是臣祖秀郷之舊式也頼朝曰善戊午頼朝以大庭景能古老而知兵法問曰我既奏征東之事於京師未有詔報軍士既來會如何景能對曰臣聞司馬法軍旅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既奏之則雖不待其報而可出師矣况泰衡

千葉常胤八田知家為東海道大將軍

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為北陸道大將軍

者累世麾下之部属也豈憚討之乎不可使從軍有虚日之煩頼朝大悦感其言有法而命小山朝光賜馬於景能朝光引馬於庭下景能在階朝光投轡縄與之景能坐拜其賜而退謝朝光曰我既耄矣保元之役傷股進退周旋太難不得下庭拜之今日卿之芳志値千金○秋七月己未朔乙亥頼朝分群國之兵自三道攻奥州以千葉常胤八田知家為東海道大將軍帥常陸下總両州軍士出過隈川（過或作逾）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為北陸道大將軍帥上野越後軍士出出羽念珠関（加頼朝中軍為三道）而使善信佐々木經高

頼朝出師于奥州以畠山重忠為先鋒

頼朝詣宇都宮祈軍事

小山政光献駄餉

大庭景能等留守鎌倉丁丑頼朝帥諸將群士自將向白河関以畠山重忠為先鋒命和田義盛梶原景時加藤景廉葛西清重將武藏上野之軍重忠使其隊卒八十人先行荷包箭携鉏鍬景時請頼朝曰城長茂勇士也久為囚虜今赦之為從軍乎頼朝許之長茂大悦謝之且曰臣身為囚不能用家旗伏請賜一旗從軍頼朝許用其自家之旗長茂依然語同僚曰我昔日散卒見此旗則皆来集矣癸未頼朝到下野國古多橋詣宇都宮祈軍事下野大掾小山政光献駄餉（以餉駄馬謂之俗曰駄餉）熊谷直家候座政光問之頼朝

頼朝謂熊谷直家於政光曰彼無双勇士也

頼朝賜画月扇於佐竹秀義

頼朝曰熊谷直實子直家無雙勇士也政光曰公何謂無雙乎曰彼父子毎勤軍事棄命而戰數矣故稱之政光顧其子姪朝政宗政朝光頼綱等戯曰為君棄命者勇士皆然何獨直家乎彼無從士自勵戰功而得勇名乎如政光使部屬從役而奉公耳他從汝等亦自戰可蒙無雙之命頼朝大笑常陸佐竹秀義率兵来會頼朝見其白旗無文曰汝旗與我旗不可作矣而賜畫月扇於秀義而結之自是為其家旗紋丁亥頼朝過白河関奉幣関明神命梶原景季曰汝不思能因之古詠乎景季献倭歌祝之謂秋風拂草

梶原景季奉命献詠歌於白河關明神

泰衡城阿津賀志山以国衡秀綱守之

泰衡自屯于国分原

露君至誰守關。頼朝使侍史録騎卒之數、城長茂有兵士二百餘人、頼朝驚語梶原景時曰、彼為囚而兵何多乎。對曰、長茂在越後、部兵數百人、為囚之後皆離散、今其兵来屬之。頼朝曰善。○八月戊子朔、甲午、頼朝既到伊達郡。泰衡聞頼朝来攻、築堡於阿津賀志山(或作熱借)、鑿池高壘壁、以水戸國衡為大將軍、金剛秀綱及子秀方為隊將、以二萬騎守之、別以荊田為城、決名取廣瀨二流為池、水底張巨繩、泰衡自屯于國分原、而使其諸將守栗原、二迫等邑、將命田河行文、秋田致文守出羽。頼朝令諸將謀攻之、畠山重忠

奥將佐藤元治屯于石那坂

中村為宗擒元治為重資綱為家皆被瘡

頼朝進大軍攻国衡堡

夜使群卒携鉏鍬者、悉塞堡外之池。乙未、泰衡使稗將信夫莊司佐藤元治(号湯莊司)與其叔父河邊高經、伊賀良目高重、屯于石那坂、決遇隈川引流為隍、結柵張弩。中村念西(号常陸入道)其子為宗、為重、資綱、為家、進到伊達郡澤原邊、先登、元治力戰、為重、資綱、為家被瘡、為宗奮戰破之、擒元治、獲其黨十八人首。(元治者嗣信、忠信父也。傳称中村念西者中納言藤山蔭之裔也、依討元治之功、領伊達郡、乃今伊達家之祖也)丙申、頼朝進大軍越阿津賀志山、攻國衡堡。先是、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工藤行光、及祐光、狩野親光、藤澤清近、河村千鶴七騎夜越重忠陣進、欲先登、藤澤成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二　後鳥羽三　四十二　何不成舍藏

官軍先登將野親光藤祐光戰死藤行光殺伴藤八

宮六国平力戰殺佐藤秀員父子

清告重忠曰、此役公為先鋒、然此輩欲拔群、請留之。重忠曰、彼輩先登、豈辱我乎、今何為留志士之勵忠。於是義村等七騎終夜登嶺、行光先登、國衡軍士拒之、親光、祐光戰死、行光與伴藤八相戰而殺之、清重、千鶴等亦獲首級、藤能直近侍頼朝、其養父親能豫語宮六國平曰、能直始勤軍役、汝扶之。時能直宿直頼朝之寢、國平夜候寢窗、呼能直相伴、越阿津賀志山力戰、殺佐藤秀員父子。(宮六国平者齊藤實盛之姪也、實盛曾從平氏之軍戰死之後、国平囚上総廣常之家、廣常被戮而頼朝附之親能、親能依其有勇敢之名、請頼朝赦焉)丁酉、頼朝大軍及城門、重忠、朝政、義

熱借城陥金剛秀綱父子力戰死之

義盛射貫国衡膊大串重親獲首

盛、行平、成廣、義澄、義連、景廉、清近等競進力戰、朝光及宇都宮朝綱家僕紀權守、波賀四郎等、以安藤次為先導、登鳥取越、攻國衡城後、撃其不意。國衡敗走、金剛秀綱及子秀方留拒之、秀方年十三、膂力過人、與工藤行光相戰、行光從者遂獲其首、朝光進斬秀綱、堡遂陷。頼朝率衆逐國衡、義盛先進、及大高宮前、會國衡之逃、義盛大呼逐之、國衡回馬欲放矢、義盛射貫國衡膊、國衡被創而走、義盛又欲射之時、重忠從軍群来、國衡既急馳馬水田、避之泥深不前、大串重親遂獲國衡首。(国衡為人魁岸太肥、豪強多力、其所乘馬号高楯、国衡時之騎登山)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二　後鳥羽三　四十二　何不成舍藏

泰衡禰将金十郎戰死勾當赤田皆被虜

義盛重忠争軍功

（而不汙奥州第一之鏃也）泰衡聞之大驚逃入玉造郡其禰将金十郎勾當八、赤田次郎等留拒頼朝之衆三澤人安藤四郎進大戰於四方坂七回金十郎死勾當赤田皆被虜軍敗績戊戌頼朝留船迫宿休軍士重忠献國衡首頼朝賞其功義盛進曰臣射國衡故隕命非重忠功重忠笑曰卿言何乎義盛曰臣追及國衡於大高宮前射貫鎧袖其甲紅其馬黒頼朝即使重忠出其甲見之果如義盛言其鏃痕如通鑿非尋常之比頼朝詰重忠曰汝射之乎重忠謝曰臣従者誅之不知國衡既中箭者也頼朝頒馬河村千鶴年十三

頼朝賞河村千鶴弱而有勇加首服賜名

渡邉番従軍赦罪

屢呼名力戰獲首級頼朝感其弱而有勇召問汝者誰對曰山城權守秀高子也頼朝即命加々美長清加首服（元服加冠者或曰首服）賜名曰秀清秀清兄義秀石橋之役黨大遅景親為囚秀清猶幼其母為頼朝侍女隠其名育之此役望請従軍（着聞集曰頼朝討泰衡時渡邉番従軍番攝州人也剛直而勇源義經避難欲赴西海時到渡邉宿番宅番痛其有功而受罪厚礼善遇之事聞鎌倉頼朝怒召番因於梶原景時家然不殺之送年天野遠景平鬼界島東藩威望超群到渡辺見番妹納之為妾携到鎌倉番族頼番曰番救在近遠景遣使語番曰卿幽囚四年久今不意結婚則我於卿可約父子之義有請則勿隠焉我不可踈之番謂我被囚繋者勇士之素志也不可耻之就時勢求戮者是耻也乃郤其使曰願求言謝之有餘然番幽囚歴年獨身幾生不知所以結誓遠景大怒告頼朝曰囚人渡辺

渡邉番善射射鯉之游獲之

比企能員等誅出羽田河行文秋田致文

攻泰衡于玉造

番猶含異心非可放遣者由是禁錮弥重番曰丈夫豈動心変志哉彼何為者哉不屑之及奥州軍起頼朝召番曰誅汝之讎為待今日也汝死生依此軍決矣乃賜鎧馬番喜而從軍力戰陥敵又凱旋而赦還鄕里領舊地番善射有客到渡辺番挿矢臨河見鯉之游乃射而悉獲之謂客曰投網則有漏者我矢発則不可漏之客驚其絶藝云）己亥頼朝到多賀國府千葉常胤八田知家渡遇隈河来會庚子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攻出羽國誅田河行文秋田致文以報之頼朝勞其功辛丑頼朝使衆兵索泰衡或曰在玉造郡或曰在物見岡頼政行平等攻物見岡泰衡既走唯有幕營於是捕其留兵数十人以帰丁未頼朝到玉造郡圍泰衡城泰衡敗走餘兵皆降頼朝令美連義盛朝政

攻平泉館泰衡逃于深山

藤基成面縛出降

重忠等及武藏諸黨曰泰衡入平泉館則其兵多矣汝等合衆兵可攻之突騎拔群莫傷人馬戊申頼朝進攻平泉館泰衡燒其館而遁于深山頼朝入平泉大廈寶庫數十皆燒獨餘一庫頼朝命葛西清重小栗重成開之庫中有香水櫃數合藏朱玉犀角象牙笛紺瑠璃笏金履玉幡金玉華鬘蜀江錦帷（一幅無縫）鏤金群鶴彫玉龜瑠璃燈籠（皆盛以金器）錦繡綾羅等珍寶頼朝分賜群士而遣使于京師奏○壬子頼朝分兵入山中索泰衡遣千葉胤頼於衣河館捕藤基成父子基成面縛○九月戊午朔庚申頼朝自平泉赴岩

河田次郎弑其主泰衡、来降、頼朝不許、誅之

梟泰衡首、随頼義誅貞任之例

頼朝上書請天裁

井郡、依高祖頼義之例、留在厨河、按捕泰衡、然不獲泰衡、走夷狄島、其家臣河田次郎殺之、以泰衡之首来降、頼朝使景時責之、曰、汝降者似有功、然獲泰衡者豈借汝力乎、汝臨其主窮弑之、八虐之罪何逃乎、遂梟之、而後命横山経兼曾孫時廣、使其世僕惟仲、後裔廣綱梟泰衡首、以八十釘貫之、皆随頼義誅貞任之例、頼朝遣使京師、上書奏、曰、泰衡諸族皆逮捕之、而無遺孽、藤基成亦率其子而降、泰衡族父彼衡年既衰老、故赦之、其餘降虜可献之乎、臣帰鎌倉之後相計可定、其罪状乎、伏竢天裁、丁丑、頼朝領賜両

頼朝領賜奥羽郡邑賞諸将士

頼朝見壺碑詠倭歌

州郡邑於千葉常胤等諸将群士、賞其軍功、守都宮家臣紀権守、波賀次郎等、各賜二旗、小山家臣保志黒次郎、永代六次、池次郎、賜旗韔以銘其功、皆為此賞、畠山重忠賜葛岡郡、是狭少之地也、重忠退詰人曰、此役我奉先鋒之任、然為群士被超、我不敢爭之、為周賞於同僚也、今衆士預厚恩者、非我不諍功之故哉、戊寅、頼朝奉幣伊澤八幡宮、此宮坂上田村征東時経営之、而蔵其弓箭及鞭於宝庫、頼朝使神人出而見之、又往見壺碑、詠倭歌、壺碑者昔田村以弓題壺山之石、曰日本中央、後人名之壺碑、庚辰、頼朝

葛西清重以賞抜群之功為奥州総督

頼朝巡見衣河舊跡、侍史有詠

巡遊平泉、豊前介實俊為郷導、有寺號無量光院、秀衡摸宇治平等院地形営之、實俊白頼朝曰、清原武貞没後、清衡傳領、伊澤、多賀、江刺、稗拔、志波、岩手六郡、而移豊田館於平泉、基衡、秀衡相嗣、領之三世、総九十九年、両州萬餘村、聞経営伽藍、不知幾千宇、頼朝以葛西清重有抜群之功、命之為奥州総督、而賜平泉、伊澤、岩井、牡鹿諸郡、甲申、頼朝巡見衣河舊跡、其巌壁之間、見官照小松館、成通貞任老僕、琵琶柵、衣河館者安倍頼時所営也、頼時子貞任官照等故居、其跡纔存、侍史詠之、曰、郭土空殘秋草鎖、兮數十町、礎

頼朝作法式、貼多賀国府廳壁

頼朝罪葉山宗頼、除其采地

石何在、舊苔埋兮百餘年、○冬十月、丁亥朔、頼朝過多賀國府、命郡郷荘園諸務於諸地頭、且作法式、貼廳壁、述不可致費煩民之事、於是、赦佐藤荘司、名取郡司、熊野別當放還之、允頼朝在奥州之間、其號令正、而不為民庶之怨、故皆服其法令、乙巳、頼朝到下野國、奉幣宇都宮、賽軍事之平安、庚戌、頼朝帰鎌倉、営即遣使於京師奏之、至此六十餘州悉入頼朝掌握、甲寅、頼朝除安藝國士葉山宗頼采地、宗頼為従奥州之役、率兵到駿河國、聞頼朝既發鎌倉、謂後期而引兵帰安藝、至此梶原景時白、曰、是不罪則孰不

法皇賞頼朝宣旨

頼朝減諸民之賦税而救急賑貧

頼朝雪中遊大逬獵場

可罷哉故及此葛西清重在奥州而令其領邑曰咸
市以賑窮民於是民皆治安頼朝善之○十一月丁
巳朔己未法皇賜宣於頼朝賞其功曰奥州征伐古
今無雙降虜刑法功臣勸賞皆可隨意而行之官符
院宣及任官等之事從其奏請也頼朝大悦而使中
原廣元入京師奏奥州號令之諸務且辭功臣之任
官甲子頼朝遣使奥州令葛西清重減諸民之賦税
而救急賑貧且乱後乏稼穡之地則相移其粟其救
之時命清重按捕泰衡幼子及佐竹太郎子與泰衡
者癸酉頼朝雪中遊大逬獵場有狐馳頼朝之馬前

頼朝禁錮高衡師衡經衡隆實流李衡景衡兼衡

頼朝造永福寺

頼朝射之不中千葉胤信從者篠山丹三射獲之而
拔已矢替頼朝矢獻之頼朝賞其輕捷而入澁谷莊
司重國家設宴召丹三准近侍○十二月丙戌朔是
日頼朝奉勅禁錮高衡師衡經衡隆實於相摸流李
衡於下野景衡於伊豆兼衡於駿河甲午頼朝造永
福寺模奥州梵宇造重閣彩椽彫梁號二階堂頼朝
造新厩養陸奥駿馬以梶原景時為別當戊申奥州
馳使告鎌倉曰有稱義經及義仲子秀衡子而叛者
頼朝命小室光兼佐々木盛綱等議捕誅之先遣工
藤行光由利惟平宮六國平等于奥州治兵備之庚

戌法皇催頼朝入洛報奏曰既平奥州則無一事介
於懐在今則可入朝拜天顔耳明年可發途而駕千
里風向九重城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四十二終

建久元年
泰衡從者大河兼任謀叛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三 自建久元年至同九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挍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鳥羽天皇四

庚戌建久元年奥州諸邑守馳檄告鎌倉曰泰衡從者大河兼任等或稱伊豫守義經出海邊莊或稱義仲男朝日冠者出山北郡起兵謀叛兼任率其兒輩部屬七千餘騎起大閼山而過志加渡氷忽消溺死者五千餘人兼任遣使者於由利惟平告曰我以報主讐故向鎌倉惟平出軍於小鹿島逆擊之惟平戰死兼任衆勝入津輕襲殺宇佐美實政等群士兼任弟藤次忠季為

兼任襲殺宇佐美實政大見家秀石岡友景
由利維平不走橘公成不死
橘公成来鎌倉陳謝

奥州降虜既而赦列頼朝家臣先是持節赴奥州路聞兼任之叛而歸鎌倉其兄新田三郎亦背兼任来降頼朝大驚命千葉常胤為將出海道比企能員出山道討兼任忠季亦為從軍特命結城朝光藤能直等之領奥州諸邑者各發兵為之備頼朝詣二所奉幣頼朝崇伊豆箱根称二所後倣此祈軍事葛西清重使者来曰兼任起兵襲殺橘公成宇佐美實政大見家秀石岡友景等由利維平棄城而走頼朝見其書語侍臣曰維平不走公成不死我於其平生知之想是言之誤也有其副使半塗而病踈至其使曰前使者之言誤矣果如頼朝之言人皆服其識鑑橘公成来鎌倉謝曰臣初為兼任被圍事出不意故脱身而欲以他計擊之間有讒臣者故

頼朝令奥州諸將討兼任
盛綱子信實失禮於祐經

為陳謝而来頼朝不問之即遣使者於奥州令諸將曰聞賊徒既入諸領邑然邑守各欲策其功而不相救故為蕞爾鼠輩隕命者多汝諸邑守皆一其心相扶討之何難之有乎如維平雖似有功而其戰倉卒無後慮者也何足賞之乎○七月壬申頼朝與佐々木盛綱雙陸盛綱子信實歳十五侍傍工藤祐經来至抱信實退之移居其座信實變色而出取一礫来投祐經額血流汙衣頼朝大怒信實逃亡跡頼朝令盛綱謝祐經盛綱曰小童不憚君前為無禮臣與彼可絶父子之親然不可屈謝祐經祐經曰小童所為

河村義秀以能射騎宥罪

有理老夫於彼不含怨況於盛綱哉是日鶴岡放生會流鏑馬射者有闕大庭景能請頼朝曰有河村義秀者能射騎往歳依黨景親之罪為囚在臣家景親黨蒙赦者多義秀獨沈淪伏冀赦之而騎射乎頼朝曰彼罪當誅何令存乎時為神事可赦之然其藝非絶勝則罪之景能命義秀射三尺手挾八的手挾八的皆本朝之射札也皆中之頼朝遂赦之後數日景能戲告頼朝曰義秀可斬乎頼朝驚曰汝言何戾乎初定刑則潜扶之今既赦則請斬之如何景能曰彼為囚則有臣之養故續命今有恩宥既欲餓死想彼以早誅為歡

頼朝以諸国水旱奏止朝洛不許

佐々木盛綱献箭

乎、頼朝大笑而賜其舊領相模河村邑於義秀、丙寅、頼朝以諸國水旱民庶不安為憂、故寄書於藤經房、奏止朝京師、法皇使經房報曰、炎旱洪水固是朝家之憂也、然卿之来朝何妨矣、叡慮且夕待之、頼朝不得已、於是命藤行政、三善善信、平盛時等注記司事、之從士、以盛時、昌寛掌貢物事、和田義盛為前騎監、梶原景時為後騎監、八田知家、千葉胤信、三浦義連等為吏卒之監、中原親能掌六波羅雜事、而命北條時政等留守鎌倉、佐々木盛綱献箭、其表箭用鷲雁羽、裏箭用鷲涂羽、其製殊常、頼朝問之、對曰、故將軍八幡太郎征伐

曾我五郎時宗初冠於北條時政家

祐成兄弟賞月見雁成行有歎

奥州凱旋之日、用此制度、伊藤祐親孫曾我十郎祐成攜其弟筥王童詣北條時政家、時政使筥王初冠、名曰曾我五郎時宗、宗或作致、而畀駿馬賀之、祐成時宗者、伊藤祐泰子、祐泰沒而從母在曾我祐信家、祐成初名一萬、其族工藤祐經為父讐、一萬筥王自幼以報讐為志、一萬九歳、筥王七歳、相伴賞九月十三夜月、一萬仰見雁成行、嘆曰、彼行行不離者可羨之、筥王曰、小子與兄日夜同隊、何羨他乎、一萬曰、不然、凡有翼而飛者、其類不異、今見彼飛、不雜他鳧鷺、而同群成行、想其父母兄弟皆在矣、嗚呼我有弟與母而

曾我兄弟談論復讐之事

彪虎文也

鼠嚙斷弓弦之嘆

無真父、是我讐所為也、筥王曰、兄何難之乎、讐首非金石、何勞斬乎、一萬揚袂掩筥王之口曰、耳屬垣墻、汝莫說此密事、筥王曰、報讐者非射則斬、隱而遂之乎、一萬曰、汝彌於中而莫彪於外、唯習射騎為業、嗚呼見世上小兒、幼於我者皆乘肥衣輕、能習其藝、我父不沒、則我兄弟亦可如此也、筥王曰、然、昨夜鼠嚙斷弓弦、若父在而我輩不乏弓矢、則射殺彼鼠而休我怒耳、一萬曰、我有所憎百倍於鼠、筥王曰、誰歟、推我所乘之竹馬者乎、一萬曰、不然、我為憎殺父者、以駃陰為遲、於是一萬握小弓放篠矢射破紙障、謂筥

時宗木刀斷破窓紙

祐成依頼函根別當行實

王曰、我兄弟年既長、而遇父讐、則如破紙障耳、筥王趨進瞋目切齒、拔木刀斷破紙曰、若遇難擊之讐、以射之不中則恐誤之、不如唯斬矣、其乳母窺見之、驚告其母、母召二子、泣戒曰、汝等志則善矣、然在今世、何遂其志乎、汝祖祐親背鎌倉公之命被誅、若公知汝等存、則不生矣、我常以為憂、汝等謹勿遊街衢、而被人知矣、自是二子不再言復讐事、無人則相偶語、而泣、或相諫戒之、祐經聞二子之存、恐有後難、密告頼朝、頼朝捕之、畠山重忠等憐二子、請頼朝、故得免、其母喜、即請祐信使一萬初冠、襲伊藤之号、名曰曾我十郎祐成、時十三歳、於是依頼箱根別當行實、而以筥王為其侍童、頼朝曾詣箱根社、群士皆從之、祐經亦為近侍、宮王欲識祐經之面、從僧

頼朝詣函根社祐經從之時宗窺祐經

筥王拒行實之勧為僧逃去

侶寓事于他而問頼朝從士之名懐及窺祐經之隙欲刺之時祐經見有小童似祐泰者惟問一僧曰我聞此山有伊藤入道孫今奚在乎僧指筥王曰此童即是祐經喚筥王按肩摩其項密語曰吁汝小子似父汝不知我我是汝父之從兄也汝族類皆殲矣今我獨存曾我太郎僻汝兄弟耶汝等不由我而由誰哉早為僧宜勵業別當雖多弟子然不有其親族如祐經者若有請君之爭則我為汝竭力何事不遂乎可以斯言傳汝兄身貪被為人侮則常来往我家可共相親筥王低頭唯々祐經與之佩刀筥王有欲刺之心祐經猶按其肩筥王謂我幼與彼力不相當恐不遂事故止謝祐經而退其夜頼朝在箱根筥王終夜伺祐經之便遂不得刺之及明頼朝決帰鎌倉祐經亦從焉筥王遠消陰候之以其從士之多又不能矣歯泣而帰日々拜筥根神祈遂其志欝憂經年筥王既十七行實欲使筥王為僧而告之其母々悦筥王謂我為僧亦非難報仇然遂我平生之志宜使兄計之乗夜下山逃去語之祐成祐成喜相伴詣北條時政之家時政常撫愛二子其過太懇遂使筥王初冠名時宗行實聞筥王去大驚然知其有志故

不求之祐成與時宗共帰曾我之家時宗懼母怒不入其室祐成至母問筥王之剃髪祐成召時宗母見時宗之冠垂涙大怒曰汝不從我言何為此狂乎我見祐成之貧而不得一馬之肥一隻之使常以不如昔為恥而無涙之乾故使汝為僧祈昔良人之冥福嗚吁良人不幸早没其族亦皆被誅児輩幾存者其窮如此況其氏亦稱曾我而無継父家者又無祈冥福者且汝弟則父没沫幾而生我悪而棄之九郎祐清養之祐清亦與平氏遂死故被養他家今聞為僧在越州然不知有其真父母亦不祈冥福汝既狂矣嗚吁未有如良人其生無福而死亦無福也自今而後汝不可以我為母我既無心面汝時宗大懼涕泣而退謂祐成曰母之言皆有其理嗚吁悲哉欲為父報仇遇母之怒唯離髪而從母命祈父冥福而若得便則遂我志乎如何祐成曰昨日束髪今日離之人以為狂矣母之怒者所豫思也經日則解耳汝莫愁之於是祐成使時宗来往其姑夫三浦義澄土肥遠平婦夫二宮太郎等家或請時政之寧其寄宿各三四日而還迎經年屢到祐成之居寧問母寢食○冬十月正四位下仲資王

長田忠宗景宗被誅

源頼朝上洛從隊

平基親並叙從三位以基親為治部卿戊申頼朝到尾張奉幣熱田社而到野間拜義朝墓往歳長田忠宗為平氏棄父子相携来鎌倉且從撃平氏之軍頼朝佯尊遇之及此誅忠宗及景宗以殉于墓前又美濃青墓驛召亭嫗大炊之女以賞舊功○十一月辛亥朔丁巳頼朝入京師前騎六十隊　毎一隊各三騎毎一騎其從士二人童一人其一士着甲來馬從後一士一童佩弓箭列前其外不率從士　畠山重忠為殿和田義盛為監　各其從士十餘騎　其次頼朝着烏帽乘馬　副馬及甲冑弓矢各在其前　其次八田朝家伊東成親加藤景廉又三浦義連八田朝重葛西清重二騎相並河内義

源頼朝参内

長三浦義澄各一騎足立遠光工藤祐經二騎並行後騎四十六隊　其列同前騎　千葉常胤為殿梶原景時為監　各率其諸子親族為從士　其行装盡美人以為壯觀法皇及諸院公卿皆停車於街衢覧之頼朝既到六波羅新館下總守源邦業因幡前司中原廣元前掃部頭中原親能宇都宮朝綱結城朝光豫侍館中己未頼朝参朝獻砂金八百両鷲羽二櫃馬百匹佐々木定綱記街巷市陌呈之頼朝使義盛景時令諸将警衛街陌先朝法皇宮民部卿藤經房為執奏法皇大悦使頼朝前席咫尺相語避人間政務之事法皇賞其積年

賴朝任大納言賜帶劔

賴朝與兼實對談

法皇賜髭切劔於賴朝

之大功而將命任官之事賴朝辭而退朝闕院拜龍顏而與攝政兼實晤語半夜歸六波羅是夜法皇勅經房曰賴朝辭官之意形於色速可授除書任大納言經房乃奏而宜下賴朝不能辭焉且勅授帶劔兼實記曰賴朝達兼實談曰臣家八幡神託曰可護帝王方今法皇將政則今上猶儲君故先奉護法皇萬歲之後宜奉讀今上且於殿下雖不疎之然憲法皇之疑而未蹔親昵之色陛下春秋富殿下其與我同心則何不太平哉兼實善焉退而謂鳴呼義朝謀逆而亡豈圖有斯子也如賴朝則眞將軍而朝廷可依賴者也法皇賜髭切劔於賴朝曰是汝家之寶也賴朝悅按平家物語曰賴朝為因清盛語青墓大炊求髭切劔大炊獻之呈法皇云云或曰大炊以他劔代之以塞清盛求及賴朝起東國獻之云○十二月辛卯賴朝朝法皇宮奏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三　後鳥羽四　七　何不成舍藏

歸鎌倉法皇賜官於其從士二十人賴朝固辭不許故略其半任官者十人平常秀平景茂藤朝重為左兵衛尉平義村平清重為右兵衛尉平義盛平義連藤遠光為左衛門尉藤朝政藤能員為右衛門尉辛亥二年春正月甲子前右大將源賴朝定政所及問注所侍所之職以中原廣元為政所別當主計允藤行政為令藤井俊長号鎌田新藤次為案主中原光家為知家事以善信為問注所執事以和田義盛為侍所別當梶原景時為所司以前掃部頭藤親能改中原為藤姓筑後權守平俊兼前隼人佐三善康清文章生三善宣衡民部丞平盛時左京進中原仲業前豐前介清

常秀千葉常胤孫

景茂梶原景時庶子

朝重八田知家子

義村三浦義澄子

清重葛西三郎

義盛和田小太郎

義連三浦十郎

遠光足立前右馬允

小山朝政

比企能員

建元二年

府朝定政所問注所侍所之職

宋朝寄書

廣田邦房前知凶兆

原實俊等為公事奉行使參議右兵衛督藤能保守京師天野遠景守鎮西甲子太宰府言宋朝寄書曰商船長揚榮陳七太有罪宜捕之朝廷議揚榮者本朝人也可致罪陳七太宋人也如之何乎而下太宰府官議之辛亥依上巳鶴岡有臨時祭賴朝詣宮其從士廣田邦房語同僚曰明日鎌倉大火神宮幕府皆不免災同僚笑曰汝何知天事乎壬子南風烈鎌倉大火延及鶴岡宮府館賴朝移居於足立盛長甘繩之家○三月丙子內大臣藤兼房任太政大臣大納言藤忠親任內大臣權大納言藤實宗轉大納言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三　後鳥羽四　八　何不成舍藏

中納言藤忠良任權大納言權中納言藤親信轉中納言參議藤能保任權中納言從三位藤光雅任參議○是月近江守源佐々木定綱子定重双傷日吉杜神人及沙門延曆寺僧徒捧狀于禁中請罪定綱定重去歲延曆寺之領邑大水民乏賦稅僧徒使定綱譴責之民不能貢稅定綱亦不問之僧徒不悅使日吉神人捧神鏡濫訴定綱家推門房破城壁辱其僕從男女定重大怒命部士殺神人故僧徒訴之○夏四月戊寅朔除目前因幡守中原廣元任明法博士兼左衛門大尉蒙撿非違使宣旨藤兼實曰上古廣任大尉近世

佐々木定重双傷日吉神人神人郭之擾動

兼實歎言、頼朝委任廣元、恐獅子身中之虫食獅子

延暦寺僧徒奉神輿訟定綱定重之罪

源為義之外爲裔、彼元是文筆之士也、如大外記明経博士則可也、今超群兼武官驚天下耳目、是源通親阿諛彼而所奏行也、可以痛恨焉、頼朝委廣元以腹心之任、恐其獅子身中之虫食獅子乎、廣元久在京師威權蓋世、故兼實有此歎、然廣元遂無異心 癸巳、源頼朝遣梶原景時後藤基清等于京師、按定綱定重之事、且謝延暦寺不聽、延暦寺僧辨勝義範等到鎌倉、請斬定綱定重等、頼朝勞之饗之、雖諭宥恕之趣、不肯、山僧又獻使於熊野、奏請法皇、且入洛訴兼實、嗷々、定綱避佐々木荘蟄居、壬寅、延暦寺僧徒奉日吉及祇園北野神輿入京、到禁門、訟定綱定重之罪、宿衛遠江守安田義定兵士防而不納、北條時定佐々木高綱及成綱

廷議流定綱廣綱定重定高

義定在遠江国

等從士亦拒之、有官命曰、勿犯神輿、僧徒進殺衛士數人、棄神輿於大路而去、百官共議奏之、而流定綱于薩摩、廣綱（定綱長子）于隱岐、定重于對馬、定高（定綱弟）于土佐、而其從士五人（堀池實員、井伊直綱、岸本遠綱、源直廷、源遠定）下廷尉獄、兼實記曰、山僧憤勅裁之遲滯、擧群入洛、法師戀叫馳書告兼實、兼實驚倒衣而参内、山僧既會集京極寺、将入宮中、宮中無人、唯撿非違使別當藤能保候焉、兼實命能保召官兵、時定高綱成綱率五十騎來、義定在京兵士十騎繼來、諸撿非違使等無至者、兼實曰、山僧之勢如雲、官兵難敵、乃奏法皇、召公卿及座主顯眞以下僧綱議之、中原廣元在其列、議未決、群僧數千競到二條近陣庭、兼實遣使衛曰、所訴之裁斷、不可限陣之内外、可候陣外而請天裁、勿濫入陣内、山僧報曰、往歳平重衡雖列卿相、依燒南都之罪、不免斬罪、如定綱則不可不斬之、此往還之間、叛徒官兵相及、傷官兵及洛中人民、逃入禁庭、能

大庭景能論騎法射法長短、頼朝感之

保制之不聽、兼實泣曰、嗚呼皇化衰矣、悲哉、抑泝自揚聲叱之、而令前大夫史小槻隆職諭山僧、山僧陳曰、夢使等候陣外待天裁、然群聚者之中、有窺定綱者、頻投飛礫、故賤僧等不堪憤怒、與官兵接戰、兼實令能保止武士對捍、山僧弥衆、勝訴賜定綱、事不決、山僧棄神輿而去、其後勅諭座主、宥恕山僧、減死罪處流罪、山僧請流定綱于鬼界島、然復宥之而流薩摩国、由是山僧帰山、神輿在路頭五六日、至五月朔神輿帰座、事聞鎌倉、頼朝不悦 ○五月甲子、佐々木定綱赴薩摩國、率若干甲兵、勢氣驚目、領送使禁之不聽 ○八月丁丑、是日頼朝有新館之賀、大庭景能獻酒、足利義兼千葉常胤小山朝政三浦義澄畠山重忠等諸將候其座、各獻酬而談往事、景能語保元之軍事曰、勇士可達者騎法也、弓矢者縮寸尺可也、故鎮西八郎、本

能保權威、丹二位寵幸

朝無雙之射士、而弓矢之寸過其分、臣戰于大炊河原、爲八郎被射、八郎者長鎮西而不習騎、臣在東國能習馬馳驅左右、八郎弓貪強、矢貪長、故射臣欲中身而中膝、臣不習騎則失命耳、頼朝感之 ○九月丁未朔、丁卯、頼朝遊海濱、出稲村崎、自射小笠懸、與下河邊行平和田義盛榛谷重朝藤澤清近愛甲季隆等競勝負、其負者各獻瓶酒海味、頼朝欣然衆與 ○十一月丙午朔、庚戌、法皇詔兼實曰、前攝政基通子家定可叙正四位下、藤高能可任中将、丹後局子教成可任少將、兼實對曰、能保權威、丹二位寵幸、無可

平康盛謀殺事覺被殺

駿河守廣綱遁世賴朝憐之

叡之者、則可任叡慮、又詔曰、右大臣藤兼雅可加一階、兼實奏曰、太政大臣兼房、左大臣實房、與兼雅正二位、兼雅獨豈可越階哉、法皇曰、朕過矣、己未、故右衛門尉源有綱家人平康盛潜往鎌倉、為報主讐謀害北條時定、事覺被殺、壬申、賴朝立前堂晩眺、有一僧趨庭、賴朝怪之、使三浦景連詰之、僧對曰、駿河守廣綱侍童也、我主出奔上醍醐、猶不忘舊恩、恐有閣下之疑、使臣告其無叛心、賴朝使景連問曰、廣綱何恨而出奔、對曰、閣下大將拜賀之時、廣綱雖舊官上然不為其後從之列、又常以駿河國務為願、遂無其

藤兼光善折獄

命抱此二憂、遁世雉髮、今晦以一朝之恚恨、既絶浮世之榮願、唯欲祈閣下之冥福、以報舊恩耳、賴朝憐之、欲遣使者、從其僧尉問之、景連未出、僧既去、不知其處、○十二月、前大納言藤朝方復任陸奥出羽按察使、權中納言藤能保辭撿非違使別當、藤兼光代之、著聞集曰、兼光為大理時、有貧家失釜者、訟曰、盗之者在隣宅、兼光召盗問之、盗至見之、則兩足跛者也、兼光疑之、遣吏索其宅、果得所失之釜、跛者陳曰、僕以手代足而蛇行、以手持釜、則不能行焉、何以竊出而歸哉、想其他人竊來匿僕宅乎、訟首爭而下決、兼光謂跛者曰、汝之言良有以也、訟首誣止此、釜予汝、取之而歸、跛者喜而取釜挾頭突手而蛇去、兼光罵曰、汝竊釜亦可如此、乃捕之禁獄、聞者以為善辨獄、○閏月、前左大臣正二位藤實定薨、歳五十三、實定

藤實定薨世称其博識為賴朝所重

建久三年

上總忠光為眇窺賴朝事覺被縛

最達詩歌、頗有文才、家藏花園左大臣有仁日記八十卷、四條戸部公任記百餘卷、秘之不示他、故無知朝儀故實、且蓄倭漢之書萬餘卷、舉世稱其博識、服其才藝、號後德大寺左府、賴朝素重實定之為人、聞訃哀惜焉、

壬子三年春正月甲午、平氏舊將上總忠光潜往鎌倉、以魚鱗覆左眼、為眇、候賴朝、賴朝欲作祠堂、而相其役夫之中、有助夫荷土石者、賴朝怪之、使人問焉、其對語不分明、佐貫廣綱縛之、見其懐匕首、推問之、對曰、我上總忠光也、來往鎌倉候幕下、欲報主讐既有年矣、嗚呼幕下天命不悛、果不遂我志、賴朝命和田義盛禁錮之、○二月丁巳、法印權大僧都成清

中原廣元上狀辭職

補石清水撿校職、成清者紀氏也、初貞觀年中、依僧行教之奏、始建石清水宗廟、教者紀氏、無嗣子、而武内宿祢之後也、教始為石清水撿校、尓來非紀氏則不任撿校、歴世分為數流、或曰園、曰中家、曰田中、曰竹、曰壇、曰高松、成清者光清子也、母小大進、以倭歌名者也、故成清頗長倭歌、所謂待宵小侍從者、成清妹也、成清号善法寺、田中善法寺二流、世皆石清水杜務、又有新善法寺一流、丁卯、賴朝命和田義盛誅忠光、先是忠光在義盛之家、斷食幾死、義盛推問其黨、答曰、我無朋黨、獨有越中盛嗣、去歳共潜居丹波國、而挾報讐之志、一別之後、不知彼所在、○三月癸酉朔、甲戌、正五位下左衛門大尉中原廣元上狀、辭其職、詞曰、臣廣元去年四月、任明法博士、左衛門大尉、即蒙撿非違使宣旨、三箇之

後白河法皇崩為二條高倉兩帝之御父

恩一所不耐是以同十一月五日先遁李曹之儒職
憖居棘署之法官竊以累祖立身雖趁北闕之月二
族傳跡皆學南堂之風而校尉者王之爪牙也專為輦
轂之警衛廷尉者民之衙勤也宜致囹圄之手足爰
廣元性受暗愚爭辨蕉鹿兩日之夢心非明察究隔
英雄三代之塵不肖謝榮於非分之任竭忠於方寸
之誠耳望請天慈曲照地慮然則内避瞰鬼之廻眸
外弭議人之聚口難慰悚兢之至戊子法皇崩于六
條宮壽六十七（七或作六）敕固三關丁亥葬於法住寺奉
號後白河院法皇在位三年而讓位在院中聽政歷

賴朝没收多賀重行領邑

泰時幼有仁惠

五朝三十四年間兵革頻起為強臣被困晚年為賴
朝被推戴終於安樂凡朝廷衰皇威廢而國内悉入
武家之掌者始于此（蕪實記曰法皇者鳥羽帝第四皇子母待賢門院璋子二條高倉兩帝之父六條安徳當今三帝之祖保元以来三十七年治世寛仁慈悲歸依佛教過於梁武帝唯恨忽延喜天）
曆之古風丁酉賴朝没收多賀重行領邑北條義時
子金剛童步遊海濱重行乘馬無禮賴朝聞之責重
行曰禮不可論老少可依尊卑金剛童我外族而非
汝同僚之比何不禮乎重行有畏色陳謝曰臣礼之
賴朝問金剛童童曰重行非無礼想言者之誤也賴
朝感童之有仁惠賜劍當之而猶戒重行（金剛童即泰時）○

賴朝自監祠堂經營之事

四人皆河權六以行縢運土

源賴朝任征夷大將軍

六月辛丑朔癸丑賴朝自監祠堂經營之事北條義
時等群士各運土木畠山重忠佐貫廣綱城長茂工
藤行光下河邊行平等皆多力引其梁棟如數十人
一時而成賴朝感之時有盛土于夏毛行縢（謂虎毛袴曰行縢）
運之者賴朝問之景時曰皆河權六也曾以義仲
家臣為囚既久矣賴朝感其志赦之○秋七月辛未
朔癸未特敕源賴朝任征夷大將軍丙申敕使廳官
中原景良及康定等捧詔書到鎌倉賴朝命三浦義
澄受詔于鶴岡宮前而賴朝立西廊敬受之而饗官
使贈馬十三匹及絲百十匹布千百端帶之賴朝素

三浦義澄假勲功接對敕使

義明没而耀名義澄存而顯榮

有任將軍之望然未奏請之法皇崩天皇初親政殊
識之拜任焉賴朝辱天恩且重敕使之遠來謂受官
宜於私第者非無憚也故於鶴岡廟庭受之豫擇接
對敕使之人謂昔起事之初故三浦介義明老而死
義遺子孫而立再舉之功今不報之則何時報之乃
抽義澄充之衆皆羨之義澄率其族比企能員和田
宗實及家僕十人各着甲冑迎敕使敕使問曰鎌倉
殿使為誰義澄答曰三浦荒次郎平義澄也（不稱介者謙也）
既而受官宣到幕府縢行而進之賴朝束帶拜受之
時人皆謂義明没而耀名義澄存而顯榮勲功之大

鎌倉政所下文定式

頼朝改授采邑千葉常胤不信家司署名独賜御押

忠義之精父々子々士林之英○八月辛丑朔乙巳征夷大將軍源頼朝嚴定政所式改授采邑印章於群士其状端曰將軍家政所下而記其功及其地而案主藤井俊長知家事中原光家署於年月日下令民部少丞藤行政別當前因幡守中原廣元前下總守源邦業連名於其後上頭貌之政所下文千葉介常胤獨難之曰家司署名難備後證唯於常胤則賜御押以傳子孫頼朝笑而任其請其餘小山朝政以下皆賜政所下文（俗傳曰頼朝賜書於小山朝政曰不可列於日本武士之下云々千葉常胤不平乃望請而賜可列於日本武士之上之詞云々按千葉家證文未知然否小山家書累世傳

實朝生

畠山重忠佐原廣綱大井實春共多力殆准百人

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境訴

之源尊氏見頼朝書有不可列於日本武士之下之詞感賞之受其落文之趣而授書於小山家至近世則頼朝書不傳而尊氏書存云）己酉頼朝次男實朝生母平政子頼朝大喜名曰千幡平山李重上野光範鳴弦和田義盛勤蟇目家臣等或獻護刀或劍馬有差○九月庚午朔庚辰頼朝遊二階堂鑿庭池請巨石數十使僧靜玄造假山有二石大丈餘命畠山重忠運之重忠自負擔濺池移之山上佐貫廣綱大井實春亦負巨石三人所運其力殆准百人頼朝感其多力○十一月庚午朔甲子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境訴頼朝不勝直實曰伏顧梶原景時為直光謗臣於閣下也臣何

直實為黒谷源空弟子

頼朝使諸將輔養子千幡

獨被譴責乎而斷決未終起座拋案文于庭入西廊自薙髪出奔頼朝大驚使人追止之直實到走湯山剃髪頼朝使僧徒諭之直實暫留山而遂入洛之黒谷（平家物語曰一ノ谷之役直實斬敦盛見其幽艶不堪悲慕遂削髪為黒谷源空弟子入專傳此説今從東鑑）○十二月己亥朔癸卯頼朝會武藏守平賀義信信濃守加々美遠光相模守大内惟義伊豆守山名義範上總介足利義兼千葉常胤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小山朝光三浦義澄佐原義連和田義盛等諸將賜卮酒自抱千幡托之曰此兒我所鍾愛也卿等輔養之義信等更懐之而各獻佩刀

建久四年

頼朝獵那須野夜聞鹿鳴罷獵

藤保昌獵丹後感和泉式部詠歌罷獵

頼朝大狩富士野

癸丑四年夏四月丁酉朔戊戌頼朝獵那須野小山朝政宇都宮朝綱八田知家各率列卒（俗曰勢子）千人從之大有獲那須光助獻駄駒頼朝留宿數日朝政朝綱等群臣陪夜宴頼朝聞鹿鳴問曰呦々者何處朝綱對曰聲在板鼻之邊頼朝曰騷人墨客以鹿鳴為秋山之興異哉今聞諸夏野也對曰昔藤保昌獵丹後國朝妻和泉式部憐鹿鳴而詠歌保昌感之罷獵今此鹿不時而鳴畏明日之獵者乎頼朝感其言罷獵命朝綱禁其野之獵○五月辛巳頼朝大狩富士野群士相爭逐鹿頼家自射獲之頼朝大悦供矢口

新田忠常斃大豪猪

餅祭山靈（本朝射礼供矢口餅者以餅為黒赤白三色一盤盛九餅）而遺梶原景
高于鎌倉以賴家射鹿告平夫人夫人曰為將軍之
嫡嗣獲原野之鹿鳥何足為奇乎壬申大豪猪傷矢
大狎向賴朝列卒無近者賴朝命新田忠常逐之忠
常射之未放矢猪逼忠常忠常乘猪猪怒揮牙懸倒
其馬而負忠常走絶崖深谷無不蹀馬忠常竹笠毛
袴皆脱而被髮攀其尾而馳猪觸樹躑躅忠常拔佩
刀刺之猪將斃其蹄入土數寸忠常遂獲之人皆感
其勇猛賴朝曰今日之獵群士皆多獲如忠常拔其
群又有一大鹿過賴朝之馬前工藤景光射之不中

工藤景光射大鹿不中諸將怪之遂罷獵

群臣卷獵靈鹿

曽我兄弟復讎始末

景光馳馬逐之放矢二三鹿遂逃去景光嘆曰臣自
幼以獵為業未嘗有不獲者今及七旬不得射貫之
恐此鹿為山靈之騎乎臣不免此祟也及夕景光臥
病賴朝以為怪異欲罷獵群臣皆曰不可也請明日
環狩之（俗曰卷狩）賴朝諾初曽我十郎祐成及五郎時宗
屢窺其父讐工藤祐經如影之從形人無知其志者
唯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竊知之常憐之祐成時宗或
變形為奴僕為人被辱者數矣忍不與之相爭唯以
報讐為志賴朝獵那須野祐成時宗被舊簑笠佯為
役夫窺之然不得其便及富士野之獵時宗謂祐成

祐成時宗決志告別于母有其園花開落有嘆

田十二畝曰畹或三十步為畹

曰我輩屢窺而未遂志者以窺其間也如此則平生
之志遂空矣唯不擇其處可報之縦然彼侍幕下何
憚焉若不得殺彼而身死則為靈鬼擊之耳祐成諾
於是兄弟相盟決其志時宗猶惜母別且以遺其怒
為遺念而到其母家與祐成共歩後園見未開卯花
之落時宗嘆曰凡死生如花開落今我輩先老母而
赴死地似此花開者殘而未開者先落祐成曰然物
理如此嗚呼九畹有萱盡使我憂忘乎而行入叢中
有牡丹之爛熳垂涙曰此花之盛纔二十日花之命
亦有限矣時宗垂泣祐成曰我以此謀語母則悲不

祐成獻衣其母以為没後之信

祐成時宗逢母談時勢相涕泣

語則恨如何時宗曰母聞子之赴死孰不止之乎今
既決志而為母被止則無由耳唯託言以從幕下之
獵告別獻酬且賜其衣以至死服之獻我衣以為没
後之信（俗謂信曰遺物）祐成曰善然則汝之遺懋亦有計乎
時宗喜祐成先入母室謂曰鎌倉公有富士野之獵
小子欲從之請借一衣母曰我聞君使臣以礼臣事
君以忠汝於幕下無一恩無一忠何可賞汝從乎汝
曾祖獵奥野而遇病汝父亦没于野獵家世有田獵
之災汝莫從其獵我為汝諱之然我非惜衣而弃之
衣祐成拜而退脱己衣置紙障傍時宗猶畏母之不

時宗自元服遭恚其母

許。然以為遺念強入室隔紙障告曰時宗亦非子乎與阿兄共從獵請賜一衣母詰曰時宗者我不知之想里中少年侮我家之貧欲嘲妾乎時宗對曰我是昔日之筥王也母大怒曰豎子誰許汝元服乎時宗伏地而泣祐成聞之来請母曰我兄弟幼喪父獨有母然彼違其命今不許則彼遂為丐人固可憐之而母猶不許祐成佯怒曰不孝之子何為我弟乎而欲斬之母大驚戒之遂許時宗相見時宗大悦入拜不能言而唯涕泣母曰我年老身貧誰顧我乎汝以我一諾重於千金嗚呼我何惡汝乎一喜一怒皆欲為

祐成母別時祝言

祐成告別於妾虎女時宗逢箱根別當行實謝舊過

汝而善耳我絶汝既三年然汝不在祐成之舍則心不安我無不寬之於是把酒相獻酬而畀衣於時宗時宗亦脫己衣代之祐成時宗共辞去母祝曰汝等從御獵有功再興家業祐成時宗出門猶惜別躊躇於是祐成到大磯告別於其妾虎女時宗登箱根逢別當行實謝舊過而待祐成及祐成来相伴騎瘦馬馳到富士野構小舍及賴朝之獵二人雜列騎之中會祐經逐三鹿祐成馳馬欲射祐經時宗按劍從之祐成馬蹶而倒時宗扶之祐經逐鹿而去時宗嘆曰嗚呼我兄弟之不幸也既逢讐而又失之相共帰舍

祐經子犬房童見祐成告之父

及晩祐成憚人之疑留時宗于舍陰候祐經宿舍時祐經與吉備津宮王藤内招黄瀬河妓龜鶴手越妓少將飲宴犬房童（祐經子）見祐成告之祐經命犬房延之座謂祐成曰聞卿兄弟以我為讐卿曾幼不知其故而誤聞矣我伊藤氏之嫡也然卿祖祐親奪之而一邑不與我我以為恨然以長者故不敵之後卿父獵與野中矢祐親不悟俣野景久依相撲之恨害之而疑我為之也而殺我從者數人我欲訴之未果會鎌倉公之起我族皆蒙罪我獨得赦故衆皆不知其所由遂帰咎于我卿等莫詢人言祐成敬屈無

祐經勸祐成于酒酬酢祐成伺隙不果

祐成時宗作書使鬼王道三郎贈其母

荅祐經侮祐成言語太傲祐成欲刺之然慮時宗有遺念忍而止佯謝欲退祐經曰我多誇言卿勿嗔之而勸巵於祐成相酬酢二妓唱歌祐成起舞周旋繞席之間屬眼房牖窺其左右曲終祐經衆與盡歡祐成辞去王藤内問祐經曰卿實殺彼父乎然則何誇言如此祐經曰我往年使從者殺彼父聞兄弟者候我彼之貧乏何以遂事乎與螳斧向隆車蛛網待翔鳳何異矣我豈苦之乎祐成猶在牆外聞之怒而帰語時宗於是祐成時宗作遺母之書述自幼為報讐之謀使其從者鬼王道三郎帰曾我邑二從者請

祐成時宗殺祐經及同舎王藤內

從然不許而強遣之時五月二十八日癸巳夜既參半天暗雨灑祐成時宗竊入祐經舎祐經王藤內醉與二妓臥祐成與時宗披祐經之牀呼之曰卿為父讐何熟眠乎祐經驚矯首祐成即斬之時宗亦斷其兩股時宗以往歳祐經所授之佩刀刺其胸曰曽所授者今還之兄弟擧炬相顧踴躍大悦王藤內驚起而走呼乃追斬之二妓大叫曰盜殺祐經群士皆勞田獵而臥猶無知者三浦畠山之舎雖聞之義盛重忠知兄弟者所為而不拒之祐成時宗高呼曰伊藤兄弟者既報父之讐乃欲雪祖父之耻而到頼朝館

宿直者皆披創臼杵八郎宇多五郎等隕命祐成遂為忠常被殺

時宗進入頼朝館五郎丸窺縛之

頼朝自推問時宗于前庭

前宿直者驚譟拒之祐成時宗揮刀縱擊平子野右馬允愛甲李隆吉香小次郎加藤光貞海野幸氏岡邊彌三郎原三郎堀藤太等蒙疵臼杵八郎宇多五郎等隕命祐成遂為新田忠常被殺時年二十二時宗走進入館頼朝欲自出拒之大友能直諫止之既而五郎丸窺時宗縛之甲子頼朝使狩野宗茂新開忠氏推問時宗于前庭時宗怒曰我家族雖沈淪臨終之言何使汝等傳之乎頼朝奇之自問焉時宗對曰祐成九歳臣七歳以降報讐之志造次顛沛不忘之今既平生之願足矣入館中者以祖父祐親被誅

犬房童揚扇撃時宗之頰

戮非無其恨唯於公之面前欲自殺也聞者懼之新田忠常捧祐成首使時宗見之時宗嗚咽太悲犬房童侍頼朝之側垂涙起座揚扇撃時宗之頰時宗竟爾曰我兄弟不幸而窺讐十數年而遂之汝今未半日而打其讐嗚呼幸哉是亦大君之恩非汝力所及也頼朝感時宗之孝而勇猛將有之犬房泣訴之時宗遂被誅年二十時人惜之（王藤內者備前人曽黨妹尾兼康故囚于祐經之家及此赦之欲還郷觴酒于祐經謝之同宿罹禍鬼王道三郎携祐成時宗之遺物及其書帰于曽我呈其母母哭慟不止二人薙髮直登高野終身祈兄弟之冥福云）鎌倉訛言頼朝遇害平夫人驚嘆參河守源範頼留守鎌倉慰之曰範頼

頼朝見祐成時宗遺母之書潸然憐其孝忠

八田知家與多氣義幹争權相惡

頼朝免除曽我莊貢税厚葬祐成時宗

在焉天下何岌岌乎言未果而頼朝使至夫人悦之頼朝按問曽我祐信及祐成妾虎女皆以不黨其謀故赦之頼朝見祐成時宗遺母之書潸然憐其孝忠納其書於陣〇六月丙申朔東州群士聞富士野有事驅馳來會初八田知家與多氣義幹領常陸而爭權及此知家欲率兵到富士野而使人佯言曰八田左衛門尉謀叛來襲義幹大驚聚族守多氣山城國中紛擾知家遣使告義幹曰富士野有事我將至卿亦往則可相伴矣義幹以為僞謀而猶戒嚴壬寅頼朝還鎌倉及路使祐信帰曽我莊免除其貢税厚葬

虎女雉髮為尼

祐成弟僧某自殺頼朝惜之

知家訴義幹令沒收其領邑

祐成時宗祐信與其妻〔祐成時宗母〕到箱根別當行實之坊為佛事祐成妾虎女自大礒登山自書諷誦文以祐成所贈之馬為施物虎女薙髮為尼到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遂隱大礒之邊不見二夫人皆感貞操〔時人言祐成時宗之靈魂為祟於是富士野辺民立而祠祭之歸兄宮弟宮箱根亦有其遺趾祐成有一弟為下賀義信所養為僧律師在越後久我山祐經妻子訴頼朝曰此僧黨于祐成等頼朝命義信召之律師聞之曰我不知之然阿兄為父報仇雖我願亦足矣唯恨不扶兄等也遂自殺年十八頼朝聞之惜其勇志〕

丁巳八田知家到鎌倉訴曰多氣義幹謀叛頼朝召義幹按問之義幹陳謝不分明遂坐構城聚兵之事禁錮之而沒收其領邑賜諸馬塲資幹戊子横

横山時廣獻九足馬頼朝放之

頼朝譴責範頼以謀叛

山時廣獻九足馬於頼朝是淡路國產也頼朝使藤為宗放棄于陸奧外濱為宗家人厭于遠役而半途射殺之事發覺被誅○八月乙未朔丙申頼朝譴責參河守範頼以謀叛範頼呈誓書依中原廣元謝之頼朝使廣元詰之曰我獵富士野民有訛言彼為無我之言叛心既萌今見其誓書稱源不名何僭強自尊乎其使者重能陳曰參州者故左典廐庶子也非閣下連枝乎曾討平氏閣下奏朝廷亦稱弟故官符所載皆然何謂僭乎頼朝無答而不聽範頼聞之戰栗甲辰範頼從者當麻太郎夜潛入頼朝內寢牀下

當麻太郎入頼朝內寢牀下窺之被執

頼朝幽閉範頼于伊豆流當麻

範頼家人江瀧口梓刑部丞叛被誅及原小次郎

頼朝覺之使結城朝光宇佐美祐茂梶原景季等執之當麻謝曰參州獻誓書之後以無嚴命頻愁之故臣為參州欲聞閣下談其事更無他陰謀頼朝猶疑範頼詰之範頼謝以不知之叩頭流血頼朝不信之命景季等拷問當麻當麻怒緘口無言辛亥頼朝命狩野宗茂宇佐美祐茂等遷範頼于伊豆曰不可永歸焉而流當麻于薩摩範頼家人橘左衞門尉江瀧口梓刑部丞等恚其主之囚叛于濱館頼朝使景時景季朝光忠常擊殺之原小次郎以黨範頼被誅〔小次郎者祐成同母兄也〕○十一月甲子朔丁卯有鶴岡祭及夜頼朝使伶人多好節奏神樂〔好節與父好方隊應頼朝之召東來為奏神樂於鶴岡至是唱宮人曲除雲怒横雨灑瑞蘼飛而有星現宝殿右近將監久家作星図獻之頼朝以為神感頼朝嘗使久家習神樂于好節久好方而窺其秘奥頼朝賞好方為飛驒国荒木鄉地頭職〕癸丑頼朝以近江守護佐々木定綱兼長門石見守護為隱岐地頭職〔其采地於七箇国內分附之是年當宋紹熙四年宋史曰泰州及秀州華亭縣有倭人為風所漂而至者詔勿取其貲出常平米賑給而遣之〕

建久五年

甲寅五年三月丙子頼朝遊鶴岡別當房觀童舞及僧徒延年舞令壯士等混其中宴酣頼朝嘆曰若令工藤祐經存則可乘興今夜止宿翌朝歸營見旭日無光如蝕心懼即命諸國司寬宥民稅○夏四月故

釋奠
中宮催和歌會

平維盛子僧六代齎高雄文覺狀到鎌倉謝其免死賴朝喻曰子無異心則可補一寺別當職故志水冠者義高之寡婦追悲其夫不堪斷金之志殆沈化石之思連年臥疾及此太篤賴朝使諸醫療之病漸得愈賴朝欲妻藤高能而使平夫人時喻之寡婦泣辭曰今雖似違父母之命何變妾志乎若有再命則沈身深淵耳賴朝聞之大驚深謝慰之人皆感其貞操○八月丁酉釋奠權中納言平親宗為上卿是日中宮催倭歌宴關白藤兼實左大臣藤實房以下諸卿雲客及官女讚岐丹後等以月契秋久為題式部大輔藤光範獻題各獻倭歌中納言藤通親作序大納言藤實宗為讀師權右中辨藤定經為講師而後殿上奏樂左衞門督藤隆房拍子右少將藤宗國唱歌大納言藤實宗參議藤公繼調琵琶藏人頭藤兼宗官女宰相局安藝女彈箏少納言藤賴房奏倭琴權大納言藤隆忠中宮權亮藤忠季吹笛從三位藤經家吹笙右少將藤忠行吹篳篥讚岐者源賴政之女稱二條院讚岐丹後者源賴行之女稱宜秋門院丹後皆能倭歌讚岐詠寄石戀倭歌以袖淚不乾比沖石之濕而無人知時人奇之呼沖石讚岐○十月初賴朝為報故鎌田政家之舊功欲封其子索之得一女賜尾張志濃幾丹波田名部兩莊地頭職

沖石讚岐
賴朝索得鎌田政家之一女賜其地頭職

建久六年
賴朝携賴家及平夫人上洛
大庭景能上書賴朝

為湯沐之資及是政家之女為舊主義朝及先考政家修佛事於勝長壽院依得業僧信救行修願文中原廣元自書之賴朝與平夫人共會之信救者木曾義仲侍史太夫房覺明也時復舊名住箱根別當之坊

乙卯六年二月庚午賴朝携賴家等及平夫人發鎌倉畠山重忠為前騎長和田義盛為監千葉胤正為後騎長梶原景時為監時流言行家義經殘黨潛居東海道候便者多賴朝使比企能員千葉常秀先行監察諸驛大庭景能有違命之事蟄居壞嶋上書賴朝曰臣自閣下起兵未嘗不盡忠誠今蟄居抱愁年過桑榆餘齡不幾伏冀蒙恩宥而得從犬犻之後到京師為老後之榮賴朝許之○三月己丑賴朝到近江勢多延暦寺僧徒迎揖橋畔觀其行裝為群賴朝以橋次公業為使謝僧徒曰武將之法無故而不肯下馬之礼公業言未畢賴朝馬上揖而過僧徒皆拜伏是夕入六波羅館甲午賴朝賴家詣石清水奉幣左馬頭藤隆保越後守藤賴房及藏人大夫源賴兼上總介足利義兼豊後守藤季光皆從之畠山重忠稻毛重成千葉胤正葛西清重小山朝政北條時連為前騎下河邊行平佐々木定綱結城朝光梶原景

延暦寺僧徒迎賴朝于勢多
賴朝詣石清水奉幣

天皇幸南都勞頼朝
車駕至東大寺行大佛供養
僧徒與景時爭將闘
結城朝光辭諭僧徒
結城朝光雄辯明決

季、三浦義澄、和田義盛為後騎、直赴南都。乙未、天皇行幸南都美豆行宮。関白藤兼實等百官奉從之。頼朝率諸將群士數萬騎為警衛。畠山重忠、和田義盛前驅。大内惟義、源頼兼、足利義兼、山名義範、中原廣元、三浦義澄等為左右騎護。頼朝之車子葉胤正、梶原景時為後拒。丁酉、車駕至東大寺、行大佛供養。詔興福寺別當僧正覺憲為導師、東大寺別當權僧正勝賢為咒願師、仁和寺法親王道法（是日直叙二品）等貴僧皆會之。頼朝贈馬千匹、米萬石、金千兩、絹千匹、布施僧中。命諸將群士警衛街巷及近郭。和田義盛、梶原景

時監之。時使海野幸氏、藤澤清近等善射者守寺門左右。頼朝、頼家侍堂上。觀者成市、僧徒群集入門觀之。與衛士相爭、閙々不止。景時欲鎮之、罵僧徒。其言不讓。僧徒怒叱景時、將闘。頼朝使結城朝光鎮之。朝光揚聲曰、我大將軍之使者也。乃礼僧徒而諭曰、往歳平相國焼滅此寺、僅殘礎石。衆僧所悲歎也。今源將軍為檀越、終經營之功。不遠千里、自來視供養之事。何不忻抃乎。然衆僧漫相喧諍而妨此寺之再興。其罪不可勝言。且在此靈場、何無礼乎。僧徒聞之、皆愧、同聲相感曰、使乎使乎。壯貌清美、雄辯明決、匪啻

薩摩宗助佯為僧覲頼朝
上総景清候頼朝被縛絶食而死
頼朝招宋陳和卿
藤忠親薨、著山槐記、達幸抄、貴領問答、水鏡等
頼朝使結城朝光等捕宗助諸子

軍事之勇略。能知道場之礼節。其姓名如何。朝光遮聲答曰、結城七郎朝光（朝光領結城、故不称小山、称其家号）。而還座。於是僧徒喧諍忽止、法會不滯。是日、平氏家人前中務丞薩摩宗助佯為僧、雜衆僧之列、徘徊南門、候頼朝。頼朝入門、怪其形、使景時捕之、而脱裹頭巾及袈裟、見其斷髪不斷鬚。景時推問之。宗助言其忠而不隱。頼朝義之。然宗助請誅。故遂棄市。上総景清同候頼朝、不遂志而自首乞降。頼朝使義盛囚之。景清不讓、屢罵義盛而傲惰。義盛告頼朝、頼朝改之、禁錮八田知家之家。景清遂絶食而死（或曰、景清杳然殊逸、見為癩候頼朝）。戊戌、頼朝

視東大寺大佛、使僧重源招造佛師宋陳和卿。和卿辭曰、將軍多斷人命、罪業深重。今於造佛之時、不可謁之也。而不東。頼朝感之、以奥州征伐所着之鎧冑授和卿、使之為造佛舎之釘、且賜鞍馬金銀。和卿受其鎧冑。至若鞍馬金銀皆還、不受之。辛亥、源頼朝入朝。是月、前内大臣正二位藤忠親薨。歳六十五（忠親勤覚、累朝拜叙不滯、雖為庶流、得到任槐。頗有才藝、熟朝識。為花山院別支、立家、号曰中山。故号其日記曰山槐記。又録朝廷故實、曰達幸抄。又記書札礼品、曰貴領問答。又以世継物語演文徳帝以来、不録上代、為遺念、増補自神武帝至仁明帝、大概為三巻、号水鏡、皆行于世）。〇夏四月、丙辰朔、頼朝使結城朝光、三浦義村、梶原景時等捕宗助諸子、

賴朝遊天王寺代藤能保止民役

賴朝以定惠法親王為天王寺別當

及其黨于京極。戊午，賴朝與賴家及平夫人遊洛外之勝境（畠山重忠欲見僧高辨往栂尾，時高辨遠望前軒，侍童見煙塵之起，驚曰洛市有火，高辨從容曰不然，是鎌倉部下勇將之詣我旁也，重忠果至，聽華嚴宗旨而出）。○五月壬寅，賴朝與賴家平夫人遊天王寺。藤能保令諸邑發修堤橋，備舟車，役其行程。賴朝聞之大驚，戒能保曰：吾遊嬉之間，何費民力乎。而悉止其民役。於是備丹後尼之舟，使諸將之卒率其纜，諸將群士皆從之。命小山朝政藏劍於寶庫。時長吏定惠法親王（後白河帝子，號鳥羽宮）為天王寺別當，迎賴朝于灌頂堂。賴朝贈馬，且以諸布分與于僧徒（按東鑑，賴朝遊天王寺時，車後十四騎，足利義兼在其中，然則或謂義

貧尼訟事賴朝自書和歌於扇面與之

源賴家參內

兼東大寺供養翌日剃髮遁世者誤矣）。賴朝道逢天王寺，有一貧尼捧狀請曰：老尼之家傳和泉國之領邑，身貧為人被奪。欲訟之無依賴之人，今幸遇大君之入洛，故訟之。賴朝自見其狀曰：汝之言不詐乎。尼曰：最爾老尼何以疑言犯大君乎。賴朝自書倭歌於扇面曰：和泉篠田社之尼，驚宜起歸故巢。授其扇于佐原義連曰：汝可加判而與尼。義連即押判而授之。後其尼之女捧扇訟實朝，實朝以賴朝自書之，直賜之其領。○六月甲寅朔丙辰，賴家（十四歲，着布衣）參內。大內惟義、山名義範、大友能直、和田義盛、小山宗政、佐々木經高等十餘人、

稻毛重成以妻疾告暇賴朝賜駿馬急馳

平賀義信善政幕府賜褒書

從其車左。馬頭藤隆保扶賴家，侍弓場殿上，使參議藤忠經賜劍。丁丑，賴朝携賴家參朝，奏歸鎌倉。辛巳，賴朝到美濃青基，守護職大內惟義饗之。稻毛重成以其妻疾告暇，平夫人憂之，賴朝賜駿馬於重成，重成急馳三日而歸武藏國。重成名恩賜之馬，號三日黑。不日而其妻沒，重成悲之，薙髮。重成妻者時政女也。庚寅，賴朝歸鎌倉，使從洛諸將群士各歸國。戊戌，賴朝感平賀義信久為武藏守多善政，民庶懷其撫育之化，而賜書義信賞之，且錄其善政於國府廳壁，為後來守職之鑑戒。○八月，熊谷直實法師來鎌倉，

熊谷直實為法師來鎌倉賴朝召談兵法

賴朝迎逢叔父僧慈應於越後

賴朝召之，直實先談佛法，而說兵法，即日告歸。賴朝留之，然不從，到武藏。先是直實入京師為僧，源空弟子，晦跡東山。○九月壬午朔癸未，關白兼實識政于記錄所，命諸司曰：勘文者可併考律令格式而定之。顧延久記錄所所領莊園之券契，其文多姦僞阿諛。凡貴賤之訴，悉決於斯，何忽諸乎。今為諸司者，皆法家之博士也，宜正誤決疑。○冬十月壬子朔壬戌，賴朝叔父僧慈應來鎌倉。慈應者為義之庶子也，曾為僧，在叡岳，通顯密兩宗。今歲於越後菅谷山造一寺住之。守護佐々木盛綱告之賴朝，賴朝迎之盡歡。下

藤資長逝
博学屬文
老于山莊
資長書懷
詩
千葉常胤
述軍功望
請蜂屋莊
頼朝不許

日而告歸。頼朝請授之一莊。慈應辭不受之。（慈應護念上人）

乙丑、頼朝聞木曾義仲侍史大夫房覺明復名號信救、潜在箱根山、而命別當行實使之不出山中。

是月、致仕前權中納言民部卿藤資長逝、年七十七。（資長博学屬文、老于日野山莊。先是其孫右少辨資實賜山本莊、資長大悅、作書懷示子孫。詩曰、孫枝子葉誇恩月、枯木自然加遇春、水莜從今宜永謝、後栄不識七旬身。叡山慈円見之、寄倭歌以寓老樹生花之意。）

○十二月癸亥、千葉常胤上書頼朝、述積年之軍功、望請美濃蜂屋莊。頼朝報曰、汝之功績、獨抽同群、豈拒其所請。然蜂屋莊者、故法皇有詔止地頭職。可請他地。常胤垂涙謝其厚恩。

丁卯、伊豆願成就院毎

建久七年
伊賀大夫
平知忠聚
黨欲襲藤
能保家
紀伊為方
子為範力
戰遂自殺
越中盛嗣
為氣比道
廣僕

夜有怪異。或飛砂礫、破堂舎之扉、或屋中動搖、如衆人之歩。頼朝驚其怪異、祈神佛攘之。

丙辰七年六月、伊賀大夫平知忠聚其黨於法性寺一橋、欲襲藤能保家。能保聞之、命後藤基清及子基綱捕之。知忠及從者紀伊為方、其子為範等力戰、遂自殺。基清献其首級於能保、遂梟之。知忠者平知盛子也。平氏敗西海、僅三歳、為方養之、隱伊賀山中。及此年十四。先是越中盛嗣逃到但馬國、在氣比道廣家、為僕、養馬役事太勤。道廣多之、登庸為士、衞護其娘。盛嗣與娘私通。後道廣聞之、然不鞫問之。至此盛

頼朝大搜
越中盛嗣、
執之者賭
以千金

綱聞知忠在京師、密往從之。及知忠敗、與基清等力戰、遂脱圍逃歸但馬。時頼朝大搜盛嗣、令諸國曰、捕之者賭以千金。盛嗣舊妾在京師、知其居但馬氣比之家、而貪千金之賞、告之鎌倉。道廣時在鎌倉。頼朝詰之。道廣大懼、遣其族朝倉高清于但馬捕之。高清歸國、伏多力者數人于浴室、佯喚盛嗣、欲縛之。盛嗣揮拳倒數人、走出浴室逃去。數歩而歸、謂高清曰、我逃去則難及。道廣我受道廣之恩既有年矣。不忍見其難、故歸。頼朝賭我首於千金。若以我送鎌倉、則是我報道廣也。而自後手受縛。高清以盛嗣到鎌倉。道

氣比道廣
捕盛嗣献
之頼朝自
鞫問以為
義士

藤家房逝

廣献之頼朝。頼朝大悅、召盛嗣于庭上、推問曰、汝為平氏之族、不死西海之戰、捨其主逃去、何怯乎。盛嗣笑佯對曰、平氏之諸族皆不肖而滅。甚賤視之。故欲仕他主。至今猶存矣。頼朝詰曰、聞汝仕義經、何乎。對曰、某欲報主讐而仕之。然九郎判官知之、備而無怠。雖其休寢、無知其所者。故不得其隙。及判官之流落、亦不知其居。尓後猶貯利力強矢、待閣下之隙。今運盡力窮而至此矣。頼朝聞之、以為義士、欲赦之。而謂彼平氏之勇士也。若赦之、則養虎遺後患者也。遂誅之。

○秋七月、權中納言從二位藤家房逝。（家房者内大臣藤良

藤良經過家房舊宅之詩

島津家系譜

頼朝賜忠久十字家紋

經彼兄且為詩友及此良經悼之明年過其舊宅作詩曰花尚春花留有露宅斯舊宅發無人○八月頼朝封島津忠久為大隅薩摩日向守護職島津家傳曰比企判官能員妹幸于頼朝有身平政子猜嫉之遂出之於是彼婦人逃出關東而去一夕到攝州住吉里時大雨甚闇忽有産氣乃入社邊籬傍踞石上會狐火照闇遂生男子即是忠久也時人號其石稱産石住吉末社有稲荷蓋狐火者其神之助也其後忠久母竊到鎌倉嫁民部大輔惟宗廣言忠久冒繼父氏既長而任左兵衛尉稱宗兵衛尉頼朝姑製十文字以賜忠久為旗幕之紋累世相傳之又曰薩

藤兼實上表辭職

隅日三州之外越前若狹伊勢信濃亦有忠久領地又嘗任豊後守忠久同母弟忠季（廣言子）任若狹守其子孫在北國○十一月前太政大臣藤兼實上表辭關白前内大臣藤基通代之初兼實以中宮不誕儲君欲納頼朝女於後宮時權大納言源通親與帝嬡三位局藤範子通而相謀納其娘帝寵之故嫌納頼朝之女而相謀密奏而止之先是兼仁法親王與帝善日來往宮中與丹後局榮子密通榮子寵於故法皇振威及法皇崩猶專宮中之事領播磨備前國務新營大莊兼實與頼朝相識而止之丹後局怨恨兼

源通親阿諛帝譖兼實

實告之兼仁與通親為黨通親阿諛帝見帝好遊宴而憚兼實乘間譖兼實且進奏事則稱頼朝不悦而畏帝心退告鎌倉則稱帝不悦而畏頼朝至此幸兼實之上表遂止其關白而通親上言以基通為關白代兼實通親猶不慊於心數譖兼實欲陷流刑帝以兼實無罪不許之然復不悟通親之姦詐範子者刑部卿藤範兼之女初為法印能圓之妻生在子而與通親通納在子於后宮及能圓沒遂為通親妻中宮以兼實罷關白出宮遷居於八條院僧正慈圓亦罷天台座主詔以兼仁法親王代之兼仁者天皇之弟

參議藤公時家人兼仲坐誣惑流

建久八年

頼朝娘卒嘗有女御之宜遂不果

也曾為僧明雲之弟子法住寺之役為義仲所囚義仲滅後長於宮中是年前參議藤公時之家有兼仲者其妻發狂放言法皇之靈降于我尊法皇為神新造社祀之且寄附領國兼仲許之廷廳時藤能保入道臥疾而信之丹後局尊崇其言到能保之家招兼仲之妻試其是非言遂無實故罪兼仲之誣惑流于隱岐國其妻放于安房國

丁巳八年秋七月頼朝娘卒此娘嘗依兼實之奏有女御之宜頼朝欲携之入洛營入内之事俄聞兼實停職而遲滯娘及發病頼朝與僧實全於洛禱之無

建久九年

源通親酌量帝心密奏讓位之事

驗然賴朝揚言稱有驗厚賞而歸之全未入洛娘子掩粧洛人嘲曰此僧擣殺娘了参議藤高能聞訃赴鎌倉弔之賴朝詳聞源通親姦謀而告高能曰我猶有小娘来年入洛可備女御且聞宮闈不穩攝關換易不可不沙汰之高能歸洛語之人皆震慄

戊午九年春正月帝既倦朝務欲恣宴樂源通親酌量帝心且欲以在子所生為帝嗣而自專柄權密奏讓位之事帝悅時帝欲立長仁親王為太子未決故齋戒七日每夜御石灰壇遥拜伊勢大神宮而後書長仁為仁二皇子名于紙牌探占文而得為仁帝以

長仁入仁和寺稱道助法親王

為仁親王受禪

與初所思違為愁然不能違神慮意決為仁其夕帝飯為仁之母夫人源在子供膳在側帝愀然謂在子曰汝能育為仁而使其供物潔宜告通親也在子心太欣々倒屣退其局即馳到通親之家告之通親大悅不日而儲位定矣長仁者坊門局之所産也養在七條女院後入仁和寺之御室號道助法親王（坊門局皆藤信清女）己酉立為仁親王為皇太子遷居閑院內裏即日受禪以關白藤基通攝政權大納言源通親為院別當賴朝聞讓位受禪之速大驚且頗疑之（兼實記曰讓位受禪之事不快賴朝意然不及抑之是月四日壬寅東使入洛其事決矣然未定何皇子為儲皇皇子為仁四歲長仁二歲守成二歲通親欲擁外祖之威密奏曰二三歲受禪之例不吉於是捨闕称為仁為吉而遣使於鎌倉告之不待其報俄讓位而受禪未聞桒門外孫踐天位通親准幼主外祖而兼院別當握禁裏仙洞之權於掌獨步之勢無比肩者時人称之曰源博陸歷日賴朝報至無他通親等安堵然或有遠慮者半疑半懼）

為仁母通親女在子實法印能円女長仁母清信女守成母範季女有寵桒門即能円

佐藤西行法師卒初名憲清

○二月佐藤西行法師卒西行初名憲清藤秀鄉之後康清子也達弓馬之家業又好讀書有螢雪之勤且習絲竹最工倭歌曾出奧州之鄉里到京師奉仕鳥羽上皇任左兵衛尉為北面之衛士上皇之眷恩頗不淺往々詠歌以應制憲清素有避世之心逡巡送年佐藤憲康者其同族也曾携手退公且行且語憲康曰余先祖秀鄉征叛夷以為朝廷

憲清決思奏請遁世之望

之藩護其餘慶延至于我儕而朝恩稍厚然而人間之浮榮不可久恃彼山林之下豈無所係累乎憲清感泣而相約明晨同候鳥羽院詰旦憲清往扣憲康之門門外人聚戶內群悲憲清甚訝以問之家奴曰昨夜主人俄沒其母七十歲其妻十九歲憲清大驚彌催哀念乃將遁去而自謂不奉拜宸儀而可及此者於我不安也直到鳥羽殿先陪御遊之席而後奏請遁出世間之望上皇惻然不肯聽可憲清決然脫官籍為閑人改名圖位時崇德帝保延三年八月也其後改名西行其多歲親近之家人某相從之以西

憲清親近之家人某共遁世改名西住

西行舟中被箠于武人而無怨憤

住為之名。寓清有妻有子。捨之而去。西行草舍柴扉以自悦。馬直詣伊勢大神宮。謹奉拜之。五十鈴川之水、山田原之杉、二見浦之浪、神路山之風、某官之月、某官之花、皆入襟袖。詰廬暫留焉。既而欲赴東關。芒鞋竹杖、固無窮歩。到遠江國天龍灘。寄身于武人之乘舟。舟中人多而將蕩翻。呼曰、彼遯士可下而退。西行謂借舟之便者常事也。固不係意。一人突然以箠扣西行頭。血淋漓。西行無少恨憤。優然離舟去。西住見之哀泣甚矣。西行曰、余出塵以來、固知前程之及此。不虞之禍患猶有大於此。而亦何憂乎。爭乎。汝宜

大磯鴫立澤草庵即西行停杖之所嘗時詠歌今猶

西行寓藤秀衡之館

歸鄉。西住不得已東西相別。西行獨歩超佐夜中山、渡大井河。經駿州。周遍踐宇都山。過清見關。望富士山。登足柄峰。入相州。見澤畔之飛鴨。拂衣于武藏野。翫月于奥白河。而杖屨信所及。偶見野中之一基。問芻蕘者曰、何也。曰、是中將實方之墓也。西行為催感懷。乃寓于奥羽兩國長藤秀衡之館。實是秀鄉之冑而西行亦其同出自也。秀衡接遇最深切。曰、滯留以可送數歳。西行不諾。揮手而出。又向西路。群山諸寺眺矚不厭。到美濃。有再遊洛陽之興。時聞杜鵑兩三聲。遂入京。認視之向來無貴無賤其所相識所聞名

西行趨讃州拜崇德帝陵

之輩。舊鬼新鬼殊多矣。華第朱門之艸深、鶉藏者亦不寡矣。經過大内之側、以窺看之。與舊時不相同也。西行感歌。因卜蝸廬于北山之深奥。雖饒閑適而惜之同志適隨意緒之所致。逍遙登臨。率情莫忤。倭歌衡口發雅趣。凡其常業也。不必苦吟而灑落清高之格調卓出于今古也。當世以為天下之名達。故至尊台臣、達官、廷僚、及苟嗜六義者、乃至沙門賤隷、皆莫不望變其風采。既而欲歷覽四國。先奉幣于賀茂杜。告以出洛之事。仁安二年十月、乃起四天王寺。路過江口。求宿止。遊女不諾。西行詠歌而去。直趨讃州。拜

西行遊長谷寺偶逢舊妻為尼唱唄來

西行尋其女相逢

西行過江口時驟雨與一尼酬和

崇德帝陵。暫留有年。而又旋洛。初西行離俗之後、其妻雖染為尼、托附其娘子于所識廷臣之家。而後西行遊長谷寺。忽聞一尼之唱唄。偶口占倭歌。尼聞之走而就之。西行熟視之、則其舊妻也。適問今在何處。尼曰、住在高野之麓。乃相語抒情、叙別而去。西行偶尋其娘子所在、適其人與之。娘子喜曰、我爺來矣。西行之遁世也、娘子僅四歳。至是最長成。故西行亦動喜色。相看而怡笑。告曰、汝母安居鼎峰麓。汝亦與依屬於人、不如往從于慈親也。娘子拜受其旨、遂去其宅、與其母共處焉治承二年九月、西行與一伴侶同赴西州。又過江口。時維驟雨。一尼苦屋椽之漏滴。提一片板、左拄右遮。西行吟一句、抒破屋勞葺之意。尼倉卒之際答吟。以月光可漏、雨滴可遏之趣。西行賞其風流。乃遊藝州嚴島。其前之海、後之山、左之曠野、右之松原、以入眼

俊惠法師與西行晤語多歎美

西行著撰集抄

界學拜靈社學繞四廊而去進歩于筑紫敬拜宇佐
八幡宮松風瑟々猿叫凄々直進到鐘御崎而歸入
掖州掠昆陽野轉到南都奉拜春日社望三笠山而
訪東大寺與俊惠法師晤語多是倭歌之事也俊惠
問近來之新作西行以在讃州多度之庵而所詠之
山里待厭世之友一篇及難波春夢蘆枯風度一篇
俊惠深歎美之西行攀高野山葺茅幽居稍有日矣
爾後又赴讃州偶弄筆寫懷著草子九巻號撰集抄
時壽永二年春之孟在善道寺之圓屋文治二年之
秋西行在東州聞朝廷有倭歌撰集之事自謂余所

西行途次逢登蓮法師

西行作御裳濯川歌合又宮川歌合

西行称藤家隆曰他日歌林之秀才必在足下乎

詠亦可有採入時向西都途次逢登蓮法師談及玆
登蓮曰撰集甫就足下之佳什固多取焉西行曰鴫
起澤一首奈何登蓮曰偶忘失耶不入撰也西行曰
此猶漏脱然則其撰集不足觀也已遂不西歩而自
半途又東矣西行曾表出自詠配比為三十六番號
御裳濯川歌合請叡山僧正慈圓繕書之求藤俊成
判詞又別製一巻三十六番號宮川歌合需藤定家
之批語此時定家位五品年尚壯無所畏屈點批之
西行以此兩巻自愛之每歴巡諸方也莫不携隨焉
一日逢藤家隆曰他日歌林之秀才必在足下乎此

西行追懐藤實能訪其諸孫以為独公衡可晤語

兩巻諒敝帚千金也余有所思焉今以附呈之登時
家隆年尚弱位同微且不為倭歌之世業然而詞花
風清言葉露濃乃與定家聲名相若藤良經曰家隆
者末代之人麻呂也果如西行之所期其識鑑之精
也後人皆感之信之初西行仕官之時蒙德大寺左
大臣藤實能恩遇及遁世遊歴年久而歸洛追懷實
能訪其諸孫先到德大寺伺實定（實能嫡孫）起居自門外
望見寝室之棟張繩而怪問閽人應之曰為不令鳶
集也西行皺眉曰鳶之集何妨之有此公不足與語
也去而欲訪實家（實定弟）聞其伉儷不睦而不往焉欲

西行勧藤公衡棄官公衡不可遂絶交

訪實守（實家弟）則既易簀聞中將公衡（實守子）在菩提院
而往謁焉時公衡凭欄觀櫻花其風儀太優西行謂
先公之風流留在斯人乃不憑先容直進徘徊樹下
公衡未知西行怪問誰哉答曰隱者西行者也公衡
喜曰聞其名久邂逅幸甚乃接對厚遇自是屢往還
晤語既而有藏入頭之闕而公衡當任然藤成經藤
宗頼有超擢之勢西行誡公衡曰若為人被超則遁
世而可也公衡曰老母存則雖願出塵不可得也西
行謂度量隘也未幾成經宗頼補闕公衡失望西行
遣使寛公衡使歸曰聲容自若西行遺書再勸棄官

両相敵曰拾擊

公衡苔曰我志既面諭之西行不悦曰嗚呼斯人亦不足與語也遂絶其交身久雖為塵外之客然志氣之健猶在士林之時高雄山文覺上人恒聞西行之為人駁難之曰彼既遯隱也欲為幽隱則宜占巖棲之娯欲為市隱則宜得偷閑之趣然東轉西飛南翔北嚮客寰不暖専意于詠歌而于官客于緇素未與世絶交余甚嫉之倘或相見則必拾擊之而已其徒弟懼之胥語曰西行者方今之英産也設有上人之及此則遠近之謗嘲可在此也西行洛外緩歩偶陟高雄徃来林下彼徒弟看知之甚抱危恐欲其直帰

僧文覺見西行服其状貌非凡

去既而西行告曰我是西行也日既晩矣願許一宿文覺倏聞之喜色溢眉揚手張拳曰宿志得以伸矣因啓戸而出瞪視少選而迎入之彼徒弟危恐愈切文覺為設夕食欣々對話終夜不倦翌且進齋飯而西行帰文覺曰素聞芳名今之相値幸甚徒弟進問曰上人盡践言乎文覺笑曰汝何知哉彼固宜毆擲我我豈得敲撻彼乎彼之骨相眼状最倍所聞也西行既老一日作倭歌曰願花下而春死矣其二月望晴和日如聰而没人皆痛惜焉藤定家有哀歌其編錄平日之倭歌者曰山家集又有西行家集頗有多

近衛即基通九條即兼實

藤能保逝

能保女嫁摂政良經

少異同其所遊歷也所自遣也所贈苔也集中備矣

○冬十月救摂政藤基通賜内舍人隨身基通攝居數年又兼實罷職基通又薦其子家實代良經兼大將至此又有息賜皆通親所奏行也自是近衛九條兩派相替為摂関此時基房師家猶存然松殿流永衰微從二位前中納言入道藤能保逝歳五十一能保雖臥病然以源通親姦邪專權為憂假頼朝之勢有掃清之志然嫡男高能早世其身亦不起而終通親得志世號一條二位入道能保其先出自右大臣頼宗然曾祖基頼以来終於雲客能保以頼朝之姻家故高其家門至與摂家結婚次男信能實雅皆昇進不滯其餘諸子皆為僧女子皆嫁公卿高能娶前関白基房女生頼氏其側室皆卿相女也各生子其履歷見後

○十二月武藏國士稲毛重成為亡妻

頼朝墜馬遂成病

北條氏追福慶相摸河橋頼朝自鎌倉徃會而帰路墜馬遂成病保暦間記曰頼朝自相摸河帰過八的原忽遇義經行家之靈到稲村崎見童子現海上呼曰我安徳帝也背日没海之恨何以報汝忽焉不見自是頼朝病云々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三　終

執政
攝政
藤基通
太政大臣
藤頼實
攝政太政
大臣
藤良經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四十四 自正治元年至承元四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土御門天皇

諱為仁、後鳥羽帝第一子、母承明門院、源氏、内大臣通親養女、在位十三年、改元五、曰正治、建仁、元久、建永、承元、禪位皇太弟、後二十一年崩于阿波、壽三十七、火葬蔵骨京師西山法華堂

己未正治元年、春正月、癸巳朔、日蝕、大雨雷地震、蝕不見、止朝拜、詔三井寺長吏淨惠法親王祈天變、藤兼實在家竊歎曰、去年元日日蝕、今年又蝕、可戒可

關白
藤家實
左大臣
藤兼雅
藤隆忠
右大臣
藤忠經
藤道經
藤良輔
内大臣
源通親
藤實宗
藤公繼

懼、然雷雨則災或可消乎、且圓規未虧之初、既沒西山、則或其為異域之厄乎、入夜行節會如例、權大納言藤經房勤内辨、丁酉、從二位平親宗叙正二位、正三位藤公繼叙從二位、從三位藤宗頼、藤親雅、藤公房、藤實明並叙正三位、正四位下藤定經、高階經仲泰經子叙從三位、是日攝政基通有疾不朝、衆議延之、然權大納言源通親與藏人頭藤親經沓議不奏上皇、不達基通、恣行之、兼實聞而歎曰、一年不行叙位、無妨朝廷、何違先例行非義哉、我邦王道既極矣、在朝搢紳、豈不恥之哉、癸卯、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前大

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前大納言源頼朝殂
右少將頼家繼業

納言源頼朝病篤、雉髮於鎌倉幕府、乙巳十三日遂殂、歳五十三、夫人平政子落飾為尼、耆老武臣哀慕斷髮者若干、自治承四年頼朝勃起伊豆、至此二十年、武人為大君者、始于此、嫡男右少將頼家繼業、愚管抄曰、頼朝病中贈書於藤兼實曰、今玆入洛、欲糺朝儀、然不幸而至于此、嗚呼命也、壬子、欲行除目、時頼朝凶聞至、權大納言源通親佯為不聞、而不奏之、與攝政基通議強而行事、使右大臣藤頼實辭右大將、通親自代之、而以右少將源頼家任左中將、洛中既知頼朝殂、皆謂通親姦謀不延除目而遂志任職、癸丑、通親陽驚閉門不朝、示悼頼朝、然懼在

賜源頼家宣旨
源頼家初視政所之事
捕藤基清政經小野義成等竄

洛東士銜怨於己、逃入上皇宮、不歸私第、洛中騷動、訛言兵革將起、上皇祈無為於神社、戊午、賜宣旨於鎌倉曰、左中將源頼家續前征夷大將軍源朝臣遺跡、宜令其家人郎從等如舊奉行諸國守護職○二月、癸亥朔、戊辰、頼家初視政所之事、外祖北條時政輔佐之、中原廣元、三善善信、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能員者頼家之舅也、梶原景時等候焉、初藤能保逝後、通親妨其家司左衛門尉後藤基清、藤政經、小野義成等怨恨通親、梶原景秀聞之、密告通親、通親大懼、詣上皇宮奏曰、基清等謀殺臣、上皇大

藤公經隆保保家等官
上皇詔捕僧文覺下獄
親王上皇兄
足利義兼卒

怒告鎌倉中原廣元與通親善遂從上皇之詔上皇命撿非違使別當源道資使大内惟義捕基清政經義成事連及藤公經藤隆保藤保家等皆免官乙酉上皇詔撿非違使捕僧文覺于猪熊（初上皇在位文覺惡其内專女寵外戚奸邪日夜遊宴守貞親王夙好學篤勤文覺以為賢而謀立為帝謀既發覺上皇懷之然憚頼朝不罪之及此遂下獄）○三月庚子足利義兼卒（義兼者陸奥判官義康子也其為人長八尺勇悍多力或謂為朝子而義康養之以為嗣義兼恐為頼朝被疑隱而不言失實父後遂佯狂祝髮號義稱又稱鑁阿登高野山歷年歸而閑居足利邑其所建之寺號鑁阿義兼多子一男義純其妾之所生也稱畠山次男義助母與義純同三男義氏其母北條時政女也為足利家嫡四男義胤又與義純同母號桃井）○四月甲戌上皇賜高雄神護寺於僧延

流僧文覺于隱岐誅六代禪師
改元正治
僧俊芿入宋少時自字焉

果而流文覺于隱岐島文覺及發怒罵上皇曰我若有違勅之事則可居畿外之近郊豈忍使斯老身到遠島哉嘻打毬冠者何暴至此乎我遂招冠者於其島（上皇嘗好擊毬故文覺稱之）文覺時年八十餘遂絶食沒于隱岐島平資盛子六代禪師亦坐文覺事被誅辛巳頼家使梶原景時下書政所令曰小笠原長經和田朝盛比企宗朝及弟宗員中野能成細野四郎等雖有亂掠之事莫禁之若違之則當誅耳且彼五人之外無命而不可入燕寢庚寅改元正治○五月僧俊芿入宋（俊芿字不可棄肥之後州飽田郡人也母藤氏生而數日母棄樹下經三日無禽獸之害阿姉往見之以為祥兆抱歸付母乳養有日芿自字焉或問所由曰十八部主中有人不可棄者生棄池中魚鱉戴溪三日不死然後收育予生似之故自名云初芿四歲時母氏與其男池邊寺珎曉童雅而有老成之量七歲讀佛書纔終卷即誦之暗書焉九歲州之味木縣吏彼部黨源遇見其幼敏而無父養而為子名曰自然芿扙飯田山真俊學顯密之教其學精勤遂於倫輩落髮於大宰府觀世音寺受具戒及此率秀賀二弟附商船泛滄溟著宋之江陰軍時寧宗慶元五年也）○六月壬午詔右大臣藤頼實任太政大臣内大臣藤良經任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家實任右大臣左大將如故源通親任内大臣右大將如故中納言藤泰通權中納言源通資並任權大納言權中納言平親宗藤隆房藤忠經並轉中納言藤宗頼兼左衛門督補撿非違使別當參議藤實

頼家強通安達景盛妾
頼家納景時讒而攻景盛

教任權中納言左中將藤家經右中將藤兼良並任參議○秋七月辛卯朔庚子參河國人告鎌倉曰室平重廣聚狗盜鼠竊為亂頼家命安達景盛（藤盛長子）平之初頼家偶見景盛之妾目送曰美而艷即通書挑之妾不報於是時景盛之亡命中野能成奪之居小笠原長經之家而嬖○八月戊寅安達景盛歸自參河告頼家曰重廣出奔不知其處梶原景時讒之曰景盛依其妾之事不平而將謀叛頼家大怒召小笠原長經和田朝盛比企宗朝中野能成細野四郎等謀殺景盛即命長經率兵攻盛長甘繩之家群士來

中原廣元阿諛頼家、失臣義

平太夫人以盛綱諫

會鎌倉紛擾、平太夫人大驚、自到盛長之家、使工藤行光諫頼家曰、故將軍剏弃舘之後、未幾三幡姫沒、悲嘆不一、然今卿好戰鬬、亂世之基也、景盛者先人所愛而有累世之功、彼若有罪、則我按問之、倉卒起兵、恐有後悔、猶討之不罷、則老尼先中其箭耳、頼家忍而罷兵、（中原廣元阿諛頼家曰、昔鳥羽帝奪源仲宗之妻寵之、號祗園女御、而貶仲宗、如此之事非無其例、頼家喜）庚辰、平太夫人猶在盛長之家、戒景盛曰、我既雖懲羽林之怒、而我既老矣、難強止其惡、汝至誓詞而可陳謝無叛心、景盛即獻誓詞於頼家、而後太夫人歸第、以佐佐木盛綱為使、諫戒頼家曰、今卿

使諫戒頼家之詞

景時讒結城朝光、阿波局密告之朝光

倦政道、而不知民憂、娯倡樓、而不顧人謗、俊哲者誅、邪佞者進、況源氏群雄者、先人族、而北條諸戚者、我之親也、故先人以之為股肱耳目、今諸族戚皆為邪佞所妨、含怨者多、是釀國家之禍者也、乃若誅景盛、事出無道、嗚呼哀哉、至卿之世、鎌倉為野草之墟、頼家畏懼其言○冬十月、庚申朔、甲申、梶原景時讒結城朝光于頼家曰、朝光語其同僚、忠臣不事二君、以有其叛心、故有此言、不早圖則為禍矣、頼家侍女阿波局密語朝光、朝光大懼、朝光與三浦義村友善、即往語義村曰、我雖非亡父之家嗣、故將軍特賜封邑

三浦義村慰朝光、將羅禍詢諸老將

莊子、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

其恩寵高於山、深於水、故哀慕之餘、懷故將軍之遺言、誤以忠臣不事二君之言、與同僚語、景時以為讒訴之階、而欲陷罪我、謂二君者、何在父子兄弟之間乎、進退惟谷、奈之何乎、義村嘆曰、嗚呼禍既成矣、卿難避之、凡文治以降、依景時之讒、隕命喪家者、不可枚舉、或有其子孫含恨者、或有其身陸沈而猶存者、如景盛亦將羅其禍、景時猶為君阿諛、而所近幸、則國之蠹也、不可不避、然責以兵事、則不免亂臣之名、唯宜問諸老將也、義村即遣使、與和田義盛、藤盛長詢之、義盛盛長命駕來、義村之家晉議、義盛曰、景時

君者、謂實朝

中原仲業作連署狀、連署連判也

讒人、其禍尚矣、諸將怨恚、各作連署狀、訴之可也、君何以一姦臣代衆乎、若不許之、則自殺營中耳、於是巡告諸將、而使中原仲業作狀、仲業嘗與景時相惡、故大悦、丁亥、千葉常胤及子胤正、三浦義澄及子義村、畠山重忠、小山朝政、結城朝光、足立遠元、和田義盛及子常盛、比企能員、藤行光、葛西清重、小山田朝重、波多野忠綱、大井實久、若狹忠季、（號島津忠久弟）澁谷高重、（重國子）須藤經俊、宇都宮頼綱、榛谷重朝、藤盛長及子景盛、佐佐木盛綱、稻毛重成、岡部義實及子義清、東重胤、土肥維光、河野通信、天野遠景、曾我祐綱、工

鎌倉諸將連署訴景時、救小山朝光阽危

義盛恚廣元未達連署狀

藤行光、中原仲業等、六十六人、各會鶴岡社、結盟、仲業進讀狀、有養鷄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之句、義村擊節嘆之、而後各連署、義盛義村捧狀、就中原廣元、請達賴家、廣元大駭、謂景時之讒佞、雖可惡之、然故將軍之近臣也、不可叨罪之、唯爲和平之計可也、故猶豫未果、小山宗政亦預此會盟、然不連署、諸將皆怪曰、我輩仗朝光之危、不顧其難、然宗政同胞而何有異心乎○十一月己丑朔戊戌、義盛會廣元于幕府、義盛問曰、連署狀既啓達之乎、君命如何、廣元曰未、義盛嗔目曰、卿在關東爲耳目之臣、既有年矣、

景時蟄居相摸一宮

何畏景時之狐威、空衆人之欝懷乎、廣元曰、我非畏之、傷彼亡也、義盛按劍責曰、不畏彼、何延及數日乎、而殆欲刺之、廣元陳謝而起、庚子、廣元呈連署狀于賴家、賴家下狀景時曰、可陳解之、景時遂不能答、率其諸士親族、蟄居于相摸一宮、獨留三男景茂於鎌倉、丙午、賴家遊比企能員之家、與北條時連、比企宗貞等蹴鞠、梶原景茂、中原仲業侍焉、賴家謂景茂曰、近來景時擅威傍若無人、故諸將訴之、書其狀者仲業也、景茂對曰、景時蒙先君之恩、超人、今於閣下則不然、有何特恩、行非義乎、仲業者翰墨之客也、怖諸

正治二年

鎌倉歳初之例

梶原景時叛、率族赴京、命義村等追擊之

將之兵威、狂從之也乎○十二月丙子、梶原景時自一宮歸鎌倉、賴家下諸將連署狀於政所、議之、命和田義盛、三浦義村、放逐景時、而毀其宅、景時在一宮城、潛議立武田有義爲大將、入京師、請宣旨、鎭鎭西、戊申、二年春正月、鎌倉歳初之儀、如先例、自元日至八日、諸將相替營椀飯之事、朔日時政、二日千葉介常胤、三日三浦介義澄、四日兵庫頭廣元、五日八田知家、七日小山朝政、是日親射、八日結城朝光獻椀飯、丙午、梶原景時叛、率其族、自一宮赴京、賴家命三浦義村、比企能員、糟谷有季、工藤行光等追擊之、翌夜景時到駿河清見關、時會國人葦原、工藤、三澤、飯田等習射、而

吉香與三郎景茂戰共死

梶原景時父子七人共死于駿河

加藤景廉連坐景時沒收其邑

糟谷有季捕景時黨隆重

歸、見景時、怪之、而放矢、與景時等戰、狐崎、吉香、遊河、舟越、矢部等來援、葦原等、吉香與三郎景茂相戰共死、六郎景國、七郎景宗、八郎景則、九郎景連力戰、國中群士聞之競集、遂獲四人首、景時、景季、景高等敗、奔山中、遂自殺、既而義村、能員等至、梟景時等三十三人首于路傍、壬子、賴家沒收梶原父子守國領邑、而賞駿河國人之功、比企能員、糟谷有季亦同授賞、景時弟刑部丞友景來降、加藤景廉坐景時之昵友、沒收其邑、有季捕景時黨安房判官隆重、是月、伊澤信光在甲斐、聞其兄武田有義爲景時黨、往詰之、有

勝木則宗黨景時、波多野盛通捕之營中

義既出奔、其室中無人、信光得一封書、見之、景時欲立有義為大將軍之狀也、信光即来鎌倉告之（則是信光繼武田家）戊午、頼家命波多野盛通、捕景時黨勝木則宗、則宗者多力能相撲、盛通窺其侍營中捕之、則宗揮手拔刀、欲刺盛通、畠山重忠列座、搤則宗之拳挫之、腕骨即碎、遂為盛道被捕、而後遂被赦、和田義盛復任侍所別當職、初義盛久勤此職、至建久三年、義盛在喪、景時請頼朝暫假其號、遂不還其職、及此義盛專掌之、壬戌、頼家使廣元善信等議則宗之罪狀、及盛通之功、賞真壁氏妬盛通之功、訴曰、捕則宗者畠

重忠、朝政、義盛等談論景時滅亡時之始末

芝原長保為景時黨被捕

鬼戲遊

山重忠也、頼家召重忠問之、重忠曰、臣不敢知之、退責真壁曰、卿何讒人乎、卿若欲立其功、盍捕則宗乎、真壁服其言（一日重忠與小山朝政、和田義盛等、群將談于侍所、澁谷氏曰、景時何毀橋不戲、空逃去矣、重忠曰、事出倉卒、不追毀橋、安藤右宗聞之、謂重忠曰、卿知大軍而不知小將之事、臨急毀橋者、毀民屋而積橋上、以為薪燒破之、何難之有、重忠服之）癸亥、播磨總追捕使芝原長保、為景時黨、出奔後、藤基清、佐佐木廣綱等、毀景時五條宅、拷問其留守者、遂捕長保於近江、富山送之鎌倉、頼家命和田義盛推問長保、以其罪不重、使小山朝政禁錮之、上皇好雜劇、常使侍臣為鬼戲、恣相毆擊、源顯兼有寵、故顯兼為鬼、則携大杖、他

藤定家詩

藤親能犯家人古田親清妻、被殺

人憚之、不得擊、上皇以為歡、關東諸老不悦、上皇就遊好奇、人聞上皇自景時出一宮、修五壇法、而甚怪焉、然未及問之、丁未、前關白兼實遊法性寺、開詩歌合之宴、以春日山寺即事為詩題、以山花為歌題、左大臣藤良經、右中將藤良輔、藤有家、藤定家、作詩又詠歌（此會藤定家詩、勝於藤信定、歌其句曰、鬼鐘響近松風颯、聲澱遺沖露森）○三月、前若狹守保季、犯藤親能家人古田親清妻、親清殺之、保季父訴之、事下廷尉、按捕親清、親清逃到鎌倉、中原廣元善信等議之、北條泰時猶弱識曰、彼為親能家人、殺院中昇殿者、不可免之、○五月乙卯朔、丙寅、頼

頼家禁念佛僧

新熊野社僧爭疆而訴、頼家把筆中分其疆圖

二位刑部卿局藤範子逝

家禁斷念佛僧、命比企宗員、佯召僧徒、於政所捕之橋邊、剝其袈裟、悉燒之、壬午、陸奧國葛田郡新熊野社僧、爭領邑之疆、訴之地頭職畠山重忠、重忠不自決之、告政所、頼家見其疆圖、自把筆畫之、中分其圖、戒曰、凡論疆者、屢相訴而勞監使、自今以後、決之如此、而地之廣狹、則可任其損益之運、若違其畫者罪之耳、○八月甲申朔、乙酉、佐佐木經高有罪、罷淡路阿波守護職（初經高在國、放捕盜、虜掠隣邑、且不從國司之命、上皇大怒、使頼家罪之、頼家以其有舊功、猶豫遷延、故及此）戊午、皇外祖母二位刑部卿局藤範子逝、範子初為僧能圓妻、時鞠育上皇、及其踐

上皇使善和歌者詠百首之歌

祚、甚蒙恩寵、以父範兼任刑部卿、故號刑部卿局、叙三位、尋進二位、稱卿二位、能圖汲為通親妻、夫婦共執内外之權、既在子入宮誕天皇、及其踐祚、挾外祖母之貴、其出入時、雲客等為前駈、威望無雙、（初通親娶花山忠雅女、生通宗、而平通盛女生通具、而通光、定通、道方、共範子之所生也、通光超通宗通具為嫡嗣、範子妹曰兼子、嫁大納言藤宗頼、是亦出入宮中、為典侍、内是宗頼姻婭顯要、宗頼元為九條家司、及兼實失職、聊依憑宗頼、然宗頼柔弱、與通親不抗衡、故兼實退閑、不能復任、）已酉、上皇使群臣善倭歌者詠百首之歌、内大臣通親司事、藤季經與藤定家相惡、故與藤經家議譖之通親、通親奏曰、百首之歌、唯可以老者賦之、少者除之可也、故定家不舉於

定家以秀歌許昇殿

頼家船遊試朝夷名義秀之水

其衆、而愁之、入道藤俊成推薦藤隆信、藤家隆、及定家、通親不奏之、俊成上書奏三人之當選、上皇別敕定家隆信家隆及宮女丹後、同詠百首、逮覧定家歌、以為秀逸、且寓懷於位卑而憐之、詔許昇殿、定家大悦榮之、（初定家數與季經共陪左大臣良經歌會之宴、每會季經判者、然老尚拙、定家侮之、上書於良經曰、如季經者、歌林之駑材也、所判何嫌其義乎、季經聞之大怒、且忌其才、間定家於良經、而称其不善、及此人譖之通親、然以其挾才拔群、遂被黜擧、）○九月、甲寅朔、乙卯、頼家遊小坪海邊、使結城朝光、小笠原長經、海野幸氏、市河義胤、和田常盛射笠懸、而後泛船飲宴、頼家命朝夷名義秀（和田義盛三男）曰、汝能水練、我未見之、義秀即

練

汨、涌波也

常盛義秀兄弟多力為相撲

入海游泳十回而沒水底、不見、人怪之、食頃提三鱉與汨共出、獻之頼家、頼家見而奇之、頼家大悦、賜駿馬、衆人皆以為榮、其馬為奧州第一之駿足、望請之者多矣、義秀兄常盛亦請之有年、然不許、及此常盛進曰、水練我不及彼也、相撲則彼何如我乎、請以相撲之贏輸賜馬乎、頼家莞爾、繋船于岸、使常盛與義秀角力于沙上、人以為壯觀、二人解衣共競勝負、兄弟皆多力、相抱相蹈數矣、如地震動、義秀將勝、北條義時乘興下船、隔二人之間、曰不決勝負、常盛裸程奪馬乘之、揚鞭而去、義秀哂而悔之、頼家大笑、衆皆解頤、

上皇召陰陽寮諸博士占射覆物

芝田次郎

辛酉、上皇召陰陽寮諸博士、占射覆物、（占射覆物者、謂藏物笥中、占其形色、以為陰陽道之戲、）使右中辨藤長房以金龜水滴纏錦韜櫃而藏之、安倍晴光占之奏曰、日當庚申者金也、時終申後騰蛇者北方水也、數有一六、卦遇睽、一如三與六併為九、其形類龜、凡甲蟲三百六十之靈龜為九之長、推之則此物金龜而有水色、以絲帛繋之也、安倍泰忠曰、以工金和合而成、是入水之器也、其色黄也、其餘加茂在宣、安倍資元、及家元等皆曰金玉之類也、上皇大奇之、感晴光泰忠之妙、各賜祿有差、芝田次郎叛于奧州、頼家使宮城氏平之、宮城歸

叛、頼家使工藤行光平之

近江國士柏原三郎觸上皇逆鱗被誅

代大夫房源性巡檢伊達郡爭疆地

源性遊松島遇異僧

鎌倉告頼家曰、工藤行光從者、藤五・藤三兄弟者、來芝田館後、放矢破賊者、彼二人之功也、頼家使光行召之、行光携其家人藤五・藤三・美源二詣營、頼家賞其勇悍、而欲以一人列侍臣、行光謝曰、故將軍之討平氏、亡父景光以戰功被賞、唯以有彼等也、行光繼家業、數袛戎役、亦然、閣下以天下勇士為臣、如微臣則為君勵忠、僅有此三人耳、頼家感其志、○十一月、癸丑朔、京師守護相模守源惟義・左衛門尉佐佐木定綱告鎌倉曰、近江國士柏原三郎觸上皇逆鱗、而蒙誅罰之宣、頼家使澁谷高重・土肥惟光擊之、○十

二月、陸奥伊達郡有爭疆者、頼家使大夫房源性巡檢之、源性者、左衛門尉源整子也、能蹴鞠、故頼家以為近侍、又通空海之五筆法、其藝妙、筭數如田畝里坪、一顧則不違其段步之數、源性之奥州、監其田疆、及歸、頼家問奥州之事、源性對曰、臣遊松島、宿一草菴、遇異僧、曰、我天下第一之筭師也、能通隱形之筭、臣詣之曰、何優我乎、僧即把筭置臣性之席、俄而如霞霧之掩四方、大暗、方丈之中、忽變為大海、初所居之圓席為盤石、松風頻吹、波濤怒號、心恍惚如亡、少焉、僧有色曰、汝猶不悔自負乎、臣性答曰、既悔之、僧語曰、汝莫再自負、則抜之、性倚伏謝罪、固請之、於是昏霧漸散、白日既明、性與僧相對如初、性奇之、請受業、僧不許之、頼家曰、汝盍伴來哉、彼頼家自考政所之諸國税簿、使源性筭治承養和以來諸國新賜地、而每人限以五百町、其餘收

建仁元年

城長茂叛、襲小山朝政宿館

城長茂及族資家・資正・黨本吉高衡皆伏誅

千葉介平常胤卒

城資盛叔母坂額戰勝、據鳥坂城

佐木盛綱閲教書、不及入家而赴役

之、為府税、欲授近侍之臣、廣元等諸老大驚、患群士之有恨、善信切諫之、頼家不悅曰、可待明年議之、而止、

辛酉建仁元年春正月、壬子朔、甲戌、越後浪士城長茂叛于京師、時掃部入道藤親能・佐佐木定綱・小山朝政護京師、朝政・定綱等警衛行幸街路、長茂襲朝政東洞院宿館、留守者逆擊却之、長茂引兵直詣上皇宮、鎖其四門、強奏請滅鎌倉、上皇不聽、長茂出奔、朝政等追到清水坂大搜之、而不獲、○二月、甲午、改正治三年為建仁元年、庚戌、官兵執城長茂于吉野

戮之、其族資家・資正、其黨本吉高衡泰衡弟等伏誅、梟長茂首、○三月、甲戌、千葉介平常胤卒、年八十四、下總介常重子、母平政幹女、城長茂姪資盛起兵于越後、越後・佐渡群士攻之、資盛及其叔母坂額相戰破之、而據鳥坂城、○夏四月、頼家與時政・廣元・善信等議討資盛、僉曰、長茂餘賊未知在何地、則營下之士、不可不警備焉、宜使在國之士討之、時佐佐木盛綱時剃髮號西念在上野磯部邑、頼家乃授教書於和田義盛、義盛使价馳到盛綱之館、盛綱在門立拜閲教書、不及入家、即馳馬直赴越後、從者皆遂從之、而問曰、公何倉卒乎、盛綱

佐々木盛綱攻鳥坂城獲坂額

佐々木經高上書賴家謝罪

曰我聞昔平將門之叛詔藤忠文持節討之時忠文餞及詔至擲箸即向洛外勇士之志如此而可也遂率其盛季等催隣國羣士向鳥坂城○五月庚戌朔甲寅端午佐佐木盛綱攻資盛之鳥坂城越後佐渡信濃群士來會競鮮海野幸氏與盛季共進盛季遂先登而刀戰坂額束髮登城放矢拒之盛季幸氏被疵盛綱進攻之藤澤清親攻城後放矢貫坂額股遂獲之資盛敗走城陷盛綱馳檄于鎌倉獻捷乙卯佐佐木經高（時經高削髮號經蓮）以子高重為使上書賴家曰去歲七月聞大和國有叛賊將襲王城臣聚淡路阿波土

阿佐理義遠請賜坂額

佐兵欲警衛京師然以讒人之言違上皇之旨觸閣下之怒罷守護職幽憂累日昔故將軍開國之初臣兄弟四人從軍先誅平兼隆爾來未嘗有不竭忠誠伏請蒙恩赦而安斯老身賴家憐之赦其罪高重拜謝歸國丙寅佐々木定綱告鎌倉曰去歲柏原氏逃去索之不得頃日臣族子信綱誅之丙午藤澤清親以資盛叔母坂額來鎌倉賴家隔簾見之畠山重忠小山朝政等群將陪侍所坂額進坐簾前其形太醜勇悍如大夫人皆奇之阿佐理義遠請賴家賜坂額賴家狐疑曰彼賊徒也既定流刑請之如何義遠曰

賴家以紀行景為蹴鞠之師

彼有大夫之氣臣欲為妻而生壯士賴家大笑遂畀之義遠相伴歸甲斐國甲戌上皇以北殿為倭歌所左大臣良經內大臣通親前坐主慈圓俊成入道藏人頭源通具藤有家藤定家藤家隆藤雅經源具親寂蓮為寄人藤清範鴨長明藤秀能亦隨其列時數右馬助源家長為年預（或號開闔明日開倭歌所之宴群臣獻歌以松月夜涼暮山遠為題內大臣通親為讀師藤定家藤家隆為講師而後藏人頭源通具讀御製群臣皆拜）○九月戊申朔丙辰紀行景到鎌倉謁賴家賴家迎謝曰我以卿為蹴鞠之師今初見之日偶遇重陽把菊泛盃可以契千秋而飲宴贈銀劍於行景自是賴家

賴家好蹴鞠又愛犬甚廢政事

北條泰時諷諫賴家

好蹴鞠益甚抛政事日日業之使侍臣書記其數自三百餘至數千侍臣競好之賴家又愛犬使小笠原長經細野兵衛尉中野能成工藤十郎比企宗員本間源太分為三番飼之各結牌題其名常置前庭愛之己巳北條泰時就中野能成諷諫賴家曰蹴鞠者風流之遊也朝廷弄之非雜戲之比然頃日大風鶴岡宮顛倒群國饑饉當此時閣下不憂民苦遠招京師放遊之輩不顧政務昨夜怪異恐是天誡閣下也故將軍嘗催海濱百日之遊時有天變遂止之以自警焉閣下深思之賴家不悅○冬十月戊寅朔己卯

法眼觀清告泰時諷諫被怒于頼家

法眼觀清密告北條泰時曰、御使能成諷諫、左金吾公大怒曰、泰時超父祖而諫戒我、何其僭如此乎、其怒歷日則解耳、足下暫蟄居其國乎、泰時曰、我非諷諫、唯以所思語近侍之臣耳、然依之受罪、我何辭乎、我有急務、明日欲往北條、我非避之、唯蓋足下謂何耳、而出其裝具示觀清、泰時到北條、去歲不熟、民房糧之而失稼穡之計、民皆上狀欲借貸米穀以今年之秋收復之、又有大風、田租皆荒、民欲餓死、故泰時召民庶、悉燒符券而自諭曰、縱雖豐稔、何使汝等償之、況凶歲乎、於是賜人米一斗及飯酒饗之、民庶

佐々木入道經蓮遭赦復舊邑

建仁二年

府朝鞠初

新田義重入道上西卒

皆悅垂涙拜祝曰、願閣下子孫繁榮千秋萬歲、己卯、佐佐木經高入道經蓮到鎌倉謝蒙赦、頼家憐其舊勞、復采地一邑、經蓮陳前忠述懷舊之恨而出、和田義盛在傍垂涙、泰時謂義時曰、經蓮采地皆報勳功也、遭赦則其地亦可復也、然不果、

壬戌二年春正月丁未朔、丙辰、頼家與北條時連、紀行景等蹴鞠、謂之鞠初、其數萬二千三百十、庚申、從五位下大炊助新田義重入道上西卒、義家嫡孫、義國子、母上野介藤敦基女、鎌倉初建之時、義重雖不悅於頼朝、然成和睦服、頼朝為一族之元老、上野國新田莊者、其所食也、仍

德一作得

戶或作田

前関白兼實剃髮号圓隆

平大夫人諫止頼家遊宴

上皇覧猿樂之戲

為家號、義重多男、一男義範、任伊豆守、号山名、次男義俊、称大新田、三男義兼、号小新田、以為家嫡、故義俊子義成、避号改称里見、任伊賀守、四男義季、号徳川、五男経義、号額戸、共子孫連綿、其支族有鳥山・田中・江田・大館・大島・大井田・竹林・世良田・堀口等、若于房清和源族數派多般、新田足利両家其最也、甲戌、前關白兼實剃髮號圓隆、去歲冬遇夫人之喪、藤季行女、而良通良經母也、悲之遂及此、乙亥、頼家欲遊藤親能龜谷宅開蹴鞠之會、平大夫人諫戒曰、故上西者源族之遺老、武林之翹楚也、其沒未日而事遊宴、則貽世之謗、不可不慎之、頼家不聽、大夫人強諫之、頼家不得拒、遂罷、○二月丙子朔、庚寅、雪、上皇觀妓舞飲宴、又前庭覽猿樂之戲、猿樂者雜戲也、乙未、頼家聞相模

頼朝毀沼濱之舊舘

頼家観花舞姫微妙侍宴

頼家落永福寺多寶塔

積良有古柳、往觀之、即大發公役、移植前庭之鞠場、甲辰、頼家毀故典廐義朝沼濱之舊館、初頼朝尊其舊館、故不毀之、及此、政子稱夢有義朝告、而以其館之餘材附之榮西、占壽福寺邊之地改作之、○三月丙午朔、癸丑、頼家遊比企能員之宅、觀花飲宴、有舞女微妙者、侍飲歌舞、頼家歡甚、能員謂頼家曰、此女有許來自京師、閣下試問之、頼家問微妙、微妙垂涙不言、頼家頻促之、微妙曰、建久之歲、妾父右兵衛尉為成依讒下獄、遂流奥州、母不耐愁、遂及妾時九歲為孤、無兄弟親眠、况慈多年日哀慕之、為知彼存亡、欲来訴之、然以東関無舊識、就人学歌舞、故得執謁也、聞者感其孝志、頼家即遣使奥州問之、巳未、頼家及平大夫人落永福寺多寶塔、僧榮西為導師、依吊武藏

上皇開三體和歌會
賴家定兄弟論訟之法
平知康醉狂、侮弄北條時連、政子恚之
藤寂蓮法師卒

守源義信之亡妻也〔義信亡妻者、賴家乳母也〕丁卯、上皇御倭歌所、召左大臣良經、座主慈圓、寂蓮、藤定家、藤家隆、鴨長明、開三體倭歌會、一曰大有餘情體、詠春夏、二曰細有枯槁體、詠秋冬、三曰艶體、詠戀旅○五月、甲辰朔、乙巳、賴家定兄弟論訟之法、曰兄弟者天倫也、何有相爭乎、若有訟者不論其是非、可和睦之○六月、甲戌朔、戊戌、政子遊賴家館、看蹴鞠而飲宴、使微妙歌舞、平知康擊鼓酒酣、知康醉狂、勸酒于北條時連、戲曰、卿容儀進退、可謂絕倫也、然其名太鄙、連字者貫錢之義歟、果夫認歌仙貫之之芳躅歟、何不改乎、

賴家謂時連曰、汝早可改名、時連不得止、遂改名時房、宴罷、政子歸家而恚知康之辱時連、使人戒賴家曰、此日飲宴有興、然知康不禮也、往年木曾義仲襲法住寺殿、犯故法皇、辱卿相雲客、事起知康之黠邪、後與義經為黨、欲滅東關、故先人怒上言、遂之、然卿何忘其舊惡、使之近侍而違先人之意乎、賴家不聽、○秋七月、癸卯朔、壬戌、藤寂蓮法師卒、藤定家悲之曰、嗚呼惜哉、倭歌之奇才也、我自幼相押、自今而後已乎哉、我失倭歌之良友、寂蓮者定家兄也、〔寂蓮實俊成弟俊海子也、俊成養為子、齡長於定家、初号定長、為中務少輔、剃髮侍上皇、有子長曰保季、為內大臣實宗所養、寂蓮多秀歌、見家集及歷代撰集〕

源賴家補征夷大將軍
政子憐微妙、賜居于深澤里
正一位源通親薨、号土御門
藤良經賜內覽氏長者宣
建仁三年
賴家長子一幡詣鶴岡有怪
禁中和歌會

甲子、從三位源賴家敘從一位、補征夷大將軍○八月、壬申朔、丙戌、鶴岡放生會、賴家拜官、是夜舞女微妙聞其父沒、慟哭不堪悲、密到榮西之房、請其弟子祖達落飾、為尼、政子憐之、賜其居于深澤里、〔微妙曾通古郡保忠、時保忠在甲州、聞其變、形大怒、歸鎌倉、疑祖達訴之、入寺欲捉之、政子制止之〕○九月、壬寅朔、甲寅、上皇在水無瀨殿、賞十三夜月、良經及慈圓有家定家雅經等獻倭歌、特召俊成判之○冬十月、壬申朔、辛卯、正二位內大臣兼右大將源通親薨、〔号久我、或号土御門、按愚管抄曰、初通親娶二位局範子、沒而嬖時承明門院在子、退宮通親屢侫焉、或疑通親以非己女故私與之通、至是或謂通親者人謀殺之也〕

○十一月、辛未朔、辛卯、賴家子善哉初詣鶴岡、〔善哉、後号公曉〕丁酉、勅左大臣藤良經、賜內覽氏長者、宣權大納言藤忠經兼右大將、上皇幸熊野○十二月、辛丑朔、甲子、上皇還自熊野、罷藤基通攝政、以左大臣藤良經代之、〔愚管抄謂、古者前官執柄存者少矣、建久之比称基房曰入道殿下、其子師家曰小殿下、称基通曰近衛殿下、称兼實曰九條殿下、至此称良經曰當殿下、同時五殿下並存、未曾有焉〕

癸亥三年、春正月、壬申、賴家長子一幡〔母比企能員女、号若狹局〕詣鶴岡、奏神樂、神降巫曰、今年關東有事、不利嗣子、岸上有樹、其根既枯、人不知之、攀緣其梢、人皆怪之、乙酉、帝御前殿、初有禁中倭歌會、召攝政良經、太政

藤宗頼逝

兼子、範子妹

大臣頼實、内大臣隆忠、右大将忠經等群臣、賜宴奏
樂、忠經彈琴、前中納言隆房彈倭琴、中納言公繼柏
子、權中納言公經奏琵琶、樂闋、各獻倭歌、頼實為讀
師、藏人頭長房為講師、權中納言藤兼宗讀御製、權
大納言正二位藤宗頼逝、年五十、宗頼者光頼子、叔父高野入道成頼養之、為子、号町田、初光頼没、宗頼以成頼之養子、不着喪服、其妻刑部卿範兼女、典侍卿三位兼子、以外戚仕上皇專權、宗頼初為兼実家司、然假兼子之勢頼昇進、與通親共参公事、故及成頼没于高野、称公務太繁、亦不居喪、時人嘲曰、宗頼者無父之子也、去歳上皇幸熊野、宗頼従之、登山炬火焼足、遂為病而没、其妻兼子、失夫未幾、奏請上皇、欲嫁太政大臣頼実、頼実雖居上台、然欲執宮中之權、喜而娶之、於是頼実預上皇政○二月庚子朔癸卯、頼家弟千幡後名實朝詣鶴

頼家与河野通信舊功賜信状

門野全成謀叛、竄而放常陸

上皇幸法勝寺、慶八萬四千小

岡、北條義時従之、上皇以權大納言源通資為院別
當、藤宗頼久領此職、至是多覬望者、上皇與良經議
之、以通資代之○夏四月己亥朔甲辰、伊豫人河野
通信告歸於頼家、頼家多其舊功、賜狀為之信、其詞
曰、汝仕故将軍有忠誠、令佐佐木西念雖為其國守
護、然汝特可預謀國中之事、其親族部屬皆可従汝
令、如故○五月戊辰朔丙戌、門野全成童名今若、頼朝弟、曾仕遠州門野、故号阿野法橋謀叛事發覺、頼家使武田信光虜之而
放常陸○甲午、上皇幸法勝寺、慶八萬四千小塔、車馬
成群、相盪有壓死者、南都僧徒與吉野僧徒相爭、比

塔

頼家獵伊東崎、有深洞、胤長入而斬大蛇

頼家獵富士野、新田忠常窮人穴而出、従者四人逢怪異死亡

叡山學生與堂衆将闘、熊野神人與伊勢神人相惡、
四方不安、洛中囂囂○六月丁酉朔、頼家獵伊豆、過
伊東崎、山中有大洞、其深不知幾里、頼家怪之、命和
田胤長見之、胤長把炬朝而入洞、夕而出告頼家曰、
洞中行程數十里、闇不見日光、有一大蛇、為吞臣、臣
抜劔斬之云、己亥、頼家獵富士野、山麓有深谷、呼曰
人穴、頼家欲極其深邃、賜劔新田忠常曰、汝往見之、
忠常率従者五人入人穴、及明而歸告曰、窟狹不能
廻踵、闇不能進歩、蝙蝠遮飛、不知幾千萬、行數十程、
有一洪河、怒浪漲起、不能渡之、忽見火光、従者四人

僧榮西創立建仁寺

大内惟義殺全成子頼全

頼家病革

死亡、忠常投所賜劔于河中、得免、邊民古老所謂淺
間神窟也、頼家太奇之○丙午、頼家歸鎌倉、使八田知
家殺全成、而遣使京師、命大内惟義索全成黨、僧榮
西請頼家卜地于洛之東邊、營禪苑、賜太政官符於
榮西、置台密禪三宗、勅賜號建仁寺建仁寺者、本朝禪窟之始也、其境致有慈視閣、望闕樓、群玉林、枯筆堂、虎林、清凉軒、無尽燈、先是西建聖福寺於筑紫、至是建建仁寺於洛外○秋七月丁卯朔丙戌、頼家罹病将危、卜者曰、有
神祟、辛卯、大内惟義告鎌倉曰、捕全成子頼全于洛
東延年寺、殺之○八月丙申朔己亥、頼家以三浦義
村為土佐國守護職、壬戌、頼家病革、遺言曰、以関西

…地頭職弟千幡

叡山學生、堂衆相鬪

比企能員訴時政于賴家

三十八國地頭職、委弟千幡、以關東一十八國地頭、及總守護職、授長子一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恚之、是月、叡山騷動、學生堂衆相鬪、堂衆不利、既而堂衆又起西塔、學生離山、洛外不靜、又聞賴家病篤、洛人亦不安堵、○九月丙寅朔、賴家病彌急、諸國群士來會、皆曰、關東形勢太危、丁卯、比企能員使其娘若狹局（一幡母）訴時政于賴家曰、今閣下使一子一弟抗衡分權、不是治安之策、而致亂之基也、時政之族、專外戚之威、遂為彼所奪耳、賴家可其言、召能員於枕邊、議討時政、太夫人隔障聞之、馳書告時政、時政大驚、

賴家使遠景忠常等殺比企能員

比企宗朝入一幡館

義時泰時率諸將攻之

一幡燒死

以能員之密謀、告中原廣元、相議、誘召能員、使天野遠景（剃髮名蓮景）政新田忠常刺殺之、能員子宗朝等率其族、入一幡館（稱小御所）、北條義時率其子泰時、武藏守源朝雅、小山朝政、畠山重忠、三浦義村、和田義盛、工藤行光、加藤景廉、新田忠常等、攻之、宗朝及弟宗員、笠原親景、中山為重、糟屋有季（能員婿）拒之、重忠、景廉等急攻之、宗朝軍敗、放火皆自殺、一幡焚死、僧原性收其骨、赴高野山、時政索能員黨、或殺之、或放之、遂禁錮小笠原長經、中野能成、細野兵衛尉等、島津忠久坐事罷大隅、薩摩、日向守護職（島津家系曰、忠久母、比企能員妹也）、庚

賴家使義盛忠常殺時政、義盛告之時政

新田五郎六郎襲義時館而死

景廉殺忠常

賴家退職祝髮、子千幡為鎌倉主

午、賴家病愈、潛使堀親家命和田義盛、新田忠常討時政、義盛捕親家、送時政之宅、殺之、時政招新田忠常、賞討能員之功、及暮未退、其僕怪之、歸家告之、弟五郎、六郎等、以為賴家密謀既覺、而率兵襲義時館、義時在幕府、留守者拒之、波多野忠綱殺五郎、六郎入廚、放火自殺、見其煙、群士來集、先是、忠常辭歸路而聞之、欲詣幕府、加藤景廉遮殺之、壬申、政子使賴家退職、祝髮、平知康、紀行景歸洛（賴家自正治元年治世五年）、乙亥、時政立千幡、為鎌倉主、北條泰時、三浦義村、奉千幡居時政名越館、政子使阿波局從之、時政作書令

牧氏有逆心、政子迎千幡自輔養

千幡任征夷大將軍

諸國守護地頭、各其所領如故、時政繼室牧氏有欲害千幡之心、阿波局悟之、密告政子曰、牧氏笑中有刀、難為幼君之傅姆、政子諾、即遣泰時、義村、結城朝光迎千幡、時政不覺牧氏之密謀、而謝之、政子諭曰、千幡猶幼、宜自輔養之（牧氏者大岡時親女也、時政娶之為繼室、時親領駿河大岡牧、故稱牧氏）、庚辰、詔千幡為關東長者、敘從五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壬午、掃部入道寂忍（藤親能剃髮曰寂忍）在京師、上書鎌倉曰、頃日比叡山堂衆與學生相爭、學生構城起兵、放逐堂衆、堂衆率諸莊之士卒攻之、城陥、學生多死、其餘皆下山逃入洛、群集靈山、長樂寺、祇園、甲

源朝雅代時政守衛京師

千幡元服政名實朝

佐々木經高及盛綱攻叡山堂衆葛西重元豊島朝經佐々木重綱等戰死

高綱見重綱軍裝知其戰不利

實朝令諸國守護地頭使之獻誓辭

中時政捕能員餘黨沒收其領邑甲午時政遷頼家于伊豆修禪寺因之○冬十月丙申朔戊戌時政使其婿武藏守源朝雅（平賀義信子）守京師西州羣士屬之（朝雅妻者牧氏所生與政子義時異母）癸卯千幡元服於時政名越舘時年十二平賀義信加冠時政理髮名曰實朝中原廣元小山朝政安達景盛和田義盛中條家長等百餘人侍焉各獻鎧及鍛馬甲辰實朝初視政所之事別當時政廣元及民部丞藤行光等行其儀而後實朝初著鎧乘馬時政扶之小山朝政足立遠光以被甲懸緌（緌訓保呂或曰母衣）之舊禮教實朝而後初覧射禮和田義盛海野幸氏等五番成耦北條時房監之各揆祿有差庚戌叡山堂衆構城金子山詔佐佐木經高及盛綱攻之堂衆與官軍戰伊佐太郎熊谷三郎先登葛西重元豊島朝經佐佐木重綱等三百餘人戰死官軍遂攻之堂衆遂敗走（重綱者高綱入道之子也初經高盛綱承勅高綱自高野来謂之議兵事逆故突高綱見重綱軍裝不胸不言重綱退經高謂高綱曰重綱之勇似汝想其臨戰有功而受賞矣高綱曰兵法勇士陸戰鎧冑貴輕薄弓箭貴短小今攻叡岳險路重巖非歩戰不能矣猶可守此法然重綱鎧冑太重弓箭亦大不應其条嗚呼不免死果如其言）甲寅實朝使佐佐木定綱中條宗長入京師下書平賀朝雅藤寂忍令畿内諸國守護地頭使之獻誓辭致忠勤又

頼家寄書實朝請近侍者来陪

元久元年

始置西面士以秀康為長頗有勇悍

佐々木定綱鎮叡山堂衆

富田基度三浦盛時等起兵經俊撃之不克

使和田義盛令武藏羣士各誓無貳心于時政○十一月乙丑朔庚午頼家以深山幽棲難忍寂聞寄書實朝及政子請免近侍者来陪然不許而流頼家近侍中野能成等數人且遣三浦義村於修禪寺曰自今勿通書信○十二月乙未朔壬子實朝命政所曰決訴勿過三日使北條時房司營中之事

甲子元久元年春正月乙丑朔辛巳上皇北面士藤秀康為大夫尉上皇頗好武藝讓位之後倣院宮之先例置北面士坂戸康實（白河法皇北面康秀後也）為上首秀康等次之秀康其先出自秀郷而其父秀宗與和田義盛為姻族故列北面有勇悍上皇甚親愛之頻歷受領叙五品列撿非違使兼左衛門尉上皇謂北面士猶少始置西面士秀康為其長且奉行御厩並牛飼等事（秀康弟曰秀能初仕内大臣源通親一日上皇召之以列北面時歳十六遂任撿非違使秀能最達謌詠故大使觀近勅賜楓葉為家紋秀能弟曰秀澄是亦任撿非違使挟北面西面兄弟三人勢冠院中）乙酉叡山堂衆猶未平勅佐佐木定綱鎮之○二月平族餘類若菜氏及富田基度三浦盛時等起兵于伊賀伊勢守護須藤經俊撃之不克敗走若菜氏等進陷二州塞鈴鹿關八峯山之路行人不通京師恐懼平賀朝雅馳書告鎌倉○三月甲子朔癸酉實

平賀朝雅擊平族之餘類
解脱上人母夢高僧而孕之誕
禮子内親王為齋院
平賀朝雅擊伊勢平

朝馳使京師奏擊平族之餘類而命平賀朝雅率京畿兵定伊賀伊勢○夏四月甲午朔己酉笠置僧貞慶欲造一堂遣使到鎌倉請勸進實朝賜之金（貞慶者藤信西孫而貞憲子也母夢高僧来宅自称曰貞慶言已入懷自是而孕母記而藏之雖深後奉書於母署曰貞慶母依之期慶以累世之比丘也投興福寺出家有才藝應最勝講請慶居貧乏資借衆僕於人以故後於會官使催之進下路相捉入宮會衆先坐堂上社服藏簾慶弊衣而至官僚緇伍皆選美之慶謂正今釋子不率法倣只覺誇我不可與此徒為伍寄講五日猶恐其久如也講已不還南宗止山州笠置窟高名遂號解脱上人）卜定禮子内親王為賀茂齋院（上皇第七女也母藤信清女号嘉陽院實女抄曰嵯峨帝弘仁年中自卜定有智子内親王至礼子齋院三十四世礼子之後齋院不開）是月平賀朝雅率兵擊伊勢平族自美濃

平基度族弟盛光伏誅
殪莊田佐房子師持
虜若菜氏及三浦盛時
上皇狩宇治為水嬉
時政使人弑頼家于

入伊勢先襲平基度富田館基度及弟盛光等伏誅而破岡貞重于安濃郡殪莊田佐房及子師持于多氣郡進到伊賀國虜若菜氏及三浦盛時等殺之伊賀伊勢悉平須藤經俊及朝雅之至聚其散卒併兵有戰功然坐初為平族所破罷伊勢伊賀守護職○秋七月辛酉朔壬申上皇狩宇治攝政良經太政大臣頼實等從之留數日上皇寄為水嬉自脱御衣游泳羣臣皆裸渡平等院之前川（按上皇讓位之後或置西面士増武備或好覧馬至是成此戯以試騎挽蓋其東征謀既萌乎）乙亥上皇覧平等院寶藏還宮己卯時政告實朝使人弑前征夷大將軍從

伊豆修禪寺
頼家近臣謀起兵
山形為忠與小代氏爭訴地頭職
叡山僧果雲處流

三位左衛門督源頼家于伊豆修禪寺浴室（頼家之事頗有異説東鑑只言卒不言弑蓋諱之乎承久記保暦間記謂時政弑之太平記謂頼家為實朝被害皇代圖謂義時弑之神皇正統記只書遭害不指其人增鏡謂時政與實朝相謀害之按此時實朝幼弱事無大小決于時政恐其不利于己寄弑之乎雖然以他日公曉事推之則實朝亦不可謂不預其事故今從增鑑）甲申頼家近臣謀起兵相摸守義時使金窪行親等平之○丙戌安藝人山形為忠與小代氏爭訴壬生莊之地頭職實朝初自決斷之○八月辛卯朔戊午上皇勅參議藤長房召叡山僧果雲及其徒二人附撿非違使處流罪又有法眼某者與藤兼子睦假其威專叡山之事先度堂衆之亂起于此及堂衆之敗

盜入頼朝廟竊重器
實朝迎前大納言藤信清女為夫人
張衡玄賦簡元辰而倣裝

竊藏其資財時政聞之就近臣寄奏與果雲貶竄衆皆快之○九月丙寅朔戊寅盜入鎌倉法華堂（葬頼朝處）竊重器索之不得後武藏人洲河氏捕之得重器獻實朝○冬十月庚寅朔癸卯實朝選北條政範（時政季子義時異母弟）及結城朝光畠山重保（重忠子）等壯麗者十餘人遣之京師迎前大納言藤信清女為夫人初時政等相議欲納故上總前司源義兼女為夫人實朝不許及此奏請京師選而聘之○十二月己丑朔戊戌權大納言藤信清女倣裝於卿三位兼子家赴鎌倉其兄少將忠清及撿非違使藤秀康送之侍女數十

元久二年源通具藤定家等奏覽新古今和歌集藤親經序文

輿從之鎌倉武士二十輩讓之其裝具調度皆鏤金銀飾錦繡以為希世之壯觀上皇搆假閣於法勝寺覽之（東鑑以戊辰為夫人到鎌倉之日今從明月記）歷日到鎌倉實朝乃立之為夫人而賜采邑於其從者侍女

乙丑二年春三月戊午朔癸未源通具藤有家藤定家藤家隆藤雅經奏覽新古今倭歌集于上皇勅攝政良經作倭字序使參議藤親經作漢字序詞曰夫和歌者群德之祖百福之宗也玄象天成五際六情之義未著素鵞地靜三十一字之詠甫興爾来源流寔繁長短雖異或舒下情而達聞或宣上德而致化

或屬遊宴而書懷或採艷色而寄言誠是理世撫民之鴻徽賞心樂事之龜鑑者也是以聖代明時集而錄之各窮精微何以漏脫乎然猶崑嶺之玉採之有餘鄧林之材伐之無盡物既如此歌亦宜然仍詔參議右衛門督源朝臣通具大藏卿藤原朝臣有家左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定家前上總介藤原朝臣家隆左近衛權少將藤原朝臣雅經等不擇貴賤高下令摭錦句玉章神明之詞佛陀之作為表華夷雅而同隸始於曩昔迄于當時彼比總編各俾呈進每至玄圃花芳之朝瑣砌風涼之夕斟難波津之遺流尋

新古今集成

淺香山之芳蹤或吟或詠披犀象之牙角無黨無偏採翡翠之羽毛裁成而得二千首類聚而為二十卷名曰新古今倭歌集矣時令節物之篇屬四序而星羅衆作雜詠之什並群品而雲布綜緝之致蓋云備矣伏惟来自代邸而踐天子之位謝於漢宮而追分陽之蹤今上陛下之嚴親也雖無隙帝道之咨詢日域朝庭之本主也爭不賞我國之習俗方今荃宰合體華夷詠仁風化之樂萬春春日野之草悉靡月宴之契千秋秋津洲之塵惟靜誠膺無為有截之時可傾染毫採箋之志故撰斯一集永欲傳百王彼上古

之萬葉集者蓋是倭歌之源也編次之起因准之儀星序惟邈煙霧難披延喜有古今集四人含綸命而成之其後有拾遺後拾遺金葉詞花千載等集雖出於聖主數代之勅殊恨為撰者一身之最因茲訪延喜天暦二朝之遺美定法河步虛五輩之英豪排神仙之居展刊修之席而已斯集為體也先抽萬葉集之中史拾七代集之外深索而微長無遺廣求而行善必舉但雖張綱於山野微禽自逃雖連筌於江湖小鮮偷漏誠當視聽之不達定有篇章之猶遺今只隨採得且所勤修也抑於古今者不載當代之御製

佐々木定綱入道卒

藤範季逝其女重子幸于上皇

自後撰而初加其時之天章各考一部不満十首而今所入之自詠已餘三十首六義若相兼一兩雖可足依無風骨之絶妙還有露詞之多加偏以耽道之之思不顧多情之服凡歌取捨者嘉尚之餘時運沖襟伏羲基皇德而四十萬年異域自雖観聖造之書史焉神武開帝功而八十二代當朝未聽叡策之撰集矣定知天下之都人士女謳歌斯道之遇逢矣不獨祝仙洞無何之郷有嘲風哢月之興亦欲呈皇家元久之歳有温故知新之心修撰之趣不在茲乎傳称管為長世業之儒而博識名顯時人謂撰集序者斯人當矣然良経以親経亦世業且列公卿故奏上皇

古今集後撰拾遺後拾遺金葉詞華千載新古今謂之八代集以為歌林模楷

藤兼實召僧源空聽浄土宗旨

以命之序成親経呈其華於良経未段伏羲基皇德以後良経所潤色也此集成於五臣之手然其間互有異論良経為之總裁而遂歷上皇叡覧以次之故此集之撰往々不満家定之心云釋書曰是月讖句大風都人謡言比来栄西新唱禅要其徒衣服異製伽梨博幅直綴大神行道之時多含颰風今哉二作災恐基於西乎若謳甚喧達天聴詔有司驅西出都西聞勅下語徒曰今日吉日是吾法成之秋也汝等早往堀川買寺材諸徒匿笑既而官使至西曰風若天地之氣非人之所作也其神曰飛廉豈西之能乎不干於西者明矣若又有人能作風者其人尤盡不為凡矣明王不漫加放逐審詳西端西之不出都者必也官使奏西之言上曰此比丘言語微重勅曰無所羨予西目而陳営構依之建仁寺為官寺得有司監護○夏四月戊子朔前関白藤兼實召僧源空於月輪第聽浄土宗旨下庭拜之空專念阿彌陀勧擦士民其徒日多甲午納前太政大臣藤頼實女従三位麗子

為女御麗子者頼實書夫人藤隆子所生也及頼實娶兼子而出隆子然兼子以麗子為奇資而待天皇之長頼實既罷相國欲再執朝權而憑兼子諷上皇請任左大臣然既任相國降為左府者太無謂故不許之今春天皇既冠攝政良経欲以其女為女御頼實使兼子奏上皇使麗子入內上皇喩良経以公侍東宮即位而可使其女為后遂納麗子為女御撿非違使左衛門尉佐佐木定綱入道卒號大泉寺定綱子長田廣綱次定重坐叡山之事被誅次定高信綱廣定號馬淵時綱號佐保行綱號伊佐數定號山中定嚴定賀為僧丁酉參議源通具任權中納言修理大夫藤仲經任參議○五月戊午朔戊辰從二位藤範季逝範季者大學頭藤實範玄孫刑部卿範兼子也或曰範兼弟繼南家儒業與兄範光經歷儒官以其妹範子兼子撫育上皇之好故頻昇

重子時号二位殿

平賀朝雅譛畠山重保於時政

義時諫時政欲害重忠不聽

進列卿位範季女重子幸于上皇恩寵無雙生東宮守成及皇子皇女故南家久衰而至此繁栄重子依喪退宮居範光宅是月鎌倉不靜先是武藏守平賀朝雅憤往日為畠山重保被辱自京師潛寄書其姑牧氏譛重保於時政曰重保與其父重忠圖不軌重忠朝雅共時政婿也重忠妻者政子同母前妻所生也朝雅妻者牧氏所生也時政漸耄惑牧氏信之稻毛重成與重忠同族交惡故依時政之招俄自武藏到鎌倉寄與時政謀殺重忠其事未蹶群士皆怪懼○六月丁亥朔丁未時政使稻毛重成誘召畠山重忠于武藏欲殺之而問義時時房曰畠山父子有叛心卿等圖之義時正色幾諫曰重忠治承

時政使佐久間氏殺畠山重保使義時擊重忠

以来仕故右大將有功常賞其忠直臨其棄世有遺託之言故及能貞之叛竭其忠誠且於公有准父子之義然有何憤而叛乎今捨其舊功倉卒誅之則有後悔時政無答義時退牧氏聞之使備前守大岡時親語義時曰重忠謀叛事既發覺妾為君愁之故告遠州然卿與重忠之姦邪乃知以妾為繼母故誣為讒者乎義時陳謝從之（時親者牧氏兄也與父宗親曾仕平頼盛）戊申時政使佐久間氏殺畠山重保而佯召重忠于武藏命義時為大將葛西清重為先鋒率麾下諸將八州軍士逆擊之將使北條時房和田義盛向關戶前後軍

畠山重忠陣鶴峯之麓死戰

安達景盛先登

隊充溢山野時政與善信廣元等相議使壯士四百人守幕府之四門重忠既到二股河時其弟重清在信濃重宗在奥州故從者不多重忠見大軍之至驚其出不意與其子重秀及部將本田近恒榛澤成清等百餘騎陣鶴峯之麓近恒成清等曰鎌倉之兵不知幾千萬我衆難敵唯引兵歸邑堅城拒之重忠曰不然我無陰謀今引而去似謀叛者往歲梶原景時出一宮欲逃去就戮于途中似惜暫時之命而為人被嘲況又聞重保既誅我何恃而歸邑乎唯死戰耳敗無他於是義時等進兵安達景盛與其從騎加治

愛甲秀隆射殺重忠

重秀近恒成清皆自殺

義時知稻毛重成之奸謀戮之及誅榛谷

宗季野田與一等七騎先登重忠顧重秀曰我與景盛射騎之舊知也今拔萬進一何不感其志乎汝其為先鋒當之重秀與景盛等刀戰獲宗季等首衆軍皆進重忠左馳右馳奮激而戰近者即斃愛甲秀隆放矢貫重忠身（重忠歳四十二）遂獲其首重秀及近恒成清等皆自殺（重秀歳二十三母者重忠先妻足立遠元女也）己酉義時歸鎌倉告時政曰重忠諸弟親族皆在他邦其從者僅百餘人其無叛心者明矣想夫遭讒被誅乎嗚呼可以悲之時政默止義時知稻毛重成之姦謀使大河戶廣行守佐美與一戮重成及子重政命三浦義村誅榛谷

重朝及子重季秀重

義純義熈子

牧氏謀害實朝而以朝雅為將軍

實朝命義時討平賀

重朝及子重季秀重（重朝者重成弟）時政馳使京師奏重忠事（源氏譜謂時政以重忠寡婦嫁足利義純生泰國泰國又以畠山為家号子孫連綿按重忠雖冗累寡婦領畠山邑以譲泰國以為之歸畠山與秩父共武州地名也）○閏七月丙戌朔甲辰實朝遊時政家牧氏欲以平賀朝雅為關東將軍而與時政密謀害實朝事發覺平太夫人使長沼宗政（初小山）結城朝光三浦義村天野政景等迎實朝入義時之家時政所召之兵皆來護實朝而後實朝怒命義時曰卿亦可疑焉若果無貳心則殺時政義時佯稱曰臣既斬之而密遷之于伊豆北條舊鄉時政剃髮時年六十八乙丑實朝命義時執權馳書

朝雅

里見義成五條有範等攻朝雅

須藤經俊子射殺朝雅

牧氏説時政令圖不軌

流言宇都宮頼綱謀叛

于京師守兵討平賀朝雅辛亥里見義成五條有範佐々木廣綱後藤基清等圍平賀朝雅之宅時朝雅陪上皇宮圍碁從者急告之朝雅自若終其全局而歸家與基清廣綱等戰遂敗奔于松坂官軍逐之須藤經俊率其子持壽丸等塞其前路持壽丸射斃朝雅獲其首朝雅其先出自義光為源氏一流之甲且父義信從義朝於平治之難及頼朝再興推之以為一族上首朝雅代父任武藏守時政以牧氏所生之女妻之愛之超諸壻頃年為京師守護之長任右衛門佐叙從五位上聽昇殿而親近上皇威權無比肩者牧氏説時政曰右金吾朝雅亦頼義之曽也與幕府實朝種姓豈有尊卑哉良人時政愛孫乎愛壻乎壻豈輕於孫哉時政惑焉乃圖不軌而及于難〔保暦間記曰時政與稲毛重成謀廢實朝然此時重成既死矣此役佐々木廣綱先登被疵上皇賞之賜寄懸紋俗曰四目結〕甲寅實朝以河野通信司伊豫國事而罷守護之令○八月乙卯朔辛酉鎌倉流言宇都宮頼綱謀叛平太夫人與北條義時中原廣元安達景盛等相議召小山朝政諭曰卿祖秀郷討將門其功業未斷卿亦屢有忠勲然頼綱叛于卿隣邑卿何不鎮之乎朝政謝曰頼綱於臣有外家之好今雖奉命難變親昵伏請

宇都宮頼綱謝罪薙髪号蓮生

藤定家贈新古今和歌集于實朝

須藤經俊上書請復兩國守護職

頼家子善哉為尊曉弟子

建永元年

盗殺太政大臣藤良經該通和漢秀和歌有月清集

使他將撃之則臣亦為其從軍耳朝政退密馳書頼綱戒之頼綱大驚即寄状于義時陳謝無罪然不報庚午宇都宮頼綱薙髪號蓮生請鎌倉謝無罪義時不面之頼綱獻其髻陳謝以不偽遂得免禁錮結城朝光家○九月甲申朔乙酉藤定家就藤朝親贈新古今倭歌集于實朝實朝好詠倭歌且以其集有頼朝歌悦之癸卯實朝以帶刀長源惟信〔大内惟義子也〕為伊賀伊勢守護職須藤經俊以為其舊領故上書實朝曰去春平族之起事出不意臣以兵寡欲聚軍士暫避其難特使平賀朝雅撃之而以臣所領守護職遂為朝雅之賞故臣沈淪之食凡兵之進退何殊罪之乎及朝雅之叛臣子持壽丸誅之如往所賜之功賞則兩國守護職者復臣之舊乎實朝不許○冬十月甲寅朔癸亥實朝命前駿河守藤季時守京師○十二月癸丑朔甲寅政子以頼家子善哉為鶴岡別當尊曉弟子

丙寅建永元年春正月癸未朔○三月壬午朔戊子盗殺攝政太政大臣從一位藤良經初良經以其女入内不成意頗不平謂頼實兼子夫婦沮之也頼實假兼子成蒙上皇眷遇動與良經忤而抗衡至此良

良經暴死之始末

經以中己日之近日日竭心於治具之營今夜盜竊窺升寝屋隱天井及深更以矛刺之乃薨歲三十八中外大驚上皇聞而惜焉父兼實哭慟殊甚藤定家藤家隆等門客作悲歌哀悼之官吏索盜遂不獲之擧世疑之怪之良經暴死俗說多端或曰上皇嫉良經與鎌倉親且忌其才藝而為之則曰定家以倭歌敵己故為之或曰菅為長以不作新古今序令恨而害之遂不得其實然據愚管抄見之則賴實兼子謀之所為也上皇知之乎未可考之其盜遂不顯者當時長擅賴實兼子之威然歟上皇亦不及責乎若夫定家及為長則尊卑勢力不敵不宜含恨者決矣良經少與兄良通共師清賴業學經史招藤長光等賦詩聯句談通倭漢之事最秀倭歌皆謂天然之上手自得其妙也

櫻井五郎者能養鷹實朝奇其術賜劍

且其翰墨亦絶倫論者謂顯祖忠通之亞而殆庶幾道風佐理行成也良通早世良經為家嫡遂執朝柄官極則闕初娶賴朝姪女故與武家親而繼室以基房女故攝家兩流文書悉見之上皇重之悼之百僚皆依賴之其倭歌家集曰月清行于世其詩文不多傳世稱曰後京極攝政又稱中御門殿甲午有信濃人櫻井五郎者能養鷹實朝召之問其術櫻井曰豈啻鷹乎臣差鶻如鷹使能捕禽實朝奇之欲試其術而問北條義時曰櫻井能養鶻我欲試之恐其似兒戲如何對曰昔源齊賴妙此術於今世可謂奇事也

上皇遊獵山崎

七條女院殂

宜問其實否而試之言未畢櫻井臂鶻來義時隔簾見之曰彼既至矣試之可也實朝捲簾召櫻井命之櫻井下庭放鶻鶻即入叢中捕三雀觀者奇之櫻井曰捕小鳥者尋常也捕雉亦如此實朝奇其術使義時賜劍〇六月辛亥朔上皇遊獵山崎前太政大臣賴實從之從三位藤公清及雲客等皆自逐麋鹿多獲上皇大悅留山崎數日此行藤定家從駕一夕退在旅舍有一女子來謁曰妾是石清水巫也素好倭歌君是當時宗匠也願談其風體之趣妾厭列巫女然以母之存故不能捨之然遂必可遁世雖遁世之後不可捨倭歌君不憐察哉定家聽而奇之丙辰七條女院殂是月藤兼實臥病於

僧重源寂為源空徒繼空弘淨土宗

上皇御南庭蹴鞠又於馬場殿為隱戲

法性寺藤定家等蒙舊恩者皆往候焉既而稍愈定家追慕良經太切或候兼實或陪道家或携其子為家留宿日吉社自寫經以弔良經東大寺僧重源寂源初為源空徒號俊乘房嘗與榮西入宋登天台山而與西同歸治承四年朝廷令源空掌東大寺再興事空辭而擧源源奉勅勸進都鄙遂成其功源沒後寺徒感其成大營置遺像于寺其古屐舊杖副之此時大佛殿既成然堂院猶有不全者勅榮西代源幹其蠱歷四歲悉備矣〇九月辛卯朔上皇御南庭蹴鞠又彈琵琶與侍臣雙陸而召藤行房藤隆仲藤保

小野義成捕強盜上皇微幸駕船覽之

上皇使侍臣捕盜魁交野八郎自詰赦以為步卒

叡山堂衆聚黨小野義成等逐之斬獲多

家于馬場殿、為隱戲、小兒相隱相求曰之隱戲行房隱於橐中、隆仲求之、上皇大笑為樂、壬寅、撿非違使小野義成等捕強盜於今津、上皇微幸、駕船覽之、此時撿非違使有義成其一小野氏、野三刑部威綱子也、其一人里見伊賀守源義成也、著聞集曰、頃間有強盜魁、號交野八郎、在今津、上皇聞之、使西面士捕之、不獲、上皇自浮御船、臨其處、八郎為衆被圍、突然脫圍而逃、近御船、上皇御手自取大擢、指揮、八郎即就縛、上皇還御水無瀨殿、群士摑八郎、踞庭、上皇自詰曰、嚱奴何被捕之拙、八郎對曰、某強盜歷年、每有官吏之來、隱山泳水而免者數矣、今般亦西面士而己、則豈容易被捕哉、厪拜天顔、則雙手取擢、輕於扇、乃覺天授之多力、自知不免、故及此、上皇且喜且笑曰、嚱奴感死一等、乃赦以為步卒、常奉從御輿傔其疾走超群、是月、叡山堂衆聚黨于三井寺事發覺、詔撿非違使按捕之、堂衆逃湖上、小野義成後

強盜矢島次郎

東重胤詠歌謝罪

承元元年

藤基清等逐之、斬獲者多、此時有強盜矢島次郎隱於新熊野、傍義成、基清等索之、從士為彼被殺、義成與其子成扣、自當而遂誅之、又捕盜紀次郎下獄、義成蒙賞、而歸其餘所獲強盜猶多、上皇密召其魁十人、賜救赦之、人以怪之東重胤子胤賴為實朝近侍、一日告暇、歸下總、實朝詠和歌召之、猶留滯數月、詣鎌倉、實朝大怒、重胤蟄居其家、而密請北條義時、叩頭謝罪、義時曰、卿詠倭歌、陳謝其罪、重胤即作倭歌、義時感之、相伴詣幕府、告實朝、實朝見其歌、憐之、許其罪、近侍如初、

丁卯、承元元年春正月丁丑朔、丙午晦、上皇覽笠懸之勝負、左者西北面之童、右者忠信有雅賴平忠清信

流僧源空誅其徒安樂住蓮

能範、茂清、親仲、隆等、雲客勤之、上皇甚好武事、常令北面西面士警衛宮中、又選少壯者十八人、相代宿直寢殿、東征之事、既根于叡慮○二月、僧源空有罪、流讚岐國、初源空在洛市中、新立念佛宗、徇衆曰、雖不勤顯密之業、唱南無阿彌陀佛、則入佛界、而專勸人、自誇說其法、號淨土宗、愚老痴尼、競尊崇之、其徒安樂住蓮受其法、家諭戶說曰、唱彌陀而為行者、則奸女犯食魚鳥而無害、於是都鄙貴賤男女、信之者太多、遂至宮嬪院女、宿其房而為姦婬、或多受戒為尼者、后宮諸院、或招之聽其說法、上皇聞之、大怒、勅撿非違使

上皇幸賀茂為歌合于社頭

源仲兼家士與藤秀康爭船仲兼被逐

藤保能、誅安樂住蓮、而流源空、先是東大寺重源為源空徒、自謂彌陀之化身也、而自號南無阿彌陀佛、蚩氓為之誣惑、於是重源名人、皆以阿彌陀佛為號、或有空阿彌陀佛者、或有號法阿彌陀佛者、受其名、則覺為榮、自是源之法大行于世、源空被適之後、洛中其宗猶不斷、本為台徒、而別唱念佛宗、以惑蚩民、故山門僧徒怒之、責空徒衆、威以干戈、或至殺人○三月丙子朔、壬午、上皇幸賀茂、召藤有家、藤定家、藤家隆、藤雅經等、於社頭、講六番歌合、定家退歎曰、今日當故攝政良經小祥忌、以王事無暇陪倭歌宴、中心懷舊、難堪抑鬱丁酉、上皇詣高野山、仁和寺道法道助先行、上皇徒步登山、辛丑、上皇還、入水無瀨殿、是日、右兵衛佐源仲兼家士與北面長藤秀康爭船、上皇大怒、逐仲兼於洛外、下其家士獄○夏四

太政大臣藤兼實薨号九條殿又稱後法性寺關白

捕妖民天竺冠者下獄

月丙午朔、庚戌、前關白從一位太政大臣藤兼實薨、歲五十九、兼實少而昇右府、不悅於平氏及義仲、而沈淪年久、為賴朝被尊信、而文治建久之間、遂其志、極繁榮、平生好學善書、達倭歌、練熟朝儀、其日記成堆、名曰玉海、深藏于家、先之者少矣、自良經薨、沈憂臥病、且惑仲國妄言事覺後、頗耻之、又與源空睦、而受其法、年久、及彼貶謫、猶憐之、積鬱增重、疾病日篤、而終、世號九條殿、又稱後法性寺關白、致仕之後居處通寺塋故云爾又稱月輪殿、月輪者其山莊之地子孫世為攝家之流、甲戌、伊豫國捕妖民天竺冠者、獻之、詔下獄、○五月、上皇

上皇經營新堂使畫工描山水於障子

上皇改考新古今集名曰古今珠玉集

經營新堂、豫勅畫工、描名山勝水於障子、而上皇自作倭歌、且使前座主慈圓、權大納言源通光、權中納言源通具、及藤有家、藤定家、藤家隆、藤雅經、源具親、藤秀能等各詠之、勅參議藤長兼、民部卿藤光範撰古詩、併書之、光範長兼等請關白家實曰、上皇所勅新堂障子之詩歌、歌皆為新製、詩則唯用古、臣等愧之、是當時似無詩人乎、如何、家實奏于上皇、上皇勅許之、於是使家實及光範長兼作障子之詩、上皇復改考新古今集、使倭歌所之寄人議之、以其所裁名曰今古珠玉集、藤定家難曰、珠玉音與四獄近、然其既勅撰矣、不可妄言、又曰、月不記皆我

實朝罷紀伊和泉守護職

鶴岡宮放生會

朝國史也、其撰惟重、若非大臣公卿、則官外記當其任、顯昭以稀染之身撰進之、僭也、今世豈無人哉、顯昭ハ顯輔子也、於倭歌有一流之名、且該通倭漢書、與定家不睦辛亥、從二位藤重子賜號為修明門院、重子者皇太弟母也、時上皇寵之、故加恩榮、東宮母不及立后、直蒙院號、無先例丙戌、實朝罷紀伊和泉守護職、充上皇官厨之領、初三浦義連号佐原十郎為兩國守護、義連卒後、未置其職、故兩國鉅豪屢上高野山、恣為狩獵、或掠寺領、高野僧徒訴之仁和寺、而就前權大納言藤信清、告實朝、實朝以上皇屢幸熊野、使兩國課驛馬官厨之事、○八月甲辰朔、戊午、鶴岡宮放生會、實朝詣宮、群士或稱疾、或稱喪、從者不多、

藤寂忍捕盜家次

改元承元

吾妻助光善射賜劍

故命藤行光監隨兵俗謂甲士列從者曰隨兵之事、吾妻助光無故不來、使行光責之、助光謝曰、此會以大禮、新製鎧、欲飾行裝、夜為鼠被損其鎧、故遲滯及此、實朝怒曰、隨兵者以備不虞也、何用飾裝乎、汝生英雄之家、而不着其家傳之舊鎧、何為誇美覺新乎、乃使助光蟄居、○九月、藤寂忍捕近江人盜家次、以到鎌倉、初山門堂衆為狼戾、家次為之魁、堂衆敗後、逃亡、及此捕之、白河家次者、伊勢平氏富田基度婿也、超月寂忍歸俗○冬十月癸卯朔、丁卯、改建永二年、為承元元年、○十二月壬寅朔、甲辰、青鷺集實朝寢屋、實朝怪之、免吾

承元二年
平親國逝
鎌倉問注所災
上皇自鍛冶藤頼實等鑿鐩
上皇幸新日吉覧流鏑馬
雷震法勝寺九重塔火

妻助光罪射之助光大悦来進階放矢其矢羽觸鷺眼鷺即落庭上助光生獲之獻實朝實朝奇其射藝賜劔

戊辰二年春正月辛未朔丁丑従三位平親國逝自治承御宇少而仕朝列辨官而到卿位頗有文才屢侍風月之宴至此逝歳四十四丙戌鎌倉問注所災及書庫頼朝以来蔵書皆焼善信悲泣垂涙大息惜之散位倫兼日記亦在庫中罹此災上皇嗜鍛冶鑄劔詔冶工十三人各賜其給料而毎月分番勤之上皇亦自鍛之前太政大臣藤頼實二位僧都尊長等皆鑿鐩其柄以菊為銘○五月己亥朔丁未上皇幸新日吉覧流鏑馬西面小童源朔熊谷直宗鶴丸峯王松王金王藤信村放矢峯王者兵衛尉清綱子恥射不中而剃髪既而清綱到鎌倉謁實朝談流鏑馬之事且以藤基俊所筆之古今倭歌集獻實朝實朝大悦癸丑雷震法勝寺九重塔火上皇大驚勢太政大臣頼實等馳馬幸法勝寺關白家實等群臣悉朝諸衛士奔走来集勅救其火火遂不滅院塔皆焼上皇憂甚先是上皇命前座主慈円祈天変修法既畢不日有此災慈円奏上皇曰今年天変其禍在陛下之躬然今國家鎮護之道場海内無雙之寶塔罹此災者代君之変者也陛下其愁之於是勅伊豫國司権大納言藤公經掌法勝寺

法勝寺執行法印章玄歎災即寂
熊谷直實法師没
朱雀門院火
承元三年
紀行景妙蹴鞠有山柄之称
土屋宗遠殺梶原家茂
勅僧榮西掌造法勝寺塔

修造之事然以伊豫國務有妨公事改勅參議藤長房為修造之監附周防國税于葉上上人栄西而経営之法勝寺執行法印章玄臘八十餘見九重塔火大驚欲馳救之及火熾登金壇歎曰嗚呼我徒老而見此災也而即寂○九月戊戌朔辛亥熊谷直實法師没于黒谷直實豫言死期故其子直家告暇實朝馳到京師省之甲子朱雀門院火時帝及上皇好鷹使藤長房藤保教等養之常陸介藤朝俊聞巣朱雀門夜舉炬升門上取鴟子誤失火故有此災

己巳三年春正月乙未朔○三月甲午朔乙未上皇蹴鞠於大柳殿刑部卿藤宗長越後少將藤範茂及寧王童醫王童紀行景大輔房源性加其列行景源性共前將軍頼家近侍者也頼家失職二人皆居洛中上皇聞其妙蹴鞠召之行景超足軽捷如鳥之飛故有山柄之称山柄乃山雀○五月癸巳朔甲辰和田義盛請為上總國司於實朝政子聞之曰故右大將遺訓謂非親戚則妄不可任國實朝遂不許辛酉土屋宗遠殺梶原家茂于鎌倉飯島而自脱刀獻幕府謝罪實朝命和田義盛因之宗遠上書曰家茂者叛賊景時孫也如臣故將軍以来未嘗不竭忠誠今忠與不忠無分辨至此乎實朝不許後當頼朝忌日遂許之○八月上皇勅僧榮西掌造法勝寺塔事去歳罹回禄之後速促造塔至茲八層既成一層未畢上皇以西之幹東大寺蠱故有此命西承詔不日終功○十一月辛卯朔

實朝好勝負的義時廣元戒之

美作藏人朝親妻出奔橘公業之家

承元四年

甲午實朝使和田常盛等令兩隊射勝負的而賭之其負方獻所課之物頃間實朝嗜倭歌疎武事北條義時諷諫之故及此而實朝與群臣飲宴義時廣元等祝曰今繼先君之業日講武事警衛朝廷為關國之鎮則東關萬年之計也閣下思之〇十二月辛酉朔辛未美作藏人朝親與橘公業其居相對朝親妻出奔公業之家公業留之朝親怒而諍論將鬪三浦族救公業武田小笠原族救朝親鎌倉紛擾實朝使北條時房諭止之

庚午四年春正月庚寅朔辛丑內大臣藤公繼兼右大將大納言藤公房兼右大將權中納言源通具兼中宮權大夫參議藤光親兼近江權守朝廷儀畢藏人源仲朝等退省過大炊御門有一官人來衣冠了鳥仲朝等以為主殿官吏為洒掃而至相近而見之有從者著狩衣而其官人者冷泉中將藤定家也仲朝猶怪窺之定家行到南殿之前立八重櫻之下望其梢仲朝疑之謂方今無花望之如何少焉定家使從者升樹折其枝袖之而去於是仲朝乃知為愛其花欲接種之甚感其風流以聞帝使官女伯耆賜倭歌定家獻答歌乙巳大監物中原師方任大外記〇

藤定家竊折南殿前櫻梢帝賜歌令獻答歌

修明門院詣春日社

土肥小早川松田河村偶論先祖軍功相鬪

藤秀康苛政民訴之

藤親經逝為日野一流老儒

三月癸巳修明門院詣春日社內大臣公繼大納言源通光左大將藤道家右大將藤公房及諸卿十八輩扈從四位五位六位雲客並撿非違使等諸司皆從行粧甚盛路過平等院關白家實奉饗之（是時承明門院源准后天皇母貴而無寵修明門院藤重子東宮母貴寵相兼）〇六月丁巳朔戊午土肥氏小早川氏與松田氏河村氏遊九子川偶論先祖軍功相鬪實朝使和田義盛三浦義村譴責而諭止之癸酉上皇以北面侍長藤秀康為上總國司國民苦其苛政訴之鎌倉〇十一月乙酉朔乙未前權中納言從二位藤親經逝親經少受家業永萬元年賜學問料仁安三年補秀才嘉應二年獻策爾來經歷儒官勤辨官藏人職遂列諸卿為上皇今上兩朝侍讀為日野一流老儒別建家號稱六角戊申駿河國馬鳴神降小兒曰酉年有戰神人告之鎌倉實朝怪之遣使納劍其社己酉天皇讓位皇太弟守成上皇甚愛太弟與關白家實太政大臣藤賴實定策速催讓國之事不出帝心中外皆驚將天皇纔十六歲太弟十四歲是日太弟入押小路烏丸宮受禪關白藤家實守職如舊右中將藤賴平（賴實子）補藏人頭賴實久兼皇太弟傅且再任相國勤加冠東宮之事

駿河馬鳴神降小兒

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守成

改傾心東宮而阿諛上皇速決讓位之事先是藤道家妹立子為東宮妃道家亦喜其即位之早道家語人曰我去秋夢可至今冬有家慶自謂祖神所告也今月東宮受禪果有效自此家門可期榮耀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四終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四 土御門 四十七尾

衘不戚舍藏

執政
關白藤家實
太政大臣
藤公房
左大臣
藤隆忠
藤良輔
藤道家
右大臣、
藤公継

源實朝
藤家通
内大臣
藤信清
源通光
藤公継

僧俊芿帰自宋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四十五（建暦元年一月至十一月）

春齋林恕　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順德天皇

（諱守成、後鳥羽帝第三子、母修明門院、藤原氏、左大臣範季女、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建暦、建保、承久、傳位皇太子、後二十一年、崩于佐渡、壽四十六、）

辛未建暦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辛亥、鎌倉地大震、日色赤黄無光○閏月甲寅朔、乙卯、大雪、権大納言藤道家侍朝、謂参議藤教成曰、此景不可徒過焉、乃騎馬而出、且誘引官女等、連車遊右近馬場、賀茂邊、賀茂社司幸平率氏人等、各臂鷹毆禽、以備諸卿之観、衆皆詠歌而皈、庚申、鎌倉火、北條時房等三十餘宇羅災○二月甲申朔、乙巳、實朝詣鶴岡、（疱瘡之後三年不詣鶴岡、憚穢也、至此参宮、）僧俊芿皈朝、（初芿入宋、遊歴両浙名刹、登天台、又遊経山、既而還四明、依景福寺如庵了宏律師、習律部三年矣、後到秀州華亭縣超果教院、留八歳、天台教観精習無遺、其傳来者、律宗経書三百二十七巻、天台章䟽七百一十六巻、華嚴章䟽百七十五巻、儒書一百五十六巻、雑書四百六十三巻、凡二千一百三巻、其餘圖書碑帖器物等甚多、栄西聞芿来皈、馳至博多慰問、曰早入京師、四月至建仁寺、西率衆迎接請待甚厚、）延暦寺僧與園城寺僧諍論、而議燒園城寺、實朝命中條李時、佐佐木廣綱等遣

南都僧入蓮華王院寳藏竊銀藥師像

兵士於園城寺警備焉、庚戌、南都僧夜乘雷雨潜入洛東蓮華王院寳藏、縛衛士、竊銀藥師像及釵二十而去、勅撿非違使捜撿之、其凶徒使一僧賣銀事發覺、而捕其僧、南都衆僧騷動○五月壬子朔、丙辰端午、實朝新第不葺菖蒲、以未移居也、丁丑、詔権中納言藤資實贈正一位左大臣于帝外祖故従二位藤範季、少納言源顯平為使、初範季病篤、有勧祝髮者、範季不肯曰、祝髮則無没後之贈榮、豈不遺恨哉、至此人皆知其言之中也○六月辛巳朔、壬午、實朝有病、命安倍泰貞行属星祭于南亭、及夜有奇夢之驗、

實朝讀貞觀政要
上皇召諸公卿疑問朝廷公事諸務
善哉雑髮改名公曉

故賜馬於泰貞、（正續院舎利記有實朝奇夢之事、詳見於後巻建保四年、）實朝命海道守護職加置新驛○秋七月庚戌朔、壬子、鎌倉地大震、牛馬皆驚、癸丑、實朝讀貞觀政要、是月、上皇召諸公卿疑問朝廷公事諸務、相互論難之、自是數催斯會、以試人、延暦寺學生與堂衆相諍論、學生欲捧神輿訴於朝廷、堂衆欲挾新上皇而作亂、新上皇避居于冷泉宮、詔座主承圓前大僧正慈圓鎮之○八月、権中納言藤忠信（實朝妻兄）坐遊放罷朝参○九月庚戌朔、甲子、善哉雑髮改名公曉、實朝使其師定曉携之赴京、為登壇受戒也、己巳、正二位藤隆忠上表、

藤信清得寵光再興其家

辭左大臣藤兼宗辭權大納言、藤信清再任權大納言、兼任大臣兼宣旨、上皇以信清有外舅之親、且爲實朝婦翁、故欲擢擧之、乃強令隆忠辭官、諭曰、若有他望、則宜依其請、隆忠對曰、無他願、即上表、又強令兼宗辭官、而先令信清復本官、豫宣諭任槐之事、既而上皇自御三條殿、習大臣大饗之禮、令信清視之、信清其先出自閑白道隆子中納言隆家、自隆家以來七世、門地不振、時人皆謂信清得寵光之私、再興其家、○冬十月己卯朔、丁酉、實朝蔵宋本一切經五千餘卷於永福寺、使僧榮西供養之、庚子、依大嘗會而御禊行幸、權中納言藤光親爲裝束司長官、及還幸、

朱雀門忽壞、實朝以爲怪異、

鴨長明謁實朝

車駕未入建禮門、而朱雀門忽壞、時光親在近江之任、爲由基國司、入夜詔光親營假葺、大江國永等賜廳宣、不日造之、實朝聞朱雀門顛倒、以爲怪異、問善信、善信對曰、此門不應末代、保元之初、藤通憲毎事欲復朝廷之舊儀、奏營大内、而後無罪遭大辟、至治承、大極殿朱雀門悉爲灰燼、建久九年勅一條二位藤能保造彼門、能保父子尋逝、元久之年、攝政良經書扁額、而其身頓滅、今遂至顛倒、昔魏文帝臨幸之日、離宮南門壞、是以不應時也、若此怪亦可謂時不祥矣、是月鴨長明赴鎌倉、謁實朝、屢談倭歌之事、十

山字、訓夜
曼
弘雄當仁明帝時
真吉當宇多帝時
秀継當崇德帝時
南一作前
長明作海道記、又作方文和字記、又著無名抄、發心集

三日辛卯、當頼朝忌日、長明請法華堂、濺懷舊之涙、題倭歌於柱、謂草木靡兮秋霜消、空苔拂兮夜曼風、長明者、下鴨社氏也、其先鋼主、未詳時也、始爲下鴨祢宜、子孫相継、至弘雄八代共爲祢宜、弘雄又爲祝職、弘雄玄孫真吉、累世并兼祝祢宜、真吉有二男、分掌兩職、長男惟秀爲祢宜、次男泰秀爲祝、自是爲兩流、惟秀六世孫秀継、當崇德帝朝、叙正四位、秀継生長継、長継生長明、長明列社職、叙從五位下、号南大夫、工倭歌、精管弦、其名聞于世、元暦上皇召之、爲倭歌所寄人、叙從五位、學列雅席之末、長明通神[illegible]、賀茂縁起、望請伯社司職、然兼勅許、長明懐然遁世、結廬於洛外大原、上皇召之、曰、宜復倭歌所旧職、長明詠歌謝而不受、乃薙髪改名蓮胤、時人称其[illegible]、隠之志、時承元二年也、藤雅經以實朝好倭歌[illegible]、長明故至此、東行、未幾辞而歸、此行作海道記[illegible]、世、明年、長明在外山、作方文倭字記、述閑居之[illegible]文、關肥遯不出、以壽終于外山、○十一月己酉朔、辛亥、鎌倉永福寺

實朝與廣元善信討論古賢事業

義直、義盛四男

建暦二年　小國三郎源頼継以射藝精賜

門塔火、實朝懼天變將至、命加藤光貞清原清定、行泰山府君歳星祭、○十二月己卯朔、戊子、實朝問倭漢武將有功者於源仲章、仲章書其事跡獻之、實朝使中原廣元三善善信讀之、而討論其事業、戊和田義盛上狀于實朝、請任上總國司、而不許、義盛不悦、依廣元請還賜其狀、實朝大怒、是年、信濃人泉親平、密謀奉頼家子千壽起兵、滅北條氏、使僧安念牒諸國、應者甚多、和田義直及弟義重、從弟胤長等、黨親平者、百三十餘人、親平所謂泉小次郎者也、

壬申二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未、實朝有弓始、射士十人爲五耦、有小國三郎源頼継、無雙射手也、實朝命

大須賀胤信違實朝之命被罵
僧源空寂、述選擇集

射于頼継、頼継辭曰、不携弓、實朝即賜鎮西所貢之新弓、頼継張之、射五回、其膂力超人、故毎回弦絶、然所射無不中、實朝感其藝精、即賜越前稲津保地頭職於頼継、以為其弧麻之領、（頼継者、故丹後守頼行孫、而桃園兵衛大夫宗頼子也、頼行者頼政弟、）丁卯、實朝詣鶴岡、相模守義時等従之、命大須賀胤信（千葉常胤四男、）懸調度、胤信恚辭之、實朝罵曰、此任者故右大将之所重也、常謂可以二十之矢射中二十人者勤之、故勇士榮之、然今汝獨為鄙職何乎、於是使和田常盛懸之、僧源空寂、（源空姓漆氏、作州稲岡人也、父時国、母秦氏、父母無子、祈仏神、母夢呑剃刀覚、語于夫、曰汝其有身乎、恐難養之人矣、因而孕、母不

此童駿驥也、非吾朽索之所蔵
源空因論弘布尊修之道

嗜葷腥、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圩而稜、眼黃而光、宗族異之、至四五歳、舉止動向西、九歳父被寇害、一家僕逃空、自屏後偵之、以小弓矢射寇、中其眉間、寇者源長明、寛治帝之衛曹也、為其額瘡可鑑、發遂隱、而終身時呼空為小矢児、郡之菩提寺観覚聞之、乞為弟子、性善習學、覚嘆曰、此罟紀何可居草沢、乃送奥延暦寺源光、光曰、此童駿驥也、非吾朽索之所蔵、即拔功徳院皇円、剃落受戒、時年十五、三年之間、通受台教、又従黒谷叡空、東寄衆及大衆律、凡大蔵経律論陀宗章疏、靡不諭閑、空於徴義、有自得、慮汝紫其所蘊識、識俊述唯識、請慶雅演継二櫛、皆嘆論於師承也、因是俊贈供物、雅寄章蹶、空自記曰、我積會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苦而己、又曰、八家之外、渉仏心宗於九教相祖、得幽致、眺見源信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唱浄土尊念之宗、承安四年、出黒谷、居洛東吉本盛、親尊修、及円頌、皆薩大戒、緇自發然向風、嘉懲帝召入宮受戒、餘相國爺實延問浄土之事、空遠還擇集呈之、尊修之徒、取為秘要、頭真、静厳、明遍、證真公亂、皆緇林之翻楚也、従要問尊倫之道、遮永之春寛讃州居、五拾、空曰、吾不因論争布車修之道於海

實朝罰課懈京師之番衛者
義村、義時、廣元、善信、等議相模川橋修造之事

（者、乎、亦彧一化之幸也、去歳赦、皈京師、及此居大谷、流、疾而死、年八十、世称法然、其徒弟太多、滋蔓諸國、毎國建寺、許多、）○二月戊寅朔、實朝以和田朝盛為使、賜梅花一枝於鹽谷朝業、曰、不名則使誰人見之、而馳皈、朝業即獻倭歌、謂喜色清香倶満袖、為吾雜折一枝梅、丙申、實朝聞諸國之群士懈京師之番衛者多、命和田義盛、三浦義村、内藤盛時、令諸國守護人等曰、懈故而怠者一月、則課以三月、三浦義村告實朝曰、相模河橋朽損、修造之可也、實朝召北條義時、中原廣元、三善善信等議之、僉曰、建久之歳稲毛重成新造之、故右大将公視其供養、及皈落馬、不経日而薨、

實朝與政子尼遊三崎別館

群臣重成亦遘殃、不吉也、何再興之乎、實朝曰、故右大将執武家権二十年矣、官階悉極之、重成者依己不義蒙天誅耳、何有造橋之尤乎、不可謂之不祥、彼橋為二所之要路、不修之則有民庶往来之煩、早修之可也○三月戊申朔丙辰、實朝與政子尼及夫人泛舟于三浦、遊三崎之別館、北條義時及時房、中原廣元等従之、鶴岡別當携兒童来舟中奏舞樂、丁卯、實朝如賜駿河前司大内維義、筑後守源頼時、左衛門尉佐佐木廣綱等采地、以賞久守京師之勞、己巳、上皇與關白家實、左大臣藤良輔、右大臣藤公継、内

新制宣旨二十條、其一、可如法勤行諸社祭祀神事事

大臣藤道家等群臣相議、下新制宣旨二十條、良輔為上卿、右大辨藤宗行司事、參議藤顯俊書之、其一曰、可如法勤行諸社祭祀神事等事、吾朝彝範為先敬神、萬機繁務、無過慎祭、是以治邦安民、悉憑幽冥、恒例臨時、宜儼禮儀、而有司怠慢、而不調職掌、諸國拒捍、而知懲、本條非只乖忤、且是狎黷神禁、事之陵夷責而有餘、早守祭式、宜令催行、就中祈年祭已下四度祭幣物案下、雖有勅旨設之備、諸國諸社、如無奉送之實、任建久二年符旨、須令遵行、兼又祈年穀以下、伊勢幣率分所納物之國、或近年充貢、猶致所

新制宣旨其二、可如法勤行恒例臨時佛事事

其三、可令有封社司修造本社、諸寺執務

遺、或當日刻限纔以進濟、故其儀式空入夜景、奉遣殆及曉更、自今以後、專存謹慎、永勿懈緩、其二曰、可如法勤行恒例臨時佛事等事、凡攘災招福、偏仰佛陀、顯教密法、宜抽精勤、就中八省御齋會、真言太元、兩法者講肆之積薫修也、春花久傳密壇之專請祈也、夜月無傾、既為三春最初之御願、豈非一歲安寧之上計乎、而頃年一會兩法、施供尚易闕、恒例臨時、準備殆如廢、是則所司擁滯、宰吏難濟者也、慥守先符、宜令勤行、其三曰、可令有封社司修造本社、諸寺、執務人修造本寺事、已上修造之勤、格條炳焉、而社

人修造本寺事

其四、可停止京畿諸國建立諸社末社別功事

寺司等、徒貪社頭寺領之利潤、不顧本社本寺之破壞、故叢祠蕭荒、而秋露空滴、蘭若權頽、兮春雨不留、須隨小破、且加修理、而及大損、始経奏聞、頻申請別功、剰為己忠、偽稱致造畢、偏忌公平論之政途、殆招科條、慥令有司等、致連年修造、若背符旨、尚有懈怠者、解却見任、撰人改補、兼又有殊功、宜加褒賞、但其領不多、其勤難及者、注所損、而以聞之、課別功、令造營、其四曰、可停止京畿諸國建立諸社末社別功事、近曾愚拙之徒、恣立仁祠、於帝都之際、知行之輩屢祝末社、於神領之中、雖似敬神之有餘、還渉貴祭之

其五、可停止諸國吏寄進國領於神社佛寺事

不信、加之、就別宮末社之加增、致郡鄙田地之掠領、敗法亂紀、莫甚於斯、自今以後、永加禁過、若猶不拘嚴制、縱雖令企奉鎮、慥從停廢之儀、勿致如在之禮、乖違皇憲者、其奈神鑒何、於違犯輩、任法斷定、其五曰、可停止諸國吏寄進國領於神社佛寺事、凡諸國吏、或稱身祈、或得人語、恣以國領公田、寄進神社佛寺、非亦當時奉寄之志、剰載永代免許之字、新司欲停之、則本所頻為結愁緒之源、當任欲免之、亦後代定不殘立錐之地、歟、吏途之法、循良失術、聖斷之處裁、封有煩、謂其不治職、而斯由於不帶勅免之地者、

其六可停止伊勢大神宮以下諸社司進奏上狀猶企控訴事

宜令國領兼又自今以後永從停止其令更然其六曰可停止伊勢大神宮以下諸社司進奏上狀猶企控訴事諸社有訴之時勤狀付宮以頭藏人奏聞尋理非成敗之隨狀跡裁斷之是則聖代之勝躅明時之軌範也而近年外者任例雖令上達内者就緣猶企進奏也不待次第之裁定偏伺諸人之形勢已求媚於奥不仰裁於理神者不享非禮定乖違于宸慮者歟就中理訴者就理被決斷執奏人稱之我功非據者依非無裁報上達輩殆猜聖斷政道之濫吹何事之加旃自今以後慥從停止若不拘嚴禁宜令處

其七可令所部官司停止諸社神人諸寺惡僧濫行事

其八可停止賀茂祭使齊主禊供奉人簦車及從類裝束過差事

重科其七曰可令所部官司停止諸社神人諸寺惡僧濫行事神人者齊敬為本僧徒者修學為先而頃年猛惡之民稱神人圍城愚癡之侶號寺僧濫郭不顧神眷偏致梟惡不憚佛意剩事狼跋濫行之至責而有餘自今以後慥可禁遏若不拘嚴制者任法令糺斷其八曰可停止賀茂祭使齊主禊供奉人簦車及從類裝束過差事簦車者金銀珠飾錦繡銅簿等可停止之籠（俗謂御馬者曰籠侯字也）近衛官人已下衣服者金銀珠飾錦繡綾羅織物銅簿狩襖褲裏可停止於褲衣者不在制限馬副手振者褲衣伏組繡等可停止

其九可停止同使等籠近衛官人祿位過差事

其十可停止五節出大桶擲棚金銀錦繡風流事

小舍人童者同籠副雜色舍人牛飼者同上但褲衣一切停止之凡簦東風流僮僕衣裳空費十家之産偏擅一日之美禁奢之法豈以可然乎慥守符旨永令停止其九曰可停止同使等籠近衛官人祿法過差事治承宜下之後建久折中之法但雖似違行動又有過差慥守彼法莫令違越其十曰可停止五節出大桶擲棚金銀錦繡風流事偏以金銀錦繡恣為擲棚裝飾近年之間逐日過差國家之費莫不由斯自今以後尊守制法不可違犯兼又於銅者雖非制限尚隨費用之多少宜存禁制之弛張其十一曰可

其十一可停止京畿諸社祭供奉人裝束過差事

其十二可糺定緇素上下諸人服飾過差事

停止京畿諸社祭供奉人裝束已下過差事邊鄙之民下愚之輩或裁綾羅錦繡或飾金銀珠玉雖似神事之嚴重偏為國家之煩費永從禁制不可違犯其十二曰可糺定緇素上下諸人服飾過差事下襲裾寸法者大臣一丈大納言九尺中納言八尺參議散三位七尺四位已下六尺此外撿非違使別當已下地下四位已下壹領諸院殿上在此内但撿非違使自元短裾官職非此限負數者殿上六位已上貳領者一片滌之時重用白衣不在制限織物狩衣者侍臣已下不可著之但禁色之人非制限三重已上小

袙同袿婦人上衣也

綾單綾單衣也

袖不謂男女不論上下不得著用紅紫二色袙除殿上男女之外可停止之但一院殿上人同女房母后皇后之女房等不在制限又六府判官已下內舍人著褐衣之時擣衣之單等聽著用王臣家雜仕裝束惟止絹類宜用布懸閉括停止之同裳不可用綾兼又綿以三十兩入三領地下四位已下不可著綾單僧侶裳袈裟最上絹織絹等可停止之同草鞋不許錦使廳放囚不可著絁類裁亦可停止金銀錦繡風流與外金物可停止之但公卿妻室非制限車內金飾要領所之外不論貴賤可停止僧侶中法印許內

楚楚鮮盛兒

其十三可糺定緇素男女從類員數事

金外金物車同可停止之飾金銀之斂不論上下一切停止之縱雖銅令摸銀然已以混亂同可停止之蝙蝠扇金銀薄並畫圖等勿華美凡新調裝束強不可好楚楚服飾之制綸綍重疊而驪翰屢移風喞如忘俗人不量涯分貴賤競好風流國之凋弊職而由之各守式法慥停過差其十三曰可糺定緇素男女從類員數事王臣家雜仕不可令服仕二人騎馬供奉日公卿已下不得具當色舍人二人夫僧正者從僧四口中童子二人大童子六人法務興福寺別當延曆寺座主准之僧都者從僧二人中童子一人大

其十四可停止諸司諸衛官人乘車並同從騎馬事

其十五可禁斷六齋日殺生事

童子四人法印准之律師者從僧二口中童子一人大童子二人法眼法橋等准之凡僧者從僧一口中童子一人大童子二人人心專好驕逸僧徒猶有奢侈故忘代代之制符調面面之威儀有法不行不如無法嚴加制禁勿令違亂其十四曰可停止諸司諸衛官人乘車並同從騎馬事身自駕流水郎從鞭浮雲軒騎相競奢侈猶益嚴制屢雖降積習猶比常鄭慥加督察宜守符旨但於撿非違使乘車者不在制限其十五曰可禁斷六齊日殺生事漁獵之制前後慇懃就中明主施仁好生為本加之禁戒者則為十

其十六可停止僧侶兵仗事

其十七可停止私出舉利過一倍事

重之初禁又可禁制制法者已許六齊之外制何不制下知京畿諸國每月件日永禁斷殺生若尚違犯者慥命所部官司宜令科斷但於伊勢大神宮賀茂社已下神社有例供祭者不在制限其十六曰可停止僧侶兵仗事近來僧侶之行放逸為先加之觀念是暗心隔四禪夜月印契如忘手提三尺秋霜破戒之罪責而有餘壞法之因職而由斯洛中洛外諸寺諸山慥加嚴誡誡任法科斷其十七曰可停止私出舉利過一倍事出舉息利本條過分而建久以十倍之利分為永年之定數以降雖似有施行之實猶

其十八可京中道橋京職加監臨諸家當路致洒掃事
其十九可停止閭里群飲射的事
其二十可停止京中媒嬖事

非無違犯之聞、固守彼符、曾勿違越、其十八曰、可京中道橋、京職加監臨、諸家當路致洒掃事、京職擁怠、道橋頽危、諸家懈緩、當路汚穢、非只忘洒掃之勤、剰有掘穿之企、慥守先符、宜令遵行、其十九曰、可停止閭里群飲射的事、群飲射的之禁制者、累代如綸之所載也、已為闘亂之濫觴、宜禁之、其二十曰、可停止京中媒嬖事、比来天下有下女、京中稱中媒、其號太甚、法度其企淺涉、罪因和誘竊寵之好仇、配偶陋賤之疋夫、或僞號英雄華族、或謀稱西施下蔡、偏蕩人情、只為身要、新罪已載本條、誰為添重科者歟、慥仰

實朝小寢之柱生枝開花
北條朝時坐陰事蟄居
上皇御釣殿欲宴隨

使廳、且實録其他、且糺彈其身、○夏四月丁丑朔、壬子、實朝鎌倉館小寢之柱、生枝開花、時實朝有痛、以為怪異、北條義時使鶴岡供僧祈之、且命陰陽師安倍親職及泰貞等、修天地災變鬼氣之祭、癸卯、實朝命義時時房廣元等、卜大倉郷一勝地、経始大慈寺、使陰陽師行水神土公祭、以報君恩父德、○五月丙午朔、壬子、北條朝時蟄居駿河富士郡、先是佐渡守親康女侍實朝夫人、朝時以艶詞挑之、女不許、朝時乗夜密入其局、誘出之、實朝聞之、警其不法、義時怒放逐之、朝時者、義時次子也、上皇遊水無瀨離宮、御

身泰某擬作玉篠之戲獻之
伊達四郎、荻生右馬允宿直爭枕相闘

釣殿、張水嬉、與侍臣飲宴、賜水飯、酒酣、上皇戲言曰、紫式部者風流之才女也、源氏物語謂西川獻年魚調之、今有其鱗、誰能調之、時有御隨身秦某者、陪高欄之下、聞上皇之言、即把池邊篠葉、盛盤洗白米撒其上獻之、上皇欣然、乗興顧曰、拾則欲消玉篠之霰者、亦紫女所書也、彼今寓其風情、而脱御衣賜之、○六月乙亥朔、辛巳、鎌倉館宿直之士伊達四郎、荻生右馬允、夜爭枕相闘、侍所共被創、其僕從闘死者多、鎌倉大鼓噪、群士馳馬奔走街路、佐佐木義清捕伊達荻生等縛之、實朝怒命和田義盛流伊達于佐渡

勅實朝造閑院皇居

國、荻生于日向國、而命千葉成胤改造侍所、以其舊材寄附壽福寺、詔權中納言藤資實、命京師守護大内維義築賀茂河堤、維義令畿外九國之守護、不論權門勢家神社佛寺之領、充其課役、賀茂八幡領邑之民奏請許其課役、資實諭維義曰、築堤之役、神領邑民訴之者多、且近江丹波兩國既為大嘗會卜之、其役宜除之、維義曰、然則課之以何國乎、資實遂使維義問實朝、實朝以詔旨故、不得已而除其國役、○秋七月、勅實朝造閑院皇居、使權中納言藤光親視事、○八月甲戌朔、辛卯、實朝召伊賀前司藤朝光、左

鎌倉大慈寺成

實朝與三善善信問答夢中之事

衛門尉和田義盛侍燕寝之北面二士者以頼朝以
来之遺老為咨詢舊事朝光者小山之末族為北條義時之婦翁與結城朝光同
族同名也壬辰實朝令諸國禁放鷹獨不禁信濃諏訪社
之贄鷹○冬十月癸酉朔癸未鎌倉大倉大慈寺成
實朝往覧之北條義時等従之善信獻山水圖實朝
依其圖様改山水地形奇石珍樹處置其間善信謂
實朝曰建久九年冬臣夢従故右大將公遊大倉山
有一老翁謂此地者清和天皇御宇文屋康秀為相
模掾而所居也若建精舎則我為鎮守而去不知其
所之臣覺後告之故公故公曰我病愈則營堂舍未

實朝覧繪合

果其明年故公棄館臣以為遺恨然今不圖有此草
創靈夢之感應而境内之繁榮也實朝曰我亦頃年
有所夢故経始之暗合汝夢者可謂奇也我見舊録
所謂康秀為参河掾及赴任誘引小野云此二人共
在仁明帝之朝至清和帝御宇猶存否善信曰夢中
之事難以備實證但臣嘗見古陰書有元慶三年康
秀任縫殿助之事然則仕清和帝之朝者非無所因
掾相模者臣未考之實朝感善信之博識即命藤範
高記其夢且述問答之事以作縁起甲午實朝使吏
巡検東州問民人愁訴○十一月癸卯朔庚戌實朝

四大師

建保元年

覧繪合以男女老少分左右決其勝負先是有此命
故各競求畫圖中原廣元獻小野小町一生盛衰之
圖藤朝光獻四大師之圖傳教慈覺弘法智證謂之四大師實朝愛
其二卷以為老方之勝而謀負方之少者獻巵酒且
使妓摸兒童之容服紅葉黄花之繡袍歌郢曲堪藝
之少年奏延年舞後實朝遊壽福寺携四大師圖使
入宋之僧行勇律師見之改其地名之誤○十二月
癸酉朔庚子鎌倉騒動人不知其故皆疑之曰有謀
反者今按明年二月泉親平密計初覺此時親平之徒在鎌倉者多故有騒動之事歟
癸酉建保元年春正月癸卯朔天皇四方拜如例其

天皇四方拜之儀

泉親平謀滅北條氏

僧安念被捕

儀裝束南庭連屏風八帖未明天皇降庭拜天地四
方藏人頭左中将藤経通獻御笏執御裾少將藤為
家把御劔平棟基進草鞋藏人永光執燭行事如式
此一件據明月記每歳可如此亭午百官朝賀及夜節會皆如例○
二月壬申朔癸酉實朝命近侍臣有材藝者分番以
宿直於學問所名署六藝之所曰學問所談倭漢故事每番各六
人侍之丙戌泉親平使僧安念密往千葉介成胤之
宅説以謀滅北條氏之事成胤捕安念送之義時之
家實朝命義時及大江廣元使山城判官藤行村兵
衛尉金窪行親鞫問安念安念陳曰信濃人泉小次

渋谷兼守 建坐、献歌 荏柄神社 祈、實朝感 宥其罪 天皇召詞 臣賦詩歌

郎親平謀立頼家子千壽君為大将軍、而撃北條氏、其黨與者二百餘人、義時等使安念記其黨之姓名、令兵索之、和田義直及其弟義重、從弟胤長等十餘人皆被捕、命諸将軍士、各禁錮之其家、而令群國大索親平黨、親平之黨有園田成朝者、囚北條時綱之家、成朝夜遁於其旧識之僧居、僧諭曰、今子與叛徒、一且得遁而遁難免矣、何不薙髪為僧而陳謝罪乎、成朝曰、我雖黨與之身、伺其隙得遁、凡亡人之遂志興身者、自古然矣、我年来有受領之願、不達其志、何漫除髪乎、僧聞笑之、成朝及夜半而去、實朝聞成朝之逃、召僧索問之、僧答以其言、實朝愉其有受領之志、澁河兼守者、亦連坐黨與之事、為囚在安達景盛之家、兼守聞罪謫誅、不堪愁、夜寝献倭歌一首於荏柄大神社、祈之、述不幸遭罪之意、翌旦工藤祐高詣荏柄、見兼守之歌、献之實朝、實朝感其歌之秀逸、憐之宥其罪、天皇召詞臣、以

資實山中花夕詩 為長同賦 頼範同賦 範朝野外秋望詩 為長同賦 通方同賦 雅高同賦 為隆同賦 教實同賦 泉小次郎潜到鎌倉 狙實朝被捕

山中花夕、野外秋望、為題賦詩歌、藤資實山中花夕詩曰、嶺霞泰岳八千丈、花雨巫山十三重、菅為長詩曰、一日遊春帰帯月、雙雲為雪老眠花、煙霞洞裡旅人宿、錦繡谷西居士家、藤頼範詩曰、嶺梅遠近随嵐飯、野杏浅深乗燭分、與鳥帰林期暁月、為花借宿入春雲、藤範朝野外秋望詩曰、山西霧薄斜陽透、林下風鳴落葉頻、為長詩曰、白鷺雙飛秋沢雪、紅梢半出暮山雲、源通方詩曰、低雲連野遠鴻蔵、爽籟拂林眠風驚、頼範詩曰、秋露草深虫處死、夕陽煙細隠淪棲、月浮水面寒花白、露断山腰遠雁低、平経高詩曰、紫蘭露琢東昇月、紅葉嵐高西繞山、藤兼隆詩曰、蘭叢露飯風千畝、木葉飲紅霜一村、藤家満詩曰、遠樹雲晴虹影淡、平蕪雨過鹿蹄荒、藤教實詩曰、野北径幽霜後草、村南地僻夕陽林、○三月、壬寅朔、癸卯、叛逆之魁泉小次郎親平、潜到鎌倉、居建橋之畔、實朝命工藤十郎捕之、親平撃殺工藤及其從者數人、逃去、索之不得、親平者、源満快之裔

泉小三郎 朝夷名三郎、本朝無双勇力 和田義盛之叛心根于此

也、満快生満国、満国生為満、為満生為公、号古郡、住信濃守、為公生為扶、為扶生公扶、号林源太、公扶生扶次、扶次生公季、号栗太郎、公季生扶衡、扶衡生公衡、公衡生親平、總十一世、自為公世住信濃、親平好曰満衡、俗傳親平多力、戦大蛾鯨於巨船、而獨力扛之、後世談勇力者、以泉小次郎朝夷名三郎併称之、己酉、鎌倉流言兵大起、諸國麾下之士聞之来會者、不知幾千萬、時和田義盛在上總國伊北荘、馳歸鎌倉、詣幕府、擧累年之功勞、請赦其子義直義重之罪、實朝以義盛有舊功赦之、庚戌、和田義盛又詣幕府、率其族九十八人、列座南庭、請釋其姪胤長之囚、實朝以胤長為叛徒之魁、故不聽、而命義時使吏縛胤長於其諸族之前、授山城判官藤行村禁錮之、遂流

横山時兼與義盛議謀叛 義時義盛相争和田胤長舊宅

于陸奥國岩瀬郡、義盛恚之、罷牙参、其叛心根于此、牙與衙通、牙謂幕府、庚申、實朝催守庚申之會、夜参祥、右馬允横山時兼密来於和田義盛之家、共議叛謀、甲胄士五十餘人、徘徊其門、伊賀守藤朝光聞之、告實朝、而罷庚申之會、○夏四月、壬申朔、癸酉、實朝賜和田胤長舊宅於北條義時、胤長宅在荏柄社前、而與幕府為隣、故近侍之士、各請賜之、和田義盛就實朝寵妾五條局密請曰、故右大将公以来、有没収居地領田者、則必賜其族、如胤長之宅、隣于幕府、有便於宿直牙参、今老臣蒙恩賜、則幸矣、實朝聽之、義盛大悅、使

藤範光逝

召實朝須藤政宣八田家政曰共殞命在近矣果有驗

其從者居守及此義時請其宅實朝不能拒之改賜義時義盛恨之叛心既決矣丙子致仕中納言藤範光逝歲六十範光以外戚之親東朝權殆二十年範光範季範子兼子共昆弟姉妹而帝及上皇新上皇共爲外家之子戊寅實朝與侍女飲宴須藤政宣八田家政徘徊門屏之間實朝隔簾召之政宣家政進階下實朝賜卮酒曰汝二人共殞命在近矣一則死于我麾下一則爲我敵政宣家政各有怖色懷危而退庚申天皇行幸高陽院関白藤家實率百官奉從之辛巳御覽蹴鞠藤宗長藤雅経及近臣等勤之壬午天皇與上皇蹴鞠関白家實前太

藤定家嘆嗟蹴鞠之行

和田朝盛罷牙參蟄居遂薙髪号實阿

政大臣藤頼實及藤宗長藤雅経藤忠信源有雅等同爲此戯宗長應詔揚鞠甲申車駕還閑院内裏帝及上皇好蹴鞠近侍者覺習之少將藤爲家陪近侍日以習之爲業其父定家歎曰凡上之所嗜下亦好之昔聞楚王好細腰宮中有餓死者所好無益則其弊緐多乎如爲家等爲斯藝所妨而不繙一巻書初所記者將忘之悲哉遂至廢業而已乃雖浴近侍之恩澤欲破一家之箕裘者固不幸也嘗侍從大納言成通有經史之才漫好無益之事以此藝稱名如長實素食畊鄉之業則然矣於成通則可謂取也我顧鞠之爲宗於朝家可忌之禁省鞠爲茂草之兆乎此藝之盛行者末代陵夷之期也可以悲之丙戌義盛嫡孫朝盛爲實朝之倖臣其寵絶倫及義盛結怨罷牙參蟄居不宿直心大愁之及此夕欲爲僧遯于京師先呈書於祖義盛父常盛曰今叛逆之謀已

和田朝盛以忠孝不兩全退而爲僧

成矣小子欲爲父祖竭力不忠于君欲爲君致身不孝于父祖於小子之身取舍難辨愁悶斷腸不若唯爲僧遁世耳即封其書安置内寢而爲謝實朝之恩顧夜詣幕府時實朝出南堂賞月與侍女數人催倭歌之會見朝盛至大悦朝盛獻歌實朝詠嘆感其秀逸朝盛從容告其身無不忠之心實朝欣然即賜采邑數所之狀朝盛拜謝而退不歸其家直到僧淨遍草庵薙髪號實阿出奔京師其明日義盛怪朝盛之不起使人窺其寢寂寂無人唯有一封義盛披其封見之而驚且震怒以其嫡孫而有兵術又太惜之即

和田義直追及朝盛于駿河諭而帰鎌倉

慶法勝寺九層塔

命義直逐留之實朝聞朝盛遁世大驚不堪思慕使刑部丞忠季問慰義盛常盛之別情和田義直追及朝盛于駿河手越駅而諭之相伴帰鎌倉義盛悦實朝聞之總召朝盛朝盛著緇衣到幕府壬辰法勝寺九層塔成詔内大臣藤道家書額道家謂藤定家曰嘗聞道長造法成寺藤行成書額法中三水與去字太遠道長問其故行成曰寺近鴨河慮水災之變故及此云々藤伊房法勝寺先額亦然去白河水之義乎定家曰是衆之所不知也始聽佳話丙申慶法勝寺九重塔天皇及上皇臨幸修明門院七條院行啓関白家實前太政大臣藤頼實左大臣藤良輔右大臣藤公継内大臣藤道家等群臣皆從之詔葉上律師榮西爲導師左中辨藤定高右中辨藤經高爲行事

實朝使宮内公氏諭義盛

義盛報辭

塔之八面垂簾、南面為帝座、東面為上皇座、東南之間為諸院之座、壇下搆五丈幄、設舞臺、左右伶人各陪之、右中將藤家嗣、左中將藤公俊為樂行事、各使衛士守衛諸門、戊戌、實朝聞義盛有叛心、使宮内公氏諭義盛、公氏到義盛之家、義盛出謁、誤落烏帽子、公氏之前、公氏以為此人落帽、似斬人首、若其叛發覺、則伏誅之兆也、於是公氏傳幕府之命、義盛報曰、臣仕故右大將公、勵功致忠、依之賞祿過人、故公辭世、未歷二十年、頻懐陸沈之恨、仰訴愁情、泣出哀音、然鶴望不違、鴨退任運、何有叛心乎、公氏辭去、時古

義時與廣元等相議義盛之事

實朝使僧等祈無事于鶴岡社

郡保忠、朝夷名義秀等勇士列坐、甲兵森森、公氏歸、詣府告之、北條義時會鎌倉麾下群士相議曰、義盛叛計既決、宜戒嚴、實朝使刑部丞島津忠季再諭義盛曰、聞汝謀叛、何其然乎、宜早罷其謀而退待恩顧、義盛報曰、臣於閣下更無所恨、義時誇威跋扈、傍若無人、群士怨讟、故頃間少年之徒謀討之、臣雖戒之而不拘制、故臣亦不得已而同之、己亥、義時詣幕府、與大江廣元等晉議義盛之事、實朝命廣元使鶴岡供僧轉讀大般若經、勝長壽院別當定豪、小河法師忠快、僧淨遍等、各修其法、陰陽師親職、泰貞、宜賢、各

和田義盛聚兵襲幕府

三浦義村違約、義盛告之義時

行其祭、以祈之、義時告實朝、赦其子朝時罪、招之於駿河、以嚴武備、〇五月辛丑朔、壬寅、義盛聚兵、欲襲幕府、八田朝重在義盛之近隣、窺見之、馳使告大江廣元、時廣元會客對飲酒方酣、廣元聞之、心驚託言起座、馳詣幕府、初三浦義村、及弟胤義、義盛歃血為黨、約守北門、及此義村語胤義曰、我祖先三浦為繼屬八幡公征東、與食其恩祿由來久矣、然今與内親之叛敵、累代君則不免天誅、早悔先非、為君勵忠、如何、胤義曰唯、於是兄弟共到義時之家、告義盛之叛、事既急、義時偶與人圍碁、聞義村之言、無敢驚色、對

和田義盛率諸子孫及親族襲鎌倉幕府

碁自若、既終目算（圍碁未畢豫算其輸贏、俗謂目算）、其從容而起、改冠服、詣府、府中猶無警備、義時以三浦二子之言告實朝、而使平太夫人及藤夫人避兵鶴岡、義盛率其子常盛、義秀、義直、義重、義信、秀盛、嫡孫朝盛、及土屋能清、古郡保忠、澁谷高重、中山重政、及子行重、土肥惟平、岡崎實忠（義實孫、義忠子）、梶原朝景、景及子景衡、景盛、景氏、大庭景兼、深澤景家、大方政直、塩屋惟守等、親族群黨百五十餘騎、分為三隊、襲鎌倉之幕府、圍南門、西北二門、及義時之第、義時在幕府、其從士防之、傷死者多、廣元座客猶未去、皆出放矢、義盛進到橫大路、

實朝避火於法華堂

八田家政戰死

義秀與高井重茂戰義茂死

北條朝時被創而退

義秀把足利義氏袖斷義氏得遁

修理亮北條泰時及朝時足利義氏等率麾下之士拒之波多野忠綱先登三浦義村及弟胤義合兵而進義秀馳馬擊破府之總門放火實朝避火於法華堂義時廣元等從之義秀多力疾戰斬殺數人更無敵當者府軍敗走八田家政與義秀戰于琵琶橋而隕命有高井重茂者和田義茂之子也不從其族之叛與義秀接戰二人相引墮馬義茂遂被殺及義秀上馬北條朝時奮擊其力相敵朝時被創而退足利義氏逢義秀于政所前橋之畔義秀追把義氏之鎧袖既急義氏鞭馬躍超隍西袖絕義秀馬疲不能追

之觀者感二士之勇力義秀渡橋猶追之義氏麾師揮叉塞路義秀斬之衆聞義氏得免武田信光馳過西横路欲與義秀戰信光子信忠隔之義秀感代父之志不戰而過義盛等與府軍相戰至深夜猶不已其士族以一當千泰時守下馬橋強指揮府軍拒之及曉義盛矢盡兵疲退走前濵足利義氏八田知尚波多野經朝潮田義季乘勝追之戰米町大路義盛敗走大江廣元及戰鬪為守政所之圖書自法華堂到政所此日侍從藤能氏安藝權守藤範高欲卜納凉之地相過于山内聞軍起馳歸路塞為戰塲故待

横山時兼帥師會義盛之軍

義盛之退詣法華堂癸卯義盛糧絕馬疲暫休初横山時兼與義盛刻日相約及此率其親族衝雨來腰越浦見戰鬪棄簑笠會義盛之軍其兵為三千騎特曾我氏中村氏二宮氏河村氏帥兵屯于稲村崎猶豫不進實朝欲馳檄召之而命波多野朝定朝定恐疵書檄實朝使山田宗高傳檄于曾我氏等故皆詣法華堂千葉成胤率其族来會府兵實朝命義時廣元移檄近國逮捕賊徒義盛與時兼合兵再進欲襲府泰時時房守若宮大路足利義氏守町大路近江守源頼茂守名越佐佐木義清結城朝光守大倉義

由利維久屬義盛

小物資政與義秀戰死

盛不能進至與府軍戰由比浦由利維久放矢其箸刺姓名古郡保忠從士中矢多斃保忠大瞋取其矢射還之貫泰時之草摺（名鎧之琉裔曰草摺）其矢有維久之姓名故府軍皆謂維久與義盛而射泰時維久愬之鎮西人小物資政與義秀戰死出雲守藤長定戰而有功日光山別當辨覺（初名大方緑一）率從僧與中山行重戰町大路破之長尾景茂（新六定景子）及弟胤景與土屋能清土肥維平争鋒景茂小弟江丸歳十三力戰能清等憐之不放矢於是能清保忠義秀進攻壘破府軍泰時遣使於法華堂曰我軍勵戰然凶徒難散其勢

土屋能保中流矢死

伊具馬盛重擊殺和田義直

義重、義信、秀盛皆戰死

猶熾、宜熟計之、實朝愁之、使義時等議軍事、而召廣元于政所、報曰、賊徒塞路、怨難至矣、實朝遣兵士迎之、廣元至、實朝命作願書、自書倭歌於其末、使宮内公氏献之鶴岡、祈凶徒之平、時土屋能清引兵入亀谷、欲襲法華堂、中流矢立死、軍中謂鶴岡之神鏑也、日夕伊具馬盛重擊殺和田義直、義盛大歎曰、彼已死矣、我戰何益矣、揚聲悲哭、迷惑東西、遂爲江能範之僕被殺、義重義信及小弟秀盛皆戰死、常盛及朝盛須藤政宣岡崎實忠横山時兼古郡保忠等隊將皆逃走、義秀引殘兵五百餘、棹船遁於安房國、時識

和田義秀軍敗遁到高麗釜山浦云

波多野忠綱三浦義村二人爭戰功

三十八、歸朝夷名三郎（劉馬人。傳稱義秀軍敗游泳渡萬里之海遁到高麗釜山浦、浦人服其勇猛、後及沒爲此立祠、稱朝夷名祠、至今歲時祭之云、）和田之族滅、義時使金窪行親等按檢義盛等之首、甲辰、實朝自法華堂移居平太夫人之第、張帷幄于西門、使山城守藤行村問麾下之士、創者凡百餘人、而召朝時、朝時爲義秀所傷、不能歩、泰時扶之而出、實朝勞其戰功、而後命義時行村等定軍士之功、波多野忠綱進曰、忠綱於米町及政所之前先登者兩回、三浦義村曰、政所之戰者義村先登矣、二人相爭、義時招忠綱密諭之曰、和田之叛發覺者、偏義村之忠也、米町先登則

無與卿論功者、如政所之戰、卿爲義村讓之、則時措之宜也、然其賞則無優劣矣、卿莫疑之、忠綱曰、凡勇士之志先登耳、忠綱苟繼弓馬之家業、雖幾回盍先進哉、然耽一日之賞、不可黷萬代之名也、而遂不從、於是實朝召義村忠綱、決其實否、義村曰、義盛襲来政所之前、微塵未飛、唯臣先放矢耳、忠綱曰、臣先進矣、義村者隔臣子經綱朝定等在後陣、然謂不見忠綱、則義村爲盲乎、實朝召臨其場之戰士、皇后宮少進盛景藤基行金子高範等問之、僉曰、被赤革鎧駕葦毛馬者先進、實頼乱問二人之鎧馬、果忠綱也、葦

須藤政宣黨義盛被誅

和田常盛古郡保忠逃走于甲斐自殺

毛馬者義時嘗所贈忠綱、而名騁庁巢、其證著矣、故先登之功決忠綱、（須藤政宣懼坐黨與之事、逃其族經俊之家、經俊捕獻之、政宣遂被誅、沒收其領邑、由利維久者、有與叛徒而射泰時之疑、事下政所之議、按檢其矢、所刻姓名分明、其罪既定、維久陳曰、臣役府軍拒凶徒者、武州見知之、試問而決罪、則無恨矣、實朝聞之、召武藏守時房問其實、時房曰、雖久與保忠戰于若宮大路、放矢數回、臣自見之、想夫山徒射還其矢者乎、義時猶未解其疑、維久遂坐其事、沒收領邑、）和田常盛古郡保忠、（横山黨）逃到甲斐國坂東山自殺、横山時兼岡崎實忠及其諸子皆所誅、於是實朝命藤行時金窪行親等梟凶徒之首、殆二百餘人、乙巳、實朝以北條義時兼侍所別當、而命義時廣元沒收義盛時兼等叛黨之所領、以美作淡路

波多野忠綱以惡言不讓不預功賞

實朝賞泰時之功泰時讓之他功臣

等國守護横山莊等地頭之諸職、分賜功臣波多野
忠綱、雖有無雙之功、然以臨幕府對決罵義村為盲
而惡言不讓為罪、不預功賞、其子經朝者、列功臣受
賞、及實朝賞功臣、義時泰時等皆同賜印章、泰時附
印章于廣元、再三辭之、實朝曰、有功者各受其賞、卿
何獨辭之乎、泰時曰、義盛嘗報公命、謂於幕府無逆
意、唯結怨義時耳、然則彼叛者敵義時也、及府軍防
久、麾下勇士多戰死、今以所賜臣加封功賞之不足
者可也、臣是為父擊仇耳、奚特有公賞乎、人皆稱其
公正、初泰時會衆客酣飲及夜、客皆既醉、翌日義盛軍起、義盛敗後、麾下戰士衆、泰時第賀賊徒之平、泰時語曰、凡為士者、漫不可飲酒也、我前夜會客、其明猶未解醉、故臨戰雖衆騎被堅、然氣勢惘然、故自盟以為他後斷酒、及戰疲息喘、左右見水時、葛西清重在軍、携筒酒及盃勸之、臨其急、前意忽変、而飲之、嗚呼轉眄之間、自欺者如此、人性不定、所以深愧也、自今以後、猶不可好酣飲、座客服其言、

泰時自盟斷酒

實朝斬和田胤長

日光山別當辨覺有功賜賞藤長定同預賞

己酉、實朝遣使陸奥岩瀬郡、斬和田胤長、胤長者義長子而義盛姪也、号平太、庚戌、實朝召日光山別當辨覺曰、汝以僧徒臨
軍有功、不堪感而賜賞、辨覺謝曰、臣僧為將軍祈其
壽、呪詛靈氣之祟、猶以可降伏、況所形之敵、盡擊之
乎、出雲守藤長定亦同預賞、長定者刑部卿藤頼經孫而經長子也、是
月、僧榮西依法勝寺塔造畢、及供養之功、奏請賜大
師號、敕將許之、群議未決、前天台座主慈圓奏曰、我

僧榮西依造法勝寺塔功請賜大師號

廣澤實高依廣元陳謝無罪得免讒

國賜大師號者、傳教慈覺弘法智證之外、未嘗有之、
然皆謚號也、無存而有此號之例、帝從之、以榮西為
權僧正、西發洛到鎌倉壽福寺、○六月庚午朔、甲
午、或人讒左衛門尉廣澤實高曰、實高與義盛通志、
贈兵器、實朝令在京之衛士欲誅之、初實高依實朝
命鎮備後之海賊、及此不知有讒者、歸鎌倉、其眤友
告之、實高從其族波多野經朝等詣幕下、依頼大江
廣元陳謝無罪、曰臣所以贈箭義盛者、非黨之、以義
盛為侍所別當、稱公命需箭臣、故獻之、義盛之狀
分明、若有他通信、則臣被刑耳、不然讒者之過不可

實朝奇義盛徒因富田之膂力免其罪

清水寺與清閑寺爭疆相鬪

不按撿之、實朝熟視義盛之狀、果僞公命者也、故實
朝感實高無貳、遂得免、庚戌、義時獻危酒于實朝、宴
闌有侍臣稱義盛徒因富田之膂力者、曰能扛鼎碎
石、實朝欲覧其力、伊東七郎以富田來、實朝出大鹿
角長三尺圍七寸者、試其力、富田進把兩角、為一
握折之、實朝奇其膂力、免其罪、○八月、清水寺僧造
一堂、與清閑寺爭疆相鬪、興福寺僧徒、以其屬寺救
清水寺、構壘清閑寺者山門之屬、延暦寺僧徒救之、
會祇園長樂寺、欲與興福寺僧徒相戰、詔撿非違使
五條有範大内惟信後藤基清等、破清水寺之壘、而

實朝独坐見怪使安陪親職修招魂祭

禁止其武備興福寺僧徒從之而遣廳官長吏于長樂寺戒禁延暦寺僧徒之兵僧徒不從敕近江守源頼茂撃之頼茂將仗兵攻長樂寺獲首虜三十餘騎山僧怒鎖中堂滅三佛堂之燈破七社之籬及諸門弃擲神鏡放逐祠官丙戌實朝獨座南堂燈幽人定月明蛩吟閑詠倭歌數首催秋興及曉有一女趨過前庭實朝如幻頻問之女無對而出門忽有光物如炬之揚實朝以為怪也使宿直侍臣召陰陽少允安倍親職占之親職曰行招魂之祭可禳之實朝自脱衣授親職修招魂祭○九月故畠山重忠子僧重慶

長沼宗政捕僧重慶而誅實朝詰其專斷

宗政恚實朝之問陳逆直言

聚流民於日光山別當僧辨覺告鎌倉實朝使長沼宗政捕之宗政不歸家直馳到日光山斬重慶而歸鎌倉獻其首實朝使源仲兼詰之曰重忠無罪被誅今其庶子企密謀不可以恐焉故命汝捕之然倉卒誅之何乎宗政張眼大瞋而誓語仲兼曰彼僧叛逆之謀既發覺捕之太易若捕之則為尼女所憐而遂免矣故臣斬之以塞尼女之口今如此命則他後誰有致忠者乎閣下之言不可也宗政雖不肖故右大將公嘗欲賜恩祿數矣宗政辭之而特欲請賜蟇目而糺東海道十五國之不法故公為重武備即賜蟇

實朝誅斬土肥維平及其二子

目至今為鄙臣之家珍凡有功者賞之有罪者刑之而後天下之法正如今世賞無優劣之品刑無輕重之分唯以歌鞠為業似廢武藝以嬖妾為宗如無勇士故沒收之地多皆賜罷女之湯沐不賞勇士之勲功如榛谷重朝之舊領為五條局之采邑中山重政之沒地為下總局之食封故有功者徒勞束手耳恐不有麾下士為君致身盡忠者矣仲兼無答起座實朝聞之不悦使宗政蟄居○閏月戊辰朔癸未小山朝政請赦宗政之過言於實朝實朝許之丙戌實朝使吏誅義盛之黨土肥維平併斬其二子（按小早川系譜土肥

叡山僧與南都僧有爭

大僧正公圓罷職

實平鎮西州實平卒其子遠平代之号早川太郎平初無子請頼朝養平賀義信之子名景平号小早川次郎後遠平生維平号土肥千次郎）○冬十月大僧正公圓辭天台座主興福寺聞清水寺屬叡山而大怒欲起兵攻叡山山僧覺誇掠清水寺領地由是南北矛盾洛中不靜公圓懼獲罪上辭表○十一月丁卯朔癸酉南都群僧捧春日神輿進向宇治將入洛遣官兵備之且令法印道長登叡山和諭之東塔從之西塔不從之己卯南都僧既到宇治吉野僧從之其衆總二萬分屯木津官兵隔橋拒之勅捕叡山魁僧四人附撿非違使乙酉勅罷天台座主公圓而遣權中納言藤光

改元建保

藤資平・藤親平共有寵、時人称之兩平

親於宇治和解南僧、南僧悉被甲戎衣、不分其面、唯兩眼爛爛、光親述詔告罷座主、且曰、毎年可任律師、南僧乃應詔引衆而歸○十二月壬寅、詔改建暦三年爲建保元年、時上皇外舅左中將藤資平（一作輔平）、左少將藤親平有寵、共能蹴鞠、自藤實嗣物故後、上皇太寵此二人、時人稱之謂兩平、以院之西廊爲其宿舍、使右馬助以康輔佐之、而日夜近侍、上皇依蹴鞠之藝、時聽紫革韈于資平・親平、人皆榮之、權中納言藤忠信・源有雅・刑部卿藤宗長・加賀介藤雅經亦以妙蹴鞠、與兩平同聽紫革韈、去月資平有病、然以有

上皇悲悼資平・親平夭死、欲脱屣

日吉祭使之勅、強勤之、其行粧極華美、上皇潜幸其路傍、車中覧之大悦、資平歸家疾革、上皇幸其家自問之、親平從之、還駕之後、親平罹疾、上皇又幸其家、不日兩平皆卒、共年十八、上皇太悲之、曰、可委國政於關白、朕退休、前相國頼實等諫止之、或人謂、今俄有改元、以兩平之死也、（資平者前内大臣信清子、而忠信之弟也、故擁中納言藤範光以女妻之、有二子、曰保平・教信、親平者忠信之姪也、按察使藤光親約爲婚、未果而卒、上皇悼兩平夭亡、不蹴鞠者數日、踰旬有川崎之幸、此度諸儒献改元勘文、上皇曰、治世之初年号、同字相繼古例也、於上、則天暦・天徳、円融、則天禄・天延、一條、則永延・永祚、其餘長暦之次有長久、則承保・承暦・天仁・天永、皆同例也、宜下以建保爲中建暦之次上也、）乙卯、實朝雪中遊民部大夫藤

實朝雪中訪藤行光之山荘、催和歌管絃之會

建保二年

實朝有宿酲、僧榮西呈茶譜、記解酲之功

上皇遊水無瀬殿、弄梅詠和歌

行光之山莊、藤行村等侍宴、催倭歌管絃之會、及實朝歸、行光獻馬、結倭歌一章於其鬣、寓孤竹老馬知路之意、實朝感其風流、作答歌、以内藤知親爲使賜之行光、

甲戌建保二年○二月丙申朔、己亥、實朝有病、先是實朝奉幣筥根・伊豆社、及歸飲宴安達景盛之家、故宿酒爲酲、使僧榮西祈之、榮西獻茶稱良藥、而呈茶譜一卷、記其解酲之功、實朝悦、丙午、權中納言源雅親兼右兵衛督、補撿非違使別當、從三位藤定家任參議、侍從如故、戊子、上皇遊水無瀬殿、折梅盛硯蓋

藤基家逝、称持明院中納言

鎌倉地大震

山門僧徒燒園城寺

實朝修造園城寺

詠倭歌、使御隨身秦頼弘贈之内裏、帝作答歌、寓祝壽之意、辛卯、致仕權中納言藤基家逝、（右大臣頼宗玄孫、近衛帝久安元年叙爵、歷七朝、建仁元年致仕、至此而歿、歳八十二、乃祖基頼達弓馬放鷹、基家傳其術藝、称持明院中納言、）○三月乙亥、左中將藤雅經結鞠于八重櫻枝、詠倭歌、使藏人康光獻之、帝感其風流、賜答歌○夏四月乙未朔、丁酉、鎌倉地大震、己酉、山門僧徒燒園城寺、長吏公胤馳使告實朝、（白河帝永保年中、鳥羽帝保安年中、崇德帝保延年中、二條帝長寛年中、加此度、合徒燒園城寺五回、）○五月、實朝命駿河前司大内維義・豐前前司尚友、掌園城寺修造之事、分課東關群士十八人造之、（源頼義長子僧快譽爲園城寺僧、慶子義光爲

清撰歌合
定家、隆家覧上皇懐舊之御製驚感
高陽院火
實朝停止群士直上狀請官

（新羅明神氏人義家亦崇敬此寺而累世有旧緣故頼朝以来鎌倉造伽藍招其長吏供養之今又有再興之舉）〇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上皇親選廷臣、批判倭歌、號清撰歌合。（新上皇讓位之後快快不樂以倭歌遣興頃日以百首之御製称侍童之歌命定家家隆判之定家見其懐舊歌有雲上之月迎送秋色莫忘舊情之意大驚知為其御製書答歌千其裏献之藻圓一日作長歌献上皇時定家侍爲上皇命作答歌定家抜筆立作之上皇感其頼歎）〇冬十月壬辰朔、甲午、實朝使北條義時季子元服。大内維義理髮、名曰相模五郎實義。〇十一月辛巳、高陽院火。（時上皇居之）是月和田義盛餘族在京、奉頼家子僧某謀再舉兵、在京士卒擊平之。壬寅、實朝停止群士直上狀請官爵、而宜依其族宗請之。丁未、故

故平氏家臣源則種能和歌、實朝為家臣
建保三年、平時政卒
嘗夢見神女、家紋用三鱗始于此
實朝除諸国関渡之煩
上皇催衆判之歌合

平氏家臣美濃前司源則清之子則種、自丹後國詣鎌倉。則種能倭歌、實朝赦之、為家臣。

乙亥三年春正月丙寅、前遠江守平時政卒。伊豆北條、歳七十八。（俗說時政嘗詣江島祈子孫繁榮夢神女来現告曰汝前身為僧在箱根其名時政房有寫法華納諸國之勝今再生為武人子孫必熾言畢神女化蛇入海遺三鱗時政覺而喜之拾三鱗以押旗為紋所謂北條家三鱗形紋此緣也）〇二月庚寅朔、丁未、實朝令諸國使旅人無關渡之煩。〇三月庚申朔、甲子、實朝見花於三浦義村饗之。〇夏四月庚寅朔、庚子、右衛門督源雅親辭、撿非違使別當右兵衛督藤範朝代補之。〇六月己未朔、庚申、上皇催衆判之歌合、而

僧千光法師榮西寂、本朝禪宗之始祖也、其徒榮朝行勇等嗣法流

命權中納言藤忠信賜之于實朝。〇七月、僧千光法師榮西寂、歳七十五。西知見廣大、三閱大藏、以法道之寄為己任、称千光法師。筑之聖福、洛之建仁、鎌倉之壽福、皆西之所營、三寺共本朝禪宗之始也。西没後、其徒榮朝（建上州長樂寺）、行勇等嗣其法流、勇住壽福寺、近侍實朝。初西入宋、在明州。其同學生嘲西之形短曰、子雖才辨、身體卑矮、為人所侮。西應聲曰、虞舜王赤縣、晏嬰相齊國、皆未聞長也。同學羞澁。後登天台山、修智者塔院及天童山千佛寶閣樓鑰作之記。山門知事僧道珂立石、樓鑰記之法帖、傳至我邦、而今在東福寺、

帝召定家等為歌會
狂歌體起于此
藤朝光卒、秀郷之裔也

記文略于此。宋虞樗亦作祠堂記曰、太白名山甲天下、而千佛閣尤為第一、後世欲過之、其材無及焉。蓋柱植絲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所致也。〇八月、帝御鬼間（在清涼殿傍）召參議藤定家、左中將藤雅經、賦人名體之連歌五十句成。初召權中納言藤光親、未朝、帝待之、命定家雅經等詠狂歌合之。（名誹諧俗體曰狂歌）夜半光親朝。詔足連歌、為百句、改賦花草禽魚名體。〇九月庚午、伊賀前司藤朝光卒。及葬、北條義時會之。（朝光者秀郷之裔也以佐藤為氏号其女為義時継室生政村故頗有威望有五男曰光季光宗光資朝行光重以朝光任伊賀守故光季等以伊賀為家号凡士林以其父任國為家号其例多）〇冬十月丙戌

名所千二百詠集成

八幡別當幸清獻名笛于帝

建保四年江島海乾為路

朔、帝命善倭歌侍臣以勝境為題分春夏秋冬戀雜作百首倭歌僧正行意參議藤定家宮內卿藤家隆等各獻歌與御製合之號名所千二百詠○十一月丙辰朔己卯實朝以安樂寺領筑前國岩田莊為左近大夫菅時賢子有成之釆地先是時賢被其弟成賢誣而失領地至此復授之○十二月丙午八幡別當幸清獻明還名笛于帝所謂般若丸是也

丙子四年春正月乙卯朔己巳相摸江島海乾為路流言島神所託也鎌倉緇素貴賤成群實朝命三浦義村為使拜之○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子盜入

盜入東寺竊舍利及重器

宋陳和卿謁見實朝

東寺竊舍利及重器勅左大臣藤良輔下宣旨于五畿七道索之丙午勅權中納言藤光親祭主中臣隆宗奉幣伊勢大神宮祈獲東寺竊盜壬子大夫丞藤秀能及其兄淡路守秀康等捕東寺之盜于洛東放之奥州夷島得舍利及重器勅賞秀能之功任出羽守秀康任右馬助○六月癸未東大寺造佛師宋陳和卿到鎌倉請謁實朝曰故右大將公多斷人命故和卿不謁之今將軍公者權化之再誕也欲拜之實朝見之和卿三拜垂涕曰公之前身為宋育王山長老某曾到其門下實朝歎曰我往歲有奇夢不語人

實朝良真僧都千光禪師同夢暗合從是懷慶宋之志

今與和卿之言如合符節而太敬之善隣國寶記載正續院舍利墓記曰日本國相州鎌倉都督將軍源實朝一夕夢到大宋國入一寺嚴麗因見長老昇座說法衆僧圍遶道俗滿庭實朝向傍僧問彼寺名僧曰京師能仁寺次問長老誰僧曰當寺開山南山宣律師又問宣律師入滅年久何今現在曰汝未知耶聖者難測生死無隔應現隨處律師今現再誕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又問長老左右侍者是誰僧曰侍者今現再誕日本國鎌倉雪下供僧良真僧都是也實朝夢中問答數刻而覺心中為異想便以使者召良真僧都僧都又夢早晨謁幕府使者於路相遇即隨使者參謁實朝先問曰僧都來何也僧都仍說夢中事實朝曰與我夢合也其時壽福開山千光禪師又有夢三夢不少差實朝於是自悟南山之後身深希拜彼靈跡因廢世務思之在茲自懷渡宋之志使命工造船諸官驟議令工作船竊謀其船之不動也船成以啓實朝即致祓禊之祭推欲泛海果是船不動也以為不祥而止矣便遣十二人使於大宋國良真僧都葛山願成為首大友豐後守小貳孫太郎小山七郎左衛

實朝遣使于宋借與舍利持還

帝留舍利於內道場

實朝使盛長達訴請賜舍利

中原廣元奏請復姓大江狀

門宇都宮新兵衛菊池四郎村上次郎三浦修理亮海野小太郎勝間田兵庫頭南條次郎等齎金銀貨財載材木器用遠達大宋國京師能仁寺相通夢中事金銀施僧衆材木修殿宇衆僧不勝抃躍之至聚議欲報答使者等謂寺主曰我國貨財不乏況復將軍不欲也深願仏牙舍利借與一年持還本國令將軍致晞禮結勝緣將軍欽喜何物過此寺主曰帝王有勅封之難出外國使者等懇切請之曰潛持深藏不使人知之將軍信士也一礼之後速送謝之衆僧相議以授使者數僧為舍利伴使者來朝道經京城皇帝有旨留之安內道場保護供養過半年餘使者等空歸關東實朝大怒將發兵上京藤九郎盛長年及八十扶杖入府流淚諫曰奉使上京達訴實朝許之從者二千餘騎遂到京師不入旅邸直詣禁中奏實朝之訴帝猶不聽盛長庭上高邑叫曰若訴不達上殿自殺帝不悅不得止而賜舍利盛長不還旅館即日赴關東實朝徒步到小田原之館盛長捧舍利以獻實朝受之戴小輿躬自歸鎌倉云々○

閏月中原廣元先望請實朝奏復姓大江其辭曰凡

改姓名者、漢家之彝範、本朝之恒規也、理氏改李、是則伯陽之先姫姓遷蔣、又為叔旦之後、田口齊名改紀姓、弓削以言為大江、倭唐之例、不可勝計、散位從四位上大江朝臣雅光、固有父子之親、盍思繼嗣之理、從四位下行掃部頭中原朝臣廣季、雖蒙養育之恩、欲改姓氏之籍、就中頃年以来、中原成林梓材之學校、惟多大江樂水詞浪之知淵、殆少、早復本姓、可繼絶氏、望請天恩、准先例、令改中原、可為大江氏、爾彌仰皇澤之廣被、須知儒流之再興、廣元誠惶誠恐謹言、書奏、勅許廣元復姓大江、廣元者大江雅光子也、中原廣季養之為

帝召歌人、催衆議判之會

天皇著八雲抄、御製序文

子、○秋七月、帝召歌人、催衆議判之會、各隱其名、判之、藤知家詠古寺月、帝感之、以厚紙為賭、衆判未覃知家、既出、帝使藏人親季賜之、親季馳追知家、授厚紙曰、賜祿、知家拜謝曰、忝賜勅祿、豈徒私用之乎、明日可奉住吉之幣、而去、天皇最嗜倭歌、朝務之暇、自記倭歌風體、以為六卷、號八雲抄、御製序曰、夫倭歌者起自八雲出雲之古風、廣于文武聖武之皇朝、言泉流遠、詞林道鮮、其降已来、貴賤翫之、道俗携之、然而不學素雪丹烏之窓、恐詠三十一字之句、無窺玉淵、爭知驪龍之勢、不視上邦、誰詠英雄之詞、所以依

天皇著禁秘抄

北條義時依大江廣元諫實朝不允

代代記文、付家家髓腦、聊抄一篇、先達口傳、故人教誡、雖可顧問、依部類不廣、遺漏誠多、第一正義、第二作法、第三枝葉、第四言語、第五名所、第六用意、雖非六義之技錦、且為一身之鑑鏡也、録為六卷、名曰八雲抄、常置綺席側、須備廢忘而已、又記禁中故實、以為三卷、名曰禁秘抄、共行于世、○九月辛巳朔、丙戌、北條義時語大江廣元曰、故右大將公、有官位宣旨、則固辭不受之、期子孫之後榮、如今將軍未滿壯年、而頻進官爵、故諸士等亦不朝京師、而坐受位職、可謂僭也、義時不才無文、卿盍諫之哉、廣元曰、卿言然

矣、老夫亦平生為之惱丹府、然故公每事不愧下問、今將軍則不必然、故難納諫、伏惟凡官職者、從其功業任之、將軍唯為故公之嗣、無有功業、而匪啻管領諸國、官至中納言兼中將、乃如此職則非攝政關白之子、不妄任之、無功而僭昇高位者不祥也、我恐積殃之至矣、今幸以卿言諫之、則將軍之心解乎、於是廣元以義時之言諫實朝曰、故右大將公、每任官之詔無不辭之、閣下亦其職唯掌征夷將軍、而至高年兼大將足矣、早辭當官、傳繁榮于後昆、則萬年之謀也、實朝曰、卿言是也、然我無子孫之嗣、源氏正統既

實朝命陳和卿造船

皇孫道深王落飾

藤頼經卒

難波宗長飛鳥井雅經

建保五年

窮矣、故我飽任官職、欲揚我家名耳、遂不聽○十一月、實朝信陳和卿之言、欲入宋拜育王山、而命和卿造船、定其從士爲六十餘人、使結城朝光掌其事、義時時房切諫不聽○十二月、己酉朔、皇孫道深（守貞親王子、上皇姪也）入仁和寺室、爲道助法親王弟子、癸酉、小笠原景清請實朝曰、甲斐國有一舊寺、臣修造之、祭故右大將公年既尚矣、伏請賜一邑而爲官寺則幸也、實朝感之、以爲官寺、從四位下刑部卿藤頼經卒（頼經經父頼輔傳蹴鞠道、而其子宗長雅經共長此藝、遂爲家業、所謂難波飛鳥井兩流是也）

丁丑五年、春正月、己卯朔、庚子、南都氷室社邊龍穴

前太政大臣藤兼房薨

實朝譴責壽福寺長老行勇

新開、其深六十餘仭、時興福寺修南院僧爲氷室別當、改造其三社、春日伶人狛近真掌其事○二月、前太政大臣藤兼房薨、葬于高野山（歳四十七、号禪林寺）○夏四月、戊申朔、丙辰、從二位藤家通叙正二位、甲子、陳和卿所造之船成、實朝命信濃守藤行光使和卿指揮數百人漕其船于由比浦、重不能泛、其船遂朽損○五月、戊寅朔、己丑、實朝譴責壽福寺長老行勇（頃年勇爲實朝被歸依、故有相訟者、則皆就行勇請之、達實朝、於是無善無惡、其斷決枉隨行勇之口者數矣、雖大事亦預之、故無罪者或遇刑、實朝厭之、諭行勇塞其言行、勇猶不止、至此實朝使大江廣元戒行勇曰、三寶歸依非不重之、然政務之事、頻來請者、敢非僧徒之行、宜早止之、而專修練行、勇不悅、鎖門蟄居）○八

僧公曉窺實朝

大江廣元患眼失明、剃髮号覺阿

月、丙午朔、庚申、鶴岡有放生會、實朝會之、其夕實朝召侍臣對月守庚申、開倭歌會○冬十月、公曉稱一千日之修行、參籠于鶴岡祈事（承久記曰、公曉變服僞爲女、嘗詣柳營窺實朝二三年、故時々見營中有怪女、衛士欲捕之則輕捷如神、人怪之）○十一月、乙亥朔、壬午、帝行幸北野及松尾社、從三位藤顯俊叙正三位、依行事賞也、大江廣元患眼、且發疽將死而辭陸奥守、剃髮號覺阿、實朝使結城朝光問其病、歷日廣元疽愈、遂失明○十二月、甲辰朔、乙卯、右京大夫北條義時兼陸奥守、武藏守北條時房遷任相模守、遠江守大江親廣遷任武藏守、是年當宋寧宗嘉定

建保六年

後藤基清執平族正重殺之

十年、金宣宗興定元年、金史曰、興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砦於大舶中得日本國太宰府民七十二人、曰因糴遇風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以糧俾還本國、

戊寅六年、春正月、癸酉朔、丁丑、從二位藤範朝辭權中納言、範朝及源有雅並叙正二位、正四位下藤兼季（忠親三男）藤隆宗（隆房次男）藤忠定（兼宗子）藤公俊（實房四男）藤頼房（頼定次男）藤雅經、藤基輔（道經子）藤保季（季經子）並叙從三位、平族餘孽正重在京、謀起兵、後藤基清執殺之○二月、癸卯朔、丙午、平太夫人政子尼發鎌倉赴熊野、

孫女嫁小路三品師季女

足立景盛任秋田城介子孫相繼為之家號

上皇敕政子尼叙從三位

二位局兼子奏政子於上皇叙位

相模守北條時房從之(政子孫女嫁故稲毛重成、孫女嫁侍從源通行)○三月、壬申朔、丁丑、權大納言源實朝兼左大將、為左馬寮御監、其家人右衛門尉足立景盛任出羽守、稱秋田城介(後冷泉帝永承五年、平繁成任秋田城介、以來不置此職、今景盛遣此再襲、時人以為榮、自是景盛子孫相繼以秋田城介為家號、西為鎌倉士林之豪)○夏四月、上皇勅政子尼叙從三位、朝議謂道鏡之外、無剃髮叙位之例、然勘藤忠實母全子、及平時子(宗盛母)為尼共准后宣之例、及此庚午、政子尼歸鎌倉、初政子在京與二位局兼子數相遇、兼子奏上皇使之叙位、政子欲暫留遊洛外之名境、時上皇召政子于仙洞、政子辭曰、邊鄙

實朝詣鶴岡、長江明義、三浦義村、相讓扈從之列

義時營藥師堂于大倉鄉

老尼咫尺龍顏何益矣、即從儆裝○秋七月、庚子朔、丁丑、實朝始服直衣、詣鶴岡、命長江明義、三浦義村、為隨兵之左右、(時義村讓明義曰、卿為長者、宜列左、明義曰、卿有官職、且為三浦之良嗣、何讓乎、相讓不已、實朝聞之、感曰、善哉、汝等能為礼讓也、義村年壯、猶有後榮、明義既老、宜列左、以為子孫之眉目、明義遂列其左)戊寅、義時營藥師堂于大倉鄉、時房泰時等諫曰、今年將軍公有賀官之事、雲客多至、故士民多勞、國費不可勝計、加之以土木之役、則民苦而已、如何、義時曰、吾夢藥師十二神將、其中有戌神、叩我枕曰、今年神拜無事、明年拜賀之日、汝莫從之、覺後以為異夢、我自少信藥師、今有此冥應、故為一

天皇御中殿開和歌會藤道家作歌序

身平安、營之何煩百姓乎、而遂不止、辛卯、實朝命北條泰時為侍所別當、藤行村、三浦義村、江能範、藤光宗為之副官(行村義村者掌指揮群士、江能範者掌當中雜務、光宗者掌催群士役事)○八月、己亥朔、辛亥、天皇御中殿、催絲竹遊、開倭歌會、以池月久明為題、諸臣各獻倭歌、右大臣藤道家作之序曰、夜月屬於誰人、蓬萊宮之明主也、秋水比於何處、芙蓉池之勝形也、賞此景趣、命以宸遊、觀夫拂雲拂水、瑩兩顆珠於萬歲之風、照古照今、練百練鏡於千秋之浪、誠是月因池久朗、池浮月共淨者歟、方今絲竹得時、筆硯遇逢、開宴之場、聖操未必彈玄象

天皇自彈玄象琵琶

實朝賞十三夜月開和歌會

僧行遍其子光助殺大山寺神

兼之者、此夜也、好文之主、和語未必慣、素鵝兼之者、我君也、小臣近龍顏兮詠八雲之詞、染燕筆兮記一日之事云爾、是日天皇自彈玄象琵琶、其餘管絃諸卿各從其所長、勤之宴酣盡歡而罷、此會久不催、至此勘定例行之、道家命畫工圖之於屏風(此屏風傳九條家、今猶存云)○九月、己巳朔、辛巳、實朝會少將藤能繼、式部丞北條泰時等、賞十三夜月、開倭歌會(此夕鶴岡童兒與廟中宿直之士人諍論、童兒詈士人、嘗之、實朝聞之、命金窪行親糺問其事、童兒之魁者、義村之季子駒若也、實朝怒、使駒若蟄居、而戒士人以止其宿直)石清水別當法印宗清兼鎮西筥崎宮、執務其留守僧行遍及其子光助、與大山寺

人下獄

長谷部信連卒

藤良輔薨号八條左府

神人爭闘殺之大山寺者為比叡山之末寺於是山門僧徒訟之朝廷議行遍光助之罪下廷尉之獄山門僧猶不止奏請罪宗清然不許（山門僧徒擁日吉祇園北野神輿入洛進及閑院陣頭勅北面之兵拒之京師衛士加藤光貞後藤基清大友能直佐々木廣綱等亦馳到宮門光貞子光資斬八王子神輿之白丁其血汚神輿僧徒大怒棄神輿帰山鎖三塔諸堂及日吉社祇園北野及末社末寺皆閉門）○冬十月左兵衛尉長谷部信連卒於能登國大屋莊（信連者長為連子嘗仕以仁王後為関東家人其子孫号長氏世有能登國）己卯從一位左大臣藤良輔薨歳三十四（良輔性穎敏少而師清良業受経史博学強記兄良経薨後頻被登用時人崇之朝廷之善政多皆出其口及此恙疾臨終自歎曰頃日皇子降誕我家之慶事也今我既終身雖不肖於我論之所謂憂喜集門者也世皆惜之）

北條義時慶大倉新堂

承久元年

源實朝詣鶴岡宮別當公曉弑之

之（号八條左府）○十二月北條義時慶大倉新堂使律師行勇供養藥師像義時與其妻伊賀氏共垂簾視之時房泰時朝時等侍焉

承久元年春正月戊子鎌倉雪今夜右大臣正二位源實朝詣鶴岡八幡宮有拜賀之儀及出大江廣元在傍請曰老臣束髪以来無漫墮涙今陪閣下不覺涙下可以怪之故右大將公東大寺供養之日束帯衷甲伏請公亦衷甲而可備不虞實朝不聽而出侍從藤能氏右兵衛佐藤頼經左少将藤實雅右馬權頭源頼茂藏人頭藤信能皇后宮權大夫藤頼氏少

將藤能継前因幡守藤師憲右少将藤隆経文章博士源仲章雲客十人為先行藤頼隆平時盛前駿河守藤季時左近大夫美作朝親前武蔵守足利義氏相模守北條時房武蔵守大江親廣修理權大夫大内惟義右京權大夫北條義時等十八人為前駈秦兼峯下毛野敦秀為随身而實朝乘車小笠原長清武田信光源頼定藤基行大須賀道信北條泰時藤景盛三浦時村河越重時荻野景貞為随兵（著甲者曰随兵）撿非違使加藤景廉束帯従之佐佐木義清懸調度權大納言藤忠信權中納言藤實氏參議藤國通正

實朝拔一髪稱遺物授宮内公氏

三位平光盛刑部卿從三位藤宗長各乘車從之左衛門大夫加藤光貞隠岐守藤行村民部大夫佐佐木廣綱壹岐守葛西清重等一千騎為後拒（凡行列之首尾特擇其人例也）實朝出南門鳴鳩頻飛既到鶴岡宮門下車誤折其所佩之雄劔人怪之義時俄稱疾而帰仲章代之捧其劔實朝入宮奉幣而下石階別當公曉微服狙来執劔弑實朝獲其首誤以仲章為義時併殺之捧實朝首呼曰報父讐也随兵群士驚動武田信光先進奔走宮中求其冠而不得初實朝之出使宮内公氏束髪實朝拔一髪稱遺物授公氏且見庭梅

實朝臨出詠和歌

詠倭歌謂去後縦無主檐梅莫忘春實朝隨兵皆進襲公曉雪下坊僧徒拒之長尾景茂及弟胤景先發入門僧徒敗走群士索公曉不得之公曉猶提實朝首逃北谷以三浦義村季子駒若為公曉侍童故馳使義村之家告曰今有将軍之闕東關之長非我其誰歟卿等早圖之義村大驚詐報曰公速来矣可使兵士迎也及其使者去即告義時議捕公曉義時報曰宜遽誅之義村使長尾定景索之時公曉以使歸為遅登山凌雪欲到義村家路遇定景至定景從者雑賀次郎抱之覺力定景揮刀獲公曉首示義村義

奉幣伊勢大神宮告天下之大變

葬實朝于勝長壽院

村告義時義時大悦公曉頼家次子母者賀茂重長子而源為朝孫也為僧受法于公胤及定曉（今按義時去年既言夢藥師而告曰無從明年拜賀而今称病自路中歸豈不疑之哉且義村不急殺公曉而告義時請其命以二事察之則義時預聞公曉之謀乎記東鑑者為義時諱之遂誣為藥師所託乎）義時命群士搜索公曉之黨中野助能獲阿闍梨勝圓己丑義時使加藤次郎到京告實朝薨京中不静上皇勅止之詔遣使奉幣伊勢大神宮告天下之大變其宣命謂去歳失左大臣藤良輔今年喪右大臣源實朝文武之長共為物故可謂朝家之變也是日葬實朝于勝長壽院（愚管抄曰公曉臨終云實朝首于雪中後群士求之而葬焉東鑑曰實朝首遂

實朝臨金槐集

義時奏擇二皇弟為鎌倉主上皇不許

不見故以所賜公氏之鬢毛與尸併定之實朝時歳二十八自建仁三年至此治世十七年其性温慈群士皆服仕之一日實朝詠倭歌以寓嘆有山裂海乾而我無貳於君之意人皆感忠誠平生所詠倭歌編之冊子号金槐集俗称頼朝頼家實朝曰鎌倉三代將軍自文治中至此總四十年自是以後国家兵権入北條氏之掌）○二月壬辰朔己亥義時詣大倉藥師堂謝依前夢幸免甲辰平二品尼政子命義時使信濃守藤行光赴京奏擇雅成頼仁二皇弟為鎌倉主上皇猶豫不決（雅成号六條宮頼仁号冷泉宮皆上皇之子也）先是政子入洛與二位局兼子相約實朝若無子則奉養一皇子以為鎌倉之嗣故及此使行光復屢請上皇且鎌倉老臣義時等各連署上状請之上皇曰令若所請則天下

上皇東征密策決于此

敕使忠綱到鎌倉弔實朝之薨

有二君也而遂不許上皇罷陰陽師數人依祈東關之長久也初上皇造最勝四天王院于白河密命僧徒咒詛實朝且崇其官階欲速其死也及此謂所祈有驗而乃毀四天王院（上皇之所為如此故不令皇子東行乃知東征密策決于此）閏月上皇以内藏頭忠綱為使到鎌倉弔實朝之薨且勅義時改補攝津國長江倉橋地頭職義時對忠綱曰勅旨宜與政子相議奏之忠綱歸洛義時會時房泰時大江廣元等議地頭改補之事且又以法皇不許皇子東行特與三浦義村等議之義村曰藤左府（道家）季子三虎丸有養于外祖藤公經之家者是

以左府道家季子三虎丸為鎌倉之嗣

源頼茂違勅被討伐放火大内自殺

故将軍之親戚也、宜請之。於是義時使實朝寡夫人藤氏請上皇。（按、故中納言藤能保妻者頼朝姉也。其所生二女、其一嫁故攝政良經、生道家。其一嫁公經、而公經女嫁道家、生三虎丸。雖非源氏之種、原外家之出自、則三虎為義朝玄孫。故義時等所議如此。）政子使相模守時房率群士入洛、謝上皇賜弔使、且奏攝津兩莊難改補之事。上皇不悅。又奏寡夫人藤氏之所請。上皇許之。○六月、詔左大臣道家使某少子為鎌倉之嗣。時二歲。以寅年寅月寅時生、故曰三虎丸。○秋七月甲午朔、丙午、大内守護右馬權頭源頼茂及子下野守頼氏背上皇命。詔西面士遣官兵與頼茂等戰于昭陽舍。頼氏被虜。頼茂及其徒

政子垂簾聽政時人稱尼将軍

承久二年

太子戴餅之儀

藤近仲、源宗真、平頼國等入仁壽殿放火、大内自殺。朝廷之重器多為灰燼。（頼茂者頼政孫而頼兼子也。按、東鑑唯言頼茂背叛、然承久記謂上皇欲絶源氏族種誅之、實斷關東之翼也。）壬子、三虎丸入鎌倉、居義時第。政子垂一簾聽政事、無大小取義時之決。時人稱政子曰尼将軍。（按、頼朝之胤雖絶、然清和諸流源氏齊々、且三虎同母兄亦多、殊擇二歲兒者、皆是義時嘗自家之玄謀也。）

庚辰二年春正月、癸巳、有太子戴餅之儀。天皇御欵戸、東宮傅左大臣道家奉懷皇太子立戸外、大夫右大将藤公經捧盤、盤中盛以火切餅五枚（二歲用三枚、三歲用五枚例也）、大根三箇（俗稱蘿蔔曰大根）、黄橘一枝（實用一枝例也）、三。天皇

戴餅祝賀

北條時房時村資時並剃髮

自把餅盤、使太子戴之、一祝曰、位宜堅、壽宜長、福宜多。而把大根再祝、把橘一丸三祝。祝畢、垂簾。道家、公經等奉太子而退。（戴餅者常例也。是事依道家記記之。）乙巳、北條時房、時村、資時率爾剃髮。人怪之。（時村號行念、資時號真照。）癸丑、右大将藤公經辭春宮大夫、權大納言藤教家代之。權中納言藤實氏兼權大夫。藤隆衡辭權大納言、中納言源雅親權中納言。藤基家並任權大納言。藤顯俊辭權中納言、參議藤公氏、源通方、藤定高並任權中納言。參議藤定家兼播磨權守、藤經通兼伊豫權守、正三位藤公頼藏人頭、藤信能、藤範茂並任參議。從三

帝使侍臣戲為賭弓之習禮

上皇還自熊野

位式部大輔藤頼範兼安藝權守、右中将源雅清（通資次男）、從三位平經高（行能子而範家孫也）並補藏人頭。○三月、癸卯、帝使侍臣戲為賭弓之習禮、參議及地下諸官各皆掌其事。以從四位重長擬天皇、兵部少輔藤時兼擬關白、參議藤信能擬左大臣、左大将頭中将源雅清擬右大臣、右大将其餘諸職皆設擬官、藏人頭平經高指揮其事。帝召關白家實、左大臣道家等見之。○夏四月庚申朔、辛酉、上皇還自熊野、使藤實氏戒關白家實、左大臣道家曰、聞前月禁中有賭弓之習禮、而以重長擬天皇、朕太忌之。公等在其席、盍諫帝

藤道家遣使祈彗星之變

皇太子有著袴之儀

上皇請罷尊號之詔音

乎、昔堀河帝之時、殿上人夜行節會習禮、不服衣冠、以一人擬主上、帝聞之逆鱗、近衛帝有行幸之戲、以官女擬主上、忠通諫之、高倉帝亦有如此之戲、基房諫之、公等以為非禮、而恐遭帝怒、默不諫之、則不忠也、家實道家皆汗顔陳謝之、道家獨嘆曰、近代之事納諫則違、無如何而已○六月、左大臣藤道家遣使鎌倉曰、去歳彗星出、詔延暦寺祈之、聞東関不出現、疑是司天之謬也、盍祈之乎、北條義時雖信司天之言、而依道家之促、不得默止、命鶴岡別當定豪禱彗星之變○十一月丁亥朔辛卯、皇太子行啓高陽院、

有著袴之儀、帝使左中將藤為家賜裝束及膳具、東宮亮藤資頼受之、上皇使右少將藤實忠賜裝束、大進藤宗嗣受之、為家資忠賜祿、庚午、上皇請罷尊號曰、建久九年、敕命再来、不罷崇號、無遂蓄懷、彼時縦有渙汗之不反、當今盍許懇志所請、夫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歸尊於父、雖太上之名、協斯義、而謙下之道切于心、四海謝富、樂虚舟之泛汾水、萬乘指尊、過日車之遊褒城、素意不移、玄靜為望、況乎明年之厄運可慎、今日之辭謝彌深、抑紅雪者仙家之味也、何費霞組於民間、白雲者閑居之伴也、豈耀月

鎌倉三虎童有著袴之儀

承久三年

政子夢有神告天下將大乱

乎於物外、孝之為大、在於從親、請褰叡聽、永斷羈累、（菅為長作之、藤行能書之）○十二月丁子朔、鎌倉三虎童有著袴之儀、（政子抱三虎出小侍所、左中將藤實雅、右京大夫北條義時、相模守時房、武藏守泰時、武藏前司足利義氏、駿河守三浦義村、小山朝政、千葉胤綱等侍之、後藤基綱捧裝束、三虎服之、義時結紐、而後獻矢器、泰時捧劔、義氏弓矢、義村佩刀、朝政與弟宗政捧甲、中條家長、三浦泰村及弟光村、波多野經朝及弟朝貞等引馬、遣小山朝政於京、告著袴賀於道家、奏之）

辛巳三年三月丁未、政子夢有一大鏡二丈許、浮由比浦之波、其鏡有聲曰、吾是太神宮也、今鑒天下、將大亂、為吾蓋太平者泰時也、政子覺奇之、即使波多野經綱奉幣伊勢太神宮、獻願書、（經朝者祭主大中臣隆宗之外孫也）

上皇遣藤秀康與三浦胤義議討義時

○夏四月、上皇欲東征、時三浦胤義在京、上皇竊遣能登守藤秀康議討義時、秀康猶豫、乘夜招胤義、與之宴、夜深人定、秀康語胤義曰、上皇常疑卿者東關股肱而在京遲留、如何、胤義曰、我妻者一品坊昌寛之女也、曾為故左衛門督（頼家）妾、生男、義時殺之、而後嫁我、常怨義時、故我不思東歸、秀康曰、義時者上皇之所疾也、卿盍運討之之謀乎、胤義曰、萬乘之君有詔、則天下諸國誰有不從者哉、我兄義村勇而有智、約以為日本國總追補使、則可從詔旨、秀康欣然奏上皇、上皇大悅、即召胤義問之、其對如初、上皇稱撫

仁科盛遠父子仕上皇義時怒沒收其采地

上皇東伐之事決於盛遠龜菊事

上皇後鳥羽天皇新上皇順德帝也

南寺之流鏑馬移檄召諸國兵畿內山陰之兵皆至凡千七百餘人初信濃人仁科盛遠詣熊野上皇遇盛遠于路中見其子之艶召為西面士盛遠亦仕上皇之宮北條義時聞之沒收盛遠采地上皇震怒又上皇以攝津國長江倉橋莊賜舞妓龜菊地頭輕侮龜菊上皇命義時罷其地頭再賜院宣義時曰武士地頭職者皆治承以來軍功之賞也今無罪則不可改之遂不從上皇益怒曰朕豈為東夷之民可被屈哉東征之事決于此權中納言藤光親上書諫之上皇不從先是上皇與天皇議東征之事天皇領而固焉新上皇謂皇威不振久矣時際至故屢諫上皇不聽由是上皇與天皇睦而新上皇日疏按承久倭字記謂東征之事由盛遠龜菊二件而起然推考之則上皇嘗試藝好輕捷皆是欲東征待其時也其意欲於頼朝逝時而奈實朝之薨而決于盛遠龜菊事

諱帝為新院者言順德帝也

上皇以藤公經與義時善因之

公經諫奏東征不利

囚藤公經實氏于弓場殿

九條廢帝

諱懷成順德帝第一皇子母東一條院藤原氏攝政良經女在位七十餘月為北條義時所廢後十三年崩壽十七

是月甲戌二十日天皇讓位於皇太子懷成甫四歲藤家實罷關白詔左大臣藤道家攝政時上皇議征東事帝羽翼之新上皇諫之上皇以帝之為同志故欲令讓位日夜相會而謀而催讓位之事於是號上皇為本院號新上皇為中院號帝為新院○五月甲申朔丁酉上皇在高陽院以右大將藤公經與義時善恐密計之洩欲殺之召公卿議之皆無對前右大臣藤公繼諫曰今倉卒誅彼則其謀輕而若彼逃去則難早至矣彼非武勇之人雖不速誅何害之有唯禁錮彼而宜熟計也凡征東之事其時未至故法皇惡木曾義仲之暴逆欲誅之不命頼朝而輕用知康之言難大起矣東國者勇悍之叢也今僅以烏合官兵欲東征方其多寡強弱則千之一也臣恐後悔無及上皇不悅即召公經及子實氏公經應召將到高陽院知其被罪馳使六波羅告藤光季曰稱城南寺之流鏑馬者不實也想官兵起矣縱然召卿漫莫參院既而公經實氏詣院勅二位法印尊長囚之于弓場

上皇密與三浦胤義謀、召江親廣藤光季
詔胤義秀康等攻藤光季

殿、上召三浦胤義問密計、詔曰、江親廣、藤光季、在六波羅、欲召之如何、胤義對曰、親廣者應召矣、光季者義時之外戚也、雖召而不來、不來則誅之不難也、上皇即召親廣光季、親廣即至、上皇詔曰、義時為朝敵、汝候宮中乎、屬彼乎、親廣曰、應詔、乃令親廣獻誓書、光季不至、再召之、光季報曰、臣為東關監都下、臣意有疑、故不朝矣、上皇聞之曰、胤義之言果然矣、可速誅之、藤光親數諫諍、皆不納、於是詔胤義藤秀康等謀討光季、光季知官兵之來攻、而與從者議之、僉曰、公無罪徒死而何益、乘夜潜逃都下、馳馬經北陸道、

大内維信胤義秀康等攻藤光季

日夜而行、則到鎌倉、不過三四日、公熟謀之、光季曰、鎌倉以我為腹心、守都下、我何徒逃去乎、不若唯報鎌倉以死耳、戊戌、本院上皇勅群士警衞高陽院之諸門、而使藤範茂迎新院上皇中院上皇及雅成賴仁二親王、特勅大内維信、三浦胤義、藤秀康、江親廣、佐々木廣綱等、率官兵八百餘騎、攻光季之京極館、其從者皆逃去、唯贄田三郎武志次郎等二十七人從之、光季諭其子壽王曰、我今為官兵所逼、以鎌倉之命重、欲曝骸都下、汝猶幼、早逃鎌倉、到千葉外親之家、及長仕君、盡累世之忠、則於我無遺恨矣、壽王

光季子壽王從父難同死
光季射折胤義之弓、餘勢斃原田氏

時歳十四、攝衣對曰、小子生士人之家、已十餘載、而捨父逃去、則為人嘲矣、何面目向鎌倉乎、不如唯與大人同死耳、我出鎌倉、與母約歸期、不料至此、永訣矣、言未了、涙數行下、光季見之、啼泣且感其志、遂使之元服、名曰光綱、於是胤義秀康等進其門外、贄田三郎等放矢拒之、胤義大呼曰、光季在何處乎、盍出聞詔旨、光季怒曰、罪人何言哉、汝忘累代之主恩、勸上皇以凶事、我既知之、而放矢射折胤義所握之弓、其餘勢斃原田氏、胤義退、佐々木高重進、光綱呼曰、卿與我約以親戚、我今從父之死、此矢者卿之所賜

光季刺殺子光綱而自屠、贄田三郎兄弟殉之

也、而射中高重之鎧袖、高重顧謂同僚曰、我約壽王欲為婿、彼以所言於我為恥、我不忍向彼放矢也、遂退不戰、於是官兵進、欲破光季之門、光季使從者開門、贄田三郎等力戰、乘間光季自刺殺光綱、放火于家而自殺、贄田三郎及弟四郎等皆殉之、火近皇居、攝政道家等奉新帝乘輿、捧劍璽避火於高陽院、胤義等奏誅滅光季、本院大悦、欲賞胤義等之功、胤義辭曰、大事未成、何受賞乎、乃止、本院上皇問胤義曰、今東關為義時之腹心者幾人乎、對曰、不過千人、其餘群士誰有敵朝廷者乎、兒玉、族莊、家定、進、謂胤義

使脚夫押松齎院宣到鎌倉
三浦義村示胤義密書于義時

曰卿言非也士之仕在鎌倉者多皆蒙義時之恩豈啻千人乎可踰萬人者必矣本院不悅於是召南都叡山熊野之僧徒而命前權中納言藤光親下院宣于五畿七道以討義時光親諫之不聽遂使脚夫押松齎院宣到鎌倉胤義馳使贈書于其兄義村謀滅義時壬寅政子聞光季為官兵所殺大驚使義時等議之官使押松密入鎌倉胤義之使亦到三浦義村家義村示其書于義時義時愀然曰嗚呼我遂為卿所誅矣義村跪誓曰義村仕故右大將以來無不忠之意皇天上帝所明察也義時笑謝曰我何疑卿哉

義時按撿將押松于葛西谷
政子召諸將群士泣諭

此軍事之起我慮之已尚矣不意延及今日也官使既入鎌倉宜早按撿之即命群士搜索得押松于葛西谷悉奪其院宣而捕之於是使陰陽師親職泰貞宣賢晴吉等筮之僉曰東關有利義時告政子政子召諸將群士揭簾泣諭曰今天下語女子之榮則以尼論之然未有如尼多憂者也昔故右大將公在北條尼為箕箒之妾而為父所疏及平軍之起苦身碎心六年矣平氏既亡國家艾安未幾失長女而後遇故公之喪哀慟經歲又故督賴家有事不堪斷腸將死故右府實朝公盡孝慰我意故抑淚而存既而實

藤賴氏出奔鎌倉

朝薨我身老衰深欲投水而死義時強止之今愁遺而又聞此變未有天下如尼多憂者也嘗聞我國諸郡士宿衛京師三年及其歸財竭力窮僅携簑笠耳故右大將公憐之縮三年為六月各隨其分勤之斯恩豈不渥乎今朝廷信逆徒之讒下非義之綸旨汝等不背舊恩則為東關致忠可輔三代將軍之遺孽然去也留也汝等明言之諸將群士皆垂淚謝曰臣等何忘累代之舊恩乎禽獸猶知報恩況於人乎各願精忠殞命於京師耳政子悅甲辰雲客藤賴氏離其兄弟出奔鎌倉義時大會諸將群士議軍事泰時

義時大會諸將群士議軍事
大江廣元陳述意見

曰是役誠天下之大事也宜待武藏之兵至倉卒發途不可謾敵官軍為之如何義時曰吾曹事君無不忠之心因讒者之言遂為朝敵而既背天命何猶豫之乎唯不論兵衆之多寡任我運而可也大江廣元曰東兵向洛之議既定矣遲緩隔日則異論不已何待武藏之兵乎假饒其兵至而變計不可知焉武州為大將軍雖一身宜早發鎌倉然則東兵悉如雲從龍而不違變計義時從之猶馳使咨詢善信善信老而病又使至輿病詣幕府曰老臣始想事已決矣至今太急宜早發兵義時即命泰時先向京師其子時

以時房泰時為東海道大將軍
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為東山海大將軍

氏、又弟有時等、纔十八騎從之、臨發義時諭泰時曰、我有慮、以汝為軍將、汝不勝、莫再對我顏、泰時垂涙相別、少焉相摸守時房、武藏前司足利義氏、駿河前司三浦義村、式部丞朝時等、異途向京師、義時及廣元、藤行村、三善善信、加藤景廉、小山朝政、宇津宮頼綱、中條家長等老臣、留在鎌倉議軍事、戊申、東國兵上來會鎌倉、相繼悉發、總十九萬餘騎、於是義時馳使、以時房泰時為東海道大將軍、時氏、義氏、義村、千葉胤綱為別將、帥十萬餘騎、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為東山道大將軍、小山朝長子朝政、結城朝光為別將、

泰時自途還問義時若路會鳳駕如何
安東忠家與義時不善泰時感其公議許從軍

帥五萬餘騎、朝時為北陸道大將軍、結城朝廣朝光子佐々木信實盛綱長子為別將、帥四萬餘騎、泰時及半途、單騎歸鎌倉、義時大驚問之、泰時曰、軍令既悉聞命、而遺一事、義時曰、何謂、對曰、若路會官軍捧錦旗擁鳳駕而至、進退如何、義時俯首不言、頃之曰、善哉問、車駕若向東關、則豈得敵之乎、汝等脫胄絶弦、跪于路傍拜之請罪、宜從詔旨、若車駕在京、軍士塞路、則輕死可攻之、泰時唯々而去、時有安東忠家者、與義時不善、及泰時到駿河、來會焉、泰時曰、卿與我家不善、難列從軍、忠家曰、今此役公也、舊惡私也、何以私不奉公乎、泰時感之、庚戌、義時赦官使押松之囚、放還京師、奏報曰、臣義

義時放還官使押松于京師奏報
官兵河匂家賢拒北陸道隊將信實而死
筑井高重出奇於行軍中內田四郎追擊之

時、未嘗有不忠之事、依姦邪之讒愬、遂為違敕之徒、誅之、猶不容聞、陛下好戰、故使時房泰時等帥十九萬騎入京師、伏請使彼輩戰爭、可慰叡慮、若不足、則老臣率重時政村等數十萬騎驅戰而已、壬子、官兵河匂家賢構壘於越後國加地莊、防東兵、北陸道隊將佐々木信實與父盛綱合兵襲擊之、家賢敗死、是東兵破官軍之始也、家賢者阿波參議藤信成之家屬、時房到遠江橋下、其從軍有逮時出奔者、時房命內田四郎逐之、及于宮路山、內田偶谷問之、答曰、某是野盛綱族、筑井高重也、項日在鎌倉、不能歸京、故潜在衆軍之中、伺隙而逃、今既窮矣、不可苟免、內田率六十餘騎進擊之、高重力戰遂自殺、其從者皆戰死、內田獲十九人之首、懸千本野原、時房過焉、見

筑井高重主從十九人共死
押松陳鎌倉形勢諸公卿始驚惧

而感曰、高重等十九人背死、無一人之逃、可謂義士也、○六月甲寅朔、官使押松得免歸京師、直到高陽院、震慄涕泣、本院使侍臣問曰、東關之事如何、押松大息曰、臣大艱辛、而不能言、臣首如故存乎否、臣身如故全乎否、臣未辨之、諸卿大笑、押松曰、公等何笑之乎、臣始入片瀨、先以平判官胤義之使示諭義村、義村不答、稱義時之招入鎌倉、義時一謁之後、吏卒奔走、臣心驚懼、逃匿邊邑、吏卒搜索、遂被奪院宣、桎梏為囚、命已在旦暮、不意歸京也、既而赦臣、告以件々之言、而被放逐、臣出鎌倉、東軍悉發、一步無不馬蹄、一町無不旌旗、簇々雲聚、

本院部署諸將拒東軍

綿々鱗次、不知幾百萬也、諸公卿聞之愕然止笑、本院猶不信曰、汝等莫駭、之軍發而後有獻義時之首者也、丙辰、本院勅北面西面之群將防東兵、宮崎定範、糟屋有久、仁科盛朝向北陸道、大内惟信、平有長、糟屋久季向大井渡、美濃目代帶刀左衞門尉源重經、藏人神地頼經等向鵜沼、朝日頼清、關田重國、關政綱、土岐光行等向池瀨、能登守藤秀康、山城守佐々木廣綱、下總前司野盛綱、判官平胤義、佐々木高重、鏡久綱、安藝宗内等向大豆渡、山田重繼、臼井太郎等向食渡、河内守藤秀澄、山田重忠等向洲股、伊

武田信光斬官使

武田信光先涉大井川、官兵大妻兼澄拒之

勢守加藤光員等向市腦、戊午、時房、泰時到尾張國、議軍事、而使毛利藏人季元（廣元庶子）等向鵜沼、足利義氏向池瀨、狩野介向板橋、泰時、義村等向大豆渡、時房及藤景盛等向洲股、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過東山道、會官使三人捧院宣召信光等、信光與長清相議、斬官使二人、放逐一人、進到大井渡、信光使其子信政涉川、信政從者武藤新五能水練、先游川中拔去亂株逆木、（軍中横巨木、連巨株塞行路、俗曰乱株逆木、）信政臨川、其從者千野氏、河上氏先涉、官兵大妻兼澄射而殪之、於是信政及兄信忠、弟信長、信隆等皆涉、信光隔川大

源有長與武田信隆戰、源頼高等戰死

呼勵信政等力戰、小笠原長清亦率兵涉川、與信政同戰、大破之、維信等官兵帶刀左衞門尉重經自鵜沼來援、官兵亦敗走、及其敗、平有長策馬而逃、武田信隆逐之、有長廻馬拔本院所賜之刀、（本院好鍛、其所鍛之劍精絶、北面西面有恩顧者賜焉、）斷信隆之馬首、信隆躍而下馬、乘間有長逃去、官兵清水源藏人頼高等戰死、三浦胤義聞大井官兵敗、謂藤秀康、野盛綱等曰、吾曹見大井之敗、何束手乎、秀康曰、大井已敗、爲敵所圍、後面恐難辭矣、初勅尾張河破則可屯兵於宇治、勢多、卿等欲強防之、是取敗之道也、我不爲之、而引兵去、胤義等

北條時氏等涉大豆渡、官兵將山田重忠拒之決戰

伊佐行政與重忠戰隍谷

亦退、己未、北條時氏及有時等涉大豆渡、官兵已逃、諸營皆空、時房使隊將追之、多得首虜、官兵將山田重忠以不戰而逃爲恥、獨率其從兵屯杭瀨川東、兵橋公幸進與之戰、大將軍武藏守泰時帥大軍尋進、臨河指揮軍士、重忠敗走、伊佐行政追之、重忠之馬誤墮隍谷、行政馳馬下谷、與重忠接、及重忠已危、其從者行尋重忠、聞隍底有聲、便馳下馬、扶重忠乘之、步而從之、行政把重忠之冑、把留之、重忠多力、相引斷冑紐、走而過小關、結旗於林梢、去、行政追而不及、見林梢之旗、以爲衆軍、而不進、乃携其冑與馬歸軍、

鏡久綱與泰時軍戰死
東將波多野義重被射目使從騎拔猶進戰
高枝次郎被創臥途泰時慰問之賞其功

泰時盛其勇官兵鏡久綱銘其姓名於旗與東兵戰軍敗奮激曰吁我誤從於怯奴秀康軍早為敵被破也何不耻哉而自殺東兵見其旗銘以義之（佐々木久綱者定重子而定綱孫也）時氏與官兵戰于席田官軍連射波多野義重先登矢貫右目使從騎拔之猶進力戰及此諸渡官軍皆潰（東軍有武藏人高枝次郎者渉杭瀬川與官兵戰于水印之畔為衆被逼胄落及折自被二十餘創臥于畔間時泰時大軍至官兵皆逃泰時見高枝之臥自慰問之賞其功使之輿作書記高枝之功寄義時使三人送歸于鎌倉）北陸道將軍式部丞朝時帥衆超越中越後之疆絶壁與海岸相接其路險隘通一騎官兵宮崎定範出軍於市降塞關築壘山上

宮崎定範塞關北陸朝時以放牛之謀敗之
定範與潜屋有久等塞砥並山有久敗死
時房泰時議軍事三浦義村進議

連弩東兵皆懼朝時夜驅海濱之群牛結炬火於其角放之牛驚火光衝關而奔官兵以為寇至發弩連射及弩之竭朝時急襲破之定範壘潰敗走朝時進向加賀加越之間有砥並山志保山兩路定範與潜屋有久仁科盛朝及加賀人林富樫越中人河上石黑等合兵塞兩路朝時擊破之結城朝廣獲有久之首林石黑等皆降朝時進到近江叡山僧徒屯水尾崎防之庚申時房泰時等陳于野上垂井議軍事三浦義村曰北陸之兵未至然不可不攻京師相牧（時房）宜向勢多藤城介（景盛）武田五郎（信光）宜向供御瀬武牧

義村折本間忠家議

（泰時）宜向宇治毛利藏人（季元）宜向一口（一口或作芋洗）義村與結城左衛門尉（朝光）向淀渡如何泰時曰善時房部將本間忠家進曰駿牧（義村）之軍議何偏乎為使我軍不戰乎義村正色曰我雖不肖屢從軍事故右大將討平氏參州公（範頼）向勢多九郎判官公（義経）向宇治而驚義仲踏平氏最為嘉例故我謀之何為使卿等不戰乎凡戰在兵士之心何擇其虚乎況勢多非無敵之地卿等嫌而擇之我攻之忠家無對而退泰時謂小笠原長清曰北陸之路險難朝時等未至其兵寡而勞直攻京師則殆矣卿迎援之長清曰某亦凌東山

秀康有長等奏諸渡之敗
藤忠信等代為軍將
三上皇避兵幸比叡山

險路馬蹄砂隤大井之戰從兵多傷恐難為援泰時曰請卿至矣加以從軍長清諾泰時即使千葉胤綱八田朝重等諸將與長清為北陸之援兵辛酉官軍將秀康有長重忠等詣高陽院奏諸渡之敗廷臣皆驚本院憂之詔以權大納言藤忠信源定通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範茂等為官軍將向宇治勢多於是三上皇及雅成頼仁二親王避兵幸比叡山內大臣源通光前權大納言藤定輔前權中納言藤親兼參議藤信成二位法印尊長等各被甲奉從之特勅尊長囚藤公經藤實氏以從之帝密行幸叡山藤

雷震義時之廚廣元祝之

帝及三上皇遁在西坂下

本院使將士固諸渡

貞頼、源具實捧劍璽從之、是日、鎌倉大雷震、義時之廚、義時大懼、謂大江廣元曰、泰時等往攻京都、今有此變者、我運欲窮乎。廣元曰、卿何畏之乎、君臣之運者命也、天道豈不鑑是非乎、故右大將公征奧州有此變、是東關之嘉例、而我軍之平安也、卿莫憂之。義時使陰陽師親職、泰貞、宣賢等筮之、僉曰吉也。壬戌、帝及三上皇在西坂本梶井宮、座主尊快侍焉。奏曰、僧徒為武備者悉向水尾崎、恐此居之殆矣。本院召公卿議還幸之事、且欲殺公經、實氏、然未果。癸亥、帝及三上皇還高陽院宮、而閉四門、詔釋公經、實氏之囚。乙丑、本院勅山田重忠、伊藤左衞門尉、及叡山僧播磨竪者、智性坊等三千餘騎屯勢多。秀康、胤義、大江親廣、佐々木高重、野盛綱等二千

餘騎向供御瀨。河内守藤秀澄等一千餘騎向鵜飼瀨。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範茂、右衞門佐藤朝俊、伊勢守加藤光員、山城前司佐々木廣綱及子維綱、左衞門尉八田知尚、熊野別當湛全、南都僧王護覺心等、一萬餘騎向宇治。足立親長等向眞木嶋。參議藤信能、二位法印尊長等千餘騎向一口。權大納言藤忠信率千餘騎向淀渡。河野通信向廣瀨。時房泰時合衆軍屯于野路。幸島行時（下河邊行平次子）率其從兵屬泰時。與群士宴、悅行時之至、俱飲宴、厚遇之。群士見泰時之撫士、各自勵之。丙寅、大雨。時房向勢多、官

時房向勢多、叡山僧拒之、熊谷直滋等與之力戰

泰時屯栗栖山、三浦義村、毛利季元向淀渡、一口

軍斷橋板、不通其路。時房兵渉橋桁擊之。叡山僧徒播磨竪者等放矢防之。熊谷直滋與播磨竪者力戰。竪者已危。山田重忠從者進斬直滋。鹽谷朝業後至、與熊谷直鎭等放矢防官軍。時山田重忠傾傘臨河、朝業所射之矢穿傘。重忠退。時叡山僧觀嚴自水尾崎泛舟來援官兵。朝業射之、觀嚴逃去。藤景盛、武田信光向供御瀨。時有一鹿下山、過甲斐人平井高行之營、高行射貫之。泰時屯栗栖山、令軍士曰、明日出軍。時三浦義村、毛利季元向淀渡、一口。泰村請父義村欲屬泰時。義村曰、汝盍從我乎。對曰、小子雖欲從公、初與武州相約、故不能

三浦義村歲十六戰

足利義助及從軍多死傷

違之。光村在膝下、則小子安之。義村不能強止、諭以水軍之法、而使練兵從之。泰村歲十八、凌雨臨宇治河、與從者小川經景等隔河放矢。官軍之將藤範茂退、南都、熊野僧徒防之。足利義氏聞泰村之戰、來合兵交射。日已暮矣。義氏與泰村休兵於平等院。義氏馳使告泰時曰、泰村已戰于河上、義氏亦往援之。足利義助（義氏庶兄）及從軍多死傷。故暫休平等院、候見官軍多聚舟於河口、恐乘夜為敵所襲。伏請分兵援之。泰時驚曰、我已定諸軍之令。然彼輩已作戰、若敵夜襲、則我耻也。即令軍士將發。連雨太急、軍士息休。泰

三浦泰村足利義氏結城宇治川南都僧覚心圓音等拒之力戦

柴田兼義試河之浅深

兼義春日貞幸佐々木信綱中山重継等先渉河

時先馳衆軍見之、悉従矢、泰村猶在河上、泰時従軍、或放矢、或渉橋桁力戦、官兵南都僧覚心、圓音振陣刀踊躍渉桁、矢貫圓音之脚、拇於桁上、不能動、僧覚心進拔刀斬其拇、扶圓音而去、両軍勝敗不決、泰時使尾藤景綱令諸軍止戦、而入平等院、休群士、丁卯、泰時与諸将議曰、不渉而戦則難破官軍、如何、僉曰、然、泰時即使橘兼義（号柴田）往求河之浅処、南條七郎監之、時雨水漲流、難辨浅深、兼義游泳上下、得其浅瀬而帰告泰時、泰時命兼義及春日貞幸先渉、佐々木信綱、中山重継、安東忠家等従兼義馳及河上、信

春日貞幸墜馬沈溺、水底脱鎧曽浮出宇都宮頼業水底脱鎧而游渡

佐々木高綱先登柴田兼義次之

安保實光塩屋家継等九十六人従軍八百皆溺死

綱、貞幸問曰、浅瀬安在、兼義不答、急馳先渉、信綱、貞幸等皆渉、信綱馬駭、故穿浪先進、官軍連射、兼義、貞幸之馬中矢、漂流、従軍多溺死、貞幸墜馬沈溺、暫停息、坐水底、脱鎧、曽浮出浅瀬、其従者援之、貞幸息絶、泰時手自灸之、貞幸立活、宇都宮頼業欲脱鎧於水中、其帯堅縮、不解、振刀切之、而游渡、信綱先上島岸、大呼曰、佐々木信綱渉河先登、兼義率流漸着岸、大呼曰、柴田橘六兼義先登、老兵関左衛門入道、安保實光、塩屋家経、及幸島行時、伊佐太郎等九十六人、従軍八百餘騎、皆溺死、佐々木重綱、歳十五、能水練、

佐々木重綱攀父信綱之馬鞦裸而渉時歳十五

懸佩刀於其首、攀父信綱之馬鞦、裸而渉、信綱不知之、及中嶋、到古柳之陰、信綱見之驚、感其志、官軍所射之矢頻集、信綱憂重綱之不被甲、左右其馬遮隔重綱、重綱進戦、信綱顧諭曰、汝裸渉且戦、可謂勇猛也、誰有勝汝之子乎、若汝者、我難再得之、汝為我逃帰、以泳浅瀬可告武州公、重綱猶請従、信綱佯罵曰、汝背我命乎、重綱不得已、馮河、而帰、告泰時、以信綱之言、泰時感之、重綱又游渉、従信綱、泰時見軍士溺死者多、謂時氏曰、我軍多溺死之者、豈束手徒見之乎、汝亦宜渉河而励衆心、時氏即渉、泰村等亦渉、官

榧尾景高歳十六、与官軍将藤朝俊戦、泰村援之、朝俊遂死

佐々木惟綱為綱為重綱被殺

軍見東兵之多溺、乗勝而進、泰時馳馬欲渉、春日貞幸扣轡止之、曰、為主将者、豈軽至此乎、泰時不可、貞幸佯曰、先渉者皆不脱甲、故溺、泰府即下馬脱甲、乗間、貞幸引馬去、泰時不能渉、時氏、泰村等着岸、与官軍大戦、有相模人榧尾景高者、歳十六、与官兵力戦、景高欲危、時氏射却官兵、泰村率小川経景等逐北、官将右衛門佐藤朝俊与経景戦、遂被殺、（初朝俊之出奏本院曰、官軍有利則生還矣、不有利則死、及是果死）佐々木廣綱子惟綱、為綱等力戦、為重綱等被殺、官将野盛綱進攻之、奥州人宮城四郎励力得盛綱之首、於是東軍監尾藤景綱毀

官將野盛綱為宮城四郎被殺
官軍敗績八田知家戰死官將源有宗藤範茂足立親長皆走
諸渡官軍皆敗佐々木高重等官將皆死

河邊之民屋結之為筏泰時義氏等帥大軍乘筏皆渉進擊官軍大將軍源有雅藤範茂足立親長皆走八田知高等戰死時氏追官軍放火於民屋王師敗績泰時與壯士數十騎屯深草右大將藤公經密馳使告事泰時使南條七郎往警衛公經之家勢多、伏見、御瀨、淀、一口等諸渡官軍皆敗佐々木高重等官將皆死親廣秀康胤義逃于關寺時房義村李元等進入京師會泰時于深草戊辰泰時時房陷京師三上皇在四辻宮秀康胤義重忠等詣四辻宮奏曰諸渡官軍皆敗東兵已入都下臣等皆待死耳然宮門不開上皇使衛士勅秀康等曰汝等不可入宮中可任心直去重

本院遣人於泰時講和
三浦胤義山田重忠父子皆自刎西面北面之士被誅
泰時問刑從輕遂不問朋黨罪

忠等罵曰我輩被孱王欺而及于難大怒而去本院使中院新院及兩親王避于賀茂貴船而以小槻國宗為使捧院宣諭泰時曰今般軍事不出叡慮姦臣等所為也自今以後宜從汝奏汝能指揮東兵莫撓都下國宗會泰時于樋口河原泰時下馬拜院宣於是時房泰時到六波羅館三浦胤義山田重忠逃入東寺義村之族天野政景攻之佐原盛連率兵襲之胤義使其二子防之遂敗重忠子重繼戰死重忠逃于嵯峨自殺胤義又二子逃于木島皆自刎東兵奔馳東西燒官兵屋宅西面北面之士皆所虜而誅己巳泰時時房在六波羅議事馳使東關告京師之捷泰時令曰今殘黨猶多然刑宜從輕莫刻問之遂不問朋黨之罪

佐々木經高將免罪之使自恥而自刑
清水僧敬月臨誅詠歌泰時宥死處流
橘兼義與佐々木信綱爭宇川之先登
泰時遣人捕錦織義繼
捕神地頼繼多田基

佐々木經高及高重往日應勅謀東征之事經高年老及此潜在鷲尾泰時憐其宿將而有舊功馳使曰卿莫漫棄命為卿請東關而可免罪矣及使至經高耻而自刎猶未絕使扶之來與而歸泰時謂經高曰我欲免卿何早至此哉經高不言開眼快笑遂絕清水僧敬月為藤範茂從兵向宇治依罪被虜將誅敬月詠倭歌寓忘物棄身之意泰時感其志減死一等放流之庚午泰時議軍士之功橘兼義與佐々木信綱爭宇治河之先登泰時問諸春日貞幸貞幸記其實而以盟辭為之證其言與衆人所見無違泰時諭兼義曰衆口僉同卿莫強論如功賞可不違卿之意兼義曰某縱不受賞而在此爭則不可漫伏焉泰時命關實忠後藤基綱等記宇治之戰有功者二百五十餘人及溺水死者二百餘人以告繼名又命佐野氏捕錦織義繼義繼多力佐野從者環圍遂捕之本間忠貞等

綱等誅之
泰時捕天野四郎熊野別當湛全殺之流河野通信于陸奥
通信履官罷始末

捕神地頼綱多田基綱等諸源氏屬官兵者皆殺之義時聞京師之平大喜與廣元相議定諸卿之罪及朝廷之諸務而作書以安東光成為使入京丁丑泰時時房奏因大納言藤忠信前中納言源有雅中納言藤宗行權中納言藤光親參議藤範茂藤信能僧正長賢等本院不能沮而許之泰時使東兵捕天野四郎左衛門尉熊野別當湛全殺之而命伊豫諸士攻河野通信遂捕之流于陸奥國平泉豫章記曰通信初娶新大夫女生長子通俊卿得胤冠者後在鎌倉為北條時政之婿生通政次通末次通久通信一夕與其妻爭家姓之尊卑通信怒出奔京師通政從之後鳥羽上皇有恩寵賜官女於通信通信謫平泉判官親光居二年而卒通久者不從通信留在鎌倉為泰時之

河野通經精于兵法

兩六波羅之號始于此

泰時錮送忠信有雅等于鎌倉

後藤基清平有範佐々木廣綱大江能範皆被殺

後藤基綱弑其父基清

從軍、後守治川有功、授阿波因久米郡通信、常曰、通經、常源義經授兵法於通經、常稱其度量、呼甲冑五郎、其子孫或以甲冑為氏　壬午、安東光成入京師、泰時時房與三浦義村、毛利季元相議諸務、時泰時在北館、時房在南館、謂兩六波羅、兩六波羅之號始于此　○秋七月癸未朔、泰時錮送忠信、有雅、宗行、光親、範茂等廷臣于鎌倉、千葉胤綱、小笠原長清、小山朝長、武田信光、北條朝時、遠山景朝、結城朝光等警衛之、於是捕後藤基清、平有範、佐々木廣綱、大江能範等、此四人者東關累世之恩臣、而皆為敵、故東關之士無不惡之、及泰時等定其刑、後藤基綱請官弑其父基清、而葬之、時人

御室道助請赦廣綱子勢多伽童死

遠山景朝斬參議藤信能

泰時遷新院上皇於鳥羽宮上皇落飾稱法皇

惡其不孝、曰、基綱若慟哭換軍忠、拔其父、何不免罪乎、望請弑之、其忍何至于此、不孝之罪、不可勝論、有範、廣綱、能範等皆就死、義時命三浦族殺胤義諸子、胤義之母屋部尼悲之、屢請而不許、皆殺之、廣綱季子勢多伽童歲十四、容貌太美、在仁和寺、及此御室道助馳使於泰時請曰、廣綱罪重、為其子者固難免刑、然此童久為門弟、年猶弱、雖許之何害之有、今附我以彼則幸矣、其母亦請六波羅、號慟哭、請滅死一等、泰時憫之、赦其死、其叔父信綱當與廣綱鬩墻、故強請泰時、遂殺之　○丁亥、遠山景朝斬參議藤信能于美濃、戊子、泰時遷本院上皇於鳥羽宮、權中納言藤實氏、參議藤信成、左衛門少尉藤能茂從之、上皇即落飾仁和寺法親王道助為戒師、而稱法皇、勅藤信實寫真贈之、七條女

帝避位是稱九條廢帝

高倉帝孫茂仁皇子踐祚

守貞親王聽政

守貞親王感夢兆

院女院、請泰時等行啓鳥羽宮、謁法皇、不堪悲歎、辛卯、帝避位、徵行九條院、號九條廢帝　泰時等奉高倉帝孫茂仁踐祚閑院、時十歲、尊皇親待明院入道親王守貞、號太上法皇、聽政、不即位而尊號聽政始于此　羅攝政道家、以前關白家實代之、初泰時欲立茂仁、告守貞親王、時茂仁為僧正仁慶之弟子、在十樂院、故守貞欲不從泰時之請、其妃藤陳子在側諫之、於是茂仁得踐祚、時人謂皇孫而即帝位、光仁帝以來未有其例、可謂親王臣福之人也、增鏡曰、初文治之役、守貞親王歸自西海沈淪都下、侍女夢官客數人來親王宮謂、近來劍璽入宮、侍臣宜為之賀也、覺告親王、親王奇之而猶不信、又茂仁踐祚、人皆曰、有夢之

武田信光殺藤光親後泰時悔殺之

小山朝長斬藤宗行於駿河藍津原

後鳥羽法皇遷幸隱岐国

兆也　甲午、武田信光殺權中納言兼按察使藤光親于駿河加古坂、歲四十六、光親忠直有文、及本院謀東征之事、屢上疏諫爭之、以其不納、遂委身隨之、雖不從軍、而以書院宣之草被殺、後泰時請本院之舊居、見光親上疏數十、皆然、惜其忠、歎且悔殺之　小山朝長斬中納言藤宗行于駿河藍津原、初宗行被虜過遠江宿菊河、題旅店之柱曰、昔南陽縣菊水汲下流而延齡、今東海道菊河宿西岸而失命、過浮島原、見匹夫負骸行泣、宗行問之、對曰、按察使藤光親家童也、昨日被殺、故把遺骸歸鄉、欲葬之、宗行悲之、且歎不可免、詠倭歌書黃瀬河驛、時人傳之流播、以為常談　乙未、法皇遷幸隱岐國、內藏頭清範、出羽前司重房、施藥院使和氣長成、左衛門尉藤能茂、及官女數人從之、北條時氏歲十六、意氣揚々、催車駕之出、而令數百甲士擁護

法皇過明石浦詠歌亀菊献答歌

義時本武家陪臣故曰夷民

桓文謂齊桓公晋文公

藤範茂沈没早川

車駕、七條女院、脩明門女院臨別悲嘆不已、法皇過明石浦詠倭歌、妓龜菊獻答歌、過美作伯耆之中山、顧視京師詠倭歌、寓憶都之意、到出雲見尾崎、法皇自作書贈女院、而乘舟幸隠岐國海部行宮、或曰、昔皇威之盛、朝敵不能犯門、皆伏罪於遠境、保元以來王城洊兵塵、宸居困於逆賊、然未聞以萬乘之尊不能勝東夷之民、皇輿敗績、遠狩邊島、大宝移易、皆任武夫之意、天運至此而極矣、或曰、崇德帝、近衛帝、嫡庶失倫、保元閨禍、輔臣武將族類相屠、平氏強僭、王道陵夷、若微頼朝、義時、則皇統亦絶、蒼生可無所措手足、皇威既衰、不能行号令、非武家之威盛、則我邦恐為外国被窺、然則頼朝、義時者、我邦之桓文、而所謂功之首、罪之魁者乎、庚子、北條朝時欲斬參議藤範茂於足柄山、範茂請朝時、自沈早河、○壬寅、新院上皇遷幸佐渡

順徳上皇遷幸佐渡国

新院上皇夢凶兆事

泰時貶雅成親王及頼仁親王

法橋昌明斬官使事

國、中將藤為家、少將藤能氏、左兵衛佐藤範經、左衛門大夫藤康光、及官女從之、國母脩明門女院大悲之、及越後國界、為家、能氏、範經稱病歸京、初新院上皇在位一夕、夢幸於海辺、御船忽覆而驚覚、怪之、又夢有一老叟来、本院之宮奏、敘慮者一六也、七十三日天下之事定矣、其餘本院、及諸臣婁有凶夢、前座主慈圓夢有馬奔出叢修之壇上、覚以為凶也、自是不祈本院之福云、丁未、泰時等貶雅成親王于但馬、法橋昌明護之、貶頼仁親王于備前兒島、命佐々木信實護之、參議藤信成、右大辨藤光俊光親子、皆被放流、初昌明在但馬国、法皇謀東征、馳官使召之、昌明不應勅、即斬其使、国中諸士以為違勅、者起兵攻之、昌明使從者防之、退入深山、聞東軍入京師、帥兵屬泰時之麾下、致于闕之義、其不変舊恩、任但馬守護職、且授荘園、賞其功、

義時泰時授賞軍士、衆称清廉

小笠原長清殺前中納言有雅

大納言藤忠信所捕、其妹實朝寡夫人請宥其罪於政子

己酉、政子與義時等議軍士功、各授其賞、且沙汰畿内西海守護職之事、義時、泰時分配軍士之賞、而不以一邑為己有、衆皆悦、稱其清廉、壬子、小笠原長清以前中納言源有雅到甲斐國、有雅以有内親請赦罪於政子、政子馳書赦之、書未至、長清已殺之、東兵虜二位法印尊長於十津河、禁錮之、○八月壬子朔、大納言藤忠信為千葉胤綱所捕、到遠江國舞澤、實朝寡夫人藤氏者、忠信之妹也、及此請政子曰、妾為寡居之身、不辨天下之事、然老夫人之親愛、故右府之恩遇、造次不忘之、初聞京師亂、深恐鎌倉之危、故

義時赦源光行

光行和歌集十軸、曰蒙求和歌

自光李死戰之朝、至宇治乘勝之夕、日々苦心祈神持佛、今天下屬安、喜而不寐、妾兄忠信不得已勤王師、而為大將軍、其罪難免、然素非武勇之人、赦之何害之有、伏請為妾宥其死一等、則幸矣、政子憐其志、諭義時以赦忠信、忠信從舞澤歸京師、其子信成及藤光俊皆被赦、寡夫人藤氏居洛之西八條遍照心院、故称西八條禅尼、其院六孫王經基舊跡也、光俊剃髪、号真観、適入高野山、癸丑、義時赦大監物源光行罪、初光行勤王師、而書院宣之副文、清久行盛捕之、欲誅于金洗澤、其子親行在鎌倉、叩首請宥其罪於義時、義時感其孝志、減死一等、附小山朝長禁錮矣、時

十四巻、百二十詠倭歌十二巻、新楽府倭歌五巻

光行曽為河内守、故世称其源語曰河内本

加藤景廉卒

三善善信卒

藤秀康弟秀澄被殺

人謂彼父豊前守光遠為平氏家臣、嘗欲誅光行、固請救父命、今為子被赦、可謂天之報應也（光行者、滿政之裔、光遠之子、而美濃前司則清之弟也、有学術、且能倭歌、嘗受学藤孝範、以李瀚蒙求・李嶠百二十詠・白居易新楽府為題、分類詠倭歌、集為十軸、孝範為之序、且寄詩及倭歌、光行和答、為光行集、源氏物語熟讀玩味、演其義、名曰水原抄）甲寅、檢非違使從五位下左衞門尉加藤景廉卒（號曰覺蓮房、有子、長曰景朝、號遠山、次尚景、號河津、次景長、次景經）丁巳、三善善信依病辭問註所執事、以其子民部大輔康俊代之、善信尋卒、年八十二（稱町野氏、俗稱東鑑、傳在町野氏家、故世謂善信所筆記、子孫續之）○冬十月、酉辰、東兵執藤秀康及弟秀澄于河内、以請六波羅、秀康為官兵姦邪之魁、事皆起于

土御門上皇遷幸土佐国

上皇山中會風雪詠和歌

此人、泰時・時房等譴責其罪、遂殺之○閏月、庚寅、中院上皇遷幸土佐國、初、中院不預東征之事、故義時等不廢遷之、中院其性敦厚、有孝忠、及此、使前攝政道家・右大將藤公經勅義時等曰、本院・新院、既有遷幸、朕何獨留京師乎、汝等相議、可遷朕于他邦、義時感其詔旨、諫止之、中院屢勅、不止、遂幸土佐國、少將源雅具・侍從俊平等侍臣、及官女奉從之、泰時等相謀、新造行宮於土佐、路過阿波國、土佐之境有山險、從騎後者多半、塗日暮、大雪巖路、不分歩、輦者不能行、故駐輦於山中、風雪灑御衣、中院初嘗艱苦、嘆息

番匠次郎雪中燒柴取煖聚息過

上皇瞻望隱岐法皇詠和歌

祝部成茂披禁錮以義時妻娠

垂涙而詠御製倭歌、謂浮生之運如此、朕涙何不知世理哉、先是、有番匠次郎者、蒙中院恩遇、為近侍、及其遷幸、請奉從之、中院不聽、次郎強隨輦下、及此雪中奔走山路、伐樹枝、積歩輦之傍、燒之禦雪氣、且使侍臣從騎各燒之、中院得柴火之煖、大悅、從騎歩卒無凍損者、天明、後者來從、而擁歩輦、分山路、入土佐行宮、中院御于海涯、瞻望隱岐、法皇賦倭歌曰、借問浦頭波、隱岐今若何、陰明門院藤麗子為尼（中院宮、一曰清淨妙門院）○十一月、壬申、義時之妻産女子、初、官兵餘類日吉禰宜祝部成茂、禁錮于八田知重之家、成茂

夢之故被解

日拜七社、詠倭歌、祈免罪、義時之妻娠、一夕夢、有一大猿、提鐵鎖來、結妻之髮而纒其左右手、有大怒之色、覺而大恐、使人告大江廣元、廣元與義時、識為日吉神之祟、赦成茂之罪、而歸日吉云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四十五　終

執政
攝政関白
太政大臣
藤家實、藤
道家、太政
大臣藤公
經、左大臣
藤家通、藤
公繼、錄良
平、藤教實、
右大臣藤
師經、藤兼
經、内大臣
藤實氏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六 自貞應元年至貞永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堀川天皇

諱茂仁、高倉帝皇子、守貞親王第三子、母藤原氏、中納言基家女、在位十二年、改元六、曰貞應、元仁、嘉祿、安貞、寛喜、貞永、禪位皇太子、後二年崩、壽二十三、葬東山觀音寺、

壬午、貞應元年、春正月、天皇踐祚於閑院、甫十歲、鎌倉歲初之儀加式、右京大夫北條義時兼稱陸奥守、元日椀飯、義時管之、二日足利兼氏管之、三日大江廣元管之、七日結城朝光管之、是日有政始、義時挾三虎君、假令政子行政務、遠近無不從之、相模守北條時房、武藏守北條泰時、警衛京師、居六波羅、○二月、義時奉三虎君、見犬追物、中將藤實雅、足利義氏等陪之、三浦義村爲撿見、嶋津忠義爲申次、撿矢之中與不中者曰撿見、以撿見之所言、傳告其主、曰申次、小山朝長、三浦泰村、氏家太郎、横溝六郎、四騎爲射手、放犬二十頭於埒中、先所放之十頭者、各呼其名命射之、後所放之十頭者、自名而稱射之、一騎五頭、各無不中、觀者稱希世珍事絕代妙手也、自是鎌倉屢有此射、按、尊氏時、小笠原信濃守貞宗、訴状云、犬追物者、權輿于鎌倉右大臣、又云、武藏守泰時屢行之、與東鑑少異、然俗說云、近衞帝時、三浦介、上總介、初習犬追物、射那須野狐、云、○六月、九

新院、順德帝
藤公經與家之由緣
閑院三流、世是為清華
貞應二年
山門二品始于此
帝為法皇行佛事、領文
土御門天皇遷幸阿波
高麗船漂着越後

條廢帝、母藤立子、避中宮位、號東一條院、立子善倭歌、又妙於彈箏、及新院遷幸佐渡、在山居哀慕涕日、有舊讚御初冬獻衣、立子作倭歌述懷舊之情以謝之、○八月、太政大臣藤公經奏請以其子權中納言藤實氏兼右大將、許之、依政子之執奏也、公經曾祖通季與實行、實能兄弟、共爲白河、鳥羽兩皇外戚、實行實能共昇七臣、通季早世、終於黃門、其子公通至亞相、公通子實宗至內府、然未及二流之榮、實宗娶藤基家女、生公經、公經娶藤能保女、生實氏、由是與鎌倉睦、且三虎者、公經外孫也、故左祖北條氏、而承久之役、告密謀於鎌倉、北條氏大喜、及今上即位、又有外親之緣、是以政子所奏、皆有勅許、公經大興其家、西園寺一流是也、三條、德大寺、西園寺、謂之閑院三流、世爲清華、

癸未、二年、夏四月、妙法院尊性法親王叙二品、持明院法皇次子、號綾小路宮、山門二品之始也、○五月、持明院法皇崩、諡號後高倉院、又號廣瀨院、諱守貞、法名行助、前座主慈圓爲法皇崩、贈倭歌于前相國公經、公經有答歌、帝詔爲法皇行四十九日之佛事、僧聖覺爲導師、其願文曰、生尋別於天外、蜀山之雲遙隔、死求哀於地下、霸陵之水轉咽、分段之習既果矣、不親不子、上界之望猶深矣、爲我爲人云云、謂蜀山之雲遙隔者、指隱岐法皇云爾、中院正治帝在土佐、行宮地僻不便、泰時告義時而請、中院遷幸阿波國、守護職小笠原長經奉迎之、○二月、越後國守護職北條朝時、告鎌倉幕府曰、去歲冬高麗之船、爲風所漂着寺泊浦、撿其船、而船中所在之弓箭雜具悉獻之、前攝政道家招中納言藤實親、

藤定家賦詩

三虎君始學書

北條義時卒或曰深見三郎弑之

前参議藤定家諸卿開詩筵以松色遇春久為題各賦詩（定家得營字曰松色遇春春衆成料知仙筭久誇栄老松伴得抽貞士三葉御恩大樹営定家者為道家之家司自兼實既及三世故述年老沈淪之歎）○夏四月三虎君始學書捲南面之簾安蒔繪鶴硯匣于文臺参議藤實雅及義時侍側實雅開硯蓋磨墨點筆獻之三虎君書長生殿裏春秋富不老門前日月遅之詩義時獻歛祝之於是羣臣賜宴（先是前攝政道家自京師使土佐守國基贈墨帖及硯于三虎君及此令陰陽師擇日而有此儀）○六月北條義時卒歳六十二泰時在京師朝時重時政村實泰有時等葬義時于法華堂側三浦義村等群士會之（一説曰義時近侍有深見三郎者其父嘗

為數邑之宰好色極驕以淫樂為業飲宴為常故私飲公税家累千金義時聞之料其罪而誅之放流其三子三郎者其長也歴年赦之舉三郎為近侍三郎欲贖父罪乞弟赦而仕義時太勤日夜侍之不怠如此五年然義時不與一邑初請赦其弟而未果三郎恨之及義時疾窺其隙刺之以稱報讐亘理平太年七十餘在傍欲隔之而不能三郎遂弑義時亘理進殺三郎北條氏忌之稱疾卒云）武藏守泰時與叔父相摸守時房聞義時之卒自京到鎌倉時陸奥守足利義氏之京師馳馬同歸泰時謁政子政子欲使泰時執鎌倉之政而先招大江廣元問曰三虎君幼使泰時執權輔佐之然有倉卒之識乎如何廣元曰延及今日已緩矣世之安危人之疑信在此時也不早定則危矣政子即命泰時時房執權藤光

遣時盛時氏護京師

鎌倉騷動政子説三浦義村令歸順

宗等屢來往三浦義村之家鎌倉不靜且多流言群士告泰時曰或其有變不可不謹焉泰時從容不問泰時時房使掃部助時盛（時房子）及時氏（泰時長子）護京師時氏等請曰今多流言小子等何到京師乎泰時與時房議曰東關不靜人懷危心意都下多疑者不可不警衛禁中遂使持氏時盛等入京師鎌倉騷動近國之群士來集政子微行三浦義村之家義村倒屣迎之政子諭曰義時没後鎌倉不靜人皆為羣頃聞政村光宗屢來卿之家謀容事不知如何若乃卿圖泰時而欲獨歩乎嘗承久之亂東關既危而能安之

者非泰時之功乎微泰時則鎌倉為草莽而已義時數勞干戈而鎮烟塵令嗣其業為東關之棟梁者泰時也政村與卿親如父子誰不疑之乎卿諫戒之莫為蕭牆之禍義村曰不敢知之政子責曰卿猶不用我言而扶政村而欲濫世乎謀和平乎明言之義村陳謝曰政村敢無逆心光宗等有容謀義村屢戒止之然誓不從之義村不知所以為之政子曰卿熟計之於是義村到泰時之第陳謝曰義村為故右京兆（義時）盡忠誠京兆亦有恩顧故四郎君（政村）元服義村為加冠且又公養鄙子泰村以猶子義村雖不肖於公

政子會諸將士、召三浦義村留之

與四郎君、爭有好惡乎、唯冀家國之平安、頃日光宗等企狂悖之謀、義村面折以服之、公勿憂矣、泰時聞之、無喜怒之色、從容而答曰、我何爲意、政村挾害心乎、此時鎌倉夜驟動、群士擧旗被甲競走、泰時不動遂止○閏月、朔、政子擁三虎君到泰時之家、時房來會、召義村留之、不歸、乃集群士、藤行盛出羽守中條家長、左衛門尉小山朝政、結城朝光等老將皆至、政子使時房諭群士曰、今主將甚幼、群下狂悖難禁、且我既耄矣、憂之日深、汝等一心輔之、則誰爲姦計乎、政子與時房議事、召大江廣元、廣元扶病而至、即使關實忠記其議曰、光宗等

政所執事藤光宗、謀立實雅爲將軍

北條氏置家令始于此

流藤光宗、朝行、光重

削藤實雅官

欲立實雅爲將軍、事既發覺、實雅者官客也、其罪難定、光宗等者可放流之、其餘縱有黨與之疑、不罪之、政子使實雅歸京師、而奏其有罪、令藤朝行、及弟光重從之、政子罷政所執事藤光宗、收其采邑五十二所、而令隱岐入道藤行西禁錮之、以藤行盛代之爲政所執事、以尾藤景綱爲泰時家令、於是鎌倉靜謐○八月、政子還義時繼室于伊豆國、流藤光宗于信濃國、馳使京師、使北條時氏奏貶參議左中將藤實雅于越前國、而削其官、流朝行光重于鎮西、唯政村如初○九月、泰時分義時采地、與庶弟所其自領十之

泰時清廉

麻殖保領家清基與小笠原長經相訟

一二分於庶弟、政子聞感之、諭泰時曰、善哉卿之清廉也、然爲家嫡者、其所領太少、恐其用不足、如何、泰時曰、泰時爲國之執政、何利其用乎、諸弟等固可憐之、政子垂淚嘆賞其志、而語之群士○冬十月、阿波國麻殖保領家左衛門尉清基、與守護職小笠原長經相訟、政子擁三虎君垂簾聽之、清基曰、此保者依康頼之功、故右大臣賜之、至令領之、長經稱逆徒沒收之地奪之、長經陳曰、承久之亂、清基屬官軍、且藏和田朝盛於其家、以爲官兵、清基陳曰、臣伯父仲康與朝盛爲友、故每到其家、唯見其面耳、不肯與彼修

詔僧俊芿以泉涌寺爲官寺

改元元仁

源雅清罹奇病貌爲鬼面

交、於是長經出清基寄當時守護人佐々木高重召官兵之書示焉、清基不能答、遂賜麻殖保於長經、詔僧俊芿以泉涌寺爲官寺、初芿遊宋國、歸本邦、棲遲筒嶽、伐松茨、剏一伽藍、號王法寺、當東基趾往往有礎石、芿以古基偶合爲勝地、占居於此、或授密灌、或宣戒法、往來緇徒常百餘員、建保六年、夏、和州刺史朝散大夫中信房、以仙遊寺與芿居焉、此寺齊衡三年、左僕射緒嗣之所建也、初名法輪、後改仙遊、芿又改泉涌、洛東之勝區也、寺經數百歲、廢頹尤甚、芿便作化疏奏元曆上皇、降施甚渥云云○十一月、天下大疫、改貞應三年爲元仁元年、勅式部大輔菅爲長作詔○十二月、參議源雅清致仕、雅清能倭歌、年未老有發心、遂剃髮、有子曰行雅僧都、爲教相之師、嘗有上氣、後罹奇病、其鼻塞不能息、治之萬方、無驗、漸而面上皆腫、目拔在頂、鼻聳著額、貌如鬼面、人恐之、房中無來者、歷年遂死、

元仁二年改元嘉祿

大江廣元卒

二位尼平政子逝

乙酉元仁元年、（正月朔、泰時定一家在家、拝天地四方、自祝之、曰、今年早改、相君之政可遂、竟昇朝）○夏四月、辛卯朔、庚戌、改元嘉祿、依疾疫也、諸博士獻勘文、用從二位菅在高所進之字、○六月、大江廣元卒、歳八十三、法名覺阿、（廣元者、中納言匡房曾孫也、養於中原廣季受明法道、鎌倉草創以來、歷仕四代幕府、預政殆五十年、復大江姓、廣元兄匡範爲儒家嫡流、然武職之人廣元始爲武家、子孫溢蔓、嫡子武藏守親廣、廣者上田小澤古川西目柴橋寒河等祖也、次男時廣號長井稍政務、三男宗元號那波、四男季元住安藝守號毛利、五男忠成號海東、六男重清號水谷、其自子孫其女皆嫁廷臣）○秋七月、庚午、鎌倉尼從二位平政子逝、歳六十九、時人謂婦人指揮天下、在本朝則神功皇后之後、如政子者未曾有焉、可譬諸漢呂太后、或謂北

藤實房薨

條氏營私家、奪權勢者、政子之所爲也、猶王莽假元后之力、遂移漢鼎也、（傳稱、初政子請菅爲長作貞觀政要倭字解、而平日熟讀之、以爲政事之資）○八月、藤實房薨、歳七十一、（實房雖爲公教三男、超二兄爲三條家嫡、十一歳喪母、自作諷誦文、藤西行傍聽奇其才、爲之感涙、長而昇進不滯、致仕之後、面視其子公房昇相國、其女孫有子冊中宮、得其壽、極其榮而終）乙卯、鎌倉爲政子行庭儀、曼陀羅供、僧正定豪爲導師、泰時推賴家娘（號竹御所）爲施主、大行嚫金、前太政大臣藤公經夫人（能保女）遣使於鎌倉、別爲政子、開法席、以律師行勇爲導師、施金銀錦綾捧物、（謂之打枝、最重法會、有打枝、皆例也）其壯觀驚目、是日藤朝行、（伊賀左衛門尉）其弟光重（伊賀右衛門尉）被赦還、自鎮西歷

僧正慈圓寂、其家集曰拾玉、著愚管抄

惠信諫慈圓停和歌

日、授藤光李（伊賀判官）舊領於其子李村、僧正慈圓寂、（諡慈鎮、法性寺關白忠通子）慈圓達倭歌、名其集曰拾玉、行于世、四任天台座主、謝職之間、或在京師、或住東山吉水、號吉水僧正、暇日自記本朝帝王之盛衰、攝家之由來、號愚管抄、嘗兼天王寺別當、在天王寺時、其弟惠信爲興福寺別當、任一乘院、八月十五夜、見月徘徊、中門、僮僕掃庭相語曰、今夜月清、料得吉水僧正之詠歌矣、惠信聞之、翌旦馳書于天王寺、諫慈圓曰、和尚者一山貫首、三千棟梁也、討論眞言止觀兩宗、立教宏法可也、今和尚日夜吟弄風月、以遊戲之言爲事、

僧慈圓憐有藝者而養之

乃至奴婢僮僕、不説和尚法力、皆稱和尚詠歌而已、弟昨夜聞掃奴之語、亦然矣、想天下之譏多矣、伏冀棄詠歌之事、則幸甚、慈圓報以謝之、作倭歌寄惠信、謂人皆有一癖、許我敷島道、（徒然草曰、慈圓有名于一藝者、則至僕隷皆養之、有信濃前司藤行長者、通樂舞、初行長仕後鳥羽上皇、上皇使侍臣論樂府、行長誦七德舞而忘其二曲、同列者嘲之、呼曰五德冠者、行長以爲恥、遂致仕剃髪、寄食慈圓之房、慈圓厚遇之、行長作平家物語十二卷、使盲人生佛誦之、行長能知義經之事、故山門及義經之事詳書之、至若範頼之事、逸者多矣、生佛東關人也、排徊武林、聞弓馬之業、語行長以書之、生佛之音聲異人、今之琵琶法師、學其音聲以爲曲節、披葉室系圖、行隆庶子有下野守行長者、曾爲信濃守、然則此人也、行隆之裔、有盛隆者、其子民部少輔時長、亦作平家物語也、世所謂盛衰記四十八卷是也、又長川安德帝影堂、有一本二十卷、與行長時

嘉祿二年
藤頼經為征夷大將軍
僧忍寂旁謀叛
北條時房以其采地行橋公高等功賞

長之所作、猶有異同、琵琶法師之家、又有二流、皆大同小異、

丙戌二年、春正月、癸未、詔藤頼經任征夷大將軍、叙正五位下、（俊兼摘家嫡爵例、）兼右少將、○五月、乙卯朔、戊午、結城朝廣（朝光子、）淺利朝義詣鎌倉告曰、去月二十七日、過白河關、有僧稱禪師公曉者、起兵、臣等擊誅之、其黨與者五十餘人、皆殺之、懸首於金洗澤、其賊魁名忍寂房、自號禪師大將軍、博奕之徒也、（朝光男朝長、繼結城家、朝廣別封于奥州白河結城、為一流之祖、）○七月、北條時房以其所領之伊勢數邑、授橋公高、本間忠貞等數人、（初承久之亂、公高忠貞等、在時房之麾下有功、及鎌倉行擊士之功賞、時房屢舉公高忠貞等之功、然不預賞、故時房分自所

頼經觀草鹿勝負
安貞元年
僧俊芿寂　博学善筆翰

領之邑與之、）○九月、癸丑朔、甲戌、頼經觀草鹿勝負於南庭、（東鑑作鹿形以為的、曰草鹿、）時房泰時、及義村、中條家長等為念人、北條政村、下河邊行綱、小笠原時長、（號伴野六郎、）本間忠貞、三浦泰村、横溝六郎射之、

丁亥安貞元年、春正月、辛亥朔、○三月、丙子、頼經覽相撲十七番、有一法師、城太郎藤家景所獻也、其敵手者、號平太、○閏三月、庚辰朔、僧俊芿寂、歲六十二、（芿性淡泊、不事浮華、所有施利、徧充修營、弘法持戒、寢寐於此、博學有文藻、頗善筆翰、在宋時、寧宗皇帝勅書如意輪呪、芿州人周畧及錢氏、皆蓄其書、碑銘記讚、于求者塡門云、芿歸朝之後、藤道家厚遇之、或屢喚之問佛法、或有時自臨芿房、芿為道家著佛說若干卷、且撰道家日唯心居士、其病時、道家就訪

高麗牒狀來
二位法印尊長自殺
菅周則捕和田朝盛
嶋津忠久卒

之、寄封於泉涌寺、本朝律宗再興、芿之力也、）○夏四月、高麗牒狀來、（東國通鑑、令夏倭寇金州、防護別監盧旦發兵捕賊船二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倭又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潛伏山間、突出斬七級、賊遁、於是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冬十二月、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故遣寅講和、其明年秋八月、朴寅還自日本、寅到日本、諭以歷世和好、不宜來侵、日本推檢賊倭誅之、遂奮和親牒、以來侵掠稍息、）○六月、甲寅、菅周則欲捕二位法印尊長于肥後坊之家、初承久之役、尊長潛出十津河、逃匿都下、及此自殺、又捕和田朝盛、朝盛嘗及義盛之亡、逃在京師、承久之亂、勤王師、王師敗績、而潛在洛外、遂被虜、（尊長者、藤能保之季子、而為法勝寺執行、常侍後鳥羽上皇、講武事、）從五位下豐後守嶋津忠久卒、（本性惟宗、剃髮號得佛、）

改元安貞
僧願性始建由良西方寺
安貞二年

忠久娶畠山重忠女、生忠義、相續領大隅薩摩日向守護職、其弟忠綱住越前國、（稱越前島津、）為一流之祖、○十二月、乙卯、改元安貞、（博士菅資高勘進之、取易坤卦字、）僧願性始建由良西方寺、（初願性獅藤景倫、景倫近侍實朝、實朝以景倫為使入宋、景倫在鎮西、聞實朝之薨、太悲、遂剃髮為僧、號願性、而到鎌倉、得實朝之頭骨、直登高野山、葬之金剛三昧院、政子感其志、以願性為金剛三昧院別當、賜由良莊地頭職、及此願性到莊相攸、四境有嶺、西曰鷲峯、願性卽經營一寺、請明惠上人名寺、曰西方寺、使永平寺僧道元書額、）

戊子二年、春正月、乙亥朔、○秋七月、頼經遊三浦義村田村別墅、時房泰時等數十騎從之、先是義村為迎頼經、新作一堂、長廊通門、其東西栽花草、頼經留

寛喜元年大赦天下

從二位平光盛逝

宿義村使韋士射遠笠懸北條朝直（時房四男）北條實泰
三浦泰村結城朝廣北條時直（時房五男）小笠原時長藤
光綱藤家景等十餘人爲射手佐々木重綱監之泰
村與重綱論事相爭泰村欲射之重綱拔劔欲相鬪
賴經諭止之宴罷義村獻鎧劔弓矢砂金鞍馬于賴經
己丑寛喜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三月詔改安貞二
年爲寛喜元年（卜筮稱長御進之）依天變也大赦天下○秋七
月致仕從二位平光盛逝歲五十八壽永元曆之役
宗族皆滅賴盛獨免其子列廷臣然至卿相者光盛
而已（明月記曰光盛生武士之家有文學之志好而知我朝之故事熱勤其道時輩爲人被朝顯）

藤道家上表辭職

詔書

關白道家女竴子爲女御

藤道家上表（菅資高草之藤行能書之）辭關白及隨身兵仗而不許
詔曰公星辰降精風化施世依門泰之苗緒新授關
白之清塗帝載因茲擁懲民庶爲之愷樂誠是朝之
楷模朕之耳目也而冲遜露款守李老之止足撝挹
浪詞慕芝泥之允容不思衆海之盡淸不顧祖宗之
蹤跡縱有求請之旨何改前授之詔又隨身兵仗不
附本府矣○冬十月賴經遊由比浦觀流鏑馬使北
條朝直足利長氏武田信長小笠原時長等射三三
九四六三之的（三三九四六三者射候之式也）○十一月詔立關白
藤道家女從三位竴子爲女御及其入內外祖前太

寛喜二年勅賴經召瀧口侍士

政大臣藤公經叔祖左大臣藤良平其兄右大臣藤
敎實及諸納言參議等百餘人從之初藤長子退宮
爲令竴子入內也外祖藤公經爲北條氏被重而相
互依賴公經白皇母北白河院先奏授竴子從三位
而後令竴子詣春日社卿相雲客從之至此遂入內
競其行粧（時人謂往年家實執柄最有子納長子未幾長子被廢竴子向衆朝廷雖衰猶家爭立后之私猶古之盛時國家之權既在武家宮闈之廢立任武家之意主上唯垂拱而已）
庚寅二年春正月甲子朔己未勅賴經召瀧口侍士
賴經命小山下河邊千葉秩父三浦鎌倉宇都宮伊
東波多野之諸族以其子各一人爲瀧口之衛士○

鎌倉騷動

泰時以祕計鎭擾亂

二月壬辰晦鎌倉騷動羣士衆曉被甲揚旗競集幕
府既及數百騎不知何事泰時出門自制之不聽泰
時入告賴經曰府門擾亂若有惡逆之徒則乘此時
矣宜愼思之賴經諾泰時以祕計諭尾藤景綱平盛
綱諏訪盛重等率騎兵出門假稱有叛人馳向海濱
於是所集數百騎皆從之比到稻瀨川景綱回馬諭
衆騎傳武州令曰非有叛人唯爲鎭衆人之濫動也
衆皆無叛心則夜中先各可獻其旗於是衆騎皆獻
旗而散○三月癸巳朔賴經召昨夜獻旗之羣士於
幕府泰時諭衆曰昨夜各獻旗其不負公者可也但

無故騷動者、他後宜慎之、而後各隨家紋還授其族、皆註記名字、世以為美談、伊勢祭主大中臣能隆有疾、奏請以其子隆通任祭主、詔欲許之、其族隆繼隆兼等訟曰、父有疾、其子何為祭主乎、臣等宜先任之、時有隆雅者、隆通之兄也、與父能隆有隙、亦奏曰、弟踰兄、何任之乎、下公卿議、衆議紛紜、遂不決、於是隆通獻弘仁長保遷宮祭主不供奉之勘文、遂以隆通為祭主、○夏四月壬戌朔、曆博士奏日蝕、故詔罷更衣、更衣年年之常儀也、自天子至庶人皆改綿衣為袷衣、故曰更衣、殿上御帳亦改為絺、以粉繪之、天文博士奏是日不見蝕、及此其夕詔更衣、癸亥、前

源雅清逝

鎌倉大雷、後藤基綱從者即斃

參議源雅清逝、歳四十九、雅清者通資之子也、少仕朝廷、能勤公事、家清貧、其性放達、善倭歌及翰墨、且好作詩、嘗為佐渡上皇之近侍、及帝即位、後高倉法皇以其有舊勞推擧之、執内奏之權、浴吏務之恩、及法皇崩、致仕隱于多武峯、藤定家為知己、聞其沒、嘆惜曰、雅清性能奉公、不恥仲由之縕袍、○五月壬子、天台座主良快兼實子青蓮院任大僧正、其餘權僧正一人、大小僧都十人、律師八人、法印四人、法眼五人、法橋六人、並置之、愚管抄曰、古任僧綱、擇其人、至後白河帝御宇、僧正八前官當官不過五人、後鳥羽帝御宇既為十三人、其後逐年彌多、律師以上僧綱百五六十人、且有百法橋、○六月、鎌倉大雷、震幕府門廊、後藤基綱從者即斃、時房泰時諸執事議曰、雷震幕府者、怪事也、將軍公可避居乎、卜其吉凶乎、如何、彈正忠清原

北條時氏卒

季氏曰、舊例未聞此事、宜卜吉凶、昔延長八年六月、霹靂清涼殿、固非常之事也、然帝居不移、唯暫避御常寧殿耳、隱岐入道藤行村曰、延長之例不吉也、不踰年而帝崩、其御常寧殿者、非移帝居而何、助教中原師員曰、故右大將公之征東奧、雷震軍營、承久之亂、故右京兆廚霹靂、皆吉也、由是觀之、今震者亦吉也、敢非怪災、駿河前司三浦義村、問注所執事三善康俊、政所執事藤行盛僉曰、吉凶難決、卜之可也、戊寅、修理亮北條時氏卒、年二十八、泰時往年喪時實、繼哭時氏、不堪悲嘆、然不倦政務、時氏娶秋田城介

關白太政大臣藤基房薨、作松門鏡秘藏篋中

景盛女、生四男、長曰經時、次時頼、次為時、次時定、至此泰時以經時為繼嗣、○十二月丙戌、致仕前關白太政大臣藤基房薨、歳八十七、號松殿、法名善觀、號菩提院、又號中山、住嵯峨、又稱木綿禪閤、基房少而好文、二條帝行内宴時、基房年少獻詩、人稱其穎悟、以兄基實早薨、傳忠通之業、精通朝議、作松門鏡秘藏篋中、後傳之其弟兼實、初後白河上皇使畫工繪年中行事、詔基房校閲之、基房熟覽之、有誤貼片紙於其旁、自書糾之、上皇大悅、不改圖之、詔曰、依此人自書旁訓、此編彌為奇珍、遂藏蓮華王院秘府、基房多男、長前攝政師家、次前左大臣隆忠、次大納言忠房、次故權中納言家房、其餘為僧者、承圓為天台座主、行意為三井長吏、實尊為興福寺法務、聖尊仁慶最守並為大僧正、慈寛尊豪尊澄良觀並為法印、道弘為仁和寺大僧都、有四女、長嫁藤高能、次壽子為後京極攝政夫人、次為官女、次為八條女院侍女、並叙從三位、

寛喜三年
定家閑吟
泰時令諸國定五丁修率法
泰時示諭重時之制度

辛卯三年、春正月、戊子朔、癸巳、從三位藤爲家、藤家滿、並叙正三位、正五位下藤賴經叙從四位下、少將如故。是日雨、藤定家年七十、閑居冷泉家、吟曰、風雨晴陰雲不定、閑人徙臥晝猶眠。○夏四月、泰時令諸國定承久亂後、郡鄕莊保新補地頭之所務、五丁修率法、又遣使六波羅、示諭重時曰、洛中諸社祭、非職輩、好武者、宜停止之、強盜殺害之人、其巨魁者、可斬其與黨者、附京師鎭西之羣士、而可錮送之、若盜犯人之過小者、其贖罪可一倍所盜、其餘罪重者、縱然刑其身、莫殺其親戚之不與者、若乃謀叛夜討、輩不可宥之。○九月、庚戌、盜襲越後守北條

盜襲北條朝時名越第

朝時名越第、時泰時在幕府議事、聞之、卽馳馬到朝時第、時房等、羣士亦從焉、朝時之他不知寇盜之入、其留守者拒之、捕凶徒者多、泰時使從士先至、聞其平安、半途而歸、平盛綱諫泰時曰、閣下身負重任、縱雖國寇、先馳使監之、而可使臣等拒之、況於穿窬之徒乎、何輕馳駕自視之哉、臣恐世人有倉卒之譏也、泰時曰、汝言然矣、但聞同胞之家有寇、束手徒見、誰不譏之、然則在重任何益矣、朝時遭寇也、自他人見之、則爲細事、我同胞而所思不異、建曆承久之危難、盛綱低首無對、三浦義村在側、聞之垂淚、感其友愛

朝時聞泰時忠親之言以爲子孫之戒
中院上皇崩於阿波國卽土御門天皇

之情、而義村語人曰、盛綱所諫者忠也、武州所陳者親也、道並行不相悖矣、聞者賞嘆之、朝時聞泰時之言、寸衷銘肝、作誓狀曰、我家子孫至武州之裔盡忠無貳、於是藏其狀于鶴岡別當坊、且別作一狀、深收巾笥以爲子孫之戒。○冬十月、中院上皇崩於阿波國、歲二十七、藤家隆女小宰相、爲上皇妃、而在阿波、及其崩、著服作倭歌、太悲之、上皇器物遺書、傳送京師、承明門院見之、慟哭悲嘆曰、嗚呼我生多憂、又聞此哀、唯恨不先上皇沒也。上皇昔以嫡嗣被天性正直、中外懷之、其無故而讓位、不預事、而蒙塵、擧世皆悲之、謂玉石倶焚之類也。其所製倭歌、曰中院御集、稱阿波院、後改奉諡土

貞永元年
栂尾高辨寂

御門天皇。

壬辰、貞永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隱岐法皇嘗在京師、使繪書工描朝覲行幸圖、賜賴經、及此賴經閱京師有朝覲之儀、擧其圖卷見之。○栂尾僧高辨寂、高辨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八重國、嘗爲高倉帝衛兵、貴二親谷、詣佛祠、求子、母夢有人授柑子、其妹適並枕臥、覺而語之、妹曰、我又夢人與我大柑二顆、姉曰、我當得便、被奪妹之所夢、不徒耳、尋而有孕焉、承安三年、正月生、形貌瑞麗、甫四歲、重國戲以烏帽安頭曰、如是美兒安得早長成加冠巾、登社途、時見私念、我慕僧儀、不顧官爵、若以容質拘之、不如毀貌、即自投庭下、傍人以爲失脚、扶抱之、兒不果志、畜憤不懈、亦近火爐、欲以火箸爇其面、先試着左臂、熱痛不可忍也、即止而泣、稚孩勵操多類此、九歲、父母繼亡、遂剃髮、隨高辨到京師、赴仁和寺、時高雄僧文覺頗御室、奇辨之骨相、強請携歸、辨唯以讀經習書爲業、不營他事、及十六、覺歸神護寺、課侍童成匠事、辨厭之、抱經蹔深山、盡則歸寺、把給匠之飯、養十七八人之所供而入

泰時問治國安民之道於高辨

山、隔日不食、臨飢亦如初、文覺怪以爲神也、有同門光音者、與辨善、一夕辨語光音曰、我住深山、心太清淨、子來見月乎、光音諾、於是相伴沿清瀧川入山一里許、有奇石古松、辨指曰、我想此石伽藍之舊礎也、我有懷舊之心、常坐此上、名曰定心石、石傍有松一株、便于座禪、名曰繩床樹、我常以之爲居、光音從騰、清談坐久、風寒、辨出筆帋、與光音鋪之、光音怪焉、辨道之、其舊蹤復院宇、號栂尾寺、辨談通兩部密法、又受俱舍賢首宗、民部卿長房語曰、弟子頃請金師子章、未明其旨、願公加註釋、辨乃撰光顯抄二卷付之、辨善倭歌、作自遣心集、承元二年遷紀州於内崎山、創伽藍、四年又歸栂尾、辨栽茶於此山、其産爲上品、也、稱辨曰明惠上人、初泰時在洛與辨談法、且問治國安民之道、辨曰、譬諸良醫能診脉以知病源、而調藥蘇艾愈其病、凡治天下亦然矣、唯在知亂源也、亂源在慾、一慾萌則萬禍成、太守宜念之、泰時曰、我嘗知之、然使

勅命藤定家撰新勅撰集

人人無慾者太難、如之何、高辨曰、太守一人無慾、則萬民皆化之、猶有以慾訴者、則宜自省以自恥、古所謂其身直則影不枉、其政正則國無亂、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皆應之、善無慾也、周文之德化、廣覃民、皆讓畔、於是虞芮之訟自止、天下之民皆歸之、以一人無慾也、今太守能如此、則天下之民皆然矣、泰時服其言、○六月、勅召權中納言藤定家、參内、藏人頭右中將源資雅傳宣、重命撰上古以後倭歌、定家雖老不能辭之、稱唯而退、初定家列新古今集撰者五人之内、羣議不相合、且其時攝政良經總裁之、其後後鳥羽上皇販捨之、慈鎭亦預議之、故往往有不

泰時連署誓書禁私曲

成敗式目成

泰時寄式條於六波羅之書

滿心、都至此、一人擧以執筆、異議者、此集名新勅撰集、○秋七月丁亥、太白犯東井、泰時時房會預政者十一人、連署誓書、禁私曲、攝津守中原師員、前駿河守三浦義村、前隱岐守二階堂行村、前出羽守中條家長、加賀守三善康俊、前民部大夫藤行盛、左衞門少尉後藤基綱、大和守三善倫重、玄蕃允三善康連、相摸大掾佐藤業時、前左兵衞尉齊藤長定、凡十一人、與評定衆相摸守平時房、武藏守平泰時、爲理非決斷職、署名于十一人之後、○八月、泰時成敗式條成、凡五十一條、以令政所諸職及諸國守護地頭討論是非、同守此法、○九月、泰時寄式條於六波羅、與書重時曰、凡天下萬機之政、有是非利害之難辨者、以權衡不平繩墨不正也、故強者誣則弱者藍、倭者擧則賢者作、無他、聞者之過

也、從古然矣、宜斷決是非、明察利害、我常懼輕重長短隨人而乖誤矣、將軍憂之、命諸執事者議幕府之政、而作式條、令寄之、若乃此條不從律令之文、恐有法家之疑也、如律令、則東邊鄙邑千萬之中、無一人知之、凡民之蚩蚩、雖如穿窬夜討、知犯則遭刑、而猶謀之自陷者多、況犯不知之法乎、犯則急之以律令、於是犯者忽迷、譬似陷之坎穽、故自右大將公以來、成敗之政、世不用律令、猶然矣、所以作此條而教下者、不過使人臣忠于君、子孝于親、婦順于夫、而擧枉措直、賞善罰惡耳、是安民成俗之道也、想夫朝廷諸

官談律令者定朝邊鄙之人所論爭然斷決是非者以此式爲權衡繩墨則無誣蔽之過乎故令諸國守護地頭既各附與一篇以正其輕重曲直若有漏脫者宜補之泰時改式條之名爲式目而又寄書重時曰曩者所寄之式以定天下之政執筆者各曰式條恐有僭名之譏故改爲式目乃作此條者雖無法書之所據而唯從道理之所推記之先是以無如此之式故聞訟者或不辨是非而隨人強弱訟事者或裁斷既定亦再訟之姦詐由是而起焉今此成敗之式欲使執事者不論貴賤決斷無私也若違法家之教

藤定家奏覽新勅撰和歌集
帝禪位于皇太子秀仁
尊帝爲太上皇
泰時救饑

者或有之矣然律令格式者非知字之人不能通其義不知字者見之則如盲人觀物而已今下民知字者殆希誰能辨律令格式乎使凶民易知者唯在此式也敢非換舊式之條若有法家之人謗難者卿宜陳之○冬十月權中納言藤定家奏覽新勅撰倭歌集（増鏡曰此時定家聞帝有内禅之意奉勅未幾終功奏進云云）○帝禪位于皇太子秀仁時二歳以後高倉法皇女利子内親王爲准母命關白藤教實攝政尊帝爲太上皇（時人流言昔近衛帝三歳六條帝二歳而即位皆在位不久今新帝生於廢帝之故宮而二歳受禪事皆不吉也）○十一月饑泰時施米九千石于貧民賑之連年多災變民饑泰時太慈之屢救荒周急爲安撫民人之計美濃國饑殊甚泰時免今年田租且使平出春近等造賑倉於株瀨河驛問慰來往流落者及饑人而有其鄉里親族者皆計行程之日與之褁糧若欲停住者附之莊園民皆服其仁慈

執政
攝政藤教實
藤道家
藤道兼
太政大臣藤良平
左大臣藤良實
右大臣藤實氏
藤實親
藤實經
内大臣源定通
藤基家
藤家嗣
藤家良
藤

四條天皇

（諱秀仁後堀川帝子母藻壁門院藤原氏攝政道家女在位十一年改元六曰天福文暦嘉禎暦仁延應仁治崩壽十二葬泉涌寺）

癸巳天福元年春正月丙午京師諸官家家競覩猿樂來往成市（藤定家對月夜坐遠近諸第鼓笛罍觴定家獨嘆曰今朝家風俗頽廢家家耽貴賤歡猿樂剗山剗水皆競豪奢以成風俗如我碌碌獨醒不視舞不聞謳又家清貧乏琴酒之友唯對早梅之花以遣幽鬱之懷耳）○三月上皇在内大臣藤實氏富小路之第與中宮竴子及前關白道家攝政教實等分左右爲貝合之戲賭以畫卷其畫或分十二月以古人之和歌繪之或以物語之故事描之凡三十餘卷

兼平、

上皇好畫

中宮勝藻璧門院

齟櫃羅列、中宮之方輸之、上皇、近臣及宮女請賭、(中宮命藤定家撰蜻蛉記、更級記、狹衣、寢覺、御津濱松、心高、東宮宣旨、左右袖濕、朝倉、御河末葉、露、海人苅藻、玉藻遊等物語、且闕源氏繪之、宜秋門院、殷富門院、官女藤隆信女、及前關白道家、各妙書法、故書其詞、人皆以為珍、)上皇好畫、常使藤信實寫北面下臈之真、以為戲、一日大夫尉永親著敝白袍、侍北面、其貌甚異、上皇召之、使信實寫貌、永親即佩太刀來、畫成、有勇容、人感其敏捷、○夏四月、乙亥朔、戊寅、詔改中宮藤竴子、稱藻璧門院、初詔公卿議院號之事、左大辨平範輔難曰、藻璧門者、壁與璧其字自古未決、如何、權中納言源具實曰、作玉是也、攝政教實詰曰、其說出

下河邊行秀遺一狀泛海不歸

何書乎、具實無答、然道家既定此號、故不改之、辛未、紀伊國糸我莊告鎌倉曰、有智定法師者、三月七日、藏小舟、以釘鎖扉、不漏日月之光、自禁錮其中、放舟于熊野那智浦、而謂赴補陀落山、唯貯三十餘日之糧、而對孤燈耳、以其所書之狀呈泰時、泰時携其狀請幕府、告賴經曰、智定者下河邊行秀也、嘗從右大將公獵那須野、有大鹿衝列卒而走、命行秀射之、其矢不中、鹿小山朝政斃之、行秀以為恥、自薙髮于獵場出奔、不知行處、聞近歲在熊野山、日夜誦法華經、嗚呼今遂至於此、泰時昔為弓馬之友、可以悲嘆焉、

前攝政從一位藤基通薨

藤家隆撰三十六歌仙

藻璧門院崩

即使周防前司親實讀其狀、皆行秀一生之事實也、聞者憐之垂淚、癸酉、前攝政從一位內大臣藤基通薨、歲七十四、(基通自治承至建久三居執柄之職而三罷、至承元致仕、既二十餘年、而見其子家實居職、孫兼經任槐、至此而終、號普賢寺、凡近衛殿一流、皆以基通為祖、)○六月、洛中有賣扇女、其扇皆書曰、七月二十二日、天下可滅亡、不知何人之書、人皆以為訛言、一官士得其扇獻上皇、○秋七月、勅前宮內卿藤家隆、新撰歌仙三十六人、(權大納言藤高實亦撰歌仙三十六人、使藤信實繪其真、家隆撰其歌、)○九月、己未、藻璧門院藤竴子產皇女、而產後之病革、前關白道家大驚、使陰陽師卜之、皆曰、有邪祟、其繇不吉也、道

文曆元年

天皇幸法勝寺行法華八講會

改元文曆

家祈神社佛寺、万方無驗、出所藏之寶悉焚而祈之、上皇亦大驚、然依羣臣之上言、避居近衛殿、命諸僧徒祈之、遂崩、歲二十五、上皇及道家皆大哀嘆焉、(藻璧門女院侍女民部卿典侍者、藤定家女也、及女院崩、大悲作挽歌、遂落飾為尼、)○冬十月、壬午、權中納言藤定家致仕、

甲午文曆元年八月、詔法勝寺僧徒行法華八講會、天皇行幸、羣臣皆素服從之、觀者如堵、(五代帝王物語曰、或謂天皇幸法勝寺、攝政教實從車駕之右、天皇覽故藻璧門女院在九重塔之第三層、天皇大驚、密詔教實曰、汝見之乎、對曰、玉姿如舊、他人無見之者、)○十一月、改元文曆、參議兼皇后宮權大夫藤基氏致仕、(剃髮號圓空、)基氏以先皇之叔

嘉禎元年

僧圓爾入宋

勇、故頻登顯要、以列卿相、至此追慕先皇、至其影前薙髪、其兄基宗保家、共受持明院、稱號基氏、別立家號、曰園、曾爲撿非違使別當、故時人稱園別當入道、有割魚之癖、達奏刀之術、嘗每日割鯉、至百日、擧世皆謂無雙庖丁也、

乙未、嘉禎元年○夏四月、僧圓爾入宋、圓爾名辨圓以字行、姓平氏、駿州藁科人、母祝氏、建仁二年十月生、適新雪舖庭、明年冬天雪、兒指雪問母、是何、母曰雪也、兒曰、我誕時有此雪、圓爾五歲時、母祝氏詣郡之久能山堯辨、以附其兒、過十齡、早學台教、十八薙髪於園城寺、登東大寺戒壇、經年而歸、久能山有見面闍梨、蘊密宗之秘印、見

爾欣然而全付焉、益參微、與爾游相陽、寓壽福寺、住持行勇、勇是仁之徒也、爾講叙姪之禮、勇請待甚渥、亦了心者、其徒之彦也、精首楞嚴、啓講於客位、爾預聽、屢加難問、心煩解答、爾思念、其東方學者、以心爲魁、而淺易如此、我其誰寄哉、不若入宋地、自是企遐渉之志、謁鶴岡八幡神祠、開八講席、講衆以爾之深教乘延爲證義、有賴憲僧正、園城之義虎也、時稱三井大鏡、與爾徵語、憲屈、爾笑而曰、久聞大鏡、是鏡非鏡者恐瓦乎、一會作色、憲顧衆曰、莫誇也、是智人之言、又指我痕瑕也、爾有大志、四更涼燠、及此泛海、十寅名而著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攝政藤道家在直盧、初行除目、參議菅爲長預其事、以藤定家爲古老、往問承久舊例、定家以舊記示爲長、時定家致仕、在嵯峨小倉別莊、莊中有寺、號中院、使僧賢舜居之、賢舜請定家題倭歌於障子、色紙、定家撰天智天皇、柿本人麻呂、以下

定家因僧賢舜請撰百人一首

八幡神人訴南都爭瀆之事

至家隆雅經百人之歌、各秀逸者一首、自書之、後號百人一首、行於世、定家嘗與諸卿承詔撰新古今、時定家居喪、故其撰多出他人之手、華而無實、定家以其不稱意、爲遺恨、及作新勅撰、捨華摭實、此百首寓其意、或謂後鳥羽帝自撰古今歌人百人之作、遡時代不同歌、余以定家配元良親王、定家見之不悅、嵯峨問人曰、元良何人乎、其意遂不解、至此以已意撰歌、作百人一首、○閏六月、乙巳、八幡神人欲捧神輿入京師、訴南都爭瀆之事、詔大夫史小槻季繼爲使止之、神人拒之、不能入、季繼空歸、勅譴責別當幸清、幸清謝、以神人不承制、於是神人捧神輿、下宿院、祭時下輿之別館、號宿院、天皇大驚、以藏人頭藤爲經等爲勅使諭之、而不聽、幸清奏曰、不附賜領地、則神人之訴不止、

閏月以後晦日行大祓之例

議下公卿、攝政道家、前太政大臣公經、内大臣實氏、權大納言源通方、權中納言源具實、藤賴資、參議菅爲長、各議之、僉曰、石清水神輿入洛之事、無舊例、猶遣使聽訟斷之、而可也、時大納言源雅親、權大納言源通方、詣石清水、見彗星降於神輿之上、雅親通方驚懼、奏之、○是月、庚寅晦大祓、去月晦、賴經使藤定員問有職者及陰陽師等曰、六月祓有閏則何如、河内前司源光行曰、按令義解、閏月行祓者明矣、且舊歌所謂後晦日、爲晦日矣、故治承四年、建久八年、建保四年、共用閏月、諸職者從之、安倍資俊曰、兩月行

叡山僧改補日吉神人故有事

日吉神人捧神輿入京師

我亦有舊例。然賴經不從之、遂及此行。於是月叡山僧改補日吉神人。神人皆住近江國高嶋郡。其新補之者、公役之農夫也。地頭職佐々木信綱（剃髮號虛假）欲止其新儀而復舊、諭掌事僧親嚴。親嚴不肯。事未決、信綱有召到鎌倉。時信綱次子高信、監修勢多橋、遣使課高嶋郡之役夫。新神人爲對捍、與僧徒共拏攫、高信之使相爭鬪。高信之使斬神人。於是叡山僧徒大怒、訴朝廷、請罪高信。○秋七月甲申、叡山僧徒以所訴未決爲遲、與日吉禰宜捧三社神輿入京師。詔北條重時、北條時盛、使群士拒于近衞河原。右衞門

將軍賴經奏京師狀

泰時命重時於六波羅處斷邪魁

尉遠政、右衞門尉遠信、先進擊殺僧徒神人。於是僧徒大起、頻訴之。重時馳使告鎌倉。賴經奏京師曰、日吉神人所訴者、重時時盛既告之。故向者諭座主親王、謂高信若有罪、則可從僧徒神人之請。乃神人所訟不糾是非、則濫訴不絶。宜明斷之。然僧徒不仰聖斷、且不待東關之告諭、恣動神輿、漫驚天聽。皆濫惡之所致也。高信遠政遠信等、從其請可放流之。如僧徒、按撿其狂邪之魁、而不戒之、則他後不得懲其惡也。泰時命重時於六波羅曰、凡殺人者、武人則可附使廳以按斷之。凡犯過者、不可叨當大辟。若夜討強

賴經奏制禁唱念佛宗僧

加藤景義與兄景朝

盜不可免者、可大辟。其連坐者、可流於夷嶋。且聞大番衞士交替有緩急。故前衞者太苦之。向後有遲來者、可加課。二月之後、又令諸驛家。曰有故事急馳者、恣取來往之馬乘之。固民之所愁也。向後諸驛別置乘傳而可備急矣。賴經奏京師曰、項年黑衣僧稱念佛者、横行都鄙、充滿街陌、往有語屢禁之、而猶不止時。下宣旨可制禁之。（頃年、源空之徒滿都鄙、唱念佛宗、勸化男女。其中有辨長者、空弟子之首也。筑紫之産也。入洛就空而學。其後歸筑紫、建善導寺。既而改號光明寺。自是淨土宗遍西國。辨長一名辨阿、號聖光上人。其餘流稱鎮西派。長弟子良忠、號然阿、下來鎌倉、建光明寺。是關東淨家之始也。）○八月辛卯朔。辛亥、加藤景義與兄景朝爭伊豆

爭地頭職

國牧鄉地頭職、相訴。賴經自聽其訟。時房泰時、及評定衆中原師員、毛利季元、三浦義村、中條家長、三善康俊、藤行村等、陪左右、使圖書允淸時按問之。景義曰、牧鄉者、故伯父光員之所領也。承久亂後、賜亡父景廉。景廉與景朝有隙。故景廉作遺記、讓臣爲嗣。然父沒後、景朝欲奪之。景朝陳謝曰、臣何與父有隙乎。是景義之狂誕也。嘗景廉領牧鄉、故二位尼公賜書於景廉、謂此鄉可傳子景朝。於是賴經使群臣議之。僉曰、景義之言不詐。景朝出二位尼之書獻之、與其言不違。泰時信之。賴經遂以牧鄉授景朝。庚午、三浦

義村為長尾光景請賞功

改元嘉禎

嘉禎二年

法皇勅舊臣作和歌以為八十八番歌合

義村請賴經曰、長尾光景建暦承久之後共有功、然漏其賞、聞鎮西有強盜、其領若沒收、則宜賜光景、賴經命後藤基綱、基綱時掌賞功之事、賜祿光景、時人責義村、貞永式目既載不可望未斷闕所之條、義村為評定衆、以私枉法、何哉、癸未、改文暦二年為嘉禎元年、

丙申二年、夏四月、隱岐法皇聞京師之事、鬱々歎息不止、自怨年華之積、唯詠倭歌以遣興、頃日自揭倭歌十題、朝霞、山花、郭公、萩露、夜鹿、時雨、忍戀、久戀、羈旅、山家、而寄京師、勅舊臣各作倭歌、前内大臣藤家良、前大納言藤忠信、權大納言藤基家、從二位藤家隆、正三位藤信成、侍從藤隆祐、從三位藤親成、及雲客藤長綱、源家清、藤秀能、藤友茂、善眞、及官女小宰相、下野、少輔等

皆競獻歌、法皇亦詠之、為八十番歌合、自作判詞、其山家御製、思水無瀨月之荒涼、以寓其意、而為其左、家隆之歌、仰望未見之嶋、而敘其閑居之衰情、以配其右、法皇判之、自為左勝、謂左右共能詠山家之閑趣、然其想像未見之嶋、不如唯思慕舊居之情深耳、○十二月、甲申朔、己丑、賴經召陰陽師等、勘歲末年始雜儀之日時、且問煤拂之事、安倍文元對曰、新築者三年不掃煤、是例也、安倍親職、安倍晴賢僉曰、臣等未聞此例、如新築自無煤、故然矣、若乃有煤、則豈不掃之乎、賴經止煤拂、

嘉禎三年

藤原家隆逝、世稱壬生二位家集号壬生二集

丁酉三年、夏四月、從二位前官内卿藤家隆逝、歲八十、堤中納言兼輔之裔、猫間中納言光隆子也、光隆別號壬生、故家隆繼其家號、自少好倭歌、及四十初有名望、而以倭歌鳴、與定家為伯仲、時人習倭歌者、以此二人為師、一日攝政道家招家隆、問曰、今好倭歌者多、其第一之最為誰乎、卿勿隱所思、家隆曰、難辨、道家強問之、家隆所對如初、而辭去、遺其懷裏之小帋、道家披帋見之、書定家中秋之歌、曰、明又秋半可過、傾月匪惜之耳、道家於是知家隆之意、且感乎日所嗜之深、後道家問定家亦如家隆、定家無對而

家隆折花被捕、乃詠歌贖其罪

及歸、微吟曰、鵲之渡乎、何處夕霜雲上自星嶺之懸梁、定家辭去、道家再誦其所吟之歌、則家隆冬山霜之歌、而建保五年、朝會之作也、於是又知定家之意、二人之長倭歌如此、家隆有子、長曰隆祐、少通倭歌之道、定家作新勅撰、曰隆祐之歌者、其少時不恥父老、太多、故不多載之、隆祐聞之怨曰、老年而多、則何不載少時之歌乎、次長清、次家祐、次忠氏、次僧隆尊、在三井寺、及中年遯世為行脚之僧、赴東關、過近江之小村、日暮宿貧民之家、及明辭去、主人供以飯、其盤鋪以片紙、書倭歌寓貧窮之意、隆尊憐之、與答歌而出、及東關、偶過一士人之家、櫻花爛熳、隆尊佇立變之、遂折一枝而去、士人窺之怒呼曰、法師竊花、可捕之、其僕從奔追捕隆尊、隆尊以為不幸、詠倭歌曰、白波名立吉野川、花故況身更不恨、士人聞之感其志、引座厚遇之、以為倭歌之師云、次僧慈隆、在延暦寺、為律師、有女長曰宰相、仕道家、次曰小宰相、為土御門帝之官女、皆能倭歌、

僧行意夢見二鬼、鬼唱歌、即家隆之歌也

家隆寄源通光和歌

鶴岡放生會頼經詣宮

時頼學射禮於海野幸氏

憲清議射禮憲清卽西行

家隆少而號坊城侍從、娶寂蓮女、其家西行法師讓校卿嘗濯川歌合、宮川歌合於家隆、判其爲倭歌基之秀也、事見西行傳、家隆珍之、以傳其女小宰相、基房子僧正行意、患痾擔危篤、讀忘貴毘沙門堂帳中見一鬼之招行意、行意援鏤歎之、鬼唱倭歌曰、長月十日節、三日祭、判汝着矣、月蓬哉、訓慰原曰三月原其色洋洋、益其耳銘所而覺病、愈矣、行意吟其歌、則建保年中、九月十三夜、禁中百首之會、家隆所詠菊月之歌也、於是知家隆妙語、鬼神亦知焉、後鳥羽上皇勅定家、家隆等撰新古今、上皇與後京極攝政良經議之、良經奏曰、家隆者今之人丸也、陛下宜學彼歌、家隆七十七、時七ハ、奇彼歌而內大臣源通光聞不堪根、七十七遂七月七日、通光皆答歌、稱其奇遇、世稱家隆曰壬生二位、故其家集三卷、號壬生二集、今行于世、家隆精于傳字論墨、倘有大作者、患世珍藏之○八月癸亥、鶴岡放生會、頼經詣宮、三浦義村曰、承久元年、故右府公有事、自是而後、以帶劍之人備其不虞、令乏勇敢之人、可使臣兒輩從之、於是令其子泰村、家村、資村、胤村從頼經之後、甲子、頼經詣鶴岡、觀流鏑馬、北條時頼、後藤基綱等爲射手、河津尚景、佐々木氏綱立的、吝極華美、先是、時頼欲射流鏑馬、泰時豫使時頼受射禮於海野幸氏、幸氏感時頼之正容、泰時請以幸氏爲時頼之師、幸氏謙辭之、然皆幸氏仕頼朝、爲射手八人之列、而能知禮、故因請、不許、幸氏不得已曰、今觀其射及挾箭把其弓、皆非無斯儀、故右大將公使群士議射禮、皆謂然也、獨佐藤憲清入道曰、流鏑馬之禮、斜把弓、則其容如引而有威儀、直把者、似不引而有遲姿、頗爲非禮、右大將公感之、下河邊行平、工藤景光、和田義盛、望月重隆、藤澤清親、諏訪盛隆、愛甲季隆等皆服其言、此一事宜改之乎、三浦義村聞之、嘆賞曰、我嘗仄聞之、卿能知之、泰時太悅、問幸氏以弓馬之事、幸氏談流鏑馬、笠懸、草鹿等諸禮、義村召諸子聞之、於是時頼射禮日進、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六　四條　三九

何不成舍藏

曆仁元年

藤道家祝髮改名行惠

戊戌、曆仁元年、夏四月、乙卯、前關白家實上表、辭准三宮竝兵仗、不聽、庚午、藤道家祝髮於法性寺別莊、改名行惠、惠或作慧、飯室前大僧正良快爲戒師、法印成深唱唄、印圓剃之、攝政兼經、右大臣良實、權大納言頼經等諸族皆來會焉、此後道家猶屢入朝、而專威權、其行粧太盛、常所乘之車、繡以蓮花、觀者駭目、時人謂、凡剃髮之人入朝者、唯御室關白道長、平太政入道清盛二人耳、而後今有此人也、前相國公經者、道家之岳丈、而頼經之外祖也、前關白家實者、與道家姻家、而攝政之父也、故倶執朝權、當時朝政皆出此三人、公經與鎌倉將軍世有舊因、泰時等亦重之、時有威望、恣以名山勝水爲我有、而卜天王寺、吹田、槙嶋、北山等地、爲別莊、奇石珍木羅列、園沼爛館涼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六　四條　四十

何不成舍藏

賴經宴藤良實之第

朝村妙射

朝村朝光季子、号細戸十郎、

臺峻宇層樓、盡美極奢、人皆畏之、如夏日、時三條前相國藤公房亦致仕、剃髮在家、其性白痴、公經饗其諸族於今出川第、公房亦會之、乘車入中門之廊、手自把草鞋著之、上堂進到公卿之座、猶不脫鞋、傍若無人、諸族皆相目而含笑、如此之類不少、故無成望、世人呼曰不可畏之太政入道、○五月庚寅、賴經宴右大臣藤良實之第、幼弟福王亦至、福王籠小鳥愛之、誤放飛去、上庭橘之梢、福王周章惜之、侍臣遽走庭前、欲捕之不能矣、有一雲客、謂將軍公之從者、皆勇士也、使能射者取之可也、福王請賴經、賴經不能沮之、命結城朝村、朝光季子、號細戸十郎、曰、汝射此鳥勿殺之、朝村携弓與蟇目箭、傍橘樹窺之、鳥遷枝而鳴、葉密枝繁、僅見其鳥而太

藤師家薨

難射、朝村以鏑刀削去蟇目之目柱二、蟇目之中有小柱、曰目柱、而窺遠樹下數矣、觀者怪之、皆屬目、朝村遂放箭、鳥聲忽止、箭落庭上、朝村執箭獻之、鳥在蟇目之中、○六月甲辰朔、戊申、賴經詣春日社、諸將羣士從之、三浦義村爲前騎、時房泰時率數百騎爲後衛、壬戌、賴經爲洛中警衛、命武士等燒燎於街衢、國俗謂燎爲篝之、國字曰辻、衢四達之地也、此後稱洛中武士曰某地篝辻者、燒篝分衛辻者也、所謂洛中四十八箇所篝者、始于此也、○冬十月乙巳、前攝政內大臣藤師家薨於天王寺、師家壽永年中、幼而暫攝政、未幾而罷、閑居五十餘年、至此歲六十九、基房師家二代之後、松殿之家無顯卿、家退隱天王寺、

改元延應

白虹貫日

遁故、稱天王寺殿、多男、其中基嗣仕至亞相、實嗣仕任少將、其餘九人皆爲僧、居叡山者號承澄、工于丹青、此後家門彌衰、師家孫兒左大臣隆忠、子基忠、至二位中將、敎忠至三品、其餘無昇卿相、而子孫遂絶、其傳家之物、佚於九條家、

己亥、延應元年、二月辛丑、改元延應、辛巳、日有重暈、天文博士安倍忠尚及良元、季尚等奏之、安倍晴繼奏曰、白虹貫日、安倍家氏曰、交暈也、詔大藏卿菅爲長、大外記清賴等議之、爲長獻勘文曰、後漢安帝陽嘉二年正月、白虹貫日、郎顗奏曰、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者犯大陽也、見于春者政變常也、由是觀之、暈即虹也、賴尚所奏者亦然矣、藤賴經聞

法皇崩於隱岐

西面平時實、獻隱岐法皇歌

之、問安倍維範、及泰貞晴賢等、皆曰、重暈也、中原師員曰、晴繼所奏是也、壬戌、元曆法皇崩於隱岐、歲六十、侍臣藤能茂等奉葬之山上、能茂奉懷御骨還京師、葬大原法華堂、修明門女院不堪慟哭、奏請以水無瀨舊殿屬法華堂、法皇有所愛之桐硯、以桐木作之、以爲法華堂之遺物、法皇長於歌管、敎又能神樂及蹴鞠、集催馬樂、自撰梁塵抄、有西面之士平時實者、自少爲近侍、及幸隱岐剃髮、號西音、隱於水無瀨殿、呼作五十首倭歌、附藤友茂獻之、其一首謂荒殿者來先流水無瀨川月獨淸、法皇覽之、且嘆且賞、自書批評賜西音、法皇崩後、西音常拜其震翰、初法皇勅木工權頭藤孝道新製琵琶、承久亂後、附之孝道、及幸隱岐、使侍臣寄書於孝道、問琵琶、孝道作倭歌獻琵琶、○秋七月、癸卯、詔追謚隱岐法皇、號顯

仁治元年
伊勢大神宮外院火

德院。○八月、賴經繼室藤氏（號二棟御方、又稱大宮、大納言定能孫、中納言親能女）有娠、命僧正源成、陰陽師安倍維範、祈其平安、且供養百部金光明經、祈天變及繼室之產事也

庚子、仁治元年、十二月、庚午、伊勢大神宮外院火、諸禰宜等奉神體及神寶、避火于御裳濯河邊、丁亥、詔參議左大辨藤忠高、率大中臣氏、忌部氏、卜部氏、詣伊勢、問火災于諸禰宜、曰、嘗承曆之年外院火、然不奉神體出於外、今所燒者僅一宇也、倉卒奉出神體者何哉、禰宜對曰、焔熏內殿之第、撲滅之間太急、故奉出神體、又問曰、神體還宮者、盍奏之乎、且各其昇殿所服者何哉、對曰、衣冠也、忠高歸京師奏之

仁治二年
泰時詠落花述懷
海野幸氏與武田信光爭境界、泰時聽訟正明

辛丑、二年、三月、甲辰、泰時聽訟於政所、事畢衆士皆退、泰時獨見庭上落花、嘆生涯之事、作倭歌曰、事繁世俗懶不知花落春、癸丑、海野幸氏與武田信光爭上野三原莊、信濃長倉保之境、泰時聽訟、從式目決之、以幸氏為勝、鎌倉流言信光以訴之不利、含恨欲寃泰時、泰時聞之、語人曰、顧人之恨不分理非、則於政道不得其正、怖人之寃誣枉為直、則又得私諛之謗、嘗建曆年中、和田義盛率其族強請赦胤長、然遂不許而縛胤長示之、義盛他日雖有叛心、然臨其時不能奪之、凡斷決無私、則如此、須政者不可不公明正直也、○夏四月、武田信光聞鎌倉流言大懼、往陳謝泰時、以其無實、且就平盛綱寄盟辭、曰、後世至子孫不可有叛心、泰時示之評定衆士、且議曰、諸將羣士皆可有此誓、於是各令其宗族之家獻盟辭、

僧圓爾歸自宋
藤定家逝、歷仕五代、擅名歌林、著書多

○秋七月、僧圓爾歸自宋、○八月、乙亥、致仕正二位權中納言兼侍從藤定家逝、歲八十、定家者俊成之次子、母若狹守親忠女、仕美福門院、號伯耆、始嫁藤為經、生信澄、後嫁俊成、生成家定家等諸子、定家生而穎悟、初名光季、仁安元年、任紀伊守、改名季光、後改定家、以嗣俊成之業、善倭歌、歷仕後白河帝、高倉帝、安德帝、後鳥羽帝、土御門帝、順德帝、後堀河帝七朝、擅名於歌林、屢有恩顧、時人以為倭歌之師範、而為兼實、良經、道家三代之家司、源實朝常問倭歌之事、定家懇答之、以褒實朝、實朝悅服、曰好作詩、與藤資實、菅為長友善、及老屢遊嵯峨、卜別莊於小倉山下、詠歌遣興、一日興時雨之有天誠、作歌而名亭曰時雨、又名其居曰中院草菴、（其書跡在小倉山、云今存）剃髮號明靜、其家在京極、世稱京極黃門入道、又以曾任民部卿、故稱戶部尚書、又以久兼侍從、故其家集曰拾遺愚草、

其餘所著有詠歌大槩、未來記、雨中吟、鵜本末、鷺本末、桐火桶、小倉山莊百人一首、藤河百首等、又改訂藤顯昭古今集抄、名曰顯註密勘、雖深藏於家、皆行于世、平生寫書不倦、其所寫源氏物語、大和物語、萬葉、古今等書、校正之、以爲家本、後人多皆相傳秘焉、定家有五子、長曰爲家、次淸家爲侍從、次光家、次僧覺源、次僧定圓、有二女、長爲後堀河帝官女、號民部卿內侍、次爲藤公相之側室、後嫁藤雅平、一定家曾作書記倭歌之事、號每月抄、寄貫朝、其中記曰、元久年中、詣住吉社、夢有神人曰、汝月明也、覺以爲神助、號其家日記曰明月記、此記總百餘卷、其半今存者六十餘卷、定家之詩、其記中往往載之、有秋夜夢覺詩曰、閑窓

定家秋夜夢覺詩

燈盡悄然思平發、先催懷舊情、旅客待明群動劇、愁人殘夜老曉驚、只憐秋鴈繫書信、不識晨鷄告別聲、節物未忘涼燠變、故人巻去隔他生、有釋奠詩曰、行春先問壇頭杏、和靄何求天上桃、花似蒸紅過光被、就望雲外日遠高、其餘詩句猶多、又曾評倭歌、各以詩一聯、况其優劣、世稱藤良經月淸集、慈圓拾玉集、俊成長秋詠草、西行山家集、家隆壬生二集、加拾遺愚草、號六家集、爲歌林之模楷、或曰、人麻呂、貫之以來、倭歌風體不一、至定家集成折衷、可謂歌林中興也、或曰、擬詩家以評歌林、則定家之出、杰然少陵之後、有三谷、台山和、所謂學古而不爲者也、俗說曰、或人問定家曰、足下於倭歌可謂妙也、定家答曰、然者善詠歌、我則不然、故不詠歌、唯作歌而已、此時以倭歌彰名者、不必爲世業綿綿、非及定家者、

古今歌仙之品評

桐火桶評古今歌人、其論當時先輩同列、秀逸曰、淸輔之歌、如秋闌霜泣、寒蛩近枕、悄然不寢、曉月入窓、基俊之歌、如山下野草霜深、風拂晩景蕭條、鴫聲彷彿、父俊成之歌、如老隱在深山、松風驚夢、樹間漏月、乍有山雨之來、而呦鹿報耳、吟蟲斷腸、懷舊沾襟、欲語無人、獨沈吟述懷、西行之歌、如花開壓枝之處、樹頭雨灑、窓外霞淡時、老成之卿相、凭几獨詠、慈圓之歌、如望山崖之喬木、急雨乍至、遠山雲迷、其景之奇、不可勝言、寂蓮之歌、如薄霧籠斜陽、松外之霜葉濃淡、而微嵐忽起、後京極攝政之歌、如荻花露溥之夕、中殿鈎簾、花妓柳男相對、交調箏琶、家隆之歌、如秋草千花晴嵐一拂、有家之歌、聊有所思、如秋山無人、落暉在嶺、檐外落梧、偶聞其響、通具之歌、如孤峯高峙、霧遮

古今才女和歌之品評

松日、風雲秋色、視聽催淚、雅經之歌、殊有風情、稍無正意、如幽嶋浮波、烟景艷勝、行人可停車之時、白雪滿洲、千鳥飛鳴、秀能之歌、如草木搖落之時、少年雲客臂鷹散步片野之朝露、鎌倉左府之歌、其體不愧柳本、如八十老翁之戴錦帽、揮白拂、傍松下而坐豹褥、又評古今才女之歌、小野小町之歌、如秀蘭芳菊兆萱、女郎花之爛熳、風爽露冷、野宮之秋闌、伊勢之歌、如黄昏之月、遠近之山、行路將迷、晩鐘近報萱齋、院式子內親王之歌、如玉階之下、紅葉滿地、滿酒雲客之香、菊舞青海波、亡父卿女定家妹之歌、如住江秋夜、織

三浦泰村遊宴、時頼戒朝廣等誤放矢宴中

月映波、松風傳響、有神明之感云云。〇十一月、壬子、三浦泰村及光村・家村、會其族於鎌倉下馬橋之西墅飲宴、結城朝廣・小山長村・長沼時宗（宗政子）亦與其諸族宴于東墅、時結城朝村欲射遠笠懸、向由比浦而出門、放矢逐犬、其矢誤入三浦諸族之簾中、朝村使僕請其矢、家村不與、而與朝村相叱、於是兩家之諸族及親友、各相集將鬪、北條經時亦命其從士救泰村、泰村聞之大驚、命後藤基綱・平盛綱鎮之、兩族遂和平。癸丑、頼經聞三浦家村・結城朝村之將鬪而怒之、罷其牙參、泰時聞昨日經時救泰村而時頼即

泰時誡諭諸將

武田信光逐其子信忠

不然、而召經時誡罵曰、汝他後有執政之任、何漫黨于人乎、其所爲太輕率也、而使經時蟄居、又召時頼曰、善哉、汝知大義、能斟量之、於是泰時招泰村・朝廣・長村誡曰、卿等皆一家之棟梁、而宜鎮冠輩之猖狂、何相黨而爲少年之行乎、他後可戒謹焉、泰村等大愧、叩頭謝之。〇十二月、庚辰、武田信光告頼經及泰時、逐其子信忠、泰時以信忠屢有軍功、請許之、信光不聽、既而信光到泰時第、信忠窺其便來侍、伏請泰時曰、小子於父無不孝之事、嘗和田義盛之叛、欲代父之命、當義秀之鋒、承久之亂、小子毎向官軍、無不

邦仁親王詣石清水、有夢神

先登、公之所知也、老父縱然不憐之、公何不救小子之憂乎、泰時聞之、垂涙請信光曰、信忠之言、良有以也、卿爲我許之、信光曰、信光常想不違公之言、然此一事、可枉恕之、而謂信忠曰、汝之軍功固如所言、我之慈愛汝之孝志不忘之、然汝之言行不肖也、爲親疎所惡、故逐汝矣、令人不能宥之、汝莫恨我、唯須自恨其身之不肖也、泰時不能復言、信忠涕泣而退、觀者憐之。〇是月、邦仁親王詣石清水八幡宮、宿直神殿、夢簾中有聲曰、德是北辰、椿葉之影再改、既而覺、邦仁心怪之、然不語人、還宮之後、讀書學文、研精覃

仁治三年四條天皇崩

思。邦仁者土御門帝子、母故參議源通宗女也、生而二歲、土御門上皇遷幸土佐、故養在其外戚大納言通方之家、及十二歲、上皇崩、邦仁哀慕不止、先是其兄仁助在祖母承明門院之宮、承明門院以皇胤之難得、育養尊之、仁助年既長矣、故剃髮爲僧、附圓滿院圓淨僧正爲其弟子、會通方之没、於是承明門院招邦仁養之、然以年長、爲城興寺眞性法親王之弟子、將剃髮、承明門院不聽、邦仁亦以有靈夢之祥故、不果焉。

壬寅三年、春正月、壬辰、天皇崩、壽十二、先是天皇幼而與侍嬪相嬉戲、以滑石粉抹殿階之板面、見侍嬪之倒、大笑爲戲、一日天皇誤足蹈倒、其所養之犬逡巡吠天皇、自是不豫甚篤、時長公主野依姬在鳥丸宮、聞天皇之不豫、憂之、門外有人聲之喧、開窓窺之

泰時請鶴岡社探鬮定天祚

秋田城介義景請京師而定天祚之事

其來者如辻祭（陌里中小社謳歌鼓舞作祭禮俗曰辻祭）公主曰、今當天皇之不豫、何鼓舞如此乎、少焉戴烏帽者數人、鳴簫擊鼓、謳歌舞蹈而過、俄而寂無聲、如此之怪太多、時人謂天魔之妖怪、而隱岐佐渡兩上皇之崇也、六波羅北條重時急馳使鎌倉、告天皇之崩、泰時與親戚宴、而聞之大驚歎曰、帝無嗣而天運既極矣、今土御門帝有皇子、佐渡上皇亦多皇胤、如之何乎、我以東鄙之小臣、不可計天祚、然不計則有害於國家、於是日夜思之、忘寢食、而謂立土御門帝之皇子踐祚則宜乎、然以難私計之、故詣鶴岡社、探鬮、得土御門帝

之皇子、泰時喜與己意合、即命秋田城介藤義景、出羽前司藤行義、詣京師、而定天祚之事、義景馳馬向京師、行數里而歸、泰時大驚、義景問曰、佐渡上皇之皇子既即位、則如何、泰時嘆賞曰、善哉問、使卿為使者、以如此也、我草草之間忘之、縱佐渡上皇之皇子即位既定、宜廢之以立土御門帝皇子、義景唯唯而去（承久之役、佐渡上皇與隱岐法皇同心、土御門帝不同其議、泰時定踐祚之策以此也）前攝政道家、攝政兼經、及諸公卿皆謂可使忠成王踐祚、而待鎌倉之告、忠成王者、佐渡上皇次子、九條廢帝弟也、故道家左祖之、祖母修明門院養之在四辻宮、

藤義景、行義詣土御門宮告皇子宜踐祚

其外戚之諸臣來集、議踐祚之事、於是皇嗣未定、天皇未葬、故閑院內裏下簾鎖戶、奠闇神鏡劍璽于前殿、雲客奉護之、壬寅、修明門院聞鎌倉之使今日入京師、以待踐祚之告、公卿百官多皆詣四辻宮、車馬滿門、無問邦仁親王者、而土御門宮寂寂無人、獨前內大臣源定通以其外戚來侍之、其侍御者僅一尼耳、承明門院憂之、使一官吏到三條河畔、窺東使之來、及夜、藤義景、藤行義入京師、停馬于三條京極、使人問承明門院宮、吏聞之喜、告宮之所在、而先導之、義景行義詣土御門宮、綠苔鎖門、扉斜樞朽、推敲不

開、使從士破樞開之、而義景等入中門、屋破墻壞、荒草滿庭、義景進跪階下、定道出迎之、義景告曰、土御門帝之皇子、宜踐祚、而出、承明門院大喜、義景直到六波羅、以泰時之意諭重時、而往告前攝政道家、前太政大臣公經、攝政兼經、於是義景捧笠張幕、搆假屋于土御門宮門之外、列從士數百奉護之、其侍御之尼、懼帝位之尊、不能參侍、公卿百官亦未來、故無供膳之人、少焉攝政兼經等、公卿百官皆來朝、俄而門外成市、攝政兼經會公卿於直廬、議先帝進謚之事、而奉號四條院天皇、（邦仁親王在土御門宮、加元服、時年二十三、左大臣藤良

葬四條天皇於泉涌寺

以加階叙人、頭左中弁藤定嗣埋骨、即日親王以治闕院内褒風雨之不吉、而清涼殿陳條、故更以權大納言藤隆親冷泉家為皇居殿焉、行茲祢之處、然後還神鏡劍璽于其宮、從一位藤兼經辭攝政、而詔為關白、時人謂、昔安德帝遷于西海之後、後白河法皇命神祇官卜皇嗣、以惟明親王見法皇啼泣去、故家神明之告、使後鳥羽帝即位、然承久之亂後、後堀河帝即位、至先帝二世、總二十餘年、而後高倉之統既絶、遂復後鳥羽帝之皇胤哉、宗廟神明之所定也、戊申、葬先帝於泉涌寺、左大臣藤良實、右大臣藤實經、前内大臣藤家嗣、前權大納言藤伊平、權中納言藤資賴、參議藤資季、藤親季、右兵衛督源有資等侍臣、卷纓、逮沓、奉從轜車、各皆隕涙、初帝在襁褓、侍嬪相語曰、帝幼而有福、前身如何、帝雖未解語、説曰、朕之前身者泉涌寺俊芿房也、

佐々木信綱卒

故葬泉涌寺云、俗傳曰、芿既終而言我再生為國王、以興此寺云云、四條帝葬此寺之後、歴朝天子多奉葬于此、而御陵若干相並、或曰、在位而崩則奉瘞之、讓位而崩則奉火葬之、○三月、前近江守佐々木信綱卒、歳六十二、信綱者定綱四男也、少而勇悍、候鎌倉、承久之役、兄廣綱屬官軍被殺、信綱為東軍先登、其功超群、由是為一家之宗、既而列評定衆、薙髪改名虚假、退休於近江國、歴年、有遁世之志、而望請泰時曰、自今雖子孫之事、不可預聽焉、信綱有三男、曰高信、曰泰綱、曰氏信、其子孫分為數房、蔓衍江州、信綱存時、泰綱・氏信候鎌倉、顯其名、後世泰綱子孫在京、家於六角、氏信子孫亦居洛、住京極、所謂六角・京極兩流之出自也、高信者在江州高嶋、其子賴綱襲稱朽木、其餘佐々木諸族分居江州之間、各以其邑為家號者甚多、初賴朝以定

小弓戯之濫觴

前武藏守北條泰時卒

綱為秀義長子、故為近江國守護、故此族在近江國者多、是定綱之裔也、盛綱・義清之子孫分散諸國、雖高綱之子孫、不多聞焉、○六月、禁中依例為小弓戯、世傳、天皇寵酒之時、侍童等聚求嘉定錢十六賭之、而為小弓戯、負者以此錢買餅麪等、而饗勝者、以慰閑寂、亦蓋六月十六日也、即位之後、於禁中每週此日、猶有此遊、可不忘故舊、自是流俗亦為之、以為例云、正四位下前武藏守兼左京權大夫北條泰時卒、歳六十三、或云六十五、天下喪之、如父母、賴經太惜之、鎌倉羣士追慕之、遠江守北條朝時、左馬頭足利義氏、越後守北條時盛等數人、皆不堪悲嘆、剃髪、泰時生而穎悟、其性仁惠、親族和睦、僚屬懷德、好學恭謹、節用愛人、執東關之權、以天下為憂、作日本國大田文貞永式目、而後

泰時聽訟公直、非者悔而止訴

守護不犯國司、地頭不侮領家、天下大治、泰時自少壯至老年、勤幕府之宿直、非病則一日無怠、常有禮敬、曾宿直幕府、從者捧枕席來、泰時去之曰、幕府之席上何重以私席乎、近侍之士、爭不辨禮矣、中條家長・藤行盛・大江親實等聞之、太嘆賞之、泰時每詣法華堂拝賴朝之神位、鋪皮席於堂下、俯伏庭上、權首盡敬、別當尊範請曰、宜上堂、泰時謝曰、故右大將公在世之時、無命則未嘗上堂、今何忘其禮乎、凡幕府每有嚴重之會、則候庭上、自監其事、人皆畏服焉、泰時聽訟公直、有來訟者、泰時顧二人之顔、儼然諭曰、泰時執天下之政、欲人之無姦曲、今卿等二人、皆廉直則無訴矣、然有訴、則其一必姦曲之人也、一姦有國、則為萬民之禍、天下之所仇也、汝等他日持證文來、而若有姦曲則陷罪矣、

耳、二人退相語曰、武牧公正、不可枉事、遂其非者、自悔之而止訴、如此者猶多、泰時見無慾者則賞之、有慾者則辱諭而辱之、故無姦偽掠人者、下總國有一地頭職、與領家之官吏論事、訴鎌倉、泰時及評定衆檢斷之、官吏先訴、而其言有理、地頭聞之、拍手向泰時謂曰、某負矣、某負矣、衆皆笑、泰時獨改容嘆賞曰、善哉卿自以為負也、泰時預政年既尚矣、訴之不理者多、皆訛言飾詐、未見如卿從理、而服不解陳者、卿是質直人也、座上笑者皆改容、而泰時決之、曰官吏所言固有理也、然無解地頭之意者、故相矛盾、今明察之、則地頭亦無罪、且其言直也、於是諭官吏而免地頭三年之租税、又鎮西有兄弟之士、其父貧而賣所領之地、嫡子有智量、用貲買所賣之地、以附其家、父臨終遺言、譲領地於次子、於是兄弟相訴到鎌倉、泰時尋聞之、不決、馳使問之明法家、法家曰、嫡子雖有其勤勞、而子孝者常也、其父既譲弟、何棄父之志乎、其弟遂受領地而去、泰時猶憐其嫡子之志、養之於家、與

貧婦頂上無毛、泰時憐之、拳其夫而畀關邑

泰時守儉補綴烏帽

一女子、嫁之久而猶貧、夫婦居家、相共為薪水之勞、泰時嘗飲下從士、或人語泰時曰、彼人之妻、頂上無一毛、泰時曰如何、衆笑曰、夫婦大貧而無奴婢、故其妻自汲水戴桶、頂毛皆斷、泰時無涙憐之、時有鎮西之闕邑、泰時請幕府畀彼嫡子、且投衣金鞍馬送之、人皆服其仁愛、寛喜元年、天下饑饉、貧民作券借富家之米、泰時悉收其券、下令曰、今貧民苦饑、來歲豊饒、而還富家之米、則利倍者、泰時足之、民皆莫苦之、及來歲還米、泰時悉足其利倍、而各還其券、特貧乏者、泰時與米還之、民皆仰其德、泰時每年守儉、凶年則器物衣裳皆不新製、如烏帽亦補綴著之、晝菲衣食、夜省燈油而止遊宴、凡當一食而有來者、則吐哺逢之、一梳而有訟者、則握髮聽之、

運竭則鐵壁不如板墻

進思無萬民之憂、退思無一身之過、一寢一休以不自安、其家屋破則僅修之、而恐費民之力、不以改為、語人曰、凡人家板墻者、為掩其内也、泰時板墻者、内皆發露、羣士各聞之、往請泰時曰、公之板墻多破、而不便戒備、宜築壁鑿隍可也、某輩各分築之、則不日而成矣、且不為民費也、泰時曰、卿等厚顧我、故其言太安、然各國召役夫、則民之煩多矣、卿等雖謂便戒備、而泰時若運竭、則鐵壁四圍、何免矣、運不竭則板墻不修何害矣、鑿隍則馬或陷之、道路之憂也、如板墻之破則修之足矣、群士皆無對、聞者感之、泰時有

泰時執政三不可論說

志於學、世務有暇、則手不措卷、過人則談道理、且論刑賞、或人竊譏之曰、泰時執政異于古之人、而不可者有三、視其行賞重於古者多、凡賞者過則為亂階、不量國之大小、不論忠之淺深、而濫賞人則有輕財之咎、有過分之失、有釀怨之禍、不可不謹矣、是一也、論其定刑亦重於古、凡刑者其重過法則人恨而苦之、其輕減法則民親而自恥、故賞可十之、刑可六七之、今則不然、以刑為十、而以賞為十二三、是故人之悲歡各相倍、而多背古法、延喜帝謂刑罰過法則天地神明不享之、且罰重於其罪、似罰無罪、不可不誡

泰時闢非也大悅

之、是二也、泰時對人則常引經典而說道、自以為任、議者詆謂末世孔子也、顧夫古人內有文而外如愚、不以學誇人、豈有敎誨自許者乎、凡人誰不知綱常之道、然為學未幾而說人高尚、動驚視聽、知者為之嘲誚耳、固非侈威權而無禮乎、是三也、此三者、泰時之大過也、有聞之者、密告泰時、泰時大悅而謝曰、我不肖預天下之政、身之有過、人之有毀、不可無焉、然有善者人即告之、不善者未嘗有來誡者也、於我無忠告善道之友乎、無直言曲諫之臣乎、果夫為友為臣者、自飾其非、蔽其私而不言乎、我常慼焉、如卿能

泰時以三綱五常為德以六經九流為業

為我責善、譬此厚恵、其深如海、其高如山、謝而有餘、他後猶有忠告、則我之幸矣、我自省身、多所可恥、宜乎有世之誚也、然有所思、居我語卿、所以我對人說道者、豈自任自許者乎、我見古人以三綱五常之道為臣子之職分、以六經九流之學為旦夕之勤業、孝悌忠信出入勵志、故四海無事、上不弄法、下不犯咎、風調雨和、國豊民安、今則不然、讀書者必知綱常之名者、亦殆希矣、王道既衰、人倫漸亂、上無化下之政、民無仰君之義、以富貴為德、以僭奢為業、故右大將公昔嘗遊我祖時政之家、飲宴、梶原景時、畠山重忠

泰時論政道重忠嘆之景時慚之

和田義盛侍坐、論政道、談世務、重忠嘆曰、人而志學、先不可不知三綱五常之道、景時曰、卿何成異域之言乎、如景時不通文字、唯欲聞日本人之言也、重忠笑曰、卿為幕府諸務之別當、然不辨三綱五常之名、何以為本而裁制國務乎、雖憚北條氏和田氏之聞、而略說其義、卿莫謂使重忠妄言而改容、辨三綱五常之說、景時赧面陳謝曰、深愧不學而過言也、兒輩景季常以攤書為業、景時誡謂汝何為法師之事業乎、列武門者、馳馬習射、談兵角力、是急務也、汝所為者皆妄事也、彼遂不聽、景時恚之、今想彼所為者、即

是卿之所說也、景時悔不嘗知之、自今而後不誡彼耳、其時我猶幼而陪側聞焉、由是觀之、則今世之人無道而不顧後禍者、皆不學之弊也、偶有志道之人、然以不學故、不知可行之道、而或陷非義、人人如此、則泰時雖欲定法正政、移風易俗、而不知其道、背之不辨其理、毀之、則所以招亂也、泰時憂之、故遇人則說道、如泰時執天下之權者、勸誡如此、則或有服言而學畏威而行者乎、上所好者、下從好之、上所惡者、下從惡之、則愚夫愚婦、不可不教之、故今鎌倉府中好學之人、倍於昔時矣、所謂不言而行、君子所善者

也、泰時非不知之、然為人所嘲誚者、一人之恥也、道之不行者、一國之亂也、我不忍苦一人之恥而招一國之亂矣、人或曰、泰時雖不言、然好學者不廢道也、泰時勸人至受世之誚、猶少年徒不好學而徒事遊宴、況於不勸之乎、且夫我國之刑法者、上宮太子定之、而攝政當時世淳人朴、而知恥、及聖武御宇、民人無道、國多盜竊、故重刑誡之、以今世比聖武御宇、人之無道、而不知恥者、相倍蓰者千百而已哉、當是時執政者、不重刑逞威、而大畏民志、則何以立治國之法乎、泰時非為苛酷、唯從聖武之法耳、是亦勸懲之

一術也、若乃行刑過法、則施賞亦不重於法乎、故所謂賞罰、如車之兩輪、兩輪不對、則何以行車哉、刑賞不正、何以御民哉、凡知道者、知恥、故不破法、不犯禁、無刑則可也、不知道者、不知恥、故破法犯禁、不刑何以誡之乎、擧忠信而勸善、無若賞之、黜暴逆而懲惡、無若刑之、我重刑罰者、為之也、告者大服其言、泰時自元治元年至此、執武家之權十九年、無貴賤無遠近、所令所施、悉從服、而四海靜謐也、智勇相備、寬猛相濟、暇日詠倭歌、寓意遺興、其威名超越父祖、貽厥孫謀、北條氏八代之政、於泰時為盛矣、泰時詠歌載

泰時寓意於政道和歌

田實節

順德上皇崩於佐渡

在新勅撰以下、集其中有寓意於政道者、謂世間麻無跡隨意蓬而已、俗傳、此歌任廳而詠世人傳稱之、○八月、禁中開田實節之祝宴、傳稱、天皇龍潛時、八月朔日、侍女房獻新穀、號田實、以祝聞、嘉運、及即位、以此擴吉例、每歲是月朔、奉獻之、歷年推及世間家家相互寄贈新穀、謂之八朔節、又曰田實朔、田實與頼、字訓通、故託依頼尊長之義、而俗節之中、殊以為重、一說曰、八朔節、俗者始於建長年中、而自文永年中、流傳世間、然未列年中行事、○九月、建曆上皇崩於佐渡、歲四十六、葬雜太郡間野、間野有眞輪寺、至今有陵、諡順德院天皇、上皇在佐渡行宮、一夕聽杜鵑、感催歸之嘆而望京之懷切、詠歌以愁且悲、傳到輦下、讀者皆催淚、佐州鵑啼布云、上皇北狩之前、九條廢帝之外、有皇子五

戲呼藤孝道稱鼻黨

花與鼻和訓相通

僧圓爾寄書宋僧無準請扁額

人、曰忠成王、曰彥成王、曰義統親王、忠成義統之裔仕朝、賜姓稱順德源氏、彥成王無後、其餘二人為僧、又有皇女二人、初上皇在位、某年十月、侍從藤定家、大藏卿營、為長眞於鬼間、上皇使官女兵衛內侍、載殘菊一枝於繪菊硯蓋、賜定家、為長、定家見之、還進而去、為長賦詩獻之、又嘗開花宴、使侍臣催花合之遊、時有藤孝道者、其族鼻太上皇、每戲呼稱鼻黨、故孝道子非藏人孝時、結簡櫻枝、稱大花、上皇大笑、其餘和歌管絃遊戲數矣、○僧圓爾依宋人謝國明之請、營承天寺於博多、東偏寄書於無準、請扁額諸牌、

宋僧無準答僧圓爾書

大字無準書字贈之報曰所言大字一一寫去又恐寺大而字小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後便寄聲又當書去矣無準墨痕許多傳在東福寺珍藏之圓爾在太宰府寄書於無準其答書曰師範和南手白日本國太宰府崇福爾長老一別許久每切馳系近者收書且知出應人天之命為世導師老懷慰喜既為主法人當行平等慈以接來學其常住事務一一付之私事略提綱要而已集於方丈之職與四衆激揚此事亦當時時自警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不可少息使此宗異日大震於鄉國豈不偉哉山中雖復罹火厄日來亦有成就之漸無勞遠念正續但欠佛殿亦一面經營矣恐欲知之前日所寄二件信物一一如書中數目領訖極感道義就以錦法衣一領乃前輩尊宿相傳者付去遇說法一拔之餘宜為大法自愛是祝大宋國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特賜佛鑑圓照禪師師範和南圓爾見其書憂徑山有災勸謝國明化千板贈之無準答書曰又荷遠念山門興復重大時化千板為助良感道義云云嘗聞日本教律甚盛而禪宗未振今長老既能竪立此宗當一一依從上佛祖所行無有不殊勝矣云云錄到上堂語要甚愜老懷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六終

執政
關白藤兼經、藤良實、左大臣藤實經、右大臣藤兼平、內大臣藤忠家、

僧圓爾大張宗法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七

春齋林恕撰　齋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嵯峨天皇

諱邦仁、土御門帝第二子、母贈皇太后源氏、贈左大臣通宗女、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寛元、禪位皇太子、後二十六年崩、壽五十三、火葬、地闕、

癸卯、寛元元年、春正月、太宰府有智山有寺、即闕西講肆、其徒嫉僧圓爾在府之承天寺而以禪教化、欲聞于朝以毀承天新寺、朝廷不許、乃勅陞承天崇福

太宰府驅儺行

攝政道家名見僧湛慧聽妙義

二刹以為官寺、有智山衆議乃寝、圓爾揭勅賜大字、

初宋僧無準、豫祝其宗法大震於国、及此世皆奇無準先知焉、時有圓爾弟子横嶽湛慧偕之肥州路由觀世音寺、寺舊例行驅儺、捉路人頭蒙鬼面身被彩服、名為儺鬼、引過寺庭闕府、男女譁然入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名為驅儺、其人困甚、是故觀世音寺四畔、此日無行、慧僕白曰、乞從間道而去、慧曰、我既佛徒、何遣此厄、於是果捉之行鬼事、慧恚之入洛赴相府以訴之、關白良實信佛教、舊聞慧名、驩而延之、且復問顯密一數、及淨業、酬酢詳明、良實忻愜無已、便啓之父前攝政道家、道家請就府內相見、且曰、比聞有教外禪宗、願聽其一二、慧曰、法師在下座為白衣說法、吾佛嚴制、當須設座、道家鋪座設拜、慧略演妙義、道家問曰、師是為誰之弟子、慧曰、太宰府近有圓爾上人、親佩圓照心印、我為其弟子、智辯豈止十倍加於我而已、道家乃發使召圓爾、

○二月、僧圓爾入京師、前攝政道家先遣僧信遍勞來安慰、延之月輪別墅、終日問

攝政道家見僧圓爾、以為東福寺第一世

准后大夫人稱圓爾女弟子

寛元二年賴經辭職

禪、酬對果如湛慧所言、道家大悅、即任僧正位、圓爾乃辭、復以其禪教兼通補日本國總講師、圓爾又辭、於是道家親書聖一和尚四字、以擬唐代宗賜法欽國一之例、即為東福寺第一世、於是圓爾謁關白良實、良實乃悅、前關白兼經、前右大臣實氏、前內大臣藤家良等、咸執弟子禮、其餘公卿文武官人瞻禮無虛日、准后大夫人亦稱女弟子、天台座主慈源咨詢顯密大義、道家館圓爾於東寶寺、又移居宗行私宅、道家擇日受禪門大戒及密宗灌頂、

甲辰、二年、夏四月、藤賴經遣平盛時於京師奏請讓

藤賴嗣為征夷大將軍

前太政大臣藤公經薨

將軍職于賴嗣、勅許之、戊戌、藤賴嗣敘從五位上任右少將、賜征夷大將軍宣旨、

賴嗣甫六歲、讓職之事、不出於賴經意、依北條氏厭長君利幼主也、

○五月、甲辰端午、平盛時捧賴嗣敘位任官之宣旨歸鎌倉、賴嗣拜受之、賴經賜劍於盛時賞之、是夕賴經開端午宴、催倭歌會、

賴經兼久元年到鎌倉甫二歲、安貞元年任將軍、至此在職十八年而退、歲二十七、

○八月、己亥、致仕前太政大臣藤公經薨、年七十四、

號一條入道相國、西園寺、常盤井、今出川、一條、山階、小倉、正親町、洞院、冷泉、橋本、室町等諸家、皆公經之後裔也、

初公經卜北山之地、以從三位資仲王之領、故與尾張國松枝莊換之、而新築園池寺館、號西園寺、鑿山引水、濺瀑布、其北搆築

公經咸福繁榮超清華

寛元三年

足利義氏獻猿於藤頼經

別館公經居焉種櫻數百株自詠歌曰山櫻可種置峯尾不見世春後人忍時人謂昔道長營法成寺極其華美今公經所築有勝景有伽藍其壯觀可謂勝法成寺公經假武家之威大興其家其男皆昇公卿女子皆貴顯女孫備后宮以爲皇家之外戚威福繁榮非清華諸流之所及而雖攝家殆難比肩

乙巳三年夏四月乙酉左馬頭入道足利義氏獻猿於頼經曰美作國(義氏所領)貢此猿其舞蹈如人頼經使猿著紗衣烏帽舞之能登前司三浦光村擊鼓其舞有緩急周旋中律舞畢必請纏頭觀者駭目頼經愛

寛元四年

前參議正二位管爲長逝世稱国師

藤定家平經高深悼爲家

北條光時與時頼爭權

之使光村養之光村繫之於厩前其後猿爲馬所傷自是不能舞大外記清原教隆竊嘆曰以獸爲人藝是氣數之衰也

丙午四年三月乙巳前參議正二位兼大藏卿式部大輔管爲長逝年八十九(爲長者大學頭長守子也有文才嘗爲土御門帝之侍讀歷仕數朝能通朝務在官廳預政又能倭歌及書法以管家之老而博學知古摂関大臣多咨詢之時人推尊稱国師世以爲美談藤定家平經高等皆爲其弟子至此經高嘆曰嗚呼哀哉余自年少受經典之訓說令引勅問之衆皆斯光卿之恩也何時得報之乎春秋及九旬可謂天壽矣然爲朝之重器國之元老則誰猶不惜之)○五月辛巳北條時頼聞越後守北條光時(朝時子)與已爭權挾頼經謀事而命澁谷諸族守

北條時幸暴卒

後藤基綱藤爲佐千葉秀胤三善康持等坐黨光時罷職

流光時逐千葉秀胤

右京兆者泰時也

時頼會右馬權頭政村掃部助實時城介藤義景等議光時之事○六月戊子朔修理亮北條時幸(時幸者光時弟密謀覚而後剃髮數日而卒不可疑焉)是夕三浦家村竊來諏訪盛重之家談密事盛重暫留家村而詣時頼之第告之而歸與家村談及曉家村去(東鑑不顯言其趣然三浦之族亦左袒頼經故和解時頼爭)甲午佐渡前司後藤基綱前太宰少貳藤爲佐上總權介千葉秀胤加賀前司三善康持等坐黨光時罷評定衆庚子時頼流光時於伊豆國而沒收越後國務逐千葉秀胤於上總國(保暦間記謂光時進侍頼經而驕慢及時頼代經時不悦曰我右京兆孫也彼既爲曾孫我何立彼下哉故結黨密謀事覚而敗按經時存時既催)

光時自剃髮謝罪

鎌倉幕府之門巷前太宰少貳藤爲佐欲詣幕府澁谷之族止之曰卿到北條左親衛(時頼)之館則不可留之爲佐論爭故鎌倉猶騷動及夜群士列兵揚旗或詣幕府或會時頼之館壬午群士會集時頼之館衛護焉頼經使但馬前司定員往謝時頼時頼命諏訪盛重尾藤景氏拒而不納之時頼聞光時與諸族同黨相盟相謀遣使詰光時於幕府光時不能陳謝遂自剃髮謝罪定員及子定範坐事禁錮秋田城介藤義景之家光時弟尾張守時章備前守時長右近將監時兼以不爲光時之黨陳謝時頼時頼宥之癸未

時頼使頼經歸洛

前將軍藤頼經歸若松殿

頼經歸洛、然託事不果。光時等與蒙頼經眷遇者、謀而託翼戴頼經、而欲奪時頼權、故黨與者多。○秋七月丁卯、頼經發鎌倉。時頼使讃岐前司親實、石見前司江能行、隼人正藤光重等十四人從之、令曰、可永候京師。左近將監北條時定、佐渡前司後藤基綱、前大宰少貳藤爲佐、能登前司三浦光村、前大隅守嶋津忠時、筑前前司藤行泰、主計頭頼行、藏人毛利經光、小山長政長村兄、下妻大曾禰長泰、結城時光、宇都宮泰親、三浦資村、佐原胤家、武藤景頼等爲隨兵送之。令曰、可畢事東歸。甲申、頼經入洛、居六波羅別館号若松殿。○八月丁亥朔、頼經之隨兵各辭歸鎌倉。三

三浦一族作乱張本

鶴岡馬場之儀

時頼招三浦泰村談政務泰村不肯

浦光村惜別垂涙、陪頼經之簾前密談移刻、而謂頼經曰、臣在焉、可使公再入鎌倉。初光村近侍頼經、既二十餘年、毎夜宿直、共同枕席、相戯相娯、有恩榮、故特愁離索、而爲盟約。壬寅、鶴岡有馬場之儀。頼嗣往覽之、諸將群士皆來侍焉。豫選流鏑馬十六騎、觀者如堵。時射者十人、稱病不會、故神事不備、頼嗣欲令三浦家村爲射者、而遣左衛門尉時景傳告之。家村下床拜謝曰、臣壯歲而勤之、今既忘之、凡此藝雖豫習其禮、年衰者難勤之、況當日倉卒、何能之乎。時景以家村之所辭告頼嗣、頼嗣命家村之兄若狹前司泰村再三喩之。家村辭陳曰、無馬。泰村曰、我爲流鏑備一良馬、駈深山路以繫埒畔而待不時之需。家村不得止、遂乘深山路之馬、立流鏑之列、其威儀翼々、射畢改服還坐、人以爲壯觀。○九月丙辰朔、北條時頼密招三浦泰村、談政務曰、我不肖、輔幕府之政、負天下

重陽宴菊未開中后獻菊披綿

辨内侍獻詠菊和歌

之任、恐智短才拙、一身不堪之、又恐有自專之譏矣。欲招重時於此地而咨詢政務、如何。泰村不肯之。時頼亦默止。甲子重陽、天皇催重陽宴、菊未開、中宮獻菊披綿宮中以黃綿披菊叢、呼曰菊披綿。詔内侍等以綿覆披壺之菊叢、宛如花開。辨内侍獻倭歌、謂九重今日九日菊從心所欲使開看。中宮者天皇母藤嬉子也、時猶稱中宮。○十二月、頼經在洛、無威無量、閑寂無聊、遣書於時頼、有所望請。時頼答書草草、不及細陳。前攝政道家不平、與時頼乖違。前關白良實屢諷諫之、道家不悅。唯西園寺一家與時頼厚好、故朝權悉屬其家。是年上皇讓位之

四條上皇營龜山殿移吉野櫻

後、處處遊幸、或與中宮嬉子同車、飾行裝。初上皇即位、有八幡之靈夢、故屢詣石清水、作倭歌、御製一卷、藏之於寶殿。上皇有心匠、遊嵯峨、點撿大井之一地、勅權大納言藤實雄造山莊、號龜山殿。其爲地也、東有廣隆寺、常盤森、西有小倉山及前中書王兼明之舊跡、南則大井流清、法輪橋斜、北則清涼精舍、其四境皆山水之勝也。移吉野櫻栽於嵐山、向山構樓、認檀林寺之跡、作淨金剛院、使僧道觀居焉。開淨土宗殿之東西、作藥草院、壽量院、大多勝院、爲幽閑之居。常讀佛經、或手寫之。中宮嬉子亦在簾中、談佛法、毎日

宋僧道隆來

招延暦園城之學僧、論天台止觀、僧徒皆受寵榮、初營此宮平其地、有一塚、巨蛇蟠延、不知其數、里人謂此地之神也、官吏懼奏之、上皇問公卿、僉曰、古來所在則不可壞之、內大臣藤實基曰、今造皇居之地、王土之中、何神爲邪祟乎、況微蛇乎、掘棄之而何祟之有、遂命官吏破塚棄蛇、果無祟、上皇欲下引大井川之水灌御池、命河邊鄉民造水車、營造費日而不回轉、乃改命宇治里民造之、不日而成、運動不滯、翻々聯々犖々碻々、河水日夜達柳池、潺而不涸、宋僧道隆來禪僧來始于此　朝、道隆者西蜀涪江人也、姓冉氏、年十三、薙髮於成都大慈寺、遊學講肆、弃而理峽棹、入浙見範無準・冲癡絕・簡北澗、皆無所契、斷届陽山、依無明性禪師、惟室中擧東山牛過窓櫺話、隆聞有省、嘗聽東僧之盛、稱曰域禪門之草昧、常志遊化、遂以

時賴就道隆問道

是年當宋淳祐六年、乘高舶著宰府、乃入都城、寓泉涌寺之來迎院、又杖錫赴相陽、時了心踞龜谷山、隆掛錫於床下、北條時賴聞隆之來、化延居常樂寺、政務之暇、命駕問道、

寶治元年

上皇幸太政大臣實氏別莊見花

實氏獻和歌序

後深草天皇

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母大宮院、藤原氏、太政大臣實氏女、在位四年、改元五、曰寶治、建長、康元、正嘉、正元、禪位于皇太弟、後四十五年崩、壽六十三、

丁未寶治元年、三月、丙辰上巳、上皇幸前太政大臣實氏西園寺別莊見花、其儀極華美、上皇有御製、前內大臣源定通・權大納言源通忠・藤定雅・藤公相・藤公基・藤實雄・權中納言藤爲經・源顯親・參議源通成・從三位右中將藤師繼・正四位下左中將藤爲氏等陪宴、各獻倭歌、實氏獻序、其詞曰、時也三月上旬之候、吾君萬機之餘、廻仙蹕於此地、催觀遊於此處、東

師繼母中納言藤宗行女

鶴岡華表建榜書

望池水溶溶、碧瑠璃之光瑩玉、南顧林華紛紛、紅錦繡之色裁衣、爰前內相府已下、群卿仙客相語云、倚松樹而見花、萬春之榮華滿眼、近瀧水而翫流、千秋之餘流任意、觸物之感、不能欲罷而已、是日實氏詠倭歌獻、五代帝王之宸筆、上皇賜答歌、謂不知昔復今爲習聖代跡、是依天暦帝在東宮時、遊貞信公忠平之第、忠平獻法書帖及倭歌之舊例也、○夏四月庚午、詔僧徒行最勝講、五日、此時花山院參議藤師繼居母喪、不列講席、辨內侍折南殿花橘、代人贈倭歌問慰之、師繼作答歌結之橘枝、以述哀慕之情、謂昔思押古濃薫去我袖觸來花丁寧、癸酉、鶴岡華表建一榜、不知何人之所爲、書

三浦光村勸同族等謀叛

其榜面曰若狄守三浦泰村獨歩横行故背嚴命近日可被誅何不愼乎戊寅鎌倉衞士土方氏出奔先是三浦光村勸兄泰村等同族謀叛多與群士盟綷未發覺土方亦預盟一諾然以為不義故獻願書於神社曰某雖致一旦之諾而不可與彼族之叛伏冀神垂冥助而護安全或人以其願書示時頼故時頼略疑三浦之叛己卯時頼猶在泰村之館其族群集雖外似經營酒食然無陪時頼之前者而内謀他事時頼心疑之且群士密告時頼以叛事者多及夜時頼聞甲及之鏘々始知其叛之實而密出泰村之館

時頼使人間諜三浦諸族

三浦資村告津輕海魚怪

歸第泰村大驚且惑使人屢陳謝焉於是鎌倉不靜而流言泰村以頼經歸洛為不稱意且光村有寵恩之故而相約謀事頃日三浦之族造五明王院於鎌倉鬼門之方招僧徒陰陽師行法且多集勇士時人怪之於是事既發覺庚辰時頼密遣監使於三浦諸族及其從者之家聞謀之監使告時頼曰諸族各聚甲兵而自安房上總之領邑運漕鎧冑其形勢既顯而不似密謀辛己三浦資村來時頼之第告曰癸亥日陸奥國津輕海邊有大魚之流來其形如死人故奥州諸浦波濤皆紅今春由比濱潮亦赤以是故乎時頼異問之故光曰文治五年夏有此魚怪而泰衡受誅建仁三年夏秋田告此變而能員之亂

時頼密識三浦泰村之謀事

時頼戒嚴

起建保元年四月又告變而義盛叛由是觀之兵革之兆也〇六月壬午朔時頼以佐々木氏信為使密識三浦泰村之謀事氏信到泰村之館看之其堂中羅列弓矢鎧冑旗杠之數具又内厨積置鎧櫃百餘合少焉泰村出謁氏信氏信傳告時頼之密識而相語泰村嘆息曰頃日世多流言偏似一身之愁何者我諸弟受爵超他家之老士宿將族類亦皆浴官恩且多領國邑莊園榮運既極矣非無讒訴之愼也氏信歸告時頼以其所言及有武備時頼招群士於幕府戒嚴癸未權中納言源顯親致仕剃髪年二十八

源顯親致仕隱于靈山

三浦泰村叛關東群士會鎌倉

佐原兄弟雖為三浦之族會于時頼

隱于靈山顯親者内大臣定通之次子母北條義時女其姿妍有寵於上皇前夜參院而宿直内裏與同列相語曰凡為臣者事君而竭其力公事宿直不可緩之於是清談夜闌及退竹立殿上愀然良久官女等窺見其威儀堂々容貌濯々而相謂曰斯人當世第一也所謂天下英俊源顯親乎斯人者上皇寵臣而宿直如此從容者未曾有之是日東關今愀然躑躅者可以怪矣及此果遂遁世群士聞泰村叛馳馬會鎌倉衞護時頼之館相模人屯于南門武藏諸黨及伊豆駿河國士守東西北之三門既而四門皆戒嚴遠江守佐原盛連子太郎經連次郎廣盛四郎光盛六郎時連等雖為三浦之族以有北條氏之舊好悉會時頼之第光盛弟五郎盛時未至門既閉矣光盛驚曰盛時何不來乎時連曰

泰村遣使陳謝時頼

阿兄乃不背約縱雖門鎖而來則入耳言未畢見人懸手於壁上忽焉躍超而入果盛時也人皆感其輕捷經連等大悦時頼欣々謝佐原諸兄弟授鎧冑賞之甲申時頼命法印隆辨祈平安隆辨閉戸辟穀修秘法是日泰村之館南庭立榜書不知何人之爲也其詞曰頃間騷動不知何故唯足下受誅耳泰村見之稱譽我者之所爲也破碎棄之於是泰村遣使於時頼陳謝曰徃日閣下遽出僕居而還高駕自是僕旦夕積憂心内如熱至廢寢食頃日流言蜂起皆僕之身事也僕太懼今所以諸國之兵來者則有讒詐

季光妻泰村妹

時頼贈書于泰村解諭

者而然歟僕何有逆意乎閣下莫疑宜使會兵各歸其國若乃所戒備在他則僕亦率兵衛護閣下可從貴命時頼報曰我無疑慮卿勿訝焉（三浦諸族及部黨悉自諸国領邑來集泰村館毛利季元爲泰村之妹聟在其家而備甲兵諸国群士來集時頼之館遂日益多満鎌倉諸門時頼命諏訪盛重萬年右馬允下令群士各歸其国閑政泰從命歸常陸国半途或人告曰三浦泰村受誅政泰爲泰村之妹聟故自謂不可免連坐而廻馬直到泰村館及夜毛利季光之妻往告泰村曰頃日府中騷動聞爲討阿兄也宜備兵謀勝利妾勸季光可使之同謀矣）丙戌時頼以萬年右馬允爲使諭泰村曰足下從者群動宜鎭之又附書于平盛時贈泰村曰屬者府中不靜想是天魔誑人歟流言足下被討也何有此事乎足下猶盡忠

藤景盛戒諭義景泰盛先襲泰村館

橘公貞先登射斃小川次郎

誠以不可有異心神明有鑑莫疑我言泰村披書見之盛時說之以和平泰村大悦叩頭具報其謝辭盛時歸去泰村黙然凝思焦心至反吐其食藤景盛聞之召義景泰盛戒諭曰聞親衛寄和親之書于泰村然則他後彼族猶極侈蔑視我族而爲我家禍矣汝等任運於天可與彼決戰勿懈勿懈於是泰盛寛盛時未歸時頼之館而與大曾禰長泰（景盛姪）武藤景頼橘公義等合兵襲泰村館泰村大驚使從者拒之橘公貞不着鎧冑先登入門射斃小川次郎盛時馳馬反告時頼驚於戰起即命北條實時警衛幕府而以

毛利季元欲詣幕府其妻留之令投泰村

時頼出奇計而放火泰村逃入法華堂

北條時定（時頼弟）爲大將軍率兵急攻之諏訪盛重有戰功泰村從者奔走街陌放火力戰毛利季元帥從軍欲詣幕府其妻引鎧袖留之曰足下損若州（泰村）而與左親衛臨危違平生之約盍恥後聞乎季元不得已遂入泰村之陣萬年右馬允以季元與泰村告時頼時頼詣幕府下號令出奇計而放火於泰村之南隣火及泰村館泰村等逃入法華堂能登守光村率從軍八十餘騎屯永福寺遣使泰村請曰此寺要害勝城郭合兵守之則使於拒府軍泰村報曰運既極矣金鐵鑄城何免焉唯在故將軍公之影堂前終命

斯可也、可早來會、光村馳使數矣、事既急、遂到法華堂、大江泰秀之從軍及出羽前司藤行義、和泉前司藤行方等塞路、光村力戰、遂走而到法華堂、與泰村合兵、泰村知運盡力極、與毛利季元、光村、家村、資村及大隅前司重隆、美作前司宇都宮時綱、甲斐前司春日部實景、左衛門尉關政泰等坐法華堂、或談往事、或述其懷、季元念佛名、行法事、讃光村爲調聲、於是時賴之兵攻入寺門、競渡石橋、三浦壯士拒之、時武藏守北條朝直、子朝房與父有隙、蟄居邊鄙、聞此役、不著鎧冑、僅駕疲馬單騎而戰、太有功、既而泰村

泰村諸族及從士死者殆五百人

之兵矢盡力窮、泰村諸族及黨類悉自殺、八郎胤村、金持次郎、毛利文殊丸、豐田太郎、美濃時秀、大須賀八郎、長尾爲景等皆被獲、時賴之兵獲首虜歸幕府、時賴命佐々木泰綱及氏信等襲泰村黨長尾景茂、家景茂及諸子自殺於法華堂、其從士亦皆逃散、故泰綱氏信引兵歸路遇景茂四男景忠而虜之、時賴命群士按檢泰村等骸、家村不見、其餘自殺者二百七十餘人、併從兵總五百人、東鑑記自殺者曰、泰村及子景村、駒石童、光村及子駒王、資村、重村、泰村姪氏村、朝氏、員村、及氏村子忠氏、毛利季元及子光廣、大隅前司重隆、三浦義有、高義、胤泰、高井實茂、佐原泰連、信連、秀連等及胤家、光連、泰家、長江義重、佐貫次郎、甜毛左衛門尉、臼井太郎、波多野六郎、宇都宮時綱、春日部實景、關政泰、能登仲氏、橘公重、多々良次郎、石田大炊助、多東太郎、平發光廣、得富小太郎、遠藤太郎、佐野左衛門尉、榛谷四郎、長尾景茂、定時、爲村、胤景、光景、景秋、庭信村、岡本次郎、橘惟資等也、丁亥、時賴命大須賀胤氏、東胤行擊其族上總權介千葉秀胤、又聞武藏國六浦有泰村之餘黨、使其邑守北條實時發其臣屬、特命薩摩前司祐長、小野寺道業追捕之、皆逃去、不見、祐長等歸鎌倉、於是使大倉次郎按捕散黨、戊子、胤氏、胤行帥兵襲秀胤大柳館、上總群士皆來會攻之、秀胤豫爲武備、積炭薪於郭外之四面燒之、故鎌倉兵不能入館、各屯郭外、秀胤出從兵防之、而秀胤及子時秀、泰秀

時賴命大須賀胤氏東胤行擊千葉秀胤

千葉族皆亡

法華堂承仕僧語三浦族臨終之事情

景秀等皆自殺、從軍放火於館、或自殺、或逃散、郭之內外火熾煙塵漫天、胤氏胤行等皆遠避之、故不獲首虜、先是秀胤弟時常領父常秀所分授之邑、爲秀胤被奪、故含恨有年矣、及此變、其舊恨援秀胤、遂共自殺、時人感其義、己丑、關政泰從士在常陸國領邑、小栗重信攻之、兵士放火自殺、是日時賴命平盛時、萬年右馬允按問法華堂承仕僧、僧曰、泰村入法華堂、某在佛前、大軍俄入堂中、故逃隱上屋之天井、聞其相語、且自披隙窺之、泰村等各列坐堂上、或有知面者、或有不知者、皆及臨終述其平生之所思、曰、泰

金持次郎被虜

村光村執權則諸族有爵祿之榮哀哉今至此極也光村誇言曰先將軍頼經在此地時有前攝政入道公（道家）之密告謂謀事得遂則使汝族執幕府之權我懲從若州之猶豫各過斯難後悔有餘不若唯早自削面而放火燒堂我輩之骸不使人知也如何泰村制之曰汝何言之過也於此堂前爲流血之穢猶有憚也況放火燒堂乎是不忠之甚也於是泰村大息曰凡有功之家者雖爲其末葉可被宥罪況我家自義明以來四代爲其家長且北條氏外戚而輔翼政務今依一旦之讒忘他年之親而辱誅戮此恨與悲共

會之秋也想夫北條氏有後悔而已但故駿河前司（義村）公彈刻人罪而致之死者多矣今其餘殃及我家何特可恨北條氏乎而嗚咽垂淚其音振而言不明其餘所談猶多囂々不能聞之時盛等使山城前司平盛時記之告時頼庚寅武藤景頼虜金持次郎於武藏國河簀垣邑辛卯時頼議群士之戰功各賞之壬辰前刑部少輔大江忠成依其兄毛利季元之黨罷評定衆（是日北條時盛告其孫信時之罪曰彼爲泰村之外孫故不知事之來由依有騷動馳到泰村之家若以之爲罪則宜論其所當時頼感時盛之無私報曰信時者外孫也且丙戌日之戰有軍功何咎有焉信時年十三八田知定丙戌日之戰殺泰村家臣岩崎氏而有軍功故望請其賞議者曰

大須賀範胤及豊田兄弟被捕

知定者泰村之親戚也其謀反之日來往彼館今又泰村之滅亡自殺者之首而詐請其賞罪可誅矣將頼命平盛時按問之知定陳曰臣與大曾祢長泰武藤景頼同戰宜被問此二人何費辭乎然猶不許其賞）甲午時頼猶在幕府決斷諸務命群士捕泰村光村員村等妻子悉薙髮爲尼（泰村妻者鶴岡別當法印定親之妹也有男子二歲光村妻者後鳥羽院北面醫王左衛門能茂法師女也麗容名于世有勁子一家村妻者大隅前司島津忠時之女也有子三人員村亦有小童泰村妻就平盛時以時頼容泰村之書呈之曰泰村臨終附妾以此書府頼得之大喜）丁酉時頼命民部大輔藤行盛按檢叛黨之領邑沒收之（泰村之黨大須賀範胤及豊田兄弟皆被捕其餘黨所獲者猶多）己亥時頼命諏訪盛重罷法印定親之鶴岡別當職辛丑小山長村捕三浦胤村於奥州奥州人捕佐原秀

三浦胤村就平盛綱謝罪

上皇賜源姓於彥仁王以削皇籍

連皆獻鎌倉甲辰時頼請頼嗣賞數十人之軍功而不問八田知定等（佐原經連光盛盛時時連等亦有功賞及此改佐原稱三浦）三浦胤村就平盛綱謝罪曰臣父義村勳功之家也其子何爲謀逆乎時頼赦之庚戌結城朝光自下總來鎌倉謁時頼曰朝光爲義村泰村二代之舊知朝光頃日若在鎌倉則泰村濫不可受誅戮之恥矣而垂思舊之淚吐述懷之言時頼聞之感其無私是月上皇聞泰村之亂大懼時人謂順德帝子忠成王與泰村通謀上皇疑之遂詔賜源姓於忠成子彥仁以削皇胤之籍降爲人臣○九月八田知定悉漏群功之

時頼兼經在直廬看月詠歌

賞呈書於北條時頼記藤忠文漏征東之賞怨實頼之事時頼憐其志命諏訪盛重等再議知定之功甲子兼經上表辭攝政不聽其夕兼經在直廬伴官女出南殿之釣殿看月而語曰昔村上一條之世雲客多藝故如此之夜詠歌唱樂之人盈朝今寂然乎於是召六位資能問曰今夜宿直者誰歟對曰權大納言公基也已退矣兼經曰汝知看月之風流乎在朝之人不可不知其雅遊及曉歸直廬權大納言藤公相藤公基藤實雄各獻菊詔植於寢殿之庭而愛之帝愛奇花異木多植前殿其中有一小樹名曰頭不梳權大納言藤實雄與官女看之戲曰頭不梳者殆

僧榮朝寂

時頼再議賞八田知定軍功

鎌倉行放生會

臭乎官女皆笑辨內侍聞之詠倭歌僧榮朝寂朝者榮西之徒也初開上野國長樂寺以唱禪宗聞兩少師之長樂寺在上州之世良田莊世良田者近新田莊故新田一族世爲此寺檀越傳稱得川義季墳墓亦在焉其子孫累世葬于此○十一月庚申時頼告頼嗣賞八田知定之軍功先是諏訪盛重等議其功之可否武藤景頼獻盟辭爲之證故許之甲子鎌倉行鶴岡放生會頼嗣詣宮群士隨兵整列從之如例三浦盛時上狀曰今肴隨兵之列波多野義重與臣同列也臣何比肩一眼之人乎可以恥矣義重聞之憤曰義重辱生功臣之家誰妄差肩乎臣之一眼者承久之亂依拔群之軍忠施譽

寶治二年

頼嗣修造永福寺三堂

於都鄙之疵也盛時難之如何重時時頼聞之而諭義重盛時以和平其諍○十二月丁未時頼告頼嗣賜鎭西小鳥莊於結城入道朝光議者彈劾曰朝光扶泰村之逆意頗及過言宜咎之何特賞之乎時頼曰朝光者關東遺老而素質廉直其過言者所以無私也今以小過不賞大義者政道之耻也議者不復言之

戊申二年二月癸未頼嗣修造永福寺三堂此堂者曾頼朝爲宥義經泰衡之怨塊造之以明年當討滅義經泰衡干支故有此營○八月甲申備前人服部

上皇遊鳥羽殿催和歌會

氏詣鎌倉請仕幕府頼嗣召于侍所問其父祖之來由服部氏獻二卷狀曰嘗源廷尉討平氏於西海命臣父祖爲次將且感軍功而授狀是也時頼等議之曰服部氏無其父祖奉仕之例且遠國之人以義經之狀請仕者多皆不許豈獨此人而已哉遂不許上皇遊鳥羽殿先是鳥羽宮殿就荒詔修造之及此有御幸前太政大臣實氏等群臣從焉以池邊松爲題催倭歌之遊上皇有御製實氏獻序其發端曰夫鳥羽仙洞三五累聖離宮一百餘載云云全文不傳群臣奏管絃伶人繫龍頭鷁首船於池橋之下合樂宴罷還

内膳屋火　御釜燒破

足利義氏訴結城朝光書札之無禮

宮○冬十月癸巳、二條油小路火、延及内膳屋、御釜燒破、詔公卿議之、問神祇官、對曰、昔朝有三釜、自神代傳之、一曰平野、在陰陽寮、古有壬癸用之、爾後此祭絶而無傳、二曰忌火、六月・十二月之神事調御膳、三曰庭火、常調御膳、圓融帝永觀之火、既失其二、僅存其一、今罹此災、三釜皆絶、無奈之何、詔公卿曰、新鑄之乎、補其破乎、如何、前相國實氏等曰、舊釜雖燒、而神代之物也、不可改之、補其破而可也、遂從其議、○閏十二月辛未、左馬頭足利義氏（既剃髮改名正義）訴上野入道結城朝光（時號日阿）書札之無禮、先是義氏寄書

建長元年

於朝光、而自稱足利政所、朝光報曰結城政所義氏、大怒曰、我是源家之族也、彼其臣僕、而老猶存者也、何其對待之僭哉、而作狀訴之、鎌倉時賴等示其狀於朝光、譴之、朝光曰、我何漫費紙筆乎、而出一卷舊狀、獻之幕府、重時・時賴等見之、則賴朝所記之群士名簿也、其簿所記者、義時爲第一、義氏之父義兼與朝光可爲同等之禮、時賴大悦曰、是匪結城家眉目而已、尤爲我家之榮、乃請朝光藏其簿於家、別作自書之按文、載其趣、授之爲朝光之後證、

己酉建長元年二月朔、閑院内裏火、天皇及皇太后

閑院内裏火

上皇御製和歌

攜劔璽避火、幸前太政大臣藤實氏之富小路館、權大納言藤隆親等從之、諸納言・參議或策馬、或負弓矢奔走東西、於是以富小路館爲皇居、天皇生而蹇、不能立、侍臣憂之、及火起而始立、自是能歩、皆曰、内裏火災雖可憂之、而天皇始立者可以悦之、上皇聞富小路之紅梅開、詠倭歌、使人結其枝曰、色香再馥梅花九重之宿有信、辨内侍獻答歌、○六月、准后宮曦子内親王召醍醐座主僧實賢、行普賢延命法、時大雷、權大納言藤隆親侍帝側、鳴弦而謂曰、弦聲與雷聲相應、當今時想是壹越調也、使六位資保吹笛

建長二年

藤實氏獻三宝鳥

藤定嗣致仕隱葉室山房有詩

合調、果壹越調也、

庚戌二年二月辛丑、前太政大臣藤實氏獻三寶鳥於天皇、其形如鵯、天皇愛之、（國俗傳稱、有鳥唱佛法僧者、曰三宝鳥、空海詩曰、三宝之名聽一鳥、是也、醍醐・高野・日光山有此鳥、其外有之者希也、）○八月丁未、前權中納言藤定嗣致仕、年四十三、定嗣通倭漢之學、仕上皇爲院別當、有廉直之名、去歲營葉室山房、欲慕曾祖光賴之跡、及此正衣冠朝上皇、上皇怪之、豫聞有致仕之志、强止之、定嗣稱無其事而退、至攝政兼經及道家・良實・實經之家、及夜薙髮改名定然、隱葉室山房、以與光賴退隱同日、作詩曰、遥尋祖跡思

亞相卸光顯

天皇戲使宮女等擬臨時祭

依然葉室草庵雲石前、顧以勤王多日、志轉爲見佛一乘緣、曉辭東洛紅塵暗、秋過西山白月圓、發露淚零除鬢艾、開花勢盛觀心蓮、長寛亞相遁名夜、靖節先生解印年、昨仕朝端何所恥、聖恩難報彼蒼天、自註曰、陶元亮之歸休、春秋四十三也、曾祖之遁俗、八月十四日也、景氣逢境、自然銘肝、又作倭歌二篇以述其志、上皇聞而太惜之、時人傳寫其詩歌、數其志曰、與光賴不違其時、與陶令同其齡者、非素志豈其然乎、惜哉文才清廉、不遇時也、藤經範見其詩、和以贈之、○九月、天皇使殿上人擬節會臨時祭等禮、以嬉戲、前太政大臣實氏喜御遊之不安、作小笏數片獻之、其戲以實氏女大納言三位教子擬關白、其餘藤隆衡女按察典侍藤隆親

女大納言典侍藤實宗女、中納言典侍源顯氏女、宮內卿藤家滿女、兵衛督藤隆時女、勾當內侍藤信實女、少將內侍、辨內侍、及伊豫內侍等各擬宮司、天皇欣然大笑、屢爲此戲、一日擬節會、以中納言典侍掌權大納言之職、行內辨之事、中納言典侍不能著靴、稱病在局、辨內侍書倭歌於蘆葉戲贈之、教子常擬關白、每誤禮、稱其家樣、中納言典侍戲曰、不見日記、則不可許其家樣、又擬小朝拜、少將內侍稱中納言、屢誤禮而置笏爲拜、兵衛督嘲之、少將內侍曰、自思不誤、則何至此乎、又擬臨時祭、伊豫內侍爲人長、自作輪捧來、皆振面、伊豫內侍赧然不能振面、而謝曰、此職太難勤矣、皆大笑、又擬行幸之儀、辨內侍勤嘯空之役、羞不能爲之、時權大納言藤公相宿直在殿上、聞帝在此戲、來與官女共侍之、公相戲勤嘯空之役、辨內侍喜、又擬諸卿亂舞、按察典侍每亂舞唱歌而曰、在此中歌舞可盡其妙、若有公卿來見則我不能也、故公相公基在宿直、則每自壁間出袖而數其舞樣、又擬五節舞、宮內卿爲唱歌之役、時左衞門督藤實藤在朝、觀此戲、宮內卿羞不能出聲、按察典侍笑曰、羞實藤不能出聲者宜哉、皆大笑、○十一月甲

皇明節會賜宴群臣

建長三年

蹈歌節會　天皇觀爆竹

辰、豐明節會、露臺亂舞畢、帝御前殿、賜宴群臣、雲客歌舞相戲、左頭中將藤爲氏起歌舞曰、六位在否添油、右頭中將藤實尚支頤屢顧爲氏、朗吟曰、豐明不陰、藤經忠蹁躚而起、左眄白衣之官女、右顧束帶之公卿、唱曰、此則白々、彼則黑々、藤經定起歌曰、枳棘之叢、馳笛猿舞、其餘雲客皆相戲如此、滿座大笑、於是雲客各亂舞畢、徹宴、

辛亥三年、春正月己巳、賴嗣遊由比浦、覽射、丁丑、蹈歌節會、天皇觀爆竹、爆竹、國俗曰三毬打、打或作杖、徒然草曰、三毬打者、正月以兒戲之毬杖、自眞言院出於神泉苑燒之、故其人曰法成就之池云々、神泉苑之池曰法成就、故然矣、又一

天皇戲使官女杖擊侍臣爲笑

誂中左義長　先是天皇戲使官女携小杖狙擊侍臣爲笑上元夜勅官女少將内侍欲誘左頭中將藤爲氏擊之爲氏覺之袖小杖而出官女皆執杖欲擊爲氏爲氏半捲御簾擊官女而去及此爲氏出見爆竹少將内侍等欲報擊之爲氏不升階而退翌日大雪上皇幸鳥羽殿召官女勾當内侍少將内侍辨内侍伊豫内侍等同車詣鳥羽殿上皇聞杖擊之戲官女輪於爲氏自挾小杖於御衣之間授少將内侍戲報擊爲氏上皇召爲氏詐使於外爲氏出過簾前少將内侍擊之爲氏遽走上皇大笑既而上皇乘御輿觀雪及

暮還宮辨内侍以無風流爲恨作倭歌結上皇御劍之紐上皇賜答歌内侍各歸天皇問曰白雲漫々内侍等皆有倭歌之風流乎伊豫内侍能書汝揮筆於雪上乎辨内侍獻倭歌以寓雪上鳥跡之意○二月北條重時時賴呈書於前關白藤良實以修好初前攝政道家恚北條氏罷賴經將軍之職而不滿於關東寛治年中通謀于泰村光村圖滅北條氏實經忠家皆從之獨良實謂時運不至難敵關東屢諫道家道家不聽而怒其立異論遂與良實絶父子之義良實悲之作願書祈神欲道家之聽諫而一家無爲也

端午日群臣獻菖花藥玉

天皇遷幸閑院内裏

重時時賴等潜聞之故修好於良實欲道家止密計且曰自今以後可厚交義然道家猶不改而彌嫌忌良實以實經擬嫡嗣（側聞良實祈神之願書寶治年中之事也可在三浦敗亡之前後其願書良實自筆案文今猶傳在二條殿然深秘不許他見故無知之者）○五月庚申朔甲子端午公卿百官獻菖花藥玉於天皇（國俗五月五日以紙糊作胄或挾剪綵花或置紙人以爲兒童之玩曰胄花又丸綵爲玉綴五綵絲爲諸品之形懸臂以除邪魅群臣獻之朝廷或賜之曰藥玉）權大納言藤公親所獻之藥玉以作蒼蒼菖蒲之形其根結絲爲深字天皇愛之以爲風流使辨内侍作倭歌○六月丙辰天皇遷幸閑院内裏賞大納言藤隆親造閑院行事詔以其子隆顯

藤經尹歲九詔書年中行事之障子

行能号綾小路三位

叙從四位上藤顯雅藤經俊亦叙之正四位下藤賴嗣叙從三位（左中將如元）依造閑院之賞也從五位上北條時賴叙正五位下依造國司之賞也詔從三位入道藤行能使其子經朝書年中行事之障子經朝在鎌倉故特詔行能使其孫經尹書之經尹時九歲有能書之名（是年行能七十餘臥病時有法深房者以樂律鳴世新營一堂爲管絃之道場号樂音寺欲請行能書額自到行能之綾小路家行能病革引法深房於病床逢之法深房不能請額而告歸行能曰予來何故哉盍言之乎法深房曰某有所請然今公寢食不常待平復可請之行能曰今強病辭近於予宜告之於是法深房告以其實行能謂然擧首曰居吾語云頃日我臥病一夕夢有神人携一額來曰是卿之所書近江国寺之額也字畫稍拙宜書補之神人曰我去五月有請書者必勿拒）

之而謝去、於是而覺、今之說、既及五日、是神人所告也、我雖病、何拒之、子者管絃之妙工也、我亦怒有筆法之名、是年有閑院之經營、我奉勅言、使九歳孫書年中行事之障子、我此藝之榮也、法深房悅謝之、行能即强病書額、且記其夢授法深房、

建長四年

前太政大臣道家薨

壬子四年、春正月、丙戌朔、壬辰、鎌倉騷動、人不知其故、○二月、乙亥、前攝政左大臣從一位准三宮藤道家薨、或疑東使害之乎、於是前攝政實經右大臣忠家等諸子諸孫坐事罷朝參、唯良實道良無他、道家之事、東鑑不顯言、而唯曰其薨、有說、武家可有籌策之期、已公卿補任亦關、故實經忠家等勅責、亦以知之者、則關二條殿家得舊證文、詳記其事、然深秘之、不示人、唯關東評定傳曰、建長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武信景賴捕了行法師、世間騷動、翌年光明峯寺禪定殿下一族僧俗勅勘、但二條殿父子免其殃云云、併東鑑前後所載參考之、則大概自明矣、

道家號光明峯寺、故稱峯殿、多貴子、長教實先薨、次良實、次實經、皆為攝政關白、次賴經、次僧圓實、為興福寺別當大僧正、住大乘院、次大僧正慈源、為天台座主、次僧法助、為仁和寺御室、准三后、次大僧正行昭、為園城寺長吏、及三山撿校、次僧正道智、為園城寺長吏、次權僧正深忠、在聖護院、次大僧正慈實、為天台座主、次大僧正勝信、為東寺長者、次法印道意、住東大寺、又有三女、長竴子、為四條帝母后、次仁子、為攝政兼經夫人、次全子、為四條帝尚侍、時人皆謂、貴子貴女之多、無若道家、道家薨後、

良實悲與父道家疏絕、當哭慟

北條重時奏請上皇、皇子宗尊親王為鎌倉主

葬光明峯寺、俗傳良實常悲與父絶、及其沒後猶忌之、一日詣光明峯寺、頓哭慟曰、孤子有罪觸怒、令棄世之後、伏請許罪、時林風乍起、木葉撲良實之面、良實哀泣、自謂嗚呼沒後、其怒猶未止、無奈之何、而泣歸、木葉之痕遂為瘢云、是月甲戌、重時時賴相議、命和泉前司藤行方、左衛門尉武藤景賴、入京師、上書、奏請、奉迎上皇一皇子、為關東將軍、令賴嗣辭職、其書時賴自書之、重時加判、他人不知之、行方景賴入京師、奏上皇、上皇與攝政兼經議而許之、於是馳驛使、問重時時賴等、曰、十三歲皇子、三歲皇子、長少孰可乎、重時時賴等報奏曰、長皇子可也、○三月、乙酉朔、己丑、上皇與攝政兼經議、欲以皇子宗尊、時十三歲、為關東將軍、即使左大臣藤

宗尊親王入鎌倉

兼平勅授親王、賁於宗尊、兼經贈馬於六波羅、左近將監北條長時、而勞奉親王、可赴關東之事、癸卯、宗尊親王發京師、前中納言藤為經、參議源顯方、右中將藤長雅、右中辨源顯雅從之、左近將監北條長時率羣士護之、各競行粧、上皇微行、於粟田口覽之、藤行方、武藤景賴、先驅向鎌倉、告親王之發途、○夏四月、甲寅朔、重時時賴命武藏守北條朝直、掃部助實時、尾張前司時章、足利家氏、出羽前司小山長村等羣士、迎親王於固瀬邑、於是羣士隨兵、皆擁親王之輿入鎌倉、左近將監北條長時、左衛門大夫長井泰

上杉氏始于此

將軍賴嗣歸京師

重、加賀守佐々木親清、出雲前司波多野義重、各率從士為後騎、而先入重時館。重時時賴及前右馬權頭政村、甲斐前司大江泰秀、出羽前司藤行義、下野前司宇都宮泰綱、秋田城介藤義景等下庭拜親王之輿。參議源顯方揚輿簾、政村捧劒、長時捧弓、後藤基綱把行縢沓、重時獻挽飯。藤氏譜曰、藏人藤重房從宗尊親王、候鎌倉、賜丹波國上杉莊、為采邑。乃以邑為家號、而列武臣、與足利氏互為姻家。重房者、勸修寺内大臣高藤之裔也。丙辰、前將軍賴嗣與幼童及其母二品藤氏歸京師。北條業時等羣士送護之。賴嗣自寛元二年尸職、至此九年而退。藤氏貴種為鎌倉主將二世、凡三十四年。○冬十月壬子朔、甲寅、藤兼經辭

五攝政始于此

建長五年

攝政、詔左大臣藤兼平攝政、為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先是藤基通號近衛殿、兼實號九條殿、至道家、使其長子教實號九條殿、貞永攝政、良實號二條殿、仁治為關白、實經號一條殿、寶治攝政、及此兼平攝政、號鷹司殿。其子孫各相代為攝關、世稱五攝家。或曰、分攝家為五、出於時賴之心、分其勢也。

○癸丑五年二月己酉朔、重時時賴評定聽訟。有人訴曰、二小童相鬪爭、有他一童十二三歲者、相扶傷一童。時賴等以式目無此條、而其罪難定、馳使於京師、問法家官司。報曰、法云、十六以下收贖。於是遂決

之。○三月乙卯朔、宗尊親王覽童舞。乙卯、右大臣藤定雅辭左大將。内大臣右大將藤公相轉左大將。大納言藤公基兼右大將。公基呈書於宗尊親王、謝任大將。此後上皇行最勝講、前相國實氏會之。公相、公基為左右大將扶父、從馬列座。諸卿起迎談之。威望稱以、時人謂非攝關之子而兄弟任左右大將者、勸修寺祖藤氏有定國定方、村上源氏有俊房顯房、平氏有重盛宗盛、其他無如公相公基者。就中兄弟同時相並者、平氏之外、此二人而已。官路之榮、不可勝言者也。○五月戊寅朔、壬午端午、陰陽師賀茂時定獻三種神符。其勘文曰、五月五日、當丙午壬午、書神符於赤紙佩之、則延壽百歲。其符有三、一曰辟兵、二曰破敵、三曰三台護身、皆所以除災禍也。上皇須

永平寺開祖道元寂

弘曹洞宗

北條時賴定利賣值之法及材

賜宗尊親王。是日宗尊親王催倭歌會。○八月甲辰、永平寺僧道元寂、歲五十四。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胤也。始謁建仁榮西、以為法器。從乘商舶入宋地、見天童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闡法于城南深草。時賴招以名藍、不就。乃如越前、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禪寺。叢規一則太白。本朝曹洞宗始于此。支流末派大多。傳稱元厭王城繁華、好邃鄙寂寞者。有事入京、則唯一宿而已。故其末徒亦戒留滯京師。有醫道昌者、在洛下賣解毒丸。洞家僧來京、則宿昌家、不求他舍。主累世為例云。

○冬十月丙午朔、丙辰、時賴以近歲雜物值貴、命小野澤光連、内嶋盛經定利賣值之法、而禁押買、又定

木尺法薪馬芻値法
時頼招宋僧道隆供養建長寺
佛殿虹梁銘

和賀江津所賣材木之尺法、定薪馬芻値法曰、炭一駄代百文、薪三十束代百文、萱芋一駄八束代五十文、藁一駄八束代五十文、糠一駄代五十文、又以材木寸尺不法、定其尺法曰、持長八尺不足者、令點定之、○十一月、乙亥朔、庚子、時頼招宋僧道隆、供養建長寺、使前大内記藤茂範作願文、而自書之、又作佛殿虹梁銘、曰、上祈今上皇帝千佛垂手、扶持諸天至心擁護、同胡越於一家、通車書於萬國、又道隆銘曰、伏願三品親王征夷大將軍干戈偃息、海門晏清、五穀豊登、萬民康樂、法輪常轉、佛日增輝、乃以隆爲開山第一世、建長寺多境致、毘盧寶閣、得月樓、逢春閣、龍王殿、玄關、蘸碧池、天津橋、對神閣、華

嚴堂、摩霄閣、玲瓏岩、三千佛、西來院、又毘盧閣下法堂曰招華堂、僧堂曰大徹堂、外門曰嵩山、方丈書院曰聽松、觀音殿曰圓通閣、閣下小池曰海眼、天津橋下流曰截流橋、列羅漢像曰應眞閣、輪藏曰法輪寶藏、衆寮曰海東法窟、又有天下禪林、旃檀林、昭心寮之名、後山有洞、道隆之所居也、曰松上軒、又有十寮、曰清風、指臨、茘香、宗鏞、起紛、列泉、景楊、思恭、耕道、用則、榮西初唱禪宗、至此京師有圓爾、鎌倉有道隆、其宗日盛而遍闔國、

建長六年
結城朝光法師日阿卒

○甲寅六年、二月、甲辰朔、丁卯、從五位下前上野介結城藤朝光法師日阿卒、治承四年、齡十四、謁頼朝以來、歷仕六代幕府、其名籍甚、爲關東老將、至此歲八十七、朝光者、秀郷之裔、小山政光三男、朝政弟也、朝光初立結城家號、有五男、長曰朝廣、移封奥州白河、次曰朝長、次曰時光、號寒河、次曰重光、號山河、次曰朝村、號細戸、其餘族類繁多、爲士林之冠、

細戸或曰白戸
時頼患武林之藝廢、命羣士試相撲

○五月、壬申朔、閏月、壬寅朔、時頼携酒詣幕府、獻宗尊親王、召近臣開宴酣、時頼語曰、近年武林之藝既廢、而羣士皆好非職之藝、是忘我家之業也、誰不愧乎、他日欲試弓馬之業、今斯宴興闌、各決相撲之勝負乎否、宗尊悦、乃命羣士爲勝負、羣士聞之、或退去、或固辭、申命掃部助實時、戒曰、有逃避之輩、則可沒領放逐也、於是十餘人應命、未脱衣裳、有長田太

郎者、相撲之舊能也、實時命長田判勝負是非、分十二人爲六番、一番則左衛門尉三浦時連、與結城朝村相挑爲持、二番則大須賀朝氏、胤氏弟、波多野實經、三番則左衛門尉澁谷武重、撿校中務三郎、共各爲持、四番則薩摩余三橘公員勝、服部彌藤次、五番則賁澤余三勝、加藤景綱、六番則常陸次郎兵衛藤行雄、與土肥實綱爲持、相撲畢、召勝者及持者、使雲客賜劍衣、負者以罰觥飲酒、三四官族取瓶子人以爲壯觀、○冬十月、乙亥、時頼妻產女、僧正隆辨加持之、時頼大悦、松下禪尼、及重時、妻各會之、松下禪尼者、

時頼母松下禪尼自剪裁舊紙障

足利源義氏卒

時頼之母也、先是時頼弱冠、一日禪尼饗時頼、城介藤義景爲禪尼之弟、聞營饗禮、先到禪尼之家、禪尼自剪裁舊紙障補其破、義景請曰、某從者有能爲之者、尼公何勞之、禪尼曰、某男不勝我工也、而猶不止、義景曰、裁一間補一間者、有勞而迂、爲班而麁、不若唯改糊之速而麗也、禪尼顧曰、我亦欲全改之、然今日補之者有故也、凡人以去奢從約爲善、物以與發補破爲美、我今補之者、欲使弱冠之人知之也（按吉田兼好徒然草記之、曰治世之道以儉約爲本、松下禪尼知道之人也）○十一月庚申、正四位下前左馬頭足利源義氏卒、義氏者足利義兼

藤實氏都鳥爲奇珍

使茂平備叡覽

子、母北條時政女也、從剃髮號正義、稱法樂寺、有三子、長曰長氏、以其母早不爲家嫡、住三河國吉良邑、其長子滿氏、遂以吉良爲家號、滿氏弟曰國氏、號今川（吉良家譜曰、長氏爲人長丈不群、人望歸之、遷居參河）、長氏弟義繼號東條（系圖曰渡曾布朝、其子孫在關東）、義繼弟曰泰氏、以泰時外孫故爲足利家嫡○十二月戊子節分、天皇避方忌、行幸於前太政大臣實氏之富小路第、先是院御隨身右府生秦頼秀得隅田川都鳥、贈雲客有橘成季者、請之欲養不知其所啄、使小田河茂平養之、及此實氏聞之、以都鳥爲奇珍、使茂平備叡覽、實氏及少將内侍作

橘成季編古今著聞集序文

倭歌結鳥翅還之（前三河守卜部兼直聞茂平獲都鳥讀見之作倭歌謝茂平其小序曰、都鳥芳名昔聞、万里之路殺禽奇體、今逢一見之望云云）橘成季編古今著聞集二十巻、其序曰、夫著聞集者、宇縣亞相巧語之遺類、江家都督清談之餘波也、余稟芳橘之種胤、顧璅材之樗質、而琵琶者賢師之所傳也、儻辨六律六呂之調、圖畫者愚性之所好也、自稱一日一時之心、於戲春鶯之囀花下、秋鴈之叫月前、暗感幽曲之易和、風流之隨地勢、品物之叶天爲、悉憶彩筆之可寫、綴玆或伴伶客、潛樂治世之雅音、或記畫工、畧呈振古之勝槩、蓋居多暇景、以降閑度徂年之故、擬勘此兩

端、搜索其庶事、註輯爲三十篇、編次爲二十巻、名曰古今著聞集、頗雖爲狂簡聊、又兼實録、不敢窺漢家經史之中、世風人俗之製矣、只令知日域古今之際、有街談巷説之謠焉、猶愧淺見寡聞之疎越、偏招博識宏達之胡盧、努不出蝸廬、謬比鴻寶、于時建長六年應鐘中旬、散才士橘南國、慾課小童猥叙大較而已、是年成功、招同僚之官客、開饗宴、催詩歌管絃之遊、床上掛白樂天・人丸・廉承武之畫像、供酒脯菜菓以祭之、而後讀著聞集序、及毎篇一段、於是奏管絃、以久來文學家爲詩題、以朝殘菊夕落葉寄鶴祝、爲倭

建長七年　宋僧西巖作丞相藤原實經捨經記

歌題、各作詩歌、披講之、別作倭字後序、以爲子孫之戒、（橘氏譜不載成、故不詳其出自。）

乙卯七年、三月、前關白藤實經、自書法華四經、使僧圓爾附宋舩、捨徑山正續院、時宋僧惠西巖住天童、作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記畧、曰、道人圓爾來自日本、一語投機、擢置近侍、坐閱再朞、挾正續之道而歸、大坐故山、一香供凌霄、示不忘本、竊謂、日域名相之學、與宋相將、而正宗之傳、則非於覺阿向金牛作舞處、勘破臨堂、國人歆仰、蔚爲之宗、逮今爾公益佐興之、與有力也、將見一燈傳無盡燈、燁然不夜光、以謂係平時者、厥有旨哉、公重爲前攝政藤原道家見知、特加師禮、而道家之子左丞相實經稟父之志、崇篤教門、欲報先妣准三后大夫人之德也、相與聚族而謀之、課其兒女昆弟、親書法華等經四部、總三十二卷、貯以魯匣、貫以霞絡、鏤金鈿螺、極窺天巧、尊經也、衮昇濟之具、報罔極之恩、率本於孝、噫不事外慕、而手書佛經、可謂知所向矣、圓爾重惟先師之恩德一毫亡報、陳請是經歸鎮徑山正續先師圓照塔院、如經所謂是中已有如來全身舍利者、豈細故哉、丞相欣然諾之、其喜法寶之有所歸

時賴鑄建長寺鐘僧道隆作銘

而聖善之有所託矣、爾公與余敦同稟之義、屬了惠被旨此山也、拳拳致書、附以四十二臂栴檀大士、重以斯經爲託、囑爲之記、將以紀實行遠、嘗試爲爾言曰、先師握單傳直指之柄、掃文字語言之學、今公以是報之、余又從爲記、得不厚辱於師門、貽咻於衆楚、若曰、碎單傳直指者此經也、破文字語言者此經也、則強爲爾記之、大宋寶祐三年三月望、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住持嗣祖比丘了惠記（惠號西巖）

是年、時賴聚銅工、勸千人、鑄建長寺鐘、僧道隆題、曰、南閻浮提、各以音聲爲佛事、東州勝地、聊萃攢叔此道場、天人影向、龍象和光、雲歛霏開兮、揵觀百尺、嵐敷翠掃兮、勢壓諸方、事既前定、法亦恢張、圍范洪鐘、結千人之緣會、宏搆高架、鎮四海之安康、脫自一摸、重而難擧、圓成大器、鳴則非常、蒲牢吼乱、星斗晦藏、群峯答響、心境俱亡、扣之大者其聲遠徹、扣之小者其應難量、東迎素月、西送夕陽、昏寐永醒、攪之則寤寐安猶惢、警之而莊、破塵勞之大夢、息物類之顛狂、如覺覺空、根塵清殞、返聞聞盡、本性全彰、共證圓通三昧、永臻檀施千祥、回此善利、上祝親王、民豐歲稔、地久天長、

康元元年

前將軍藤頼經逝

丙辰康元元年春正月癸巳朔秋七月甲寅時頼以逝歳天變屢現爲憂命和泉前司藤行方左衛門尉清原滿定問陰陽師曰何祭而消此天變乎陰陽權大允安倍晴茂對曰可行雷公祭天文博士安倍爲親曰此祭未聞公家之外行之者唯行風伯祭可也晴茂曰親職嘗爲諸國領守行之其所議不決時頼問右京權大夫藤茂範參河守清原教隆茂範曰寛喜三年欲行斯祭勅問安賀兩家安家不知之賀茂晴憲勤仕之其他未知例教隆曰凡人勤仕之例未嘗聞之遂罷其祭○八月己巳前將軍藤頼經逝（世稱頼經曰入道將軍入洛之後號七條將軍）

宗尊詣鶴岡覽流鏑馬

前將軍藤頼嗣逝

時頼於最明寺別業剃髮

甲戌宗尊請鶴岡覽流鏑馬豫選射士北條時利北條義政（重時三子）足利利氏北條時忠三浦頼盛等爲其最又有競馬五番（先是時頼選力士習其藝與隨身之堪事者爲左京任上皇之舊例以隨身爲右一番則富所氏爲左與右方村岡氏相追爲持二番則檢校三郎爲右取當麻五郎之轡勝之三番則秦弘員爲右與下條四郎爲持四番則波谷三郎爲左秦種久爲右左有膂力右知故實波谷挾種久而馳種久離馬取波谷之腰共墮地遂爲持五番則烏子次郎爲左追秦行久行久怖烏子之力不停馬而馳之人以爲壯觀號異賜祿于勝者持者）○九月辛亥前將軍藤頼嗣逝（廢主父子隔月而沒非無疑焉）○十一月庚戌時頼於最明寺別業剃髮以宋僧道隆爲戒師名曰覺了房道崇（時年三十）前大藏權少輔結城朝廣（法名[illegible]）

正嘉元年

及弟時光朝村（法名遠忍）遠江守三浦光盛及弟三浦介盛時大夫判官時連前筑前守藤行泰（法名行善）及弟前伊勢守藤行綱（法名行願）判官行忠（法名行一）皆感時頼平日之恩惜其剃髮各雉其髻然朝廣等坐私剃髮罷于參（自寛元四年至此時頼執權十一年而退休然大政之重事猶皆決於時頼其威望彌高）

丁巳正嘉元年春正月丁亥朔三月庚子詔改康元二年爲正嘉元年（文章博士菅在章勘進之）○夏四月甲午宇都宮泰綱結燻鞠於雛冠木獻宗尊與權中納言源顯方難波刑部卿藤宗教北條教時時基藤親家行義及泰綱等爲蹴鞠之戲時頼以壹岐前司後藤基政

時頼手寫經文獻伊勢大神宮願文

左衛門尉藤行忠加引付衆庚子時頼依平日之所願新寫紺紙金字大般若經六百卷附祭主大中臣隆通獻伊勢大神宮自書其願文其詞曰夫當五十鈴河上兮有宗祠之奇勝代稱之礒宮於八萬寶藏中兮有教門之卓躒佛名之般若我朝百王之元祖也欽戴甚自隆周之清廟三世諸佛之智母也恢弘起自有唐之貞觀是以肅敬是以稱嘆於是弟子往年被冒痾累爾時偸發願念忽得除愈遂得安全故手寫即有即空甚深之沙理奉貫一陰一陽不測之靈威宿霧渉歳雖非餘氣之快霽底露不空可謂一

念之澄遏、是以華夏静謐之時、枝幹相應之佳景慶
任誠素、敬致啓白、六色第五之禁可惶、付詞部以整
道儀、諸經第一之說不安警神咒、以期勝利、弟子義
勇雖鈇、治略雖踈、剪長鯨出海表、寤寐所念者、波瀾
之不罷、仰仁風於寰中、造次所羨者、枝條之不鳴年
來有報國之忠、今已遂適世之志、清淨在身、雖厭機
務於桑門之後、縹渺寄眼、只馳信心於柏城之邊、被
杭州刺史之纏宿痾也、偏誓善因於無量壽之樂邦、
零陵太守之慕前事也、遥凝明信於有虞氏之尊廟、
愚魯所跋、已越舊聞、況乎妙典之爲寶偈也、毎字皆

正嘉二年

瑩麗水之波色、真諦之飾金書也、遺文出於五源之
風吟、其金字六百軸、有壯麗之餘、此緇襟三千人、合
歌唄之聲、綷是鄭重、福不唐指、仰願二所大神、受般
若華、以增法樂、伏乞三品大王、仍慕耆藥、以保仙齢、
凡厥擁護國家者、神之明德也、我願廼在之、富饒民
黎者、經之慧力也、我願又在之、云神云經、盍納受素
念、無適無莫、必圓滿宿望、然則百年無恙、年年常遇
有年之年、庶事有成、事事只聞無事之事、都鄙懽樂、
子孫繁昌、乃至功德之餘、幽顯普利、沙彌道崇敬白、
戊午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八月壬辰、鶴岡放生會之

鶴岡放生會時頼從士路被射殺

後、有流鏑馬、宗尊往覽之、時頼等亦會焉、儀畢時頼
從士伊具四郎、路爲人遣射殺、評定衆按撿之、則諏
訪刑部入道之所爲也、刑部招左衛門尉平俊職、牧
左衛門入道、置酒謀事、酒闌、刑部著簑笠跨馬、伺伊
具之歸途、毒於鏃射之、而歸家相飮如初、故捕俊職
及牧左衛門鞫問之、二人明言其始末、於是捕刑部、
禁錮於佐々木氏信之家、而拷問其所以殺之、刑部
不言之、於是拷問其從者高太郎、亦不言、監吏詰曰、
汝主既言、汝何不言乎、高太郎曰、主既言之、則何問
之乎、而遂不言、○九月、戊申、時頼察召諏訪刑部喩

時頼誅諏訪刑部流俊職等

時頼登庸青砥左衛門尉

曰、嗚呼汝有殺人之疑、且從者高太郎既言之、難逃
斬刑、然事不實、則我扶汝免罪、如何、刑部大悦、垂淚
答曰、臣就舊領之事、有宿怨、故爲之、時頼潸然曰、汝
既犯罪矣、今以憐汝宥之、則難禁天下之非違、吁無
如之何、遂命有司誅之、於是流俊職及牧左衛門於
硫黄嶋、時人曰、俊職者康頼孫也、其處偶與其祖同、
嶋也、可謂奇矣、○十二月、時頼得青砥左衛門尉藤
綱、爲引付之監吏、藤綱者藤滿季子也、生而頴悟、藤
滿以其母早爲僧、受密宗之業、略通其法、藤綱弱冠
不屑其業、發憤還俗、覃思讀書、時有行印者、有博學

藤綱見牛渡水中譬時頼行佛事

之名藤綱負笈就學有年矣聞時頼詣三嶋社潛在從者之中詣三嶋而隨雜具之車歸及庁瀨川牛洩水中藤綱笑曰此牛習守殿（指時頼）之佛事乎相伴者問藤綱曰汝言何哉藤綱曰頃日不雨數日田畝葉枯民皆悲餓然此牛不瘦田畝瘦于水流而不爲國用伴者又詰曰汝言然矣何其以守殿之佛事爲譬乎藤綱笑曰鎌倉所在僧碩德優才能持戒律者多皆貧窮臨饑唯厭金米者皆外飾錦綺內嗜色肉耳然今年之供養受施物者悉破戒無智而頭貴之僧也持戒碩德實修行佛法者無得一物之施豈謂慈

藤綱爲身不斂財爲親不隱非

悲之供養乎今此牛足有餘而無補不足其理何異矣伴者感激其言二階堂入道藤行久聞之語時頼時頼嘆曰我過矣我過矣夫人是也乃何人乎行久曰青砥氏之子也時頼曰何知彼之晩矣於是召藤綱咨詢政務監引付之事藤綱直而無私敬而愛人揚善遏惡儉而不驕威不猛不好逸樂爲身不斂財爲親不隱非而其家富累千金故見遠國群士勤仕鎌倉者之用度不足則隨分賃其金不受其利倍領邑之小者各與之受恩者皆感悅或有贈苞苴謝之者則藤綱大怒不受而命曰國士勤仕鎌倉者不可

怠之而遠國領邑千里錯擾其費不可勝言故其邑民勞役有飢色我爲國悲之賃贈微物以輔費用我非親附卿等也然卿等以爲受我恩何異至此乎贈苞苴者恥去又聞近國貧者則招其人而問其所以爲貧聽所以其無私而與財以教誨他後不至貧也若有無故而徒貧者不與一物而戒諭之人聞其故各曰此非饑某人爲國悲之是執守殿之恩也每問其貧民若聞其地頭不義者則密招其地頭戒諫懇篤故多皆伏其言而改其過凡爲人戒諫者不悶責賤親疎人皆服其無私藤綱所領給三萬四千餘貫

時頼託言飾藤綱以加領邑

藤綱辭賞不受託以夢言

也時頼感其公直以其所領欲與之邑而懼藤綱之不受而未果一日召藤綱授之數邑藤綱辭曰不知是何賞哉時頼假託言曰我詣鶴岡有奇夢一衣冠老人來告謂心無私而理不暗者無若青砥左衛門其汝欲政正國安則盡厚賞彼乎而覺我以爲神告也何乖之乎藤綱對曰然則臣猶不受之所謂夢幻泡影者譬諸事之無實也閣下若乃夢刎臣首則雖無罪而從其夢乎凡薄報國之忠蒙越分之賞者謂之姦賊臣不肖無忠誠之寸功何被姦賊之名乎哉而固辭不受歷日時頼又召藤綱密諭曰我以汝爲

藤綱巨富、好儉、公事不惜千金

藤綱聽訟、糾時頼邑民之非決之

耳目而預諸務之政、然領邑小則無威望、無威望則天下之人不信其言、汝勿辭領邑、藤綱叩頭曰、閣下之言、其厚庇餘于微臣之身、如此則臣無一邑、而天下之人豈輕侮哉、不如此則縱然有幾萬貫之邑、人輕之矣、唯冀以臣無私、示同列之預政者、則不假一邑自有威望也、臣非挾私威而爲自謙也、閣下以爲天下計、故述臣之寸衷耳、今臣起自撲樕用於柱梁、若乃有小過則其罪倍同列、斯可也、今所領之邑、而財用恒足、猶有餘蓄、從士三百、練卒二千、以備不虞之用、縱向東與西海之遠、可勤三四年之役、不奇闕

下之心矣、是臣之分也、凡智謀有分、率兵過其分則不作用、今加賜領邑、過臣之分、雖賜何益矣、然則先所謂超分盜賞者也、是故古之封爵、各隨官位職之大小、是所以不虛其領也、時賴大服其言、藤綱五世祖大場十郎近鄉、承久之役戰于宇治有功、而賜下總國青砥鄉、因以氏焉、藤綱巨富好儉、居常衣袴皆用布、且夕所食唯糲飯、菜羹、燒鹽、乾魚耳、出仕則帶木鞘刀、叙爵之後、太刀之綫弦袋使人持之、爲身不爲費、爲公事則不惜千金、見貧者隨分與財、世稱其無私、一日有訟時賴領邑之民者、評定衆皆憚時賴、以理爲非、枉斷決之、獨藤綱不從、遂糺時賴邑民之非、決之、其勝者喜藤綱之無私、而包錢三

藤綱以五十錢買葦炬、探十錢

百貫、密投其屋後而去、藤綱見之大怒曰、非我扶彼唯從理之所在、而欲使守殿不受人嘲耳、我何受彼惠哉、而遣人於其邑、遠送其錢還之、藤綱有召、夜詣北條氏之第、過滑河、誤落佩袋之錢十文於水中、藤綱驚躁、命僕以五十錢買葦炬、探水中之錢得之、大悅、人或嘲之曰、得十錢而失五十、可謂利小損大也、藤綱聞之攢眉喩曰、嗚呼汝何愚乎、不知其費、不省惠民、水中之錢者、不求則遂失、買炬之錢者、長在商家而不失之、我所損者、商之所利也、不併失六十錢者、豈非天下之利乎、嘲者恥而去、

正元元年

北山櫻花盛開、天皇上皇中宮皇太弟行幸、催歌會

己未正元元年三月、大宮女院於西園寺供養一切經、天皇行幸、上皇及中宮皇太弟共行啓焉、前太政大臣實氏等羣臣候焉、時北山櫻花盛開、法會畢、殿上奏樂、天皇彈琵琶、皇太弟吹笛、公卿皆奏絲竹、樂闋、上皇催倭歌之遊、有御製寓開花連枝之意、自祝之、實氏及從一位左大臣藤道良、前右大臣藤公相、正二位右大臣兼東宮傅藤實雄、内大臣兼左大將藤基平、大納言藤隆親、權大納言藤良教、右大將藤公親、東宮大夫源通成、權大納言藤師繼、藤通雅、前權大納言入道藤爲家、中納言藤資季、權中納言兼

中宮權大夫藤雅忠、按察使藤顯朝、左衞門督源基具、從二位權中納言藤為氏、從二位藤顯氏、參議正三位左中將源通世、從三位左中將兼加賀權守藤隆顯、正三位左中將源通賴、從三位東宮權大夫兼左中將藤公宗、藏人頭左中將藤為教、正四位下左中將藤忠繼、右中將藤信家、源具氏、藏人頭兼東宮亮藤高定、左兵衞督兼備後權守源資平、右中將源共房、中宮權亮藤公雄、左中將兼播磨守藤基顯、右中辨源雅言、藏人宮內大輔兼東宮大進藤資宣、勘解由次官兼東宮權大進藤經任各獻倭歌、道良作

通家作和歌序

倭歌序曰、春樂屬於誰人、上清洞之賢主也、時興見於何處、西園寺之勝形也、國母仙院就此金刹如來之道場、講以素恆覽藏之真門、我上皇不忘聞法之作美、令侍直各獻應製之露詞、觀夫花因地勢添粧地、萬花色增榮者歟、拂雪揚霞群樹遠近之風落衣濯錦添繡一池淺深之浪如畫、數賓之趣奇哉盛矣、況二通三儲之和曲調也、音協治世之政、外祖前相之為元老也、面遇今日之儀、小臣真觀宰輔之後、雖顧餘風十五代之蹤、宴莚歌仙之中、獨隔出雲八重垣之什云爾、宴闌上皇勅為家、以撰集之事、為家對

為家恭勅畢

曰、臣往奉勅、其集既成矣、今致任剃髮之身也、伏冀勅戚息為氏、則幸焉、上皇曰、汝祖俊成剃髮撰千載集、非無其例、今汝融覺幸存焉、雖老可再掌其事、為家剃髮之後、號融覺、良實、道良、實經、忠家、共實氏外親也、然宴會道良撰都帶、而實經、忠家者不以賤列席、則良實父子之外、道家之族黍勅勘者、雖源擬之、其路自顯矣、藉知實氏專朝權張北條之勢者、可類推焉、

天皇禪位皇太弟

詔改正嘉三年為正元元年、依天下饑疫也、式部權大輔菅公良勘進之、○十一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從一位藤兼平、關白如故、先是上皇有詔、議受禪之事、天皇聞之悄然不樂、與侍女語曰、朕在位之間、纂內侍所之拜日總五千七十四日也、辨內侍獻倭歌、謂千代之

言重其五七十餘日神不忘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七終

執政
關白藤良實、平藤實經、藤基平、藤忠家、太政大臣藤公相、左大臣藤實雄、藤家經、右大臣藤通雅、藤師忠、內大臣藤公親、藤冬忠、源通成、藤師繼、宋沙門普寧來、時頼問佛教於普寧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四十八

春齋　林恕　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龜山天皇

諱恒仁、後深草帝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三、曰文應、弘長、文永、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一年崩、壽五十七、葬龜山山上、

庚申、文應元年、是年宋沙門普寧來、東福寺僧圓爾迎接、馳書告時頼、時頼招之鎌倉、問佛教、以寓建長寺、普寧者西蜀人也、幼而祝髮、負笈於唯識之講肆、歷數歲捨去、出峽而南詢、遍歷諸老、問道於蔣山癡絕四明無準、而後兀然而度日、無準書兀菴二大字遺之、因以為號焉、時宋地北虜横放、雖寺院輒受僇、偶本朝僧圓爾講五峯之法義、屢附商舶、時時聘招、景定二年泛滄海、順帆不艱、速達博多、寓聖福寺、即文應元年也、尋至帝都、東福圓爾迎接、客位延之、待遇甚渥、京師緇素奔波瞻仰、時頼聞寧道價、迓於相陽、寓止巨福山、住持蘭溪道隆者、寧之蔣山舊友也、相見喜慰勞問、時頼信嚮日熾、漸命令正位於函丈、寧進十五偈、力辭、時頼進前曰、弟子在大宋、曾禮拜

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寧見其語異、即握起拳曰、吾雖老拳頭硬在、進曰、弟子兩年前夢一僧教曰、參禪醒後、圖所夢像供養、今見師貌、與像無異、寧曰、且莫說夢、又問和尚年多少、寧曰、六十三、進曰、弟子不問這箇年、寧竪拳曰、莫是這箇年麼、時頼擬議、寧乃竪三拳、時頼欣然、他日時頼問曰、弟子近日見得非斷非常底、寧曰、參禪只圖見性、千了百當、時頼曰、和尚方便指示、寧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乃指面前蠟燭、巧諭妙說良久、曰、見麼、時頼曰、森羅萬像、山河大地、與自己無別、寧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時頼言下忽然契悟、起禮九拜、

弘長元年
時頼下令諸社諸寺

辛酉、弘長元年、二月、辛酉、時頼使政村長時令諸社曰、祭者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禮典之所定也、封社者、任代代之符、少破則修補之、大破則審言其來由、可請改造、是前式之所置也、然近年神事等或陵夷、背古儀、或過差忘世費、神慮難測、人有何益、自今以後、恒例祭祀、不致陵夷、臨時禮奠、勿令過差矣、社司恣貪神領之利潤、無顧社壇之破損、匪啻不恐神慮、可謂忘公平、自今以後、於背此制法輩者、可被改補、

其職矣。令諸寺曰、諸堂之勤、恒例有限、而供僧等經有勤修之名、更無抽誠信之志。凡補職之始、有法器之精撰、補職之後、多皆以淺薦尫弱之手代勤嚴重之御願、太不可然矣。禁忌並現所勞之外、用代官事、一切可停止之。供料不法寺塔不修者、可改其職。凡堂舍供養之人、報恩追善之家、不測渥分、多費家產、漫施僧徒、以煩民庶、可招罪根、非殖善苗、徒為名聞、無益冥顯耳。自今以後修佛事之人、只專淨信、宜停止過差矣。使壹岐前司後藤基政・左近入道小野澤光蓮令關東勤仕之群士、而禁止家屋營作、出仕行

時頼下嚴制於諸寺諸社

宗尊覽小笠懸

粧之過差、又下數條嚴制曰、放生會之假捜者、宜用儉約、博奕者宜停止。鎌倉道橋者宜掃治。棄病者孤子、死屍於路邊者、宜禁制。念佛者招娶女人、僧徒裹頭横行者、宜罷之。鷹狩者神社供祭外、宜停止之。早馬者為有變之備也。然近代雖非變、而漫馳早馬、為人馬之煩、宜禁之。○夏四月乙卯、宗尊遊前陸奧守重時極樂寺山莊、留宿、覽小笠懸。時頼等群士會之。時頼曰、近年無堪小笠懸之藝者、臣子時宗能之、宜召射之。時宗留守在幕府、時頼使藤恭盛召之。時宗騎鬼鴾毛馬入射場、工藤光泰捧的、時宗射斷的串、

澁谷武重與佐々木泰綱討論祖先代功

的飛上、為帽。時宗直馳歸鎌倉。觀者感其妙。宗尊大悅。時頼欣然自夸曰、彼為我家良嗣之器也。○五月甲戌、壹岐前司佐佐木泰綱侍幕府番士相詰之間、戲嘲澁谷武重稱大名、俗稱得大禄者曰大名。武重怒曰、卿弄我乎。我今雖非大名、我祖重國者、相模之豪傑也。故卿祖定綱等來寄食重國之門下、以其厚庇遇源家再興。而卿等至今為大名。如何。泰綱正色曰、昔曾東國之士、如重國者、皆阿諛平氏、蒙彼恩顧。我家先獨不諛權勢、棄傳家之舊領、偏通志於源家、而來相模國、尋舊知重國、而僅續此命。幸遇右大將公草創之

僧日蓮坐事流於伊豆國

時、兄弟五人屢策勲功、而補十七國之守護職、受撿非違使之任。昔之落魄、何可恥乎。況夫重國以秀義為壻、生隱岐守義清。凡不為禽獸者、何無舅壻之義矣。卿勿過言。武重無答。一坐皆服泰綱之言。○僧日蓮坐事流於伊豆伊東。日蓮一名蓮長、幼名藥王。父曰貫名重忠、遠州人也。初母夢日輪架蓮入腹而生。後為僧、聞母之語、改名日蓮、號是正房。初入淨土之門、後受律藏、入學禪、而習密宗、皆謂不可也。遂歸天台之學。於是新立一宗、號法華宗、自稱法華行者、來往鎌倉、勸人以其法、作安國論、破淨土之法、以宿屋

二帝謂新上皇今上　實雄實氏弟　公相實氏嫡子

氏為介、欲謁北條時賴、時賴厭之、未果、是年入京師、謁卜部兼益、習神道、知本地垂迹之事、而歸鎌倉、聞其法者為群、及此坐事放流○八月、庚戌、詔改中宮愔子為皇后宮、中宮大夫藤師繼、權大夫藤公宗為皇后宮職、女御藤禧子為中宮、權中納言源雅忠兼大夫、右衛門督藤隆顯兼權大夫、按禧子備后宮、實氏既為二帝外祖、又進公子、為新上皇后、至此實雄公相叔姪並為天皇之舅、而二宮並立、淡海公道長之外、其何為希、西園寺者、閑院公季之流也、在藤家則為庶、然公經任相國、實氏公相相次為上台、嘗立后亦為家例、當此時攝家分為五、攝勢稍弱、西園獨專朝廷、然則王政皆可推知其所出也、時賴伴尊宗尊專外以慰上皇之意、內以為朝廷之質子、且推舉西園一家、極其重貴、以為武家之阿黨、而坐制朝廷、指揮天下者也、

文應二年　親鸞上人寂

壬戌二年、十一月、一向宗範冥寂、年九十一、範冥者日野藤有範子、曾為天台座主慈圓之門侶、初名綽空、號善信房、受教于源空、自始弘一向宗、號親鸞上人、建曆二年、卜山城山科鄉之地、造佛光寺、嘉祿二年、於下野國高田造專修寺、使其門徒居之、其為法也、不禁食肉御女、其嫁娶膳羞、與常人不異、唯着法衣念佛名、而觀愚民尼女耳、傳法流者、以是為祖、範冥有子、長號印信、道世、次曰慈信、號宮內卿君、母月輪關白藤兼實之女、繼其法流、號善鸞、次曰明信、號栗津信蓮房、次曰益方、叙從五位下、剃髮號道性、有三女、曰小黑女房、曰高野禪尼、曰彌女、嫁日野左衛門佐藤廣綱、產子曰宗惠、候青蓮院尊助法親王、宗惠之子曰宗昭、號覺如上人、後彌女為尼、號覺信、文永九年、建寺于山城大谷、號本願寺、以慈信之子如信為親鸞之嫡孫、故覺信以其孫宗昭為如信之養子、住本願寺、以為一宗之長、宗昭子曰光玄、曰慈俊、玄居佛光寺、俊繼本願寺、共子孫連綿、高田專修寺自下野移建於越前國熊坂、又退越前移於伊勢國一身田、是亦世世相續、其餘一向末徒蔓於諸國、

弘長三年　北條政村招藤光俊等催和歌千首會

癸亥、三年、二月、戊午、相摸守北條政村、招右大辨入道藤光俊等、於常葉山莊、催倭歌千首之會、作者十七人、賭物探題、光俊詠百八首、政村十八首、光俊子俊嗣五十首、掃部助安倍範元百首、其餘所詠各有差、自辰至酉千首既成、範元披講之、其翌日光俊批點千首歌、而後披講之、從批點之數、而定坐次、範元在政村之上、而大懼固辭之、政村曰、若憚在我上、宜

天皇朝覲龜山宮翫櫻花

對坐、光俊曰、坐次既從點數定之、改則遺恨也、言未畢、政村起就範元之下座、範元遑然逃去、政村援留之、範元汗顏拜屈、政村胡盧、於是光俊為一坐鋪皐比褥、範元為二坐鋪紫皮褥、政村為三坐鋪色華褥、其餘各有差、無批點者蹲踞階上、其膳微箸、故無著而食、滿坐大笑、披講畢、各從點數取其賭、初範元請幕府欲入京師、及催此會、政村暫留之、故旅具在賭者悉授範元、僧日蓮赦自伊東歸○甲子、天皇朝覲前上皇之龜山宮、翫櫻花、新上皇及大宮女院東二條女院同幸焉、關白良實等、公卿雲客皆從焉、良實

天皇有御製和歌

使随身各簪花、先車駕詣亀山、其餘公卿各競行粧、宮前之池泛龍頭鷁首之船、伶人奏樂、小童舞、拾池邊之花陰宴闌、天皇以花契仮年為題、有御製倭歌曰、尋來仕不足心千歳過於花陰前、上皇新上皇各有御製、良實及前太政大臣藤公相、前左大臣藤實雄、右大臣藤基平、大納言藤良教、正二位藤資季、左大將藤冬忠、権大納言源通成、皇后宮大夫藤師継、右大將藤通雅、中宮大夫源雅忠、権大納言源基具、按察使藤顯朝、中納言藤為氏、権中納言藤長雅、源道基、左衛門督源通頼、中宮権大夫藤隆顯、参議藤

典侍定家女、局右大辨光俊女、藤實雄作和歌序

公藤、源通世、藤高定、源資平、正三位侍従藤行家、右兵衛督藤為教、皇后宮権大夫藤公雄、左中將藤兼嗣、従三位藤重氏、左大辨藤宗雅、右大辨源雅言、正四位下藤經定、藏人頭藤忠継、右中將藤信家、左中將藤公蔭、藤忠資、藤頼兼、藤基顯、中宮亮藤隆保、右中辨藤忠方、皇后宮亮藤資宣、藏人防鴨河使藤經任、及官女中納言典侍、中納言局、各獻倭歌、詔實雄作序、其詞曰、蓬海之中央、有亀背山、象外䑓廻、華宮之西畔、有亀尾山、雉陽境近、彼者真人長生之仙窟、此者数代逍遥之名區也、是以太上天皇温其権輿、

構以大廈、春花秋月之協節、不異小有洞之天時、紅軒紫欄之窮輪奐、暗寓大無山之地圖、河水前横、三百九十之橋當望、巖徑傍繞、樵歌牧笛之聲滿耳、勝概之趣懿矣、鑠乎我君、暫辭暁禁、忽催宸臨、採故事、拾延喜、則翠華新幸、歳月久訪、嘉躅於正暦、亦龍管高和、曲調傳何、況國母移錦帳、后宮促珠輦、今之光粉既超曩跡、于時花追年彌盛、年契花尚遐、瓊樹開兮金枝繁、萬葉之陰不限、桃花備兮蘭畝馥、千春之色無竣、爰陪相府已下各相語曰、負観明主之尊神堯矣、玉殿之月、未傾隆漢高祖之宴、太公爲畫

北條時頼卒、臨終作頌

閣之雲、将曙至治之代、恭謹是同者歟、如臣者謬在黄軒之左、目恥躡素鶱之先蹤云爾、倭歌既成、實雄為讀師、藤雅書為講師、藤顯朝講御製倭歌、及車駕歸、前上皇以延喜帝之書結鶯梅之金枝、添以倭歌而贈天皇○十一月、己亥、正五位下前相摸守北條時頼入道道崇卒于最明寺北亭、年三十七、臨終著禪衲、坐縄床、自作頌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打砕、大道坦然、時人太惜之、尾張前司時章、丹後守頼章、太宰権少貳武藤景頼、隠岐守藤行氏、城左衛門尉藤時盛等数人、不堪悲歎、皆剃髪、武藏前司北條

時賴慾風俗之衰潛諮藤綱

藤綱以政理對時賴之問

朝直欲剃髮長時使業時諫止之庚子葬時賴於最明寺宗尊作倭歌十首以悼之時賴溫仁有智繼恭時經時之事業指麾幕府之政務人懼其權威平生惡奢侈好儉約故群士多習之一日時賴詣鶴岡歸訪足利入道義氏之家義氏及其妻悅迎之僧正隆辨在座義氏舉酒設宴唯供乾鰕鰕餅三種耳時賴盡歡而歸時賴常慾風俗之衰潛問青砥左衛門藤綱曰我執天下之政以來日夜苦心欲無私無慾而盡撫民之術以正政務明賞罰為意然逐年多無道之訴故知風俗之惡自謂我所行之非也如何而可乎汝雖弱冠而好學志道事上無怠我見平生之事業知其無私汝為我莫隱也藤綱對曰臣蒙昧不知道所言何益焉然不對則不忠也臣伏顧今風俗無道其本有二凡於閣下之政撫民無私詢事無過然所以風俗之衰者在上下之遠而已何則國多不忠不孝之人故爭訴日繁姦曲月盛然鎌倉預政者為私慾所拘不顧風俗之廢或有訴者就其所親私告之則容諭其相訴者謂若有非則可遭罰雖有理得勝而損人無益而其有非者隱之其有理者識之使之強和乎而中介之故理者半負非者全勝是故愚者以為法而惑之智者慨嘆而默止其餘私計不可枚舉遠國守護

地頭皆習之如此不罰非者其無道何止矣今天下囂然嘲誚愀然嘆息而閣下無知之者以下之所私者不達上也是民之懷憂一也今鎌倉所在之學者退省其私則姦佞多慾所好者褒揚之不好者毀棄之或嫉人之善或欲人之惡唯有博聞之譽而無躬行之實言與行違故受其教者皆習之又見其稱僧者不事戒律唯多慾而貪擅越之施蓄無用之財外則身纏錦繡口唱佛語內則羅珍羞之肉漁粉黛之色忽其戒行而不好其學故住有領之寺者皆姦而有位富而無智見戒律之僧嫉誚如仇聞其說人則曰雖不持戒勤學而隨一心之所念而成佛矣其為師者然則弟子檀越亦皆然矣親炙之者悉效其無道至若社職不尊其神司天陰陽皆說其虛而誑人是國之亂俗二也斯二者天下之大蔽而上下之遠也閣下不悟之上自預政者下至民庶姦曲如斯則天下何靜矣唯以閣下尊道而有威重故人畏憚之耳時賴大息曰嗚呼汝不告之則我何以知之若預政者然則民何無姦曲乎是我罪也於是時賴選廉直者十二人密來往諸國間諜之果如藤綱之言時賴時命監吏記評定引付之枉斷訟者二百九十餘

事時賴會評定引付之衆或戒之或罷其職而改定其訟明決理非時賴語衆曰嘗泰時選才學之人預評定之事然近歲為傳家之業而及其子孫不肖者惑理非姦曲者亂政道是民庶之憂而亡國之基也掠上虐下不可不罪之於是撿其姦曲者或流之或放逐之而賜賞于藤綱監評定之事及其致仕會評定衆語曰間者諸國多無道而罪之數百人三浦泰村謀叛之後未有殺人之多至此也雖其本則預政者姦曲之所致也其姦曲者則我不肖而不能選人之罪也我何面目而謝天下乎時宗雖幼而志學使

時賴剃髮佯為行脚僧

之仕幕府我將致仕而遂剃髮在最明寺初時賴十九歲補執權職明年滅三浦之族而巨室郡豪畏服焉廢賴經黜賴嗣迎立宗尊而朝廷震慄天下改觀推擧重時政村而家族和睦在職十一年而退休無繁務之勞而威重加一等辭職以來至此七年（時賴號最明寺道崇一名實心一說時賴以風俗頹廢為憂一日稱疾不遇人侍坐者二階堂氏青砥某如斯數日而傳稱曰最明寺既歿矣時宗亦為葬祭之事國人哀慕如喪父母而時賴一笠一杖為行脚僧而微行諸國監守護地頭之善惡歷年而歸記姦惡者三百餘事而糺其賞罰時人悅之如其再生二階堂氏亦稱殉死而從之云）增鏡曰時賴康元元年辭職剃髮佯為行脚僧微行諸國窺風俗察民情若聞有愁訴者則不

嫌矮狹往宿其家詳問其顛末其所言有理則告曰貧道曾仕鎌倉勢家令為舍主可呈書於我舊君試往鎌倉達之如此者數矣舍主或疑之或笑之偶信其言得其書東行則評定衆等見之驚曰是我入道殿之御筆也乃沙汰其所訟而愁欝欝忽解閫國傳聞曰是神乎佛乎降於人間救蒼生者也云云世傳時賴微行諸國過攝津國難波浦日暮請宿於蜑人之家有一尼辭曰嗚呼此居也非海藻則無席非磯菜則無食上人何得宿此乎時賴固請不止尼引之坐而手炊飯供之時賴見其尼不鄙野疑問曰尼公

時賴戒藤榮令還其奪領于月若

何無助薪汲者乎尼憱然泣曰我曾受父之讓而領此地不幸喪夫失子而為寡婦我族宗為此郡之地頭假關東之權威侮我寡獨奪掠此領我欲訴之無依賴之人故窮居野處至斯極也時賴聞之憐貧窮寄出笈中之硯作倭歌書佛前位牌之後而去及歸鎌倉召其尼以牌後之倭歌為信戒彼族宗之押領没收之而授其尼（攝津國葦屋里有左衛門尉藤家俊者臨終作遺狀授領邑於男月若時月若幼家俊之弟藤榮奪其邑領之家俊從者輔翼月若在村民之居太貧時賴為僧微行過葦屋寓其村居而見幼童審問之從者不言強問之從者告以其實僧曰無人之遺狀乎曰有矣僧請見其狀從者出示之僧曰何不訴東關乎從者曰方今最明寺公不在矣故無由訴之僧曰一夜之宿不可不謝

時賴到信濃國大雪迷路投宿山家

之我使藤榮復幼童之舊邑如何從者不信之僧曰我不詳之請從我言矣因問曰藤榮之家何處乎從者指示之僧曰我先至也子扶月若而隨我來矣從者如其言時會藤榮遊宴浦畔歌舞僧徘徊其傍及舞畢問藤榮之從士曰彼舞者誰哉答曰藤榮公也僧曰彼之舞曲可愛之為我奏一曲矣從士大驚以為狂僧也即告藤榮藤榮胡盧曰我擊大鼓而答彼狂僧矣而使從士謂僧曰藤榮公亂舞既倦令彼汝請擊鼓汝來見之僧掩面見之藤榮擊鼓踴躍而進欲笞僧僧脫笠大言曰我是最明寺道崇也吁汝忘我乎藤榮遽然驚懼叩頭流血時賴戒曰汝何棄宗家之子奪其領乎早可復之藤榮拜跪謝罪即招月若還舊領

其時賴到信濃國欲歸鎌倉過佐野渡大雪迷路欲投宿叩一山人之門請宿其婦開門答曰山夫他往不能許之僧曰然則待其歸也婦鎖扉而入僧待門外少焉山夫歸家婦告之僧進曰日未夕矣然山徑雪深不能進步伏請許一夜之宿山夫曰上人艱步可憐之然我居貧唯四立壁耳僅容夫婦之身故不能留宿此山之後有山下里可往宿彼里日將昏黑莫踟蹰僧曰窮居之窄野衲何厭之乎卿幸恩許焉山夫不許僧憮然曰恨我待卿歸矣而去山夫與婦相語憐之而追留之引僧坐床而語婦曰山中孤村雖留上人而簞瓢屢空何以供之婦曰有粟飯如何山夫即請僧曰貧居無食唯有粟飯之麁亦足慰飢乎僧悅山夫即供之夜將三更山夫曰夜既向曉雪氣侵肌只恐上人之寒也欲燒薪而薪既盡矣

時賴宿源常世貧居主伐盆栽燒之

我有盆山伐其樹燒之僧辭曰辱蒙溫惠然卿之珎玩何為我伐之乎山夫曰我初不窮常愛盆景栽之培之及既窮多皆與人絕餘梅櫻松之三種是所特愛惜也貧居無益於玩物今為上人奉之耳僧固辭曰卿之後榮可以期焉珎玩亦不可捨焉山夫曰我身既為埋木何春向榮矣況於盆樹乎我不可惜之即起掃盆上之雪伐三樹以為薪與僧共圍爐燒之僧問山夫曰卿何姓乎答曰我無姓名之可言也僧曰莫隱山夫笑曰上人懇問不止不得不言之我是佐野左衛門尉源常世也僧駭曰何至此窮乎答曰我為族所奪領邑故然矣僧曰何不訴鎌倉乎答曰我不幸也最明寺不在無由訴之我雖固窮而敗甲羸馬繡陌力未離我身若有鎌倉召兵則先馳不為人後若有臨戰則先登致命於是志願足矣唯恨無事而飢死耳僧曰壯哉卿之立志也何無後榮乎及明僧告別曰我寓鎌倉卿若入鎌倉可來尋矣常世惜別僧深謝而去時賴及歸鎌倉脫微服時宗等大悅如其再生未幾而時賴試令諸國大召兵于鎌倉群士來集其甲兵鏤金飾錦衆馬皆肥常世獨著敗甲策羸馬挾繡陌力而來觀者嘲之賤之於是時賴

常世敗甲繡刀羸馬應時頼之徵

召群士勞之、而或有其不來者則戒之、或有政之苛刻者罪之、而命監司曰、群士之中、敗甲繡刀羸馬、常世脊年可四十者來否、監司巡見之、得常世傳命、常世曰、臣非可召者、想夫誤人也、監司曰、不然、常世曰、然則以人不知我貌故怪為逆徒乎、微臣無罪、天之所知也、今縱所誣罪、何恨矣、而進出滿坐、將士笑其裝之甲、時頼召命曰、汝者佐野左衛門尉常世乎、我嘗微行、大雪之夜宿汝家、汝伐盆山之樹為薪、而使我不寒、供粟飯而使我不飢、語我以勇壯之事、我厚其志、感其言、一飯之恩不可不報之、一言之美不可不

時頼登庸落魄司天者

宋心月禪師寄時頼偈

揚之、其盆山所在者、則梅櫻松也、今賞汝之忠誠、復其舊領、且報汝之宿恩、授以加賀梅田、越中櫻井、上野松枝三邑、常世感戴謝恩、群士美時頼之揚善而義常世之逢榮、（有一司天者、落魄窮居、時頼微行之日、過其家、請寓、其婦曰、貪居僅容茵身、且無枕席、不得許之、時頼躊躇立門、聞其夫在室語婦曰、奇哉、今夜有星變、有權貴保國之人來斯居之象、可以惟之、時頼以為彼能知天文也、而遂巡去、後歸鎌倉、召彼司天者、登庸為天文博士、）時頼好禪法、道隆、普寧等為之說宗旨、事聞中華、徑山石溪心月禪師有寄日本相模平將軍偈、曰、徑山收得江西信、藏在山中五百年、轉送相模賢太守、不煩點破任天然、云云、時頼不任將軍、然其權威齊將軍、世

文永二年

圓助法親王課寺領造廢院

或稱之、曰副元帥、故心月之徒、在異域稱平將軍也、時頼之後、武家世為禪宗檀越、其法日盛、

乙丑二年、八月、天王寺別當圓助法親王、以天王寺中多廢院、課寺領十邑、造三院、使僧圓爾幹其事、時有僧見阿者、為人多慾、父曰讃岐法眼、家臣冨見阿道世、學禪、聚人說法、及圓爾幹天王寺之事、羨之、而阿諛前上皇之近臣、說曰、我聞聖德太子造天王寺、為後世修用、埋瓦於玉造岸、見手印緣起之文、今有修造之事、某鑿之、充用、然非賜宣旨、則不能、央侍臣皆信之、而奏上皇、上皇即賜宣旨、天王寺僧徒聞之、

讃岐法眼失功耻而自殺

續古今集之序文

訟奏、曰、緣起所謂寺既荒廢、無修造之力、則可鑿其瓦、方今佛法興隆、非可鑿之時、宜止之、上皇曰、其期不至、則雖鑿之而不得矣、勿禁之、於是見阿聚數百之役夫、張幕於玉造岸、燒香散花、而鑿之、十日、然不得片瓦、唯勞役夫耳、見阿空手而歸、時人大憎笑之、見阿耻而遂自殺、○十二月、庚寅、民部卿藤為家、侍從藤行家、前右大辨藤光俊、奉勅撰續古今集二十卷、其序曰、夫天地之二儀共成、二物化神、雌雄之兩元相遣八洲分號、有日月、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和歌起、自素鵞班鳩之往蹈、被于柿本山邊之秀

士以降千五百秋之地、年紀雖廻環三十一字之篇、風體猶連綿、源浚者流遠、根固者木長、皇澤洽者此道作、此道作者其國昌宜哉、上好而賞之、下擧而從之、蘭芬菊耀之才、互競陶染之功、花心月性之客、各為周遊之媒、於是聽政事之次、命侍臣而曰、皇帝君臨之第六載、遍樂艾寧、黎民子来、而自萬方皆獻賀祝、衆正之聖智易決、萬機之諮詢多隙、屢案餘閑、將撰一集、萬葉集者、平城皇朝、課英俊、令被降芝詔、古今集者、醍醐聖代勅四人、而欲傳百王、自爾以来、繼芳塵、而總編及十代、挺佳句、而類聚餘萬首、察之、往

時、何有遺漏、然而霍山之玉拾而不盡、麗水之金採而有餘、物皆如此、歌亦相同、肆賞延喜元久之勝跡、殊卜技幹相應之佳朋、乙者木也、其性如空虚、厥形有花葉、壮觀無過之、即為歌體、丑者土也、居終始之際、得經結之名、萬品顯自之、人為歌德、云乙云丑同體同德、故古今集序曰、倭謌者託其根於心地、發其花於詞林、上句者土也、下句者木也、木非土不生之故也、此二句之趣、叙二字之理、相當此歳、恢弘我道、両代両集有、以有由哉、仍詔前内大臣藤原朝臣家良、民部卿藤原朝臣為家、侍從藤原朝臣行家、右大

辨藤原朝臣光俊、人人家家之集、尊卑緇素之作、皆窮精要、各令呈進、最初萬葉集、依為濫觴猶採之、其後十代集、雖多綴玉、悉除之、伏惟遁位於九禁、為父于二帝、桃花源之春、菊花源之秋、留春秋於姑射之花色、青松澗之風、赤松澗之月、移風月於仙洞之松陰、就斯方外之居、而握翫引彼端石之才、而琢磨摛花摛實、深索風骨之妙式、諷式吟廣披露膽之詞、取捨令得二千首、部類令為二十卷、名曰續古今倭歌集、方今手厭提携、目不暫捨、雖隨後鳥羽上皇之叡襟、恥隔彼鳳毛中興之秀章、而令上陛下天才日新、

同胞仙院顯言葉於芝砌、中書大王積詞花於季蹊、不堪耽道之志懇、聚難閣之句、遷恐今後之觀令勝今之觀古、於戲天生萬物、萬物之形容區分、年有四時、四時之景趣互好、其外之雜類寔繁、意端之感思不一、釋門之作、神道之詠、縡在幽玄、尤貴情素、此中昌黎之右相者、絶妙之上才也、累代之集雖加菅氏爲臣之魏尊德之餘、今載藂桐篇什之字、修撰之義、益云備矣、凡倭歌者志之所之也、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情蕩於中、言形於外、以暉麗三才、以和理萬有、瑩國瑩人之要無雙、照古照今之美第一、譬猶説命孔

釋書寧歸宋

文永三年

照能礴殷武丁之金、徵諫不暗、誠為唐天子之鏡、匪啻比三易之起衆藝、亦將同君臣之致合應、蓋以三代古今之撰、宜為諸集編次之最云爾、（從二位菅為長成作之）家別作倭字序、上皇大悅、名為家等賜竟宴、（內大臣藤家良雖在撰者之列而光甍或曰倭字序家良撰作之）○是年、僧普寧歸宋、時宗使人護送之、（釋書曰寧在鎌倉學徒益盛海衆之中黨法義者以違境憾之寧急率不羈勇退隅鼓告衆曰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擧杖云杖頭逸挑日月合國勸留堅執不允風帆無恙達明州至元十二年寂○國俗傳稱寧歸國之時宋衰弱蒙古勃興將有事於本朝以寧入在我去而後歸疑為間諜而捕寧車裂之未知然否）

丙寅三年、六月壬戌朔、庚辰、時宗會政村及越後守

北條教時謀叛

實時、城介藤泰盛、密談事、先是北條教時與宗尊之近臣圖殺時宗等、而專天下之權、託言於倭歌之遊、歡宗尊欲動干戈、日日會幕府、而及夜闌者數矣、宗尊遂從其言、稱疾不出、使僧正良基詠祈之、時宗心疑之、宗尊命木工權頭親家、如京師、前上皇聞之、大駭、使親家速歸鎌倉固諫宗尊、及此時宗等稍知之、僧正良基大懼、出奔高野、遂斷食而死、○秋七月辛卯朔、鎌倉騷動、癸巳、木星犯五諸侯三星、兵士揚旗群來鎌倉諠呼、東西窺時宗之門、時宗與政村相計、以武藤景頼、藤行忠為使、詣幕府、來往數回、不知為何

北條時宗廢宗尊職而歸京師

事、於是使幕府之侍臣、嚴近仕、所許者唯周防判官島津忠景、左衛門尉藤行章、伊東祐頼、鎌田行俊、澁谷清重等數人耳、甲午、中務權大輔北條教時（朝時子）率甲兵數十騎、自藥師堂谷來、居其家、時宗以東鄉氏為使、詰其甸裝且誡之、教時不能陳謝、時宗等即廢宗尊職、架之女車、移居前越後守時盛入道勝圓佐介亭、直歸京師、大納言源顯方、及其二子左中將顯實、右中將雅方、木工權頭親家、及其二子景教、長教等從之、宗頼及政頼、遠江前司時直、越前前司時廣、彈正少弼業時、式部太輔通時（有時子）、四郎篤時（時章

東鑑終于此

時宗立惟康為鎌倉之主

子）、六郎實政（實時庶子）島津忠景、城長景、佐佐木泰綱、河越經重、小山宗泰、藤行章、伊東祐頼、武藤景泰等護送之、庚戌、宗尊入京師、寓北條時茂六波羅北亭、（自建長四年至此、宗尊在職十五年、東鑑終于此、自是以後、武家之事不詳焉）上皇驚宗尊歸洛、使右少辨藤經任詣鎌倉問其故、丁巳、時宗政村立惟康王、為鎌倉之主、時三歲、詔惟康為征夷大將軍、直敘從四位、（按時頼代經時而廢頼經泰頼嗣與時宗代時頼而黜宗尊立惟康前後一轍）○九月、藤經任還京師、前上皇聞時宗之報、知宗尊之罪輕、而使宗尊移居土御門萬里小路宮、（承明門院舊居）於是宗尊謁前上皇及其母平准后、宗尊在鎌倉

文永四年　源雅光逝　相國藤實基多識消怪　安嘉門女院遊丹後天橋立

十五年、為北條氏所崇、般樂極榮、及此悄然度日、作倭歌寓用則為虎捨則為鼠之意、以嘆之。

丁卯、四年、六月、丁巳朔、癸酉、正二位前權中納言源雅光逝。己卯、權中納言藤公雄辭左兵衛督、撿非違使別當兩職、參議藤公孝代之。（徒然草曰、公孝在職、行使廳評定、廳官章兼所繫之牛、脫車突入、上大理之坐、嚙而臥、家僕太怪忌之、欲取其牛遣於陰陽師、祈而除其怪、時公孝父前相國實基已老、聞之曰、牛無智而有趾、何分辨其所可往與所不可往哉、章兼微者也、若取其一牛、則彼必乏廳參之用、不若還牛於章兼、而附陰陽師則改職席、鋪新席而定矣、公孝從之、果無他、時人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實基之謂乎。）○九月、安嘉門女院遊丹後天橋立、直到但馬木崎溫湯、前大納言藤為家從、三位藤光

成等從焉。女院者後高倉上皇之女也、平日起居行樂隨意、好童舞、白拍子、田樂等之雜戲、常覽之、其宮後之山頂作一堂、號安養壽院、常獨坐其堂為觀法、禁人之上堂、故戶外繫鳴子（長繩綴竹管、引之則鳴、俗呼鳴子、農家為防禽獸之具）、引之則侍女至、不然則不能入矣。前上皇與新上皇、大宮女院、東二條女院飲宴、前相國入道藤實氏、前相國藤公相、前左大臣藤實雄、權大納言源雅忠等陪焉、獻酬數巡、前上皇賜卮於公相、拜跪舉卮語曰、公相雖不肖、位職共極、中宮貴寵、若皇子降誕、則門閥之榮猶不可喪、實兼（公相子）亦有度量、宜克家、

大風明堂殿陰陽寮皆壞

有福無憂者莫若公相也、然有一憂而心常懼之。滿坐怪之、實雄以其言及中宮、故心不安之。前上皇問曰、公有一憂者何哉。公相對曰、臣有疾、唯恐先於入道相國、是臣之一憂也。昔江朝綱失其子澄明、作願文、所謂悲之又悲莫悲於老後子、恨而更恨莫恨於少先親、誠哉此言也。實氏聞之、垂涙、滿坐皆悵然。○是月、大風發屋拔木、明堂殿・陰陽寮皆壞、稲荷・諸小社、叡山文殊樓頹倒、其餘東關・諸國士第民屋破壞者多、西國特甚、人屋為風吹揚、而居人皆墮死。詔陰陽寮占之、僉奏曰、天下之凶也。（明堂殿有一實物、刻木作人、安以金龜、不

太政大臣藤公相薨　外法頭

使人視之、若有視者、則必受禍、及此殿壞、適有視其木人者、遂為瞽云。）○冬十月、甲寅朔、乙丑、從一位前太政大臣藤公相薨、年四十五。其父實氏及中宮（公相女）不堪哀慟、而上皇、大宮女院、東二條女院亦太悲之（兩女院者、公相妹也）。公相為人躁急悍刻、而恐人也、不如其父實氏之有仁愛、故時人畏其威、為之側目、有異相、其面下短上豐、世稱曰外法頭（俗稱。外法者、邪妖之術也、行其術者、求人頭之下短上豐者、擇取其內、髑髏而禁咒、人為妖、故稱其頭曰外法頭）。及其葬東山、有一妖僧、祭外法者、竊公相之頭而去、諸族客搜索之、不見。（公相為西園寺之嫡、又別號冷泉相國、多子、長曰實兼、次實康、次實顯、次實俊、次僧尊教、為天台坐主、次僧勝惠、為東寺長者、次僧實守、有女、長為中宮、次准三后）

文永四年

高麗國使潘阜來獻蒙古書

蒙古書翰

相子、僕新上皇、次為左大臣基平之夫人、次參議公孝之夫人、次三位中將忠敎之夫人也

戊辰五年、二月、壬午朔甲申、三島社火、丁亥、北條時宗奏京師曰、聞蒙古慾奪中華之地、請我國之朝貢、頃聞高麗國王使其臣潘阜來對馬寄書、而齎送蒙古書、對馬守護宗助國達之大宰府少貳武藤資能馳使告之、謹奉獻蒙古之書於闕下、於是詔公卿開封見其書、蒙古書曰、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上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事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高麗書翰

高麗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其官某奉皇帝之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蒙古書則稱至元三年九月、高麗書亦隨蒙古之年號、稱至元五年八月、詔下公卿議之、使大外記獻勘文、元史世祖本紀曰、至元三年八月丁卯、以兵部侍郎黒的・禮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賜書曰云々、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東國通鑑、高麗順孝王六年、紀曰、冬十一月、蒙古遣黒的殷弘等來、詔曰、今爾國人

高麗國宋君斐・金贊導元黒的來

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黒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為托、卿之忠誠於是可見、卿其勉之、彝本咸安人、初為僧、後歸俗、狡入蒙古、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以讒毀本國、為事、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與黒的等往日本、至元三年、順孝王六年者、南宋度宗、咸淳二年也、當文永二年、高麗順孝王八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贊與黒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

高麗王奏元帝書

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導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遥望對馬島見大津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強悍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綿綿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效如有可為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四年六月黑的殷弘以高麗使者宋君斐金贊不能導達渉日本来奏降詔責高麗

元帝命高麗王宣諭于我之書

王王植仍令其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為期元史日本傳曰至元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殷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秋八月宋君斐等與黑的殷弘復來帝諭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嚮導不意卿以辭為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疎矣且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為期卿嘗有言聖恩

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

天大誓欲報效此非報效而何李藏用以書贈黑的等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蠢爾小邦敢有不服乎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敵之答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同知大朝寛厚之政亦非必

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歳月徐觀其至否至則奬其内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沾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以書貽黑的欲令轉聞以寢招懷之事然不先聞王故王疑有貳心即配靈興島接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島阜方對黑的武士突入曳出黑的

元帝勅高麗國王書

怒詰問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之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之由是皆獲免世祖紀曰至元五年春正月辛丑高麗王王植遣其弟淐來朝詔以植于飾辭見欺面數其事於淐切責之復遣北京路總管于世孫脫禮部郎中孟甲持詔往諭令具表遣海陽公金侁侍郎李藏用與去使同來以聞庚戌賜高麗國新曆秋七月高麗國王王植遣其臣崔東秀來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脫朶兒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仍命耽羅造船百艘以備調用九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遣人導送期於必達毋致如前稽阻東國通鑑曰高麗順孝王九年二月蒙古勅曰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居此者無不知之爾於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爾等所奏皆是妄說不必答

也六月蒙古遣吾都止偕李藏用來閱戰艦軍額初藏用謁帝帝曰朕命爾國師助戰爾國不以軍介明奏聞乃以模糊之言來奏王綧曾奏我國常有五萬軍故朕昨日勅爾等云王所不可以無軍其留一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奏曰我國無五萬軍綧之言非實也苟不信試遣使與告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陪臣受罪否則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朕何有此言遂呼綧曰宜與藏用辨又勅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以實否則將討之爾等不知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

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宜也爾歸語王造軍艦一千艦其大可載米三四千碩者藏用對曰舟艦之事敢不受命但督則雖有船樣恐不及也帝曰聖代之事爾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昔成吉思里帝元太祖也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征女真及回回我當左右効力及征回回命河西助戰竟不應帝討而滅之爾亦聞之藏用對曰我國昔有四萬軍三十年來死於兵疫殆盡雖有百戸千戸但虛名耳帝曰死者尚有無生者乎爾國亦有婦女豈無生者爾乃年老

高麗王上元帝書

請事說何妄耶藏用對曰小邦蒙荷聖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然皆幼弱不堪充軍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言也汝國何不主是事乎綧欲復言軍事藏用曰至尊前不當爭辯遣人就視便可立驗秋七月遣閤門使孫世貞郎兵惟碩如蒙古賀節日又遣起居舍人潘阜偕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并賚臣書及國贐往諭其國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

元将脱朶兒、王國昌、劉傑、率大軍来
元帝詔高麗國王書

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冬十月、蒙古國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将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将軍副統領劉傑等來、閲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黒山島、又令耽羅別造船百艘、王使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昌、劉傑等往視黒山島、十一月、蒙古國遣兵部侍郎黒的、禮部侍郎殷弘等來、詔曰、向委卿導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為風浪險阻、不可輕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令潘阜等何由得達、今來差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取信、今復遣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稽阻、十二月、遣知門下者事田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黒的、殷弘如日本、

文永六年
前太政大臣藤實氏薨

己巳、六年、六月、癸巳、從一位前太政大臣藤實氏薨、年七十六、號常磐井入道相國、實氏有五男、長太政大臣公相、先實氏薨、次公基、次僧道勝、為東寺長者、次僧道耀、繼道勝為長者、次僧守助、繼道耀為長者、有三女、長大宮院嬉子、次東二條院公子、次大納言局教子、實氏為深草龜山二帝之外祖、好倭歌、知禮式、有威權、為人所重、曾為太政大臣、時參内、路遇北面士捧勅書來、北面下馬、實氏入朝謂曰、北面某不知事君之禮、捧勅書者、雖遇貴威而不下、

蒙古高麗復來
元使黒的、田思佺等至對馬

馬禮也、遂逐其北面、○九月、蒙古高麗又寄書、高麗使金有成、高柔以其所執之塔二郎、彌三郎、來對馬島還之、對馬守宗助國告太宰府、少貳武藤資能傳告鎌倉、時宗等議之、又不報、去歲、塔二郎、彌二郎為勅自高麗到北京、蒙古皇帝厚遇之、問日本之地界風俗、而與錢貨還之、高麗使金有成、高柔留對馬數日、高柔稱有奇夢、而獻其所貯之毛冠於安樂寺菅神廟、作詩記其事、元史日本傳曰、至元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東國通鑑曰、順孝王十年、三月、黒的及田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二人以還、夏四月、遣參知政事田思佺偕黒的、以倭二

來僧正念來朝

人如蒙古、秋七月、蒙古使于婁大等遣還倭人、初田思佺以倭人謁帝、帝喜曰、爾王祇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辭、入不測之地、汝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謂倭人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予甚稠、○冬十月、癸酉朔、辛巳、宋僧正念來朝、正念者宋國永嘉郡人也、自號大躰、初參光東谷、聞谷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話、有省、述偈呈谷、曰、右軍王羲之草聖最為奇、淡書千佛撈濃寫四賢詩、後謁月石谿、谿問達磨葬熊耳、因甚

文永七年
天皇不豫
內裏多怪

隻履西歸、對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溪打一拂子、念當下知解、冰釋、咸淳六年、夏、乘商舶、入此土、文永六歲也、至相陽、建長隆蘭溪侍、以高賓、北條時宗鄕道望命王禪興寺、燒香、證石溪之法乳、次移建長壽福、

庚午、七年、夏四月、庚午朔戊子、天皇有疾、先是五條內裏多怪異、一夕關白基忠夜直、聞南殿之上有聲、如墮百千之瓦石、基忠怪之、及明見之、屋瓦墮墮耳、又中將藤公顯過御座之後、天井有彈舌聲、公顯仰見之、則一眼懸空、公顯驚去、又有東帶之老翁立寢殿之外、長一丈餘、覩者問之、忽去不見、皆謂天皇之

足利泰氏卒、斯波、澁川、板垣、板倉、石塔、一色、上野、小股、古加之鼻祖是也

疾、依此怪也、詔法印宗信析之、不日天皇疾愈、於是賞宗信、為權僧正、○五月、己酉、正五位下前宮內少輔尾張守足利泰氏卒、泰氏往年剃髮之後、閑居足利、讓家事於男賴氏、賴氏母者北條時氏女也、故為嫡嗣、又娶北條朝時女、生家氏、其待之准嫡、時人謂之足利兩流、家氏任尾張守、故以尾張為稱號、又號斯波、其餘多男、曰義顯、號澁川、或有板垣板倉之稱、曰賴茂、號石塔、曰律師公深、號一色、曰律師義辨、號上野、曰法印賢實、號小股、又曰基氏、號古加、皆有子孫、此外僧覺玄、相義、覺海、賢辨共無後、有三女、其一嫁北條業

關白藤良實甍

時、其二嫁吉良滿氏、其三不知所適、泰氏沒後、其家族等稱之曰平名殿、又號智光寺、○十一月、丁卯朔、癸未、正四位下藤冬輔子冬忠、敘從三位、乙未、二條前關白從一位左大臣藤良實甍、年五十五、稱普光園院、剃髮、號行空、良實多子、長道良、先甍、次教良、次師忠、為家嫡、次經通、次經忠、次僧道玄、後為天台座主、次僧道瑜、為園城寺長吏、熊野撿校、次僧尋源、遁世、次僧道潤、為天台座主、次僧良實、為法務、次僧道乘、為僧正、有一女、為藤公孝之夫人、

文永八年
法皇與上皇為勝負之遊

辛未、八年、春正月、法皇與上皇為勝負之遊、法皇負之、使近臣着舞衣、携酒、學五節舞、而迎上皇、皆唱曰、思津可寄船、上皇着座、飲宴酒酣、法皇有贈物、皆寓

諸國飢饉
美濃國有孝子賣身供母

伊勢物語之故事、銅盤按銀薰籠、燒百和香、擬冨士之煙、又作銀舟、製麝臍、為蓑翁之形、擬隅田川問都鳥之意、上皇亦有贈物、寓源氏物語之故事、雕奩藏金剛樹之數珠、結五葉松、人以齊院黑方香一盒、着梅花之枝、共競風流、而奏管絃、相獻酬、○六月、大旱、諸國饑饉、尾張美濃殊甚、美濃國有一男子、家貧養母、日夜盡孝、及此饑饉、無食、欲賣身供母、而請母、母悲曰、我以汝一人為子、汝有孝志、縱我至死、不能離汝矣、而不許、其子以日臨飢、強請其母、遂賣身而供金於母、去到東關、途中號哭不悍、人聞同途之人怪

僧良觀祈雨

時宗流僧日蓮於佐渡國

蒙古牒使趙良弼張鐸等來

問之、答曰、我貧養母、臨飢賣身、東關千里、不知歸期、我悲不再見母也、觀者憐之、感其孝志、北條時宗命極樂寺僧良觀祈雨、然數日不雨、加以風災、人民悲泣、法華僧日蓮往彈劾曰、和泉式部、渡邉能因、猶以和歌降大雨、況持戒大僧何不與濕雲耶、乃知往生願望、不可及達、早轉邪執、可歸正法、良觀作色、遂與僧行敏上書時宗、以訴其不敬、時宗怒欲誅日蓮、而宥之、流佐渡國、○九月、庚辰、高麗牒使康允紹與蒙古牒使趙良弼・張鐸率百餘人來太宰府、少貳武藤資能等以為軍船也、欲聚兵拒之、以其不然罷兵、而

元牒使王良弼所齎書

迎良弼等於府、其來書藏櫃、金鎖封之、資能等問其來由、請見其書、良弼不肯、又請傳書於東關、良弼曰、大元皇帝賚詔書、既數矣、然皆無報、故令我為使、而詔曰、此書宜直傳日本王宮、不然、可傳其將軍、若拒而不容、則可持之而歸矣、我不可違此詔、故不能放我手也、資能等再請之、良弼書此案文授之、資能等馳使于鎌倉、齎案文告之、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六年、十一月、高麗國王王禃遣其參書禮部侍郎朴𤤮從黑的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七年冬十二月、命陝西等路宣撫使良弼為秘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元史日本傳曰、至元六年、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

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賚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於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安集其民、時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

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王禃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王國昌傳曰、國昌、膠州高密人、至元五年、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為近、帝命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懼、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帝延見慰勞、而東夷皆內屬、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帝因命國昌與經略使忻都・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屯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為援、冬十月、卒于軍、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

元帝詔高麗國王諱

征則顧爲郷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
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
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東國通鑑曰高麗順孝王
王植十一年（當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一年即文永七年也）世子諶還自蒙
古帝命斷事官不花孟祺等偕來詔曰頃來世嫡來
展壽儀雖歲事之有常見敬心之無替宜申寵錫用
答勤誠今賜卿西錦一段及曆日又詔曰陪臣元傅
等奏陳頭輦哥國王行省官等擾害數事今使對辯
皆是不實且爾國與南宋日本交通卿惑於小人之
言以為無有今歲行省獲南宋商舩及日本人嘗往

蒙古使秘書監趙良弼諭高麗王之詔旨

來爾國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詐也前年卿言
將括兵造舩至今未見成效托言林衍擅權事非由
已卿亦是一國之王黜陟威福或是或非當自己出
如專任不善之人則其不善之事亦卿所為也然若
輩小人於卿猶擅廢立況於卿子孫乎朕與卿既為
一家籍我國家之力以威遠人卿宜措辦戰艦資糧
以待我命十二年春正月蒙古遣秘書監趙良弼來
詔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彼與卿國地相密邇
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睦為渠疆吏所梗不獲
明諭朕意後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

趙良弼充國信使期道必達仍遣忽林失王國昌洪
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
所需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次供給鳩集舩艦待金
州無致瞀緩匱乏王迎詔于郊茶丘見王不拜又以
中書省牒來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
任將遣之茶丘故為遷延竟不偕去蓋欲激帝怒而
危國家也三月蒙古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
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
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為
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使持書

元中書省移文

元趙良弼至金津島

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
朕意又中書省移文曰欽奉帝旨以忻都史樞行經
畧司於鳳州等處營車屯田所有屯田牛六千頭除
來京處起遣一半餘三千頭令經略司交直王國和
市外農器種子蘓秫之類及接秋軍糧一就供給無
致闕乏（趙良弼傳曰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本姓木要甲音訛為趙家因以趙為氏至元七年以良弼為經畧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兵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

元僧子曇來朝

頑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罪、仍喩以禮意。太宰官慴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是年、元僧子曇來。子曇號西澗、台州路仙居人、俗姓黃氏。薙染於本部紫籜山廣度寺。子曇長七尺、儀容俊偉、日光射人。飫厭叢林、駐錫平江承天石樓明命、掌內記。時年十有七。度宗咸淳改元乙丑也。是年秋八月、石帆行自吳之承天、移淨慈、子曇徑往入室、參問資緣契會、頓止奔馳、侍杏山中。六年庚午春二月、石帆有旨領天龍、子曇隨侍行也。七年辛未、副元帥平時宗命與子曇、石帆以法語一段勉其行。航海而來、即文永八年也。曇年二十有三。觀光上邦、及入東、歷建長蘭溪・東福聖一、各闢敞軒、下榻相待云云。

文永九年　法皇不豫

壬申九年春正月、法皇有疾、詔僧徒祈之。東福寺圓爾亦被召侍禁中。丙子、法皇幸龜山宮、將療疾。嘗謂、朕往日期年以五十、今既及其齡、何祈之乎。唯待臨終之正念耳。而遂止僧徒之祈。於是龜山之幸、特飾

行雖。大宮女院・東二條女院同車從之。權中納言藤經任爲後騎。初法皇命和氣胤成・師威等調煎藥。及此、經任使北面信友捧煎藥瓶、過內野。經任欲獻藥、而傾瓶、瓶中藥盡、無一滴之殘。經任心忌之。經任者、法皇之寵臣也。先是、以後鳥羽帝西洞院故宮附賜經任、造花亭。屢有御幸。及法皇疾、一日官女見一貴僧之肥美、座冷泉殿之前寢。官女怪問曰、汝何人哉。可恭之乎。僧不答、遂失不見。皆怪曰、後鳥羽帝之靈也。上皇憂法皇之疾、移居大井川之畔、日日定省之。○二月己亥、北條時宗命大倉二郎左衛門尉賴季・

時宗使人襲北條時章・教時殺之

時宗殺大倉・澁谷・四方田・石川・工藤

澁谷新左衛門・四方田左衛門時綱・石川神三郎・工藤薩摩左衛門三郎等、夜襲尾張前司北條時章・遠江守北條教時殺之。初北條時輔恚時宗以弟爲嫡、通密謀於鎌倉群士。內應者多。教時及仙波七郎盛直等皆爲其黨。及此、或人謂時章亦爲黨、故所殺。既而時宗聞時章無罪、悔之、遂殺大倉・澁谷・四方田・石川・工藤五人、謝之。時人謂、五人受命殺之、則可賞之、而被誅者何哉。唯在執權之暗耳。中御門中將藤實隆坐黨與之事、所禁錮。時宗即馳使于京師、命六波羅北方北條義宗、密告可殺時輔。癸卯、六波羅左近

北條義宗襲北條時輔、救之多々良行政防之死

後嵯峨天皇崩於亀山宮

將監北條義宗率兵士襲式部大輔北條時輔之南方館。時輔使多々良行政等勇士防之。行政等戰死。時輔遂放火自殺。天皇大驚。義宗奏曰、時輔謀叛東關、有命誅之。事既平安。勿驚之。時人謂之二月騷動。或說曰、大倉・渋谷・四方田・石川・工藤等五人、為時輔之黨、欲害時宗而以時章為東關之耆老稱謀叛衆夜討之、併殺教時。及仙波盛直事遂發覺。時宗誅大倉等五人、而馳使京師、使義宗攻時輔。時輔防之不利、與多々良行政等適入吉野山。不得隱身、遂自殺。甲辰、法皇崩於亀山宮。年五十三。先是法皇作遺詔一卷、附之大宮女院、而謂曰、朕臨終之後、葬祭則皆可從建久後白河帝之例。天皇之居喪、則可從延久後三條帝之例。上皇之居喪、則可從天治白河帝之例。及此大宮女院從遺詔之旨、使圓滿院圓助法親王修佛事。前右大臣藤通雅・權中納言藤經任・左中辨藤親朝、掌葬祭之事。乙巳、權中納言藤經任納法皇御骨於壺、捧之安置淨金剛院。前將軍宗尊親王・性助法親王御室・圓助法親王・覺助法親王聖護院、為圓城寺長吏・最助法親王梶井・慈助法親王青蓮院諸皇子、及前右大臣藤通雅等侍臣從焉。葬藥草院。勅使藏人頭左中將藤實冬會之。而奉諡號後嵯峨天皇。於是詔聚僧徒于亀山寢殿修佛事。法皇舊臣皆悲歎不止。就中權中納言藤經任恩寵

異他、年亦超半百。時人皆謂可剃髮、及此不剃髮。見者怪之。權中納言藤公雄、容貌殊美、曾有法皇之寵、日夜近侍。故太悲之。參議左中將源具氏亦嘗為寵臣、皆能倭歌。公雄與具氏為同志之友。具氏見故宮之紅梅、作倭歌、寓梅花春不春之意、以述哀情、寄公雄。公雄贈答歌而報曰、夜來相逢矣。具氏待之不來。具氏怪之。及夜公雄辭官剃髮。具氏憐之。時人歎曰、公雄者其齡壯矣。皇后之兄、而皇太子之外舅也。後榮猶可期也。然以懷舊之悲、不事榮貴、其貞操非經任之比也。法皇衆不圖之運、紹帝統之絕、而早讓寶位、在院中知朝務二十六年。天性柔和、能懷百官、而不忤武家之意。自仁治踐祚至此、總三十一年、極其歡樂、致其繁榮。時人謂院中之盛、以白河・鳥羽二帝為例。然白河帝哭堀河帝、鳥羽帝悲近衞帝、且攝籙動則相忤。後白河帝難安於終、屢厄艱難。後鳥羽帝雖安於始、不克其終。唯此法皇無為而久享福祿、以傳天之日嗣。(一)夏四月乙未、大宮女院以法皇五旬期既過、開遺詔之書、使前左大臣藤實雄分遺詔之旨、書之命院司左中辨藤親朝獻天皇、又獻上皇。其遺詔謂、治世之政、及六勝寺・鳥羽殿之事、可從關東

諭北條時宗。宸筆之遺詔
後宇多帝号大覚寺殿。伏見帝号持明院殿
高麗牒使為元來對馬

之所奏別以宸筆之遺詔傳送東関而喩北條時宗其詞謂仁治踐祚者泰時之所圖也不可違其例朕蓋棺之後主上上皇之間宜任時宗等之意而預知朝政於是両宮侍臣延頸待東關之報太平記曰大覚寺殿持明院殿之両子孫相代可即帝位是後嵯峨帝之遺詔也云々然今從五代帝王物語及増鏡

○是月高麗牒使來對馬島不報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八年十一月建國號曰大元九年二月庚寅朔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三月乙丑諭旨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童言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為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為耽羅暫設爾等不須疑思也元史日本傳曰至元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

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歳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大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悪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王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諭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寛仁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東國通鑑曰順孝王王植十三年春正月

趙良弼還自日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王遣郎將白琚表賀二月世子諶至自元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薛仁儉金堦等不可曰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今請此事以還則國受其弊安在其衛社稷耶事遂寢林惟幹聞之欲假此先請東還復收所役田民財寶世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省以請于帝曰惟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帝遣斷事官不花郎中馬絟護世子還國中書省移文令具舟糧助征國人見世

文永十年

子辮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下者夏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張鐸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為將軍貯為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使還其國秋七月倭船到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錬其辭聞于帝遂殺之

癸酉十年三月天皇以法皇之崩自聽政以花山院前右大臣藤通雅為近侍咨詢萬機天皇稟性敏捷有圭角及失皇后屢悲歎之有欲讓位之意先是世人謂法皇既崩自今以後朝政可出自上皇也及此

不然。上皇内恚天皇之專政，抑法皇崩後，大宮女院以歷朝所傳之田村劍（傳稱昔坂上將軍田村為朝廷獻璽，歷朝傳焉）獻天皇。上皇大恨女院，而屢賜書於鎌倉北條時宗等依賴之。上皇之侍臣亦忌天皇侍臣之有威權，且恃熈仁親王之在，故互相誚間心挑之，遂至稱内方院方之名，而殆樹黨。女院深憂之（稱禁中曰内者，古來俗例也）。○閏五月，皇太子既七歲，有疾。天皇大驚，命僧徒修法祈之，聚諸醫議之，和氣氏成・和氣治成日夜侍之而無驗。天皇憂之，御皇太子之病床，問其證治，而見身自之黄怪之。詔侍臣見其虎子（溺器曰虎子），浸紙試之，其紙

蒙古使趙良弼来

悉黄。天皇以諸醫不知之故逆鱗。諸醫大懼。天皇問曰：治法何為。僉曰：非灸不愈。侍臣曰：天子忌灸，其例唯一也。皇太子之灸治者未有例。如何。天皇曰：治病何忌之乎。而召東宮大夫藤定實及醫師灸之。諸姆皆憂之，請止。天皇不許，自執太子之手問慰之。灸治數壯，於是太子病遂愈，天皇大悅。○六月，蒙古使趙良弼來于太宰府，又不報（元史世祖記曰：至元十年六月戊申，經略忻都等兵至耽羅，撫定其地，詔以失里伯為耽羅國招討使，尹邪實副之，陞拱衛直為都指揮司。奉使日本趙良弼至大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東國通鑑曰：順孝王十四年三月，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良弼至大

内裏火，天皇蹕破户

宰府，不得入國都而還。西海道戰艦二十七艘至伽耶名島，遇大風敗沒，南京判官任愉・仁州副使李䙮等一百十五人溺死。慶尚道戰艦二十有七艘又敗溺。元史趙良弼傳曰：至元十年五月，良弼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狼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窮，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云云。○冬十月戊辰，内裏火。天

樞以出妃嬪

文永十一

卯

前將軍宗尊親王薨

對馬國府八幡社神火出

皇（此内裏萬里小路，是歳新造為帝居）時大宮女院在朝，乘車逃出，火急至燒車屋之棟。然以事急故，又扶皇太子乘其車得出。后宮妃嬪亦皆欲逃出内門，宮監勾當内侍不在朝，故無知管鑰之所在者。天皇多力，自踏其户樞，門即顛倒。於是妃嬪皆得出。而後天皇命内官奉乘輿行幸押小路殿。

甲戌十一年秋七月，前將軍中務卿宗尊親王薨于京師，年三十七。其所詠倭歌號鎌倉中書王集行于世。○冬十月丁未，對馬國府八幡社火出。國人為火災，欲撲滅，見神殿不燒而知神火之變也。及夕，蒙古

蒙古率軍艦九百艘來
宗助國太宰少貳之部將藤右馬助共戰死
壹岐守護景高父子自殺
太宰少貳藤資能等敗蒙古軍

人高麗人率軍艦九百餘艘來於佐須浦對馬守宗助國及大宰少貳藤資能之部將藤右馬助急出兵拒之殺蒙古之一將然以敵兵多不能拒之遂敗績助國及右馬助皆戰死其士卒死者太多蒙古人高麗人屯于對馬丙辰蒙古人高麗人進軍艦侵壹岐島守護人景高拒之遂敗父子自殺蒙古人高麗人悉入島男則殺之女則捕之丙寅蒙古人高麗人進艦入筑前國横行博多箱崎今津佐原之諸浦虜掠其民太宰少貳藤資能率其子豐前守經資及弟盛資等五千餘騎防之殺蒙古高麗之二千餘人蒙古

人高麗人大敗逃走直歸其國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十一年三月庚寅勅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移碉門兵戍合荅城元史日本傳曰至元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世祖紀曰十一月忽征日本忽敦忽察劉復亨三没合等赴闕東國通鑑曰高麗順孝王十五年三月元遣使來命發軍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舩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蘭東京晉州道內

高麗國上蒙古表文

茶丘與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茶丘頗然之每一船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夏四月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曰船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之小邦地褊人稀加以喪亂徃者征耽羅兵卒篙師悉赴造船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連租之民徃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此造船屯田及洪總管軍濟州留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

能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穀價絹匹報謝無階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貨絹時糧恐不如意八月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來自元冬十月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佐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船至一岐島倭兵陣

於岸上之亮趙扑逐之倭請降而後戰茶丘與之亮扑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以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萬慶拔一鳴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扑李唐公金天祿曰奕等殊死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此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觧方慶謂忽敦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列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侁墮水死元史洪茶丘傳

曰俊奇小字茶丘洪福源第二子也幼從軍以驍勇受知世祖嘗以小字呼之至元十年詔茶丘與忻都率兵渡海擊破耽羅獲逆賊殺之悉免其脅從者高麗始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三月授昭勇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如故已卯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宣蠻等島劉通傳曰劉通子復亨襲為行軍千戶至元九年加昭勇大將軍鳳州等處經略十年遷征東左副都元帥統軍四萬戰船九百征日本與倭兵十萬遇戰敗之還招降淮南諸郡邑王綧傳曰至元八年將兵討叛賊金通精賊敗走耽羅十一年進昭勇大將軍從都元帥忽都征日本國預有戰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八終

輔政
攝政藤忠家、攝政藤家經、攝政關白藤兼平、太政大臣藤通雅、藤基忠、左太臣藤師忠、右大臣藤忠教、内大臣藤師繼、藤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九 自建治元年至弘安十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宇多天皇

諱世仁、龜山帝第二子、母京極院、藤原氏、左大臣藤實雄女、在位十四年、改元二、曰建治、弘安、禪位皇太子、後十七年崩、壽五十八、葬蓮華法寺、

乙亥、建治元年三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甫八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九條右大臣藤忠家攝政、國家之權在鎌倉、○夏四月、壬寅朔、丙辰、改元、

藤為家逝、以和歌顯於數朝

建治、庚午、前權大納言正二位藤為家入道融覺逝、歲七十九、為家繼父祖之業、以倭歌顯於數朝、有家集行于世、且長鞠道、母西園寺相國公經妹也、故官階昇進超父祖、

為家娶宇都宮頼綱女、生為氏、為教、阿佛能倭歌、生為相、其餘男子多為僧、有二女、其一嫁二條左大臣道良、昔其祖長家號御子左、至定家、為家繼其家、而附為氏、為氏立家號稱二條、與攝家二條同號異品、為家老居冷泉、以此家附為相、為相共能倭歌、其所傳有異同、且論家領嫡庶不睦、

蒙古使杜世忠等到太宰府

元史昛作時

蒙古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來于長門國室津、而到太宰府、時宗命太宰少貳藤資能、護送杜世忠等五人、到鎌倉、

東國通鑑曰、高麗忠烈王、王昛元年、春正月、遣門下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表奏曰、小邦近因擣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戶收、加以征討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旱晚水、禾不登、國用斯弊、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興大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收戢歟、三月、元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來、

高麗表奏蒙古

○八月、己亥朔、己酉、右大臣藤師忠辭兵仗、○九月、戊辰朔、甲戌、北條時宗為絕蒙古使、捕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及其餘二人、刎首於鎌倉龍口、而選西海諸國守護堪軍事者、戍衛諸浦、止西海之士來衛京師、特置京師番衛士、於是京師鎌倉、公事行儉約、休民庶、而議西海屯軍之事、以備蒙古、

北條時宗斬蒙古使于鎌倉龍口

新上皇立熈仁親王

為皇嗣

○冬十月、戊戌朔、辛亥、新上皇立熈仁親王、前上皇子、為皇嗣、居東宮、先是、北條時宗聞新上皇與前上皇有隙、謂前上皇者兄也、且無過、然聞前上皇有剃髮之意、何有其理乎、於是奏新上皇、使之和睦、而立熈仁為儲君、前上皇悅、自是與新上皇相睦、大宮女院大悅、初後嵯峨上皇、及大宮女院、愛文應帝、龜山天皇令寶治帝後深草天皇讓位、世皆謂此次皇祚可為熈仁親王、然當今為太子、寶治上皇失望、及後嵯峨帝之崩、而龜山帝在位聽政、及今上即位、龜山帝彌決朝政、寶治上皇欝懷殊甚、將剃髮避世、故時宗奏請熈仁立坊、而兩上皇相和、朝廷靜安、時人謂時宗能計、

當今、後宇多天皇

齋宮愷子内親王、退居衣笠山、前上皇往會之

國家之大事也、然自是皇統分而為二、爾來廷臣相互樹黨、宮中之事無大小、皆密告鎌倉、按、來議者謂、時頼分攝家為五、時宗分皇統為二、前後一轍、奇策也、齋宮愷子内親王、既退歸京師、居衣笠山畔大宮女院、遭變之後、屢相飲宴、以慰其意、前上皇往會之、西園寺大納言實兼、善勝寺大納言隆顯候簾外、宴酣謠舞、奏絲竹、留宿而罷、増鏡曰、愷子有美色、時歳二十三、以久在神宮、上皇亦避逅此會、飲宴之間、屢頻眄之、退而不堪瞻戀、密令阿監通情、而微幸愷子之闥、愷子而愧、而心不拒、翌夜亦然、自是信使相通、然憚他聞、而止、其後藤亞相實兼、屢出入愷子里第、然人未知之、一夕實兼訪愷子、路過二條右大臣師忠第、師忠微行、遇之、暫停車於愷子門、實兼亦憚師忠、而不入愷子門而過、留一隨身窺師忠之去、愷子侍女見門内之車、以為實兼復來而

一遍上人以妾故發心為僧

迎導之、師忠下車、上簾而入、愷子而驚、遇我而過者、乃是出入此宮之人也、又留則為其人被怨、不若早去也、乃出、實兼隨身還報之、實兼不悦、謂師忠亦愛愷子、故侍女等導之也、由是暫絶信問、既而聞愷子為實兼懇問如初、是年、新上皇召僧圓爾、說三教旨趣、僧一遍殆聞時宗、一遍者伊豫人阿野通久三男也、初名通廣、有妾二人、一日二妾枕碁局而臥、二妾之髮為蛇相闘、通廣竊見之、遂自悔、拔刀薙髮、發心為僧、時年十八、習天台之法、而入淨土宗、是年、詣熊野、稱有神現之夢、行歷諸國、二妾亦為尼從之、故其從或多有妻者、於是入京師、建七條道場、號金光寺、其為法也、擊鼓踴躍、唱佛語、自號一遍上人、其徒皆巡行

建治二年

新院即土御門帝

時宗撰當世和歌書屏風

六十六州、為勤行、稱遊行、

丙子二年、二月、出雲義孝、還補杵築大社總撿校職、杵築社家説曰、大社總撿校職者、上古以來國造出雲氏傳領之、他姓者不得補之、然文治年中、雲州人中原資忠、以武功赴鎌倉、佯稱出雲氏、請賴朝、被補總撿校職、建久元年還官、時以資忠他姓故、改之補國造出雲孝房、然資忠孫孝高、猶與孝房子孝綱相爭訴、建保二年八月、賜新院廳下文、停止孝高職望、以孝綱為總撿校職、孝綱子曰政孝、即義孝父也、孝高子實高、其子實政、兩家共四世、動爭此職未決、文永二年、義孝訴之鎌倉、今年復訴之、北條時宗詳糺其始末、定義孝補職、自是中原氏不能爭之、而出雲氏之為國造者、永兼總撿校職云、○閏三月、北條時宗依公卿能書之人、撰當世三十六人詩歌、書屏風、為甲乙丙丁之四帖、各九人、權中納言藤資宣撰詩、前右大辨藤光俊

藤光俊卒、號真觀法師

撰倭歌、前右馬頭藤伊信圖之、○六月、正四位下前右大辨藤光俊卒、年六十八、故葉室中納言藤光親子也、承久亂後、剃髮而在高野、號真觀法師、學倭歌於定家、能極其奧、時人重之、後嵯峨上皇每催倭歌會、屢召之、真觀作倭歌辭曰、勅旨不可背之、然棄世之身、何入朝乎、上皇賜御製強召之、曰、古之人、依勅棄身、今之人盍然乎、真觀不得止、而詣上皇之宮、告少將源雅言、不聞勅報而歸、真觀曾集歌詩、名今物語、一日、聞冷泉堀河之方有周防内侍舊宅、往見之、屋壞軒傾、甚荒癈矣、一簷柱有墨痕之殘、題曰、我亦軒之忍草、真觀見之、感歎、作倭歌、書其側而去、○冬十月、壬戌朔、甲申、越後守北條實

北條實時卒、在時多藏書、今日金澤文庫是也

建治三年元謀征日本

時卒于金澤別業、年五十三、號稱名寺、實時好學、聚書、稱名寺内建文庫、納之、而以儒典佛經爲兩部、各貼金澤文庫之印、以墨朱分之、（儒典者、貼墨印、佛書者貼朱印、金澤文庫多藏書、就中清原賴業、家本左傳、清原教隆、家本羣書治要等、書在焉、文永年中、實時爲其老妣之追福、鑄巨鐘、作銘記之、）

丁丑三年、是年元謀征日本、東國通鑑曰、高麗忠烈王二年、秋七月、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明敏清平、百姓德之、瓜期已滿、乞令留任、陪臣金方慶佐官軍、攻破珍嶋、耽羅、及征日本、修造戰艦、揚兵海上、

弘安元年宋僧道隆寂

實有力焉、乞賜虎頭金牌、用勸來者、三年、十二月、帝（元世祖）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爲征東都元帥、（元史日本傳曰、至元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戊寅弘安元年、秋七月、宋僧道隆寂、道隆居建長寺、福山寢室之後有池、池側有松、其樹脩直、一日斜偃、向室、衆僧怪之、隆曰、偉服之人居松上、與我語、我問住何處、對曰、山之左、鶴岡也、語已不見、以其人之居故、松偃耳、諸徒曰、鶴岡者、八幡大神之祠也、恐神來此耳、自此其徒欄楯其樹、名曰靈松、徒屬中有流言者、因此爲甲州之行、此地之胥吏氓黎、幸隆之竄謫、

道隆所持鏡留丸儀貌

隆亦曰、我爲法、跨海入此國、只周旋皇畿、候服而已、不遑誘導遠陬也、偶罹于讒誣、而狎于猶獠、是我弘道之素也、天龍豈有意於此乎、甲之居三年、又還相主龜谷山、（壽福寺也）六羣之徒誘吻未合、再成甲行、又還壽福寺、弘安元年、孟夏、歸于福山、秋七月、示微疾、至二十四日、書偈辭衆而寂、隆有所持鏡、沒後其徒收之、或夢其鏡留隆儀貌、告徒乞見、髣髴似觀自在像、諸徒傳奇異之、時宗聞之、請入府、疑其晻曖、令工磨治其鏡、初幽隱經一磨、鮮明嚴好、大悲之相、皆悉備足、時宗悔謝、作禮後寧一山爲記、今在鹿阜府奏乞

謚、賜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于隆也、（建長寺號巨福山、鹿阜者、圓覺寺也、）○冬十月、辛亥朔、丙寅、大宮女院有疾、前上皇、新上皇、及諸親王、皇女皆侍之、按增鏡及帝譜、謂新上皇在位時、十三歲而皇子初生、（當弘長元年）以來皇后（佶子）及嬪御、每歲臨產、恩寵不嫌貴賤、益斯化行、知仁親王、（早世）令上及睍子、理子、二内親王者、皇后之所誕也、新陽明門院藤位子、產啓仁、繼仁二親王、藤實任女生守良親王、昭訓門院藤瑛子（實兼女）生恒明親王、藤實平女（號三條局）生良助聖雲兩法親王、及皇女、大膳大夫藤景房女（景房者、西園寺家士也）生叡雲法親王、藤公

親、女生性惠法親王、源通能、女生性覺、性融兩法親王、藤爲經、女（號帥內侍）生順助、慈道、行仁三法親王、藤公雄、女生性雲（性一作民）、益性二法親王、藤雅藤、女（號民部卿局）生道澄法親王、准后藤定子生僧道性、從三位資子生尊珍法親王、藤俊光女生僧覺融、又幸安嘉門院、官女生僧尊誓、從三位藤雅子（雅平女）生皇女意子（後號昭慶門院）、御靈社巫女貫川亦辱顧盼、屢徵入宮、生皇女（此皇女嫁近衛關白家基）、又北白川女院（陳子）曹司有下野女者、田樂法師玄駒女也、嘗幸北白河、入天覽、乃令花山院相國通雅養下野、而召入宮、（號廊御方）生兼良親王云云、

時宗寄書詔詮藏主英于中華

今般侍女院疾之時、私通異母妹懌子、（後號五條院）生皇女、乳母按察二位竊收養之、不敢言其母爲誰、歷年皇女稍長、侍女戲問姬君者託誰胎哉、皇女微笑曰、所深秘也、其餘皇子皇女、載帝譜者、總三十六人、時人謂弘仁帝有八十皇子、則龜山上皇亦猶不及乎、（此皇子皇女、有先是而生、有後是而生、然併書于此）○二月辛丑、北條時宗造圓覺寺、以僧道隆沒、欲招中華之僧、時有詮藏主英典座者、皆道隆弟子也、在中華、時宗寄書請之、其詞曰、時宗留心宗乘、積有年序、建營梵苑、安止緇流、但時宗每憶、樹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請宋朝名

蒙古謀再來侵日本

弘安二年

東大寺僧徒奉神輿訴事

勝助行此道、煩詮英二兄、又覺祖之弟子、莫憚鯨波險阻、誘引俊傑禪伯、歸來本國、爲望而已、不宜○是年、蒙古謀再來侵日本、（東國通鑑曰、高麗忠烈王四年秋七月、謁帝奏曰、日本一孤島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

己卯二年、三月、今春始有嵯峨大念佛、（僧徒蚩民鈕、相集唱念佛、羅舞作戲、觀者成群、遂爲恒例、此後北野千本堂、壬生地藏堂亦同時有此遊戲）○五月丁未朔、癸丑、東大寺僧徒奉八幡神輿入京師、訴事、（此訴未詳何事）詔東寺長者僧正勝信迎之、暫使神輿在東寺、參議藤親朝受事、止檢非違使別當、既而事解、神輿歸東大寺、詔源氏公卿奉護送之、右大將源通基率

武藤資能誅蒙古將於博多

近衛隨身清道、頻呼警蹕、大納言源定實難之、曰、社邊不可警蹕、如何、通基曰、隨身之事者、兵仗之家能知之、退謂人曰、定實見北山抄、而未見西宮記乎、所謂神之眷屬、忌惡鬼惡神、故不廢警蹕、我清道者是也、○六月庚子、蒙古將夏貴范文虎等使周福欒忠與僧本曉房靈杲通事陳光等、來于太宰府、少貳武藤資能誅周福欒忠等於博多、（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十六年二月、以征日本、勅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六月甲申、宋張氏所部將校百五十八人、請齎雷等川來降、敎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使以聞、八月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齎詔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閲）

元僧祖元、覺圓共來朝

元別無準之偈

前上皇自修供范之

艦戰船以充用、皆從之。○秋八月、丙子朔、丙申、元僧祖元來于鎌倉、北條時宗率衆迎之、入建長寺說法、時宗執弟子禮、親稟戒法、僧覺圓伴元來朝、(祖元字子光、號無學、四明鄞縣明州鄉人、北條時宗遠聞師道、欲建長法席、遣使具疏致請、使至、慨然受之、環溪以無準之法衣袈以表信、元被衣陞座拈香、爲無準嗣、別說偈云、世路艱危別故人、相看握手不知頻、今朝宿鷺亭前客、明日扶桑國裏賓、)六月初登舟、月盡到岸、時弘安二年也、到相陽、時宗執弟子禮、邀入福山、待遇尤渥。○(僧覺圓、字鏡堂、大宋國西蜀人也、佩環溪心印、而以本朝弘安二年、隨佛光來朝、時年三十六、後住相之長勝、禪興、淨智、圓覺、建長五剎、後遷京師之建仁、凡住七載、示微恙、以偈誡於建仁之擬寔、德治元年丙午九月二十六日也、塔在建仁、曰瑞光、在建長、號靈光、敕賜大圓禪師之號、)○九月、前上皇自修供范之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九　後宇多　九　何不成舍藏

佛事

佛事、新上皇及諸宮女院、諸法親王皆會焉、事畢、前上皇與新上皇同車幸於伏見宮、而賞山水之秋景、月卿雲客從焉、關白兼平依齋戒不從、而作倭歌結玉葉松獻之、寓規祝之意、翌日兩上皇御於伏見津、連鵜飼之船覽之、而浮御舟召白拍子唱歌、兩院諸司各獻行廚、左少將藤兼行結雲雀於荻、以寓源氏松風之意、前上皇以爲風流、召藤爲兼問曰、汝知此意乎、爲兼對曰、不解得之、上皇疑焉、或曰、定家々本、源氏無結荻之事、爲兼所對良有以也、頃年前上皇、新上皇相睦、屢爲遊戲、一日前上皇與新上皇射小

忠成王薨

僧惠曉歸自元

弓、前上皇輸之、故擬其賭、使後宮之諸妃著水干衣爲童蹴鞠、新上皇顧盻大悅、其後新上皇亦奉迎前上皇於龜山宮、以後宮之諸妃爲舞姬、擬五節、又着月卿之直衣、爲露臺亂舞、其餘御前召及北陣推參等之儀、皆盡擬之。○十二月、甲戌朔、甲申、忠成王薨、歲五十九、(忠成王者、順德帝之子也、號岩倉宮、又號廣御所、有子、長曰王子加冠、次彥仁賜源氏、子孫相繼、稱順德源氏、次僧正尊忠、次大僧正益助、次小川僧正承惠、)是年僧惠曉歸自元、惠曉自號白雲、讚州美濃郡人、父母家貧、俾曉依叡山行泉法師、歲十七、薙髮受具、習止觀玄義、二十五、從泉涌明觀律師學毘尼、文應年中、圓爾住東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九　後宇多　十　何不成舍藏

弘安三年

東福寺住持圓爾寂

圓爾有偈

福、曉往請咨問、乃許之入室、服勤八年、潛鞭密鍊、稍有所契、文永三年、(宋咸淳二年)入宋、徧歷二浙叢林、後參希叟曇於台州瑞岩、凡在宋十四年、是歲乘商舶回鄉、自韜晦於山水間。

庚辰三年、春正月、癸卯朔。○冬十月、己巳朔、辛酉、東福寺圓爾寂、初圓爾臥疾、乃知其不起、移居常樂菴、新上皇賜使屢問之、前關白藤實經日詣之、或留宿視之、或作詩慰之、又自作願文、拜光明峯寺(道家廟)禱圓爾之病愈、諸從請道偈、爾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傳、遂不愈而寂、葬之常樂菴、歲

備圓爾參見管神　圓爾弟子　嗣法以擬一方者曰　東山湛照　無關普門　白雲慧曉　山叟慧雲　藏山順空　無外爾然

七十九。（圓爾之徒誇說曰、初圓爾歸自宋、在西府時、一夕夢管神手扶梅花來請參禪、圓爾曰、我師尚存在宋、神領而去、翌夜又夢神來告曰、我既入宋參佛鑑云云、俗所謂渡唐天神者起于此）圓爾度門弟子太多、無慮千萬人、嗣其法以擬一方者、東山湛照（慧一房）、備中州人、圓爾滅後、補東福寺、又敍三聖萬壽兩寺、滅後諡寶覺、無關普門（普門房）、信州人、入宋見倫斷橋、為南禪第一祖、諡大明、白雲慧曉（道廓房）、讃州人、入宋參曇希叟、後諡佛照、有語録、山叟慧雲（道空房）、武州人、入宋問倫斷橋祖師西來意、於是賦偈頌、倫印可、諡佛智、藏山順空（無量房）、入宋依筆石林、諡圓鑑、無外爾然、雒城人、入宋訪尋知識、圓爾臨終

無為昭元　月船琛海　癡元大慧　直翁知侃　奇山圓然　天柱宗具　南山士雲　雙峯　潛溪處謙　東州至道

囑曰、正法眼藏付囑爾然、諡應道、無為昭元、雒城人、諡大智海、月船琛海（十象房）、播陽人、受密灌、弘於野州、諡法照、癡元大慧（平等房）、勢州人、有十年訣枯木集、行于世、諡佛道、直翁知侃（正智房）、上野州人、初參隆蘭溪、入宋、然後嗣法於圓爾、諡佛印、奇山圓然（定智房）、駿州久能人、圓爾之姪也、久侍巾匜、後終於普門院、天柱宗具（入圓房）、亦久能人、奇山之姪也、南山士雲、遠州人、有語録、雙峯、初名逢原、後改宗源、筑前州人、工偈頌、勅諡雙峯、潛溪處謙、武州人也、元應帝親受密灌、及衣盂、特賜普圓、東州至道、嘗在大元國大都、敍大覺

玉溪慧瑃　無住道曉　妙翁弘玄　北條時宗令諸國軍士備蒙古

寺、道筆法精妙、玉溪慧瑃、傳瑜伽教、備中井山、至今猶行密灌、無住道曉（一圓房）、在尾州長母寺、有沙石集、聖財集、行于世、妙翁弘玄、讃州人、敍道福寺、○是歲蒙古聞杜世忠等被殺、而議侵日本之軍事、多造戰艦、北條時宗聞之、令九州四國之軍士屯戍兵、於博多、以備蒙古、又令山陽山陰之軍士衛護京師、東山北陸之兵、戍北越（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十七年二月己丑、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辛丑、賜征日本行省阿剌罕范文虎等西錦衣銀鈔幣帛各有差、六月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七月戊辰、詔招前顧從軍者、及宋降將潰軍、使征日本、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軍、八月戊寅、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貢寶物犀象、以前所

括願從軍者為軍、付茶丘領之、征日本、戊戌、高麗王王暙來朝、且言將益兵之萬、征日本、以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為中書右丞、李庭張拔突為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十月甲戌、遣使括開元等路軍三千、征日本、戊寅、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十一月辛未、高麗國王王暙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鐙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以高麗甲賀大夫金方慶為征日本都元帥、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為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戶、並賜虎符、癸酉、以高麗國王王暙為中書右丞相、甲戌、復授征日本軍官元佩虎符、）

弘安四年

辛巳、四年、夏四月丙寅朔、甲戌、太宰府言、風聞蒙古高麗率大軍來攻、北條時宗令西海諸國之戍兵戒嚴、而議曰、蒙古若迫西海、兩上皇宜幸鎌倉、而使六

太宰少貳資能大擒蒙古

波羅兩職、北條時國、北條時村率羣士衛護内裏及東宮。天皇及兩上皇聞之大驚、令諸寺諸社祈之。○五月丙申朔、丙辰、太宰少貳武藤資能、及子豐前守經資、次郎盛資、太宰權少貳武藤景泰、出羽守大友定親、天草大夫判官種增、菊池武房、松浦太郎兄弟、對馬守河野通有、伯耆守河野通時、阿蘇大宮司宅摩別當太郎、及宗像大宮司、秋月、三原、山鹿、草野、嶋津等諸將士、築石垣于博多箱崎之諸浦三十餘里、置屯戍垣外、亂積木石、其垣高如連峯、獨河野通有之營、張幕海面、築石垣于其中、爲地誘敵軍、而不使

河野後築

蒙古戰艦七万餘艘來襲筑紫諸嶋

我軍退之備也、故諸軍呼曰河野後築。○六月、蒙古人高麗人、連戰艦七萬餘艘、來于博多津、志賀嶋、鷹嶋、能古嶋、而連艦架板、張油幕、列干戈旌旗、而其舳艫相屬、自五嶋東至博多津相通行如陸、其諸舳立數千丈柱、架危樓于其上、遠窺我軍、又每艦以鐵鏁結廣板爲筏、自船通陸、爲馳馬之路、於是蒙古人高麗人鳴鐘鼓大呼、響揚海波、筑紫諸軍士大呼答之、武藤資能選能射者、射樓上之兵落之、蒙古人數百人渡筏、各擧鐵棒、其長四五尺、連飛鐵丸、其大如鞠、而飛數十間、響如雷霆、（即今鉄炮、且石火矢）中者即燒死、或火

河野通有其伯父通時跳入敵艦

起燒關棒、諸軍大懼、不能拒之、退入石垣、蒙古人高麗人乘勝來攻、或揮大鉾、或放半弓、諸軍守石垣拒之、敵勢太强、諸軍皆失色、各祈諸神、時有一白鷺飛入河野通有之營、含山雞之征矢、去掠敵船而止一大艦之上、諸軍皆謂是我軍欲敗之兆也、通有獨謂明神告我以奪敵將之艦也、而與其伯父伯耆守通時、艤軍船二艘、入敵艦之中、諸軍皆呼曰、河野狂歟、何入危地乎、通有爲不聞者、猶進、敵軍皆大笑、或相謂曰、日本人太剛戾、僅以二船當晝入數萬艘之中、何能得生乎、乃欲降乎、如何、通有進船于大艦之傍、

通時虜敵將放火艦重傷遂死

松浦兄弟襲伐殺敵三万餘人

艦中人出問之、言語不通、俄而通有與通時率練士大呼入艦中、左旋右廻、隨手殺之、敵軍鼓譟、求援於他船、遠者不知、近者自備、故無來援者、通時揮陌刀、通有揮大刀、多殺之、而虜敵將縛之于我船中、放火敵艦燒之、以其將歸、通時蒙疵遂死、船中通有亦多傷、日既暮矣、無逐之者、及夜松浦氏兄弟率千餘人、乘夜進船于敵艦之後、急襲殺三萬餘人、敵軍太駭、發衆船圍松浦之船、捕其軍士、悉沈海底、於是諸軍不能拒敵、退散、調兵、河野通有亦歸伊豫國、使其族久萬成俊（弥太郎）獻首虜于京師、（河野通有父曰通繼、通繼父曰通久、通久

蒙古進入筑紫暴殺人民

者通信子、北條時政外孫也、承久之役從關東之軍有戰功、賜久米郡、雖通信被流刑、然以時政孫循繼、家俾及通、有通時亦通繼子、蒙古人高麗人、進入筑紫、多殺人、村民野夫攜妻子、遁入深山、九州騷動、事達於京師關東、民庶大懼、俗呼曰牟久利古久利時人以此亂稱蒙古國裏、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十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高麗國王王賰、遣其簽議中贊金方慶來賀、兼奉歲幣、辛丑、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帶、同赴闕受訓諭、以拔都張珪李庭留後、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軍、及回回砲匠、帝曰、戰船安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九　後宇多　十五

用此、皆不從、壬子、高麗王王賰遣使言、日本犯其邊境、乞兵還之、詔以戍金州隘口軍五百付之、丁巳、賞忻都等戰功、賜征日本諸軍鈔、二月、戊辰、發侍衛軍四千、賜征日本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軍鈔四千錠、乙亥、勅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詔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為軍、詔諭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嚴軍律、丙戌、征日本國軍啓行、濟東飢、發粟千二百七十餘石賑之、己丑、發肅州等處軍民鑿渠漑田、給征日本軍衣甲弓矢海青符、夏四月、賜征日本河西軍等鈔、六月、命耽羅戍、力田以自給、日本行省臣

遣使來言、大軍駐巨濟嶋、至對馬嶋、聞嶋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庚寅、以阿剌罕有疾、詔阿塔海統率軍馬、征日本、壬辰、高麗國王王椿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敕併為二十站、仍給馬價八百錠、王磐傳曰、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也、仕世祖、擢翰林直學士、磐所數陳、每稱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文略言、禁戒軍士、選擇官吏、賞有功、罰有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寇盜、其言要切、皆見施行云云、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九　後宇多　十六

宇都宮貞綱為防蒙古大將軍
山鹿秀堅力戰多傷
大友時重戰死

○秋七月、甲午朔、庚子、伊勢大神宮禰宜荒木田氏豐受宮禰宜度會氏等十二人連署獻盟詞、奏曰、己亥日、大神宮畔風社放光、俄而大風揚沙拔木、是蒙古敗績之吉兆也、天皇兩上皇大悅、北條時宗聞西海擧士為蒙古所破、大駭、命備前權守宇都宮貞綱為防蒙古大將軍發遣、○八月、甲子朔、蒙古人高麗人猶在筑紫、橫行大宰府、山鹿秀堅、或以秀堅為採題誤也、武藤資能、豐後守大友時重、菊池四郎武通、秋月九郎等三十二人、與周防權介大內重

蒙古大敗績

蒙古艦破碎、軍士皆溺死、生還僅三人

諸神社示瑞應

弘、長門厚東氏兵、三十餘騎、總二萬餘騎、向筑前也、于秋月山攻蒙古、於太宰府秀堅力戰多傷、時重戰死、於是蒙古人高麗人大敗續、退到博多、各連巨艦解纜催歸、其餘蒙古高麗之散兵、陣於處處、秀堅資能等、各襲擊殺之、或虜之、庚辰、蒙古高麗之戰艦過赤間關、俄而大風起、逆浪卷沙、而艦悉破碎、蒙古人高麗人、皆溺死、其諸軍卒生漂泛者三萬人、悉皆爲筑紫兵士被擊殺、僅生而歸蒙古者三人而已、筑紫羣士、馳使告京師及鎌倉、天下大悦、傳稱京師聞蒙古襲西海、天皇上皇幸諸社、且詔諸寺僧徒祈之、又遣使六十餘州之神祇奉幣祈之、七日之後、諏訪湖出五色雲向西、其形如巨蛇、八幡寶殿自開、奔馬鳴鑣之聲滿空、日吉二十一社錦帳開、神鏡動、神寶之劔皆拔出、神鞾皆向西、住吉四所之神馬汗流、小守勝手鐵楯自倚、凡二十二社震動、其餘三千七百五十餘社、及山野村里之小社、櫟社、道祖神等、靈扉皆自開矣、諸國之人多夢、春日神鹿、熊野靈烏、稻荷名婦、叡山猿、及諸社之靈禽神獸、皆向西飛去、民庶以爲神感、大悦、各獻幣帛祈之、於是伊勢大神宮禰宜荒木田尚良、豐受大神宮禰宜度會貞尚等十二人

蒙古萬戶將軍獨入窈冥不溺

神仙洞賓授萬戶將軍藥膏

奏曰、一宮赤社之風社寶殿鳴動、赤雲簇出、耀于天地山川、大風忽起、揚沙拔木、是瑞應也、其後蒙古高麗之艦、悉爲風波所碎、天皇大悦、尊風社、改號風宮、是時元人叢其戰敗事、書一奇事來示、曰、大元萬戶將軍、發七萬餘艦、過日本長門國赤間關中流、遭大風、艦悉破碎、兵皆溺死、獨萬戶將軍有仙術、躍入窈冥、立空中而不溺、時有神仙呂洞賓者、十載不死之人也、忽然來告萬戶將軍曰、日本天神地祇起暴風、漲逆浪、非一人力之所及、汝早乘一破船、可歸去本國、於是萬戶將軍乘破船、凌大洋歸國、欲入帝都、洞賓又來告曰、汝依無征日本之功、三族皆罪、汝亦可遭刑、汝勿入帝都、宜直到蜀、令蜀王欲攻雍州、汝至則用矣、用則大功也、而探囊中、以一物與萬戶將軍而去、萬戶將軍見之則藥膏也、銘曰、至雍發、於是萬戶將軍隨洞賓之所論、直入蜀、蜀王大悦、登庸爲上將、攻雍州、萬戶將軍率兵向雍州、石門鎖矣、萬戶將軍謂洞賓所贈之藥膏、銘至雍發者、爲之也、即貼膏於石門柱、石門則鎔壞、遂破雍州、蜀王多萬戶將軍之功、授之封爵云爾、北條時宗見之、惡元人之欺我國、使人記諸神之妙感所附、而歸國使之言、曰、日本有神助、故太宰府所戰者、皆諸社之神兵也、日本人唯屯戍卒、一卒無敢戰者、元人聞之大懼云、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十八年、八月、庚寅、以阿剌罕既卒、命阿塔海等分戍三海口、令阿塔海就招海中餘寇、壬辰、以開元等路六驛饑、命給幣帛萬二千四、民鬻妻子者、官爲贖之、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慶諸軍船、爲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洪茶丘傳曰、至元十八年、與右丞忻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戶等島、合兵登岸、未交、秋八月、風壞舟而還、

本傳曰、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嶋、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乗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悉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嶋、即博多也、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閶

宋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文

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張禧傳曰、張禧東安州人、至元十七年、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嶋、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時平湖嶋屯兵四千無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七十四、以濟共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宋鄭思肖心史大義畧曰、祥興二年、蒙古忽必烈元世祖也聞倭國富庶、垂涎其國、屢遣人說其來臣、倭主作書報韃主、大意而曰、大宋無失德、汝

思肖作元韃攻日本

行逆寨、今垂涎及我、我當興兵誅汝、汝來降我則可、不降則來與我戰、先忽必烈遣哲里伯由高麗攻倭人、船俱陷於海、辛巳、六月、韃兵由明州渉海至倭口、遭大風雨作、人與船俱陷、又大敗而回、倭使責占城不戰而附韃、占城有悟意、始背元韃、壬午、春、倭國舟師來攻韃人、沿海一帶、不得其隙而入、悠揚數時、而空返云云、十一月、近陳丞相挾占城出師甚盛、倭國出兵已奪高麗、謀攻幽州回回、挾塔利狗國等出攻韃西北邊、甚得利、逆韃亡大宋、與此正其機也、又思肖作元韃攻日本敗北歌并序曰、日本即古倭也、地

敗北歌上

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加兵元賊、聞其富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士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在而歸、辛巳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為大浪掀播沈壞、韃軍半歿於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為倭人盡剿、山上素無人居、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髏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徑攻倭、敗尤甚、虜酋敗歸、幾遭虜主所殺、並罰陪金銀鈔物、

咸窘。且怒虜主又謀後舉攻之。耽羅國方八百里、船倭甚近。韃已奪據其國、運糧調兵于彼、為餉寇窺倭之地。倭六十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圖載甚詳。倭人狠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倶死、歸亦為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幼歲取犀角刓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力極利地高險難入、可為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吊眼據漳已久。地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據險相維、內可出、外不可入。以一當百。韃雖集意欲攻出、未能。年號昌泰、未知擁誰為主。元戰力攻漳不可得。又韃攻倭、倭攻韃、卒未已。火德一脉終如

何。諸處仗義出者咸有之。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私為一己之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不已于懷者也。我朝列聖無失德。大末有道長。當發然後興矣。公孫述隗囂輩、爝火也。寧敵漢日之大明乎。我又夢蘇武與語、頗奇、遂歌之。歌曰、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輪數千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產甚夥、并產馬。舶來中國通商旅。徐福廟前秦月寒、倭有徐福廟。猶怨舊時嬴政苦。厥今大羊貪猶熾、瞠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強天不與。鬼吹黑潮播海飜、雹大於拳密於雨。七千巨艦百萬兵、

差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劓江南民髓乾、又行併戶抽丁役。凶燄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雖傳漳州氣燄盛、又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足稍伸氣、律以大義竟何補。縱過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千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曾夢蘇武開笑口、云牧羝羊今盡乳、伏節還漢欣欣然、鬢髮盡白心如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為賓我為主。高懸白眼混沌前、那肯以命落塵土。飄身鼓掌一笑時、萬古萬古萬萬古。思肖者、宋節義之士也。此時宋既亡、猶望其再興。故聞蒙古之敗、作歌喜之。其序文歌詞之中、有與他書異者。故難詳解之。然以義士歌我邦戰功、故載于此。思肖終守身、遂不改其志、事詳于心史。

北條時光謀叛被流佐渡

新上皇造離宮於東山

宇都宮貞綱率畿內山陰山陽四國之兵、為拒蒙古、進到備中國。會筑紫羣士奏捷、故留陣于高越。貞綱自高越到筑紫、巡鎮九州、隔年而東歸。按後來筑紫有宇都宮氏、蓋其時貞綱支族留居者有之乎。修理亮北條時光時房孫、而時盛庶子也。乘蒙古軍事之隙、謀叛、事發覺。時宗使勇士捕之、流佐渡國。天皇兩上皇聞蒙古既敗、大悅。詔前大納言藤為氏・大中臣清蔭、奉幣伊勢大神宮、報賽之。○是年、新上皇造離宮於東山福地。平治之役、信賴伏誅。其子某時尚幼、雖不干其事、以逆黨竄與州。州人講其舊嬰之族、多與黃金。治永之敵、回郷、婦囊多金、郷人號金侍從、搆宅此地、家貲富繁。世言某以金埋此山、故號福地。

譏擬謂愚也

弘安五年
僧日蓮寂

其地山木般森、水石明媚、宮殿臺閣、宏壯嚴麗、上皇爲故藤皇后佶子薦冥福、以此居爲寺、扁額曰禪林、召紀州由良僧覚心、繇緬鎮地四角、而詔欲以覚心爲開山第一祖、覚心辭曰、貧道無徳、堪爲王者師、況擬主上刹乎、上皇不許、使之説法、覚心説法居之數日、老憊不堪應酬、屢戾上命、徒弟等以爲於義不可、而相議潛遁、扶掖而南歸、

壬午、五年、冬十月、己亥、法華僧日蓮寂于武藏國池上本門寺、年六十一、初日蓮自甲斐身延山移居武藏人池上左衛門尉宗仲之家、宗仲厚遇之、日蓮造

日蓮門徒
最六老僧

本門寺于池上、於是而寂、其門徒之最者號六老僧、曰日昭、開濵土法華寺、曰日朗、住池上比企谷平賀等寺、曰日興、開富士本門寺、曰日向、住身延久遠寺、曰日頂、住中山、曰日持、入高麗國、其餘又有九老僧、十八中臈者、散在諸國開寺、就中有日像者、日蓮沒時、年僅十三、遺言日朗受法、後通法華經、入京師説法、而開諸寺、所謂妙顯寺、妙覚寺、立本寺等是也、像又西赴備前備中、建寺弘宗旨、其門徒充滿諸國、與源空末徒淨土宗相矛盾、台徒切齒、常言法華宗者叡山傳法也、日蓮讀法華、誹台徒、可謂邪法也、彼非

北條時宗
以元僧祖
元爲円覚
寺開山

白雲恵曉
賦偈

法華宗、唯是日蓮黨而已、○十二月、戊子、北條時宗供養圓覚寺、請元僧祖元爲開山第一祖、祖元入円覚寺説法、羣鹿來聞、故名其山曰瑞鹿、先是時宗鑿其地得石櫃、中有圓覚經、以爲瑞、名曰円覚寺、其境有白鷺池、栽蓮、黄梅院有華嚴塔、寺中有岩、名虎頭、後山最高處曰六國見、正續院有妙香池、法堂曰直指堂、僧堂曰選佛塲、山門曰法雲閣、寶冠釋迦佛殿曰大光明寶殿、方丈曰平等軒、外門扁妙莊嚴域四字、祖元住此寺、白雲恵曉自宋歸、挈包而來見祖元、愛顧最厚、其路過橋下、乃賦一偈云、江田洲轉海漫

蒙古謀再
寇日本

漫、永夜松風入肺肝、五十三年殘夢斷、月明橋上爲誰寒、祖元稱善、（昔紫西在鎌倉開壽福寺於亀谷、因號亀谷山、其弟子行勇建淨妙寺、號稲荷山、其後時頼建巨福山建長寺、至此時宗建瑞鹿山圓覚寺、頃聞宋僧正念住鎌倉、營金宝山淨智寺、併之稱鎌倉五山、後來序五山位次、曰建長、圓覚、壽福、淨智、淨妙、唯取其梁構之大、不拘建立之前後云）

是年蒙古人謀再攻日本、元史世祖紀曰、至元十九年、秋七月、壬戌、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九月、庚申、汰冗官、游顯乞罷漣海州屯田、以其事隷管民官、從其請、仍以顯平章政事、行省揚州、福建宣慰司獲倭國諜者、有旨留之、東國通鑑曰、高麗忠烈王、八年、東征、時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五

百餘碩、六月、蠻軍摠把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還、遣
上將軍卯候郎將郗庇送于元、十一月、元遣尭渾賀
仲謙、來修戰艦、復征日本也、遣知密直知事宋玢于
慶尚道、同司密直司事金伯鈞于全羅道、密直副使
禹濬冲于忠清道、判司宰全之鄉于西海道董之、
癸未六年、是年、蒙古再議來寇、元史世祖紀曰、至元
二十年、春正月、乙丑、豫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
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丙
寅、發五衛軍二万人征日本、發鈔三千錠糴糧、己巳
肇昌按察使治甘州、命右丞闍里帖木兒、及万户三

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控馬者万人、習水
戰者五百人、征日本、二月、癸丑、賜日本軍官八忽帶、
及軍士銀鈔有差、三月、丁巳、諸王勝納合兒、設王府
官三員、以萬戸不都蠻鎮守齒、造日本出征船、己未、
御史臺臣言、平灤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
新寺、凡役四萬人、乞罷之、詔伐木建寺即罷之、造船
一事、其與省臣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
五衛漢軍千餘、其新府軍、令悉行、乙丑、命兀奴忽曾
帶往揚州、録囚徒、遣江北重囚、謫征日本、四月丙戌、
遣人屯守險隘、以侍衛親軍二万人、助征日本、乙巳、

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軍事宜、程鵬飛請明賞
罰、有功者、軍前給憑驗、候班師日改授、從之、辛亥、以
征日本、給後衛軍衣甲、及大名衛輝新附軍鈔、五月、
己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發万人赴上都、縱平灤造船
軍歸耕、甲子、徙揚州淘金夫、赴益都、立征東行中書
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給高麗國征日本軍
衣甲、御史中丞崔或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
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西
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
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

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後東征未晚、不從、甲戌、發征日
本重囚、往占城緬國等處從征、設高麗勸農官四員、
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忽都帖木
兒忙古帶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冬十
月、庚寅、給征日本新附鈔三萬錠、相威傳曰、相威者國王速渾察子也、
仕世祖、拝江南諸道行臺、至元十八年、左丞范文虎、
參政李庭、以兵十万航海征倭、七晝夜至竹島、與遼
陽省臣兵合、欲先攻太宰府、遷延不發、八月朔、颶風
大作、士卒十喪六七、帝震怒、復命行省左丞相塔海
征之、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遣使入奏曰、倭不奉朝貢、
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
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爲之計、預修戰艦、訓練
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
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挙而下、
万全之策也、帝悟、遽罷其役、

弘安七年僧叡尊上狀奏請宇治捕魚

甲申七年二月丙午、西大寺僧叡尊上狀奏請停宇治網代捕魚。曰、謹撿內外典籍、釋尊之出世、以利樂有情爲心、聖人之治邦、以勝殘去殺爲德。天上天下之寶、無過于助命、五流五刑之罪、無過于奪命。我自惜命、彼亦如此、與我何異。是以轉輪王之十善、不殺爲其首、孔宣父之五常、以仁爲其先。仁與不殺、名異義同。殷湯之施德於禽獸也、獲國四十箇國、周文之垂慈於昆蟲也、延年九十七年云云。又奏請修宇治橋。曰、自大化元年、元興寺僧道昭建此橋以來、造營及六箇度、凉燠六百廻、頃年頽破已甚、往還不輙、請

北條時宗卒

修之、以利民生、乃賜官符修之。（叡尊ハ西大寺ノ僧也、此寺戒法稍衰、尊再興之。賜興正菩提之號。）○夏四月己卯、壬午、正五位下相摸守北條時宗卒。年三十四、法名道果、號寶光寺。其族及羣士哀之剃髮。（前尾張守北條公時號道鑒、前遠江守北條時基號道西、陸奥守藤泰盛號覺眞、前備前守大江時秀號西規、近江守佐々木氏信號道善、前備中守二階堂行有號道證、前下野守宇都宮景綱號蓮瑜、前攝津守藤親政號道嚴、壹岐守三善倫經號善嚴、土佐守北條宗房號道妙、丹後守二階堂行宗號行圓、美濃守藤長景號智海、隱岐守二階堂行景號道顯、左衛門少尉藤時景號智玄、二階堂行頼號道靜、右衛門尉藤義泰號覺然。）時宗自文永元年至是年執權二十一年、威嚴勇斷、指揮天下、有智善謀、坐退蒙古之寇、揚名於殊域、爲本邦之美談。嫡男左馬權頭貞時、

時宗妻藤氏薙髮學禪、爲松岡東慶寺開祖

景愛寺尼寺五山之最也

年十四、繼爲將軍惟康執權。駿河守北條業時扶之連署。外舅前秋田城介泰盛入道覺眞專權、家令長崎左衛門尉平頼綱亦振威。時宗妻藤氏（泰盛妹）哀慕時宗、薙染爲尼、學禪、乃建松岡東慶寺、自稱開山。時人敬之、號覺山大和尚。尼女有志者、就覺山學禪、自是尼女師資相繼、永爲尼寺。當時無男無女、或有罪、或有所避者、適入松岡、則免譴責。至後世猶然。（頃間有尼如大者、就圓覺寺祖元、學禪得要旨、爲景愛寺門山。或曰、如大者皇女也、嘲嘲爲壚女、名千世娘。戴桶汲水、對月、自諦曰、千世娘戴桶底脱、水不溜兮月不宿。）乃是其參禪之得意也。既悟而爲尼、名如大云。圓覺寺僧祖元悼時宗之沒歎

前關白藤實經薨

曰、哲人云亡、金湯吾法道者誰歟。辭歸建長舊房、緇素遮道固留、不可。（祖元作挽詩曰、自說工夫未徹頭、一拳之下辨金鍮、從遊放知閑鬧、爲海晏河清七十州。）○秋七月丁丑朔、甲午、從一位前關白左大臣藤實經薨。年六十一、法名行雄、號圓明寺、爲一條殿之祖。其子長家經、次實家、次師良、次忠輔、次家房、次大僧正慈信、爲興福寺別當、次大僧正慈昭、次大僧正靜嚴、爲東寺長者、次大僧正慈玄、住青蓮院、次法印道淳、法印道昭。有二女、長准三后禎子、次藤內實之室。（內實ハ者實經孫、家經子。）藤兼良桃花蘂葉曰、一條殿有文書十二合、曰太宰（記即位灌頂大嘗會事）、曰小宰（記恒例臨時公

〔事自良執道家傳之〕曰大司空〔記術會之事良基為傳之〕曰小司空〔記營兼事〕曰大司寇〔記叙位執筆事〕曰小司寇〔記女叙位事自忠通傳之〕曰大司徒〔應羅仁災〕曰小司徒〔記除目事良經傳之〕曰大宗伯〔記除目事兼實傳之〕曰小宗伯〔記直廬叙位除目之事〕曰大司馬、曰小司馬〔共羅應仁之災〕又日記若干合、曰玉葉、有八合〔兼實自筆、二條殿寫之、改名曰玉海〕殿御記一合〔良經自筆〕玉蘂七合〔道家自筆、按二條殿寫以之所、兼實良經道家三代記號、曰日次記抄〕實經日記五合、號口筆、家經記五合、號愚暦、〔家經子〕内經〔内實子〕内實皆有日記一合、經通〔内實子〕記有一合、曰玉英、經嗣〔經通子、兼良父〕記六合、曰荒暦云云、○

蒙古謀來攻

年蒙古謀來攻、元史世祖紀曰、至元二十一年春正

月辛未、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鞍轡、積翁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為舟人所害、二月辛巳、罷高麗造征日本船、閏月癸巳、江南諸行省造征日本船、十月甲戌、詔諭行中書省、凡征日本船及長年篙手、並官給鈔、增價募之〔忙兀台傳曰、忙兀台蒙古達達兒氏、至元二十一年、拜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時有詔、督阿塔海征日本戰艦五十艘、福建省臣言某有二心側意、請除之、帝使忙兀台襲之〕

弘安八年准后藤貞子九旬賀宴

乙酉八年、二月癸酉晦、天皇行幸北山西園寺、賜外曾祖母准后藤貞子九十賀宴、大宮女院大悅經營之、前上皇新上皇蹔幸北山、東二條女院今出川女

院令子内親王〔後深草帝女、而東二條女院所生也〕從焉、前夜天皇行幸、公卿百官從之、雅樂司奏樂事、少焉皇太子有行啓、東宮傅左大臣藤師忠扶之、及此開西園寺之前寢、而飾道場、莊嚴極美、一室掛釋迦畫像、閣金泥壽命經九十卷及法華經於玉案、南面無簾、其西一間鋪錦茵、為天皇之御座、其北錦茵為皇太子之座、西廂設屏風、張纐纈之帳、為藤准后之座、東二條女院亦在其中、官女皆競莊、於是衆僧集會讀經、事終伶人奏樂、賜饗于藤准后、大宮女院同席、月卿雲客預陪膳之事、○三月甲戌朔、天皇猶在北山、御前寢、前

天皇前上皇新上皇樂賞翫於北山

上皇、新上皇同席、關白兼平掲簾、皇太子亦在傍、東宮傅師忠亦來、大夫藤實兼掲簾、大納言藤長雅陪御膳、參議藤隆康藤公重傳獻之、宴闌有管絃、天皇自吹柯亭笛、皇太子自彈牧馬琵琶、侍臣吹篳篥、執琵琶、或操箏、彈倭琴、為本拍子、絲竹之調、催馬樂〔安名尊、席田、鳥破急、青柳、萬歳樂、三臺急〕其響協和、樂畢、天皇有詔、各詠賀准后九十算之倭歌、歌成、左中將藤為通負鐘胡籙、加其懷紙于弓而出、陪文臺之前、天皇新上皇皇太子御製、則關白兼平書之、右大將源通基加笏上而出、而後諸公卿各獻懷紙、為通被講罷、天皇及新

皇子邦治生

前上皇新上皇皇太子賞北山之櫻

上皇、皇太子、御東面之鞠場蹴鞠、及夕車駕還宮、是日皇子邦治生、（後二條帝）先是新上皇為天皇、欲立西園寺家之女為中宮、然今出河女院為新上皇之后、不有寵而怨之、故其家族固辭之、而不果立后之事、暫止、時權大納言源具守之女基子、仕新陽明門院、天皇顧眄而被寵幸、及此產皇子、天皇大悅、而以姈子內親王為准母、乙亥、前上皇新上皇皇太子、猶在北山、各御諸堂、而賞妙音堂前之櫻、諸卿皆陪兩廂、催管絃之遊、皇太子自彈琵琶、大宮大夫藤實兼執箏、大納言藤長雅吹笛、左衛門督藤公平吹笙、右中將

藤兼行朗詠

兩上皇賡唱

兼行朗詠

藤兼行吹篳篥、右中將源具顯擊大鼓、左中將藤範藤鳴羯鼓、奏盤渉調樂、（採桑老、蘇合、白柱、千秋樂）於是兼行朗詠曰、花明上苑輕軒馳九陌之塵、猿叫空山斜月瑩千岩之路、（右句）具顯範藤同聲唱曰、羅綺之為重衣、前上皇賡唱曰、妬無情於機婦、（菅右相春娃無氣力賦）新上皇助音、興闌止宴、翌日兩上皇又遊花下、覽蹴鞠、於是浮御舟於池上、結小舟於其軸、諸卿雲容乘之、舟中又奏盤渉調之樂、官女右衛門督傳置琵琶於皇太子之前、皇太子彈之、奏蘇合五帖、輪臺、青海波、竹林樂、越殿樂之五曲、諸卿奏絲竹和之、兼行朗詠曰、山復山、

兩上皇賡唱

新上皇唱連歌句、官女次唱

皇太子詠上句、前上皇賡之

何工削成青岩之形、水復水、誰家染出碧潭之色、（江澄）（明山水策）兩上皇賡唱曰、變態纈紛、其響寥亮、徹於清波、及嶋停御舟、重岩苔厚、松林枝茂、羣鳥下上、其間新上皇乘興曰、境古景美、如入海外之蓬萊嶋、而唱連歌之句曰、雲波煙波分矣、官女次唱曰、行末遠君代而、實兼吟曰、昔猶立超貢物、具顯應響曰、不陰影亦神隨、皇太子詠曰、九十猶重老波、前上皇賡之曰、超居苦世業哉、宴闌及暮而還釣殿、於是月卿雲客、及伶人加階賜祿各有差、○夏四月、癸卯朔、壬子、參議源基俊兼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兩職、其父准大

藤基俊在使廳斷僧之犯罪

貞時使僧祖元贊于畫龍軸

臣基具、巨富好華奢、見基俊在使廳勤事大悅、而以廳中古來所在之唐櫃、為有舊塵之汙、欲改為之、廳官皆曰、斯櫃者古物也、不知何代之物、至今傳之、故雖舊弊、而使廳之尤物也、何用新為乎、基具乃止、（基俊在使廳勤事、時有通照寺承仕僧、常在室上、撒粱於床階、池中鳬雁、隨人食之、因得狎近、若斯數日、鳬雁摩入戸中、僧即閉戸、憖還捕而烹食之、一日捕雁、喧噪達外、偶有村童蒭牧而過、怪而窺之、告村長、村長與衆往候之、僧籠數雁於戸中、或足蹴之、或拳撃之、村長即捕僧、訴於使廳、基俊斷之、使吏縛僧、繋雁於其頸、而下獄、）○六月、戊寅朔、辛丑、相模守北條貞時請僧祖元祈雨、祖元豫備雨具入幕府、貞時出畫龍一軸請贊、祖元迅筆云、偉哉戴角、擎頭觸處崩崖裂石、蒼

貞時誅藤泰盛父子、及其族類部黨、俗曰之霜月騷動

生久矣、焦枯助汝一聲霹靂爲訖、以筆管扣龍角三下、時雷聲大震、甘雨霶霈、觀者稱其奇術云。○十一月己巳朔、乙酉、北條貞時誅陸奧入道藤泰盛、及其子秋田城介宗景、其弟重景時景、其姪時長（時盛子）、宗顯（顯盛子）、及其族上總介大曾禰宗長、刑部藤相範、對馬守三浦賴連、二階堂隱岐守藤行景等。泰盛長子盛景時在鎮西、又被誅、弟時盛亦沒于高野、先是貞時執權、年猶弱、泰盛驕奢振威、左衛門尉平賴綱者、盛綱（泰時之家令）之後、而世爲北條氏之家令、自時賴至貞時爲其家令、專執事務、而有威權、故恚泰盛之專

詔定書札禮式、院中禮節、及路頭相逢之法式

權、相惡、互爲讒言、時泰盛子宗景自爲源氏、而曰、我曾祖景盛者、右大將賴朝之親也、我何憚以源爲氏乎、賴綱聞之、以爲時至、而譖之貞時曰、宗景謀叛欲爲將軍、故先自稱源氏、貞時聞之大驚、遂殺其族類部黨（俗曰霜月騷動）、於是賴綱得勢、剃髮號果圓、鎌倉事務皆決於賴綱（泰盛能騎馬、每試騎見馬、令引馬而出、即知能否、見其馬騁躍越閾上、曰此馬太進、可謂過矣、而不乘之、見其馬蹶於閾、曰此馬大鈍、可謂不及矣、而又不乘之、衆如其言）。○十二月己亥朔、詔定大臣大中納言參議散二位三位、及藏人頭四位五位、雲客地下四位五位、諸大夫醫陰兩道五位六位下北面、書札禮式、又定院中禮節、

隨身僮僕定制

及路頭相逢之法式、又定下馬之禮曰、三位以下於路頭遇親王、則下馬、大臣則斂馬傍立、四位以下逢一位、五位以下逢三位以上、六位以下逢四位以上、七位以下逢五位以上、皆下馬、乘車及陪從不下、又定隨身僮僕曰、太上天皇十四人、將曹二人、府生二人、番長二人（以上騎馬）、近衛八人（步）、攝政關白十人、府生二人、番長二人（已上騎馬）、近衛六人、大將大臣八人、納言參議六人、中將四人、少將二人、諸衛督四人、佐二人、車副者太上天皇八人、攝政關白六人、太政大臣六人、左右內大臣及大納言四人、中納言二人、參議一

定僧位准百官、俗謂之弘安格

蒙古謀來攻

人、又定僧位准百官曰、僧正可准參議、法印法務僧都可准四位、法眼律師可准五位、凡僧可准六位、威儀師可准五位、從儀師可准六位（俗謂之弘安格）。○是年蒙古謀來攻（元史世祖紀曰、至元二十二年、夏四月、丙午、以征日本船運糧江淮、及敎軍水戰、辛酉、以耽羅所造征日本船百艘賜高麗、六月、庚戌、命女直水達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冬十月、癸丑、高麗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征日本、丁卯、勅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高麗江南諸處所造海舶、括漁江淮民船、備征日本、仍勅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十一月、戊寅、遣使告高麗發兵万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多造船、十二月、勅以天下罷困、以占城近還忽都虎劉九田二復各職、從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本戰士万人、回回砲手五十人）

弘安九年圓覺寺僧祖元寂臨終端坐書偈

丙戌九年、九月、乙丑朔、丁卯、圓覺寺僧祖元寂、年六十一、祖元在圓覺寺、庭前桂樆夏忽枯、自曰、我將逝及此、更衣端坐、求筆書偈曰、來亦不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獅子現、百億毛頭獅子吼、寘筆而寂、葬之建長寺之山麓、建塔院曰正續、勅謚佛光、塔曰常照、元多徒弟、高峯顯日、一翁、豪規庵、祖圓等、其尤也、元没後四十餘年、元翰林知制誥揭傒斯依其徒慈廣之求作佛光禪師塔銘、且自書之、其後歷百餘年、明四明僧永璵、來居建長寺、又作佛光塔銘、號於洛之真如寺、眞如寺塔銘今猶存云

宇治橋成供養願文

○十一月、宇治橋成、供養願文曰、境稱宇治、有便于祝萬歲之御宇、寺號平等、無妨于念四海之泰平、紺閣之側、有洪河涇渭碧流之川、暗湛法水清漪之上、有三百九十丈欄之路、宜到彼岸云云、全文不傳、作者亦不詳

蒙古納劉宣上言止來攻之衆

是年蒙古納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劉宣上言、止征日本之軍、劉宣傳曰、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仕世祖、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至元二十三年、入爲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師生事、興兵彼因避竄海嶋、使大擧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僻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擧、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懸隔萬里、帝喜納其言、按自文永年中至于此、蒙古往復二十一年而止、蒙古本北狄女直部落也、宋寧宗時蒙古鉄木真勃起、蠶食、本朝土御門帝御宇、鉄木真號太祖、至其子太宗窩闊台滅强金國、奄中國之地、歷定宗憲宗蒙哥、至世祖忽必烈、滅南宋、改國號曰大元、乃是元朝也、我本朝當時猶號之曰蒙古

弘安十年貞時以宣時爲副執權連署

丁亥十年、八月、己未朔、丁丑、北條貞時、以前武藏守北條宣時爲副執權連署、是日宣時始會政所、按自重時與時賴連署、副嫡家連署者、長時、義政、業時三人、共重時之子也、至此始用宣時、以其祖時房與泰時連署故乎、此後時村登職、以爲政村之子故乎、北條家擇其人任其職、可謂雖預而知焉、

執政　關白藤師忠、太政大臣源基具、藤實兼、左大臣藤兼基、右大臣藤師教、內大臣源通基、藤信嗣

伏見天皇

諱煕仁、後深草帝第二子、母玄輝門院藤原氏、京極院妹、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正應、永仁、傳位皇太子、後十六年崩、壽五十三、火葬、拾藏骨後深草法華堂、

戊子、正應元年、三月、庚子、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後深草上皇預聽萬機、初自後嵯峨法皇崩、龜山上皇治世務、深草仙宮寂寥、至此宮中改觀、百官榮枯易

尊國母藤愔子准皇太后

地、權大納言藤公守實雄子家族、以為兩院外戚、故皇統移易、更無損益、尊國母從三位藤愔子、准皇太后、號玄輝門院、愔子妹季子、常出入宮中、天皇悅之、乃納之為妃、恩寵日厚、藤公守女亦蒙恩顧、

正應二年　平俊繼始稱伊勢氏

己丑、二年、春正月、癸巳、平俊繼敘從五位下、任豊前守、又為伊勢守、自是稱伊勢氏、世為家號、俊繼越前守正度八世之孫也、正度多子、其中正衡者、清盛祖也、季衡者、伊勢氏祖也、○九月、龜山上皇落飾於禪林寺殿、時年四十一法諱金剛覺、覺或作源大僧正了遍為戒師、乃修如法經會、時人謂

深草天皇落飾、龜山

先是中院龜山帝知朝務、本院後深草帝欲落飾、未幾本院

法皇移居禪林寺　將軍惟康親王倒輿歸京

治世、中院避世、及此嗚呼時運移換、豈唯今而已哉、法皇龜山帝出京、移禪林寺、新陽明門院、及妃嬪等、或為尼、留故宮、或歸其家、鎌倉騷動、將軍惟康親王俄赴洛、時年二十六北條貞時之謀也、使武夫乘網代輿、到幕府、而逆載惟康、而出、示無再歸也、俗稱逆輿而出者、不再歸東人或憐之、時諺曰、惟康親王流洛陽、貞時留惟康娘於鎌倉、惟康發職之事、其始末不詳聞焉、自文永三年、至是在職二十四年、貞時遣其家令長崎賴綱、子飯沼判官、闕其名及七士於京師、奏請奉迎本院上皇皇子、以為鎌倉主、初城泰盛死後、賴綱威權無双、其嫡子曰左衛門尉宗綱、其次曰飯沼判官、飯沼年壯、意氣揚揚、放言曰、今代北條公、以奉迎新主、則奕

主所過之路、亦猶可以忌避之、乃不以經足柄山、而自別路入洛、飯沼判官入京、奏貞時所請、上皇喜、即許之、擇第二皇子久明、以定東行之事、久明時年十六、其母三條內大臣藤公親女也、號御匣殿○十一月、乙亥晦、圓覺寺僧正念寂、念自文永六年來朝、在鎌倉二十一年、移住建長、圓覺、壽福、禪興寺、而始開金寶山淨智禪寺、淨智寺境致、有寶殿、在坦、天柱峯、回窩巢、鷓搏峯、芭蕉軒、鳳棲嶺、妙高寺、莊嚴室殿、盤陀石、甘露池、為其方丈、曰常安、勅賜諡佛源禪師、

正應三年

庚寅、三年、三月、壬子、夜盜自右衛門陣入宮中、其徒二人、戎衣乘馬、挾弓矢、馳登殿上、時無警衛士、女孀等怪驚、以為赤鬼來、而逃隱、盜問女孀曰、帝坐何處、

源頼□入禁中天皇與中宮逃匿對屋

女曰在寢殿盗踏破南殿艮隅障子而突入女嬬趣而告典侍新内侍等天皇與中宮逃藏對屋官女包斂璽女嬬收玄象鈴鹿琵琶間行奉隨之按察局抱太子徒歩匿常盤井殿盗遂入寢殿中宮衛士景政等聞變而出戰防之既而在京武士五十餘騎競來盗放矢防之然遂知不可免而上寢殿御茵自盡盗者甲斐源氏淺原為頼也膂力絶人善彎強弓先是横行諸國為暴逆北條貞時没收其領地而捜索之其黨二人者為頼長子太郎次男八郎也武士等取為頼所放之矢見之則自書曰太政大臣源為頼衆

兩六波羅捕藤實盛父子護送鎌倉

皆以為狂夫也為頼既死太郎入南殿帳中自害八郎年十九匿大床簀下拔刀臥待進來者而忽斬其足武士等群入欲捕之八郎把刄捜出己腸而手自持之而仆武士等携為頼及二子骸而到六波羅北條兼時北條盛房按撿之大索其黨翌朝天皇及中宮太子皆回駕然以内裏觸穢故幸春日殿○夏四月辛巳兩六波羅捕三條前參議藤實盛其子侍從公久護送鎌倉實盛有家傳之刀號鯰尾舉世知為利刄及武士按為頼骸見其自害之刄則鯰尾刀也兼時盛房遣吏捕實盛父子治之所陳不正故送鎌倉

正應四年

禁錮之中宮大夫藤公衡言於本院法皇曰武家背後嵯峨帝之遺訓奉令上即位是以龜山法皇不可無遺恨由是推思之則淺原之所為非無疑焉世人亦云爾若辨之不早則後禍不可量焉請遷中院法皇新院上皇御座於六波羅而儆承久遠狩之例本院不許曰何有此事世人之所言不可必信之況先皇若有靈則謂何然天皇亦疑之故中院新院懼憂因遣誓書於北條貞時以示諭決而不知之趣於是事寢

辛卯四年三月紀伊國言由良鷲峯山有物自天隕

紀伊鷲峯有珠雨自天

形如珠正四位下紀國造紀淑文記曰三月十九日午時紀伊州海部郡由良莊鷲峯山寺住持覺心禪師集徒衆陞座説法青冥中忽霹靂一聲於寺之東南畑村箕谷雨寶珠一顆于時有採薇男女十許輩驚雷聲見空中有赤光其勢如大笠須臾光消其後有種種音或如多吹法螺或如大打鐘或如吹笙如是良久有如黒雲者零降其勢如日輪其響如波浪之起或似飛泉之落下着山腹之時即大為烟火成響國中一日行程在山野之人民或聞其響又近邊動搖如地震應時群雉皆鳴其後彼採薇男女等求

神祇伯源資邦始称王氏

南禪院普門寂、法皇悼賛之

之不見、登山腹見之、有物陷崔嵬山腹石土之中、以手欲拔之、太熱不得取、爰有一民、以鍬擊之、下谷見之、其形粗圓而有小孔、片面少平、徑二寸、其重如金、其色青黒、似鐵非鐵、似石非石、無知之者、燸煥氣不止、安置鷲峯山寺、畢、（敦文者、參議敦光十一世孫）○九月、辛亥、前權大納言藤經任為太宰權帥、正三位源資邦為神祇伯、因罷源姓、稱王氏、資邦其先出自花山帝子清仁親王、清仁子康資王任神祇伯、以來至資邦七代、世為神祇伯、其家在白河、世稱之曰白河伯○十二月、丙子、南禪院開山普門寂、年八十、門臥病于東福寺、龜山法皇自枉駕問之、且受禪宗與旨、示寂之前一日、一條前攝政家經枉告別、門曰、我待公來、明則永往矣、法皇聞訃悼之、且賛曰、叢林老作人天眼、如電卷如星馳、追也難、三尺竹篦、三尺鐵、未曾動着逼人寒、既而以祖圓為南禪院第二世、門在此院、梵製未備、及圓住焉、乃携禪具以加營構、離宮遂為梵宇、法皇改名、號太平興國南禪禪寺、請新院上皇、（後宇多帝）賜親筆之額、（祖圓曩傳法皇談禪、法皇問曰、禪門何有南北號、圓言、五祖大滿有二神足、一曰慧能、同法部隊二、曰神秀、化洛都、洛都北地、世曰北宗、部隊廣南、世曰南宗、能得西天所傳衣鉢、為第六祖、為正傳、秀為傍出、數世而絕、今之五家七宗、皆能之裔也、故門以南禪為正脈矣、法皇嗟吁）

正應五年

高麗國使金有成隆等来説我邦與元和睦

家令或称内管領

（而高弘安之末、皇后之喪、朕建一宇、為三寶福、號南禪院、時朕未聞禪、此宮者、與一翁所創禪林寺在焉、朕是以讓歸南禪、今思師言、斯宮為禪苑、先死之佳名我、不可別求他稱云云、詳見師錄文應帝外紀）

壬辰五年、是年、高麗國使監察御史金有成隆、及書狀官郭麟、承元主之旨、護送我邦流民、以到太宰府、且說我邦與元和睦、太宰府告鎌倉、拘留金有成隆等、不還之、項年、鎌倉無事、將軍久明在幕府、相摸守北條貞時執權、陸奥守北條宣時佐之、連署、貞時家令長崎左衛門尉平頼綱專政、其威齊貞時、衆皆畏憚之、頼綱既剃髮、號果圓、其長男宗綱任左衛門尉、次男飯沼判官某任安房守、宗綱質直、常患果圓專

永仁元年

北條兼時為鎮西探題

貞時誅長崎果圓父子

橫、故不悅於果圓、唯安房判官與父同志、驕暴日盛、潛挾犯上之心、時人推安房守、號飯沼殿、癸巳永仁元年、春正月、丙寅、北條兼時依貞時召自六波羅赴鎌倉、貞時以兼時為鎮西探題、而居筑前太宰府、以監九州、且備異國入寇、兼時乃歸洛、以促旅裝、（鎮西探題始于此）○夏四月、戊申、北條貞時誅其內管領長崎果圓、（元名頼綱）及其次男飯沼判官、而流其長子宗綱於佐渡、果圓驕恣益甚、而密與飯沼謀不軌、欲殺貞時滅其一族、而以飯沼為將軍、宗綱潛告之於貞時、貞時驚而乃遣兵討之、果圓、飯沼伏誅、此役武

…與果圓兵戰

永仁二年　太政大臣藤兼平薨　頗妙翰墨

永仁四年

州野與黨士道智泰光兒玉黨淺羽重直及弟兼直
俊家、與果圓兵戰於經師谷、泰光死、而無子、貞時憐
之、賞其孤女、重直被傷、與其二弟共蒙賞賜、（武州有七黨、兒玉、野與、其一黨也、）宗綱雖不預父弟逆謀、然以骨肉之親、貶
佐渡國、歷年徵還鎌倉、為內管領、又有罪流於上總
國云、（按此役有長崎四喜者、為北條家內管領、乃宗綱之族也、）
甲午二年八月、丙戌、鷹司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
藤兼平薨、年六十八、兼平出於近衛庶流、初立攝家
一流、為歷朝耆老、翰墨之麗為時所稱、號稱念院
丙申四年十一月、吉見義世與僧正良基謀叛事覺、

吉見義世僧良基叛　貞時斬義世流良基

永仁五年　東福寺慧曉寂

北條貞時遣兵士捕義世、斬之於龍口、放流良基、源
氏譜曰、參河守範頼娶藤九郎盛長女、生範圓、圓雖
髮、號吉見阿闍梨、生為頼、（頼或作範、）為頼號吉見次郎、生
義春、（或作範義、）號吉見太郎、生義世、號吉見孫太郎、義春
多昆弟、義世亦有子弟、其裔族皆稱吉見氏、（按吉見者地名、範頼誅死、故其子孫或依外家、以匿於武州、而假其所居地名、而稱吉見氏、又範頼微時在遠州、而後任參河守、則吉見其遠參之地乎、後來石見國有吉見氏者、或其末裔徙西州者乎、）
丁酉五年十二月、東福寺慧曉寂、曉初學台教、聞律
宗、而後師圓爾、學禪、而遊宋、經十四年、歸住東福、曉
漸老、退東福、結菴城北、扁曰栗棘、為退養之地、（後賜栗棘菴寺、）自號曰白雲、至此而病、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
是、更問如何、如是如是、擲筆而絕、年七十、正安年中、
勅謚佛照禪師、是年、北條貞時議禁越訴者、但評定
之內、有餘殘事、則奉行人可沙汰之、貞時慕泰時時
賴之風、潛心於政務、屢遣監使於諸國、而考察守護
政刑、尋問下民愁苦、歷年其使者有為邪惡者、貞時
不知之、一日修驗者十八人群來貞時門前、撞鐘、其
聲大響、貞時聞之、驚怪召之、自問其故、衆皆答曰、某
等是出羽國羽黑山山伏也、（國俗呼修驗者曰山伏、）貞時曰、所
訴何事哉、衆曰、羽黑山古來多回國山伏、若有邪義

北條貞時撥察守護政刑問民苦

修驗者群來撞鐘控訴貞時

則官吏送之於本山、衆中糺其罪、以據法決之、是不
易之法也、然頃間有一山伏、佯稱鎌倉回國使、而犯
妨人民、事覺、官吏捕之、不達本山而誅之、衆中未知
彼山伏罪狀當否、若其有罪者可誅、則回國監吏假
公威、濫掠民生者、不可勝數也、且受密旨巡諸國、耽
賄賂私親疎、故強暴者與彼親則不達於上、其疎者
則雖有善政、亦公不可知之、然則百千之罪人幸免
而羽黑一山伏獨被罪者、何哉、公欲盡治國之力、而
未知羣吏之私姦、故不憚嚴威、撞鐘以驚高聞、以達
下情、貞時赧然而謝曰、羽黑山伏被誅之事、某未曾

貞時誅同國吏三人流評定衆九人

知之如西國監吏則想其或然乎願修驗者為我暫留於此乃畀旅料而召評定衆奉行人胥議之且譴責之而糺問案治則羽黒山伏果無罪而誣者也貞時彌鞫問眞僞誅同國吏三人流評定衆九人而新置議政者十人索捜諸國守令宰吏則伏罪者百三十八人其連坐者及五百人二階堂道仙曰自遠州牧（時政）右京兆（時義）執權以來未有刑人如此者闔國所思可不恥哉請重者輕之輕者宥之貞時不聽曰我不知監吏之惡而得罪於天下今若耻之而不糺之則暴惡彌長下民彌苦然則何面目而立衆人之上

永仁六年
藤為兼企陰謀貞時流之佐渡

哉由是重罪輕刑者連坐者都千餘人道仙曰公之言正本根我之言枝葉而已乃退而謂副帥政法嚴重也然評定衆未必正直我知而不言則阿黨也告之則殺人之端也不若身退心安也即辭評定衆（時頼時令同國監吏巡行諸國歴年巡吏行私耽賂時頼沒而青砥藤綱死爾來評定衆奉行人亦多姦曲時宗察之省減同國使而擇正直者一兩人遣之故賄賂不行及貞時而增加同國使其人或多邪曲或有貪欲而偽為僧形稱鎌倉同國使有赴遠邦横逆掠民者自羽黒山伏之訴以來貞時政法嚴重上下畏服）

戊戌六年二月洛中流言前權中納言藤為兼企陰謀北條宗方宗宣遣兵士圍其第而捕之到六波羅藤資朝猶以微服見為兼被捕過一條而嘆曰為丈夫者事成則可得志事不成則當如此誠是一時面目也可羨可羨既而六波羅護送為兼於鎌倉（按為兼陰謀事不知其故然以先後考之則是年有讓位之事為兼以倭歌世業蓋怨尺皇家二流之間或其有交密旨而謀武家之企乎資朝事於其年齡似不相合然徒然草所書不以妄則此時猶雖微弱既放大言者乎或說以為兼配流為正和四年十二月事則資朝年齡相合然公卿補任及保暦間記皆以為是年事一說曰為兼嘉元二年赦而歸京正和二年十月剃髮則是年配流嘉元歸京而剃髮之後至正和四年再蒙武家之譴責亦不可知焉今從補任等記于此）

藤為相與其母謀復釆地訴鎌倉

前中納言藤為相赴鎌倉初為家以其所領播磨國細川邑讓為相然其異母兄為氏以為嫡家故争而抑領為氏沒至其子為世猶領之至此為相與其母阿佛赴鎌倉訴之北條貞

阿佛十六夜記作

時聞之不令為世强領之又不授為相故為相母子留滯鎌倉歴年寓藤谷阿佛東行時途中作日記詠歌號十六夜記行于世

執政
攝政藤兼忠、藤兼基
太政大臣藤公守
左大臣藤師教
右大臣藤公衡
内大臣藤冬平

後伏見天皇

諱胤仁伏見帝長子母准三宮藤原氏參議經氏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正安禪位皇太子後三十五年崩壽四十九火葬藏骨深草法華堂

己亥正安元年三月龜山法皇以遠江初倉莊加賀小坂莊（後以播磨野別名大塩莊但馬池寺莊代之）筑前宗像莊寄附南禪寺且贈詔書告起願事曰朕聞古云人身難逢佛

元僧一寧來

法難、聽吾被催十善之餘薰、恭踐萬乘之帝祚、雖有亢龍之悔、猶待金仙之藥、竊思、何幸法逢大乘禪閒、南禪處於後五百世之間、如在三百餘會之砌、爰以建寺度僧、有漏善根、雖非本望、利生悲願、化物要徑也、吾子子孫孫、宜知吾所思、當寺繁昌、若轟圖永固、王業久茂、若背吾所思、廢亡不旋踵、若在天界、以天眼照之、若在佛界、以佛眼鑑之、思之思之、○八月、元僧一寧來、先是、元祖也速答兒、復勸元主進兵日本、元主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乃遣寧諭我、來聘、寧辭不許之、寧不得已、而駕舶著太宰府、時北條貞時、

正安二年 多多良弘家卒

聞僧子曇猶存、附便風招之、至此、曇與寧同舶來朝、既而共至鎌倉、貞時悟寧有密謀、流之於豆州修禪寺、而待曇以師禮、迎居圓覺寺、寧、（寧號一山、宋台州胡氏子也、參諸老禪、得其奧旨、既而嗣僧如智、住補陀山、元主曾以如智奉日本使、故今命寧諭日本、寧來朝、不守元主之意、欲留于此、而弘其宗、無歸國之志、謫豆州、而我稱其道、蓋貞時素信禪法、故怒氣稍解、）○十二月、北條貞時赦僧一寧、住建長寺、此後、貞時使寧移圓覺寺、又居淨智寺、而使子曇移住建長寺、

庚子二年、三月、周防大內介多多良弘家卒、大內家譜曰、大內之先、出自百濟國太子琳聖、初晉義熙十二年、當允恭天皇（五年丙辰）百濟王餘映始通信於中華、映子

曰毗、毗子曰慶、慶子曰年都、年都子曰年大、年大子曰隆、隆子曰明、明子曰淹、淹子曰昌、昌子曰璋、璋推古帝十九年辛未、璋子琳聖來于本朝、繫舩於周防國佐波郡多多良濱、琳聖子曰政恒、帝賜之多多良姓、世為一州之豪、政恒之苗裔成房、謁源賴朝、自是兼周防權介、號大內介、相續至弘家云、

正安三年 天皇禪位於東宮邦治

辛丑三年、春正月、北條貞時使隱岐前司佐佐木時清、山城前司二階堂行貞入洛、奏禪繼之事、洛中驚駭、天皇讓位於東宮邦治、（在二條高倉宮）從一位藤兼基關白如故、建治上皇聽政於院中、龜山法皇自南禪寺

還洛、移萬里小路殿、初正應永仁之間、寶治法皇（後深草帝）統萬機、自正安之初、正應上皇（伏見帝）預政、然猶取法皇之决、凡十四年間、百官皆拜趨深草持明院、而龜山法皇在南禪、唯談佛法、建治上皇（後宇多帝）在嵯峨、聽審宗、貞時慮兩皇統其一久盛、其一漸衰、而商量時宜、以東宮齡稍長故、俄移易王位、天皇今年僅十四、侍臣皆有所期望、豫議今春春日行幸之事、然東使忽來、風雲變態、百官改觀、龜山法皇納前太政大臣藤實兼女瑛子於院中、（增鏡曰、法皇避世之初、蓄禪衣、其所行如真僧、不敢近婦女、歷年、好色之癖倍於壯時、至此以皇孫綏祚、故無事之不適意、實兼女瑛子、永福門院鏱子妹、齡

新帝即位

東福寺慧雲寂師事圓爾

梢高木得其勢實兼豐嶽之於院中法皇嬖倖專寵之時人謂枯木生花老馬爲駒之類也○三
月新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春秋十七方行幸之時
三位右中將藤家定捧御劍而逆授之於內侍前右
大臣藤公衡欲罪之前太政大臣藤基忠曰彼過矣
不如宥恕而無事人感其言之有情○秋七月東福
寺慧雲寂雲姓丹氏武州人少入東福寺師圓爾正
嘉二年入宋參諸老禪文永五年歸東福而又徃宰
府住承天崇福兩寺與州伊達政依創滿勝寺及東
昌寺招雲住焉過十年九條關白藤忠教奏龜山法
皇招雲住東福北條貞時聞雲貧寄三莊於東福寺

立富仁親王爲東宮

法皇感其質朴至此示偈而寂年七十五忠教自徃
會其葬正和三年賜謚佛智禪師○伊達家譜曰伊達政依作東昌光明滿勝觀音光福五箇寺
以雲爲東昌開山其後雲入洛政依與雲過隔東西同年同月同日死人皆怪之按九條教實雖爲嫡家
先是道家譏之故一條實經管東福寺至此爲九條家而忠教領之○八月勅皇子富仁
爲親王歷日冊立爲東宮正應上皇第二子也左大
臣藤師教兼東宮傅權大納言源通重兼東宮大夫
參議藤兼季兼權大夫今春皇位徙易以來中院上
皇即是正應帝也在持明院殿寂寥無聊有避洛移伏見宮
之催北條貞時察之奏請以定富仁立防之事中院
鬱懷稍散於是兩統皇胤外相和內相猜而百官亦

貞時鑄洪鐘附圓覺寺銘文

各分屬兩統故宮中之事無大小相互告達於鎌倉
乃是貞時密策也北條貞時鑄大鐘寄附於圓覺寺
鐘銘曰鶴岡之北富士之東有大圓覺爲釋氏宮喚
廓賢聖蹴踏衆龍範圍天地橐籥金功鎔金去鑛鍛
煉頑銅成大法器啓迪昏蒙長鯨吼月幽谷傳空法
王號令神人景從祐民賛國植德旌忠傳酸息苦超
越樊籠高輝佛日普扇皇風洗洗蕩蕩聲北銘元曇所作北
條貞時讓執權於其壻北條師時時賴孫宗政子而剃髮改
名崇演閑居北條宣時亦辭職以北條時村政村子代
宣時與師時連署貞時自弘安七年執權至此十八年宣時自弘安十年連署至此十

貞時訴源通基寃罪奏請還其舊領

五年也傳稱貞時辭職之後倣時賴例佯爲斗藪者巡
行諸國以窺風俗適到洛外過城南久我莊見其荒
廢潛入其門問曰是誰人所棲哉應門者答曰是前
內大臣源通基公山莊也僧曰然則貴族也何荒廢
至此哉答曰頃歲違法皇命未詳爲後深草耶龜山也其家領悉
被收公而蟄居于此自耕免饑耳僧審聞其由來曰
其罪不重豈可絕累代華族之家哉何不訴於關東
哉答曰若達鎌倉所言不遂則罪彌可重若志遂則
法皇之過顯于天下不若默之愈也時也命也如之
何此我公之心也僧垂淚而去其後未幾鎌倉使來

貞時微行
體風俗察
姦曲者以
嚴刑法

北條宣時
與時頼飲
樂有盡嘗
豆豉

奏請曰久我前内府其罪不重被恩免則可也法皇太驚乃知先日行脚僧為貞時也即日赦通基勅責悉還其舊領云一說曰貞時剃髮後巡諸國四年按察姦曲者六百七十八人而歸鎌倉糺其輕重以嚴刑法國豊民淳惡黨自消○九月陸奥守北條宣時剃髮徒然草曰宣時老後語曰往昔我有最明寺入道之招時無新直垂而稍緩使者又至促曰夜行何必刷衣裳哉我乃著舊直垂赴之入道謂我曰閑居幸有一瓶酒獨酌無興故迎請之無障而来幸甚於是相互飲樂酒殘而肴盡入道謂我曰夜深人定足下其自入厨求肴我即起求之然不得一味唯見厨棚小

執政
關白藤兼基太政大臣源定實藤公孝左大臣藤冬平右大臣藤家平内大臣藤内實

土器有豆豉俗謂豆豉曰味噌倭名美蘇乃提之而至入道前入道莞爾曰賞之而足矣酒及數巡以為逸興以入道之威重猶如此則曩時儉約可推知焉

後二條天皇

諱邦治後宇多帝長子母西華門院源氏内大臣具守女在位七年改元三曰乾元嘉元徳治崩壽二十四葬北白河殿

壬寅乾元元年春正月勅瑞子女王號永嘉門院瑞子故中務卿親王宗尊女也有美色亀山法皇名之納後宮有寵法皇閑居南禪之間瑞子幽欝歷年往

北條實政卒
後藤基頼卒

訪者少唯中將源有房屢訪之一夕雷電瑞子驚懼有房帶弓箭来護焉瑞子喜之及曉有房潛入深閨秘則無知焉有房有才藝故雖或知之惜其蒙勅責而不告之今上即位法皇歸洛瑞子亦寵而賜院號○二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新院聽政院中○五月鎮西探題從五位下上総介北條實政卒按平氏譜實政子從五位下上総介政顯政顯子左近將監種時共在鎮西蓋三世相繼任探題乎然不詳其任年○十二月從五位下前筑後守後藤基頼卒後藤之先出自秀郷傳至則明屬源頼義以来世為源家之士至實基仕義朝而遇頼朝之中興其子基清依鎌倉

嘉元元年
前大僧正道玄蒙准后宣旨
僧忍性寂凡一生間

命屬藤能保護京師承久之役勤王師為其子基綱所殺基綱與北條氏睦乃登庸而預政務其子基政来往鎌倉六波羅列評定衆基頼者基政子也又列鎌倉政所弘安七年致仕剃髮至此沒年六十四基綱基政基頼三世共嗜倭歌其所詠往往載於勅撰集

癸卯嘉元元年夏四月前大僧正道玄再任天台座主蒙准后宣旨道玄二條良實子也建治二年既任座主至此歷三十年再任按僧徒蒙准后宣旨蓋其根拔准三宮而貴之也然其名不正太無言者也○秋七月僧忍性寂一說曰極樂寺開山良觀謚忍性

所修營寺堂塔婆經藏河橋、併二百又五

性姓伴氏、和州人、幼而不食肉、十七登東大寺戒壇、弘長之始、到鎌倉、謁平時頼、時頼創光泉寺、使性居焉、其後武藏守長時建極樂寺、招性住焉、寛元初、性歸南京、在西大寺、嘗詣天王寺、聞豊聰太子建施藥・療病・悲田・敬田四院、而志慕之、處處構療病・悲田之院、二十年間、活四萬六千八百人、永仁三年、奉勅管天王寺務、捨俸餘、益悲敬二院、寺有衡門、（俗曰鳥居）歲久朽頽、性以石新造之、高二丈五尺、觀者駭目、凡一生之間、所修營寺堂八十三宇、塔婆二十基、經藏十四、諸國河橋百八十九架、至此而寂、歲八十七、

嘉元二年　寶治法皇崩

甲辰二年、秋七月、寶治法皇崩於二條冨小路殿、（十六日）春秋六十二、殿中擧哀、東宮冨仁同殿侍御藥、及其屬纊、避之以移別宮、北條時範・貞顯等自來奉弔之、而護京極門、踞胡床甲士為群、以備非常、翌夜移靈柩於深草殿、正應・正安兩上皇及皇孫等著草鞋、送之於庭上、自門外各駕車、從大行之後、至伏見殿、以襄事奏謚曰後深草天皇、（仁明帝一號深草天皇、故加後字）法皇天性至孝、初其退位、雖不出於敵心、然不恨先皇、（後嵯峨帝）凡先皇所為、皆承順之、其事母后、（大宮院）亦慎而無違、及喪考妣、而追福之事亦不懈、讓位之後、四十餘年、其間依皇統變革、或閑寂送年、或統知政務、有每日御記、號曰水旱、（取深字偏省草字冠以名之）

嘉元三年　北條宗方襲殺北條時村

乙巳三年、夏四月、鎌倉騷動、頃年貞時既告老、相模守師時、左京大夫時村執權連署、駿河守北條宗方者、時頼孫、宗頼子也、與貞時及師時為從兄弟、宗方憤超於師時、而不相善、時村孫熙時為貞時之壻、而與師時為婭、故師時時村相睦、時村為一族之耆老、衆皆重之、宗方密謀作亂奪權、謂先除時村、則師時熙時可易制也、乃與其黨和田房明等、矯將軍久明命、夜催群士、俄襲殺時村、（時村自正安三年至此連署五年）○五月、

貞時使人討宗方、宗方戰死

貞時令佐佐木隱岐守時清討宗方、宗方與其徒襲師時館、時清率兵討之、宗方會戰、時清敗死、貞時奮怒、令陸奧守北條宗宣（宣時子）及宇都宮貞綱討宗方、宗方敗走、宗宣追擊殺之、梟房明等十人之首、誅加治光家及其弟助家等、殘黨皆平、貞時以宗宣代時村、與師時連署、

龜山法皇崩

○九月、龜山法皇不豫、自萬里小路殿遷龜山殿而崩、（十五日）壽五十七、歷三日、葬於殿之前山上、建治上皇及諸皇子皆送之、前右大臣藤公衡・權大納言藤公顯・源師重・權中納言源有房・前權中納言藤宗氏・正二位高階重經・前參議藤為雅・藤

藤瑛子薙髮為尼

天皇御製遺磬忌展偈

經守參議藤為行左兵衛督源親平等及雲客數輩奉從靈柩之後勅使藤長親源雅行源有忠相代三至葬所隨舊例而奉謚龜山院天皇又稱禪林寺殿既而上皇著喪服居倚廬昭訓門院藤瑛子薙髮為尼（號眞性覺）天皇廢朝五日分藏法皇遺骨於淨金剛院南禪寺金剛峯寺三處各建塔婆依顧命也法皇在位十五年而讓焉建治弘安之間聽政於院中屢遊龜山離宮正應以来至正安十餘年間閑居南禪寺與祖圓（号規菴為南禪第二世）談宗旨善作偈曾作遺磬忌展偈曰江浪激奔嵩雪寒極栖南北不安閑當時若

授禪祖円御製詩

德治元年

得親相見不在魏梁庸王間又作詩授祖圓曰一室寥寥金粟體毗耶城裏啓重關本来本住本心處盤走珠兮珠走盤東福寺僧師錬少而有才法皇屢召之加恩遇既而今上踐祚法皇出寺入洛在萬里小路殿預聽朝務而又不豫又移龜山龍妃瑛子所生皇子恒明生而數歲太愛之至此以不見其成長為遺恨凡讓位之後三十一年而晏駕先是北條時頼好禪以来關東士林皆倣之及法皇參禪而達磨宗遍於都鄙（師錬年老追慕法皇作文應皇帝外紀詳述南禪建立及法皇談禪之趣矣）

丙午德治元年十二月改嘉元四年為德治元年式

德治二年

國母遊義門院姈子崩

部大輔菅在嗣勘進之（據左傳德以治民文）

丁未二年秋七月國母遊義門院姈子崩後深草帝皇女建治上皇之后也母東二條院藤公子也頃年上皇多妃嬪就中瑞子（宗尊親王女）項子（一條實經女）蒙寵恩然情意皆不及姈子乃養天皇為子故有國母之稱至是上皇哀慕不禁剃髮歸法皇時歲四十自後不御婦人唯男子給仕而已法皇建法華堂於嵯峨今林（北山准后貞子遺跡）藏姈子遺骨每日修法事於今林殿以追其冥福又纈姈子毛髮以繡梵字又手寫法華經一字三禮慶之於攝取院僧正覺守為導師前權大納言

源師重藤季顯依法皇落飾而薙髮

西鄙商人判官與其曹吏相戰而死

正二位源師重從三位藤季顯薙髮依法皇落飾也師重乃祖權大納言雅家近侍寬元上皇臨其落飾而薙髮父權大納言師親咫尺文應上皇逮其落飾而祝髮今師重亦追其例君臣三代時異事同且其官共極於亞相衆皆奇累世之眷遇且感一家之報恩師重為久我庶流雅家別立家號稱北畠師重既致仕長男親房嗣家業揚博識之名是年法皇遣使關東請北條貞時曰南禪寺當准五山貞時從之乃使師時宗宣守詔旨永為定式（按此時鎌倉五山既備京師五山未備然則此時詔諭未詳為何樣蓋南禪本皇居也至此與武家議而准五山定以為叢林之列乎）西鄙

德治三年

將軍久明罷歸洛

後二條天皇前嗜和歌御製多載于撰集

商舶浮海到元國與慶元路官吏相闘燒其一城元主大怒巡撿郡縣捕倭人且譴責倭僧散在諸寺者

戊申三年春正月○秋七月將軍久明親王自鎌倉歸洛北條貞時之謀也久明正應二年入鎌倉至是在職二十年（久明歸洛其事不聞一書曰七月九日子刻出鎌倉佐介谷十九日入洛時年三十一蓋北條厭其壯長而強廢其職如先例）○八月北條貞時奏請久明子守邦親王任征夷大將軍而加元服時纔七歲母惟康親王之女也貞時令師時宗宣執權連署如故以輔守邦翌日守邦至師時館天皇不豫逐日大漸彌留奉幣諸社獻馬以禱之無驗而崩春秋二十四

東宮富仁踐祚

册尊治親王為東宮

改易暦晦朔

翌日東宮富仁行啓于正親町殿而踐祚時歲十二關白藤師教攝政正應上皇聽政於院中諡先帝號後二條院天皇天皇嗜倭歌好翰墨御製多載于撰集常御覽江維時千載佳句淙宸筆寫之其餘奎章亦傳于世法皇哭先帝哀悼特甚百官皆朝伏見殿而法皇不預政務退居嵯峨大覺寺密遣使鎌倉請求尊治親王立坊貞時領之其事决矣法皇喜而開愁眉○九月册三品親王太宰帥尊治為東宮○冬十月改易暦晦朔依撰即位之日也（十月大改之為以是月晦為來月朔議者曰保元有此例或曰帝位改則暦日亦改保元豈其為吉例哉）

執政

攝政藤師教　攝政關白太政大臣藤冬平　關白藤家平　太政大臣藤實家　左大臣藤公衡　右大臣藤公顯　內大臣源具守

花園天皇

諱富仁伏見帝長子母顯親門院藤原氏玄輝門院異母妹在位十二年改元四曰延慶應長正和文保禪位皇太子後三十年崩壽五十二葬萩原殿

戊申延慶元年八月東宮富仁行啓于正親町殿而踐祚時歲十二關白藤師教攝政正應上皇聽政於院中九月册三品親王太宰師尊治為皇太子○十一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攝政師教罷以左大臣藤冬平攝政

辛亥應長元年春正月甲戌朔丙子天皇元服（春秋十五）

天皇元服之儀式

大外記中原師宗大夫史小槻伊綱裝束南殿守建長例（建長例者後深草帝元服也）及期天皇經清涼殿臨御南殿百僚列侯鷹司太政大臣藤冬平近衛左大臣藤家平度馳道盥洗庭上而昇階入南殿冬平進加御冠家平理御鬢內藏頭藤俊言勤納冠冬平家平退下殿階天皇入北廂而後臨南殿冬平家平又盥漱昇奉拜之天皇又入北廂冬平家平參賀而退各列陣座天皇遣藏人左少辨平親時於本院（伏見）新院（後伏見）告元服禮畢兩上皇欣然既而天皇又御南殿公卿百官皆拜舞而出於是天皇入清涼殿催御遊冬平

釋奠
藤公賢之詩

彈箏、（號伏見）右大將藤公顯彈琵琶、（玄上）權大納言源通重吹笙、（蚶綸 氣）權中納言藤冬氏軋倭琴、權中納言藤兼季吹笛、右中將藤兼高吹篳篥、右中將源有時柏子、雲客四十餘輩各預其役送。○二月癸卯朔丁未釋奠如例、權中納言藤公秀為上卿、明經學士、算學士、明法學士皆逐次講論、而講毛詩、以福祿綏之為詩題、藤公秀作序、式部少輔藤基繼、大學頭藤種範、文章博士菅在登為講師、權中納言藤公賢有福祿綏詩、曰、福祿綏之君子德、萬年聖化被黎民、月前花下再陪讌、讌省禱秋、龍作春、釋奠之前、藤公賢謂上

改元應長
藤公衡剃髮世稱其謙退
一上乃左府也

卿藤公秀曰、鴛鴦刺幽王之詩也、方今摘其詩中語、福祿綏之為詩題、恐有難乎、公秀曰、卿之言雖有其理、然釋奠題歷世翰林之所擇、而末學者憚難之、且曾聞雖善人之言、而惡則不可用之、雖惡人之言、而善則不可捨之、公賢唯而退。改延慶四年、為應長元年、依疾疫也、勘解由長官菅在兼勘進之、（據唐書應長曆之規文）○八月、前左大臣從一位藤公衡剃髮、改名靜勝、（公衡為實兼長子、有外戚之親、而既至左府、衆皆勸公衡曰、公為四代相國之嫡、何不望請則闕官乎、言達宸聽則不可滯也、公衡不肯、曰、於我家則不為希、不如謙損之愈也、人臣之榮、一上而足矣、洞院大納言藤實泰聞而甘心、至此公衡遂雜髮、議者曰、月盈則虧、物盛則衰、公衡可謂能知亢龍之悔也、公衡雖

北條貞時卒執權之盛至皇胤兩統禪繼皆出於其意

為西園寺之婿、然立別號曰竹林院、）○十月、前相摸守從四位下北條貞時入道崇演卒於最勝園寺、歲四十、貞時少而孤、然克其家、以鎮閫國、自弘安七年居執權職十八年、至正安三年讓師時、半退休、然至國家重事則自決之、倣最明寺時賴之例、凡公家武家、共無不聞其號令、至皇胤兩統禪繼、亦是無不出於貞時意、故東使入洛則貴介縉紳寒膽消魂、政務之暇、傾心於禪法、往往詠倭歌、以寫情遣興、其歌載在撰集、退休之後、至此十一年、前後總二十八年、北條累世之間、執權之久、無過於貞時、天下唯知有貞時、不知鎌倉有將

北條貞時遺言以高時托長崎圓喜內管領高資專横之始

軍、正其名分則朝廷之陪臣、將軍之家長也、以其勢威言則朝廷之治華、幕府之黜陟、亦在其掌握耳、貞時長男高時僅九歲、故遺言令陸奥守北條宗宣相摸守熈時（熈時為政村曾孫、時村孫、為時子、貞時婿、）執權連署、以輔將軍守邦、而命其舅秋田城介時顯、家令長崎圓喜（喜或作基）以託高時、圓喜以北條累世之家令、故威望稍高、稱內管領、其長子高資驕泰專横、（圓喜者果圓姪、光綱子也、時顯者顯盛孫、宗顯子也、秋田泰盛族滅後、顯盛嗣其家、顯盛即泰盛弟也、果圓滅亡後、光綱代繼、以至圓喜云、）僧圓月自歷譜曰、應長元年十月廿六日、朝日無光而色亦似血、太為奇怪、是日平貞時卒云云、

正和元年

賜僧圓爾聖一国師號国師號始于此

應長二年

藤為兼奏覧玉葉和歌集

正和三年

壬子正和元年、是年、上皇勅前権大納言藤為兼、除十三代集（自古今集至新後撰）所載而撰上古以来倭歌、上皇素嗜倭歌、故正應永仁在祚之間、有撰集之志、然有礙不遂、常以為遺恨、至此達其衷情（為兼者、為家孫、為教子也、先是、為家為氏為世以定家嫡流故奉撰集之詔、為兼雖為庶流、依上皇恩眷及此）追諡東福寺圓爾賜聖一國師號（聖一者其存時既称、至此加國師字、本朝僧徒國師号始于此）

癸丑二年、前権大納言藤為兼奏覧玉葉倭歌集二十巻於上皇、歌数総二千八百餘首（先是撰集歌数不満二千、此集近三千、其所撰最多）

甲寅三年、三月、法皇上皇幸石清水社、前権中納言

前法皇所賜僧一寧宸翰

藤俊光等公卿奉従之、雲客忠兼為後乗捧御劔、其意気揚揚、或謂彼非華族者而如此、可以笑之、上皇於半途暴病、因入鳥羽殿、焼薪燎身、而後参社、然不能廻神宮○五月、僧一寧潜出南禅寺、将帰関東、前法皇（後宇多帝）賜宸翰曰、親書特告南禅長老一山禅師、朕聞師之道價久矣、所以詔関東以官差請来也、一得會晤、宛如獲司南之車也、慕徳欽風三閲青黄、而聞有心退席、而数数理行装也、去年親詣寶刹、為勾留之也、近者亦聴打併行李、書以慰諭、公乃屈蒲輪来、諾許朕意、不料暗裏出城、遠渉山川矣、若得回来

正和四年

正和五年

僧一寧献前上皇之詩

再相見、必許随自便、養病菴中、追於懐璉之古風也、何須吏帰東關矣、直饒燕居南禅東堂、使小師等如元安著、有何不可、寧又有魔賊之擾乎、大都公長化此方、廣結四衆之縁、則朕所願者也、宜决帰来也、千萬切要、面話不備（書尾曰洞中隠叟、乃是法皇密号也）

己卯四年、夏四月、僧一寧再住南禅寺、依前法皇頻召也、

丙辰五年、春正月立春、前法皇幸南禅寺、入慈済院、僧一寧献詩曰、結庵聊為養衰残、敢望皇明顧野菅、陋巷士民瞻實伏、近隣児女覩尭顔、和融陽煦生寒

法皇和一寧韵之製

東使入洛議事

谷、赫奕衣冠耀掩関、感荷叡慮三祝頌、福同東海壽南山、法皇即席和之曰、瞻覩河東到此庵、載陽雪盡路邊菅、参禅向夜訪開座、慈済迎春謁老顔、花色水聲通意地、臘梅寒樹悉機関、霊光令照従天外、新月始昇墻上山○三月、東使入洛議事、上皇驚懼、或記謂、東宮尊治春秋漸近三十、其侍臣等労待禅継、故誣歌多端、而時務有不愜武家之意者、舊臘東使入洛抑損之、今年三月東使人来、与六波羅両職相議、奏請曰、京極大納言入道（藤為兼）往年既謫、赦帰之後、猶不悔改、而為朝廷之巨害云云、上皇懼而不得已、勅

責為兼收其領地東使猶不慊之告西園寺前相國藤實兼實兼奏曰宜任武家之請而流土佐國然諸臣晉議謂朝務不可隔親疎若實有罪者不可不罰然亦讒愬之行不可不察焉東使又議改家平執柄復任冬平上皇使侍臣解之曰關白再任先例惟多冬平在當時則有識之人而熟政道故還補之左大臣道平雖可為一上然暫猶豫云云然東使猶嗷嗷上皇使侍臣復解之謂故最勝園寺入道貞時推戴此皇統而慇懃相約則朝廷武家雖隔都鄙何可齟齬哉然今武家有所疑則宜染宸筆告賜之叙情不曲萬機無私者任宗廟冥鑑云云又一説曰六條前大納言源有房者大覺寺法皇幸臣頃間含密詔赴鎌倉時人皆疑催禪代之事也故上皇殊懐憂懼按此旧記殘簡出自二條殿而無他可考證則其始末雖不備然當時形勢可推知焉又按此記則藤為兼此時再被捕而到六波羅藤資朝此人可羨之言在此時乎

文保元年
地大震

丁巳文保元年春正月地大震連日不止自朔至晦震動凡三十餘度洛中白河人家悉頽法勝寺法成寺堂宇門樓傾倒徒然草曰法成寺南門正和年中罹火災而金堂亦倒唯無量壽院殘而丈六九體佛存藤行成源兼行扁額墨痕不滅云云按一條帝治安年中道長建法成寺以来有火災則其時攝家修補焉按此後攝家衰微不能興其所亡其僅存者遂年破壊而唯存礎跡而已

改元文保

○二月庚子改正和六年為文保元年依大地震也從二位式部大輔菅在輔勘進之菅家書姫問基文久保七百也

○三月北條高時任相摸守時歳十五驕懦而無執權之量秋田城介時顯長崎圓喜倣泰時以来規式施行政令故無為經年

伏見院天
皇崩達和
歌妙翰墨

○九月後法皇正應帝崩於持明院春秋五十三奉歸伏見院天皇皇妃藤季子今上帝母落飾前權大納言平經親前參議藤家親掌葬儀送事畢二卿不堪追慕共剃髪經親改名淨空家親改名覺如或号澄信法皇達倭歌其御製載撰集者二百數十首且妙輸墨倭字特麗青蓮院法親王尊圓者法皇子也其翰墨稱當時無雙然時評曰倭字唯伏見帝備矣如尊圓則猶欲剩針又有毎日御記秘在御府法皇讓位之後以持明院為其仙居故總稱此皇胤曰持明院殿流廷臣一家有称持明院者非皇胤別是藤頼宗裔也

僧一寧病
法皇自臨
問之一寧
上表

○冬十月僧一寧病於南禪寺法皇後宇多帝自臨問之而不還大覺寺留滞龜山帝廟塔屢令中使問之逮日病革寧上表曰臣僧一寧頓首法皇陛下聖駕幸本山寵綱門觀光也某不幸臥疾數日百體擧而不仁不能再瞻望龍顏大變時至幻質將催僭攄忠情入無生三昧耳法

後宇多法皇所賜佾一寧徒弟勅書

皇覽表乃悵枉駕入寧寢趺坐既寂歳七十一法皇便染宸翰贈國師號而為寧起塔於亀山帝廟側扁宸筆法雨額且讃寧像曰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云云又賜勅書於其徒弟曰朕曾聞師道風思欲一覿德儀頃年下詔請来補先皇聖跡南禪遂獲酬夙志神交道契頓增法味有得於中矣師告以衰暮屢乞歸休朕嘆祖道徽運固留止焉五載于今玆法體違和疾至彌留臨期告別唱寂於本山末後全提靈明天輿所謂無心道人大法王盟者也稱以國師欲報老師直示之的旨旌鷲嶺附屬之金言云爾法皇

法皇賜亡師一寧祭文

又遣前權大納言正二位源有房賜祭文曰維大日本國文保改元年月二十七日勅特進前御史大夫源有房昭告于一山國師大和尚之靈曰摩騰来漢顯宗致欽初祖入梁武帝紆襟增崇至道曁古及今先皇梵刹揀託保任靈山附屬眷命弗替克明克哲問法問心麟鳳爾德金玉爾音光輝祖域榮敷緇林千載適期功與化參倏矣歸真不留幻質隕玆偉人若亾良弼思慕罔蹙死生如一賜謚國師以名副實聖哀孔昭青天白日賻金奠香靈饗可必尚享 東福僧師錬作寧傳載釋書又作一山國師妙慈弘濟大師行記詳述其事跡

文保二年天皇讓位東宮

冊立皇姪邦良親王為東宮

戊午二年二月戊午東宮尊治自萬里小路殿入冨小路内裏是日天皇讓位於東宮乃行踐祚之禮天皇春秋二十二未有脫屣之意然東宮齡既三十一勞待遜讓之遲法皇屢告鎌倉促之高時及貞顯時顯圓喜等馳使入洛勸進其事上皇不得已乃成禪繼之禮法皇自延慶之初閑居嵯峨大覺寺專談密宗之旨至此俄還洛聽政正安上皇不能預政○三月庚午皇姪邦良親王元服即日冊立為東宮邦良者後二條帝第一子也正安上皇以先帝早退位為遺念故欲立其皇子量仁以為東宮密遣使於鎌倉

法皇伏見帝 両上皇者後伏見花園二上皇

請求之然武臣等不聽而止邦良遂得立坊左大臣藤經平兼東宮傅權中納言藤公賢兼大夫源具親兼權大夫辛未奉太上天皇尊號於先帝稱新院乃辭聽宣兵仗 増鏡曰延慶新上皇者正安上皇異母弟也然故法皇相約准父子之禮故文保讓位之後両上皇同居持明院殿欣々相樂時人謂其親愛和睦近世未有如此之事 辛卯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二條從一位藤道平関白如故是日一條左大將藤内經花山院右大將藤家定侍鳳輦之左右家定謂内經雖為攝家然其父内實未為攝関而早世我亦為清華一流之長則其等級何與彼有輕重哉故其行列之間有爭先之意由是左右

中将藤顕香殺参議源有時

隨身相互嗷嗷、天皇停瑶輿、令職事禁呵之、而無事。

〇十一月、甲申、清署堂神樂、是時綾小路参議源有時達神樂柏子、從三位右中将藤顕香亦自負、謂優有時、故望請應其撰、然以有時為累世家業、奉勅勤之、顕香不堪鬱陶、倩刺客狙有時、是日有時参堂下、車刺客抜刀進来殺有時於群列之中、於是俄以他人代有時、既而禮畢、勅公卿按撿其事、而知顕香所為也、乃勅六波羅捕顕香、遣於鎌倉而放流之。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四十九終

本朝通鑑　卷之四十九　花園　六十七丁

何不成舍藏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39
SS号=14664039